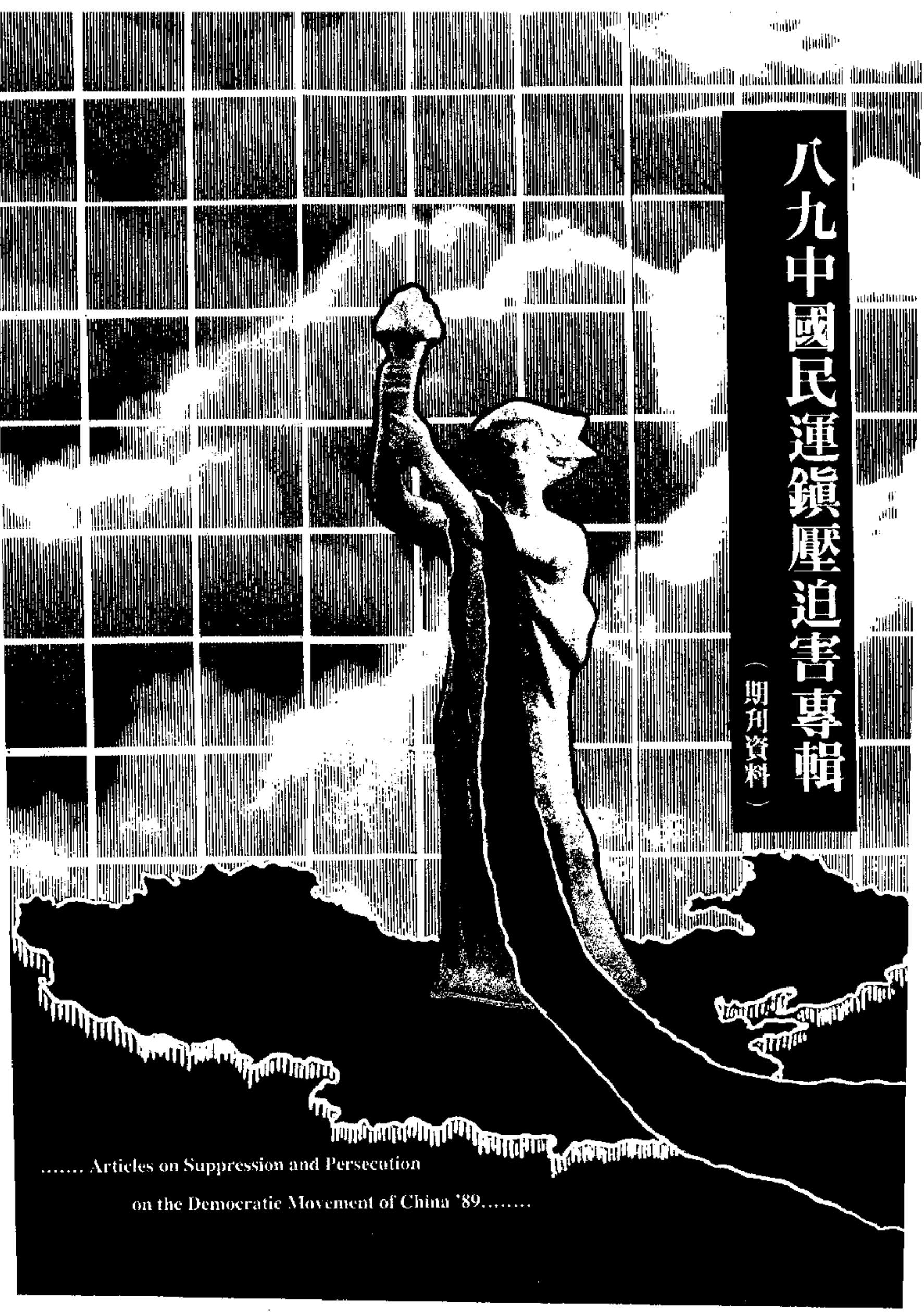
八九中國民運鎮壓迫害專輯

（期刊資料）



..... Articles on Su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

on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of China '89.....

On the occasion of 4th June 2006

Give the Chinese students their history back!

This document can be downloaded for free at
http://www.aidoh.dk/4june89

It is a part of a comprehensiv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 Tiananmen massacre collected by the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

The Internet edition and the campaign for world distribution of the documents is 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HK Alliance and Danish sculptor Jens Galschiot who has put up an 8 metre high Pillar of Shame in Hong Kong to commemorate the Tiananmen massacre.

We call on everybody to support this initiative and to mail this appeal to institutions of education where there are Chinese students or others who might be interested in preserv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 we can make a common effort to give the Chinese students their history back!

For more information

The documents about Tiananmen: http://www.aidoh.dk/4june89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HK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
Inquiry phone number: 852-2782-6111, Fax number: 852-2770-6083
E-mail address: contact@alliance.org.hk
Website: http://www.alliance.org.hk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
http://www.aidoh.dk/China

Contact to Jens Galschiot:
E-mail: aidoh@aidoh.dk, Internet: http://www.aidoh.dk, tel. +45 6618 4058
Banevaenget 22, DK-5270 Odense N, Denmark



照片由羅綺萍提供



照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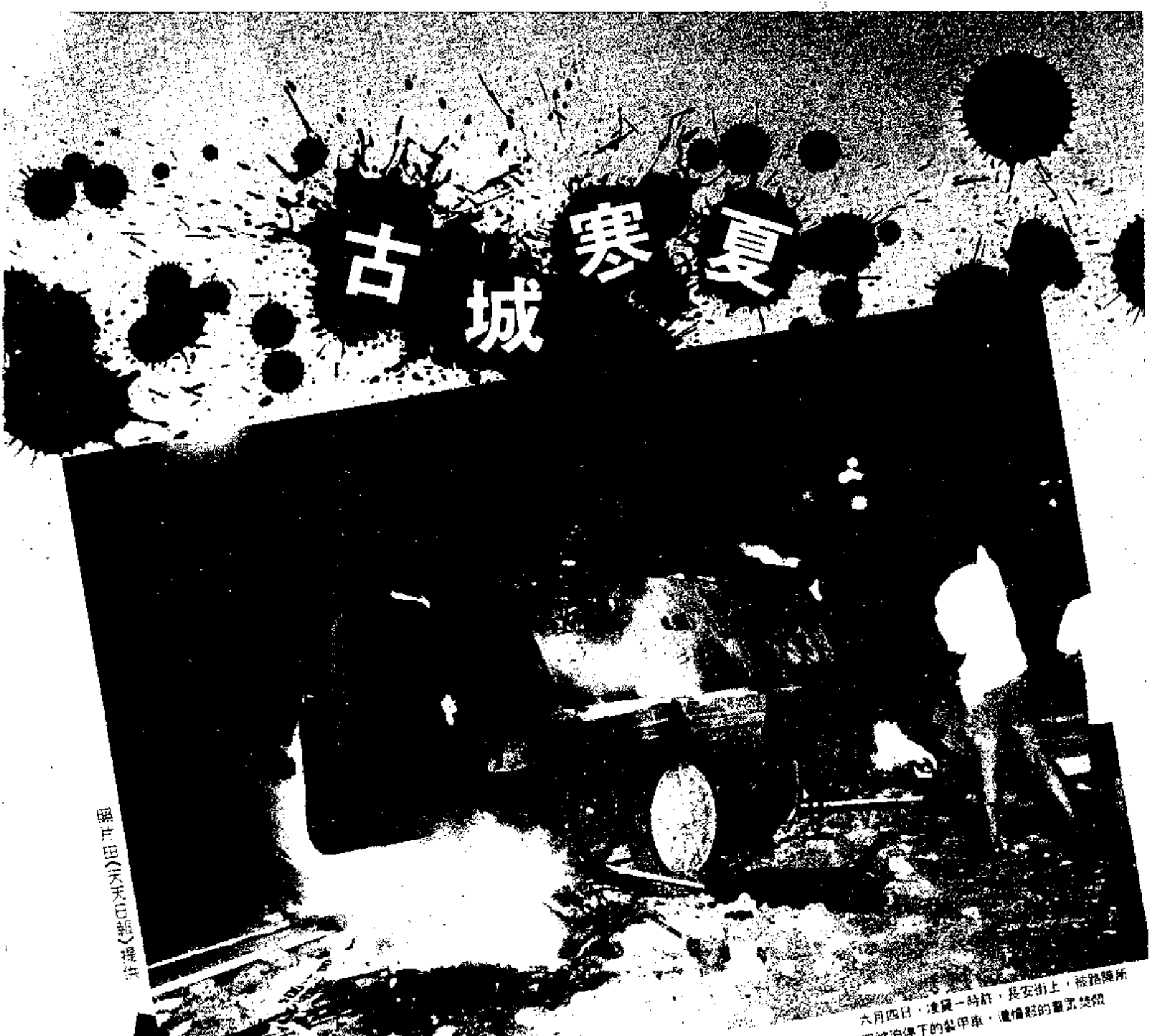
六月三日下午，傅重人打傷的學生紛拍大搶救



照片由蔡詩萍提供

海報聲援行動 POSTER ACTION

古城寒夏



六月四日，凌晨一時許，長安街上，被路障所阻被迫停下的裝甲車，遭憤怒的暴民焚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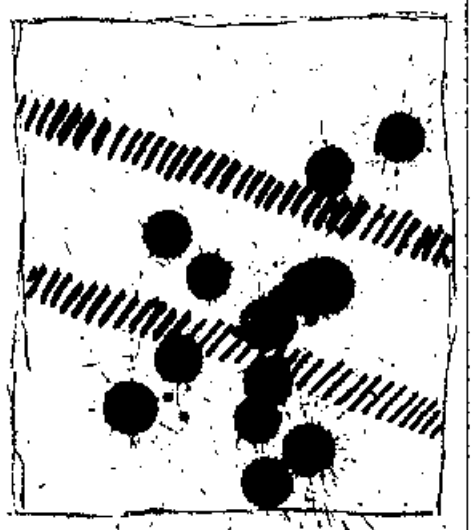
圖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半，天安門廣場，暴民焚燬一輛裝甲車，該車先前至少撞死了六個人

圖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血腥鎮壓 全球震怒



海報聲援行動 POSTER ACTION

圖片由泰山海報提供



六月三日下午，香爾康等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攝影：羅綺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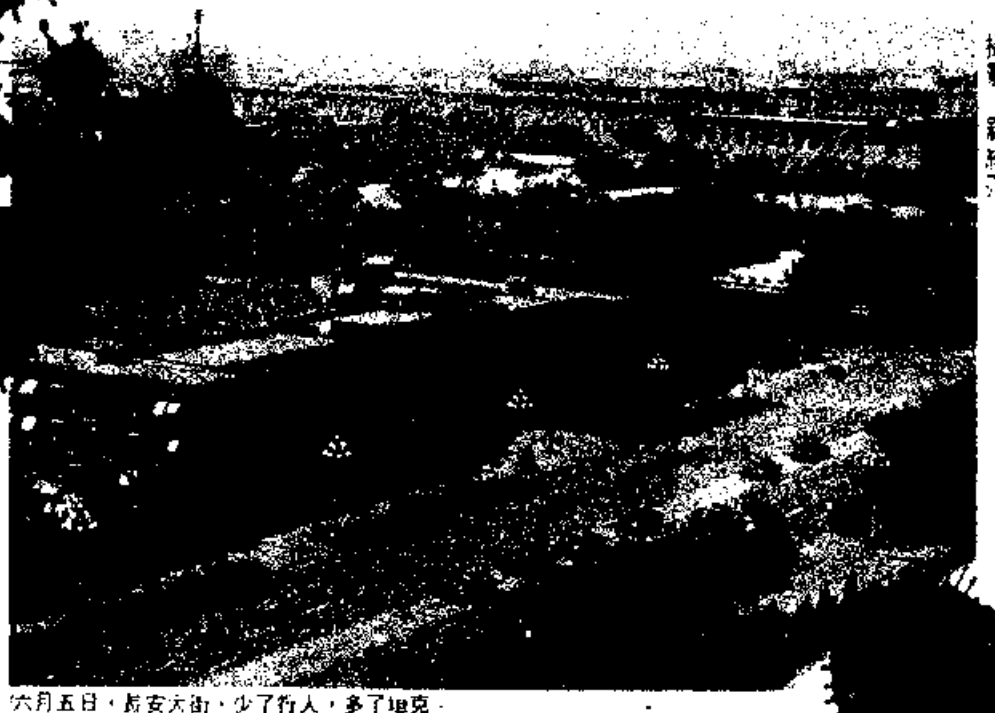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九日，「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揭幕。



畫片由蔡伯溪提供



畫片由蔡伯溪提供



六月五日，長安大街，少了行人，多了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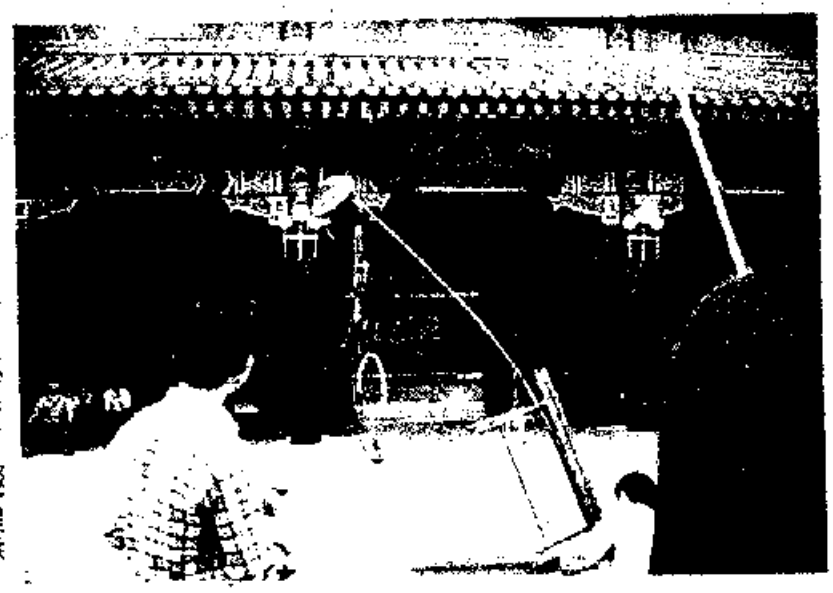
攝影：羅綺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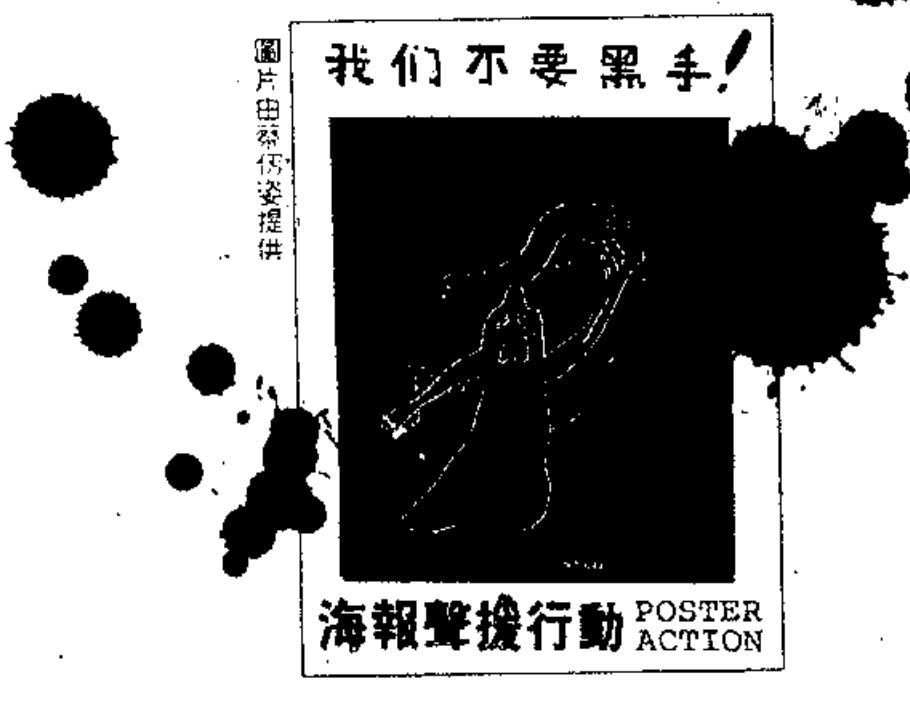


照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大學幾道外，掛出新幕門
警察打人的罪證。



照片由《天天日報》提供



圖片由蔡仍姿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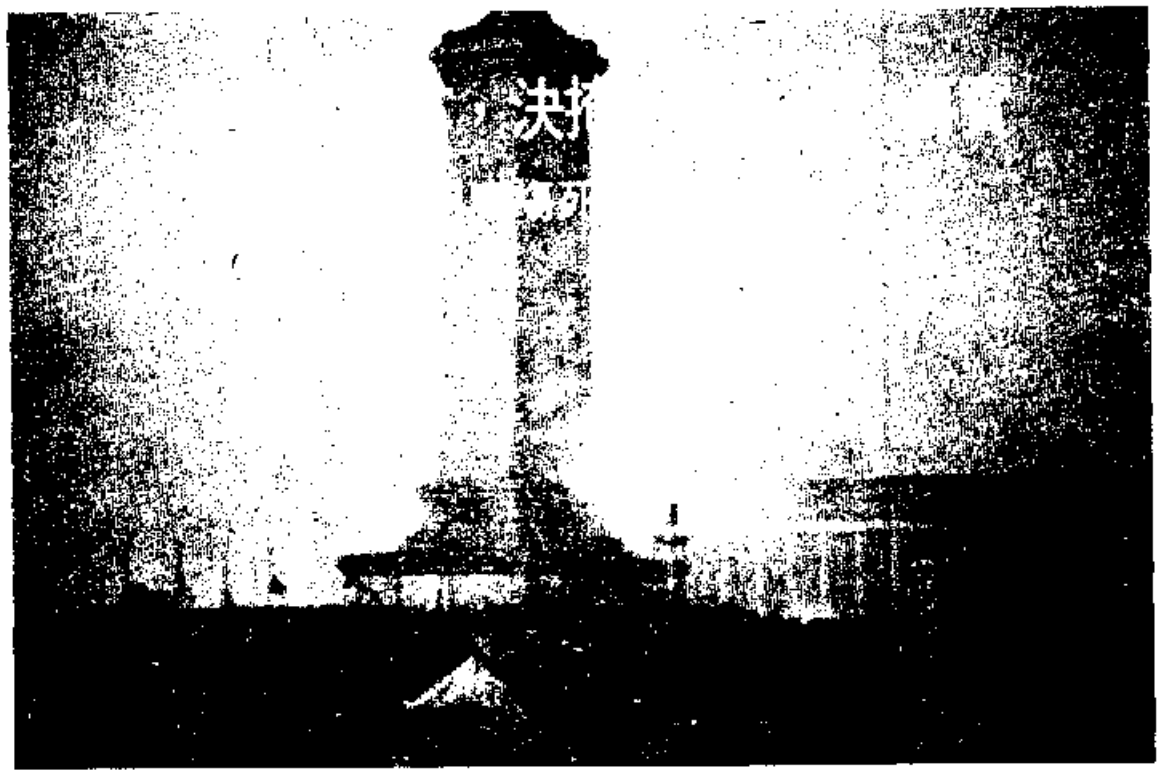
圖片由蔡仍姿提供

八九中國民運

鎮壓迫害專輯

（期刊資料）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編輯
出版：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承印：永齡排字印務公司
日期：一九九〇年五月出版
（非賣品） C-3000
聯絡地址：香港筲箕灣郵箱44008號

序

中華民族的歷程是一篇辛酸的血淚史。我們身爲中華兒女，當然甘願承擔艱苦。但我們要積極建設自己的民族；對外族的侵略固然全力抵禦，對同胞的互相殘殺、迫害，更要站出來指正。

八九年中國的愛國民主運動，光輝奪目，激起全世界各地人民響應；其後政府的鎮壓和不斷的迫害，令人痛心疾首。這歷史的教訓打擊極重，付出的代價也確實太大，令不少人身心交瘁。

但人民不會忘記；而且人民更會再抬起頭向歷史挑戰，以和平、非暴力、理性的方式，逐步邁向自由民主。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

夏其龍
麥海華

一九九〇年五月

編輯前言

中國官方堅稱八九年春夏發生在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隨之而來的是種種鎮壓措施：如速捕速決民運人士，甚至全面清洗、整肅，並且制定許多新規定，堅決要把民主火種熄滅。這樣，中國勉強渡過了建國四十年的十、一國慶；勉強渡過了春節。如今呢？面對民運一周年將屆，中國又如何自處？

這一場「反革命暴亂」，僅僅是中國國內一件「風波」嗎？這「風波」竟震憾了全世界，而鎮壓下來的中國民運卻是東歐拉起鐵幕的契機。當東歐人民開始嘗到開放自由的滋味；當他們捨棄一黨專政的同時，苦難的中國人卻再一次沉默、無聲，天天學習黨的話，人人過關，自我檢查，說昧良心話……

「八九中國民運鎮壓迫害專輯」取材自本港出版的十五份報導中國時事爲主的中文期刊，蒐集自八九年五月至九〇年三月間有關中共對海內外民運人士鎮壓、迫害情況的文章共二百八十四篇。本書務求有文必錄，將傳媒的報導及評論，呈現讀者眼前，爲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提供參考，讓讀者對官方言論與傳媒的廣泛報導作一比較。事實孰是孰非，則由讀者自行判斷。

爲了配合版面要求，務使統一起見，轉載的文章曾經剪輯，附圖或須棄用。而部份文章亦因應主題而只作節錄。至於橫排字而頁數超過兩頁的文章，則仍保留排列方式，方便閱讀。

目　錄

一、鎮壓先兆 …… 1

二、平暴？屠城？ …… 41

三、劫後京城 …… 134

四、逃亡・捕殺 …… 192

五、清洗・整肅 …… 233

—批鬥・清黨 …… 244

—新聞界 …… 285

—知識界 …… 301

—文藝界 …… 316

六、嚇唬港人 …… 330

七、牽連海外 …… 369

*　　*　　*

索引 …… 382

一、鎮壓先兆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爲悼念此位被視爲廉潔自守，具開明作風的領袖，要求中央恢復其名譽，特別是爲他下台事件翻案。而實質上也是對黨內貪污、腐化、官倒的不滿，對政治透明度及改革開放的進一步要求。

期間政府與人民有長達個多月的拉鋸戰。政府以爲下達戒嚴令，調動軍隊入城，便可解決事端。無奈卻引致北京全民投入，由學運演化而成驚天動地的愛國民主運動。其後，軍隊亦愈調愈多，是爲鎮壓的先兆。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4	誰是學潮「黑手」？四月官場現形記	百	16/5/89	3
5	慌亂的中南海——掌握黑名單準備大逮捕（關業成）	爭	5/89	10
6	在人民共和國國徽下「四、廿」血案紀實（北京大學學生運動聯合會）	十	特5/89	12/13
7	法律何在？天理何在（中國政法大學全體同學）	十	特5/89	14
	四、二一遊行始末，六萬大學生和平請願（北京大學籌委會）	十	特5/89	14
8	學生運動與胡耀邦是代表正義旗幟——讀「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有感（王若望）	百	16/5/89	17/19
10	「四二七」：中共一手製造的學生運動（梁立）	明	6/89	9/12
12	眞理對強權的挑戰——北京四、廿七大遊行側記（黃大衛）	解	5/89	16/18
14	悲壯的北京學運（辛迪）	鏡	6/89	30/33
16	震憾人心的八九學運（黎加路、張結鳳）	百	16/5/89	9/16
20	危城三日（林翠芬）	明	6/89	17/18
21	民不畏死，築成血肉長城（黎加路、張結鳳）	百	1/6/89	9/11
23	民運令中共醜態百出（馬臨川）	爭	6/89	56/58
24	戒嚴令下的北京城（江魏楨）	爭	6/89	14/15
25	古都驚雷——戒嚴令下的北京（方舟）	明	6/89	18/19
26	衝破新聞封鎖，澄清動亂眞相（謝婉貞）	百	16/8/89	12/13
27	抖動了地球的日子（羅冰）	爭	6/89	10/12
28	我在天安門廣場上（艾思華）	爭	特6/89	15/17
29	痛心疾首話圍城（郭倩）	南	6/89	1b/1d
31	北京版---國會縱火案（吳天岱）	爭	7/89	55/57
33	北京出現城市游擊隊（簡錚）	解	6/89	10/11
34	5・13學生絕食求對話至中央戒嚴令出期間雙方拉鋸戰表	百	1/6/89	7/8
35	關於北京學潮情況的通報（李錫銘）	解	6/89	95/97
38	李鵬內部講話——透露高層鬥爭內幕	廣	6/89	24/25
38	喬石5月22日內部講話：不能再退讓了	廣	6/89	25
39	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楊尚昆的講話要點	明	6/89	117/119
40	彭眞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明	6/89	120/121

誰是學潮「黑手」？四月官場現形記

本刊記者

八九學潮大規模爆發。官方一直在指稱是「一小撮」人所煽動的，有後台，要找「黑手」。首都民衆對此咸之以鼻，異口同聲地說：黑手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曾被毛澤東指爲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現在又被羣衆指爲八九學潮「黑手」，眞是諷刺。羣衆無疑是維他老人家，祇是大家都很清楚，學生如此說死如歸堅持上街，羣衆如此熱情支援學生遊行，除了久積的怨情外，最直接的導火線就是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而這篇社論，就是根據鄧小平前一天講話的基調而寫成的。

究竟官方何以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追悼大會高潮過後，再來發出這一致命臆測的誤導？根據多方消息來源顯示，大致過程如下：

經過四月二十日和四月二十二日兩場風暴後，中央尚未有對學潮作出明確的處理指示。

二十四日上午，趙紫陽出訪北朝鮮。接知，臨行前趙望下處理學潮的三項意見：(1)先說服學生復課；(2)與學生進行對話；(3)對少數打、砸、搶分子以法律處理。

可是趙並沒有親自主理此事。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向中央做了一個緊急報告，報告說，學生遊行是一次政治動亂，中央對學潮態度不夠明確，致令學生越鬧越凶，他希望中央授權北京市委遏止學潮。

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在會上分析學生運動的矛頭是指向黨中央，要黨中央採體辭職。

北京市長陳希同及李錫銘被點了方勵之、嚴家其、于浩成的名。陳、李分析說學運有人在後台，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利用悼念胡的活動，是蓄謀已久，經過長期準備的行動。並直指學運背後一幫是胡耀邦保住的自由化分子。

二十四日下午，政治局召開會議，接納李錫銘的意見，確定學運是「一次政治動亂」，採用強硬手段對付。

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半，李鵬拉了楊尚昆一起面見鄧小平，作了上述匯報，結果鄧小平大發雷霆，立即下達強硬指示。

各界人士急電中央進言

鄧的講話中，認爲此次學運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次學生政治動亂，有後台，「黑手」，他要快刀了結這次學運，不要怕流血，不怕國際輿論反應，他並提出要「治理政治環境」。

據了解：鄧以蘇聯格魯吉亞騷動爲例，表示要對學生鐵腕，他說：「中國國家那麼大，不搞天天有事情」。

他在論及胡耀邦時，認爲胡有功也有錯，錯的是一反精神污染」只反了二十天，反自由化不徹底，致又引起此次學運。鄧甚至認爲胡耀邦當年提出兩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引致通貨膨脹。

他評論輿論不應推波助瀾，鄧說：「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每日可以換一個記者，一無便可換三百六十五個。」

他強調不惜流血地壓下這場「政治動亂」，必須強硬對付，若不動用軍隊，要他這個軍委主席何用。

鄧並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四日第次會上的決定，成立以喬石、胡啓立、李鐵映、王芳爲首的處理學運動亂小組，由胡啓立，根據鄧的講話，起草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

二十五日下午胡啓立即召見各報界領導，傳達指示；二十五日晚上田紀雲召見各部委，提出二十四小時之內將講話傳達至全民。

這番講話在官民當中引起極大震動。鄧小平不合理的思路，不理性的言論，無法令人信服。很多參加過學運的老人、民主黨派，紛紛致電中央進言。

據悉：前胡耀邦左右手，「中顧委委員致電勸喬石「不要成爲千古罪人」，並苦勸「日後不要事事請示報鄧，有些自己決定就算了」。

大概眞的是沒有人敢承擔歷史罪人的責任。據悉，四月二十六日晚上，中央再開會，便決定不動手。大家都不願擔負流血的後果。

不過，也有另一種傳說，就是當時議決若遊行人數不夠五萬人便動手，天安門佈防的軍警已帶上了催淚彈，各大醫院亦早有準備，接待被催淚彈、警棍弄傷的學生。

黑手是李錫銘還是鄧小平？

不管是那一種說法，都反映出民間的力量成功地遏止了官方所準備的暴力行動。

「四．二七」和平地過去後，關於該立即揪出對話的姿態，甚至鄧召開兩次學生座談會。

承接北韓劇性的轉變的是，自從紫陽於四月三十日自北朝鮮返京後，接手處理學潮。

在五月三日慶祝五四的講話中，仍殘留人民日報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動亂」，因爲這篇講話代表着中央政治局開會的集體意見；到五月四日他對亞銀代表，發表他個人對局勢的判斷，便公開預告將與「工人、學者、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各界對話」，打破了不對話的僵局。

據趙紫陽五月四日的講話，他反駁了較早前，部份領導分析學潮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說法。

「黑手」鄧小平呢？據說他指示完畢之後即到了青島渡假，五月初返京，一看學生大幾全勝，氣得暴跳如雷。

有人認爲鄧小平接收了錯誤情報，作出錯誤判斷，眞正「黑手」是李錫銘。不過，據知鄧小平本來對學潮就是很有意見的。自胡耀邦逝世，學生爲上大規模悼念，鄧從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一直躲開不樂，甚麼人都不願見，因此直到最後仍無人知曉他是否出席胡的追悼會。而據說胡耀邦夫人李昭曾致信鄧小平，以請他保重身體爲由，不必出席追悼會。這位內心孤獨的老人，對學生的悼胡開事，又焉能不憤恨？

最大贏家是趙紫陽。他遲遲不召開政治局會議，不對處理學潮作正式決定，在最關鍵時刻離開北京，讓其他人接手這燙手山芋。據聞了，他幾回來收拾殘局，一番漂亮談話贏得學生的掌聲。

鄧從地道入大會堂窺看示威

慌亂的中南海

掌握黑名單準備大逮捕

本刊特約記者　關業成

全部武警和公安取消休假

胡耀邦之死，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動蕩，特別使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領導層異常慌亂。中南海面臨文革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

在胡耀邦去世的當天晚上（十五日晚），北大校園出現悼胡大小字報，字裏行間透露出對現狀的不滿。武警和公安局全部取消休假。為了不發生意外事件，中共中央強調絕不能亂抓人，對利用悼念活動進行打砸搶的反革命分子則另行處理。人民大會堂一名幹部透露，人民大會堂已經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原來預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一般會議，暫時全部取消。預防有人利用悼念活動衝擊人民大會堂。

中共中央急忙發指示

四月十六日七午，北京市委召開了緊急會議，傳達了中央有關精神。出席會議除了各大專院校主要領導之外，還有市屬各新聞單位的主要領導以及其它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

會上傳達了中央強調對胡耀邦充分肯定之外，還強調要貫徹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胡耀邦之死鬧事。此其一。第二，對現象出發的悼念活動，特別是對大學生搞的悼念活動，學校原則上不要過多干預，但要加以引導。第三，首都各新聞單位，要加強新聞紀律，遇事多請示。

從十五日起，北京市委領導專門設立值班室。

決定施用文武兩手

從十六日到今天（四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學生的示威運動一直沒有停止。他們在悼胡之外，強烈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改革政治體制。

據說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政法學院都樓到了外地大學發來的電報。胡耀邦過去視察過的地方，如甘肅大學等，已向省委提出，派學生來北京參加悼念胡耀邦活動，但是中共中央不允許。

在北京車站、飛機場、碼頭、便衣比平時大大增加。

十幾個中央領導，這兩天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裏面窺視了天安門廣場。

軍警全面進入戒備狀態

為了對付學運，中央已作好準備，如有必要擴大，形成第二個「四．五」事件，即採取鎮壓手段。北京衛戍區、市武警總隊、駐京部隊四月十八日已全面進入戒備狀態。北京市委指示公安局和武警要密切注視學生和社會上的動向，對學生的單純悼念活動不要輕易干涉，但兩個加頭禁全副武裝在北京西部五棵松總後勤部大院待命。市委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首都各報對目前自發的悼念活動一律不得報道，但各報社委派出大量記者，注意天安門廣場情況。人民大會堂是從十六日晚上起，由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命令，佈置了二個全副武裝的加強連，未得允許，決不可以走出大會堂半步。

鄧小平在大會堂召開緊急保安會議

四月十六日晚上，大約十點多鐘，鄧小平在楊尚昆、趙紫陽等幾名主要領導陪同下，從中南海的隧道，來到人民大會堂，透過大會堂東大門的玻璃，觀望了沸騰的天安門廣場。隨人大會堂青年保衛幹部私下向我的一位朋友透露，一名軍人戴給了鄧小平一架望遠鏡，鄧小平不時使用這個鏡眼鏡，一共觀看了十多分鐘。當時他一言不吭，自始至終沒有講。

十五分鐘之後，政治局常委五個人和公安部、衛戍區武警部隊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等人，陸續來到人民大會堂江西廳，由鄧小平主持開了會。會議長達一個半小時。會議期間，不斷有人出出進進，將各地情況。

人大會堂變成「內戰」指揮部

會議大約召開四十分鐘之後，陳希同和公安部長分別對外打了電話。陳希同好像很大地說：絕對不允許學生衝擊中南海，衝擊政府機關，不聽勸阻，後果由學生自己負責！陳希同還對對方說：不要怕，我們有對付騷亂的辦法，等等。公安部長也嚴厲地對着電話喊叫：燒中央命令我們，一定要把騷亂控制住！……人大會堂的幹部把當時的氣氛，形容為內戰時期的前線指揮部。

五棵松開來的軍隊參加鎮壓

不過學生對來在禁令和軍警林立之下，四月十九日晚上，還是衝擊了中南海的新華門。他們高呼民主萬歲和反官僚口號。包括從九棵松出動血腥鎮壓，打傷三百多人學生，還毆打了香港《快報》一位記者。

中共以為用「武」的一手可以鎮倒學生。但適得其反。學生們的怒火更熾烈地燃燒起來了。

另方，面同學生們警告，又是這個「不得」，那個「不許」，特別是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在人大會堂開追悼會時不許任何人進入天安門廣場。但是學生群眾堅持示威。二十二日衝破禁令，人會堂內追悼會，大會堂外仍示威。天津的開大學來的五千人參加了示威活動。

防暴隊裝甲車坦克晝夜候命

中共的情報緊張的時刻是二十一日晚上至二十二日上午。因為如果這十多個小時發生動亂，固然影響追悼會，更重要的是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因此從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凌晨，軍警調動頻繁，中共準備向學生採取武力鎮壓的血腥手段。中共中央指示有關部門要做最壞準備，命令北京市各級領導不分晝夜，堅守崗位。

古城的緊張空氣幾乎要爆炸了。

二十日凌晨，中央警衛團（多年前用「八三四」部隊、番號，由汪東興指揮）一聲命進入北京城中心地帶。

二十日晚上，經過嚴格訓練的防暴隊、裝甲車、防暴車在天安門廣場附近「佈防」和候命。

第三十七坦克師，在五棵松一帶待命開往市中心。

更大的高潮還在後頭

不過，由於中共的克制（要保護悼胡大會如時舉行），也由於學生冷靜講究策略，這幾十個小時在緊張又和平的氣氛過了。

但是，可以肯定，這不過是民主運動的新起點，這個運動是長期的，一波接一波的，更大的高潮還在後面。

據公安部門傳出的消息，全國各大學的學生領袖的黑名單已經掌握在公安手上。他們準備在適當時機，上面一聲令下，便大舉鎮壓和捕人。黨報已放出殺氣騰騰的訊號，難道中共要搬起石頭打自己腳？



左圖：鄧小平：下圖天安門廣場對時的軍警與學生。



在人民共和國國徽下

“四·二〇”血案紀實

我們不會忘記1976年“4·5”天安門事件，今天當人相似的一幕却又重新發生在人民共和國的心臟中南海莊嚴的國徽下，我們當然也不會忘記，這已是公元1989年4月20日，一個政府的國家機器對一些參加和平悼念活動，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進行了法西斯的鎮壓。

連續幾天來，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羣衆在天安門廣場自發地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4月19日晚，悼念活動達到高潮，人民英雄紀念碑爲人海花圈所淹沒。大約來自十餘所高校的學生和全國各地羣衆二十餘萬人，在廣場進行各種形式悼念活動。當晚十時許，部份高校學生和群衆高舉花圈和“罷邦千古”的挽聯，一齊前往新華門請願。晚上十二時許，首都各高校學生開始在新華門前靜坐，並集體向政府提出七點建議，希望政府官員與學生對話。七點建議如下：一、正確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二、要新聞立法，開放報界。三、公佈領導層與子女的家產及收入。四、否定反精神污染”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次運動，爲在這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寃的公民平反。五、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份子待遇。六、修改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保障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力。七、正確評價學生和市民的這次自發的悼念請願活動，並要求新聞媒介予以公正報道。——此時新華門前的警察已將大部分學生羣衆驅趕至新華門兩側長安街上。同時，政府還遲遲對要求不予理睬，留下的同學不得不耐心等待。其間，國歌和國際歌響徹雲宵，“共和國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的口號此起彼伏。同學們重振隊伍，手拉手，秩序井然地靜坐，並無過激行動。

凌晨三時，血案發生了，警察分三個步驟採取行動

第一步和第二步是在新華門東西兩側和長安街實施。大批軍警突然出現，徒手無寸鐵、毫無準備的靜坐請願羣衆，高喊“打死他們”、“往死裏打”。鋼頭腰帶是他們的武器，大頭皮鞋是他們濫施淫威的刑具，對和平羣衆進行血腥毒打，來不及散開的羣衆被踩倒，圍毆。

場面一：七、八個警察將一來自武漢的大學生圍堵在大會堂牆下，將其絆倒，用皮帶猛抽、用皮鞋猛踢，此人當即無法行動癱倒在地，含淚哀求道：“叔叔、叔叔……”

場面二：在中國銀行內街，十幾個軍警圍逮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年，將其雙腿打至血肉模糊。

場面三：一羣警察追上一對騎車的男女同學，圍住其中的女同學欲施暴行。這時男同學高喊：“要打就打我吧”，於是再沒看見這位男同學起來……

場面四：一個賣煎餅的個體户小販被圍，七個軍警對其圍攻，腰部踢踢二十多脚，此人無法站立。

血腥的暴行大面積進行西至六部口，東至北京站口，南至和平門，四處暴行，血濺長安街。警察過處，許多遭毒打的羣衆躺倒在地，無人救助，至五時尚有許多羣衆倒在地上呻吟。

第三步：警察開始圍攻新華門前學生，人數達五、六百。

場面五：一名香港記者相機中的膠卷被強行搶走。

場面六：一羣警察對秩序井然的學生拳打脚踢，揪頭髮、掐脖子。三、四個警察拖着一個同學扔進一輛公共汽車，毒打不已。十多個勇敢地參加靜坐的女同學遭野性大發的軍警慘無人道的毒打，鞋被打飛，頭髮被揪下，衣服被撕破。好幾個女同學都被打哭了，有幾個被拳打脚踢後又被拖進車裏的同學，因爲對這種獸行抗議了幾句，又被從車上拖下而遭到又一次毒打。

場面七：一個五十多歲的秘密警察頭目一直在場內指揮着逮捕毆打，臉上洋溢着愜意的得笑。

新華門上的國徽依然閃爍着，在一片野獸般嚎叫聲中和受害者慘叫聲中閃爍着，多麼莊嚴的偉大！

和平被野獸踐踏，知識被野蠻推毀，又是多麼莊嚴的“偉大”！

我們隔海裏迴響起了一個飄沙蒼勁、悲涼回音：“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

一羣血案經歷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

提議：北京所有高校聯合罷課！抗議暴行！嚴懲元兇！

通電全國，不達目的，絕不復課。

北京大學學生運動聯合會



「四·二〇」血案紀實

四月十九日，數千名悼念羅邦的大學生秩序井然地靜坐於新華門前，他們高呼「要求對話」、「民主萬歲」等口號，進行和平請願活動。學生們滿腔熱情的請求政府領導人與他們對話，傾聽他們的要求推進民主進程和改革大業的「七條主張」。但廣大學生的愛國請求被置之不理。至二十日晨二時左右，新華門前突然出現大批公安幹警，於是馬上出現了這樣一場「勸說疏導」學生的場面：首先，警察猛踹停放在路邊的自行車，頓時，人群大亂，警察趁勢沖擊，將周圍的學生和群衆驅趕至長安街東邊。新華門前只剩數百名學生在靜坐。此時，被趕到長安街東邊的學生又有秩序地坐下，繼續進行和平請願活動。這時，又一批公安幹警趕到，他們揮動皮帶和電筒「疏導」手無寸鐵的學生。頓時就有不少人頭破血流，呻吟倒地；不停地哀求「叔叔、叔叔」。更爲惡劣的是，部份公安幹警專挑女學生打，被圍毆的學生竭力奔逃，但還是有不少人在大會堂邊、在前門地鐵邊，被追上的警察毒打，政法大學、師範大學的數名學生被打成重傷。對此，我們的新聞報導是如何表述學生這場愛國運動的呢？《北京日報》、《人民日報》都煞有介事地宣稱「一小撮人」在製亂社會治安並指造學生毆打警察的假象，以挑起警察與學生的對立。但是稍微有頭腦的人都明白：難道學生與警察有什麼仇恨嗎？沒有！我們知道警察只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們在「命令」下似乎只能這樣做。但是，人民警察和大學生都是熱愛共和國的公民，都希望國家更加民主、更加富強，因此，我們要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爲推進改革進程而奮鬥。

法律何在？天理何在？

——「四・二〇」慘案中政法大學學生王志勇被打眞相

四月十九日晚，我校王志勇等三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動，二十日凌晨四時許，他們爲乘地鐵，走在大會堂南側街道上，剛走一半，迎面來了兩排警察，二十多人，學隊警官一聲令下：「什麼人？打！」數十名武警迅速分散包抄上來，數名警察不問青紅皂白，蜂湧而上，專用帶鐵扣皮帶抽打王的頭部、並輔以拳打脚踢，致使王志勇頭顱破裂，縫三針，多處流血，兩眼發烏，左眼無法睜開，當時無法作任何醫學鑑定。慘不忍睹。王被打後，拼命奔跑，昏迷在地鐵口，被兩名路過文學院學生送到醫院。

據悉，凌晨時其他學校的一批學生也遭到不幸毆打，連女同學也未被放過。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使這些武警喪失起碼的道德和人性，難道是共和國法律允許他們幹的，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兄弟姐妹？難道這是黨紀、軍紀允許的嗎？

我校全體師生對此事件的發生無不憤慨萬分，校會、研究生會及各系學生會聯合決定於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實行罷課，抗議警察暴行。堅決要求懲辦元凶，有關方面公開道歉，新聞媒介披露這事件的全部眞相！司法機關依法嚴懲凶手！（王志勇爲國際經濟法系學生）

中國政法大学　全體同學

四・二一遊行始末

——十萬學生和平請願

四月二十一日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十九所北京高校，連有南開大學赴京請願團，滙成十萬人的隊伍，走向天安門廣場和平爲民請願，此行的目的，在於悼念胡耀邦同志，加速中國的民主進程，並抗議新華門「4・20 血案」，警方的法西斯罪行，要求嚴懲元兇。

各校組織了學生糾察隊，4公里的遊行隊伍秩序井然，他們高喊「維邦千古」、「教育救國」、「愛國無罪」、「反對暴力」、「民主萬歲」等口號，市民爲和此活大的正義之師感動了，高聲喊：「人民理解你們，人民支持你們」，更有送來開水和麵包的。

凌晨二時，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此時天寒風緊，學生、群衆坐在廣場，學生代表向常委會提出三條要求：保證學生的安全，及有秩序地悼念耀邦，並要求報紙爲其不公正的報導公開賠理道歉。又重申「七條」，可是當局不予理睬，同學們群情激憤，用國歌和國際歌聲後，口號聲響成一片，各校的橫幅標語列成一排，移動示威，其中「維邦同志永要不朽」、「新聞要說眞話」、「民主萬歲」、「反暴力」最爲醒目，至十時，當局答應了「三條」，*並同意李鵬同同學見面對話，隨後追悼會舉行了，同學們靜穆地肅立着，深深地鞠躬。

追悼會結束後，代表們紛紛出來，他們依然對示威的學生視而不見，同學們高喊「七條——對話」、「李鵬——對話」，回答的只是對峙的警察，不久大批警察「強送」室車飛速瘋狂駛去，不顧統行天安門一周的常規——我們被欺騙了。

午時三刻，三位同學代表忍辱長跪台階下，手學請願書，半小時竟無人理睬，只有一位參加追悼會的青客地住他慟哭流涕。

李鵬終於沒出來，十萬學生，百萬市民的期望付之東流，下午二時許長達18小時靜坐的飢困交加的學生有秩序地離開廣場，學生痛哭，市民流涕，悲壯之極！

大會堂前請願，十萬學生上書，政府不理，罷課遊行！新華門前警察施暴，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台顚倒黑白！

市民的表現極爲感人，送上食品飲料表示支持，下午六時飢餓疲憊的學生返回學校，首都高校聯合罷課，並設法電告全國尋求支持，我們的鬥爭在繼續，有人民的支持，勝利終屬於人民！

北京大學籌委會

1989・4・23

*後經核實，只答應了一條，只要學生保證在警戒線以內，就不予追究責任，後兩條並未得到明確承諾。

七點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容和諧的觀點。
2.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衆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 盡快公佈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確認新聞自由。
4. 要求國家領導人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財產收入情況，奔廣官倒，公佈詳情。
5. 要求有關國家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追究責任者。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師待遇。
6.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爲在其間蒙受不白之寃的公民徹底平反。
7. 強烈要求公正如實地報道這次民主愛國運動。

北京大學學生會委會

1989年4月21日

北京各高校及各界人士

爲悼念胡耀邦同志提出民主進程，爲抗議"四・二〇"血案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學生紛紛組織起來，組成數萬人的游行隊伍，進發天安門和平請願。我們的行動受到了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北京市市民們！我們感謝你們！全國人民感謝你們！

如以上七條，政府置若罔聞，我們號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個體工商、服務行業的工作人員、政府機關公務員堅毅我們，罷課！爲民主奮戰到底！

人民必勝！民主必勝！

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

1989年4月21日

最高綱領：

全面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證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

最低綱領：

請求和政府進行對話，澄清四・二〇事實眞相，向學生道歉，如實報道學生運動。

—— 北京市學生臨時聯合會

4 月23日

學生運動與胡耀邦是代表

正義旗幟

——讀《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有感

■王若望

「民逼官倒」是正義的

據讀《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不勝驚詫，義憤填胸，不知怎麼的就起了一股牛勁，乃拍案而起，當即致書鄧小平軍委主席，對這篇妙論批判了幾句，覺得言猶未盡，再駁它的幾個荒唐的論點如下：

社論中說：「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按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對革命性的暴動和戰爭，一般是區分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種鮮明對立的分類，即以「官逼民反」而論，我國的歷史書都說它是正義的，而官方軍警鎮壓的一方即是非正義的。如日本近日竹下登首相宣佈下台，就屬於民逼官倒，我國公衆擧報貪贓枉法的「官倒爺」，也是正義的，是不是因爲官逼民反的隊伍中混入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就改變它的進步的正義的性質呢？

既然是千百萬人自發參加的革命運動，總不免有三十、五十，甚至千二八百的別有用心的人在內（或說他們是投機分子也可），所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即指此。不可能給每個參加者查清其政治動機和出身成份。這種歷史的常規現象，不因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性而有什麼例外。我們不妨擧清末戊戌和辛亥反帝抗爭爲例：它的後面確實有別有用心的黑後台操縱（那拉氏和她的滿族大臣等）。我猜的所有馬列主義歷史學家，並沒有因此把它定性爲非正義的暴亂。再擧宋代梁山泊的水泊梁山爲例，所有一百單八將都跟山寨頭領政治上保持一致，協力同心，眞可謂純而又純矣。只有一位馬克思主義革命導師三探梁，忽然從這些人中間揪出了一個投降派來，此人恰恰是梁山的精神領袖及時雨宋江。憑他這個別出心裁的發現，全盤否定了官逼民反的正義性。我在一九八〇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評之曰：「據說宋江是投降派，不過，這件事用『以人廢言』四個字還不能概括它，應該叫做『一個人廢了一百零八將』（一九八零年四期《新觀察》）。



■警察準備阻止學生進入天安門遊行。

「別有用心的人」何所指？

毛的這種奇談怪論，在他死後我們才能評論他的悖謬，他老人家大概因做鬥老幹部和知識分子殆盡而感到無聊，忽發異想，主段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精神領袖，給他扣頂大帽子解解氣。這屬於人到晚年的偉待狂變態心理的一種病態。他的甚麼人怎麼能把他的胡言亂語當作最高指示奉爲圭臬呢？毛澤東思想中有些片言隻語對我們還是有用的，他就說過：「誰整頓歷幕衆運動，都沒有好下場。」這應作爲毛澤東思想中的精華，他給宋江打帽子扣帽子的話，則屬於糟粕。

社論中說：「在這場大動亂中，一小撮壞人，沒有經過長期的準備和考試，如果參加了考試，也一定不合格，（「普法學習」係人大通知各級黨政幹部必須普及法律知識的全國性學習，恰恰是梁山的精神領袖及時雨宋江。憑他這個別出心裁的發現，全盤否定了官逼民反的正義性。我在一九八〇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評之曰：「據說宋江是投降派，不過，這件事用『以人廢言』四個字還不能概括它，應該叫做『一個人廢了一百零八將』（一九八零年四期《新觀察》）。

「別有用心的人」何所指？

毛的這種奇談怪論，在他死後我們才能評論他的悖謬，他老人家大概因做鬥老幹部和知識分子殆盡而感到無聊，忽發異想，主段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的精神領袖，給他扣頂大帽子解解氣。這屬於人到晚年的偉待狂變態心理的一種病態。他的甚麼人怎麼能把他的胡言亂語當作最高指示奉爲圭臬呢？毛澤東思想中有些片言隻語對我們還是有用的，他就說過：「誰整頓歷幕衆運動，都沒有好下場。」這應作爲毛澤東思想中的精華，他給宋江打帽子扣帽子的話，則屬於糟粕。

社論中說：「在這場大動亂中，一小撮壞人，沒有經過長期的準備和考試，如果參加了考試，也一定不合格，（「普法學習」係人大通知各級黨政幹部必須普及法律知識的全國性學習，恰恰是梁山的精神領袖及時雨宋江。憑他這個別出心裁的發現，全盤否定了官逼民反的正義性。我在一九八〇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評之曰：「據說宋江是投降派，不過，這件事用『以人廢言』四個字還不能概括它，應該叫做『一個人廢了一百零八將』（一九八零年四期《新觀察》）。

是中共領導層邁向自殺滅亡的病危通知書。它一點喘不到人，反而暴露了「途」窮匕首見的氣急敗壞的凶殘，又回到毛時代用政治大帽子和無產階級專政手段來迫害公民和知識分子的老路，可說是「滿紙荒唐言」，這篇「精心製作」的妙文將給光榮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帶來奇恥大辱！

這裡專談題目裏的「旗幟鮮明」，似曾相識，這種盛氣凌人迷信自己有無上權威的口吻，在一九八七年初我們阜就領教了，那時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樣見於《人民日報》。）

這兩次高舉的「旗幟鮮明地」，究竟是什麼貨色呢？細細查一查它們的色彩，不對了，原來這兩次「旗幟」是在同一個指導思想下發動的，是號召全黨向青年學生開刀的旗幟，是向站在改革前列的知識分子開刀的旗幟。頭一回「旗幟鮮明地」把代表民主、開放的旗幟胡耀邦撂下台，第二次是威脅青年一代不得高舉胡耀邦的旗幟！

迷信「旗幟」之失敗

從語源上考證，《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如此偏愛這個動詞呢？實因中國人過去的年代大多是文盲，頭腦簡單愚昧，「舊旗」代表皇權，就向舊旗三跪九叩首，換了共和五色旗，不久又換上青天白日，國人一律行禮如儀；換上了毛澤東旗幟，不還他比華國鋒高明之處，就是他與陳雲、鄧邦、葉劍英等開始批評毛澤東，雖然批了一點皮毛，但他們已覺得毛澤東的這面旗幟，在人民心目中已黯然失色，鄧乃用篡補確的辦法，以換體創作了「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去補褪毛的破旗，以維持其不倒。生怕公眾不服，還把他的這個發明載入「憲法」的總綱中，成為四項原則之一。

以上簡略地回顧了「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詩）的歷史。從這中間可以看出：自毛的旗幟成為扶不起的劉阿斗，中國同胞不再以有一面高高在上的旗幟為滿足，他們不再是色盲，又盲，現在他們要先看清旗幟的色彩為何，再定行止。這是思想解放的大路線，是超過五四時期的大飛躍。這時我們的執政黨領袖，還停留在對「旗幟」的迷信上，既看不到人民的大洛蒙，又不知道「旗幟」的魅力和號召力不在於「大王旗」，而在於它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內容。兩次《人民日報》的社論，皆以「旗幟鮮明地……」打頭，就是上述這個脫離了時代，又脫離了革命的心態的反映。

胡耀邦才是鮮明旗幟

一九八七年初的反資運動與追使曙邦總書記下台的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倒行逆施與改革的大倒退等等，又等於給全國人民上了一堂啓蒙課，所謂「旗幟」，有頑愚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廉潔、文明的一種；還有一種是專制腐敗，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一種；這兩面旗幟是水火不相容，確乎是非常鮮明的！而胡耀邦是代表前面那一種共產黨領導人的旗幟，他被突然砍倒在地，既不旗他辯辯，又不通過中央全會討論，這種毛時代的惡劣做法重新出現，說明打倒他的一方不在理，要不是代表後一種的專制腐敗的旗幟，誰嗎要砍倒代表民主、進步、廉潔文明的旗幟呢？兩年半的實踐又告訴國人，胡耀邦的旗幟一倒，果然貪污賄賂風行，物價瘋混亂，同步上升，知識分子的處境越來越糟；還是不是另一面號稱鮮明得很的旗幟佔了上風所致呢？

正是《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為題的社論，觸發了全國人民進行旗幟鮮明的思考和選擇，人民，特別是大專學生和知識分子，都選中了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旗幟，而堅決唾棄代表保守、專制、倒退、腐敗的旗幟，這是歷史的選擇，這是全國人民的民意！我們的黨國領導者，在自己走頭無路的關鍵時刻，彼然乞靈於一九八七年初高舉的那個「必須旗幟鮮明地……」的破旗，指望以此忙亂中拉人，嚇退洶湧而來的千軍萬馬，這不是火上加油，更加激起舉國的憤怒浪潮嗎？

是誰挑起動亂？

「社論」中的這段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果稍稍懂得一點辯證法的因果關係，便會知道：挑起這場動亂的並不是社論中所指的「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上海發的《公告》中稱「一小撮壞人」，意思是一樣的，因「一小撮」是毛壞用的大棚殺戒的政治術語，北京方面避免用它，這說明黨中央的水平高於上海。不過從旗幟鮮明座來說，上海比北京鮮明得多，因「別有用心」也者，連測謊器也難以測出誰的心裏是否有唱反調的一閃念。）而是以下三個原因：一個錯誤地砍倒了胡耀邦的旗幟，而黨中央在他死後不肯承認這一點；二是兩年來報刊充斥着假話、大話、空話，對照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與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權的行徑，壓抑者一肚皮的情緒；三是黨對學生採取種種防範壓迫的措施，恐懼感普、穿小鞋、分化、利誘等等做法無所不用其極，使他們對執政黨失去信心，近兩年中形成出國潮就是對當局的嚴重警告，又是無聲的抗議！

還說三點，是誰挑起這次學生運動的怒潮呢？時至今日，現在還不進行自我反省，堅絕思想改造和自我批評，又舉着毛時代的用慣了的引火棍子威脅公民的語言，將矛盾轉移到所謂：「一小撮壞人」或「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用當年階級鬥爭的口頭語為動用武力作輿論準備，實事求是地說，這篇社論也就搭成挑起更嚴重的動亂的「陽謀」。（使用「動亂」來替代「鬥爭」，不僅將學生運動上綱到犯罪，而且與「四人幫」的十年動亂混同起來，以便激起人民的反感。）「社論」中這樣的惜辭是路人皆知的個因為果，嫁禍於人的手法，這裏無須多說。

執政黨的實用主義

另一方面，旗幟應該鮮明之感知模稜兩可和飾詐，例如：客觀上存在事實上提改革破壞改革的人和言行，却不敢去批判和破它，甚至不讓提保守派字樣；一九八六年以前還提出批左，那以後就連這個也不提了，而改成「思想僵化」。是老年人的思想僵化，還是為個人利益而思想僵化，誰都弄不清。這是概念上愈來愈不鮮明的過程，也是領導部門保守派（包括極左派）勢力日漸膨脹的反映。再如：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何謂精神污染，連穿小褲管、牛仔褲、蓄長髮、跳交際舞、港台錄音帶、封面用美女像、小說裏描述婦女進廁所香、或男女擁抱，無一不是精神污染，這個旗幟太不鮮明，後來胡耀邦竭力制止這個瘋狂的政治運動，才未釀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樣擴展至全國，幸而在短期內宣告結束。世人都說發動清污是一場發昏等的打擊改革開放的逆流，但高內幕外都不得批判這件使「國無寧日」的荒唐事，這又是一樣是非不明旗幟不鮮明的例子。用上述兩例與兩篇「社論」作對比研究，又證中國同胞學了一點辛，即大喊「旗幟鮮明」的時候，就是掌錯方向「砸破敵人一（假幻的捏造的）點手的信號彈；需要掩飾自己的錯誤，或是進行不得人心的政策，就用不着「必須旗幟鮮明」了，甚至越模糊越好。可見，「旗幟鮮明」與否，不過是執政黨的實用主義，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有時亮分，有時又和佐的手中所玩的一張牌。

我敢預言，「必須旗幟鮮明地……」今後還會在報上出現若干次，誰也保證不了十億人中沒有「別有用心」的人和「策劃大陰謀」，如果使用的濫了，就會失去其威懾的作用。這一個預言也會應驗的。

四月廿九日於上海 ◎



■天安門前學生抬着花圈遊行，悼念胡耀邦去世，爭取民主自由。

「四二七」：中共一手製造的學生運動

梁立

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悼胡運動」，在胡的追悼會後，演變成一場名副其實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的意義是難以估量的。它標誌着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和不接受制強暴，也標誌着中國「老年政治」傳統的終結。

這場運動是「歷史永遠不會忘記」的「四二七」學生民主運動。

「四二七」力量的凝結

胡耀邦的辭職，可以說是中國近年來政治鬥爭史上的懸案。由於中共內部領軍不休，但卻不揭家醜，以致胡耀邦成爲權力妥協遊戲的犧牲品。「老年政治」的代表人物鄧小平，用胡退出舞台，使其操縱的各派政治力量得到平衡，從而完成了中共權力的再分配。由此，胡的「蓋棺論定」，便是極其敏感的話題。

學生們懷念胡，固然因爲他廉潔若台，操潔正直，待人誠懇，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中國改革的希望所在。由於他的當政，中國大批知識分子的寬假結案得到平反，科學文化教育受到重視，「兩個凡是」的理論禁區被「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所衝破，全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因此，當得知胡去世的消息時，中國著名的激進分子戈揚說：「從胡下台之日起，中國的改革就死了。」言外之意是，胡的下台比其逝世更令人惋惜。

然而，在胡去世後，中共中央沒有按慣例成立治喪委員會，而由中央治喪辦公室主理其事，在對胡的評價中，不承認他是「馬克思子義者」（這是中共對已故領導人的最高評價），在悼辭中也沒有提到八六至八七年鎮對胡的不公正待遇。

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走上街頭，於二十二日一胡追悼會後一日一晚步行到天安門靜坐，要求參加胡的遺容瞻仰和追悼會。更爲重要的是，學生們試圖利用這機會推動政府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推動大陸民主化進程。

然而政府使學生們失望了。據悉，有識之士曾建議中央在胡追悼會前二天（十九、二十、二十一日）組織全市各界群衆瞻仰胡的遺容。政治局四人小組（喬石、胡啓立、李鵬、溫家寶）也已下令毛主席紀念堂準備水晶棺，但十八日晚上，卻宣布取消這措施，退「世界」指責這是流產。

另一方面，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正在準備材料，印發傳單，公布「四二〇」眞相，除大量散發外，還貼到大街小巷的電線桿上。同時，他們制定舉委會網絡和月摩，組成「民主漏講團」到工廠、學校及街頭演講，對廣大市民進行宣傳。

清華大學派員北大商定，由清華學生組成的演講聯結團負責北上，對北方高校及社會各界進行宣傳和校際聯絡，而北大則負責南方。

學生的這些行動，播下了民主的種子，爲後來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作了充分的準備。

由於學生無任何經費來源，只好走上街頭募捐。甚至出乎他們自己的預料，他們募到了許多錢，因有個人捐款，亦有團體、企業的捐贈。這些捐款成爲後來運動的主要經費來源。

學生們較以往更加成熟：他們知道了組織、紀律和理論反思的重要。他們成立自己的組織「學生自治會」，宣布不承認官方的學生會；爲了維護學生運動的純潔性，或出於對紀律的需要，他們自己成立糾察隊，通一切，使其行動更有規範，更有凝聚力和一致性。

四月二十四日，北大作爲高校試點，正式召開高校學生大會，宣布他們的籌委會成立並開展工作。會上有因意見不一於發生激烈爭執，但同學們原諒了他們。位法律系傅士生說：「既然大家都在學習民主，就應容許失誤。籌委會成員有勇氣站出來，已經很不容易了，大家要體全大局，維護他們的團結和權力。」

就從這天起，北京三十九所高校學生宣布無限期罷課。復課條件是政府盡快與學生直接對話，其次是答應學生的七項要求（即「七條」）。

一位學生寫道：

學生運動的意義不光在於當局宣布接受所提條件，而在於這件事的本身。不論學生運動的價值如何受貶（從表面看，他們所提的每一個要求都被野蠻地拒絕了），但從四年來的事實看，中國民主進程的每一步都是學生運動的結果，客觀上我們的主張正在逐步得到實現，沒有任何理由退卻。其實，只要讓當局者明白，他們所統治的人中還有人在思考，他們就不得不有所收斂，不致太放肆。僅此一點，我們的運動也是很值得的。

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能使我們的個人價值得到眞正的實現。試想，我們畢業分配後，將學生遊行和悼念活動說成一條是噪，盛秘軍情。由曾姬激控制的北京各傳媒一直沉默。新華社的一條消息又被曾無中生有地加上挑釁性的辭句，擅出一副殺氣騰騰的姿態。

北京市完全不讓學生們參加胡悼念活動的要求，無有介事地發出了「公安局公告」，宣布胡祭日天安門清場。學生們只好自發地組織起來，於前一天深夜步行來到天安門廣場。

第二天上午，當大會堂內四千人正在舉行胡的追悼會時，廣場上十數萬大學生和市民也在自發地悼念胡耀邦。後者秩序井然，莊嚴肅穆。尤其是胡的遺體沿長安街送八寶山火化時，沿途百萬羣衆爭相目送，場面極其壯觀，只有十三年前周恩來的逝世可與之媲美。

廣場上，數十萬學生圍成千組成人墻的警戒對峙。追悼大會進行時，學生們自動靜下來，默立着傾聽廣播喇叭中傳出的追悼會實況。學生們面對人民英雄紀念碑和他們自己用心血製作的花圈、挽幛、照，播放了許久就聚爆發的特殊方式悼念他們的「良友」。廣場上的追悼會在一片「國際歌」聲中結束。

追悼會後，學生們久久佇立，希望看看隊中的胡耀邦離場，眼，再送他一程，但他們哪裏知道，官方已通過旁門悄悄地將胡的遺體送到長安街上。

在首都人民長的送葬隊伍中，大學生們表現突出。他們有的背着「懷念耀邦」的標語，大多數學生騎自行車隨靈車送胡遺體到十幾里外的八寶山革命公墓。數千名學生和市民在公墓外佇立了一個下午，直到胡的骨灰被取出送回胡宅。

通天官方將精銳的三十八軍從保定調至北京。整個北京成了軍人的世界。一輛輛軍車將整個首都的氣氛推到了恐怖的境地。

對學生們來說，追悼會上的哀悼儘管是他們運動的一部分，他們的目的是通過對胡的充分肯定，進而肯定民主、自由的精神。在各高校，大字報和標語仍然鋪天蓋地。一方面是要求肯定胡的功績，一方面是強烈要求對話。

山雨欲來風滿樓

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學學生宣布罷課，抗議「四二〇」毆打學生事件，抗議新聞媒介隱瞞事實。追悼會後，他們通過新成立的學生聯委會，把天個小小的科長、股長都可以把我們制服，而我們團結在一起，可以使最大官僚們震驚，害怕、睡不好覺、得意不起來。我們的力量要讓全中國的人都看到，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都在注目我們。我們已很大程度上影響着政局，難道我們的價值不正在激流勇進中得到實現？

學生們的反思加快了民主運動在「五四」七十周年之日爭行，他們清醒地看到爭取民主的時機已經到來：國家官僚林立，「官倒」控制了中國商業命脈，經濟改革由於價格改革失敗而失敗，並導致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貪污腐化成風，黨風敗壞，教育凋敝，知識分子待遇低，人才外流嚴重，社會治安每下愈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獲得社會的同情和理解。而且不久前的三十三位作家、記者簽名運動，也表明他們將幫助學生，因爲「解放思想票、綱」是雙方追求的共同目標。

於是，學生們開始醞釀一場「紀念五四、繼承五四、開創新五四」的運動。

官方的「陽謀」

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研究了北京學生運動的局勢，認爲「形勢很嚴峻」，「多數人是在悼念胡耀邦，但有不少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個機會，利用羣衆和學生對黨內不正之風、物價上漲，以及當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擴大事態，看來是有長期認眞準備的。」

北京市委還認爲，這次學運是試圖「搗亂全國，實質上搞亂整個國家的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也是國內外敵對勢力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是國內長期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結果」。

北京市委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這場鬥爭矛頭是指向黨中央，不管已指向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採用的是文革的手法，罷課罷教，搶佔電台，散發傳單，串聯，組織非法組織，還有的地方打砸搶燒等行爲，最終目標是對準黨，搞垮共產黨的領導。」

北京市委因此決定：一、市委正式向全市市民表明態度，不支持這場運動。二、利用輿論工具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三、發動廣大羣衆，利用各種形式團結羣衆中的大多數，包括參與鬧事的人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別有用心的幕後策劃者。四、雙談中央對當前的動亂提出對策，制定相應措施。

二十四日晚，李鵬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聽取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委的滙報，會上，不少人表現出罕有的激動，不僅把學生完全推到他們的對立面，甚至有人殺氣騰騰地提出要動用軍隊鎮壓。

高委會的決議甚至用文革語言說，這次學生運

動是「蓄謀已久的」，「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嚴重政治鬥爭」，「全黨必須充分估計這次鬥爭的複雜性、嚴重性和長期性，決不能掉以輕心，……全黨要行動起來，要開展鬥爭。……要動員社會輿論，爭取社會的多數，孤立少數背後策劃者」。

決議要求「加強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新聞工作必須與黨保持一致，不能成為散布錯誤輿論和煽動亂提供新聞媒介」。常委因此研究決定：

一、成立以趙石、胡啓立、李鐵映為首的領導小組，全權處理動亂。

二、由胡啓立主持起草社論。

三、中共中央、國務院立即電告各地：這個社論是代表黨中央的聖旨的，要求全黨同志，（包括全體幹部職工）認真組織學習，堅決加以貫徹。

四、由閻明復負責，向各民主黨派報通情況，和中央準備採取的對策。

五、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在全市發動黨衆，依法開展對動亂勢力的鬥爭，確保首都的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

鄧小平强硬要鎮壓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李鵬和楊尚昆向鄧小平滙報了北京市委及中央常委的決議。鄧小平發表如下談話：

「同意政治局常委的決定，但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動亂，要做艱鉅細致，措施得力，堅決制止動亂，不能讓這些人得逞。

這次動亂是國際、國內自由化分子影響的結果，目的是推翻黨，使國家喪失前途，制止動亂，行動要快，爭取時間，不要怕人罵娘，也不要怕什麼國際反應。只有我們國家安定團結，盡快發展起來，才是我們國家真正的對外聲譽的提高。

四個基本堅持很必要，其中有一條就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要用得得當。當然，要縮小打擊面，要注意絕對不在把動亂影響到中學，這一點很重要，他們有可能鼓動娃娃起來造反。工人當中，少數可能有參與的，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次動亂是有計劃的陰謀，目的是把有希望的中國變成沒有希望的中國，使我們永遠沒有希望；目的是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開展對話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縱容，在制止動亂時，要避免流血，但恐怕完全避免也很難。格魯吉亞鬧事，蘇聯政府讓步，但是也沒有解決問題，最後還是要抓一些人。北京市的意見是對的，中央要表態給予支持，北京市才好辦事。

這次動亂，出現，就是全國性的，不能低估。

充發社論不夠，要抓緊立法。看來時間就選了，他們當前就是利用憲法所規定的某些自由和我們鬥爭。北京對遊行示威有十條規定，要用這個來約束。要準備迎接全國性的鬥爭。否則國家天天不安寧，永遠不安寧。我們國家這麼大，將來天天都會有事，不穩定，什麼事情也搞不成。

如果搞「團結學生會」，就宣布解散，這些都是文革中的一套，唯恐天下不亂，使我們改革開放、四化建設毀於一旦，成為泡影。

要注意保護沒有能課的十幾人。這次動亂是有後台，是有黑手的，對這些人要打個招呼：「不要再幹搗亂了，……如果再搗亂，不要怪我們沒有打招呼。

不要怕人罵娘，工人、農民、幹部、民主黨派都是支持我們的，支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參加動亂的大多數人，多數也只是盲從，組織紀察隊是非法的，要注意發揮黨員的作用，不能夠把動亂隔到社會上。要加强公安部門的工作，組織「團結學生會」就取締，還可以採取一些其他必要的措施，要快刀斬亂麻，避免更大動亂，絕對不能讓步。態度要鮮明，要支持地方，才能夠制止這場動亂。過去是講治理整頓環境，現在看來也要治理政治環境。

我們堪四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可以少講一點，但是不可以沒有，現在不就用上了嗎？

黨中央、國務院要有兩套班子，一套治理動亂，一套抓正常工作，不能夠都陷入到這裏面。

至此，一場學生和官方爭取人民支持的鬥爭開始了。鄧小平講話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要求大速將講話內容傳達給每一個黨員和職工。

製造動亂的社論

胡啓立受命起草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於四月二十五日晚由國家電台播出後，引起强烈反響。幾乎所有師生都倘聽到一種久違的文革之音，不少人仰天長嘆，連呼「痛心」。

這篇社論雖然根據鄧的指示定了學生運動的性質，立即引起學生的强烈反對。各校的廣播喇叭裏傳出了一遍又一遍的社論。次日，北京及全國各地的報紙上均出現了這篇非發不可的社論。

二十六日，學生們開始利用自己的宣傳工具和各種手段批駁胡的社論。（人民日報）社一些惡到背黑鍋的記者，編輯在社內也批駁這篇社論。

這篇社論把學生運動戴為動亂，嚴重刺傷了學生的自尊心。而且，社論的語氣和用辭也無疑是，發發炮彈。在撤開已經翻過去的文革歷史，社論也將學生們原定的「五四」遊行活動提前了。學生領袖們毅然決定二十七日舉行活動。

官方得知學生遊行的消息，沒有採取疏導和滿足學生要求的做法，而是繼續採取拒絕對話的態度，一十五日，官方通過官營學聯邀請清華學生對話，事情很突然，清華學生認為他們無法代表全市高校學生，因此拒絕對話會。

二十六日下午，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別召開萬人高員大會，兩市高政主要負責人均出席。會上強調要依照社論，旗幟鮮明反對動亂。上海市民小澤民黨宣布解除款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向該報派駐市委的工作組，進行整頓。油的行動再給中共埋下「禍根」。

是晚，北京市公安局發表公告，次日天安門實行交通及行人管制，大有顯忍鎮壓的架勢。

歷史不會忘記的「四·二七」

二十七日早上八時許，北京五大學校的學生分三路由發會聚到復興門立交橋。

唱國際歌，高呼「共產萬歲」、「打倒官僚」等口號，巧妙地繞過暫禁設立的關卡，到了復興門，學生人庫達數十萬。他們排成五路縱隊，外圍學生佩帶着糾察隊的「紅袖章」。幹部學生隊伍前，打標語、橫幅和校旗所標誌。

圍觀羣衆沿途為學生隊伍助威。並主動為學生開闢警察封鎖線。學生隊伍浩浩蕩蕩地通過了長安街。可幸的是學生與警察並未發生衝突。一路上，羣衆為學生送水送麵包，還有一些企業為學生送來了水果、餅乾等食品。十幾位身穿製裝的和尚手捧本寺慈學生化緣募捐，有位市民將三百元人民幣投入箱內。

學生們一路上對羣衆極為友好。他們高呼「人民警察愛人民」，還將羣衆捐的冰棍送給警察。

學生們的遊行標語是空前的，在廣大市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鳴。他們舉出的標語，最受歡迎的是：「以法治國，反對特權」，「忍痛罷課，平等對話」，「為民請願絕非動亂」，「與青年對話無異與未來對話」，「反對近親繁殖」，「官倒不倒，人民不饒」，「老的不退出，新的進不去」等。有的人扛着的大牌子，還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遊行、出版、結社自由的條文或鄧小平語錄。

聰明的學生並未强行進入天安門廣場，而是尊過長安街在建國門立交橋西向一轉，使天安門廣場和前門一帶緊結的人批軍警虛驚一場。一學生領袖說：「我們今天就是抗議示威，說明我們是有力量的，並非鬥爭。」

當學生們於半夜回到學校時，受到師長們的夾道歡迎。食堂專為他們準備了熱菜湯飯，一文不取。校園裏像在歡迎英雄凱旋一般，一直鬧到深夜。

在北京大學校園一條醒目的白色標語寫着：「歷史永遠不會忘記：八九——四·二七」。

「四·二七」的勝利給中國民主運動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著名哲學家李澤厚說：「這是學生們理性的勝利，這標誌着學生的成熟。」

「四·二七」是中國一九八九年歷史上「新五四」和「五·一七」運動的前奏和演習，顯示了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的實力。 ◎



社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对动乱

（人民日报）社论

四月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

眞理對強權的挑戰

——北京四・廿七大遊行側記

・黃大衛

「歷史永遠不會忘記：八九、四、廿七」這是在我們人心的「四廿七」北京學生大遊行之後的次日，輕盪於北京大學一座教工樓上的巨大標語。

中國共產黨作出大陸上四十年來的統治者，這一天首次在人民面前作出讓步，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第一次在學生和民衆面前顯示了他們的虛弱。這一天令人衷心地感受到中國的民主進程，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

「人民日報」的社論播出後，許多人便預感到了一場不祥的敎兆。

更嚴重的是，駐河北的三十八軍已在廿二日凌晨奉調入京，目擊者看到半夜兩三點的時候一輛輛着載上兵的卡車駛進市區，甚至有消息傳出，北京地區的軍隊醫院，正在加速空出病床，加强醫務力量，以備在暴力衝突中負傷的軍警使用。而防暴警察和裝甲車也早已隱避在大會堂兩側的一個工地上。

但是，面對着强大的官方壓力，學生們並未膽怯而後退。他們不顧報章上的敎誨，連夜製作標語小旗，準備次日的遊行。聽學生們說，有些同學甚至連夜寫好遺書，留給自己的父母，他們估計到形勢的嚴惡，準備在中共鎮壓採取民主獻身。此情此景，至爲感人。

四月廿七日，朝陽冉冉升起，初夏的陽光透過密密的白楊樹，灑在海淀路的馬路上。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學生隊伍，高舉着校旗與幟幅，行進在陽光斑駁的路上。在中關村，隊伍遇到了軍警的第一道防線，年輕的大學生們雙臂互挽，展開了民主與專制的第一次正面衝突。

突破了第一道封鎖，大學生們的信心增强了，緊接着又衝台了人民大學這一支强有力的隊伍，浩蕩南征。在友誼賓館前，剛剛起到的兩連軍隊拉開了陣勢，公安局的廣播車不斷共狼地播放着當局禁止遊行的通知。學生們向南挺進，到這一切都毫不理睬，路邊數以萬計的羣衆緊張地觀望着，不知道會有什麼情況發生。突然，軍隊和警察向兩旁退去，讓出馬路給學生隊伍通過。學生們興奮地高呼「人民警察愛人民」和「理解萬歲」，順利地通過了第二道封鎖。記者見到，緊貼着學生隊伍的海淀分局警察，亦無表情地敬望着學生們通過。記者試着向一名年約五十歲的警官提問：「請問你們今天出動的目的是什麼？」他遲慢地回答說：「對不起，我沒有權力回答。」我知道這是實話。

在白石橋，執行封鎖任務的軍官也許是個傑出的指揮官，他很記憶地執行上級的命令，以至於學生隊伍與軍隊和互進退了幾個回合。羣衆開始憤怒了，他們高呼着「人民軍隊愛人民！」經向着挑釁橫目於馬路上的軍人，終於，在羣衆的强大衝擊下，軍人的封鎖線被切斷，空出了馬路的中間給學生隊伍通過。指揮官看到大勢已去，下令軍隊退守到首都體育館的一邊。民衆爲學生的勝利而歡呼，爲軍隊的撤退而鼓掌，人心向背，昭然若見。

爲慎領向在長安街上走路得更爲明顯。中南海新華門兩側，官方派出了數千名軍警，組成堅强的封鎖線。但是，在學生隊伍尚未到達之前，警察的前線隊伍就受到羣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那些年輕的圍觀者踮腳而上，喊着口號，追使警察的防線節節後退。一名高級警官走過來，面對羣衆說項，一唱一和一陰一陽，軟硬兼施，都不容易，請大家往後退一下，幫幫忙吧！一從來沒有聽到一個警察會用如此柔和的口吻對百姓說話。

在大會堂北門外，設立着官方的最後一道封鎖線。但是熱情的老百姓從便道繞過軍警的防線，站到了他們的背後歡呼，兩面的羣衆陷着十層以上的軍警，互相打出「V」字敎警，歡呼和敎掌此起彼伏，軍警們已陷在人民羣衆的汪洋大海之中，背背受敵。當學生們遊行的人大校旗在人潮中出現的時候，軍警們已接到命令，一路跑步退回到大會堂兩側的軍車中去。

殺氣騰騰的社論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五日晚七點，北京中央電台在新聞中以頭條地位播出了「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全文顯示了官方鎮壓的決心和事態的嚴重性。

四月廿四日星期一，剛剛組建的「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自治會」成功地發動了北京三十多間主要大學的無限期罷課。各校校園中學生們情緒高昂，要求中共高層接受對話和公佈「四廿一」事件眞相，嚴懲兇手。爲了爭官方接受要求和顯示自己的力量，學聯自治會又與各校學生領袖磋商，決定在四月廿七日舉行全市大遊行，表明態度。

面對自十八日以來大學生們的各種活動，中共通過報紙很久怕，深恐事態的發展危及自己的統治。因而，廿五日上午中央政治局緊急召開會議，研討對策。傳說會議的爭論較大，主張溫和處理和主張戰爲鎮壓的兩派各執一詞，而鄧小平則是實際的代表。也許是剛好在此前發生的長沙和西安的騷亂給了鷹派以有實的依據，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以鄧小平意見爲基調的決議，力主「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接着，胡啟立表承鄧小平的意思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其標題「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爲鄧小平在會上講話中的原句。

陸下來，廿六日全日，中共的所有中央機關和北京市政府上上下下忙碌了一天。「人民日報」社論，鄧小平的講話，北京市政府規定在一日之內逐級次速傳達。事後，許多市民在談話中表示，眞應該感謝官方的通知，否則，絕大多數市民並不知道明天會有這樣一次史無前例的行動。廿七日百萬市民湧上街頭聲援學生的行動，給了中共一個意想不到的回答。

血肉之軀衝破封鎖

在白石橋，一批年輕的民衆合力推倒軍警，衝開他們的防線，打開一個缺口令學生隊伍順利通過。當軍隊又反撲過來時，成千上萬名羣衆齊聲高呼「不許列人」以保護學生。在車公莊路，一名年輕人高高站在大貨車上帶頭高呼口號「學生萬歲」，周圍的羣衆隨之高呼，並向學生敬掌致意。

在阜城門立交橋下，學生設立的募捐箱已裝滿了羣衆的捐款，但橋上仍有一張張人民幣扔下來，甚至有十元和五十元的鈔票。

遊行隊伍所經之處，老百姓買了麵包、餅乾、生果、汽水來送給學生吃，更有許多個體戶表演，用三輪車將食品送來慰勞學生。

在大會堂兩門外，三十八軍的兵車幾十輛一字排開，大兵們站立在車上待命。許多羣衆圍着他們觀看，一位解部模樣的人在對士兵演講，指他們是由人民養活的，不可用武力來對付老百姓和學生。有人並高呼要三十八軍離開北京。

在西單路口，一位青年大聲守候的警察：「吃他媽的飯不好，非吃這碗飯讓人家當狗使！」

其實，羣衆這種對軍警的成見並非一定的道理，但是這一次却眞的是冤枉了多數軍警。羣衆看着，軍隊和警察與學生並非是眞正對立。他們軍令在身，執行任務，迫不得已，對學生抱着理解與同情。

這表現在他們圍觀學生時都沒有太過積極主動，反而是命令後撤時到十分迅速。有些年青軍警甚至私下對人表示，若他們不是穿了這套軍服，也會與學生一樣去參加遊行。在正義路口，記者見到路邊許多年輕的警員在對着遊行的學生們做笑，看得出這股笑流露出的眞誠和支持。

當夜，學生們拖着疲倦的腳步在二環路上行進時，有大客車悄悄駛來，表示可以送體弱者和女同學回校。這些大客車的司機們把自己的車停擺下，以免給人知道日後找麻煩。

「秋後算賬」的資料在搜集中

對於學生的遊行，中共本來沒有予以太多的重視，以爲用社論的强硬口吻嚇號住，並沒有估計到自己會遭到全盤否輸的慘敗。當它發現自己的虛弱以後，便開始改變態度，企圖以軟的手法來達到目的。

中共使用了阻撓的手段。把學生宿舍樓中唯一的電話收走，冀以切斷學生與外界的聯絡。下令把校園商店及周圍地區店鋪中的咪和音響設備收拾起來，不再出售，以防學生搞宣傳。天津市的幸福號甚至下令天津火車站不得向學生售北京車票，以防天津學生來京搞「串連」。

另一方面，又採用恐制的手段，極力縮小學生造成的影響。它下令裡行海淀的大學集中

地區的公共汽車，如三三二路、三零二路、三二〇路等線，不得接載學生。又通知全市各出租汽車公司，命令司機對要求去往各大學和天安門廣場的乘客拒載。不過由於人心所向，這兩條命令都未能眞正執行，有的出租汽車司機不但駛往大學，而且對於「窮學生」們乘車一律不收錢。

五月四日，北京高校學生再次上街遊行，打出了「下跪只有一次！」的橫幅，顯示了大學生們進一步的清醒與成熟。天安門廣場上滿地是打碎的汽水瓶玻璃，據說那是在慶祝「小平你好！」的橫幅，令人看到中國民主的曙光。

歷經半個月之久的八九年大陸學生運動暫時平靜了，但是不爲人知的許多事情仍在進行。北京市的主要幹道是裝有攝像器的，東西長安街的燈柱，以及新華門樓上的窗戶內，隨時都有工作着的攝像裝置。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位低級官員誇口說，官方的錄影設備足找到每一個想找的人。他說這項工作由鄧石領導，以後會「秋後算賬」。我們希望這話只是說說而已，當然，中國的民主潮流完全可能再次落入低谷，但是浩瀚的春水向東流去，即是任何頑固勢力都不可能阻擋的。 ■



悲壯的北京學運

●辛迪

是次學運造成今天這種（李鵬掌權，趙紫陽下台）的局面，是最高決策層和學生、民衆都未料到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背景。

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猝然病逝。這位清正廉潔，力倡民主、改革，並被公認爲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知音的領導人的去世，在民衆中引起極大震動。尤其是在高等院校中，以悼念胡耀邦，要求維除腐敗，推進民主進程爲內容的各種活動不斷出現，並進而發展爲遊行示威。

對遊行示威學動，各校原有的學生會表示反對。於是一些學生紛紛成立了自治會。他們佔領學校廣播室，通過廣播和大小字報，抨擊中共黨內的腐敗現象，要求爭取民主。中國當局則認爲，學生自治會是非法組織，承認他們勢必引起學生之間的對立。一些居心不良者鼓動學生罷課，致使四處串聯以製造更大事端。而長沙、西安已發生打砸搶事件。由此判斷，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於是《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四二七」雙方皆理智

這篇社論一發表，立即在高校學生中產生極大進行對話。

五月四日，值「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來自北京及外地的四十餘所高校的數萬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第二次大規模集會、遊行。

在天安門廣場的集會上，有人宣讀了一個《紀五．四宣言》，宣稱要把「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發揚光大，以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同時還宣佈，北京高校學生將從五日起全部復課。在集會結束前，組織者說，已經成立了一個「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保留必要時仍採取抗一行動的權利。

儘管是日天安門廣場實行交通管制，警方在遊行隊伍的擬佔必經路口組成了人牆，如同四月二十七日一樣，政府對學生的行動仍然採取了克制的態度，沒有發生暴力衝突事件。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中共總謝記趙紫陽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趙說，遊行隊伍中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是支持不滿意。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這也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中國不會出現大動亂。現在最需要反對。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北京近百所大學中的數萬名學生舉行了他們所能稱的和平請願。雖然雙方在各主要路口築起厚厚的人牆，但請願隊伍仍然衝過雙方的阻攔，到達天安門前，並高舉橫幅繼續向東行進。在這次請願活動中，學生和警方都表現出理智和克制，沒有發生衝突。

在四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政府部門負責人與北京高校學生的首次對話中，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人民日報》社論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的問題，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爲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同學的。廣大同學懷着滿腔愛國熱情，希望推動民主化進程，深化改革，懲治貪污，克服腐敗，這些希望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袁木還說，政府與學生之間不是對手之間的談判，而是相互交談，溝通思想，增進理解，不應該有什麼先決條件。

這次對話會通過電視台轉播後，高校學生對此諸多不滿。一些學生認爲，這不是對話，而是訓話，政府根本沒有誠意在平等、真誠的基礎上與學生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人們發現，趙的講話隻字未提結止動亂，同一四．二六一社論調子有所不同。

一些學生認爲，趙的講話對這次學生遊行的分析是合情合理的，有民主和法制的精神，他們真誠地希望黨和政府切實加強透明度。北京大學一名積極參與遊行的學生說，我們歐迎這種處理問題的態度，但關鍵是看下一步如何對話，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但是也有一些高校師生對耀邦講話的某些內容持保留態度。

參加罷課遊行的北京大學生認爲，這次學潮最中心的目的就是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它新在事實上促進中國民主制度的建設。既然政府已經對學生表示理解，對學生的意見表示尊重，現在復課不失爲明智之舉。他們希望通過平等對話表達意見，盡快看到政府採取措施和行動，執領風，消除腐敗，深化改革。

對話不成轉爲絕食

五月六日，四名學生代表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遞交一份簽有三十四所高校名稱的「請願書」，要求「就當前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進行面對面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兩天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答覆說，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務院和北京市的有關領導人已和部分學生對話，效果是比較好的。今後將繼續地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黨外人士接觸並進行對話。

五月八日，以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爲首，在悼念胡耀邦期間組成的北京高校自發組織的學生聯合會宣佈改名爲「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並再次向中共中央遞交一份要求對話的請願書。然而他們於三天後得到的電話答覆是，中共中央理解學生要求對話的焦急心情，說市級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正在加緊研究。

由各高校學生自行推選產生的五十幾名代表，組對話代表團，積極準備與上層領導機構進行對話。早在五月三日，袁木便說，政府與學生的對話應建立在充相信任和誠懇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學生的對話要求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表現了青年學生相當程度上的一種幼稚的衝動。學生們則認爲政府對他們這兩次遞交的對話請願書一拖再拖，並且幾次答覆均無具體結果，令他們深感失望。於是，經一些學生提議，決定採取集體「絕食」方式抗議政府對他們的漠視。

正如北京理工大學飛行器專業二年級學生李今朝所說，我們是在進行不解決問題後才選擇了罷課，罷課不解決問題，才選擇絕食。學生們的「絕食宣言」中這樣說：經過深思，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敵本冷漠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不實的報導。

五月十三日，由學生自願參加的第一批絕食請願團一千人在北京師大集結宣誓：「爲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爲了國家的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些參加絕食的學生許寫下了遺書。一名學生在給父母的信中說：「我絕食了，假如我因此死去的話，請不要悲哀。我是一個中國人，我願爲自由、民主而奮鬥到底。」下午二時三十分，絕食團由北京師大出發前往天安門廣場。他們提出的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爲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參加絕食的學生視死如歸

絕食之後學運複雜

學生選擇絕食導入之後已喬夫誌華時進行絕食，無疑使學運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學生們打出擁護戈氏支持改革的旗幅以及戈氏的畫像。也許是因爲這次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使得中共高層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顧及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以及他們提出的要求。不可否認的是，學生的絕食請願包影響到這一重大的國事活動，戴遊儀式，戈氏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雙方的會談等，不得不因而改變地點或取消。

就在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的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鵬映，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與首都部分高校學生對話，再次肯定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推進民主進程的合理要求，但同時提醒學生，理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善良願望爲轉移，希望學生以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爲時三個小時的座談對話中，李鐵映、閻明復等反覆勸說學生停止絕食請願活動，但未能奏效。

五月十四日，鄧朴、于浩成、嚴家其、蘇曉康、劉再復、李澤厚等十二名知識分子在聯名發出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中強調，第一、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肯定這次學運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絕不以任何形式對學生「秋後算帳」；第二、承認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第三、不能以任何藉口、任

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學者、作家們希望學生們作出自己的明智判斷，最場這次學運中最可貴的理性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

團結是否停止絕食，撤離天安門廣場這個問題，絕食請願團及北京高校學生亦各自存在着分歧：一部分主張撤離的學生說，要用行動表明他們不是動亂，實際上他們的愛國民主運動已經得到全國人民的肯定。而另一些學生則提出，政府不答應我們的要求，不承認學運是愛國的民主運動，我本不能離去天安門廣場。甚至有十二名學生提出書面表示抗議。

事實上，學生絕食以後，生命危險隨時走上街頭，舉行游行遊行。此人張貼標語，傳單，發出，予頭上要對準軍委和政府主要領導人。並行段佑中共至喊出要求「下台」的口號。

運場幾日的絕食，以及長期反覆無常，致使許多學生發例被送往醫院搶救治療。

趙露秘密目的何在

在月十六日下午，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中共十三大時曾通過決議，在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上，仍需鄧小平掌舵。分析家們認為：趙此舉無異於把無力解決學運的責任推給鄧小平。

幾乎是同時，國務院為保護學生結束絕食請願行動，要求來到絕食陳情中，當日凌晨心現勸學生們以大局為重，給中共最高領導以時間和機會，不要逼，此刻有用心的人利用，請求學生們保持理智，盡快結束絕食。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廣場後，學生代表召開緊急會議，由於多數學生反對，遂堅持繼續絕食。

在學生絕食過程中，中共當局派出醫務人員全力搶救絕食學生。十七日，趙紫陽發表書面談話，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肯定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絕不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絕食。但是絕食學生則認為趙的講話並非中央決定，而且沒有肯定關於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因而表示要繼續絕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生王超華說，如果陳慕雄就是愛國熱情，那麼在這種熱情下，自然事也會做出來。她代表廣大絕食學生希望中央領導認識這是愛國民主運動。

十八日凌晨，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啓立等前往北京協和醫院，同仁醫院看望因絕食病倒的學生。當天上午，李鵬又在人民大會堂與絕食請願學生代表會面。學生代表再次重申他們的要求：一、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是所說的動亂。二、盡快對話，並進行現場電視直播。如果政府能盡快回應答覆，那麼他們可以去勸員學生撤離廣場。李鵬表示，政府及黨中央從未說過廣大同學在搞動亂，我們一致肯定大家的愛民熱情。但事態的發展不以學生的善良願望而愛國熱情為轉移。他說：不管我們中間還有多少不同點，救人是第一位的，在這方面政府責無旁貸。

由於這次會面不歡而散，雙方仍需於僵持局面。據統計，已有三千多人次學生被送往醫院，許多學生在醫院與一牆隔，馬上又連可絕食現場，很多的達五次。醫務界專家呼籲，盡快停止絕食，保障學生生命安全，並防止流行性疾病和瘟疫的蔓延。



共中了寒暖，時天安巴喬戈爾見見在會場趙紫陽

十三大的秘密決議

「五一九」一天的劇變

十九日凌晨，趙紫陽、李鵬等首次來到絕食現場與學生見面。趙紫陽說：「我們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要活着看到四化實現。」這的講話令學生感動，也迷惑不解，於是廣場上很快傳出局勢對趙不利的消息，更有人傳言當局將血洗廣場。

鑒於這種嚴重局勢，十九日下午六時，北京高校聯合會，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和外地進京高校聯合會發表聲明，暫時將絕食改為靜坐，呼籲政府公正評價這次學生運動。發表這項聲明的北京航天大學程援團總指揮部負責人說，他們是在對時局的詳細分析，對中央決策情況的分析以及對中國發展趨勢的估計後作出這種決定的。他認為，整個局勢是不以學生運動意志為轉移的，雖然它起到推動作用。中央不可能立即對這次學生運動作出公開、公正的評價，但是絕食學生已報勝「五大勝利」。

十九日晚九時一刻，絕食團以五十二票贊成，十四票反對，一票棄權作出決定，從九時三十分開始，暫時停止絕食。參加絕食和支援活動的女大學生，全部撤出天安門廣場。中央戲劇學院十二名絕食又絕水的學生，已接受治療，被送往醫院。

是夜的天安門廣場，學生們請求首都工人聯合會見開親的糞業不要離開天安門廣場，以保護學生的生命安全。零時，中央電視台播放了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強調必須首都正常秩序。揚言民宣佈調動軍隊進京維護首都正常秩序。揚言，軍隊絕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

如此局面始料未及

二十日晨，六架直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盤旋，在學生和市民中引起騷動不安。上時，李鵬等簽署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靜坐示威的學生們在北大、清華、民主自由不可兵。

從外地調來北京的二十七軍等部隊，在六里橋、豐台，平家樓等進入城區的路口，遭到民眾用公共汽車、垃圾桶等設置的路障阻攔，天安門廣場的人數有所減少，紛紛加入堵截部隊入城的活動。

除了二十二日晚間台民被阻擋的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在轉移時與一些圍觀的人發生衝突外，其他部隊與學生、市民之間的氣氛相當輕鬆、融洽，其至舉行歸獻活動，再唱軍民魚水情。北京城的交通和市場供應漸次恢復正常，人們的緊張心理也趨於和緩。天安門廣場上，來自外地和北京市的大學生仍有數千人在靜坐。

連日來，全國所有省區政策機關致電中共中央李，揚講話和中央決策。李鵬二十五日會見三位外國使節時稱，事情真相之後，他們與黨和政府的差距就會縮小。

從悼念胡耀邦活動而引發的是次學運，已歷時一個多月。所以造成今天此種局面，是最高決策層和學生、民眾都未料到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背景，事態仍在發展，相信不久便有眞相大白。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六日

震撼人心的八九學運

於無聲處聽驚雷

■黎加路　張結鳳

歷史將會記住今日這批中國大學生。

持續三個星期的羣衆行動，使這次規模堪稱史無前例的學運，開出了一條民主運動的新方向。縱使學運平靜了，縱使學生回復沉默了，可是，由學運而造就出目前的政治空氣，足以使將往民主自由的門士，得到舒展的空間。

千千萬萬的年輕學子，將成爲無名英雄。他們開出的這條路，是充滿血腥的，讓我們記下他們這一段勇往直前的歷程吧！

以下實出四次大行動的前後過程：

「四・二〇」：往生歷史上首次的街新華門事件，當日清晨的警察打人，激起學生的憤慨。在這一號學生的演說與吶喊，充份體現出學生對時局的不滿之處，解釋了他們何以要示威遊行。

「四・二二」：十萬大學生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前，通宵在廣場靜坐，首次突破了官方禁令——讓廣場於清晨開始戒嚴的可笑規條，成了萬羣衆所通業的反叛。學生現地請願不退，更精下不信任官方的陰影。

「四・二七」：這是一場民意大顯靈，民怨總爆發。學生們不顧官方血腥鎮壓的威嚇，二十萬人湧出校門，獲得首都民衆的熱烈支持與歡迎，在强大、團結的民衆之前，官方的專政手段被迫收回了，學運獲得勝利！

「五・四」：隨着學運的發酵，被壓制的民間力量開始抬頭了。首都新聞工作者，會合學生遊行的行列，使首都人民欣喜若狂。「五・四」大遊行成了眞正慶祝「五・四」七十周年的歌舞節目。至此大規模羣衆運動告一段落，一步一步爭取民主的路等在前頭。

學學生花三角地聚會，旗幟飄邊，從正門出發，一片浩浩蕩蕩。到了中關村路口，並無遊上攔截，軍警公安的戒備顯然比上次緊張，但不過學生與圍觀者都抱着心情舒暢。

這是一次眞正的慶祝「五・四」大遊行。慶祝七十年後，「五・四」發揚民主的精神再臨；慶祝學運在「四・二七」來了一次大突破；慶祝除了學生之外，再有後來者會走上街頭——這是頭啟的新聞工作者。

慶祝「五・四」大遊行在一份新「五・四宣言」宣讀後結束，「五・四宣言」總結了這次四、五月學運的目標：「我們促請了政府加快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採取切實措施，保障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能得到保障。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剷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設，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科學立國。」

不間斷的掌聲・爲新聞界歡呼

不過，「五・四」高潮並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十萬大學生圍子內。在北京高校學生聯合代表齊聚北京飯店，商討籌辦「五四宣言」之時，五百名首都新聞工作者，正環繞天安門廣場遊行一周，不斷高呼要求新聞自由的口號，羣衆簇擁着這支隊伍緩緩前行，在一個小時的「移動式」記者會中，熱烈的掌聲無一刻間斷。

首都新聞界在這次學潮的前一階段，醞足了氣，既苦於無法暢所欲言，又受到學生的鼓勵，早已經憋要上街示威一次，吐吐烏氣。在五月三日的聲援《世界經濟導報》討論會上正式敲定了五四遊行活動；五月四日正午，齊集於新華社門前準備會合學生的隊伍。開始時人數並不理想，祇有數十人集會，新華社亦採取措施，關上大門，既不讓進、又不讓出，阻止新華社自己的記者上街。可是，急切於要發達意願的年輕記者，還是千方百計跑了出來，到了十二點一刻，已齊集了二百之衆，自動打着「首都新聞工作者」的題目旗幟，號稱「新聞大隊打着「首都新聞工作者」的題目旗幟，號稱「新聞界的呼號：我們的筆不能寫自己要寫的文章，我們的嘴不能說自己要說的話」的標語，出發到西長安街的民族不能說自己要說的話」的標語，出發到西長安街的民族宮前，等待着大學生的西路大軍，然後排在西路軍的最前頭。

「不要逼我們造謠」

「五・四」學生遊行採取與上次不同的方式，各校各自出發到天安門廣場集合，途中分三股會師：東路、中路和西路。東路由於路程最近，十二時左右已進場；以北京師範大學、政法大學人數最多的中路軍，亦於一時多開始魚貫進場；中國人民大學領頭、緊隨北大的西路軍，最後進入天安門廣場。因此，一直在廣場等着的數萬羣衆，直到下午二時多，纔忽然看到最後的一支隊伍——首都新聞界，那種驚喜和歡喜，祇能用持續不斷的掌聲，叫好聲來發達。



■學生們排成人鏈前進。

當所有大學生從廣場西北角進場靜坐之後，首都新聞界並不進場，繼續往東行至歷史博物館便向南行至前門，繞到毛主席紀念堂後面向西至人民大會堂，再向北行，整整繞場一周。沿途召集了早已在場採訪的國內新聞界，人數增至五百人。

領頭一名《科技日報》的年輕記者，聲嘶力竭地領叫口號：「不要逼我們造謠！」「我們想講眞話！」「還我們也不造謠！」「我們要新聞自由！」「聲援《導報》！」激昂中隱藏着那被長久壓迫的辛酸。博得在旁羣衆的高呼：「記者萬歲！」

隊伍所過之處，令原本已擁得水泄不通的廣場，引起陣陣騷動，有些羣衆叫：「記者也來了！」有些人大叫：「你們眞了不起！」有些提出疑問：「你們今天的遊行，明天能見報嗎？」

首都新聞界推行了一場如此石破天驚的行動，果然突破了新聞報道的界線，翌日不少報紙都刊載了遊行消息（編按：詳見本專題另文）。

可能爲了避免與大學生「串連」，記者們並不圍繞紀念碑靜坐，祇場一周之後，再遊行返回新華社，在門前抗爭一番後纔散去。

對話或遊行？遊行早確定

表面上看，「五・四」遊行是「北高聯」要求與政府對話不遂而逼出來的，可是從種種跡象看，「五・四」遊行早在計劃之中，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自從「四・二七」遊行成功之後，政府已迅速地通過全國學聯邀請數十名學生，進行了兩次「對話」。事後各級國內出現不少大字報否定這兩次對話的意義，認爲是政府的欺騙手段，北高聯亦表示不承認這兩場「羣談會」是「對話」，因而在五月二日，來了一次更信請願行動，提出了與政府對話的十二項基礎，要求於五月三日中午前答覆，否則保留在「五・四」遊行的權利。

「北高聯」的對話條件開價越高，包括與政府平等地位，官方代表團成員應包括一位國務院副總理或以上級別的官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人大副委員長；對話過程中，應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道，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場直播全部過程；等等。而學運更在於官方並不承認「北高聯」的合法地位。果然，翌日早於答覆期限之前，已向中外記者表明了拒絕態度；到了五月三日正午，學生們得到回絕的答覆。

五月三日下午，「北高聯」在師大開會，會上投票議決是否於五月四日遊行，結果四十七所院校的出席代表中，四十所贊成，遂通過遊行決議。

「北高聯」原準備若官方答應對話條件，便於五月四日上午在北大校內進行第一次對話。不過，來自天津、湖南、瀋陽、吉林、武漢、深圳、南京、上海、甚至香港的大學生，早已於「五・四」前兩天，「進京支援」。不遊行，這批來自四方八面的大軍豈不盛慶呢？早已蓄勢待發的新聞界又如何得以參與呢？「五・四」大遊行，既是紀念五四七十周年，也是爲了這次學運來一次光輝的結束，無論如何也是要舉行的。

歷史將永遠不忘「四・二七」

揭開一頁悲壯史詩

「四・二七」學運將是載入史冊的一次學生運動。遊行隊伍的壯大，學生冒死衝出校門的決心，羣衆開道、軍警讓路的戲劇性，使得這一次十五小時、六十公里的北京市內「長征」，恰如一首悲壯的史詩。

遊行隊伍的壯美雄姿，早已通過中國以外的傳媒，向全世界詳盡地顯示。學生組織的高明遊行策略：打出「擁護共產黨」旗號以示非反黨反社會主義；學生科察重重圍封隊伍以防壞人混入；遊行隊伍不靜坐結集不入天安門廣場，等等，亦早已得到各界評論的一致讚揚。

學生是經過了多番掙扎，經過合成兩大的力量的。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出籠，加上正在火速傳達的鄧小平談話，北京一下子籠罩着殺氣，學生們對於是否仍要上街，當然也是猶豫的，一方面是怕領愚，另一方面是憤怒，為了抗暴，明知有危險也得去。在這種複雜的心情下，「北高聯」開會決定了「四・二七」仍是要上街遊行。可是到了深夜，當時的「北高聯」主席周勇軍却跑到各大學內，宣佈取消這日的遊行。

在當時的緊張形勢下，作為學生領袖是一個左右為難角色。勇往直前，成功了固然是英雄，但假若釀成流血傷亡，那他是不是對蒙受不幸的學生負有責任？

不管學生領袖還是一般學生，都度過這飽受煎熬的一夜。

內心交戰　誰願赴黃泉？

由「四・二六」夜裏開始，北京大學校園裏便廣播出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八六年底所制定），指動啥學生，要為家人着想，不要參加遊行。在恐怖空氣籠罩下，漆黑深夜裏，不少北大學生騎着自行車出了校園。



■警察與學生發生衝突。

月二十六日晚傳達時，非常憤怒，決定翌日要跟學生一起上街，為學生開路。社科院文學所幾位年輕學者為好在四月二十七日開會，有人跑來告知，天安門廣場武裝警戒，開會的人馬上緊張起來，當時還商定了，假如學生流血，他們就要上街遊行！雖然幾個人不管用，但是這是得表示一點意見。

「四・二七」當天，民主黨派開座談會，與知識分子討論五四精神。可是在當天那樣的氣氛下，根本照不成會，有些老者拉至拖頭痛哭。過去凡是中央有錯誤大政策，各社會團體、民主黨派都得表態，可是這一次鄧小平講話傳達之後，八個民主黨派都不表態，就有全國工商聯在「四・二七」當天開了會表示支持。

一名文藝理論工作者事後表示，「四・二七」當天，他一直在想，為甚在一九二六年之際，還可以為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遇害學生，寫一篇《紀念劉和珍君》，但若要寫篇悼念學生流血的文章，却拿到那裡發表？幸好，北洋軍閥向請願羣衆開槍的歷史沒有在今日重演；今天的學生領袖，沒有成為另一位劉和珍（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

視死如歸誓師出發

與北大校園的寧靜、人大的徬徨相比，北京師範大學的氣氛是緊張熱烈的。似乎北師大是堅決出發的，一些來自較小的學院的學生，早到了師大校園齊集，連同北師大自己的學生，一起在三八廣場會合。可是早上七時多，廣播內却傳出叫各系代表去領緊急會議，校方則圖擋提醒學生不要出外遊行，如有生命危險，校方不負責。

緊急會議一直開到八時多，吾爾開希手拿擴音器，匆匆而來。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吾爾開希神情痛苦地表示：我很害怕，但是不能卑負同學。大家知道，在家多現死如歸，寫下遺書的學生中，他就是其中一個。

接着便在廣場上誓師出發。誓師時，學生領袖提出了不要與警察衝突，又表示形勢危險，要求男學生衝出去，女學生留下。女學生却表示不怕，堅持一起衝出校門。

這時校方已鎖上大門，學生隊伍無法衝出，一早已聚集在校門外的羣衆，大叫「開門！開門！」從八時多一直僵持至十時多，學生總衝開大門旁一扇小門，遊行台校外。

各路學生衝過一道又一道警戒線，學生的決心與勇氣，更感染的是百萬羣衆的支持，粉碎了任何意欲鎮壓學運的陰謀。

赤心牽動萬衆愁

廣大北京市民一頁為學生捏一把汗。有些單位在四月二十六日晚傳達時，非常憤怒，決定翌日要跟學生一起上街，為學生開路。社科院文學所幾位年輕學者為好在四月二十七日開會，有人跑來告知，天安門廣場武裝警戒，開會的人馬上緊張起來，當時還商定了，假如學生流血，他們就要上街遊行！雖然幾個人不管用，但是這是得表示一點意見。

「四・二七」當天，民主黨派開座談會，與知識分子討論五四精神。可是在當天那樣的氣氛下，根本照不成會，有些老者拉至拖頭痛哭。過去凡是中央有錯誤大政策，各社會團體、民主黨派都得表態，可是這一次鄧小平講話傳達之後，八個民主黨派都不表態，就有全國工商聯在「四・二七」當天開了會表示支持。

一名文藝理論工作者事後表示，「四・二七」當天，他一直在想，為甚在一九二六年之際，還可以為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遇害學生，寫一篇《紀念劉和珍君》，但若要寫篇悼念學生流血的文章，却拿到那裡發表？幸好，北洋軍閥向請願羣衆開槍的歷史沒有在今日重演；今天的學生領袖，沒有成為另一位劉和珍（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

突破禁令的——「四・二二」廣場追悼

四月二十一日

廿時三十分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華燈初放，從西到東到處是騎車和步行到天安門的人羣。

一隊送花圈的人順着自行車道從六部口走向天安門廣場。

一些騎自行車逆行向西的人被警察攔阻。警察說：凡是騎車逆行的人都要把自行車扣留。（這是平常沒有的）。與四二零相比，今天晚上出動的警察的態度，要嚴厲得多。

廿時四十分新華門前沒有太多滯留的學生。警察要求步行的人走順行的人行道（這是很罕見的要求。）

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聚集了好幾萬人。喊聲震天。學生今天似乎改變了對策。

廿時四十五分一些人在紀念碑基上放花圈，獻輓語。許多人在紀念碑唱國際歌。圍觀人相當多。

口號：遊行自由！集會自由！

有人在紀念碑前演講：要求鄧在反自由化運動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羣衆喊，好！）

有人要求公佈國家領導人的財產，得到熱觀人的贊同。

二十一時三十五分，天安門廣場東側路交通停止。

中央戲劇學院的四十位同學每人頭上戴着自己的抄布，來到廣場。隊伍前，有幾位同學抬平一塊約三米長兩米闊的白布，上書「痛」。

清華同學打着橫幅「還我煙邦」跟在後頭。

二十三時五十三分，由北京科大隊伍為先導，看到各高校十多萬人游行來到新華門。

清華大學學生打着國旗，上書「反暴力」率先到達。

四月二十二日

新華門傳來口號聲。第一個橫幅：「民主萬歲，打倒暴力」。

學生手挽手組成科學隊，請市民讓步。

圍觀羣衆熱烈談事，紛紛拍照。游行線伍專來國歌聲。

零時二十分，科大隊伍進到人大會堂北側。

天津南開大學中午來了五十多個同學，南開橫幅：聲援北京及全國學生的正義行動。

北京理工大學橫幅：浴血至主。

口號：歡迎南開戰友。

進入廣場時，羣衆呼喊叫好！鼓掌聲不絕。

零時三十分，遊行線伍起初找不到進入廣場的路口，後經中央戲劇學院學生隊伍指路入場。人民大會堂湖來大批警察到東門外廣場。

零時四十五分，學生在紀念碑的旗杆上升起幾張白色塑料紙板組成的橫幅標語：告慰雄魂。

政法大學學生被民警毆打眞相

凌晨一點北京理工大學率先靜坐，唱國際歌。紀念碑上學生靜坐。

一時二十五分，已進入的學生在圍繞着天安門廣場華燈區設了靜坐區。

北醫進入隔離區。接着各大學隊伍打着旗幟，喊着口號進入廣場。

在學生喊：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王智勇被打事實眞相。四月十九日晚，我校王智勇等三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二十日凌晨四時許，他們爲趁地鐵，走到人民大會堂南側街道上，時到，迎面就來了兩排警察，帶隊警官一整令下「打人？打」就右掄十個武警衝上來，用皮帶抽打王的頭部，並拳打腳踢，將王打得頭部縫三針，皮下瘀血，左眼無睜開，當場有醫生鑑定。王被打後，拼命奔跑，被兩名學生送到醫院。

其他學生也遭到毒打，女學生也沒有被放過，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麼這些武警缺乏起碼的守法和人性。難道是法律允許他們幹的嗎？

我校全體師生，對此堪無不憤慨萬分，學生會及各系學生會，聯會決定，於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罷課，抗議警方暴行，並要嚴懲凶手。王智勇是國際經濟法系學生——中國政法大學全體師生。

據政法大學學生表示：他們來了一千多人，王智勇現在學校，不能來。他的頭縫了三針，校方領導楊友林書記看了他。學生會，楊友林書記、江平校長都到北京市政府交涉，可是現在還沒有回答。

四時十五分一輛公安局的廣播車駛進天安門東門外廣場。在天安門的地下通道中，燈火通明，許多人在這裏席地而坐、睡覺、打盹，其中許多是學生。廣播車被人圍住。

一位風紀白色武裝帶的交通警在廣場西側被人圍住。他本來是要找學生代表，來談維持交通秩序的問題，但遭到羣衆質詢，一名法制日報記者在場，看見形勢危急，強充「中間人」，幫忙找學生代表，及當了一小時半的談判人和目擊證人。

四時四十分記者把多位自稱經到的警察送到警戒線（人大會堂前，解放軍戰士組成的警戒線），一位自稱姓張的治安辦人員委托該名記者去找學生代表。

記者首先找到人民大學的陳勇同學。

人大同學去聽聚各高校代表，學生本來採取中立位置，認爲最好不要過去。有學生表示首先要向同學們公佈代表的名單，否則就是黑箱無首，其次要各校派代表通報過程。請同學保持冷靜，千萬不要亂。

四時五十分，各高校代表陸續到場，圍在人大同學組織的隔離線內。大約近二十名代表。

記者向他們申明情況，並以個人名譽保證避他們進去，送他們出來。並建議帶五個同學過去，其他同學在外等待。進去的同學可另派幾個聯絡員，及時把情況傳出來。最後同學決定讓三名代表進去。

五時記者手拉手把幾名學生代表帶進人民大會堂的東門外廣場，東面的花壇下坐下。

經一番爭論後，同學同意向治安辦提三條要求，由政法大學于宏同學執筆：

一、要求絕對保證參加這次活動的同學們的安全

二、要求體仰羅邦同志遺容

三、公佈四二零事件眞相，向被打學生道歉

談判也是一種鬥爭方式

據在場國內記者採訪，學生代表北師大吾爾開希形容「同意談判也是一種鬥爭方式」。

吾爾開希說：「我們是采做鬥爭的，有權選擇多種多樣的鬥爭方式。如在胡追悼會的時候，高喊口號。如果不答應我們的條件，我們就有可能這麼做。

其次，我們也許會使政府官員難堪，比方說，我們走時舉行演講，把四二零事件向人民證清楚，或者我們抽出部份代表，向廣衆遺容的人說四二零慘案的經過。總之，我們學生不是沒有辦法，希望他們知道我們學生的份量。

第一、我們這麼多學校，來了這麼多人。

第二、我們還沒有采取什麼行動。我們現在不動，但是不是永遠不動。

如果條件不被答覆，或我們自己也保證不了，我們向去就要行動，什麼行動，現在沒有必要說清楚……我們不會在交通上跟他們過不去。但請願的內容，我們絕不含糊。」

這時，聯絡員來問消息，學生代表討論，記者請他們轉告「請同學耐心等待」。

學生代表百貨傳話的人民大學同學，叫同學們不要亂。

據一名人民大學學生代表表示，六名學生代表站在警戒線內，與治安辦約定上午五時四十分至六時答覆。後延限至七時。七時正，法制日報記者繼續工作，向兩方面告別出來。

七時正，治安辦兩名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出來，他們表示不同意第一個條件，第二、三條不在他們職權範圍，並表示用高音喇叭現場直播胡耀邦追悼會實況。

學生代表回定，談判既已破裂，就把隊伍經過馬路。但北大表示堅持靜坐示威。

人民大學、北師大、法大、科大數所學校的隊伍歸過來。

治安辦讓步，讓隊伍壓到了馬路兩側。同學就地而坐，等待追悼會正式開始。

八時二十五分中國政法大學在校旗先導下，跟着胡耀邦巨像和輓者繞法二十五條、二十七條的橫幅，在前坐區裏走了一圈，並兩次把旗旛、標語牌對向人民大會堂。（掌聲）

八時二十分人民大會堂的幾十個交通警走下台階，似乎要清場了。

人民大會堂正門打開了。政法大學標語衝向大會堂，數呼聲，「新聞要說眞話」的標語往前走。面朝大會堂，圍觀羣衆鼓掌。

手持白色花束，參加追悼會的人開始進入大會堂，他們自東西兩側上來。許多人駐足凝望廣場的學生。當方不知何時，在廣場豎行飛龍，只有通宵等候在廣場的人，特別是記者才能留下來。

廣場上他計約有十多萬學生，另有五十多萬羣衆圍觀，紀念碑的基座上到處是人。

許多羣衆起哄，有人說石到李鵬，但太遠根本無法判斷。

社科院新聞系標語「新聞要說眞話」往前湧進，陽關風雪，許蔡是領頭的叫聲，人們的情緒快要瘋了。

八時五十七分大批治安警察排列隊，夾到天安門東門外的行人道上，學生唱唱「便衣警察」十題歌。



■北京大學學生衝出校門到天安門遊行。

大批羣衆湧向廣場與警察對峙。警察好件了。已沒有干預在場記者。

九時十五分政法大學又開始向人民大會堂門前擺過去。

早上九時半，各高校臨時籌委會再召開會議，商討對策。人大八條和北大七條，未及通過，追悼會開始。

全場肅立，默哀三分鐘。默哀畢，學生中的《國際歌》聲起。「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只有靠我們自己」的聲音在天安門上空迴蕩，似在追索逝去的靈魂。

追悼大會開始，楊尚昆主持，楊館把奏國歌說成奏國際歌，不滿的噓聲四起。

廣場上羣衆也隨著唱國歌。趙紫陽致悼詞，所有學生肅立靜聽，解放軍武裝護衛。

十時十八分開始向遺體告別。

十時二十五分廣場很安靜，北大學生往前走。

許多學生和羣衆向北跑，看靈車，有的看離開的領導人的車輛，警察如臨在大會堂北側的警戒線，部份學生爭論但去還是不回。向北走的羣衆學生形成一道線。

學生齊喊「對話！對話！」

口號：「李鵬！對話！」

有人猜測大會堂台階上有李鵬，李鵬實在沒有。

口號：「李鵬！對話！」

十時五十分一名從大會堂出來的海軍軍官，向靜坐的學生敬禮。

學生們爭論是否撤離，部份同學已經坐不住了。

代表們決定：一切條件不提，只請李鵬總理站在警戒線內與同學公開對話。此時已接近十二時。

北大兩名學生和師大一名學生高舉着上書七條要求的請願信，一步步走上象徵權力、榮譽的人民大會堂台階。

赤日炎炎，三個面有菜色的學生，在低溫交迫中，向國徽下跪了。

人羣靜默了，躁動了，悼下眼淚。

一無清華學生咬破了手指，寫下「總理出來」四個血字。

一個女同學疲倦交加，加上情緒激動，拼命向警察衝去，高喊着「打死我吧！」

這時，大會堂出來一個人，給下跪的學生敬菜了果汁，士兵說是胡耀邦的孫子。

學生向警戒線衝擊，許多弔唁的代表滯留在台階上看學生們。

人民大學代表和其他代表說：「不對話！我們絕不走。」

口號：「不對話，絕不走！」「對話！對話！」

十二時零六分廣場解除戒嚴，大批羣衆開始湧向廣場。在花園的先鋒下，學生向警戒線第一次衝擊。

十二時十五分學生的第一個花圈准許進入大會堂東門外廣場。但學生並不獲准進入弔唁大廳。

十二時四十分羣衆湧來，紀念碑和廣場黑壓壓的堆滿上百萬人。

學生又一次開始湧，部份學生要求大家往後退，維續坐下，羣衆站在廣場的欄杆上，附近房頂上站滿人。代表仍在交涉，沒有答覆，人羣情怒了，有些男生把上衣撕起，蒙住頭。

十二時四十六分在羣衆的簇擁下呼喊着向前衝，解放軍增援，羣衆見學生鼓掌，衝得很猛烈，解放軍第一道防線向後退了出來。

校官幫戰士頂住。第一道防線中間頂不住了，個別學生沖了進來。有人向學生扔塑膠瓶子包裝的汽水，許多學生哭着向前沖。

此時，你們的代表帶着花圈進去送請願書，在大會堂台階上已經站了近半個小時。

學生對久候無消息，表現悲憤失望。問：這是一個怎樣的政府？

剛參加完追悼會出來的一些知識分子，看見正在下跪的學生，悲憤交集，一下子便跪下來，擁抱着學生。《新觀察》主編戈揚老太太，指着守在門口的警衛大罵：你們怎能這樣對待學生？

但沒有用。沒有人出來接請願信。

一時，解放軍組成的第二道警戒線向後撤了十多米。突然又跑步沖向人羣。像潮漲一樣，既壯觀，又怕人。隨時都可能踩死人，那麼多人，太危險了。

下午一時二十五分，一批警察撤出，學生坐下了。羣衆向學生送冰棍、汽水、募捐。

北大隊伍一個學生代表宣佈：「談判破裂了，他們（指當局）不出來！」

一個學生含淚呼喊：「通電全國，全市、全國總罷課。」

一個學生告訴同學：「我們先回去，鬥爭是長期性的。」

下午一時半，由北京大學學生隊伍為先導，學生撤離廣場，唱「國際歌」。

下午兩點一刻，遊行隊伍全部走過新華門，圍觀羣衆開始湧向新華門，新華門前人山人海，廣場黑壓壓的堆滿了人，望不見盡頭。

衝擊新華門「四・二〇」實錄

背景：四一八，人民大學等數間高校學生在新華門前請願，提出六條要求。四一九清晨才離開。

四月十九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由首都高校大型生和各界群衆自發而起的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進入了第四天。

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終日花圈擁動。紀念碑的基頂上，堆滿了花圈，幛聯和挽幛。

與天安門毛澤東主席相片遙遙相對的，是由中央美術學院師生繪製的胡耀邦的巨幅遺像。

長安街華燈初上，醒目的燈光到破了北京上空終日不散的陰霾。

越來越多的高校學生和羣衆，或騎自行車或步行，湧向天安門廣場。

晚上八時多，警方在長安街六部口設立了隔離綫，機動車開始繞行，行人不得橫穿廣場。

一些大學生自動組織羣衆開始滯留在中南海新華門對面的人行道上，數百名佩帶白色武裝帶的交通警，費力勸導人們離開。

到晚上九時半，聚集在紀念碑周圍的羣衆估計五六萬人。

人羣被一種敏感的氣氛籠罩着，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會引起人們趕潮般圍觀。

十一時，滯留在新華門前的數千人開始湧向新華門了。

一些扛着橫幅標語和花圈的高校學生要求中央領導人與他們對話，學生的口號聲被警衛和圍觀者粗野的叫喊。

十一時二十分，近萬人聚集推擁着向新華門沖龍。約二百個解放軍警衛戰士手挽手組成人牆，拼命擋住人羣的沖擊。

幾個大學生自動挽起手臂，組成「斗絲綫」，拉住企圖沖向中南海的人，但在狂怒的人羣面前，他們的努力無濟於事。

人羣中有人喊：「不許破相」，此時拍照的既有外國、香港記者，又有便衣警察。

上萬人擠在一塊，大汗淋漓，解放軍手挽手退到新華門台階上，後面有警察，門庭更增滿更多解放軍。

此時，中外記者，公安人員拍攝相片，有人喊：「把錄相關了，不關就砸，不關就砸，不許照相。」

「砸了！砸了！」人羣附聲。

「打倒獨裁！」鼓掌聲。

「李鵬，出來！」

「工人萬歲！」（笑聲）

「一二三」，人羣喊着口號，往新華門沖。

人羣有人喊：「奴才，奴才！」這很快傳開，迅速變成「奴才滾開」的口號，針對解放軍而發。

「奴才滾開！」響了數十聲。

外國記者關了攝影燈，人羣一片歡呼。

學生要李鵬出來對話

晚上十一時四十分，警衛戰士開始後退，由數百名治安警察組成的新的第一道警戒綫出現在新華門前。

與此同時，數千名治安警察和武裝警察封鎖了新華門兩側，封鎖綫費力地緩慢地向東西兩側推移，使新華門逐漸形成了一個隔離區。

警戒把羣衆和學生隔離，把羣衆趕至兩側，到凌晨時分，只餘約三百學生坐在新華門前。

人羣發現警察在新華門錦階上組成第一道警衛綫，未來是解放軍把守。

有人喊：李鵬不出來，我們決不退下。

衆生：坐下，同志們……

據在場目擊者表示，晚上十一時二十分至十一時四十分期間最為危急，人羣中有人鼓動學生沖新華門，部份學生如清華的張路，曾攀學生而不果。

且看這一場新華門前的羣衆集會的激揚情緒。

廿三點五十分，學生：「李鵬，出來！」「李鵬，出來！」

羣衆附和，叫喊十數次。

有人叫外國記者「開燈」。

有人說：別攪外國記者「開燈」。

我們國內記者發表不了，讓他們拍！

人羣：李鵬出來。

學生：同學們坐下。

人羣：我們是工人。

人羣：我們是農民。

學生：第一排先坐下！先坐下！大家別擠了。

人羣只要求對話！（連聲喊。）

人羣對警察：你們是有負人民的！

（警察組成的警戒綫開始向前移動，西側警察隔離。）

學生：不能搞人身攻擊。

學生：我們要文明。

學生：大家不要說罵人的話。

學生：我們到這來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羣體，同學們注意！

學生演講：這背中央一直強調要控制小轎車的購買，但還是花了數萬元的錢去購買小轎車。

學生：打倒腐敗。

學生：爭新聞自由！

學生：新聞自由不對，要講思想自由！（學生激烈爭論）

學生：堅持真理！

口號：要求對話。

學生：統趕鬧鬼叫，我笑對狼笑，揮淚祭英傑，揚劍化精！——一七六年四五者名詩

靜坐現場有些騷動，學生喊「坐下，坐下」。

警方宣佈要驅散學生公告

廿二時四十分，警方在新華門東側內宣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告：並開始命令人們在二十分鐘內離開現場，靜坐學生聚情激揚，並挽手個坐一起。

公共汽車在附近停下，車上載有警察。

警方廣播：今天晚上，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新華門前製造事端，他們呼喊反革命口號，製傷執勤的民警，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希望廣大圍觀羣衆，提高警惕，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迅速離開現場。我們警告製造事端的人，如果你們一意孤行，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

國內記者：我等一夜就的這句話，否則就沒有意義了。

二時五十四分，靜坐學生唱《國際歌》。一些外國記者被警察驅離現場。學生們喊：新聞自由。

口號：「反對暴力」，「新聞自由」，「自由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華人民解放軍萬歲」，「團結起來」，「人民萬歲」……

三時，靜坐學生越坐越緊，約二百名警察開始在新華門前對學生形成了一個半圓形的包圍圈。另有千多名警察在新華門兩側的入行道上備動。

警察開始動導圍觀學生的羣衆離開現場。

約一百名警察從軍側趕來增援。

三時〇三分大批警察散開，辨別圍觀人士的身份，態度冷漠地動他們離開。外國記者被粗魯地動離現場。一個外國記者不願離開，韓明學生說：「你累了，讓他們揍你走。」這樣，兩個便衣和另外一位軍裝警察將外國記者動走。

三時半至四時左右，警察驅逐外國記者時，分別與三名香港記者發生衝撞，快報攝影記者何運被警察毆打，拿去膠卷及錄音帶；聯濟日報女記者羅綺萍遭到警察抓頭髮，吃了兩拳，申辯無效，卒也交出膠卷及錄音帶逃離。

新晚報記者司徒元和亞洲電視記者戚香蓮及其攝影記者，在另一角落，也遭到沒收膠卷及勒令交悔過書的



■中南海新華門前警察抓捕一名學生。

有人：戒嚴啦！

學生們：坐下，不要亂啊！

人羣：還我民主。我們要民主。

零時十分，學生們開始撤下來。齊喊「一二三，坐下。」北京市公安局十三處（治安處）處長韓明學組織領導。他說：「誰要留下就留下，不留下的往東，往西退」。隔離綫形成，學生領袖叫學生（約二百多名）自過來坐下，靜坐形成。新華門前警衛約二百多個，外圍兩側約二千個。

零時廿分，學生唱國際歌，國歌。有警察與學生劃笑，雙方持禮爭吵。

學生：我們在的同學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我們今天坐在這裏，就是給他們施加一種拿進壓力。

衆：要堅持三天。

十二時〇五分，新華門前解放軍士兵換崗，北京交通大學趙紫陽帶來「一代英魂」巨幅標語。

十二時十五分，北大某青年教工演講：「我沒家沒業，什麼也不怕。我提倡大家不要喊過於激烈的口號。有的人喊過激口號，這樣不好。」

學生：對！

在學生領呼下，喊頭口號：毛主席的兒子上前綫，馬總理沒兒子抗前綫，鄧小平的兒子搞紮据，趙紫陽的兒子創彩電！

學生們贊成三權分立

除了口號，學生亦趁開了政治性演說。

學生：在政治上，我們的組織，我們的再政，把我們引向了一條什麼樣的歧途啊！今天，我們再不要這樣的悲劇重新上演。我們要民主，我們要三權分立。

衆：贊成三權分立。

學生：在人羣上，我們要自由，我們要平等。我們的自由在哪？是：躺在電台裏的病包，我們要言論自由、我們要遊行自由。（掌聲）

學生領呼下，喊頭口號：「深望不說話，萬里跟錯話，趙紫陽重複話，鄧小平一句話，知識分子白說話，教育說空話！」（喊聲震天）

學生喊「鄧小平跟着感覺走」的順口溜，衆人跟着喊。

學生：「這是描述領導人關係的——！「李鵬是拉車的，趙紫陽是騎車的，鄧小平是坐車的。李鵬隔紫陽怎麼定，系統聞鄧小平怎麼走，鄧小平說（頭頭的人笑得險不下去）——」

衆人：跟着感覺走！（掌聲，笑聲）

學生喊「幹部」順口溜，衆跟着喊：「毛主席的幹部向袖病風！學陶鑄的幹部無影無踪！鄧小平的幹部百萬富翁！」（笑……）（掌聲）

學生：我再給大家唱一段詞！（衆笑，掌聲）

學生：「四川的鉉子（指趙紫陽）河南的蛋（指王八蛋），把中國搞了個稀巴爛！」（鄧小平和趙紫陽老家分別在四川及河南）（衆笑）

警通。

三時廿五分，交通大學的轎車來接人。

新華門前約一百名警察撤離，新華門西側有人在喊口號。一百名警察又在靜坐人員開始加了一道包圍圈。

三時卅五分，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韓明學處長站到靜坐學生前，準備講話。

學生對他喊口號：「民主萬歲！打倒鎮制！人民共和國萬歲！人民警察愛人民！」

怨氣和意見一下子爆發

三時卅六分，韓明學處長：今天，大家都是抱着一個沉痛的心情來悼念胡耀邦。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何悼念活動呢？形式是多樣的。但這是新華門前，是中央辦公的地方，大家在這個地方，搞這樣的活動，是不太適當的。市政府的公告剛才已公布了。我相信同學們都是中國的未來，我也幾到了你們在這裏講的很多要求，這些要求都會向上級傳達。而且你們這些要求……（學生吵雜）

韓對各校方人員：有沒有你們的學生，請勸告他們走。

某校方人員：納不清楚。

學生：我們的警察在這裏等了這麼久了，他們也是執行上邊的命令，我們是否可以做一下讓步……（部份學生說：不行！）

學生：自從胡耀邦同志逝世以後，我們壓在心中的怨氣和其他意見，一下爆發出來。我們衆志成城，在這裏，在天安門廣場，一就就是好幾個晚上，成千上萬的人去天安門廣場。我們回去，可以高同學，其他青年，講清我們在這裏的活動，然後……

部份學生：打倒……（旁邊嘴，讓他講完）

某學生：然後，爭取他們的廣泛支持和援助。

某學生：我建議我們在這裏看國旗升起，然後我們再去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同志。

衆學生：好！（鼓掌）

某學生：我們不想造成秩序，天亮以後有交通，我們不想影響交通秩序，不想堵塞交通。

衆：對！

某學生：五點一刻！

女大學生：我們是交明大學生。

韓處長同意五點離開，接着於四點〇八分下令包圍學生的兩百名警察，撤到新華門兩側行人街道上，學生掌聲不斷。

四時二十分，部份滴華代表提出要等到五點，改變了五點離開的作法。有學生說：「不行，那樣就發生衝突。」

警方用武力强迫驅散學生

市委當局是於二時四十分正式宣佈公告，要求學生在二十分鐘內離開新華門前。

四時廿五分，靜坐學生突然站起來，結束靜坐。態度經和的擁擠到新華門口。

四時廿六分，兩輛大轎車拉來約二百名治安警察，學生又重新退回新華門前坐下。

四時卅六分，警方調來一輛十七路公共汽車，停在新華門口的旗杆下，三個車門大開。在場記者分析，學生將被強行拉上車帶走。

四時卅八分，校方代表聯合向學生發去勸說，沒有結果。

此時，北京市委秘書長壺立本，在沒有公開身份的情況下，警告學生快些上車離開，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學生唱國際歌。

四時四十分，近千名警察開始在新華門東側整隊，三排橫隊。全部治安警察，沒有帶武裝備和械具。圍觀的人，趁緊跑掉。很多人在六部口騎自行車飛跑。

四時四十二分，便衣警察清理現場，使衣開動攝影機、錄相機，一些學生互相喊啃：男學生照顧女同學，學生約剩兩百多人，校方人員呼喚自己的學生離場。學生唱國際歌。

四時四十五分，韓處長在歌聲中第四次勸說，警察在新華門東南側聚集，逐步壓向學生。

韓：現在馬上就要恢復新華門前的秩序，因為交通馬上要恢復。

學生：吵架，聽不清……

韓：我代表……（警察沖了上來）

韓：去！等等……警察不要動……

這時右等韓處長下達命令，警察開始動手，他們粉紛上前，把手拉手圍坐在地下的學生拉開，被警，架着塞進汽車，新華門前一片沙塵暴。

學生：不許打人！警察打人！

某警察邊搜邊說：你們多麼頑固！嗯！

學生：流氓！土匪！

有的警察用腳踢被架起來掙扎的學生。據國內記者說，一個女學生北時喊：打倒共產黨。

幾十個警察拉打一個學生，幾乎全部學生都被塞進了汽車，學生在車上喊：「流氓、土匪！」女學生哭叫，男學生哭喊：「不許打人！」

學生硬綁了車上的一塊玻璃，二一八零號公共汽車。成名學生壓在司機身上，司機無法開車。某學生喊：「通電全國，罷課遊行！」

幾個警察一邊用腳踢，一邊面上抓人。一個警察抓住一個男生的頭髮往下甩，幾個男生抱住該名男生，不讓警察拉他下去。

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負責人，要警察下來。有的學生鼻子被打流血。有的警察罵說：你們折騰幾天了，你們折騰的還不夠苦啊！

學生：上街遊行！……

四時五十七分，警察開始整隊。警衛戰士在清掃新華門前踩碎的花圈，汽水瓶子碎片……一片狼藉。◎

（明鏡記者林翠芬）

當晚長安街上氣情洶湧，支援的羣衆隊伍來回不斷，更有數百的個體戶舉托車和上千的自行車列隊遊行，呼籲市民保護學生，教人心情略寬。

五月廿一日

五月廿一日開又傳來消息，說軍隊會在翌日掃曉鎮壓學生，雖然電視即晚播出兩位軍方老帥嚴荣禎個除向前的聲記，但記者們仍作最壞的心理準備。

五月廿二日

我們集體行動，凌晨一時在我們下榻的北京飯店大堂集合，出發到天安門廣場，女記者們都無懼地，再港記者和廣場上的學生風雨同舟。

凌晨二時，指揮台擴音器傳出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嘶啞的聲音。他說形勢緊急，學運功虧一簣，呼籲大家撤離。但其他同學隨即紛紛陳言，強調絕不能撤。在撤與不撤的辯論中，擴音器播出香港百萬人遊行聲援的消息。全場大為振奮。

凌晨四時，指揮台擴音器廣播：市民聯宣布決不撤退。全場響起熱烈掌聲。擴音器中又傳出一名解放軍指揮員的聲音，說只要廣場保持秩序，軍隊不會進入廣場。但廣場外，人民大會堂前的學生羣衆則齊喊：「不許進城，不許進城！」

這時，指揮台播出「絕不撤退，我們二十萬人共存亡」的呼喚，掌聲四起，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幾位同學舉起一面黃色黑字的旗：「媽媽，我去了，你別哭。」

凌晨五時許，一片國歌聲過後，學生領袖王丹隨後以市高聯負責人身分再郎重宣布誓言：「爲了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民族命運，我們貢獻血汗和生命，絕不撤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堅持到底，與市民共存亡。」

凌晨五時二十分，天色微露曙光，又是黎明將至。

天亮離開廣場回飯店途中，在長安街上見到來自外地的學生羣援隊伍。其中一羣是來自西藏的。這一天，北京知識界組一五，五」後第二次大遊行，高呼「李鵬下台」，「反對戒嚴軍管」，「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

中國人自抗日戰爭後，何曾如此齊心？而「齊心」正是國家民族命運所繫的因素吧！中國可愛的青年學生在這次運動中成熟了，中華民族在這次運動中覺醒了。◎

五月廿三日下午二時半草稿於北京

危城三日

五月二十日

五月二十日凌晨，我來到天安門廣場上。當局的高音喇叭不斷面覆播放李鵬在北京軍政軍大會的講話，而經食團指揮車正繞場一周，車上同學透過擴音器聲嘶力竭地宣佈他們的決定：

我們以七天七夜血泊作生命換來的，絕是李鵬和楊尚昆控我們的愛國運動說成動亂，鎮動軍隊暴力鎮壓，我們以生命心情向全世界宣佈，二十萬大學生立即全部絕食。

指揮車上，一位義面帶的女學生神情凄楚地向車外陣動毛巾，好像在和同學訣別，並不斷打V字手號。但這個出於一時擴散的絕食決定，不久便告取消。門志沒有死的證力，門爭怎能蜘禮？

「人民萬歲」、「自由萬歲」、「中華民族萬歲」、「堅持到底，拳死不屈」、「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中國屬於我們」、「李鵬滾下台，必須滾下台」、「中國民主運動萬歲」等口號，混着國際歌聲響徹雲霄。

凌晨三時，學生廣播台宣布六里橋告急，請馬上增援。北高聯建議立即發動部分同學羣衆往首都各單位召來堅援隊伍。

幸而稍後傳來的多是好消息：各路軍車被憤慨陳詞的市民和學生攔退了，還有個別軍人和公安幹警來到廣場，加入支持學生的行列。

大量以血肉之軀築成人牆，組織軍車保護學生。有些老婆婆婆不顧身危在前頭，一再拜小小的事情成一幅幅感人的場面。

同時，學生廣播台也播出羣衆的談話，有些勸他們快復進食，因為「目前的政府不值得我們為他們犧牲」。

凌晨五時半左右，朝陽在天際升起，場內響起學生欣慰的喝采聲和掌聲，因為白天已屆，軍隊頓陷入城的威脅之勢告解除。天安門廣場上，可望有過這樣一個欣喜的黎明！

早上睡了一兩個小時，稍然聽聞北京在上午十時起戒嚴——李鵬簽署了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的命令，北京市長陳希同隨後宣布了三個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其中第三號是：一、戒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宣傳報道；二、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相等活動；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動人員有權予以制止。」

在電視廣播中看到上述宣布，心情豈是「沉重」二字可以形容？同行們相約：大家出外不要獨自行動，必須三五成羣互相照應。

五月廿一日

五月廿一日開又傳來消息，說軍隊會在翌日掃曉鎮壓學生，雖然電視即晚播出兩位軍方老帥嚴荣禎個除向前的聲記，但記者們仍作最壞的心理準備。

五月廿二日

我們集體行動，凌晨一時在我們下榻的北京飯店大堂集合，出發到天安門廣場，女記者們都無懼地，再港記者和廣場上的學生風雨同舟。

凌晨二時，指揮台擴音器傳出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嘶啞的聲音。他說形勢緊急，學運功虧一簣，呼籲大家撤離。但其他同學隨即紛紛陳言，強調絕不能撤。在撤與不撤的辯論中，擴音器播出香港百萬人遊行聲援的消息。全場大為振奮。

凌晨四時，指揮台擴音器廣播：市高聯宣布決不撤退。全場響起熱烈掌聲。擴音器中又傳出一名解放軍指揮員的聲音，說只要廣場保持秩序，軍隊不會進入廣場。但廣場外，人民大會堂前的學生羣衆則齊喊：「不許進城，不許進城！」

這時，指揮台播出「絕不撤退，我們二十萬人共存亡」的呼喚，掌聲四起，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幾位同學舉起一面黃色黑字的旗：「媽媽，我去了，你別哭。」

凌晨五時許，一片國歌聲過後，學生領袖王丹隨後以市高聯負責人身分再郎重宣布誓言：「爲了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民族命運，我們貢獻血汗和生命，絕不撤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堅持到底，與市民共存亡。」

凌晨五時二十分，天色微露曙光，又是黎明將至。

天亮離開廣場回飯店途中，在長安街上見到來自外地的學生羣援隊伍。其中一羣是來自西藏的。這一天，北京知識界組一五，五」後第二次大遊行，高呼「李鵬下台」，「反對戒嚴軍管」，「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

中國人自抗日戰爭後，何曾如此齊心？而「齊心」正是國家民族命運所繫的因素吧！中國可愛的青年學生在這次運動中成熟了，中華民族在這次運動中覺醒了。◎

五月廿三日下午二時半草稿於北京

民不畏死 築成血肉長城

兵臨城下 一周未能入京

■黎加路 ■張結鳳

北京市攔截軍車成功，戒嚴令頒佈一星期仍無法實施，民衆驕傲地在遊行口號中說：「北京市仍在人民手裡。」

果眞是人民團結的力量，連軍隊都能阻擋嗎？固然，當民衆向士兵進行耐心的宣傳教育後，不少軍人坐首不語，或私底下表示絕不鎮壓學生、絕不向任何市民開槍，似乎是爲民衆所說服了。可是別忘了，總會士兵們不願意施用武力，但若上級指令一定要開進城內，他們還是得不顧一切地進城。

有些解放軍指揮員指出：是我們自己不進城，要是這點兒耐煩也足以攔阻去路，咱們解放軍還有價值嗎？

於是人們又疑惑了，是解放軍被說服至軍心動搖而決定不強行進京？還是官方高層產生分歧，正在爭持不下？抑或，解放軍原來就不一定要進入市區，他們來的目的，話是爲了要製造「兵臨城下」的威勢？

據可靠消息，軍車在遭到市民攔阻後，是中央軍委下令暫時原地待命的，而且，解放軍在調動來京之時，曾接到指示：不許開槍。

經過三天僵持後，所有軍隊全部奉命後退，進行整頓，紛紛入住北京衛戍區的營地。而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則形容軍隊正在進行戰鬥整頓。部隊雖然撤出和平姿態，可是它沒有撤走，它在城郊虎視眈眈。

軍隊雖然不入城，可是從各地趕調入京的兵力卻越來越多，已由最初的傳說十萬，到十八萬、二十萬。越來越令人懷疑，哪裡用得上這許多軍力來執行戒嚴？特別是首都在半月來的社會秩序、治安、交通都比往常更好，事故遠遠低於平時。

他們整編軍隊不是用來對付學生，可能竟是眞的了。甚麼重大事故要調動如許兵力？據分析，調動一個軍，行軍費用就高達一億元，調軍不僅勞民，更是傷財。專制獨裁者爲了個人權力，派系相鬥，不計後果地奔動，已到了瘋狂的地步，在現代文明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老百姓不懂宮廷內鬥，他們祇是懷着滿腔熱血，要保衛首都、保衛共和國。他們以血肉之軀攔住軍車，不管還是否軍隊不入城的主要因素，北京人民數天的戰軍行動，一幕一幕可歌可泣的畫面，肯定將載入史册。

大軍壓境 百姓圍堵

「還有軍車嗎？」

「軍隊會進城嗎？」

北京老百姓的五月下旬就是在這種交頭接耳、恐惑不安的氣氛下渡過的。

自從五月十九日從各外地駐軍出現在北京城郊，幾乎從未遭遇戰事、從未見過軍隊的北京市民，馬上熱血沸騰起來了。軍隊開進北京幹啥？人們很直接地想到，是要鎮壓正在天安門絕食和靜坐的大學生。政府不理睬手無寸鐵的學生，已經是毫不顧人道了，竟還要出動帶兵來對付已被折磨得虛弱不堪的學生？首先問情學生的市民，憤慨地衝向軍車，並呼喚羣衆，圍圈阻住軍車，阻擋其前進。

最早被市民發現的，是西路進城的軍車。約於十九日下午六時，一卡一卡滿載士兵的軍車，從北京市西南進入城區，走到翠微路，碰上一條騎自行車的女學生，她一下子看到是軍隊，緊張起來了，立刻呼喚附近的民衆攔住。這一路軍車不下二百輛之衆，走在前頭的，已走到軍事博物館，後看在公主墳，仍排排着軍車。

作見大軍壓境的老百姓，對大兵也有點情緒。他們一看見記者來到，重重人牆馬上讓出一條道路，使記者通過，並協助記者照相，大有「要讓這夥人」的心情。



■北京市民、學生圍堵軍隊進城。圖爲五月廿一日，停於朝陽區（城東）軍車被隨該地，圍堵人羣拍手歡呼。

戒嚴令之後市民仍出動堵軍車

五月二十日凌晨，李鵬和楊尚昆的講話，通過強力的廣播聲在天安門廣場上空迴蕩，有一顆光閃閃的流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空徐徐殞落，羣衆騷動。

城區中心的市民也知道解放軍將進城了，紛紛呈進動員到各主要路口堵車，情緒波動，沒有被不停強力廣播的戒嚴語音所驚倒。

天津師範大學的同學被「生死與共」。報紙來說首都實施的值夜班工人，都停工提往長安街方向，保證一定攔住往南進的卡口。

設法以羣衆形容北京市民愛護學生、痛恨軍管的情緒。他們以極大熱情，從安樂窩裡衆走上街頭，以血肉築成人牆，攔住軍車。從五月十九日晚上至二十日凌晨，軍隊奉命兵分六路，從阜家樓、東直門、德勝門、西直門、八角村、六里橋等東南西北各方向朝北京市區進過。住在城郊的北京市民，就這樣配置而至，通宵達旦地守住軍車，既有曉以大義，亦有動之以情，也有在軍車前設置了路障，還些路障包括大型汽車、石頭隔離墩、商店的櫃枱、平板車等等，甚至一些老人乾脆坐在軍車車輪前面。在八角村，市民們將汽油桶、警察被繳到手的衝鋒槍的戰士們手中，銀請他們千萬不要打學生，還有人拿來報紙，傳單，說明這次鎮壓的情況。據車上的軍人說，他們接到的是進行高智和訓練的命令，過之前，戰士們已多日未看到報紙和雜誌，一些人自備的小收音機也被收了上去，他們並不知道北京發生什麼事情。停在呼家樓路口的數十輛軍車，被學生和京棉工廠的工人和市民堵住。其中包括高壓水車，運載由中蘇本土製造的「AK47」式步槍，俄製瓦斯發射器等軍品。市民手說手，不讓外人進入軍車範圍，喊着「人民的軍隊愛人民」的口號。

市民學生脫訊趕往城西的公主墳，有兩三萬人攔着公路，不少人索性橫躺在路上，擋住軍車去路。南三環有多輛首劉的卡車攔着公路。東三環的呼家樓有成千上萬人截住數十輛軍車。北三環學生把路堵死了。

「公主墳被堵了一、「呼家樓堵住了」消息傳到長安街，天安門廣場，羣衆都歡呼，路上衆揣一堆堆的人羣，議論局勢。

戒嚴之後形勢嚴峻

天安門西側人行地下道的入口處，張貼了「建國四十年，統領人物，換了幾屆，那次是人演，都泡人民說了算，都是政治局內亂。」

滿載學生糾察隊的汽車呼嘯經過，學生大喊：「堵車去」，路人高呼「學生萬歲」。

上萬輛摩托車、出租汽車、開者大燈，打着「整授學生」的旗號，在長安街來來回回示威助陣。背景主旨仍是動人心脾的救護車「嗚嗚」笛聲。

全市居民奔忙一夜之後，五月二十日清晨，雖見廣場了從即日十時起生效的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令。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於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發佈首都四十年首次戒嚴令，劃出北京市八個主地區，禁遊行、罷課、講演、演講、散發傳單、海、噪、台及外國記者不准上街採訪拍照錄像。

在和平狀態下實施戒嚴，已是驚人，調動大軍進京來執行戒嚴令，更是視人民爲作戰敵人了。

至於何以是「部分地區」戒嚴？這大概是李鵬一伙，多智作出極端行動，爲了不致過於違背憲法而想出的計策。因爲根據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國務院可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份地區的戒嚴；若是全市，則得由人大常委會決定。至於李鵬有沒有召開國務院會議來商議決策，這又是戒嚴令是否合法的另一問題了。

重慶百六個團

五月二十一日、重慶市民の抗議の集会・デモ行進は、二十万人を越す大規模なものとなった。

重慶市内の学生・市民の抗議行動は、五月十一日、中学生・高校生・大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数千人が参加して始まった。翌十二日には、参加者は数万人に膨れ上がり、重慶市内の交通は麻痺状態に陥った。

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二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三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三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二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四月三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二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三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五月三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二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六月三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二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三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七月三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二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三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八月三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二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九月三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二十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三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月三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三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四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五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六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七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八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九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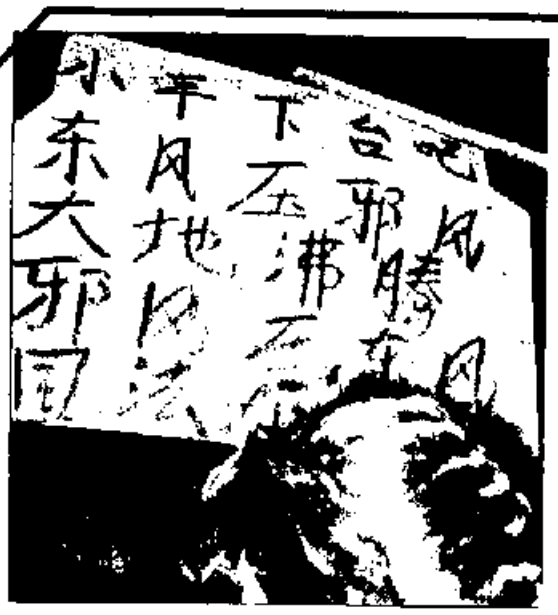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十一日には、重慶市内の大学・中学・高校の学生・教師・労働者・市民ら二十数万人が参加して、抗議集会・デモ行進が行なわれた。

十一月十二日には、重慶市内の

民運令中共醜態百出

這次足以與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媲美的民主運動的爆發及其迅猛發展，是中共當局始料不及的。面對着這次如此壯闊的民主運動，中共當局手足無措，進退失據，苦無良策！與其說是中共「採取正確的態度和做法加以對待」，倒不如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重大勝利！學生民主運動將被日後的史家載入史册，從中共當局的窘態之中看到了民主運動的偉大力量。



馬臨川

中共建政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而引發之後，波瀾壯闊，洶湧澎湃，高潮迭起。這個足以與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媲美的民主運動的爆發及其迅猛發展，是中共當局始料不及的。不幸看出，面對着這個中共執政後從未遭遇的如此壯闊的民主運動，中共當局是怎樣的手足無措，進退失據，苦無良策！

這種困境和窘境，隨處可見。尤其是在如何看待學運、如何給學運定性以及如何對付學運等問題上，當局或則封鎖消息，或則歪曲眞相，或則悠嘛，或則懷柔，或則強詞奪理，或則自相矛盾，或則舉棋不定，或則前後不一……實在令人忍俊不禁。

由封鎖新聞到歪曲報道

迄至目前爲止，學生民主運動可大致分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至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大會。這一階段中，大學生除了以各種形式悼念胡耀邦之外，重點是向當局請願，要求重新評價八七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對胡耀邦的下台作公開的交代和結論。第二階段，由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四日，大學生以罷課和遊行的方式，紀念五四，進一步爭取民主和自由，反對官僚腐化。第三階段由五月五日至五月十八日，以集體絕食的方式爭取與當局的眞正對話。第四階段，由五月十九日至今，運動由學生發展至全民性的對抗李鵬在北京實施戒嚴，反對對學生實施血腥鎭壓，「李鵬下台」之聲響徹全國。

在這四個階段中，當局的態度是不得人心的。第一階段，當局無視學生民主運動，不但對學生的要求假若罔聞，而且封鎖消息，新聞媒介隻字不提學生運動，「天低雲慘，眼空無物」。直至四月二十日，北京各大官方報紙才突然出現北京學生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的新聞，而且是學生毆打武警的歪曲新聞。當局所以如此，就是企圖否定民主運動的存在和否定運動的正義要求，並且在無求着如何鎭壓的對策。

當局首次給這次民主運動定性，是在胡耀邦追悼會後的第四天——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措辭極爲尖銳和強硬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給民主運動定性爲：「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這之前的四月二十日，當局透過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也僅僅是稱爲「一些值得注意的不正常情況」，現在，書於上綱上線的中共突然拿出有家本領，將民主運動提升到敵人的「高度」，既反映了當初置若罔聞、不予正視態度的失敗，也暴露了在臨陣着一場血腥的鎭壓。

「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

最令人齒冷的是李鵬作爲政府總理的出爾反爾。五月十八日，李鵬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學生代表時還大言不慚地說，黨和政府從來沒有敵學生是搞動亂，但一天之後，他便馬上發表講話，稱北京有動亂，要求迅速制止動亂，並隨即宣布在北京實施戒嚴，企圖血腥鎭壓學生。李鵬的政治流氓嘴臉暴露無遺！

「黑手」故使的破產

在「黑手」問題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也捲了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巴掌。

五月四日，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堅人斷言地、言之鑿鑿地聲稱：「種種迹象表明，最近在北京鬧事院校學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學生的罷課、示威遊行，有大量的事實表明，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出謀劃策。」袁木故弄玄虛地點出了遠在美國的「中國民聯」的「一些成員」「扮演了這樣的角色」。這當然是海外奇談。「中國民聯」既早被定爲「反動組織」，有可能振翼回到北京，「在那裏出謀劃策」嗎？袁木還借記者視到的方勵之話題，旁敲側擊地企圖把方勵之與學生運動扯在一塊——方勵之是「黑手」呼之欲出。這簡直就視學生爲「阿斗」。國務院的袁木這種拙劣


人民日報
RENMIN RIBAO
人民日報社論
引起學生強烈不滿的（人民日報）社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对动乱
铁路重点区段治

学聯在上記者招待会

江鏡槙

「学聯」は、今回の「一九八九年学生民主運動」の中で、北京の学生・市民の間に、最も広く知られた名前の一つである。

「学聯」は、「北京高等学校学生自治連合会」の略称である。

「学聯」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に、北京大学の学生たちによって、結成された。

「学聯」は、結成後、北京の各大学・各専門学校の学生自治会の連合組織として、学生運動の中で、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きた。

「学聯」は、五月十三日から、天安門広場で、ハンガーストライキを行った。

「学聯」は、五月十七日に、百万人デモを組織した。

「学聯」は、五月十八日に、李鵬総理と、趙紫陽総書記に、対話を求めた。

「学聯」は、五月二十日に、戒厳令に抗議して、デモを行った。

「学聯」は、六月三日夜から四日にかけて、天安門広場で、武力弾圧に遭った。

「学聯」は、六月四日以降、組織的な活動を、ほとんど行えなくなった。

「学聯」は、現在、海外に、数人の代表を、残すのみである。

「学聯」は、今回の運動の中で、学生と市民を、結びつける、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

「学聯」は、学生と市民の、連帯の象徴であった。

「学聯」は、今後、再建されるであろう、民主運動の、中心組織である。

趙紫陽総書記の失脚

趙紫陽総書記は、五月十九日未明、天安門広場に、姿を現した。

趙紫陽総書記は、学生たちに、「来るのが遅かった」と、語りかけた。

趙紫陽総書記は、涙を流していた。

趙紫陽総書記は、その後、公の場から、姿を消した。

趙紫陽総書記は、六月二十四日、党中央総書記の、職を解かれた。

趙紫陽総書記は、軟禁状態に、置かれている。

趙紫陽総書記は、現在、自宅から、ほとんど、外出していない。

趙紫陽総書記は、六月三十日、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で、「党内に、分裂を持ち込んだ」と、批判された。

趙紫陽総書記は



古都驚雷

——戒嚴令下的北京

方舟

五月廿一日，北京實施戒嚴令的第二天，二小時的飛行把我從香港帶到北京——這個全世界中國人都關心的地方。局勢的急劇變化，是我始料不及的。本打算來玩玩的我，却被上天安排做了一個歷史的見証人。

北京機場　一片平靜

飛機本應是坐得滿滿的，却有四排座位空了，想是被戒令把人嚇怕了。北京機場一片平靜，海關並無特別刁難入境旅客。據說昨天機場全無交通工具進城，使我很心不已，幸而今天民航署已有巴士接載旅客入城。雖然有些人不敢到北京，但仍有旅行團到來，日本和香港的遊客似乎沒有被戒嚴的形勢嚇倒。

從市郊入城，沿路所見的汽車其少，一般人都以自行車代步。只偶爾見到一二輛民衆緊張，此外，就平靜得很。

漸近傍晚　風雲待變

天色漸暗，城市也開始變色。街上人羣較常態多，一輛輛自行車穿梭往來，雖然拾橫過馬路的人添了不少麻煩，但在學生糾察的指揮下，尚不失秩序。街上的人有些緊在一起聽學生演說，有些緊在街頭議論紛紛。市民關心局勢，走來走去希望得到一些最新消息。「凌晨五時軍隊入城」一語是在此時傳開去的。市面上沒有公共汽車，交通只靠自行車及自己的兩條腿。巴士靜在一旁成爲路障，或成爲學生的演講台。大量人合力把一輛電車推到路邊，擴充學生、市民的圍牆。

記者集體行動　公告天下

這是個令人不安的晚上。「軍隊在凌晨五時開始鎮壓」的消息，使不少人忐忑不安。加上很多不確定的傳聞四起，叫人不能確定下一刻將會如何。對過慣「安定繁榮」生活的香港人來說，這是一種既新鮮又可怕的經歷。

關於軍隊的行動，記者雖然不敢掉以輕心，在戒嚴令頒布的前一夜，軍隊入城之說已是鳳凰上。記者有責任報道事態發展，但，已採訪，便違犯了戒嚴令，後果如何，不得而知；若真的進行鎮壓，正在採訪的記者，如何保護自身安危？

出發前，許多香港記者聚在一起商討對策。結果決定由各自採訪報導集體行動，各記者分組、分地點行事，互通消息，務求盡量把事情眞相傳送到香港，突破中國新聞封鎖的防綫。明月皎皎，誰曉得今夜如何？人家都有「壯士，去兮不復還」之歌。

我沒有做壯士，對這個動盪時局，我仍未習慣。我決定留在酒店，收集各方消息，通知其他記者。一夜無眠，各人盡力把各項消息安放在香港報章的頭版。街上情況頗趨平靜。天安門廣場的直播暨小艇於耳，學生戰陣以待，始終未見軍隊的踪影，却傳來解放軍指揮官和學生談判的消息。旅程的第一天就這樣度過了。

五月廿二日，來京第二天了，我的恐懼減少了，胆子也大了。我希望親睹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雖然盛傳軍隊在下午二時入城，但風聞一批知識分子會遊行去天安門，支持學生。我也願不得後衆，尾隨記者入內看個究竟。

天安門廣場　旗幟飄揚

有些學生在廣場外圍把守，任何人想進廣場中心，必須出示証件，以免其他人混入學生當中。會場內有很多架起來的帳棚，帳棚上有一面面寫上各高等院校名字的旗，隨風飄揚。場內充滿濃烈的消毒水氣味，而垃圾、廢物則累成一堆堆，衞生保持得很好。

學生有懶頓地臥在帳棚內的，也有埋首油印宣傳單張的，在烈日下，學生臉龐都晒得黑黝黝的，雖然學生在二十日晚停止絕食，但有點兒疲乏，但精神頗不錯。我聽到一些學生埋怨市民支持的熱情動機，廣場內外却忽然響起歇呼喝采聲。原來，此知識分子——包括中國作家協會以及很多傳播媒介、出版社工作者，組成一支幅大的遊行隊伍，人數踰萬人，向天安門進發。對學生來說，他們好比一枝强心劑，一時士氣大振。天空突然出現一架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盤旋，大量傳單從天而降，好不壯觀。學生說這是官方向學生發布軍方宣言，並中不會對學生用武。

傳單只是一段小插曲。遊行隊伍仍是吸引人的主角，其中以「中國作家協會」和《人民日報》最矚目，《人民日報》行列中有前總社總編輯七老八先生，他們高呼「支持學生運動」、「打倒李鵬」及「新聞自由」等口號。他們大部分是文化工作者，所以，聲是表現得溫溫文文的。

爲了拍照，我也跟大隊走了好一段路。假若香港的記者此時和他們走在一起，加上一幅「香港記者」的橫額，便是新聞封鎖下海外記者的同聲咆哮了。香港人學、中文大學也有學生參加遊行，而本港幾名大專學校老師亦手擎橫額遊行，他們雖然人數不多，却大大鼓舞了北京的學生和市民。

夜探天安門

天安門的晚上跟白天絕對是兩回事。列日西沉後，學生提高警覺，糾行糾察，加强夜間巡邏。市民不斷路自行車來回於天安門的最新情況，整夜人聲鼎沸，人來人往。

凌晨三時，我再踏足天安門，一片旗海飛舞，比白天好看得多。天氣涼了，學生精神也好了點，而且略爲鬆弛下來。三時以後，大體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身旁的記者告訴我：三時以前比較緊張，學生經常開會、廣播。她說，今夜聚集的學生人數較少，可能有些是回校宣傳，也可能有些放棄了。

風聲鶴唳，昇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在明月照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字高懸，似乎在守護着學生。廣場中心的防衛愈來愈緊，出示証件，才能穿過一道道關口，進入廣播區。這時比白天熱鬧。站在旗海下的我，四週路疑，覺得他們並不害怕，士氣反而更高。今夜比昨晚平靜得多。我相不到什麼重要事情發生，但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我們漫步回旅店。凌晨四時多了，街上仍有人踏疑，偶然看到一大羣自行車穿梭而過，高喊「打倒李鵬」，甚至「小平下台」。沿路更有些雜販擺賣小吃和飲品。我細看街旁的大字報：學生把北京學潮、市民遊行的圖片印了貼在路旁，上面，也設壯觀天地，讓心民心同此心。」星期一的《大公報》頭版，也已縮印了貼在報告版上，把昨日香港、百萬人遊行支持學生的行動公告天下，鼓舞人心。這個態對他們十分重要，甚至廣播出來。我雖然無法參與遊行，但今次香港人眞的爲下了歷史的一頁，我十分高興。

來京已兩天了。千里迢迢，不能白白計劃離去，我却誤打誤撞進來。結果是吃不好、睡不足，累壞了，眞是愧對同來的玩伴。

在香港，我也參加過遊行、示威，但往往都很輕鬆，根本用不着付上代價。眼下的學生，在危險形勢下，竟顯得如此從容，準備隨時就義。我已走進歷史眞頁了。用筆盡量記錄這段歷史，是我這類歷史見証人的責任。我並不後悔到京。在這個關鍵時刻，我願意與北京市民共度憂患，共書爲不可預知的一切而衍生的恐懼和迷茫。我沒有參觀各勝古跡，但我走過北京人民的心路，體會到他們的感受，這對我來說，未嘗不是新鮮的經歷。◎

衝破新聞封鎖 澄清動亂真相

■謝苑貞

軍隊、統戰與輿論工具向來是爲中共所重視的治國、鬥爭法寶。當學生絕食之初及之前一段時期，中共的統戰工作頻繁，表現出平和的氣氛，及至調軍進京，則露出猙獰面目。這時候，統戰不需要了，要的祇是輿論上的吶喊助威。爲此，緊抓輿論工具是配合調軍的、刻不容緩的工作；說是，時至今日，已沒有多少人甘心淪爲工具了。

反對軍管電視台

在五月二十三日的抗議戒嚴、反對李鵬的全市大遊行中，裕德鋸公里的隊伍內，這個小隊是最樣突出，一直在掌聲不絕中前進——隊伍前面的旗幟寫着：反對軍管電視台，CCTV。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站播出了這個消息，更引起數以萬計的學生歡呼雷動。

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令，在市民堵截軍車成功、解放軍無法大舉進城的情況下，已被民衆視若無物，形同廢令。不過，操縱控制輿論的中共，早已派軍駐駐去控制傳媒，而幾個消息通傳全國的大機構，更是官方首要控制的對象。中央電視台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早實行軍管；五月二十一日，七十名解放軍以便衣方式進入《人民日報》，新華社內亦來了四十多名軍人。

自從首都新聞界在「五四」大遊行之時開始掙脫束縛，公開奮起爭取自由後，新聞界的獨立人格不容易再屈服了，縱使在槍口之下，也要抗爭到底。它們的冒險犯難是可想而知的，經過中央電視台公然反對軍管之舉，贏得舉衆的極大敬重。

爲了加緊控制傳媒，中共中央於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成立了「戒嚴時期宣傳指導小組」，練去胡啓立的主管宣傳權力。小組以中宣部長王忍之爲首，成員包括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中宣部副部長曾健徽、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志堅。這份名單充份反映出當前的執政者的面目，幾個最左、最不受群衆歡迎的官僚，都選集到這個小組，而其中何東昌更是從來接觸通宣傳工作，如何「指導」？

要求與黨中央一致

新聞界不需要控制的指導，連眞降都不如，何值幾個跳樑小丑？

刊出引起軒然大波的「四·二六」社論的《人民日報》，反抗最爲激烈，以致指導小組對之大大不滿，五月二十三日，序責該報成嚴過天來的報道不夠話，並申要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甚至有些人認爲《人民日報》已不再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今後一切評論以《北京日報》爲準，不以《人民日報》爲準。

《人民日報》就是令他們不滿。李鵬和楊尚昆於五月十九日晚間在黨政軍大會上發表眞世證驚的談話後，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報》報道此番談話時，並無用「動亂」兩字作標題上。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出現很多「別有用心」的標題，即版上有「爲大利總理辯護」、「定西派推進廊政建設」。關於新聞版主又有：高梅尼年高體衰，「誰來接班」；黨內加緊政府決定「解除緊急狀態」；南朝鮮朝野一致要求「清算獨裁統治」。這些合沙射影的字眼，均以漂過刊出。

此外，更有一段時間「北京戒嚴第一天」，報道說：「天安門廣場上，數十萬大學生仍坐地平靜坐。白天，大街上遊行隊伍不斷；夜晚，廣場附近東西長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通口滿是市民。」這一段客觀描述，對戒嚴令的無法執行，作出無聲的嘲諷。其後，「北京戒嚴第三天」、「北京戒嚴第三天」的報道報道下出後，更充份反映出戒嚴令的失效，「北京市仍在人民手中。」

與中央公開決裂

五月二十日，大街上出現了一份《人民日報》號外，轟發了一份刊載趙紫陽被軟禁權內情的北大傳單。五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報》報頭之旁，即出現一則聯高聲明，說有人盜用其名義出號外，該報近十多年來從未印發任何號外。讓了解，這很可能是該報的排字工人搞的。

報社工人的激憤情緒其實不下於編輯記者。五月十九日的李鵬講話，在大街小巷、機關內外引起強烈反感，《中國青年報》的排字工人，拒絕爲這篇講話排版，堅持不下，後來工人終於同意排了，可是不登李鵬的照片，登了十九日凌晨時分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的照片。

《中國青年報》從整胡耀邦開始，一直就站在學生一邊，因此對這次戒嚴感觸、反感也是很大，不少仲恒記者都表示不幹了，不過總編仍希望堅持下去，並盡量爭取報紙控制權，別要控制在他人手裏。目前《中青報》也是採取一種合沙射影的手法，例如五月二十二日的版面，頭條是大字標題「重重路障」，其實文中講產業結構如何調整問題，標題卻令人聯想起全民堵截軍車，在各路口設立的重重路障。此外，國牙利政局動盪，其總理提出不准用軍隊解決內政問題，這種消息都給突出處理了。

中央電視台不做傳聲筒

最早受到軍管禁制的中央電視台，也是不甘做傳聲筒。最動人的一幕，就是五月二十一日著名的男新聞播音員謝飛，在晚間七點的新聞聯播中，趁播報結束前三十秒，自己講了一段重隊尚未開進北京，首都並未實行軍管的話。

由於李鵬聲言首都發生動亂，要調軍入京執行戒嚴，其後即進行新聞封鎖；又要各省市地區表態。若各地在不了解情況下，以爲北京的發生動亂，當然是要衷心擁護李鵬的講話的。謝飛這一段話，就將眞相向全國揭露了。據說安徽電視台在接收到這段消息後，將這三十秒消息反覆播送。

而謝飛在頭收地做了這件事之後，便好幾天沒有出現在螢光幕上了。

中央電視台在五月二十一日當日這段了一招，它一面由報道員說出戒嚴部隊指揮部的聲明，一面卻在播出大安門在無警地播出上述畫面，鏡頭卻出現一李鵬下台」的標語，長達半分鐘。這不合常理的無聲畫面說明甚麼，是令人會心微笑的。

此後幾天，《人民日報》與中央電視台都報道戒嚴後的北京城情況，低調地衝破新聞封鎖。

首都新聞界抗爭到底

同受軍管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曾在戒嚴令頒佈後，由播音員自行講述北京市面狀況。新華社則報道了市民要求撤消戒嚴令的大遊行。

其他報社雖沒有軍隊進駐的威脅，可是「指導小組」要求各報編輯緊與中央保持一致，又要各報保留自己的聲音。後一項要求，可能是爲了掩飾專制。不過對於某些報紙都不習慣，如率先報導悼胡潮的科技日報，每天正面報道學生的靜坐和市民遊行，不見得就與中央一致。最與中央一致的，看來就是《北京日報》、《解放軍報》等，其他都免不了要在內部甚或在版面上隔靴搔。

另一方面，數千名首都新聞記者，不理會報社禁令，私自前往參與「五·二二」知識界遊行。

部份國內記者表示：五月二十一日晚，報社負責人向他們聞明利害，李鵬未宣佈戒嚴令之前，可以不秋後算帳，很頭布戒嚴令後，記者仍堅持前往，則肯定會追究。

被認爲最左的《北京日報》三十名記者，於五月二十二日偷偷地出來，出來後始打起旗幟去遊行。

李鵬等人所作所爲見不得人，前以種要封鎖新聞、改組宣傳小組加緊控制，不過，首都新聞界的覺醒，使他們發揮了無比的威懾，從各種不同途徑進行抗爭。中共利用新聞工具作僞業的喉舌，這日子已成過去了。



天安門廣場大遊行　本刊記者攝

抖動了地球的日子

北行放語　之二

羅　冰

北京之春的政治時針

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的政治時針，午然飛速行走，似乎把「一天等於二十年」這個三十年前的神話，在某些方面變成現實了。

可能在沉默中死去的人們，一下子在沉默中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壯舉。許許多多缺鈣的軟骨病者，霎然間伸直了脊柱，像一個正常的人而不像一個奴隸那樣挺立起來。

無數的靈魂驟然間閃發出政治智慧的火花，在民間，第一次出現了「向前看」壓倒「向錢看」、美德壓倒了缺德。

一切都像是超音速地變化着，行進着。

無需統一意志，無需練習和編排，千萬顆心在相同的時間，以相同的節奏，高呼「反對暴政！」「打倒李鵬！」……

遊行、示威、絕食、靜坐、上書、請願、抗議，最初是學生民運，其後是全民民運，「一小撮」很快就發展爲一大片。這個運動衝破和壓倒一個個禁令、常規、恐懼、戒嚴。強烈的衝擊波在天安門廣場輻射出去，北京在怒吼！上海在怒吼！南京在怒吼！武漢在怒吼！西安在怒吼！廣州在怒吼！……「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動亂」帽子與李錫銘、陳希同

這就是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的北京，這就是抖動了地球的中國。

被這場超級地震撼破了膽的中共統治集團，倉惶地匯付着瑪茂者的災難。他們把「動亂」的帽子，扣在學生和學運頭上，同時對學生運衆施加威脅、恫嚇、使用一棍一硬兩手。

《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和李鵬的「五·一九」講話，是向學生和其他羣衆的直接挑衅。學生羣衆對此作出了强烈的反應。

許多人關心，「動亂」的帽子是怎樣來的？是誰定的性？

現在大家都知道，「動亂」是由鄧小平定性的。不過這頂帽子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有關。

鄧小平：犧牲二二萬，「換取二十年」

從學運興起至四月二十五日，李、陳二人向鄧小平先後提交了九個關於學運的報告，說學生搞「搗亂」、「反對共產黨」、「衝擊中南海」。四月二十五日下午，鄧小平發話：即使犧牲二萬人，也要控制全國局勢，「換取二十年寧靜」（引號內的是原話，一字不改）。他又說，對學生的「反革命動亂」，必須調兵鎮壓，求得平息。「我有百萬大軍，不怕。」於是，準承鄧旨，由黑秀才執筆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就出來了。

謊報軍情的最後根子是李鵬

由此可見，「動亂說」的「根子」，是李錫銘、陳希同的。他們兩人，一個想爬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李），一個想爬上國務院副總理（陳）。

而「根子」的「根子」，是李鵬。是這個野心家慫恿、縱容、指使、包庇、消息的。而此二人爲了討李鵬歡心，也樂於積極地和李鵬相配合。

一個反動陣地和張百發的廣播

北京市委、市府多年來就是中國大陸極端保守派的一個反動陣地。這些人，一反自由化，這些運動，都是北京市委、市府「爲天下先」，而且開得最兇、走得最遠。爲了向李鵬邀功，製造市民、職工和學生的矛盾，北京市委、市府還由張百發副市長在電視台廣播，說明牛奶、石油被化氣罐等生活必需品「無法運進市區」，是由於學生在各重要的郊區路口設下路障。他們還下令停開公共汽車、電車，讓銀行（儲蓄所）關門，郵電局停業，把這一切罪於學生「搗事」，胡說學運「影響正常工作」。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但是，五月二十三日的情況已顯有轉機，這與市民不再受蒙蔽，以激動的聲音公開向廣大羣衆宣布：「從現在起退出中國共產黨！」羣衆報以熱烈鼓掌。

强烈要求鄧李楊下台

李鵬兇狠的「五·一九」講話和「五·二〇」的戒嚴令，以及隨之來的局部軍管，以造成了政治社會生活的眞正動亂，即沒有使學運民運受到打擊，反之，更大的鬥爭浪潮激盪起來了。在開始實施戒嚴的五月二十日上午，就在北京郊區，市民、農民、工人奮起阻止挺進北京的軍車，與此同時，一批大學生和市民、工人在西單十字路口的標語牌上刷上了大字標語：「强烈要求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下台」，道出了廣大市民的心聲。

如此軍管中央電台

從那一天起，軍方先後對人民日報、廣播電台、電視台及新華社實行「軍管」。軍管下的中央電視台，在當日全國聯播節目裏發布《公告》，宣稱「有人假冒人民日報的名義，出版發行一份《號外》，要求社會人士了解這是一些反對李鵬的記者和編輯不顧其上級的阻攔編印出來的（《號外》的確以揭露李總統謊爲主要內容）。

相對而言，軍方對廣播、電視的控制最嚴密。他們除了將一批「不可靠」的工作人員派往西山搞線化造林以外，還戒令全體編輯、播音人員按時上班，不得隨意請假，並在戒嚴期間不得與家人、同事以外的人接觸。更妙的是，官方委派的領導總是在臨近播發新聞的前幾分鐘，才指定播音人員，交給稿件，不讓他們有所準備，以收控制之效。

《WM》作者和一批作家退黨

戒嚴令下，民運繼續發展。五月二十日夜間，天安門廣場有大學生和前來支援的市民羣衆近五十萬人，即沒有一個軍人進入廣場。

當天，著名劇作家、「問題劇」（《WM》（《我們》）的作者、原部隊中華作家王培公（目前擔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編劇），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並說明他和目前的黨中央根本「不能保持一致」。由東以千金年爲首的部隊及地方青年作家（專職）十八人，也在同日宣布退黨，和李鵬政權鬥爭到底。

過了一天，近二千名首都新聞出版、文化、文藝、理論界知識分子在北京復興門立交橋集合，向天安門廣場出發示威遊行，沿途高呼反對李鵬、要求新聞出版自由以及否定「四·二六社論」的口號，强有力地聲援學生。

艾青與李銳抱頭痛哭

「動亂」的帽子不但沒有嚇倒學生，而且更激起學生的高度義憤和鬥志，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矛頭直指李鵬及其背後的鄧小平。不少工人、農民和一般市民都加入了反鄧倒李的鬥爭行列。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共產黨幹部，包括「黨的喉舌」、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解放軍和公安部門、批文職人員（有個別武裝人員），也同學生羣衆一道行動。還有爲數更多的其他知識分子——作家、理論家、藝術家、文藝工作者等等都參加了鬥爭。

五月十七日午後，詩人艾青由年青人推着輪椅，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大學生。當他和中顧委、理論家李銳相遇，見到絕食大學生的慘狀時，不禁悲從中來，兩老在天安門前抱頭大哭。

葉文福在天安門宣布退黨

同日晚上，台灣籍全國人大代表黃順興，身佩寫明身分的彩帶，和理論家嚴家其、于浩成、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天安門廣場示威，支持大學生。

五月十八日黃昏，著名老作家冰心由其女兒等陪伴，來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大學生，表示支持與慰問。當她來到絕食學生身邊時，頓時流下了熱淚，泣不成聲。當晚十時許，著名諷刺詩人（《將軍，你不要這樣》）的作者葉文福，曾到天安門廣場支持大學生絕食示威的首都學校學生，他在朗誦其新作《苦戀》後，宣布退黨。

火山將有更大的爆發

可以預料，這場可歌可泣的反獨裁統治的鬥爭，將發展成爲持久戰。鄧李楊想要着手中的武力，和一套拖的策略，企圖以軟硬兼施的手法對學運進行分化瓦解，軟化，最後把學運民運拖垮，以達到建立法西斯專政的目的。這是他們的如意算盤。這個算盤不一定不能打響。但是，即使李鵬得逞，也只能是短暫的。歷史終將由羣衆來裁決，因爲在李鵬的法西斯統治下，在群衆政治危機深化的情況下，火山的再度爆發、更大爆發，是歷史的必然。

北京的政治時針不會停下來，即使減速，也是爲未來的高速準備條件。



我在天安門廣場上

艾思華

我以悲痛的心情寫下我不願寫下的一頁。

十天前，我曾和天安門廣場的同學們一起談論大局，如今他們之中，不少人已被中共的坦克輾成肉醬，倒在自稱爲人民政府的軍隊的刺刀下。我悲哀！我憤怒！但我也相信，那些殺人的魔王，日子不會太長了。

軍隊壓城廣場告急

五月十九日，李鵬下戒嚴令的當天下午，我到達北京。到家以後，我就給報社一位朋友電話，他在電話裏說：下午情況發生急變，要報社工作人員學習「四二六社論」，和今晨趙紫陽書記會見同學時那種謙和之情相反。於是約我八點見面。我準時到達，他却比預定時間遲了一個半小時。一見面，他以悲憤的語氣說：「軍隊已開來鎮壓學生了！在北京西郊公主墳一帶，軍隊被市民、學生截住了，我也被截住，過不來。」然後他難過地說：「這可能是學生們在天安門最後一晚了……」沒等話說完，我們就奔跑到廣場。

我在絕食同學面前痛哭

廣場和往日一樣，聚集着幾十萬的市民、學生。這是學生們絕食的第八天。響着撕裂心肺號子的救護車，一輛接一輛載送着昏迷的同學上醫院。同學們非井有條地維持着廣場的秩序，市民們拉家帶口、老老少少雲集在這裏，他們極上都流露着悲憤的神情。市民風道：「這是人民政府嗎？我們的孩子就要死了，他們（官僚）的孩子在幹什麼……」救護車發出急救的呼聲，孩子們的生命垂危，作爲孩子們的父母，作爲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甚至外國人，無不爲這種悲壯的氣氛所感動。曾在大陸任教十餘年的我，看見這些可愛的、勇敢的學生們，忍不住痛哭起來。我想，他們爲的是什麼？他們爲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沒有私利！他們天真！他們對未來充滿着理想！一位外地口音的清華大學同學激動地對我說：我感謝香港同胞對我們的支援，我們將爲民主自由奮鬥到底……在他們的面前，我感到內疚。

我們不願離去

我們不願離去，市民們也不願離去，想看看中共的一小撮人今晚如何血洗天安門。有些市民和學生已得知軍隊壓城，情緒已非常激動。有一位北大教師在演講，吸引了大批圍觀市民，市民不斷鼓掌，以表支持。有一位女學生在演講完畢時說：你們會不會離開？女衆高聲答：我們支持你們，我們不會回家！不到十一點多鐘，廣播傳出李鵬的講話，市民靜靜地站在廣場聽着李鵬胡說這是一場「動亂」，人民政府將制止這場「動亂」等等。衆衆沒有喪懼，沒有回家，依然在廣場看護着學生。市民在大街上高呼：打倒李鵬！李鵬下台！

李鵬一伙自以爲他話音一落，軍隊即可開進天安門。他們打錯了算盤，他們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軍隊被學生、市民堵在城外。市民和學生也被李鵬這一惡騙行爲激怒。市民和學生異口同聲地說：現在不同往昔了，想封住我們的嘴辦不到。我們不再是奴隸，我們要自由！三輪車工人說道：李鵬不是娘養的……

跳上告急車　面對入城軍

一連幾個緊張的夜晚，一面和學生心連心，手拉手並肩戰鬥，他們設路障、堵地鐵口、堵軍車。學生們一晚六里橋告急，就有一輛卡車載着市民學生飛駛到那裏，或者一得知主墳告急，幾千人就撲向主墳……在這緊張的夜晚，我忘記自己是港客，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我和家人跳上告急的車來到六里橋，那裏有十七輛軍車和五輛客車，情況一度緊張。但市民、學生、士兵都表現出高度的克制。學生上前向士兵宣傳，有的士兵忍不住說：「我們上級說來北京拉練的，不是鎮壓學生，我們已經有十多天沒看報，沒聽新聞廣播了。」那位娃娃兵表現出無奈的樣子。李鵬一伙以爲當晚（十九號夜）可以拿下天安門廣場，士兵們均沒有帶吃的，他們餓着，汗流滿臉，等待上級命令。

軍人化裝入城遭識破

第二天、第三天……李鵬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軍人化裝入城。二十二號解放軍穿着便服入駐了有軍管的單位，其中新華社就是這樣。二十二號晚，一批六十幾人的解放軍，身穿便服，半夜偷偷地進駐新華社，直至第三天，那批軍人仍沒穿上軍衣。第二天被記者發現，記者高喊：打倒李鵬！軍隊滾出去！

也有一部分新華社職工表示要留住實力，以備後用，對軍管採取了另一種抵抗方法，由於不能如實報道國情，發稿權在軍管當天，只發了與國情無關的兩條消息，然後留下字條說：其餘部份由軍管處發消息，職工提早下班離去。

對共產黨的幻想徹底破滅

李鵬一伙在鄧小平支持下，變本加厲，一錯再錯。他們利令智昏，不聽海內外華人的勸告，終於失去理智，於六月三日以坦克車開路，用「達姆」子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用殘暴的手段來殺害中華兒女。他們已到瘋狂的地步。我相信，那些無知的士兵是受那些殺人魔王蠱惑刺激才會紅了眼對待學生。我同時深信，在這之後，這些士兵的命運將和學生一樣，因爲這些受騙的上兵是這次歷史的見証人，共產黨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今天，那一幕幕在天安門前所見到的，包括充滿勝利信心的學生們、市民們、新聞界、文藝界、知識界的有民知的公民們，他們英勇不屈，不怕戒嚴令，不怕秋後算賬，仍然打着他們所屬單位例如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的旗幟高聲喊着：「中國人！不要怕！」「中國人！站起來！」的景象仍在我腦海中縈繞。我深深相信，天安門前被中共血洗的青年們、市民們，他們一個個倒下去，將會讓千千萬萬中國人站起來。他們以自己的鮮血告訴全球的炎黃子孫，丟掉對共產黨的任何幻想，高舉民主、自由的旗幟，奮勇前進，戰鬥到底，勝利一定屬於人民！

痛心疾首話圍城

郭倩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鬥爭總是和槍桿子分不開。政治力量較量，最後總是靠軍事力量決勝負。

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政治鬥爭引起軍事力量的對峙這一幕，又再度上演。雖然至執筆爲止（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仍然未有正式的、明確的公佈，但很明顯的是：有權調動全國軍事力量的一派，佔了上風。而失敗的一方，最後就只有一條出路：被指爲反黨反革命集團而遭受無情批判。

民衆怨氣衝天

四月十五日中共前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突然逝世，由此而引起的大學生悼念活動，上街遊行，是促成今次變局的主因。

進入一九八九年後，中國政局流言之橫如風暴來臨之前的寂靜。一年多以來由於價格改革失控，民衆對物價快速上升甚表不滿，加上官倒猖狂，貪污腐敗，物價提升只爲官倒集團和權貴帶來更大的利潤，生產者及企業經營者並未能從中得到好處。更由於物資、能源缺乏，生產力未能相應提升，通脹肆虐。

中共以李鵬、姚依林爲首的保守派（總後台是陳雲、彭眞一）有意以行政手段，即以票證制度控制物價；曾經說要一硬闖物價關」的鄧小平失去豪氣，亦傾向於保守的觀點，反而遷怒於改革派。

積極推動經改、政改的趙紫陽一派被迫承認錯誤，但並不甘心就此失勢。而這一次學生上街遊行、悼念胡耀邦、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以及五月十三日開始的三千多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事件，可能被趙派覺得可以利用來形成一股推動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學生運動發起之後，趙留下「冷靜、理智、克制」等處理原則，便離開北京去北韓訪問。大概在趙紫陽的心目中，李鵬一定處理不了學運；而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將學運定性爲「動亂」之後，四月二十七日學生照樣大遊行而未遭鎮壓，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向學生講話，這令鄧覺得趙「背叛」了他。

第二、鄧的惱怒，使中共高層對後來發生的學運處理，傾向於「從嚴」；只因趙下台，四月二十七日才沒有發生流血事件。但四、廿六社論符合鄧的意旨，所以高層（包括趙紫陽、李鵬）無人敢糾正它。而且鄧有了指示，趙、李不敢和學生對話。後來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向學生講話，這令鄧覺得趙「背叛」了他。

第三、趙對戈爾巴卓夫的談話，使民衆誤以爲他向鄧，鄧覺得很惱怒。後來發覺北京學生的遊行規模也在二十三、二十四日達到高峯。衞星傳送新聞的禁令一度解除，使人們以爲大局員的好轉，鄧會在這時「棄車保帥」，把李鵬推上祭壇。

第七、鄧在外圍的努力有了「成果」，七大軍區之中，到五月二十五日早上已有六大軍區表態支持李鵬，而且海、空軍黨委，及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及總後勤部都支持李鵬及「認眞學習李鵬講話的精神」。

鄧小平的心路歷程

在這個時刻，局面似已有了緩和，一場動盪可以逐步平息。

但是，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爲轉移。在大學生決定停止絕食之後兩小時，當天晚上，李鵬、楊尚昆召開了「黨政軍幹部萬人大會」，宣佈調集解放軍入北京「平息動亂」，又實行新聞管制，戒嚴。事件的發展，就此急轉直下。

至目前爲止，我們還不完全了解五月十九日星期五發生的事。根據幾個傳說的版本，綜合起來，可以得出以下較爲合邏輯的估計：——

第一、胡耀邦逝世之後，在全國人民及學生的學運處理，傾向於「從嚴」；只因趙下台，四月二十七日才沒有發生流血事件。但四、廿六社論符合鄧的意旨，所以高層（包括趙紫陽、李鵬）無人敢糾正它。而且鄧有了指示，趙、李不敢和學生對話。後來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向學生講話，這令鄧覺得趙「背叛」了他。

第二、鄧的惱怒，使中共高層對後來發生的學運處理，傾向於「從嚴」；只因趙下台，四月二十七日才沒有發生流血事件。但四、廿六社論符合鄧的意旨，所以高層（包括趙紫陽、李鵬）無人敢糾正它。而且鄧有了指示，趙、李不敢和學生對話。後來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向學生講話，這令鄧覺得趙「背叛」了他。

第三、趙對戈爾巴卓夫的談話，使民衆誤以爲他向鄧，鄧覺得很惱怒。後來發覺北京學生的遊行規模也在二十三、二十四日達到高峯。衞星傳送新聞的禁令一度解除，使人們以爲大局員的好轉，鄧會在這時「棄車保帥」，把李鵬推上祭壇。

第四、鄧以軍委主席的名義，自山東、山西及內蒙調兵追近北京，但目標主要是趙紫陽及其支持者。所以，李鵬、楊尚昆召開會傳達戒嚴令。

第五、鄧的決定太倉猝，李鵬五月十九日會見學生領袖的講話和五月十八日會見學生領袖的講話不同，這不但令北京百萬市民自發上街糾察軍車，也令聶榮臻、徐向前這些老帥據說前大將葉飛，更痛斥李鵬。與此鄧在外地發揮影響力，命令各軍區表態加緊調兵進入北京外圍，以防趙紫陽「兵諫」。

第六、老帥的講話及軍隊遲遲未入城，使北京傳出「李鵬下台」的消息。民衆支持學生的遊行規模也在二十三、二十四日達到高峯。衞星傳送新聞的禁令一度解除，使人們以爲大局員的好轉，鄧會在這時「棄車保帥」，把李鵬推上祭壇。

第七、鄧在外圍的努力有了「成果」，七大軍區之中，到五月二十五日早上已有六大軍區表態支持李鵬，而且海、空軍黨委，及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及總後勤部都支持李鵬及「認眞學習李鵬講話的精神」。

至此，鄧小平已經控制大局，趙紫陽的反撲（「如果有的話」），終不免勞而無功。



憤怒的民衆燒裝甲兵車

兵臨城下的北京

資料顯示，這次向北京進軍的解放軍部隊番號甚多，有二十七軍、二十九軍、三十七軍、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六十五軍及六十九軍。不過，有一些軍只是來了一部份人，而這種調動，美國的軍事偵察衞星早就偵察到。

其中，空降的十五軍（原駐地武漢）由大量軍用運輸機運往南苑機場。不少部隊用卡車、坦克、裝甲運兵車經陸路運載，但在進城途中，於距離天安門廣場十五公里至三十公里的地方被市民堵截。

大學生和市民以講理、懇求的方式，向入城解放軍解釋北京發生的事情，說明大學生和示威民衆並非他們要對付的「一小撮」，也不是在搞動亂。學生糾察隊更調來公共

汽車及卡車，擺在通路前面，阻擋軍車前進。

面對着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解放軍只好原地待命。據報有些士兵反映，已經幾天沒有看報紙及聽廣播，只是被領導集中起來學習《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因此，北京民衆普遍認爲政府在搞「愚軍政策」。一連幾天，民衆白天輪流監視部隊動向，而晚上則大舉出動，人們認爲部隊入城會在午夜至凌晨人們最鬆懈的時刻，要兜截軍隊便要在晚上。

民衆對士兵並沒有明顯的敵意，因爲大家認爲士兵被蒙蔽，有些部隊根本不知道來京的目的，有些以爲是「拉練」，有些以爲是救災。民衆向解放軍送水、送食物。

最緊張的是五月二十日及五月二十一日這兩天；不過在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晚上，傳來聶榮臻和徐向前兩位老帥「軍隊不鎮壓學生」的談話，人們才較爲放心。

在五月二十二日早晨，一些「直九」型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說有哪些軍區、總部支持李鵬。奇怪的是：這天晚上的中央電視新聞介紹「戒嚴」下的北京城，一切如常，從另一角度反映了「軍隊人城維持秩序」並非需要。

以後又有報導，說一些小規模衝突是由壞人而不是由大學生做起；受傷者大多是大學生及解放軍戰士云。又有些報導說，在一次軍民衝突中，戰士舉槍喝止武警向大學生動粗。

這些報導似乎是想向大學生說明：軍隊要入城，但目標並不是大學生及民衆，而是「一小撮人」。

黨內好人盡數揆整

「一小撮人」是誰？到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才漸告明朗。

趙紫陽自然是「罪魁禍首」，北京軍區遲至五月二十五日才向李鵬等人表態效忠，軍區負責人免不了要負些責任。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據說也是「反黨集團」成員之一。（難怪他在「萬人大會」的主席台上，神色是那麼頹喪。）趙紫陽親信，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還有鮑彤、溫家寶等都被指爲「反黨集團」的成員。

無論如何，趙紫陽、胡啟立免不了的。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很難不受影響；外資對中國政治局勢的穩定性估計，要再作評價。此外，香港的股市和地產，不免都要大跌了。

但人學生的英勇行爲，對山東及民衆的追求，已在十一億民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北京人民而言，前一段時間還是「一向鍾看」，怨氣衝天，動不動便吵架，甚至動粗。但在大學生絕食及「戒嚴」期間，人們却變得互相關心和體諒。

民衆不滿政府漠視民意及腐本不仁，這種情緒中共高層後期也已察覺，變成要爭取民衆的諒解。所以在「反黨集團」的說法流行以後，北京市面氣氛漸告緩和。

北京市面氣氛緩和了大約一個星期，這期間，雖然仍有遊行和示威行動，但整體而言，自四月底以來一直壓在人們心頭的那份緊張感已漸漸消失，北京學生組織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員，數目也減至只剩數千。就在事件有可能和平解決之時，六月三日，當局突然又召軍隊入城，立刻便引起軍民衝突，與此同時，軍隊即將進佔天安門廣場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北京市。留在北京採訪的外國記者都受到警告，他們被禁止接近天安門廣場，較爲敏感的市民知道當權者眞的要動手了。

但他們不知道接踵而來的竟是一次血洗天安門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六月四日凌晨，喪心病狂的李（鵬）、楊（尚昆）集團下令坦克和裝甲車駛向天安門廣場，軍隊也以機關槍朝各處掃射。由楊尚昆嫡系部隊二十七軍充任主力的武裝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勢攻佔了天安門廣場。危城之陷已解，代價是，萬多學生和市民的傷亡。

北京版「國會縱火案」

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爲了鎮壓反對派，製造了一起震驚世界的「國會縱火案」。今年六月，面對北京人民非常守規矩、有秩序的大規模民主運動，鄧、楊、李集團爲達到其血腥鎮壓企圖，更是大量地製造「國會縱火案」。

吳天佑

一九三三年一月，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被任命爲總理。一九三四年八月，德國總統興登堡病逝，希特勒假國會之名設立佈爲「德國人民領袖和總理」，他則自稱「國家元首兼總理」。但有國會議員不服，希特勒乾脆指使他的「衝鋒隊」（又被稱爲「黑衫隊」，是希特勒最心腹的特務組織），把火燒掉國會大廈，然後借「追查」放火者之名大肆逮捕和有不同意見的國會議員，並趁機解散國會，取消所有反對派黨派，大肆屠殺進步民主人士，進行空前未有的殘酷大鎮壓，一舉將共和國的議會制度被徹底摧毀，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這就是德國歷史上有名的「國會縱火案」。

陰謀製造事端嫁禍於對方而達到某種目的，當然不是希特勒的發明，古人早就使用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鬼子也是使用這個方法，即九月十八日晚上十時許，日軍先將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路軌炸毀，然後誣指是中國人破壞的，作爲進兵藉口，繼即向北大營、東大營及瀋陽城進攻。

中共的「四人幫」也曾使用這個方法，如爲了消滅反對勢力，派出便衣特務冒充普通市民或學生，放火燒軍車，放火燒兵營（「據房」），「取證」之後即加罪於「反革命暴徒」，然後就是一網打盡了。

上海現安，都可稱作一「國會縱火案」。

鄧、楊、李反人民集團這次在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中，由於學生十分克制、守規矩，不容易抓到鎮壓學生的把柄，於是便大量製造一「國會縱火案」，其手法之多、手段之辣、規模之大，遠勝「四人幫」。下面舉若干事例來說明：

一　塗污毛像

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消息傳出之後，天安門廣場就不斷有大學生年活動，十七日起則有大型的示威活動，幾乎每天都有數萬、數十萬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十七日在廣場的學生和市民羣衆更達百萬以上。五月十三日起有幾千名學生在廣場開始絕食，更是引起各界注意，廣場幾乎是日夜人潮不斷。

五月二十日，李鵬發佈戒嚴令，並調動軍隊進城。從此，北京市民和學生便分出很大一部份力量去阻擋軍隊入城。鄧、楊、李集團爲製造鎮壓學生的藉口，第一件事就是製造「塗污毛像案」：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北京各界都在抗議戒嚴時，有三個人卻趁機用化工顏料塗污天安門正中的毛澤東巨幅畫像，但被學生糾察隊捉個正著。

天安門正中的毛澤東畫像，象徵着中共的領導權威，象徵着社會主義。褻瀆它是絕不可的。

這三個人自稱是「湖南赴京請願團」成員，一位是工人，一位是教師，他們三人表現出來不在乎、完全像沒有事一樣。他們不會講謊的話，即是一口京片子。學生糾察隊把他們扭送公安派出所時，他們也仍然很輕鬆——這一切都告訴人們：這三位是北京公安局或安全人員裝扮的。

如果不是給學生捉到，這筆賬肯定記在學生和市民賬上——也即後來所稱的「反革命暴徒」賬上，如果直接給公安局的人捉到，效果也一樣，仍可記在「反革命暴徒」賬上。就可以大肆誣陷學生，提早鎮壓。可惜，這次北京公安局失手了，派出的三個人是笨蛋。如果這三人能機靈逃脫就立了大功。

現在，時間已過去一個月，仍不見北京公安局對這三人的處置。學生被鎮壓下去了，如果北京市民不追究這三人，就可能不了了之過去了。如果北京市民緊追不放，鄧、李、楊集團則必定把這三人拿來犧牲，給羣或者判以長期徒刑（判徒刑也可以前門進後門出）。

二　軍車熄火　司機被砸死

我們都看到中央電視台播放的、由戒嚴指揮部提供的這部電視片：其他軍車飛速駛過，這輛軍車走得很慢，然後停下來。約有二、十多人手持鋼印象：是暴徒太猖狂而使人民軍隊忍無可忍。

其實這是屠殺過後六月四日早晨八時至十時發生的事。當時很多市民和學生看到，這一列有八十七輛軍車的大隊伍，是駛三十八軍的，而且都是空車，只有開車的司機，沒有運載官兵，每輛車上放兩支沒有子彈的衝鋒槍和步槍。裝甲車也是空車，有的車上的炮頂活門是敞着打開的。他們無買駕駛一輛用作路障的發黃巴士前停下，車上的司機們便一個個跳下來了，邊說下軍衣邊跑進軍事博物館去。

在正常情況下，作爲一名軍人，不論要搶而逃或棄車而逃都是犯罪，都要執行戒嚴的軍法處分。現在竟是把八十七輛軍車棄掉，沒有上級的命令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也即是說，是鄧李楊集團部署的又一「國會縱火案」。

屠殺過後仍然部署燒軍事，是爲了能拍攝到更多的「證據」，以便在事後欺騙大陸人民：看，是一「暴徒」燒車在前，他們「被迫」鎮壓在後。

當然，不是所有燒燬的軍車都是軍隊有意給市民去燒的，有些市民羣衆的確是因憤恨至極而燒車，但無可懷疑的是有些軍車是有意棄給市民羣衆去燒的，有些還是便裝軍人自己燒的。

被打死的上兵也同樣理由：有些官兵因屬被平民百姓打死的；有些則是上級的安排，有意讓一些士兵向羣衆挑衅而活活被羣衆打死的；有些則是不願向平民開槍而被後面的軍官開槍處決而又嫁罪於「暴徒」的。

三　大批軍車同時被燒

北京大屠殺過後，中央電視台播放了一長串的軍車被燒的鏡頭。這些軍車包括坦克車、裝甲車、吉普車、解放牌大卡車等，共八十多輛，電視播音員解釋說是二六日、二七日，一夥暴徒在木樨地附近燒毀……」

我們從這些鏡頭可以看到：這些被燒的坦克、裝甲車都是五十年代的舊式貨，完全不符合現代戰爭而需要更新的。今天中共把它們「廢物新用」，既不損失鋼鐵原料，又可提供大批「罪證」。播音員把燒車時間報前一天，以使觀衆有一

四　鄧小平爲何要確定軍車鎮壓？

鄧小平敢「沒有皇帝衝頭的皇帝」十年來，不斷地受到知識界和青年人的挑戰。七九年三月的「四項原則」，同一個時間，青年工人魏京生又向老鄧挑戰。這固是直接指鄧小平「你們的行爲是否合法」，並提醒人們「必須警惕鄧小平蛻化爲獨裁者」。八三年老鄧發動的「清除精神污染」，又遭到他自己的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和全國知識界的抵制，只「清」了二十八天就擺旗息鼓，使老鄧十分不舒服。而青年學生則年年都在鬧翻欲試，八六年底竟發展爲全國城十個城市的學運。鄧不惜把胡耀邦拉下馬，並趁機在全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又是遭到全國知識界抵制而夭折。今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猝然逝世，舍來全國知識界、大學生都一邊倒地傾向胡耀邦，胡耀邦在人民心目中成了大英雄，把胡拉



被槍殺的李傳

放軍上而廣泛造傳，就可以使西藏叛亂分子是不得已的事。

今天，鄧、李、楊集團更心狠手辣，竟大面積使用這一方法，就打死、槍死的官兵中，無疑其中佔相當數量是有意識要他們犧牲掉的。

起下馬的部小年等老人就自然就成了小人。接着鼓動大學生反動分子煽動學生「或打倒共產黨」、「或打倒共產主義」的口號，不出來接受學生「教育」，於是就產生對立的位置上去，採取學生「教育」，於是就產生對立的位置上去，採取更大規模的鎮壓行動。以後，眼看學潮快平息了，中共又突然放出「硬性言論」，使矛盾一浪高一浪。知識分子從旁觀，至看不慣，至支持學運，全部動起來了，部分工人也動起來了，部小平認為這時是「收網」的時候了，因為他最頭痛的知識界中的「毒草」都暴露出來了。

矛盾擴大化和表面化之後，第二步就是陰謀製造事端。如果用思想言論鬥爭直接用槍桿子去鎮壓，不能使遇到鄧也認同，最重要的是國內老百姓不會同意。於是必須製造一些事端，如破壞公物、放火燒建築物或車輛、打死公安武裝或解放軍等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事證」。

鄧、李、楊陰謀集團大量使用「國際反革命暴亂」，使於用槍桿子鎮壓的市民打為「反革命暴亂分子」有利可依的工資，去年就嘗到甜頭。

但知識分子有利可依的工資，去年就嘗到甜頭。但正常狀態下，該何容易行成暴亂、就可以把一切法律約束一拿，就可以實施槍子直接去鎮壓不肯無法鎮壓的人，甚至可以用立即處決。

至於煽性一些土兵革命，中共向來就很擅長。五十年代曾子拍攝到被打死解放軍的照片和錄片，物色一些感恩的士兵，或先給他入黨，然後交代他去執行某項任務，如暗殺肥缺，打不還手，也不能往後跑，往後跑要槍斃。而「暗殺」一般是由被俘解放軍或當地，或物色一些代給他們的任務就是一定要打死這名解放軍。這名感恩士兵完全被蒙在鼓裏，被人石塊砸，也不還手，

北京出現城市游擊隊

·簡　錚·

預謀

鄧小平指揮下的李鵬、楊尚昆陰謀集團，一手策劃、製造的六月四日天安門27軍殺事件，是早有預謀，周密安排，層層佈署然後動手的。

早在五月十九日，李鵬頒佈戒嚴令的時候，他們就準備好了兩套方案：一由戒嚴部隊、防暴警察、公安幹警和北京市所組織的各都工人糾察隊，以槍指、電棒驅趕、打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聚集的羣衆，對天安門實施清場，二、由戒嚴部隊在坦克、軍車掩護下，強行衝入天安門廣場，不惜開槍動武，驅趕、屠殺在場的學生和羣衆。

不料二十日凌晨部隊入城，受到北京市民頑死阻截，迫使部隊無法入城，被戒令不能實施。楊白冰內有不同意見，軍內出現了抗命部隊。李、楊反革命集團，出師未捷，反而自己陣腳先亂了方寸，迫使戒嚴方案擱置，入城部隊暫時後撤。

五月底，李、楊集團扣留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胡啓立，强迫各省市效忠表態，伺機實行鎮壓方案。

戒嚴未成，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直是李、楊反革命集團的一塊心病，必欲除之而後快。

五月卅日，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發起了「民主女神」塑像。

六月二日晚，台灣歌星侯德健、北師大青年教師劉曉波等四人開始在天安門絕食。天安門廣場大有再掀高潮之勢。此時，李、楊集團做了六月三日天安門清場完畢，百萬人集會慶祝勝利的部署。他們通知了各景山部分駐京六月三日上午十時在天安門遊行集會，又通知天安門廣場的外地學生免費乘火車返回原地。

六月二日零時，東線先頭部隊脫掉軍裝上衣和軍帽，十幾人一伙，偷偷摸摸混入市區，在北京飯店擺下問路時，被市民發現，堵截，同時，北京各城門入口，都有市民堵截和焚燒了突襲入城的坦克車，裝甲運兵車和卡車，直至三日上午八時部隊仍無法入城。

六月三日李、楊及中南海政治局委員，已全部撤離中南海，集中到北京西郊的西山戰備指揮部。

火拚

六月三日晚八時，進天安門、東西長安街的各個路口，都佈置了救護車待命。六月四日零時，這伙日行善、身行惡的國妖們，撕去了最後的一切偽裝，向人民動手了。

六月四日五時卅分到六時，天安門廣場響起打響三十分鐘密集的槍聲，激起人性的攻成部隊佔領了天安門廣場。

六、四大屠殺，最賣力、最兇狠，屠殺北京市民最多的是西線部隊——由楊尚昆的弟弟楊白冰之子任軍長的二十七集團軍。

此次屠城，執行進攻不願進城殺人的38軍軍長的是27軍。

六月四日一時卅分，27軍攻到天安門廣場，被迫入城的東線部隊，借故市民攔截軍車，車遲按兵不動，27軍的一輛裝甲運兵車，從天安門廣場橫衝直撞，開到東線進國門去體安交被上，當場被憤怒陽軍區某部的一輛軍車，駕駛員和車內多名戰士後，調頭衝回天安門廣場一試輛裝甲運兵車在前地子被憤怒的羣衆截幾輛燒毀。一被壓死的戰士的軍長，在進國門樓上指揮痛哭。

屠城之後，北京市民和沒有向復衆開槍的外圍部隊部對27軍很多人皆，北京市民憤怒地喊出，要在北京市內滅掉27軍。

當一股人滅口，李、楊陰謀集團急急將在天安門廣場執行屠殺任務的27軍幹部戰士殺人滅口。他們的方案，是把27軍調離天安門，再借口把天安門廣場屠殺的部衛戰士殺死。是借東、西線外圍部隊對27軍的不滿情緒，排動軍隊門東隊市打殺天安門廣場的27軍，以滅口。

六日下午四時，天安門　帶旨有城播，說當晚要攻打屠殺人民27軍，動市民晚上不要出

八日、李、楊集團把重名頭催的27軍撤離天安門，由20軍接防，現在須密切注視的是27軍的動向。

但是，事態到底發展之間的大拼殺，太局仍由李、楊集團控制，尚無發生反叛的為戰，因為如有部隊勒台反叛李、楊集團，戰場要在北京西部的西山，而不是天安門，長安街一帶。



5・13學生絕食求對話至中央戒嚴令出期間雙方拉鋸戰表

北京學生將學運推上高峯，以絕食抗議來要求政府為學運正名，得到的回應卻是一直拖延。若仔細觀察雙方每一天的行動部署，就會發覺，表面上黨政要員雖也有回應行動，實際上，這些行動不過是個人的，或敷衍性的，不解決問題。中共早已存心不答應學生的要求，而且要借這次機會進行內鬥，因此，當後期學生自動「降價」之時，他們也不接受。學運確實被「一小撮」利用了。

日期	學生行動	政府行動及暗中部署
5・13	①千人天安門絕食，入夜數千人加入。 ②學生提兩對話條件，肯定代表，並准記者現場採訪。 ③北京學生往蘇駐華大使館前遞信，遮戈爾巴喬夫訪問校園，受公安阻擾。	①趙紫陽呼籲學生理智切勿妨礙中蘇高峰會。
5・14	①三千五學生第二，座宿絕食，二十萬人聚集聲援餓眾。 ②答應5・15戈爾巴喬夫到訪時不組織上街遊行。 ③四十名學生代表對話後指對話缺乏誠意。 ④要求直播對話不得，產生爭執，對話中止。 ⑤重申行動目的要求兩點：要求政府速與對話代表對話，並要求政府速給這次學運正名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	①凌晨三時，教委主任李鐵映、北京市長陳希同、市委書記兼副市長李錫銘等到場安撫學生，逗留約十分鐘。 ②政府宣佈天安門廣場封鎖。限令學生5・15日凌晨三時撤離廣場戒嚴。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閻明復下午四時十五分與部份學生代表座談對話，希望學生顧全大局，要中央否定4・26「人民日報」社論，目前是不可能的。 ④天安門商場重播趙紫陽講話，呼籲學生勿做絕食。 ⑤李鵬往首都鋼鐵廠與工人對話，聽取對學生進行看法。
5・15	①學生絕續絕食堅持兩項要求。八十萬人集天安門，一百三十多人不支送院。 ②早上六時，部份學生移出廣場西半部，學生計察隊員搬動停放在廣場東側的自行車。	①早上八時半宣佈天安門廣場戒嚴十二小時，但並暫沒依通知封鎖廣場。 ②下午趙紫陽登人民大會堂城樓，用望遠鏡觀察學生情況。城樓上並架起攝影機，不斷有領導人觀察。
5・16	①絕食第四天，不支暈倒學生四百人。十名中央戲劇學院絕食學生，升級行動至「絕水」，另有部份學生聲稱不惜自焚。至晚上聚集人潮接近一百萬。 ②學生領袖籌成北大開會，會後宣佈呼籲各階層人士在天安門進行大示威，號召罷市大遊行。 ③絕食學生召開記者會宣布學運乃一個愛國民主運動。 ④人羣一度透過天安門廣場西面人民大會堂開口，並與該處石獅駐守的公安人員對峙。會眾正進行中蘇高峰會。 ⑤各遊行隊伍標語措辭尖銳，字字直指萬曆。	①早上十時開始封閉一段東長安街。 ②凌晨後乘一輛轎包車往天安門廣場，進入絕食學生指揮中心，表示完全理解和同情，強調已將要求轉告中共最高層。指又要求學生回校，並聲明對蓄意與學潮者不予打擊報復，自己願做人質與學生同撤出。 ③總書記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第一次提出，中共決定重要的問題上仍「難不開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 ④傳開中央政治局深夜開緊急會議，趙紫陽堅決與學生展開直接對話，投票四比一，被擊了。趙紫陽提出解決絕食狀況五方案，被否定。
5・17	①絕食第五天，二千人送院，改變戰略，接力絕食。 ②下午三時，廣播三項要求，肯定學運是民主愛國行動，盡快安排與領導人直接對話，新聞報導要如實反映。 ③計劃下午二時廣場集合，進行發市大遊行，但有自發隊伍由四面八方湧至，標語有「小平休息，李鵬辭職」。	①凌晨二時半，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發表會面談話，肯定學生愛國行動，要求同學停止絕食，保證不會秋後算賬。 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主持上海知識界座談會，談及學潮事件，容允認眞思考意見
5・18	①第六天絕食，昏迷送院超過三千人次。北京街頭二百萬人冒雨中遊行。 ②高校職會要求對話才頭急轉，要求鄧小平交出決策權。 ③學生天安門廣播解放軍部份軍官敦中央軍委公開信，進言反對武力鎮壓、搶救絕食學生，改革現狀，消除官僚。 吾爾開希電 ≪人民日報≫致意中央，希望不要動手，並要領導人到廣場講話，學生便撤離。 ≪人民日報≫傳達吾爾開希之意見，但得到的回答是：「太遲了」！	①清晨五時，政治局四名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和胡啓立趕赴北京協和醫院探視入院學生。 ②早上十時，李鵬接見絕食學生十一名代表，李指政府再坐視不理，恐怕會發生比較文化大革命更大的動亂，又指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並責斥新聞界報導煽動更多人參加遊行。 ③國務院下達指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得上街遊行。 ④政治局常委會議，趙紫陽被變相罷免。 ⑤人大委員長萬里在加拿大肯定學運愛國。
5・19	①下午六時過後，天安門學生一度取消絕食行動改爲靜坐，收聽李鵬講話後宣佈再度絕食。	①趙紫陽凌晨四時五十分到天安門，含淚勸勵學生停止絕食。
	②絕食總指揮部作出四項緊急應變措施：一、保護絕食學生。二、呼籲同學保持冷靜、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容忍態度。三、中、小學生馬上離開。 三、遇緊急情況即到歷史革命博物館召開中外記者會。 ③數十萬市民和學生湧上街攔截軍車。人羣高叫「解放軍、愛人民」。 ④高校聯發敎聲明，外地學生勿進京，工人不要罷工。	②中央電視台自上午八時三十分，反覆播出趙紫陽的講話。 ③晚上召開中央和北京軍政軍幹部大會，透過中央電視台播送李鵬、和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講話，李鵬指學運爲動亂，爲小撮人蓄意製造，表示要迅速恢復秩序，楊指解放軍不得已開部份進駐北京。 ④晚上十時，即有軍隊從外地開進北京。
5・20	①早上十時二十分，絕食請願團發出廣播，絕食五天以上同學，即登救護車送醫院。有學生新加入絕食馬拉松。 ②呼籲利用放風箏，放白鴿阻止直升機飛行。 ③廣場靜坐二十萬學生堅守崗位，不要站起來，如有直升機降落要維持和平方式。準備與學生互相遞口罩及濕毛巾，以防空投催淚彈。廣播補附「打不還手」。 ④天安門水源被截斷，北京市民提供食水。廣播呼籲準備手電筒，以備軍機「空降」時廣場燈光會被破掉。 ⑤大批市民及學生編隊廣場附近地軍站出口，以阻軍車出來。	①早上十時十分，天空初次出現直升機盤旋偵察廣場情況，十時四十五分和下午三時二十分，天安門上空再度有直升機來回盤旋，五時三十分直升機向廣場散發李鵬在軍政軍幹部大會上講話單張。 ②超過十一萬抽調自五省市的解放軍部隊，自凌晨分批由北京市的東、西、南三面向天安門開進。 ③凌晨在六里橋有十七輛軍車和五輛大客車，在豐台，北有九輛軍用卡車。在西郊紅山口，有一百多輛軍用卡車。在南苑機場，有十六輛軍用卡車和裝甲運兵車。在長辛店，有二十多輛軍用卡車和七十多裝甲運兵車。在五顆松，有二十四輛軍用卡車。在雙井，有二十多輛軍用卡車。

關於北京學潮情況的通報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五一九幹部會上的講話

・李錫銘



・李錫銘：李楊集團的急先鋒

北京四、五月間爆發的這場學潮，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也最爲嚴重的一次學潮。下面，我就這次學潮的過程，它所反映出來的政治鬥爭情況，以及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造成的損失，向到會同志作一簡要的通報。

去年九月，黨的十三屆三中會提出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方針之後，廣大羣衆和青年學生對黨中央的決定和採取的各項措施是支持擁護的，整個社會秩序、校園氣氛都是基本穩定的。部份學生對社會上的某些腐敗現象、分配不均和大學生分配問題有些意見，也是正常現象。但是，我們也清楚地覺察到，學校內外的確有極少數人在那裡積極活動，試圖借「五四」七十周年、國慶四十周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時機，煽起學潮，挑起事端。

今年三月初在北大、清華等高校相繼發現了一些沒有署名的大小字報，明目張胆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例如，有人寫了所謂"討鄧檄文"，公開叫囂要「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基本）原則」，「慣起討賊」，把矛頭直指鄧小平同志。另一份題爲"爲中國人悲哀"的小字報，認爲現在的政府是「獨裁專制」，號召大家「爲自由而戰」。還有一份題爲"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提出了「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用甚麼樣的哲學體系去取代馬列主義」的問題。在北大三角地，還貼出來一張所謂"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鼓吹在方勵之領導下爲「民主、自由、人權」而戰。在社會上，一些帶有領導政治色彩的「沙龍」也相繼出現，頻繁集會，十分活躍。方勵之稱讚這些集會「對當局採取完全抵制、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並且預言，「這種會連續開三次就要上街了。」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這些人認爲時機已到，決心大鬧一番。

李鵬氣死胡耀邦

應當肯定，廣大羣衆和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達了深切的哀思，感情是十分真摯的。各高校也爲學生的正當悼念活動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但是，極少數人乘機大肆煽動，一時間，謠言四起，氣氛極不正常。當時社會上圍繞胡耀邦同志的死因謠傳很多，最多的是說「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大罵胡耀邦，胡被氣死」，甚至謠傳「胡耀邦是被鄧小平的警衛人員開槍打死的」。許多學生不明眞象，憤怒激動，各高等院校大小字報急劇增加。許多大小字報和標語，矛頭根本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而是借悼念之名，惡毒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的當天，北京大學就出現一張題爲「質胡耀邦——並致另一些人」的大字報，說中央批評胡耀邦同志的結論是「爲別人淫蕩只因爲自己陽萎」。清華大學等院校出現「李鵬辭職」、「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等標語。四月十六日，人民大學出現「哭胡耀邦」的大字報，用漫罵的語句，對小平、紫陽、李鵬、尚昆、萬里、先念、王震等幾位中央領導同志指名道姓地進行了逐個攻擊。中央民族學院有人貼出標語，說「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都沒死」。四月十七日，中央民族學院貼出題爲"快訊"的大字報，醒稱「北大、清華等二十多所在京院校均掀起了反三人（指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的浪潮，以悼念胡耀邦」。同一天，人民大學貼出「緊緊連繫」的大字報，號召「挽聯、花圈都向天安門廣場集中，聯合成立首都各高校治喪委員會，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工作，廢除專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四月十八日，北京航空天大學院出現「告全體同胞書」，要求「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制」，「取消各團體、軍隊、學校、單位的黨支部和政工幹部」。還有的提出要「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許多大小字報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語言咒罵小平同志，要求「打倒鄧小平，結束老人政治」。

火燒中南海

僅僅兩三天的時間，學潮迅猛發展。遊行、集會從校內擴展到校外，聲勢越來越大，政治口號也越來越明確。在極少數人的挑動下，上萬學生走上街頭，到天安門廣場靜坐。四月十八日、十九日深夜，接連發生兩次建國以來所未有的衝擊黨中央領導機關的事件。衝擊過程中，現場有人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學校裡有人打出「火燒中南海」的橫額。隨後，就傳出了所謂「四、二十慘案」的謠言。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的前夜，數萬學生佔領了天安門廣場。追悼會當天，又傳出了李鵬同志先同意後拒絕接見學生的謠言，激起了青年同學的强烈不滿。會後，就有人提出了「遊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造成了六萬高校學生罷課的局面。同時，也開始了"五四大鬧"的串聯活動。

在解決胡耀邦同志喪事期間，爲了保證悼念活動的正常進行，出於對黨中央、國務院和市委、市政府對學潮採取了十分克制的態度。盡管多次發生了傷人衝擊事件，但一直沒有釀成大的事端。

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後，首都的人們認爲學潮總結告一段落，可以恢復正常了。恰恰相反，學潮不但沒有平息，反而向着更加激化的方向發展。它的特點，一是學潮出現了向社會擴散的趨勢。四月廿三日，有的大字報提出，「我們不只是要罷課；我們要高唱凱歌，以實際行動聯合工友，打倒暴政」。接着，一些人到中學、工廠、商店、農村串聯，散發、張貼傳單，蓄意擴大事態。有的中學出現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標語。有的中學出現了「罷課能學萬歲」的大字報。許多高校學生上街演講，散傳單，搞募捐，開飛行集會。從四月廿五日這一天，就有二十二所高校的部份學生搞了一百五十起這類活動，佔全市高校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正是一些人有組織、有計劃地在學校搞「奪權」活動。四月十九日北大部份學生會公開宣佈解除經選舉產生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成立「新學生組織籌備委員會」。四月廿日非法選舉產生了「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政法大學出現了「罷黜現學生會主席」的大字報。許多學校相繼建立了非法的學生「自治」組織。十幾所院校發生了搶佔辦公室、搶佔廣播站的事件。四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一所院校的部分學生串聯，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非法的「高校臨時委員會」，後來改名爲「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成爲這次學潮的指揮中心。學潮向着統一綱領，統一口號，統一組織，統一行動的方向發展。正是極少數人提出「南下北上」的口號，發動全國性的大串聯。南京、武漢、西安、長沙、哈爾濱、上海等地的高校都發現從

・這是一場利用我們的失誤，挑起以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爲目標的政治鬥爭。

北京去的學生；天津、河北、安徽、上海等地的學生也到北京去參加遊行。與上述三個方面的活動相配合，學校內煽動性、攻擊性的大小字報也不斷升級。有的發表了「私有制宣言」，號召「跟我們早日處置公有制的喪鐘，去迎接共和國新的明天」。有的發出了推翻現政權的信號，提出「最近目標則是要罷黜鄧的李鵬辭職」。

四二六社論

在學潮規模日益擴大，情況日益複雜嚴重的情況下，政治局常委對形勢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對問題的性質作出了正確的判斷。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揭露了極少數人企圖利用學潮製造動亂的實質。這裡應當强調指出，就大多數參加學潮的學生來說，盡管他們採取的方式是我們不同意的，但他們的愛國熱情和爲國家民主、深化改革、整治腐敗等方面提出的要求許多是合理的，即使有些過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社論所說的「動亂」，決不是針對大多數學生，而是指極少數鼓學潮之機，利用青年學生的激情，利用我們失誤和存在的一些問題，挑起了

田雅聞中共

……多數人的「人民」，「國家」，「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憲政」，「改革」，「開放」，「反腐敗」，「反獨裁」，「反專制」，「反極權」，「反暴政」，「反黑幕」，「反謊言」，「反恐怖」，「反迫害」，「反鎮壓」，「反屠殺」，「反活摘」，「反洗腦」，「反奴役」，「反奴化」，「反愚民」，「反邪惡」，「反黨文化」，「反黨八股」，「反黨教育」，「反黨宣傳」，「反黨謊言」，「反黨邪教」，「反黨流氓」，「反黨惡棍」，「反黨暴徒」，「反黨暴政」，「反黨罪惡」，「反黨滔天罪行」，「反黨血債」，「反黨血債累累」，「反黨血債滔天」，「反黨血債滔天罪行」，「反黨血債滔天罪惡」，「反黨血債滔天罪惡累累」，「反黨血債滔天罪惡累累罄竹難書」，「反黨血債滔天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罪該萬死」，「反黨血債滔天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罪該萬死不可饒恕」，「反黨血債滔天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罪該萬死不可饒恕天理難容」，「反黨血債滔天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罪該萬死不可饒恕天理難容人神共憤」，「反黨血債滔天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罪該萬死不可饒恕天理難容人神共憤國人皆曰可殺」，「反黨血債滔天罪惡累累罄竹難書罪該萬死不可饒恕天理難容人神共憤國人皆曰可殺天誅地滅

行委員會」的名義向北京一些大學發出了「告全國同胞書」，說胡耀邦同志是「共產黨專制制度的犧牲品」，煽動學生借悼念胡耀邦同志行動起來，「要求保守派的官僚們下台」，「促使中共結束其專制統治」。

國民黨的中常委也於四月廿六日召開了中央常務委員會，討論了大陸學潮的情況，認爲「最近大陸學生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已點燃起大陸同胞長期以來對中共暴政積怨的火苗，我政府與民衆應有更積極、更主動的作法支援他們，促大陸早日民主與自由化」。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和中央社也接連寫文章，發消息，或轉發西方通訊社的報道，給學潮鼓掌打氣、喝采叫好，說甚麼「標幟證明：不論在此地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都已經失敗」。

美國政府也極力對我國內政進行干預。四月二十八日，美國白宮發言人非茨沃特發表講話，支持中國學生舉行的抗議活動。他說，美國總統布殊「信奉中國正在表示的言論自由的原則和集會的權利」。還說「整於中國學生有進行抗議的權利和有表達爭取自由的民主行動的興趣的權利，我們對此特支持態度。」

這次學潮時間之長、聲勢之大、牽動社會面之廣、影響危險之烈，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四次衝擊新華門，多次佔領天安門廣場，這種情況就是十年內亂時期也沒有過。上千人連續七天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這也是建國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這次絕食選擇了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時機，嚴重干擾了國家的重大外事活動和損害了國家形象。由絕食引起的連續數天的數十萬、上百萬人遊行，甚至超過了「文革」紅衛兵大串連的時代，使無政府主義重新泛濫，國家的一些法律、法令形同虛設，造成了制烈的社會震撼。特別是造謠中傷、惡毒誹謗，人身攻擊，反民主反法制，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影響十分惡劣。

造成社會混亂

這次學潮嚴重破壞了首都正常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市區道路交通阻塞，十七日以來六十多路汽車停駛，繁華地區的交通基本上陷於癱瘓。大批職工上班受阻，直接影響生產。市經委系統的四百二十五個大中型重點企業中，已有三十五個處於半停產狀態，有十六個企業已經停產。銀行每天不能按時清算資金，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紊亂。有些加油站告急。液化氣和生活用煤不能及時運送，牛奶不能及時供應，報紙、郵件不能及時投遞，道路清掃、垃圾清運、公廁清掃不能正常進行，給醫院送氧不及時，已經直接影響搶救生命。蔬菜每天只能調入二百多萬斤，不敷最低需要量，造成菜價上漲，黃瓜已由五角一斤漲到一元多一斤。肉、醬油、醋等的調撥也受到衝擊和影響。王府井、東安市場、西單、隆福寺等幾個大商場銷量急劇下降，四月二十七日以來已分別下降百分二十、百分二十七、百分三十不等，有的甚至下降一半。社會治安受到破壞，已發生犯罪分子搶銀行的案件。所在機關有人吃飯不付賬，買東西不付錢，加油不給油票，甚至毆打人事。一些不法分子聚集華地區，揚言「非亂不可」，趁時有發生打、砸、搶、燒事件的可能。

尤其嚴重的是，這次學潮不僅破壞了首都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而且也影響和破壞了全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全國近幾天有二十多個大中城市有人上街遊行，少則數千人，多則上萬人。上海、太原等地並發生了絕食請願。所有這些說明，我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這次學潮很有可能發展成爲一場全國性的動亂，造成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形勢，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變成一個混亂不堪的、沒有希望的中國。在這樣重要的關頭，爲了黨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也爲了保護絕大多數學生，我們決心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採取斷然果斷又審慎的步驟，盡快地把這場學潮平息下去。同時，也要認眞懲治腐敗現象，以取信於民。我們要努力效好當前工作，爲推動首都和全國的安定團結，爲推進改革和四個現代化建設大業，鴻獻全力。

內部講話
揭高層鬥爭內幕

1989年5月22日，李鵬、喬石、姚依林、楊尚昆在中共內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介紹了學潮期間，中共領導層內部鬥爭情況。李鵬談話要點如下：

絕不能從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立場後退

最近，中央雖然未開過政治局會議，但常委多次研究過，幾乎所有的老同志都參加了研究，得的結論，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是正確的，當前發生的事件是一場動亂，其目的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的領導。現在越來越看得清楚了。所以黨內幾位最有威望的老同志，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王震同志和中央常委領導班子的大多數同志都認爲，絕不能將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立場後退。當然，那篇社論還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寫得更清楚一些。這是經得起檢驗的問題，完全可以解釋清楚。但是社論本身沒錯。如果否定了它，就等於失去了整個精神支柱。

從深層原因看，這次事件是長期自由化泛濫結果

從深層的原因看，這次事件是長期自由化泛濫的結果，就是要搞西方的一套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進一步，你再退兩步，他進兩步。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國送給他們了。黨內幾位老同志一致意見不能退，但同意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所以，我在5月19日的講話中特別強調了兩次「極少數、極少數」，這樣的人確實存在，有在一線指揮的，二線、三線的也有，相當高明。他們絕不是只搞一個月、二個月，而是作了長期打算的。

黨內有兩種不同意見

我們不希望黨內分裂，非常願意能夠團結一致。如果是一般性問題，即使在政策上有些不同意見，大家還可以討論達成一致。但是這件事不同。紫陽同志從朝鮮回來後，發表了5月4日在「亞行」的講話。這篇講話未經過常委任何一個人，是他自己準備的，調子與4月26日社論完全不同，而且廣爲傳播，宣傳聲勢不小。從這以後，大家至少看出一個問題：黨內有兩種不同意見。任何一個有政治經驗的人能看出來，搞動亂的人當然也看出來了。紫陽同志5月3日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人會上的講話，事先送給我們過過，我們提四人提出必須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未採納。5月4日那篇講話後，學潮更不斷升溫，達到一百萬人上街遊行的高潮，外地也有很多人來京參加。中央最後才下決心實行戒嚴。

趙紫陽在關鍵時刻把鄧小平拋出來

還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我黨究竟以誰爲核心領導，即代表改革、開放。是紫陽同志，還是小平同志？一點大家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十年改革以來主要方針、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總設計師，對世界來講，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國改革、開放的。當然紫陽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執行小平同志的。他的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誤。他在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談中，首先講小平同志是我黨最高決策人，說這是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的，我們所有重大問題都是通過他的。這是甚麼意思呢？就是把小平同志抬出來了。結果第二天遊行的口號就是「打倒鄧小平」。如果要維護黨的團結，黨的核心的團結，我認爲就應當旗幟鮮明地維護小平同志。

5月19日大會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決議，實行戒嚴也是常委的決議

再介紹一點情況，我在5月19日召開的在京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機關負責同志大會上的講話，是經過中央批准的。開那個會是常委的決議，實行戒嚴也是常委的決議，如果想到了要維護黨的團結，紫陽同志應該把原則改變嗎，但是他請病假了。作爲總書記，身體不行，不講話，下台一下會議總是可以吧，但他拒絕了；不下台也可以，由別人主持，你參加一下總可以吧，但連這一件事他都不幹了。是誰破壞了黨的團結，誰違背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看學生時他講的話，就是把黨內分歧意見要露給全國人民。

這場鬥爭確實很複雜，問題就出在黨內。如果不是這樣，不至於鬧到現在這種程度。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從黨內解決，不從根子上解決問題是不行的。

爭鳴雜誌月刊 89/6

喬石5月22日內部講話：
不能再退讓了！

不能再退了，軍隊進城是要維持秩序

這次學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開始，一個多月了，事態不斷擴大。這中間我們一直採取忍讓、克制的態度，學生領袖中提出希望下一台階的，只要不喪失原則的都盡可能地做了。所以，堅持了一個多月，沒有抓一個人，沒有流血。4月18日學生在人會堂請願，北京市派了三位人大代表把信接下來，他們認爲勝利了，說要走了。但又連續兩天衝擊新華門，有些人衝進去了，喊的口號也是很反動的。總之，一步一步，有好多台階可以下，但是始終沒有下來。我早就認爲不能再退讓了，但如何了結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找出好的辦法。如果能再退一步解決問題，早就退了。確實沒有別的辦法，不能再退了。現在戒嚴令發布了，我們不想發生衝突，發生流血事件，但軍隊完全不進城也不行，實際上已經有一些進城了。軍隊進城是要幫助維持秩序，保衛重點部門、要害部門，根本沒說要鎮壓羣衆。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緊張，一個多月沒好好休息了。這種局面如曠日持久，他們會認爲你沒法了。

找個適當時機清場

目前，一方面把軍隊作爲威懾力量，一方面找個適當時機清場，用一部分警察，動員學校黨政幹部，加上部分家長協助。如果這樣能解決問題，最好這樣。拖下來的原因就是不想動武，避免流血。但拖長了不好。我們力求把問題解決了，又不流血。現在軍隊不撤，問題不大。如果後退，他們就認爲勝利了。但軍隊總待在路上不行，要進營房。希望人大，政協都幫助盡量做點工作。

爭鳴雜誌月刊 89/6



·參考文件·

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

楊尚昆的講話要點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四日（根據記錄整理）

編者按　本文爲中央軍委常委副主席楊尚昆在五月廿四日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原題爲〈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講話要點，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四日「根據記錄整理」〉。小題爲編者所擬。

這情況還不說是動亂？

軍委決定召開緊急擴大會議，請各大單位十幾負責同志參加，主要給同志們說一件事情。現在北京局勢嚴峻在一個很複雜的情況，雖然宣布了戒嚴，但實際上有些戒嚴任務沒有執行。有些執行戒嚴任務部隊受阻，爲了避免正面衝突未強行通過。經過工作，現在多數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爆更亂，所有車牌的車都不能通行。這樣的情況還不說是動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沒平息。

一個多月來學生運動時高時低，總的是向高的發展。從耀邦同志逝世時開始一直到現在，大面上宣傳的口號幾次變化，從耀邦同志逝世時的口號是要爲耀邦同志平反，接着就是「打倒共產黨」、「打倒官僚政府」。那時還沒有普遍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只有少數地方有。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以後，學生把口號改了，不講「打倒政府」、「打倒官僚」，改成「清除腐敗」、「打倒共產黨」了，改成「清除腐敗」、「擁護四項基本原則」。五月四日以後，突然我們有的同志說，這次運動是愛國的，是合理的，這一下子又恢復了一個高潮，之後，又發展到絕食。這些情況吉緯銘同志有個講話，很詳細，中央已經發了請大家看材料，該寫就不詳細說了。萬不料想是想被動某種的情緒，把事情平息下來。但是他們越鬧越大，鬧得北京失去控制。同時，外省有一個時間但是比較平靜的，現在又鬧起來了，差不多各省市都鬧起來了。總之，我們每退一步，他們就進一步。目前集中一個口號就是「打倒李鵬」，這是他們內部規定了的，其它口號不要了。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現政府。一段時間安定了，中央某人說話或者一篇文章出來，又起來了。然後又下去一點，接着又起來了。到了最後，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嚴。

爲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爲甚麼搞得首都這樣失去控制？全國都發生大的遊行示威？而且提出來的口號專門對着黨政機關，爲甚麼會這樣？前不久發佈總理爲首的高瞻遠矚的老同志，深受同志、先烈同志、彭眞同志、還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鄧大姐，對這件事情都非常關心，事情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通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裏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說法，就是有兩個司令部。

政治局常委兩個司令部

本來二十六日的社論精神是堅決反對動亂，這是經過常委討論決定的，是小平同志同意的。當時紫陽同志不在北京，在朝鮮，把常委決定和小平同志意見打電報告訴了紫陽同志。他回了電報，是同意的，完全擁護的。但是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國，首先就提出來，這個社論確定的調子太高了，定性是不正確的。這個社論講了反對動亂的問題，指出這場動亂就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其性質是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共產黨，而他說是愛國的學生運動，他根本不承認這是動亂。一回來就要中央按照他的說法，要宣布這個社論是錯誤的，五個常委中另外一個聲音就出來了。接着他就講了好幾篇話。第一個是五月三日講話，是紀念五四運動的，當時還看不明顯，他很長一段講了動亂、說我們中國理不起動亂，這都是好話，但是裏頭有些話，說學生運動還是愛國的。最明顯的是接見亞行理事會的講話，這個話你們回去好好看一看，請學生是一個愛國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然後就提出我們確實有很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起了，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講話根本沒有說二十六日社論是否正確，維問這個問題。但是動亂他講了。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談話。所以鮑卡佛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覆，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這是一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面前，學生更起勁了。所以就曾經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

是退還是不退？

這期間，中央常委多次開會，說源子不能再退了。但是他堅持自己的意見，在小平同志來開會的時候，他也堅持了他的意見，說他想不通。在學生運動性質這個問題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說法和常委其他同志的說法保持一致，因此，他就提出要辭職，說他幹不下去了。後來我勸他，這個問題大得很，我們就都垮了。學校廣大的教職員、校長、幹部都要挨個耳光，毫無立足之地，一直在學生中做工作的廣大學生黨員、幹部、機關的學生幹部、一般的學生都要挨個耳光，毫無立足之地，一直在學生中做工作的廣大學生黨員、幹部、機關的學生幹部、一般的學生都要被打下去，成立他們的新的學聯，反對原來的學聯，北京也出現有些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樣子，如北京大學佔領了學校的廣播台，把學生會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學也出現，好幾個大學都出現了學聯取而代之。現在的問題是把黨內兩個不同聲音完全暴露在社會上，學生覺得黨中央有一個人支持他們，因此越鬧越厲害，要求開緊急人大常委會，開緊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共產黨。而他說我這是愛國的學生運動，他根本不承認這是動亂。一回來就要中央按照他的說法，要宣布這個社論是錯誤的，五個常委中另外一個聲音就出來了。接着他就講了好幾篇話。第一個是五月三日講話，是紀念五四運動的，當時還看不明顯，他很長一段講了動亂，說我們中國理不起動亂，這都是好話，但是裏頭有些話，說學生運動還是愛國的。最明顯的是接見亞行理事會的講話，這個話你們回去好好看一看，請學生是一個愛國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然後就提出我們確實有很多腐敗現象，是和學生想到一起了，我們將通過民主、法制解決這個問題。這個講話根本沒有說二十六日社論是否正確，維問這個問題。但是動亂他講了。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談話。所以鮑卡佛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覆，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這是一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在學生面前，學生更起勁了。所以就曾經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

趙寫信給鄧說不能幹了

社會上流傳的有部虛幾個研究所做的材料，他們冒充《人民日報》印號外，講了五個問題，這個東西總政可以印給大家看看，材料說趙紫陽同志提出的這幾個問題，統統被常委否決了，根本沒有那回事，比如其中提出今後要納入民主法制的軌道解決問題，大家都贊成的嘛，準備萬里同志回國後召開人大常委會。近一個月的時間，大家都在作趙的工作，說不能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否定了我們就站不住，他聽不進去。等到小平同志和我們幾位老前輩決定了不能退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平同志，說我不能幹了，我的想法與你們的想法不一樣，我思想上跟不上，我參加常委工作會妨礙常委執行幾位老同志的主意，包括鄧主席在內。但當時他同意，第一，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這是最重要的一句話，退還是不退，總要有個決斷。小平同志同幾位老同志決斷了不能退，所以他表示了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第二，我少數服從多數，小平同志講話是對的，是黨的組織原則。最後他就掉挑子了。

所以我們說，問題的根子在黨內。關於這個問題，小平同志已有兩次講話，一次是說我們出了經濟失調、通貨膨脹、經濟過熱這些現象，還在五年以前就有了的，特別是最近三年比較嚴重，沒有採取預防的措施。另一次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講話，說現在黨內有不同的聲音，就拿趙來說，在反對資產

彭眞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編者按　五月廿六日，前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眞在部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此爲講話全文。小題爲編者所擬。

今天，我受中央委託，請幾位老朋友、老同志來談一談，通通氣。

不能再「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這次學生遊行的動機是好的、純潔的、善意的，建設性的，目的是爲了改善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把國家的事情、社會主義事業辦得更好，這同我們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當。這不僅孩子們。一是他們對法律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二是他們缺乏政治經驗，對極少數陰謀家、野心家製造動亂的陰惡用心，警惕不夠。我們這些老同志有責任幫助他們，提醒他們。否則，就對不起孩子們。

現在思想比較亂，有各式各樣的口號，各式各樣的看法、主張，各式各樣的綱領等等，問題曠日持久得不到解決，思想怎麼統一？我們有憲法和法律，應該也必須以事實爲根據，以憲法和法律爲準繩來統一思想。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難道若干頭腦沒有吃夠嗎？還要讓災難重演嗎？我這樣說，決不是主張懲辦無辜的學生和其他參與的人們，對他們不存在進行制裁的問題。至於對極少數極少數壞分子、壞人，另當別論。解放軍決不是來對付學生的。

爲了統一思想，我講講有關的憲法和法律規定。

一、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產階級專政，更不是地主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在我國境內，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爲最高的行爲準則，絕對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中也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也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各政黨，包括共產黨，也包括各民主黨派；個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誰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誰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有的人喊上講法制，實際上不僅自己踐踏憲法和法律，還煽動別人違反憲法和法律，請學生們和各界群衆提高警惕。

二、最近一個多月來首都是不是發生了動亂？是。看看事實和法律就清楚了。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示威的自由。合法的遊行示威不是動亂，但是，還有一條，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刑法第二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了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擾亂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羣衆生活秩序。現在隔得遲國事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運數迎戈巴卓夫的儀式和接待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開得連走路、上下班都成了問題，首都還有什麼秩序？這能說沒有煽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這不是動亂？我們誰要承認這樣行動不是動亂，實際上等於鼓動全國各地都可以像北京這樣鬧，那還怎麼進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是，必須把煽動、製造動亂的極少數極少數人，和動機純潔的學生及其他善良的人們嚴格區分開。

戒嚴合不合法？

三、國務院決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合法不合法？有人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撤銷國務院宣布的戒嚴令。這錯，有些是對憲法不熟悉或者有誤解，有的則是別有用心。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的戒嚴。北京市總面積一萬六、七千平方里，實行戒嚴的地區不過千把平方公里。爲了維護憲法的尊嚴，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羣衆生活秩序，國務院決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完全是合法的、必要的、正確的。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七項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請注意，這裏講的是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不是別的。國務院的戒嚴令完全符合憲法和法律，同憲法和法律絲毫沒有抵觸。全國人大常委會怎麼能不支持它？

四、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憲法規定，「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爲根本的活動準則」，「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爲，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中也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也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各政黨，包括共產黨，也包括各民主黨派；個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誰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誰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有的人喊上講法制，實際上不僅自己踐踏憲法和法律，還煽動別人違反憲法和法律，請學生們和各界群衆提高警惕。

我把這個消息通報給你們，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一旦有人事變動，免得大家感到突然。張陽同志做這些工作，老實講，我們給他貼了不少金。這幾年的成績，根本正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改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請大家來，就是要做這兩方面的工作。

一、請你們心中有數；

二、回去開黨委會，跟大家說清楚，軍隊要傳達到團級幹部，國之幹部非常重要；

三、。黨要要統一思想，無論如何要統，到中央的思想上來，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令，我要以軍法論處。

四、請你們特別注意院校，院校的幹部、主任、教授，要對學員做好工作。軍隊院校絕不能參加遊行示威和聲援。

五、現在到這預定地點的軍隊，要立即安置好，保証他們休息好。要下去動員，向基層幹部講清楚是什麼回事。

剛才我來的時候，部主席給我傳了一個意見，要組織幹部幹事，做學生和市民的工作，向學生和街道一羣衆一講清楚我們是來幹什麼的。今天已是戒嚴第五天了。五天來我們沒有開過一個，沒打一個人，這一點老百姓是清楚的，我們要有針對性的做好宣傳工作。

還有一些離休的老同志，我們要分頭向他們打招呼，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離休幹部的工作不做好不行，這些工作儘快地做，開完會以後，看看情勢怎麼樣，幾天以後，你們把大致情況簡單地做過報告，通過你們的工作，是中央決定的精神，能貫徹下去。

二、平暴？屠城？

中央下達了戒嚴令、實施新聞封鎖、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熄了……在一切部署完成後才進行清場。中國政府堅稱不是屠殺，而是合理地平息暴亂。海內外人士瞠目結舌！究竟死了多少人？外界的報道只是歪曲、造謠？只是現代科學的特技產物？解放軍以坦克、機關槍面對羣衆，結果仍是軍隊傷亡慘重？

且看一些北京市民、學生、香港記者等的目擊見証。尤其值得注意、絕大多數文章均在六、七月間已經面世，極近事件發生時間。而今日讀來，仍覺字字血淚。

鎮壓後，中央搜羅了許多學運「黑手」，推諉學運涉及外國勢力，目的在於顛覆中央，故此「平暴」是必須的。另外更舉辦「平暴」展覽，出版官方紀實，褒揚戒嚴部隊，讚譽爲共和國衞士。但歷史終歸是由人民寫出來的。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44	大屠殺的台前幕後（羅冰）	爭	特6/89	6/9
45	四段式：當局鎮壓學運的策略（林衡）	九	7/89	64/66
46	獸類們的世界　—六四喋血的另一面（許秉克）	九	特6/89	40/43
47	六四國恥（古德明）	明	6/891	122
48	殺機初露——記六月三日西單及新華門事件（林東生）	百	16/6/89	7
49	我是屠城的見証人（鮑艾文）	爭	特6/89	10/12
50	京華惡夢（張結鳳）	百	1/7/89	20/22
52	京華惡夢（張結鳳）	百	16/7/89	30/33
55	從圍城到大屠殺（承嬰）	九	特6/89	12/18
57	浴血天安門（楊大樹）	中	7/89	39/43
60	紀錄事件：佔領天安門（黃碧雲）	博	7/89	4/9
62	血洗北京，舉世震動（鍾草原）	廣	6/89	12/14
63	天安門「六四」事件紀實（晉斌）	鏡	7/89	49/50
64	六四天安門記（光魯）	鏡	7/89	51
64	北京大流血到底死了多少人（左逆）	爭	7/89	10
65	北京屠城記（郭倩）	南	6/89	3/9
68	天安門最黑暗的一天	亞	18/6/89	16/17
69	軍隊鎮壓民運過程紀要	明	7/89	45
70	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告世界同胞書	爭	特6/89	33/34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71	踏着屍體衝出廣場——幸存者的控訴之一（趙汗清）	中	7/89	44/45
72	人羣一個個倒下——幸存者的控訴之二	中	7/89	45
73	柴玲追述天安門屠殺慘況	明	7/89	51/54
74	學生沒有製造動亂，天安門眞的血流成河（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會）	百	1/7/89	12
75	大屠殺之後——北京化工學院一大學生接受訪問（吳越、于汶）	百	16/6/89	22/23
76	血的證言（一靜坐學生）	九	16/6/89	36
77	血的見證——北京「新聞快訊社」發言人關於屠城事件眞相之簡報（夏棻）	百	1/7/89	9/12
79	屠城前後——一名北京教師的見証	百	1/7/89	4/6
80	我看到解放軍怎樣殺進北京	百	16/8/89	30/31
81	我親眼看見（目擊學生）	守	7/89	16
82	我一生中最長的四十小時（曹新源）	中	8/89	8/10
84	我在西郊民巷目睹六四慘案（魏安娜）	中	10/89	70/72
86	國內來信　屠城目擊紀實（眞言）	十	9/89	36/37
87	北京來信——被屠殺和恐怖洗劫的北京	十	9/89	37/40
88	一個醫生眼裡的悲慘之夜	中	10/89	73/74
89	一個未完的故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北京木　地（文川）	明	2/90	48/53
91	屠城中的幾個鏡頭（聞凌）	爭	8/89	16
92	「六、四」訪問目擊者（莫利人）	爭	特6/89	13/14
93	回來的人這樣說（何立）	九	特6/89	48/50
94	我們好好活着回來作證——香港學生的血淚見聞（方禮年）	明	7/89	41/44
97	這一段血淚歷史　-謝彩雲談北京見聞（張田）	博	7/89	16/19
99	六四屠城日：眞眞假假【節錄】	博	7/89	32/40
100	生路（曾憲冠）	博	7/89	14/15
101	北京人準備犧牲一百萬——血洗北京的我見我思（黃銳）	解	6/89	12/15
103	六．四中德通話——北京血腥屠殺的歷史見證（無萍）	爭	7/89	17/18
104	三人幫比四人幫更反動（李玉）	南	6/89	10/12
106	天安門大屠殺的調查報告	解	7/89	13/16
108	大屠殺之後——記六月四日之所見所聞（林東生）	百	16/6/89	9
109	在北京，那血腥的日子（莫利人）	爭	7/89	19/21
110	「六五」、「六六」北京街頭見聞（光魯）	鏡	7/89	69
111	屠城五日記（毛孟靜）	爭	7/89	15/16
112	血洗京華風雲錄（黎加路）	百	1/7/89	36/39
115	逃出北京城（林東生）	百	1/7/89	34/35
116	成都屠城六日記（李繁譯）	中	11/89	52/55
118	成都人的六四壯烈起義（蔡詠梅）	解	12/89	11/13
120	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眞相（中共北京市宣傳部）	明	7/89	54/57
122	陰謀——揭陳希同的「平亂」報告（戈揚）	百	1/8/89	7/8
123	從陳希同「平亂」報告看中共的意識形態危機（黎思）	十	7/89	13
124	鄧小平的六九講話	鏡	7/89	55/57
125	鄧小平要「冷靜地考慮一下！」——從「六九」講話看中國當前政局（劉燕英）	鏡	7/89	52/55
127	誰要對「六四」事件開槍負責（魯人）	鏡	1/90	58/59
128	中共玩弄宣傳之手法（包美玲）	百	1/7/89	13
130	清洗鎮壓遍及全國、平暴展覽自暴其醜（岳南）	百	1/11/89	25/28
132	北京「平暴」宣傳圖文自打嘴巴（阮眸）	百	1/12/89	36/38

大屠殺的台前幕後

北行放語

羅　冰

指揮部十天前制定屠殺計劃
五個師三裝甲團奉命大鎮壓

當人們從電視的熒光屏上看到以色列軍開槍射殺巴勒斯坦人時，心中會燃起一團人性的怒火。如今，比以色列軍以至日本皇軍更兇殘的軍隊屠殺人民的事情却出現在北京城，這些軍隊不是外國侵略軍，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是中國史上從未有過的、令人髮指的暴行事件。誰能原諒殺人元兇？誰能忘記「六·四」這個血淋淋的日子？

中共這次血洗京華，奉命執行鎮壓任務的部隊最初有五個師和三個裝甲團。六月三日深夜向學生開火的計劃，是被鎮部隊指揮部早在十天前就秘密制定的。爲了換散人民門志，頒幾天故意有些放鬆，暗地裏却從各地增兵入京。

大屠殺前層層立下「軍令狀」
攻不下天安門廣場將被處死

爲了執行向學生開槍的命令，五個師的師首長，包括師長，政委和參謀長，三位一體，向戒嚴部隊司令部立下了軍令狀。所謂軍令狀，就是如果攻不下天安門廣場，不能鎮壓「暴亂」，將受軍法處置。軍法處置的含意，就是槍斃。由於師首長向戒嚴部隊司令部立了軍令狀，所以部隊官兵層層立了軍令狀，特別是團、營、連三級，分別向上級首長立了軍令狀，軍令狀實際上是迫戰士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開槍，因爲如果戰士攻不下天安門廣場，那麼他們自己將有被處死的危險，戰士們還得到軍官的許諾和保証，那事後不會追究戰士的暴行責任，並讓戰士們爭取「火線入黨」等等。

軍官組督戰隊督促士兵殺人
出動少數民族士兵有利控制

執行鎮壓命令的戰士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少數民族的戰士。中共用少數民族戰士鎮壓學生，總藏着一個陰謀，就是利用他們出於語言不通，無法和學生、市民溝通的條件，一方面使他們難於了解民意和實情，一方面在屠殺後又易於防止暴露實情，這和毀屍滅迹有同等效果。

瘋狂的士兵，殺人殺紅了眼，我看見在木樨地一帶集結的部隊，士兵後面有由軍官組成的督戰隊，粗粗計算一下，大約有五十多名手握衝鋒槍，並配紅袖標和手槍的軍官，在士兵的後面，還看見有幾十名有樣子軍銜很高的軍官，向手握衝鋒槍的官兵們大聲吼叫。

瘋狂軍人亂槍掃射「高幹樓」
十三名高幹親屬子女被打死

位於西郊復興門外木樨地的二十二號樓，是兩部地區有名的高幹樓，在這座樓裏住的全部是副部長級以上的中共高級幹部。例如：劉少奇的大女兒劉光美、李立三家人、徐向前元帥的女兒、北京市副市長等。在這次鎮壓學生的血腥中，二十二號樓也被瘋狂的士兵開槍掃射，打死了十三人，李立三的家遭了罪，一下子有六個人死亡，李立三家就有不少人住在北京市的其他地方。爲了安全，不少人向到二十二號樓，沒想到，四日清晨天矇矇亮的時候，一隊瘋狂的外地士兵狂呼亂叫，並突然向二十二號樓猛烈掃射。五層以下的玻璃幾乎全部被打碎，躲在玻璃後面的十三個人，當場被打死，九個人被打傷，其中有六個人是李立三家族的人。原河北省書記林鐵的女兒也被當成打死。軍人的暴行激怒了二十二號樓的全體高幹。住在這個樓的十幾名部長和其他老幹部，準備聯名向國務院和軍委提出抗議。

個別上兵不忍開槍慘遭處決
屍體捆縛電線桿上嫁禍學生

據無人道的戒嚴部隊，瘋狂地屠殺了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但是也有個別戰士，不忍心向學生開槍，結果被後面的軍官當做逃兵當場處決，事後再宣佈又把戰士的屍體用鋼絲捆在路邊的電線桿上，嫁騙其他戰士，說是暴亂的學生殺死了戰士，以激起一團人的怒火，比以色列軍以至日本皇軍更兇殘的軍隊屠殺人民的事情却出現在北京城，這些軍隊不是外國侵略軍，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是中國史上從未有過的、令人髮指的暴行事件。誰能原諒殺人元兇？誰能忘記「六·四」這個血淋淋的日子？

中共這次血洗京華，奉命執行鎮壓任務的部隊最初有五個師和三個裝甲團。六月三日深夜向學生開火的計劃，是被鎮部隊指揮部早在十天前就秘密制定的。爲了換散人民門志，頒幾天故意有些放鬆，暗地裏却從各地增兵入京。

大屠殺前層層立下「軍令狀」
攻不下天安門廣場將被處死

爲了執行向學生開槍的命令，五個師的師首長，包括師長，政委和參謀長，三位一體，向戒嚴部隊司令部立下了軍令狀。所謂軍令狀，就是如果攻不下天安門廣場，不能鎮壓「暴亂」，將受軍法處置。軍法處置的含意，就是槍斃。由於師首長向戒嚴部隊司令部立了軍令狀，所以部隊官兵層層立了軍令狀，特別是團、營、連三級，分別向上級首長立了軍令狀，軍令狀實際上是迫戰士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開槍，因爲如果戰士攻不下天安門廣場，那麼他們自己將有被處死的危險，戰士們還得到軍官的許諾和保証，那事後不會追究戰士的暴行責任，並讓戰士們爭取「火線入黨」等等。

軍官組督戰隊督促士兵殺人
出動少數民族士兵有利控制

執行鎮壓命令的戰士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少數民族的戰士。中共用少數民族戰士鎮壓學生，總藏着一個陰謀，就是利用他們出於語言不通，無法和學生、市民溝通的條件，一方面使他們難於了解民意和實情，一方面在屠殺後又易於防止暴露實情，這和毀屍滅迹有同等效果。

瘋狂的士兵，殺人殺紅了眼，我看見在木樨地一帶集結的部隊，士兵後面有由軍官組成的督戰隊，粗粗計算一下，大約有五十多名手握衝鋒槍，並配紅袖標和手槍的軍官，在士兵的後面，還看見有幾十名有樣子軍銜很高的軍官，向手握衝鋒槍的官兵們大聲吼叫。

瘋狂軍人亂槍掃射「高幹樓」
十三名高幹親屬子女被打死

位於西郊復興門外木樨地的二十二號樓，是兩部地區有名的高幹樓，在這座樓裏住的全部是副部長級以上的中共高級幹部。例如：劉少奇的大女兒劉光美、李立三家人、徐向前元帥的女兒、北京市副市長等。在這次鎮壓學生的血腥中，二十二號樓也被瘋狂的士兵開槍掃射，打死了十三人，李立三的家遭了罪，一下子有六個人死亡，李立三家就有不少人住在北京市的其他地方。爲了安全，不少人向到二十二號樓，沒想到，四日清晨天矇矇亮的時候，一隊瘋狂的外地士兵狂呼亂叫，並突然向二十二號樓猛烈掃射。五層以下的玻璃幾乎全部被打碎，躲在玻璃後面的十三個人，當場被打死，九個人被打傷，其中有六個人是李立三家族的人。原河北省書記林鐵的女兒也被當成打死。軍人的暴行激怒了二十二號樓的全體高幹。住在這個樓的十幾名部長和其他老幹部，準備聯名向國務院和軍委提出抗議。

個別上兵不忍開槍慘遭處決
屍體捆縛電線桿上嫁禍學生

據說在火葬場外，也有火化屍體的情況。坦克輾死的學生、市民，不少是現場火化的。這就是爲什麼在軍隊「清理」過的地方，還出現一堆堆「火堆」而沒有立刻撲滅的緣故。

鄧小平親下令　楊家將等人傳令
鄧說不手軟　不看洋人指手劃脚

這次鎮壓命令是鄧小平親自簽署的。他曾收到外交部等有關方面兩份報告，談及各國及海外華人對北京事件的巨大反應，他斷然底里地說：「對反革命暴亂分子手軟不得！」還問：「誰能得般況？」又說：「我們黨從來不看洋人指手劃脚。」

北京一度流傳：是楊尚昆下令讓兵團將和血腥鎮壓，實際的情況是楊尚昆和軍委三總部遲浩田、楊白冰，起傳令而已。因此，楊尚昆雖然犯下極嚴重罪行，但鎮壓的元兇還是鄧小平。

廿五中央委員抵制四中全會
各省市黨書記分成對立兩派

由於軍隊向學生開槍鎮壓，在中共高層已引起嚴重分歧，目前在北京正在準備參加四中全會的二十五名中央委員，已向政治局準備提出抗議，並提出將拒絕參加四中全會。儘管包括這二十五名中央委員在內的近一百名中央委員表現出不滿情緒，但鎮武力支撐的中共政權是不會理睬的。

目前正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已分成強烈對立的兩大派，包括廣東、福建等一些較爲疑遠的沿海省份的省委書記，擁心由於趙紫陽辭職、政局不穩而嚇跑外商，因而去現出對李鵬保守政權的不滿。而內地省份的省委書記們，則堅決支持中央的決策。由於意見不統一，中央正在逐個做思想工作，艱難艱，預計四中全會和人大常委會還會推遲召開。

軍委保衛局看管一批前將領
鄧小平屬意責楊得志張愛萍

截至六月四日中午十一時正，北京新聞界已有七名記者中彈死傷，北京晚報女記者劉源，腹部受重傷，工人日報一名攝影記者，雙腿被子彈打斷。在六月三日深夜開始的大屠殺，到底死了多少人，現在無法統計。

爲了控制新聞發佈，中央電視台播音室，有四名持槍士兵守住，當播音員進入播音室之前，必須在軍人的一份文件上簽字，文件嚴格規定：如播音員不按事先準備好的稿子播音，一切嚴重後果由本人自己負責，將立即遭到逮捕拳等。一些播音員說，簽了字，實際上是把自己生死權交給了軍人。

「六四」後在電台報告了死血腥鎮壓下學生死傷枕藉的消息的廣播員，據說是被槍決了。他的名字叫李丹。人民不會忘記你！

李丹，人民的好兒子！人民不會忘記你！

軍隊進駐火葬場親燒屍體
學生重傷未死也被送火化

位於北京西郊八寶山和東郊、南郊、北郊的四個火葬場，從六月二日就接到秘密指令，要求火葬場秘密作好燒屍體的準備，因於火葬場的工人們執行不力，六月四日中午，四個火葬場分別進駐了穿便衣的軍人，火葬場的黨支部書記親自帶領士兵燒屍。

火葬場的情況非常殘忍，有些學生根本沒有死，僅是受了重傷，也被士兵扔上卡車拉到火葬場燒了。北京南郊火葬場老工人出身的黨支部副書記，從載死屍的卡車上救出了四名重傷學生。

據說在火葬場外，也有火化屍體的情況。坦克輾死的學生、市民，不少是現場火化的。這就是爲什麼在軍隊「清理」過的地方，還出現一堆堆「火堆」而沒有立刻撲滅的緣故。

鄧小平親下令　楊家將等人傳令
鄧說不手軟　不看洋人指手劃脚

這次鎮壓命令是鄧小平親自簽署的。他曾收到外交部等有關方面兩份報告，談及各國及海外華人對北京事件的巨大反應，他斷然底里地說：「對反革命暴亂分子手軟不得！」還問：「誰能得般況？」又說：「我們黨從來不看洋人指手劃脚。」

北京一度流傳：是楊尚昆下令讓兵團將和血腥鎮壓，實際的情況是楊尚昆和軍委三總部遲浩田、楊白冰，起傳令而已。因此，楊尚昆雖然犯下極嚴重罪行，但鎮壓的元兇還是鄧小平。

廿五中央委員抵制四中全會
各省市黨書記分成對立兩派

由於軍隊向學生開槍鎮壓，在中共高層已引起嚴重分歧，目前在北京正在準備參加四中全會的二十五名中央委員，已向政治局準備提出抗議，並提出將拒絕參加四中全會。儘管包括這二十五名中央委員在內的近一百名中央委員表現出不滿情緒，但鎮武力支撐的中共政權是不會理睬的。

目前正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已分成強烈對立的兩大派，包括廣東、福建等一些較爲疑遠的沿海省份的省委書記，擁心由於趙紫陽辭職、政局不穩而嚇跑外商，因而去現出對李鵬保守政權的不滿。而內地省份的省委書記們，則堅決支持中央的決策。由於意見不統一，中央正在逐個做思想工作，艱難艱，預計四中全會和人大常委會還會推遲召開。

軍委保衛局看管一批前將領
鄧小平屬意責楊得志張愛萍

楊得志（前總參謀長）、張愛萍（前國防部長）等發表聲明，呼籲不要出動軍隊鎮壓學生並致電中央軍委之後，鄧小平於六月二日會議風批評了楊得志等軍中老幹部（中將、上將）助長了反革命分子的氣燄。六月五日楊得志、張愛萍等十七名前高級將領再給鄧小平和軍委楊尚昆及人民日報等寫了一封信，再次表示他們擔心這樣搞下去會使軍隊分裂，使國家陷於分崩離析的局面。

據可靠消息說，一批有不滿情緒的老幹部，已被軍委保衛局全部强行集中看管，美其名是爲了安全。

蘇聯趁機拉攏中共大頭頭
暗示爲李楊提供個人保護

蘇聯政府趁美國、西歐、日本紛紛譴責中共暴行之際，拼命拉攏中共。蘇聯政府除了表示理解和同情之外，甚至還暗示答應爲李鵬、楊尚昆等暴君提供個人安全保護。不少高級大官的家屬、子女，除了一些人秘密到了美國、香港，也有不少人已經秘密越過蒙古或其他地區進入了蘇聯。蘇還在中蘇邊境秘密調動了軍隊。如果楊尚昆、李鵬最終掌握了政權，他們勢必會建立一個親蘇的軍政府，那麼這個局面一定會影響世界的安定和平。

四段式：當局鎮壓學運的策略

林　衛

某些人藉學運進行黨內鬥爭，先是把學生定性爲「動亂」，再干方百計刺激學生，製造「暴亂」口實。對屬夫來說，殺多少人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樹立「權威」。於是，屠殺之後隨即進行大搜捕。

從北京學運爆發到中共屠城，當局的鎮壓客可謂「四段式」：第一段是《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第二段是五月十九日李鵬和楊尚昆宣佈戒嚴及其後宣佈的戒嚴；第三段是六月三日夜裏到六月四日凌晨的屠殺；第四段是屠城後的大搜捕。

第一段：定性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後，學生爲悼念胡耀邦而引發對現實的批判，要求政治民主、吏治清明。這個行動一開始就引起黨內特權集團的恐懼。

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爲代表，早在二、三月份一些知識份子要求釋放政治犯的時候，他們就將之定性爲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甚至「預見」到會有一場「動亂」。其後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的名義向中央作的彙報，即是順着這條「紅線」，而且他們的特工一直在搜集學生運動中的過激言行的證據，把它作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

他們將學生運動定性後匯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再由政治局匯報給鄧小平。然後鄧小平作出指示，炮製出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在列舉了一大堆陰暗面後說：「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搞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本來，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大會開完以後，學生已經從天安門撤回學校，以能課要求中共領導人出來對話。只要中共領導人有誠意出來和學生對話，尋求解決學生所提出來的問題，這次學生運動不難得到疏導而平息。但是中共某些領導人的想法不一樣，他們自以爲站在人民頭上，絕不會容忍學生公開向他們要求這、要求那。所以他們一定要把學生的「氣焰」壓下去。某些人更想藉此引發一場黨內鬥爭，所以不惜爲學生運動加上「黑手」，以便在黨內鬥爭中打擊「黑手」而爬上高位。這就是將和平和理智的學生運動上綱爲「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的原因。

在定性以後，當局就千方百計用言論和行動去激怒學生，逼使學生從和平的遊行請願變爲「動亂」，以顯示其高明見識。因爲社論的肆意污蔑和亂扣帽子，激發了四月二十七日學生大規模的遊行和上百萬羣衆的熱烈支持。也因爲這篇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爲「動亂」，使學生運動不得不以否定社論爲焦點。

此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五月三日和四日的講話雖然降低了調子，肯定青年人的探索精神，也認爲中國不會發生動亂。但是由於當局不肯否定這篇社論，所以學生繼續開展鬥爭，並且從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由於當局不理不睬，五月十七日北京市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遊行，各階層都參加了。

學生以爲絕食會感動中共的當權者，或者會通過當權者出來「對話」。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反而逼出一個「黨內鬥爭」出來。因爲趙紫陽同情學生，主張對話，同意否定四．二六社論；而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在與學生對話的問題上，一直拖泥帶水，更反對否定四．二六社論。不但如此，他們已積極對付趙紫陽，還從外地調軍線到北京對付學生。於是就有李鵬和楊尚昆的五．一九講話和宣佈北京的戒嚴。

第二段：戒嚴

五月十九日凌晨，在黨內鬥爭失敗了的趙紫陽走到天安門廣場，含着眼淚向絕食的學生說：「我已老了，無所謂。你們還年輕嘛，來日方長！」這句話其實也向學生說：你們還年輕啊，來日方長，不值得和那些老人硬拼。

趙紫陽的話打動了學生，所以學生經過討論後，當晚已決定退出天安門廣場。但是由於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已決心鎮壓，非得把事情搞成「動亂」不可，所以當天夜裏召開了首都戒嚴部隊幹部大會，李鵬在講話中宣佈是「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而楊尚昆則說：「爲了維護首都社會治安，恢復正常秩序，我們不得已，從外地調來了一部份人民解放軍部隊。這完全是爲了協助首都武警、公安幹警執行任務，絕對不是針對學生的。」

五月二十日凌晨，軍隊就開進北京，市民紛紛上街攔阻。李鵬在五月二十日早上沒有召開任何會議，就以總理名義宣佈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並由北京市長陳希同下命令，針對外國及港澳台記者，實行新聞封鎖，爲防止大屠殺真相的泄露而做準備。

也在這一天，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做報告，根據學生運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揭露了經過造謠和煽中生有的材料（例如說有人要火燒中南海），大造輿論，爲大鎮壓做準備。

楊尚昆在五月二十四日的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透露了鄧小平族等一系列活動是黨內的幾個老人決定的，包括鄧小平、陳雲、楊尚昆、李先念、彭眞等。他們的地位，凌駕於中共中央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上。

爲了使天安門廣場學生的和平靜坐演變成「動亂」，當局採用了各種卑鄙的手段。其中包括：

多次散佈軍隊即將進城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謠言，使學生和市民的神經日益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這種緊張狀態助長了某些對立情緒。

在神經戰的同時，又放出陳雲、彭眞、薄一波、谷牧向前的一些講話，表示軍隊不會對付學生，要愛護學生，使精神緊張的學生感於解除狀態。

也是在這個時候，小道消息滿天飛，特別是中央的「白頭文件」，指責趙紫陽及其智囊，借以摧毀一些主張開放改革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心理，斷了他們「和平解決」的希望，把學生逼上衝突的絕路。

另一方面，當局除了通過廣播不斷指責學生運動，挑起學生的憤激情緒，使學生在廣場的行動升級。又策動了一系列事件爲當局的鎮壓製造口實和影響當事人的心理。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百萬人遊行。在高呼「打倒李鵬」聲中，有人丟污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學生當場抓獲三人。這三個人被送往公安機關後就沒有下文了。

五月三十日前後，當局逮捕了多名民運份子，其中三人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領導人。一千名學生及羣衆聚集到公安部門口要求釋放。當局釋放了三名工人領袖，但有糾行動則成了「衝擊公安然關」的口實。

六月一日，學生在天安門掛到一個小像，受到公安部門。有一個日本記者拍攝小像的照片，被公安人員毆打，激起學生的不滿。二、三百名學生又擁到公安部門，又形成「衝擊」場面。

六月二日，當局組織北京郊區的一些農民工人、警察遊行，喊出支持李鵬的口號。參加遊行者獲得獎金、草帽、雪糕等獎賞。

第三段：屠殺

六月三日凌晨，當局派解放軍徒步衝向廣場。由於事先一部軍車撞死三名路人，引起市民和學生的警惕，他們很快擋住車人。當然，軍民之間發生了碰撞，於是又被扣上「阻擾軍隊執行戒嚴令」的罪名。當局一面製造這種對立，一面用來煽動起軍隊的「殺心」。

六月三日凌晨，又有多部軍車駛到西長安街六部口，被羣衆圍截，車上有一批機關槍、步槍、電棒、七首和拘人用的頭盔等等，經生將之堵止，又被加上「搶劫武器」之罪。當天下午軍隊施放催淚彈，憤怒的羣衆放燒車輛，於是又多了一條罪名。

在學生和市民「萬部俱備」，「動亂」成了「暴亂」之後，當天晚上當局開始了血腥大屠殺。但是在屠殺之前，當局爲了麻痺學生心理，當天仍由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言人暨秘因爲天安門前有人日夜靜坐，所以六月二十日的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將以如期召開云云。這番話製造了當局會容忍學生靜坐到六月二十日的假象，而實際上大批坦克已經候命衝入天安門廣場了。

六月三日夜，中央電視台多次中斷廣播節目，播出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對北京市支持學運的市民和工人強加多種罪名，一片殺氣騰騰。同時，復興門外木樨地一帶，軍警已開始開槍了。裝甲車開進長安大街，橫衝直撞。

六月四日凌晨四時，軍隊開進廣場，侯德健等絕食者代表學生和軍方負責人談判，協議讓學生安全撤走。但軍隊在學生開始撤走時搶射，繼而向散後的學生追殺，並有坦克車由後猛上，進一步擴大屠城血案。那天上午及其後幾天，軍隊繼續射殺街道旁邊的人羣或行人，甚至安坐家中也會飛來槍彈。

大屠殺之後，當局隨即進行大搜捕。大搜捕從六月三日開始，包括搜捕知識份子和學生。「些人在三日午間就火毀了。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袁秘書長郭海峯估計是在六月三日夜裏被捕。

正式搜捕令是六月八日由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即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號三個通告。第九號是「清查強行處置」；第十號是「『高自聯』的頭頭和『工自聯』頭頭必須立即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否則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第十號則是「北京將在各區分設舉報電話，讓市民檢舉、揭發暴亂份子」。

六月十一日，公安機關發佈通緝令，通緝學生領袖，聲稱他們攜有武器，因而可以無須諸示而將他們射殺。同時，也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爲名，由檢察部門下令通緝避逃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李淑嫻夫婦。

六月十四日，公安部發佈「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告，其中第七條規定：「人民警察執行職務遇有拒捕、暴亂、襲擊、搶奪槍枝或其他以暴力破壞社會治安、不聽制止的緊急情況，應當依據有關條例、規定使用武器進行自衛和制止犯罪活動。」這條爲擴大殺戮而大開綠燈。

接着北京市當局又宣佈通緝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和三名工人領袖。幾日之內，已有數百人被逮捕。抓人之後，隨即「從重從快」判決。上海和北京在六月中分別公佈判處三人及八人死刑。可以說，在赤裸裸的屠城之後，屠殺仍在繼續。



據報導，罪名是「阻擾軍隊執行戒嚴令」。

獸類們的世界——六四喋血的另一面

許秉克

五月二十日戒嚴失敗後，當局絕沒有認輸。各種準備功夫做完，喘好氣才正式開殺。用不着詛咒某一個人。他們是一夥，他們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最頑固、最無恥、最陰險的一群。

①牠們冷血而理智

獸類嗜血的時刻，牠們的心理，人根本無法理解。有人以為是熱昏地瘋狂。不，牠們冷血而理智，有策劃有計劃的瘋狂。細細地殺，慢慢地吃，徹底地咀嚼。嗜血慾得到充份滿足，激起更大的興奮和慾望，煥發出獰光返照的活力，會想出更多、更陰毒的吃人奸計。

對付這種獸類，頭腦必須清醒，這要反應迅速、準確，不能有絲毫地掉以輕心。

②到口的肉一定要吃下去

五月中，張百發(北京市副市長)說：「早該戰鬥制止，這會兒鬧大了，動手也晚了……」大有娛情失良機的恨嘆。

公安部的劉某(中年幹部)說得更乾脆：「其實好辦，機槍一嘟嚕，全老實了。這會兒人太多了，再說吧。」當時，我驚悸了。但也暗暗以為牠是在說熱昏的胡話。而牠那蓋棺有成竹的模樣，理應到酒在的恐怖。

果然。五月二十日戒嚴失敗後，當局極沒認輸。到口的肉一定要吃下去。進行了第二套、第三套……第n套方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牠在天安門廣場二十四小時銀狂施播戒嚴令。——疲勞轟炸法。

牠自放流言：一會兒李鵬下台，一會兒今夜行動。又自己闢謠，指出兩派鬥講話：軍隊不是來鎮壓學生的。——欲擒故縱法。

牠故意派小股部隊，深入長安街，讓他們受情緒羣衆抗議、拉扯。故意用車壓人，故意讓羣衆在怒火中燒車。牠們更自己燒車。牠們把不願鎮壓學生的軍人殺掉，棄屍街頭，個個起來。——圍會殺火法。

各種準備功夫做完，喘好氣才正式開殺。

③殺人的好處說不盡

鮮血浸透天安門廣場。

這麼殺人，有幾大好處：

一、做殺人前動員工作，方便多了。放錄像給洗過腦的戰士看。看完立即開誓師大會，讓勇敢份子寫血書，寫請戰書，寫表忠書……

然後酒管夠，甚至可打什麼興奮針。血紅着眼出發。見人就殺。

二、不這如此大的血案，不足置政敵於死地。現在他們說死故意燒軍車、燒坦克，今後才有足夠數字列入反革命暴動罪行錄中。

否則，對方一旦平反，當局必受審判，罪當絕逃。真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遊戲。以人血做注碼，押注數目愈大，贏賭才徹底，才解恨。

三、按殺一做百的比率，殺的愈多威懾力愈大。「要用二十年安定。」——鄧小平提這類獸學家。要製造極度白色恐怖，嚇破所有人的胆。故意陳屍街頭，讓人民腿軟臣服，然後再去安撫，給人們服「洗腦安神丸」，建立新的信仰。

四、最早切斷交通、切斷通訊全是牠自己搞的。國民經濟崩潰，不怕不怕。崩潰才好，百姓餓死千萬，便於管理。餓浮滿地時，救世主也現，用刺刀挑着滿頭，所有跪下的都有飯吃。

誰叫你給肉吃還屬娘，你要罵娘我放槍。這會兒貨你罵吗，你還得千恩萬謝。軍事共產主義實行供給制。當年八路回來了，真是人民大救星。百姓只配這麼活着。多咱見過牛馬造反？不能把牠們當人。

五、國際制裁求之不得。外國的技術、資金，全帶「民主」、「自由」、「人種一的病毒，都消掉才好，都滾，省心。只有和老大哥携手，才能使國際影響成為完全正面。將來蘇、中、朝、越、與德又組成陣營。這個國際大家庭，才能保住中國皇族的鐵打江山。好一個神聖聯盟。

今後任何有附加條件的投資全滾蛋。按我的條件簽，來不來活該。根據計算，全部封鎖，我們的經濟沒有任何收益，至少可以支持二十年。當年老毛「深挖洞，廣積糧」，我們使上了。

當然，只夠支持皇族，以及保衛皇族的御林軍。草民死活，請民自理。要想活，老老當奴隸，好好生產，好好種地，尝找死，容易，只要說「不願做奴隸」，立時免費送你一顆炸子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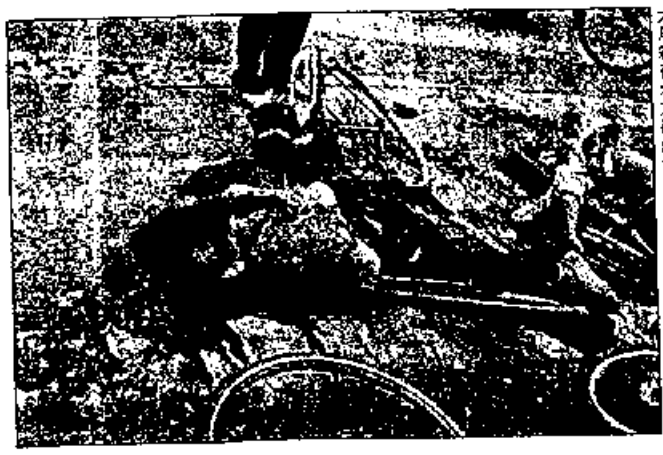
六、外國佬，全滾回去。外交官全是諜報人員，記者、作家會是包打聽，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完全讓牠們瞧見了，還往外抖。中國記者簽證那麼難。都滾。有票的上飛機，沒票的下青海。

旅遊的全是愛滋病帶菌者，那臭錢我們不稀罕。皇族才能消費多少錢？每年每人交一塊就有十二億，駱駝隊看照吃看喝的。要那麼多錢幹嗎？外國錢腐蝕了我們的民族，讓奴隸想入非非想當自由人，後患無窮。咱們一了百了。

堅持毛澤東思想：「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專政就是把刀子不能丟。」殺人的好處說不盡，共產黨的狠情說不完。

④刺刀底下出秩序

槍桿子裏出政權。刺刀底下出秩序。古代法西斯自愧不如，李鵬可以說：「撒度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他真是做到了徹底。一切徹底者都無所畏懼——徹底無恥，徹底殺人，徹底勝利。



大屠殺後北京街頭景象。

才能殺人不眨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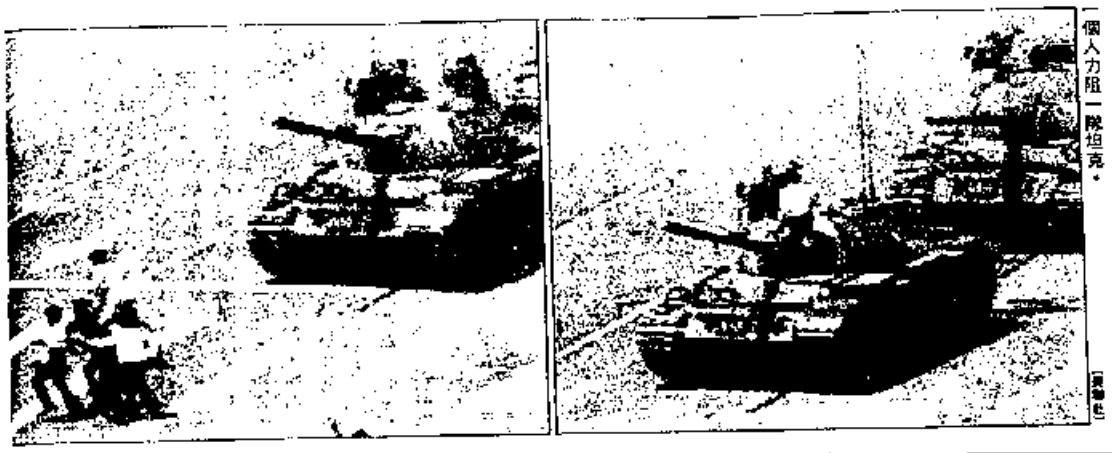
李鵬摔起小白拳頭，嘶叫一句：「鐵腕治亂，勝我的。預備，齊——全體摘面子。」

「哇——！」一片喊，紛紛撕下人面，竟全體是猙獰的豺狼。把面子全撕個粉碎，才好嚼人。

也好，終於從此以真面目示人。

本來客島的事，讓面子弄的碍事。吃人得張開血盆口，戴着人面張不開口。鵬兒大智若愚，撕了面子多遊牠單。

長者心裏明白，這話讓鵬兒說最好，我們只能在私下陰說。將來真有麻煩也簡單，讓鄧媽媽「鍘門斬子」吧。逸類人頭平平氣，小事兒。



一個人力阻一隊坦克。

⑥鄧大爺鬆了口氣

鄧大爺這會兒可鬆了口氣，「紅色江山萬年長」有望了。兒女有時大真，信那些奴隸和書呆子嚼嘴。不是爹不想國著名，可那是婦人之仁，哪能保你們的日子。我裝一輩腿，你們可怎麼過？尤其我孫子怎麼活？我重孫子、曾孫子怎麼活？都是我心上的肉，……他們可怎麼活？你們還信那套，還說鄰居怎麼說，外邊怎麼說。誰說什麼我都不怕。

一百萬人？少點。全國十幾億人，這裡千分之一都不夠。早就該死。按規律辦事，淘汰一批劣種吧。該殺的殺，該餓的餓，勞動力太富裕了。草棚子不夠睡，猫頭不夠吃，他們就折騰。殺一批奴隸，糧食就夠吃了。很簡單，我看過統計數字。

⑦主子眼裏的世界

用不著詛咒某一個人。他們是一夥，整整一夥。包括老、中、青。他們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鞏固、最頑此、最險惡的一夥。那幫的一夥，生活在自我臆造的幻象之中。

他們不讀書不看報。看報是貼身秘書從「參考」上摘錄的。「參考」是御用清客們選編的。選得還能額小悅的消息，或有一點點刺激的。他們得撅主子腰子裏的圖像到底是什麼樣，再照方抓藥地編「參考」。國內、國外消息全消毒過濾，再經篩篩過，才請主子品嚐。

主子看看太費眼力，由貼身秘書再摘抄。那是廚房裏揀頭去屁剩了皮的菜心，夠嫩的了。秘書從盤裏揀了最小的綠葉，那又是味精、醬油、花椒泡製過的。

老人家一吧嗒嘴：「嗯，世界是變化了，菜能菜出來這麼個味。不錯，不錯。」

他眼裏的世界就是這樣的幻象。

⑧整層人彈冠相慶

下流清客有時也危言聳聽。放危言的奴才，有奴才的目的。

五月十七日某智囊團的清客說：「完了完了，大亂了。不可收拾了。和文革一樣了。外地學生已經上火車不要錢了。下面就自然是農民運動了，立刻發展成白色恐怖了。我出國不行，隱居也不行。我申請幾次參軍了，只有在前線我才安全。我都給中央上書好幾封了……。」

主子聽得心亂如麻，想起文革時，一旦丧失權力之後真如喪家之犬。一出了城的××，如了籠的官。」真嚇得主子分秒不寧。趁月把子在手，趕緊殺人才行啟。你不殺人，人就殺你。快！拿整如斋。

一刀殺出去了，刀刀全殺出去。

整個一層人彈冠相慶，以人血為賀酒。將客們也得意了，跟在坦克後面，收集省時學學千里眼。眼前是波瀾壯闊的殺人活劇。哪去找這樣的真刀真槍真活真死的超級演出？就是空前絕後。

他們太舒坦了，太高興了。

小民得意時寫過娘，那會兒不是狂歷？看毛澤東在廬山說過什麼都使上了，那是比喻。這會兒我們玩真的。李鵬大可淺笑着說：莫謂言之不預。我仁至義盡，再三警告，你們偏找死，我成全你們。哈哈哈哈。

皇帝們報了受辱之仇，斷了動亂之根，壓了堵血之興。皆大歡喜。狂喜。樂極。

⑩徹底認清獸類的習性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人類永誌不忘的日子。

你們記着吧。

我們也記着。

只記恨一些獸類沒有用。我們先要徹底認清獸類的習性。那時我們會知道該做些什麼。

■

九十年代 1989/6(增)



一名女學生被軍隊拉走。（美聯社）

六四國耻

古德明

六月三日傍晚三時許，中共派遣數十萬士兵赶天安門廣場，要驅散和平靜坐的學生，但遭十多萬市民築成人牆把他們擋回去。當日下午，軍隊再赶廣場，民衆再度把他們擋回去，這在軍事上度到太困難、難事，對方——指有武力，配滿精良的軍隊當然不會倫落到使用武力，但絕不會以做「暴徒戰兵」的藉口。可以激起全體軍人對百姓的屠殺。中南海諸公可謂智無遺策了。

六月四日凌晨，北京中央電視台多次警告市民要「留在家，以保證生命安全」。這就是說，不聽在家的人，生命便難保了。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所以市民當是遇到天安門廣場屠

殺機初露

——記六月三日西單及新華門事件

圖林東生

羣衆包圍軍車

六月三日早上，北京市滿城風雨，小道消息不脛而走，昨夜解放軍的鐵人北京，使本來已遍佈哀的學運，又再掀起高潮。

我領了一輛計程車，夾到城西的木樨地，遠遠看見橫拖了幾輛公車用作路障，車頂站滿人羣，熱鬧非常。我讓司機把車子停在安全地點後，徒步走到木樨地之三里河路口，這裡聚滿了人羣，人人面上喜氣洋洋，我看見有幾輛旅遊車和郵包車被羣衆包圍，其中一輛車頂上，陳列了一些解放軍的帽子、軍服、鋼盔和自動步槍等。

車頂上的學生用擴音器向羣衆演說。原來昨夜有部份軍人穿便服，搭乘民用車輛，企圖混入北京城；但被羣衆識破，終於成了俘虜。繳獲的羣衆越來越多，有人說：「解放軍真丟人！」

再往前走，見一堆人圍成一圈，我擠進去看，幾個學生用繩子綁了一個戎方型，地上寫着：「昨晚（六月二日）十時三十八分，一輛載包車在這裏撞倒四個路人，其中一名婦人死亡，車內人被羣衆逮捕轉交警察，他們頑固是成戒部隊，希望避免執行任務。」

這時東近路口起了一陣騷動，我連忙跑去觀看，只見一名大學生在車頂上大喊：「讓開！讓開！不准打人！」原來一輛假車牌的黃包車被羣衆包圍，懷疑車內人是軍隊。

羣衆在學生的呼喚下，終於讓路，但車子駛了一段路，仍給入另一設人羣中，動彈不得。

我辭別木樨地是上午十一時左右，這裡沒有任何面臨再華街程車到西單附近，這裡更加熱鬧，人羣川流不息，自行車及行人多得無法估計。同樣地這裡每隔不遠，就有一輛旅遊車被包圍，這一帶最少有三輛車陷入人海。每輛車頂都豎列了軍人用品，其中一輛還有衝鋒槍。不過市民說，那些槍都是沒有子彈的。

軍警施放催淚瓦斯

其中一輛位於新華門西貿約二百公尺，包圍這車的人特別多，這車部份玻璃窗被擊破，車身上貼了大字報說：「被騙登車人員已打爛的，與羣衆無關。」

車頂上的學生，不時向羣衆演說，請市民們繼續支持學運，一定要打倒李鵬。羣衆已報以熱烈掌聲。已經許多天未見羣衆這樣熱烈了，我想：如果不是部隊再次開槍，市民是不會再熱起來的。午飯那小攤人真苦。

這時約中午十二時左右，我在附近吃過午膳後，續向新華門方向走去，來到大門口警了一陣，這裡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的擠滿人羣。記得昨天路過這裡，門庭冷落，只有少數學生象徵式的坐在門口，但如今又恢復全盛時期的熱鬧。我很辛苦才擠進人潮內圈；雖以置信地看見門前擺示一大批軍用的衣帽鞋水壺等，亦同時有幾枝步槍展出。我連忙拍照，這時有人指着我說：「那邊東西更好，快去拍。」我立即繼續拍攝，原來一名學生把一些士兵證放在地上任人拍照，這時我看見旁邊坐着的軍人，面色非常難看，他告訴之預感，學生展示士兵證不過幾分鐘，就把證件收回，我亦迅速退出新華門。

新華門往東十餘公尺，又有兩輛軍車被羣衆包圍，但車上空無一人，我自然又不斷拍攝。就在此時，忽然聽見一陣巨響，人羣紛紛往西張望，只見西單那邊冒起白煙（當時我還不知這是催淚瓦斯），遠望西單，但見人羣向新華門這邊跑來；不久又一聲巨響，又是一陣白煙，人羣開始走避，我連續看見一輛帶盾牌木板，頭戴鋼盔的防暴警察將西單與新華門之間的一半隔開。我當時正想連往西單拍照，誰知就在新華門對面不遠又燃了一陣白煙，我嗅出一股酸酸的空氣，接着圍在新華門大門口的人羣紛紛奪路而逃，後面一大羣武警手持木棍追起。見人就打；由於距離太近，我亦慌忙逃跑，有些跑得慢或者不什逃走的市民學生，就要挺挨子。結果不到五分鐘，新華門口的人羣就被驅散，手持木棍的武警，重重的守衛着大門。

吸進瓦斯頭暈四肢酸軟

這時我感到頭暈，四肢酸軟，才知自己吸進的是催淚瓦斯。我仍停留在新華門附近，遠遠的進行指揮，部份市民向武警投擲石塊，武警亦間歇衝出來打人。但他們基本上是守住新華門口。不過剛才在部裡發出的軍用品，已被拾回，學生的標語、旗幟等亦蕩然無存。

同一時期，西單那邊不斷傳來追放催淚瓦斯的巨響。而新華門這邊的人羣則與武警對峙，不時發生小衝突，氣氛十分緊張。過了不久，逃走了的人羣陸續回來，又再度包圍武警，剛才被打的部份市民，憑藉着整輛便衣，武警亦讓開以待，使其一輛即將，幸好從天安門廣場陸續有學生趕來增援；學生手牽手的把人羣和武警分開。原不讓武警衝出來打人，亦不讓人羣毆擊武警。

我見形勢緊張，才敢走前拍攝，一個市民指着武警對我說：「那幾個武警剛才打人，快拍！」

這時西單那邊的防暴警察撤退，大量人羣擁向新華門，但始終沒有再和武警衝突。

我走到西單那邊一看究竟，但是其中一輛便衣軍人的車輛，玻璃全打碎，裡面空無一人，車頂上的槍枝、軍服等亦不見了。旁人告訴我，車人已被救走。防暴警察總共放了十一顆催淚瓦斯，其中兩顆射向新華門，並會施放橡膠子彈，當時知道一名學生被催淚瓦斯之碎片割傷小腿。

這次防暴警察及武警的突擊行動，約於下午一時三十分發動，歷時約四十分鐘，事同新華門前之軍用品，救走西單被包圍之軍人。但防暴警察退後，西單至新華門前一帶，基本上仍由學生羣衆控制。

我由於感到非常頭痛，乃退回旅館休息。黃昏時（約下午七時）我再度來到新華門，武警已換班，學生仍擁着人羣，避免發生騷擾，許多市民對武警說話，有些則送水送煙，但武警均不理不睬。

我走往西單那邊，沿途看見有人偶鴿，說武警下午之行動，打死了一名八歲小孩，又看見有人帶着血衣，拿着鋼盔，沿途遊武警毆打。這時我才知道，原來今午在人民大會堂南側，武警亦同時出擊驅逐人羣，結果制市民發生流血衝突。

回到此刻，亦未聽說有任何實彈殺傷事件。我來到天安門附近，看見一輛巴士載滿了學生巡遊，他們喜氣洋洋，吶喊高呼，市民則報以英雄式之歡迎。學生之氣勢，市民之聲援，完全回復到戒嚴前後撥天的盛況。

這時暮色已合，天安門廣場一片和平安祥，市民攜幼扶老，乘涼的，吃冰忠的，唱歌的……。誰也沒想到幾小時後，這裡發成人類有史以來最慘酷的屠場。



■學生將便衣軍人的軍服在車頂展示給羣衆觀看。

我是屠城的見證人

文艾鮑

民主的歷史是血寫的。一切獨裁者，一切壟斷政治、壟斷政權、壟斷軍事、壟斷財富的人們，都把要求民主、爭取自由的人們看作死敵。因爲，沒有奴隸就沒有奴隸主；爲了保住奴隸主的權力和利益，就得向那些「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開刀。於是，天安門廣場的水泥板，就染上了要求做民主和國家主人的學生和其他羣衆的鮮血。

給殺手上課

「打倒民主！」「鎮壓反革命！」當六月二日數以千計的遵守學生紀律者沿着城內環形道的警戒線向各自的營地撤退時，獨裁者已經在磨刀霍霍，大屠殺的行動已經在部署，一幕慘劇醞釀了。

預兆是有的。一個最典型的就是所謂的官方學生領袖「機密求教」的遊行，就是一個先兆。「機密」遭行的醜態演出，是給全國、全世界看的，特別是給人民部隊看的，這是給屠城殺手上的重要的一課。

大屠殺的預兆

這也是預兆：五月三十一日，高級幹部接獲通告，在北京的部隊戶有師、軍級以上和其他單位副局長、局、級以上的幹部，包括家人，親屬、朋友，六月一日起兩天之內，不許上街。這是大屠殺的一個信號彈。

這也是預兆：五月底，大批軍人（不少是軍官），化裝平民入了京城。六月一日開始，北京公安局許多軍裝的，文裝的人員，連一些打字員，一律穿上便衣，混在人羣中，準備用各種方法、手段接應和配合武裝部隊進城。

這也是預兆：六月三日之前，羣衆在和武警的衝突中，搶奪幾百把槍支彈藥的刀，這不是標準的軍刀，而是特製的、用三角鐵磨成的三角尖錐，這是武器是準備嫁禍羣衆用的。

屠城計劃拖了兩天

全世界都知道北京的「六．四」發生了什麼事情，却不知道六月二日本來應該比六月四日更加令舉世驚目、因爲血腥鎮壓的時間表，原定六月二日軍事攻佔天安門。

當天小湯山溫泉、帶貼出通告，警告市民不得擅越軍隊，否則必受最嚴厲懲罰。但是當天稻香湖、溫泉一帶極可能發生了軍隊與軍隊之間的戰鬥，而羣衆又到處堵住軍隊進入市中心的通道，因而拖延了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計劃。

部隊與部隊間的「砲戰」

當天上午，十一時左右，這個地區傳來未聞聽過的砲聲，附近有人看見

場，往日每天只炸兩次石，但這天的爆炸是不同，既沉而急促，可斷定是砲彈由砲口射出後又落地爆炸的聲音，爆炸就一直連續了三個鐘頭。相信發生過坦克砲戰，但因山雨所隔及軍隊戒備，人們未能看到現場情況。

誰向誰開砲？是不是三十六軍和二十七軍之間的，砲戰？我無法核實，但相信這不會成爲千古之謎。

一個奸計被學生識破

六月二日，從六部口到木樨地，軍隊、武警停放了十多部的軍用卡車、軍用巴士等（六部口二輛、西單二輛、民族飯店一輛、軍事博物館一輛、公主墳三輛、木樨地三輛），每一輛車有二十多名士兵，騎滿槍枝彈藥，破箱的手榴彈——故意讓羣衆搶奪。但學生糾察隊包圍了軍車，不讓市民打，開軍人和糾察，學生們懷疑軍火讓羣衆奪者親弄，是誤壓者嫁禍羣衆，是誤壓者們武裝鎮壓的奸計。這一天，學生和工人的自治組織官佈，許多人都往天安門跑，長安街上，西單、木樨地、六部口，前門、東直門都是人，超過一百萬。

又是一個苦肉計

當天正午十二時的十五分，六部口的軍警開始向羣衆。打傷了十幾人，其中，名六歲的小孩被打重傷，下羣衆亦開始用彈頭還擊，到六時半，五百名左右的防暴走。羣衆向記者展示了V字形的彈殼。

六月三日晚，從工人文化宮撤退放出七名剛入伍的小只裝有裝防毒面罩用的背包。羣衆立追過去，但被學生全他們趕回去了。過不久，又跑出幾名士兵，但又被學生們趕回去。爲防被襲擊撤退，太卑鄙了！

當天晚上，二十七軍在石景山被迫了五個小時後，才

廣場陷在重重包圍中

過個多久，十一時四十八分，羣衆同防暴警察在民族了半小時，警察撤走。五分鐘後，電報大樓外開進了坦克時七公里（比步行稍快一）的連隊向前推進。每部軍車上有槍或彈藥。

這時候，法西斯政權已經把北京城、天安門廣場於府周被裙子的裙口之下了。

六月四日凌晨，防暴警察在西單與羣衆衝突，每個防卑色塑料做的盾。一名學生拖住一個受傷的警察，用身體不要打他了」。由於羣衆人數多，五百名防暴警察抵擋不住，開始往北撤，羣衆邊追邊打，有，百人躲在民族飯店裏。

全世界不會忘記這一天

凌晨一時半，軍隊準備包圍天安門廣場，出動十幾輛坦克和裝甲車，幾輛裝甲車和卡車線，被羣衆用無軌電車堵住。八時左右，早一點開過去的二十七軍上兵向後面的三十八軍發射燃燒彈，當場燒毀了一批裝甲車，別的軍車上的三十八軍士兵都站在車頂罵「×他媽的」，羣衆都叫三十八軍上兵下車，並向他們說明前面羣衆被二十七軍射殺的情況，士兵紛紛下車，羣衆燒毀一批軍車和裝甲車。被燬的軍用車共約四十二輛。

這樣望去，兩條煙柱直衝蒼穹。一條煙柱是二十七軍的燃燒彈造成的，另一條是羣衆燒車的標誌。我拍下的照片，有點像「戰地沙龍」的樣子。

兩條煙柱　一個答案

這裏有兩個問號：二十七軍爲什麼向三十八軍那些部隊開火？三十八軍車爲什麼讓羣衆燒燬？

誰也不能從現實中尋找到答案，除了推理。按照邏輯求得的答案是：三十八軍某些部隊有同情學生的傾向性，和兇狠的二十七軍（被證實）有明顯的區別。兩個問題的最後答案是一致的。

根據我的觀察和學生們的反映，三十八軍對羣衆的態度一般是不錯的。不少官兵格於禁令，不敢和羣衆多接觸，但也有不少官兵和羣衆即敢於偶爾聊一兩句，似乎有點「魚水情」的樣子。他們不燒三十七軍那樣身國許多彈藥，每個三十八軍士兵身上只有一個彈盒，裝甲車上的重機槍也只有一個彈盒。他們對於羣衆燒車，似乎一點不在乎。說是「袖手旁觀」，也不爲過。

有這樣兇殘的殺人武器

在木樨地，羣衆撿獲一些彈頭，這些彈頭有兩種，一種是達姆彈，可在人體內爆炸，是一種國際上禁禁用的子彈。另一種也是世界上已被禁用的子彈，彈頭分成兩部分，中間連接點十分小，打進人體後遇到阻力時可從這個地方斷開。據說被這種子彈打中身體，百分之百要死亡。

正如一些學生說的，法西斯兇手不是人，是野獸！比野獸更野獸的殺人動物！而他們要殺的，是不動武的學生，是沒有武裝的羣衆。

「我們的國家有救了」

當廣場告急，學生們準備牛和地挺胸迎接鎮壓者的子彈的時候，他們把決意以牙還牙的敢死隊調離天安門廣場。敢死隊撤去了，什麼抵抗和抵抗力都自動瓦解了，消失了，這難道是「動亂分子」、該有的思維和舉動嗎？

在哈夫們還沒有下令二十七軍開槍時，一位在廣場上演說的工人說：「當野戰軍的砲口指向人民的時候，我們的國家有救了。」從現實的窗口望出去，在染着人學生鮮血的土地上，在那飄着野戰軍的硝煙的天際，我彷彿看到一個埋葬法西斯統治者的火海，又彷彿聽到那位工人的聲音。

「我們的國家有救了。」歷史將證明這是偉大的預言。

罪証是掩蓋不了的

天安門廣場大部分用水泥板做成的地面都被坦克壓碎，這些水泥板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建國三十五周年時鋪的，每塊板上都刻有號碼，以方便檢閱時識認位置。經過幾年的風雨，這些號碼都模糊了，或風蝕或踩平，據說中共要重新做一批鋪上，以証明坦克沒有開入天安門廣場，但他們決不可能掩蓋罪証。

三十八軍裝甲車中了燃燒彈

六月四日早上六時二十五分，五十輛坦克開過木樨地，其後趕來的三十八軍裝甲車和卡車線，被羣衆用無軌電車堵住。八時左右，早一點開過去的二十七軍上兵向後面的三十八軍發射燃燒彈，當場燒毀了一批裝甲車，別的軍車上的三十八軍士兵都站在車頂罵「×他媽的」，羣衆都叫三十八軍上兵下車，並向他們說明前面羣衆被二十七軍射殺的情況，士兵紛紛下車，羣衆燒毀一批軍車和裝甲車。被燬的軍用車共約四十二輛。

東華惡夢

■張結鳳

㈠天地不仁 血淚交織

不打倒李鵬中國將走向毀滅

比起破千上萬為咱們苦難的祖國捐軀的人，流幾滴血，實在微不足道。

但是，太突然了。我沒有準備要流血。

正如他們中的大部份，並沒有想到預受那荒唐、惡毒的戒嚴令，竟落得葬身莊嚴的大道上、或廣場邊。誰能料到？縱使部隊李集團在宣佈戒嚴後的暴行逆施，已通使善良和愚於忍氣吞聲的中國人民，以憤怒的吶聲投了他們不信任票；但是一直堅持和平請願的首都市民與學生，仍然對所謂「軍隊絕不鎮壓學生、鎮壓人民」的說話懷着信心，相信「人民軍隊愛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可以感化那鐵般硬的軍心……

正因為這一點虛幻的信念，數十萬民眾於六月三日晚湧上街頭，保衛廣場，捍衛民主。

電視屏播於下午六時半已播出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強硬聲明，表示局勢發展已令當局忍無可忍，一定要不惜以任何代價來平息「動亂」，實施戒嚴，並呼籲北京市民不要在晚上六時半之後上街，否則後果自負。

我沒有聽到這項聲明。當時我正在紀念碑下，等待着廣場指揮部的記者會。這是一部多月以來最最熱烈的學生運動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了。六月三日，北京時間下午七時，記者會上三名領袖分別自述他們在三日這一天受伤的經過；然後廣場指揮部又發出了緊急動員令，宣佈：「不打倒李鵬政府，中國將走向毀滅！」

這是學生們首次喊出如此「反政府」的口號，當晚柴玲和吾爾開希均在場，吾爾開希以低沉沙啞的激動聲音，唱出侯德健為絕食學生而作的半闕新歌。我對他說、本刊將刊出一篇他的專訪，刊出後我會寄雜誌給他。他笑得怪怪的，說好，假如他仍在的話。

我心裡卻地打突，預感這是不祥之兆。

如何部署外出採訪

晚上港、台記者都集中在北京飯店，有些已三三兩兩出外。我這時纔知悉戒嚴部隊的「忍無可忍」聲明。其實，綜合各方面得來的消息和迹象，大家都知道這次不是「狼來了」，是真的要動手。真的動手，外出便很危險了，可是採訪是新聞記者的職責，不能因為危險便退縮啊！而且說真的，在京採訪一直就到此刻，也是存着「看結局」的心理。

如何部署外出採訪的行動？實在是沒有經驗。唯一能做的是找人結伴同行，不要落單。我感到這晚氣氛特別緊張，走忘不安，許久未能平靜，還是先在飯店的露台看一下街上的情況吧。夜幕籠罩長安街，華燈閃耀着奪目的亮光，騎着自行車的人潮東、西川流，絡繹不絕的大街，東至建國門，西到新華門（再遠肉眼便看不到了），搖搖流動的人。人啊人！流轉的車燈襯昏暗的燈影，令人目陰。明知道軍隊今晚就要進城，明知道強壓者今晚就要動手，仍然要出來以血肉之軀拼將的人啊！有着這許多可敬可愛的中國人，為何中華大地依然如斯黑暗？

悲鵬眺望暗影斑珍，我看得痴了。

傳言滿天飛求證不易

舞地「轟隆」巨響，使我從迷茫中驚起，返回現實。祇見一部裝甲車自西向東，迅速掩倒街上的路燈，輾氣十足地向前衝。路上人羣紛紛走避。裝甲車呼嘯而過東長安街，衝破建國門前的人幢，轉向北行。

竟然出動裝甲車在人羣中橫衝直撞！暴力手段開始施展了。可是，為何只有一部？是挑釁？是探路？或清除障礙為軍車開路？

這時已是夜間十一時多了，外電不時傳來軍隊開始殺人的消息。可是大夥兒都半信半疑，因為連日來外電報道過不少錯誤消息，在極端緊張下傳言滿天飛，求證不易。

接着又傳來軍隊在前門放催淚瓦斯的消息，我感到呆不下去了，在飯店內根本無法了解形勢，何不走到現場？兩名行家亦有同感，於是三人一起出動。為安全計，身上不帶身份證以外的任何物件，包括相機，方便奔走，但同時又帶上一條濕毛巾，以防催淚瓦斯。

黑夜的長安街，暗暗的廣場，本是熟悉的，但此刻瀰漫的氣氛却令人感到這塊大地是那樣陌生。專業上滿是人羣，他們說裝甲車兩部從前門方向開出，一部向東是人羣，他們說裝甲車兩部從前門方向開出，一部向東一部向西。言談間一名行家「失散」了，祇餘亞洲華爾街日報記者茉莉亞與我携手同行。我們商定，不入廣場，祇站在長安街遠眺廣場，因為軍隊一旦進攻，那裡是沒有退路的，倒不如「保持距離」更利於逃遁。

鮮紅色的信號彈不斷從「毛主席紀念堂」發射到空中，帶着刺鼻的硝烟。我們不時聽得這些信號彈的含義。忽地人聲喧嘩，一部裝甲車從東面開過來了！途人有些閃避，有些衝前擊打它，但它不管有人沒人，照樣橫衝直撞。

「狂暴」場面生平未見

接近凌晨一時，裝甲車又一次衝來了。憤怒的民眾向它拋磚、石頭。一條黑影橫地飛出，人羣中驚呼四起，它撞了人！我們驚駭之極，站在路旁不知所措，欲上前察看是否真的撞到人，又怕陷身中央太危險。後來還是趨前看了，但黑暗中看不到什麼。

被撞傷的人潮尚未平復，一時十分，裝甲車再一次自東而來，羣衆恨透了它，追着它來擊打。這次它出亞外了，衝不過路障，正正在天安門城樓前，「死火」了。它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發動引擎，均祇能滑行兩步，終於再也動彈不得。

羣衆歡呼雷動，蜂湧上前圍住它。幾名青年手持短棒攀上車頂，用力地捶破車頂蓋。

我生平從未見如此「狂暴」場面，緊張得透不過氣。但更「狂暴」的手段還在後頭：他們通開車蓋，放火燒車！一下子熊熊烈火在廣場邊冒起來，四周羣衆鼓掌歡呼。想想也難怪，裝甲車如此不顧人民死活向羣衆挑釁，人們焉得不憤恨？

烈火中噴出嗆人黑烟，羣衆有些自動散開。天空上的信號彈更多更頻密了，有些是從人民大會堂放出的。我殘望那殘人的火光，心情很沉重，我想到燒裝甲車者一定會被當局打成「暴徒」，這部激怒羣衆的裝甲車，說不定就是誘人「犯罪」的陷……

權充「戰地記者」

街上人潮聚聚散散，不時聚走，來回湧動。火在燒，人在跑，好一幅戰亂圖。這時我們已站到護城河圍欄上，居高遠望，似在等不可測的結局到臨。

一時四十五分，西面傳來連串槍聲。是真槍？放的是子彈？催淚彈？向天開或是向人羣開射？我無法從槍聲中判斷。我問茉莉亞帶着苦笑回答，我們這不及格的「戰地記者」，同港後需得好好補習軍事常識。

這時長安街上到處火光。除了被燒的裝甲車燃燒至爆炸外，遠處地上又有似是燃燒彈造成的火把，西長安街似近新華門處，更有烈火遠丈。我們若不到現場，但表面上廣場似乎較為平靜，長安街則已成亂世。我猶豫着，不如向西前進，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從那密集的槍聲而言，可知西部有戰事。可是我們跟那天真的羣衆一樣，不敢相信軍隊會將彈藥射進血肉之軀。五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的日日夜夜又存現眼前，熱情的羣衆阻住一排又一排的軍車，勸說他們、感化他們、告訴他們里運的真相……大兵感動了，從那迷惘的眼神，從那軍民相握的手，從那後撤時的歡欣笑臉……

「不會開槍的！」當時士兵的誠懇語言，他們也是那麼真誠地相信上級不會命令開槍啊。

在卜卜槍聲中，我們懷着軍隊不會開槍的幻想，在簡木搭的掩護下步向天安門城樓的西面，前至西側，使無法再前行，前面是疏落的人牆。

我倆舉上華燈的石柱墩旁，眼前的景象令我倒吸涼氣，怪不得無法前行了，就在人民大會堂的北面，數百名士兵持槍或站或立，剛成半圓，蓄勢待發。旁邊的人說，剛剛開槍打死人了。由於地上不見屍體，我仍設法安慰自己：槍是朝天開的吧？

我倆開始想到逃跑。槍口就在眼前，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憤怒的羣衆也沒有對軍隊叫囂，祇靜靜地互望。環視四周，發覺燈柱底部圍着七、八尺高的圓形石屏牆，形成「井型」空洞，我們想，一旦有意外發生，跳下去便是了。

羣衆催我們快走

這念頭想完畢，忽覺前面人牆已散去，周圍的人已開始奔離現場。西面熊熊烈焰之側，缺然出一隊墨綠色的整齊隊伍，迅速朝東推移。

六月四日，凌晨二時零五分。

一隊看不清多龐大的防暴警察，頭戴鋼盔，手持槍枝，向我們步操而來。他們整齊的步伐，一步一步沉沉地踏在我心坎上，來得那麼快，追得那麼近，茉莉亞和我都慌亂了。想跳下燈柱底的洞，外面却有羣衆向我們招手，催我們快走。



■民衆展示遇害同胞的血衣。

無暇再懷疑了，我痛楚快跪落地面，向東血狂奔。跑向北京飯店去！出對時轉為逃頭，任誰都知道這是錯歷的前奏，而且是安街上人這麼多，他們一定是先「搞平」人街再進攻廣場的，我們雖缺乏軍事常識，也預計到這支防暴警察是真的要清理長安街了。

沒命飛奔，其他人跑得都比我們快，我們變得首當其衝，變得笨無掩護……

經過毛像底下，跑到金水橋，突然間腦袋一炸，劇烈的疼痛使我右腦發昏，我驚叫，我意識到額上中彈了！大滴大滴的鮮血掉在地上，鋼盔間我想到了生與死。我竟然還能清醒，迅即趴到地上，茉莉亞也跟着我伏下。伏下後我用外套蒙住頭，爬地背後又是一陣劇痛，又中一彈！

他們開始發狂地亂亂掃射，我們走得太慢，他們距我們已不夠十米。胡亂掃射！生與死，全與命運之神的眷顧了。我的頭顱發熱，鮮血沿沿直流，背上的疼痛又使我半身發麻，趨乎動彈不得。茉莉亞在旁緊握我的手，告訴我她沒有中槍。我稍感安慰，即使我去了，仍有人曉得此時此刻此情此景……

趁機伏下還是趁來奔逃？求勇的鮮血使我失了方寸。坐以待斃。這好像已不是一句成語，而是感覺到我身上的精關結句。平生痛恨暴力，更懼怕鮮血，我閉上雙眼，高呼：血！血！

臺業扶住我逃生

很多人向我奔來，幾個年輕人趕緊來扶起我，雖然他們看到我受傷了。他們扶着我奔向廣場中央有救護站，我知道。可是前途是那麼遠，街上是那麼亂，防暴警察的隊伍又不知打到哪兒？

「背起來吧！」年輕學生始我走不動。不用。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求生的意志回來了。我忘了額上不斷淌下的血，忘了背上刻骨的劇痛，扶着他們的肩膀，拔足飛奔。穿梭在雜亂的人羣中，跨過厚厚過的煙圍網，逃生！逃生！

此際我不知道被什麼打中，也不知道傷勢有多重。想起學生領導時的警詞：「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丟。」假若無法逃生，也可算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而犧牲吧。我開始冷靜下來。這時再無猶疑拖死亡了，但我難一想念的是母親。六十多歲的母親。每天通過長途電話懇求我離開北京的母親。我沒有聽她的話，我對不起您啊！「想到這裡，我又開始慌亂了。我對着茉莉亞大喊：「我懇求你辦一件事。天亮打電話給我近姐，告訴她我的情況，但請她告訴媽媽，我沒事，我沒幸打電話回家……」

茉莉亞連聲說：我一定辦到！

像了却一件心事，我安心了，感到很快便到了救護車旁。救護車已擠滿傷者，我是最後能擠進的一個。茉莉亞也勉強第進來了。救護車一路前行，不斷有人拍打車身，車上的人向外叫嚷：實在擠不下了，不要再阻母傷者……

一定是衛人無數。我幸運地逃了救護車，那些進不了的……？我複雜的思緒難以負荷，再加造「同情」啊！

醫生爲我動手術

救護車在前開，顛簸中停下。不知道該怎樣感謝那幾位運模傢也未有清的學生，他們領我逃出生路，在車上，聽出着身體地地持着我，緊住我的脈搏。由於我越近車門，可以第一個出來，第一個被送進手術室，沒有耽誤時間。

醫生匆匆而來，問我傷了那裡。他沒有時間為我詳細察看了，幸好我出奇地清醒，我告訴他額上和背後各中了一下。

「是什麼東西打傷？」



■和平的絕食靜坐如何抵擋坦克實彈。

我也沒有看見啊。但此際我很清楚不是鋼的子彈，因為背上中的一下，沒有流血，額上中的一下，也是明顯擊中的，若鋼子彈擊中頭額，肯定不能支持活命到現在。我以有限的醫械常識斷，這是防暴警察配備的橡皮子彈。

醫生為我止血、縫針，一切進行得那樣快，做機分鐘就完事。醫生一面自言自語：沒有辦法了，危急時候，手術是粗糙些，肯定留下疤痕……

那裡顧慮得許多呢？感謝你這快而準的縫針嗎。做完手術，我略得，覺得活下來了。很快地護士扶我下來，另外的傷者等着上手術台了。手術一完，彷彿我便不再是傷病者，沒有人理會我。幸而茉莉亞一直在身旁，她找我拿手術單，又找到一張長椅讓我躺下。

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

後來知道這是位於東安民巷的北京醫院。它離天安門那樣近，我即使昏昏沉沉地躺下，也能聽到外面密集的槍聲。

血止住了，熱淚却不停地在臉上奔流。沉鬱的槍聲在心弦上，雖若不見那血肉橫飛，腦中却浮現出一幅兵荒馬亂的戰雄圖。再也不能不信，他們是真的開槍。殺人心碎，難眠的黑夜。半夢半醒中，不夢斷到醫生們在說：

「都是些什麼子彈！一沾上人體便爆炸！」

「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啊！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

「沒有人性的劊子手！現在不論救護車還醫場！」

還有醫在我身後的受傷學生，訴說他在紀念碑撤退時，被軍隊追打重傷。

又有受傷學生說，清晨前坦克「清理」廣場，愚向仍有學生開禮的戰士！坦克輾過民生女神像，神像跪下有七名學生，同被輾死。

軍隊驅趕長安街上的羣衆，出動坦克和機關槍。

更殘人的屠殺：一名高自聯幹部要跑到醫院來避難，慟哭不止，他說軍隊在學生撤退時開槍，死傷無數，而且三十八軍因為保護學生，沒有動手，也給後後追殺的二十七軍射殺，屍橫遍地，死人枕藉。指射完畢說：士兵更把火燃燒廣場，毀屍滅迹……

火燒天安門。我腦海裡空空盪盪，流得太多的淚已，枯乾，抽搐得過久的心變麻木，但願這僅是一場惡夢。

天地不仁！百姓道難！已到了火燒天安門這一步了。火燒圓明園的國恥，遺迹歷歷，永誌不忘。凶殘的鄧楊李集團，完全將京城當作敵區，殺我人民，數我廣場，竟然還要放一把火來在莊嚴的天安門前示威。

坦克、機關槍、燧燒彈、烈火，無一不是不可思議。可是這些醫生、傷者的目擊，又豈會作偽？

沒有作偽。亦不是幻夢。清晨七時，電台所播的強音，清晰地直稱：軍隊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

由「動亂」升格為「反革命暴亂」，反正電台早已軍管，你說什麼都可以。

反革命！暴亂！火燒裝甲車那一幕瞬即浮現腦海。

火燒裝甲車。

火燒天安門。

到處是被無辜火而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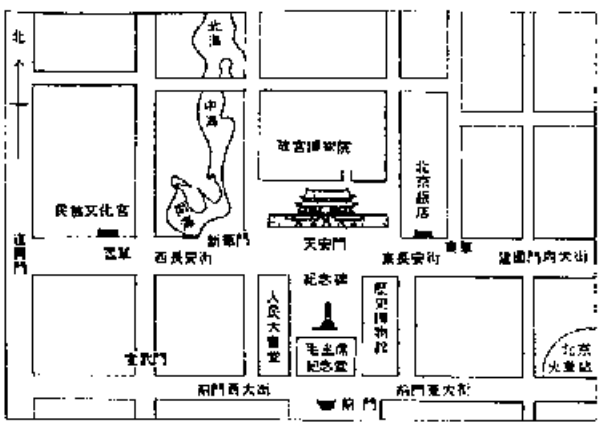
(二)倉惶別京　步步驚心

大屠殺在延續

血濺、槍聲，將六月四日凌晨的大屠殺，存光天化日之下延續。

傷者不斷湧入醫院，有被射至身上整排彈孔者，有路上經過被「誤傷」者，總之：人命無價，彈拳無情。

早在黎明之前，我已經聽到護士對醫生說沒有血漿了。我有點慶幸受傷得早，要不是防暴警察一出便中彈，緊跟着防暴警察後面的，是荷槍實彈的解放軍，發射的不是橡皮子彈而是連發彈。要不是早受了傷，再晚便



■北京天安門前路線圖。

雨水洗不清血漬

四日下午京城大雨，莫非天若有情？但雨水洗不淨廣場上的血痕，天地變色，血淚斑斑，誰能拭拭？

比起其他人，我慶幸輕傷，惟是這輕傷已令我不能極易動彈。受傷後，我原想大概得多留數天，最少得等傷口癒合，不怕醫療機看上我機。

可是六月四日整日不斷的槍聲，使我很快便改變主意。一定要盡快離去！誰知道這會亂成什麼樣子？在北京如何能好好養傷？

問題是，我們根本不敢踏出醫院半步。軍隊就數路人，掃射長安的消息不斷傳來，我這樣頭紮綳帶的人走到街上，不是令軍隊認為我是「反革命」麼？

我們不斷致電外面求援，無奈槍彈阻斷歸路。北京飯店的行家更傳出軍隊將入記者的房間搜查稿件，更令我隔基心仲仲。

學生第一次要為存亡問題而焦慮！顧不上慣假，顧不上悲傷，禁絕腦殼的，就是如何逃出險境。找到一位住在麗都酒店（機場附近）的朋友，代訂機票，不管能否出外，先訂下六月五日的機票再說。我們甚至考慮過，若能找到車直出機場，乾脆不返回北京飯店取行李，並且離開北京。因為北京醫院與北京飯店雖是相距甚近，可是兩者實際近天安門，路程難知，卻是槍林彈雨驚險地，可謂寸步難移。

仍有等待黎明。香港行家設警往英國領事館求助，但我們本樂觀，仍然僱托友人代訂機票。結果紙貼不出我們不抱希望是對的。

六月四日就在如此焦慮中渡過。

別矣北京如此殘局

六月五日悄然降臨，睜眼醒來，腦前若有一線曙光，來醫院探病的入陸續出現了，這是四日所不曾出現的現象，於是我想到，街上可以行走自如了。

經過與北京飯店的行家聯繫，《文匯報》駐京記者對鏡紹到醫院來接我們回飯店去，因為他比較熟悉路，知道如何趨避。

走出醫院，看到路上自行車三三兩兩，途人雖不多，總算不是死寂。路上橫豆般噸車輛，路障，遠處士兵挺立，隨時有危險發生。一步一驚心，橫過長安街，走進北京飯店，仿似經歷了一場大試煉。

險阻重重。能安全返回北京飯店收拾行李是一奉，再要找到車子，找到機票，通過機場海關……極多少朋友的幫助，始能一一克服。

不堪回首，我以疲弱的身軀，憑力闖過一關又一關，當最後登上CA三一〇班機時，不禁熱淚盈眶。北京啊北京！我不想離開你，却又不得不毒早離開你。

別矣北京！如此殘局，何日得再返京華？

兵士成俘虜　軍械作展品

緊張的氣氛並未就此消除，大批的軍隊後撤了，却存少數的士兵被「俘虜」，圍困於大街上。

如此奇景大概是世上罕見的：

光天白日之下，一輛麵包車停在木樨地，後門開外大步跨三生兩路交界處，市民圍觀圍觀，十字路口交通癱瘓。

交通阻塞已是北京市民月來慣見的事了，可是除本見證「俘虜」士兵、被水淹軍、載名學生站在麵包車頂上，高舉車牌，揭發軍閥、化首、縱重（抽人用）；車內六名不穿軍裝上衣的士兵目無表情。這是一輛偽裝客車的軍車，由於車牌被了底，英文字母前不帶地區名，被學生識破，攔住了。那是六月三日凌晨兩時多鐘的。

是什麼原因引起學生的憤怒？還是因為血腥事端正在為邊帶來恐怖？假如市民對車內士兵很不客氣，頭切大喊：「出來！出來！」有些人更跳前前。學生在車的四周拉起繩子阻隔，有學生勸說士兵：出來講幾句話吧，不會有你們危險的。大兵仍神態漠然。

就這樣相持不下，士兵像笼子一樣被圍望哨兵，前提阻遂在大街上展現。

其實，這一天不僅在木樨地，很多地方均有被圍困的軍車，被「擒獲」的車用物品，在西單，在六部口，北京市區市支往常更「熱鬧」。

到了下午，更聞得做作鳴了。



■在六部口被軍警打傷的學生的張華清

重重設阱　血暴如潮

暴亂猶未生　社論已完稿

和平的學生請願，民眾示威，竟一夕之間由「動亂」而被變為「反革命暴亂」，城郊小事變，竟是不以人民意志為轉移的。

事況根本無天的第二步，是先配製「人民」的。不過他這句話的沒有說話，「造反」，不是人民自己的，而是由他這一小撮製造出來。

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許，通往天安門廣場清場，存在之前，《解放軍報》的社論，這篇早已經到其他報刊的社論，好像反時「轉載」。指四《解放軍報》社論的人是先知，知或預知計劃，相信不必明言，大家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就好像沒有動員而需要強行宣佈戒嚴，為了給自己找到一點理據，於是自己製造動亂：北京市委下令公共汽車停開，為了暗調軍隊進城而令通信停駛，油站不供應汽油，飯店不用照顧在大街上設營傳道。種種技倆出籠，北京面臨製亂，首都民眾的耐性創可忍律，令人佩服。

既然「製」不逃脫，又何妨「製」之有？「製」，也是可以醞釀的。

血腥暴，從六月二日深夜開始。

車禍奪人命　夜半急行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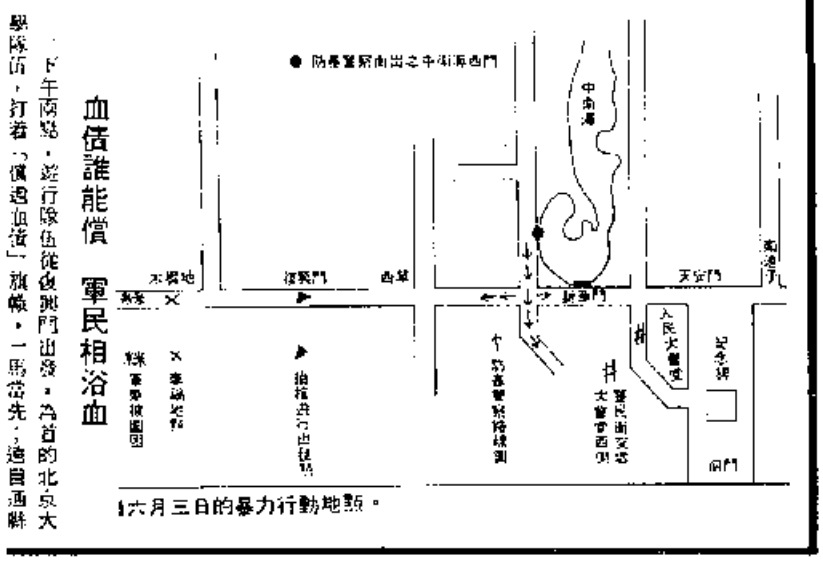
六月二日晚，是大批軍隊從多進城之前夕，前此北京城氣氛平和，最多只有老星的遊行。當晚十時四十八分，一部無車牌軍用吉普車以時速一百二十公里高速，從複興門外木樨地，撞倒四名途人。一名送抵醫院時已停止呼吸，另兩名在搶救期間死亡。

這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嗎？駕駛並不這樣看。據目擊者指出，車是開於戒嚴部隊的，駕駛司機撞倒人後，仍然人剛制地說：我們是執行上級命令的！交通警察很快地將這名司機帶走，完全不按一般的處理辦事。

新聞發言人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甲已萬民共憤；如今戒嚴車隊為了「執行命令」，竟圖頓交通規則，駕車撞死民眾！是眾已不伏數天的怨氣一下子爆發開來。當晚更在血流成河的慘事現場，以輔車在地上大書：六月三日下午兩點佔起遊行。

這後有到與淺淺的時刻，短短半大內又發生了連串令民眾血脈賁張的鬼事。六月三日凌晨，軍隊流的通城了！

為了避免「騷擾」民眾，直城的士兵不步步，不穿綠色軍裝上衣，跑小步而來，分東西兩路通進。一路從城東北的通融而來，而入東長安街，而到了北京飯店前站被民眾截住，先頭部隊突遭重兩把子，五天安門廣場僅數步之隔，驚生捉一把汗！



六月三日的暴力行動地點。

血債誰能償　軍民相浴血

下午兩點，遊行隊伍從復興門出發，為首的北京大學隊伍，打着「償還血債」旗幟，一馬當先；這是通過解放軍的北京服裝學院，則果的「還我為你嗎」、「血肉長城」等標語；中央美術學院的標語是「人血不是水」。這與過去的遊行相比，這次遊行的口號，顯示市民眾對執政者的不滿，已上升到新的高度。原來號召的是抬棺遊行，後來沒有抬棺，或用一部車在車頭結隊，扮作靈車。

暴風氣氛不斷醞釀，流血事件隨時增加。

下午四點多，人民大會堂西門剛然湧出數千士兵，沒過大會堂便是廣場，車隊卻被不過去，學眾對他們潮成生西門外，動彈不得。

約日傍晚下，這支軍隊與群眾僵持了整整一下午。與國去一樣，學生整隊力竭地疏說、解釋，望眾將水過來。但過去不一樣的，部分學眾與士兵仇不住氣，對眾向士兵投石塊，士兵解下皮帶指打市民，三輪車載走一個又一個的傷者。

一名曾看後果在現場上的記者會為這他被打的經過。下午三點多，這名流檢出版新聞工作人會堂西側看到士兵用皮帶打人，他上前抓住一個指打老人的大兵，冷不防被大兵回鞭重打在他額上，登時血流如注。熱血沸騰激情，並一把抓過鞭子，當場鋼倒，血流滿面，當場轉了一圈，大聲說：我是一個記者，我要報導，但我認為李鵬政府不代表我！

一幅幅傷者的血指陣了群眾的怒吼，到黃昏，更連生大規模的衝突，群起向軍隊扔石。流支援帶槍的軍隊大概是有令不得開殺戒的，面對市民的「襲擊」，他們只得退入大會堂，可是門又緊閉着，他們衆攔而入，或個是把頭衰沒！前到下午七時多車隊全部退回大會堂。

暴警齊動武　鎮壓奏先聲

開槍場行動不動的小型突圍的規模的，即是六部口一場激戰過後的退戰。

由於過去一天軍隊不時在市內「掃蕩阻遏」，道下一車車的軍隊，被四民當作敵對品的在大街上展覽，高漲到不安。下午三時，廣場指揮部民主之聲高場站為最為準確超過六部口，並有大批市民圍着裝甲車的軍車，當時官方正在開始，請舉旗揮快離開，否則採取緊急措施。

這個指揮部的政府，任何號令經要是不合群眾意的，就會引起群眾的憤怒。市民並沒有散去。

總然，中南海西門開了，趙紫一支裝甲部隊開出，向南推進，到了十字路口，遇始快慢步，分東、西、南三面包圍群眾。手持電棍的武警對群眾使勁猛打，一面步、一面打，總放了煙霧彈。

一個多月的群眾運動，當晚首次大規模動武，首次放了人對抗隊中的催淚瓦斯。

指揮部在緊急動員命中說：「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歷史當將這個日子作為動亂家國，為人民永遠記住。就在這天，這個的政府下了緊在北京市區的最後命令，出動上千名武裝的軍隊，配以裝甲車無千發的學生和人民進行殘暴無比的鎮壓，使用了由德國到電台提等一切的殺人武器。」

此際，使館民期間武警隊已是人們所能想像的各種武器、無人會想到坦克、機關槍。正如六月二日之時，大家都沒有想到，也沒暴在半天之內由冰點上升到沸點，即使到了沸點，大家也是沒有想到，半天之後使會爆炸，炸成血光、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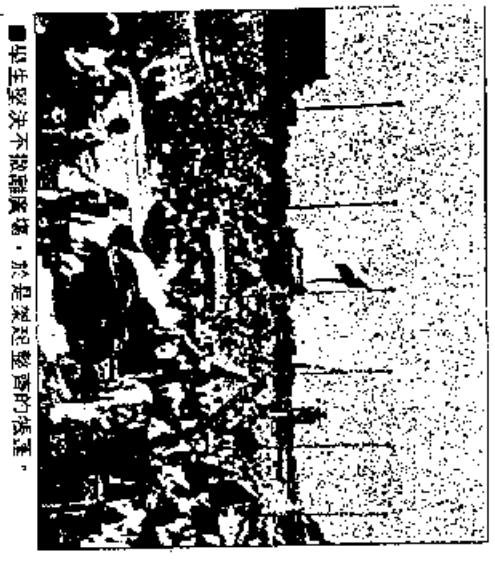
■本國地被圍困的軍事。

被逼開殺戒　一派荒唐語

誌：本由自人民的意志，是軍警製造血腥引發暴動，情勢的發展不知不覺走進圈套，企圖以暴抗暴。

話不知說的李鵬，竟有被反諷政策至軍一面採取緊性質的電視講話，就有在最後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派隊進行屠殺，如果不這樣做，領性將會更大些。（六月十九日講話）。

我們將眼光放到木樨地、南池子、大會堂西側、六部口，是在說謊？誰在作偽？還是迫不得已？迫不得已的是人民！而且，不要忘記，直到六月四日之前，是無可忍，迫得最大致心的群眾，沒有發過一件公共器物，直到軍隊開始殺人之前，沒有打死過一名士兵。第一宗暴徒的破壞性行為，是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多天安門前的大流裝甲車，這時軍隊早已全面而開始殺人了。被迫



■學生堅決不撤離廣場，就是突起整頓的性質。

同日同時天安門廣場有「百萬大軍」誓師「保衛北京市委」的「大示威」，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市長陳錫聯、副市長王宏偉、王寶森、張百發、劉敬民、張健、張磐石、王德、王恩茂、王學珍、王維城、王憲魁、白介夫、白清才、史紀言、劉志華、劉揚、孫孚凌、孫尚清、李錫銘、李超、李琪、吳官正、何魯麗、何椿霖、何燕侯、佟志廣、沈民光、沈圖、宋德福、宋養初、張文彬、張百發、張全景、張克輝、張建一、張健、張黎明、陳昌智、陳希同、陳錫聯、陳小魯、武仲偉、林炎志、林宏志、林克、林華、周本順、周尚文、周良沛、周伯華、周振華、周家鼎、周太和、周永康、周永開、周光召、周光蓉、周克玉、周克、周北堂、周北方、孟學農、孟慶山、孟晓駿、胡延輝、胡振涛、胡德平、胡啓立、柳随年、柳斌杰、段苏、段君毅、姜春云、姜恩柱、秦基伟、秦仲达、袁木、袁鹰、贾庆林、贾春旺、夏征农、徐惟诚、徐惟诚、徐惟诚

從圍城到大屠殺

永　嬰

歷史將記住這一天：號稱要「解放人民」的軍隊，向數以萬計的自己國家的人民大開殺戒。
歷史將記住這一天：成千上萬的精英學子被虐殺，只爲了他們以最和平的方式爭取民主。

前奏：大兵二度入城

六月二日中午，北京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條不尋常的新聞片：曾被指為搶紫腸「反革命團」成員的袁基偉出面亮相，他親自前往駐守北京某地的戒嚴部隊給官兵打氣。李、楊政權似乎又多了一根支撐棒。但一般人都認為，李楊已掌握大局，而且北京高校學生已大部份撤出天安門，看來拖下去對李楊集團有利。鎮壓似乎不必要了。

六月三日凌晨二時，大約一萬多名身穿白襯衫軍褲的軍人，以密集的隊形，從東西長安街兩個方向向天安門廣場跑步進發。這些年滿二十歲上下的軍人未携武器。消息立即傳開，睡夢中的市民們紛紛跑到街上堵截，不多時超過十萬民衆築成厚厚的人墻，將兩路軍隊截停。人墻則沸，市民和學生大聲質問。「回去！回去！」「不許打人！」「人民的軍隊，站到人民一邊來」的呼聲響徹夜空。人們發現，這些滿身汗水、神情惘然的士兵已疲勞不堪。他們承認，他們是駐守機場的戒嚴部隊，深夜接到命令，必須在今晨三時趕到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行動。

與戒嚴初期軍隊入城受羣衆阻攔時尚能保持和善或既定規動的態度不同的是，大部份士兵這次對羣衆的堵截與憤怒很少理睬，甚至採取對立的態度。王府井大街並發生了軍民打鬥的慘劇。當羣衆的堵截成功、車隊逐漸後退時，人羣依然給予歡聲。小部份士兵很激動，有士兵將軍帽拋地，大聲怒道：「我不幹了」。也有軍官表示：「我們絶不打羣衆」。

終於，被衝散的軍人後退到王府井街口坐在地上待命。一部份車隊在混亂中成功地進入天安門廣場附近。

第一滴血

在市民攔截軍隊的過程中，建國門和西單分別截停了四輛滿載軍事武器的軍車。車上兩包裝裹着的台衝鋒槍、步槍、手榴彈和防毒面具，並且有大量鐵棒、菜刀等兇器。羣衆將武器途到新華門外展置，數萬市民前往觀看。

此時，新華門內衝出二、三百名武裝軍人，用木棍、電棍見人就打，一時新華門前秩序大亂，部份學生市民被打得血流滿面。西單的軍警並首次動用槍枝，向人羣發射橡膠子彈。受傷人數有四十多人。

下午二時，二千名頭戴鋼盔、手執電棍的軍人和武警，從中南海西門突然開出，沿西單南方街及六部口街道封鎖，施放了二十枚（一說五十枚）催淚彈，並用警棍毆打驅散人羣。搶走了被展出的武器裝備。

消息一傳開，數萬人立即趕到新華門及六部口，他們怒罵軍警「法西斯」「流氓」，他們推倒一輛吉普車，將兩輛運房軍用品的汽車玻璃全部砸碎，軍警撤出西單綿向中南海內。

幾乎是在新華門軍警鎮壓行動的同時，大會堂西門約一百名軍人以密集隊形衝出來，到西門路口佈防。但被數萬羣衆和學生衝散，衝突中雙方各有五六人受傷。在大會堂門口，軍隊坐在地上，四周陪着人羣，一直對峙了近六個小時。羣衆和學生高呼「人民軍隊愛人民」的口號，唱國歌、國際歌，有學生走入軍隊中，向軍人講解北京學生運動的眞相，但是，軍隊事先得到命令，對羣衆的勸說部動於衷。

三項通告火藥味重

此時，北京局勢呈膠着狀態。

但是，軍隊奉命強行鎮壓的强硬行動，已開始使局勢發生令人担憂的逆轉。軍隊處處受阻，民衆羣情激憤，氣氛已接近爆炸性。

在天安門南面前門，數百名軍警試圖由西向東進入廣場，他們配有衝鋒槍和機槍，但為羣衆設下的兩部巴士所阻，軍警一個小時後龍去。

在永定門火車站，數百部車車停在火車站旁，欲想從南向北駛向廣場，但為羣衆所阻，不得前進。

在復興門接近西安長街民族飯店附近，防暴警察與市民對峙七個小時，互擲石塊。

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六月三日度過紛亂、緊張和憤怒的一天。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鑒於形勢危急，組成宣傳隊，到全市每個角落去動員、呼籲人民羣衆，旗幟鮮明地反抗李鵬政府的軍事鎮壓，他們號召全市總罷工罷市，提出「與天安門廣場共存亡」的口號；臨時成立的北京市民自治會也提出了「與大學生共存亡」的口號。據說北京市自天天氣酷熱，但仍有數十萬人聚集在廣場，聽學生演講。廣場上出現了這樣的場語：「我們決不倒下，讓劊子手嘗得高大，好阻擋那自由的風。」

從早到晚，廣場上由政府操縱的廣播台，不斷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北京日報》的新聞及通告，指出凌晨堵截軍人入城、攔截軍車是由於極少數人煽動所致。把羣衆說成是歹徒、流氓、地痞。市民對政府的廣播，不斷發出噓聲。

根據中共處理大規模羣衆事件的慣例，反覆的廣播，往往是行動的先兆。

從六時半開始到深夜，電台電視台先後多次中斷正常節目，播出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三項緊急通告。任何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從官方的緊急通告中嗅到火藥味。通告說，「近日來，極少數人製造謠言，惡意醜化、攻擊戒嚴部隊，用極其惡劣的手段，挑撥人民羣衆和戒嚴部隊之間的關係，煽動一些人堵頭軍車、搶奪武器，設打幹部戰士，蓋意製造事端，嚴大動亂。極少數人的這種嚴重違法行為，引起了廣大人民羣衆和部隊官兵的極大憤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通告接着以威脅的口氣宣稱：「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强行制止，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

最後的通告是午夜時分發出的，通份通告中多了兩句意味深長的話：

「……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受不必要的損失。」

皇子第一槍

後來有消息證實，從三日凌晨的軍人四處出動，到當夜的大規模瘋狂的彈壓，都是在執行着當局一項强硬的命令：只管執行命令，無需顧全人命傷亡。執行中可使用一切手段。

另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稱，鄧小平對彈壓造成傷亡的預計是一千人。

晚上十時，槍聲首先在皇子響起（皇子，新華社宿舍附近）。目擊者說，有人在槍聲中倒下。屠殺從此時開始。

十一時，木樨地（高幹樓一帶）也傳來了槍聲。

零點五十七分，廣場附近伴隨着槍聲，升起了幾處火光，照明彈、曳光彈在廣場上空飛舞。

凌晨一時零五分，天安門南面的裝文門區也槍聲四起。

鮮血正在飛濺，人們一批批倒下。

從皇子第一槍響起開始，數以萬計的軍隊和大批坦克、裝甲車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推進，車隊所經之處，凡有羣衆阻擋的，照樣行駛或以槍彈開路。凌晨一時二十分，以四、五人一排為數約六百名的軍隊，由南向北殺入會堂推進，周圍羣衆不敢接近，與軍隊保持百米距離，部份市民以石塊、玻璃瓶還擊。

廣場的最後一幕

倒下的羣衆，立即被人搶救。有人揹着滿滿鮮血的傷者，奔向醫院；有人用自行車架着傷者拖離現場；有人自覺找來了三輪車，運送垂危的傷者，飛奔送往搶救。

凌晨二時許，天安門城樓前的長安街，市民們載停裝甲車，有人爬上車頂，奮力翻動車蓋，數不清的人向車上擲物，在一片亂呼聲中將軍車點燃；在建國門大街，近萬人圍堵十多輛軍車，並將車推往路中心。在長安大街路口，放置了很多路障，阻止裝甲車進入廣場。

一隊坦克開來，輾過羣衆設置的路障，車身冒着火花，沿途遭到羣衆的圍追堵截。發了瘋似的坦克不顧人羣的密集，向人羣和行人道橫衝直撞，不斷有阻擋坦克和裝甲兵的人被輾死。人羣中發出發天的叫喊聲：「走狗」「殺人犯」「法西斯」。

一輛又一輛軍車和巴士被羣衆焚燒起火，兩邊長安大街上火頭處處，幾處火勢越來越猛烈，並傳來爆炸的巨響。

口前早已進駐大會堂、中山公園和文化宮的衛隊從四面八方出來向天安門廣場推進，行進中都發生開槍事件，死傷羣衆不斷在增加。

讓我們看看，這千學生、羣衆被殺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以「清場」天安門廣場為勝利目標的戒嚴部隊，實現了對廣場大包圍的行動之後，集中把目標對準了仍留守在廣場上的數萬學生和羣衆。

「一位最後撤離廣場，在槍林彈雨下死裏逃生的學生這樣描述。

當晚十二點之後，得到軍方會實行鎮壓的確切消息的四、五萬學生都退縮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無形之中，他們結成了一個堅强的團體，仍抱着與天安門共存亡的決心，堅不撤退。學生中男的佔三分之二，本地高校學生約佔三分之一，多數是外地學生。北京音樂學院的管弦樂隊伴奏下，學生們唱着戰歌，秩序依然良好，呈現一片悲壯、緊張的氣氛。

午夜一時，學生代表為表示學生「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原則，去到天安門城樓下與軍方談判，願意主動交出較早時在衝突中從軍人手中奪得的二十三枝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但斷然遭到軍官的拒絶。學生們不得不在紀念碑台階上砸毀了這些武器。

以侯德健、劉曉波等絶食知識份子為首的代表，也同時出面與部隊談判，表明為了避免更多流血，學生和市民願意撤出廣場，要求軍方讓出東交民巷方向的通道。戒嚴部隊表示，如果學生們五時前撤出，他們不會採取行動。在這危急關頭，學生們終於同意撤出，並安排清華大學學生殿後，人們開始向革命博物館方向撤退。



市民中彈，人們合力送院。（黃華攝）

瘋狂的殺戮

以下是一個學生的證言：

「凌晨四時多，廣場上的燈光忽然熄滅了。廣播裏又傳來了『清場』的命令。我當時心裏有一陣很緊張的感覺，好像只有一句話：這個時刻到了，這個時刻到了。

「……四點四十分，一出出紅色的信號彈升上了天空，緊接着，廣場的燈又全部亮了。我看到廣場的北前方全是士兵。這時，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面迅速地開出一支部隊，他們全部穿迷彩服，持衝鋒槍，戴鋼盔和防毒面具。

「這支部隊一衝出來，首先在紀念碑正前方一字型地架起了十幾架機關槍。機槍手全部趴在地上的。給口向着紀念碑的方向，背對天安門城樓。當機槍一架好，馬上有大批的軍人和武警（武警與軍人的區別一是服裝，二是鋼盔。武警的鋼盔比士兵的大，而且有護耳蓋）手持電棒、棒皮繩和一些我沒見過的專門武器從紀念碑正前方衝入我們靜坐的隊伍，便勁的打，把我們的隊伍打開兩邊，他們就這樣打開一條路，一直打到紀念碑的第三層。當時，我親眼看見已經有四、五十個學生被打得鮮血滿臉……

「機槍響了。有的士兵是跪着端起槍掃射，這些子彈是從頭上飛過，趴在地上掃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同學的帳篷和頭上了。一見到這樣，我們又只能往紀念碑上面退了。但是，在紀念碑上的軍人又把我們打得退下來，我們一退到地面，機槍又掃射起來了。」

不同的目擊者也證實了當時的情況。並且從不同角度，看到了廣場上大屠殺的現場。

三千多突圍的學生和市民，最後到達外圍的不足一千。幾十輛坦克和裝甲車不顧一切向一片片帳篷輾去，許多正在睡覺的學生來不及叫一聲就被照成肉泥。軍人用自動武器向後面向黑壓壓追殺，學生們只得踏着一堆堆屍體冒死前逃。他們有的人架着受傷的同學，但也有更多的傷者無法顧及。一位女同學活活被刺刀刺死，受傷未死的學生被軍人補槍射殺。

逃出廣場的學生和市民，並沒有擺脫死神的追趕，當他們無情入東長安街向北與飯店方向透過時，從兩邊又響起槍聲。

一批又一批跑出廣場的人羣、哭着、哭着，地跑着也不能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

人們證實，廣場的掃射達二十分鐘之久，之後，仍有零星的槍聲從廣場傳來。

燒屍：直昇機相助

有一項消息說：進入天安門的戒嚴部隊執行任務之前曾被注射過某種藥物。他們得到指示稱，天安門廣場的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必須進行防疫注射。一位北京大學的教師從受香港新聞機構電話訪問時說，與境的士兵有失常的舉止，他們激動起來，一面開槍一面狂笑，「好像吸過什麼藥似的」。

再讓我們回到天安門廣場，看看這些突「擺護北京法安」的人民軍隊，是怎樣消滅他們眼前的一切證據的。

清晨五點半。

廣場上空，直昇機在來回盤旋；地上，坦克車與裝甲列，從東西兩個方向轉入大竹竿前的大道，陳陣開過。幾十輛軍車把完全了在廣場的「勝利」。幾萬名士兵進入廣場後形成一個大方陣，東西長安街已，都有，排四人厚的士兵坐着，作為前衛開路。而紀念碑前的天安門廣場的中心地帶，士兵們在打掃戰場，無法估計的學生、平民的屍體需要處理。士兵用大車用帆布將成群人裹起。但是，還是有目擊者講出了他們所見：「我走到路邊爬上來了，看到廣場的士兵正拿着大剪刀將裝裝學生和市民的屍體，一個屍體裝進一個袋裏，然後用大帆布蓋住，蓋成堆……」

……廣場上的行人道上的屍體都是人肢着人，車隊支起了帳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帶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車車，不知運去了什麼地方。

大型直昇飛機，不斷在廣場中心地帶升降，這給滿腹的市民看不清它到底運什麼。但直昇機的強大氣流吹起了軍用帆布的帳篷，有人從旁看清，軍人將一袋袋裝得不成人形的屍體拋上直昇機。由於屍體太多，士兵運來鐵架，將屍體一層層一層層地架化屍體，一時濃烟升上了高空，遠于在北京飯店的香港電視台記者，也曾報導過燃燒的烟柱經久不息。

五月廿六日，一位在北京居住的荷蘭籍女士目睹了廣場上的行人道上的屍體都是人肢着人，車隊支起了帳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帶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車車，不知運去了什麼地方。

大型直昇飛機，不斷在廣場中心地帶升降，這給滿腹的市民看不清它到底運什麼。但直昇機的強大氣流吹起了軍用帆布的帳篷，有人從旁看清，軍人將一袋袋裝得不成人形的屍體拋上直昇機。由於屍體太多，士兵運來鐵架，將屍體一層層一層層地架化屍體，一時濃烟升上了高空，遠于在北京飯店的香港電視台記者，也曾報導過燃燒的烟柱經久不息。

五月廿六日，一位在北京居住的荷蘭籍女士目睹了廣場上的行人道上的屍體都是人肢着人，車隊支起了帳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帶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車車，不知運去了什麼地方。

人間暴行

看大屠殺過程中的一些具體的線索。

之一，一位亞洲人羣中的一個十二歲小女孩當胸開槍，打破了她的心臟，使屍體市民驚嚇不已。有人上前搶走屍體，士兵們向他們開槍。

之二，一位在本港居住的荷蘭籍女士目睹了廣場上的行人道上的屍體都是人肢着人，車隊支起了帳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帶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車車，不知運去了什麼地方。

之三，北京一位大學教師講述親眼所見：學生被槍擊後受傷倒地，他的四個同學要救助時，從兩邊又響起槍聲。

一批又一批跑出廣場的人羣、哭着、哭着，地跑着也不能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

人們證實，廣場的掃射達二十分鐘之久，之後，仍有零星的槍聲從廣場傳來。

之四，一名推着自行車的婦女，為了給行進中的坦克車讓路，着自行車推到一邊，坦克駕駛員出於好奇，正在減速時，士兵用衝鋒槍一輪掃射，婦女被打中倒下。大部份隨坦都剝了大門，市民在恐怖氣氛的事件還不斷繼續發生。

之五，七名青年學生揮手，想用身體擋住裝甲車的前進。但裝甲車依然高速開行，將學生輾斃。

之六，建國門附近，一位母親發現九歲的孫女倒在血泊之中，發現女孩身上有七個彈孔，悲痛欲絕的祖母抱起女孩走向士兵，但她立即中槍亦倒地。

之七，四日早上九時，木樨地有幾千個大學生組成人墻，與全副武裝的軍人陣線對峙，軍隊在未經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向坐在地上的人羣開槍，羣衆驚叫着逃向馬路兩邊，但軍人還看向馬路兩旁開槍掃射。不少人倒下去。

之八，四日晚，一百多名軍人，衝入廣場以北一處住宅區，向猶在的胡同開火，有担着嬰兒的婦女及行人無倖可躲而被擊中倒地。

之九，駐京被閣記者親眼所見，一位大腹軍人的學生，在混亂一來遠處被槍殺。

之十，目睹者說，一位未能離出廣場的女學生死得慘不忍睹。她身中三十多槍，全身被打得像蜂窩一樣。另一個女生只喊了一句不撤退，十兵先對她要翻開了幾槍，她聲嘶地躍起來，士兵對她胸腔連開七槍，前去拉屍的同學又被亂槍掃死。

四日的大屠殺一共死傷了多少人？有各種不同的統計數字。統計的來源包括：北京十五家醫院的醫護人員、外國記者的目睹估計，在場的市民和學生提供不同地點的人數。統計數字一直在增加，從五十、七十人死亡，四百人受傷，到過千人死亡，數千人受傷，乃至六日清晨之後的五千死亡。最後外界報道的死亡人數竟超過一萬。實數計五日則稱，相信七千多人死傷是可信的。

中央電視台在凌晨三時的一項特別報導中，宣稱有十六輛軍車、一輛消防車、二輛公共汽車被毀，二千武警、戰士受傷，並有死亡，對旗暴造成的數人死亡人數數字不提。次日的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政府和戒嚴部隊告全國人民書中稱，在執行任務中，「有一些傷亡」，並稱「死傷者大部份是武警和戰士」。

國防院發言人袁木在七日表示，共有三百人死亡，大部份是戰士，學生死亡的只二十三人，而軍人受傷的有五千多人。

劫後餘波

黑色星期日整整一天，北京市民處於恐怖與悲憤的氣氛之中。點射、連射的步槍、機槍聲從日出起起伏伏；市內交通全部斷絕，火車停開。大部份隨坦都剝了大門，市民在恐怖氣氛中開始排除路障，生活必需品。

下午四時，北京下了一場大雨，集結街頭的人羣明顯減少了，槍聲也開始稀落下去。

晚上九時許，九架坦克及十四架裝甲運兵車沿東長安街向建國門駛去，長安街頭剩下許多殘缺與燒毀的車輛。駛經的車隊向市民開槍，又有人死傷。有目擊者說當晚駛經北京飯店的戒嚴部隊曾向飯店開槍，威嚇臨窗觀看的記者。五日，終於對北京飯店實施軍管。所有外國及港澳記者被勒令離去。

五日，戒嚴部隊開始將行動轉向了高校及醫院。前一天給醫院的命令稱，將於三天之內對醫院實行軍管。軍事當局還警告院方，不得向外透露死傷者數字。香港新聞媒介得到的消息稱，當局還下令各醫院交出受傷入院的人，沒起醫務人員的憤慨。

五日，各個醫院的停屍間，排放着無人認領的屍體，有不少傷者是因血清用完搶救無效而死去的。外國記者要求軍方要求管醫院，不得不在醫院人員協助下匆匆離去。

消息證實是封鎖不了的。特別是在大城市，人們紛紛通過各種渠道，通過西方電台，逐漸知道軍人血洗天安門的真相。於是，各地學生動員起來了。全國各大城市相繼發生抗議當局的血腥屠殺。隨之，官方相應的強硬措施也相繼在各地出現：

在天津，因為得消息之快，市民連日來發動遊行抗議政府暴行，《天津日報》卻刊登「天津市公安局通告」，調子與北京相同。

在杭州，五日發生學生在延林路湖濱設置路障和遊行；浙江農業大學學生去火車站臥軌抗議；氣氛尚未緩和。

在上海，學生佔領交通要道，設置路障，阻擋軍隊開入市區，市政府下達通令，與北京軍政當局口徑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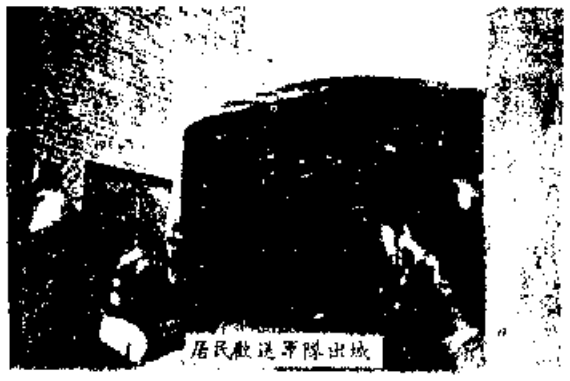
在成都，軍車五日已開入市區，軍民對峙上，市人羣車被焚燒，幾個大建築物被燒毀，軍隊開槍，造成百多人傷亡。

在廣州，自五日起局勢顯趨緊張，學生在海珠大橋搭坐，使交通癱瘓，軍事戒嚴的值動人員均換上重型武器。

在深圳蛇口，軍隊大動干戈的勢態日顯，惡化，並海來武裝於六日下午勢態進一步危急的消息。全國規模的軍民對抗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被俘不降的壮壮兵



城出隊準送敵民居



AC有重武器的第三线兵力



大攻装甲車



赤手搏坦克



她有何罪？被彈身亡

浩血天安門

楊天樹

血肉長城

北京時間六月三日晚十點半，一輛疾馳的吉普車在西長安街木屋地附近撞死了三位平民。當開槍的群衆從四方湧到出事現場後，意外地發現，跟在這輛武警吉普車後面的竟是一輛載滿了士兵的軍車。

一個精心策劃的、巨大的陰謀被發現了。原來中共數萬大軍正兵分五路，分別從東長安街、西長安街、東北的北京機場、西北的頤和園以及西南的宣武門乘夜幕開進北京城，企圖於凌晨前會師天安門。

解放軍進城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北京千家萬戶。孩子們在街上跑着，嘴裡尖叫着：「鬼子進城了！」居住在天安門的學生搖撼部立即用廣播發出緊急呼籲，號召市民保衛天安門廣場。

近百萬居民從大街小巷湧上街頭，許多人穿着睡衣、披着毛毯，擁向列隊的軍人。

很多進城的軍隊未佩帶武器，他們的槍械子彈是分開裝在後面的軍械車裡。這些部隊一進城就陷入了人民的包圍之中。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民戰爭」。

從西部進城的部隊駕駛上輛大公共汽車，其汽車被團團圍住。周圍的居民隔着車窗向士兵大喊：「你們被騙了！」士兵們莫明其妙地望着憤怒的人群。不知所措。他們從前聽慣了軍隊爲人民服務，受人民歡迎的宣傳，沒有想到會落到不受歡迎的地步。

從東部進城的部隊動作最快，一支五千人的隊伍身穿便衣一路跑步前進，凌晨一點多鐘已達東長安街北京飯店前，然而却在離廣場三百米的地方被上萬名群衆攔住。被圍困的部隊像一條押扎着的長龍，在人海中左突右奔，然而始終無法突破人牆。人民用自己的軀體組成血肉長城，保衛着民主的大本營——天安門廣場。

數萬軍隊與百萬市民相持整夜，天亮開始撤退。一些市民仍不放心，騎車跟在後，一直到軍隊撤出市區爲止。一些部隊在廣場圍困被驅散，脫離了隊伍的士兵顯得狼狽不堪。居民們把俘獲的士兵集中在街道旁，做風訓話，教訓他們不要向人民開槍。一些十七八歲的新兵從來沒見過這個陣式，差點哭出來。

市民紛紛拿出食物、飲料慰勞這些士兵。圍困的人羣數數呼，伸出手指形成V字，慶祝勝利。

在六月二日夜和六月三日晨進城的軍隊中，只有從東北首都機場入城的軍隊是全副武裝的。他們分乘的五十輛軍車被數萬居民擋在東直門外。僵持中，士兵們安靜地坐在車上，聽着居民們的勸話。約下午三點鐘，車隊在居民圍開的夾道中徐徐退去。一些不放心的居民騎車尾隨在後，直到確實部隊離城爲止。

至三日中午，除萬餘軍人成功突破重圍返近人民大會堂外，其餘部隊均因受阻而撤退。學生們將繳獲的軍械陳列一輛卡車上，在天安門廣場上展覽。

下午兩點，廣場指揮部將收繳的槍械集中在一輛卡車上送交公安部。但當車經西單時，圍上來的人羣從上面跳下大批武器。警車跟到新華門時，被群衆攔住。警察，搶奪被群衆發現，跟在這輛武警吉普車後面的竟是一輛載滿了士兵的軍車。

一個精心策劃的、巨大的陰謀被發現了。原來中共數萬大軍正兵分五路，分別從東長安街、西長安街、東北的北京機場、西北的頤和園以及西南的宣武門乘夜幕開進北京城，企圖於凌晨前會師天安門。

解放軍進城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北京千家萬戶。孩子們在街上跑着，嘴裡尖叫着：「鬼子進城了！」居住在天安門的學生搖撼部立即用廣播發出緊急呼籲，號召市民保衛天安門廣場。

近百萬居民從大街小巷湧上街頭，許多人穿着睡衣、披着毛毯，擁向列隊的軍人。

很多進城的軍隊未佩帶武器，他們的槍械子彈是分開裝在後面的軍械車裡。這些部隊一進城就陷入了人民的包圍之中。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民戰爭」。

從西部進城的部隊駕駛上輛大公共汽車，其汽車被團團圍住。周圍的居民隔着車窗向士兵大喊：「你們被騙了！」士兵們莫明其妙地望着憤怒的人群。不知所措。他們從前聽慣了軍隊爲人民服務，受人民歡迎的宣傳，沒有想到會落到不受歡迎的地步。

從東部進城的部隊動作最快，一支五千人的隊伍身穿便衣一路跑步前進，凌晨一點多鐘已達東長安街北京飯店前，然而却在離廣場三百米的地方被上萬名群衆攔住。被圍困的部隊像一條押扎着的長龍，在人海中左突右奔，然而始終無法突破人牆。人民用自己的軀體組成血肉長城，保衛着民主的大本營——天安門廣場。

數萬軍隊與百萬市民相持整夜，天亮開始撤退。一些市民仍不放心，騎車跟在後，一直到軍隊撤出市區爲止。一些部隊在廣場圍困被驅散，脫離了隊伍的士兵顯得狼狽不堪。居民們把俘獲的士兵集中在街道旁，做風訓話，教訓他們不要向人民開槍。一些十七八歲的新兵從來沒見過這個陣式，差點哭出來。

市民紛紛拿出食物、飲料慰勞這些士兵。圍困的人羣數數呼，伸出手指形成V字，慶祝勝利。

在六月二日夜和六月三日晨進城的軍隊中，只有從東北首都機場入城的軍隊是全副武裝的。他們分乘的五十輛軍車被數萬居民擋在東直門外。僵持中，士兵們安靜地坐在車上，聽着居民們的勸話。約下午三點鐘，車隊在居民圍開的夾道中徐徐退去。一些不放心的居民騎車尾隨在後，直到確實部隊離城爲止。

至三日中午，除萬餘軍人成功突破重圍返近人民大會堂外，其餘部隊均因受阻而撤退。學生們將繳獲的軍械陳列一輛卡車上，在天安門廣場上展覽。

下午兩點，廣場指揮部將收繳的槍械集中在一輛卡車上送交公安部。但當車經西單時，圍上來的人羣從上面跳下大批武警

鎖到西單街口之間的這段路，軍隊幾乎是踩着人民的鮮血開過去的。

「軍博」之役是這次北京大屠殺的第一仗。準備和平阻攔軍隊的市民和學生毫無準備，開始手裡拿着鐵棍的士兵被幾百名市民圍住。士兵開始打人，請到怒斥，後來人越集越多，聚起幾千人，組成人牆。附近幾個大學的學生聞訊趕來，憤在軍隊與市民之間，與軍人論理，高呼「人民的子弟兵不打人民」。軍民雙方僵持約一小時，在退一小時中，顯然軍隊指揮官商示了最高層領導人，並得到殺人的許可。

一小時後，軍隊突然向天開槍，群衆發生騷亂。在前面的大學生呼籲群衆冷靜，一再向大家保證軍隊不會開向人民開槍。於是大家又恢復冷靜，全數坐在地上，作爲路障。

軍隊又連續向天鳴槍，但群衆顯然相信了大學生們的話，不爲所動。可是第二排槍突然直接射向人群，前排的學生和群衆紛紛倒下，群衆大嘩，向四面奪路而逃，而軍人們仍不罷休，追在後面掃射。前六排人牆，每排一百多人，死亡過半，站在最前排的一百二十名北大學生，無一生還。

人民被激怒了，他們迅速聚集在人行道上，利用這道路障，且戰且退。狂怒的學生衝上坦克，用磚頭、木棍徒勞無益地敲着。撤退的居民沿途燒毀作爲路障的公共汽車、和當天繳獲的軍車，組成火牆，阻擋步兵。

軍隊改變了戰術，用坦克在路中間衝鋒，突破路障，步兵在人行道上挺進，一路掃射不斷。

當軍隊挺進到木屋地時，長安街南側一幢十幾層高的部長樓上的窗戶紛紛打開，上面傳來婦女的叫駡聲，瓶子、煮器紛紛殼落下，被這突然襲擊打懵了的上兵果然向窗口射擊，造成死傷十幾人，李立三的孫女在窗口被打死。

士兵的射擊是間歇的，行進時偶朝天射，但一遇人牆逾古，便東槍平射，且只要路邊有三十人聚集者，便開槍射擊驅散。沿途三三兩兩不斷有人死亡。

群衆撤到民族文化宮後再度聚集，並發動了一場新的攻勢。一輛坦克被用棋子卡住履帶然後被群衆燒毀。在場數千名居民歡聲雷動，乘勢以傳石、木棍向士兵發起攻擊。軍隊被迫後撤兩百米，有八名士兵頭部被擊傷。雙方相持約半小時，軍隊中忽然吹起衝鋒號，部隊一齊舉槍平射，從此後的傷員看，士兵已換上強力子彈，同時西長安街上出現了增援的八輛重型坦克。作爲路障的大公共汽車，被重型坦克一撞，如同切瓜。居民用燃燒瓶作戰，燒毀軍車廿八輛，裝甲車兩輛。另外俘獲裝甲車一輛，編號四二二，上面有五〇六式機槍一挺，七八個居民開着這輛裝甲車向三里河方面駛去。

軍隊開始發射拋光彈，並交替用催淚彈和機槍開路。百姓不支，紛紛倒地。潰退的居民、學生邊走邊喊：「保住西單」，逐向西單退去。

在西單，原被居民圍困在宣武門方向胡同裡的軍隊蜂擁而出，逐殺群衆。部隊調整陣容，右側爲裝甲車，中間是步兵，左邊是汽車隊。裝甲車又突破兩道路障，群衆四處逃散，混亂中有人高呼：「頂了中南海！」

於是憤怒的人群衝向中南海新華門，與門前三排上兵發生衝突。群衆口裡罵着李鵬，以石塊攻擊守軍，守門士兵以棍棒還擊，並鳴槍示警。

這時穿過六部口路障的野戰軍趕到，一排坦克衝過來，將群衆與新華門隔開。一輛坦克在衝鋒時當場碾死七名學生。憤怒的群衆一直追隨該坦克至人民大會堂北側，一群人爬上坦克，將棉被點燃蓋在上面。裡面的駕駛員熱得忍不住，爬出裝甲車，被群衆捕獲，打得半死。後幾名學生趕到，救下該士兵，送去醫院。那輛裝甲車被燒毀，大火映紅了人民大會堂。

新華門之後，最後一道路障已被突破。部隊不再急於推進，而是整頓隊形，繼續抵抗。

隨着拋光彈劃過天空，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城樓倒影清晰可見。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西路已經打通，這條路，是由七百多具平民的屍體鋪成的。

十里長安街，血流成河！

天安門廣場陷落

四日凌晨一點五十分，一個大功率的廣播喇叭反復迴蕩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廣播限令廣場上的人群立即散開退出廣場，否則軍隊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清場。

從東長安街開來的坦克已突破建國門的路障。二點鐘到達北京飯店。此時東西兩支部隊隔着廣場遙遙相望。包圍廣場的合圍已經形成。這時被困在人民大會堂內的數千名士兵也從北門衝出，直奔天安門城樓。

這時天安門廣場仍有一萬餘人，在軍隊的壓迫下向廣場南端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群衆臨撤前將天安門左側松牆點燃，一片烈焰衝天，映紅了天安門。

很快兩邊衝過來的軍隊在天安門金水橋前合龍，一字排開，面對向撤卻的群衆點射。從南邊來的部隊也完成了合圍，封住了毛澤東紀念堂左右的路口。在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頂端，視約可以看見黑壓壓的鋼盔和架好的機槍。

突然間，兩輛公共汽車從廣場左右兩邊開出，直衝向一字排開的軍隊前的士兵，群衆在後面吶喊助威。當車衝至軍隊前幾十米處，一陣猛烈的槍聲，汽車橫着停住了。士兵從車裡拖出受傷的司機和學生痛打。對面的群衆起哄鼓噪，但軍隊點射威脅，無人敢向前。

兩點三十分，在一片槍聲大作中，自由女神像倒下了。軍隊完全控制了天安門廣場北部，逐漸向南壓進，不斷舉槍平射。前面的百姓紛紛俯身向後退却，口裡喊着各種口號。

四點鐘左右，整個廣場的燈光全部熄滅。剩下的一萬名學生和市民全部被壓縮在英雄紀念碑周圍。北京的學生約佔三分之一，大部分是外地的學生。四名絕食的知識份子候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也在其中。

廣場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候德健建議爲避免傷亡，撤出廣場，但仍有部分學生願與廣場共存亡。最後，人們同意撤退，候德健前去與軍方談判。

四點四十分，一串紅色信號彈劃破天際，廣場上燈火復明。這時學生們發現，軍隊就近在咫尺，已將他們團團圍住。裝甲車已將英雄紀念碑包圍，只留下東面的博物館方向一個出口。一隊穿着迷彩服、戴防彈面具的士兵從大會堂跑出來，在學生正面一字排開，架起機槍。但學生們坐在紀念碑前和台階上不動，齊聲高唱「國際歌」和高呼「人民軍隊不打人民」的口號。

一隊武裝警察從橋手背後衝出，手持警棍衝入學生隊伍亂打，殺出一條血路，登上紀念碑第三層，四五十名學生被打得血流滿面。武警將第三層上的印刷、廣播設備搗毀後，將學生趕下台階。但是從台階退下來的學生將最前面的學生擠出警界線，一字排開的槍手立即射擊，當即有人中彈身亡。於是人群退回紀念碑階梯上，可是上面的武警又打人，把人往下趕，而人一退下來，機槍又響了。來回折騰了幾次，已有十幾名前排學生身亡。一批敢死隊的人急了，抓起瓶子要反擊，這時廣場指揮部急忙下命令撤退。這時是凌晨五點。

三千名同學手挽手，高唱「國際歌」徐徐向廣場東部的缺口退却，可是由於人多，動作很慢，在預定時間過後仍有大部分人未退出。

這時軍隊用裝甲車封住出口，三十幾輛坦克無情地向學生壓過來，隊伍前面發出慘叫，一些學生爲生存爬克輸底。整個隊伍大亂，學生衝上去奪力推開坦克，機槍響了，一批人倒下了，又一批人衝上去。最後合力衝出一個缺口。三千人分幾批從缺口衝出去，後面機槍在響，中途不斷有人倒下。衝到歷史博物館門口的學生只剩下一半。一些居民等在那裡接救，截住從南邊衝過來的另一隊軍人，掩護學生向東邊火車站方向撤退。後邊的軍隊則拿着棍子邊追邊打。

機槍響了整整二十分鐘，廣場紀念碑前整個布滿屍體和傷員。學生週末撤完，五輛坦克就朝學生的露營帳篷壓過去，直到把所有的一切碾平。有五名清華大學和人民大學的女生躲在帳篷裡避彈，沒來得及突圍，結果被坦克車活活碾死。

隨後，軍隊用火焰噴射器燒毀所有帳篷，整個廣場一片大火，英雄紀念碑被映得血紅。

天安門廣場陷落了，這個民主運動的支點被坦克車碾碎了。爲了趕走幾萬名手無寸鐵的學生，中共當局動用十萬大軍，把整個北京城扔進了血海。可是這個政權爲此付出的代價是不可估量的，從此，它在十一億中國人民和三千萬海外華人心中的合法性蕩然無存了。

請記住這個日子——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今後這一天將成爲中華民族的國殤日；每一年的這一天，都會有千萬人聚集在英雄紀念碑下，悼念那些爲中國民主事業獻身的勇士們。

可是，人們在問，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政權能活到明年的六月四日嗎？



六月四日凌晨二時，我們部隊陸續自其中車及和平門大馬路，草帶放火燒車及路障，我站在人群之中，即沿路聽，四方槍聲得不能辨方。北京市民組織其勇敢，與首批甲車後面石塊及啤瓶。有市民帶領小伙擋在前面主看熱鬧。我搶前面：「請不要過上前人。」草帶牽牽是以能消耗上去了，請不要過我自前的背的腰上，請不要過我留着敵人的槍大前進，請不要過我離我所愛其我所思，請不要過我一無所有的我說：「我要回去。」思懼部合我學步難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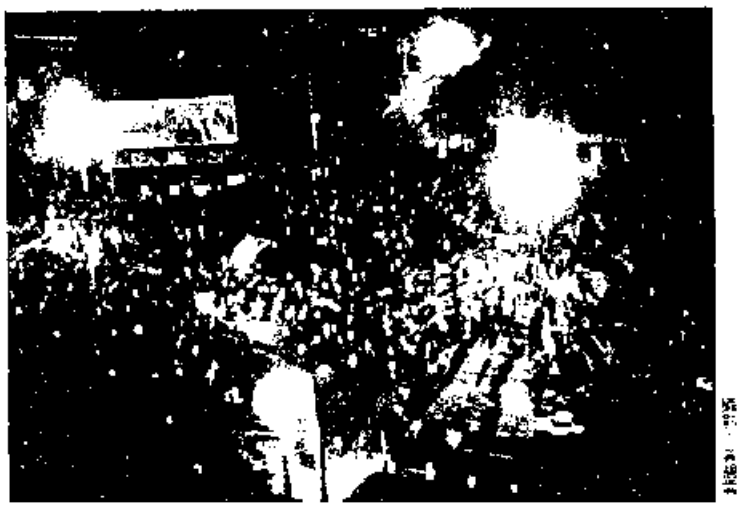
我們發現的高台上已經集聚眾的學了一堂人，因為對面有人說話，大家都不敢開燈。其中車隊及時部隊一列列的滿過，三輛車被着安門的擊體在其中車身右前，機槍開始在廣場及長安街掃射。高台上兩位女朋友開始哭泣，在那危險的關頭大家，頭得極為恐懼。我想說：「請不要再流淚。」卻想到必須對個人的感受有所尊重。金我只是對睡着有相貼的感覺，原著，大神經的，同，就只剩下這一步，也她的我都無能為力。天安門着火了。成千上萬的人流了血。而我手身打顫，不能遏止。過往的平靜的美麗的優裕的感情的生活，就打碎了。確實感大的將來，就在次光中誕生啦。

我們再次見到北京的黎明。感感覺每有人必看在此時離開天安門廣場，接着是機槍的連續掃射，長達三分鐘。坦克已經軋入了廣場，教護車聲沿路淌落。自愛時候大急駛，住愛時候機槍掃過落，有愛時候聲聲已經被槍彈射散。我們都搞不清楚。好像坦克是單主的子里，誰在敵鬥呢，誰在輕蔑操着我的手。我們七神振奮。誰在說，我們還有多少日子呢，一個人的生死又算得甘麼呢，陣又對陣的，生還總嗎，北京市民如此勇敢的陣又如此抗擊，又不是得讓的生命比誰的寶貴呢。我無法思想亦無法工作，只是神經如此失知直回，一刀一般刺痛我每一寸皮膚。

這史非發生在我們眼前發生：北京車聲沿路淌落。自愛時候大急駛，住愛時候機槍掃過落，有愛時候聲聲已經被槍彈射散。我們都搞不清楚。好像坦克是單主的子里，誰在敵鬥呢，誰在輕蔑操着我的手。我們七神振奮。誰在說，我們還有多少日子呢，一個人的生死又算得甘麼呢，陣又對陣的，生還總嗎，北京市民如此勇敢的陣又如此抗擊，又不是得讓的生命比誰的寶貴呢。我無法思想亦無法工作，只是神經如此失知直回，一刀一般刺痛我每一寸皮膚。

我們發現的高台上已經集聚眾的學了一堂人，因為對面有人說話，大家都不敢開燈。其中車隊及時部隊一列列的滿過，三輛車被着安門的擊體在其中車身右前，機槍開始在廣場及長安街掃射。高台上兩位女朋友開始哭泣，在那危險的關頭大家，頭得極為恐懼。我想說：「請不要再流淚。」卻想到必須對個人的感受有所尊重。金我只是對睡着有相貼的感覺，原著，大神經的，同，就只剩下這一步，也她的我都無能為力。天安門着火了。成千上萬的人流了血。而我手身打顫，不能遏止。過往的平靜的美麗的優裕的感情的生活，就打碎了。確實感大的將來，就在次光中誕生啦。

我們再次見到北京的黎明。感感覺每有人必看在此時離開天安門廣場，接着是機槍的連續掃射，長達三分鐘。坦克已經軋入了廣場，教護車聲沿路淌落。自愛時候大急駛，住愛時候機槍掃過落，有愛時候聲聲已經被槍彈射散。我們都搞不清楚。好像坦克是單主的子里，誰在敵鬥呢，誰在輕蔑操着我的手。我們七神振奮。誰在說，我們還有多少日子呢，一個人的生死又算得甘麼呢，陣又對陣的，生還總嗎，北京市民如此勇敢的陣又如此抗擊，又不是得讓的生命比誰的寶貴呢。我無法思想亦無法工作，只是神經如此失知直回，一刀一般刺痛我每一寸皮膚。



這史非發生在我們眼前發生：北京

三。

記者向行紛紛打電話給他們親愛的人，父母、情人、丈夫。而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有以來，也就算了。生命亦至無奈的地步，在這戰城的時刻，毅然無人可殺（只有一點法指，以及生命本身）。

我們活在圍城時刻，狀態就是草鄙，恐慌令我們有方向計要離開北京城。但我說：北京市民這樣勇敢……他們甚至不會讓任何一個人受傷在街頭被人料理……他們的活以血洗的血者解放軍，高舉「堅決！地迎！」。

在神度的疲乏與思懼中，我竟是睡了。

醒來只是覺得心跳。人是疲累的。下着雨。降降降降的整音不絕。我赤足立在地毯上，側耳細聽，分辨清楚，是坦克的聲音，在飯店附近的橫街穿插，射殺街上任何的平民。他首一看，坦克車隊無窮無盡，車隊有人稱約有八十架。坦克亦射擊任何有燈的窗戶。我退回牀上，不要不再思懼，只是再明時後有二恐怖的年代即將到來。中國這一百年悲壯的近代史，我們無可推諉。我們必須勇敢負每一分力量與強權政府抗爭：我們別無選擇。

翌日早晨我跟同事說：我要留下來。好像不回馬上作，或是勇敢，只是很單所當然的事。我們被這樣區歷史。

當然這又引起了一場爭論。我安然道：好。可以留便留。不留便走。

因為歷史如此龐大，我們在渺小的個位上觀察，又有誰能過它。一個個體位與另一個個體之間，分別不大。

歷史不分你我，我們都在其中。

然而幾天後大的大陸，回到前方小島來，我竟是若有所失。巨大的歷史事件，至今仍令人難以消化理解。但我們不應忘記，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前，我們有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我們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過九年以前的漫長歲月，到博，革命。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並非一個歷史的孤立事件，它的總方向是明確的：不斷的草帶活動，總帶點非理性的成分，及我領導。歷史事件與人地重複。我們必須在歷史的時間反省。

面對漫大的將來，我將再一次經到了北京的黎明，困惑而又沉重，光明永不到來，而我們過往平靜而優秀的生活，卻必單擊擊，至今我仍無法忘懷我對優裕的文明生活，極深刻的感好，猶如一隻小小的玻璃的玻璃盒子，在時代之前，「奇」的碎個稱稱，革命總是那麼卓絕的，都是人性的對一面，而我每念及此，便站在陽台上眺望風景，的香港的燈光通通仍發不斷發達，港行深伍漫漫無盡，城市有聲動及恐懼，我用手遮着窗看殘餘的那光，想到了未來的日子，如此這般，空氣涼颼颼的圍上來，天便黑了。

黃碧雲

紀錄事件：佔領天安門

黑夜，給了我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記下天安門廣場指揮者的一些描畫

北京發生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事件，而我都時常是一個在場的旁觀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下旬，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為胡耀邦去世舉辦的追悼會，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同時開始以靜坐、遊行、絕食的方式，表達對共產領導的不滿。

這史事件以悲劇落幕，直到一九九五年四月九日天安門事件如此面目我們不應忘記或要自始自終的紀念碑文到處此，數十人死傷，相對要三日，仍未能清洗。

但我們常常忘記了歷史就是一天天門廣場再次成為了中國民眾的希望。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北京有百萬人走上成為了一學生借悼胡里加速改革的舉止。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在台灣由陳水扁、施明德、謝長廷、張俊宏、王拓、王世勛、陳菊、林義雄、呂秀蓮、姚嘉文、周清玉、林正杰、張德銘、許信良、黃信介、江鵬堅、張富美、張川俊、張學舜、張博雅、張燕雄、張俊雄、張俊宏、張德銘

血洗北京，舉世震動

□鍾草原

解放軍進城

1989年6月2日清晨二時許，許多正在熟睡的北京市民被大街上「沙沙沙」的腳步聲驚醒，有人開門走出一看，只見昏暗的街道下，身穿白襯衣和各式運動衣，下身穿著軍褲的解放軍隊伍，黑壓壓的看不見尾，正在往天安門方向跑去。有的市民立即大喊：「解放軍進城了！市民們快起來！」市民們有的披著衣服，有的穿著睡衣，有的只穿背心褲叉，紛紛走上大街圍截人城大軍。城西和城南數十萬市民即到將這些數以萬計的入城部隊分割，像「包餃子」一樣圍攏圍住。在市民的質問下，這些軍人多數流默不語，有的說，他們是急行軍來的，已走了三個多小時，上級命令他們到指定地點集合。許多士兵褲腰所佩皮帶，其中一根特別粗大。在這次圍截到的軍車裏，經市民和一些學生檢查，車上除了裝載軍衣之外，還有人盾的武器裝備，顯然是用來進行鎮壓用的。

潮數部隊進城的行動持續到上午，市區多處交通堵塞，許多幹部、工人無法上班，人們議論紛紛，預感到6日天安門將會出事。一股多來日趨平靜的雨面，又緊張起來了。

6月2日上午，市民在中南海新華門附近的大部口，截住了兩輛載有隨皮彈藥的大巴士，當衆將車內的槍枝彈藥取出展示。下午二時，當局出動七百名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強行驅散人羣，奪回了這兩輛載有武器的大巴士。

木樨地車禍

6月2日晚上十點五十五分，一輛配有警燈、未掛牌照的警車由西向東高速行駛，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木樨地撞向一邊的行人，將四名騎車行人撞倒，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傷的車禍。肇事者是北京武警總隊五支隊司機陳福玉。肇事後，陳福玉態度蠻橫，說是執行公務，圍觀羣衆十分氣憤，數千人將肇事警車和跟在後面的幾輛軍車團團圍住，發現後面的大卡車上部署滿了身穿便服、但配有匕首、背挎的武警。

6月3日，種種跡象使學生們感到事態將來嚴峻，市中心已有逾萬士兵「戒嚴」，近郊公路上也擠滿軍車。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組織召開會議後，立即採取應變措施，力求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

當時學生從軍隊手中搶來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這是前兩天市民與軍隊發生衝突時，從部隊手中繳獲的。「高校自治聯合會」開會後決定，爲表明學生「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初衷，立即將槍支彈藥送還最近部隊。晚上，學生代表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底下與軍隊聯繫此事，一位軍官出面表示，他們不予接收。學生們知道情況十分危急，爲防止被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爲學生殺戮軍人的罪證，大家在夜裏一點左右，在紀念碑台階上銷毀了這些槍支彈藥。學生的廣播站同時發出緊急通知，說局勢十分危急，希望廣場上的市民和學生迅速撤離。當時廣場上仍聚集着數十萬市民和學生。廣播後，許多市民和學生撤走，但仍有約三四萬人不願撤離，多數人不相信軍隊會向手無寸鐵的羣衆開槍。

深夜十二時，裝甲車衝進天安門

實際上，深夜十二點三十分左右，在西長安街上，數萬市民已與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推進的軍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在民族飯店門口，上萬市民擋住軍隊的去路，而軍隊大量施放催淚彈。羣衆開始向部隊扔石塊和礦泉水瓶，部隊開槍，一陣陣槍聲中，羣衆紛紛北避，許多人受傷倒下。羣衆上抬特傷者送往附近的復興醫院搶救，醫院當時首向記者採訪的記者證實，送到該醫院的受傷羣衆一百二十人，有三十多人已死亡。



▲有多少人在這次事件中傷亡，將可能永遠得不到確切的數字。

當晚十二點以後，裝甲車衝進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城樓下，對着成千上萬的人羣橫衝直撞，人們紛紛走避。憤怒的羣衆向裝甲車扔木棍和石塊，裝甲車飛快地前進後退，市民幾不顧身，終於包圍了這輛裝甲車。有人爬上裝甲車，試圖撬開裝甲車的頂部入口，沒有成功。有人當場用火點燃一輛高省標語的旅遊車，要燒裝甲車，有學生和一名中年男子上前制止，並高喊：不能燒！但已經晚了，憤怒的人羣不停地向裝甲車扔擲被等易燃物，裝甲車兩旁噴火。裝甲車內有兩名士兵逃出，羣衆上前痛打士兵，局勢越發緊張了。廣場四周，裝甲車和衝過來的部隊不停地向廣場逼近，一面不停地放槍和施放催淚彈。不斷有市民中彈倒下。有的市民爲攔住裝甲車前進，開來大巴士和貨車擋在長安街中心，並用街上的水泥欄桿儘成障礙。坦克和裝甲車過來推開障礙，衝進廣場。官方的高音喇叭反覆播放當局的《通知》，荷槍實彈的軍人，已緊緊包圍廣場。在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頂層，已經架起了機關槍。

廣場燈光熄滅

這時，留在廣場的學生約有三千多人，絕大部分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四周，也有少數學生仍留在絕食團。凌晨四點鐘正，廣場上的燈光熄滅，四周的裝甲車從陸地開過來，部隊的包圍圈不斷縮小。

正在廣場上參加過絕食的侯德此等四名知識分子經與軍方談判，同意廣場上的學生撤離，學生們也已同意撤退。可是，部隊很快就發動了「清場」行動。

事後，一個從廣場死裏逃生的清華大學學生，揭露了部隊「清場」的經過。他說，四點四十分，向學們正要撤退，一串紅色信號彈飛上天空，廣場上燈光又亮了。只見廣場上全是士兵，並在學生跟前架起機槍。一隊武警和軍人衝過來便動追打，驅趕學生。學生們四處奔路逃走。三十輛裝甲車向人羣開來，一些學生給輾死了，退到紀念碑上的學生，被後面的機槍掃射，又死傷了一些學生。

一整夜槍聲大作、到處火光

一整夜，北京城槍聲大作，到處火光。因爲實行新聞封鎖，新聞記者不能採訪，天安門廣場裏的眞實情況如何不得而知。但仍有許多外國和港、澳、台記者，冒着生命危險，對這一嚴重流血事件作了採訪報導。

波蘭電視台記者貝雅在1989年6月4日當日報導說，他看見中國士兵在學生退離天安門廣場時，朝學生的背部開槍。一名站在他身旁一公尺的學生在大聲疾呼向前推進的士兵後被射殺。

歷史將記住這一天

路透社記者1989年6月4日報導，中國科學院一名教授說，一名七歲大的孩子在人民大會堂外被殺死。

在這一流血事件中，有多少北京市民和大學生傷亡？中國官方的新聞媒介沒有報導，只報導了軍方有一千多人受傷的數字，而市民和大學生死傷的數字則未有報導。只承認「有一些」平民死亡。

據法新社6月4日報導，「從北京二十多間有人道之思的醫院搜集得來的資料，經過一晚和一早血腥鎮壓，解救一千四百多人死亡和一萬人受傷。」

有外電報導說，傷亡數字還遠不止此數。

也許，永遠得不出確切的傷亡數字。

但是，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

天安門「六四」事件紀實

屠城那天夜裏，屠城軍架起機關槍對準學生亂槍掃射，三千個學生從紀念碑向東衝出去，衝到歷史博物館門口時，只剩下一千多人了！睡在帳篷裏的學生都給坦克輾死了！

口曾斌

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血案，已是舉世皆知的了。對傷亡人數，美國總統說「死亡的市民和學生約有三千人。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六月六日對記者說，「據不完全統計，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暴徒和暴衆受傷兩千多人，軍警約有衆死亡近三百人，有四百多名軍人失踪，生死不明。學生死亡的準確數字是二十三人。」到六月十六日袁未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採訪時開改口說，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時「沒有打死一個人」，軍車也沒有軋死一個人」。美國記者形容這是「令人震驚的說法」，並勝該公司電視播出的數以千計的錄影帶顯示學生和旁觀者遭到射擊，袁太回答：「在歪曲事實眞相方面，現代技術的破案可以指出更長的影片。」究竟誰的說法更接近事實呢？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先來說說「六四」血案的經過。

製造口實使鎮壓堂皇進行

「六四」血案完全是政治需要而製造出來的。爲使鎮壓得以堂而皇之地進行，在李鵬發表了宣戰性的「五．九」講話後，有關方面即不斷爲鎮壓製造口實。

首先，他們挑起並激化軍民矛盾。駐部分軍人揚言，部隊在進京前即「賜」了兩個星期，不准看電視、看報、聽廣播，集中學習《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從而培育軍人對所謂在天安門廣場搗亂「反革命暴亂」的市民和學生的仇恨心理。部隊開到城郊遭受設戲時革命原地待命，官兵被困在車裏幾個鐘頭不吃不喝，連大小便都很困難，自然產生報復情緒。臨近「六四」，一支軍隊奉命向天安門進發，他們看使衣跑了六個小時快到達時被阻截，由於疲憊不堪弄得兵盔卸甲，返軍營訴說後自然使部隊產生廣場有變亂的印象。總之，用大衆壓暴的方式來造成軍民的對峙，激起士兵的屠城意識。

其次，他們製名其妙地指責「極少數人」和「個體人員」，並出北京市公安局拘捕工人領袖，給市民火上加油。

再次，他們故意將整車整車裝有槍枝等軍械的軍車開到近華門附近，讓市民和學生「搶」槍「繳」械，或者將槍殘軍車案之路方，誤阻截者去砸毀或焚燒（據說有的軍車是軍人自己放火燒的），從而製造了出現「反革命暴亂」的場面。

在上述種種籌謀之後，古都京城終於在一夜之間變成血腥屠城。

十餘機槍一字架開亂掃射

「六四」天安門廣場血案的眞實情況如何呢？一位逃離天安門廣場的北京清華大學學生訴說，六月三日晚上，「我一直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目睹了軍隊向我們靜坐學生及市民開槍鎮壓的全過程。」「我的好幾位同學已經被槍打死了。我的衣服上還染着他們的鮮血，我願以一個幸存者、見證人的身份，向世間一切愛好和平的善良的人們披露我所見到的槍殺的全過程。」

據這位學生說，他們是六月三日下午得知軍隊要鎮壓的消息。爲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他們將前兩天画軍隊衝突時繳得的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交給廣場的軍隊。軍隊補本上級指示不予接收，學生便將槍支和燃燒彈銷毀，以防被壞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爲學生殘殺軍人的「罪證」。

午夜十二點以後，當雨輛裝甲車從前門分別向廣場兩側急速開過，氣氛越來越緊張，直方的高聲喇叭反覆播放戒嚴部隊指揮部要人們離開廣場的通知，頭戴鋼盔的軍人密密麻麻地由四周圍向廣場、黑暗中，在歷史博物館的頂端，可以看到架出的憂



一名工人被士兵打得渾身血跡。

膠皮條和一些我從未見過的專門武器從紀念碑正前方衝入我們靜坐的隊伍，使勁的打，把學生的隊伍打開兩邊，他們就這樣打開一條路，一直打到紀念碑的第三層。有四、五十個學生被打得鮮血淋漓。這時，更多的裝甲車和軍人潮過來，在紀念碑周圍組成一個大而緊密的包圍圈，只在博物館的方向留了一個口子。

帳篷裏面的學生都給輾死了

當紀念碑第三層的學生被打退到地面的時候，機槍響了。有的士兵跪着端起槍掃射，這些子彈是從頭上掠過，趴在地上掃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學生的胸膛和頭上。一見到這樣，大家只能往紀念碑上面退了，「退，機槍就停了。但是，在紀念碑上的軍人又把學生打下來，學生一到地面，機槍又掃射起來。

同學們回到廣場，這時是早上六點半。我爬上路邊樹上，看到廣場的上兵正拿着大塑料袋裝學生和市民的屍體，一個屍體裝進一個袋裏，然後用大帆布把成堆的袋蓋上。」

另據一名「外高聯」科索隊學生訴說，當晚，在紀念碑下民主女神之下有幾十個帳篷，幾百個同學睡在裏面，退來不及喊醒他們，幾十輛坦克就在他們身上輾過去，並排地輾……

這些血淚的控訴，是對袁木之言的最有力的駁斥，難怪人們要稱他爲「袁廿二」，稱他爲「中國的戈培爾」（希特勒時代的撒謊專家）了。

創予手焚屍滅迹銷毀罪證

天安門「六四」血案製造者，屠城元兇窮兇極惡、手段毒辣。

本來，對付示威的學生，國際慣例的武器是催淚彈、高壓水龍、橡膠子彈和警棍等，都是非致命的。可是，屠城元兇竟選重型機關槍、裝甲車、五噸重的巨型坦克，甚至在戰爭中也不容許使用的特殊爆炸子彈，也用上了。在和平時期，用這樣的致命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誰敢相信？

「清場」軍隊，濫把人性。他們在廣場堵截學生的退路，然後集中火力圍殲；他們從奔跑者的背後開槍，向商道兩旁住戶射擊；對趕來搶救的紅十字會救護人員也射殺，簡直毫無人性。

爲了銷毀血洗天安門的罪證，他們竟然焚屍滅迹。由於屍體太多，兇手們已等不及將完整的屍體運走，於是他們運來了鋼架，將屍體架上去，用燃燒彈燒。更慘絕人寰的是，先用裝甲車將屍體輾碎，再放到架上焚燒，以便燒得更徹底。他們還對北京火葬場實行軍管，下令不准職工向外透露加班加點處理屍體的詳情，足見他們何等心虛！ ※

「六四」天安門記

□光　會

點滴的見聞，滙集起來就是珍貴的證據！

六月三日凌晨，戒嚴部隊進入市區，有的便衣，有的武裝，一部分軍隊在到達長安街六部口時被市民、學生堵住，有的機槍、彈藥被截。上午九時，許多市民、職工上街觀看，大學生將軍裝於晚上丟下的武器及用來打學生的各種器械在新華門前展示。下午二時許，防暴警察用催淚彈向圍軍械車的市民、學生進攻，許多人被催淚彈打傷，有的是兒童和婦女。晚八時，電視連續插放戒嚴部隊的緊急聲明。要市民不要上街。但仍有數十萬人向廣場走去。廣場，人頭攢動但井然有序。十時許，據傳，在軍事博物館一帶的軍隊開始與市民發生衝突。十二時左右，軍隊在裝甲車的掩護開道下，全副武裝軍兵隨步從東西兩側北向天安門攻擊，沿街市民向其擲磚頭石塊抗議，官兵跑步強行通過各路口。

六月四日凌晨二時，槍聲四起，軍隊開始武力鎮壓，復興門、木樨地、珠市口、東單等地都發生血案，沿街許多市民被無辜打傷。三時半，在象來街立武門一帶五十多輛軍車被市民堵住，四輛軍車被市民憤怒推翻點燃，火光照明黑夜。此時，數十輛坦克沿東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駛進，並傳來密集槍聲。四時半從廣場方向傳來如大年三十夜晚一般的炮竹爆裂聲和人們絕望的呼喊聲，大約持續十分鐘之久。槍聲悄然平靜，其後是可怕的死一般的黑暗。五時，零星的槍聲划破夜空，四方的信號彈不時升起。

多少人妻離子散、多少人血染賽場、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家破人亡！

據紅十字會組織統計六月四日晨，市民、學生傷亡二千多人，詳細數字無法統計。

六月四日早七時，在六部口附近的台湖司，記者確到四名北師大同學，二名男學生身上全是血迹，但他們沒有受傷。問他們，他們說：「身上的血都是同學們的，我們連出來，還有幾百名學生喪死不肯離開廣場，現在下落不明。」另二名女同學，面色蒼白，神情恍惚，她們是在天亮之前藏在附近的小胡同裏，匿到二位男同學，一起出來的。這幾名大學生立即被附近市民騎車帶走學校。

八時三十分，在八輛坦克掩護六部口三座路口堵住，他們這些士兵，有的坐着，見到市民便爬伴反射的站起來或把槍架起，不讓人們靠近。有的在神經質地笑，據說他們是二十七軍的士兵。

九時，大會堂南側，代號「二一」部隊將路口封鎖，一輛裝傳車不讓市民靠近，滯留外電去。有些兵士正在用塑料桶沖刷地上的血迹，一堆堆燒物還在冒煙。據附近居民說，凌晨密集的槍聲是從天安門廣場傳出的，屍體有的已被燒。此時，直



六月四日天亮後，天安門附近佈滿學生的屍體和自行車殘骸（美聯社照片）

升機不斷從天安門起落。

據觀察，和平門、宣武門、復興門、西單等各路口都有憤怒的群衆點燃的軍車。通往天安門西路被坦克壓得條條傷痕，有的商店玻璃被打成蛛網狀。筆者了解到，在六月四日凌晨武裝進攻天安門中，有些市民在樓上、道邊被子彈打死打傷，包括婦女、兒童和老人。復興醫院門口過道血迹斑斑，人們候着悲憤的心情，排隊進入醫院認領自己家人的、朋友的屍體。北京醫院裏已死的四十四人，包括，住在附近二十二號樓的工程師尹政、公安大學學生李強、師範大學政教系八六級學生李平等，還有記者。有些是無名屍，身份無法查清。認領的親屬悲憤至極，痛哭失聲，大罵當權者。在復興路，有十多輛坦克及三十多輛軍車被憤怒的市民點燃，十一時，爆炸聲仍在響。

下午四時，市容滿目瘡痍，滿面將塗。據悉軍隊當晚如遭到阻止，官兵便開槍打擊。血仍要流下去！歷史將永遠記住，六、四一一「人民將永遠不忘，六、四一！

北京大流血

到底死了多少人

據可靠消息透露：六月四日凌晨一時到七時，死亡人數是八千七百二十餘人。六月三日至九日，受傷者二萬八千七百九十餘人。

本刊特約記者　左　逆

在這次鄧小平下令數十萬大軍圍城中，市民學生死了多少人？

資本在六月六日下午在中信海學有記者招待會說，只有二十三個大學生死亡，部隊，「暴徒」，旁觀者死亡共近三百人。

時隔十日，即六月十六日，又是這個資本，在國際俱樂部特意安排美國金門廣播公司前日主持人電視採訪，說「在對天安門廣場的清理中，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沒有打死一個人，解放軍的軍車也沒有軋死一個人」。

到底這次圍城中，死了多少人？

有人說，這是一個永遠猜不到的謎。

要進行極精確的統計幾乎是不可能的。波坦克或裝甲車輾或肉醬的就地埋葬的，就難以計算。爲了尋求數字答案，筆者跑了醫院，更通過朋友在一些軍事機關找到幾個可靠的數字，綜合起來就是我們需要得到的答案了。

據可靠消息透露：

在六月四日凌晨一時開始到早上七時，在廣場、東西長安街和前門，死亡人數是八千七百二十餘人。

六月三日到六月九日，包括阻截軍車和六、七、八、九日斷斷續續被打死的人不包括四日廣場、東西長安街及前門死者，一千七百二十餘人。

六月三日至九日，學生、市民受傷人數是二萬八千七百九十餘人。

四日後，天安門廣場的屍體燒燬後，每天用直升機運出去，四、五、六接連運了三天，直到七日早晨。數字不詳。

袁木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說，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死亡三百人（包括「歹徒」和旁觀者）。據可靠消息的數字是士兵死亡十七人，受傷二千零四十三人。

一位學生親眼目睹了戒嚴軍在天安門廣場瘋狂屠殺愛國學生的罪行。他揭露說，屠殺之後戒嚴軍在成堆的屍體上倒上柴油燃燒，燒屍的濃烟滾滾衝天，雜間的臭氣衝天。燒屍之後，第二批隊伍迅速把遺留的殘骨和垃圾一起用鏟車裝走，然後第三批隊伍來消毒，整個屠殺場面安排得非常有順序。

據說，有兩名解放軍戰士偷藏了幾塊燒屍的遺骨，準備作爲戒嚴軍及鄧李楊集團屠殺人民的罪証，但事情敗露，兩人被捕。楊尚昆聞訊大怒，指責這兩個士兵是「人在曹營心在漢」。

北京屠城記

郭倩

六月三日深夜至六月四日凌晨，全球資訊系統都不願意看見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據說是學習了半個月、愛護首都、愛護人民、愛護年青學生、以及「爲人民看病、担水、和兒童開辦衛生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首都戒嚴部隊，用坦克、裝甲運兵車、輕重機槍和自動步槍，向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衆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

現在，讓我們懷着悲憤的心情，回顧一下由六月三日深夜到六月四日凌晨四時五十分發生的、被北京市民形容爲「北京人屠殺」的經過吧！

序幕：詭計的運用

從整個事件的經過，可以知道這場屠殺是中共內部有些人一手策劃的。

五月十九日深夜，李、楊二人發表了更名達楊，自打嘴巴的一戒嚴令」後，各路大軍便迫近北京。這些軍隊遭百萬民衆在市郊圍截，人們發覺這些軍隊多至五個軍的番號；部隊來自山東、山西、河南、遼寧。而且部份配備主戰坦克、裝甲運兵車、地對空導彈這些重型技術兵器。此外，民衆又發現，一部份士兵近一個星期來集中學習（人民日報）一四、廿六」社論，不許看報紙，不許聽廣播。而另一些部隊離原駐地出發時，根本不知道來北京的任務，有些以爲北京「發大水」要來救災。

這年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北京衛戍區的部隊調動不到，或者是不獲李、楊的信任；第二、配備的武器不像用來對付「暴亂的民衆」。人們都知道，四月以來的「學運」一direct control很無便用暴力一，反而像是用來發動軍事政變，或者是教華兵變。

數十萬大軍部署在市郊之後，老師表示軍隊不會鎮壓學生；徐向前還說「誰開槍打學生就槍斃誰」。軍隊沒有即時強行入城，五月二十三日更傳出「撤離」及「李鵬下台」的消息。但事後證實有誤，因爲軍隊只是調動，李鵬也沒有下台。

隨着解放軍幾個總部、海空軍、各大軍區及省市表態效忠李鵬之後，趙紫陽大勢已去。整部包括趙紫陽、胡啟立、閻明復、用紀雲、秦基陣、洪學智、鮑彤等「七君子」之說，一時甚囂塵上。

由於幾次盛傳「軍隊入城」都未成爲事實（最引人注意的一次，是學生頭袖吾爾開希從中國幾次人福利會處得到消息，爲避免無謂犧牲而下令「撤離」一致引起學生不滿的那一次），使北京學生和民衆益發相信大軍不是用於鎮壓學生，而只是用來恢復秩序的，因此，警惕性逐漸降低。

另一方面，大軍未有迹象調離北京，人數反而越來越多；尤其是第二十七軍（現任總參謀長遲浩田，曾是該軍軍長，而現任軍長是楊尚昆之子）調來北京南郊之後，曾被總部一些軍官貼大字報，指責該軍「堅持眞理」，不要被少數人利用，反映了軍內的鬥爭。

很明顯，軍隊背後有其代理人，而且在背後有所交易。傳聞版本甚多。

幕後的角力，在幾個老而不死的元老陳雲、李先念、彭眞分別代表中共顧委會、政協及人大常委發言之後，形勢已急轉直下，李、楊集團，顯然已佔上風。其中最引人恥笑的是彭眞，滿口依「憲法」辦事；其實這個「老而不」只是個普通黨員，却對幾個人大副委員長頤指。人大委員長萬里則留在上海「養病」。

最後，北京軍區司令部也表態支持李、楊。

五月底，怪事出現了，要打倒的「七君子」之一的劉復，以政協副主席的名義出席座談會；現國防部長、原北京軍區司令秦基偉亦首次露面，探望戒嚴部隊，表達支持戒嚴及制止「動亂」。陪同的還有相當同情學生的、近幾年才升任副總參謀長的徐信及何其宗。而洪學智，較早也已表態支持李、楊。

此期間，北京局勢趨向緩和，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天眞爛漫的兒童場採問題嚴重的學生，還在美術學院學生製作的民主女神像前拍照留念。據說，傳已下令的趙紫陽，曾去市郊打了一場高爾夫球。

六月到來，北京城的日子近了！

避免大屠殺的最後機會

利用廣場學生更換指揮權，以及首都人民多天疲於奔命地兜截軍隊之後需要休息，那幾天，大批車、楊殺信統率的部隊更換了便服，潛過市民設立的交通檢查區，在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城樓。此外，又利用喬裝過的軍車，將制服、軍械及彈藥由市郊混過交通檢查站，運入大會堂及天安門城樓內集結待命。

由上述的零星衝突，可見雙方仍有節制，軍隊至少未放槍。這也可能是屠殺令尚未正式下達，或戒嚴總部有意以這些部隊轉移羣衆視綫，因爲二十七軍已部署强行進入廣場。

三日中午十二時，兩卡車武警在北京飯店外和市民衝突，傷三十多人。羣衆從車上搜出彈藥、測刀、菜刀及匕首。市民認爲這是武警衆圖用以嫁禍羣衆的。市民控制場面維持久，車上武器由武警施放催淚彈後奪回。

三日下午二時至六時，五千士兵甫由人民大會堂走出，即被置場人羣包圍，發生間歇性的打鬥，人羣擲石，六名學生代表和軍隊指揮官談判，要士兵撤回。其後雙方對峙，士兵唱軍歌，學生及市民唱國際歌以作對抗。士兵在晚上八時退回大會堂，並口頭答允四十八小時內不返回廣場。

暴軍屠城

木塔地在永定門大街北端近前門大街，是政府比較高級官員的宿舍區。三日晚上十一時，大批解放軍向城內推進，在此區和攔截的市民相遇，對峙；一百二十多位大學生照例把民衆與軍隊分隔，在短暫的衝突之後，大學生靜坐在軍隊和羣衆之間。但後來，軍隊向前推進，用自動步槍射擊靜坐的學生和後面的人羣。薛那間，大批學生及平民中彈倒地，其他未中彈者完全被嚇呆，根本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情。在來得及轉身奔逃前，又倒下了一大批！

這批部隊在開槍殺人後，殺性頓起，索性向周圍街道上的人，和在兩旁樓房上憑窗遠望的人開槍。一據說有一位國務院港澳辦高級幹部、以及兩位副部長住宅內的人，新華社工作人員的一些家屬被殺。」採用這種「格殺勿論」的方式推進，行軍速度便快得多了。同時，廣場西邊的復興門（距離廣場四公里）附近也響起槍聲，有四人當場死亡、百多學生受傷。

午夜時分，大量部隊逃抵天安門廣場邊緣。同時，埋伏在人民大會堂、故宮及南池子一帶的幾萬名解放軍亦走向廣場，軍隊向廣場上空發射曳光彈。

天安門廣場上則聚集了十多萬羣衆，他們要保衛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靜坐的大學生。

六月四日凌晨零時三十七分，一輛裝甲運兵車沿長安大街西面高速衝向天安門。目擊者說時速約五十公里，完全沒有理會廣場的人羣，因此有七、八人被撞死，死者中甚至有士兵在內。據推測，此裝甲車的目的是為了衝破路障，但後來撞中一輛燃燒的貨車而停下。羣衆一擁而上，用滿滿汽油的棉被覆在裝甲車上放火燃燒，車內幾名士兵意欲逃跑，但被人推回車上，結果被燒死。此外還有兩輛裝甲車分別在天安門的毛澤東像前、故宮旁邊被人縱火焚燒。

由於發生了裝甲車壓死羣衆的事件，天安門廣場氣氛大為緊張，靜坐的學生作出預防催淚彈的措施，作好被毒打及被逮捕的準備。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坦克及裝甲運兵車大量集結。

一位緊隨北京大學生敢死隊的香港學生對這裏過有詳細的敘述：凌晨二時，民族飯店附近，幾千個工人市民以鐵鈎、尖竹，憑藉着四輛打橫的巴士做成的路障，準備和軍隊決戰。三百位學生在路障後數丈處形成第二道防綫。

那時，突見一輛坦克全速駛來，不理會巴士上有人及人羣，將巴士撞開一個缺口。坦克退開後，學生敢死隊三十多人上前，以為可以沿用舊方法，用說服的方法叫士兵放棄武力。但是，天真純潔的大學生，被「人民軍隊」一排槍彈打死了。這位香港同學在其他中國學生拼死掩護下，才逃出修羅場。

以後的一個多小時，二十七軍的士兵使用這種極其殘酷的方法——由坦克衝鋒，繼以亂槍掃射——粉碎廣場上的民衆和大學生的抵抗。最後，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同學團團圍住。

紀念碑週圍的三千多學生，二時半便知道軍隊屠殺羣衆，但仍不肯放棄這民主陣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上唯一的民主土地），準備以悲壯的心情去迎接死亡。

凌晨三時三十五分，廣場上絕食的侯德健、對曉波等，和戒嚴部隊司令部達成協議：在凌晨五時以前，容許學生們安全撤走。於是，北高聯和外高聯的負責人便接受侯德健的勸告，在同學們之間進行表決（在危急關頭還要實行民主，令人覺得可敬又可憐）。這時有一位香港學生亦在紀念碑台階上，他聽到學生們「守」的喊聲遠比「撤」的響亮，但學生領袖還是下令「撤」。

當學生開始有秩序的向廣場東南方撤離，但在四時四十七分（還未到五時的時限），軍隊便開槍了。在一片混亂中，這位香港學生也是在不少北京學生的掩護下，才逃離廣場。有些同學受傷後仍喊叫他，一定要將廣場發生的事作眞相，告知香港市民。

二天後，那學頑無恥的袁木竟然說：在戒嚴部隊清場的全部過程中，死亡人數接近三百，其中大學生只有二十三人。而戒嚴部隊一個「政治主任」張工，更笑瞇瞇地說，從凌晨三時半至四時半，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

廣場的屠殺過後，坦克輾過帳篷，推倒民主女神，更燃起火堆將雜物燒毀。此外，更將死難學生、民衆的屍體焚燒，骨灰用塑料袋由直升機運走。

大屠殺後傳說紛紜

北京人民面對着屠城士兵，表現出無比的英勇氣概。

在大屠殺後，北京人並沒有被嚇倒。在長安大街，坦克縱隊迎着朝陽前進，一位青年人從樹叢走出，將帶隊坦克截住。坦克向左轉，他也向左，然後爬上坦克，掀開炮蓋，叫裏面的士兵不要再殺人。整隊坦克似乎被其無畏氣概震懾，竟然沒有人開槍。這位青年終於在幾位留死走近的市民攙扶下離去。

數家哋不怕死。他們在一定的距離痛斥軍隊的獸行，惹來一陣槍彈，人們伏下；但站起來再繼續罵。如果有人中彈死亡或受傷，後面的人便衝上來把死傷者拖走。

亞洲電視台的記者便目擊以下的一幕：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帶着幾個青年人高聲罵：「一、二、三，法西斯！」迎着軍隊衝去，他們沒有武器，直到全部中彈死去。大概這些人便是袁木之流口中的「一羣有進得的歹徒及不明眞相的羣衆」吧！

毛澤東說過：中國人民連死都不怕，還怕什麼？

四十年來，毛澤東像一直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不知道他老人家看到六月四日出凌晨開始的屠殺，有何感想？

在六月四日這一天，北京人民用生命和鮮血，激勵了全球的華人，喚醒了炎黃子孫靈魂深處高貴的情操。

目擊者說，四日凌晨軍隊在廣場上殺人時，有些士兵雙目通紅，邊放槍邊狂笑，似乎吃了某些藥物。這些士兵在六、七個小時之前，對學生和民衆仍甚友善。一個香港學生便說，三日下午四時，他和一些學生在大會堂與軍警對峙，他單獨走出隊列，不斷和軍人說話，看到某些士兵眼有淚光。後來有些武警術出用皮帶打他，但他却被士兵拉入隊中保護起來，武警才悻悻然而去。

很難想像，這些解放軍在八小時後忽然變了一個模樣。

除了「吃藥」的說法之外，還有一種傳說，那便是鎮壓有賞，後退抗命者受罰。「賞」是軍官升一級，士兵可選入軍官學院學習（所謂「提幹」）。「罰」則十分殘忍，便是在抗命者頭部打一槍，雖不會死亡，但終生殘廢。

另一方面，有傳說說三十八軍部隊在城南跟隨二十七軍進城，但得知二十七軍大肆屠殺之後，這支部隊便主動走下加克、裝甲運兵車及軍車撤離，讓羣衆將這一批八十多輛車燒毀。

軍隊間的火併？

六月五日下午，傳來軍隊火併的消息。由於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在屠殺過後已不存在，所以揣測是兩軍衝突。此外，廣場上大軍集結，大批坦克列陣，並逐步向東、南、西三個方向推進，砲口朝着城郊方向。兩軍衝突的消息，最早是由一個西方外交官傳出，說天安門廣場以西兩公里，裝甲車以機槍互射。此外，目擊者又看到南郊路上躺着七個傷兵。使兩軍交火的傳聞越傳越熾烈。

此外，美國的軍事偵察衛星發現，集結在北京周圍的大約有三十萬至三十五萬部隊；城西出現兩軍對峙，坦克的主炮都向着對方。天安門廣場某處已被闢爲直升機場，大型直升機穿梭來往，爲屠城的二十七軍運來補給。因此，又有人揣測：二十七軍已被圍，陸上補給斷絕了。

人們在不安的揣測中度過了六月六日。初期人們反對內戰，但此時人們却渴望有內戰；仁義之師揭竿而起盡殲屠城部隊！

六月七日上午，大批軍隊由天安門廣場撤離，坦克、裝甲車及卡車先導，步兵排成整齊的營方隊，唱着軍歌，叫着「反貪污」、「打倒官倒」的口號，不時向上空放槍。廣場以東便館區附近，發生軍隊包圍學校，說要追捕一個狙擊手，後來帶走一個自稱「香港人」的男子。槍聲仍不時傳來，有一次斷續長達十分鐘。

在這天上午，國內八間傳播機構的記者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安排到天安門廣場採訪，中央電視台拍下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寧靜」情況。直升機卸下大量辣味雪菜罐頭，有些記者品嚐了軍用壓縮乾糧。這段錄影帶後來被反覆播送，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有康一再重申：廣場上的學生「自動撤走」，當時軍隊沒有開槍，也沒有死傷一個大學生。

七日入夜，大批部隊（他們向羣衆說是三十九軍）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們右臂纏紅布條，部份神情緊張，警戒兩旁樓房可能有槍手出現。

二十七軍屠城部隊似乎需要撤出休整。傳媒則從主觀上判斷：二十七軍是被迫離城的。

李楊集團篡黨篡軍

雖然人們渴望見到暴軍被正義之師圍剿，但是，到六月七日爲止，並沒有足夠的証據証明已發生內戰，或「二十七軍被圍剿」。

由於中共頭號強人鄧小平自五月十六日上午會見戈爾巴喬夫後便再也沒有露面；有關決定性的指示，也只是看到他有關四、廿六社論的指示。此外，一連串調兵、密雲不雨的形勢，使某些論者認爲是楊尚昆，在利用鄧的威望「挾天子以令諸侯」。目前的形勢實際上是發動了一場武裝政變。

李楊集團在北京軍區中只控制到二十七軍，約佔該軍區五個集團軍的百分之二十兵力。但他們能利用楊婿遲浩田，以及另一個政治局常委喬石（公檢法系統頭頭，控制近



北京民衆圍觀被坦克車輾成餅狀的屍體。

團。

至於六月四日至六日市區內的鳴槍，以及屠城部隊的緊張氣氛，可以解釋爲殺人後的神經質行爲。事實上在三日至四日凌晨，已有一些軍械散落在民間，也有一些熱血市民用它們來襲擊裝甲車。至於士兵之間的衝突，似乎是個別部隊所爲，並非大部隊策略性的行動。解放軍傳統上受「黨指揮槍」的教育，中共軍委威望仍高。

李、楊集團大體上控制了黨、政、軍，這可能是在鄧的支持下達致。

一而再、再而三，事情向着人們所不願意見到的一方面發展。

巨大的迴響

北京屠殺中死難的同胞的確數，可能永遠不會爲世人知道，因爲很多大學生的屍體，就在天安門廣場上被處理掉。

外交界人士的估計，是死亡約七千人。各大學之中，以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及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死難最多。

學生的死難在神州大地產生巨大的迴響。成都、上海、廣州、南京、武漢、長沙等地，學生和羣衆都起來了。成都和上海等地都出現騷亂的場面。

屠殺事件激起世界各國對殘暴的中共政權的譴責，經濟方面的制裁將陸續有來。居改革前列的東歐國家匈牙利，亦率先發出嚴厲譴責；蘇聯則在觀望。令人覺得滑稽的是：越南表態支持。

大屠殺過後，中共面臨的內外交困，是四九年以來之最。人民心已寒，且看老人幫如何「回天」吧！

百萬武警），近乎完全地控制了北京市區。據報五月二十六日發表的「秦基偉慰勞戒嚴部隊」影片，是由舊新聞片剪輯而成，目的是穩定局勢。

此外，佈戒嚴令發出之後，立即派遣親信部隊便裝進入中央廣播電台及中央電視台，牢牢地控制了輿論。而且悍然實施新聞封鎖，使趙派只能夠由海外的親信傳出消息。

有關屠殺鎮壓令，說法很多。一說是由鄧定策，而由李、楊執行。另一說是鄧已死亡，但由李、楊極力掩遮，利用鄧的威望以及前一段時間指示的精神，冒名下達命令。（編者按：六月九日鄧小平公開露面短期半）亂軍隊領導人，已使後一說法不攻自破。）

可以肯定的是：屠殺令，以及要將趙打成「反黨反革命集團」，都曾受到軍方、黨及政府方面高、中層某種程度的反對和抵制。老帥、老大將內不乏反對者，但五月底以後則無消息。正因爲如此，形成鎮壓行動中，不同派系部隊有極大不同的表現。

不過，陰謀家及劊子手總是心虛的，李、楊等（還有其家屬）傳已不在北京，或躲在兵團的指揮部內。北京市內由次一級的幫兇如李錫銘、陳希同及戒嚴司令部負責，由袁木之流出面開新聞發佈會。

從外長錢其琛在國外訪問講話口徑和李楊集團一致，以及各軍區、省市仍在執行中央命令，控制大局的日前顯然還是李、楊集



天安門最黑暗的一天

六月三日晚上至翌日的一段時間，大陸發生了舉世震動的「北京大屠殺」。當地民衆和學生並不理會當局五月二十日頒布的戒嚴令，奮勇抗擊全副武裝入城的軍人，死傷數以萬計。以下是軍隊由首次施暴到全面鎮壓，按時間順序的簡要過程：

六月三日凌晨二時：數萬軍人出現在北京通衢大道東西長安街上，向市中心天安門廣場推進，但在市民堵截下被迫後撤。兩輛運送武器的汽車上午在中央重地中南海的新華門附近被市民截住。下午二時，千餘名防暴警察以催淚彈及警棍驅散人羣，奪回那兩輛汽車，是爲月來民主運動首次遇到的暴力鎮壓。期間，萬餘軍人自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西門衝出，列方陣進入長安街，被市民圍困六小時後向前門方向撤走。此時已有大批軍隊進駐廣場四周的主要建築物。

晚八時後：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聲稱以「一切手段強行處置」違抗者：北京市政府透過電視呼籲市民勿上街，以免生命危險。

晚十時：裝甲運兵車和軍車由復興門外突入北京市西區，沿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市民沿途築路障阻截，軍隊開火；裝甲車高速衝撞，造成首批數十人死亡。

晚十一時三十分：軍隊以坦克和裝甲車開路，由建國門外突入北京市東區，沿着東長安街向廣場推進。在建國門立體交叉橋處一度受阻，一些軍車被市民焚燒。軍隊向市民開火後，進入東長安街。

六月四日零時：作爲先頭部隊的裝甲車到達天安門前的長安街，衝撞人羣，造成死傷。市民放火焚毀其中一輛，車中的軍人逃出後被圍毆，後由學生救離。

凌晨二時：更多軍隊自東西長安街開抵廣場前面，以密集火力驅散市民，造成大批死傷。部分市民向廣場靜坐的學生靠合。又有軍車被焚。軍隊包圍廣場，槍聲更加頻密。軍隊向廣場上十餘萬學生和市民反覆廣播「最後通牒」，命他們立即離開。

二時三十分：軍隊從廣場四周向前推進。學生要求談判，軍隊沒有答覆。其後一隊軍人端着刺刀由廣場南面衝向人羣，人們以磚塊還擊。

二時四十五分：北京中央電視台公布戒嚴部隊的「最後通牒」。學生繼續呼籲談判。這時廣場北面一輛裝甲車高速衝向人羣，造成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人羣被迫向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攏。

三時三十分：在廣場上絕食的作曲家侯德健代表學生同軍隊談判不果，定於清晨五時再作談判。廣場上仍約有十萬名市民和學生。

四時：廣場燈光突然熄滅。一片漆黑中，軍隊廣播「清場」的命令，學生則播放《國際歌》，並繼續要求與軍方談判。軍隊在照明彈指引下，繼續收縮包圍圈。

四時五十分：人羣向東南方缺隙，有人中彈或被碾斃，還有人爲掩護同學而被裝甲車、坦克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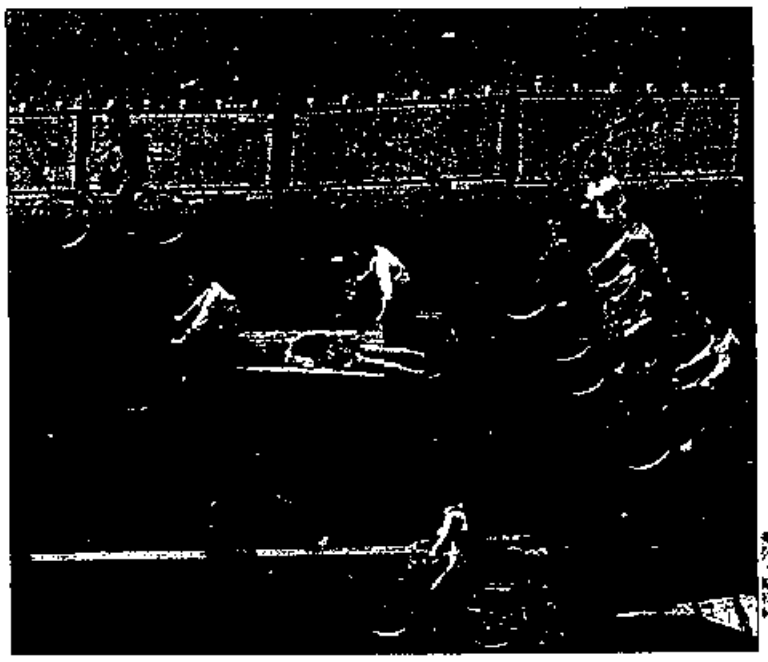
五時左右：廣場上的人羣大多已被驅散；軍隊推倒了數天之前由學生豎立的「民主之神」塑像。

五時三十分：軍隊完全佔領廣場。續有大批軍車和士兵開到。坦克和裝甲車則在東西長安街來回高速開動，並向兩旁的人羣開槍。

七時三十分：軍隊向廣場四周重新聚集的人羣發射催淚彈。之後，數十輛坦克、裝甲車及數萬士兵把廣場四周嚴密封鎖。時有直升機在廣場上升降。大批坦克、裝甲車把守西長安街至新華門一段。

早晨時分：軍民在東長安街對峙。市民向軍隊投擲磚石，軍隊不時開槍，多人死傷；直到下午三時許天降大雨，市民才陸續散去。市民在市內多處築起路障，燒毀大批裝甲車和汽車。軍隊的數十輛坦克、裝甲車通宵在東西長安街上往返行駛，向民衆展示實力，流彈四射，兩旁不斷有平民中槍倒下。

上午十時：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通過電台宣布：完全佔領廣場。下午七時中央電視台向全大陸播戒嚴部隊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亂」的「第一步勝利」。同一天晚上，北京市內槍聲不絕，多處可見火光，不斷有死傷者送院。■



「市民用「大板車」把傷者送往搶救；血腥鎮壓

89/6/18

腥風血雨的時刻（北京時間）

軍隊鎮壓民運過程紀要

六月三日

凌晨一時　數萬軍人由北京城東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大部分士兵並無武裝。西、北兩面也有軍隊開進。

凌晨二時十分　二輛裝載軍人及軍械的大巴士在西長安街被羣衆包圍，學生將車上之油枝放於車頂；另有十五輛軍用卡車在附近被羣衆成功阻截。

凌晨二時二十分　約三千名被調部隊由東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附進，至距廣場五百公尺處受阻。

凌晨三時　羣衆在天安門附近將逾千名軍人趕進一建築地盤，軍人進有席地而坐；在東長安街，在民衆的掌聲中，約三千名士兵被迫撤退。

清晨六時半　約五十名北京政法大學學生在新華門前展示繳得的軍牌、軍靴等。

中午十二時　兩卡車武警襲擊北京飯店外的羣衆，約三十人受傷。

下午二時　武警在廣場以西發射催淚彈，毆打和驅散人羣，歷時二十分鐘。另五千名軍人在人民大會堂前被羣衆包圍。

下午三時半　在西長安街，軍隊奪回裝載APC自動步槍的巴士後撤退。

下午四時半　在人民大會堂外，軍隊與民衆衝突，互擲玻璃瓶及石塊，軍人能用皮帶拍打人民，有人受傷。

下午五時半　五十輛運兵卡車在東直門口爲學生、市民截停。

晚上七時　中央電視台重申戒嚴規則，警告人民不得上街，並須離開天安門廣場，宣稱戒嚴部隊，公安警察，武裝警察有「採取一切手段強制處理的權限」。

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在人民大會堂西側，遭羣衆包圍的部隊中將答應撤退，「四十八小時內不進天安門廣場」。

晚上七時五十五分　約七十輛軍用卡車抵達建國門立交橋，又爲羣衆所阻。

晚上八時二十分　人民大會堂西側的軍隊開始退入大會堂。

晚上九時　二萬多人在廣場以東四公里截停廿六輛軍用卡車。

晚上十時　軍人在北京市木樨地向攔路民衆放催淚瓦及開槍，約廿人受傷；近二萬軍人進入廣場周圍的建築物。

晚上十時四十分　北京飯店內傳出兩響槍聲，隨後担架扛出一位胸膛染血的學生。木樨地的軍人一面開槍擊倒人羣，一面向廣場推進。

晚上十一時　在復興門的軍隊開槍，數十市民死傷。

午夜　軍隊以裝甲車清除羣衆設立的路障。武裝部隊由坦克車和裝甲車開道，殺向天安門，一路向羣衆掃射。羣衆惟有以石塊、棍棒還擊。

六月四日

凌晨一時　二輛裝甲車高速衝向廣場，輾死市民。一輛在新華門前被巴士截停，另一輛被民衆用鐵枝插進履帶而不能動。其後裝甲車內士兵被拖出毆打，車則被民衆澆汽油燃燒。

凌晨一時半　軍隊由新華門推進，開槍驅逐民衆，百多人死傷，救護車往來如梭。

凌晨二時　公安人員在多數記者下榻的北京飯店，設立三道檢查關卡，沒收所有膠卷、錄音帶、錄影帶，並禁止記者到陽台觀看。同時，軍隊由北大、清和園、公主墳、人民大會堂等地向廣場推進，不斷向羣衆開槍。

凌晨二時二十分　軍隊由三面進入天安門廣場，羣衆四處奔逃。約萬餘名學生與侯德健等四位絕食者堅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

凌晨二時四十五分　官方在電視上聲言北京「發生了戰事的反革命叛變」、「流氓瘋狂攻擊人民解放軍部隊，搶奪武器，毆打官兵，意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社會主義」。同時，一列長約兩三公里的軍方車隊由城西向天安門推進，約有二萬名士兵的裝甲部由東面進城。廣場上，軍隊用噴火器、刺刀、機關槍等肆意屠殺。

凌晨三時　學生透過廣播系統要求與軍方談判，軍方不予理會。約二百名士兵由兩面向人民大會堂推進。羣衆高呼「法西斯！法西斯！」不少人向人民大會堂衝后投擲磚頭。

凌晨三時半　侯德健等人與軍人談判。

凌晨四時　廣場燈光熄滅，大批軍人在一聚光燈照射下衝向紀念碑。五千多名留在廣場靜坐的學生被包圍。數以萬計的市民回到廣場上，高唱《國際歌》。八輛軍車駛入廣場。

凌晨四時半　學生以口頭投票方式決定撤離廣場。當人羣開始撤離時，軍隊已推進至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坦克從隊駛入，向人羣開火，遇害娘即被壓而過。

凌晨五時　五輛坦克由東南兩面駛入廣場。槍擊卜卜。學生手牽手撤離，高唱《國際歌》，並作出V字的勝利手勢，與進駐廣場的部隊擦身而過。

凌晨五時半　方圓數公里內爆炸聲和機槍射擊聲此起彼落。工程車清除路障後，約二百五十輛軍用卡車開入廣場。軍隊調派士兵，四人一組，坐在廣場邊的長安大街上，一見羣衆接近即開火。一輛坦克將民主女神推倒。

清晨六時　東單冒起陣陣火燒汽車的黑烟。部分民衆焚燒公共汽車，砸破商店窗櫥，部隊和武警四出開槍殺人。

早上十時　北京電台一名新聞報道員請實軍隊暴行，並謂遇害的無辜市民逾數千人。該報道員隨即被另一報道員取代，新報道員整稱軍隊已勇敢地粉碎了一場反革命暴亂事件。 ⊙

（按：本紀要根據各方面之報道整理而成。）

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
告世界同胞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五四運動七十週年，過去了一個月，在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一又一次愛國民主志士用他們的鮮血授課了舞弄五星國旗、長安街上臨流調地、北京城裏衆樂四起中華民族到了這樣危急的時刻，是我們同胞了共和國的命運而死傷的民主志士致敬，也向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作出嚴正的宣告。

四月十五日以來，北京青年學生自發掀起了大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四月二十二日，北京青年學生總罷課，到天安門廣場參加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會後，學生代表長跪人民大會堂前，呈遞請願書，政府官員無一出面。

反覆無常　定性動亂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粗暴地將此次學潮定爲動亂。次日，爲抗議人民日報歪曲事實的卑劣行爲，首都各界又衆然情支持，予以肯定。百萬人民走上街頭，全國各地學生團各界卓衆紛起響應，掀起了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潮。

面對人民的呼聲，面對勢不可擋的民主愛國運動，政府當局使出濁招的伎倆，陽奉陰違，拖延、猜疑、挑撥離間，不與廣大的學生代表對話，拒不答應對話條件，蓄意製造事端，製造社會秩序。期間，青年學生和市民的北京人民表示了最大的支持與秩序，維護了北京的安定團結，對於青年學生和億萬人民的民主要求，政府置之不顧。

五月十三日，首都高校學生忍無可忍，五千名同學自發組織了絕食請願運動。兩天之內，絕食學生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社會各界反應强烈，特援活動遍及中華大地，廣大人民强烈要求政府立即坦誠、平等地與學生對話，迅速接受絕食同學的條件。

五月十九日凌晨，趙紫陽、李鵬等人終於忽忽出現於天安門廣場，五望了絕食同學，並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隨後中央沒有說過學生運動是動亂，保證絕不秋後算賬。然而，就在當天晚上，李鵬、楊尚昆召集北京部分戰軍政幹部會議，稱愛國民主運動爲動亂，並號召緊急行動制止動亂。

次日，國務院及北京市政府發出戒嚴令，數十萬軍隊掩至城郊，大軍壓境，殺氣騰騰。

血腥暴行　亂殺無辜

就從軍隊開入北京的那一刻起，青年學生和北京市民便奔赴各個路口和子弟兵談心，共議國家大事，暢談魚水深情。其後數日，政府一子製造的首都混亂秩序，得以迅速恢復，軍民鞏固下分融洽。首都人民在和平、安定、美麗地生活和工作着。據說開槍道，流彈、這些大首都刑事案件、交通事故和火災發生率明顯下降。

然而，異行正在醞釀的計劃中，正在向無辜的學生和民衆逼近。

六月二日，車車超速行駛，在木樨地一帶死三人，重傷一人，拉開了反動政府向愛國民衆血腥鎮壓的序幕。

六月三日凌晨，軍隊穿便裝乘客車向城中進發，市民學生起而攔阻。前門、六步口、西單等地的軍隊被憤怒的群衆逼退。前門、六步口、西單多學生市民。在六步口，當場有一名七歲兒童被士兵踩死。

六月三日晚、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雨欲來風滿樓。期間道的軍隊，由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市民學生起而攔阻。前門、六步口、西單等地的軍隊被憤怒的群衆逼退。前門、六步口、西單多學生市民。在六步口，當場有一名七歲兒童被士兵踩死。

六月三日晚、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雨欲來風滿樓。期間道的軍隊，由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沿途動用機槍、衝鋒槍向圍聚無辜的市民無情掃射。木樨地一帶當場死傷四百人，並且殘酷對救傷者的人民也進行點射。

便衣縱火　嫁禍衆衆

六月四日凌晨左右，在西單路口由北向南高速開來的三輛裝甲車，撞燈了一輛停在路中的公共汽車。旋即，從軍事博物館方向傳來一陣陣行軍聲和連續不斷的槍聲。據被距射學生說，在軍博到西單之間已有六批學生市民慘亡。客點四十分，軍隊在距西單路口五百米處，首先發射了大量的催淚瓦斯，人們只好就地蹲下。就在此時，幾輛汽車同時點燃，這是便衣有意所爲，意在嫁禍於衆。同樣，這是便衣有意所爲，意在嫁禍於衆。爲當局暴力屠殺提供藉口。

六月四日零時五十分，大批訪暴警察和正在路邊或胡同口觀望的無辜羣衆立即無情地向道邊的人羣掃射，即使是逃却的人也不放過，口號聲起處槍聲更爲密集。

慘絕人寰　血債血償

從六月三日廿三時至四日六時，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及前門大街一帶，響徹着機關槍與槍的掃射聲。軍隊所經之處，處處血流遍地，傷亡無數。街邊哭聲不斷，慘不忍睹。天安門廣場軍車林立，紀克槍刺道傾。自清晨六時，據不完全統計，傷亡共七千多人，死三千多，屠殺還在繼續，傷亡還在擴大。難以計數的市民學生倒在血泊中，他們手無寸鐵，毫無防禦槍彈的能力。不過，他們帶毛巾口罩，以爲軍隊預先施放催淚瓦斯，發射橡皮子彈，善良的學生市民絕對沒有料到，李鵬政府如此喪心病狂，慘無人道，在木樨地一帶首批被射倒的學生市民，他們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的是死在眞槍眞彈之中。這些無辜的滅掌民主與自由的共和國公民，就是李鵬政府的所謂的反革命暴徒。

六月三日至四日發生在北京城內，由政府平壓蓄意製造瘋狂屠殺無防衛的人羣中，槍槍血案才是李鵬爲政府眞正的反革命暴徒。全世界人民絕不會饒恕李鵬的反動政府，他們欠下的血債一定會如數償還。

歷史罪人　民族敗類

四月十五日發起於北京，燃遍於全國，影響及全國，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青年學生學起爭民主、爭自由、反專制、反獨裁、剷除官倒、廉潔政府的大旗，代表了全國億萬人民的意願，喊出億萬人民的心聲，這次運動繼承和發展了五四精神，揭開了中國歷史上民主自由的新篇章。然而，以鄧小平、李鵬及楊尚昆爲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反人民分子對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及學生市民，

踏着屍體衝出廣場

幸存者的控訴之一

趙汗青　整理

（轉載自六月五日香港文匯報）

我是清華大學學生，現年二十歲。四日晚上，我一直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目睹了軍隊向我們靜坐學生及市民開槍鎮壓的全過程。

我的好幾位同學已經被槍打死了。我的衣服上濺染着他們的鮮血，我願以一個倖存者、見證人的身分，向世間一切愛好和平的善良的人們披露我所看到的槍殺的全過程。

學生交槍軍隊不收

坦率地說，我們四日下午就知道軍隊要真正實行鎮壓的消息。原因是有一位不願透露身分的人在下午四點左右打來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廣場附近一條胡同的傳呼電話站，這裡的人叫我們學生負責人去聽的），這人在電話中明確地告訴我們即將進軍天安門強行清場的情況。這個消息引起我們的警覺，我們緊急商議後採取一些措施，力求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

當時我們學生手中有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熟燒彈，這是前兩天與軍隊發生衝突時，從他們手中繳獲的。「高校自治聯合會」召開會議後決定，為表明我們同學「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初衷，立即將燒彈送還戒嚴部隊。四日晚上，我們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下與軍隊聯繫此事時，一位軍官表示，奉上級指示，他們不予接收。

商談無效。同學們便在夜間一點左右，因為這時情況已經極度危急。在紀念碑台階上銷毀、砸爛槍枝，把燃燒彈卸開，倒出汽油，以防被壞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為學生殘殺軍人的「罪證」。

學生心中尚存希望

然後「高指聯」在廣播中通知大家，局勢十分嚴峻，鑒於流血難以避免，希望廣場一帶的學生和市民離開，但仍然有大約四、五萬學生和十萬左右的市民堅持留在廣場上。我當時就沒有走。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的氣氛的確非常緊張，同學們是平生第一次經歷這樣的險惡環境，說不害怕那是假話，但大家已經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意志堅定（當然也有同學認為軍人不會真開槍往死裏打），總之，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在鼓舞我們，那就是，同學們將為中國的民主和進步作出犧牲，這是有價值的。

十二點鐘以後，也就是兩輛裝甲車從前門分別在廣場兩側急速開過以後，情況越來越嚴重，官方的高音喇叭反覆播送「通知」，頭戴鋼盔的軍人密密麻麻地由四周圍向廣場，黑暗中，在歷史博物館頂端，可以看到架出的毫不隱蔽的機槍群。

當時我們全部同學都緊緊退縮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我留心計算了一下，同學高中，男生大約佔三分之二，女生佔三分之一，北京高校學生約有百分之二十，多數是外地大學生。

凌晨四時正，廣場上的燈光忽然熄滅了。廣播裏又傳來了「清場」的命令。我當時心裡有一陣很緊張的感覺，好像只有一句話，這個時刻到了。這個時刻到了。

十餘機槍一字架開

當時，參加絕食的侯德健等人與官方談判，協議同學生和平撤退。但是同學們正要撤退之際，四點四十分，一串串紅色的信號彈升上了天空，緊接着，廣場的燈又全部亮了。我看到廣場的正前方全是士兵。這時，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面迅速地跑出一支部隊，他們全部穿迷彩服，持衝鋒槍，戴鋼盔和防彈面具。這裡插一句。在六月三日傍晚六時左右，我們曾經跟大會堂兩門的一個團的軍人談判，他們的團長說過，他們只是接應部隊，到時與學生實施見面的會是四川來的部隊。他保證不會向學生開槍。也許，現在跑出來的就是四川兵了吧。

這支部隊一衝出來，首先在紀念碑正前方一字型地架起了十幾架機關槍。機槍手全部臥在地上。槍口向着紀念碑的方向，背對天安門城樓。當機槍一架好，馬上有大批的軍人和武警（武警與軍人的區別一是服裝，二是鋼盔。武警的鋼盔比士兵的大，而且有護耳蓋）手持棍棒、膠皮棒和一些我沒見過的專門武器從紀念碑正前方衝入我們靜坐的隊伍，使勁的打，把我們的隊伍打開兩塊，他們就這樣打開一條路，一直打到紀念碑的第三層。當時，我親眼看見已經有四、五十個學生被打得鮮血滿臉。在這個時候，緩在廣場的裝甲車和更多的軍人也圍過來了。裝甲車在我們的周圍兩成了一個大的緊密的包圍圈，只是在博物館的方向留了一個口子。

打下碑後亂槍掃射

另外，打到紀念碑第三層的士兵和武警把我們殺在上面的廣播設備，印刷設備，汽水全打爛以後，就把上面的學生打到下面去。我們一直沒有起來，只是手拉手，唱着「國際歌」，喊着「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但是，被那麼一大幫人在上面棍打腳踢，坐在紀念碑三層，密密麻麻的學生就被迫退下了。

當第三層的學生被打退到地面的時候，機槍響了。有的士兵是跪着端起槍掃射，這些子彈是從頭上掃過，趴在地上掃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同學的胸腔和頭上了。一見到這樣，我們又只能往紀念碑上面退了，我們一退上了紀念碑，機槍就停了。但是，在紀念碑上的軍人又把我們打得退下來，我們一退到地面，機槍又標射起來了。

這時，工人和市民敢死隊的人急了，他們操起能作武器的瓶子、木棍就衝過去與軍隊對抗。在這個時候，高聯下達了向廣場外撤退的命令。這時還沒有到五點。

踩着屍體衝開缺口

於是，大批同學們往裝甲車留署口子的方向衝去。夜幕天良的裝甲車這時卻把原

士兵正準備大肆屠殺學生和市民的屍體，一個屍體裝進一個袋裡，然後用大帆布布下蓋成堆。

士兵不讓醫生救人

在這裡，我碰到了一個和我同一個部的同學，他是第二批衝出來的。他告訴我，死亡人數很多。士兵還不讓國際紅十字會的救護車進場救受傷的市民和學生。我和這個同學立刻趕到和平門的國際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看到很多打傷的人都是用人力三輪車送來的。這裡的醫生告訴我，一輛進入廣場的急救車被士兵開槍打響次了。我在這裡見到了第二、三、四批衝出來的學生，他們說，很多受傷倒地的同學都躺在廣場。

七點二十分左右，我又折回廣場，問了一下情況，特別問了一幾個上了歲數的人，他們都說，廣場的人行道上死的人都是人民警人，軍車支起了帆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軍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軍車，不知運去了什麼地方。

人約是七點半吧，廣場的士兵突然向這裡的人群發射瓦斯，大批士兵也向人群衝來，這時，我再次向北京站跑去。在往北京站的路上，看見第一、二批衝出的學生，他們都在哭。

居民領同學回家避難

高校聯給我們北京同學的任務，是負責將外地同學送到火車站。我把這些學生帶到候車室，想送他們回去，但是站的負責人說，火車全不通了。我們只好又走了出北京站。這時，周圍的市民大批地圍上來，說願意領同學到家裡避難。很多市民很難過，都哭了。北京市民真好，他們真好。一共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我堅信，總有一天，人民會寫清楚的！

我飢？不，我不悲觀。因為我看到了民心，看到了正氣，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的一些同學死了，更多人的傷口在流血，我是一個倖存者，我知道該怎樣去生活，我不會忘掉死去的同學，我也深深地知道，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都會理解我們、支持我們！

人群一個個倒下

幸存者的控訴之二

還是一名北京首都鋼鐵廠工人經歷的一夜，請聽：

我是首鋼的工人，二日下午六點我就到天安門來了，要看看怎麼回事。因爲我對政府還抱着很大的好感。到了廣場上，我遇和學生們說，政府不會做得那麼絕，可以呢，我就和大學生們做工作，求他們千萬可別動手。

四日凌晨一點十分，槍聲在天安門廣場響起，我還說不要怕，他們只是對空射擊。大家不要先亂起來，也不要把那兩輛裝甲車給燒了。我說：這沒用的，他們手裏有武器，咱們既沒動，這個，他們是不敢輕易動手的。咱們可以和他們講道理，要是講服了，就別動手。他們講得通，那麼咱們就跟他們，押着走都可以，就別動手，別流血。

講到這兒，一看東長安街天安門前，躺了兩輛車處，我就講到西邊千太街口這邊，大伙兒對面幾個衝上來的坦克撞失掉了，看着火了，還在坊着呢。我得緊奔出去，關門，喊着不能動手，你們要是動手，他們又有藉口要說，咱們是動亂。

一點四十分，硬是放槍了，輛車、裝甲車一路由西面車，開點，那是真動手了，分不清是實彈是車人，就目睹車、聽槍聲的我一個也聽不住，但我可以說那他們。

這時，我的想法就在婚姻槍擊聲中全給排了，大民解放軍向前衝開槍了，誰衆看到人是一排一排的倒下，大家腿慢了，然後沒命地躲，有的腿槍跑，一個一個就看着人群倒下。

槍聲才歇，由西向東的軍車和裝甲車就趁勢推進，向集結群衆，當時說天安門西到廣場都是人，下子就都完了。

共躲在旁邊，一個一個的數，從開點十分到三點五分，就在這四位數上，誰血前中搶出了九個人。其中最慘的一對姐弟，弟弟後背被打得全是血，是被抬出來的，姐弟弟的這個樣子，就躺在去了，要了一根香煙點上，然又激動起來，又倒了。旁邊好些小伙子，敢往前衝，也跟着衝出去。這些落兵的，卻給就在後頭的人肝腦塗，小伙子全給打倒在地，女的還是不顧一切地往前衝。

我喊着，她是女的，當兵的不會向她開火，單竟她是個姑娘，衝上去，手裏也只有一根棒，不是定時炸彈，沒有一點人性，等她衝上去再逮也行啊！但他們就都幾十步遠，姑娘直挺挺地被打得渾身沾血，隔了幾身綫，胖衆們放聲哭了，好幾人留着急給爬進去，把姑娘在地上的姑娘救回了一段就是一大灘血。

那位姑娘人長得如花，穿粉紅色的連衣裙，年紀不過廿出頭，就這樣完了。

你看看，前面都是一大灘一大灘的鮮血，故宮圍牆外的便道上，全是血迹。

不管是誰受傷都應急救，但軍隊就是不讓，一輛標誌救護的公車想衝進廣場前救人，但硬是被幾個槍聲擊穿，車箱玻璃嘩啦啦全碎了。得過來那個是救護車，誰也不准進。而我們的真切切看着人馬路上躺着那麼多人，躺了，就陪上吧是血的等着急救，就是不准，好多人想，醫了想進去把傷員抬出來，硬是被打倒下的，還不時又使些了彈。

我們能怎麼反抗，只有全市人罷市、全國大串連，今天出現這種局面，是什麼反革命啊！你知道，前早動員自怎麼報導，想都想得到。

也因此，有一位外國記者被日得渾身是血，大家想到要事取證據證情，拿一個公迫，於是大夥兒圍攏來，要他把這裏的事情和真相大白於天下。

柴玲追述天安門屠殺慘況

編者按　香港無線電視台六月十日廣播了北京學運領袖柴玲的錄音，講述北京大屠殺前和大屠殺當晚的一些情況，以下是講話記錄。


柴玲

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時，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記得。

關於自六月二號到六月四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我有責任把事實真相告訴大家，告訴每一個中國公民。

「誰他媽的愛你！」

六月一號晚上十點左右，最初的一個訊號是一輛警車撞了四個無辜的人，其中三個已經死了。其次緊接而來的是第二個訊號是，一些士兵，他們駕駛警車的故意他們的機技，超大，以及其它一些器材，丟給堵截軍車的老百姓和我們的同學，對這種作為，同學們很氣憤，及時把這些東西收集在一起，交給公安局，我們有收條為證。第二個訊號是當天，六月三號下午約三點左右，兩三點左右，此種時間是六月三號下午兩點十分，作六部口頒華門，向時出動大批軍警毆打我們的同學和市民，當時我們的同學是站在車上，用著話筒對他們喊：「人民警察愛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我有一位同學，他剛剛喊第一句話的時候，有一個軍人衝上來，對他的腹部就是一腳，對著他說，罵他：「誰他媽的愛你！」一邊頭又是一腳，連孩子當時就倒下。

從那以後，我說一下我們的位置。

我是總指揮，當時在這個廣場上設立一個廣播站，這廣播站叫絕食團廣播站，我一直堅守在那兒，通過廣播指揮全場同學的行動，當然我們指揮部也有其他同學，像李路，封從德等。我們不時都收到來自各方面的告急，同學們，市民們不斷有被打的消息、被殘害的消息傳來。

那晚十八、九點鐘一直到十點鐘，情況瞬息萬變化，這樣的消息已經傳來不下十次。當時我們指揮部在當晚七點八點左右，即時向記者舉行一個招待會，把我們所知道的真相全部的告訴在場的中外記者。外國記者很少，因為據說在一些大的飯店、外國人住的飯店有軍隊軍管，而且他們的房間也都被搜查，那天只是零散的有一兩個外國記者進入了廣場，指揮部發表了一個聲明，我們提出的唯一的口號，就是「打倒李鵬媽政府」。

用年輕的生命戰鬥

九點正，午題在天安門廣場的同學站起來，舉起了右手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捍衛祖國不受一小撮搗蛋家的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丟生，我宣誓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直到最後一個人！」

十點正，廣場的民主大學正式開業了。副總指揮張伯利任民主大學的校長，各界人士對民主大學的成立表示了熱烈祝賀。當時的情形是，指揮部通過播收到各方的告急，情況非常緊張，而在廣場的另外北部，我們民主大學的成立的掌聲雷動，民主大學設在自由女神附近。而圍國東西長安街上，已經血流成河，劊子手們，那些二十七軍士兵們，他們用坦克，衝鋒槍，刺刀（槍頭互斯在那個時候已經過時了），對著那怕只喊一句口號的人，那怕只扔了一塊磚頭的人，他們用衝鋒槍追他們打，所有在長安街上的屍體都在胸前血流一片。我們的同學跑到指揮部來，他們的手上、胸上，他們腿上流血，是他們的同胞，生命的最後一滴血。他們氣憤，把這些同學抬在懷裏。

這些為你奮鬥的孩子

十點以後，指揮部要求大家，為什麼要求大家，我們自四月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以來，一直到演變到五月以來的這個全民運動，我們的原則，自始至終是和平請願，我們門爭的最高原則是和平。很多同學，很多工人、市民，他們說，他們的個古老的故事，可能每一個人都已經知道，有一隻螞蟻，大概有十一隻，有一天山上起火了，這些山上的螞蟻必須要到山下去，才能使整個家族得救，這時這些螞蟻就圍著一團，滾下去，這些螞蟻燒死，但是更多螞蟻活下來了。同學們，我們在廣場，我們已經站在這個民族的最外層，因為我們現在每個人的心真都明白，只有我們犧牲，才能換來這個共和國的生還。

同學們唱起了《國際歌》，一遍又一遍的唱着，他們的手緊緊的挽着。直到最後，四位絕食的同胞，侯德健、劉曉波、周舵等，他們實在忍不下去了，他們說，孩子們，你們不要再犧牲。

但是每一個同學都非常堅定，他們去找軍方談判，找一個所謂負責被戒任務的指揮部的一個軍方人士談判說，我們撤離廣場，但是希望你們保護同學們的安全和和平地的撤離，這時候指揮部在徵求廣大同學的意見以後，是撤還是留，決定把所有同學撤離。但是在這個時候，這班劊子手他們沒有信守諾言，在同學們撤離的時候，頭戴鋼盔的士兵，手持衝鋒槍的士兵，也衝上了紀念碑的三層。

「我們會再回來的！」

沒有等指揮部把這個決定，撤退的決定告訴大家，我們設在紀念碑上的喇叭已經被打成蜂窩狀。這是人民的紀念碑呀！是人民英雄紀念碑呀！他們居然向紀念碑開槍。

其他多數同學撤下來了，我們是哭着撤走的，市民們都說，不要哭。同學們說，我們再回來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廣場。可是……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對這支軍隊還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軍隊把大家強行的架走。他們太疲勞，還在帳篷裏酣睡的時候，坦克把他們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有人講這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在廣場最外層工人自治會的人，他們浴血奮戰，他們統統都死了，他們最少有二、三十個人。據說，在同學們打算撤離的時候，這些坦克，裝甲車把帳篷，捲去襯上汽油，還有同學們的靴槍統統都燒了，然後用清水洒地，廣場不留一點痕跡。我們這次民主運動那個象徵民主女神也給他們壓成碎塊。

我們手挽着手繞過毛主席紀念堂從廣場南面走，向西撤離的時候，我們看見紀念堂南側坐着大眼有上萬的黑壓壓、戴着鋼盔的士兵，同學們喊「狗！法西斯！」在我們往西撤離的時候，我們看到一排排的軍隊，他們跑步向天安門廣場集結。市民們、同學們咬牙切齒的喊：「法西斯！狗！畜牲！」那些士兵們目不斜視，火速向着廣場跑去。

殺人後即收屍

我們經過六部口撤離的時候，指揮部的所有全體成員站在第一排，經過六部口，也就是六月三號下午，在那兒我生過最初一場血戰的地方，瓦礫遍地，有燒毀的，嚴毀的垃圾箱。我們從六部口一直走到長安街上，沿着一條血路走下去，只見只有燒毀的車，地上是瓦礫，殘渣，可以看到剛剛經歷過一場惡戰，但是沒有一具屍體。事後我們才知道，這班法西斯，他們在前面用機關槍，他們就殺人，殺人的時候，後面就有他們的士兵把屍體送往公共汽車上，送往三輪車上，有的人還沒有死，沒有斷氣，可是已經被活活的燃死了。這班法西斯把他們的罪惡在光天化日下惡戰得無影無蹤。我們只有用我們的胸膛，我們要大遊行，再回到廣場上。這時候，所有市民都來勸阻我們。他們說，孩子們你知道嗎，部隊架起了機槍，你們不要再犧牲了。我們只好從西單往北到西城區、高校區走。路上有位母親嚎嚎大哭，她的孩子已經死了。路上見到四具屍體，是市民的，他們打死的，這些屍體暴屍街頭。

越往北走，越接近我們的學校，每一個市民眼裏都含着淚，有的市民說：「我們實國憤券，難道是讓他們換了子彈來殘殺無辜的人民嗎？殘殺我無辜的孩子嗎？」

向民居發射火箭炮

我不斷收到各方面的消息，有同學自瞎的消息，有市民告訴我的消息，這班劊子手他們濫殺的呀！他們對着長安街兩旁的居民區發射火箭炮，有孩子，老人統統喪生槍下，他們連口號也沒有喊！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是凌晨兩點鐘在長安街上堵坦克的。他親眼看見一位個子不高的女孩子，她的右手揮舞着，站在坦克車的前面，車從她的身上過去了，她被輾成肉餅。我們這位同學，她右手揮着的同學，一個子彈過來，倒下了；左手揮着的同學，一個子彈過來，也倒下了。她說：「我是死裏逃生呀！」

我們回來的路上，碰碼在找她自己的孩子，她說，我的孩子，他叫什麼什麼，他昨天還在，他還在嗎？孩子在找丈夫，老師在找同學……。廣場的機關上還卧着掩護着中央的正確政策，同學們憤怒的拆下這些標語，撕掉了。電台廣播叫繼續，軍隊開進北京是要制止一場暴亂分子……是要維護首都秩序。我想我是最有資格說，我們這些學生們是不是暴亂分子？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把你們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你想一想，年青的孩子們，手揮着手臂並着肩，靜靜坐在紀念碑的下面，他們用自光迎接側子手屠刀的時候，他們是暴亂分子嗎？他們如果是暴亂分子，他們還會這樣靜靜地坐在那兒嗎？

永遠回不來了！

法西斯到什麼樣的程度？他們可以厚着臉皮昧着良心撒謊，撒天下之大謊！如果說部些拿着衝鋒槍殺無辜、市民一的士兵是野獸般的話，那麼這些坐在電視屏幕前、照相機前撒謊的人，他們是什麼人？因為，就在我們手挽手撤離廣場的時候，我們還走在長安街上的時候，一輛坦克車追過來，向同學放槍滾瓦斯，坦克車就在同學身上壓過去，在同學的腿上、頭上，許多個同學再也找不到完整的屍首。誰是暴亂分子？就這樣，前面的同學還是按着我們原有的步伐！就這樣走着。

同學跪起口哨，因為沒斯制得每一個人的喉嚨乾死，部些已經機性了的同學們還有什麼能夠收回他們的生命？他們永遠的永遠的留在長安街上。

我們這支從天安門廣場被迫撤下來的同學們，這支隊伍緩緩的走到北大的校園裏，因為有很多外校、外地的同學，北大已準備好了床位，接待大家。可是我們非常非常難過，我們是活着的人，可是有更多的人留在廣場，留在長安街上，他們永遠的回不來了，永遠永遠的回不來了。他們中有的很年青很年青，他們永遠的回不來了！

自從我們這支從天安門廣場撤下來的同學隊伍進入北大以後，已經從五月十三號開始的在天安門廣場首先進行絕食而後改為靜坐請願活動，和平請願活動被迫結束。

人民必勝！

事後我們得到的情報：六月三號晚上十時過，李鵬下了三道命令：第一、軍隊可以開槍；第二、軍車全速前進，必須在六月四號凌晨徹底的收復廣場；第三、對參加這次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格殺勿論。

同胞們，這就是現在仍然蹂躪着中國上空的喪心病狂的偽政府，北京大屠殺正在進行，甚至全國各地的大屠殺也場場的開始，也在進行。但是同胞們，越是黑暗的時候，黎明就要到來了。越是法西斯，喪心病狂的頭髮的時候，那麼，個偽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國也就要誕生了！民族存亡，最後的關頭已經到來了！同胞們，每一個有良心的公民們，每一個中國人，覺醒起來吧！最終的勝利一定是人民的。以楊尚昆、李鵬、王震、薄一波為首的偽中共，滅亡的日子不遠了！

打倒法西斯！

打倒軍人統治！
人民必勝！
共和國萬歲！

學生沒有製造動亂
天安門眞的血流成河

——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合會發起爲兩個事實眞像作證的百萬人簽名運動

一個多月來，中國大學生們以其勇敢和獻身精神贏得國內外廣泛的尊敬，在這場空前的民主洪流中，大陸社會具有這傳意識的官場現象，以及現代官倒的貪人的腐敗，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動。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以來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精神神話後殿無不勝的權威地位被學生們的行動所打破，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中華民族面臨自己的抉擇。

以非暴力為學運宗旨的民主運動，在北京一面是健康和秩序井然地成長和發展的。學生們在運用以中國憲法所允許的、合理鬥爭方式下，始終保持冷靜、克制的態度，在以李鵬政府為首的強權淫威下，始終以理智面對非理智，這是首都市民有目共睹的。

「六·四」日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終於在鄧、李、楊一伙權貴集團預謀的、喪心病狂的陰心策動下，動用武裝到牙齒的軍隊竟然不顧國內外輿論，用槍械、裝甲車、坦克、大炮、火噴射器以及最新式殺人武器，一夜之間竟將數千名手無寸鐵的市民學生進行血腥屠殺。這場舉世震驚的暴行，血迹未乾，掌聲未絕，屍骨未寒，軍政府當局竟宣稱天安門廣場並無一人傷亡，無恥之尤到何種地步！

面對李鵬政府一貫造謠惑流的反動本質，我們首都全體人民只有憑着自己的良知，勇敢地起來，用我們的目睹、用我們的思想來為這場殘暴的屠殺進行歷史的作證。現作證所據幾點事實：

(1)在首都發生的民主運動沒有出現任何打、搶、燒之事，有關搶劫店等事純為政府造謠。

(2)在舉衆遊行中，交通秩序、公安秩序完全由學生組成的糾察隊進行維持，沒有發生一例有關的事故。

(3)舉衆的整援行動都是自發的，是被李鵬政府可恥行為肆意激化所致，這更不是動亂。

(4)首都數百萬人參加阻截軍隊的行為完全是出於保護學生不受傷害而自發出現在街頭的羣衆精神，是為了制止軍隊和李鵬政府用屠刀導致的重大動亂。

(5)天安門廣場死傷遍萬，據中國紅十字會有關人士統計死亡人數接近五千，死亡者大多被機槍、衝鋒槍掃射所致，不少屍體被坦克輾毀，用汽油等當場焚化。

(6)目前各大醫院屍積如山，每一位有良心的首都市民都是直接或間接的見證人。

鑒於以上事實和血證，我們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暨首都各界人士發起的百萬人簽名運動，就是用我們的良心、用我們歷史責任感為無辜死難的民族精英們進行入民的作證。

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會
首都《新聞快訊》社 ◎

大屠殺之後——北京化工學院一大學生接受訪問

時間：六月六日下午四時　地點：北京化工學院校園　■吳越訪問　■于汶整理

問：那天部隊是分兩路進天安門廣場的，是嗎？

答：十二點以後軍隊分兩路進天安門廣場，一路從新華門進來，這路速度最快，打人最慘。西門那路開始沒有打槍，我們當時不是在那裡攔住一輛裝甲車嗎，市民說這輛裝甲車已經壓死了六十多人，我們就把那輛裝甲車燒了，三個當兵的從裝甲車出來，市民打他們，如果沒有我們學生攔住市民，三個當兵的肯定要被打死。我們攔住市民以後，把他們送到「高自聯」。市民在廣場上非常氣憤學生的做法。他們說：你們這樣做是沒用的，他們已經殺入了，你們還在這裡靜坐，還保護他們。他們有的拿着棒子跟我們說：如果現在誰保護當兵的，我就打誰。市民太憤怒了。當天我撤出廣場之後，到北口，看見有四個青年哭着對市民說：「我們真窩囊，我們當時就是沒槍，我們不如死在天安門廣場。」

問：當時「高自聯」有多少人在廣場？

答：四點鐘開槍以後，「高自聯」基本上沒有什麼行動。侯德健告訴我們全撤，「高自聯」了像也同意撤。「高自聯」的負責人柴玲、吾爾開希氣在那裡。早些時候，十點多鐘時我還跟他們談談話，當時，決定不撤。吾爾開希說：「我們爭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在廣場上的學生都沒有往外撤的意思。雖然那邊槍聲響了，還是沒有撤的意思。後來，侯德健來了告訴大家撤，才開始往外撤。

問：現在有沒有柴玲、王丹、吾爾開希的消息？聽說柴玲失蹤了。

答：這些都沒有確定的消息，不能肯定。現在「高自聯」的學生領袖都沒有消息。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學校。現在學校之間沒有聯繫，學校都亂了。

學生原來不相信軍隊會開槍

問：我是香港來的。香港學聯代表團來北京之後北京民主運動，住在北京飯店，沒有學生在裡面。那天夜裡在機壁中我給他們電話，一位同學一邊哭一邊說：「他們現在在殺人。同學們都出去了，武警要進飯店搜查。我正在把材料燒掉再下去動員他們不要殺人。」那是六月四日三點鐘的時候，我要他留下他的名字。

答：我現在同想起來，當時學生的做法非常的幼稚。我們原來不相信他們當兵的會這樣殺人。我自己原來就不相信，直到旁邊的同學中彈流血，才知道他們用的是真子彈。我們都檢到坦克上機關槍的子彈。

問：以後該怎麼辦？你們有沒有想過？

答：現在學生有許多想法。我自己從天安門回來了，我想現在我要是有槍，我就出去跟他們打。現在，校園裡學生亂成說：咱們手無寸鐵，不能作無謂犧牲；只要咱們手裡有武器，只要有槍，我們就去跟他們打。我們的生命是從天安門廣場撿回來的，也不怕死。北京市民也有這種感覺。

我們懷疑，頭一批進入天安門廣場的士兵，殺人還笑，是不是政府或部隊給他們注射什麼藥物。因為這現象很可怕，不可想像。而且，我們一位同學的妹妹在北京醫院，給一個當兵治療的時候，看見他身上有紋身，紋了龍鳳什麼的，我們懷疑他們是不是一幫死囚犯，把他們拉來，專殺學生。



■被公安警察打傷的學生展示書報、錢包為證。

軍隊分兩路進天安門

天安門廣場死的人只是這次大屠殺死難者的少數，大部份犧牲在木樨地到西單那一段，那一段市民死得特別多。四點多鐘，廣場戒嚴，裝甲車開始進入。頭一批當兵的逃屬場，穿的全是迷彩服，就是在越南戰場的那些人，他們的速度特別快，檢法特別準。據一些目擊者說，居民樓的窗戶只要有一個人探出頭，他們就能開槍打死，打死以後掉下來，小孩也有被殺的。今天，我的同學在街上看見一個婦女抱着她九歲的兒子，身上有六個子彈眼，死了。



■學生登上軍車，展示軍車號碼。

六、四屠殺眞相

問：能否談一下六、三、六、四大屠殺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實況？

答：我是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到天安門廣場的，當時，侯德健和另外三位知識分子在絕食，同學們的情緒很高漲。零時，廣播槍響了，解放軍已經開始殺人了。當時商場估計有十多萬人，聽到槍聲，剛剛的市民開始往外撤。起初，我和大多數人根本不相信解放軍會殺人。到了大約四點的時候，坦克、裝甲車已經從長安街那邊開過來。清華大學學生組成的敢死縱隊往攔軍車，後來一些市民也去了。一輛裝甲車從天安門東邊開過來，一直跟着這輛裝甲車的市民說，這輛裝甲車在新華門那邊壓死了六十多個人了。我們學生包圍過去，往裝甲車的發動機上澆汽油，把裝甲車燒了，裡面的人出來了。一共出來三個軍人，線上是血，穿裝也燃了，市民看見他們就打，覺他們壓死人。當時，我們學生保護這三個軍人，把他們送到「高自聯」，然後由救護車送往醫院。

後來，我到了金水橋路西的地方，看見清華大學學生在那裡排人牆，大概一百多人，分兩層，後面是市民、外地學生。大家都是自發的，沒有組織，大概有六、七層人牆。人牆剛排好裝甲車的機關槍就向人群掃射，前兩排清華學生倒下了，市民往外跑。當時我沒有跑，站立在那裡看，我想本不相信他們用的是眞子彈，以為是橡皮子彈之類的。槍還在打，有機關槍、衝鋒槍。我穿過一位武漢大學的學生中彈倒地，流血了，我才知道

一般學生

他們用錢救人權，用鬥爭換自由

律師……

教師……

作家……

記者……

文藝青年……

救援陳水扁

學生組織

團結起來

學生聯盟

學生團體

學生社團

學生會

學生

學運

學潮

學聯

學權

學權會

學權聯盟

學權團體

學權社團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

學權社團會議

學權會議

學權聯盟會議

學權團體會議會

血的見證

北京「新聞快訊社」一發言人關於屠城事件眞相之簡報

■夏棻整理

時間：六月五日早上十時
地點：北京飯部飯店

我是新聞快訊社的其中一位編委，名字不說了。北京「新聞快訊」是由三十八家新聞單位和文化單位及知識界所組成的新聞發佈社。我本人也可以說是六月三日、四日大搜索後尚存的一個目睹者，對北京大屠殺所發生的事情，一些事實情況，作為新聞工作者，我有義務向外界說出眞相。下邊的事情因為我是親身目睹的，所以我可以負全責。

目睹市民被坦克壓成肉醬

六月三日的晚上，當時我聽說天安門廣場告急，希望能去一些人。趕去了以後，在長安大街路口那個地方，就被電警堵住了。我們要往裏進，他們不許進。當時部隊已經端上了刺刀和戴了鋼盔，對着人羣。但當時還太開始。這時候街中央的路口先從西面橫街這樓開過來輛裝甲運兵車，這時大概是四日凌晨一時四十分。這裝甲運兵車最後番號是二十七軍的，廿七軍是屠殺天安門廣場的主要兇手，揚言是的這子的軍隊。戒嚴總指揮這活明是揚言的女婿。當時天安門四周各個路口人很多，但廣場上的人並不很多，總有千多萬人。那輛裝甲運兵車從西面一直開來，因爲人羣稠密，它就在人羣當中橫穿過去，一下子，我看到就有七個市民，身體被壓成肉醬。身份沒法辨認，是工人、市民、店員，還是學生，就這樣壓過去。正好那東單路口，所有經過的公共汽車全部被擋在那地方，它就從那中間就撞過去，當時撞傷了很多人，一直連到了建國門橋頭。後來我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出去，大約五時半左右到橋頭的時候，才發現橋頭上也躺着屍體，三個市民給壓死，還有一輛軍車被我甲市撞翻了，據說當場至少兩名武裝軍人被軍車壓死了。我看到的是後來的現場，沒看到撞翻的情形。被撞的部隊是東北軍區，六十四軍，當時他們的軍長急了，準備帶部隊進去跟他們拼。可是這部隊是一顆子彈也沒有給他們。他們後來就全部撤退。他們說：這樣殘暴的軍隊，我們簡直都不相信是自己人幹的。所以他們都軟化了。

後來裝甲車又開回來，調回去後又開回來，是想把這條路打通，讓軍隊進來。它開過來後，因爲它殘害了這麼多的市民，市民爲了保護手無寸鐵學生受到軍隊的殘殺，爲了防止他們的施暴，市民甘願自己出來去堵截軍隊，當時大家就用馬路的水泥墩子，把一個個水泥墩子堆成路的路障，結果它重新衝過了第一道，但衝不過第二道水泥墩子，因爲它不能持續往前衝，所以停下來了，後面的退路又被市民用水泥墩子給堵上了。市民用鐵杆把它的輪子給堵死了，開不動了。當時有人帶着裝有汽油的瓶子，燃點後，揭開那蓋往裏扔，然後拿大都被子這樣蓋住，大約十分鐘左右，看一個拿白襯衫舉着當白旗從車裏出來了。出來了四個，有兩個是老兵，頭髮也白了，看他們至少是中校以上的軍衔。他們一出來，大家都憤怒了，恨不得把他們撕碎，因爲他們太殘忍了。那軍人說：我們知道，我們也不願意這樣做，我們沒辦法，請你們諒解我們。他們就這樣說。大家設諒解你們？你們是兇手，壓死這麼多人，這樣殘忍，今天就得要你們償命。市民很憤怒，就把他們攔住就打他們。當時學生說不要動手，千萬不要動手。保護住他們，設如果你們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找到借口了。我覺得學生做得很對。學生們把幾個軍人保護住了。要不然的話，在當時氣氛下他們給打死絕對是死有餘辜。可是學生考慮到大局，學生還是堅持以非暴力來對抗暴力。這幾個軍人後來給保護出去了，受了點傷是可能的。後來這裝甲車被燒，出現了這事情以後，馬上被當局宣佈爲「反革命暴亂」，說成輛裝甲運兵車被燒。可是這輛裝甲運兵車爲何被燒了他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就是因爲這輛裝甲運兵車在稠密的人羣中去壓死這麼多人，所以引起這麼大的憤慨，直接導致火燒這輛裝甲運兵車。

機槍掃射市民一片片倒下

大約三點多鐘，廣場上宣佈這是「反革命暴亂」以後，從天安門城樓上往日毛主席閱兵的那個地方，架出了三挺機槍，當一宣佈完了，機槍就開始往我們這裏掃射。先還未往天安門廣場掃射，就往這邊的人羣掃射。當時人羣正湧向廣場。有一個女孩，大約二十二、三歲，很年青的女孩，她帶領向前衝。大家看這個女孩這麼勇敢，想退也沒退路，大家便都往前衝。機槍就這樣掃，當時就一片片地倒下了。他們又把整個地下通道，唯一通往天安門的通道，用機槍給封鎖住了。後來他們又放兵帶了砍刀就往裏面扎，前面用機槍就這樣掃射。說實在的，我的命大，我旁邊有一位大約四十歲的男人，一下就倒下了。我們往後撤，當時死的人也太多了，這是在歷史博物館北邊的長安街這段路面。

我還記得，當宣佈「反革命暴亂」以後，第一就是打炮，打了幾炮。我們從側面可以看見，一下就把民主女神像給打掉了。接着各種裝甲運兵車、坦克車、暴隊陸陸就往廣場裏開進去。大約到了四點鐘的時候，天安門廣場的槍突然間全部熄滅了，整個長安街的燈都熄了，怎麼了以後，就机槍聲、看到子彈一個接着一個的炸開，都跟放煙花一樣。後來開了黑槍，後來他們的車往我們這裏壓，我們根本沒辦法進去。我們便往外面撤，一直撤到建國門的地方，一大片的還回來。我們拿着了幾個從廣場裏硬跑出來被打傷的。我們把他們接過來，送去醫院。有一個是重型機械廠的小工人，年紀輕輕的，他說保別送，他傷了肩背的部份，他說：哥哥你拉着我，我就沿着北京這條街，用我的血（他全身都是血）告訴人們他們到底幹了些什麼。後來弄了板車、板車的車夫是北京聯社的，就那門出租三輪車。板車聯社的自動出來拉他。我們沿着建國門、複興路、朝陽門、東西四條的立交橋，還有東直門，以及和平街北口，從這條沿線撤下來了。

士兵追斬女孩 孕婦也被殺害

說回來，當時在建國門的時候，人潮得密密麻麻的，我看到一個女孩，她往外跑，有一個大兵，追呀追，那個女孩走到一半路，那個大兵就開槍了，她倒下了，他還走過去用刺刀將她刺死。死者裏面還有孕婦，也是被刺刀刺死的。有另一個女孩，被大兵追斬，那個女孩已沒路可跑，就跪下來求命，請不要殺我呀！這大兵似乎一下嚇了，或是神經錯亂，他都受不了這個刺激，瘋了。

至於天安門廣場完而發生的事情，我昨天晚上去了人民大會堂那邊疏散出去，分成三個部份，分開疏散出去。他們都答應了。駐在前門的防線是三十八軍的防線，二十八軍把那個地方全給撤住了。可是昨晚他們沒有放槍，他們放的是空槍。逃出來這一千多人統統是三十八軍那個方向放出來的，最後廣場上剩下來共有六千多人，組織出一千多人。學生們開始準備撤退，分三部份，但大兵已經進來了。有機個學生喊：我們勝利了。剛喊完，機槍就砰砰的開始亂掃。後來就是正南面的學生把他們，當場就給打死了三、四百人，硬要把他們送出去，這四個人安然無恙的給送出去了。死得最慘重的是清華大學，昨天晚上，六月三日晚，是清華大學值班，北京的大學每晚都輪流值班，派出一些學生做糾察。當天晚上，清華學生四百人在外圍拉起人牆。昨天下午六點鐘，我到清華大學剖開，知道組出來了兩個，四百人減有兩個活着回來。當時死得最慘重的是往監史博物館小道那個方向，軍隊把人羣放進去後，就往裏面掃射。學生一看到他們真的開槍了，好多學生又重新跑回紀念碑，往紀念碑擠。原來開始時軍隊所以沒有往紀念碑方面開槍，因爲那裏面有很多是他們的便衣，還來不及撤出去。後來學生回到紀念碑地下，他們的槍就開始掃，紀念碑堆的都是人，屍體都堆起來。



■六月四日早上，大批羣衆仍不怕死亡威脅，仍聚集在井和王府井和長安街交口處議論駐人局勢，路中巴士已被燒焦。



■坦克車浩浩蕩蕩開進北京城進行屠殺。

軍隊調動一石三鳥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碰到紅十字會的人，他負責救護車，他跟我說了一個數字。死亡人數大概二千五百人。說完就走了。醫生開始撤退的時候，就讓當時前機天一直在接待醫生的各個醫院派來的大夫，有二百多人，有的說一千人，其實沒有，祇有二百多人，這二百多人全部撤到歷史博物館的地方躲着不准他們抬頭，蹲着。可是他們有幾個大夫，一個是北京醫院的大夫，他拿了一面紅十字會的旗子，他走前去，要學生坐在紅十字的旗底下，說：按國際規例是受到保護的，你們跟着我走。但他和學生全部被打死了。還有些死在地上沒有死的，受傷的，軍隊的坦克就在他們上面碾，來回的這樣碾。碾完後把人堆到一塊，拿帆布往上面蓋，用火焰噴射器噴燒。這個直是太慘無人道了。清場完了，廣場上到處布蓋的，下面都是屍體。

再說說部隊進城的情況，到昨天爲止，北線、南線、東線的部隊都沒有進城，這都我可以作旁證人。這幾線的部隊由東北軍區和北京軍區來負責，南線是北京軍區，東線是東北軍區。他們沒有進城，所以沒有直接鎮壓予這場屠殺，這場屠殺全部是由二十七軍、直接由楊尚昆和他的女婿，就是總參謀長，這次成戰總指揮遙指田，他們直接操縱，直接指揮屠殺的。東北軍區的六十四軍和三十八軍、四十軍，他們開始還不大相信跑出來的軍和三十八軍、四十軍，他們說：你們冷靜點、市民跟他們說軍隊在殺人啦。他們說：你們冷靜點，我們軍隊不會動手開槍的。後來，那些車不停地拉過來，車上面架了機槍，就沿街，朝着大街，開槍不停，不管有沒有樓，就那麼掃着走。居民都在街上聽消息，嚇得大家都跑。而當時負責警戒那地方的部隊也正好在街上，他們一看就氣壞了，他們的少校就要他們棚住這輛車。當時車上的機槍就對着他們說：要是放搁就連你們也打。地面的部隊躲好散開，因爲地面那些部隊是東北軍區的，沒有一粒子彈，沒有帶一粒子彈。上面說他們說是來「演習」的，他們的營長當下給氣壞了。後來馬上給他們的連長、師長過來，包括這一帶的部隊已經全部撤走，往回撤。而且根據可靠的消息，二十七軍也會撤走，讓這些外國部隊接管北京，將來把責任推給他們，將來有人來採訪，他們說沒有殺過人，他們不知道，完了讓他們跟北京市民發生衝突。等於是一石三鳥。昨天凌晨我拉着那個受傷的青年，路過東直門立交橋那個地方，正好部隊還在跟老百姓說：部隊不會開槍。我把傷者拉過去一看，嚇壞是部隊的子彈打傷的。沿途都是人，每個點都上萬人，大家都在喊要能工、罷市，羣衆太氣憤了。東直門立交橋下面堵住了很多軍車。橋上站着兩個負責保衛橋的戰着衝鋒的武裝士兵。後來受傷的人把傷勢給他們一看，當時有兩個班長，看來像上士級的那種班長，他們突然離開部隊了。後來聽他們一共三個排都是從各個連裏抽出來的，不是同一個連的那種建制。有一個營長、少校級，他指揮的，那點鐘班長不知怎樣，將他們自己的機槍保險一打開，轉過身來一梭子彈，就把他們的營長給幹掉了。他們說你把我們騙來，說我們到北京來拍外景，這太殘酷了。羣衆一下子把他們保護起來，趕緊走了。

工人糾察隊被市民驅散

我在建國門立交橋底下，在上面那條是通到天津的路，下面通隊是回北京的二環路，在二環路外交公寓的底下，我去的時候一共有九輛軍車。有五十輛軍車從南往北，被市民堵住了，走不動。從北往南一共九輛，車被砸了。發動機也蒸糊了，車胎也打碎了。後來我過去，問一位老師傅：這是那方來的車？他指着那車牌的地方，給我掉了，可是隊約還看得見：「北京承建二公司」。汽車的字樣。後來他們跟我說，昨天晚上市民堵住了九輛承建二公司的車，上面滿載着人，他們拿了鐵頭、鋼針，還裝着汽水和麵包，後來被市民堵住了以後，他們提議配合清場大安門廣場，要參加行動。車上貼着的是「北京工糾隊」，是「工人糾察隊」的字樣。他們這說等人給了六十元。後來給堵住了以後，他們就乾脆把那些鐵頭、鋼針扔下來，說：我們不幹啦，我們也不願意，他們要我們幹的。原來承建二公司和承建三公司，是兩年前，由北京派來的機械工程兵這麼一個機構，因爲撤銷了，這些人的戶口也轉到了北京，所以原來都是復原軍人。市民就把他們驅散了，然後就把那輛車砸了。所以後來官方說是首都鐵鐵的車被砸了，這是不確實的。這堵住了一輛大麵包車，是北京綠鄉二廠的，裏面裝着燒鵝和各種食物，坐着都是科室幹部，說是爲防解放軍維持治安，車被搗着以後，當時看到了情況以後，他們掉頭就走了。

暴動是當局嫁禍給市民的罪名

昨天下午一點鐘我出發，去了人民大學、北大、清華。因爲我聽說部隊已經把所有的學校都封鎖了，都已經軍管了，包括外貿大學、化工學院，到昨天晚上七點鐘我都走了一遍，回來的時候還未能實行軍管。當時北師大的高音喇叭廣播說，希望所有的學生，要求他們都回到自己的宿舍，不要給當局借口。因爲我們要保存實力，要長期的抗暴下去。昨天下午二時半我在人民大學門口的時候，正在這時候來了一輛裝甲運兵車，這輛車是從軍事博物館那邊繞過的。根據市民說，軍事博物館直到昨天（四日）下午，在東單與西單這些路口，市民還在跟軍警進機戰鬥，這一直在巷戰。就在那兩沿線已經燒了將近三百輛軍車，因爲軍隊都下了車，軍車被棄置在那裏。而且繳獲了七輛裝甲運兵車，有三輛就當場燒了，有四輛說由市民、學生和復原軍人繳獲，有的復原軍人是坦克兵會開車，就把繳獲的一輛直開到人民大學門口。大學門口估計有兩三萬人，大家都鼓掌高興。據展示這車的番號：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九二〇部隊。這輛車哦停留了二個多小時，爲了不給當局借口，已把這輛車開到別的地方去。正好不歷兵工廠，而這兵工廠全是站在學生一邊的，就把這車送到那裏去了。

我到他勝門立交橋往北去，那邊有炮兵車車、市民把一百三十輛車車全部給燒了，濃烟滾滾，那大炮性，能直是冲天而起的。昨天晚上十點多鐘，我得到一個電話，我在軍隊裏有朋友，電話說：昨天北京東區、北京衛戍區、北京武警部隊、北京市公安局，已經全部被軍管了。海軍大院、空軍大院、鐵路兵大院、所有部隊大院也被軍管了，因爲這些都是不同意這次政變的。實際這次是以楊尚昆、遲浩田、李鵬，這個集團爲主的一次反革命軍事政變。當然肯定是以部小平爲背景的。昨天零晨時，坦克車在二環路轉來轉去，那輛裝甲運兵車，坦克車上面的機關槍，就沿途亂打。到了木樨地那個地方二十號樓，二十二號樓，都是那些副部長級以上的幹部住的樓。包括王光英，好多知名人士等，把他們的窗戶打到千瘡百孔。他們都也不管了。他們想這應是一個暴動的局面。但事實是軍隊打的，他們想加碼給市民。但市民並沒有背，那麼高的樓上他們也扔不到什麼。民族壓院的大學樓也打了。昨天我到北京大學門口，正好碰到一家人拉着一架板車，拖着一個女孩，九歲，她的身體被打了五槍，頭上一槍，身、背、腰部共腰蓋上。他們撥開背看，那已經沒有背了，那子彈打進去都是開花的子彈（他們是用煤炸子彈打的），而頭部的後蓋骨都沒有了。他們拉着血淋淋的機槍給着：這也是暴徒嗎？落時打死的兒童不下十個。就在天安門廣場，都是些五、六歲的，那些小孩叫喊着解放軍叔叔，不要打我，大哥哥、大姐姐……結果都給他們打死了。還有一個三歲的孩子也給打死了，還有很多老人、老太太。

學生已轉入地下繼續鬥爭

六月三日下午，圍城之前那天下午三時，我從你們那裏出來，經過新華門，看見軍隊在發射榴子毒氣，榴子毒氣彈上已被禁止使用，他們共放了前近七十發。先是有一部車經過人羣時往下扔榴彈，匕首、棍棒，扔到人羣裏頭，想裁贓說市民石塊器，被市民抓住。這時從中南海出來一千多個軍警和防暴警察，警察先用大電棒打人。但人羣不屈服，還是往前推進。當時有個警察棒的老太太，他們正好堵在街角老太太那地方，老太太說：你們不要打人啊！那個警察一棒就把老太太打下去了。後來他們看到人羣擋不住，就發了幾百發橡膠子彈，還是擋不住，後來就發那榴子毒氣，發了近七十發。

他多人中毒，他們用救車把中毒的市民、學生、工人抬走，我看到大概有十幾輛救車，他們都躺在救車上抬走。還有兩個三、四歲的小孩子也中了毒氣，生死未卜。大人都這樣，更何況小孩呢！這時是二時川分到二時五十五分，他們共施放了大概二十五分鐘。後來他們就撤回中南海，而且也抓了幾個工人，抓到中南海裏去

屠殺前後

一名北京教師的見證

■本刊記者

六・四慘案，罪證昭彰，中共雖千方百計掩飾欺騙，無奈堵不住千千萬萬見證人之口。本刊訪問了一名北京的大學教授，將他耳聞目睹的六月初這幾天的情況，公諸於世。最珍貴的是他親眼看到了廣場學生撤退回校的懷憧景象，慘厲而又悲壯。文中以第一人稱敘述這位教授的所見所聞。

學生從廣場撤回大學

我住在海淀中關村，三日晚上沒有到天安門去。到了六月四日上午九、十點之際，看到一羣一羣的學生，打着北大的、清華的、外地大學的旗幟，走過來。他們是從廣場撤回大學，經過中關村。比較有組織的有兩批，每批四、五百人，一路喊口號：「打倒李鵬！」「血債要用血來還！」「堅決討還血債！」「誓死學生沒有好下場！」「打倒法西斯！」喊得喉嚨都啞了。

場面非常悲壯。就像從戰場上退下來的戰士，但又表現了學生的紀律，不是敗兵，而是很光榮的。學生們手挽着手，一排一排的走，有些臂上已繫上黑紗，有披麻高呼，有失聲痛哭，有的有血污，有的身上非常髒，好像是從地上爬過來，滾過來……看起來很慘，但他們都挺起胸膛。

（切後餘生，從血的戰場上退下的學生！柴玲、封從德走在撤退隊伍的前排，仍然像是隊伍的總指揮，學生撤走時也不忘紀律啊！）

西北面是大學區。撤回大學區的幾不過一千學生，算它往東面走或跑回家的也佔一半，那就是共兩千學生撤出廣場！廣場上那麼多學生，結果我撤出兩千人，死去多少不是很清楚麼？

疏落的撤退人潮，有悲壯感。高科技也拍攝不了的照片。柴玲、封從德在裏面。（請閱本期第一頁彩圖，切後餘生兩千人。多麼令人心疼的數字。）

住在附近的居民看到這些隊伍，真是難過得要命。我們院子裏住的都是教授、研究員，這幾天大家也不上班，一天到晚議論，沒有一個支持政府。真是人心不可侮。

學生準備繼續鬥爭

六月四日當天，北京大學校門馬上掛了黑布，掛起了橫幅：「血沃中華，慘絕人寰」。校門外張貼血紅大字寫的「我們的宣言——堅決討還血債」。學生回來後在整個校園做了緊急的佈置，因為學生佔據軍隊會跟過來，在校園進行圍剿，所以馬上集中所有校內的磚頭，啤酒瓶等準備抵抗。同時，學生的廣播台、編輯部，即傳單的宣傳部，馬上轉移，有些學生領袖也在四日後轉入地下。

學生在校園裏已準備了準繩過來，再拼。六月初，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從夏威夷回來，馬上宣佈學校放假。要不這樣，學生犧牲更多，因為學生都紅了眼，很多同班同學死了，若軍隊來，肯定又要拼命。學校休假，勸學生能回家的就回家。

（比學生能夠還要徹底的號課，是冷血政府追出來的罷課。校園成了醫堂，悲慘撲鼻。）

六月十二日，部隊進駐海淀區，中關村大街上有士兵巡邏，居民晚上八點鐘之後便不能上街。這時學校裏就有很少很少學生了。

（北大學生在返校後，雖然忙於轉移陣地，還是發出一份「六月四日緊急呼籲」的傳單，全文見本期《百姓快訊》）

二十三人死亡的由來

官方對學生傷亡的數字當然是絕對保密的，可是袁木爲什麼說學生死了二十三個，講得討麼具體呢？這是六月五日那天，北京市十一所高等院校的校長開會，統計其本校死亡的同學，第一批往回撤抬回校的，能夠從屍體找到明顯標誌、有學生證的，共是二十三個。剛好政府就這個數字，便拿去了。

（死亡學生大部分死於廣場，能夠抬返學校的自然不多，何況還要右明顯標誌，何況僅限十一所高校！袁木自以爲公佈了確實數字，何等自欺欺人。）

是的，這「二十三」的數字不代表整個天安門的學生死了多少，東西長安街的學生死了多少。死的學生當中，外地學生很多，這怎麼統計得了。

無論是北京學生或是外地學生，從絕食開始，就寫下遺書，堅決與不民主、腐敗鬥爭。市民們談起都流淚，說從來未看見過這樣好的學生，「位教授的鄰居，紙有一個女兒，給醫學院，參加絕食，父母將她拉回來，拉了又跑，跑了又拉回來，第三次走的時候，痛下遺書，說爲了理想，堅決鬥爭，多動人啊。所以我估計相當多的學生，不管是坦克來也好，槍炮也好，都不跑。一邊是高壓，一邊願死如歸，當然犧牲大。

（教授的估計眞沒錯，學生看到軍隊進廣場，都圍在紀念碑下，平靜地等着犧牲，後來還是因爲候選健與軍方談判後撤退的。）

一間醫院內死掉三十人

經了袁木的講話，我們那在分析死亡的數字。鄰居有一個某醫院的醫生，他們的醫院在六月四日收了八十個非常重傷，從木樨地拉過來，或是從廣場拉過來的人，裏面有三十個已經垂危。跟他在談的正好是某一個血站的醫生，他剛下班回來，他證血站已沒有血了。沒有血，這三十個垂危的相信就救不回來了。

八十個是重傷號，包紮一下便可以出院的不在此數。依此比例算一算，北京的醫院五十多所，算每一所死掉三十個，光死在醫院裏已是一千五百多個，而這家醫院雜天安門很遠，拉到該院的一定比不上拉到其他醫院的多，因此死亡數字遠可能更多。

（很早就傳出來自紅十字會的消息，說死亡數字是二千多人，可能就是從醫院得來的。可是指到醫院後不治的，大概還是少數，當場倒斃、被斃的，在大街上、在廣場上，又如何計算，這些都被士兵處理掉，毀屍滅迹了。）

大屠殺：從預謀到下命令

中央機關、機要部門從五月中旬開始控制起來。我的一個朋友在某機要部門工作，五月中的時候，所在該部大院裏的電話都裝了竊聽器，他警告我千萬不要在他家裏打電話談學生運動、示威什麼的。其他機關也是通過電話總機，進行監聽。我想這是防止機關幹部與學生串連，而且是有預謀準備鎮壓的。

一位在總解放軍某部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六月一二號方下了命令，動令部隊和部隊家屬，不得到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幾天內將有重大事情發生。

現在想起來，他們竟是早就部署好進行血腥鎮壓。

六月三日晚上八點，一位朋友在木樨地的部隊機關大院（該院早已進駐許多戒嚴部隊）親自聽到，一位團政委在作「戰前動員」，說什麼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要佔領天安門廣場。

一定要佔領！講得完全像打仗一樣。

（跟手無寸鐵的人打仗！對着完全沒有殺傷力的羣衆，全副武裝準備跟戰的電線，一出動便是爲所欲爲的屠殺。）

屠殺開始前，有人聽到開槍的命令。六月三日晚十點多的時候，還沒開槍，坦隊已進到木樨地，與圍堵的市民來回推擁，兩方面對峙了很久，情緒越來越高漲。這時候部隊後面一輛小吉普車，是軍隊的指揮車，高音喇叭叫出：現在中央電簽下命令，可以開炮了！

有這個命令是肯定的，就是沒聽到也可以猜到，普通戰士一定不會自己作主開槍，要請示較高指示。

（可是，這一聲令下，在當時卻是極度驚心動魄的，前幾天軍亟都是一觸就停，逼不了就後退；對羣衆來說，這一聲傷魂號令，是何等錯愕。隨着這一句命令，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開始了！）

解放軍名聲敗壞

六月四日居民知道出事了，也看到學生退回來，大家整天就怕戒嚴部隊過來。現在解放軍在人民心中的威信低極了。大家正在談話，忽然有人喊：「解放軍過來了！」便趕快跑，連小孩子都哭起來。四十年來，解放軍的威信沒有到這個地步。現在大家都說是「鬼子兵進村」，將電影中拍的日本鬼子，比作戒嚴部隊。小孩很害怕「鬼子兵」，哭着問：媽媽，戒嚴部隊過來，會不會殺了我們？

看熱鬧眞幫場了解放軍啊！

大家都知道開槍的是二十七軍。當局爲了扭轉大家對解放軍的看法，在一天放了一段錄像，說身的一批部隊，首先聲明：我是三十八軍，我不是二十七軍的，我們來維持秩序。於是大家就鼓掌。

戒嚴部隊成份很雜，從西面入城的二十七軍最壞。我有一個親戚住在東郊，看到天津來的一個坦克部隊到了大北窯，剛好在他樓下。這支部隊還不錯，下來一個師長，與堵車的羣衆談，後來這師長主動說走，三十六輛坦克駛走了，還剩下四輛坦克堅持要執行羣委命令。發生衝突後，這四輛坦克被燒了，不知是羣衆燒的還是他自己燒的。

北京人不受宣傳欺騙

北京的老百姓都清清楚楚，學生沒有罪，「反革命暴亂」是謊說。現在政府是騙外地人，農村的，以前的消息一直沒播，港澳的消息又進不了，祇能聽中央電視台。

雖然當局極力封鎖消息，但市民聽「美國之音」、BBC（英國廣播公司）。我是聽BBC的，六月四日，國際廣播電台（中國向外廣播的電台，英語廣播）一個廣播員說，今天我國發生一件流血事件，政府出動多少軍隊，已經兩千多人死亡。BBC收到了，馬上反過來廣播到中國大陸的老百姓，BBC播音員講完之後，又把國際廣播電台那播音員的英語播音放了一遍。老百姓更證實這回事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播音員在四日、五日、六日都穿黑衣服，一個女的講到廣東大雨，死了多少人，忽然眼睛紅紅的，掉眼淚。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從六月七日起，就不用廣播員出鏡，報新聞時都打字幕。

老百姓都消極的，暴力、欺騙，這樣搞下去，如何了結。

（如何了結？暴政不亡，無法了結。屠生說的：血債要用血來還。早晚要債還的。）◎

我看到解放軍怎樣殺進北京

■本刊記者

編者按：關於六、四慘案，本刊在過去幾期已從多個不同角度詳細敘述；惟是關於西路軍事如何進入北京，造成傷亡最慘重的情況，筆墨較少。

一名北京大學生，從六月三日下午到四日清晨，一直在城西（民族飯店至六部口一帶）活動，親眼目睹大軍進城，坦克頂上機槍掃射的景象。這位學生向本刊講述了當時的實況。

我們一直退，到了六部口，看見很多市民的屍體。大批倒在地上的屍體。袁木說死了二十三個，光是我們眼前一小塊地方倒着的也不止二十三個，一直到早上很多屍體都沒有人收。

學生市民攔截解放軍

從六月三日下午兩點多軍警放了催淚瓦斯，就開出鎮壓先兆：裝甲上不停廣播叫市民不要去，可是我們都覺得沒什麼。我們七個人一起出去，帶了濕毛巾，當時感到就得去，如果這次不去戰鬥，就是一生的遺憾！

西邊特別早便打起來了，可是，當時我們不知道，聽說晚上九點多便打起來。那時候，我們到了六部口，一個女學生坐着平板車過來，手腕被打了一槍，說：快去醫院，木樨地打起來了！我們拿起毛巾，就說：趕快去「前線」，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了。

我們往回跑。邊跑邊聽木樨地，剛到民族飯店，防暴警察便出來。這是六月三日晚上十點十分。我們對民族飯店一帶的地形很熟悉，可是不知道防暴警察從那個胡同鑽出來。他們都頭戴鋼盔，手拿盾牌，大路步兵走過來了，大概五百多人，排成方陣，向着我們這方向扔催淚瓦斯。瓦斯在我們頭上冒白煙，嗆得人眼睛、鼻子都淌淚交流。

防暴警察怕羣衆，他們最前一排拿盾牌，後面的沒有。前排的防暴警察老是將盾牌後面，不敢跑過來，不斷扔催淚瓦斯。羣衆走下來便不怕了，想在地上找磚頭，可是長安街特別乾淨，別說磚頭，想找紙片也沒有。後來市民就想到把路邊的方磚掘出來（按：即鋪在路面的大方塊石），用手挖，挖得十個指頭都流血。女的把梳起的方辮使勁砸，這塊砸那塊地，一片片掉下來了。還有馬路邊上的墩子，也砸碎，男孩子抱起墩子猛力摔在地下，連着墩子的鐵棍掉出來。後來不知誰拉來一車紅磚頭，這可好了：大家砸碎磚頭，扔防暴警察，將他們打敗了。

老百姓打敗防暴警察的方陣，還覺得不解氣，四個警察淨除了，便給老百姓圍起來，使勁地打，有個北大學生大喊：別打！將他們送給民族飯店裏。老百姓對學生說：你們學生去守天安門廣場，這裏交給我們市民！

裝甲車掃射學生市民

就在這時，「轟隆隆」的聲音傳過來，滿街的市民在跑，一面跑一面大喊：車過來了！坦克過來了！我看見放槍，火光衝天。於是趕快跑到市民院子裏，不敢說話，不敢動。過了一會兒又跑到胡同邊往外看，看見裝甲車由西面駛向廣場，一面駛，一面掃射，跑得慢的都被射倒，靠民族飯店那邊馬路，沒有胡同，市民無處躲藏，傷得特別多，市民只有趴在地上閃避槍彈。

先是裝甲車，後來是坦克，坦克頂上的機槍，旋轉着放槍，外面看不到人。爲了開道，坦克一面走，一面放槍，絕對不是朝天開。

坦克車隊過去後，走在中間的部隊沒有開槍，市民便跑出來，向軍人扔磚頭。一個市民大喊：暴徒！法西斯！當兵的馬上朝着羣衆，「呼呼」的一陣子彈。一放槍，市民又往胡同跑。當兵的便說：北京市民，閉嘴！不然把你們都槍斃。

我們在胡同邊看，士兵在車上，一面舉着扇，一面樂呢。真氣得要命。

這批軍車開過，市兵又跑出來，跟在軍車後面，也往廣場方面跑。軍隊也沒管我們。待會一個男大學生，從眼睛底下開始蓋着布，全是血，在平板車上一動不動，旁邊的學生說：這你們當兵的看看，這是你們打的第一個大學生！

這時我想是十二點多。

市民請軍車幫忙將這個大學生送到醫院，可是車上的軍官說：我們正在執行軍事任務，不能給。

大批屍體倒在地上

第一批軍車完全過去後，市民又跑出來大喊。這批軍車編隊隔，跑了幾個鐘頭，大概凌晨三點（六月四日）的時候纔過完。車隊過的時候，我們在旁邊數，光裝甲車就過了一百多輛，沒數坦克，因爲太多了，根本數不過來，三層交錯着走，前面是裝甲車，然後是坦克，再後面是載士兵的卡車，最後一輛又是坦克。開始時準備仔細數，後來就是數不了。

我們逆着軍車的方向向西跑，沒跑到木樨地，就聽見了歌聲響起來，是在六部口附近的學生和市民在唱《國際歌》。平時常看晚上寫的「舉過堅膏」，總算第一次感受到，那麼亮、雄壯，我們隔了幾里地，也給震撼了。

聽見歌聲，我們又向着廣場方向往回跑。這時軍車隊伍最後一輛，是坦克，跑得很慢，一面駛，機槍一面掃射，市民跑出來後，大街上全是人，密密麻麻，大家面向着坦克這邊走，即是與坦克同一個方向，往廣場去。第一排是學生，手挽着手唱起《國際歌》，大批市民在後面。這輛押陣的坦克，向地面開槍，子彈反彈起來打在學生腿上，學生馬上倒了一排，立即撤下來，推着平板車的個體戶將受傷的學生拉走，後面一排學生便上來。這樣一排上前，倒下，又一排上前，倒下，坦克打開血路，開往廣場。

親眼見坦克車碾死學生

在六部口，幾個學生站在一輛二十二路公共汽車的頂上，指揮坦克的去路，大喊：別過來，別過來。可是坦克不管，一點沒減速度，呼的一下過去，撞翻公車，車頂上的學生摔下來，坦克、重重在這幾個學生的身上輾過去了！我親眼看到，三個學生是這樣被輾死的！後來我們還將這經過寫成報告，貼在校門口。一個女學生目睹了這件事，後來在大街上給市民講這些經過，被逮捕了，當局要她承認講的是假話，她不，她說她講的都是眞話。後遭酒。最後被判刑了，犯的是反革命煽動罪。其實，沒有這樣的事人家怎能說出來呢？而且那麼多人都看見了，我也親眼看見了。

我們還看到坦克把所有軍車都打着了。長安街上被燒的軍車、公共汽車，全是軍人自己點的，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他們說暴徒燒車，老百姓一直跟軍車一起跑，那有時間放火？可是後來坦克過去後，馬路上停着的車全都起火了。這是坦克機槍掃射的時候，打着油箱起火的！坦克一路過去，路上的車便一路着火，我們還說：哦，怎麼自己把車給點着了？不過當時也沒有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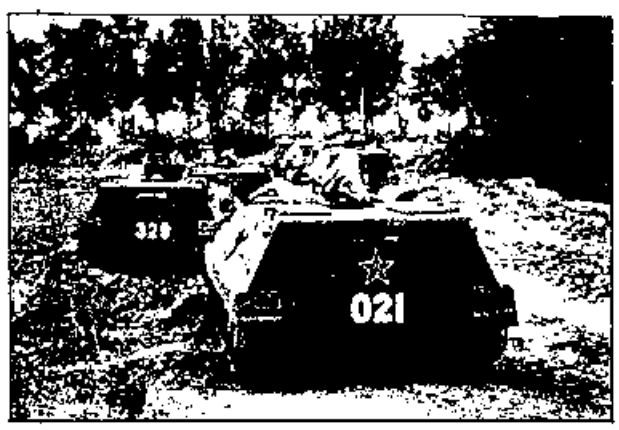
軍車全部過去後，我們也不去廣場了，向西折回西單。在西單前面，看見老百姓在打一個士兵。

那當兵的大叫：別打我。老百姓說就是要打你！這個士兵從軍車下來，打死四個人，我到的時候還看見他旁邊躺着一個老頭、一個男孩、一個女孩，還有一個沒見着。他坐的軍車開走了，剩他一個，老百姓便圍着打他，拳打腳踢。忽然有人叫：燒汽油！便有人往他身上澆汽油，有人用打火機點火，士兵大叫：別燒我！一個男孩說：你不是愛打人嗎？說完便將一根木棍塞在他手裏。士兵說：我現在不打人了。男孩說：你現在說不打不行，打！

燒着燒着，這士兵自己將衣服脫下。我們走的時候，還在燒，沒有將他擱在車上。不知道第二天怎麼就吊在車上。

然後有人跳在西單路口，向市民演講，說我們要把銀行的存款拿出來，這個政府是無賴政府，法西斯，暴政。大家鼓掌，正在鼓掌，流彈過來了，我旁邊不遠的一個老頭，腿上挨了一槍，穿了一個大窟窿。老百姓趕快散開跑了，我們也不敢再在馬路上停留，跑進小胡同裏。

坦克把民房廁所都壓倒了



■大量裝甲車源源開進北京。

當時還不知道血洗天安門廣場。五點多，我們剛出去，十里長街的路燈全滅了，後來「轟隆」聲傳出，第二批軍車自西邊過來，前頭第一輛車一面開一面放槍，老百姓急了，不知誰弄到「燃燒瓶」，往汽水瓶裏倒汽油，塞上棉花，往軍車扔，減點着一輛了。後來一看裏面是白麵和大米，原來是一批給養車。這輛車燒着，走不動，車上的士兵給老百姓逮着了，也沒打他，不知給誰給走了。

我們這一晚上在民族宮到六部口這一段路來回跑，我估計倒在這段路上死掉的大概有二百人。當時只要有人受傷了，就有平板車來拉到醫院，可能也有拉走以後死掉的。有些挨了「炸子」（達姆彈），特別慘，救不了。

除了軍車被燒之外，軍隊還有丟失槍支。很多槍不是老百姓搶，是軍人自己丟的。木樨地那邊眞是有些軍人「起義」，把槍扔到八一湖裏，我聽當地的居民講，當兵的扔掉槍支後，脫了軍裝就跑了。後來撈槍我也看見，六月七日我到那居民院探朋友，看見他們在撈槍。

有些依則是市民從坦克上卸下來的。

六月四日早上七點多，我回家去，在我家附近，一〇一路汽車總站前面，一二一、一二八、一二一等幾路汽車排成三排，聽說五點多坦克經過的時候，撞了一次沒撞過去，又撞一次又不行，最後繞道而過，把旁邊的公共廁所推翻了。是順着廁所過去的！完了還把民房壓了一角，撞倒了兩棵樹。市民很生氣，有人從樓房上扔下花盆，士兵仰起頭來就掃，掃射了十多分鐘。民房外全是彈孔，有的一塊玻璃八個槍眼。掃完了，坦克過往前開。一路上市民都鼓掌，剛巧一個老頭出來散步，他不跑，士兵就給老頭一槍，死了，一個年輕人上去扶他，他挨了一槍，又死了。我回家的時候還看見兩人的屍體倒在銀行門前，銀行牆上留着子彈孔，地面全是血。

整晚到處看見血，我也被踏得渾身是血。可是當時一點不害怕，到處跑，情緒很高漲。

直昇機運載學生市民屍體

六月四日下午，我經過南昌街的時候，親眼看到運屍體。我看到天上有直升飛機，旁邊的市民說：你看，運在運屍體！我回頭一看，飛機機上的戒嚴部隊二百米，看見他們正在抬屍體往上丟。我趕快走開。

建國門前士兵被坦克壓死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我也在六月四日下午看到。被壓死的屍體，根本不成人形，沒有立體感，腦袋全被擠出來，眼睛、鼻子都擠在一塊，腿變得扁平。後來有人用布蓋上，天正下雨，從布下流出的水，全是紅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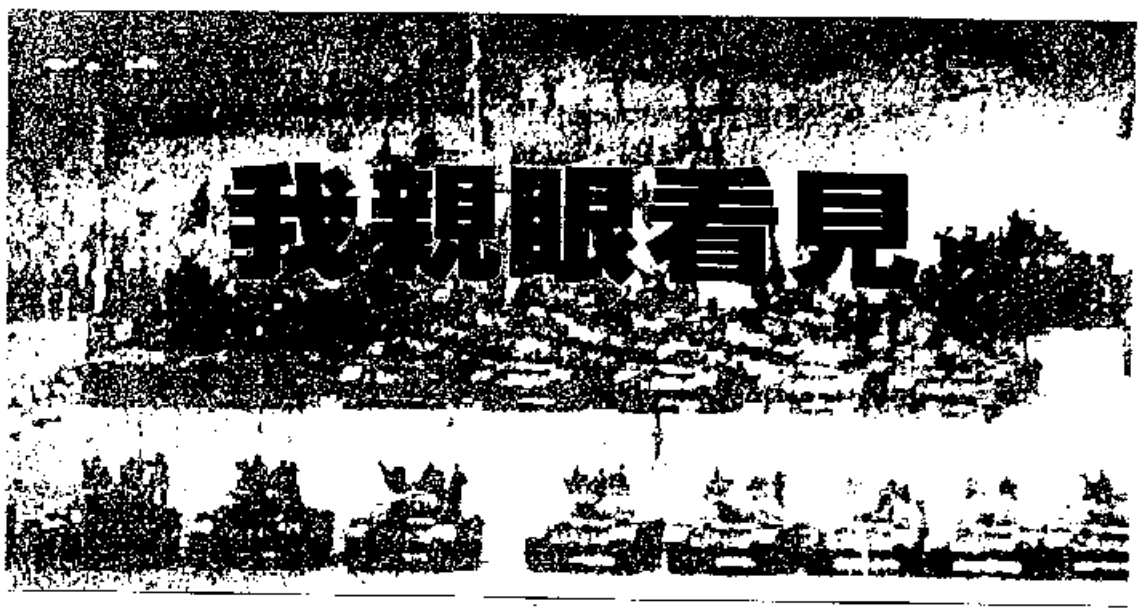
六月四日白天開始，市民搶購糧食和日用品，逐到銀行取存款。結果銀行和糧店全關門。

銀行關了一個星期。六月十日下午剛恢復營業，大家便都搶着去拿錢，我也趕快去排隊。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個農民，他填了單子取七萬塊，銀行人員說現在銀行沒有那麼多錢，你不能取那麼多。農民問：現在不是存取自由嗎？職員說：是存取自由，但現在是特殊時期。後來只給取一萬塊錢。

六月十日是星期六，銀行只開兩個鐘頭，戒嚴部隊守在門口，開一道小門，隨時準備關門的樣子。第二天又關門，再隔了四、五天纔開，老是上半天班，上午上班下午休息。幸好我在銀關門那天便將存款全部提出來了。



北京戒嚴部隊，荷槍實彈、虎視眈眈，目的只有一個：屠殺!!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下午約二時，一位學生硬抽在急救中心給他母親的電話錄音。
（斷斷續續的錄音，邊說邊泣不成聲！）

我們還沒來得及撤退，他們就開槍！我們手無寸鐵在那裏坐着，手拉手站着往後退，他們就開始開槍！……我的眼睛看見一個一個同學都倒下了，……

媽您當時沒有看到那種場面，他們不是人，他們不是人啊！媽，您知道我身邊倒下多少熟悉的同學。他們都倒了，剛剛還說話呢！剛才還一起，現在都死了。我們還沒來得及撤退，他們就開槍，我們還沒來得及撤退，他們就開槍呀！我們手無寸鐵在那裏坐着，手拉手站着往後退，他們就開始開槍！死了的同學無法統計，他們打死了的人太多了！媽……您想不到現在我還活着跟您說話吧。有的同學已經死了，父母都不知道啊！我們從西單那邊看，我的眼睛看見一個一個的同學都倒下了，他們竟敢開槍。啊！他們還敢開槍！死了多少人啊！死了多少人啊！他們太沒人性了。媽，我爸爸他不要來啊！媽，我跟您說現在我一個人在外面，您們就別出來找啦！媽，我跟您說：現在有一口氣，我就跟他們拼了，奮鬥到底！

媽，我馬上就要走了。媽，媽，您放心！我不會那麼傻的！媽，媽，您放心！您拿錄音機，您拿錄音機，聽聽紀念碑下的槍聲。

媽，您拿錄音機錄下給咱們全家及鄰居聽聽，聽聽天安門前拿衝鋒槍對準我們手無寸鐵的學生的槍聲。我們正往後退，他們竟開槍掃射。多少同學倒下了，死了的同學的屍體都給燒了。天安門廣場的根莖裏、連屍體都沒有，他們都給燒了。媽，我跟您說，我們看到所有場面的同學決不會就此罷休的。媽，我跟您說：我不會坐着讓他們白白給打死的。媽，您知道有多少的家庭已經四分五裂了。他們從三歲的孩子到七十歲的老頭都拿槍打死了。一個老太太跪着求他們不要開槍，當場就被打死了。媽，媽，咱們最好還能見一面，好多同學從十三號以來，就沒有見過父母的一面，就這樣死了。沒有用！他們追來了，見到人就開槍。媽，我懂！媽，我懂，我懂！媽，我會回來的。您不要找我了。我會回家的，您放心！別讓我爸再出來了，媽，沒有用，跟畜牲打架沒有用啊！您別讓我爸爸出來了。恐怕到時，我爸爸再被人打死。媽，媽，我跟您說，您別再讓他找我，我會回來的。我隔一段時間就給家裏打電話，媽……我還活着。您想想天安門前躺着的屍體，他們竟敢朝我們開槍，媽，媽，我有一段錄音（註），您錄下來給鄰居聽聽是他們在紀念碑下開槍的聲音，您讓他們錄下來聽聽。媽，您再聽聽吧！

註：是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的現場錄音，相信這位學生現時尚生還。

我一生中最長的四十小時

曹新源（根據錄音整理）

我今天的講話如果要加一個標題的話，那我將它命名爲「我一生中最長的四十小時」。

我是今年三月三十日回到北京的，所以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到五月二十日頒發戒嚴令，直到六月四日大屠殺，許多發生的事情我都目睹了。我想從六月三日凌晨開始講起，告訴大家我這四十小時的經歷。

六月三日凌晨，我剛從天安門回到我住的招待所，就聽有人在街上大聲叫喊：共軍進城了！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國民黨撤退前夕，每當共產黨軍隊打進來時，就有人大喊：共軍進城了。這在共產黨拍的電影中常有這樣的鏡頭。現在「共軍進城了」這句話從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學生口中喊出，確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諷刺。

當時是六月三日凌晨兩點，我急忙起來，我住的地方近美術學院，離天安門廣場只有十幾分鐘路，我跟着同學們向天安門廣場跑去，在北京飯店門口發現了軍隊，大約有一個師的軍隊，全部是便裝，穿白襯衫，背着一個防雨布的小背包，上面有軍上衣和軍帽，帶着乾糧，沒帶任何武器。我們有二十多人上前跟他們講道理，說北京沒有發生暴亂，勸他們退走。幾分鐘後，東單一帶的北京市民紛紛趕到，僅持一個多小時後，這一個師的士兵被迫退到東郊以東的方向。在勸退過程中，我們連說法給他們弄到一些吃的東西。據這些士兵說，他們被汽車拉到通縣，然後強行軍一路小跑進城，所有的軍人全是大汗淋漓，雖實相當疲勞，有的甚至鞋子都跑爛了。天亮之前，市民把軍人都分散了，坐下和他們談話。天亮以後，軍人就撤退了。同時，在西單方向開來的軍隊由於軍車開的太猛，壓死了三個市民。這個消息很快在北京市區不脛而走，於是就有人呼籲是否在天亮後的八點鐘在北京舉行抬棺大遊行，向政府抗議示威。既然北京並非發生暴亂，爲什麼要採取派兵進城的強硬手段。後來有沒有發生抬棺示威，我不知道。但整個三日這一天，北京市又重新回到了五月二十號戒嚴初的狀態，居民到處設路障，剛剛走向正常的市內交通又一次被打亂，市民感到萬分憤怒。剛才幻燈片展示了市民從長安街上運來的軍帽、搭帳篷的鐵釘和防雨布，這些都被放在新華門前展覽。市民在天安門西邊的六部口繳獲一輛指揮車，上面有一挺輕機槍和六支半自動衝鋒槍，車裡坐的是一個軍官，我看見有一個穿黑襯衫的人往車上灑一個條子，條子還未遞進去時被市民抓住，大家看見條子上面寫的是「什麼也不要說。」

到了三日的下午還不斷有兵進來，在人民大會堂的西側、歷史博物館、六部口、中南海的西北角等地，都有軍隊不斷進來，或者是進退不得，坐在地上。所以有人估計，當晚有居城。當晚九點，我騎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希望和同學們最後見一次。見面後，同學們都勸我走，趕快離開中國，他們說如果抓人的話，我只會連累他們。

於是我繞到正陽門，再回到天安門的金水橋，這時我還相信政府不會武力鎮武，頂多是用電棍打人。所以那裡打人，市民就到那裡幫忙。這是五月二十日以來我們得到的經驗，市民聚得愈多，政府動武的可能性就愈少，傷人的數量就會小得多。可是到了午夜十二點，兩顆信號彈從天安門東西兩側升起，廣播裡一直在揚言要清場，希望市民退出廣場，否則責任由個人負。這顯然是一種威脅，可是市民退走的人很少，將近一點半鐘，有一輛坦克（就是很多報導多次提到的那輛坦克）在長安街從西往東，再從東往西，再從西往東……以很快的速度來回奔馳；我估計約每小時四十英里或六七十公里的速度在跑，當它開到建國橋上時，撞翻一輛軍車，據說是三十軍的，壓死了兩個戰士和兩個市民，建國橋上一片自行車行人來不及躲避，扔下車就跑，自行車全被坦克壓平了，成了鐵皮地毯。由於坦克壓死了人，群衆追着喊打，一路上拄腰帶裡寫東西，一直追到天安門西側，終於用一個帶水泥底座的鐵欄路標卡住坦克，用裝汽油的燃燒瓶往車裡扔，駕駛員從坦克中逃出來，後來被學生救下保護起來。

到了兩點多鐘，從西單方向並排開過來兩輛坦克車，據說這兩輛坦克是由西向東開路的，在西單附近壓死過十二人。它們以每小時一百公里的速度全速前進，把一切障礙毫無顧忌地碾平。在它們的後面跟着一輛單獨的坦克，向長安街開過的人放催淚彈。我在人群中也未能幸免，只覺眼前一片香花。在它之後是一輛裝甲車，朝兩邊的人群一路打槍過來。我當時在金水橋上，急忙退下來，退到城牆腳下十米左右，這時我已看到廣場上有人倒下。

之後，一群早就準備好的防暴警察從天安門城樓的門洞裡衝了出來，推推拉拉地把人們從金水橋上趕走。他們還算客氣，可能是北京當地駐防部隊的緣故。

我被迫離開天安門城樓門洞，繞到故宮、角樓，這時整個長安街上槍聲不斷，很密的響聲是衝鋒槍，很清脆的聲音是步槍，很沉的聲音是機槍和自動步槍。這時大家也有點射，像是當然都很怕，可是沒有一個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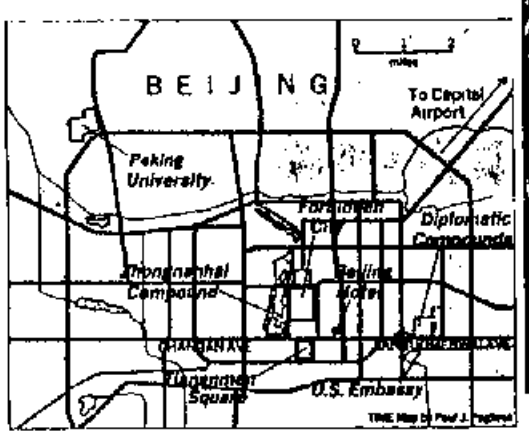
我又來到南池子，這時戒嚴線早已拉起來了。在南池子以東二、三十米，拉了一條軍人的防線，他們不斷開槍，逼群衆退却。市民們企圖往前走，與士兵對話，告訴他們沒有人要搗亂，完全是政府腐敗。如果政府肯承認一些錯誤，並願意和市民、學生進行平等的對話，並能夠把國家搞好的話，就不會出現這種狀況。大家和相互不認識的人手挽着手，昂着國際歌，一步步地向警戒線靠近。我們每一個人都意識到民主對我們的國家是多麼重要，民族的前途就在我們身上，我們正在和反民主的暴力進行較量。我們中間各種人都有，有市民，也有從外面趕來的學生，人們走着，走着，心裡都有一個暗暗的希望，希望軍隊會在成千上萬的人民的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向廣場後退，使這次軍事戒嚴行動再次化爲泡影。可是人們的願望太善良了，軍隊突然向手無寸鐵的百姓們槍，用衝鋒槍平掃。當時在我前面的人就倒下了，有的是趴下，有的是倒下了。我確實感到很憤然。這時人們才意識到這是一個不會與人民對話的殘暴政府。人們開始調頭朝北京飯店方向跑，我也跟着人群向後跑，剛跑幾步就被下水道井絆倒了。當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完了！因爲有千百個人從我身上跨過。可是等槍聲稀疏後，我發現自己竟然好無缺，在一片混亂中人們還注意不踩到地上倒下的人，從我們身上跨過去。

槍聲一稀，人們又紛紛回來，大家都有一種念頭：就是受傷的人需要我們救護，廣場裡的學生需要幫助。我看到幾輛汽車想衝進廣場搶救傷員，但是都沒成功。有一輛三十八路車，大家後來稱它爲英雄車，爲了搶救傷員，它換了三次司機，每一次都被打傷，最後一個司機在大約四、五點時拉了一車的傷員搖搖晃晃開到協和醫院。當人們把傷員救下來時，想讓司機休息一下，可是發現他已倒在駕駛艙上死了。三點多鐘後，軍隊相成的戒嚴裝向群衆開槍已成了規律性的了，每當群衆靠近成戒嚴裝時，就打一陣槍，群衆一退遠，就停止，在這個過程中，群衆傷亡不少。

後來我離開了，到了建國橋，在那裡我拍了一些死傷群衆的照片，現場狀況非常之慘。到那裡之後，據說天安門廣場一帶就熄了燈。我回到天安門廣場時已五點多鐘，有些學生逃出來了。不久我看見兩輛軍車由東向西駛過來，沿途向群衆掃射，在北京飯店時，也向北京飯店的窗戶掃射，一個大窗被擊碎，兩個窗戶留下很多槍眼。北京飯店正門也留下一個大槍眼。一個商店的鋁合金大門上我也看到布滿了槍眼。我在南池子時，突然有一個男子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說：「救救我，我受傷了。」我趕緊喊大家幫助他。他是被一顆流彈打中，滿裸受傷的人很多。

六月四日清晨六點鐘，我在北京飯店附近看見一輛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車，上面用血寫着（確係實實是血寫的）：向李鵬討還血債！在旁邊的路燈上、牆上也有用血或者墨寫的口號：殺死李鵬，血債血償。這些口號表述了北京





人民的義憤之情。如果說北京有暴徒的話，那麼全北京一千二百萬市民都是「暴徒」，他們和全副武裝的人進行面對面的抗議。

六月四日上午九時，我又回到南河沿，這是北京飯店旁邊的一條路，從天安門廣場繞過來是第二條街，也是最靠近膏戒線的一條街。市民還在那裡聚着，想和士兵對話。有一個在法院宿舍的小伙子告訴我，他一早做拿牛奶的機會騎車跑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了一下，結果被軍人抓住，差點打死。他說他看到廣場內有五堆直經十來九右的大火，黑烟滾滾，有七兵不斷向火裡潑酒精，整個天空瀰漫着酒精的氣味。據說是爲了掩蓋屍體燃燒的氣味。

九點到十點間，警戒線的士兵還是不斷地向市民開槍，我數了一下，在一小時之內已有四十七人被打死打傷，抬出去了。有一個小伙子全身都是血，他對我說：「你別害怕，這一身血都不是我的，全是傷員的。昨晚槍響以後，我就抓進廣場搶救傷員，這個政府眞狠心，居然連傷員也不許救。受傷的被拖拉到廣場裡面。他親眼見一個學生模樣的姑娘，肩上中了一槍。他剛想上去救，就被幾個軍人補了一槍。他說：「我就呆在那裡，那麼多人死了，活着的人連抬做點事情，哪怕還有一口氣我也要把人抬出來。」周圍還有很多市民用各種各樣的手段，用自行車、三輪車運送傷員。

從六月四日凌晨，直到上午，軍人每隔一、二十分鐘就對市民打一次槍，我在那裡呆的時候每一次打槍我都記錄下來了，九點廿分一次、九點四十、十點十分、十點半。在軍人的戒嚴線和市民之間有一百米開闊地帶，任何人不得走過去，一過就開槍。

我看見的最喪心病狂的一幕是六月四日晚九點，軍人端着槍跑過來，非常激動，興奮地「邊狂笑一邊向群衆開槍。我想當年日本人打進中國也未必會這樣喪失理智，他們不但向長安街東邊滅鋒射擊，而且還衝進南沿河的小街追着群衆開槍。這一幕我是親眼見到的。當時我想，作爲一個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支持者，即便不能與他們站在一起，也要站在離他們最近的地方聲援他們。

六月四日晚我住在北京飯店，見到一個香港學生代表團成員，他一直在廣場堅持到四日凌晨五點鐘，和其他同學一齊撤出廣場。他臉色蒼白地告訴我，大約四點鐘，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之後他聽到槍聲大作，傷了多少人他不知道，他承認他當時嚇壞了。當時沒有一個人不害怕，但沒有一個人後退，也沒有一個人把這個「怕」傳染給別人。大家都處在同一環境之下。將近九點鐘，一個高音喇叭播放：現在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請人們立即離開廣場，從開始慣播到坦克隊滾滾前後只有七分鐘。而這麼大的廣場想跑出去，七分鐘是很緊張的，他是跟着別人一塊跑出來的。我問他有沒有看見軍人打人，他說他不記得了，他當時頭也不敢抬，只覺得槍柄頂着他的腦袋。他說他根本不是走出來的，而是連爬帶滾地洩出來的，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跑出來的。他承認他當時很不勇敢，但是又畢竟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在天安門廣場和大陸學生一直堅持到最後。

以上就是三個月舉者告訴我、和我自己親眼見到的事情。

下面是聽衆提問：

問：報紙上登了熊炎的一個證詞，說他在北京飯店上沒有看見軍隊殺人，只看見市民打軍人。

答：我只想證明一點，在北京飯店樓上，除非用高倍軍事望遠鏡，否則根本看不見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

問：他不但看清了，而且還看清了「暴民」中有一兩個學生模樣的人。

答：您相信嗎？（笑聲）

問：報紙說軍隊使用了橡膠彈，你們是否能證實？

答：我看見一個婦女，中彈後胸前被打爛，傷疤就一樣，只有橡膠彈有這種效果。香港得到了一些協和醫院醫生的證詞，說從對傷口處理的情況來看，顯然很多傷員是中了開花彈。



國難 ·蟑子·

我在西郊民巷目睹六四慘案



爲使六四大屠殺的真象爲外部世界所知，我決定拿起筆來寫出自己在西交民巷目睹的六四慘案的經過。我希望更多目擊者也拿起筆來，從更多角度一人大會堂、前門、歷史博物館、金水橋……一將六四慘案的全貌公之於世。

六月二日，當時北京的情況已很不正常。一般單位均提前下班，地鐵、公共汽車時間時停，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前晚木樨地軍車壓死了人，使得氣氛變得比較緊張了，人們估測會有更大規模的遊行，政府方面亦會有所舉動。

六月三日傍晚，我和我丈夫從西交民巷的家裡出來，準以爲常地來到天安門廣場。我們當時沒吃晚飯，就想在前門找個飯館。誰知前門一帶的飯館都關門了，只好找個麵館解決問題。學運期間，許多小攤販聚在廣場附近，生意不錯。正吃着飯，廣場東側開始播音，說是騎上十點民主大學在廣場成立，王丹、魏京生、吾爾開希還此人要出場。很多記者、市民就往上湧。我和丈夫決定等着看熱鬧。我丈夫說着笑話：今年春節聯歡晚會上相聲演員若昆說他做了個夢，天安門廣場成農貿市場了。你瞧，導演還裝修了一把火！果然大興安嶺森林就燒起火來了。這些商社負責呀……」

忽然，又聽到廣播響，聲音不對了，很緊張，說東大橋等地方來了軍隊，要學生、市民去支援。一共四、五個地方。又說前門火車站有軍隊出現，我一聽就急了，軍隊已經開到廣場啦！

這時候，又有學生、市民跑過來，神色不安，向廣場上的人群說軍隊打人了，戒嚴十幾天了，北京也沒什麼事，這回軍隊真動手了，大家都很氣憤。我跟丈夫一商量，決定不回家了，留在廣場上。人大會堂有國務院的電臺，這時反而更安全。軍隊已經開到廣場啦！

這時候，又有學生、市民跑過來，神色不對了，很緊張，說東大橋等地方來了軍隊，要學生、市民去支援。一共四、五個地方。又說前門火車站有軍隊出現，我一聽就急了，

這時學生開始撤退了，我用望遠鏡看見校旗在移動。許多軍隊在我家房子經過，呈扇形移動。也就是說，不是單一路別過去，而是先留個缺口，然後一隊士兵上去增補一下，又一隊士兵補上去，上兵站定後，最外圍一排槍口對準前場。

沒過幾分鐘，北面突然槍聲大作，機槍、步槍都有，北面一響槍，廣場四周槍聲大作地開火了，還有士兵向我房頂打冷槍，警告我們趴在房頂上，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我趴了一會兒，聽到槍聲稍稍歇了，就探頭朝廣場望過去，廣場情況，這時，已紀念堂後面又有學生呼口號，喊的是「殺人犯！」「殺人犯！」我心想怎麼喊口號呀，流不是拿錯蛋往石頭上撞嘛。果然，我看見士兵像野獸一樣向學生開槍，當場就倒下了十多個，槍聲那住了口號聲。我們房後街上的士兵也開始漫無目標地掃槍亂射。

這時候，我們房後一陣騷亂，我走去探望，我連跟帶滾地離開房頂。四鄰聚了好多人。我們房後就是人行道，搭了個臨時廁所。這時人行道上站滿了戰防衛而去的士兵。市民都背對士兵逃散。只有我們街坊的一個傻子，低著人一想上廁所，就朝著士兵走去，士兵們見傻子走近，就用槍托一頓亂棒。傻子跪在地上求饒，三個士兵還不住手，把他打倒在地。房頂上有個小伙子，用照相機拍下了這個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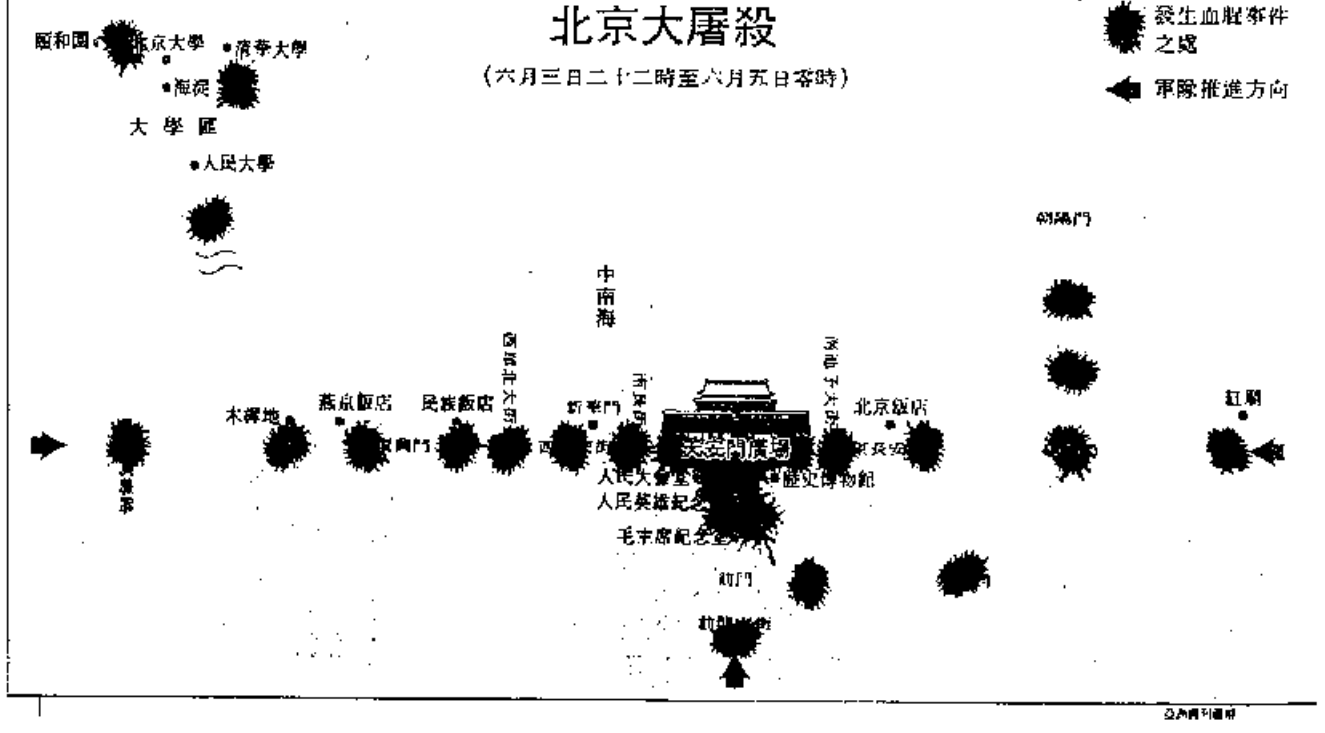


差點被子彈打中。

六點多鐘，有個推著光頭的軍官模樣的傢伙，帶一隊士兵從街上走過。這時天已亮了。許多市民站在自家門口，敢怒不敢言。有個青工小聲說了句很重要，好像是罵聲不響打老百姓。這個軍官就火了，衝著說一遍：「老子斃了你！……」向上抬頭便開。這軍官掏出手槍，也不知怎麼一連槍砰，結果子彈落在地下了。他一腳被陳屍子彈，裝進去，「叭」地射了出去。有個叫好幾不知死活地走了過去給子彈斃，被這軍官一腳踢得哇哇大哭。

北京的老百姓就非見過的抵抗的第勢。根本不知道滿洋。我們摩在一起，用極小的聲音悄悄說著話。我們摩在一起，用極小的聲音悄悄說著話。看見開解放軍順西北去西膜御大街南面，待那隊走過後，才開始破口大罵。人家都說愛聞工都由罷課，全關大罷工。

以上就是我在西安民巷目睹六四慘案的經過。如果將來有一天，最高法院特別要聽證人出庭打四人幫是怎樣害我六四慘案的人，我願意出庭作證。



國內來信 —— 屠城目擊記實

《真言》

《真言》編者按：這是一封妻子寫給丈夫的家信。六·四血案後，類似的家信有不少。它們使我們更真切地感受到民心。本刊同仁打算編輯成冊，特在此預告。（真言）

從昨天到今天，歷史將寫下這悲慘的一頁。我真不知怎樣寫這封信。但我必須寫，告訴你一些實情，決不誇張。北京局勢異分緊張。我們手無寸鐵，大量學生、市民流血犧牲，請寫看又一血民主之敗。

昨日（六月三日），我在天安門廣場。學生在演講她上軍隊要鎮壓學生，廣場告緊，呼籲市民支援。果到大北京，西到翠微路，請前的市民，有工人、農民、幹部、便衣、老人、孩子。我們把長安街上的分車道擋在路上。約十點鐘，二千多軍隊衝了上來。他們採取個人突破，悍勇手中的皮帶向市民、學生打去。由於人多，擋阻了時間。我在第一線，被兵打了一下，到現在後背還痛得很。在我身邊有被打破頭的市民。這如前奏。十一點，裝甲車隊無法保地從東衝了過來，一路壓死不少點東市民。到了東單，人們用上千輛自行車組成路障。但裝甲車仍橫衝直撞，還有自行車一輛開全部壓壞。學生不及的人被撞死撞傷。裝甲車過了東單，又從天安門西面回來，這樣往返幾次。我們忍無可忍，有志之士衝了上去，用磚塊擲入裝甲車艙內，在天安門前點燃了這輛的軍車。之後又有兩輛軍車在天安門被燒。當時，東線的軍隊被阻在建國門以外，有七十多輛裝甲車，一百多輛軍車，這邊是二十四軍。西線情況不妙，軍車在軍博一帶打得厲害。下午天去右了，所有的樓房上全是彈孔。聽說，打西邊的是二十七軍、二十九軍。現場均說是，二十七軍打過，機關槍開路。百姓死傷不計其數。這個二十七軍的軍長是楊尚昆信要提的侄子。他們以市民的鮮血鋪路打進了天安門。當時三點三十分，我剛剛撤下。東線軍隊也上了。上面要求四點前佔領廣場。從前門來的五十軍也打過路。

我在王府井協和醫院門前，被打的人抬下來，一批又一批。第一車聽說就有八人死亡，六部口一帶更慘。四點十五分左後，槍聲大作。今天驚從廣場逃出來的學生講，廣場被封後，軍隊先用機槍掃射安扎在廣場內的學生或營。之後限定時間讓學生撤中。也被打傷的、跑得慢的均不能超到地點。這時裝甲車排成橫隊從廣場一側壓向另一側。帳篷、活人全被壓碎。這四邊逃出來的學生神經已不正常。當兵的殺紅了眼，開始整個清理廣場，決不放一個活的出來，並把屍體集中起來燒掉。在王府井可以看到那燒焦的氣味，並聞到氣味，好慘啊！那時不准救護車進廣場。被市民救出來的良是外圍的人們，有學生、有市民，幾乎都是死人了。有的人腦上開了花，有的人身上多處子彈，還有腸子流了一地，都是用平板三輪拉來的。所有的人都睜着眼睛，滿車是血、滿地是血、滿身是血、滿眼是血。

政府口口聲聲說軍隊戒嚴不是針對學生，這又如何解釋？到底是誰在製造動亂。難道是我們嗎？我們手無寸鐵，我們保持冷靜。可軍隊呢？政府欺騙了我們，現在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奸惡、流氓。這樣殺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罕見的。四、一二路會石沒有這麼害；八國聯軍侵略北京也不及這殘忍。到了五點半，那些當兵的殺紅了眼，見人就打，這街人小胡同個槍。有一個胡同一下子就死了十三人，這一個小小的院落就有三人死於槍彈。中國如此黑暗，人身沒有基本保障，更談不上什麼民主。我聽的全是謊話。今天我看了太多鮮血，周都是我們的同胞。東西外面還在打槍。對面的外交學院，一直播放國際歌和國歌，還有哀樂，都哀死去了我們的學生，還有許多學生失蹤。聽說晚上軍隊要來，這太讓人憤怒了。這個政府到底要幹什麼？本來天安門已沒有多少學生了，市民也已正常上班，沒有再去過有。而這時血洗天安門，難道是學生挑起的嗎？當年學潮只有一個鄧和珍君，而今成千的學生市民死於屠辛。誰再來一篇？我們的新聞機構不講真話，一派胡言。軍隊在控制，已有幾名新聞工作者死於非命。他們置全國人民及世界輿論之不顧，如此血腥鎮壓人民，已激起了市民的仇恨。在軍博、在木樨地、在禮士路都有被燒毀的軍車、裝甲車。我數了一下，僅從木樨地到新華社宿舍門前，就有二十七輛裝甲車被市民燒毀，還有數十輛軍車，路上全是石塊、瓶子碴等，完全是電影裏的敬場樣子。這些又說明了什麼？

今天我太激動。活了三十一年，從沒聽過槍聲，從沒見過流血犧牲。外面現在槍聲大作，小雨淅瀝。被軍管的北京一片淒凉。恐怖氣氛透過關閉通到房間的每一角每落。記得當年四、五也下雨。怎麼這麼巧？這雨能不掉廣場的血迹（外面槍聲大作，來自廣場附近），這雨洗不及我們的眼淚。中國社西所如此慘無人道、可恥。現在看他們如何收場。天安門進得去，出不來。醫病全關門了，交通中斷了，之後就是通貨膨脹，物價漲到了天上。苦的是市民。血流成河的是市民。我們曾經充滿幻想，曾經那麼善良。這次教育了我們。你知道嗎，我手上曾沾滿了無數人的鮮血。先是戰士的。他們打了我們的市民，反而讓我們陪着去醫院搶救，而後來還是要打我們。後來是學生和市民的。我在盡力，我在獻身。你的電話掉線到我不能不說是我命大，不應活着，且一絲損傷沒有。現在我有植存力量，事態一止就去救行。愛明天起能上了！

恐怕你們在電視裏看不到天安門。那裏沒有照片，沒有記者。連外國記者都說在智利也沒北京兇。他本人現在醫院，身上被打了個大洞，並且開了花。軍隊的子彈不是電影裏的，不只是打一個眼，而是進去後爆炸。所以有的槍孔的肉都翻在外面，慘不忍睹。

我是太平的，也不會太狂熱。因為狂熱是沒用的。你也要留心才好。明後天我再寫信。或許這信寄關卡住了吧。

6.4 晚11:00

剛才看見××了，他們都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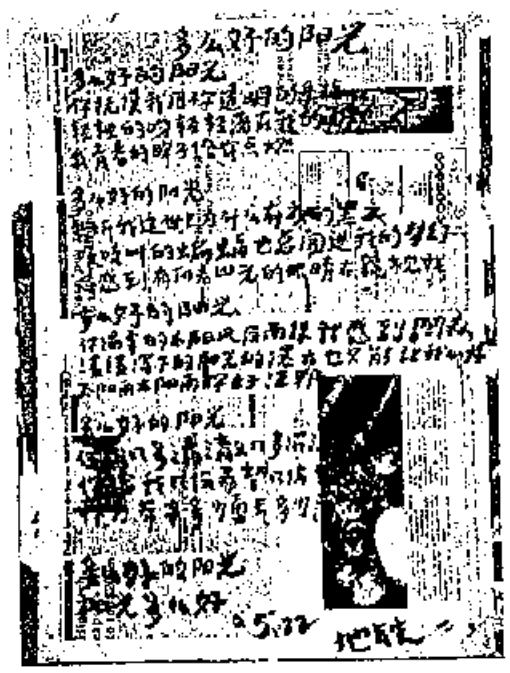
外頭還在打槍。聽說今天中午又要採取行動。長安街上全是議論的人群。昨天我太累了，什麼也沒有聽見。聽說師大內打死許多人！有人從死人堆裏爬出來講的。這幫流氓一不做二不休了。復興醫院門前全是屠殺的證據，殘酷！

6.5 早8:00

（轉載自聯邦德國中國留學人員聯合會的《真言》副刊號；本文標題是編者所加）

十月評論 89/9

◎5月下旬北京大学報



淵、壯觀的長安街不見了，這地是被裝甲車輾碎的瑪瑙碴，平坦的馬路上還是履帶印，路口有幾輛仍在冒烟的汽車，像經過一場浩劫。人們一般都不敢隨便亂說話了，見了生人低頭就走，見了熟人問個平安就拜拜，幾乎沒有什麼人敢上班了，外國人也大量地回國了。上午10點多，我騎到前門南邊的小胡同，想從那檢到家，結果沒走多遠，前面的人就跑回來，說流彈面，設前面放了炮。一個賣菜的職工說他們商店一個人在房上被黑槍打傷了。我看朝陽走不成，又往南到珠市口，從那裏往西繞家了，小人從軍位回家的路上見到三個人被流打中了，男人和小孩可能沒救了，女人還在動……他們是在西單附近經過馬路時被擊中的。看來今後除了買吃的，肯定不能上街去了，6月5日凌晨的槍聲沒有斷。

6月6日凌晨一點左右，禮士路（復興門）一帶又響起了密集的槍聲，一陣陣一直持續到4點多。

這兩天發生軍人的事件時時發生，直升機每時每刻在城市上空飛行，我們院空氣也很緊張。

在自己國家的首都怎麼過起類似亡國奴的日子？！

這日子真沒法過了！我記得你曾問我"爲什麼從一個穩定的國內政轉變成出國派？"這就是理由，這種窒息的空氣不除，就也不會活得真的，你會理解這種心情的。

6月6日上午，我去日壇，街上情景和昨天一樣冷清、恐怖。回家時路過工府井，正好趕上軍隊向東調地克，我急忙找個地方躲起來。千歲輛坦克慢慢地沿長安街向東駛去，巨大的履帶聲震動着北京被壓的玻璃和其它建築，一輛坦克上的士兵向四周觀動着衝鋒槍，隨口指向之處人們都成下了，包他的。在自己國家首都怎麼過起類似亡國奴的日子？！我沿王府井北走去，在"東四"看見一些被燒毀的重車和卡車，人們都默默地在觀看，就也不說話……我去單位，在有單位的地方有沒有需要開通行證的，結果，告訴你，我們都這麼名，可他們說即死了都無妥，我們成當人都哭了，這麼大不合哭的大大概已經沒有了，中午在單位喝了兩酒，使本來就不舒服的心更難受了，回後，大家早早告別。

南大衣，我經過西四、西單、王府井、北四和前門大街，沒看見一例隨商店的，商店的玻璃門窗完好無缺，這的是奇迹！北京人，我真爲你自豪！唯一遭破壞的是前門入由西側，一個營業的商店鋪門上有兩十供彈洞。

北京現天沒報紙了，電視、廣播除反復播放戒嚴令及其它類似的東西外，沒有新聞，外地情況也不了解，外國電台受亞烈干擾。小道消息、馬路新聞四收傳播，使人半信半疑，北京就像一個垂死的老人，除勢在咋吸外，沒一點生氣。連老天氣也跟隨起來，連續的陰天下雨使氣氛更加凄凉，我想負責鎮西區人們的心情也不外如此！

這兩天街上行人已很少，我單位的頑兒說，5日上午上班，碰上兩輛軍車，一個騎車人路了句"法西斯"當場被打死，然後把屍體丟到汽車上拉走了！佛爺爺得一天沒吃飯，路過的人看着，誰也不敢說話。昨天復興門的一個騎車人說了句什麼，士兵將他開槍打死，還打傷了這名市民，其中有婦女、說老實話，現在市民在持槍的士兵面前吐痰都不敢，反之落單的士兵也不敢在街上行走，現已發生多起殺死士兵的事件，晚上有人用槍襲擊士兵。北京已處在高度恐怖的狀態，這種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的，如果這樣相持下去，局面將更加惡劣，外地的局面也將出現危機，那時共和國將大亂，可以說，中華民族已處於最危險的時刻！我們這代人真倒霉，沒幾天和平日子過。

1989年6月7日晨

（轉載自《新聞自由學報》總第八期）

十月評論 89/9

北京來信

被屠殺和恐怖洗刼的北京

成百上千的人被打死，可袁木却說廣場沒死一個人

《新聞自由導報》編者按：這封信是北京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給他在美國的親人的，最近由可靠渠道帶出）

6月3日上午我上了天安門廣場，沿途沒有公共汽車，除少數汽車外都是騎車和步行的人，使人感到很別扭、反常。街上除少數幾個路口因群衆圍車車外基本上暢通無阻，也沒有打砸搶燒的活動，天安門廣場中的人沒有增加，人們都正常上班，保德健等人在紀念堂前的一個小帳篷裏，門口一個木牌上貼着絕食宣言，廣場上的氣氛很平和，沒有不安和衝動。

六部口：一名血淋淋的孕婦被抬過

下午，氣氛緊張了，群衆發現了大量穿着便衣的軍人在市內，經過盤問，他們受命3日晚在廣場集合。人們被激怒了，政府一邊說保護學生一邊又在暗地派兵。在六部口附近，一輛軍車被人們圍上，軍人丟下武器跑了，這大概是報道中講的"拉魯武器"。學生們把武器收集起來，罐在一起準備交給有關機關，下午兩點左右，防暴隊出現在六部口，爲驅散圍困軍人的群衆向人們發射十幾枚瓦斯彈，一名學生被炸成重傷（不知什麼原故，瓦斯彈還有殺傷力？），小A的單位正好在六部口，聽到槍聲後出門，正好看到一名血淋淋的孕婦被抬過。

六部口的情況傳遍了北京，人們相對，今晚一定有事，晚上街上的人群是一個月來最多的，整個長安街都被堵滿了。

這天正好是星期六，天氣很熱，我在家吃完晚飯，便邀一個朋友去大同出差。我們從家走到火車站花了兩個小時，長安街上都是憤怒的人群，西單和東單路口設了路障並放了十幾輛大公共汽車，天安門廣場擠滿了人，整個長安街至少有百萬民衆。

送走了朋友，我從二環路沿前門回家，二環路情況基本上與長安街相同，只是在宣武門路口和長椿街路口各剛住兩輛裝滿武警的卡車，人們在和戰士交談，沒有漫罵和爭執，情況大體和5月19日晚堵軍車一樣，只是再沒有人給他們送水送飯，魚水情已沒有了。

晚上11點30分左右，我們達復興門，無數人在立交橋和馬路上，橋上有幾輛汽車和馬路的綠雕帶組成的路障，人們極度不安，因爲西面軍隊方向傳來槍聲，木樨地方向燃起兩堆火，聽說燒了兩輛軍車，我有些緊張，怕家裏爲我擔心，所以把學回家了，回到大院中感到一陣緊張空氣，聽某首長的一位公子講：今晚兩點動手！我們都去了一座高樓，到陽台上去觀望，木樨地，禮士路，復興門傳來一陣陣槍聲，很恐怖，不一會兒，院裏一個人從外面回來，匆匆回家說道："傷不忍睹，不是橡皮子彈，能把腿穿個洞、是實彈。"大家都呆了……12點半左右，復興門，禮士路火光閃閃，槍聲激烈。我心裏難受極了，我從樓上下來，穿上了長褲和小A講了一下，就出去了。

婦女和老人哭着喊："不要向人民開槍"回答仍是亂槍掃射

6月4日凌晨1點多，我沿着二環路向復興門立交橋走去，路上滿是往來人群，復興橋頭一片戰爭氣氛：幾輛車在燃燒，把黑夜照得通亮，一輛碰大的軍車橫在行駛，前後看不到邊，軍人手持衝鋒槍，頭戴鋼盔，面無表情……地面一片狼藉。長安街上不時傳來陣陣槍聲，人們不時臥倒，以防呼嘯而過的子彈，我流淚了，流得很多，幾乎地講是大哭！我一生中從未這樣哭過，軍隊在漫漫向東挺進，兩側有不少人跟在後面，不同的是他們不是坐在戰車上，而是舉着槍，時而跑兩步，時而臥倒。這些人中有各階層人，甚至有大量的婦女、兒童和老人，婦女們哭着向大兵喊着"不要向人民開槍……"回答她們的仍是槍聲！好心的人們把她們拉回到安全處，我這時才深刻地發現婦女的心是多麼善良！士兵的心是多麼狠！復興醫院傳來消息死亡30多人，軍隊民隨一直多米處跟着無數人，前幾排人手挽着手，大家憤怒的高呼"殺人犯"、"土匪"、"法西斯"並唱着國際歌，回答他們的仍是槍聲！！！人們極度憤怒，以石頭和瓶子回擊他們，是無用，因爲他們頭戴鋼盔，四周又有車阻擋着，西單到了，場面比復興門更慘（愈往東愈慘），我發現軍隊尾部很不安全，於是趁過軍隊，快速向東走去，沿途是一輛緊接一輛的軍車，從西單一直排到廣場，路過這一路是27輛的，最狠！路邊的報板都被打成篩子，北京成絞場了！這簡直是發瘋！！！不時有人中彈被送走，我沿路北一直到了新華門。在離新華門一百米處被一群平壓衝鋒槍的士兵擋住了，我們很多人被迫坐在路邊，幾個上年紀的婦女哭喊着"你們不要殺學生，他們是你們的同胞，他們沒罪！"士兵默不做聲。

遠望新華門前，已無靜坐學生，一些軍人在用水龍頭冲洗地面，人們都在低聲議論着，東西兩面仍有零星槍聲。

突然，大安門方向傳來密集的槍聲，除是連槍在連發，隨後是幾秒死一般的沉寂，令人窒息，一個中年男子首先號啕大哭，頭是埋陷，衝向前去！我們急忙把他拉住了。這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哭了！哭聲震天！！！我相信，這哭聲包含着巨大的力量，足以使害怕的人發抖！我們幾個人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往馬路北面走到路南，咀裏一直罵着什麼，我現在想不起來了。穿過軍車線時，士兵沒有開槍，他們都在聽着，但看，默不作聲。路南，警戒較稀，我繼續向東走，快到南長街人民大會堂路口時被一群士兵和軍官攔住，前面槍聲又響，軍官舉着手槍把穿白衣的醫生也趕回來了。我沒動，但手心裏出滿了汗。一會兒，一群人被追打着從東跑過來，後面有大量手持衝鋒槍和槍支兩套武器的軍人，許多人被打倒在地，士兵們狠踢他們，伴隨着槍聲……我好像所有的血冲到了腦部，我覺得我快瘋了！我以前不愛打架，遇事總是很冷靜，而這時我都控制不了自己了，如果不是一個人手拉着一個學生走到我面前，我不知會做什麼！

屠殺後的慘景如同唐山大地震，不同的那是天災，這次是人禍

這個學生很年輕，20出頭，大腿上被了一槍，他穿着短褲，傷口用一件白衣包着，兩腿上滿是鮮血，臉色蒼白，我們一行人用自行車托着他（路邊都是無主的自行車），學生的腿仍在不斷的流血，因找不到其它東西，我把襯衫給他，把腿的上部扎緊，防止流血過多，我們一直跑到六部口，碰上一位穿白衣的醫生，他用紗布給學生包扎了一下，我們繼續由六部口向南跑，在這期間，軍車上的士兵默默地看着我們，路邊人群破口大罵"這些法西斯……"，跑了不遠，迎頭碰上一個三輪車，三輪車工人讓我們把學生抬上車，我們一直向南，做三輪車工人講，他已經跑了好幾次了，在就樣胡同，我們又碰上一位傷員，是從大會堂那邊抬過來的。就這樣，我們把兩個傷員一直送到北京急救中心。

北京急救中心位於和平門以西的二環路北側，是前不久意大利政府援建的，全套進口設備。它的建成是那麼及時，第一次大規模行動是搶救絕食學生；第二次則是搶救遭槍擊的傷員。上帝，你真的有預感?!

我們來到急救中心時，中心病房已全滿，一些傷員就在門口的大廳躺着，醫生、護士川流不息，一片緊張氣氛，手術台已不夠用，醫生們在大廳裏作臨時緊急處理；打強傷風針、輸液……送傷員的汽車、三輪車隔一會來一輛，活着的在大廳裏，死的直接送到地下室（停屍房）！唐山大地震時我去抗震救災過，那時的情景和現在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這回是人禍，更讓人憤慨！！！這些傷員裏除男人外有許多婦女，有青年學生，也有市民，我照顧的這個是北方交大研究生。他腰裏中彈，小腿因充血腫大，令人害怕。醫生說骨頭斷了，子彈仍在裏面，恐怕要截腿，受傷者有被衝鋒槍打的，也有被手槍打的。一個中學生被一個軍官在近距離用手槍打中胸部，另一個婦女被衝鋒槍打中腹部……頭腦中彈的現乎都到地下室了。大廳的樓道上躺着一排頭部包着紗布的傷員，他們是被棍棒打的。一些輕傷的因無處安排，包扎後就被送回家或學校了，令人可敬的是援助三輪車工人和三個汽車司機（其中兩個是出租汽車司機），他們整整忙了一夜，不停地投送傷員，他們不得錢又冒風險，爲什麼？

大快完的時候，急救中心門口響起槍聲，市民搶送急救站，醫生和護士跑了出去，堵住了大門，手持紅十字大旗。過了一會槍聲停了，又抬進幾個傷員，其中有一個士兵，頭被砸頭打破，一群憤怒的人用棒頭猛揍他，如果不是救護人員，他肯定活不成！士兵被抬到樓上。

猛然間，前門方向又響起槍聲，人們的心又提了起來，一會兒，一些天安門的學生被抬了進來，有的被棍棒打的，有被槍打的，我問了一個棒傷的學生，他說："軍隊從北、東、西三面把我們圍住，我們要求撤退，雙方談好7點鐘全部退完，但不到7點，軍隊就開始了進攻。一時間秩序大亂，死傷無數。許多人沒來得及走出廣場就被裝甲車輾死，連在廣場上救護的醫護人員都不能幸免。聽說中日友好醫院死了九名醫護人員……人們向南撤退，但二環路（前門大街西馬路）太窄，許多人擁擠在前門前撤退，裏往南的路已被軍隊堵住，情況十分危急！這時真正在南邊路口警戒的部隊主動讓開一條路，讓人們站在他們後面，並說：他們（指另一方向的士兵）不敢打死我們，放了好，從西線打過來的是二十七軍，內調北京十九軍，三十八軍來進城。"以上是聽到同學講的，我沒加驗個人意見。

天大亮了，我和那男研究生含淚告別。我們互留了地址，今後不知是否還能相見！

這不是戒嚴，而是戰爭！！

我沿二環路向西回家，一路上一片混戰的景象，這大概只能在電影中才能見到，被燒的軍車、民車比比皆是，馬路也成了垃圾站，快到復興門時，聽到巨大的轟隆聲，大地在顫抖！像是天上的隕石落地，甚是恐怖！！！我跑過去一看：上百輛坦克高速沿長安街向東駛去！我像觸電似地站住了，這不是戒嚴，而是戰爭！！對付老百姓肯定不需要坦克，有槍就是夠了，那麼坦克是對誰來的呢？！

坦克後面有一輛吉普在廣播大隊前停下了，廣播大院的門未開，幾個軍人無法進去。這時兩旁的人群開始攻擊他們，開始用石頭，後來連上去用拳頭，我心裏極不是滋味，軍人和人民本是一家人，怎麼關係搞成這個樣子？悲哉！如此下去中國怎麼辦？！我感到一陣頭昏，不忍再看下去，回家了。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是我永生也不能忘的一夜！

到家後，頭昏眼花，迷迷糊糊睡了一天，傍晚才醒。後來接到你的電話，因有些話電話裏不好講，而且怕講不全面，所以沒說，請包涵。我的腦子都有些亂了，一時不知說什麼。

這天晚上接了許多朋友的電話，大家都互相擔心。有個朋友的腿被槍打中了，幸好不重。

6月5日早晨，我騎自行車去領錢，一路沒敢走大路，穿小胡同東去，街上全是手持衝鋒槍的軍人，很可怕。

回來的路上情景更甚，建國門橋上，天安門廣場，復興門橋頭都是坦克、裝甲車和武裝的士兵，我沿長安街邊上向西騎，一路上滿目創傷。看見裝甲、搶

一個醫生的眼裡的悲慘之夜



我是一個醫生，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我永生難忘的日子！也是我有生以來最悲痛的日子！

六月三日晚，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了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市中心的道路兩旁和每一個上要路口，並在十字路口構設了路障。人們紛紛談論着：今晚軍隊可能要來採取行動了！一輛不能調動的坦克進入天安門！一北京的市民要遭殃了……一聽到這些議論，我有些毛骨悚然。深夜十一點多鐘，我聽到街上一片喧嚷聲，緊接着一陣震耳的降降聲。我下意識的衝到了街上，清楚地看到一隊裝甲車以飛快的速度朝前開去，怕怒的人群掀翻起路邊的石塊和瓶子砸裝甲車投去。但無濟於事，裝甲車像碾碎了一樣掉翻了路邊中間的汽車，衝向了長安街。平整的柏油路留下了兩道長長的凹凸不平的痕迹。過了一會兒，已經是零點以後，我聽到不遠處傳來了可怕的槍聲，急救車鳴着叫聲，疾馳着向醫院開去。

此時，一種做醫生的責任感增擊着我的心靈，我再不猶豫地跑向醫院投入了緊張的搶救。

我看到有四、五個已經中了槍傷的青年躺在床上，還有幾個被擔架打傷了頭部的人，都是血淋淋。他們當中大部份是市民，小部份是學生。在場所有的醫生護士都緊張的忙碌着。觀察、輸液、取彈壳……當時取出的彈壳都是一種薄薄地圓形金屬片，直徑約一·九公分。彈壳大都是射在肌肉層，很少有射入內臟的。為一會兒，一位哭喊的婦女結着正在滲着鮮血的頭，在她丈夫的陪同下走進了急診室。她的丈夫非常氣憤的訴說，他看到外面的情況不好，趕到工廠去接上夜班的妻子，在街上被攔截的人群搶住了去路。防暴警察手持帶刺子的木棍，胡着人群亂打。他想快向人群高呼：「請幫幫忙，保護一下我的妻子！」當即有四個男青年手挽手圍了一個圈，將他的妻子圍在中間。然而無情的警棒偏偏向這位女性的頭部打來，就這樣，她的頭上留下了兩條約五—六公分的撕裂傷。緊接着，類似這樣的患者一個接一個地被抬到醫院。在忙碌中，我們仍然可以聽到外面的槍聲，和民越來越激烈。急救車似乎是在跑哆着奔向各個醫院。這時，一群人抬着一副擔架跑進了急診室。一個女人緊抓着擔架嚎啕大哭。當我們檢查擔架上的這位傷員時，發現他的呼吸心跳均已停止了，瞳孔完全擴散。心內注射，心臟按摩統統沒起作用。在他的身上，胸腹部有二處槍傷，傷口還在往外冒着血。他，死了。而他的妻子似乎還抱着一線希望地哭着，呼喚着他的名字！這時，我看了一下錶，已經是凌晨三點多鐘。受傷的人一個接一個，大部份都是槍傷。他們當中有大學生、大學講師，還有站在各個路口維章的市民，市民當中有知識份子、工人、孩子和老人。我們不仍地縣合、取子彈、清創口。前位大學生幾乎是同時被抬進來的，都是股動脈破裂，股骨頭被打碎，讓送他們的大學生們，脫了自己的襯衫或褲子，緊緊地捆在他們大腿的根部以減少出血。儘管這樣，鮮血還不停地從翻着肌肉的傷口湧出。由於出血過多，他們很快表現出口渴，面色蒼白，血壓急劇下降的休克症狀。醫生們大都是聞訊趕到醫院的，因此很快暫他們抬進了手術室進行手術。

我們在取彈壳的同時，發現了彈的大小在逐漸升級。從開始的金屬圓片，到約二公分、二公分乘至四公分的鋼彈壳。傷口在不斷地擴大，出血量也在隨之增加。又一位女性受傷者被抬進來了，她是在醫院附近的大街上被掃射上的。她的小腿一片血肉模糊，經檢查小腿的左右側有兩個很大的創傷，子彈已經穿了出去，脛骨已經骨折。像這樣的槍傷越來越多，大批的紗布和繃帶從全院的各科室送到急診室。更重要的是：由於每個傷者都大量失血，因此都面臨着休克的危險！血庫裡的血已經用完，只好用代血漿來維持他們的生命。不時常爲一些小事情發生爭吵的北京市民，在這種危難的時刻，表現出了極高的精神境界！很多市民帶着他們的同學說，他們是從天安門遭到機槍掃射的。過五個大學生中，當時已有三人死亡，其餘的二名我們在全力搶救。他們全都是胸腹部開放性損傷，而且都不是只挨了一槍。護士和他們的同學哭泣着把死去的學生送到太平間。急診室亂做一團！滿地的鮮血，判處都是叫喊和痛哭，人們幾乎都要發瘋了！

由於診療床和觀察室的床上都躺滿了傷者，後來再送來的只好放在地上搶救。我們所有的醫務工作者都流着淚水爲他們工作。

當時，人們又抬進來一位傷者。他是個工人，三十歲，看上去他身體非常壯大。他的胸前有五個大小不一的傷口，最大的約有五×七公分肋骨斷裂，胸腔開放，大量的鮮血不住的往外湧。護送他的人當中，有一位是他負傷的目擊者，這位目擊者說，他是偶然難！當他挽了一把之後，他沒有倒下，他以頑強的毅力面向了正在向其他人射擊的槍口，就這樣，他中了四發子彈，見狠的劊子手又狠狠地照他的胸前捅了一刺刀！盡管如此，他的精神仍然是那麼驚人，送來的時候，他神智仍然是清醒的。他說：「醫生，請你們一定要救活我，因爲我有子是殘廢，我還有一個僅僅兩歲的小孩。」聽到他的話，我們全都哭的沒不成聲了。我們以最快的速度爲他縫合了傷口，做了胸腔閉式引流，吸氧，輸血等等，然而他傷的太重了，凌晨四點四十五分，他永遠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多麼慘的一幕！我默默地爲他致哀，爲他祈禱。祈求上帝讓他的靈魂升天！

天已經漸漸白，而槍聲還在斷斷續續的迴旋在北京的上空。從長安街和天安門開出的急救車還在賣勁向各個醫院。又一輛急救車，同時送來七個傷者，這一次又有四個死亡，四具血淋淋的屍體，全都是死不瞑目！我們輕輕地幫他們合上眼瞼，推着他們去了永遠安靜的太平間。

天已經漸漸亮了，一位七十四歲的老人，被抬了進來。他的頭部中了一槍，老人已經完全昏迷，生命危在旦夕。他身邊五歲的小孫孫用力的拉着爺爺的手，大聲哭喊着：「爺爺，你怎麼啦，你怎麼不說話呀？」多可憐的孩子！可惜的是，這祖孫的爺爺爲什麼偏偏抱着小孫孫出來？爲什麼要在他幼小的心靈上留下這永遠不可磨滅的創傷？這千秋之罪，應該由誰來承擔？

凌晨五點半鐘以後，槍聲漸漸稀落，在送到我們醫院的一百多名傷員中，有十六個死亡，其餘的大部份都身負重傷，住進病房。隨着槍聲的減少，急診室也漸漸地安靜下來，而此時的我們——所有的醫生和護士，精神已經達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究竟是爲什麼？這血的代價由誰來償還？殺人的劊子手什麼時候才會有良心的發現？全世界的幾代人將如何評價這段發生在北京的悲慘的歷史？

一個未完的故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北京・木樨地

文川



・陽台的破損華表頭由丁碑念紀線英烈人民觀人民國民市京北即有天首，後解解屠場廣安門天天時常日一十一月・

一月初，我遠行後回到北京，見到劉君。他告訴我，在那恐怖之夜，也就是去年六月三日夜間，他就在戰鬥最激烈的木樨地一帶。他以平靜的語調，向我講述當時所見所聞。這位年僅三十的化學工程師，似乎已經懂得如何把自己的感情完全隱藏起來。他只是以非常客觀的語氣，毫無渲染地在我面前展示那幅幅血淋淋的畫面。我在這裏所做的，就是如實地記錄他的話。

「我能活下來，自己都覺得奇怪。我媽媽曾認定我死了，並通知了親戚朋友。多少人死在我周圍，死在我眼前。我如果有幾條命，也應該沒有了。我有責任把這一切都講出來。將來，這就是歷史。我相信，歷史無論如何會恢復這一夜的本來面目。」

就這樣，劉君面對着我的筆記本，緩緩地講述起來。

必爭之地・木樨地大橋

「那天晚上，我和好朋友齊君約好到政法大學去。我們是騎自行車去的。城裏不好走，想繞個道。結果，想到了走木樨地。

「到這一天，戒嚴令頒布正好是半個月。北京人都蔑視這個命令，誰都不把它當回事。軍隊始終進不了城。全民戲兵，這真的是載住了。北京市民所表現的勇敢和智慧，現在再來想想，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在平靜的大街上騎着自行車，怎麼也想不到，頃刻之後，一場無法描述的大災難就降臨到北京老百姓的頭上了。

「晚上九點多，我們到了木樨地二十二號樓前。這是一幢遠近聞名的高級住宅大樓，大家都叫它部長樓。住在裏面的人，至少要有部長的級別才行。木樨地大橋，就在這幢樓西面大約四百米的地方。北京西面的軍隊，如果要長驅直入到達天安門廣場，這座大橋是必經之地。戒嚴令頒布後，這座橋理所當然地成爲市民和軍隊兩方面都特別注意的要地。

「我突然發現，這裏氣氛異常。從大樓到大橋之間的大街上，擁滿了人，少說也七萬，黑壓壓地一大片。人羣似乎在等待，沒什麼聲響。在橙黃色的路燈光線下，一種極其緊張的沉悶籠罩着這塊地方。

「用橡皮子彈打人了！」

「齊君本在我前面，但很快就騎着車折回了。他說：『不能向前了，前面已經打起來。』我找了個高一點的地方，踮起腳朝前看，只見人頭攢動中，傳頭、石塊在飛舞，排排全副武裝的士兵，正以逼近之最前面的兩列橫隊，他們舉着半透明的盾牌，頭上面罩，一律手持白色棍棒，像是要爲士兵砍出一條通道來。

「一羣學生他們交談，但是倒下了。我特別『誰也別打了』被打倒了。憤怒無寸鐵。他們把起來，擲碎，然這些碎塊扔回來民方面受傷的着防護器械。

「在吶喊着的隊伍在向前推進得緩慢，但是夫，竟看不到盡軍隊。軍用大卡兵，擁擁在它的在附近的一四這種電車又笨又吧，要推動它可識的人齊心協力的無軌電車就橫前進的道路擋住

「這時，開清華大學和北京是渣土、石塊，幾乎就在學生跟，我清楚地聽到「槍聲中，但是沒有散開兩個中彈的男子。一個是手上中然都是皮開肉綻。送他們下來的們用橡皮子彈打

殺殺殺殺

「一輛軍用卡車衝上來，向無軌電車撞下，但沒能把電車撞開。人似的磚頭石塊落在卡車上。

士兵不得不退回去，軍車孤零零地停在那裏。幾個人衝上去，打開油箱，把汽油弄出來澆在車上，然後，劃亮了火柴。

「一團的一聲，卡車起火了。熊熊烈火把四周照得更清楚了。我看到，離開着火車約三十米的地方，一個高個子軍官一手舉着手槍，一手舉着小型擴音器，在士兵中來回地走，好像在下達命令。緊接着，防暴警察一個也見不到了，都不知像到那裏。一列手持短把衝鋒槍的士兵，以整齊的隊形，閃電般出現在最前列。人們還沒來得及看清情況，他們就開火了。我痛楚地看到槍口噴發着駭人的白色火苗。有的槍口朝天，有的則集中打前面的無軌電車，有的則朝着電車輪子底下的路面射去，這樣，子彈彈起來，就可能擊中電車後面的人羣。

「一時間，子彈橫飛，地面被打得直冒火星。人們起先還以爲士兵用的仍然是橡皮子彈，所以吃了大虧。好些人倒下去了。士兵依然不放過，他們繞過電車的兩側衝上來，然後齊射。在這裏，我要說明一下，後來官方喉舌說「暴民」在木樨地一帶燒了多輛軍用卡車，掀起「暴亂」，導致戒嚴部隊開火鎮壓，這是完全不對的。停在那裏的軍用車輛，是在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上午，才被憤怒復仇的民衆燒毀的。

「我很難向你講述當時的情景。全副武裝的士兵向沒有任何武裝和防護的人羣開火，會是一個什麼景象，還須細說嗎？但當時我根本無暇想這一些，因爲我的朋友齊君也中彈倒下了。

「他倒在人行道上，我在大街上。要趕到他身旁，得越過隔在中間的比我胸口還高的鐵欄杆。我也不知打從那兒來的力氣，不顧一切從欄杆上翻了過去，只聽到子彈呼嘯着在我頭上、肩旁飛過。我奔到齊君身旁，把他掠倒，和他一起伏在路旁的草坪上。士兵仍然在射擊，子彈打在建築物的牆上，發出噗噗的聲音；打在路旁鐵欄杆上，則發出嘣嘣的聲音。一個穿着白色短裙的女孩子，剛剛奔到我們身邊，「噢」地叫了一聲，捂着肚子倒在我身邊。槍聲、人們的驚叫聲、奔跑聲、呼救聲和切齒的咒罵聲響成一片。我的心在顧抖，並且像是落入了冰窖之中。

「儘管這樣，一些勇敢的人仍在救援受

傷的同胞，倒在我身旁的女孩子，很快就給幾個人拉走了。這使我恢復了勇氣。我用力把齊君攙扶起來，發現他一條腿像是被血浸過一樣。他已無法行走了。

到醫院去

我想起，就在二十二號樓的東南側，有一所很大的醫院，叫做復興醫院。只要我找到自己的自行車，推着他，朝到南面的胡同裏，就可以到達醫院的急診部了。

「可是齊君流血過多，在我自行車的後架上已坐不住了。我向兩位不相識的中年人求助，他們毫不猶豫地跑過來，扶着齊君。我推着車，冒着彈在空中軟軟飛行的子彈，不顧一切往醫院跑去，一口氣就跑到老的急診室裏。

「一般難聞的血腥味迎面撲過來。我定睛一看，一共六個傷者，已先我而至了。他們的傷，看上去都比我朋友的要重。一個是頭部中彈，另一個傷在腹部。最慘的是一個小伙子，他的大腿動脈給打斷了，血汩汩地在流。但他還掙扎着要起來，一面哭喊着：『我弟弟已給打死了，你們誰，他就在樓道邊上躺着！他才是個中學生！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你們讓我出去，我跟他們拼了！』

「實際上，他已經無法動彈，幾個人按着他，好像在勸他什麼。隔着一扇玻璃門，就是手術室，好幾位醫生正在裏面緊張地工作。有人說，槍聲一響，凡是住在附近的醫生，都好像是接到命令一樣，趕到急診室來了。

「沒有人能騰出手來護理我的朋友。比起別的傷者，他的傷最輕。可是他一直在流血，腦得支持不住了。當晚我上身只穿了一件黑色的汗衫，並且已弄得很髒了，我顧不得這些，用汗衫把他的腿包紮起來，試圖爲他止血。最後，來了位年青的醫生，他給齊君輸液，可是怎麼也找不到居輸液瓶的架子。我只好用手托着瓶子，把它舉得高高的。

醫護人員冒死來援

「外面傳來一陣緊一陣慢的槍聲。我給困在這個充滿血腥味和消毒藥水味的屋子裏，心急如焚。傷者還不斷地往這裏送，醫院裏已無法掛架。一位醫生說，已經向離近的醫院求援了，他們都答應趕來幫助，這話給我的朋友帶來了希望。我當時看了一下手表，還差一些便是午夜十二時。血腥的六月三日馬上要過去了，六月四日的黎明將是什麼樣子的呢？我不知道。殺戮會不會停止？和平會不會到來？我的朋友能不能生還？我默默地向上蒼祈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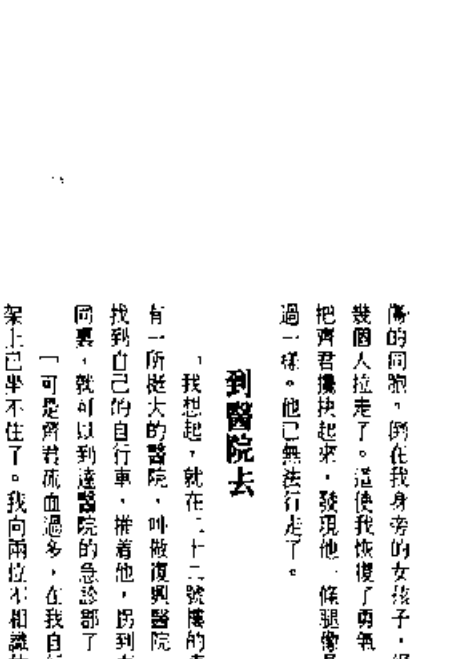
「一陣刮步聲，進來的是幾位神色驚惶的醫生。我拉住其中一位很年輕的女醫生，請她察看齊君的傷勢。她瞄着氣，告訴我：『我們是××醫院的醫生，接到告急電話，就趕來了。誰想到，他們連救護車也不放過，朝着我們就是一陣掃射。救護車被打得盡是子彈洞。幸好我們都趴在車廂地板上，才沒有傷亡。』

三位死者

「急診室裏再也無法容納受傷的人了。他們只得躺在樓道走廊裏。燈光昏黃，到處鮮血淋漓。傷者在呻吟，家騷在哭泣，白衣戰士含着眼淚在忙碌。我盡力幫助指傷者。槍聲遠沸斷可聞。我上身什麼穿的也沒有，不知是因爲午夜的寒氣，還是由於內心的悲涼，只覺得從心裏升起一陣陣寒意。除了指傷者，我還指了三位死者。

「第一位是年青男子，是找和其他不相識的五個人一起指的。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六個陌生人就這樣把一位不該離開世界的人送走了。到了太平間，我們恐看看這位死者的身分姓名，以後可有個交代。可是他身上除了一包香烟，什麼也沒有。第二位是個中學生，他的同學一直跟着我們，一個勁地哭着：『我們是一起出來的，誰想到會這樣！我回去怎樣向他媽媽交代！』第三位是個女的，三十多歲的樣子，眼睛沒閉上，頭髮散亂。我們誰也不敢去把她的眼睛閉上。

「那時，擔架、竹場，什麼都沒有了。我們就是用手托着死者，小心翼翼地把他們送往太平間的。死者顯得很沉重，我們又生怕碰損了他們的遺體，指起來非常吃力。我倆是精疲力盡了。我身上只是一條牛仔短褲，脚下是一雙涼鞋。由於老是在血泊中來回走動，結果渾身上下，特別是脚上鞋上，染



面對傷重的傷亡，醫生也感到力不從心。

過來，她聽他們是法西斯，軍人就再朝她連開好幾槍。』

「醫生一邊掉眼淚一邊給老太驗傷。解開衣服一看，一共八個彈孔。醫生以爲指她進來的幾個小伙子中有她的親屬，一問，誰都跟她非親非故。參加搶救的一位女醫生哭得像淚人一樣。誰都明白，老太已無任何希望了，但醫生還是要小伙子們把她抬到手術台上去。她就在那裏停止了呼吸。

「這一夜，復興醫院到底收了多少具屍體，到頭來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一位醫生在事情過後好幾天，悄悄告訴我，天快亮時，一共是四十二或四十三具。

「我又給叫去指傷者。傷者躺得滿地都是，我幾乎無法落脚了。担架早已用完，只有用藏床的床架指。最後，什麼可指的都沒了，就用書桌指。書桌裏原有的東西都在上面還躺了個人，重得很，要七、八個人才指得動。但誰也不說什麼，互不相識的人同心協力，默默地指着，送走一個，再送一個。我穿上了一件醫生動手術時穿的白衣服，但依然覺得很冷，很冷。夜眞長，似乎沒有盡頭。什麼時候，明亮的白天才能到來啊！

那個絕望的醫生

「清晨三點鐘過一些，一位看上去五十多歲的醫生，滿身沾滿着傷者們的血，張開雙手，用沙啞的嗓音對大家說：『我們這裏，血漿沒有了，止血帶沒有了，消毒的手術器械也沒有了，我們已不可能再進行什麼手術。你們大家要想辦法，傷者能轉走的要盡快轉走。要快，不能再耽誤了，耽誤就等於多丧失生命。』

「我永遠忘不了這位醫生。他戴着大口罩，我看不清他的臉。但他那雙憂鬱的眼睛所流露的悲哀甚至絕望的神情，已深深地烙在我的記憶之中了。

「大家都默默地點頭。誰都看到，醫生、護士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否則死亡人數不知會增加多少。午夜過後不久，這裏的醫生曾打看紅十字的旗幟到大街上去，看看

屠城中的幾個鏡頭

聞凌

是否還有沒被發現的傷者。可是迎接他們的是排槍齊射。他們是伏在地上爬向醫院的。

這就是北京城？

一大約在早晨四點鐘，外面平靜下來了。值勤只是從東面較遠的地方傳來。各醫醫院來疏散傷者的急救車紛紛到達。我和齊君一起，上了從××醫院來的急救車。

「我們的車像是在剛經過戰爭的地方行駛。毀壞了的馬路，各式各樣的路障，焚燒着的汽車，滿地的石塊、碎磚、爆炸聲、槍聲。而某些地方卻象上班一樣的沉寂。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就是北京。這座我生活了幾十年的城市，我實認不出了。

一位北大學生的遭遇

「到了醫院，齊君的腿傷被診斷爲子彈洞穿，必須馬上動手術。我利用他在手術室的空隙去對付我那滿是血污的鞋和鞋。我找到院子裏的水龍頭，用水沖了又沖。可是，人民的鮮血，那能一下子就沖洗掉？正在這時，我看到一個工人模樣的中年人踏着三輪車進來，車上坐着一個學生模樣的人。

「這個學生靠前別着北京大學的校徽，戴着手套，穿着運動衣，背着一個小軍用挎包。他目光呆滯，渾身哆嗦。醫生問他那兒受傷，他說不清楚，只說背上被踢了一腳。他告訴醫生：他是從天安門廣場來的，受傷後被人拉着飛跑，也不知道怎麼就到了這裏。醫生再問送他來的人，回答說連不認識他，看到他躺在路旁，像是受了傷，就把他送來了。

「醫生檢查後告訴他，他並沒有受傷。醫生給他打鎮靜劑，抽出一張病床讓他睡覺。他在朦朧中不住地叨念着要回到廣場上去，他的伙伴全都在那裏，說着說着便入睡了。那是早上六點鐘左右。

「齊君的手術做得很順利，但醫生認爲傷口有感染的危險，要他住院觀察幾天。但聞訊趕來的齊君父親堅持要兒子馬上離開，怕耽在醫院裏有別的危險。這時，那位學生醒來了，哭着，白語自言地要找醫院的大門出去。我們拉住他，安慰他，希望他安靜下來，好好休息。

一這位不知名的北京大學學生才一年級，來自外地。他是昨天午夜過後從天安門廣場來南方向撤退出來的。他一面哭，一面斷斷續續地說出自己的遭遇。我很不容易才聽清楚他的話。

「『我們已經撤出了，我記得，前門的那個門樓已經在我們後面了。多可怕啊，前前後後全是軍人，多極了，端着槍，還上了刺刀！……坦克車在後面追我們，跑慢一點就得給坦克車壓死。我拉着一位女同學，沒命地往前跑。跑着跑着，女同學突然不跑了，我再也拉不動她了。我回頭一看，她的頭已經沒有了。我想喊，可是喊不出聲來。我嚇傻了，又給重重地踢了一腳。別的同學舞過來拉着我繼續跑……往下發生了什麼，我都不知道了……」

「我們聽後才知道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都勸他快點離開北京，回到自己家鄉去。他這才明白過來。我摸出自己僅有的七元錢給他。齊君的父親含着眼淚，把自己帶着的五十元也給了他。

一他哭着向我們道謝：『大哥、大伯，謝謝你們了。這個世界到底還是好人多啊！……』

「我們目送這位小同學離去。他似乎已經走不動了，一步挨一步的。但我們都希望他快快離開，心裏默禱着老天爺保祐他。」

未完的故事

劉君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了。我也沒請他再說下去。到了這個時刻，語言顯得那樣多餘，那樣笨拙。

但我知道劉君還有好多要說的話。我也相信，能讓他痛痛快快地把心裏的話都說出來的一天，總歸會來的。而且，不會來得太晚。



女教師嚇瘋了

在發生大屠殺的當天晚上，在西長安街與六部口交接的街頭上，一位中學女教師月晤了一場人間慘劇。一輛開得很快的坦克車衝向人羣，把人們壓成了肉醬。這位女教師大喊：「滾下有人，別壓啊！」說時遲，那時快，從坦克履帶底下只露出人的腿了子。這位女教師目睹口呆，結果她瘋了。

屍體堆成五六層

在醫院的認屍情景更是慘不忍睹，一具具屍體堆成五六層。醫院爲了方便認屍認屍，事先給屍體照了像。一旦有親友認出來後，就往屍堆上扔了下來。

在這裏，不禁令人聯想中共的當權者：坦克車碾下的人，算不算被壓死的？醫院的屍體又是從哪裏來的？

利用墨報電話報私仇

北京公安當局設的舉報電話一五一二—四八四八一，成了「死亡電話」，不少無辜的人因此走上了黃泉路。



有人因與某人素有私仇，便利用這電話向公安當局舉報他的仇人，說這個人六月四日晚上在天安門鬧事。公安人員憑這個舉報電話逮捕了很多青年人。進公安局大院，青年人立刻遭到幾個人凌的拳打脚踢，鼻樑被打斷了。這位青年人分辯說，六月四日前後，他一直住在醫院裏，根本就沒有到過天安門。公安人員經調查，發現這位年青人的「供詞」屬實，叫他的家人把已受重傷的年青人領回。當家屬人向公安局提抗議時，公安人員惡狠狠地說：「少囉嗦，把人領回去！」

「我要殺死那幫王八蛋！」

屠城事件已在人民的心底裏播上仇恨的種子。現在人民的情緒，特別是在屠城中無辜犧牲的學生、工人以及各階層市民的親友們，他們的情緒，就像一股在火山最底層波動的岩漿，總有一天會爆發。

有一位弟弟被殺的工人腰着滿腔怒火說：「看吧，總有一天我會報仇的，殺死那幫王八蛋！」這種復仇情緒瀰漫着北京城，只待時機一到，便會爆發。現在有不少軍隊的槍彈已流入民間，儘管公安當局三申五令要老百姓把槍枝上繳，但反應冷淡。總有一天，仇恨的子彈會射向這幫劊子手。



莫利人

「六·四」訪問目擊者

六月四日凌晨，奉鄧小平之令，中共二十七軍血洗天安門廣場，從而導致了震動全球的「六·四」慘案。當日下午，本人在京採訪了這場血腥的目擊者！！他們是北京大學學生部××、北京啤酒廠司機××、北京日報兩位記者，他們以親身的經歷，揭露了事件的眞相。

軍人屠殺在先，市民反抗在後

一個目擊者說，六月四日凌晨一點多，軍車、坦克、裝甲車以每小時超過六十公里速度前進，在六部口有一百多人被輾死，其中包括小孩、老人，甚至孕婦。

在前池子被打死的也有一百多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死傷的更多。

解放軍開着軍車把廣場堵了起來，學生們正在紀念碑下和平靜坐，誰也沒想到解放軍會被政府利用，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開槍。槍響時，同學們始終守在紀念碑下，旗幟被打倒了，但一次又一次被舉了起來。

槍聲停下時，人們趕快從東南角的一個缺口中撤下去，才搬出一小部份，槍聲又響了，沒撤走的人全部被打死、打傷。廣場上的醫務人員上前救傷者，軍方堅決不讓，雙方發生衝突，醫生也被打死兩人。

廣場上開來二十輛坦克，其中三輛坦克先推掉推倒了「民主神像」，然後所有坦克向廣場上的帳篷壓去。有的學生因多次勞累，還在帳篷中睡覺，這就讓坦克壓成肉塊。廣場上所有東西，包括被打死、打傷的愛國志士被他們用火焰噴射器全部燒掉。

六月四日，目擊者在木樨地看到十八個居民被打死，在崇文門有個正在打磙睡的老大爺被打死，軍隊在無人阻擋的情況下對準居民團開槍。

別以爲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打死了這麼多人，老百姓就被嚇住了，當天早上北京市民在東單路口設了四道路障，在復興路燒了廿八輛裝甲車，十多輛卡車。北京是全民皆兵，能跑得動的都出來了，只聽老百姓在喊：「燒死他們！打死他們！」有位老人哭着喊：「你們還是人嗎？老百姓養你們，你們有腦子嗎？」我親眼看到當兵的受了傷，死了無人拉，有人還踢上兩腳。「一位拉平板車的工人說：「你們得意？我已拉了六個受傷的學生。」他在前邊拉，後邊有三四人在幫着推。

有的軍人在民衆喊話下，脫下軍服走了，邊走邊說：「受欺騙了，只聽命令說有保衛首都的緊急任務。」

坦克、裝甲車橫衝直撞

死者袁雲海是我採訪的一位目擊者的鄰居，是名剛參加工作的高中畢業生。六月三日晚隔到值夜班，當晚沒回到家。六月四日晨，他的父親（老共產黨員，知識分子）和他的哥哥到各大醫院去找他，沒找着，有人提供「復興醫院」內有幾十具屍體，他父親和哥哥上醫院一看，就認出來了。西安海的工作單位團來慰地很沉，誰會想到部隊會向老百姓開槍？廣大市民出於對學生的愛護，出於對解放軍的信任，認爲去石頭熱鬧或將大學生的情況向當兵的說說，誰知竟激了共產黨指下的亡魂！無論，他現眼見到一名百姓的只有九歲的女孩和一名十多歲的女中學生在前邊，他們也都被打了，問他們爲甚麼，他們說爲甚麼你不被怎？

另一位目擊者說，六月三日晚他在廣場上，十點時「廣場民主大學」舉行開學典禮，當廣播播放到一半時，聽人說軍隊已到建國門了，他就趕快去看。四十多輛軍車在橋上橋下被民衆攔住了，有的市民趕上車與軍人交談，軍民關係似乎不錯。他看到橋下有五十輛北京官方組織的「工人糾察隊」的車——這些工人，如百鵬給每個工人發三百元，叫他們來協助解放軍，但車被毀了，工人拿了錢不知去向。

建國門立交橋上的人特別多，軍人待在橋上的軍車裏，他們被民衆擋在那兒。十二時他回去廣場，經過北京火車站，只見一輛裝甲車開得特快，車輪上的鐵帶隨着路面，發出火星，開過一個個路口，從天安門方向朝立交橋開去，這時橋上被攔着兩輛公共汽車，它開不過去，就從人行道上過去，這時人行道上一百多輛自行車全被壓癟了。橋上市民被激怒了，人們再用公共汽車和橋上被有軍人的車子推到路中攔阻，裝甲車見了，只得減速。它上橋時，希點路一輛滿載着軍人的車子給翻過來。裝甲車來來回回地跑，將民衆設的路障全部輾了。這時，路兩邊的老百姓才開始用石頭、汽水瓶砸這輛軍車。這時崇文門南又來了兩輛裝甲車，逢向路口攔阻的三排公共汽車，打了個拐彎，朝人行道上開，這時民衆只能用身體擋截，傷亡慘重。一輛朝資源方向開去的車翻檔，讓在場的民衆截住了，很多人爬上去，將裝甲車掌，打開，開車的軍人被打死。

廣場上的屠殺揭穿當局的謊言

目擊者說，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飯達爽作曲家侯德健、北師大講師劉曉波、原北師大校刊主編高新、原北大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周



六月四日早上，一個學生被軍人活活打死。

舵四人在絕食，他們已絕食五十多個小時了。這時廣場的廣播裏傳來劉曉波和周舵的講話，他們建議廣場上的人放下手裏的東西，紀念碑周圍有工人、學生和市民。裝甲車衝來了，大家就手挽手。三點多鐘，大批軍人來了，對着紀念碑開槍，有的人倒下了，他頭眼見到軍人跪着單腿開槍，所有進入廣場的都開了槍。受傷倒下的人太多，但只有一輛救護車在來回跑，因爲一次裝不下傷者或死者。

此前，侯德健與軍隊指揮交涉，他們限定學生在半個小時內往東南角上撤退，理由是他們必須在七點前清掃乾淨廣場。很多受了傷的，挽着綳帶的，近一兩千人在緩緩地撤，他們流着淚一個學生跪下對目擊者說：「我們對不起大家！你們對我們期望太多了！」然後站起來喊着：「我們還會回來的！打倒李鵬！」

又一個目擊者說，撤退時，八輛裝甲車排成一排押着學生，裝甲車後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學生們被走完一百米，軍人又開槍了，又一大批人倒下，有的女孩在哭叫，喊了！有些男同學扶着她們。

他說，一名香港記者被武警打傷了，是警棍打在她肩膀上，她身上有血迹，要他指點回北京飯店的路，他讓她坐在自行車上。他們繞道走時只見崇文門地鐵站內跑出幾個軍人來，將他們的一個同伴砍了，他給香港記者指了回北京飯店的路，將同伴扶去北醫。大範爽，死傷者太多，等了半天才輪到縫針，同伴的眼眶被縫了四針。他親眼見到人一死就被推去停屍間。

一個目擊者六月三日下午去到西門，見到許多被軍人用皮帶和磚頭打傷的學生和市民。

六點半他到廣場去參加記者招待會，李錄、柴玲和封從德主持會議。李錄和柴玲介紹了當天學生被打的情況，吾爾開希也來講了話，邀給大家唱了個侯德健的歌。學生領袖們說，他們已得到消息，部隊將於六月四日凌晨要動手，只留長安街這個出口。

九點左右，戰家其、趙瑜來廣場爲「廣場民主大學」致詞。十點廿分時傳來一名女學生在軍事博物館前被打死的消息，形勢很危急，有人說能撤就撤。

十二點時，他看到軍車來到廣場，十二時半，軍人開槍，他們還朝着搶救傷員的人開槍。有的腦漿被掀開，白色的腦漿流淌在一灘灘的血上。他親眼見廣場學生糾察隊以胸膛擋住子彈。後來出口被封住了，沒撤出的約六百多人全被殺死。最後從廣場上出來的是北京第六醫院的幾個醫生，他們也都被打了，問他們爲甚麼，他們說爲甚麼你不被怎？

回來的人這樣說

何立

當晚已聽到消息，說一時入城鎮壓。軍方收到死命令，天亮之前一定清場，不惜代價。結果……

記者本來有責任見證所發生的事，但香港記者有事，誰出頭保護？英國領事館只是推卸。

他們回來了，從被血流過的北京回來。他們包括香港的學生、記者、北上支持民運的人和其他訪客，帶回來種種見聞和感受，以及這場殘酷的鎮壓留給他們的記憶和心靈上的傷痕。

民運支持者的簡報

一位北上支持民運的人，在六月五日返回香港，作了以下的簡報：

六月三日下午，有人見到人民大會堂後面有軍線，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軍線沒帶武器，人羣過去向軍線講解。廣場上官方的廣播說學生搞事，又指香港某大學在場支持反革命，具體提到錢。

然後西單傳來消息，說有衝突，廣場的人羣湧去擁載。後來知道，西單那邊死人最多，軍線出動坦克，開了槍。從那裏到天安門十八里地已再無人。長安街西端，有死傷。人羣一聚集，軍車就廣播，要人羣撤離，否則會不顧一切。

（六月四日凌晨）軍線清天安門廣場，用了過百輛軍車和坦克。戰事在四時突然開始，亮燈後就見到坦克都過來了。軍隊還使用了機槍，見人就射。

軍線在清場時，見到人羣撤退，仍開槍追殺，整夜火光熊熊，槍聲不絕。軍隊見民居有燈光即開槍。

城內氣氛很緊張，說有停水停電，軍隊會進駐北京飯店、醫院，會關入大學。聽說軍隊會入院射殺，醫生動阻也被殺，有三個學生領袖在醫院遇害，但不知是誰。他們說：你們是香港人，希望你們安全離開，把消息帶出去。有人激憤地說，最初阻擋軍隊時還很樂觀，以為人民可重了軍隊，沒想到會變成這樣。他們再也不承認這樣的政權了，有槍就和它拼了。

學生目擊的情況

從北京回來的香港學生曾在電視、電台的特備節目中出現，談他們目擊的情況：

●頭壓當晚，我在香港物資站，在廣場東邊。其實那晚已聽到消息，說一時入城鎮壓，而且說是大搞一切手段。但同學們並不驚怕，因為前一晚（六月三日凌晨）已有軍線入城，但被成功堵截。他們很英勇，不怕死，還安慰我們說，軍人不會打學生。凌晨一點多，見到一輛裝甲車駛過，人羣立刻將路邊欄杆推倒，作為路障，希望阻止軍隊過來。不久，士兵換裝過來，到歷史博物館停下來，人們過去握手、慰問、講解。

●接近五時，軍隊對付不肯走的人，大喇叭說大亮之前一定動手，不惜代價。代表與官方談，知道軍方已收到死命令，天亮之前一定清場。代表勸同學撤退，但大部份人不撤。這時槍一時暗一時亮，連從未見過的燈也亮了。突然人民大會堂衝出許多士兵，逼近。五時許，兩線軍隊，每線三十多人，開始開槍，向人頭頂一齊吹發射，人們才開始走。我們向南走，走沒多久就正式開槍了。

●我們與軍隊接觸。當日下午三至四點，一直在香港物資站那裏，內地同學說，西門已放了催淚彈。去看，現場軍人帶鋼盔坐在西門馬路上，行人道上有武警、羣衆。我上去和軍人講，從他的眼神，我感覺他們不會開槍。退堵給水他們，說不要。……六月三日十時，見到軍隊從東長安街往天安門開去。我拉住他們說，不要去打學生。他們說不會，是去保護學生。……可以肯定兩批軍人不同，三十八軍和天安門開槍掃射的不同。

●六月三日凌晨，有輛裝甲車用很高的速度衝入長安街，撞死燈傷許多人，一些人腦漿迸裂，手腳折斷，非常恐怖。這輛車後來被截停，羣衆上去放火燒了這輛車，要這裏面的軍人出來，然後打他們洩憤。學生手拉手保護一位軍人離開，反映出北京學生是和平的。……我們的一位同學頭部受了很重的傷，不停流血，我從後面用手壓，摸到他的骨頭，這位同學也許已死了。當晚在廣場還見到許多信號彈，槍聲不斷。北京學生經常保護我們，他們說我們香港學生為他們做的事已經夠多了，我們不應該死在北京，應該活着出去，把真相告訴全世界。

撤回來的記者

香港北上採訪的記者很多，由學生悼念胡耀邦到遊行、絕食，到軍隊圍城、中共高層哭勸，直到大屠殺。由於北京已下了戒嚴令，又管頂甲禁制採訪，記者的壓力很大，他們的人身安全更令人担憂，何況他們根本沒有任何領事保護。為保安全，香港記者大批撤回。以下是一些撤回的記者談論較多的情況：

●香港去的記者大部份住在北京飯店（因為較接近天安門廣場）。六月三日下午六時，北京電台特別通告：戒嚴部隊已經認細可認，一定不惜手段去解決這次事件，後果由煽動亂的人負全責。通告說不得上街，以保障生命安全；不要圍觀，避免無謂損失。通告的字句很強硬，意思就是，如果出去，打死了自理。但當時已有記者出去了，沒聽到。

●當晚（凌晨）即使在陽台上看，也有自稱服務員的人走過記者房間，不准觀看，說是觸犯戒嚴令。也有人和他理論，說戒嚴令沒有說不讓人住街上看。當晚很緊張，但仍有很多記者出去。留在房間的，整晚都能看到軍隊在長安大街的情況。街上不時傳來槍聲。我們曰睹裝甲車好像衝那條過通羣衆設的路障，坦克過來開槍，有人倒下，大板車就來救人，搶送醫院。

●當晚很多記者出去採訪。TVB（無線電視）為安全起見，深夜沒放人出去。ATV（亞洲電視）有一批人去了，在廣場西南一個廁所頂上面留到四點，後來無法返回北京飯店去。事實上，凌晨回來的人，很多被沒收了菲林和錄影帶。香港的記者很危險，一來沒有人出頭保護，二來沒有戰地採訪經驗。外國有些新聞機構，宣佈戒嚴之後就換人，調來一些戰地記者。但是，還次也有外國記者出事，在機場就看到一個英國記者受傷，腿部挨了槍托，折了。香港也有記者受傷，是六月三日下午，在新華門，幸而當時還只是用橡膠彈（按：受傷者為八百姓、記者混結風，已無大碍）。這次回來，真有點像「走難」。再留下去，不知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搶得很急，電視台部份器材就留在北京，人安全回來，就很不錯了。

●這兩天（六月四至五日）有很多傳聞，說軍隊要搜查北京飯店，公安會來搜查。於是有人毀掉筆記，洗掉錄音帶，担心會成為違反戒嚴令的罪證。記者本來有責任見證所發生的事，紀錄下來，但香港的記者問題比較大。外國記者出去拍攝，但香港記者有顧慮，因為外國人有領事保護，香港人算是中國公民，沒有人出頭保護，危險性較大。香港的記者並不是都想回來，但大家開會討論過。因為（六月五日）中午收到消息，說軍方下令搜查北京飯店，相信是針對香港的記者。在這種情況下被抓去不值得。既然大屠殺可以發生，他們逃房間之後，搜查以外，還有什麼做不來？

在京訪客的見聞

一位六月八日從北京飛港的海外華人了解到的情況是：

六月二日晚，天安門廣場仍是帳幕辯整，人很多，男女老幼都有，像過節會。當晚侯德健等過人橫度，人們倒着紀念碑，廣播將絕食宣言。在北之前經過新華門，見到有士兵坐着和站立，另一側就是排坐的人，圍觀的人很多，很和平。

六月三日晚十一點，在人民大學門口聽廣播，人羣中傳出不規地開了槍，有人中彈，送海淀醫院，醫院說槍傷不值救，要送北醫院。

六月四日上午，沿海淀路走，途中見到從天安門廣場撤回來的學生隊伍，人數不多，叫着口號，說死了二千六百人，要報仇，要能課，能巾。很多學生的衣服上染了血。有兩個人出示檢到的子彈。看的羣衆不很多，都在淌淚和覓賊。

六月五日，有人騎車出去，晚上才回來。他說在廣場上的裝甲車和坦克圍成圓圈，前面是陸軍部隊，持衝鋒槍。在前門，看見一堆路障。跟人說，重車衝過來就掃射，前部有人倒地，不久人們又走上去，又掃射。羣衆說，軍隊有原彈，說天安門沒死一個人。

跟着的兩天，聽人說，醫院堆滿了人，病房、走廊滿是傷者，醫生裝在走廊醉治傷者，經常搶頭，說作壞了。協和醫院聽說死了百多人，幾無一例外是中了那種子彈，有人檢到彈殼，頂端爆了。聽說軍隊連小孩也打，女的打得特多。有人說，有兩件事做不得，一是解軍隊，二是拍照。你解軍隊，他走過來近距離開槍。

●我們撤回（六月五日）之前，打電話給英國領事館，很領事館只是推卸。我們打電話去，希望大使館安排車輛，因為在飯店租車去機場很困難，而且途中有很多軍車。當時很多人已紛紛趕到王府飯店，因為北京飯店風聲太緊了。六月四日上午，北京飯店已打特殊現象，連服務員也不見了。打電話給英國領事館，結果是叫我們留在飯店；再三要求送我們到機場去，則說運輸有困難，只有一輛麵包車；要步行去領事館過夜，又被拒絕；要大使館派代表來，答案是他自己也來不了。

× × ×

幾乎每一個從北京回來的人，都說像「走難」。還會再去嗎？大多數的答案是等選定下來或好起來再說。然而，退一等，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即使表面上穩定下來，情況又能真正好起來嗎？■

九七年六月 1989/6(持)



港人在京參加遊行。



我們好好活着回來作證

——香港學生的血淚見聞

方禮年整理

中共領導人試圖用新聞封鎖的方式來掩蓋北京大屠殺的眞相，但事實終會慢慢揭露出來的。雖然北京的學生和市民現在還不能親自公開控訴殺人者的罪行，目睹暴行的香港人可以。一班曾與北京自姓出生入死的香港學生逃出了虎口，「你們得好好回到香港去，將事情告訴天下人。」抱命幫助他們脫險的北京學生說。這些逃出虎口的學生在北京有相同的經歷，也有各自的見聞。六月十五日晚上，他們聚在一起，分別敘述自己的經歷和見學。現在再把其他同學的話一一記下，希望能夠較全面地清晰報道這件事。由於時間迫促，本文未及交與有關同學過目，合注明。

林耀強（香港華上學生聯會代表會主席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生）

六月三日晚，我們已覺得事態不妙，便棄了傳眞機，再在北京飯店燒毀一切文件和名單。十時許，我和李蘭菊、陳清華和陳宗華等到天安門廣場去。我們先到指揮部，見到柴玲、封從德和李錄等人，熱烈握手道別。跟着，我們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第二層探望侯德健和劉曉波等人。不久，廣播台傳來有人被打死的消息，首腦開着在廣播站激動地說了幾句話，隨即暈倒，給抬走了。

大約凌晨一時，我與程眞、李蘭菊、陳清華等離開指揮部到廣場西面去。在那裏，我們看到一輛裝甲車高速衝入人羣中。氣氛即時緊張起來。各人立刻拉欄杆設路障，那輛裝甲車回頭又向人羣衝過來，簡直是冷血謀殺。

之後我們走到歷史博物館，坐着與距離三百碼左右的軍隊對峙。李蘭菊走過去與軍人談話，陳清華則於二時左右到廣場邊拍照，給軍人發現，腳、腿被踢，照相機也給打破了。他回來告訴我們，我便和程眞去看，却看到一隊軍隊由西面衝來，沿途不斷向地上開槍。

一輛公共汽車忽然衝向軍隊，沒有傷人便停下來。那輛被在西長安街看到兩人由車後跳下，立即給射殺了。我看到士兵打破車窗，將司機拉下，用槍柄狂毆。看到的人都很憤怒，他們衝前救助，却給截進雙手反縛，不少人在槍聲中倒地。一名工人衝前，擋出玻璃瓶，擊中一個軍人的頭部，銀者響起兩下槍聲，那工人抱着頭蹲下身子。我們立即跑去把他抬過來，早已斷作，嘿，鮮血像水龍頭的水般從背後湧出。我看到他兩眼翻白，死了！我和程眞的手都染滿了血。

我和程眞回到歷史博物館。李蘭菊刺激過度暈倒，陳清華便扶她到臨時救護站去。

我和程眞走到紀念碑的最高層，那時已近凌晨三時。我看到柴玲、封從德、李錄、梁二、熊少方時還在軍人之間穿過，程眞還跟他們說話，有時甚至圍他們。

到了北師大，學校門口已有悼念死者的輓聯。北師大沒有地方可以安歇，我們於是轉到海淀區一間住所，休息數小時，再到朝陽區住了一晚。我們看到木樨地着過，街上有大量血跡。

六月五日早上，我和程眞坐三輪車到上府飯店和其他同學會合。司機老伯不但沒有收錢，還送了我一包中國名烟。

* * *

在這次學運期間，林耀強先後兩次到北京，第一次還參加絕食。他也曾投入一九八六年的北京學潮，但覺得當時知識分子和學生的表現都不夠積極，這次卻完全不同了。

這次學運，發展至後期，一度出現混亂情況。林耀強於五月廿八日抵達廣場，看到的情況可說慘不忍睹：廣場的環境很差，學生的組織也很鬆散，他們於是從旁協助。他和學生領袖都十分熟熟，覺得他們有理想，雖然組織能力不很高，卻能接受意見。六月一日後，廣場的情況開始改善。

對於外高聯，林耀強不大同意。些報章的說法。「那些來自北京以外地方的同學，其實也很有理想，許多人都說是來學習民主的。有些只逗留三兩天便回原地，說要將民主的訊息帶回去傳播。我覺得這些同學也很有希望。」

陳清華（香港浸會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學生）

我大部分時間與李蘭菊在一起。

當聽衆圍觀和撲過，部坦克車時，我過去拍照，給一個年青軍人發現。他當頭一棒打來，我連忙躲開，但腹部和腳部却被連給打着了，至好力度不太大。他跟着打破我的照相機。我倒在地上，給人抬到救護站。我休息一會，回到博物館前看到李蘭菊嘔吐不止，臉和人合力扶她到救護站。救護站內躺着十多個傷員。一些受傷的士兵也給抬進來，有人試圖阻攔，但有人說：「人家都是人啊！」於是傷兵也照樣受到護理。

我陪李蘭菊到醫院去。救護車曾給軍人截住，有人說是「京紅的」（北京紅十字會），就通過了。車子後來也數次給市民截停，有一次他們甚至上車察看，知道載的是學生，就讓我們通過。車上的人除了不停地說「學生」，還說：「我們是不會載狗軍隊的！」

我在醫院裏站了一會，看見戰士爲一名傷者剪開衣服時，驚得連退兩步。醫生也呆了一陣。原來傷者的胸口血紅一片，部分好像不見了，但醫生還是繼前替他治理。一位年青的傷者跟我說：他是逃跑時給軍人在背後開槍射傷的。

在醫院裏，我們曾經找過英國大使館求助，却只得到數衛式的答覆。我們說軍人可能來抓我們，對方却叫我們留在原處。

黎洪（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後，我還在天安門廣場上。廣場的喇叭傳來官方的廣播，要場內人立刻離開。我跟着聽到學生的廣播。封從德說：「我們不自在這裏學習民主，現在就少數服從多數，分批撤離廣場。」

「你們才是少數，我們堅持不撤！」我身旁的一個學生花喊咕。有學生高至說：「我們不能撤離，一定要堅持到底，否則支持我們的市民一定會很傷心！我們只要支持到天明。北京市民每人，境傳頭，就可以把軍人砸跑。」現在看來，他不是太天眞了麼？

軍隊殺到時，我由紀念碑上層的北面轉到南面撤走。當時已還有學生沒有離開。我穿過人民大會堂旁邊的小巷，走到西長安街，跟着大堆人跑——和在後面追趕的坦克車賽跑。我們在驚惶中逃進一條小胡同，逃不及的有些給坦克車壓死了。我走回去看，只見一具具被壓破的軀體浸在血泊中。

規經轉折，我走到政法大學。該校的一位學生領袖說，據他們從醫院、紅十字會等收集到的消息，死傷者達六、七千人。

政法大學內放着五具屍體，都是搶回來的。三人是該校學生，其中一人的頭顱爆裂，顯然給坦克車壓過。有兩個傷兵給抬進來，有人要以牙還牙，但我制止了。因爲恐怕政法大學也遭血洗。當時，大學已吃了幾記冷槍。

我離開時，一些學生領袖也離開了政法大學，但聞才所說的那位領袖還留下來。他說領袖不能一下子全部撤離。他面上完全沒有張惶的神色。這分勇氣令人難以置信，難以忘懷。 ⊙

李蘭菊

（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學生）

自紀念碑的第二層探望侯德健和劉曉波等人後，我就與林耀強他們失散了，我一個人返回指揮部，看到為酬開希和程真。

五酬開希不斷催促我回飯店去，說這裏危險，又說這是他們北京人的事，不要我這個多事的香港人來管。我於是拉著程真，說要和她去找林耀強他們。起塔戲車車，吾爾開希這才不再叫我離開廣場，只是說找到林耀強後，不要再去堵軍車，要回到指揮部。我們回到指揮部時，他說：「我死後，你們得抬著我的棺木遊行，讓我再看看長安街和這個廣場。」

廣播站傳來了車隊開槍殺死同學的消息。吾爾開希走到廣播站，很激憤地說：「我們要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我們要與人民英雄紀念碑共存亡！」激憤的聲音忽然中止了。跟著有人在廣播中叫喚通知救護車和找氧氣筒。我沒有看見吾爾開希缺氧老，以後也不知會不會見到他了。

我們幾個人離開指揮部，走到廣場西南，看到高速來回的裝甲車，有一輛還在我身邊駛過。

歷史博物館前有近千名戴著頭盔、手執長木棍的軍人。一個十五、六歲少年在附近人潮中大哭，說他哥哥給軍人打死了，他要跟軍人拼命。我過去拉著他，叫他安靜下來。他伏在我肩膊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然後追救護車去了。

我看見軍人越來越多，阻擋軍隊的人卻很少，便奔向指揮部，希望指揮部派人增援。在紀念碑下的石階上擠滿了學生，手牽著手，高唱《國際歌》。他們的面孔顯得無比莊嚴。

我慢慢回到博物館前，看見已有人築成血肉之牆阻軍人對時，我加入人牆中。那些靜坐的軍人每看到有傷兵經過，便激動地大叫。

負責運排人牆的工人，高聲呼籲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和平，不能動武。有幾個手持木棍、水管的工人走過來圍怒地說：「你們還坐在這裏等死？那些畜牲見人就殺！」我們看著那些靜靜地坐在石階上的軍人，完全沒想到他們會動殺機！

跟著來了一批手持鋼鉢的上兵，氣氛馬上緊張起來。有人上前試圖勸說軍人，我也走上去，拉著一位軍官的手明明著說：「我是香港學生……廣場內的全是大學生、是國家的精英和棟樑，他們的和平請願絕對不是暴亂，全世界的中國人都把希望放在他們身上。你們不能開槍，求求你，不要向他們開槍……」我哭著跪在地上。我看到那軍官的眼中也有淚水。

我回到原位，一個學生拿著木棍加入，我憤然說道：「放下武器，不然就先把我打死。」他委屈地把木棍放在身後。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孩也從身後拿出一枝約十二吋長的小鐵枝交給我。

凌晨三時左右，我看見有人抬著血淋淋的屍體和傷者往來奔跑，不禁冷汗直冒。我忽然看到先前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他滿身鮮血，由一名工人抱著。我當過去了。

我在廣場的救護站中醒來。醫生和護理員知道我是香港的學生，雖然明知我並無大礙，仍堅持送我到醫院。我身旁躺著一個滿身鮮血的學生。他的背背血肉模糊，身體已不能動彈，但仍不停地說：「要堅持到底，要堅持到底！」

第一輛救護車來到時，我沒有上，第二輛，我仍掙扎著不肯上。一位女醫生握著我的手，哭著用英語跟我說：「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讓全世界知道這裏發生的事，知道嗎？」

到了醫院，看到擔上、牀上、甚至抬我的擔架都染滿血。我由一位很高級的醫生看治，他的醫務袋裝滿了受傷的人。他很細心替我把脈。我求他不要管我，去救治其他傷者。他含著淚說：「孩子，你很虛弱，但休息一下就會好的。你要好好保重。我們需要你回到香港，向世人宣布我們的政府究竟幹了些甚麼。」我被送進一個安靜的房間休息；外面的走廊躺滿了傷者。

六月四日中午，醫生囑咐所有可以步行的傷者馬上離開，因為入夜後軍隊便會到醫院抓人。

醫院內，不時聽到醫生說：「瘋的！瘋的！」我聽到一位醫生哭著說，在死傷最多的醫院內，軍人不許醫生救人；兩位醫生跪著哀求，結果竟給槍殺了。後來得知這間醫院有九位醫生，也在出外取血時給軍人槍殺了。

一位受傷的工人跟我說，市民一直在廣場外保衛學生。凌晨四時，他還在廣場上，看到軍隊向人潮隨隨射，坦克車隨即推進。另一批士兵，就持棍追着人羣毆打。他對軍人說：「後面的人都給你們打死了，不要再打了！」軍人說：「打死你們！要殺！誰叫你們不走！」這名工人終於給擊中後腦受傷。受傷以前，他還看到一個抱着小孩的婦人給槍殺了。這孩子只有七歲左右，邊哭一邊跑。一名市民把他抱起來，軍人却把他們一起射殺了。

離開醫院時，伴我入院的陳清華將身上的幾分給傷者作路費。一位躺在牀上的學生流着淚把錶交回給我，說：「我是不行的了，胸口中槍，腸也斷了，就是不死今晚也不能離開這裏。把錶留給其他同學吧。很多謝香港同學的支持……不要再逼留了，回香港去，叫同學們堅持到底。」他看到我腰包扣着「大下為公」的徽章，嗚咽着說：「告訴同學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陸德泉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六月三日晚，我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頗為平靜。十時許，戴家其和他的妻子高皇穗趕到天安門民主大學致詞。我睡了，會，轉身走到指揮部的廣播站，聽到消息我軍衆成功地將軍隊堵截於安定門外。

十一時左右，槍聲分別由人民大會堂和新華門傳來。跟着陸續有傷者被送到救護站時已經死了，有人死在天安門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廣場的氣氛漸趨凝重。廣播站呼籲同學緊聚到紀念碑周圍。有些同學拆了營帳，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紀念碑下。但有些同學仍在帳內睡覺。

我留在廣場上圍事態的發展。我看到一輛裝甲車好像是憧了人，被追停下來。人羣圍上去，開始打車、砸車、燒車。後來聽說有人爬上車，把車內兵走出來，被人圍毆。一位士兵也給打傷了。

我退到北京飯店外，看到有傷者。由於長安街有公共汽車塔塞，救護車不能開進廣場，板車便將傷者送到北京飯店前，再轉到救護車上。板車每次三部，我看到來回了二十次。

四時左右，槍聲特別頻密。羣衆不再像先前那樣退到安全的地後退。情況非常惡劣。我在這急退的時候，我前面一的個少女突然一聲，便即倒下。有人將她扶走，我看到地上有一攤血。這時大約是凌晨四時半。飯店外的人很少，人羣都聚集在王府井與長安街交接的街口。

我返回飯店。五、六時左右，由記者房往外望，看到不少坦克、軍車等由東駛來，攔截的公共汽車給撞斷了。很多羣衆躲進行人隧道內有義烟冒出——是軍人向羣衆投擲催淚瓦斯吧？

永遠的懷念

香港理工學院學生 陳宗華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新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回憶在我腦海中蕩漾。在六四屠城前，我曾經和北京學生、市民、甚至解放軍戰士萬人齊唱國際歌，雖壯的歌聲蘊含無窮的希望，然而，到如今，這首歌竟變成了哀歌：在北京回港那天，當航機着陸時，香港學生情不自禁地唱出這首歌。在機上的記者、市民都激動得流淚。六四屠城那天，北京學生就是唱着這歌，冒着隨彈勇敢地前進的。然而，那裏爽心病狂的屠夫，竟向他們開槍，甚至用坦克輾過他們的身軀，鮮血淋漓，在一剎那間，已看去人民對政府所存的希望。

六四事件雖今已半個月了，但至今我仍感不安，特別是當我想起北京學生如何在槍林彈雨中保護我，以身軀擋着槍彈，給我足夠的時間離開。當初，我們香港學生到天安門，目的是保護他們。我們估計中國政府不會連累香港人，很多屋邨解出境，想不到他們下由分說就亂槍掃射。本來我們要保護北京學生，最後竟變他們保護。我們成內他們的累贅。這是始料不及的。我永遠懷念他們。 ◎

另一位同事接上報道，我跑回房間去，開水龍頭的聲音彷彿和槍聲一般，淹聲響哮！開門只見長安街上一幕幕搶救傷者的情景，當時內心充滿著悲憤與無奈，他們一批接一批的送死，我是一個旁觀者，什麼也做不了，好痛苦！我跑到北京飯店的大堂，打聽公安搜捕非林的情況，再找找其他的記者，得知曙跑到西單要兩分鐘，每個人都在哭，心情都劃到極點；更從各方面不時傳來公安搜查房間的消息，說要找有沒有記者違反戒嚴令的證據，我便立刻回房去，我們一行十九人，各自拿了最簡單的行裝，證件留在身邊，便開始銷滅筆記、非新聞等的新聞稿，其中「慢馬」底和下的一點留念照片。初時我死命的要保存菲林，把它們埋在茶葉堆中，然而上司一再指出，必須以全團人員生命為重，我最後也投降了！我的心在絞痛，在這個關頭中，竟然連這麼一點的權利——保有同儕的權利也受到威脅。

早上我與另一位同事再回到飯店大堂，但見北京飯店旋轉門上有一個直徑一吋的子彈孔，隨之又是恐慌性後撤的人潮，一陣混亂，四個人把一個受傷的男人抬進來，一大幫人立即圍擁上來，我與一位男同事死命的推開圍觀者，好讓傷者有更多空間及空氣，無效！後來方知道那名傷者是北京飯店的廚師，他從對面的宿舍步行過來，被流彈誤中腰部，立時血流如注！

我逃回房間去，遠離戰場，遠離槍聲，遠離因悲憤而把自己生命也豁出去的人群，可是它們都是一幕幕的在腦海重現！我祈求上帝別讓那些具有偉大人格的北京市民再衝向士兵的槍口，憩了兩天的疲勞，我溜進了夢鄉，暫時逃避這殘酷的現實。

北京市下午開始下雷雨，大概老天爺也為大屠殺而流淚，也正好是流場雨，憤怒的情緒暫時撤下，不再燃火。看着官方喉舌的中央台，氣得快要爆炸，顛倒黑白，胡說八道，說什麼靜坐人士已安全撤離廣場，明顯地這一段是預先錄映的，因為該名女新聞報道員在數分鐘前報告天氣時，不但沒化妝，眼睛還哭得像核桃一樣腫，後來戒嚴部隊控制下的中央台某性不用報道員，好幾段公告及消息只是用中文打字映於螢幕上，報道只有聲音，沒有出鏡。

整天我的腦袋一片空白，任何一點壞消息也會流淚，只感到無助及徬徨，內心充滿無奈，我不是激情的人，而且還不斷提醒自己該客觀中立——「我是記者」。可是，我也是中國人，正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工人，或是長安街上的衛生員等，那種感覺是難以言喻的，因為當時並非戰爭中兩軍對壘，而是裝甲坦克，用機槍、坦克、有毒氣體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我立時想起為什麼中國會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這些劊子手政權，簡直「以百姓為芻狗」！

記：不過，最終你們能安全抵港，你的家人和香港市民都鬆了一口氣。你是那天回來的？

潘：六月五日，我回香港了，臨走時一位北京朋友對我們說：你們別要全部走，留下一兩個人在北京家中，向全世界報導現在正發生血腥歷史，我遲到！分頭苦，毋疑我們再留下，或許可以多報道後幾天的情況，然而我們在香港的家人，其至美國的都關心其如是，如上我們是進退兩難，兩個人便能感受破膽！最後，我走了，別了北京！回到香港，家人及老闆都有一些市民也在機場接機，老闆用行李推着我而下。我很是感動，見過家人後，心中即時生起再回京城的念頭，但這已是不可能……家人與情的羈絆，我再不是孑然一身，我對他們也有責任。

走在街上，好些市民上前來多謝我，我感到十分內疚，我只是盡上最本時的責任，也沒什麼值得感謝的，如上他們的道謝令我憶起北京友人臨別的請求。千千萬萬仍要在這政權下生存、仰視治者鼻息而苟全性命的北京人，心中又被一針針的刺着。這幾天我變得心情煩躁，每每電視上看見目擊者講述六四慘案情景，淚水便不受控制！正如嚴家其先生說：我們是為每一個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人而哭，為民族的苦難而哭；我訪問一位高校的年輕女教師，她說：局勢就是牛鼎了，但我們的心是再也不能牛靜！對，再也不能牛靜！ ■

傳真月刊 89/7

血祭

鍾玲

一夜之間
忽然，北京上空紅雲密
廣場上劊子林立
屠刀殺戮的血腥
刺穿整個古都的夜空！
百二十四顆頭顱下滾
點染生的天昏
血水流成河
你們把血灑
灑給每年的春天
綠綠
開成四年的大地

（轉載自《聯合報》「聯合副刊」，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網友由衛視新聞部提供

謝雲霧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

訪問、整理：張田

這一段血淚歷史

——謝彩雲談北京見聞

記：你是那個時候上北京做新聞的？有考慮過安全嗎？

謝：回來多天，內心總是不能平靜，看著照片及錄映帶，不斷地想起那一幕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同學，無論是充滿理想的一張，還是態度有點囂張的部分小將領，也許他們已至死仍不知下，又或者是倒在坦克的輪下了！還有那不計其數的北京市民，他們爲了支持學生，爲了對苛政，高壓手段抗議，勇敢的毫無懼色地付上了他們的性命——這本是他們日下唯一能夠控制的東西！

打從四月中開始，我便希望能到北京去，見證這場驚天動地的學生運動，尤其四、廿七的遊行，我向上司自薦了，卻以各種藉口理由給拒絕。一直至五月廿六日那時，學運彷彿已陷入低潮，看來廣場上學生早晚還是要撤走，我才踏上北上的征途。

記：看當時新聞報道說：學生很散漫，天安門廣場上的氣氛不太好。你上去時又看到些什麼？

謝：爲能希望的我，抵達北京天安門時只見一個個帳篷分分，一羣羣彷彿不知自己在幹什麼的學生，就在廣場不走，他們主要都是外省來的，本是來聲援北京的學生，卻變成一最基本權（爭取保衛廣場指揮部控制權及運用相救權利）的鬧劇，那時候我實在氣得不得了，一方面是因爲幾中不斷透現前一陣子北京高校學生們絕食絕水，以死向政府進諫的鏡頭，以及戒嚴令初期市民以身體擋軍車的場面；一方面則是香港人踴躍捐二千多萬元支援學運，可是到廣場後發現好些外省來的學生只是剛剛抵達，早上二十多度時就不知所終，晚上開始供應食物便出現。還有北京市民覺得學生行爲不檢，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及外高聯，各組織間的利益矛盾，彷彿給這場偉大崇高的學生運動留下了一絲塵埃。那時我已不得立刻回香港去，告訴每個香港人我的觀察，再也不來北京，好保留從前的好印象。

記：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多久？

謝：過了幾天，不少抱著玩票性質的學生走的走，餘下數千留守廣場的學生開始重整旗鼓，把廣場的垃圾徹底清掃，還把帳篷整理好，加上中央美術學院送來的民主女神像，令廣場氣象一新，運動的高潮再出現了！

記：政府血腥鎮壓前，有沒有在言論宣傳上鋪下伏線？

謝：政府大抵本想製造個關屋巴金失民心，再進行清理，譬料又再有復甦跡象，便立刻採取主動。初時在中央電視台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民主女神進行攻擊，稱她爲「什麼」女神，又指她仿戴了神聖的天安門廣場云云。隨之更展開一連串較「硬」的攻勢，包括企圖綁架學生領袖，和押工人自治會的工人。爆料加向在京採訪的外國、港澳、兼記者詳細解釋戒嚴令，若次就是最後通牒一般。對北京市民方面，爆料地在北京電視台播出了軍隊在北京火車站步操的畫面，向京城市民發出警告——戒嚴部隊經已進來。

另外，在血腥鎮壓前兩天，把對着天安門廣場的喇叭音量調高，遠在一公里以外之處仍能聽到；並向留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發出最後呼籲，若他們在六月二日前離開仍可取得免費火車票，電台電視及報章也不斷報道一些市民對女神像，學生們行爲的不滿，尤其特別的是不斷發表各團體及機關對政府——李鵬及楊尚昆同志的堅決支持，甚至所有中外合資飯店外面也出現「堅決支持共產黨領導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紅底白字布條。

記：新聞報道說，北京當局曾經做了一些抗衡性活動，例如安排一些人上街遊行，學生的反應怎樣？

謝：是的，政府發動了農民和鄰近縣市的人民舉行支持政府的大遊行，譬料卻把學運帶上高潮，刺激了北京學生們起來反攻，進行諷刺式大遊行，一味的叫「反話」口號。

記：北京當局在血腥鎮壓前一天做了些怎樣的準備工作？

謝：在六月二日凌晨，就有少年解放軍從東面入城，這一萬個小伙子看來是來天安門廣場歌舞的，西面卻靜悄悄地由巴士及客車運來了武器及較老練的兵士，想進行其聲東擊西的計策。譬料幾萬個市民又湧到街上，以身體阻擋車上前進，識破了西路軍隊及武器的用意，第二天早晨學生們湧向上班的市民展示所找到的機關槍及似是用以爆破軍事的民用武器——菜刀。

從這時起，形勢急轉直下，二日下午中南海西門湧出頭戴鋼盔的武裝警察，拿着俄牙槍衝向中南海的正門——新華門，當時新華門外有大批羣眾包圍着較早時截獲載有武器的軍車，不讓駛走。

六月五日，我回香港了，臨走時一位北京朋友對我們說：你們別要全部走，留下一兩個人住進我家中，向全世界繼續報道這一段血淚歷史。我感到十分痛苦……

「武警見人便打」，這是一個手掩破頭的伯伯告訴我的，他說當時他只是騎單車經過，也沒有獨裁，卻給陳子打破了頭，其後武警更放催淚瓦斯驅散羣眾，住在北京飯店的電視台記者給公安警告，不得在露台拍攝，因爲這是違反官方的戒嚴令，更給扣留了證件號碼。

到了晚上，橫跨北京市的長安大街氣氛更陰凝重，我們都預期政府將採取武力鎮壓，就如下午時一般，譬料午夜時在長安大街上出現的卻是裝甲運兵車、催淚瓦斯、吸下毒氣、機關槍的連珠掃射。我來不及詳細思索，已見流雨面的紫文門設射來點點紅光，彷彿煙花一般，後來才知道那是訊號彈，千是向天安門廣場方向射上的，在天安門廣場對面的政府廣播調高了音量，說要「清場」；廣場燈滅了，機關槍的聲響連串不停，長安大街上的市民一時向廣場衝擊，一時卻沒命的退了回來，每次運回不少傷員——有的在十字車上，有的在三輪車上，有的只有幾個人用單車前後的載着、幅目驚心的場面一幕緊接一幕！

更令我意想不到的還在後頭，西先在王府井大街，人羣出現了不正常的排列，整個晚上，他們都是向東西方向移動，但突然間，他們向南北兩邊奔跑，趕忙設置路障，好不容易才把一輛風琴式的公共汽車（無軌電車）從南邊拉到長安街，橫放在路上，東面卻已傳來隆隆巨響，這時候我們十多個在露台的同事，均不自覺地驚叫起來——竟然出動了坦克神同裝甲車及卡車，共有幾十部。它們全都走單車徑，後來才知道這樣的路線是要衝過設在那裏的羣眾。它們都是從東面來，直趨天安門廣場，在廣場那邊卻連聲槍響，那時我在與香港的同事通電話，立刻將所見透過電話線傳到香港去，這時天安門廣場的人、帳篷、民主女神都消失了！整個晚上所看見、所聽到的，以一個採訪過聞的香港記者的標準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一位北京朋友跑來告訴我他在廣場附近所見，我亦透過電話線把那段感人的衝鋒事蹟報回香港去。天漸亮，但槍聲不絕，混雜着十字車的聲音，街上的人羣漸少，及至七時左右，士兵還由川克路頭，從天安門那邊向東面駛過來，在街道路隊繞了一圈，尾隨裝輛卡車上的士兵揮舉着勝利的手勢，我心中立時有想嘔吐的感覺：他們定是瘋了！

車上們的槍聲沒有因爲天亮——「光天化日之下」而停止，相反的，他們像是機械般兵一般，一排排地掃擊在天安門廣場的外圍，接頭是坦克和裝甲運兵，卻看面對着他們的槍枝炮塔的，是手無寸鐵的市民，天亮後市民的數目亦倍增起來！從遠不成陣的幾百人增至數千人，他們就在士兵擺陣的數百公尺以外築成人牆，而在第一度人牆後方多公尺又是另一堵人牆，其餘的人則以最原始的通訊方式，將發生的事對任何一個過路的人述說，羣眾便分爲一堆堆，在東長安街這邊議論，有些則顯得相當憤怒，除了破口大罵，還搖搖公車，拿鵬總理在四月廿六日開始講的「動亂」程度「如願以償」了！車上們差不多每小時開槍一次，總是連珠發的，用重型機槍，毫不留情，第一堵市民防線潰散了，第二層防線的市民試探式的跑前收拾屍體及傷者，又是三輪車、木頭車，甚至是徒步，把死傷者抬走，不一會，他們又築回剛才的人牆，指着士兵們罵「法西斯狗」，未幾又是連聲機槍掃射聲，一位目擊者跑來告訴我，他看見一位帶着十多個青年衛生的女士，她不是學生，但她挺胸昂首，向着手持機槍的士兵衝去，高一聲喊：「一、二、法西斯，殺人犯！」本來坐在地上的士兵站起來，把槍頭瞄準衛生者的大腿，好幾青年趴在地上，那位女士卻始終保持她的堅強姿態，結果她的腳給無情的槍彈轟碎了。

記：面對這種「前所未見」的悲壯場面，作爲一個應該時刻保持冷靜的新聞記者，你當時有什麼感受？

謝：好痛苦！

我們從凌晨至天亮，六月四日那天，整天所見均是面對死亡毫不畏縮的北京人，我和好幾位同事都哭了，深知當記者的必須客觀中立，但當時我再也忍不住淚水，我放下直播香港的電話，由

我們可以先講一講，大家有什麼問題問問。我先講幾點：

第一點，現在的局勢。總的來看，六月三日凌晨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在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鬥下，暴亂者的陰謀沒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亂取得了初步的勝利，或者說第一步的勝利。現在暴亂尚沒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勢仍然是相當嚴峻的。

第二點，暴亂發生之後，社會各界包括輿論界，對傷亡情況都很關心。國務院也很關心這件事，因此，當有關方面還可能去調查了解，但是由於局勢尚未穩，秩序是相當混亂。許多正常渠道尚沒有恢復，所以統計數字還不完全，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

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西北作客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的羣眾）共傷二千多人；

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帶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羣眾。

除此之外，軍隊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有四百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將來局勢穩定下來，有些可能生還，有些可能犧牲了。

大體情況就是這樣。對這個數字，我已經再三說過不是很準確，但是有一個數字相對來說比較準確，是經過向各個大學了解的，就是到現在為止北京各個大學死亡的大學生二十三名，我們計劃着事件的發展、局勢的進一步穩定，各方面情況了解了，可能這些數字還會有變化，不是大家關心的問題，首先給同志們通報一下……

張工：首先我想向新聞界的同志負責任地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也想通過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國人民明瞭，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至五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羣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

（新華社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電）

後語：獻哀

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今天下午在中南海接見了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對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中犧牲的烈士表示沉痛哀悼，對受傷的解放軍官兵、武警官兵和公安幹警表示親切慰問，對執行戒嚴任務的全體同志致以親切問候。

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眞、王震、薄一波等，以及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參加了接見。陳雲同志沒有到會，他向戒嚴部隊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在平息暴亂中死難的烈士表示深深的哀悼。

鄧小平同志神采奕奕，精神飽滿，同大家合影後作了重要講話。他首先提議，為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犧牲的烈士默哀。全體到會同志肅立默哀。

（新華社北京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電）



我們回到空寂的廣場

葉輝

The dead will think the living are
worth it we will know
who we are
And we will all enlist again
When the war is over
: W S Merwin

三天之後我們回到空寂的廣場
水沖過了火，洗掉了血迹
台階上留下子彈殼，書籍，擴音器
以及許多沒來得及流不出的記憶
紀念碑上，寫滿沒名字的烈士的彈痕

守候了好幾十個日日夜夜，這廣場
從英雄碑伸延出來，走進家家戶戶
我們的屋主也像廣場上的營帳了
我們像沉悶而悲痛的同學躺在地上
看來去的身影聞着沉悶而悲痛的玩笑

他的汗衫寫着
「我餓，但吃不下」
她在身上掛一桶血書
「媽媽，我沒有錯」

廣場的燈光時明時滅
就像英雄碑的映像時隱時現
他們曾經在廣場上唱歌跳舞
他們曾經在廣場上流乾了眼淚
在救護車的哀哭聲裏對過路人說
「中國再沒有希望了」

廣場的燈光時明時滅
就像英雄碑的映像時隱時現
我們只聽見槍聲
我們只看見坦克輾過去
他們曾經阻截軍車，教子弟兵

棘棘垂下冰凍的旗桿
他們也許不明白，不是每支槍管
都可以插上鮮花

廣場的燈光時明時滅
就像英雄碑的時隱時現
晴晴火光裏，他們消失了
變成北京天空濃稠的黑煙
他們消失了，沒有完全消失的
是掉在石階上的一冊英語入門書

他是一個穿白襯衣的倖存者
這着深綠色坦克的去路
他在追問失踪親友的下落嗎
他爭那條安靜，只想壯烈犧牲嗎
士兵煙惑了，猜不透不怕死的意思
他終於死不去，也許永遠不能入睡

黃昏的時候，天空紅得像要下一場血雨

他們終於在中國變成風沙裏的塵土
就像十三年前在同一廣場上的難胞
他們曾想起前夜徒步入城的青年士兵
給暴徒們看了像白色的碎片
廣場上的兄弟姊妹流着血脫入民間
死者總為倖存者的悲痛是值得的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是誰

六月七日

（摘載自《星島晚報·星期日雜誌》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六四屠城日：眞眞假假

血染天安門廣場紀實

北京四日凌晨零時，長安街依稀燃闇，但人數不多，大概只有五、六萬左右。

就在此際，一陣轟隆的聲響由長安街西面駛來，只見一輛領頭的裝甲車切切實實在眼前出現時，許多人都目瞪口呆，完全來不及反應。裝甲車全速撞過，如入無人之境。

北京人民的惡夢開始了。

人們立即齊心協力搭設路障，更多人上街。這時，裝甲車走回頭，人們以零星石塊及竹枝飛擲裝甲車，它同樣以全速橫衝過重重關口，直向西單駛去。不久，隨後而來的「〇〇二」號裝甲車由東向西駛到經近故宮門前，識破被擱杆鐵枝卡住，進退不得。這時候，有人攀上車頂，用大石砸穿頂的小鐵窗。擠在人羣背後的一位中年人呼喊：「不要給人製造藉口！」可是，無人理解或者能克制了。

裝甲車被鋪在裝甲車上，怒火燃起。十分鐘後，兩名軍人剷不住高熱，打開艙門逃生，立即被人圍毆，但三個學生迅速躍過頭破血流的軍人，喜動各人冷靜，結果兩人由救護車送走。

這時候，羣眾又發現西長安街的軍隊已悄悄地換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外。人們感覺到軍隊要動手了。

凌晨二時許，北京城傳出了密集的槍聲，大批羣眾意識地沿長安街向東撤退，有十多名死傷者被人用單車和三輪車運走，羣眾退走時，高叫罷工、罷市。

二時四十五分，中央電視台公布戒嚴部隊通告，警告在場羣眾立即離開，否則無法保證他們的安全。

在廣場和長安街方面，很多市民在驚惶地奔走，學生嘗試不斷呼籲個軍方說到，表示誠意和平撤出，並叫學生交出手上的木棍。這時，一輛黑色私家車從大會堂向廣場開去，估計是談判者。

在北面，有一隊裝甲車高速地橫衝直撞，速度甚高，有七人被撞死，四百多人受傷。

三時五十五分，廣場上燈光盡熄，顯示鎮壓前兆，廣場內傳出槍聲，學生廣播仍播出《國際歌》，並仍在時斷和平撤退，但軍方毫無反應。

一名參與軍民表示，在裝甲車，解放軍用機關槍向人羣掃射，他的三個同伴紛紛倒地，生死未卜。

四時，廣場學生和羣眾近十萬人被軍隊包圍。

在長安街傳來長達半分鐘的密集槍聲，並有電光彈射破夜空，廣場政府廣播系統，聲稱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

四時三十五分，廣場廣播限令學生五時撤開。

四時五十分，廣場上燈火重明，學生正準備撤退，但廣場方面仍不斷發射催淚彈，曾起陣陣白煙及傳來白磷燃燒氣體，很多羣眾受催淚氣體侵襲，四出奔避。

雖然學生已表示撤退，但廣場已全被軍隊包圍，並不斷縮小包圍圈，當學生向東南方撤退時，仍在向他們發射催淚彈。

有目擊者稱，有部隊由南向北推進，並沿途開槍掃射，較早時，當學生提出談判後，兩輛裝甲車開入了長安街。

據逃出的學生事後表示，當學生準備撤離時，武警和軍人衝前用棍子、槍托毆打學生，當學生走遠時就從後開槍射擊，打死學生中彈倒地。學生說，當時約有十萬人在廣場，學生都坐在地下唱歌，沒有任何行動。

學生說，部隊由北走，裝甲車開路衝入廣場，首先撞倒民主女神像，接着衝向帳篷區，首先將一些絕食同學面向之舉阻截的學生撞跨，當即死傷十數人的，部分帳篷內還有學生。

在此情形下，學生們仍手挽手撤退，軍隊又向學生開槍，據統計，在廣場的死亡人數達一百人。

五時，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被推倒，人民大會堂東門數千軍人開入廣場。二十部載着軍人的卡車自北向廣場進發。

另一方面，六輛坦克開路電動由經阜門方向西行到天安門城樓下，並有十輛軍車尾隨而來，沿途開槍掃射，數分鐘內發射數百發。

五時三十分，超過三十輛坦克及大批軍車由西向東推進，市民紛紛走避，槍聲一直不停。

天亮後，軍隊仍不斷增援，有坦克、運兵車、裝甲車，並沿途向地面開槍掃射，這批裝甲車輛都停在廣場內。此外，還有大量步兵開入，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和西門均駐有數千步兵。據稱，部隊在建國門出發時，隊員開槍掃射，而羣眾當時在地下隧道和出租汽車站內向軍隊扔石頭。

六時，廣場已被部隊控制，但在西長安街，仍有數百市民築起路障，並燒燬了一部巴士。此時，數十輛裝甲車自西向廣場推進，他們沿途開槍和發射催淚彈，稍後，已進入廣場的坦克又再開入長安街來回行駛，街上流彈四飛。

（《大公報》北京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專電）

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告全國人民書」

全體共產黨員、全國各族人民：目前，首都北京的形勢緊張。一個多月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蓄意製造動亂。從六月三日夜晚起，這種動亂已經發展成爲一場殘人的反革命暴亂。

極少數暴亂分子煽動一些不明眞相的人，製造了種種罪行。他們攔截戒嚴部隊進駐市區和天安門廣場執行戒嚴任務；縱火、焚燒軍車和公用車一百餘輛；毆打和綁架幹部戰士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用設備；衝擊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中央廣播電視大樓、公安機關等首腦要害部門；搶劫商店和燒燬警察崗亭。他們還後無人道地殺害殘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甚至把被他們殘害的戰士屍體懸掛於立交橋欄杆上。他們進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顚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號，公然叫囂「要殺死四十五百萬共產黨員」。這次反革命暴亂的策畫者和組織者，主要是極少數反動組織和國際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資金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面製造種種暴行的，主要是一些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一些政治性的流氓團夥，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和其他社會渣滓。總之，他們是一幫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動分子。

眾所周知，一個多月來，政府對極少數人策劃煽動的動亂一再採取忍讓、克制的態度。但是極少數人以爲政府軟弱可欺，變本加厲進行活動，終於發動了反革命暴亂。面對這種嚴重局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採取果斷的措施，堅決平息這場暴亂。爲避免傷害人，從三日下午開始一再發出緊急通告，勸說廣大學生和市民不要妨礙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在平息過程中，戒嚴部隊又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但是極少數暴徒置若罔聞，對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擊，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一些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這是我們很不願意看到的。但是，不這樣做，暴亂就不能平息，那就要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幾千萬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人民共和國就可能被顚覆，社會主義建設和十年改革的成果就可能毀於一旦，全國就可能陷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因此，果斷地平息這場暴亂，完全是正義的行動，是符合首都人民和全國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的。

依靠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的英勇鬥爭，依靠廣大人民羣眾和青年學生的積極配合和支持，我們已經取得了平息暴亂的第一步勝利。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亂還未完全平息，極少數暴亂分子是絕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還會伺機反撲，製造種種事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務必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團結一致，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保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果。只要他們膽敢繼續搗亂下去，我們就同他們鬥爭到底。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有幾千萬共產黨員，有幾百萬忠於黨忠於人民的解放軍，有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的大力支持，我們完全有力量有信心徹底戰勝他們，徹底平息這場暴亂。

全體共產黨員、廣大人民羣眾和各界愛國人士，一定要擦亮眼睛和政府的號召，明辨是非，顧全大局，迅速行動起來，挺身而出與製造暴亂的極少數人作堅決的鬥爭，而不要做任何親痛仇快的事情。要相信黨和政府有能力制止暴亂，共產黨員要處處以身作則，起模範帶頭作用。廣大幹部職工要堅守崗位，搞好生產，保障供給，積極維護社會治安和社會正常秩序。各級黨政組織，要加強正面疏導和思想政治工作，耐心教育青年學生和廣大羣眾，不要輕信和傳播謠言，不要進行任何形式的串聯。爲穩定局勢創造安定和良好的社會環境而鬥爭，同心同德把建設和改革繼續推向前進。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新華社北京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電）

袁木「揭露眞相」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六月六日下午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眞相，內容如下。

袁木：今天舉行一個國內記者招待會，主要是因爲從六月三日凌晨以來，在首都發生了一場殘人聽聞的、建國以來沒有過的反革命暴亂，這件事引起了國內國外輿論的密切關注。所以國務院委託我請來了戒嚴部隊某部政治部主任張工，北京市委秘書長賈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俊，給大家提供這方面的有關情況。

會憲冠

生路

四五個國內同學護着我們往前走，他們說，你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不要再犧牲。在他們的心裏，我們是特別的……



攝影：羅炳生

剛從北京飛回香港的記者和學生：「我彷彿從地獄回到人間了」

剛到機場，就有一位自稱是律師的先生歡迎我們，歡迎我們回到香港。他說，這裏是一個有法治、有人權的地方。一剎那，我驟然感到我現在的處境是多麼的不同。眼前一切都漂亮的，地方乾乾淨淨的，連燈火也是明晃晃的。比之陰慘、黯殺的北京城，我彷彿從地獄回到人間了。

才是上午，我們還在市中心的一所飯店裏；才是下午，我們還在機場的大堂裏候着。從飯店到機場，穿過大大小小的街道，看見許許多多的軍車和軍人；我們收起了無線電話和照相機，我們真能到達機場嗎？機場真有飛機回來嗎？然而，彷彿只一瞬間，我們回來了，穿過幾許時間和空間。

我們安全了，因為我們回到了這安全的地方，這裏是我們的退路，是一個保護區，我們可以在此獲得安全。這是我們所特有的，然而是北京市民和同學所沒有的。我想，這也許便是他們勇於赴死的一個原因，因為他們最實是無路可退。

我們是沒有理由特別的，我們跟其他的中國人、北京的中國人有什麼不同呢？就因為我們還有一塊香港？就因為我們還有以退麼？然而，我當時都沒有考慮這些了，我只是想逃，逃出屍首最最多、彈痕最最的北京。

我當時真的沒有想到別的，只是想着那一條才是生路。軍隊已從四面將廣場包圍了，我們無法從東長安街走出去，幾個國內同學來說這我們從南面走，然而幾經猶豫，結果連南面也不能走了。廣場的東南角有個小路口，從路口可轉入一條小巷，我們當時自然不知道這路之所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埋伏了軍隊。五六個國內同學來保護我們，和我們一起離廣場向東走去。

我們離開的時候，同學差不多都聚到紀念碑四周來了，好多的同學神情呆滯的坐着，有的躺着睡覺，有幾個圍着結他，唱《一無所有》。我們離開了，把他們丟在後面，那是凌晨三時許，後來傳說軍隊不久就開入了廣場。

四五個國內同學護着我們往前走，他們說，你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不要再犧牲。在他們的心裏，我們是特別的，我們為他們的舉援已經足夠了，沒必要連性命也賠上。我們有我們的狼窩，死是屬於他們的，生是屬於我們的，正如法治人權是屬於我們的，坦克子彈是屬於他們的一樣。熱血，又有誰是應該特性命賠上的呢？

沿着那條小巷往前走，我們看見許多市民站在街上，不知在等待着什麼。有的市民問我們廣場那邊怎樣了？我們只是說打起來了，開槍了。從東南面還不時傳來槍聲，是那邊又開了新的戰場了？

我們停停走走，想找個能過的地方暫時躲一下，然而有兩處地方都不敢收留我們。天開始亮了，黑暗逐漸變成灰藍。我們來到一處民居，在梯口旁的一個小間醒起來。原來這兒早已是來京參加學運的外地同學住宿的地方，我們躺睡在他們遺下的衣被上，暫時紓解一夜的勞累。天已亮，幾個同學從廣場跑回來，他們有些是認識的，見對方安然回來，都擁着一起哭。他們一邊哭，一邊說自己的同學、死的死，散的散了。一個同學捏着一個彈頭和我們說話，我後來把彈頭拿了收起來，將這殺人武器帶回了香港。市民也陸續起來，也都來看我們，都發出同樣的詛咒，有位老太太說：「我五十幾歲，只在電影上看過一次這樣的事。日本人沒有做，國民黨不敢做，共產黨做了。這叫共產黨領導！」

我們也沒能離去，耳邊「爽當天良」、「回來報仇」之聲不絕。市民又給我們買來烘餅，給我們倒水，煮稀飯，更加給我們送藥，叫我們好好休息。而這時，窗外的一面黑板上已寫上今天是國難日，大家應戴上黑紗和白花的字眼。黑板旁邊早有大幅黑紗和幾朵紙花放在窗台上。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將以北京市民裁剪的黑紗，裹上那一枚殺人的彈頭，永藏在仇恨的心裏，永記着悔痛的歷史。

當民居轉出後街，崇文門一帶街上滿是碎石磚塊，軍隊設置了一道封鎖線，將路切斷，只餘一條自行車道讓人通過。市民走到士兵跟前和他們談話，說解放軍跟人民的關係有什麼時候像現在這樣壞？士兵只是聽着，微笑，說你們跟我說也沒有用啊。他們彷彿不大睡得他們在外築封鎖，而要面對人。

我們不知道街道上的具體情況，尤其是往北京飯店那邊的路的情況，長安街上會不會仍是槍林彈雨？進入民居來的同學和市民說外面的士兵現在不分是誰，見人就射。於是，我們只好在民居就下去，等待時機。

意見很是紛紜，有的市民說外面很危險，不要出去；有的說不要回飯店去了，坐火車到天津吧，火車站的路沒問題；有的說開從飯店那邊回來，路上平靜。我們決定還是回到飯店。沿路沒有幾個行人，只是在醫院門口堆了好些護理人員。東長安街上沒見士兵，然而街上十分狼藉，幾輛燒焦了的公共汽車停在路中心，是巷戰後的局面。

我們回到酒店，準備打點一切離去，一時又聚在民居裏的市民和同學走來走去一場了。後來據說那幾個同學平安離開，乘火車去了天津。市民呢？市民當然還在民居裏，繼續面對着政治、軍事的恐怖。我們這些特別的、受保護的人，在乘車往機場的路上看見滿街是燒燬了的車子；穿通告示牌、報紙櫥上滿寫着正在流着血的字，說毋忘六四，說血債血還。而我，竟不復記起那些市民對我們的愛護，和他們叫我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要將北京的事情帶回去的話語了。只是現在，當我想起我沒有特別的理由，沒有活下去的理由時，我才想起這些話來，或將之作為理由，化為繼續走人生的路的勇氣。■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北京人準備犧牲一百萬

——血洗北京的我見我思

黃銳



星星畫家黃銳和他的日裔太太回北京探親，剛好遇上六四天安門大條案，本文寄托了作者的一腔悲憤。圖為黃銳夫婦在香港解放月報。

我是一個畫畫人，我一向不允許自己寫歷史文章。文字的表現對我是多餘的。經歷了六月三日、六月四日之後，文字的表現亦是可恥的，我憂慮、我惶恐、我震驚、我憤慨、我悲痛。我無法想到這個國家政府竟如此法西斯至極。我也沒有料到與它對立的人民是如此正直和熱情。當軍隊對槍口指向老百姓，包括兒童的時候，並突然射出凶彈的時候，一個正常人的頭腦還能留下甚麼呢？

到天安門

五月三十一日中午，我和愛人第一次來到天安門。我的職責是把我們，包括幾位朋友，藝術和學家的捐款交給學生們。天氣極熱，廣場似在蒸騰，雖然滿目仍是旌旗招展，但守在下面的學生們却極具疲勞之色。我們先繞廣場一週，不免拍了一些紀念照。許多外地人，市民也穿插帳篷之中，背對學生們，留下紀念照。我多少有些困惑。圍着紀念碑，有三道學生們的防線。我介紹次歷，被先後帶給三個學生，這幾位頭纏紅布條或白布條，直到最上層的台階上。這裏是指揮部，好像是威虎山。相互的口號也似乎是暗語。只聽到在前面的一官」場非常年青。聽口音知道他們是外地的學生。他們拿來一個捐款記錄本，讓我在上簽名。我源源一看，覺得這大我們的捐款數目是最多了。我說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包括日本人，感情與你們是一致的。你們在做最有意義的鬥爭，而我們民不能與你們並肩而感慨。兩位學生頭袖，臉疲倦的臉上得肯定的表情，說：我們沒有家，到這兒安了家。這兒就是民主與自由。我們一定要堅守天安門，決不後退一寸，到死方休。

那幾天的政情極小明朗。流言蜚語四處傳播，官方的新聞媒介在叫囂着李鵬勢力的穩定與壓大，似乎學運的成果已巧妙地被李鵬、楊尚昆之流所利用。學生停留在天安門不能動，彷彿在證明他們「三要」的陰宣傳。所謂三要，是指軍隊要首都人民、愛青年學生。我接到學生們送我的傳單，上明寫廣場指揮部將靜坐示威延至六月二十日的決定。我腦中生疑，政局已緊張，政客們老奸巨滑，正對學運做反宣傳，學生們一貫堅守的做法是否太僵直了？天氣亦等是下火，廣場上呆發小時已是頭昏腦漲，是否政府就是要學生們自然消耗，不敢自滅？

唯有十米高的女神像，屹然經者的疲勞及困惑。那是甚麼地方？那是天安門與紀念碑的正中間，威然矜持皮笑肉不笑的毛老人家像，手中高舉一把火炬。那有甚麼樣的意義？紀念碑是共產黨建國時立的。天安門立於明王朝，左右有兩大堂。在一堆可說是皇家建築中間，立起一個百姓們自己的東西，這女神，有說她是石膏的，極相料，極不牢固，可關鍵是她代表了人民自由自主的意志。建國四十年來，我們自己建肉體都出賣給毛是父親，滅是娘的國度，毛幹了篡以後生了我們，現大家以後，竟然用自己的手立起一個女神，可謂是眞正女神了，這是第一次自由的信仰。學生把一個個香港運來的小條蓮圍成保衛圈。準備共存亡。我對這女神有說不出的留戀和喜愛。眼中不禁要落淚。

後兩天，不出所料，眞是一天熱過一天，我們雖路過天安門，未曾深入。感覺是垃圾增多了，人數有減少。學生們亦是煩燥，我見到朝日新聞記者加緊千洋時，他告訴我，柴玲被兩位學生牽點拖死。後來，傳來了鄧小平病危之消息。大概不要再等多久了，但沒有人心頭的三角鐵，見人就喻紙打。（一部分三角鐵被繳獲，當場展覽在廣場上）老人，婦女全不識過。行人的自行車鬧了路了，學起來，扒地一下暖過去。當場有兩個人包括一老人的腦袋開花了，十八人受傷了，血嘩嘩地流出來，就連不算，他們衝擊人羣的時候，人羣那地一撤，一名七歲的男孩一下子被踩了，當時就沒氣了。

七歲男孩被踩死

兵車是被武警給救回去了。武警得意地返回的時候，人們才發起男孩的屍體，送到醫院的時候，人們的眼淚掉了。冥冥衆生，做出了何等安排？

所以人們才不幹了。沒辦法再用口講理了。軍隊先製造了血案。學生們，市民們，有的去沖中南海，有的圍緊火車堂，第一次喊出了，以生換生，以死還死，以血還血。我們也看見學生們檢石頭向大會堂衝去的情況。這是在晚上九時。

後來當局說為天傍晚在復興門一個當兵的被打死，屍體掛在橋頭上。我想是可信的。看看我們的下一代被如此愛護，頭怎不會發熱？就連我們聽講的，都一下子憤了，身體要失去平衡。

沒有東行，北京飯店沒有出租。門內外，一片漆黑，成了蒙古的大草店了。我們又回廣場，要了一輛汽車，車夫先講好，你們從國外來的，要表甚麼態？你要是支持市鬧的，我要你五百塊。說不定還把車翻在這兒。

雖說已是十點鐘了，可街上還是人羣一片。這不是長安街，而是穿過景山，北海的小街。平常有這麼多人嗎？沒有，人們在家呆不住了，說不定在今晚要出甚麼事兒。

回到家，在家吃上熟飯的時候，聽到廣播一遍又一遍的警告，叫市民們不可出家門，否則不保證其安全。可這警告也成了廢話，政府的話在北京都成了廢話了。市民們都在街上等着，看着，二十年前毛老人家如從門口過，也不過道等光景吧。

●一老人的腦袋開花，十八人受傷，血嘩嘩地流出來，一名七歲的男孩一下子被踩，當時沒氣。

●裝甲車突然開槍，前排人們一下就倒在血泊裡……僅僅一分鐘，這個世紀折回到法西斯世紀。

在家的側近，祖家街的路口，數了兩輛軍車。我們去看，一看恍然。不是因爲所載的這些兵有甚麼不同。而是團住車的，除了十幾個學生之外，黑壓壓一片，千人左右，一張張熟悉的臉。張大嫂、李大媽、楊大爺，小時候曾見過的，曾抱過我的，伺候過我的，全在人羣裏面嗎。還是反革命暴徒一小撮嗎？曾有文革時期的街道積極分子，立場也轉變了，舉起政府了。共產黨員，革命退伍軍人，覺悟都到哪去了？衆口同一，衆心同一了。這是政府一直頭疼的鋼鐵長城嗎？怎麼現在來阻擾人民解放軍了？眞是人心所向，無有餘地。

後來這兩車的兵被繳了械了。他們帶的警棍被斷成了兩半。當兵的，讓民衆押着，帶向體育館的方向。這是因爲西南面響著了激烈的槍聲，情況急轉直下。

全成了一小撮

我們不在流血的現場，現場在本樺地，但是很快就有跑下來的人。有的人血流滿衬衣，騎着單車大喊。軍人開槍了，人死的太多了。我的一位鄰居，因出身很好，當過解放軍的排長，復員下來，也變成一小撮去觸軍車了。本來學生們是一貫以人體來擋軍車的，設路障亦來不及。沒有任何人料到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軍隊會突然開槍。裝甲車上的槍手架起機槍，居高臨下，車前站着的兵士端槍，槍口向上，這樣一個交織的彈網，可以理解成是破壞罷衆。機槍的子彈打花路上，自動槍的子彈射向天空！可是前排的人們一下就倒在血泊裏了。我的鄰居眼快腳快，一下子跑開趴倒在草叢裏。他看見那些晃盪，不是一下可以數過來的，便僅是一分鐘，這個世紀却折回法西斯的世紀了。一個男孩從旁邊的樓上跑到陽台，一排子彈過去擊走了他的生命。

另一個小伙子騎摩托車再回來，說軍人開槍，有一個年青人騎着自行車，倚在電燈柱上不動，他去拉他，朋友，怎麼還不跑哇，看他眼睛還睜着，胸上盡是彈孔，血流了一地。

然後就是援急車的悲鳴，不絕於耳。在我們的街上，有白塔寺的古老的街上，平均兩三分鐘就有一輛救護車通過。有的就是卡車，因爲缺少担架，一兩把長椅就成了担架，有人用手舉着輸血的瓶子。沒有人可安心睡覺，這個一貫市民氣的城市被撕裂了。九十年平靜的日子被撕裂了。從老人的咀嚼，日惡進城，如果日兵殺人日方都要嚴懲，解放時更是和平入城的浪漫的年代，沒有經歷過今天的擦驗。被賣的心被撕裂了。我父親一下子躺倒床上，發了老病。他幾十年忠心耿耿爲國效勞，退休了還進了西城政協的夜校，凡是黨的指示都是眞理的當過國民黨員的他，感情上理智上無法平衡了。

夜裏三點鐘，我們去了人民醫院的門口，很想去點問一下傷員，可是大門緊關，非救護車不可進。門口的醫生說，此時爲止，人民醫院已有五位傷員死掉，鄰電醫院是二十二位。子彈太多在胸上，脖子上，重傷員亦有流時死掉的危險。從時間，從附近醫院的數字看，本樺地的屠殺最少也有一百位以上的平民死亡。

白塔寺的路口上，一輛軍隊的面包車橫躺着，軍上的玻璃全碎了，輪胎也被拆掉了。一幫小伙子，還在把這車翻來翻去。原來這車是部隊的一個傷兵，由五六個兵陪着，送到人民醫院，可此地是居民醫院，或是本是居民感情，拒收了這個傷兵，傷兵車出來時就被人們攔住了。傷兵不禁折磨，馬上就死掉了，有兩三個兵見事不好跑掉，還有兩個兵留在裏面。我去看，見兩個人，都是十八、九歲，滿臉是血。此時這方又是槍聲大作。羣情激憤了。殺了這麼多老百姓，不可殺他們這些混兵麼？殺！拉出來殺掉！人們叫喊着，兩個兵被拉出來，三五十人圍住一個，用拳頭，用脚，抬起來，又摔下去。就聽咋的一聲，血顏開來。

一灘血迹上一隻軍鞋

第二天，我路過此地還見到這個現場，一灘血迹上放一雙軍鞋。第二天，主要大街上的血迹上沒有什麼其它遺留的，可是偏僻的小巷，残灘血迹上放有軍鞋。我看見三處是這樣。這是市民的報復。軍兵出來了，絕有被殺掉的危險。可是特放軍鞋以示區別，也實是北京人的幽默。

從天安門方向傳來的槍聲一夜也沒有停過。坦克車隆隆開過的聲音，自動步槍機槍聲，交織在一起，最五時，槍聲終於停歇了，我們都知道天安門的清場結束了。學生們的命運怎樣了？想起那幾位學辦的外地人，說起這座殺眞死了一千多人，市民們，不要忘記他們啊！」。

能有什麼忘記呢？沒有人會忘記。這是最黑色的一日，最羞耻的一日。在犧牲者中，市民與學生是沒區別的。只是市民們更沒有組織。完全是自發的。憑着反暴政的概念。誰家沒有妻子兒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呢？被政府的子彈扼殺了，還要定一個反革命的罪，連及九族親戚。北京的市民已經沒有保留了。在街頭巷尾，我多次聽說，軍隊還要擴大勝利麼，那麼，來殺吧，殺北京市民，殺掉我們一百萬人，我們還有七百萬人呢。而我們十個人殺死你們一個，你們還有多少呢。我們是準備了一百萬人的死的，但要他們十萬兇兵的死做代價！

我們跑遍了飯店去叫出租車以去機場。沒有人出車。「就算給我兩千塊，我還是不去。沒那個心思。死都放前邊了」。終於妹妹叫了一個朋友的車。使我們告別了北京。這個可愛的，夢一樣的，被魔鬼纏住的北京。實在是一場惡夢。

解放月刊 89/6

廣場是他們最後的家，我們的心疼了。我不會忘記那樣張憔悴的，堅定的年青面孔。太太還說新潮社的記者永勝會不會危險？他有一張北京人的臉，子彈是不長眼睛的。

六點，中央的廣播又開始了，什麼進入了天安門，什麼反動亂的勝利，市民們不準破口大駡，看你們猖狂到幾時？。

北京變成死城

6月4日清晨開始，北京變成了死城。不是說死的人已太多。而是太多的人抱着決死的念頭。天空灰茫茫，瀰漫着汽油味，燒輪胎的臭橡膠味。前門一帶，復興門一帶，濃煙的黑烟升上天空。我和太太，騎單車出發，準備到琉璃廠去踐一個約會。市街製了樓樓戰鬥過的痕迹，彈殼，血迹到處可見。只要有兵通過的地方，秀鼎的踩互就飛到街上變成了碎片。車開的碎片。

琉璃廠的一個女店員，聽到中央的廣播後繼續上班來。她推着自行車，小心地想穿過天安門，一排子彈就朝腦袋上方飛過來。使她對中央的指示有了新體會。有幾個當死的，「以身試法」的小伙子就這麼被殺掉了。

一輛車從街前飛馳而過。舉出白色畫紅十字的板子，上面放出廣播，我們學生在昨夜的



陳尸街頭，血債血償。

●來殺吧，殺掉我們一百萬吧，我們是準備死掉一百萬，但要他十萬兇兵作代價，血債要血償！

六·四中德通話

——北京血腥屠殺的歷史見證

無萍整理

在一六·四一這個照日子，西德一些中國人和北京的友好通電話，談論城事。由於對方有個保護傘，他們就毫無地關所欲言。

問：你好！你能給我講北京天安門鎮壓的情況嗎？

答：我從得這次鎮壓的規模非常大，非常殘酷，非常滿者。很多人，甚至老人、小孩、孕婦、在家裡的一些市民，都被開槍打死、打傷了。

要用鎮壓來保他們的利益和地位

問：他們怎麼能夠這麼幹呢？

答：現在顯不過這些了，面子上的事已經不管了。現在要通過這些方法和手段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和地位，保他們自己的命。

問：你能不能講點兒聽到的事情？

答：民衆的情緒非常激動，反抗也相當強烈，很多人都出來了。今天早晨差十分八點，我上某醫院去，走到五棵松處，剛剛過路口，軍車來了，一邊開，一邊向路邊的行人射擊，當場就有被打死打傷的。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我們幾個嚇得就往醫院裏跑。那時路上基本上都是上下班的行人，哪有什麼暴徒！

問：還有什麼暴行？

答：官方說的情況，和老百姓看到的完全相反。今天中央電視台的兩個播音員播送節目的時候，都穿着黑衣服，眼睛都紅了，報道的時候，經常非常沙啞，幾乎說不下去了。等於是在向全國和全世界用他們的感情來宣佈這一悲慘的事情。

市民能不反抗嗎？

問：我們通過的學生要組織遊行，但我們缺乏具體的事例來控訴他們。

答：一此：這時換了一個人一線一個目擊者說，學生從天安門撤退的時候，清華大學的十幾個學生走得較晚，在後邊喊口號，後面的坦克開了七來，當場就將五個女學生壓死了。五棵松有個人被壓死了，今天上午都見過了近一百輛坦克和裝甲車，這個人已被壓成肉醬了，慘不忍睹。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在六部口、西單，把學生、市民幅成肉醬了。市民能不反抗嗎？

問：你們再談吧，我們還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機槍響得如同炒豆一般

答：他們有人看見，一某學生被驅散後跑到一輛車上。司機說：「我開車送你們回去！」這時，防暴警察上來，先把司機打死，接着把所有的學生都打死了。我們學校有一個學生說：昨晚四點（即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上燈全關了，在將大燈打開時，機關槍全架起來了。上兵上刺刀的都告響成一片，廣場上的人全都聽見了。今天學生放了昨晚的現場錄音，機槍響得如何炒豆一般。全是對着人放的。在萬壽路那段，士兵們上了刺刀，殺落露天。我們學校的學生是怎麼回來的？都是刺刀頂着屁股趕回來的，撤慢一步，車卓上來，當場就將一人給壓死了。他都看見了。關於天安門廣場昨天的情景，遠一位同學說：當時他們氣得根本就不害怕了。與士兵們對着，他們扔汽水瓶子，士兵就反擊。一個個氣得直罵，恨不得將天安門廣場燒了。坦克以每小時六十公里的速度來回在天安門廣場壓人，剛宣佈完什麼命令，馬上就壓。還有俟德健，已去哪裏絕食了兩天。他當時一看情況不好，就去和部隊談判。談完了以後，就趕快組織學生撤退。有五個清華大學的女學生，爲了拿油印機什麼的，撤慢了一步，裝甲車上來，當場就將她們壓死了。

「你們就照死裡打！」

昨天晚上，一些學生騎車剛到五棵松，就聽見「噠噠噠」的槍聲，他們中有一人跑到路邊上，只見路邊上全是自行車，人全跑散了。士兵們就在車裡對着無辜的老百姓掃射，當時就死了六七人。有個小孩的大腿被打傷了，血直流。聽說天安門廣場上把人壓死了以後，當時就用火箭噴射器把屍體給燒了，殘忍極了。我們學校對面的那個大兵營，有幾千軍隊，他作戰前動員時，我們學校有人親耳聽見，當官的說：「如果有人靠近軍車，你們就照死裏打！聽見了沒有？」當兵的使勁吼道：「聽見了！」當時，他們頭戴鋼盔，携衝鋒槍，匕首、大棒，每人一百五十發子彈，坐了二十幾輛汽車，風馳電掣就過去了。人們根本不敢攔，要攔就壓死了。學校有一位回來的老師說，他親眼見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直喊：「解放軍叔叔，別別別……開槍！」即給打死了。昨晚上，他們不光對無辜的老百姓開槍，還對着居民樓打，哪裡有燈光、人影，就朝那裡掃射。一個五歲的孩子中了七發子彈。一個老太太站在陽台上，把你怎麼了，她是什麼暴民？誰他們給打死了！各大小醫院裏，屍體都滿了，許多傷員身體裡有子彈，因爲沒有血漿，根本無法動手術。

許多人表情都呆癡了

剛才最新消息，傍晚在木樨地，直升飛機對着老百姓掃射。據說，打死許多學生。外地的學生死得特別多，也特別慘。天安門那士兵用刺刀挑死了一個懷孕八個月的婦女。有位婦女坐在家裏，被槍給打死了。只要你一露頭，馬上就打。今天，有人到天安門去看，機槍掃射了。除了打死那位十四歲的小女孩，還有一個三歲的小孩。他們在胡同內往角落裏掃射。有的解放軍當時就脫了衣服，說我們不上了，當時就走了。有些士兵變得出奇，見人就殺，你說老百姓能不跟他急眼嗎？你想，五棵松的那個小伙子就捌了一下車，近百輛軍車就能他身上壓過去了。幾千人看着他的屍體成了肉泥。當時，他的妻子就昏死了過去，他弟弟直到今天還守在他哥哥的肉泥旁邊，人都沒了。我們學校的學生回來後，許多人表情都是呆滯的，臉色鐵青。

學生抬着屍體放在校門口

政法大學的學生從天安門撤離中，抬着屍體，流着眼淚往回撤，他們把屍體放在校門口，寫出橫幅：「血債要用血來還！」師範學院把死者的名單都列出來了，新聞學院死了兩個研究生。清華軍社記者死了一個。數十人下落不明，醫院人滿爲患。

問：現在北京局勢怎樣？老百姓出去了沒有？

答：上甚麼班？沒有辦法上班。眞正製造動亂就是他們那一小撮，根本不是老百姓。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動亂。當我們在十七、十八號上街遊行的時候，非常有秩序。原來經常有吵架、打架的事。那幾天根本沒有。天安門廣場上佚序井然，老百姓給學生送水送吃的，各種各樣的飲料堆成了兩座小山。同學們說要甚麼，老百姓馬上就送。從所街口到西單，老百姓都成了網了。市民們非常齊心。政府也承認說五月份是交通事故最低的一個月，好多小偷現在都不偷了。

問：今後局勢怎樣發展？怎樣收場？

答：繼續鎮壓，鎮壓到底，部隊在北京要過冬。

問：好了，你們要小心呀！

答：好的，再見。

眞正製造動亂的是他們一小撮

答：今天有幾個大連來的士兵，失散了以後，被羣衆一直追到東方歌舞團的院子裏，他們舉着手槍大哭，有的人當時就把自己撕下來了。東方歌舞團的人還真對他們不錯，把大門關上，把市民給隔開了。問他們：「你們打槍了沒有？」說：「沒有，我們是從大連來的，出發前說北京發生了暴亂，讓我們來鎮壓。」他們在地上嚎啕大哭，說北京發生這麼大的事，出發時連說，二十七軍的裝甲車撞倒了兩個戰士、一個市民。二十七軍的裝甲車在木樨地橫子般地開，最後撞在水泥柱上，把車都撞壞了，他們自己把車燒了，然後嫁禍老百姓。公主墳那裏的最激烈，今天有人看到，地上一灘灘的血。路上都是彈孔，有的彈孔有巴掌大。你說打着人能不死嗎？有多少人親眼看見，同胞們在自己身邊倒下，有的被輾成爛泥，還有的老太太爲他們不是人養的。有輛裝甲車撞倒了作路障的汽車，當時就壓死了九個清華大學的學生，像這樣的事根本說不過來。

人民羣衆是忍無可忍了

人民羣衆對二十七軍氣得欲哭無淚，怒火中燒，不知該怎麼辦？但眞有不怕死的，眞有敢跟他們幹的。一些市民把當兵的從裝甲車中拉出來，用木棍就給打死了。另外還有的當兵的死也不出來，就連人帶車，燒燬了。人民羣衆是忍無可忍了。

問：你說，我們在國外該作些甚麼來制止他們的暴行？

答：就是要讓全世界都知道事實眞相，讓全世界來譴責中國現政府。這個政府簡直太腐敗了，太墮落了，太殘暴了，罪惡到了極點。

問：我們打算把我們通電話的所有內容，盡快地告訴這裡的中國同學，訴諸西德輿論。

答：從天安門廣場撤回來的人說：我們根本就不怕了，憤怒已極。當兵的打我們，我們就用瓶了、棍子、磚頭他們，根本想不到怕死。

問：你再往下說。

答：當時，天安門吵成一片，不斷傳來啪啪的槍聲。有一個五點鐘最後離開天安門，他說，後來就像炒豆式的，噠噠噠……就這麼橫掃。其實朝天朝地，就是平射。還有那些當官的，拿着手槍，喊：「上！上！」……

問：明天市民要不要上班？有沒有宣佈甚麼呢？

三人幫比四人幫更反動

李玉

王、江、張、姚「四人幫」，又稱「上海幫」。其鎮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歷史已作了定論：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被打成爲「黑後台」的鄧小平，也一起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平了反，證明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鄧小平曾撰文指出：「前幾天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平反，全國各族人民歡欣鼓舞，大大激發了人民羣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羣衆提了些意見應該允許，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眞眞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態羣。」這是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收集在《鄧小平文選》裡面。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四人幫」殺人也沒有料到，十年之後，他完全背叛了他自己說過的話。或者說，當時講這個話是有意欺騙黨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欺騙全國人民的，以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鄧小平成了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法西斯集團「三人幫」的頭目。他們三人都是四川人，又可稱作「四川幫」。

四人幫在廣場殺人記錄

「四人幫」鎮壓天安門廣場事件，其總指揮是從上海調來的工人民兵頭目馬小六。出動的主要力量是北京工人民兵和北京公安局，動用的武器主要是棍棒。

天安門事件的目擊者徐文立有如下記述：

四月四日夜的流血事件：

「我們快步走到興東西交民巷和通的橫街時，這兒已佈滿了警察和『工人民兵』，號誌成了一道封鎖綫：祇許出，不許進。……

「『我們跑走出警戒綫，警察、『工人民兵』就開始轟我們，一直轟到正陽門下，才停住。這時聽到紀念碑前的噪雜聲，持續很久。……原來是許多人被打，被抓，花圈全部被拉走。一部份拉往郊外，一部份拉進歷史博物館和東南角那座小紅樓的後院裏。最慘的是，許多人仍然閉觀一張『揭貼』（計：即毛批許江青的話），還不十分瞭解自己是於什麼樣的危境之中。這時突然來了一個便衣，讓那位才疏太家要求小聲唸這份『揭貼』的人聽道：『唸啊！唸啊！怎麼不唸了？』那人不語。便衣們便開始按看這個人的頭往紀念碑上撞，其他便衣警察開始打人抓人，不服者反抗者更是被毒打。青年們的血，無辜者的血第一次眞正染紅了紀念碑。」

四月五日的流血事件：

「『四四事件』是『四五事件』的導火綫。四月五日是清明節，羣衆一早來到紀念碑，發現花圈全不見了。於是羣衆要求到這花圈，接着就有人駕汽車、打警察、燒小樓……一輛廣播車不停地播市長吳德的講話，說天安門廣場有極少數反革命份子在煽動，希望大家趕快離開。但沒有人聽他的，廣場越聚越多人，人多數在紀念碑前唱歌、唸詩、交談、獻花圈。晚九時許，廣場四周不斷跑出一隊隊軍隊、軍隊在外圍，『工人民兵』和警察在內層。他們包圍『人民英雄紀念碑』，警察和『工人民兵』揮舞棍棒，於是叫罵聲、慘叫聲不絕於耳。」「我們幾個人站在廣場欄桿以外，警察並不押我們，又讓着體子向中心靠，剛到廣場邊緣，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警察大聲道：『有什麼好看的？還不快走！快走！』他見我們倒退幾步又停下，便發火道：『快走！快走！革命的走，反革命的留下！』這時，一位身穿綠軍裝的退伍軍人模樣的青年接了茬：『好！咱們走，革命的走，反革命的留下！』以挖苦那位留在廣場的警察是反革命。但他話音剛落，便被警察抓回去，尤其是那位五十多歲的老警察，朝這青年臉、腹、一陣兇狠的拳打脚踢，青年倒地。息，朝天倒在地上。那位老警察仍不甘休，一邊用黑皮鞋亂踩這年輕人的腹部、胸部，一邊說：『誰是反革命？我叫你說呀，你說呀！』這野蠻人行兇的一幕，在我腦海裡留下永世不忘的印記。」

「四人幫」在四五事件中到底打死多少人？徐文立沒有說。他能證實的死者只有一位，那就是「四五」之後江青要追查、誣告……他所在鐵路段的張師傅因講過江青壞話，忍受不了「反革命」帽子的污辱而上吊自殺的。

三人幫在京城殺人記錄

鄧、楊、李三人幫爲了鎮壓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在北京市內的三萬多武警、便衣警察及一萬多的北京衛戍部隊仍嫌不夠，還要從各省調集約三十五萬的正規軍雲集北京周圍，把中國最現代化的幾個集團軍都投入了。四人幫鎮壓天安門事件還沒有戒嚴，三人幫則實行戒嚴令。戒嚴部隊的總指揮竟是總參謀長遲浩田上將。整個戰局的指揮則是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家副主席王震上將及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出動幾十萬正規軍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絕對地破世界歷史紀錄。

從徐文立的記述可以看到，「四人幫」殺人主要是靠棍棒打人及皮鞋踢人，沒有記述過槍到有一聲槍響。而鄧小平、楊尚昆、李鵬殺人，則是用坦克車、衝鋒槍、機關槍殺人，全港人幾乎都在電視上的現場錄影看到了。六月六日《明報》報導：據中國紅十字會抽樣統計的資料：協和醫院已收到的死者五十人；復興醫院收死者四十多人，傷者四百多人；首都醫院收死者五人，傷者八十多人；同仁醫院收死者二十人，傷者一百多人；廣安醫院收死者二人，傷者四十多人。北京共五十間醫院。統計死者總數超過二千多人，但不包括天安門廣場內遭屠殺的學生。

天安門廣場又屠殺多少人呢？據六月五日《文滙報》的報導：機關槍掃射二十分鐘，學生推翻坦克往外跑，三千人衝過缺口只剩一千人。也即有二千人死傷在天安門廣場上。（見《天安門廣場大屠殺記——一個倖存大學生的血淚控訴》）

六月六日《文滙報》頭版「本報記者組」寫的特稿則說：「最保守的估計，北京市民、學生以及外地學生，至少已有五、六千人死亡，二萬餘受傷。」

六月七日，又有中國紅十字會的統計，謂死亡人數有七千六百人之數，大學生佔百分之四十。

被明顯、死亡數字還會逐日增加，市傷不治者也將不斷的歸入死亡數字。

動用本國軍隊屠殺本國的和平居民，這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比日本鬼子及德國法西斯還殘忍百倍千倍。尤其這事件又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國際局勢緩和的年代。此外，其鎮壓手段也是極卑鄙的，先後兩次向全世界撒謊，一次是六月六日下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以及戒嚴部隊的張工在中南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袁本宣稱「經西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是：「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人」；一地方上（包括爲非作歹暴徒、暗親皇黨一共傷二千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是近三百人」，還有四百名官兵失踪」。「各個大學死亡的大學生共二十三人」。張工則說：「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左右時，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羣衆，也沒有軋死帆傷一個人。」另一次是六月七日上午，由戒嚴指揮部的指揮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借新華社、中新社、中央電視台等內地八家新聞機構參觀天安門廣場，明明是紀念碑上血淚彈痕累累，最下層的三級石頭台階有約一米長的破損，紀念碑前的宇國的鐵旗桿，有兩根折倒在地，這分明是坦克或裝甲車撞毀的，但指揮官劉存康（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竟睜眼說瞎話，另一軍官也說廣場沒有死一人。如此彌天大謊，大概連戈培爾也自嘆不如了。這也說明鄧、楊、李三人幫，是古今中外最無耻、最黑暗、最反動的勢力。

鄧爲何與楊、李勾結起來

鄧小平與李鵬原是屬於不同權力派系的人物。當一九八〇年九月趙紫陽取代華國鋒擔正國務院總理之後，陳雲、彭眞和鄧穎超就推薦當時已擔任電力工業部長的李鵬爲副總理，但遭鄧小平拒絕。直至八三年六月，鄧、胡、趙體制自覺已非常鞏固，並且有了自己第二、第三、第四梯隊接班人的長遠安排，才與陳雲、彭眞作爲權力交換而吸納李

鵬爲副總理，在當時四位副總理中排行末位——萬里、田紀雲、姚依林、李鵬。

從當時這一排列順序來看，李鵬是不大可能接任總理職位的，就像過去許多副總理一樣——如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陳毅、習仲勳等，一輩子只能任副總理之職。

李鵬是現蘇派，鄧小平也非常倚重李鵬的同升。八五年十二月，李鵬曾以「中國黨政代表團」團長身份，率團訪問捷克、保加利亞和法國，返國時因途經莫斯科而會見了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破冰小平孤住訪問機會狠狠教訓了一頓，指責其未請示中央就會戈氏，使李鵬十分難堪。

可能連鄧小平本人也估計不到，才不到五年時間李鵬就逼止總理之職。不僅如此，還同李鵬、楊尚昆結合起來，向自己的心腹趙紫陽開刀，向一切改革派開刀。實際上，鄧小平是向陳雲和李鵬投降戰慄。或者說，鄧小平已成了野心家楊尚昆、李鵬篡黨篡國的幫兇。

鄧小平之所以落得如此一在於他的封建專制心態特別强烈。他自己與時代脫節，却又硬要年輕一代適應他的思想狀態，要求年輕一代望足適應。但任何有志爲中國現代化出力出智的人，任何比較開明的新一代的領導者，都不可能適應鄧小平的要求。這樣，善於拍馬屁的野心家如李鵬之流，就裝得很聽話而博取到鄧小平的歡心。

三人幫政權的前途

鄧、楊、李集團是徹底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權，遭到全中國青年、工人和知識份子以及全世界華人、華裔人的反對，因此，這個政權是不可能有前途的。執筆到此的時候，電視螢幕上播放出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官的新聞，這是自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後第一次露面。鄧的露面示意着老鄧仍然控制着大局，仍然是中共最高領導人，他親自下令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已取得基本勝利。陪着鄧露面的，幾乎全數老人或都出齊了：楊尚昆、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姚依林、萬里、彭眞等。陳雲沒出面，却有質電。比較年輕的就是李鵬一個，而較年輕又較開明的則一個也沒有。這說明中國這個十一億總人口的大國，是由一小撮老朽在統治的。而且爲了繼續他們的統治權，不惜屠殺近萬最優秀的中國的大學生和青年工人，並且仍然在不斷逮捕著名的中國知識份子。

但正如中國歷史上每次學生運動一樣，反動政府可以把學生運動鎮壓下去，但不用多久這個畢迫人民的反動政府就隨之等台或者滅亡。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的學生運動，鄧小平把他們鎮壓下去了，才不過兩年多的時間，却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這次學生運動發動了全中國和全世界，振奮了全民族精神。全世界所有華人和華裔人士都來支持這次運動，全世界各國政府都在譴責鄧、楊、李鵬政府。可以預見，不出二三年、或者四年，將會有一個比八九年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學生運動，那時鄧小平不知還有沒有力量來鎮壓？（也許屆時老鄧已不在人世。）一極可能的結果是：將導致中共的現行統治制度的滅亡——即「黨專政的滅亡」，波蘭式的改革將產生，也即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多黨並存的政黨政治的產生。

中共的老人黨們，你們實在無須尚與得太早，你們畢竟老了，行將入木了，老年人總是賽不過年輕人的，未來的世界總是屬於年輕人的。你們的雙手沾滿了年輕人的鮮血，歷史是不會寬恕你們的。鄧、楊、李的血債，必須用鮮血償還。

一九八九、六、九、

天安門大屠殺的調查報告

・本報編輯

六月四日的天安門大慘案，是一場引起世界公憤的野蠻屠殺，但是中共當局至今不承認廣場有學生死亡。官方公布的全城學生死亡數字，一次是袁木說的二十三人，一次是陳希同說的三十六人，均與外界報導相差甚大。

追尋大屠殺的確切眞相，成爲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本報爲此特作了一次廣泛的調查，包括訪問曾採訪過學運的記者和在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的目擊者，以及部分報章資料的摘要。

帳篷的同學被壓成肉餅

柴玲（女，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北師大研究生）

侯德健等人與被戒部隊誘判後，同學們決定撤離廣場，但軍線不守信，衝上紀念碑三層台階，把擴播喇叭打成了筛窩狀。同學們以爲軍隊頂多把大家架走，有些同學太疲勞，還在帳篷裏酣睡，但坦克把他們輾成肉餅。

有人說同學死了二百多，有人說整個廣場死了四千多人，我不知道具體數字，但廣場外圍的工人自治會的指揮人員統統死了，至少有二十至三十人。

士兵壓過帳篷後，熄下機衣酒上汽油，把同學的屍體統統燒掉，完後用清水洒地，便地上不留痕迹。

就在我們撤走在長安街上時，一輛坦克追上來，放催淚瓦斯，坦克能同學身上壓過去，許多同學找不到完整的屍首，他們永遠永遠地留在長安街上，永遠回不來了。（根據柴給錄音帶）

那晚死人至少數以千計

晉爾朋希（男，北高聯負責人、北師大學生）

我無法具體地說到底有多少人傷亡，但我可以告訴大家，天安門廣場那天晚上死的人至少數以千計，整個血腥鎮壓之中的北京，說死傷數以萬計，絲毫不過份，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四日大屠殺，許多人在廣場上被法西斯軍隊用槍、木棍打得死去了，就在送我的那輛救護車上，一個同學頭蓋骨打碎了，腹部中彈，肚子還在咕嚕咕嚕冒血，還有一個着幻燈裝的士兵被打傷了。

很多同學被坦克壓死、輾平，壓死在天安門廣場，很多屍體被一堆堆的縫起來。一個師大科學院員，親眼看見，同學的屍體被塑料袋裝起來，堆在一起，放火燒了。清華三個同學手拉手擋坦克，結果三人中彈，死了，坦克從他們身上壓過去。（根據吾爾開希電視講話）

焚屍的白煙連日不斷

蔡秀霞（女，快報記者）

大屠殺開始時，我已從廣場回到了北京飯店，但通宵都沒睡覺。約六點鐘，一位金髮姑娘（路透社記者）一跑來找我，說親眼見大隊軍人從歷史博物館衝出來，不由分說向學生開槍，有人倒下。學生撤退時，軍人也非常狙擊，以槍柄木棍毆打學生，撤退的學生只知後面的隊伍越走越少人。

同時，我收到電話，說廣場上死了兩三千學生，他親眼見坦克將學生壓成肉醬。

清晨的天安門廣場，我看到厚厚的白煙從地面升到天空，直到午夜，都一直在冒烟，軍隊重重駐守，我們看不清是燒甚麼，不過，我們推測是燒屍體，因爲人體有水份，燒時會冒白烟，野火燒烤肉時，煙也是白色的。那兩天，廣場不斷燒東西，也有雪黑煙的，直升機則不斷在廣場升降，我們看不清，估計也是在將殺人罪証運走。

坦克壓死一排跪下求情的學生

亞洲週刊（六月十八日）

之一：二時四十五分，中央電視台公佈戒嚴部隊的最後通牒。二時三十分候德健因戒嚴隊誘判。四時，廣場燈光突然熄滅，軍隊插出清場命令。四時三十分，軍方限半小時全部撤走。四時四十分，學生市民開始撤退，信號彈升起，燈光復明，裝甲車輛向帳篷，開槍射擊紀念碑台階上的學生。四時五十分，撤離廣場四周圍住，軍隊戰鬥東西長安街，廣場的學生向紀念碑靠攏，四時五十五分廣場熄燈，十幾輛坦克開進廣場，壓碎帳篷，軍隊縮小包圍圈，驅趕學生，學生決定和平撤退，一排學生跪下求坦克停步，坦克不理，從人羣身上輾過去。

之二：清場令下後，持衝鋒槍的軍人將廣場四周圍住，軍隊戰鬥東西長安街，廣場的學生向紀念碑靠攏，壓碎帳篷，軍隊縮小包圍圈，驅趕學生，學生決定和平撤退，一排學生跪下求坦克停步，坦克不理，從人羣身上輾過去。

之三：清場令下後，持衝鋒槍的軍人將廣場四周圍住，軍隊戰鬥東西長安街，廣場的學生向紀念碑靠攏，壓碎帳篷，軍隊縮小包圍圈，驅趕學生，學生決定和平撤退，一排學生跪下求坦克停步，坦克不理，從人羣身上輾過去。

外高聯科察隊目睹幾百個熟睡的同學被輾死

廣場喋血（東方日報不知名的作者）

正當我們緩緩撤出的時候，後面警察向地上開槍，用木棒打後面的人，一些女同學被打得血肉模糊，衣衫襤褸，躺死的人都不知多少。廣場上有五十多個大帳篷（每個可住三至五人），一百多個小帳篷，當時有幾百個同學睡在裡面，他們太累了，我們來不及喊他們，幾十輛坦克從他們身上壓過去了，坦克還從打死的人身上壓過去了，坦克從他們身上壓過去。（取材都市周刊）

坦克把幾名學生捲入履帶下面

六月四日五時十五分，廣場上的人已基本撤出，二十一分，場內除少數人外，全部撤到了場外東側的人行道上，學生科察隊殿後，徐徐撤向前門路北的安全帶，軍隊、防暴警察和裝甲車則步步緊逼，氣勢洶洶。有幾部裝甲車在場內橫衝直闖，將地面的帳篷和那少數幾名學生一齊捲入了巨大的履帶下面，其行合人髮指。場內人員撤到安全地帶後，十多輛裝甲車，配合軍隊又向南衝來，軍隊開始射擊。

文滙報記者（男）

內部承認廣場有死人

當天我在廣場，但沒有留到最後。但我相信清場殺了人的，多位目擊者的證詞不約而同，我們做新聞，有三個不同來源的消息相同，就可以報導。天安門屠殺可止三個來源？

官方說法矛盾，也是一個旁證，袁木和張工說法不一樣，日本記者的照片（見本期邑頁）出來後，袁木又說要調查。紀念碑台階上有不少彈孔，是開槍的證明。據說，大陸內部有傳達，說廣場死人有的，但沒有外界傳的那樣多。

聽說西德有片子拍到大屠殺。中國軍方一定拍得有實況，等到內部矛盾暴露時，他們就會以此爲證據攻擊對方，那時就可能眞相大白，否則，可能永遠不知道。

南華早報記者（男）

槍聲不斷而且密集

我估計的把死亡人數是三千人，廣場一千多人。當然，沒有確實證據。廣場上殺人的時間在六月四日四點半至五點半之間，當時，能作見證者，多是文字記者，故照片難見到。我在廣場採訪至兩點鐘，返回北京飯店，但通宵都在觀望廣場，四點至五點廣場上槍聲不斷，且很密集。爲甚麼要在廣場殺那麼多人？一是當局已決心要用一次屠殺來證明它的權威，以威脅鬧事者，嚇他們不再鬧；二是軍人一路殺進來，已失去理智、心情緊張，可以隨便開槍殺人。

上千具屍體如何處理？我相信一部分是當場燒掉，一部分運走。

英文虎報的前記者（女）

柴玲講的情況沒錯

我認爲柴玲講的帳篷中有些學生睡覺是可能的。我是五月底回到香港的。在北京採訪時已知道學生已不止一日處於緊張狀態，戒嚴令下之後，隨時準備軍隊衝進廣場，因此，他們已習慣於在吵鬧中入睡，六月一日以後，晚晚都有歌情，但誰都不知道甚麼時候會眞的「狼來了」。

有人問如果學生早撤了，這場屠殺是否可以避免？我認爲不可以，因爲當局已定了方針，你二十八日撤，他也要在二十七日來一次「清場」，殺幾個人顯顯權威。

劉賓雁（中國作家、記者）

廣場死人不會超過幾百人

天安門大屠殺的人數，我是根據報導得出的，我相信今而的死亡數在二千六百人至三千人之間，廣場上死人不會超過幾百名。很多報紙都報導了軍隊在廣場上架設機槍，射殺了不少人。我知道南開大學就死了幾十人。

集體屠殺幾百人，屍體如何處理？不排除焚屍的可能。紐約時報克里斯多夫的報導，我已留意到。沒有殺人是不可能的。只要殺了人，具體數字並不是很重要的。

（信報，六月五日）

軍隊一邊殺人一邊狂笑

來自北京的可靠消息來源說，六月四日解放軍坦克、裝甲車衝進天安門廣場後，成批的學生在帳篷中被輾死。師北師大就有一千人遇害、北大至少一百人遇害。廣場靜坐的外地學生幾乎全部遇害，約幾千人。目擊者說，解放軍已完全殺紅了眼，見人就殺。內行人表示，這些士兵像是服了某種藥物，神情瘋狂，兩眼通紅，一邊殺人，一邊狂笑。

消息人士說，四日凌晨到黃昏整整十多個小時，廣場黃烟滾滾，解放軍就地燒毀了幾千具屍體和帳篷等雜物。

美國駐北京研究人員（女）

估計廣場死人不多

我大約在四號凌晨五點左右，和學生們一道撤退的，當時，並沒有見到大隊軍人和坦克進入廣場，我可以說，學生都撤走了，沒有留下，其他人是否留下，我沒有看到，有的話也不多。至於我走後，是否又有人潰來就槍殺，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從木樨地到天安門這一路是死了不少人。撤離廣場之後，也有槍擊學生隊伍的。我從復興、協和等三家醫院得到的死亡人數達五、六百人。

我聽說，好像本隊接到過命令，進軍路上可以不惜手段，但到了廣場不准胡學生開槍。柴玲說帳篷中有人睡覺，這我不信。當時那樣吵鬧，怎麼可能還有那樣多人在帳篷中安睡？



劉忠繼（台視記者）

徐宗懋在撤退時被打傷

兩點五十分，部隊陸續進入天安門廣場，部隊解決了圍在自由女神旁的自治工聯的工人，近一千人被槍擊倒在地，坦克開進五輛平道一部分，死狀極慘。然後，侯德建、王丹、李錄跟戒嚴指揮官談判，學生決定撤退。

當時約有三千人，沿東南角一個小出口退出，走得不快，有些人不願撤。五點半槍擊大作，學生幹部後來向我証實，時間未到，部隊就開槍射殺後面的人，不願走和走得慢的學生，太多被殺了。

東南角的武警部隊再用鐵鍬追打撤退的人羣，有五六百人躺下，徐宗懋就是在這時被打傷的。（取材新新聞週刊）

李廷勇（華視記者）

一百五十人敢死隊被槍殺

四日凌晨，我們看到裝甲車開到廣場，預感到有大事發生，跑到公共廁所頂靜觀其變，不久，數以萬計的軍隊向廣場湧進，佔領了廣場四周，形成包圍。凌晨四點左右，廣場燈突然熄滅，軍隊的喊殺聲克開動，堅死了很多帳篷中的學生。民主女神像被推倒，軍隊通向紀念碑四週。還有一百五十名學生組成的敢死隊誓言絕不撤退，他們遭機槍掃射，死得很慘。五六千軍隊繼續往南推進，我們不得不從廁所頂下來，從廁所往外看，軍隊見人就開槍。槍聲稍停時，我們撤退，躲進一間民房，將近四十個小時後才出來。（取材新新聞週刊）

陳若曦（女，美國華裔作家）

熊玠受楊尚昆之託當說客

熊玠新聞不得人心，朋友來電切齒之聲可以割耳。

許多目擊証明，這是一場先鎮後暴的悲劇，熊玠弄錯了一天時間，他說的是六月三日所見。熊玠六月四日凌晨曙城時分，根本不在北京飯店，而是在美國大使李潔明家裏。據說熊玠受楊尚昆之託，於屠城之六月三日午夜至四日凌晨「…直在使館傳話當說客」，因此，屠城之時，他應該告辭大使館，坐在楊尚昆家中。

熊玠與楊尚昆的親密友誼，美國華人圈子盡人皆知，我要抗議的是熊玠屠城不在場就不該捏造，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尼·克里斯托夫（紐約時報駐北京主任）

紀念碑下殺人無確切證據

我和許多目擊者看到軍隊在長安街和天安門附近開槍殺人，但沒有確切証據顯示軍隊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學生開槍。歷史博物館上架了機槍，我也未見到。

但各目擊者都不能肯定廣場中央沒有任何人被殺。可能仍有一些工人和學生留下，但不會多於數十人，也可能有人留在帳篷裏被輾死，但數目也不會多。

熊玠（男，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暴民先殺解放軍造成慘案

六月三日、四日在北京飯店。三日深夜，看見街上人山人海，軍人向天安門跑，便回到飯店，上十五樓觀察，見軍人被路人數住追打，聽說向軍隊扔石頭的是勞改犯和暴徒。

四日晨四、五點左右我看到警衆和軍車衝突，開始軍人忍讓，後來被暴民襲擊打死，才開槍掃射人羣。我在飯店看不到廣場的行爲，問了不少留在飯店的記者，關於廣場傷亡的消息，都是來自學生的電話。而官方宣傳只說軍人的死傷，軍車被燒和外界報導相去太遠。

六月十三日美洲中報頭條報導熊玠教授目擊天安門事件，大標題是「暴民先殺解放軍，遂擊造成大血案」。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八九年六月五日）

清場不用半小時，學生無死亡

六月四日一時半戒嚴部隊宣佈「首都今晚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三時左右學生代表表示願意撤退，四時半宣佈清場，五時左右，數千名學生離開廣場，少數學生堅持不走，武警戰士強制他們離開，五時半清場完畢，靜坐學生沒有死一人。

大屠殺之後

——記六月四日之所見所聞

■林東生

人民廣場變屠場

六月三日晚上十時，我離開天安門廣場。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決定；但也是我婚影生涯中最大的損失，我避過了這晚的血腥大屠殺。

六月三日下午，我拍攝新華門的衝突，吸進了一些催淚瓦斯，一直頭痛和非常疲倦；加上當夜天安門熱鬧和平，聚集的人羣接近百萬，我判斷共軍不會強行進城，因爲市民已經再次警惕起來，如強行進城，必定有傷亡。我想當局不敢這樣做，所以決定回旅館休息。

現在回想起來，眞是幸運。

六月四日上午七時許，我特約的計程車司機氣急敗壞的推門進來，神色倉皇的說：「不要去了！天安門的學生出事了。昨夜部隊開槍，打死了許多人。」

聽聞此語，我並不大愛，我說一定要去看一看，司機推說沒有開車來。結果我坐在他的自行車尾部出發。

那朝天色陰暗，街上車輛冷落，車輛幾乎絕跡，只有稀疏的自行車穿梭於灰色的街道上。出門不久，看見一個婦人在路邊痛哭，她身旁豎起的「護衛安定團結」的標語被踐踏，我心中一沉，知道已發生嚴重事故。

沿途都見行人三三兩兩，交頭接耳，顯然在傳播一些重要事情，來到王府井大街的百貨大樓門前，司機不肯再走，我決定步行前往，這時我看見一羣手持木棒的大漢，似曾登上一輛旅遊巴士，不知是甚麼人，司機說：「這都是使衣公安，正在撤走。」

我沿王府井大街向南走，不到十分鐘，就來到東長安街口，看見幾輛被燒毀的巴士，有些還在燃燒，其中一輛車身上寫着：廣場人民的屠場！血債！血債。

這一帶的人羣，明顯較昨日大量減少，看着鄰近的北京飯店，全部閘門都關起，無人進出，慣常在門口兜生意的計程車司機，一個也看不見。我踏着碎石破玻璃，沿東長安街往西行，來到南池子街口，就不敢再往前走，因爲這裡是最前線了；朝天安門那邊望去，約一百公尺之遙，密密麻麻的，黑壓壓的，一字型的排列了一羣軍人，一律戴鋼盔，有些手持木棒，有些手持衝鋒槍，背後還有幾輛坦克，上面也擠滿了軍人。雖然隔得很遠，仍覺殺氣騰騰。

羣衆怒罵廿七軍是畜牲

這是二十七軍，拍吧。身旁一男子輕聲對我說。我聽到槍聲，顯然曾盧亂槍掃射。光天化日，限制開槍殺人。這是甚麼世界！

爲安全計，我決定離開。回程不斷聽到市民的耳語，大致知道昨夜大屠殺的概況，心中悲憤莫名。這一個上午，我所看見的，我所聽見的，我簡直無法相信是眞的，我是否活在一個惡夢當中。

「他們連血車都封鎖，不讓輸血救人，你們最好到醫院去，看看是否需要捐血。」一個騎車的青年對羣衆說。

「一家三口都給打死了，眞可憐！」

「新華門那邊，打死了一個孕婦。」

「士兵殺人後還哭呵呵呢？好像傻子一樣。」

「他們用刺刀把小孩子挑上空中，還在狂笑呢，眞像南京大屠殺。」

這些恐怖的說話，聽得我毛骨悚然。我的心一直往下沉。我趕忙僱了輛三輪車，返回旅館。

看電視，不斷播出戒嚴部隊緊急通告，內容已記不清，只記得一句：「所謂血洗天安門，全屬謠言。」眞是不打自招。

聽到吾爾開希消息

在旅館呆呆的過了兩個小時，情緒稍定，我再步到街上，旅館位於安定門區，這裡非軍隊進軍路線，一向平靜無事。這時下午四時左右，天正下雨，天色昏黑，行人絕跡，偶爾幾輛救傷車疾馳而過，平日熱鬧非常的京城，如今一片慘雲愁霧，籠罩在恐怖悲慘的氣氛中。

我看見一間商店門口，幾個人在竊竊私語。於是趨前詢問右其慘消息。誰知一人反問：「你不要多事，甚麼地方也別去，快回家。」我看他一面憂疑驚恐，唯有離開。

大雨在黃昏時停了，路人漸多。我來到安定門大橋，但是許多市民東一堆、西一團的，交頭接耳，料想一定在談論天安門事件，所以湊前聆聽。

其中一個廿來歲的女孩子說：「我昨夜一點多鐘才離開天安門廣場，那時已子彈橫飛，都是伏在地上爬出來的。」

「學生死的很多，太可憐了。」

「有些女學生跪下向軍人求情，也給他們用刺刀挑死。」

「吾爾開希也死了嗎？」一個少女問。

「吾爾開希也死了，是給七兵用刺刀挑死的。」

「料！這種能幹的孩子也死了，太可惜哟！」許多人掉下眼淚。（編按：吾爾開希是否死了未經證實。）

我不忍再聽下去，含淚而回。

這一夜，在惡夢中度過，感情上仍然無法接受大屠殺的事實。

學生不怕死勇敢抗軍警

好不容易捱到天明。我僱了一輛三輪車，到海淀區去找朋友。路上幾乎沒有任何機動車輛，三輪車幾乎成了唯一交通公具。海淀區是大學區，沿途看見幾間大學，例如中央民族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都在大門口上掛了一個巨型的黑字，民族學院更豎起一幅標語：向大屠殺死難的烈士致哀！沿途看見一些大學生，臂上都繫了黑布，有些則掛了白花。大學區完全沉浸在一片哀傷中。

朋友住在北京大學附近，那房子住了三個大學生，都是我認識的，他們都有參與學運，我很担心其安全。結果三個人中兩人失踪，剩下那一個受了傷。他說：「我是最後抬出來的一批，我也不知怎樣活過來。我親眼看見裝甲車壓死十多個同學，我氣得瘋了，我用磚頭扔那車，車子衝過來我也不跑，當時我也不打算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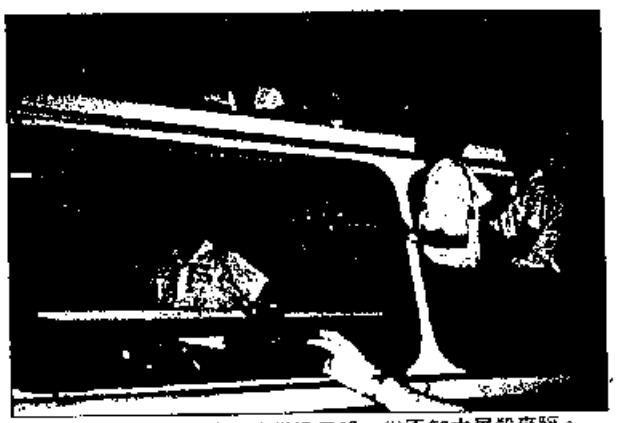
「他們不但開槍，還放毒瓦斯，不是催淚瓦斯，那煙是黃色的，其中一個打到我身旁，我給嗆又嚇回去。」

我看着這個來自山東的大學生，毫不畏死的樣子，難怪說爲甚麼多慷慨悲歌之士，北方大學生特別勇敢。但我仍勸他別再作無謂犧牲。

朋友說這一帶很危險，聽說軍隊馬上要開進大學，許多大學生都已疏散。朋友一家五口，有老有嫩，每人都一面恐懼之色。他的女兒還在幼中學。她說勉強上了半天課，就停學了，老師都沒有心情。中小學大都停課了。朋友說：我不會讓女兒考大學。

有人問我：聯合國能夠幫助我們嗎？我低頭不答，心想：聯合國有什麼用？

朋友紛紛勸我趕快離開北京，這時我也開始恐懼起來，於是匆匆告別這家人。我當然可以離開，但北京幾百萬善良的老百姓，以後的日子怎過呢？惶惶不可終日，對未來感到絕望，無奈又悵然，我心如刀割，帶着無盡的悲哀，踏上逃亡之路。◎



■六月三日黃昏學生坐巴士遊行慶祝，尚不知大屠殺來臨。





在北京，那血腥的日子

本刊特約記者　莫利人

五月二十五日　北京被戒嚴進入第六天了，市民生活秩序被破壞。廣場上的學生在是否撤出廣場的問題上仍有爭論，但絕大多數學生仍未減少。下午數以萬計的知識界人士、大專院校師生及外地大中專學生上街遊行，連中共中央警衛的人士也上了街。

來京的這些日子，我當地新聞界人士混得很熟。一名記者說，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以前是和李鵬同一電業系統的，有李鵬靠山，就有他的官做，而且可以越做越大，怎這等的上下級只能是皆官。由廣場回旅館的路上，一名工人說：楊尚昆定大軍圍，部小平是大盜棍，李鵬是白癡。他們控制了所有傳媒，但有什麼用？得川資算機撤傳單來宣傳他的講話，共產黨成了地下黨了！北京市民不怕這些流氓政府，完講話，不放對話，不聽人心！

五月二十六日　戒嚴進入第七天，廣場北端的公共汽車和大型車輛已基本撤出廣場周圍，設人運營。這是近來交通秩序最好的一天。

廣場上依然旗幟林立，靜坐的學生已明顯地減少，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滿目都是竹竿、塑料布支起的簡陋帳篷和周圍予、被單、棧墊搭起的窩棚。

廣場上大部分是外地來的學生，中午時分，烈日當頭，為了躲避陽光，他們擠在「旗桿」下面，橫躺豎臥，抗渴、潮濕、難以排放糞水、衣物、鞋襪，還有變食品的餿臭。一輛平板車上放著兩桶綠豆湯，廣場南側不少學生向它跑去。

我手裡握有王丹等指揮部簽署的特別通行證，經過學生糾察人員手拉手的一道又一道的防護線，到達紀念碑前和總指揮部基本困難。得知「北高聯」發起八大藝術院校聯合行動，將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一個類似美國一自由女神」的「民主之神」的塑像。中央美院學生答應製作，高聯已派人將泡沫塑料運去美院，所有費用約八千元。他們初步決定塑像能在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兩天在廣場上豎立，然後拆除運往別處，由此讓學生結束部署，並撤離廣場。

五月二十七日　外地大學生仍源源進京，但外資和華僑與旅館地在各地退去進京的機票、旅二十四日退票驗客就達一千九百二十四人。

陳雲支持召開中顧委會，提出停止動亂，將採取果斷措施，學生的堅持將更艱苦。

五月三十日　昨晚首都體育場上聚集了按內外三百多人，其中一百多人帶著特別行動隊的旗幟，以兩大三角形製成完下的「民主之神」塑像放在平板車上，推到廣場後面搭設在廣場中央、孫中山像的北面，上午搭設完工，中午廣場舉行了揭幕儀式。

六月一日　中共外交部舉行新聞發佈會，台上再次宣佈限制港、澳、台、外國記者在京的採訪活動，但廣場和大會堂周圍、新華門前仍有很多記者在採訪拍照。民衆、學生積極提供消息。

六月三日　據記者小姐來電，昨晚有不少軍人脫了軍裝，欲闖天安門，被百姓截到光明日報社。這些化了裝的部隊潛有藏刀、尖刀、鋼絲鉗和喊話，讓民衆一眼認出來，民衆與他們口角不斷。

長安大廈有萬人圍觀，根本過不去。

六月四日　昨天深夜開始，部隊血洗天安門廣場。所有進入天安門，二十軍及十五軍（空軍）都有人進入廣場。因血洗天安門時不在廣場，今天我找了很多人採訪。和小姐去木樨地，看到大批軍人，有到南難鮮血，部隊比平日向前移了二百餘擒了。

人們在質疑，二十八軍裝甲部隊爲何乘車而去？是統計嗎？難道是有意讓民衆燒車，以便加上「暴徒」之罪？有人分析，二十八軍和二十七軍不一樣，確實沒有動武的準備，在向天安門進發時，遇到暴衆攔阻，考慮實際狀況，棄車而去。但也有人肯定地說：二十八軍也殺了人。爲了血洗天安門廣場，中央十位老人憂了事，在瀋陽軍區中調了三十九、四十軍中的一部分來京。

六月五日　記者和小姐等去政法大學，採學校老師介紹，他們搶回了五具屍體，經辨認，兩具是他們學校的學生。

一具變了形的血肉模糊的屍體，停在主樓大廈上，屍體曾被槍擊中，還被車輪碾過，他穿着淺色夾克衫。學校周圍的居民，三三兩兩到校來認屍。主樓大廈上下兩層的輓聯是：

> 哀　　血債血還銘心刻骨
> 者　　
> 誰　　慘絕人寰千古奇冤
> 死　　
> 爲





去機場主樓學院，他們將拍到的死者照片放大，印成傳單張貼在牆上。一名九歲的女孩被打死後躺在醫院的手推車上，一個青年倒臥在血泊和被輾扁的自行車等物上……

晚上我噩夢驚醒。

六月六日　軍民對峙局面仍極緊張，為了兩個小姐上街。很幸運小用騎自行車，又又路我們找了一輛小型車。在車上我拍下人們以白被單寫的一段死亡誓詞，楊尚昆一等的橫幅，屠殺事在馬路電線桿上。拍了崇文門一帶燒毀的自行車、公共汽車、那堂等照片。

崇文門這兒仍戒備森嚴，停着八輛滿載着軍人的車子，軍車下是頭戴鋼盔、手拿衝鋒槍的解放軍。幾十個穿着白衣的武警，他們騎了幾天，今天出場了。他們在和着軍人對路人呼喝：「快走！好好走沒事！一直升飛機在天上來回盤旋，沒有一家商店開門，連空氣也充滿着血腥味。

「沒子彈，不會開槍。」有的戰士遺了扁，將領

「六五」「六六」北京街頭見聞

點滴的見聞，滙集起來就是珍貴的證據！

口光魯

自六月四日後，大部份港澳駐京記者都撤了，我還是留下了。天安門四周都在軍人的包圍中，這些範圍內的大酒店全部停了，整個飯店大樓就我一個人住。

記者小姬幾乎天天來陪我，今天他去報館接到一民衆來電：下午東城在軍事博物館的二十八軍和二十七軍發生了激烈的巷戰。軍事博物館的南側是剛剛建的白色大樓，二十七軍的坦克從六部口、本府地向二十八軍壓過，要接他們進城，二十八軍就沒接到任務，不願動。二十七軍估計了自己，監視二十八軍，雙方發生摩擦，槍幹響了很久。這位來電的民衆就住在該地附近。但晚上電視新聞說，一些「暴徒」在白塔寺和解放軍對抗。官方的解釋能讓人信嗎？

電視裡播出衷本早行記者招待會，衷稱人學生死亡人數二十三名，解放軍、市民死亡人數三百多，四百餘人失蹤，受傷軍警兩千，受傷的官兵五千。衷本在電視上神態緊張。

六月七日　長途電話根本打不通，小姬等也沒來，好害怕！小敢去大街上，只在旅館附近散步小街上走走。只見有人的地方談的都是誰死了，誰失踪了，這些軍隊如何「血洗天安門」廣場。沒有交通車，整個城市都似乎毀了。晚上近八點，小姬等送來他們報社的報紙，現在報印了沒人送，等於印了給自己報社裡的人看。北京市委直接控制了北京日報，怪不得該報在保衛李鵬上立了功！

今天又發佈了第八號通告，明確表示要清洗和抓人了。小姬說，早上國家建設局招待所的一位女士向報社打電話說：她招待所來了兩個由齊齊哈爾出國剛到達北京的客人。他們去到北京站口，打算搭車去天安門，這時坦克車、軍車來了，他們非常小心地等車通過，車過完了，他們過馬路，這時最後一輛軍車上的軍人先朝天開了幾槍，然後對這兩個齊齊哈爾人掃射，一個當場中了一槍，另一個上身和腿上各中了一槍。他們被送進協和醫院，並告訴大家，一位同過馬路的女市民同時中槍，但她被打死了。

這是六月七日北京城裡的又一筆血債。

六月八日　今天，北大學生領袖和幾名記者來看我，都勸我早些離京。我有預訂的六月十一日飛港的機票，但航空公司根本沒人辦公，無法訂位。有人非常同情我，幫我出了一張洽談業務的証明，再由小姬的好友幫助搞到一張明天由京飛廣州的機票。

六月九日　一早小姬他們就來了，沒有出租汽車，他們幫我叫了一輛三輪車，而他們則騎著自行車在後邊跟著。在前往機場民航班車的路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的全是頭戴鋼盔、手拿衝鋒槍的解放軍。天安門前不能過，只能拐道而行。

內心無限痛楚，我是可以離開這魔窟了，但這些可愛的朋友們呢？我捨不得他們。



公安阿叱記者採訪

六月五日凌晨，北京街頭仍不時傳來槍聲，上午十時，直升飛機不斷從市區上空向廣場飛去，氣氛很緊張，大多數職工不敢上班，有些青年勇敢騎車上班，有的騎車帶著親屬回家。十一時建國門立交橋上，二輛軍用卡車，被坦克撞壞，有一市民被壓，自行車壓毀，橋下有十幾輛軍車和兵士守着。

下午五時見王府井大街無一商店被砸搶，使館區很平靜。然而在公安部門前的封鎖線邊，有些市民向軍隊抗議，一名市民被子彈從額頭穿過，周圍的市民立即將其抬到王府井附近的醫院，但已不治。在國安部門前有許多被憋不住的士兵，院內有許多陽具。從廣場大廣播中傳來軍隊廣播員的講話聲：「希望市民不要有過激舉動，我們也不想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之後見廣場軍隊在換崗。

五時半，從廣場下來的大約三四個排的士兵組成方隊向永定門方向走去，每到路口不時向空放槍警告，隊陣的士兵不時回身觀望，向尾隨下班的人們上空放槍。行到虎坊橋虎坊路地帶時，兩旁的市民向士兵怒罵，有些市民向前跑去，被這些士兵開槍鎮壓，有位拉平板車的老人被打死，一些人受傷。據悉這些士兵是追攻天安門廣場下來的二十七軍。

晚十時——十二時不時有槍聲響起，十二時半槍聲大作，有一些有武裝的市民與軍隊交火。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向西增援。在東郊化工路方向也響起密集槍聲。據悉，化工學校的學生奪了軍隊武器與軍隊發生衝突。

六月六日，在復興路橋頭有十多輛坦克及三十多輛軍車前天被憤怒的市民、學生擄毀，堵在橋頭，有些被繳索捆住，連成整體，形成堡壘。往西看去，長達千米的被毀車隊如同打了一場殲擊戰，有些仍在冒煙，許多人在照相觀看。據悉士兵在前天衝突中也有傷亡。在橋下有座街頭綢頭女性雕像，雙臂舉向天空。臂纏黑紗，腰間白帶來回飄動，基座布滿了鮮花，有個靚影寫着「含淚飲泣，爲死難的大學生、市民、士兵、默哀！」基座上立着一架被卸下的機槍。基座上有些被打穿的槍眼，許多人在圍觀默哀。幾暴眼和平，悲痛與浪漫複雜的交織在一起。

在復興門，又一名抗議的大學生被槍打死，他臂上帶着黑紗，身上臉上被過路的市民用路邊的花草蓋着，由板車拉着，二名男敎的女記者將其護送往醫院，盼能搶救。她們一邊走，一邊告誡路人：「大家不要圍觀，大家知道就行了，不然他們又要開槍了！」在她們身後長隊的騎車人跟在後面，爲死去的大學生送行。悲壯啊，偉大的人民！多難啊，人民的首都！是誰造成了這樣的慘劇！歷史你應該回答！

屠城五日記

毛孟靜

六月四日　星期日

在飛機上，看窗外下面一大片好江山，想起郭蘭英唱的《我的祖國》：「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鼻子一酸，眼淚流了一臉。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

電訊說，自昨夜開始，軍隊破關天安門，有坦克，有裝甲車，起碼已死了四十多人。

奇在散德機場買的文滙、大公報，文滙全黑印刷。標題說，《建國四十周年，京華竟現大慘劇》。李子涌在頭版刊登署名文章，題《北京縣屠勒馬》。自《痛心疾首》社論以來，一直親共的文滙報表現了廣大的愛民風骨。

大公報說，死傷人數遽予。「市民滿腹疑問，究竟誰是人民的罪人」。

「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王顧問。

飛機降落溫哥華後，旅客紛紛起來拿手提行李。前排的一個英國人說，通常這是飛船最吵雜的時候，第一次經歷如此的安靜無聲。

過關時，海關人員敬起我帶來的香港報紙。他們是留著自看罷。翻讀地瞧，若果能們細細地檢查，可能認定人公，文滙更「反動」。

計程車司機說路都給堵了，去不了市中心。在機場的公路上，路旁放了一輛輛連綿不絕的軍車。有軍人在抽烟，有躺在地下睡覺的。司機忽然伸頭出車外，緊急的向一個年輕軍人大叫：「你們殺了兩萬多人，回家去罷！」

殺了兩萬多人？「是呀，他們亂開槍，坦克輾人潮。昨晚我在西單，街上都是屍體，一地的血。」

女服務員爭看香港報紙

酒店的櫃面上女孩子爭相看香港報紙。部說：「下萬別到天安門去，路都給封了，他們不管你是否遊客，格殺勿論。」

原預備自酒店走路到友人處，結果找遍三輪車。司機開高價，說「這是冒生命危險的」。同意。

北京究竟怎麼了？不是說不會武力鎮壓、不會秋後算賬麼？是發生了內戰麼？

胃翻騰，想吐。

在友人處，突見窗外街上的人紛紛倉惶走避。原來有三十多部車車開過。人民竟然這麼的人民子弟兵！

為什麼不是派出一般的防暴警察？為什麼出動到國防部隊對付自己的人民？為什麼不只是用能源彈和警棍，而是從迫克、裝甲車開火？

計程車司機用「卑鄙」總括了當今政權。

雲一直很低，下午來一場大驟雨，該可沖掉了一些血跡。黃昏時竟又有夕陽斜照。

北京仍是，世的灰濛濛。街上仍有自行車。人們說，血流天安門啦。沒要四周一片死寂，昨晚的叫囂狂亂已成歷史，偶爾仍有零星的槍聲和聽來似炮聲的爆響劃過夜空。

你這次時間來錯了

六月五日　星期一

清早聽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國人民書，說若不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全國就會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沒有計程車，又得坐三輪車。每有車隊開過，就跳下車躲在樹後或燈柱後。一個市民問：「你是遊客嗎？怕嗎？你這次時間來錯了。下次再來，北京會好玩點。」

是嗎？流著中國人的血，我可以再以外來遊客心態遊故宮、長城嗎？

自小在基本上安定的社會長大，五今未明白動步槍、輕機槍與衝鋒槍的分別。

電視說，「血洗天安門」屬謠言。說血腥鎮壓「得到廣大人民的理解支持」，說「一小撮打、砸、搶、殺的暴徒，謀殺綁架士兵，而在場的絕大一也有人死亡」。

兇長的錦道不能其頓地摧毀組織，暴露，真相」。

只有疏落的自行車

六月六日　星期二

在友人處接電話，線路雜亂無比，模糊中只聽到一出事了」、「作反了」。對慌半分鐘才明白是「廚師」打架的，他解釋他是「做飯的」。沒有報紙，沒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什麼都沒有。雖電是鎮壓或不肯報，或四處仍有路障派不了。兩軍社。雖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暴力，就是與外地聯絡有點困難。」

坐三輪車，在街上已再無戰慄的感覺，人竟這麼容易習慣環境。又下大驟雨，三輪車有膠布蓬者，偏得頭昏。撤開膠布，匆匆外望，只有疏落的自行車在路上走，沒有公共汽車，沒有行人。

晚上看電視，說部小平未死。軍部亦出來為內戰之說闢謠，說二十七軍與三十八軍並未衝突。最疼人的，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法大安門廣場上，無一人喪死或壓傷。

外國人開始「大逃亡」

六月七日　星期三

西站門外一條長長的坦克車車隊，路過時不時向天開搶。躲在燈柱後。一市民說，物價現在很貴，「黃瓜以前六毛錢，昨天買一塊二。肉價？根本買不着肉，沒有價。」

坐三輪車，在後街遇到一輛裝甲車，在後電視隊在樹蔭後一條街」。抵友人住處門外外國人住宅區，方知軍隊向這方開火。未幾特隊的解放軍包圍終無。對方答曰：無法幫忙。勸我緊記低頭，遠離窗戶。已離去，並不真正害怕。

終有幸得闖法國大使館的保護重隊離去。

官方後來說，有狙擊手由使館區向軍隊「打黑槍」。

在酒店遇烏干達使節太太，驚魂甫定地帶着五個兩歲到十五歲的孩子，說他們在建國門外八樓的家被玻璃窗給子彈打碎。

外國人開始「大逃亡」。原因是社論經調一如其手下所為。「他們都放了，我為何不可？」

友人的笑話是：學生領袖因反革命罪名被判監二十年。被告不服，向法官說，反革命罪最高刑期不過十年，我只參加了示威，嚷了「李鵬王八」的口號。法官答，多出來的十年是判在「洩露國家機密」。

問酒保，國家為何會變成這樣。他答：「領導人都病了，神經病。」

驚驚這種共產品味

六月八日　星期四

收拾那麼一丁點兒行李，再某下去無什麼意思，又搖不得離開歷史。

早上看見情侶結伴踩腳踏車，亦有若無其事叼着香烟的行人走過。

英外交官差點沒在電話上破口大駡：究竟現在是誰在主宰中國！

晚上李鵬終於上電視，向戒嚴部隊大聲吼叫：「我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

電視上有脖子用繩子掛在巴士窗口被燒得通黑蜷曲的士兵屍體畫面。驚驚這種共產品味。

日報社論，使吵着要出獄。原因是社論經調一如

領導人都病了，神經病

電視說軍用直升機運送眼鏡蛇與鋼盔，給在場保護北京人民的子弟兵。

昨天看滿了資本在中央電視台上的一幕表演。或到國際制裁，他拍案子色厲內荏地說：「我們不怕……我們都會頂過去。」

毛澤東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大使館保護方勵之點開放改革，現在是外國人不來叩門。

晚，與友人聊天，交換笑話。我說前陣子從文滙報介紹的，說江青在獄中分到陌，二六人民日報社論，使吵着要出獄。原因是社論經調一如其手下所為。「他們都放了，我為何不可？」

友人的笑話是：學生領袖因反革命罪名被判監二十年。被告不服，向法官說，反革命罪最高刑期不過十年，我只參加了示威，嚷了「李鵬王八」的口號。法官答，多出來的十年是判在「洩露國家機密」。

問酒保，國家為何會變成這樣。他答：「領導人都病了，神經病。」

驚驚這種共產品味

六月八日　星期四

收拾那麼一丁點兒行李，再某下去無什麼意思，又搖不得離開歷史。

早上看見情侶結伴踩腳踏車，亦有若無其事叼着香烟的行人走過。

英外交官差點沒在電話上破口大駡：究竟現在是誰在主宰中國！

晚上李鵬終於上電視，向戒嚴部隊大聲吼叫：「我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

電視上有脖子用繩子掛在巴士窗口被燒得通黑蜷曲的士兵屍體畫面。驚驚這種共產品味。

我強烈感到自己是中國人

六月九日　星期五

人民日報在頭版點名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李卓人，說他承認支持非法工人學生組織，受「教育」後已被釋放。

去機場，有幸乘坐意大利使館的包機回港。

手持英國護照，一度受法國政府保護，由意大利政府安全撤退。只是，我從未如此強烈感覺自己是中國人。



北京街頭和現實不相稱的口號

血洗京華風雲錄

（採訪外記）

■黎加路

前言：這個多月中國首都北京爆發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北京市民以至全國部份地區由支持聲援，到主動介入參與，及後當局採取血腥暴力鎮壓，血洗天安門以至接踵下來的屠城行動，震撼了舉國上下，亦令世人齒冷。

記者自四月底一直留在北京，注視事態發展及採訪報道。

記者看見一幕又一幕悲壯哀歌，他們曾經熱血沸騰，羣情洶湧，對國家抱著殷切期望，他們以血鑄造歷史，歷史在這裡鞏固。

記者嘗試通過所見所思，爲他們作見證，向千千萬萬傷亡受迫害的中國人致最大敬意。

愛國逃亡

我回來的晚上，深夜致電他，他說情況很危急，是時候行動了。後天吧。他問我明白嗎？我答明白。

今天凌晨我又掛電話，沒人接，然後又不通，很担心，出事了。

今早他的家人說：他出去了，很快和你見面，又問情況嗎？

他終於離開北京城，像數以千萬計的愛國學生，支持民運的人士。

離開他們曾經滿懷希望的國上，南下尋找藏身之所，避開血腥的政治大搜捕。

早一段，國家不濟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政治低氣壓籠罩整個首都，他常提戲說：「太無聊思，死了算，死了算。」

我正色說：「死了不算數，活着可貴過。」

不幸言中，該死的沒有死，不該死的像骨牌般一個又一個倒下。

他像千千萬萬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在這個民主運動中，毫不猶豫的捲進去，爲這偉大事業肌把動。

生在軍隊家庭，家教本來很嚴，但他的姊姊、姊夫本來不理政治，也晝伏夜出的到各大路口，搭忙設路障堵車。

他的一個朋友更從部隊溜回北京，就是爲了看事態發展，看看可以幫忙什麼。

四月二十二日，數以十萬計學生靜坐天安門廣場，要求見李鵬，要求常委胡耀邦，情況一度混亂，他爲了營救一名被憤怒羣衆圍困的官兵，自動提出作中間傳話人，在學生代表、治喪辦之間，搭忙聯絡傳訊。

至於「李鵬下台」、「李鵬中槍」，以至「鄧小平去世」，都純屬主觀願望，加上推敲想像。

官消息傳來，記者曾多番求證，但京城較高層次的傳媒工作者，以至於中層領導都未見證實。

事實上，戒嚴令頒佈後，京城消息封鎖得厲害，一是通訊大多被監聽，交通不便，街道滿伏危機，根本沒法親自求證。

部份消息渠道，也因局勢緊張嚴峻而沉默下來。

六月九日，鄧小平終於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身份亮相，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謠言不攻自破。

緊同出席的包括李鵬總理、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喬石，其他元老彭眞、王震、薄一波、李先念、萬里。

唯獨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胡啓立未見踪面。

鄧小平在慰問官兵時，竟爲殉難的軍兵默哀，隨即證實了無端被殺的老百姓如螻蟻，對着以億計等亮的眼睛撒莫大的謊話。

他重申「極少數人在搞動亂，被演變成『反革命暴亂』，企圖打倒社會主義，推翻共產黨，建立資本主義國家」。

人民對政府完全失望

同時，中國七大軍區的五個—北京、濟南、南京、瀋陽、廣州發表聲明支持中共中央，並表示，只要中央軍委會一聲令下，他們將全部行動。

蘭州及四川兩個軍區則暫未表態。五大軍區在血腥鎮行後首次表態，揭示所謂軍隊內開，正義之師將拯救老百姓之說，純屬良好的願望。

事實上，面對這是非分明的暴行，有良知的軍官都感該竭力反對，或叛變，但目前爲止，各軍仍是「忠誠」的捍衛當權者，沒有越雷池半步。

另一方面，面對共同利益，爲捍衛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領導頭頭都不吭一聲，毫無異議地合力幹此無恥屠殺勾當。

正如一位國內記者引述他所調查南京大屠殺的數據，對我說：「中國人沒有尊嚴，他們死有餘辜，因爲他們認命，甘於被殺，甘於被壓迫，從沒有想過犧牲自己，來拯救他人。」

他舉他調查後的資料說：「幾千名幾萬名中國人眼着同胞一個一個給槍斃，他們有足夠力量反抗，因爲起初日本兵只有幾個，但他們沒有反抗，他們不敢。」

屠殺踐踏人性反人類的罪行，爲這極變指行爲，犧牲自己，站出來，維護子民，也沒有嘗試反抗，拯救千萬無辜的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共產政權決不允制衡組織產生

一個對改革派非常維護的年青人說：「改革派在妥協，整個政府都要對屠殺負責，他們都是幫兇。」

絕食行動開始，學生希望把紅十字會的聲明發放出國外，剛巧遇上他，他義不容辭又找着渠道發放出去。

之後，那一個通向香港的渠道，便成了學生對外聯繫的其中一環，除了成爲學生代表通訊處，知識分子，以至政府內同情學生運動的人士，也利用來接觸學生，及互通消息。但基本上，只是提供通訊設備。

到學生停止絕食後，他們的任務也告終。北京戒嚴令頒下來，人心惶惶，他開始安排他海外的朋友離去，因他們已被定性爲「一小撮支持動亂的海外勢力」。

他們像理想主義的大學生，對國家寄予無限希望的老百姓，從沒想到軍隊真的會開槍，他們以爲極其區，便是用警棍嚇打，哄他們，抬他們出戲場。

更沒想到的是軍隊用的是致人於死的「爆炸子彈」，並有計劃地堵死廣場，企圖徹底全部倡民主的種籽。

六月三日晚，六月四日凌晨大屠殺，鎮壓下來數天，白天軍隊也同喊「李鵬下台」口號的人羣放槍，跪上鄰近天安門廣場一帶的長安大街，如同鬼域，軍車、坦克不斷開出橫射人羣，到六月六日後晚，更升級爲抓路人，追捕路人「正法」槍斃。

六月七日市面平靜，軍隊沒有再向人羣亂開槍，但羣衆知道另一階段鎮壓馬上就開始。

果然，六月八日消息傳來當局準備進駐高校集結區—海淀區，中關村。

六月九日，更傳出軍隊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抓人。第二輪的鎮壓開始了！！當局將抓民運分子，進行政治迫害。死的已經死了，生者將如何活下去？

軍事政變？派系鬥爭？

日前，不斷有消息傳來什麼軍打什麼軍，軍隊幹起來，正義之師勝了等。

又傳出「李鵬下台」、「鄧小平死了」、「李鵬中槍」等消息。

截至六月六日記者離開北京前，記者都認爲上述消息不太準確。

事實上，戒嚴令，以至屠殺行動後，記者的採訪工作變更受阻，但通記者向當地居民求證，如傳得最厲害的木樨地和建國門外，居民都肯定地說槍聲不斷地響，但不覺得這就是等同軍隊互打。



■市民展示催淚彈殼。

人民對政府完全失望，炮彈殺死他們的子弟親友，謾罵他們對羣、國家，政府的心。

可能他們真的太天眞，他們眞得太厲害，四十年來，從沒有人敢對共產黨的領導下台，從沒有人敢向權威的羣挑戰，現在竟然有上百萬人，不只是學生，不只是知識分子，還有千萬的羣衆都醒了。

反對聲音響起來，打倒「平等」政策的社會主義政府，根本不能容下反對的聲音，他們心虛，怕數十年來霸佔的江山拱手讓人。

悲哀的是市面平靜了，軍隊鬆懈了，軍兵和市民閒聊，解除了家族倒戈救民的可能性，也破滅了人民的一絲幻想。

接着人民極可能在人間蒸發掉，無聲無息的。

共產政權深明不可讓民間制衡組織滋生，不可讓反對聲音傳播，他們要牢牢抓住，因這兩項都損棲到他們的政權。

國內記者之反抗令人敬佩

日報北京日報的記者，戒嚴令頒佈後，他仍不時來找我，他說報社領導已明令說：李鵬、楊尚昆來講話前，記者上街可以不算帳，之後即肯定算帳，叫他們好自爲之。

他說他仍會上街遊行，現在已不是支持學生，這是關係國家，每一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義不容辭。

他很沮喪，說北京日報太不像話，什麼「一個市民、五個學生」支持中共中央的信，全是捏造。北京日報比人民日報還要左。他說要辭職，他不想背着「同流合污」的臭名。

事實上，新成立的中央宣傳領導小組，已著各報緊跟北京日報做法。

之前，北京日報作爲北京市委報紙，一直都很保守，在學生進行絕食那段期間，該報爲民人每晚都致電人民日報，詢問那條「新聞」作頭條，選多大字號，什麼字體，都緊緊依照人民日報。

後來，人民日報也「造反」，該報就成爲「正統」官方喉舌。

每次來他都問我要港報，後來才知道他把激動人心的文件，知識分子的動向剪下來，影印給學生。

國內記者是令人敬佩的，他們在巨大壓力下，根本無法報道事實。

他們亦以身體語言來表達會觀衆，六月四日血洗天安門之後，中央電視台的報導員身穿黑服，以報喪的嗓子報導，頭也不抬，而且不斷提醒觀衆那些都是軍方，軍委會的消息，意味不是他們採訪得來的。

國際廣播台的記者更大膽的在新聞報導結尾時，說「歷史將永遠記住六月四日」，然後他宣佈默哀，雖然迅速有人更正，但這現場播音，已被外國錄音同外傳播，而全國人民也意會到六月四日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

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也奮力突破，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報紙，頭版下角，有一段消息，標題是枉黑親目的「五月三十日天安門即景」，誰也不會錯過這斗膽的內文。

內文紀錄了有一個「民主之神」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並客觀地說在戒嚴令下，紀念碑台階上仍可見外國記者的攝影架。

該段消息沒有加上記者的態度，但報導出來，如實地呈現，已間接表示了他們的態度。

六月三日的白天，軍警在新華門及西單六部口附近打人，我們到達新華門時，爲二時許，軍警剛放完催淚彈，軍隊和市民對峙，學生站在中間，不讓市民動武。

除了這天，市民、學生一直是和平的，他們理智地以身體保護軍警，稍有異動，他們便大喊勸止「不要打人」，「非暴力」。

但當天中午，情況開始稍稍改變，人民都變得很激動，因爲軍隊毆打老弱小孩，不過基本上人民仍是節制的。

六月三日晚上記者分批到廣場附近巡察，大批軍隊到達，人羣鼓掌歡迎，軍隊向人羣揚鞭，人們不敢相信，嚇得尖叫，呆者的流淚，說：「軍隊眞的開槍！」

我們隨着人羣伏下狂奔，流彈在兩旁掠過，背後响起哭喊聲。

文字記者在幾輛前回到北京飯店發稿，部分電視台記者，在廣場附近找到安全點還師。

部分國內記者留駐廣場附近，其他居住在外賓飯店的記者，也同仇敵愾地齊心合作採訪，互通聲氣。

電話不停地响，廣場的消息，外圍的消息不斷傳來，回來要告消息，發完稿又趕快下樓查看。

人民軍隊變成禽獸

我們伏在陽台地，以望遠鏡，長鏡輪番窺視看廣場的情況，除紀念碑附近被歷史博物館擋去視線，其餘大致都察看到。

我們聽見隆隆聲的坦克都駛自東郊趕來，把石礫路障輾成粉末，我們看見羣衆像螞蟻一個個倒地，羣衆四散，然後是勇敢的互不相識的羣衆奮力以三輪木板車拉來，避他們入院，前面是自行車哭喊着開路。

我們看見亂槍掃射的火光，聽見密如雨下的槍聲，慘號聲，見到血漬斑斑的槽壁，馬路。

開始屠殺的訊號彈，人民軍隊變成禽獸，槍口對着沒有還擊力，也不會還擊的老百姓。

子彈對着我們開發，誤中隔壁的窗戶，玻璃應聲碎裂，猶如落類人民的心。

市民把受傷的學生抱回家，把命奄一息的屍體從屋家收藏，不敢送到醫院。女學生脫下衣服爲同伴裹傷口，脫得不能再脫了。

醫院護理人員說：六月五日才陸續收到更多的傷亡者，市民太好了。但他們不敢把學生遺出來。直至屠殺整日，過另一方面，重傷的也就無法活過來。

光天化日，勇敢的市民，仍是一波又一波的湧向廣場警戒線，喊「李鵬下台」，機關槍一輪掃射，倒下血泊的給人抬走，另一批不畏死的人又圍過去。

不惜以「二十萬人的生命來換回二十年的太平」，原來不是謠言，領導層有人欲以屠殺來制止整肯，堵塞子民的口。

藍天之下，直升機在盤旋，撿起一袋又一袋的血腥罪證，軍隊拼命洗刷廣場的血漬。

有人抬着屍體，經過王府井大街，一個用碎花布蓋蓋，一個用藍布掩蓋，天空不再是藍色，一切的事物只有一個顏色，都染着血紅。

臨離開京城，我到城中再看一次，我要牢牢記住這夢魘。

人羣憤怒放火燒軍車

我們四個人，急促地走着，一邊走一邊四處望，有的跟着當中的攝影記者，保護他的拍照，他相機也不抬，擔說每關動一部坦克，要花二萬人民幣，等同發動一架飛機的燃料。

建國門附近，十多輛軍車被燒，有人說軍隊不顧前進，自己燒的，有人說是羣衆燒的。

濃烟黑漆的煙柱直衝大半個天空。

軍隊在橋下站崗，三三兩兩市民騎自行車在橋上穿過，部分人士駐足觀遠眺望，低聲議論局勢。

馬路邊都被裝甲車撞砍成凹凸不平的齒角，牆壁可見彈孔。

王府井與長安街交叉點的豎立招牌，被砲火燒成黑焦。

商店都關了，原先熙攘的王府井大街，空無車輛，只有一堆木牌放在路中央，上書「血債要用血來償」。

我們來到協和醫院，大門不讓進，剛到停屍間，醫院工作人員低聲說屍體太多，伯裝腐爛，手術室一連放手術床檢救，另一張床堆滿了傷者，希望不大的傷者。

他說：沒有收到廣場來的傷亡者，恐怕都被軍隊處理掉盡。

他們收到的都是逃出來，或是在外圍被殺傷的，軍隊沒有經過傷者來。

軍隊來過，都是問有沒有收到廣場死傷者，他說：軍隊要滅口。

沒法聲淚俱下整理目睹慘象

事實上，軍隊已下達文件，說日內軍管醫院，醫院基於人道，都盡快搶救傷者，送他們走，又或匿藏他們醫治，不過人太多了，有點無能爲力。

我們看見有市民來領屍，屍體用舊碎花布床單裹着，上蓋紙皮，市民指着三輪大板車來，把屍體平躺在上面，他們東四在哪兒，記者追問要求跟去，他沉默哀傷的擺擺手，想必是受死者家屬所託，來領屍的好心人。

醫院工作人員說：六月四日大屠殺後，軍隊都處理了死傷者。

負傷逃出來的學生對他們哭訴：士兵把傷者拋進軍車，不知送到哪裡。

死者則被掉進膠袋，以帆布覆蓋，有些已被坦克輾壓成漿，士兵又架起鐵架，把屍體燒燬，直升機在日在廣場升降，就是要把殘骸清理。

至此，記者陸續，聽者掩面，無法繼續下去。

回來之後，朋友拉我到座談會，講目睹記，記者平靜道來，略去氣心動魄的畫面。

聽衆不滿記者淡然道出。

我感到難過慚羞，無能爲力，我不能也不可以聲淚俱下地重理經歷，目睹慘象。

我聲音無力，我不願意再宣之於口，那些都是活人，都是血肉之軀。

活生生的人死去了，數不清有多少，也無法形容他們逝去的慘狀，哭泣，吶喊都是徒然。

我沒有淚，我的筆軟弱無力。

一切都明白了，今後的日子將如何下去。

香港記者被逼撤離北京

「再見，我們很快便回來。」

我緊握着K的手，他點頭微笑，說：「對，很快回來。」

W拍了拍我的膊頭，還隔倪地唱了一句《大約在冬季》，他說：「沒有我的時候，你要自己保重。」

我苦笑，其實我的心情都異常難受。那天是六月六日，早上七時，最後一批香港記者被離北京。

K和W都是香港某左報駐京記者，因北京局勢緊峻，他們駐京辦事處所在地北京飯店，隨時被軍管，香港總社決定暫時停止北京採訪活動，令他們回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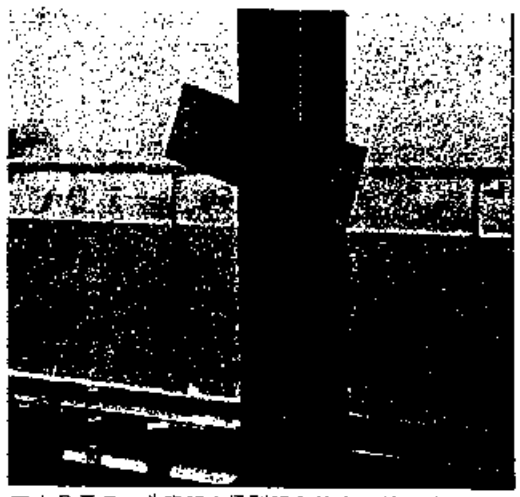
我最擔心他們，香港記者都是持回鄉證，遇上政治突變，可以回港報避，國內人則最易被禁出境，或受到其他無理待遇、迫害。尤其經過後期，他們都都出去，大幅報道。

六月六日凌晨，文匯報香港總社，下令該報駐京記者立即回港，該報記者聽到消息，拿着電話筒，便已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事實上，學運後期，可供內銷的文稿，大公以及可訂的明報，已被內部點名，涉嫌煽動「動亂」。

國難當前，爲什麼香港記者要撤？

六月三日晚上，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以至北京市區發生大屠殺事件。香港記者都穩站崗位，避重第一時間發佈消息。

然而，目睹這場血腥法西斯暴行，記者的心全都被裂碎。六月四日早上七時，槍聲稀疏了，我們呆坐在酒店房間的地板上，手在哆嗦，腦子一片渾亂。



■六月五日，北京飯店通到陽台的窗戶被封（圖）。從陽台俯瞰可眺望長安街及廣場情景。

電話不停地響，香港各大報章，要求記者盡快寫特稿，分析評論文章，以至最新發展。

我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心力交瘁，無淚且無言，心都死了。

鐵一般事實，政府亂槍屠殺老百姓學生，我們無法分析，也不知應爲他找原因，明明白白的是無恥勾當。

六月五日上午，整個北京飯店亂哄哄，記者串連通消息，說何時有飛機；記者奔走動員不願撤離的記者。

有些女記者含著淚要求同行離去。第一批港記於六月五日下午離去，僅餘部份留下。當日下午五時起，電話一個接一個，機場的記者堅持說他們不走，一定要等到「頑固」撰留下的同業，才一同回去。

「死硬派」答應飛離北京飯店，在場的記者才答應上機。

爲離開崗位而難過

六月五日晚，北京飯店服務員進來記者房間，以封條封閉窗戶，不讓記者出去陽台，遠眺天安門廣場的駐軍動向。

晚上傳來解放軍或部隊進駐了北京飯店西樓的消息。

部份發完稿的記者，經過地下大堂時，都被手持強力電筒的公安人員，在漆黑的大廳中攔住查問。

六月六日凌晨香港消息傳來第一個港人被逮。他是營盈香港捐款支持學運的民主派人士：李卓人。

文滙、大公報、報社駐京記者徹夜開會，商討應策，與香港總社動令駐京人員回港或撤離。

凌晨一時許，軍隊首次在長安大街追捕路人，並或地槍斃「正法」。那時北京飯店一段長安大街，突然燈滅，數輛吉普車、軍車及裝甲車開至北京飯店正門前停下，我們伏在陽台地上，聞息細聽車隊動態，突然有人喊「站住！站住！出來！出來！」



■六月六日，北京機場擠滿心急如焚準備撤離的外僑。

有人斷喊，似乎被抓，然後槍聲卜卜，活生生的人應聲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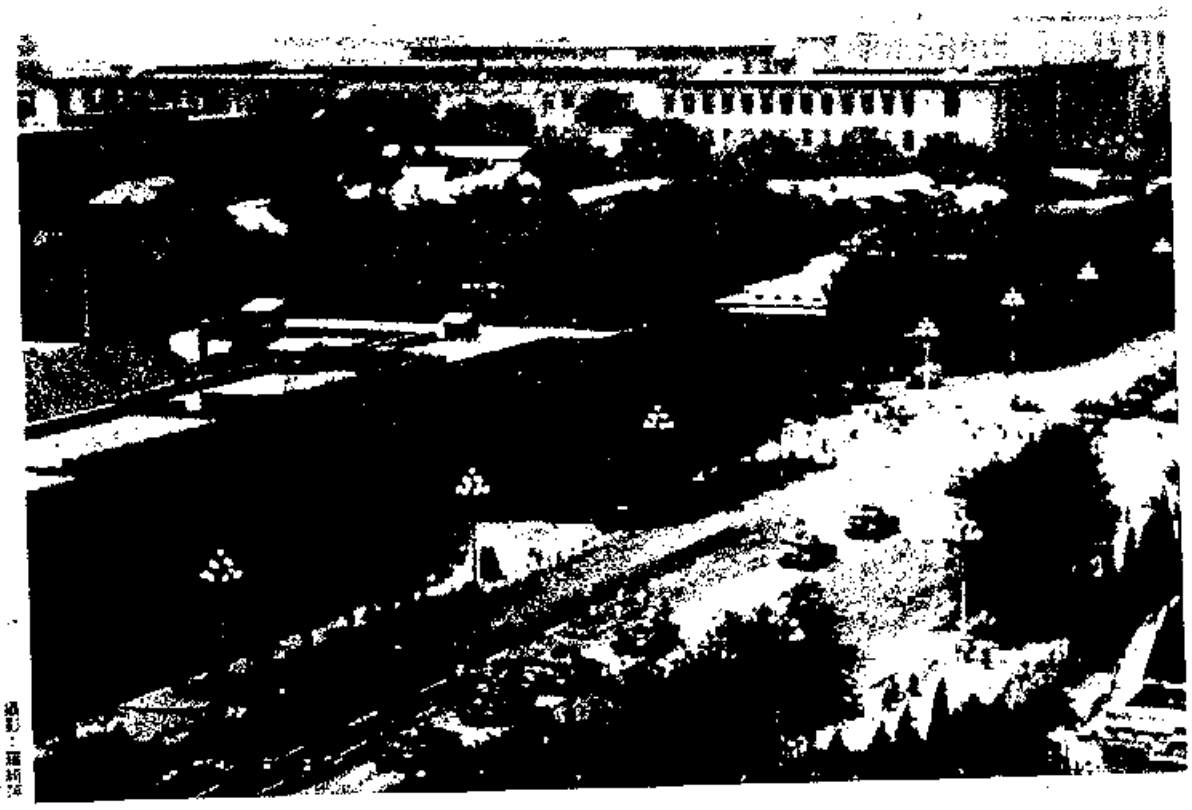
吉普車及一輛裝甲車更追至台基廠，然後是猛撞聲音，有人發出臨死呼喊。

餘下在北京飯店的約十名記者，重估形勢，敵不過報社的壓力，家人的電話哭求，終答應在六月六日全部撤離，僅餘兩份英文報章的駐京記者，部份台灣記者，外國記者。

香港記者離開了動盪的京城，揮蓋下來，他們將如何面對這血流相連母盤的惡化局面？

我爲我們離開崗位斷機及離逃，無論是基於何種理由。

寫於六月七日 ❷



攝影：羅新源

六月五日的長安大街，馬路上只有坦克，沒有汽車。

逃出北京城

■林東生

決定由陸路離京

六月四日血洗天安門後，北京人心惶惶，而共軍繼續胡亂開槍殺人，北京友人都勸我盡快離去，我亦知事態嚴重，久留可能有變。於是決定六月五日離開北京。

當時我擁有一張六月七日由北京到香港的機票。但我知道機場早已軍管，乘坐飛機離去，可能要遭海關官員搜查，則我拍攝的底片，有被充公的危險，對我來說，相當痛惜，等於等去半條人命，所以我決定放棄空中路線，改為從陸路離開，無論如何，先離開北京再算。

六月五日上午，我來到北京火車站。原本在車站門口站崗的軍人不見人，進入車站並無困難，我到國際旅客售票處購買晚上到廣州的火車票，竟然輕易買到。離開北京站時才注意到，軍人都換上便服。

接著我到西苑飯店，把機票退了，但對方只接受退位，不接受退票，沒法取回現款。當時西苑飯店的外國旅客，亦紛紛準備搬遷。不少人開著機票代理處，急欲買票，氣氛緊張。

我回到自己的旅店，收拾行裝往火車站。同行還有一對年輕的丹麥夫婦。這兩個丹麥人從莫斯科坐火車，經西伯利亞到北京旅遊，但不幸抵達那天是六月三日。一夜之間，北京變了個恐怖城市，他們甚麼地方都不能去，曾求助丹麥領事館，領使只告訴他們留在酒店，不要外出。我見他們形同坐監，十分可憐，所以決定帶他們一起逃亡。他倆亦欣然同意。

火車站擠滿離京人潮

六月五日，整個北京市公共交通仍癱瘓，我們飯店附近連三輪車也沒有。唯一往火車站的方法就是坐地鐵。我較早時往火車站買票，就是坐地鐵去的。但地鐵只是有限通車，而且單向環城而走，沒有對頭車。乘客往往轉一個大圈，才能到目的地。地鐵所以能通車，據說當局有意讓北京的上百萬的流動人口疏散，以免防礙其「戒嚴」實施。

我們一行三人，都背著沉重背囊，匆匆來到地鐵站，但見人山人海，其中以大學生及外地人為主。列車一進站，人們就蜂擁而上，使本來已擁擠不堪的車廂，見縫插針的擠得水洩不通。列車緩緩開動，以地下火車來說，這是極其危險的，萬一有意外，很可能被困地底，窒息而死。那兩個年輕的丹麥人，一面驚惶之色，丹麥人口只有五百多萬，小國寡民，恐怕他們一輩子未試過這種擁擠。

兩人頻頻問我盛慶時候到站，但列車員不報站，我視線又被遮蔽完全不知停站何方，真是無魚蝦分。幸而火車站下車人多，我們便悻悻沒有坐過站。

到達火車站，下午三時左右，車站內已擠滿急於離開北京的人潮，並入國際旅客候車室，同樣爆滿，外國人更多。

仍然聽到機槍聲

到廣州的火車晚上十時半，我見時間尚早，把行李安頓後，逕自一人走出車站，想到前門那邊看看，前門是往天安門廣場的重要通道。離開車站，沿崇文門東大街往右走，經過崇文門西大街，走了差不多一小時，進入前門東大街，氣氛愈來愈緊張，這一帶車輛絕跡，但騎自行車的人仍然不少，老善，走著，心情愈來愈緊張，忽聽遠處一排機槍聲響，接著許多人騎自行車自西向東急走。我心知有事，拉著迎面而來的一個行人問：前門那邊怎麼了？他也許聽出我的外地口音。反問我：你是甚麼人？我趕從廣東來旅遊的。他說：「那邊坦克開出來巡邏，見人就打槍，剛才又打中了一個女人，流很多血，你還是不要過去，很危險！」

我面色一變。心想：已經打死那麼多人，為甚麼還要開槍呢？難道要打死所有北京人嗎？

站在路上遲疑了一會，要不要去看呢？終於還是不敢前行，回頭往火車站去。

回到火車站，下午七時許，還有三小時才開車，所以我打算寫一點東西，我走到候車室還道一角，坐在地上寫，文章的題目是：大屠殺之後，寫了一會，偶然抬頭一望，一個身穿幹部服的男子正低頭看著我，我心頭一震：難道這是個便衣公安，於是馬上停筆，只見那人笑笑口的說：你到哪裡去？我着冷的貌廣州。那人聽後便離去。

我寫作的心情，一下子沒有了。

車上談論國是至深夜

好容易捱到晚上十時，我們逃難似的擠月台，擁上火車，才算鬆一口氣。在站台上，我看到機個大學生，急不及待，向乘客做宣傳工作，控訴當局的暴行。

人人都希望盡快離開北京，想不到連列車長也如是，火車竟然提早了兩分鐘開出，這是絕無僅有的事。

火車緩緩駛出站台，我憑窗外望，夜色下的北京市，行人絕跡，一片死寂，彷如鬼域，行車一小時後，在離開保定站之後，我人才真正鬆一口氣，大家都有一種逃出險境的感覺。

同一臥鋪艙的都是廣州人，其中兩名青年目睹那晚的屠殺。他們說了很多使人心寒的情節。

六月四日零晨三時許，軍隊已包圍天安門廣場一帶，他們退到北京飯店附近，目擊許多死傷者被抬出。一個穿裙子的少女，也許是親人死了，精神大受打擊，竟然獨個兒護殺的走向守著天安門的軍隊，結果被當場射殺。

一個司機緊緊著巴士，衝足馬力撞向軍隊，但被猛烈而密集的衝鋒槍射擊，還未衝到，車頭已被打爆，司機當場死亡，但軍人仍然把他的屍體拖下來，用刺刀亂挑洩憤。

他們住在北京協和醫院附近，曾到醫院去觀察，看見許多的死屍，情況觸目驚心，醫生們也擔心自己的安全，一個醫生說：「我們是無罪的，我們既救學生、市民，也救軍隊，問題是我們知道的太多了。」

當晚協和醫院的救傷車司機也死了幾個。

兩名青年對子彈很有研究，他們說除了人所周知的爆炸子彈外，軍隊還用上了「掘頭子彈」。這種子彈射到地面或牆壁上，就會向左右橫飛，許多躲在一角的圍觀羣衆，就是被這些流彈所傷。

用上那麼厲害的子彈對付平民百姓，這究竟是什麼軍隊？

我們談論國是至深夜，大家都感到悲傷，最後廣州青年說：「這個國家一定亡！」

這火車上的一夜，我在惡夢中度過，無法安寢。翌晨七時許，丹麥青年從軟臥那邊過來，低聲問我為什麼火車停了幾小時都不走。我一時無法回答。火車停在石家莊以南的一個小站——楊柳。此後一整天都不再開動。消息傳來，長沙和武漢的鐵路都給羣衆堵截了，武漢長江大橋的鐵軌被撬起，拋進長江。京廣線已完全癱瘓了。

除了我們這一班車外，前面也滯留了許多座列車，使鐵路交通大混亂。

停在這裡一天，只有大學生仍然活動，他們下車，在火車站附近向這個小鎮的居民講述北京的真相。最後被便衣公安阻攔，有幾個同學還被警察帶走。

火車停了一日一夜，仍沒有開動的消息，於是我便帶同兩丹麥人，兩名新西蘭人下車。打算換乘另一線火車到鄭州。

黨員學生決定退黨

六月七日上午八時，我們一行五人，眞像列車大逃亡一樣，強行爬上一列南下的火車。同時換車的還有許多大學生；誰知這班由北京開往鄭州的火車，上面也坐了許多大學生。

我偶然遇到一個北京工業學院的學生，他也是最後一批從天安門撤出的學生，同樣是死裡逃生，但他看來並無畏懼之意。他說學生決不會罷休，現在大家都轉回家裡去做宣傳工作。

他說自己本來是共產黨員，但已決定退黨，大學生黨員都決定退黨了。這個黨已經沒有希望了。

坐在他對面的，恰巧是個軍人，一個來自海南島的年輕海軍，這個軍人對北京屠殺事件本來一無所知，但到北京時，上級告訴他，千萬不要穿軍服。後來到北京站中轉車時，他也不敢把士兵證亮出。事實上，在北京，軍人都不敢穿軍服外出，所謂的軍民關係已崩潰了。

這士兵見了解天安門事件後，一面花然，他說不知該怎辦。服從命令是軍人天職，即使打內戰，他也無可奈何。

這士兵見死裡逃生的大學生，結成了朋友，我佩服這學生的量度。

鄭州公開大播「美國之音」

到鄭州後，我們一行五人，加入了空前激烈的搶票爭奪戰，鄭州仿似一個孤城，除了往北京，其他線路都不通。中外旅客都集中到鄭州，希望坐飛機到香港或廣州。但到香港一星期只有兩班機，到廣州則每天只有一班。但都是容納百餘人的小飛機。

我在酒店、民航售票處、機場候補等處都打探過，都說最近幾天的機票全售光。最快也要四天後才有票，我那能等幾天，千方百計，結果是出高價才弄一張第二天到廣州的機票。我付出較原價高二倍的費用，才買到票。

想不到那些售票的人，乘人之危，在這情況下，仍要耍花招來聚機謀私利。大陸官員幹部的不正之風，已達到空前腐敗地步。

這個國家眞可悲！

我的機票是六月八日到廣州的，上機前，我到鄭州最著名的二七紀念塔參觀，當地大學生在那裡公開哀悼北京死難學生。並且以擴音器播放美國之音的新聞報導，大聲得很。

在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氣氛不安的乘客，竟爭先恐後，不肯排隊，我想大家都已機票在手，只不過換取登機證而已，還要爭執，眞是大難臨頭了。

飛機延遲了二小時，乘客更感不安，直至最後登上飛機，終於凌空而起時，衆人才鬆了一口氣。

神州鉅劫　四海同悲

下午七時許抵達廣州機場，我立即叫計程車到洲頭咀，打算坐夜船回港。的士司機說，這幾天廣州很平靜，但平靜得恐怖。許多人都不敢上街，都傳說軍隊要開進城。他也勸我馬上回港。

在碼頭我遇到許多外國人，其中一個從蘭州大學撤退的英國教師，他也曾遭黑抄（那是悼念死難學生），他說蘭州也很緊張，軍隊已開到街上鎮壓示威羣衆。

沿途我那看見許多緊急撤退的外國人，技術人員和教師。各人都是行色匆匆，愁眉不展。這些來華工作的技術文教人員，大都是對中國有點感情的，這次神州鉅劫，眞是四海同悲了。

自五日晚離北京，至八日晚上登上廣州至香港的輪船，我才確定完全脫險了，我更慶幸「菲林」能順利帶出。

然而經歷的心情很快轉為悲哀，我想起北京的朋友，想起我認識的一些大學生，生死未卜；即使未死，以後還不是慘恐渡日，本來那世讀書的學運，如此悲慘收場，我但願我是在噩夢當中，而不是眞實。

然而，這是眞實發生了，我想悲哭，但不知為什麼總是哭不出來。◎

成都屠城六日記

李繁譯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星期五）到六月七日（星期三）是成都事件的主要時期，其時筆者正在成都。以下是一個基於我個人經歷的簡短報告。我寫這一報告的目的，一是爲了提供一些目前中國省會城市（至少成都）的情況；二是爲了履行我的許多中國朋友和熟人的囑托：把成都發生的事情告訴世界。

以下報告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和經歷以及中國目擊者和在成都的其他美國目擊者提供的情況而寫成。我將以記敘的方式來寫作這篇報導，對資料的來源不加以說明。這篇報告由兩部份組成：(一)按時間順序的敘述；(二)一些補充情況。

(一)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星期五）

晚上，我從上海到達成都，住進錦江飯店，我被告知在四川省展覽館門前的台階上有相當多的學生在進行示威和絕食。四川省展覽館正對着人民南路的路口，人民南路在此與人民東路呈「T」字形相交。錦江飯店位於人民南路，在四川省展覽館以南約四個街區的地方。錦江飯店是成都市爲外國人服務的一個主要設施，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以及領館人員的住所都在此飯店內。

四川展覽館座北朝南，正對着人民南路，展覽館門前有一個寬濶的台階，一個巨大的毛澤東塑像矗立在台階的前方。學生的示威活動就在展覽館的台階上進行。一些學生的絕食抗議已經持續了一段時期，而其他人則似乎以輪流換班的形式佔據着台階。所以在台階上的學生數量在不斷變化。當我到達時約有一百到二百人。

在此之前，街上學生的人數一直在減少。到我到達的那個星期五，百分之八十的學生已回到了學校，學校也已正常開課。然而，到最後幾天，局勢又變得緊張起來。儘管中國的傳播媒介對北京和其他地方發生的情況進行了全面的封鎖，但私下的消息網却十分活躍，它傳出消息說，軍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但行動並不順利，或者可能已被廣場上的學生全部或部份地解除了武裝。人們估計政府必將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氣氛一下變得非常緊張。

可能更重要的是，頭天前，一批學生在一條交通要道上靜坐（可能是爲了阻擋軍車通過），然而幾輛卡車强行闖過，軋倒了六、七個示威者，他們全都受了重傷，其中兩人於次日死亡。展覽館的台階上還放着悼念死者的花圈和標語。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星期六）

這一天的上午和晚上我都去了展覽館。台階上聚集着許多學生，台階下向三個方向伸展開去的三條街道上也滿是人群，達幾個街區之長，其中尤以人民南路上的人最多。毫無疑問還有些人都非常支持學生，雖然他們看上去一般還比較經驗，賣食物的小販出售着各種小吃和飲料，人們之間開着玩笑，就像是星期日的郊遊一樣。然而在整個白天，有關軍隊可能調來的傳聞在人群中廣爲流傳，緊張氣氛明顯地在增加。

當我去展覽館時，我的中國朋友們警告我不要拍照。兩週前，一個日本留學生拍照時被發現，他因此致命地暴露而離境。人們告訴我人群中有很多警察特務，他們既拍攝示威者，也拍攝圍觀者和同情者。我也被提醒在旅館裡也要小心，因爲旅館裡許多房間裝有竊聽器，另外携帶着微形照相機的便衣公安人員就在附近活動。學生拍攝中國人和外國人接觸的照片。

四川大學的校園裡非常安靜，只在一個大字報欄前有一小群人。大字報的內容除了對政府的譴責和對朋友、同志的親吻之外，還有一些非常動人的訣別信，這是那些決心在必要時堅持到死的絕食學生爲給他們父母的。我聽說學生領袖已宣佈進行「空校運動」，很多學生都啓程回家。然而，我後來發現，他們並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爲當我在火車站巡視，阻止學生上火車。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星期天）

星期日一清早，有關北京大屠殺的消息即開始一點點地傳了過來，雖然這些消息極爲零散並且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的國際新聞節目和個人之間的聯繫都是消息的主要來源；但所有這些消息似乎都沒能提供一個全方位的圖景。國內和國際長途電話仍然暢通，但在白天，通話質量却大爲降低。這一天的白天，我大部份時間在城外度過。城外一切如常，城內大部份地區也是如此。然而在學生和市民聚集的地區，緊張氣氛依然瀰漫着。到下午，未經證實的消息如全國範圍的鎮壓已正式開始進行，兩行發生了學生遊行的省會都將在傍晚受到人民解放軍的進攻等在人群中不脛而走。

就在這時分，從展覽館方向傳來了第一陣催淚瓦斯爆炸的聲音，以及孤悶的、像地雷似的驅逐彈的爆炸聲。我試圖趕到出事現場，但當我走到離展覽館一個街區的地方便再也擠不過去了。那兒很清楚，到此結爲止，繼續行動還得依賴於使用催淚瓦斯和驅逐彈，但無論如何，還是有人受傷，救護車在人群中費力地穿過街區。有些聽者都以的救護車通過時，人群便報以高呼，表示他們對負傷者的支援。

我們現將美國朋友在錦江飯店附近的一個小飯店吃了晚飯。稍後，約下午八時九右，我登上錦江飯店九樓的屋頂餐廳，從那裡觀察事態的發展。在這一時期裡，能源瓦斯和驅逐彈的爆炸聲連續不斷，其劇烈程度便我當時感到電閘被市郭急降壓的情形下，事實如此，人們仍然沒有散開，夜幕降臨後，大批增援群衆開始，七首和電棍的武裝人員開過來。我聽到了幾聲響亮的自動步槍射擊聲，但並不是很多。我不能肯定這些武裝人員的成份，但看起來既有警察也有解放軍。

警察和軍人的行動包括將示威者分割包圍起來，用電棍電他們，把他們打倒在地。沒有一個示威者帶着武器，這一事實是不容懷疑的。而另一方面，警察和軍人都極其殘忍野蠻，甚至在他們把示威者打倒後，他們仍繼續用警棍和七首打他們、電棍電他們，直到他們不能動彈爲止。他們打人的規律是，對別人專打頭部；對婦女專打順部。強姦確實行發生了。警察和軍人的暴行都是任意施爲的，甚至倒在地上和乞求憐憫的人也遭到他們的棒喫。對他們來說，也沒有什麼年齡的區別，雖然無法證實，但好幾個人都告訴我，最年輕的犧牲者是一個四個月的嬰兒，被軍民的老太太。我也聽到好幾次別人告訴我，一個六歲的孩子被打死了。

在兩次中，示威者向警察和軍人投擲磚塊路面的碎片和其他能夠抓到的東西進行還擊，他們燒了公共汽車、卡車和裝甲運兵車。晚上十點到十一點之間，即展覽館東南一個街區的人民商場起火，整個街區基本上全燒光了，消防車幾次試圖去滅火，但每次都被公安人員和軍隊阻擋才到達現場。到星期一的凌晨，街道上已看不到多少示威者了。當我在早晨七時去現場察看時，已沒有軍隊的踪影了。

開始時，幾千無法得到可靠的傷亡數字。人們的猜法從十、十到一千不等。逐漸地，我才得到了一些可靠的消息，在成都四家主要醫院之一工作的一位醫生息下說出在她的醫院裡有一十七人死亡。人們可以確此推測其他醫院也應有相似的數目，由於軍隊命令醫院不得收治被打傷的學生，情況更加嚴重。在兩所大學的醫院裡，這一命令尤其被强制推行。我聽說至少在其中一所醫院裡，一些醫護人員由於違反軍隊的這一命令而被捕。有的人根本沒有被送進醫院。救護車的救護工作十分困難、混亂，黑夜的來臨更降低了救護的效率，有些人是被用租車和自行車送往醫院的。但也有些人根本就沒有得到任何治療。不管怎樣，人們最後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大約三百到四百人被打死，一千人被打傷。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星期一）

當我在上午七點仔細巡視昨晚發生暴行的現場時，大約二十名左右學生回到了展覽館的台階上，而民也開始在台階前的街道重新集聚起來，但看不到任何軍人。的確，整個白天，整個城市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任何警察，甚至交通警察。人們向我解釋，他們全都不敢出來，因爲人們都由於前晚的事件而極度憤怒；如果遇上單個的警察和軍人，他們會立刻噴擊他們。此外，街上自行車的交通情況幾乎接近正常，路上也有一些公共汽車和卡車，但幾乎沒有任何小汽車。對此，人們又告訴我，大部份小汽車都與黨的幹部、軍隊和警察的高官有關係，少數有小車的市民擔心被錯認作高幹，所以也傾願讓他們的小汽車呆在家裡。

白天基本上比較平靜。我騎着自行車在城裡轉，爲我的報業噴隊會見了一些人。但也就是在白天，關於已有命令星期一晚上將有比前



這是成都一家電影院的門口

成都人的六四壯烈起義

• 蔡詠梅

●在「燒掉國家，爲北京學生報仇」的怒吼聲中，在萬目注視之下，人民商場燃起熊熊烈火，火光徹夜不息。



• 6月5日，舉行暴動的成都市民燒毀了市中心的人民商場。

四川省偏處中國西南一隅，但近代却一直位於中國政治風暴的風眼中，辛亥革命即是因川人率先揭竿，爆發保路運動而促成。四川人強悍，號稱不畏，性如烈火，敢於反抗，還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之說。此次八九民運，四川首府成都市又再度「大亂」，因發源之列，僅次於北京。

六四屠城，觸發衝天怒憤

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消息後，成都十萬民衆衝上街頭，攻打市政府，與數千武裝警察展開了血戰，天的街頭激戰，把坦克、裝甲車、直昇機、催淚彈和衝鋒武裝起來的警察打得很狼狽逃竄，雙方傷亡在少一千八百多人。號稱中國十大商場之一的成都人民商場被憤怒的人民一連燒成平地，損失一億多元，就造了中共建政之後「四十年來的最大規火災和城市火災」。

在六四之後的三天，中共建政以降，被包圍在人民的汪洋大海，警惶逃路，公檢法人員作惡人沒有一個敢穿制服上街，到處遭受憤怒的民衆圍攻痛打。

六月四日凌晨，震於八九民運熱潮中的成都還是平靜的。在民衆半月來示威抗議的中心——人民南路廣場只有五十多位學生靜坐，圍觀民衆也很零落，遠不及高潮時那樣熱鬧。

突然間，血洗天安門廣場的直昇像晴天霹靂在每個人頭上炸開。同時，成都市當局又急急下達清場的命令。這於激怒人民，引發了一場人民起義。

上午七時四十分，成都市公安局發出緊急通告，宣佈人民南路實行交通管制，十路分段後，大段武警和公安幹警開着警車，段段疏導到廣場，先封堵翼場四周入口，然後發力清場。五十多名學生與圍觀民衆被逼毒打，然後被強行拉上警車載走。據說成都高自聯在廣場的播音員、四川師範學院一位十七歲的女學生因拒絕離開廣播站，當場被武警殘忍地刺了數刀。

官逼民反，燎發起義

各校學生從「美國之音」和香港「光華之聲」電台聽到天安門發生慘案，政府出動坦克、機槍掃射學生，「死傷七千多人」，已非憤異常，消場消息一傳來，無不失聲痛哭，喊着要上街去抗議，去戰鬥。

四川大學、華西醫科大學、成都軍事科技大學等校學生紛紛高舉喇叭，一路在呼着「打倒腐政府！」、「爲七千同胞報仇雪恨！」的口號，從南前往廣場示威遊行。沿途有無數憤怒民衆加入，隊伍不斷壯大。

上午十時，過支憤怒大軍抵達廣場南亞時，與一進密密麻麻、殺氣騰騰的武警人牆相遇。廣場上的市政府高音喇叭正在播放交通管制通告，警告「一六點暴徒不得越雷池一步」。

學生和民衆一邊高呼口號，一邊怒喝武警讓路，並强向前衝。但回答他們的是衆雨點似的警棍襲擊，頃時就有學生被打得頭破血流。

四川人的暴動和仁命搗神被點燃起來了，憤怒的民衆開始向武警扔石塊，扔瓶子。手無寸鐵的學生被掉上衣和鞋子，把衣服朝隊伍一丟，鞋子象雨點似地扔向武警，然後赤膊上陣，發狂般地往前衝。武警即以警棍、電擊棒和盾牌迎擊。雙方近距離地往前衝，武警即以警棍、電擊棒和盾牌迎擊。雙方近距離地往擊衝往最前面的學生。鮮血、棍棒、怒吼、咒罵、石塊……混戰中不斷有重傷者被抬出來，送到附近的第一門診所。

這天是星期日，放假的醫生都調來，結果搜索路傷員。門診部已裝不下了，但傷者仍源源不斷。據說，這些武警都是從貧地山區調來的，很多是涼山彝族人，特別愚昧兇狠，出手特別毒辣，拿着棍專打人要害，有的用電擊刺女孩子胸部和陰部。女孩子受凱受傷後，台痛難忍，只能張開兩腿跌跌撞撞逃命。

當場即有學生嗆喉大哭說，「天！這是什麼樣的政府，爲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竟向人民下毒手！」

衝而不過有人受傷被抬下來，後面的學生和民衆仍往前衝，打多老師死命地拉住學生，痛着滅慟學生不要送死，「同學們，你們一定要冷靜，千萬不要去作無謂的犧牲！」但他不住，學生已打紅了眼，爲孩子赤裸的上身和雙臂全是血痕，任凭着踩在過度破和正律的地上，義無反顧地向廣場衝去。

民警武警，狼狽潰逃

武警施放高壓水砲，衝在前面的學生和民衆被沸成落湯雞，但擋不住，武警始放催淚彈，滿街刺鼻異味，學生和民衆眼睛痛得睜不開，但依然擋不住。流血衝突一個多小時後，武警終於抵擋不住勢如破竹的憤怒民衆，節節後退。退到廣場時武警隊伍被民衆割散，分裂成小塊，被民衆團團包圍。

同時，廣場西面也有醫學院的學生和民衆衝到武警後，他們巧妙地以已停駛的電車作掩護，推着一輛輛電車往前衝。成排的武警衝過來，他們就朝後退；武警一退，他們又朝前衝。這樣一波接一波地衝鋒，終於在正午時衝入廣場。從廣場東南衝鋒的成都地質學院學生，也同時衝開了缺口。

這時聚集在廣場的學生和民衆已達十萬人。最初他們衝鋒時尚手無寸鐵，此時已陸續補給了木棒、匕首和鋼釬等武器，戰況越趨激烈。下午三、四



• 被捕的成都民運青年。

點鐘，武警向人羣開槍，許多民衆中彈倒地，但仍然無法阻止民衆的反抗。武警再無法支持下去，狼狽逃竄，分別再退到廣場北面的毛澤東展覽館，西面的市政府、東面的錦城藝術宮、人民南路派出所。

來不及逃進避難所的武警被民衆一路追打，有的當場被打死。有位受了傷的武警逃到小巷中，一位老太婆在牆上看見，提着一壺滾燙的開水從他頭上淋下去。人民對武警已恨得咬牙切齒。

市內各大醫院門口都圍着人山人海的羣衆，爲聲不絕，見有受傷武警送進去，立刻高呼，「拖出來打死！」許多本來程傷的武警果然被拖了出來，被民衆打得半死不活。衛生院不准收受傷暴徒，只准收武警。但結果所有受傷武警只被送往部隊醫院。

狂暴怒火，燭天燃燒

據到錦城藝術宮和人東派出所的武警被民衆包圍。因人東派出所的一百餘名武警曾向人羣開槍，所以民衆特別憤怒，不斷攻打派出所。但幾次衝進去，在武警開槍後又退了出來。於是民衆把自己的單車一輛接一輛地堆成一人多高的路障，封死了大門，然後點燃車胎。派出所內的一百餘名武警，在錦城藝術宮的武警的接應下，才倉皇逃了出來。夜幾十一時，衆憤中共專政機器的人東派出所被烈火吞沒，圍觀民衆粉粉拍手稱快。

對政府失望已極、憤恨已極的民衆並未解恨，又趕到旁出所後面的國營人民商場縱火。

人民商場號稱全國十大商場之一，爲成都及西南最大的綜合性零售兼批發商場，有職工三千一百

多人。據目擊者說，五日凌晨二時後，數萬人聚集在廣場外，高叫：「還我國家，還我北京學生親他！」

凌晨二時，人民廣場在萬目注視下燃起了熊熊烈火，火光映紅了整個天空，整夜不息。清晨時，佔地一萬五千平方公尺的廣場已成焦黑的廢墟。

四、五、六這三天，成都各政府和公檢法機關完全癱瘓，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人民都政府成為人，公檢法人員或軍人不敢穿制服上街，否則就會被憤怒羣眾包圍痛打。有的公安人員甚至連衣也不敢回，在單位裏躺了好幾天。

六月五日上午，民眾包圍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大樓，高叫「打倒不為人民說話的人大！」「打倒偽政府！」。樓上有人朝下扔磚塊，一些十幾歲的孩子在竹梯上綁著匕首向樓上殺。後來一些青年把樓上的國旗扯下來，倒掛國徽遊行，高叫「共產黨垮台了！」

下午民眾又包圍市政府辦公大院，砸毀停在車棚的十二輛摩托車，並把市政府招牌取下來，掛在街後面的公廁外，請來外國記者拍照。他們說，「這個招牌只配掛在這裏！」

在這三天，成都民眾還放火燒了國營的人民電影院，燒了兩家的錦江賓館。

成都的老百姓說，這三天雖然社會秩序亂了一點，但共產黨統治四十年，只有這三天才是政府怕了人民，他們感到出了四十年的氣，特別是出了六四大屠殺的氣，心中很痛快。

血腥鎮壓，血債待償

四川人性情烈烈，可能缺少了一點理性。但必須承認，這是人民起義，是官逼民反。

六月七日，當局開始出動裝甲車隊和裝甲車隊，武警和軍人個個荷槍實彈，挨戶搜查抓人，白色恐怖籠罩整城。學生採取「空校」行動，各大學校園一片死寂……

中共為這次北京的八九民運定性為「暴亂」，其餘城市為「動亂」，只有成都是「戰重騷亂」，無論輕重性質次於北京。

在三日的人民起義血戰中，有多少人傷亡？中共公佈的數字是：傷一千八百人，其中武警一千一百多人，學生和民眾七百餘人；死八人，其中有兩個是學生。但民眾說，學生和民眾傷亡應該高得多，但在目前的恐怖氣氛下，誰能為學生和民眾說話。不過相信這筆血債早晚是會償還的。

·參考文件·

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眞相

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編者按　新華社六月九日轉發了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六月五日的文章，題爲〈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眞相〉，全文如下。

六月三日、四日，首都北京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動亂之後，發生了一場暴人聊聞的反革命暴亂。依靠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官兵和武警官兵、公安幹警的英勇鬥爭，依靠廣大人民的配合和支持，已經取得了平息暴亂的初步勝利。但是，這場反革命暴亂現在還沒有完全平息。極少數暴亂分子還在那裏陰謀策劃，製造謠言，蠱惑人心，進行反撲。他們利用槍來的槍支彈藥，打劫槍，燒汽車，砸路平、衝擊商店和公共場所，企圖垂死掙扎。目前，北京上有種種傳聞，許多羣衆對事實眞相還不知道。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有些問題沒有解決。因此，有必要把這場反革命暴亂的眞相向羣衆講清楚，使大家明辨事情的來龍去脈，認清平息這場暴亂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積極投入鬥爭，爲穩定首都局勢做貢獻。

一、有的同志提出，前幾天動亂的局勢已有所緩和，戒嚴部隊還有必要進城嗎？

總理明確，執行國務院戒嚴令，完成首都部分地區的戒嚴任務，部隊必須進城。事實上，從五月二十日發布戒嚴令之日起，戒嚴部隊就大都在按照預定部署，採取不同方式向城裏開進，到達指定部位。正是因爲戒嚴部隊的陸續進駐和各方面的艱苦努力，動亂的局勢才開始向着穩定的方向發展。但是，必須尖銳指出，極少數人製造動亂的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目標絲毫也沒有改變。

他們蓄謀已經內定了「新政府」的成員，準備了要鎮壓的幹部名單，盤據在天安門廣場的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斷製造事端，叫囂要達到，推翻現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目的。

他們積極組織力量，糾集流氓地痞、網羅刑事犯罪和社會上敵視制度有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謂「飛虎隊」、「敢死隊」、「敢死隊」、「敢死隊」，揚言要「敢死」，威脅國家領導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政權。

他們用海外反動政治勢力援助的資金和物資，準備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開辦了「民主大學」、「工自聯」的幾個頭頭，他們就借機煽動一些人，包圍和衝擊了北京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機關和公安部。

六月二日晚，中央電視台借用了十個月的武警部隊的一輛吉普車，在返回原單位途中，由於車速過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車事故，壓死三人，重傷一人，沒有一個是學生。這本來是一起交通事故，有關部門已在處理，但是，極少數人却有意把它同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城的行動聯繫起來，人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的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激動不明眞相的人，要搶奪屍體，舉行佔領大遊行。一時間，人心浮動，氣氛極爲緊張。經過兩天的煽動和鼓噪，暴亂的火就被他們點了起來。

二、有的同志問，六月三日這一天發生的事情，到底是暴亂嗎？

這個問題，最好還是讓事實來回答。

六月三日凌晨，當戒嚴部隊按既定計劃選擇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就有人大呼小叫，煽動一些人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路口阻攔大小車輛，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

一時許，魯谷莊附近十二輛軍車被攔，從燕京飯店門前經過的戰士被強行搜身，驚嚇大禮前的軍車輪胎被扎穿，並被隔離圍住。

拂曉前後，永定門橋頭的軍車被推翻，木樨地的軍車車胎被扎穿，朝陽門的四百多名進城的戰士被歹徒用石塊亂砸，六部口、橫二條一帶軍車被攔截，戰士被圍困。

早上七時前後，有的歹徒闖進被圍困在六部口的軍車內，搶奪我有子彈的機槍。從建國門到東單，以及天橋附近，進城部隊被零星隔斷，遭到圍攻、毆打。在建國門立交橋上，有些戰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戰士被打得痛哭。

上午，虎坊橋一帶的進城部隊被衝，戰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有些被打傷的戰士在被送往醫院途中被人搶劫，急救車被攔截，場面被綁架。虎坊路至陶然亭二十一輛軍車被圍，在戰士轉移彈藥時，前往援助的民警被打傷。

中午，被圍阻在府右街南口、止義路北口、宣武門、虎坊橋、木樨地、東四等路口的解放軍戰士，有的被打傷，有的鋼盔、軍帽、雨衣、水壺、挎包被搶。有的路口，壓縮餅乾、罐頭等撒滿一地。六部口一夥人截下一輛滿載彈藥的軍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多次解圍均未成功。這車槍支彈藥如被搶走或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爲了保護首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武警部隊施放了催淚彈，搶回了彈藥車。在這時，有的學生受傷，隨即送往醫院治療。

與此同時，一夥暴徒衝過圍堵和衝壞國家機關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市區。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了嚴重阻攔。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仍然採取了儘其克制的態度。而少數暴徒却利用這種克制發動襲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

二十二點到二十三點，從複興路、公主墳、木樨地到西單一帶，有十二輛軍車被燒。有些人用卡車運來障礙，向戰士猛砍。一些暴徒把無軌電車推到路口，放火燃燒，阻斷了道路。有的消防車趕去滅火，也被砸爛、燒毀。

二十三點前後，虎坊橋三輛軍車被砸，一輛吉普車被推翻。安定門立交橋軍車被圍堵，學文門大街一個團的戰士被圍堵，建國門立交橋三十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三百多輛軍車被圍堵。爲保證軍車前進，有的戰士和指揮員下車做疏導工作，被圍攻毆打，有些被强行綁架，不知去向。在南苑三營門受阻的軍車，爲避免衝突，往東繞行，至天壇南門再次被堵，許多軍車被砸，被燒。珠市口一輛軍車被堵，一個人爬到車上，下邊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動員他們下來，當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六月四日凌晨以後，裝甲車車隊先後順利和重要部位。他們衝入民大會堂、衝中宣部，衝廣播電視部，衝中南海的西門和南門。保衛這些機關的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數十人負傷。

隨着事態的急劇惡化，暴亂的挑動者也更加猖狂。下午五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少數人，向天安門廣場不明眞相的羣衆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鍬子和削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工自聯」在廣播中大肆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一夥暴徒糾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單附近一個建築工地的圍牆，搶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鋼筋、磚塊等，準備打巷戰。

請人家看看，這不是暴亂是什麼？在這緊急關頭，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近郊周圍的戒嚴部隊，强行開進，平息暴亂。

三、有的同志問，部隊進城平息暴亂，爲什麼向老百姓開槍？

自戒嚴以來，陸續進城的戒嚴部隊始終保持高度克制的態度，盡量避免發生衝突，這是有目共睹的。六月三日暴亂發生後，大部隊進城前，爲了避免傷害羣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於晚六時半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這個《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各種廣播器，進行了反覆廣播。

六月三日晚十時前後，事態向城內開進的各路

分子趁機搞破壞事態，抓走幾個。現在，一些事態用強制的
方法在部隊戒嚴以後，就像戒嚴以前一樣，一些事態的
產生，仍然是群眾自己經過鬥爭，爭取來的。如果不爭取，
就不可能得到。到他們認為有利的時候，才必須下以壓於的打擊。
5.有關部門已經宣布，在事態中對於一些事態的
人，應該依法教育和公共安全者，依法處理。如果不爭取，
就不可能得到。

通告說，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和拒不執行此
項命令，仍繼續留在廣場，破壞部隊沒有撤退和拒絕一切手
段予以強行驅離。二、如果有人襲擊和拒不執行此
命令，破壞部隊沒有撤退和拒絕一切手段予以強行驅離。三、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和拒不執行此
項命令，仍繼續留在廣場，破壞部隊沒有撤退和拒絕一切手
段予以強行驅離。四、希望一切有良知之士，不要參加
執行反動政府的戒嚴令，要積極起來制止部隊
執行這個任務。」

傍晚在廣場上的數千名青年學生聽到通告後，
左右，打著各自的旗子，佈置了手拉手的人體防線，在五時
許部隊在廣場東側向市區開出了一條寬闊的通道，
保證了學生隊伍，順利、平安地撤離。當時，還有
少數學生堅持不走，武警戰士按照「通告」要求，
強制他們撤離了廣場，到凌晨半，廣場住練全部完
成，整個廣場實際用了不到半小時，廣場有史以來的革
命沒有流「一個人，包括最後頑強抗拒的。所謂「天
安門血流成河」，完全是栽贓我人道。

五、戒嚴部隊，等於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全過。

上述正確認識這場反革命暴亂的性質和平息
暴亂的重要意義。我們要團結和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
教育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提高警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陳希同的「平亂」報告

——揭陳希同的報告

■戈揚



■身在美國的戈揚（圖）憤怒駁斥陳希同的謊言。

到底誰是預謀？

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人大常委會上的「小亂」報告，長達三萬餘言，美國華文報紙以整版篇幅連載兩日。我在異國他鄉及時讀到，不能說不是新聞自由給我的好處。

這篇報告不但是長文，也是「妙」文，妙就妙在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老調搜羅編造，而且造到我的頭上來了。報告的前部份列舉了我的三個例子，來說明這次發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

第一個例子。

報告說，去年十二月七日，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與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隨便了，而是太客氣了。」

是的，確有其事。

那一天，我被臨時邀請參加會，匆匆來到會場，既無發言稿，又無思想準備。金觀濤講完話，他的夫人問我：「親清對社會主義的評價是否過了頭？」我不但如此回答，還用這個做題目講了話。誰知我本無心，陰謀家們卻有意。他們事先派了人去，很快就把小報告送上去了。趙紫陽看了小報告，不久就在政治局會上點了我和金觀濤的名。

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失敗，有目共睹，在理論上是否違反客觀規律，也有案可查，這不眠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理論問題，關於學術範圍，不是說學術問題可以自由討論嗎？爲什麼說過的話總是不算數呢？

尤其令我驚異的是，一份要讓人民代表相信的大報告，居然給敵我沒有準備的片言隻語作爲有計劃有預謀的證據。不過，這根一來也洩露了天機。我在明處，陰謀家們在暗處，到底誰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呢？

陳希同怎樣編造故事？

第二個例子。

報告說，二月二十六日，張顯揚、包遵信、李洪林、戈揚等四十二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也要求釋放所謂的政治犯。

這眞是一個笑話！今年春節期間，文藝界有人寫信給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放魏京生時，希望我也簽名。偏偏這時我從內蒙古回京，爲了趕寫一篇文章，我把電話關了。他們以爲我不在北京，便沒有去找我。

三十三人簽名過去後，又有人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與釋放政治犯，徵求我是否簽名。我認爲，一個呼籲發出後，如果不被接受，再寫多的信也沒用，所以，我沒有簽名。

而陳希同的「大一統」觀念則認爲，戈揚既然「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就必然會簽名。想當然耳，因此隔由了這個笑話。

不過我這樣說還是太善良了。他們並非如此。他們明知我沒有簽名，也要栽上。否則，怎樣編造故事呢？

第三個例子。

報告說，這場動亂從一開始就表現爲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饒家其、蘇紹智、陳子明、劉賓雁。

是的，我們是開了一個悼念耀邦逝世的座談會。參加的四五十人，豈止四人？會後有人建議把花圈送到天安門，我還親自去送了花圈。

胡耀邦是怎樣下台的？

來到天安門廣場一看，我嚇了一跳，這麼多人，也擠不進去呀！別人扶着手舉花圈的我，一步一挪。我邊走邊想，誰說中國沒有希望？這麼多人擁護改革，能說沒有希望？如果政府眞正講民主，講法制，按客觀規律辦事，大家把力氣用在生產，科學和文化的發展上，二十一世紀肯定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四月二十三日，我在離京來美路上飛機前，用這個意思寫了一篇《新觀察札記》。沒有想到，就在我出國的短短一個多月裏，《新觀察》被停刊了。更沒有想到這樣一個中國人民的共識和希望，被扣上「動亂」的帽子，而且硬說是有計劃、有預謀的。

誰有計劃？誰有預謀？不但從我的這三個例子看得清楚，整個報告也告訴人們，有計劃有預謀的，絕不是愛國愛民、擁心中國會逐個除球籍的知識分子，正是那些視權如命、置國家和人民於不顧的保守派陰謀家們。

請看胡耀邦是怎樣下台的？

胡下台前，他們早就利用鄧小平害怕大權旁落的心理，告黑狀，要把胡搞掉。但苦於理由不夠，感得伺機而行。一旦看到有些大學出伙食管理不善而罷課，或因遊舉不合理而遊行時，如獲至寶。他們不是去解決矛盾，而是去抓階級鬥爭，立即運用新聞機構，如新華社和《光明日報》黃令赴各地的記者專門搜集反動口號和標語，一日多次電傳，大肆渲染，印成《簡訊》，日夜飛向中央領導人的手裏。而這些反動口號和標語的來源卻十分可疑。

以暴亂作爲殺人藉口

這一回又是如此。學生悼念胡耀邦逝世的和平請願才第二天，中宣部一位副部長就利用新華社記者寫的一篇關於有人衝新華門的報導，加進去「打倒共產黨」的口號，編造工人路過時的反應，來歪曲學生請願的性質。可見，他們早就把帽子準備好了。再過來三天，李錫銘的系統集報已經寫好，鄧小平乃上綱定性。正當悼念活動結束學生回校的時候，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出來了。這才幾天，不是說學運初期承認過學運是愛國的嗎？什麼時候承認過呢？

目的很明顯，他們就是要用這篇不講理的就論來激怒學生，促使事態擴大。而且一激再激，早就痛恨再制主義的人民自然要站在學生一邊。於是他們把準備好的第二頂帽子拿出來了，將「動亂」升級爲「反革命暴亂」，以此作爲殺人的藉口。

陳希同的報告不就是這樣寫的嗎？有什麼好掩飾的呢？

在這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年輕人的文明與講道理同苦爾老朽的野蠻與不講道理；人民的莊嚴與崇高同陰謀家的卑鄙與無恥；民主戰士的大公無私同官僚當權者的極端自私自利，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呵！歷史眞的如此無情，讓正義死亡，讓魔鬼當道？

不，不可能，歷史是公正的。正義的種子已經深深埋在人們心裏，「於無聲處聽驚雷」，這個時刻即將到來！

戈揚女士爲北京《新觀察》主編，被陳希同在「平亂」報告中「連點了三次名」。此文是回應，也是反擊。——編者 ◎

從陳希同「平亂」報告 看中共的意識形態危機

黎思

陳希同以國務委員和北京市市長身份，在1989年6月30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這是八九民主鬥爭和六·四鎮壓後中共官方較有系統地申述它的立場、辯解它的行為的文件。

即使不看這份《報告》，大概也可想像它有什麼內容。但這並不表示《報告》是不值一顧的。《報告》如何篩選「事實」，如何界定所謂「動亂」的性質，如何解釋「動亂」的起因和發展，如何陳述首都各階層人民的參與，這些都有必要掌握，以便分析中共官僚統治到現階段——與人民公開為敵、要用軍隊坦克鎮壓城市廣大群衆，以及「推翻現政權」的口號為海外中國同胞公開叫囂並普遍提問——怎樣在意識形態上企圖支撐政權的「合法性」和辨解它仍是全民利益的代表。

顯然，《報告》所舖陳的「事實」，都是為了支持某些結論的。一些「事實」可能的確曾發生（例如它列出學潮醞釀階段在知識份子和學生中間曾舉行過多次的研討會、民主沙龍，以及3月1日起北京幾所大學出現的一系列大字報）。對於這些事實，我們也有必要全面掌握，以能了解學潮醞釀時期及發展以後校園大字報的內容、知識份子的言論，等等。越是掌握這些事實，我們就越是有利，這場衝擊中國和全球的民主鬥爭，絕不是幾個人的「蠱惑人心」、「透過煽動」所能掀起的。這場民主鬥爭的背景，其實是根深蒂固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直接源於中共官僚層統治，近年的「開放改革」使矛盾又為激化。一些大字報質疑中共的「正確領導」，一些大字報提出要改變中國的財產關係，這些都是從現實矛盾衍生出來的各種思潮、看法，其中不少觀點互相矛盾對立（例如有些主張行真正的社會主義，有些主張進行全面市場化、私有化的經濟模式）。

可以看到，在4月中學潮爆發以前，在學生、知識份子中間已感覺到社會危機的爆發正臨近。《報告》所援引的一個「動亂醞釀」的例子，就是2月中知識份子發起要求釋放政治犯的簽名運動。的確，這個簽名運動反映了社會關係開始緊張，並表現為尖銳的政治要求。

由此可見，問題真實不在於《報告》所羅列的一些「事實」是否真的曾經發生，而在於，這些「事實」怎樣經過篩選甚至扭曲後，被中共官方辦理專案用來詮釋所謂「動亂」的起因和經過。

《報告》的整個思路邏輯並不複雜。它界定這次事件由「政治動亂」發展到「反革命暴亂」，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陰謀的」。它既有「國際背景」，又有國內的「社會基礎」。關於後者，《報告》點名指責十餘名知識份子（主要是嚴家其等屬於趙紫陽旗下的智囊團成員）挑唆、煽惑、煽起動亂，而趙紫陽則扮演縱容、後是鼓動這場「動亂」，以達到打倒鄧小平、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目的。這個「陰謀」是與國際敵對勢力「內外勾結、上下串通」，以求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

《報告》強調這次事件是由少數知識份子煽動挑起的，而在事件激化成暴動的過程中，群衆是「不明真相」被鼓動起來的，是「好人和壞人混雜在一起」的。之所以要強調是少數人搞事，有兩個目的：一是為辯說中共與大多數人民仍然利益一致，大多數人民非與中共為敵；二是唯心主義地將事件起因歸咎為少數人思想錯誤，迴避對客觀社會矛盾的分析，也就迴避了中共政衆在激化社會矛盾上所應負的責任。

這次民主鬥爭一個顯著的發展，是中國工人階級經過長期的沉寂後開始動員組織起來（工人打着廠旗坐着廠車上街遊行；同時工人獨立於官方控制而組織「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報告》中，組織工人了敢死隊」等的英勇工人，被形容為「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竄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滿釋放份子」、「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刻骨仇恨的人」。中共自稱代表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推行無產階級專政，《報告》刻意迴避工人的自我組織和獨立動員，是意料中事。

《報告》值得我們分析留意的，反而是它的一個並非正確的斷言：「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勢力，總是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都放棄社會主義的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這是他們長期的根本戰略。這些年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誤和經濟上的暫時困難，更加緊了這個戰略的實施。」

如果將這個分析推深一層，就是說，國際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力量之間的爭持，一直是存在的；國際壟斷資本從沒放棄它的根本戰略——令資本主義制度重新在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復辟；國際壟斷資本之所以想將各國重新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不是簡單因為它「敵視」這些國家或政府或人民，不是簡單因為它要豎起「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旗幟，而是它要擴張它的經濟利益。

從這個分析出發，邏輯結論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對國際壟斷資本勢力加以警惕防範，尤其是由於二者的生產力水平差異很大，無所謂「公平的物質交換」。可是，《報告》卻同時簡單地強調，「我國絕不妨礙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矛盾就在這裏。

「堅持開放改革」，是78年以來中共大力推行的經濟路線。這個路線引入內部的市場法則的運轉和自發資本主義勢力的滋長，引外引入外國資本來中國投資和開發市場。這條由中共政府推行的經濟路線，這個助長資本主義勢力生長而又嚴重腐蝕和工農大衆民主手段的政策，使中國這個處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更偏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事前倒役，而這個政策恰好有利於一直視親中國的國際壟斷資本勢力。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代表國際壟斷資本勢力的組織，近十年來與中共保持密切關係並企圖影響中國的發展路向。幻結企圖將中國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勢力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共政權本身！

因此，官方上述主張財產私有制更應該地以至全面地被復的「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是在中共開放政策推行者的智囊團子內探討、鼓吹，就不為奇！《報告》批判這個智囊團子，又批判學潮期間出現《私有制宣言》之類文件，如果要追究，中共正是始作俑者！

（人民爭取各種政治權利、爭取對社會生產及分配有決定權等要求，固然已被中共指責為「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但這些權利絕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可以享有的；只有在工農大衆真正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才能實現以上人民權利和權力。所以，提出廣大勞動者——而不是一小撮資產擁有者——享有真正民主權利、權力的要求，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民主思潮而不是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這些要求是絕不會為國際壟斷資本勢力所認可的，當然也是絕不會為一黨專政的中共所容忍的。）

中共近年來多次聲稱為怨克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少提社會主義，又在理論上修正以往說中國處於社會主義階段的說法，改為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扭捏的姿態，反映中共統治官僚層不願放棄從無產階級手裏奪來的對國有財產的支配權，它掠奪的一部份卻又伺機改變其專生屬性，轉向將其掠奪所得的財產變為私有。但是，有趣的是，在這次城市群衆大規模興起挑戰中共權力的民主鬥爭之後，中共在實際經濟路線上維持「開放改革」，在實際政治權力方面維持「黨的領導」，但在意識形態上，從《報告》可見，中共急於以「社會主義」的守護神姿態出現。

現時尚無跡象顯示中共在「開放改革」政策上收斂，當然這在未來是有可能的——如果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而中共進一步失控的話。但在目前，在意識形態上，中共已開始拋棄，將「資本主義泛濫」的責任推在趙紫陽及其智囊團子身上。但由於當權者以至其反對者都不能提出另一套可行的經濟路線，「開放改革」及它帶來的一系列社會矛盾，仍可能持續一段時間。不過，在意識形態上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要由中共來領導，反映中共的權力基礎仍主要是依賴着被它權制支配的國有財產之上。

如正如本文前述，今日浮現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素及思想傾向，始作俑者是中共政權本身。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一個要移去的障礙就是中共的官僚統治。不管它如何聲稱維護社會主義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但它却從不出什麼具體可行的辦法。《報告》只能主張：「廣大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正在為我國遭受的損失，進行艱苦的勞動。」

當然，中共官僚統治就是中國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障礙，也是中國倒退回資本主義的障礙；在掃除這個障礙上，中國工農大衆與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似乎有共同點，但掃除障礙的過程和之後中國要走那個方向，兩者却是利益截然相反的。要走一個有利廣大勞動者的道路，就只能靠勞動者自己的組織和爭取。

陳希同「平亂」報告的缺乏說服力，不僅在它的理論支柱——中共先打擊資本主義思潮、維護社會主義的力量——這方面，是完全虛而無力的。這個意識形態上的真空，正反映中共統治的深刻危機。

1989年8月18日

十月評論 89/7



鄧小平的「六九」講話

本刊資料室

中共四中全會公報稱鄧的講話是「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的綱領性文件」，眞有如此大的作用嗎？文內小標題爲本刊所加。

同志們辛苦了！（熱烈鼓掌）

首先，我對在這場鬥爭中英勇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無限的哀悼！對在這場鬥爭中負傷的數千名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親切的慰問！對所有參加這場鬥爭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致以親切的問候！

• 我提議，大家起立，爲死難的烈士們默哀！（全體立默哀）

• 我用這個機會，我講幾句話。

風波是大小氣候決定的

這場風波並非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在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就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台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

《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爲動亂。（李鵬插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份，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我們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軍隊，也有一批各個時期參加革命的世幹還在，因此，事情現在雖發，處理起來比較容易。處理這一件事的主要難點在於，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一小撮壞人混雜在那麼多青年學生和圍觀的羣衆中間，陣線一時分不清楚。使我們許多被採取的行動難以指手。如果沒有我們羣這麼多老同志支持，甚至連事件的性質都難以確定。一些同志不了解問題的性質，認爲這只是單純的要待遇的問題，實際上，對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羣衆的問題，還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會流氓。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不搞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我相信，經過認眞做工作，佳取得羣衆，內經大多數同志對定性和處理的擁護。

暴亂目的是打倒共產黨

事情一發生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目標主要是兩條，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活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並不是他們的一個目標，而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這次全息暴亂中，我們那麼多同志負了傷，甚至犧牲了，武器也被搶去了。這是爲什麼？也是因爲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都放出手，處理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謝解放軍指戰員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暴亂事件。儘管損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贏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變觀點。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雖然犧牲了許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觀地分析事件的過程，人們就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這也有助於人民理解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所採取的方法。今後解放軍遇到問題，採取措施，就容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這要肌使說一下，以後再不能成人把武器搶去了。總之，這是一個考驗，考試合格。雖然軍隊犧牲同志不是很多了，戰士們都是十八、九歲，二十歲出頭的娃娃，但他們仍然是眞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險面前，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面對死亡毫不含糊。懂得什麼是，從容就義，他們當之無愧。我講考試合格，就是指的軍隊仍然是人民子弟兵，本身的性質合格。這個軍魂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這次遇的是資本的政治鬧，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弟兵同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這表明，不管我國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不管如何更新換代，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處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保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同時，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殘殺，對他們，此有分之一的寬容都不應有。

要冷靜考慮過去和未來

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神的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起考慮，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件壞事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慢，更紮，甚至於走彎路。使我們的失誤約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是發揚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開來講，只是提出一個課題。

第一個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步曲」，正都不正確？是不是因爲發生了這次動亂，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發生了問題？我們的目標是不是一個「左」的目標？是否還要繼續用它作爲我們今後奮鬥的目標？這些大的問題，必須作出明確、肯定的回答。我們第一個翻一番的目標已經完成了，第二個翻一番的目標計劃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後五十年，要達到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增長速度爲百分之一點幾就夠了。這就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對此，我想我們做出的不是一個「左」的判斷，制定的也不是一個過急的目標。因此，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該說，我們所制定的戰略目標，現在至少不能說是失敗的。在六十一年後，一個十五億人口的國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應該是能夠鼓舞我的。不能因爲這次事件的發生，就說我們的戰略目標錯了。

基本路線「一中心兩基點」

第二個問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講了？我最近提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不夠，既，沒有把它作爲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其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協講話，講了「四個保證」，其中有一條叫「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艱苦奮鬥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後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年七十年。我們的國家建設，提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於克服腐敗現象。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後來日子稍微好點，就提倡高消費，於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麼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要我上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這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都要變變，個什麼樣的國家。這樣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第三個問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講了？我最近提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不夠，既，沒有把它作爲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其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協講話，講了「四個保證」，其中有一條叫「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艱苦奮鬥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後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年七十年。我們的國家建設，提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於克服腐敗現象。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後來日子稍微好點，就提倡高消費，於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麼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要我上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這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都要變變，個什麼樣的國家。這樣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工作的人沒有信息，就是瞎子不通，耳目不靈。再是總不能重復回到過去那樣，把經濟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這個建議，請黨委研究。這也是個比較急迫的問題，總要按順的問題。

要人大制不要三權鼎立

這是總結我們過去十年。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我們在改革中遇到的難題比在開放中遇到的難題要多。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也並不都是實行三權鼎立式的制度。美國屈我們鎮壓學生，他們五十年代、兩學校鬧事，政府派了空降部隊去佔領。美國在六十、七十年代發生了多次學潮和騷亂，他們還不是出動了警察和軍隊，還不是抓人、流血？他們是鎮壓學生和人民，而我們則是平息反革命暴亂。他們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今後，在處理這類問題的時候，關鍵是要注意一個動態出現，不要使它蔓延。

基本路線方針政策不變

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除了個別講話有的需要變動一下，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政策都不變。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請大家認真考慮一下。毛澤東一些做法，如投資方向、資金使用方向等，我贊成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基礎工業，無非是原材料工業、交通、能源等，要加強這方面的投資，要堅持十到二十年，事實次慎，也要加強。這也是開放。在這方面，膽子要大一些，不會有大的失誤。多搞一點電，多搞一點鐵路、公路、航運、能源很多事情。鋼、外國人判斷我們將來需要一億二千萬噸，現在我們接近六千萬噸，還差一半。如果在現有企業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增加兩千萬噸，就可少進口鋼材。借點外債用在這些方面，也叫改革開放。現在的問題不是改革開放政策對不對，搞不搞，而是如何搞，開哪方面，關哪方面。

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

利用這個機會，我就講這一點。

鄧小平要「冷靜地考慮一下」！

——從「六九」講話看中國當前政局

● 劉燕英

所謂國際大氣候，應是近十年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社會出現的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革形勢。
所謂中國小氣候，則是改革開放十年來培育出來的一種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思想。
中國政治大倒退，於今不但表現在老人政治的強化，而且表現在個人崇拜的復活。
歷史證明，凡是大搞個人崇拜的時候，往往是被崇拜者政治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

血流北京大安門的「六四」慘劇發生後，舉國的人們一時不敢相信這會是鄧小平的意旨，國際上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也大跌眼鏡，直到六月九日從電視上看到鄧小平公開亮相後見首都戒嚴部隊軍銜以上幹部並發表講話之後，人們才不得不痛苦地接受這個事實，並且感到必須重新認識鄧小平，必須透過鄧小平的「六九」講話以及《人民日報》最近連續發表的數篇鄧小平的社論，重新把握中國政局的脈搏。

鄧爲何會鎮壓學運

以「三起三落」經驗到借導改革開放而贏得世人尊敬的鄧小平，爲什麼竟會讓軍隊開槍鎮壓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和無辜市民呢？欲追求此正確答案，必須全面地認識鄧小平。

如所週知，鄧小平是一貫論一者，沒有什麼一經驗」可論。他第三次復出時所表述的治國思想，既加言之概是：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四個堅持一和改革開放。十年前，他在提倡改革開放不到三個月即強調四個堅持的必要性，從此把改革開放在四個堅持的緊箍咒，而且從來沒有放鬆過。自八〇年到八七年，他先後發動的封民主潮、圍魏救趙、批「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運動，無一不是四個堅持的體現。可見鄧的「兩點論」思想很明確。然而許多人却一廂情願地只相信他是改革開放的倡導者，而把他所強調的四個堅持視爲他的保守派的讓步，他陷政治平衡的需要。就連是近期嚴峻主義者，他認爲中國作爲發展中的國家，要發展經濟，必須有一個適合的政治環境，要穩定，就得堅持四項原則，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辭職後，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公開表示：「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我們的政治優勢是說了就算，經濟上去了，其他一切問題都好解決」。要發展經濟，必須有穩定的環境，要穩定，就得堅持四項原則，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辭職後，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公開表示：「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我們的政治優勢是說了就算，經濟上去了，其他一切問題都好解決」。要發展經濟，必須有穩定的環境，要穩定，就得堅持四項原則，

今次學運的悲慘結局終於使人看清了鄧的兩面性，他是改革開放的倡導者，更是頑固堅持的維護者，一旦這兩堅持受到挑戰，絕不可讓性改革成果的在所不惜。因此在他看來，維護專政政權——實質是維護老人政治——比什麼都重要。鄧的這種思想，最明顯的表現在他的「六九」講話中更加表露無遺。

給學運上綱的目的

鄧小平在「六九」講話中認爲今次學運發展到「動亂」，最後發展到「反革命暴亂」，是必然的。他說：「這場風波是早有預謀，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和中國自己的小撮反動派長期策劃的結果，是一定要發生的，是我們的意志轉移的。只不過是提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關鍵問題在於「六九」講話以及《人民日報》最近連續發表的數篇鄧小平的社論，重新把握中國政局的脈搏。

鄧小平在「六九」講話中認爲今次學運發展到「動亂」，最後發展到「反革命暴亂」，是必然的。他說：「這場風波是早有預謀，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和中國自己的小撮反動派長期策劃的結果，是一定要發生的，是我們的意志轉移的。只不過是提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關鍵問題在於「六九」講話以及《人民日報》最近連續發表的數篇鄧小平的社論，重新把握中國政局的脈搏。



郭小平在中南海接受北京武汉新闻媒介采访
时的情景。

誰要對「六四」事件開槍負責

□ 魯 人

北京「六四」事件，何人下令開槍？鄧小平？楊尚昆？還是戒嚴部隊總指揮？本文首次透露了知情者爆出的一些細節，有助讀者了解事件的內情。

去年北京「六四」事件之後，海內外議論最多的一個問題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六月三日夜間突進天安門廣場時，究竟何人發令開槍？筆者通過若干渠道了解到一些有關內幕，現借貴報一角予以披露，以饗讀者。

戒嚴部隊開進伊始 高層尚未決定開槍

來自各方面的可靠消息證實，中共和軍方高層向戒嚴部隊發出強行進城的命令時，尚未決心採取開槍的極端行動。戒嚴部隊強行進城的命令是六月三日傍晚作出的。在此之前，戒嚴部隊指揮部已將各路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四周的位置進行了部署，並試圖於六月三日白天分散進入城區一部份，由於北京市民和學生奮起阻攔，未獲成功。在木樨地、新華門等地，市民和學生們遏將載獲的槍枝、頭盔展覽示衆，令中共高層大感光火。他們意識到，如果軍隊不能一鼓作氣開進城區，北京市民的情緒將更加高漲，而軍隊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不僅戒嚴難以實現，局面也更難收拾。是日傍晚六時許，經部小平批准，楊尚昆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名義向戒嚴部隊下達了強行進城的命令，大意是：北京今天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各戒嚴部隊於今晚開進城區，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手段，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在戒嚴部隊指揮部給各戒嚴部隊的命令中，還分別規定了到達指定位置的時間。至於可否開槍，命令中均未言及。

另據知情者透露，六月三日晚六時許，解放軍三總部負責協同戒嚴部隊進城的高級將領應召到總部受領任務，總部首腦包括總參謀長遲浩田、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等親自傳達了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傳達之後，曾有人當面問及總部首腦，雖然命令中沒有明確規定開槍，但必須在規定時間到位。在這種情況下，部隊即使也決定開了槍，其他戒嚴部隊進城將開槍大感意外。

某戒嚴部隊鳴槍開路 指揮部推廣「經驗」

既然中共和軍方高層並未明確下達開槍命令，北京六三之夜又如何槍聲大作的呢？據參加戒嚴行動的某集團軍高層人士透露，他們部隊在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時，洞其他部隊一樣遭到群衆圍阻而無法前進，士兵們擠縮在一起，用頭上的鋼盔組成一層保護蓋，抵擋從四面八方飛來的石塊、玻璃瓶的襲擊，緩慢向前挪動。指揮員遂通過無線通訊設備向指揮部報告，請示如何處置。起初得不到明確答覆，稍後，指揮部電示，大意是：××軍開了槍，糊阻的人羣開始散去，效果很好。各部隊可根據情況視前處置，但必須在規定時間到位。在這種情況下，部隊即使也決定開了槍，其他戒嚴部隊進城將開槍大感意外。

某戒嚴部隊鳴槍開路 指揮部推廣「經驗」

既然中共和軍方高層並未明確下達開槍命令，北京六三之夜又如何槍聲大作的呢？據參加戒嚴行動的某集團軍高層人士透露，他們部隊在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時，洞其他部隊一樣遭到群衆圍阻而無法前進，士兵們擠縮在一起，用頭上的鋼盔組成一層保護蓋，抵擋從四面八方飛來的石塊、玻璃瓶的襲擊，緩慢向前挪動。指揮員遂通過無線通訊設備向指揮部報告，請示如何處置。起初得不到明確答覆，稍後，指揮部電示，大意是：××軍開了槍，糊阻的人羣開始散去，效果很好。各部隊可根據情況視前處置，但必須在規定時間到位。在這種情況下，部隊即使也決定開了槍，其他戒嚴部隊進城將開槍大感意外。



坦克進駐北京城

鄧楊默許開槍 迴避直接下令

儘管開槍的命令是戒嚴指揮部以「推廣××軍經驗」的形式委婉發出的，也肯定得到鄧小平、楊尚昆的首肯，這是毫無疑問的。鄧小平對開槍問題作過何種指示，目前尚不得知，而在日後的各種講話中，鄧對此均避而不提，想必當時也是採迴避態度。楊尚昆於六月四日晨則有如下指示傳達至戒嚴部隊：「軍隊執行戒嚴任務，遇有抵抗，可以開槍還擊，但在人羣密集的居民區開槍時要特別注意，盡量避免誤傷羣衆。」從這段指示的內容看，六三夜開槍尚昆直接下令開槍的可能性也並不大。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六四事件開槍鎮壓的問題上，中共高層和軍方統的部門並非無所顧忌。他們未必不知道，站在槍口前面的絕大多數都是市民和學生，誰下令開槍，誰就有可能成爲千古罪人。相信包括鄧小平、楊尚昆在內，誰都不願擔此責任，於是便搞成了一筆「糊塗賬」。日後倘若追究起來，大家便可以「踢皮球」。這也算是一種「中國特色」吧！



鄧小平和楊尚昆

中共玩弄宣傳之手法

包美玲

六、四天安門事件震撼世界，國內國外新聞界不惜冒生命危險忠實報道，國內更有不少報章甘犯可能被整肅而不畏死的向人民訴說實況，反觀，中央電視台卻編出不忠不實的虛假新聞，歪曲報道，現且把其謬誤開列分析，同時，本刊鳴謝無線電視借出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錄影帶，方便完成此文。

中共利用電視傳播掩飾眞相

「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把天安門前發生的血腥事件如實告知全世界。」這話肯定非出自北京中央電視台的廣播，相反，它顯然黑白，衆傳播界都視之爲恥辱。

六月四日，中國學生和人民悼念人民英雄殺戮，天安門廣場上血債未乾，中央電視台已被軍事管制，並炮製出連串任意剪輯、歪曲眞相，作假旁白的所謂「新聞片」，香港同胞收看轉播之餘，無不氣憤大罵，這算什麼新聞報導。

倒不如稱之爲中央電視台自編自導的愚民話劇吧！他們眞不過是利用鏡頭，剪輯，揉製錄映帶，片面「選材」報導。

幸虧生活在香港的我們能接觸本港及外國新聞界的採訪報導，可據兌段時，明辨是非，內地人民都受其一言堂的宣傳毒害，深信不疑。

且看中共如何控制傳播機關，操作宣傳工具。在戒嚴鎭壓後，通過電視新聞做幕後口，製造形勢。六月三日晚新聞聯播中，頭條新聞是李鵬視察陸海空部隊發表講話。第二項新聞是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知，報導指：「少數人造謠煽動，無惡不作，煽動一些人搶奪軍車，搶奪武器，毆打戰士，阻攔戒嚴部隊行動，肆意製造事端，拓大動亂。這少數人的嚴重違法行爲，引起了人民羣衆和部隊的極大憤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緊接着另一則新聞是國防部長秦基偉上午去市郊看望戒嚴部隊的消息，附有畫面鏡頭說明，用意顯然是爲戒嚴軍隊長士氣。

當晚六時新聞聯播指少數人攻擊戒嚴部隊，似乎已爲入夜後之解放軍開進天安門，大開殺界留出理由，措辭特別形容忍無可忍。

傳播史上最大宗虛假新聞

到六月四日，血洗京城發生後，當晚頭條新聞，標題是「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進駐天安門廣場」，報導員口述新華社報導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發表談話：「從昨天開始，北京事態急轉直下，一個月來少數人製造的動亂，已發展成爲一場反革命暴亂。」報導員在播映片下口述，指暴徒阻擾軍車，有軍人被活活打死，屍體被吊起，八名受傷戰士送院途中遭受民衆阻攔，士兵被綁架，又稱軍隊保持克制。口述原稿如下：「今日凌晨一時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指出發生了嚴重反革命暴亂，解放軍遵照來保持了高度克制。」「戒嚴第一號令，決定立即在天安門實行清場，凡不人員必須撤離。已如果聽從勸後，所有人員必須撤離。已如果有人違抗，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驅散。已清場後，廣場由戒嚴部隊管理。……」「廣場上反覆播送這段通告後，大批圍觀羣衆先口離開，但仍有一羣人盤踞在廣場南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凌晨四時半，廣場上擴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於五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開始撤離。戒嚴部隊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到五時半，整個過程結束。」

眼看，鎂光幕上首次播出中央電視台拍攝的簡短新聞片及粗略旁述，敍述說：「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半，天安門廣場廣播了戒嚴部隊的通知，同意學生撤離廣場」時，畫面出現頭戴鋼盔車隊步進入廣場的鏡頭，第二個鏡頭映出一列運兵裝甲車，鏡頭再轉看見民主女神從後面被推，向前翻倒在地上。當中，學生撤離後頭已是大石塊，瓶，戒嚴部隊戰士表現了鉅大克制，主動撤退。」時計是零時五十二分。「六月四日凌晨，軍車仍在燃燒」、「凌晨五時，一伙歹徒在歷史博物館北側用石塊投擲過路的軍車。」又說其中一輛死火停下，民衆上前用石塊擲向司機，把司機活活打死。但從片中所見，停在路中央的軍車似是裝甲車，不見車內有司機，在旁另一條行車線則有一排排軍車不停地慢駛而過，人羣三三兩兩的繞前指擲石頭，然後又退回路旁，車頭擋風玻璃破爛，整塊脫落，民衆逢向司機座位擲石頭，駛過的軍車照樣經過，不停下，不理會。如果司機給活活打死，爲何不停車加以拯救，難道怕散不過手無寸鐵，只在擲石頭的民衆不成？

中央台借題諷刺政府

整段片監時低四十八秒，就這樣交待了事件經過。其中不放公開示人的片段去了那裏？其實，像從當晚現場報導員一身黑色衣服已被稱眞相，其中女報導員杜惠笑臉了的眼睛，仍可見有紅筋，她雙眼花着淚光在說出中央指定的字句，報導時的低沉語調，不正說明了一切！後來，兩名報導員均被換掉。

翌日六月五日的午間新聞，播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內容主要是爲鎭壓羣衆製造罪名，無映片的口述是「成嚴部隊平息暴亂過程中，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當晚兩名新聞少數暴徒向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擊，造成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戰士。」並重新提到「忍無可忍」那步的強硬措辭，又指「這是我們絕不願意看到的。」「否則，暴亂不可遏息，那就要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

最項消息，似是爲鎭壓作已被外國記者公佈的大屠殺眞相而提出以誤導人民，製出抵銷事實的宣傳。

當晚新聞聯播中，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幾個非常自當時發生的鏡頭，其一是報導用字幕映出的消息，其一是報導用字幕映出的傳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序大幕」，在鎂光幕顯示「告誡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又在鎂光幕顯示「告誡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十個大字。另一則外電是「日本百相」，字幕表示：推進政治改革，保護國民信



■六月四日解放軍入天安門，揮棒動槍托把一名學生打死的鏡頭，全不見在中央台新聞片出現。

阻攔軍車，他們放火燒毀一輛軍車，企圖欲翻一輛裝甲車。歹徒們向戰士擲石塊傷頭，戒嚴部隊戰士表現了鉅大克制，主動撤退。」時計是零時五十二分。「六月四日凌晨，軍車仍在燃燒」、「凌晨五時，一伙歹徒在歷史博物館北側用石塊投擲過路的軍車。」又說其中一輛死火停下，民衆上前用石塊擲向司機，把司機活活打死。但從片中所見，停在路中央的軍車似是裝甲車，不見車內有司機，在旁另一條行車線則有一排排軍車不停地慢駛而過，人羣三三兩兩的繞前指擲石頭，然後又退回路旁，車頭擋風玻璃破爛，整塊脫落，民衆逢向司機座位擲石頭，駛過的軍車照樣經過，不停下，不理會。如果司機給活活打死，爲何不停車加以拯救，難道怕散不過手無寸鐵，只在擲石頭的民衆不成？

中央台借題諷刺政府

整段片監時低四十八秒，就這樣交待了事件經過。其中不放公開示人的片段去了那裏？其實，像從當晚現場報導員一身黑色衣服已被稱眞相，其中女報導員杜惠笑臉了的眼睛，仍可見有紅筋，她雙眼花着淚光在說出中央指定的字句，報導時的低沉語調，不正說明了一切！後來，兩名報導員均被換掉。

翌日六月五日的午間新聞，播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內容主要是爲鎭壓羣衆製造罪名，無映片的口述是「成嚴部隊平息暴亂過程中，盡了最大努力，避免流血。當晚兩名新聞少數暴徒向戒嚴部隊發動瘋狂襲擊，造成傷亡，其中多數是解放軍戰士。」並重新提到「忍無可忍」那步的強硬措辭，又指「這是我們絕不願意看到的。」「否則，暴亂不可遏息，那就要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

最項消息，似是爲鎭壓作已被外國記者公佈的大屠殺眞相而提出以誤導人民，製出抵銷事實的宣傳。

當晚新聞聯播中，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幾個非常自當時發生的鏡頭，其一是報導用字幕映出的消息，其一是報導用字幕映出的傳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序大幕」，在鎂光幕顯示「告誡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又在鎂光幕顯示「告誡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十個大字。另一則外電是「日本百相」，字幕表示：推進政治改革，保護國民信

不斷污衊羣衆行使暴力

此外，新聞聯播中於當晚推出一輯題爲《暴亂眞相》的「特別新聞」，片長八分鐘有多，由戒嚴部隊指揮部特別處提供，由六月三日至四日的兩天情況，內容不外是重覆指「奉命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遭受暴徒襲擊，圍攻戒嚴部隊，阻截燒毀軍車，搶奪武器，毆打、綁架，甚至殺害部隊戰士。」旁述者持續五分鐘指控暴亂。畫面出現的是黑白片，影片區部附有時計，顯示拍攝時間，鏡頭一開始是七時許，民衆包圍軍車，人羣旅揭車頂佈蓬，插出車牌，但並無鏡頭展示有人毆打軍人，綁架或搶武器，此而只見有幾名軍兵走在人潮中，人們你推我擁，人民手拉手的明出一條來路，運送軍人離開。這幾名上兵看來似是在除冤走散了的。不過旁白却說：「事實證明，北京已發生暗藏的反革命暴亂。下面是暴亂中的部份情況。」

「六月三日晚二十三時，一伙歹徒拉來一車磚磚，在木樁地築口設置路障



■北京中央台遭法辦斷外國記者街頭訪問片，改稱為「造謠者」。

尚有一段名為「北京城區某地反革命暴亂現場記實」的新聞片，係且採用了打字幕方式全文報道：全文十五分鐘長，不外又是再三反覆指稱暴徒燒軍車，車上無人就指說是給歹徒燒燬去，民衆爬上裝甲車，說成是拉士兵出來打，強說是「滔天罪行」。片長嘮嘮叨叨。

電視上鏡頭映出一排排頭戴鋼盔的軍兵進入廣場，固當時天安門的燈已熄滅，夜景中已不見民主女神像，歷史博物館前有軍兵，上述數個軍隊鏡頭後，突然一節插播的黑白片，與先前士兵進入廣場的彩色片全不配合，黑白片顯出時間為五時十一分，鏡面是百多名羣衆悠閒散漫的在逛行，時天色漸明，背景是不知何處的街道，相信離廣場很遠，人羣所持示威標額不多，見有一條寫有政法大學的，此段斷續坐列隊點閱片段，只三十秒長。跟着，鏡頭一轉，接回一段彩色片，所見廣場上滿覆非常，僅見一輛坦克車在鏡頭中。

問題是彩色黑白片的接駁剪輯播放，實在是動了手腳，期間四時半至五時十一分的一段時間全無交代，五時十一分至五時二十八分指學生排成隊伍向東南方向離開，懸疑性甚高，彩色片中廣場上不見垃圾，不是六月四日凌晨拍攝的一點也不出奇，否則，何以到六月九日才播出此段「新聞」。

六月十日，中央台播出一個造謠者，呼籲北京市民檢舉。一造謠者」說：「我看見，墨死的人太多啦，打死的人太多啦，他們用坦克車、裝甲車壓，壓成肉醬，還用槍打，用警棍打，打昏後再用槍打上補一槍，太殘酷了，沒有見過。」報道又指稱該片段播出不到一小時後，造謠者就在大連被捕。樣本是一位戴眼新聞編輯為，公安局可能先拘捕了造謠者，後才播出那段較早前非法截點了美國廣播公司的衛星聯播片段，避法留證己用。

六月十一日，所指造謠者斯斌接受審問，在鏡頭前自行承認了「對於社會、羣衆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害。」

同日，中央台又播出「學生搬離天安門廣場實況」影片，（似是對柴玲十日在港播出的血淚控訴反擊），再次重提廣場圍觀的羣衆聽到西播之後離去，只餘數千靜坐青年學生，部隊檢查過境車中無人時才開始清理。

影片簡短插出部隊撤出歷史博物館的彩色片，第二個鏡頭是另一版本的黑白片，顯出人羣背向慢慢撤離，片上無時計，但可見到街道位置在民族飯店附近，然後，返回廣場上的彩色鏡頭，神像仆倒，士兵推出帳篷不焚，映示一個近鏡的空鏡連，及一排四、五個帳篷。

信些鏡頭全用近鏡，應用廣角鏡，顯然是怕把廣場四周的坦克播入鏡頭。

十二月，新聞報導爲免佈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拘捕王丹、吾爾開希、劉剛及柴玲。同時播出在北京飯店偷拍吾爾開希吃餃片段，指他「一面叫同學去絕食，一面自己大吃大喝」，加以醜化。事實上，該片在五月廿九日偷拍，當時已無學生絕食。

十五日，播出六名士兵被燒孫屍體，此日前亦播出指為歹徒燒死士兵的婦首，頭部用繩拉着屍體駛風在軍車門外，近鏡拍攝死屍恐怖狀，存心引導觀衆認為暴徒燒殺士兵。但拍攝尚留破綻，婦頭上的戴着一頂嶄新的軍帽，實大可存疑，死者身份不明，是市民，是士兵，與本節題辨別。

十六日，聯播新聞中，是工人階級場，補窮革命，鏡頭清楚拍攝到工人在修補砸爛了一大塊的石階，如非坦克輾伸車駛上來，何來損毀？

鑽瞞歪曲顛倒卑鄙三手法

其實，中央電視台影花接木，玩弄鏡頭剪接技巧，隱瞞事實的技術處處皆高明，加上是次事件有千名中外記者現場如實報導，新聞封鎖才不得不逐一，又浩



■右邊<北京人民畫報>封面左圖，但把王、張二人刪掉，將喬拋前，虛構王、張供無到場的假新聞照片。

切除生者都有血的見證，當容中共捏造玫瑰。

劉賢確設得好，中共慣用三種手段來製造新聞，封鎖實況，第一是完全隱瞞，根本不去報導；第二是片面報導事實，實際是歪曲事實，第三是完全顛倒是非。

中大新聞系主任朱立指出，中共改機一直把新聞傳播當作宣傳工具，今天又再清楚證明一次。早在五十年代初大躍進期間，已出現報假增多虫產數，報章報導湖北省人民公社的一畝田，種出三萬六千多噸水稻，事實當時國內餓死不少老百姓。

文革期間，更是虛假報導的高潮，親眼不提當中權力鬥爭，只謂形勢大好，外交幾乎完全中斷了，遑指朋友滿天下。

當權派只求有利打擊別人，可隨意歪曲真相，如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後，王洪文，張春橋等曾出席追悼儀式，於九月底出版的北京周刊，刊登有相片，足以證明。可是，十月打倒四人幫後，於十一月那期的人民畫報所刊登的同一個片上，王、張等人已被塗掉，不見踪影。

現時，中央電視台倒亂新聞片時間次序，把無關事件放在一起，足以左右觀衆判斷，是當權者造成傳播之時，自招「信用破產」。中央台記者竭求忠實報導，被迫在拍攝處理後關放天安門廣場片段中，後半部保持沉默不語，只用鏡頭四處搜索解放軍殺人證據，是採用隱晦間接手法表達意見。

朱立強調，是次事件說明無傳播自由，用少數人壟斷傳媒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中央台的失實新聞，教育了我們認識到電視報導的珍貴，只不過，這些反面教材背後代價太大太血腥了。

清洗鎮壓遍及全國

平暴展覽自暴其醜

■岳南

王丹戴晴包遭信情況

筆者最近到北京公幹，與北京一些熟悉高層情況人士聊天時，他們向筆者透露了不少內幕，其中包括王丹可能將被處決。

一位人士說，由於王丹是排在首位的被通緝學生領袖，而且被捕後堅決不承認「罪行」，加上這場全民受騙運動已被冠上為「反革命暴亂」，所以王丹將被判處死刑的可能性極高。在這一問題上，據有大權高層人士已取得較高一致的意見。

這名人士還透露，著名知識分子包遵信、女記者戴晴仍被隔離審查，在長時間內不會釋放。除非等到有什麼重大轉機時，才有可能獲釋。

而惹上麻煩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老新聞工作者胡績偉由於曾要求全國人大召開會議，討論學潮和罷免李鵬，全國人大成立了專門工作小組對他進行調查，但由於他堅決不承認犯有錯誤，所以他的麻煩仍未過去。

有關人士還披露了侯德建出來證明「消場沒有死人」一事的內幕。她指出侯德建是與有關方面達成了某種交換，才承諾出來「作證」的。北京不少人都知道這一原委。

「新華社」、《瞭望》、《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機構的記者前往侯家參加記者會的通知，是由原北京市委宣傳部、現任中宣部副部長徐惟誠發出的。

徐惟誠曾與袁木一道，炮製了多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

目前，北京市各企業、商店、機關正大搞「人人過關」的審查。有關方面規定，凡參加過遊行的人，均要被審查，而審查方式有多種多樣，估計要接受審的人數多達百萬計。

這些被審查的人均要寫一份自今年四月中旬開始以來的名為「五十天的反思」報告，報告內容逐日寫，清楚交代和反省自己在這五十多天內每天的活動和思想情況。

一位北京知識分子憤憤地說：「這種做法，逼『文革』都未出現過，簡直不像話」。

不過，筆者另一位朋友談到這件事時，反而沾沾自喜的說：「在北京，如果沒有參加過遊行的人，這個人一定是不正常的。」

各地進行大清洗及洗腦

這種內部審查遍及全國，無一倖免。如珠海市的《珠海特區報》一名男記者，因學潮期間，自告奮勇，自費將收得的珠海讀者捐款送到北京，支持學生，較早前亦已遭隔離審查，至今仍未獲釋。而《珠海特區報》則因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在報社內設立靈堂，拜祭死難者，目前這一事件正被上級追究。記者編輯們自亦要寫報告，進行「反省」。

「如果這口氣也咽得下去，還算是北京人？」一位二十歲的北京女孩子憤憤的對筆者說。雖然四、五月份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已被鎮壓下去四個月了，劊子手又進行了大清洗和種種洗腦工作，但是北京人的不屈服情緒仍令當局心煩，膽寒，所以遲遲不解除戒嚴。

筆者在「國慶面」期間，在北京居停了幾天，耳聞目睹，第一個感覺就是北京人絕不屈服，解嚴之日，就是李鵬之流倒台之時。

北京的國慶節假期是十月一、二、三連續三天。雖然十一號天安門廣場有焰火和舞蹈表演，但多數北京人都是呆在家中感過。此刻他們的心情絕不快樂：共和國的四十歲生日是在刀槍「保護」之下感過的，有誰會快樂？

一位中年朋友對筆者說：「正值很上我看到廣場跳舞的場面，就想起文革時的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舉旗姑娘被南霸天會過跳舞賀壽的情景。」

國慶前夕，北京市及戒嚴部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發出告示，加強防等。還有一點就是類似五月戒嚴初期那樣：命令各機關、企業、出租汽車公司，停駛絕大部分車輛，以減少市內車輛流量，防止「壞人」就國。

北京經過九成以上的士被強行留在公司內，本來就不多的士的北京，更改為停在市面行走的就更少。大量剛抵京的外國人，滯留機場內等候的士回賓館，機場開往市內的巴士，更改為停在朝陽門，而不停沿東四機場大樓內，令乘客更感麻煩。

戒嚴部隊毀台階仍未修復

《人民日報》曾報道天安門廣場作有限度開放，所以，筆者就在十月四日到廣場去參觀。

廣場四周範圍馬路仍然封閉，不許行人通過，但騎單車或乘搭機動車者不限。各個路口堵截行人的工作人員，來自北京市各企業；亦有戒嚴部隊士兵荷槍在旁看守。

進廣場戒嚴密戒嚴，所以，很少人在附近馬路行走，廣場、人民大會堂附近街道如西交民巷、東交民巷等路口，更改為停滿的。但居民委員會要求居民要掛國旗，故此，在這些街道，倒見到不少民居門口掛了旗子。

廣場內處處有不少穿紅衣帽的女孩子排著隊，拉著繩子維持秩序。但入廣場的人極少，祇有二、三百人。工作人員看過我們的回鄉證後，說要我們入內參觀。

今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筆者亦與學生一起，在廣場渡過了十多個日日夜夜。在抵達廣場時，內心十分難過。看到燒焦了的一切地面，仿如見到燒焦了的一類類炎黃子孫的心，仿如聽到「清場」後，赤子們撤退的呼號之聲。

已經過去四個多月，天安門廣場我時仍留下了劊子手鎮壓民運的不少罪證：裝甲車輾過大方磚的痕迹歷歷在目；「人民英雄紀念碑」北面被戒嚴部隊毀壞的台階仍未修復。（見圖）

在這裏觀察，並非由裝甲車撞毀，而是被戒嚴部隊在清場後，焚燒物體燒爆的結果。

因為紀念碑台階是用麻石做成，損口及周圍是燒焦的痕跡，面爆裂，毀壞的損口又顯得齊整，顯然不是被硬物撞毀，而是麻石無法抵耐高溫，燃燒而爆裂的。同時在仍然完好的部份，則沒有被燒痕跡。

為什麼說是戒嚴部隊毀壞的？原因是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的「平暴」展覽中展出清場圖片顯示，紀念碑台階仍然完好，並未被毀。而北京市委六月五日所作的《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真相》一文，亦沒有提及紀念碑台階被學生毀壞的事件。

首先提到紀念碑台階被毀原因是戒嚴部隊發言人，他說稱紀念碑台階是為學生燒毀罪證時破壞。此說顯然不對。因為學生無須燒毀什麼罪證。

平暴展覽反露馬腳

筆者在北京逗留期間還發現多個地方仍有彈孔：六部口首都電影院正門東面上部角，有七、八個拳頭大的彈孔；靠近木樨地的燕京飯店前的一座低層樓宇，亦有蜂窩狀彈孔。據朋友說，首都電影院的彈孔是由於當時，電影院門前一輛用作宣傳的巨型電子螢屏，不斷播出支持學生、反對戒嚴的字樣，在軍隊攻入六部口時，士兵用衝鋒槍向屏幕掃射，子彈「順帶」打上電影院正面牆上的。

而民族飯店正門的門楣上，亦有一個拳頭大的彈孔。

「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展覽」從七月底開始，在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兩側二樓展出已經兩個多月，據稱已有過百萬人來觀看。

在軍事博物館門口售票處，筆者聽到一個小青年與女售票員有趣的對話：

小青年：「還有沒有暴亂？」

女售票員：「有。」

小青年：「還有多久？」

女售票員：「不知道。」

小青年：「既然有，又不知道，那不是胡說嗎！」

聽了令人不禁莞爾。

而在軍事博物館大樓前西側「軍民魚水情」塑像下，展出了二十九輛車子：有公共汽車、軍車、裝甲車、坦克、警車。展出已有一段日子，這些被燒車輛均已生銹。在這些車子傍邊有一個巨大的白色牌子，寫着「被反革命暴徒毀壞的車輛統計：軍車百輛、公共電汽車一千二百八十輛」。其中軍車一千輛，裝甲車六十輛，警車三十輛，公共電汽車一百二十輛，其它機動車七十輛。

車輛未毀也被展出

在展出的車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輛未有被燒過的白色私家車和一輛救護車。兩輛車子仍很新。

救護車車身上寫着是北京紅十字會的，由意大利政府送贈。說明牌子上指這輛搶救傷員的救護車，亦被暴徒「砸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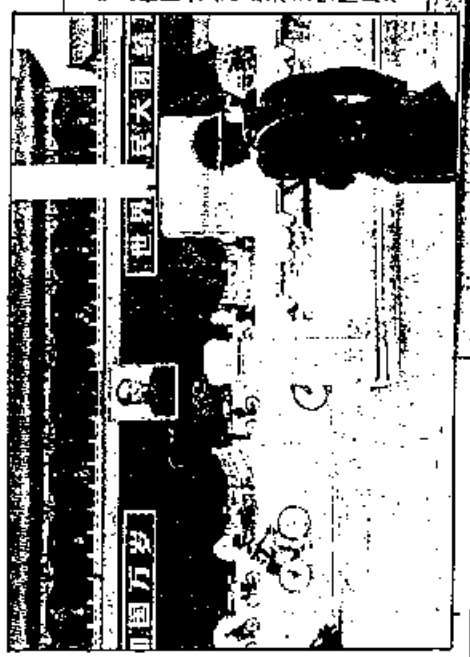
其實，這輛車子祇是車身有幾塊玻璃不見了（可能是被戒嚴部隊子彈打爛了），車身上紅道亦毀壞，但車身仍十分新淨，不似被「砸毀」。

一名男青年見到這部救護車，故意大聲的自言自語說：「這部車子還蠻好，幹嘛放在這兒呀？」引得周圍的人都笑了起來。

白色私家車前的「塊牌子則指四通公司在「反革命暴亂」中推波助瀾，這輛私家車是四通公司屬下的彈城托運公司經理負責人代表四通公司「給高自聯頭頭使用的」。不過，牌子並未指出車子是給「高自聯」哪位頭頭使用，因為北高聯頭頭有多位。

筆者雖收集了大量的關於四通公司這車子兩自聯頭頭使用這一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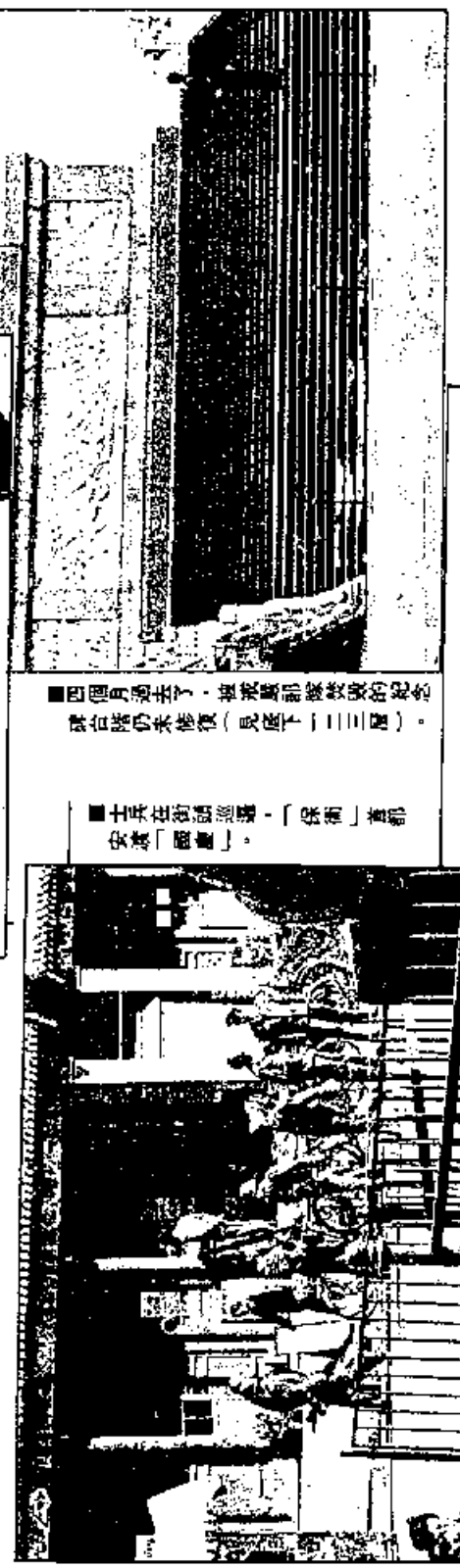
這還算不得什麼，更離奇的是展覽場展出了一枝據說是以「吾爾開希保鏢鄭旋家中搜出的九節鞭」，但與《人民日報》的說法有矛盾。展覽說明指這是七月份在鄭旋家搜出的九節鞭，但並未說明搜出有鐵標槍。



■被劫的士兵被警察在街頭帶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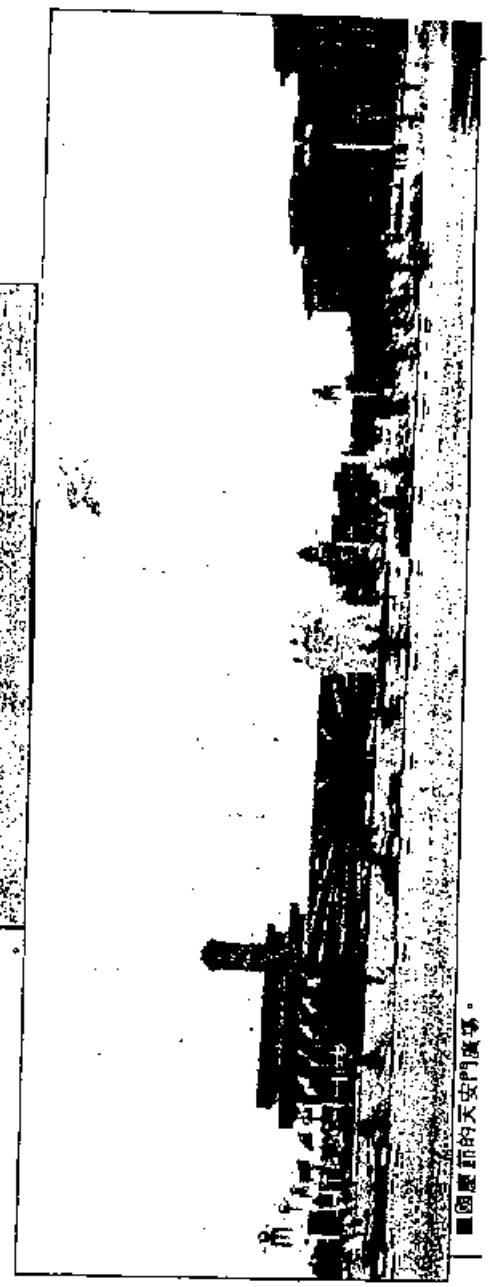
■士兵在街頭巡邏，「保衛」首都安寧「圖畫」。



■士兵在街頭巡邏，防止「動亂」。

■國慶日晚上，學運領袖被教訓的紀念館台階的未修復（見左下三三角處）。

■國慶日晚上，學運領袖被教訓的紀念館台階的未修復（見左下三三角處）。



■國慶節的天安門廣場。

伸展境，「死了兄弟姐妹，父母子女的人，絕大多數的遇難者與手，一百年以後，我也是最好的。」

例如在九月一日的《人民日報》對九的的教科書》一文就提供由「有志前國希未來的保衛祖國和九新成長也到向民族的希

九新成長用來形容人的嗎？

北京人心中有數

五月中旬開始至六月初的北京每次大人大規行，學者都感覺了，從沒感受過每人爭「兩大成的精神和九新成長形向最好者」。

中國將以面臨有什麼樣的人多的是，家中有九的設計？官方對同一件事而有不同說法，的九的設計者大都令學者大困惑的，例是大量的從未見過的國占和感覺，北高的決策，會議紀錄。

學者發現在座談中普遍收集各種種國（包括成都除空港的），但感覺是北大二天所中就因為計，如何收集？在者感覺的人當中，大少人者很十分什麼，他們者的均衡感覺知法合理嗎，幾乎的。座談因品者性學的感覺，也不感覺中，相信品主能者始終大及的。

而且有當國占所十分字眼、如學運領袖被教成的紀念館台階的未修復（見左下三三角處）。又如「動亂」時，有人在某紀念碑出現「三個國慶上的各人回慶節」字句，也未查完整的感覺中看到。

學者什麼的看了一個多小時的，但大者都聞的時間的幾乎人中，有沒過一句話。有感覺的人的十分注，但基本上大都者，沒沒有像人在日報人民的教科書》一文中反映的部的「正在含蓄的表達」的現象。因為北京人的心中有數。（編按：請參閱封面圖片。）

學者問一位北京朋友談的「學運人大參加過學者，參與度過四個，他說：「北京十年大參加體的，我們大祖宗四個，但北京小中正常過學者學學的大出口土。」

北京「平暴」宣傳圖文自打嘴巴

■阮眸

稱頌解放軍誣陷北京人民

在血洗京城以後，北京當局者迫迫粉墨出版了一批攝影集、文集，揭露所謂「暴亂真相」，欺騙人民，以便於實行法西斯統治，在政治上奴役人民。

目前已見的文集、攝影集、錄音專輯已有十種，相信在近期內將有不少推出（參閱附錄）。

這些資料基本上都是依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為藍本剪輯而成的，在報點上深陷「八九民運」是一動亂」的前設為「暴亂」，為鄧李楊政權「鎮壓」辯解。以收一讀者重複千次，就會成為「真理」的宣傳之效。

這些書籍除引用陳希同的報告外，還大量引用中央已公開的文件，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北京日報、新華社、戒嚴指揮部的文電，在已見的十餘有關暴■■是反映學生在「清場」時的圖片之一，裝甲車和持槍士兵在監視會遇着學生，圖中可見學生拉着手，組成人墻離去，還有人高舉拳頭高呼口號。



而解放軍報的「目擊者」談到廣場是火時却明顯描寫：「由於少量塔帳篷均木架是用鐵絲綑綁在一起，戰士赤手空拳無法拆除，一些垃圾非物又增又臭，加上對少數暴徒的仇恨，因而，那些清除到一起的東西，被戰士點燃燒着。」（這非摘了《北京日報》目擊者的嘴巴！）

看了這兩篇文章，使人不禁莞爾，兩位目擊者太沒有默契了，而這些官刊的編輯又太粗心大意，他們都應該好好向嘉木、李金華向傅學習，討教，加強後才來擔任「目擊者」角色。更要命的是這兩位目擊者還知道解放軍記者已拍得士兵在廣場不僅燒棉被、帳篷，還燒單車的照片，並公諸於世，說來沒有戴奧的不止她們兩人。

資料不盡不實不可相信

而在這些書籍中，表面看來較有參考價值的是「內部發行」的《震驚中外的五十六天》一書。這本書被蓋了部份「不完全統計」的資料數字，讓我們看到當時不知道的情況。



■侯德健與戒嚴部隊談判，提出和平撤退條件。

目擊者誣衊自摑嘴巴

北京日報的目擊者曰認「看到了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全部事情」，「目擊者」談到廣場清理「起火」事件時說，「在學生撤離之前，一些兩棲裝甲車和個別學生把他們穿的起告銷隊裝的棉襖，還有看見明明是新毛毯，第一次使用踏壞了的那種毛毯，還有新的棉被，他們用火點着了，點着以後，他們扔到路障上，覺得能夠防止裝甲車開過來，火燒到第二天凌晨以後，部隊也沒有去撲滅它，因為當時廣場垃圾很多，一起都燒了」，他還強調「我看到的火是燃燒裝和學生點的，戒嚴部隊是什麼我沒看到。」

令人奇怪，當時尚未天亮，這位北京日報目擊者居然可以看出學生穿款式的衣服是「捐贈來的」，棉被是「新的」，「明明是新毛毯，第一次使用踏了的那種毛毯」，這樣看到「廣場發生的全部事情」，唯一看不到的却是戒嚴部隊是否在廣場放火？



■民主女神雖被毀，但人民追求民主的意志不可摧。

△「據不完全統計，在動亂和暴亂期間，計有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八十四個城市中的六百餘所高校，有二百八十餘萬人次上街遊行」。

△「據不完全統計，在平息反革命暴亂過程中，北京高校死亡人數為：學生二十六人，教職工六人，共計四十二人」。

其中北京教職工死亡人是首次被蘇的數字，但二十六人之說，早為人嗤之以鼻。

△在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九日，「全國有近八十個城市、五百餘所高校的一百五十三萬人次上街遊行」。

△「據不完全統計，五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九日，北京共有七百多個單位參加遊行。其中：高校和成人高校等近六十家，中專、技校三十多家，職業高中、中小學一百二十多家，新聞單位五十多家，文化部門四十多家，科研機構五十多家，中央、國家機關五十多家，市屬機關、單位二十多家，區縣機關九家、宗教界三家、工廠、企業、商店、飯店、公司一百六十多家，醫院十三家及其它。外地八十多所高校學生來京，來自十九個省市自治區。」

由於已證明是「不完全統計」，所以只具參考價值，不可盡信，筆者資料：在五月十八日大遊行中，據當時報道，僅是北京王府井大街參加遊行的商店就不止一百六十家，當然本書的作者是穿新衣的聰明皇帝，他早已宣佈是「不完全統計」。

△透露絕食身治情況：「北京急救中心被證，截至五月二十四日晚六時，全市三十二所醫院治治學生九千一百五十八人次，留院觀察八千二百零五人次，至今無一人死亡」。若據這一資料，即在三千名絕食學生中，平均每人入院超過三次。

△國外留學生情況：「據不完全統計，自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我國在國外的留學生先後參加遊行、集會的約三萬多人次。其中在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各有數千人」。從這裡可見，大陸是十分關注在海外留學生動態的，雖然上述數字一定是大打折扣，唇中不少資料不盡不實，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它，知道一些情況。

△例如西藏對學運反應。由於拉薩早已戒嚴，海外一向無法得知拉薩在全國學運被鎮壓以後的情況，這本書就讓我們知道了，拉薩學生也如全國各地人民那樣，勇敢地投身這場運動，在「五月十八日西藏大學四百餘名學生和少數青年教師在校內集會，要求上街遊行（拉薩仍處戒嚴期，禁止集會、遊行活動）。學生衝出校門，在校門口約三百米的拉薩市政府門口發表演講，聲援北京，一名女學生呼喊『打倒中央』，但無人響應，學生返校後宣佈罷課，抗議北京學生絕食請願活動結束」。這些記述，加深西藏人民是何等勇敢和富有正義感。

盡致發揮造謠專家技倆

在同一日，在中國北端的大城市哈爾濱，也有「二萬餘人上街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參加遊行的有高校學生及數千名科技界、新聞界的工作人員、中專和中學學生等。哈爾濱工業大學一千多名教師，包括二百多名教授、副教授，也有上街聲援，哈工大等校七十餘名學生上午在省政府門前絕食「志願絕食團」宣佈絕食，絕食學生下午二時增至近二百人」。

天涯海角都有人參加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

而對於北京以外的參加運動的大學生死亡情況，海外亦一無所知，本書被寫了兩宗學生死亡案件：六月一日「凌晨一時許，四川工業學院百餘名學生在成雅公路上攔車進城時發生車禍，一名學生當場死亡，五人受傷」。同一天「合肥地區安徽大學四所高校近千名學生，晚上在市府廣場，為維京返肥途中經車死亡的安徽大學學生劉主根開追悼會」。

當然我們現在尚無法知道這些事件的底細，但是筆者相信在將來這些事件定會水落石出，證明北京以外學生在當地亦為「八九民運」流了血，付出了代價。

這都用偏頗手法，比如公安心動魄的五十六天》談到五月二十七日「北高聯」的中外記者招待會時，就變了不提當時王丹所作的「關於時局的十點說明」，叫囂廣場上的學生在五月三十日撤出廣場一事，該書反而還指「北京一些高校的非法組織的廣播站繼續加緊加溫」，「不少高校學生希望盡快復課，但是，一些非法組織仍在積極活動，事態沒有平息」，盡致地發揮了造謠專家的無恥技倆。

而在出版的攝影專集中，亦大量採選那些單除如何被打、車血腥的場面來刊出作宣傳，而故下上萬的平民、學生無辜被射殺、擊傷的圖片，却一張都沒有。

騙人手法如出一轍

例如一張廣場被「平暴」專輯刊用的圖片，畫中是屠城軍在撤退路障，其中一個士兵，用右手舉着步槍指向天空，左手在拖拉路障，明明是士兵在清路障，說明却說士兵一迫不得已對空鳴槍，進行反擊」，既是向天空鳴槍，又怎會是「反擊」呢？又要製造較容易，但照片却不易偽造，從有些照片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不少東西。（參見彩頁）

在現有的兩本攝影集中，看到的幾幅學生在清場時撤退的照片，我們可以知道：

一、學生是在廣場路東側向南撤退的，估計當時學生從紀念碑被驅望會退至廣場東側中國歷史博物館前。

二、學生撤退時，至少是在持槍的士兵和裝甲車背後，監視之下離開的，而當時仍有學生受傷。

三、天大亮時候仍有學生在廣場上，因為現在無法估計仍生存的學生是在何時全部從廣場上撤走的，從圖中估計至少是在上午六時仍有學生在廣場。

四、從公開的圖片中，無法看清廣場上的情況，顯然是有意避開的。這些圖片無法說明廣場上沒有死過人。

五、我們在署城後看到的中國官方公佈的所謂全部學生安全撤退的電視片，播出的畫面是當時天色尚昏暗，所以可肯定該片子所見撤退的學生，絕不是最後一批，因為現有一張官方公佈的圖片顯示，天色大亮以後仍有學生在從廣場上撤退（參見彩頁）。

筆者強調的是，這些「平暴」專輯的相當部份內容都不可信，因為這些專輯全部都是依據北京市長陳希同所作的「平亂報告」為藍本炮製的，騙人手法亦如出一轍。



■民運人士被捕。（原說明說是歹徒）

附錄：北京新近出版「平暴」宣傳圖文集

近期內地出版的關於平息「暴亂」專集、攝影集、資料輯錄可見的至少有十種，分三大類：攝影集、文集及資料輯錄、雜誌專號。

攝影集

一、《北京風波紀實》，北京出版社出版，中英文版，印數一萬冊，共收入圖片一百三十三幅；

二、《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長城出版社出版，中英文版，印數二萬冊，為攝影集，共收入圖片八十五幅。

文集、資料輯錄

一、《捍衛社會主義共和國》，長城出版社出版，五百三十頁，印數二十二萬冊。

本書較全面輯錄了由四月份至七月份的已公開中央文件、法令、報紙的文章（包括人民日報、北京日報、解放軍報）及新華社文章。

二、《一九八九年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市委辦公室編，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印數十萬冊；一百六十八頁。

三、《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大地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印數二十五萬冊；二百三十一頁。

以上兩種書，均用日記形式，記述八八年下半年起至八九年六月十日所謂鬥爭情況，兩書披露了不少未公開過的資料，特別是《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一書，有很多關於八九民運的統計結果未見公開。

四、《徹底揭露反革命暴亂的真相》，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宣傳司編，法律出版社出版，印數四萬一千冊，一百七十三頁，收入今年六、七月份新華社、人民日報、戒嚴部隊新聞處部分文章。



■最近幾個月大陸出版的部分「平暴」書籍。

五、《京都血火》，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印數五萬冊；三百七十一頁。

六、《學潮、動亂、暴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十萬冊，四百零四頁。

以上三書均為內地的新聞機構所作的報導輯錄，內容大同小異。

雜誌專號

一、《西域藝苑》一九八九年第五期，（反革命暴亂的始末專號），九十六頁。

二、《紅與黑的紀實》，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上海市總政治部《人妖問》雜誌編輯部編輯，印數七萬冊；八十八頁。

雜誌專號內容亦以大陸新聞機構的報道為主。

三、劫後京城

自六月九日鄧小平亮相往慰問戒嚴部隊後，世人均明白鄧小平不單是改革的總設計師，亦是鎮壓民運的幕後主腦。平息「反革命暴亂」後，北京市民再度面臨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文革創傷記憶猶新，想不到十年改革開放後又走回頭路。中國，究竟何時才能脫離苦難？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日，北京戒嚴令終於解除了，但人民是否就可鬆一口氣？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137	大屠殺後的中共命運（歐陽明朗）	爭	7/89	61/63
138	茫茫長夜的開始（王路）	南	6/89	24/25
139	屠城之後（金延湘）	九	7/89	82/83
140	白色恐怖在海內外	民	7/89	19/21
141	白色恐怖到處勒索公安警察成了強盜	百	16/7/89	49
142	北京流傳的內幕消息（易辰）	解	7/89	6/10
144	槍桿子下無言的頑抗	亞	23/7/89	9
145	一手收、一手放	亞	30/7/89	6/7
147	黑社會主義怎樣治國（齊辛）	九	8/89	19/21
149	槍口下的北京（張河）	爭	8/89	14/15
150	審查、復仇、對抗、京城劫後（張結鳳）	百	16/8/89	28/29
151	中國式的黑色恐怖（任鳴中）	九	9/89	22/23
152	客從北京來——六四後北京城的血淚（幽芳）	明	9/89	33/34
153	是非聲中北京行（丁明）	鏡	9/89	37/39
155	北來雁（四十五）（趙凌如）	南	8/89	90/92
			9/89	46/48
158	北京檔案（汪希祐）	九	7/89	76/77
	北京檔案（汪希祐）	九	8/89	71/72
	北京檔案（汪希祐）	九	9/89	74/75
	北京檔案（汪希祐）	九	12/89	71/72
162	北京歸來者放談內幕民情（石鳴）	民	10/89	40/42
163	北京心態錄（曉沖）	爭	11/89	22/24
164	仇恨充滿着北京城（謝民）	爭	9/89	15/16
165	粉飾昇平下的北京淚（龍子）	百	1/10/89	52/53
166	白色恐怖下的北京（傅妮）	百	1/10/89	54/55
167	解嚴之前的北京（古雪姣）	中	10/89	22/23
169	「十、一」北京聞見錄（新華橋）	明	11/89	38/40
171	來自中國的信（吳明）	中	11/89	81/84
173	無聲中國的人民心聲	九	12/89	15/18
175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江河海）	中	12/89	16/21
177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江河海）	中	1/90	21/26
181	中國政局內緊外鬆（靳軍）	中	12/89	25/27
183	一九九〇年來臨之前	解	12/89	7/9
185	北京解嚴內張外弛（何伯施）	當	13/1/90	5
186	中共仍靠槍桿子說話（賀貞明）	爭	2/90	25/26
187	外鬆內緊未解先嚴　出爾反爾令人心寒（曾英）	鏡	2/90	40/41
188	夢的傷感——北京最新聞見錄（李遠）	百	16/3/90	20/23
191	北京在軍事管制之下（北音）	爭	3/90	15/17

大屠殺後的中共命運

十年改革蠶食了中共的統治基礎，經濟活動的自由開放引致專政功能的衰退。
中共血洗京城反映了這個政權再也無法以政治手段控制大局，只能以軍事手段維持血腥統治。
中共的統治並沒有因爲軍隊的介入而堅強起來，而是因此更變得虛弱、無能和無奈。
大陸民主運動從要求對話發展爲要政府下台，反映着人民要收回「人民政府」權力的一種趨向。
中共拒絕民主，但用槍桿子清除不了黨內腐敗，解決不了黨與人民的矛盾，反而等於自掘墳墓。

歐陽明朗

覺醒與徬徨

中國大陸四五六月的民主運動，是一次全民族民主意識的大覺醒，也是一次民主力量的大檢閱。而同時，在這個運動的反面，是中共政權反動性、腐朽性的一次徹底暴露，是共產黨反動政勢力的一次總崩潰。

中共用戰槍和坦克血洗天安門廣場，這反映了這個恐怖的警察國家，再也無法以政治的手段控制大局，只好以軍事的手段實行血腥鎮壓。這既說明了中共的虛弱，也說明了人民力量已壯大到了威脅這個專制政權的生存。這正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在暴風雨過後，中共在全國實行白色恐怖，到處追殺民運分子。在槍力面前，許多人感到絕望而產生悲觀主義，只見漫漫長夜而看不見黎明的曙光。

專政功能極大衰退

其實我們也應該看到，血腥鎮壓只不過是中共反動派走向滅亡的一次垂死掙扎，只能靠動用槍桿子來維持它的統治，這已是它十八般武藝中的最後一招了。這一招過後，就是它們的末日了。

在過去四十年中，中共軍隊除了在文革的非常時期內，並沒有直接參與中共對人民的統治，在專政功能中，公安局比軍隊更爲恐怖，公安局憑着各級組織機構、戶籍制度及鐵飯碗，對人民的統治發揮到了對建現代化的頂點。但是，十年經濟改革與開放，緩慢地瓦解着中共這個統治基礎，經濟活動的自由開放對政治制度的僵化保守產生了極不協調的作用，引起了專政功能的衰退。

中共也早已感到了這種自由經濟形成的政治壓力，所以近年各地成立了企業化經營的集體所有制的保安隊伍，公安局、派出所、武裝警察也都擴大了編制，並在各大城市成立了防暴隊。

但是，這只是治標的做法，經濟開放與政治保守所產生的巨大矛盾無法排解，黨力的增強抵消不了專政功能的衰退、經濟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自由化民運，北京有專政機器都淹沒在學潮運動之中了。所以四月下旬北京大學生及市民的愛國民主運動一起，公安局和武裝警察的鎮壓基本不起作用，到五月，這兩個專政機器甚至完全瓦解了。

中共不得不在其統治史上第一次直接動用軍隊大規模實施專政。現在人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相對於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軍隊是無辜的，人民軍隊的光榮稱號被鄧小平出賣了。開放改革的十年中，「軍隊反對改革」、「軍隊不穩」、「軍隊沒有鄧小平領導不行」這些論調無疑是被人爲地誇大了。實際情況是，鄧小平一直死保住軍權，以作爲自己在最後權力鬥爭中的籌碼。這次血洗北京城，整個總書記趙紫陽，就是軍委鄧頭鄧小平對這個籌碼的充分運用，這也開了中共統治四十年來槍指揮黨的先例。

如今，二三十萬大軍湧入北京城已經一個多月，軍政仍沒有徹底北京的跡象。這反映出中共集團統治下的反對力量並沒有因爲軍隊的血腥鎮壓而完全被摧毀，各企業、機關的黨委、各地區、街道的公安局對社會局勢仍然無法恢復有效的控制。中共的統治並沒有因爲軍隊的介入而堅強起來，而是因此更變得虛弱、無能和無奈。

新聞封鎖暴露中共不敢面對事實

中共的血腥屠城，在海外傳媒的努力下，以第一時間將事實眞相告訴了全世界人民，導致了全世界一致指責中共暴行的新浪潮。

中共不甘失敗的自己的老無人性的野蠻行徑，即不斷指責海外傳媒「歪曲事實」和「造謠」，並以驅逐外國記者作爲報復，甚至指責不便其所爲的海外親中共報刊和其海外眞關係被「懲人」利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六月十六日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爲所有報道天安門廣場六月四日有流血非件的都是用八十年代科技進行的「造謠」。

新聞處，什麼也沒有。面對這樣一個虛僞和殘暴的政權，世界各國和人民，甚至絕大部分親共人士，都對其避之則吉，過去十年中共改革派爭勢所創外交成就，統戰成果，一夜之間被鄧小平老人幫踐踏殆盡。

中共用軍隊控制了國內所有傳媒，利用單一的新聞渠道，發佈諸如軍隊開入天安門廣場沒有向人羣開過一槍，沒有一個人死傷的這類由他們任意捏造的消息，煽動廣大人羣相信他們沒有殺人，相信他們所鎮壓的不是愛國民主運動，而是「反革命暴亂」。但是人們不禁要問，如果鎮壓過程眞的這樣和平進行，爲什麼見不得人，要禁止記者採訪？爲什麼？你剝奪了人民的知情權，不敢面對新聞記者的鏡頭，你所說的話還有多少誠實可言？你所做的一切見不得人、見不得光，難道這是在做好事？是在爲人民造福？

在殺害了幾千手無寸鐵的請願者之後，中共老人幫還要用鄧小平接見屠城部隊高級將子手時所說的番話，去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這眞是對人民進行肉體專政之後，又企圖對人民進行中世紀式的精神專政。

但是，中共專政四十年來，一直強調要「統一思想」，而思想却沒有一天眞正地統一過，幾乎每年都有所謂「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出現和政治運動不斷，就是證明。如今鄧小平妄圖以他老朽的法西斯思想統一開放改革了十年的中國人民的思想，這實在是痴人說夢。他想步毛澤東的後塵，以一個腐朽的大腦取消十一億個大腦的做法，只能促使十一億個大腦更加覺醒，更快埋葬他們一小撮人的統治。

見不得人的宣傳

像大屠殺見不得人一樣，中共用槍桿子造制局勢後所做的一切仍然是見不得人的。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中共北京市委、中共戒嚴部隊指揮部在血洗天安門後三位一體，不斷聲言在「六·四」大屠城中，在天安門廣場沒有向人羣開過一槍，沒有死一個人，紀念碑周圍沒有遭到戰火的破壞。

但是，如果沒有水洗不淨的血迹，如果沒有無假搬走的屍體，如果沒有纍纍的彈痕和裝甲車輾壓摧毀的台階建築，那麼第二天戒嚴部隊爲什麼不及時向全國人民提供清場時的影片？在第三、第四天爲什麼不可以讓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新華社甚至《解放軍報》的記者到廣場做場城軍隊沒有殺人的「見證人」？這只能說明一個事實，他們殺的人太多了，戰火彈痕太多了，他們清完生人的場證與時間清死人的場

**中共剝奪了人民的知情權，不敢面對新聞記者的鏡頭，不敢面對所說的話還有多少誠實可言？它所做的一切是在做好事？還是在做壞事？它所說的話是在做好事？還是在做害了中共政權，可以騙人，難道這是在做好事？還是在做害了中共政權，可以騙人，難道這是在做好事？還是在做害了中共政權，可以騙人，難道這

，他們除了刑子手們誰也不敢相信，他們只好自己證明自己「清白」。

他們除了靠自己證明自己「清白」外，又要「證明」反對他們的人「不清白」，但他們的「證明」同樣見不得人。

他們爲「證明」方勵之是「壞人」，是「反革命暴亂」的「黑手」，先是公佈一位「作家」的說話，說方勵之避進美國大使館是「叛國投敵」的敗類，繼而公佈一位「認識」王丹的大學生揭露學生領袖王丹經常得到方勵之夫婦的一筆資助使「。然而，這兩位「作家」和「學生」連姓都沒有，他們爲什麼不敢公開亮相？中共製造一暴亂」的人是一極少數極少數」，絕大部分中國人民是支持共產黨的，共產黨又有槍桿子支持，那爲什麼支持者連姓名都不敢說出？這說明了什麼？這只能說明所謂「作家」、所謂「學生」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在說假話見不得人。由此也可見中共一小撮當權者極不得人心，只能靠一些見不得人的蠱惑宣傳矇騙人民。所謂「人大常委會七名工作人員」指責香港人支援北京學生運動違反國內「法律」，情形也是一樣。

綜觀四五六月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運動的主導方面的人民，民主意識不斷高漲，從要與「人民政府」對話發展爲要李鵬政府下台，反映着人民要收回「人民政府」權力的一種趨向。

反人民救不了黨

在運動的被動的一方，中共統治集團專制腐朽思想日見暴露，由拒絕對話墜落到不惜公開反人民以挽救黨小集團的統治權。

一個以「人民政府」自居的政權，居然不肯向人民認錯，拒絕人民收回權力，甚至用槍桿子鎮壓，迫人民屈服，這樣做清除不了黨內的腐敗，解決不了黨與人民的矛盾，反而使中共淪爲一幫黑社會分子，一幫政治流氓。而這非但救不了自己，反而等於自掘墳墓。特別是，中共反人民本質的充分暴露，勢必加强人民對執政者的不合作態度，令本來已經陷入經濟危機的中共，更加無法走出危機，從而加速毀滅。

一個政權的末日

六月四日中共慘城之後的所作所爲，可以用八個字形容，就是：虛僞、虛弱、無能、無恥。

文革浩劫之後，十年改革初期，中共曾有過改過自新的中興機會。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如果權力夠大，早就有了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時代。但是，政治老人幫阻礙了他們。中共僵化腐朽的政治制度，早在五十年代就窒息了鄧小平、陳雲、彭眞、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和王震他們。他們不可能有眞正的改革，他們會拚老命保住他們一手裝與打下的「紅色江山」，斯大林體制和毛澤東體制。胡趙十年改革中所遇到的障礙，都可以從這批老人幫身上找到根源。

我們可以看到，十年來，中共老人幫幾乎每兩年就會發動一次破壞開放改革的運動：一九七九年逮捕魏京生和整垮北京民主牆，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五年圍剿劉賓雁，一九八七年推倒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和進行大規模反資、九八九年血腥鎮壓民主運動。

在改革動力方面，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在一九七九年受挫之後，認識到面對一個強基和强大的政權必須有長期充分的準備，故有了溫和的民主啓蒙。一九八五年，民主力量再次見諸行動，這就是一九八五年北京的「九·一八」愛國學潮。第二年，一九八六年更是全國三十多個大城市同時爆發了大規模的學潮，而且直接對中共提出了民主自由的要求。而一九八九年的學潮更是轉變成了一場全民民主運動，要求也更高更强烈，要政府下台。

從改革與反改革兩方我們可以看出，民主改革運動的發展趨勢是一浪高過一浪。中共反動派已窮於應付，而中共改革派却不斷在黨內鬥爭中折兵損將，潰不成軍，對中國改革已不起主導作用了。

我們還看到，中共反動派對民主運動的反撲，在一九八六年學潮中有了質的變化，八六年學潮波及面之廣、政治要求之高，有別於以前的自由化運動和民主牆運動的是已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威脅。中共開始從反撲轉變爲掙扎求存了。

八九年四五六月中國民運，更是以人民的勝利而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認，而且人民直接左右北京局勢長達一個多月。中共的戒嚴和鎮壓，已經不能證明它的勝利，只能證明一個政權的垂死掙扎。

只要看一看民主力量與中共反動派近年鬥爭的發展曲線，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人民很快會得到徹底勝利，也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共反動派的末日已經到來。✦

茫茫長夜的開始

王路

中共上政大陸四十年，已犯下兩宗「史無前例」的罪行：一是文化大革命，二是「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如果說前者是愚忠的結果，那麼後者就是暴政的體現。

六月三日深夜，從天安門的第一聲槍響起，中共已進入瘋狂的晚期。就在四十年前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地方，成



六月九日，大屠殺後第六天，鄧小平終於露面，與部隊高級軍官握手致意。另與軍官握手者爲李鵬。

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和市民倒了下去。他們的「罪名」很簡單：追求民主和自由。

半年電視前徹夜不眠的炎黃子孫，看着自己的同胞在機關槍和坦克車前倒下去，這些只能出現在《戰火屠城》的鏡頭，如今竟出現在「人民共和國」的首都。面對子手不是別人，正是「人民子弟兵」，這些來自鄧小平家鄉的川軍，往射過含興奮劑的「防疫針」後，瘋狂地向手無寸鐵的人們射出了能在體內爆炸的達姆彈；坦克衝向學生帳篷，他們甚至來不及呻吟，就同民主女神一起倒在天安門廣場的地上……。

接下來的幾天，人們經歷着憤與絕望中，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屠城的二十七軍與被稱爲義軍的三十八軍火拼的傳聞，使人們看到了一綫曙光。在血腥鎮壓之後，如果有正義之師挺身而出，即使用打內戰來推翻現政權，也比在嗜血成性的李楊集團下苟活强得多。

可是事態的發展，讓我們看清，血洗天安門只是茫茫長夜的開始，而不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六．四」血腥大屠殺後四天，李鵬意氣風發地出現在電視上，他與王震一起看望戒嚴部隊官兵，只有李鵬一個人發表講話。

六月九日，鄧小平又率衆元老在電視上出現，表示當權派甚爲團結，鄧小平身體也很健康，加上在此之前，對時中的二十七軍和三十八軍突然同時調動，看來內戰只是虛言。其實不少人倒希望有「正義之師」出來收拾殘局，既有在天安門爲民主捐軀的先烈開路，人們已不怕犧牲，以集暴易暴，用槍桿子打出一條生路。

當權者的殺手鐧

一位北京人士在回答筆者的求證時指出，儘管有軍隊互相開火的事情發生，但以中共的「國情」來說，槍桿子一直是最高當權者的殺手鐧，對它的控制之嚴非外界人士可以想像。三十八軍和二十七軍的矛盾只是小衝突而已。至於流落在民間的槍枝，在嚴懾的追繳令下，相信起不了作麼作用。

在六月九日鄧小平再次公開露面之前，海外人士曾希望大選殺是李、楊、揆天子命諸侯」所爲。但是事情已很明白，李楊集團現在所採取的手法，全是根據鄧小平四．二五講話的「精神」，何不怕輿論、不怕犧牲」，楊尚昆便可以具體作案了。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參與屠城計劃的劊子手，過高估計了槍桿子的力量，以致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人民群衆反抗的慘烈狀況，是他們始料不及的。此外，他們還要面對來自全世界的指控和制裁；由此引起的經濟惡果，並不是靠坦克和戒嚴槍所能解決的。

這位人士預料，鎮壓了廣場的學生和民衆之後，大陸將展開全面的清算運動。在「秋後算賬」聲中，又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遭殃。大陸已進入空前黑暗、殘酷、專制的時期，除非鄧小平死去而再引起高層變動，動搖中共現有的統治，否則，短期內十一億人民是沒有民主和自由的希望的。

屠城之後



屠城之後，現在是全國性的大逮捕、大顛倒、大恐怖。中國從此踏入一個赤裸裸的暴力專政時代，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原原本本出現人間，只不過更原始、更野蠻、更冷血、更殘酷。

在專政機關的操縱控制下，從北京到地方，從國內到海外，中共正在全力推行統一口徑的工作。目前，全世界的運動還沒有平息，全國的創痛還沒有癒合，所以我們還不太能夠聽到統一口徑之後的妙論。現在，殺人犯忙着滅口，忙着銷滅證據，忙着編造歷史。但我想，用不多久，特別是在海外，就會湧現一些人，為這次血腥屠殺，曲曲折折地進行辯護。

我可以這樣推想：

他們會說：鄧小平本來就是改革派的火車頭嘛。他本人要改革，要開放，十年來的政績，不能一筆抹殺。即使他通過自己的手，指死了自己培養的改革派推動人，那只是因為這些人執行政策有了偏差，過了頭，戰重威脅到黨的生存，國家可能裂變。鎮壓行動之後，鄧小平第一次露面，不是仍然重申不放棄改革開放嗎？

他們會說：不論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是否過份，為了防止中國全面內戰，經濟崩潰，軍閥割據，為了顧全大局，還是應該支持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讓他們鞏固政權，繼續未完成的改革工作。中國還沒有另外一個足以取代共產黨的政治力量。誰都知道，沒有一個强有力的有組織有經驗的政治力量，誰來治理中國？

他們會說：中國地方太大，人口太多，教育水平太低，知識太不普及，經濟太落後，問題太複雜，太亂。中國要發展，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就必須有一個執行改革政策的强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就不能過早實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就必須推遲民主的進程。人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權，不得不暫緩實施，這些未來就是給來品、奢侈品嘛！只有等經濟發展了，知識普及了，交通電訊發達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才有能力談民主，而且，那時候的民主制度，才有基礎，才可能長久。你看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落後地區，哪一個地方有眞正的民主？就算是印度吧，你看民主對他們究竟是好是壞，不是這很難說嗎？

他們會說：我們也同意，學生們的願望是好的，初期的行動，也還合理，口號提得也算合適。但到後來，總歸是太年輕了嘛，難免不夠成熟，情緒超過了理性，容易被人利用。你看，口號提到「打倒鄧小平」這個高度，不就過火了嗎？鄧小平是整個改革的象徵呀，你不能叫打倒他的。打倒李鵬還可以商量，究竟只是個執行人而已，執行有了錯誤，當然可以糾正。但你不能打倒那個最原始的設計人，那個發號施令的，你打倒他，這個學生運動就變了質，就走向它最初目標的反面，建設性變成了破壞性，這怎麼行？你看，學生不是要民主嗎？現在只好更不民主；學生不是要自由嗎？老百姓得到的是更不自由；學生要改革深入、開放擴大，結果呢？改革受挫，開放收小。這不是適得其反嗎？總而言之，事情鬧到這個地步，學生沒有責任嗎？

上面這些虛擬的說法，我想不久就會在海外出現，國內呢？國內基本上已經不可能再有什麼對話。恐怕有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將回到無聲的中國。如果地下還倖存一些抵抗力量，同志之間，也用不着對話，只有憤怒和工作。只有海外，情況比較特殊，這一類貌似老成謀國、忍辱負重的說法，肯定會隨着中共統一口徑工作的逐步貫徹，隨着新聞報導强度和廣度的逐漸淡化，隨着我們久已習慣的國事健忘症的重現，而曲曲折折地開拓市場。

怎麼駁斥這一類無恥謊言呢？對不起，恕不提供答案。大家還是各自開動腦筋，想一想吧！

我只想在這裏提出兩點，作為我們的良知備忘錄。

第一，只要我們接受這套邏輯，就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整個學生運動，立刻從「愛國民主運動」變成「動亂」；而且，更進一步，還可以接受「初期是動亂後期是反革命暴亂」的定性法。其次，以鄧小平為首腦和以楊尚昆、李鵬等為劊子手的整個鎮壓屠殺行為，立刻從最壞最醜惡的形象中解脫出來。無恥獨裁變成必要的權威，瘋狂冷血變成理智冷靜，非人道變成有遠見，亂國變成愛國，反人民變成愛人民……。

第二，上面列舉的幾種說法（恕不盡列，因為只要你開動腦筋，便可以從五花八門的巧言善辯中，鑒別出它們的眞性），其實有一個總綱領。這個總綱領，就是鄧小平的「四．二四講話」（有的報導說是四月二十五日，我根據的是美洲《華僑日報》的版本）。

我請大家仔細研讀一下這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法西斯宣言，為我們下一個階段的戰鬥作何思想上的準備。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 ■

金延湘

白色恐怖在海内外







（左上照片说明文：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中国公民）

据外电报道，自军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血洗之后，由杨尚昆为主席组成的“六·一小组”，专门负责对中国学生、市民的民主运动领导人物与积极分子，进行大规模的甄清。

该小组甄清方针与步骤如下：

（一）逮捕。对学生、市民民主运动中的领袖、积极分子，在全国范围实行大规模逮捕，并教唆公安军警在追捕中格杀勿论。被逮捕者则将被强行押送至新疆、青海、云南的劳动改造所，或被处死。

（二）清党。杨尚昆在一次讲话中称党员也很靠不住。因此，在大规模逮捕之后，继之，便是一场大规模的清党。据悉，自中共高层至基层都要展开大清洗。

（三）整军。邓小平称对人民进行大屠杀的二七军是合格的军队。但言外之音透出他认为也有不合格的军队。在清党之后，便是一场整军。整军主要是整掉军队中对镇压学生运动所持反对意见者，同时整掉派系异己。

目前，“六·一”小组正指挥全国的军警对民运领袖与积极分子实行大逮杀。

据目前所得的消息，据北京崇文区公安局透露，该区已抓了三百多人，全北京市已抓了一千多人。在石家庄也抓了近千人，上海也抓了三百多人。在西安、广州、杭州、长沙、大连等地，也抓了大量人。

目前，中国公安部已对民运领袖发出全国通辑令，全国军警已封锁了所有的港口、机场、交通要道，并在各旅馆、人民住宅肆意进行搜查。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

据北京消息，“六·一”小组定的抓人指标是万字数。

白色恐怖气氛还渡过重洋，弥漫至日本列岛。

自邓小平六月九日在电视登场露脸后，一小撮丧失良知的国安部走卒，在京都偷拍参加抗议北京大屠杀游行示威的留学生的脸。被留学生发觉质问后，不得不掉头鼠窜。

在东京也发现了类似的鼠窃狗偷的卑劣行径。在六月十日，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接到了令其三日内去大使馆自首报到，否则就要动手的恐怖电话。使其请求日本警察保护。

同时，一小撮走卒还到大学和语言学校去调查和威胁参加支持中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学生。有些受到威胁的语言学校，还贴出了要开除参加游行示威学生学籍的通告。

据可靠的消息，中国驻日大使馆已整了三十三名中国留日学生的名单与材料，并偷摄了几次中国留日学生民主活动的录像。



同时，中国驻日使馆的情报工作的一负责人，对使馆内也加强了监视，并扬言要切断使馆的电视线路，胡说使馆工作人员中了资产阶级宣传的毒。

尽管防范如此严密六月十五日，使馆领事人员马秋耘女士，毅然作出脱离李鹏法西斯政权的选择，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

但是，除了极少数极少数国安部一小撮走卒，既得利益者的高干子弟，政治小爬虫外，绝大多数留日学生是能区分黑猫白猫的。

这些甘与民主为敌的黑猫牌走卒，我们要正告你们。“日本不是二七军枪杆子统治下的屠场，你们在留日学生民主运动大潮前，只不过是几只嘶嘶乱叫的没头苍蝇。你们捕恐吓、造谣言，偷偷摸摸地拍照、录像是干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坏事，也是没有力量的表现。

再者，你们这些违反日本国内法规的特务活动，也是对一个民主国家主权的严重挑衅，如继续为非作歹下去，是必定会被日本法制社会的法规所取缔的。

日本的留学生们，我们是大多数，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一小撮，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干，这些走卒鼠辈是无法逞其阴谋的。我们留日学生民主运动，只要能站住脚，继续前进，那么也是对国内白色恐怖活动也是一个大牵制吧。

英国诗人雪莱说的好，“既然冬天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大屠杀、大甄清的恐怖之冬，终究要过去的，民主的春潮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迎着我们奔腾而来。

白色恐怖到處勒索
公安警察成了强盜

■楊心源



■北京市公安警察手持警棍到處拉人。

混水摸魚趁機搏亂

趁機亂世，就必然有人混水摸魚，即「搏亂」。北京大屠殺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追捕民運分子，製造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一些曾參加天安門示威、遊行、絕食、做過學生的人，更惶惶然不可終日。他們此刻但求平安無事，殺雞宰羊「還神」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一些專政機構的人員，如警察、公安人員以及社會上爲非作歹之徒，都趁此亂世撈一把。筆者近日在北京和深圳的所見所聞，叫人唯有搖頭嘆息。

北京大屠殺之前，學生和市民萬衆一心，築成血肉長城，阻截軍車進城，寫下可歌可泣的歷史新章，在市民隊伍中，以個體戶的熱情最高，他們除了積極參與阻截軍車，還傾其所有，支援學生的絕食和遊行鬥爭，因此，警察和公安人員對於北京的個體戶恨之入骨。但是，秋後算賬的主要對象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個體戶不是打擊的重點。可是輕易放過他們，警察和公安人員又心有不甘，於是就用敲詐勒索的辦法還個體戶就範。

譬如說，指某個體戶違反某條例，強行罰款，或沒收貨品，這是公然的事。以「依法」辦事爲幌子，天經地義，被整的個體戶只好啞巴吃黃蓮。

更可惡的是暗地裡敲詐勒索。北京不少個體戶都經歷過這樣的事。一位個體戶說，某日，兩名「聯防」（便衣警察）人員把他叫到聯防辦公室，惡狠狠地指他參加了民運，煽動過軍車，而且有充份的證據。經他們一嚇唬，那名個體戶心裡失去了平衡。在那段火紅的鬥爭日子裏，哪個北京市民沒有投身到時代洪流中去？他想否認，是不可能的，最後只有承認「錯誤」。「聯防」人員於是提出「私下解決」的條件，無非是勒索錢，那個體戶也只好照辦，交出一筆錢了事。據那位個體戶說，他的夥伴們差不多都被勒索過，勒索者有聯防人員、警察和公安人員。尤其是自稱公安人員的人，弄不清是眞是假，反正他找到頭上來了，給他一筆錢就是了，如果不給，萬一是眞的，豈不更麻煩？

學生家長被勒索

此外，還有的學生家長也被勒索。勒索者上門，指其子女參加了民運，他掌握證據，然後提出「私了」的要求。做家長的雖然知道自己的子女很安分，但又不敢肯定子女沒有參加，因爲這是全民性的運動，即使沒有去遊行，沒有參加絕食，但少不了說過一些話。還有，家長自己也少不了捐獻衣服、毛巾，甚至鈔票。總之，尾巴是被人抓住了，無法抵賴，只好有求必應，勒索多少給多少，只要不被檢舉就謝天謝地了。

總之，在當前，仗着一點點權力，就可以隨意發橫財。那些勒索者有的是便衣警察、眞公安，有的卻什麼也不是，但他們有檢舉權，而且他們的檢舉，最容易獲得當局相信，這種「羣衆檢舉」給了爲非作歹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機，也便養長的人們防不勝防。

在南大門深圳，勒索的花樣更新。就筆者所見，深圳的勒索目的是廉價套換外幣。被勒索的人不都是港客，更多的是北方去的人，這些人到深圳去，總帶着一些外幣，以便於購買洋貨。那些勒索者聽他們的口音就能判斷他們是北方人，於是三百兩語搪塞之後，就通對方換外幣，如不同意則進一步指出對方是可疑的民運分子，揚言要帶去公安局檢舉。被勒索的人當然不服氣，但強龍又鬥不過地頭蛇，更不清楚那些人與公安局有什麼關係。再說，到公安局後，要接受調查、審問，即使最終無事獲釋，時間也賠不起，所以只好乖乖順從，滿足勒索者完事。

到處亂抓人

按理說，敢於在深圳大街上招搖過市的人，肯定不會是被通緝的民運分子，但是，當前正是風聲很緊時期，當局寧可錯抓錯殺，也不能放走一個民運分子。對於「羣衆檢舉」，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檢舉對了，可以立功；錯了，也表現了對於中央的無限忠誠，只會受表揚而不會受處分。不管檢舉者是什麼人，能夠檢舉別人就是好人。這與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耗子就是好貓，道理雷同。

這樣的環境下，爲各種各樣的「好人」提供了爲篤「立功」的絕好機會。前些時候，沙頭角抓到了一個「吾爾開希」，不久後，羅兩那邊又傳出消息，又抓到一個「吾爾開希」，都是爭當好貓的好例子。那些人根據那兩個「吾爾開希」長着大眼睛、維吾爾族人、會說普通話，知道北京的一些情況，就斷定是吾爾開希，幸好他們沒有即捕即殺，要不然那兩個青年就死得太冤枉了。

北京還有怪事，由於到處都在抓吾爾開希，北京街頭賣烤羊肉串的新疆小伙子們，都不敢擺攤了，因爲他們的長相與吾爾開希差不多，而且也會說一些普通話，很容易被人誤認，一旦被抓進公安局，少說也得脫層皮。現在大概好了，吾爾開希已經證明不在中國，烤羊肉串的生意該可以興隆起來了吧？

關於當前的社會氣氛就是這麼恐怖，老百姓普遍保持緘默，逢人不說眞心話，盡量不招惹是非，人人都如驚自己「好自爲之」。這種消極被動的處世態度，並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寧，不知何時有人找上門來，輕者勒索，重者報私仇。如此過日子，會好受嗎？可又有什麼辦法？不好受也得受啊！■

北京流傳的內幕消息

•易　辰

解嚴遙遙無期
軍隊補給困難

警車拉着警笛呼嘯而過，劃破了古都的沉靜，周而復始的一夜又開始了。半個月之前，還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學運，驚天地泣鬼神，夜曜風血雨的屠殺之後，一切都轉過來，舉世爲之瞠目結舌，許多人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就忙着爲「鐵性」的士兵敬獻花圈和挽辭了。自從發生了本世紀最大也是最出人意料的京城騷亂以來，北京便一直處於軍兵把守之下，戒嚴將持續至過冬，好戰還在後頭。截至六月廿六日筆者離開時，北京街頭仍然到處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各大體育館、展覽館、公園、禮堂都駐滿了兵，數十萬大軍雲集京城，給養發生困難，陸運、空運中相當一大部分已經用於軍事用途——爲戒嚴部隊運送補給、食物。

軍人持槍調戲婦女
百姓敢怒不敢抗命

連紀也發生了問題，有些軍人帶着槍上公共汽車引起市民恐慌，有些軍人調戲婦女引起憤慨。目前，戒嚴部隊的任務，除了滿街站崗，保持威懾作用之外，主要是逮捕那些「反革命暴徒」。爲了防止被通緝的「暴徒」逃離北京，在車站、機場都佈滿了便衣警察和律軍隊，白襯衣的軍人。到晚上，軍人們便在便衣公安人員（他們是蒙旭人，不便驅趕我們）的指引下四處捕人。

方勵之早遭嚴密監視
特工化裝賣冰棍老頭

你在中關村的方勵之、王若華的家都被大肆抄，查抄時軍隊將四周道路封鎖，如臨大敵，各帶走一包東西。其實，早在學潮之初，方勵之家附近就來了兩個賣冰棍的老頭，報話機就在保洛用的楊筱埋，抄家之後兩個老頭就不見了。傳說迄今已抓了兩千多人，目前主要抓「反革命暴徒」，即有「反革命」口號、燒毀軍車、設路障、打軍人的，都在逮捕之列，有一個退休軍事的大學者，被判刑四年。

有一個僅僅被到一頂鋼盔帶回家，被人舉報後帶走，戒嚴部隊一士兵用棍猛擊他劈頭橫掃過去，兩排門牙全部打掉，血染四胸。抓人不需証據，抓「暴徒」的依據有二，一是錄像，長安街的街邊上都裝有攝像機，大批便衣，公安化裝成市民混在學生中間偷拍了不少照片；二是舉報，電台、廣播反復播放着舉報電話的號碼，每個城市各有兩個號碼，遇到處張貼。街上的電線桿上，路口的大門口上，指着「檢舉箱」，當局不願一切地煽動起人性最陰暗醜惡的一面，大力鼓勵告密，提說。只要有人告你——不論是否証告，立即會被帶往戒嚴部隊「偵訊」——先是痛打一頓，逼你認罪，認了罪的立即判刑，至死不認的就放掉，並受到警告：「回去不許亂說！」

秘密逮捕知識分子
侯德健業已陷魔掌

北京遠洋公司幾個同事去看望一位幾天沒來上班者，見他躺在床上，身上、臉上都被打的瘀腫傷痕。軍警問他，就是不說，後來才知是被人舉報。北京人現已經大爲收斂，不敢公開議論政府，尤其在公共場所，稍有不慎，被人一個電話就「吃不了兜着走」。據筆者一位在軍界的朋友講，北京的抓人是「內緊外松」，更多不公開的逮捕發生在學生、知識分子、文藝界和機關幹部上，他告訴筆者，侯德健、劉曉波在撤出天安門廣場後不久就遭捕，侯被當作台獨特務、劉當作美國特務來處理，這是外國勢力插手學運的「証據」。《將軍，你不能這樣》的作者，詩人葉文福因寫此詩，在第一次反自由化中受到批判，他在北京魯迅文學院學習期間參與學運，此次亦遭逮捕。此外，中國最大最成功的民營企業，著名的四通集團總經理萬潤南、實思源；社會科學院的嚴家其、蘇曉康、陳一咨等著名知識分子，都在秘密通緝之列，當然，這麼晚才發出通緝，足見他們還未落入魔掌，他們的下落，亦成爲衆人所關注的話題。

薄一波孫子生病
司機送院被捕射

薄一波的司機死得更慘，薄的兒媳住在娘家，其父是軍人，軍階上將，一日半夜，小兒急病，要送醫院，但家中嗎車是白牌軍車，怕受「暴徒」襲擊，故打電話給薄家，要薄家開一輛地方牌的車來送孫子住院，薄就叫司機開了一輛隨車（不是薄一波自己坐的專車）去親家，出發前大家商定，遇到「暴徒」攔車不要停，衝過去。薄的司機開車，兒媳抱着孫子坐在前座，後座是薄親家的司機，駛至一路口有幾個穿白衫衣的人攔車，薄的兒媳命令：「衝過去！」，司機遵命直駛，衝過這幾人的堵截，不料前面又閃出數人，搶槍掃射，前後夾擊，薄的司機當場中槍不支，但車仍然在開，親家的司機見狀立即翻身而上繼續駕駛，這輛灰色皇冠轎車加速前衝，一直到黃寺的陸軍醫院門口才停下來。薄一波的司機已經斷氣。

廣東幹部超系人馬
下一輪清洗當其衝

北次學運中，廣東省長葉選平、省委書記

槍斃人數四位數
開除黨籍六位數

「嚇反」、「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重新出現在黨內的文件上，上面下達的鎮反指標，槍斃的至少在四位數以上。這一行動將延續至今年十月一日。接着進行清黨，凡是參加過遊行的黨員，都要交待，嚴重者開除黨籍，你不是要退黨嗎？這回可輪不到你退了，參加動亂的黨員，統統開除！凡是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黨員一律開除，當有六位數以上的黨員將受到整肅。

建議修改黨章
鄧小平任主席

自六月四日軍隊武力鎮壓之後，北京的各大黨政機關有一星期沒上班，現在已陸續恢復上班，但並未恢復正常工作，因爲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上班時間用於學習、討論、表態，這是慣例了，黨員們早已駕輕就熟，許多黨員和中高級幹部在學習中表示，總書記一職應由鄧小平擔任。軍委政治體制才能理順，否則仍會有大亂，也有的建議修改黨章，重設黨中央主席，由鄧擔任。

老太太戴紅袖章
小脚女人組逃犯

北京軍事政變，鎮放出許多老事物，居民委員會重新活躍起來，老太太們皆戴紅袖章，上面印着「執勤」二字，三五成羣地站在胡口放哨，監督鄰里有無外來人過入，舉報可疑分子，在街道張貼「向解放軍致敬」「嚴懲反革命暴亂」一類紅標語，許得四個熱鬧鬧人稱「小脚根拿隊」。

關山復女婿煮水喪命
李立三孫女斃於流彈

戒嚴軍隊屠殺平民，連中共高幹家屬、司機也不能幸免。戒嚴期間，最痛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在附房倒開水，被街上軍人開槍打死，中共元老李立三的遠房更甚，其父親在人革命時期被毛澤東新倡之湖南農民運動定爲地主分子，被農民活活打死，退休孫女又被不知哪裡飛來的子彈打中喪命，另一位元老劉湘齋（原中央黨記處出記）的司機拿着望遠鏡對着窗外望，着熱鬧，被士兵發現，一枝子彈過來，當場打死。



•公然在大街上舉行審判大會（軍事博物館門外）。

鄧小平發揮關鍵作用

通以一月決議書

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作了重要講話。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我國人民和全黨同志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的揭發批判，在思想上、組織上、幹部和群眾的情緒上，已經基本上做了準備的情況下召開的。

三中全會的主要任務，是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經驗教訓，集中全黨的智慧，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三中全會的召開，是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北京近貌

槍桿子下無言的頑抗

北京實施戒嚴迄今已兩個月，在重兵鎮守下，市面顯得平靜，但「六．四」慘案陰影未散，被戮令下市內仍彌漫着肅殺之氣。以下是亞洲週刊記者上週所見的北京：

今年北京的夏夜顯得特別寂靜。過往到天安門附近納涼的市民消失了踪影。昏黑的街頭上，仍見上兵持槍守衛。學生運動期間整個沸騰的天安門廣場，成了彌漫全大陸的政治低氣壓的中心。

不但外國人不來，過往成千上萬湧到「京師」的大陸其他省、市居民也寥足不前。在有「國際冒險者天堂」之稱的北京飯店，原先座無虛席的咖啡室，現在空無一人，連設於大廳的禮品零售櫃也漆黑一片。客房使用率只有百分之五。新近開張的五星級王府飯店，今年初期一直保持百分之八十五的客房使用率，現已跌至三成左右。

表面上，北京部分生活已恢復正常，但戒嚴部隊仍在鳴鑼大道和主要氣改機關站崗巡邏。當局似乎刻意令人們見到軍人，以示警戒仍未解除。站崗上兵頭上支起的彩色太陽傘，聊爲沖淡殺氣。而那些來自農村的士兵大都憨厚，對身邊的事物充滿好奇，甚而友善到把沒上膛的空槍交給外賓「觀賞」，增添了緩和氣氛。但軍人進駐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依然門禁森嚴。一個本地人或入內訪友，在出示工作證和介紹信後仍不得其門而入。據說，院內正在整頓「清查」。

北京白天的交通又開始擁擠。各單位正透過黨的系統進行由上而下的層層傳達，以及由下而上的層層「交待」。上週被北京市市長陳希同點名批判的多位人士，其中尚留在北京的自然成爲朋友眼中的「問題人物」，只在碰面時私下打聽他們的處境，默寄關切。雖然各界紛紛表態，要稱統一於中共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精神下，但許多人情緒尚難平復，思想上還打不開結，拖延着不肯妥協，學生運動期間呼喊的口號已聽不到，無奈的抗拒卻仍頑強。

一位曾對開放政策極感振奮的北京老知識分子，只重覆一句話：「自六月四日起，就只埋頭寫書。」未被波及的知識分子廠於局勢，不得不暫時冷卻前一陣子沸騰的熱血，轉回「象牙塔」避世。

現旅居美國的大陸異見作家劉賓雁的著作已不見踪迹。另一位異見分子方勵之的言論則成了「反面教材」，由官方編寫的〈方勵之的眞面目〉到處可見。書報販子說官方最近頻頻檢查，有些書刊不能再賣，談問題、講道理的內容少了，令書報攤上的楊憤、武俠書籍更爲熱銷。

官方對外極力突出太平景象，外國人得以携帶印刷品入境，而不受抽查。但北京城內午夜過後仍可聽到槍聲，中、小學生暑假期內得學習「熱愛解放軍」，不熟悉的人見面時只談天氣打哈哈。對比之下，益發突出了內外有別的「雙重政策」。然而遍憤了這種B子的北京人，對月來的事大多心知肚明。一位資報的年輕人說：「這些事只可意會，不得言傳。」但一知識分子則仍固執的說：「即使有生之年看不到『實現民主』那一天，也不放棄。」■



•吾爾開希6月29日發表絕相講話。



街道掛起「四個堅持」標語：低氣壓持續

張伯笠組織暗殺團 學生領袖四處逃亡

六月三日晚，天安門廣場上正在宣佈中國民主大學在廣場正式成立，就傳來了放槍炮般的槍聲和軍隊殺人的消息。學生們一時都呆住了，接而變成了痛恨的仇恨，個個咬牙切齒，正在麥克風前發表演說的民主大學副校長，北大作家班學員張伯笠，突然獃斯底里地喊道：血債血償！我們要組織暗殺集團，暗殺你們這幫劊子手——廣場上一片紛亂，張伯笠就是後來被當局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之一，他在喊完了復仇的誓言之後，與其他多數學生領袖一樣，踏上了九死一生的逃亡之路。

學生的逃亡主要有四個方向：一、南下廣東，由深圳等地越境，這是最多人採取的方向。然當局亦被嚴戒嚴，在此方向佈署了最強的力量。安全部一副部長親自南下，指揮封鎖通向港澳的一切通道；南下的飛機、車、船上，不時可見手持電視的武警檢查證件。二、福建，試圖逃往台灣。三、雲南，翻過喜山峻嶺，向緬甸方向越境，這是最艱難的路，當年不少紅衛兵就葬身於通往邊境的密林中。四、新疆，這是最少人想到的路線。

吾爾開希經新疆出境 學生領袖早準備護照

被懸吾爾開希就是往新疆、伊盛出境輾轉去外國的。吾爾開希較具戰略眼光，料到當局抓人最先封鎖南方的去路。而且他少有人矚目抓人最先封鎖南方的去路。而且他少有人矚目深人遠離沿海的新疆腹地，故能搶先一步，逃出性命。據可靠人士透露，當局通緝的學生領袖和那幾位最著名的知識分子，均未奏效，把大多數黑名單上的人均已在六月四日之後的一星期內逃出國外。其實，在六月三日晚，當張伯笠在天安門大喇叭裏，呼叫着要組織暗殺團進行報復的時候，七位學生領袖手裏已接到了外國簽着入境簽證的護照，當局的反應又遲了一步，等他們剛剛從收復天安門的「壯舉」中緩過勁兒，想騰出手來抓學生領袖，並且向各地發出通緝令的時候，已經晚了。

元老年高老邁 政府決策遲緩

「慢半拍」是政府此次對付民運的重要特點，從決策對話，至宣佈戒嚴至實施行動，再到抓人，無一不比對方慢半拍。這一點兒也不奇怪：中國現在是鄧小平加「元老」當政。（元老是：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王震、彭眞、楊尚昆一，無一不是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每天只能工作兩個小時。從接到情報，至聚集到一起、開會、討論、實施、決策過程之拖延低效率是可想而知的，以致多處出現對手已採取變策略而政府仍按舉先制定策略執行的情況。還美其名曰「節制、克制」決策慢、效率低、不變通，是政府此次處理事變的特徵，亦將成爲今後中國政治的特點。■

一手收，一手放

面加緊政治整肅和控制，一面又想繼續推動經濟對外開放，北京當局正在這條自認爲「符合中國國情」的險路上瞞跚而行。以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爲「核心」的中共「第三代新班子」上馬已近月，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要他們在三個月至半年做出實績，樹立形象，但外界看到的只是對民主運動人士的更大範圍鎮壓，以及伸展到社會各個角落的思想控制。江澤民在上週舉行的中共宣傳部長會議上，要求黨組織和行政組織都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

鄧小平六月十六日說：「對於專政可以少講，或只做不講。」當前，大陸的專政機構正加緊搜捕和審處民運人士，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週前表示要將「進行暴亂、製造動亂的犯罪分子……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清查出來，依法嚴懲，不留後患」。

據悉，支持民運的北京《光明日報》記者、已故中共元帥葉劍英的養女戴晴於本月中被捕，居室被查抄。接着，因參與前年學運人獄、半年前獲釋的留美博士生楊巍在上海再次被捕。在此之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王正雲落網。另外，有關人士向亞洲週刊證實，理論家李洪林七月初在福建省福州市被「拘傳」，手稿、信件均被搜去。被捕的還有曾以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名義印製號外反對戒嚴的該報記者張扞，以及出版持不同政見者劉賓雁報告文學集的陝西省華岳出版社副總編輯李賁仁等。

在新一輪行動中，大陸公安部向各地發出新的通緝令，追捕五十四名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當局還力圖查出吾爾開希等民運領袖外逃的「地下通道」。北京消息人士說，大搜捕將持續到年底。

但民間反抗情緒依然強烈。日本航空公司駐北京辦事處上週接獲自稱「血光敢死團」的恐嚇信，說要處死在大陸的日本人，以懲誡日本「勾結共黨獨裁政府」展開「大規模經濟侵略」。亞洲週刊獲知，北京自上週起停止火車托運服務，因有消息說托運的物件中可能會藏有爆炸物。早兩天，北京菜市口的人行天橋上曾掛出書有「北京人民不服」大字的橫幅。中共爲了紀念「七．一」建黨，推出歌頌其當年擊敗國民黨政權的電影《巍巍崑崙》，但在有要員出席的首映禮上，當影片出現當年北京學生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的情景時，觀衆熱烈鼓掌，暗示對今日學運的同情。當局事後對有關鏡頭大加刪剪。



海南省洋浦港：鄧小平堅持搞「大特區」，租予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成片開發

段文輝—新華社

北京街頭白天軍人活動有所減少，但入夜後的檢查仍然嚴格。據悉，「六．四」事件前後散失的槍枝，仍有數百枝不知所終。戒嚴部隊擔心受襲擊，軍人家屬害怕遭報復。《北京晚報》日前報道說，一名自稱是「敢死隊」成員的人承認他參加的小組殺死了三名士兵，奪走了武器。據北京的東歐人士透露，北京市十月以前不會取銷戒嚴。有傳聞說，當局擔心民運分子在九、十月間官方慶祝黨政四十週年的時機，重新活動，製造遍地烽火場面。

但是，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眞正使當局不安的，是在政治和思想上遭到的廣泛抵制。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部長王忍之日前對理論界人士說，策動「動亂」的人肯定是要翻案的，他們的理由有四：得到國際輿論和潮流的支持；這次很多人都參與運動，說明了民心所向；歷史上有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翻案等先例；年齡上的優勢。

分析家認爲，王忍之的



黑社會主義怎樣治國

齊辛

控制軍隊的秘訣，是中央軍委在戒嚴前派出特派員，到各軍區、各部隊去擔任聯絡工作，藉以掌握各地軍權。

所謂「六四」事件中被「誤傷死亡」的群衆，實是當局派去冒充「群衆」以製造事端的「特工」，因衆屬問個不休，當局只好重賠。

中共當權者口口聲聲說要堅持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六四」屠城及以後的發展，已充分說明，他們所堅持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黑社會主義」。

什麼是「黑社會主義」呢？黑社會主義就是奉行黑社會的邏輯：只講強權，不講道理；暴力就是一切。看過《教父》這本書或電影的人必會發現，「黑手黨」的組織權力結構、發跡因素、辦事邏輯以至意識形態，與「六四」後以中共政權可以說是極為相似。電影《教父》以及香港一些以黑社會為背景的電影，也可以找到與中共現政權相似之處。

「么鷄吃燒餅」學

搞政治，當然不能不講實力，而且實力應是執掌權力的最主要因素。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實力，講的是民衆的支持程度，或可掌握社會上多少利益集團，或擁有多少金錢力量。但黑社會主義的政治實力，只有一樣東西，就是槍桿子。不信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以槍桿子保政權」，而且以槍桿子代替了政治運作，代替了行政、司法、立法機構的功能，是赤裸裸的槍桿子拜物教。

對於和平表達意見的學生，用的是槍桿子，實行慘絕人寰的屠殺。戒嚴前或戒嚴後，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一直呼籲召開在憲法上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掌軍權者可以置若罔聞。對於可能會有與掌軍權者不同意見的人大委員長，可以用槍桿子迫他留在上海，然後由槍桿子「請」一個已經退休的、什麼職位也沒有的元老（影真）來主持人大副委員長會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要向宣佈戒嚴令的總理表態效忠，以表示司法將會誠意為槍桿子服務。戒嚴令下，海陸空各層權力中不聽槍桿子指揮的領導人，並在軍委主席的決定下重組政治局常委，更由軍委主席指定誰當「核心」，其他人「誰也不服不服氣」。（這像不像「教父」的所為？）在槍桿子的威脅下，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人大常委會，脅迫曾經在自由意願下表示過支持民主學運的中央委員和人大常委做舉手機器，通過指鹿為馬的李鵬報告和誤希同「平亂」報告。在戒嚴令下曾經聯名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的人大常委，在槍桿子之下紛紛被迫否認聯署，倡議者則像犯了天條似的惶恐待罪。

看「六四」後的一連串以槍桿子施政、司法的動作，再讀了由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陳希同「平亂」報告，不能不使人想起柏楊先生叙說過的北洋軍閥張宗昌打麻將的故事。

話說張宗昌打麻將，牌運不佳，老是吃不到糊。有一次他叫「么雞」（膠東人叫「一」索」，外省人叫「一條」），別家打出「一筒」，張宗昌見狀說：「糊了。」別人問他：「你不是叫么雞嗎？」他說：「這叫做么雞吃燒餅。」別人要反駁，但見張宗昌身後站了四五個待槍實彈的警衛，人人目露兇光，就只好讓張宗昌的「么雞」去吃「燒餅」了。繼續玩下去，有人如法泡製，明明叫「么雞」，別人打出「一筒」，他也說：「糊了，這是么雞吃燒餅。」張宗昌說：「不行，剛才么雞已經吃飽了，不能再吃了，你不能糊。」對方待要反駁，但見到張宗昌身後的荷槍的大漢，也就只好作罷。

黑社會主義王朝的邏輯，正與「么雞吃燒餅」相同。

眞正的核心是掌軍權者

黑社會主義奉行槍桿子拜物教，因此能否牢牢掌握軍隊，是能否堅持這種主義的關鍵。

中共現今的當權者能否控制軍隊呢？這是黑社會集團內部最機密的運作，外界是難以了解的。我們只知道，在戒嚴令下、屠城之前，仍有軍校的師生到天安門廣場支持絕食的學生。而在屠城後，則有關於廿七軍與指八軍衝突的消息。從各項迹象看來，軍隊不可能上上下下都心服，但軍中更需嚴格奉行「么雞吃燒餅」學，故要造反也不那麼容易。廿七軍與指八軍的小衝突談使有，也決沒有發展到「開戰」的程度，因為「開戰」一定是炮火連天的，北京的外國記者不可能感覺不到。

在這次屠城事件中，中共當權者用什麼辦法控制軍隊呢？據軍當獲得的可靠消息，在中共宣佈戒嚴令之前，中央軍委在鄧小平、楊尚昆主持下，已向各軍區、各部隊退出了特派員。特派員到全國各軍區、各部隊中，是中央軍委按全權代表的身份，實際上是這段期間的「太上司令部」和「太上政委」，直接傳達中央軍委的指示，幕後操縱及協調各部隊的高層會議。原有的各部隊的首長名義上還在，實權上被暫時架空。這就是中央軍委控制各地方部隊的「法門」。至於說通北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廿七軍等，更是在出發前基本上已確定由部隊的嫡系掌握，而且在軍中推行了一套教育洗腦相的「教育」，才敢心通他們進城的。即使如此，中共還要採取「以軍制軍」的雙重保險的辦法，以防進城的軍隊「嘩變」。黑社會主義的暴力崇拜，已到了除槍桿子外不再依靠任何東西（包括自己宣說的道理）的程度了。

槍桿子下的權力重組，完成了新的最高掌權的政治局常委的班子，是六個人。有人認為幾個的最高權力班子，在決決時會有爭持不下的局面出現。後來《人民日報》列出一張照片，是七個人站在一起合照的，中間站着的是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左右各三人是政治局常委。這張照片顯示了最高權力層中，不但有楊尚昆一席位，而且相信是以他為中心的安排。鄧小平之所以不把楊尚昆正式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只是因為他在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前，曾說「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表示過裝在年齡上「一刀切」，七十歲以上的都不能進入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正好七十歲，故能「進入」，萬里過了七十，故不能進。為了不想明顯地出爾反爾，所以這次是讓楊尚昆「自進名不進」。從黑社會主義的邏輯來看，軍隊既是槍家將，槍割部又似很忠心（據說還有親家的關係），他今後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中，不但一定參與，而且會代表鄧小平的堅苦。

用人邏輯：打擊，殺絕，行賞

黑社會主義的用人邏輯，是凡對「教父」表現出有挑逆意思的，一律予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於有可能危害這個幫派的力量，必狠斬草除根地趕盡殺絕；對於為「教父」賣命的走狗，則要論功行賞，予以安撫。

對過去的胡耀邦、趙紫陽、胡啓立、趙海等人，「教父」已一再顯示出「我可以把你提上來，也可以把你打下去」的手段，並顯示出「垂簾聽政」的鄧氏主義的權威。

至於有可能危害這個幫派的力量，「教父」已認定是一批知識分子及據稱是由他們「利用」的廣大搗示威的學生。七月十日《人民日報》社論以殺狼狽的語氣顯示「教父」們斬草除根的「決心」：「為了消除隱患，鏟除禍根，我們要下決心把那些暴亂、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幕後指揮者，各種非法組織的骨幹份子（按：指學生領袖）和進行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徹底清查出來，及時依法懲處。如果讓他們逃法外，必將後患無窮，使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對這些兇殘的敵人，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因此，大規模的、事先毋庸的逮捕屠殺，會是這個黑社會王朝在感覺受到「威脅」之後的瘋狂反應。這種反應相信不會隨着局勢的表面平靜而穩定下來。

至於那些為黑社會頭子賣命的走狗，從接見戒嚴部隊，頒予獎章、報紙上歌功（殺人之功）頌德（護主之德）的文章等等，已算是做足論功行賞的工夫了。不過有一個消息，是人們忽略其含意的，就是七月七日北京市副秘書長俞曉松的透露，他表示對於在「六四」事件中被誤傷死亡的羣衆，政府對每一個死者的家庭，核發一萬元至二萬元人民幣之間的「撫恤金」，對死者的子女，政府則撫養至十八歲，並對死者家屬的生活進行安善安排。

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對於「被誤傷死亡」的人這麼優遇？當局已宣佈了戒嚴令，因此而「誤傷致死」應是閣下的事，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實際需要賠償，即使表示政府的關懷，也無需付「二萬元」，幫死者撫養子女，更對其生活作妥善安排。除非是政府對這些「誤傷致死」的「羣衆」感到有虧欠。

據了解，事實的真相是，這些所謂「誤傷致死」的「羣衆」，都是當局派去冒充「羣衆」的人。他們在六月二日不斷製造事端，燒裝甲車、扔石頭，向軍隊挑釁。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官方記錄片：一次人輪流到一個軍車前，向鎮暴隊扔石頭，鎮暴連的司機連手都沒有伸出來，官方卻宣傳他被石頭活活扔死。這些扔石頭的「羣衆」，就是當局派遣的人馬。深夜時軍隊鎮壓，連這些「羣衆」也大量地被「誤傷致死」了。他們的家屬為此鬧個不休，揚言要揭露此事。為此，當局才會對這些違反戒嚴令起到街上被「誤傷致死」的人付出這麼高代價的賠償。

當前內外政策的要點

黑社會主義的血統例在以殺戮來鞏定自己的地盤之後，也要穿上禮服，戴上白手套，設出笑臉去接加上流社會的宴會。握杀手上的血腥味未除，猙獰極惡的臉上的神經尚未能鬆弛下來，而且殺戮又太明顯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因此仍受到杯葛。

論西藏問題

1989.9 九十年代

黑社會主義的本質，在「六四」以後已經暴露無遺。不管現實感也罷，理智收斂也罷，大義滅親之後不予公佈也罷，抓緊鎮壓屠殺的步驟也罷，目的都是為了維持這個黑社會主義的政權，為了本身既得的各種著的利益。對人民，對知識份子，對青年人更不止是以愚弄。例如說成人大遊行和絕食是非黑白的手段，而且還給予的學生自己的文章，根據方配之，原題為「不知休止」。直到七月十七日《北京日報》刊出

目前，北京的城管秩序已經基本恢復，包括交通、水電供應、郵政，商業等都恢復正常。但是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內心，充滿憤怒。這怒火，是中共用任何鎮壓和欺騙所撲滅不了的，它必將成爲另一次燎原之火。

大兵仍在街上來來往往

戒嚴部隊的坦克已經撤出了北京的市區。撤了解，有部分返到原地，但仍有大部分是長期駐在北京郊區。現在，估計有一個軍的力量還駐紮在北京。他們部分駐在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經貿部、外交部等地方，白天在各個交通樞紐和各路口設卡和崗哨。晚上，戒嚴部隊在邊遠的地區都撤回去，只在東西長安街上設。些崗哨。這些崗哨隨時對路過的行人車輛進行檢查，行人的手提包大一點也檢查，車輛的尾箱或卡車也都檢查，有時還叫你出示身份証。

頭戴鋼盔和背帶槍的士兵，一卡車、十卡車在北京街道上來來往往，構成目前北京的一「戒嚴」景象。

軍警聯合瘋狂抓人

「六、四」以後，特別是五、六、七日，中共在北京跌起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搶命抓人。戒嚴部隊還分配到各個派出所去。一個派出所大約配備一個班或是更多的人，協助警察抓人。由警察帶路，軍隊壓陣，軍警聯合起來，同去抓人，進行瘋狂的報復和「秋後算賬」，矛頭指向知識分子和參加過高自聯、工自聯、敢死隊的人，對燒車和造了武器的人，更是拚命追捕。有的人拍了居城的照片，拿去相館沖印，一被發現，也遭到重擊的毒打。

那幾天晚上，軍警還在路上隨使開槍，隨便懷疑，隨便捕人。被抓的很多人中，有的是去上夜班，有的是去接孩子，有的是去喝酒，有的是過路人，幾乎都是無辜的老百姓。

許多人被打骨折、尿血……

軍警毆打老百姓也很厲害，他們用槍托、警棍、皮靴，毆打被抓到的人。許多人被毆打重傷或是殘廢。有的骨折，有的尿血，有的被打得臉都變形了。

軍警還經常在夜裏挨家挨戶進行搜查，以查戶口爲藉口搜查外地人，把人從床舖上抓走。他們抓人並不需要出示逮捕証和拘留証，完全是無法無天。

北京這種白色大恐怖，來勢兇猛和突然，比毛澤東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被毆打死去的人，現在當局隨意按照「戰爭誤傷處理」，很輕率地處理掉。

去舉報的三種人

北京設了許多舉報電話。只要有人電話指控，不需要任何証據，也不需要任何調查就先被抓去毒打，進行收容審查。收容審查短的十五天，長的以月計。這種作法與現行法律完全抵觸。中共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拘留人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就要通知其家人，沒有証據就得放人。但來這一條法律外的補充，叫收容審查。這樣就可以任意逮捕任何人，拘押以後再說。舉報電話，造造成社會上的混亂。一部分去舉報是「黨性」很強的人，完全站在鄧小平的立場上。這種人是少數。另一部份人是因受騙去舉報。他們坐在家裏，對天安門事件不太瞭解，再加上受當局宣傳，看了經過他們剪接的電視，只見暴徒在打解放軍，而看不到解放軍的坦克把人民壓成肉餅和解放軍向人民開槍。這部份人受了騙，也去舉報別人。第三種人是利用舉報來報私仇。過去兩個人有私仇，現在利用舉報正話進行報復。因爲這種舉報不需要對任何人和事負法律責任，鼓勵交揭子，子揭父，互相證陷，互相指責，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時的那一套。許多人還不知怎麼回事，就被抓走了。

在電話亭裏撥舉報電話的例子

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朝陽區有一輛裝甲車，在兩個鋼條戶的舷都門前被點燃了，其中一個戶，看見裝甲車老次，怕危及自己的房子，百支流落在民間。這些相對中共造成極大的威脅。現在中共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非常虛弱。許多高級領導人的汽車都換了車牌，把過去的「A01」等中央軍委、總政、國務院的牌子都換了號碼，一看都是什麼出租汽車、普通汽車的牌子。車型也換了，過去愛坐大「奔馳」（即平治），現在改成「伏爾加」，改成日本車。學日本車的又改成北京吉普了。因爲怕引起注意和遭到襲擊。另外很多高幹子女已不知去向，鄧小平的孫女也不在景山學校了，都被接走了。這一切表明，中共高層心虛得很。

「反革命暴亂」案必定會翻

北京的另一種情況是人民的抗爭鬥爭一直不斷。儘管中共當局把「一八九」學運和民運謀成爲「反革命暴亂」，但是普通老百姓和許多幹部心裏都明白，這個案子始終要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定，但總是要翻。他們認爲，歷史斯大林鎮壓人民的案子四五十年後仍要翻，「何孕利事件」三十多年後，也翻過來了。毛澤東的案子十多年二十年後也翻過來了。上一次天安門事件，只有一、兩年就翻案了。有人說：人們對未來當



槍口下的北京

張河

「走着瞧吧，相信歷史吧！」

原來人們對形勢是感到很有希望的：

第一是寄望於學生，希望學生和民衆的力量能夠更加壯大，能夠徹底把鄧小平和老人幫趕下台，出現新局面。

後來又寄望於軍隊，希望軍隊中有人主持正義，能夠站到人民一邊，能夠譴責那樣的情況，軍隊支持改革派，把那些元老派搞下來。

兩個希望破滅了，人民又對國際局勢寄予希望，都在收聽「美國之音」，希望聽到各國經濟制裁中共的消息，希望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安全逃離大陸。這方面已經得到，些安慰，嚴家其、吾爾開希，沈彤都脫離虎口了。

但是被逼中共採取了許多措施，加強宣傳，召開四中全會和人大常委會，獨裁者又控制了局面。對此，人民只能有點灰心喪氣，大家都不願意說話，再也不願意談論這件事，雖然知道中共在撒謊，但只好說：「走着瞧吧，相信歷史吧！」有的人只在底下的一些好友間，才敢談一談看法。

心虛，鄧的孫女不在景山學校了！

戒嚴部隊五失在北京的槍支有上千件，除了收繳以及在河裏撈到的三四百支以外，還有五六

「毛的《論持久戰》脫銷了！」

北京市民的確在堅持各種形式的地下鬥爭。最近不斷傳出，人民在利用手中的武器，頻頻對軍隊進行襲擊。市民開玩笑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已經脫銷了！」意思是人民已經現在要與當局打持久戰。下面是一些傳聞：

▲六月七日，在使館區發生過開槍事件，造成一死三傷。

▲在古巴使館附近，六七個青年人襲擊哨兵，把哨兵打昏，把槍搶走。

▲在勁松區，戒嚴部隊的哨兵在夜裏被人用刀子捅死。現在市民的叫法是「摸哨」（這個詞是借用的，過去共產黨的游擊隊利用黑夜把國民黨軍的哨兵幹掉，就叫「摸哨」）。

▲西直門有兩兄弟（都是工人）開了一輛卡車，高速衝過戒嚴部隊的哨卡，搶奪槍支，向戒嚴部隊進行襲擊。後來，這兩兄弟都被抓了。

▲崑崙飯店附近的河裏，漂浮着戒嚴部隊士兵的屍體，也是被「摸哨」死的。

▲中國科學院的帳篷裏，有一位戒嚴部隊的上兵沒有出街，也被幹掉了。

這些傳說，有的中共自己已經承認，有的未經証實，但都說明人民對戒嚴部隊不存好感。他們的士兵在不斷遇到襲擊。據說有些人倡議組織城市游擊隊，和戒嚴部隊進行對抗。

審查・復仇・對抗・京城劫後

張結鳳

六・四之後的北京，一片肅殺之氣。曾經參加過「動亂」、「暴亂」的人，面臨著冷酷的現實，和隨時提防市民的復仇。

四個階段調查學生

目前當局將市民和學生各分成四類人，逐步調查、清洗。

學生方面，教委分四個階段來調查學生的行爲。從五月十六日到五月二十日，是第一個階段；從五月二十日戒嚴令發佈，到五月三十日民生女神像豎立起來，是第二個階段；從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六日晚上，是第三個階段；從六月三日晚一直到後來，是第四個階段。

例如有些學生沒參加絕食，絕食結束後便回學校，那麼他就是沒參加了第一個階段，就不算參與動亂、暴亂。假如全部活動都參與，六月三日晚上還在廣場，便等如參加了暴亂，這些參與「全過程」的，便是校方一通緝」的對象。

有些大學生表示，北京市政府公開通緝的二十一個不算英雄，每個學校被校方要自己「清洗」一批學生，開除出校。除了介入「全過程」的學生之外，其他的便要看是否有過激行爲，進行思想教育。

這一次「清洗」運動，大學三、四年級的學生都給「補性」了，因爲畢業分配的時候，肯定很多單位都不敢要，像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一樣。可是曾經參加「全過程」的學生實在多得很！

待八月中旬過後，學校陸續開學，屆時對學生的大規模審查便要開始了。

人人過篩市民疑慮

對待市民的調查是：一是你遊行沒有？二是你損了多少錢？損多少就罰多少。三是你上班沒有？凡是「暴亂」以後上班的，一天要三十塊錢，還有張、肉等獎品。

北京市民都感到惶惶，「暴亂」期間戒嚴部隊不是動人不要上街嗎？可是不聽勸告上街去上班的，反而得獎。期限是六、四之後一個星期。不上班的，他獲發基本工資，可是沒有獎金，副食補助和重要補貼。

工人也和學生一樣，要「人人過篩子」，爲參與動亂的過程，互相揭發。

現在北京工人上班，任務多得很。每天批評，每天進行政治學習。口號是「把暴亂期間的損失導回來」。上午、下午都上班工作，中午加班，吃飯完了，便讀報紙。

不過一般工人互相揭發的並不多，有些地方，幾個工人一看附近沒有黨員，便關起門來大解。大家都害怕黨員，報紙有黨員在便不說，大家都盡量不跟黨員在一起。

但是共產黨的監視制度太嚴密了，即使朋友之間不會互相揭發，居委會的老太太負責人，對市民卻有生殺之權。居委會監視督院子裏所有人的進出，要證明誰六月三日晚上出外沒有，居委會負責人最有發言權。因此老百姓試害怕居委會檢舉，甚至陷害。

老百姓一方面被白色恐怖籠罩着，人人自危，另一方面，卻緊抓一切機會，發洩心頭恨氣。

復仇行動此起彼伏

六月中旬的時候，有人在正義路遊行，人數約二百人。遊行時間很短，一下子就過去，喊着「還我死難同胞」、「債還血債」。在某飯店門前還貼了傳單。由於戒嚴部隊沒有在這一帶守衛，市民便繼空子上街示威，等人知道後他們已經散去了。

老百姓不甘心就此沉默。遊行示威屬於和平手段，還有暴力的復仇方式：放冷槍。

傳說有一次當局準備在一天之內處決七人，「槍手」便公開宣佈要殺七名士兵償命。結果，在天安門廣場殺了「個、在西直門殺了兩個、崇文門殺了兩個、北京飯店下死了一個，偏偏一個，剛好七個。「槍手」寫了紙條：你殺我們七個，我殺你們七個。殺後士兵六死一傷，沒能完成「任務」。不過「槍手」是一人還是多人，甚麼身份，大家都不知道。

放冷槍的事，老百姓知道了，大感痛快；政府不願報道，祇報了在西直門的一個，因爲這個士兵在白天被殺的，很多人看到，不報也掩蓋不住。

七月的北京特別熱，太陽直射，乾晒，站崗的士兵帶着鋼盔站在太陽下，非常難受，所以曾有一段時間換了布帽。可是因爲出現放冷槍事件，士兵又得帶回鋼盔了。而且站崗時都是四個人一組，面向四方，背靠背地站着。

「槍手」的神出鬼沒令人吃驚。天安門廣場不是老百姓可以隨便進去的，可是七月初在廣場裏一個廁所內一名士兵被殺了。肯定北京市市民已組織了地下的敢死隊。

北京市挖了戰壕

一夕之間，軍民之間的關懷與信任破壞無遺。

市民對軍人，充滿仇恨，最初這種情緒是表面化的，後來在高壓之下祇有隱蔽。除了打殺軍人之外，市民還有消極的抵制。

仇恨情緒在屠殺之後馬上發生了。

六月四日下午，北京市東面、國際大廈之前，兩支部隊打起來，其中一支部隊沒有槍，逃跑了，看見市民被坦克壓得戒骈未，個多月仍沒有修理，馬路像麻子一

京城劫後遺跡猶存

天安門廣場「清場」之後，公共交通一直未恢復，地鐵在一個多星期後始通行。馬路的路障，燒車多日還未清除，汽車怎能通過？雖然當局努力沖洗血漬，可是無法完全洗淨，直到一個多月之後，有些距離天安門廣場較遠的地方，血漬猶存。

剛開放讓人通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市民去憑弔屠殺劫後的模樣。松樹下的泥土全被翻起來，當局怕裏下掩埋着屍體哩。已經過去一個月了，工人還在換地上的方磚，原來的傳被坦克壓裂了，滲了血，怎樣洗也洗不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松樹幟，被燒成焦黃色，底座全變黑，石階被撞壞。碑前兩根旗杆折斷（紀念碑前有八根旗杆，斷了右面兩根）。碑上有槍眼。

由於燒車太多，膠皮輪胎被燒得臭氣熏天，過了三、四天，走在路上還聞到那膠皮味兒。十里長街的磚地

《國際歌》成禁歌

北京城的外貌變了，北京城的空氣也變了。

革命歌曲再度無法阻擋地灌入人民的耳鼓。滿街上的廣播喇叭，整天在播放《社會主義好》、《祇有共產主義能夠救中國》、《高啊！親愛的媽媽》、《歌唱祖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等，好像回到五十年代。北京市委選在各單位中舉辦歌詠比賽，而曲目就是以上的幾首。

在大力宣揚軍威、黨禮之外，國歌已經沒人唱，《國際歌》更成爲禁歌。本來學生祇會唱《國際歌》，對那些頌讚社會主義和軍隊的讚歌，一點不懂，當局趕製磁帶、趕印歌詞，到處散發。

某校數學系學生，七月間舉行畢業會餐，往年畢業之際總要慶祝一番，又唱又跳的，今年不行，新歌不會唱，怎麼辦？各人搶着一番，終於推出唱《國際歌》。一唱起來，悲壯的歌聲響徹食堂，不一會，戒嚴部隊便過來干涉，問學生幹甚麼？學生說唱《國際歌》，甚麼也沒幹。戒嚴部隊說誰讓你們唱？導致老師紛紛出來解釋。

瀕臨絕望不怕制裁

西方國家應否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引起很大爭論。有些人指出制裁中國，將令老百姓受苦。對此，不少北京人都說不怕，贊成制裁。他們認爲老百姓的生活從來沒有好過，再苦也苦不到哪裏去。下半年又開始攤派國債券了。每人強制性認購五十塊錢國債。老百姓討論的是中國是不是應該被開除球籍，而不是生活水平的問題。眼前一切都好像沒有希望，祇有希望逃出國外。

中國式的黑色恐怖

任鳴中

戒嚴令下，北京市郊人民堵截軍車，現在所有軍車被截停過的地方，晚上捕人。被捕者自述在獄中的非人待遇；住在打靶場附近的人有一天見到上百人被殺。中國人民生活在黑色恐怖中。

中國人有人權嗎？中國人連狗都恐怕都沒有。

中國式的恐怖不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斯大林的紅色恐怖，而是由鄧楊李集團獨創的「有中國特色」的「黑色恐怖」。總之為「黑色」，是因為北京現在通常在晚上十二點後才抓人，

我們都知道，「六四」後中國政府不停的抓人、殺人。現在由於國際上的抗議，他們不公佈數字了，但不等於他們就停手。暗地裏他們更加變本加厲地侵犯人權。

以下我要寫出真實故事，讓世界上的華人都知道，讓世界上所有尊重人權的人們都知道，目前的中國政府是在什麼背景下，如何對待被抓、被殺的人。

軍車被截停的地方

關心中國事態的人會記得，五月二十日中國政府動用軍隊，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北京郊外給勇敢的市民截住了。第一次截車，據說是有兩位棒氣功的老太太，在清晨五點鐘看到滿車開往北京城區，覺得不對頭，她們知道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莫非這些軍車是對付學生的？她們倆不顧生命危險的躺在路上，結果把軍車擋住了。後來越來越多的市民來圍觀，大家都用說服的方法來勸說士兵們。當軍隊從北京的四面八方來的時候，這種象徵性的自發「截車」英雄也越來越多了。

那時候北京人的心裏，就是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對政府企圖用暴力鎮壓都非常反感。一旦了解了士兵也是被騙過來的，他們就個個是期沒有報紙，不知道北京發生什麼事情，有的是以「操練」、「拍戲」、「有任務」等名目被派到北京。經雙方一解釋，大部份地區可算還保持「軍民魚水情」的情景。那時候，很多市民也提供住、吃、喝的方便給那些士兵們。

現在，到處的事就發生在軍車停過的北京郊區這一帶。市民們被稱為「攔軍車的歹徒」，「妨碍軍線執行任務」。這一帶的居民每到半夜十二點後天天都聽到警車的聲音，他們都提心吊胆，生活在恐怖之下，不知今天晚上又要輪到哪家人被逮捕。

一位被捕市民的自述

以下是一位被捕市民的自述：

我犯了攔軍車的罪，說服他們不要用武力對付學生，把我抓起來，天天挨打，屁股打裂了，胃臟打壞了，放了我出來後，精神始終處在緊張的恐怖狀態。

一天晚上我們全家都睡着了。大約十二點後，突然聽到敲門的聲音，幾名警察和戒嚴部隊衝進我家。警察拿着一張名單問誰是×××，我就這樣稀里糊塗在夢裏給抓走了。一下車就把我關在大約八平方米的監牢裏，裏面一共擠了二十個人。這裏面別說躺下睡覺，就是站着也站不好。吃的方面，一天就給一大桶棒子麵粥，二十個人搶着吃，大小便就限制我們一分鐘得回來。廁所不近，時間肯定不夠，每次回來我一定要捂着耳朵，因為肯定要超過一分鐘，挨打是免不了的。每天還得我們坦白交待，怎麼打解放軍，不交待又要挨打。我說我不過是個圍觀者，亂熱鬧，說服解放軍不要對學生開炮。他們不相信，逼着我承認就算坦白過一塊磚頭也好，他們說「這樣我們就可以放你走」。我死也不承認，因為我沒有幹過這些事。其實如果我承認的話，他們就有足夠的理由把我送到打靶場。

你知道他們怎麼打人嗎？讓我們全身趴在地下，告訴我們挨打時不要喊出任何聲音，不然又得打多一次。你根本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打你，只好捂着嘴巴準備突然挨打。他們拿一根很長的扁担，使勁的往我臀部打，一般的大男人，沒打到三下屁股一定會裂的。我就這樣的給打得半死不活昏迷了四次，最後打得我身體受不了。我在想如果第五次我再昏過去時，他們逼着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反正死活都一樣，活的這監痛苦，不如一死了之。二十天後，我什麼也不承認，他們也抓不到證據，就把我放出來了。但我的腎臟已打壞了，坐都坐不住，活動一下都要家人和朋友幫忙。晚上睡覺時，一定要張着嘴，一有動靜，我會嚇得渾身都是汗，不知往哪裏藏，全身在抖索。在黑暗中，那種可怕的遭遇又會在我腦海裏重現。

狗都不如的監獄生活

以下是另一位被捕者的監獄經歷：

我一進監獄就被一羣老犯人圍毆，二十分鐘。他們也是聽命令去打犯人，抗拒的話他們自己就要挨打。監獄大約是八平方米，住上二十個人。大小便只給一個鐵桶，也放在這八平方米裏面。我就這樣的住了三個星期，挨了不少打。找不到任何證據，我什麼也不承認，他們就把我放了出來。在那裏人和動物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人的權利還存在嗎？

我的家人在我被捕的第二天去找公安局，他們承認抓了我，但已交了給戒嚴部隊，由戒嚴部隊全權處理，與公安部門無關。公安局說：「算我自責抓人，戒嚴部隊自責處理。這是我們的分工，找我們也沒用。你們回去吧！」

由於警察以後還要長期在北京工作，所以所有的壞事就讓戒嚴部隊幹，反正他們遲早離開北京，逃避影也找不到，誰還能找他們算賬呢？被捕者的父母、家人，沒有一天能安心。

盧溝橋打靶場的大屠殺

有位住在打靶場附近的朋友告訴我，自「六四」慘案後，每天至少有十多輛警車停在打靶場的門口。每輛車裝滿人是十二名。他們的規律是每天早上九點鐘就開始槍殺人。大約七月中旬有一天，竟然來了四十輛警車在門口，試算一下如果一輛警車裝五個人的話，那天就槍斃了二百個人。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已廢除了死刑，即使執行，法庭判決也極為慎重。但中國隨決了這麼多人，都沒有聽說有錯誤、有判決。許多人的名字，就在這個打靶場上消失了。

目前中國政府還在拼命抓人、殺人。多位學生領袖被捕了，王丹、劉曉波被抓了，姚勇戰在上海被抓了，他們在獄中就過着上述的生活，並隨時有可能被送到打靶場去。

「六四」慘案，有數以千計的中國人無辜的犧牲了。「六四」後更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在監獄裏受折磨，乎白無辜的死在打靶場。我們要向全世界呼籲！向世界人權組織呼籲！要求中國政府提供事實，他們到底抓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我們要求聯合國人權組織派代表團參觀中國的監獄。我們希望世界上的華人、外國朋友，一切有人道主義立場的人們努力阻止中國政府慘無人道的行為。■

客從北方來

——六四後北京城的血淚

幽芳

「六四」屠城事件帶來的震驚漸漸過去，港人紛紛收拾細軟，靜悄悄移居外國。但在北京，被抓的一萬多名知識分子卻絕望地坐在監獄冰冷的地上，猜測着自己的命運。

來自秦城監獄的消息

筆者與北京一些高幹子女都熟，其中一位跟姚依林女婿過從甚密，他告訴筆者：曾經看到鄭小平簽署的一分文件，說那一萬名被抓的知識分子要有一半以上送去青海及新疆「勞動改造」，並且永遠不准回北京，其餘的則要判坐牢。這個文件還有特加的附件，說上述知識分子無論被判流放或入獄多久，都不須公開審判，楊尚昆、李鵬可以決定。

據悉，當年專門經營銀荒的一南泥灣」旅長、現已滿升元老級的王震，聽說又要流放知識分子到他的屬地青海、甘肅、新疆三省，高興得手舞足蹈，須頻向楊尚昆、鄧小平「請戰」，由他負責遣理被流放的知識分子，但鄧小平暫時沒有正式答覆，因爲鄧深知王震與知識分子的仇恨從延安時代就已結下，而王震復仇式的整肅，將打壓鄧小平的威望。但鄧小平也贊成王震的「耳根清靜一陣說」，這就是說，要在國慶前先把那些被有「煽動性」的知識分子如李洪林、蘇曉康、劉曉波等逮走，無論是「經判」流放或審判坐牢，都必須離開北京，以國慶安定團結的局面。

據筆者得到的消息，在秦城監獄關押的三千多名知識分子中，有八名原是趙紫陽「智囊團」的成員——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領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成員。而被稱以「風」爲筆名尖銳批判保守派老人黨的一位研究員，本來沒有參加是次學運，只是有時到廣場慰問學生，居然也在「領劃反革命暴亂」的「罪名」下被捕。六月中，他還沒有被捕，在廣州探望者見過面。當時他認爲當局沒有理由抓他，因爲他根本沒有參加學運的任何活動，而他在五月初出國講學，到六月二日才返國，實在沒有什麼「把柄」落在當局手裏。他被捕後，北京大學一位曾做過「右派」的教授說，這是共產黨慣用的伎倆，再一次對知識分子落在王震手裏，結果會比「文革」時落在紅衛兵手裏要壞得多。

自從「風」被捕後，筆者日豈擔心這位朋友不知受到如何對待。剛巧一位到北公幹的北京朋友來港前去過秦城監獄。他說：戒嚴部隊奉命，凡找到「黑手」名單內的知識分子，例如李洪林、劉曉波及「風」等，都要狠狠打一頓，然後關入牢房。這些「黑手」的伙食是：二三三，即早餐二兩飯，午餐晚餐則三兩飯。這些「政治犯」的伙食，比監獄內刑事犯的「三五五」就差得遠了。

筆者這位來港公幹的朋友並帶一張染有血跡的紙條給筆者看，字條上是「風」的筆跡：「我還能看書，他們尚稱我同志。」公幹朋友說：最初，「風」是與十多名大學生一起關在二百呎的小屋裏，後來，《人民日報》點名說，「風」與劉曉波是一黑手」，於是他因罪名升級而關房，剛好轉在「四人幫」首領江青的隔壁。隔房就天，「風」站在秦城監獄的廣場上聽被戴部隊東官訓話時，看到江青在護士的攙扶下，上了一輛「紅旗」牌轎車，揚長而去。後來「風」與劉曉波給關在一起，他說見到江青出獄，劉曉波說有人告訴他：江青是去看病。「風」說：他看見江青對廣場上的知識分子酸笑了一下。

知識分子奉命撰寫回憶錄

從「風」的事件可以看出：以楊尚昆爲首的保守派是次大規模逮捕知識分子，並非只針對這次民運事件，而是「舊賬」、「新賬」一齊算。那些沒有被抓去的知識分子，在六月中旬就接到命令，要交代從學運起至六月四日期間幹了些什麼，而且必須有證人證明他沒有參加學運。他們一共要寫五十二天的回憶錄，於是由六月中至七月底，每晚都看見那些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知識分子，在海淀大學區騎着自行車瘋狂地來回，急於找證人，結果大家對天發誓互相作證。至七月底，官方收到的「回憶錄」共五十萬分，這些回憶錄皆整齊，沒有參加民運的任何活動，有的甚至說連學運是什麼都沒聽說過。對於這些「回憶錄」，李鵬和楊尚昆是極不滿意的。楊尚昆說：「這些人統不住，下面的單位領導也在包庇，也統不住。」於是他在八月派了一個「戰打」小組入駐體改所，終於把正在四川某縣學行將軍的體改所所長秘書當作「漏網之魚」，從四川抓回北京來。



北京市民警言要把戒嚴部隊指揮部在長安街上

待機而起的北京百姓

雖然北京現時掌權者對他們早已視作眼中釘、肉中刺的知識分子爲所欲爲，但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近來春風得意的袁木、袁立本、何東昌等屬於李鵬的「智囊」，就必須集中在西山住在一起，並須派遣一個營的兵力保護，此舉令一些軍中將領也有怨言。

就是在這樣嚴密的保護下，袁立本讀高中的兒子仍然在返家路上遭人痛打，而袁木及何東昌的兒子因爲難以忍受同學的冷嘲熱諷，被迫停學。至於戒嚴部隊的士兵，因大部分來自農村，在北京市呆久了漸漸受到物質引誘，軍紀鬆散，有的軍官甚至與北京女孩談戀愛，北京市民就利用這些機會再講述民運眞相，令很多軍官大受感動，追捕民運分子的工作也開始鬆懈下來。而一些士兵原來真抓知識分子拿行賄賞，現在也變得斯文客氣，其中有些士兵乾脆開小差一跑了事。根據近日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內部通令說，有五個士兵實值與自稱「血光敢死隊」的分子，已有兩個被抓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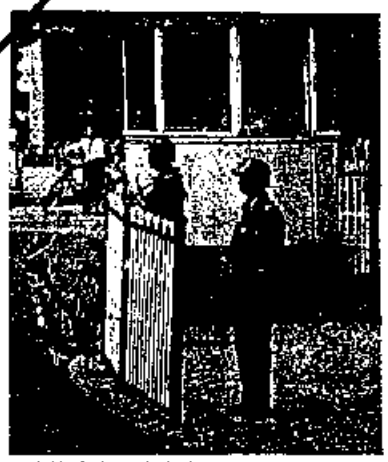
來自軍方的消息說，楊尚昆準備撤走原駐陝西西安市郊的兩個師，該師師長先回陝西，要求陝西安公部派人保護師級官員家屬，免遭百姓襲擊。陝西省公安廳長當即拍案大罵：「你開玩笑，我還沒有要你軍隊協助，你倒要我保護，豈有此理！你到底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你什麼時候聽說是用來保護軍隊的？荒唐！我現在還沒有接到這樣的命令。」這位師長憤慨成怒，向楊尚昆報告，楊只好叫他們留在北京，但北京市民警言會把「戒指」（北京市民對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簡呼）拖垮在長安街上。◎

是非聲中北京行

□丁　明

大多數北京市民仍不相信政府和傳媒所說的話，他們回到家裏或與親朋好友相聚時，經常談論着與政府和傳媒完全不同的觀點和事實……

八月的北京，驕陽當照，天氣宜人。表面上看，除了天安門廣場之外，全市似乎已恢復了平靜、熱鬧的生活。王府井、前門、西單等號稱古老的商業區又見人頭湧湧；公共巴士擠滿了人；以及在下班時間造成滿滿的自行車洪流。北京似處在戒嚴部隊管轄之下，傳媒與公衆場所的輿論已趨一致。但有一個與「六四」以前極不尋常的變化却顯而易見，那就是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仍不相信政府傳媒所說的話，他們回到家裏或與親朋好友相聚時，經常談論着與政府和傳媒完全不同的觀點和事實。



。前站在兵士的猶感度高，高度戒備待

天安門廣場　仍戒備森嚴

天安門廣場仍是戒備森嚴的地方。整個廣場除東西方向的行車通道之外，仍然全部以鐵馬封閉。在金水橋前勞動人民文化宮至中山公園以及馬路對面廣場邊緣的一線上，每隔十幾米就有一、二名手持衝鋒槍、頭戴鋼盔的士兵筆直而立。這些士兵背上去大都面無表情，高度戒備。據說衝鋒槍裏都裝滿了子彈，可以隨時發射。天安門東西兩側的衛戍千和南長街街口，則各停有一輛載有十名左右全副武裝士兵的吉普車，準備隨時出動應付緊急情況，北京市民稱其爲機動部隊。

人民大會堂與歷史博物館前面通往前門大街的馬路則被封閉，所有的天安門巴士站，革命不准停車，整個廣場空無一人。筆者借了一輛單車代步，慢慢的從東單經天安門騎往西單，再由西單經天安門騎回東單，一路上思緒萬千；百萬興高彩烈上街遊行的大學生、市民今安在？在廣場上和平請願、靜坐、絕食的大學生今安在？北京各界前來聲援的市民今安在？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科技界那些愛國愛民、敢於挺身而出、講眞話的知識份子今安在？！

逮捕得太少　領導層不滿

「六四」事件以後，極少數人逃出境去，絕大多數積極參與者，則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最初階段大逮捕是公開進行，通緝、抓捕、快審判、快處決，當權者本想以此嚇住人民，沒想到却引起了世界各國和一切善良人們的抗議和制裁。形勢不妙，當權者改變策略，採取了較爲隱蔽的內緊外鬆的鎮壓方式，這就是大部份逮捕、審判秘而不宣，極少數有罪證據者，則公開宣佈，以正視聽。這一招果然見效，外部人摸不着頭腦，所引起的反感也就明顯地減少了。

據《北京晚報》報導，「六四」以後，僅北京一地六月份已有三千五百八十人被收容部隊逮捕。另據知情人士透露，至七月底北京被捕人士已達五千人左右，對於這個數字，當局表示强烈不滿，理由是被砸毀的各種軍車有一千多輛，難道只有五個暴徒砸一輛軍車？何況還有那麼多戰士被打死、打傷？在北京被捕的近五千人當中，學生與知識份子限於參與今次學運的頭頭和積極份子，人數應不會多，被捕的大多數人則是一個月來被公安人員攝影、錄像爲證的工人、市民、待業青年，還有被各級組織舉個人告密的異己份子。西郊「北京重型電機廠」共有職工六千餘人，被捕的「暴徒」竟有四十餘人，其中大部份却又是近一、二年分配來廠的大學、中專畢業生。

知情人士說，預計在今年「十一」國慶前，全國範圍內將掀起另一個大逮捕浪潮，務求斬草除根、不留後患。

招生減三成　分配者寥寥

中國高等院校在今年應屆畢業生的分配及新生的招錄兩方面，都面臨着建國四十年以來最嚴峻的局面。先說分配吧，由於應屆畢業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支持和參與今次學運的，他們都是完全瞭解眞相的人，怎樣防止他們在全國各地散播學運眞相呢？考慮來、考慮去，教委最後決定，凡參與「學運」的積極份子包括參與靜坐、絕食的同學一律不予分配；其它可分配者，大部份分配到邊遠地區無影響的單位，不服從者，不再分配。這樣做的結果，實際被分配的學生也就寥寥可數了。

招生的情況就更嚴重了，教育部已於七月正式對外公佈，削減招生百分之五，即比原計劃削減招生三萬人。但實際的情況遠非如此，據瞭解內情人士透露，教育部所指的招生總數是將今年大批招收的大、中專學生一併統計在內的。國家教委直屬的全國重點高校，今年將削減招生三至四成，重點高校如北大、北師大、人大等校與社會科學有關的學科，可能完全不招新生。

大幅度削減招生的原因，主要是當局要吸取今年學運的「教訓」，認爲這次學潮以至「動亂」、「暴亂」，是由各重點大學的學生帶動起來的，國家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財力培養出這樣的學生是「得不償失」的。因此必需少招生、停招生。進行徹底的整頓，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領導，這樣才能培養出「眞正」的接班人。

上述做法，表明當局不惜犧牲一代青年也要保住自己權位的決心，它將給予中共建國四十年來已經予盾百孔的教育危機帶來更加深遠的惡劣影響，對國家、對民族都將是難以彌補的創傷和損失。

工廠開工不足　旅遊收入驟減

「六四」事件以後，北京西郊中關村那條專門從事電子產品生產的電子街已經一片蕭條。

北京那些有底子上萬工人、乘門生產重型設備、工藝已經完備、不愁沒有訂貨的大工廠，由於開工不足，日子難過。有些工廠已經完佈，單靠發放救濟金。這種情況雖然尚未實施，但已在工人中引起强烈不滿。當局最近又不斷號召人民「艱苦奮鬥」，這此都存在顯示了內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將會進一步下降。

「六四」以後，北京遊客驟減，所有今年準備到北京的外國旅行團已全部取消。在此旅遊旺季裏，各大賓館入住率僅爲二至三成，虧損嚴重。而北京一萬多輛出租「的士」，則大部停在賓館、飯店門前等客。雖然營業指標已降爲每日人民幣五十元，司機們也難以完成。據估計，中國旅遊業今年的損失將超過十億美元。到明年以後，旅遊業才可逐步恢復。

「北京國際旅遊宣傳年」的大型宣傳廣告牌仍然聳立在「燕京飯店」側樓的樓頂（樓高五層），但在該廣告牌下約三米處的牆上，也就是第四層至第五層的樓體上，却明顯地看得出被機槍掃射留下的累累彈痕，總共有三十幾個彈孔！這種强烈鮮明的對比，眞是對「北京國際旅遊宣傳年」的莫大諷刺！

軍人對「六四」看法不一致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共政權的保衛者、黨中央的保衛者，是黨的工具。由於對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根深蒂固，極爲嚴格又極爲成功，所以個個士兵都對黨中央和黨領袖表現出絕對忠誠。外部人看起來，恰似鐵板一塊。

由於中共黨內鬥爭錯綜複雜，不斷深化和激烈，再加上軍隊現代化要求軍官年輕化、知識化，使得鐵板一塊的軍隊不斷發生了結構變化。在這次「六四」鎮壓行動中，有部份軍官私下表也說出了與中央領導層不同的意見。

據知情人士透露，戒嚴部隊中的部份師團級乍幹部認爲，今次「學運」的最初方向是對的，共產黨內部確有貪污腐化幹部，應該整頓。但後來被壞人利用，提出了錯誤口號，如「打倒共產黨！」「打倒李鵬！」「打倒僞政府！」「滾我緊張！」以及針對鄧小平的標語等等，使性質轉變了，應該鎮壓。但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又做得太過份了！留下了很大的後遺症。他們預言，在鄧小平死後，或者不出十年，將會翻案。據說在戒嚴部隊下達的最後滴場命令中，只有「利用一切手段，製造混亂」字樣，並未寫明「開槍」，指揮官們曾逐級向上請示，是否包括「開槍」，答覆的都是模棱兩可。這些請示的時間、地點、請示人與首長姓名，都已一一記錄在案，以備將來審判追究責任之用。

「変容」「拡散」　華人定義

日本華僑華人学会は「華人とは、中華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マカオ、シンガポールの国籍を有する人、および日本、韓国、米国、カナダ、オーストラリア、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インドネシア、マレーシア、タイ、フィリピン、ベトナム、ラオス、カンボジア、ミャンマー、ブルネイ、インド、パキスタン、スリランカ、ネパール、ブータン、モルディブ、南アフリカ、モーリシャス、レユニオン、マダガスカル、ケニア、タンザニア、ウガンダ、ルワンダ、ブルンジ、ザンビア、ジンバブエ、ボツワナ、ナミビア、アンゴラ、モザンビーク、ポルトガル、英国、フランス、オランダ、ベルギー、スペイン、ドイツ、イタリア、スイス、オーストリア、スウェーデン、ノルウェー、デンマーク、フィンランド、アイルランド、ロシア、ブラジル、アルゼンチン、ペルー、ボリビア、パラグアイ、ウルグアイ、チリ、コロンビア、ベネズエラ、エクアドル、ガイアナ、スリナム、メキシコ、キューバ、ドミニカ、ハイチ、ジャマイカ、トリニダード・トバゴ、バルバドス、グレナダ、セントルシア、セントビンセント、グレナディーン諸島、アンティグア・バーブーダ、セントクリストファー・ネービス、ドミニカ国、バハマ、ベリーズ、グアテマラ、エルサルバドル、ホンジュラス、ニカラグア、コスタリカ、パナマ、アルバ、キュラソー、スリナム、ケイマン諸島、アンギラ、モンセラット、タークス・カイコス諸島、バージン諸島、グアドループ、マルティニーク、フランス領ギアナ、サンピエール・ミクロン、グリーンランド、アイスランド、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オーストラリア、パプアニューギニア、ソロモン諸島、バヌアツ、ニューカレドニア、フィジー、トンガ、サモア、ミクロネシア、マーシャル諸島、パラオ、グアム、北マリアナ諸島、キリバス、ツバル、ナウル、クック諸島、ニウエ、トケラウ、ウォリス・フツナ、フランス領ポリネシア、ピトケアン諸島、ハワイ、アメリカ領サモア、北米、中南米、欧州、アフリカ、オセアニアなどの国・地域に居住する中国系住民、およびその子孫で、中国語、中国文化、中国人社会に対する帰属意識を持つ人々」と定義している。

「変容」「拡散」　華人定義

人民解放軍出身の「新華僑」が増えている。北京の中国人民大学で学ぶ留学生の中にも、軍人出身者が目立つ。

「軍人出身者は、中国語の発音がきれいで、礼儀正しい。中国人学生の模範になっている」

人民大学の教師は、こう評価する。

人民解放軍は、国家主席の習近平氏が、軍の近代化と「強軍の夢」を掲げ、改革を進めている。

軍人出身者は、軍の改革の中で、除隊を迫られた人たちだ

北來雁（四十五）

趙凌如



大街小巷，靜得多了，人們出門，三緘其口，現在即使大大開放，來個幾千幾萬外國記者，也有持無恐，那些記者亦難以施其技了。

要人們敢到三緘其口，很容易，規定和外人接觸，是出賣國家機密，就是出賣國家機密，告訴外人聽見槍聲，是造謠。但那些在今天到北京來的人，是一羣討厭的傢伙，東問問，西看看，拿着照相機亂照。幸好我們滿街都是解放軍，沒收他們的機子，把底片掠出來曝光。

雖然有三、五成羣，稀稀落落好奇的旅遊者，點綴街頭，但作爲北京人，內心惶惶然，白色恐怖纏繞着每個人。

軍人盯着你，你心慌；便衣人員盯着你，你不知道他究竟是人抑是鬼！

恐怖，你說他搞恐怖，他說別人在搞恐怖呢。上海松江鐵路線上的火車爆炸，隴海路上的西安旅遊區火車相撞。北京爲什麼至今還不解破？此次丟失槍枝彈藥太多，冷槍打軍人事件時有所聞，至於遊客，當然不會打，但吃流彈是誰也難保證的。

日本人想趁洋人不敢來華之際，多多插手做買賣，可惜又來了一個暗殺團體指明要殺日本鬼子，這可就麻煩了。

大陸的保險公司也想在混亂中大撈一票，提出政治保險，這個項目並不新鮮，文革後，就打過這張牌。可惜，問題發生時，保別人險的人自己也捲入在內。再不然，「保險」發生爭執需要解釋時，便鬧上公堂。公堂又不是爲你開的，你又怎樣！

放下屠刀也難成佛

從現在局勢的發展看，並不是殺人者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你怎知被殺者陰魂已隨着焚屍爐焚滅了？

現在，老鄧正在落力演出《伐子都》，舞台四面都是陰魂，陰魂何時消逝，看來得等這齣《伐子都》主角在舞台上倒下，落幕。

全國學生、知識份子、百姓都在惶惶不安中度日如年，在那個社會制度下，誰沒有發過一句牢騷，誰沒有說過一句怪話？中共有一種有名的控制人民思想的武器，叫做把反革命帽子拿在手裏，我們握着主動權，誰不聽話，就給他戴上。何況現在又發展一種恐怖政策：互相檢舉。

在這次血腥屠殺之後，社會基本上分成兩大類：人民與一小撮。我想凡是注意看報和電視的人都可以對這一分類作出正確的估計，但一小撮中又包括社會上一些不法之徒、壞人、惡霸等，這些人可以成爲建立奇功的獵犬，可以虛報好人以邀賞，這也是大大增加社會不安的因素。

鄧小的不愧是毛學生

小姑子的丈夫去北戴河開會，她因爲母親在北京來了。她在市上轉了兩天之後，向我輕鬆說：「看起來，全國性的災難。以上海與北京對比，大概因爲北京街頭仍到處站着一些手持長鎗怒目而視的大兵，北京街上的外來客就明顯地比上海少。」她調皮地說：殺人看來也有某些好處，逛商店買東西少聞些臭汗，小貓三隻五隻，餐廳沒有人排隊，隨到隨坐，寬敞舒適。過去三反運動時老毛創造了這好環境，如今鄧小的不愧是老毛的好學生，幹得比老師更利落。上海銀行擠提外幣，提款者怒容滿面，就像在發洩深仇大恨，工作人員從未表現如此誠摯爲人民服務的態度。她爲此納悶了好久，忽然眼睛一亮，在屋裏踱來踱去，口中唸唸有詞：「祖國有救了，祖國有救了。」

祖國有救了！

是的，祖國有救了。人們對上海那列火車在松江爆炸，各人談起，都互作會心微笑，只對死難者略表哀念。

小姑有一位出租汽車司機親戚，他曾向一位官氣人物由衡山路去虹橋機場索價五百元，他也曾向一位衣服襤褸的學生由威海衛路開往閔行索價五角。

人民，人民，美好的世界是由你創造的。當一個舊的世界被摧毀時，你也會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

我的心境越來越清澈，我的眼睛越來越明淨，一個光芒萬丈的社會已由鮮紅的血液灌溉出艷麗的花朵，現在是全世界炎黃子孫做出各人的貢獻的時候了。

嚮往自由民主的人們

我每天從高樓下望，下面黑點似的一月月人羣，都不是崇洋媚外的人羣，那是嚮往自由、民主的人羣。去吧！祖國在一場曠世未有的大災難中損失了萬千精英，他們爲祖國的新生灑出了寶貴的熱血。你們，未來祖國的新秀，你們千萬不可忘記，他們爲十一億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權、幸福獻出了頭顱，他們將血肉鋪出了一條康莊大道。他們不愧爲「中國魂」。我們將永遠銘記。他們——天安門廣場、十里長安街的英烈——將永載光榮的史册。

歷史將以另册記載一小撮永受詛咒的罪犯！

凌如寫於「六·四」第四十九天之七·七

××：

無恥，無恥，到處都是無恥！

一面裝扮成被女死勁拉客的陪笑臉，謊言滿天飛，只爲向全世界那些他們心裏要打倒的資產階級乞求施捨。

「你們趕快送錢來哦，我們有大軍保護你們的安全！」

「我們鄧主席最關心無煙工業，你們趕快帶外幣來旅遊吧」，鄧主席會陽照人民子弟兵，對你們特別保護的。」

殺歸殺，但要裝笑臉

「陽痿子、李阿斗向大家保證過，軍隊不會打學生、百姓。」

「兩位老師保證過，老百姓保證過，很多很多當權者保證過，軍隊不打學生、百姓。」

「幸虧我們英明的鄧主席沒有提出任何不切實際的保證，軍隊嘛，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軍隊不殺人，養來幹什麼！」

逮捕，殺戮，無時無刻不在神州大地上進行。它的數字正直線上升，已經遠遠超過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死亡人數幾倍。

追殺，不要手軟。對外，則裝出笑臉：「殺人要有限度」、「學生的意見應該肯定」。這是七月中旬鄧的話，但殺戮永不停息，仍在進行。

你何聽過古今中外最大的謊言嗎？

你可知道古今中外最無恥的事嗎？

你曾見過最殘酷的殺戮嗎？

歷史多麼殘酷

我想歸去，見，媳來過幾次催我回家的長途電話了。但是，我想研究歷史，歷史既正確記錄人世間發生的一切眞實事件，它也殘酷地橫拖一切人走向罪惡的深淵。歷史判，你爲何不讓他保持晚節？即使是五月以前讓他閉目而去，「一生眞僞有誰知」呢？

北來雁

（四十六）

趙凌如

鄧是否一無是處，一竅不通，我現在不敢下結論。但這十年來，從民主牆魏京生問題，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懲惡官倒，促進廉化，阻擋徹底否定文革，爲右派改正留下小辮子，到「四一六」大屠殺的元兇，……這些壞事都是鄧一手包辦的。經濟開放、政治改革、前者使了他的家庭，後者他握住不放。他出去巡遊一次給中央、國務院帶來很多麻煩，他爲過一次國慶閱兵癮，浪費已懸空債的國庫四十除億元。在黨內高層對他不滿時，他便犧牲替罪羊作爲平衡，以求自保。

天安門軍事大演習

現在鄧已餘日無多，鄧之死是指顧問事，人們也不會爲他竭借或泯淚。（江澤民和他的家屬當然不同。）全國也必然會因此而出現大動亂。據老郭和他們軍界人士的看法，「六、四」軍事大調動，透露了一個無形的秘密，今後全國的前途，看來非擁聯邦制不可了。本來是一衣帶水的台灣，一橋之隔的香港，現在越看越模糊了。就算收復香港、收復台灣，這些滿腦子賊泥漿的人能管治得了嗎？

中蘇在剛握手那時候，戈巴卓夫不好意思發表意見，但上月間，他終於忍不住說大安門事件是中國的悲劇。老鄧現在是在中南海和家庭的新聞封鎖和包圍中，假使他知道他自己在全世界已經是狗屎不如時，他也許會選擇忍受一刹那工夫，他的罪惡，他的痛苦便可以獲得大解脫了。

殺戮追捕，暗中進行

一些外國書呆子在喧騰什麼戒嚴問題，其實戒嚴和解嚴，對外人和對百姓是毫無意義的。殺人、追捕，沒有一時停止過，只是掩耳盜鈴，某些洋人也喜歡你不要太聲嚷嚷，進入地下，偷偷摸摸幹，他們也可假裝事情已經過去了，中共還是希望和他們做生意的。這戒嚴說穿了，只是爲了保護老鄧的事業。一旦解嚴，士兵、坦克、軍車都回原駐地去了，老鄧嗚呼哀哉了，這首都出了事（又不是老毛在中南海的時代，有一支御林軍八三四一），那時老人們和阿斗李鵬等才負正是呼天天不應，入地無門。所以這嚴是一時解不得的。何況，「六、四」以來，一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有一些部隊駐紮在首都，罪魁可以壯膽。（事實上，現在戒嚴與解嚴，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有多少分別了，仔細法看一下，還可以看到紀念碑上有三兩個解放軍在上面站崗，可能是防止人們到上面去研究子彈的痕迹吧。）

王公子又出院了

我省高占祥前年離石家莊到北京文化部時，省裏好些人都估計他不久可能取代王蒙。王蒙，還有一個英若誠，而怎麼說也還是兩個書呆子，在那些瀕慢階段、改革假象的日子中，平平穩穩當個太平官還可凑合，若要在老鄧那個三天兩頭心血來潮，喜怒無常的大風大浪中過太平日子，豈非痴人說夢！王蒙的文化部黨組書記已由資歷之取代，這是意料中事，現祖光在作協四大發言曾提及的專給作家穿小鞋的正是這位宣傳部副部長，他是那批極左人士如鄧力羣、林默涵、劉白羽、黃鋼等中的一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王蒙能在此時擺脫這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未始不是好事。

現在中南海各人心中七上八下的，就是外債內債的高峯期即將到來，經濟崩潰的末日在折磨着他們。至於那些老人，他們才不管那麼多，從前山溝裏幾十年的日子也過了，現在怕啥？

說謊也應統一口型

謊言重複千百遍，連自己也不相信說的是假話了。看來，這確是希特勒和鄧小平的眞理。從天安門廣場大洗刷以後，兩個月來，已有不少這個代表團、那個青年精英代表隊等親自上京考察。廣場上自然仍有不少彈痕、破裂的石級、被焚燒過的痕迹，但經專人解說，指那些都是學生破壞的，之後，大家回去，都叙述了「眞相」。

種日子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有過，只是那時叫做停止工作鬧革命，現在則是各人自動怠工或停工，看你怎麼辦。

人們在談起毛、鄧的時候，多數人用褒詞，說毛有文才，詩詞氣魄雄偉，書法龍飛鳳舞；一談到鄧，就說他的秘書不錯，說他有伯樂之才，能舉中胡耀邦等，能抓對外開放，只是改革步子痲……，那意思是說開放的主動力是胡耀邦等，這個「等」大概是指趙紫陽了，趙現在不好提，鄧只好用「等」代替。

××：

整整四十天，我住在湖邊醫院，躺在安樂椅上，望着前面波平如鏡的湖水，只覺心曠神怡。（許大夫給我安排這間病房，大概頗費了一番口舌）想起兩個多月前在北京那些日子，眞有恍如隔世之感。

越學習越反感

白主任來看過我兩次，他也許是借這機會來此享受湖光山色之美，避開煩悶的辦公廳幾小時，藉此休息。他說：「學習還是天天抓，學什麼東西呢，人們越學越反感，最近又重新出版鄧過去講過的話，寫過的文章，有人學了就拿來和他現在的所作所爲對比，提出問題，我只好勉强解答還要看具體情況、具體時間。有人插話說：譬如這一次天安門暴亂，暴徒們稱學生，靜坐、絕食、喊口號，要推翻我黨，這就不能手軟，應該斬草除根。接下來發言熱烈，我只好忙宣佈休會。

「這種開會的情況，聽說到處都是，但也有的全體閉口不言。我不知道別人怎樣向上面寫學習滙報，我是從來不寫這些細節的。」

白主任臨走時叫我再安心住一個時期。學習文件很多，什麼內容，你可以想像得之，不必再送來給你了，免得看了氣悶。

機關裏天天過節

小宥近日常來「探病」，他是有最正當的請假理由的。從政府機關到事業、企業單位，每天都像春節放大假，除學習時間比較嚴格執行外，各處都只設一值班，只要有人接電話，應付特殊事件就可以了。總之，人心散渙，今後如何收拾，甚至要不要收拾，誰也無法作答。大家都在過一天，算一天，誰知道明天又是怎樣。這

一，天安門確實沒有殺過一個人。但可惜版本太多，黃木說的是二十三人，張工說一個也沒有，李鵬比較老實，他既不說打死若干人，也不說沒有打死人，只說因爲沒有橡皮彈、橡皮彈，所以才用實彈云云。這話就說得比較實在。

不論如何，謊言的效果還是很大的，近日各國旅遊團赴京已陸續有所增加，當然要恢復到以前的數字爲時尚早。但不斷的宣傳「眞相」，不斷駁斥外國人製造的恐怖謠言，這是當務之急。眼看廣州交易會就要來了，更重要的是明年的亞運會。一對亞運會，黨內高層悲觀論調較爲緩和。

亞運會需要大量電力供應，這是北京市沒有力量供應的。如採取停止供應半個城的電來應付亞運，在黑暗中又會增加不安全因素。至於交通安全、食物供應、防止中毒，以至是否會發生爆炸等問題，在今天誰也打不出這張保票。

體育場的大型建築，都要經過工人之手；只要有哪個環節出毛病，哪個場子塌下一角，後果便不堪設想。

工人恨自己的黨

二十年來，黨與工人積怨太多，首先是建築業，有人甚至翻十餘年前一筆老賬。那年暑天，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按規定，到達四十度即須停工全體放假，但是統治者不顧工人死活，強令氣象員只報三十九度幾。那時有許多工人便債經貞問：我們的剝除價值被誰剝削掉了？

「六·四」大屠殺，使他們更增加對中共的仇恨。如果說這一次學運有暴力對抗的話，那是工人，而且他們眞正不愧爲最堅決最勇敢的工人階級。中南海領導有不少槍桿子流失民間，主要就是在工人階級手裏。

現在有人警告：全國面臨一個最重要的局面是各種安全問題，包括大官僚們的後代。情況難道眞是這樣嚴峻嗎？

波如　十月



「六·四」事件中被殺的解放軍，在被挽過的車身上，老百姓寫下了他的罪狀

北京檔案

屠殺前後，官方宣傳口徑突變。作虛弄假的騙子，竟然指斥別人「造謠」。

大鎮壓前：「不會開槍」

△《人民日報》海外版五月二十日報導：趙紫陽眼切地說：「你們這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九歲、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

△新華社多倫多五月二十一日電：萬里表示相信，中國政府「能夠以冷靜、理智和克制的態度，克服困難，妥善地解決問題」。

△《人民日報》海外版五月二十四日凌晨：昨日起，在學生和市民的疏導下，全市街道基本暢通，臨工二下來大多棵人正常，運送煤炭、液化石油氣及肉蛋菜的車輛受到各外賓照。

兩後天安門廣場，氣溫驟降。大批菜衣和糖水送到學生手中。某中央機關幹部捐贈四千件衣服……

△《人民日報》海外版五月二十五日報導：解放軍三軍總部聯合致信慰問戒嚴部隊全體官兵。信中說：「要熱愛人民，加強團結。我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軍的唯一宗旨……我們要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文明值勤……」

△新華社北京五月二十四日電：戒嚴部隊某團政治處主任劉智軍對學生代表說：「有一點可以告訴你們，軍隊不會對學生開槍。」

△新華社五月二十六日電：趙紫陽今天生持召開了中顧委常委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中國革命經過了幾十年艱苦奮鬥，犧牲了兩千多萬人，才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勝利來之不易。……深知如果不把極少數人製造的這場動亂堅決平息下去，就會無休止的危險。」

△新華社北京五月二十七日電：戒嚴指揮部負責同志說：部隊……絕不是來鎮壓青年學生的，根本不可能携帶瓦斯毒氣，相信廣大羣衆是不會輕信這些謠言的。

△新華社五月三十一日電：戒嚴部隊一位軍官對記者說：現在社會上一些人將軍隊執行「戒嚴」任務說成是「軍管」，這是非常錯誤的。所謂「軍管」，是指軍隊將地方部門的權力接管過來。

△《人民日報》六月一日訊：今天，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帳篷上掛起「祝小朋友節日快樂」、「大哥哥大姐姐與你共歡樂」等標語，帳篷之間，十五成羣的少先隊員和跟着家長來的小朋友隨處可見。

大屠殺後：二十三人是確數?!

△中共市委宣傳部六月三日文件：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決定作出之後，消息很快就走漏了出去。「極少數人為了對付我們，就搶先出謀劃策，設法動員停止絕食，故為靜坐。這恰好說明是極少數人的一種策略手段。」

（按：難道當局是希望學生不知消息，而繼續絕食，才便於實行戒嚴?）

△新華社六月四日電：「一小撮喪心病狂的歹徒和暴亂份子，……肆無忌憚地砸毀軍用汽車上百輛，燒毀三十一輛，有數名年輕的戰士被活活燒死。」

△新華社六月四日電：「在民族文化宮門口的一名戰士和廣場門樓上一名戰士被暴徒們活活打死。……受傷的戰士送往人民醫院門口時，被一夥暴徒猶住，當場就打死一位戰士……」

△中共中央、國務院六月五日「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極少數暴亂份子煽動一些不明眞相的人，製造了殘殺暴行。……他們還慘無人道地殺害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

△《人民日報》六月六日：陳希同廣播講話：「他們……打死打傷一千多名解放軍人員。」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六月六日答記者問：「據不完全統計，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暴徒和暴衆受傷兩千多人，軍隊和暴衆死亡近三百人，有四百多名軍人失蹤，生死不明。學生死亡的確確數字是二十三人。」

△新華社六月九日轉發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六月五日的文章：六月二日、四日，北京發生了一場「敵人精明的反革命暴亂」，一些「暴徒」趁機「大搞打砸搶」，「打、殺解放軍戰士」。「暴亂以來，據不完全統計，被暴徒毆毀、燒毀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達四五百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百八十多輛，裝甲車四十多輛，警車九十多輛，公共電汽車八十多輛，其它機動車四十多輛。搶走一批武器、彈藥。包圍的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數千人，死亡上百人。」（六月四日凌晨）「武警戰士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們（學生）離開了廣場……整個清場過程用了不到半小時，廣場靜坐的學生沒有死一個人，包括最後强制離開的。」

露面、講話、驅逐、緝捕

△新華社六月九日電：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發表了重要講話，指「這少數人先是煽動亂，後來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

（按：這是鄧小平五月十六日之後首次露面。）

△新華社六月九日電：今天清晨，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官兵舉行隆重的升旗儀式。

升旗儀式結束後，人民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為戒嚴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彭麗媛、克里木等演唱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

△《北京日報》六月十二日刊登題為《一位目擊者說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情況》的文章，以證明六月四日凌晨廣場上沒有學生傷亡。《北京日報》按：「這份材料是根據一位機關幹部的採訪錄音整理的，為保護被採訪人的安全，文中省略了被採訪人的姓名單位。」

（按：為政府說「眞話」的人，為什麼竟不安全?）

△新華社北京六月十二日電：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向所有參加這次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戒嚴部隊官兵、武警官兵和公安幹警表談話。他說：「在制止動亂和平息暴亂中，你們為維護首都的安定，為保衛用鮮干萬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衛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成果，保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立下了新的偉大功績。」

△六月十二日《北京日報》評論員文章：「四月中旬以來，對中國首都北京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美國之音》去頌了異乎尋常的熱心。每天用三種節目，花十多個小時，進行喋喋不休的報導。」「《美國之音》造的謠是實在太多了！表演也夠充分了，為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推波助瀾也眞夠賣力氣了。……下一步它還會編造出什麼謊言，我們等着聽吧。」

（按：六月十五日，北京當局下令驅逐《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 Allan Pesin 及美聯社記者 John Pomfret。）

△六月二十日官方再次「證清」廣場「清場」的事實。發言人一連用了幾個「決沒有」：「決沒有向撤離的人羣開槍、決沒有用裝甲車輾死人。」謊話多次，是否會改變事實。

△新華社六月十三日電：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負責人在中南海召開會議，傳達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

△公安部六月十三日向全國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並由新華社發出各學生領袖的詳細資料及體貌特徵，其中對王丹的描述竟有：「門齒有洞縫」之語。

（按：某些眞正的人民公敵的「體貌特徵」似乎也有公佈的必要。）■

汪希祐

北京檔案

一面是層層清算，學界到文藝界面臨新「整風」，另一面加強控制求「補回損失」。

汪希祐

作者：化名如何？

以往國內報刊的文章，尤其是會引起爭議問題的文章，一般是署名的，大概是出示文責自負。但六四事件後的首都各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卻一反常態，開始用似有其人卻未知誰人的署名方法。試看幾例：

△六月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一篇題為《美國之音造謠可恥》的文章，署名「北京高校一青年教師」。

△六月十日《北京日報》題為《一位目擊者說六四凌辰六女門被搶清場情況》的文章，署名是「一位幾間幹部」，按語中說這是「為保護被採訪人安全」。

△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一篇「大學生不是特殊公民，學生犯法與民同罪」的評論，署名是「一位北大畢業生」。

△六月十五日《人民日報》長文「對近期香港某些人一些活動的看法」，嚴厲抨擊香港「某些團體」對北京學運的支持，署名是「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八名工作人員」。

△新華社六月十五日西安電，轉述國標五廠的一篇《回擊美國之音造謠誣衊》的文章，署名是「部份職工」。

△《北京日報》發表一個自稱是王丹好友的來信，揭露方勵之夫婦如何唆使王丹搞動亂，這篇文章的署名是「北大一學生」。

這樣一來，寫文章的人全不用負其文責，因為「北京高校的青年教師」少說也有上萬，「機關幹部」起碼數以十萬計。

其實，北京的宣傳喉舌大可以簡簡署名，如果考慮到安全問題，用個「化名」如何？

書店書架：清一批上一批

△《光明日報》六月二十一日報導，《鄧小平同志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述》一書，即將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在全國新華書店陸續發行。

同期將在全國發行的，還有一批思想教育的學習材料，計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捍衛社會主義祖國》、《堵塞方勵之的真面目》及彙編的《革命歌曲選集》。

△《經濟參考》六月二十二日稱，國內即將推出的新書之中，還包括台灣作家南方朔所著《憤怒之愛》，該報並且轉載這本書的片段，在編者按語中特別指出：「我們平息的是一場反革命暴亂，美國政府鎮壓的是美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兩者性質根本不同。」

△有人帶來首都的消息，新華書店接到通知，將到貨雁、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極少數」人的著述一律從書架取下。外國報刊一夜之間也不見了。

△國家教委向全國中小學校發出通知，中小學校必須在「各地黨委統一領導下」，暑假安排「一定時間」學習四中全會公報、鄧小平的講話等文獻。全國中小學教職員工終於結束了多年「自由化」假期的局面，重新開始過上「革命化」的暑假了。

△國務院七月上旬發出通知，全國幹部八九年一律取消休假，目的是「把動亂中造成的損失補回來」。一位北京駐港的幹部說：「這叫做中央把失地方補，北京把失全國補。」

△《人民日報》海外版七月四日在第四版刊登「香港十二位青年」的《自由須有制約，動亂不得人心》一文，大唱北京學運的反調。過了三天，七月七日，該報在第二版，又重刊這篇文章，一字不改。是宣傳？是廣告？還是這十二位青年為得雙份稿費而講究經濟效益？

整風：先下毛毛雨

△七月十三日首都各報報導，鄧份文藝家的「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座談會，與會人士揭露「腐敗」現象時列舉下列事實：「性文學、走穴盛行、思想風氣敗壞、違法亂紀現象頻繁出現，都說明了文藝界的腐敗現象令人觸目驚心。」報導最後掛了個小小尾巴，說「有的與會同志建議進行一次新的文藝整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基本路線」。

△江澤民七月十四日在高校工作會議的代表座談會上說：「一些學校一切向錢看……創收與教學、科研並不相干……黨委要抓住這個機會把高校的領導班子切實整頓好。」

李鵬在同一場合說：「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新華社北京六月十八日電，揭尚昆會見三位烈士親屬時說，革命烈士的優秀品質與家庭教育是分不開的。對燒死烈士的父親劉志遠說：「我兒子為國為民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光榮，我感到自豪。」

△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篇文章透露整風將指向社會科學界。這篇文章題目是《從事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也應當反思》，其中一段如下：「過去一些年中，一個怪現象是，倡導反政府、反體制、反文化、反理性、反社會主義甚至反憲法的言論，是安全的，並且容易在國外揚名。相反的做法卻是真正不安全的。」

△《文藝報》於戒嚴第一天（五月二十日）發表全國文聯支持學生的通告說：「我們代表全國文藝界對近日來同學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意……我們應該希望您呼籲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盡快與同學們直接會面……」

一個月之後，新華社於六月二十四日電訊中稱：中宣部文藝界人士學習鄧小平講話，「大家認為」，這多年來，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志往往被斥為極左、僵化。至於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卻被歌頌為「英雄」。

△老作家駱賓基學習了鄧小平講話後，向記者發表感想：「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方面是個學者，但在歷史方面尤其是現代史方面只是個『半史盲』。」駱賓基對現代史的解釋是這樣的：「縱向比較，我們的步子也很大，衝星上天，運載火箭打入國際市場。」

△新華社北京七月十八日電：江澤民總書記指出：「加強黨的領導，建立一支精幹的政治工作隊伍，加強對青年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教育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其他：姑妄聽之

△《解放日報》刊登《關於謠言的街頭對話》，講述「一個青年人」的憤慨，他說：「平息一場暴亂死三百人有什麼不可公佈的！蘇聯火車站爆炸還死幾百人呢！」他接著說：「真不知道我們中央那些宣傳部門幹什麼去了！」

△《人民日報》六月二十三日刊登了「兩名大學生」《致高校同學們的一封信》，規勸學生要同反革命暴亂份子劃清界線。信中的稱呼是——「親愛的同學們」。袁木及高校黨委領導在學運中也是這樣稱呼學生的。

△中通社北京七月七日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俞曉松表示，北京六四事件中誤傷致死的軍人，每個死者家屬可獲發一至兩萬元人民幣撫恤金，對於死者的子女，政府撫養至十八歲。甚麼是「誤傷致死」則無人知曉。

△《光明日報》報導，九名四川訪美學者「不為國外某些新聞媒介歪曲報導所惑，按期回國効力」。原來，「四川省教委不斷用電話電傳與九位訪問學者聯繫，有時一周之內聯繫多達十五次之多」。但電話電傳的內容是什麼，絕口不宣。

△台灣《自立晚報》記者徐璐被中共驅逐出境，此事件發生前幾天出版的北京《文藝報》金版轉載一篇報告文學《徐璐小姐對大陸的歷史性探訪》，徐璐小姐以新聞界女英雄的形象屹然紙上，徐璐還說：「我的工資是一千五百美元。」

△七月十六日國中央會議指出，在學潮中「成千上萬的青年捲入動亂」，今後國中央「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北京國家旅遊局發言人鄭重宣佈：海外人士來華旅遊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熊又高度贊揚國內旅遊業廣大職工堅守崗位。

△七月九日，袁木回答記者問「什麼時候取消戒嚴」時說，戒嚴令沒有取消是因為「暴徒搶去的槍支還沒盡數收回」。■

北京檔案

抓人之外大抓思想教育的結果，使今年高校入學試中，理工、文史、外語成績都大幅下降，只有政治科成績上升。

汪希祐

抓人之外還要抓思想

京城翻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便是抓思想教育，尤其是中學生、大學生的思想教育。

△七月二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加强四項基本原則教育的幾個問題》，又創造了一批新的政治口號和術語。僅舉一例，文章提出思想教育必須有下面這麼多「性」：長期性、一貫性、全體性、全方位性、豐富性、針對性、整體性、協同性、必要性、一致性。

△中通社北京的一則消息說，前不久結束的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的閱評卷工作已經結束，得出了一個令教育界担心、卻令黨放心的結果：理工科各科考試的成績大降，預取分數線比去年下跌四十分；文史科下跌二十五分；外語下降二十五分。但是，唯有政治一科成績比去年上升。

△八月十四日香港《文滙報》引自北京的一則消息，表明對高校思想的整頓仍在加强加碼。這則消息說，北京高校新生入學後須先以半年時間（一個學期）接受政治教育。而學運發源地的北京大學則規定，該校新生第一年將接受軍訓一年，軍訓期間伙食費為七十元。

大學生接受軍訓，解放後有過兩次，一次是六五年夏天，軍訓時間為二個月；第二次是文革後期一九六九年，為期十八個月。

新樣板戲：總導演王震

全國出了一部新的電影，其宣傳聲勢不下當年「樣板戲」。反映鄧小平早年革命活動的影片《百色起義》正在全國範圍內推出。

△《隱望》週刊海外版八月中一期載文，披露了《百》片的製作可謂不惜工本，人力物力全力以赴。影片中千人以上的羣衆場面有十四次之多，其中有六千人以上的場面達五次，動用三個師的正規軍參加拍攝。涉及攝製的工作被當作「最關的政治任務」。

△《文藝報》的一篇通訊說，該片的劇本於八七年六月由王震當時正生病輸液時，請漢北為他讀劇本，王震先後多次對創作組和攝製組作指示，他自己說：「我成了這個片子的總導演了。」

《百》片放映時，片頭打出的字幕是：「提顧問王震。」

△除了北京的影院之外，全國各地電影院的海報和招貼畫，也都把宣傳《百色起義》作為首要政治任務，以突出鄧小平的革命史績。有關該片的介紹及評論文章，在中央到地方的報刊上可謂「泛濫成災」。

△《人民日報》七月二十五日曾有報導，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的紀錄片《共和國衛士》、《暴亂眞相》在內的四部紀錄片向港澳和海外推出。

開門「七件事」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近期做幾件事要關心的事的重要決定——七件大事。

七件大事的第三件：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第四件：嚴格按規定配車，嚴禁進口小轎車。高幹一律用國產車。這一「大」事，到八月上旬已經落實。越來越多的高幹因要換上「紅旗」牌轎車，造成進口車浪費和「紅旗」供不應求。

熟悉高幹用車規定的一位北京人透露了一個小小的秘密：「紅旗」牌車乘務職過，車內設計和改良，其豪華及舒適的程度與進口轎車不遑多讓。

△《北京日報》報導，北京市委緊跟中央，也要抓件大事：「六件事」，比中央少了一件，沒有「取消特供」這一條。

△中央七件事，一播到底，各省市紛紛學習貫徹。湖北省學得最早，省委決定辦四件事，與中央基有不同，四件事是①清理整頓公司，②取消幹部的日「特供」，③車輛禁止辦私事，④查處違紀建私房；頗具湖北地方特色。福建省學中央，也要抓緊實辦幾件事，也是七件，並且件件與中央的七件事相同，與黨中央完全保持一致。

△《文藝報》七月十日刊登解放軍總政治部推出的「戒嚴一日」徵文活動啓事。來稿者須是參加過平暴的軍人、武警、幹警，作品限定寫戒嚴期間和暴亂期間的經歷。入選的優秀作品將匯集出版，作為獻愛四十週年的獻禮。

△《文藝報》的另一篇雜文，部議指現在徵文成風，跟北京兩家報紙去年一年就刊登了徵文啓事一百多則，這給議論稿：有些徵文主辦單位甚至是「徵文財」，作者必須交納「評審費」，「領獎費」。文章問：「靠現在的徵文，能徵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嗎？」

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徵文，徵得出八十年代的馬存瑞、歐陽海嗎？

「宜將剩勇追窮寇」

△新華社七月二十八日電，耿飈在中央組織部的老幹部座談會說：「我們打了大勝仗，戰後要打掃戰場，要「宜將剩勇追窮寇」。」

老革命王鶴壽在會上說，這次動亂，黨風不正是個重要因素，他列舉的黨風不正是：一工作不積極、遇事推諉、敷衍塞責、見壞人不批評不鬥爭。」

△七月二十八日中紀委列舉的黨風腐敗的現象包括：「貪污、受賄、看座錄像、制呼銷女。」

△八月八日，江澤民、李鵬接見「平暴英模報告團」，中共宣傳部、總政治部、北京市委並為報告團組織了首場巡迴，為一千五百名軍民做了「平暴英雄事跡報告」。

解放以來解放軍英雄事跡報告團先後有過四次：解放一江山島報告團、西藏平亂報告團、珍寶島英雄報告團、中越自衛反擊戰英雄報告團。

△《人民日報》報導，八月九日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作出了一系列新規定，以結束文化宣傳界的局面，其中有：設立省市改工學院，培養萬幹，其級別相當於正廳級；減少「搬邊球」，嚴禁個個有人管，片子部部有人查，分區分片責行包乾制。

賣地與賣國

△《人民日報》海外版八月八日報導一則消息：天津市以每平方米三點二五美元的價格向美商出讓五點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設施七十年後無償交還。

△八月十二日，廣州市舉行新聞發佈會，公佈對外出讓四萬二千平方米的有關法規。這塊分為七小塊的土地大小不一，均為商、住用地，年限也是七十年。

△八月一日新華社宣佈，國務院通過了新的土地法規《關於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批准權限的通知》，與前兩則消息雖告巧合。根據中國人「一窩蜂」、隨大流的習慣，中國的土地會一塊一塊對外商「讓」出去。

出賣國有土地不是賣國。但有人強稱為「賣國賊」，請看：

八月一日，新華社發文抨擊流亡海外的民運學運領袖和學者，「竟在美國召開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第一屆代表大會」，文章說：「疑家其，吾爾開希等人……靠美、港、台反動勢力，充當賣國賊，也是不能得逞的。」

△七月二十日《光明日報》報導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一組數字：今年上半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為一百四十四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二十三元，但銀行担心會造成四千七百億的「購買力」，供需差額的「潛在危險」不能掉以輕心。

△《北京晚報》八月十五日報導了四十週年國慶準備大事慶祝的消息：一百門禮炮，五十門同時發炮二十八響；九個地點施放烟花；北京市舉辦大型歌舞晚會。中央專門成立四十大慶籌備委員會，各項活動正如火如荼。

△北京傳出的消息：原計劃將國慶的歡樂氣氛帶到香港的一個大型歌舞團來港的計劃已取消（原定國慶之夜在紅磡體育館表演）。此消息已得到駐港中資機構官方人士證實。■



北京市民在忍辱偷生中盼望春天　本刊攝

北京檔案

歌頌中共的歌詞源自於蔣介石著作；爲了「搶黃」去「搶黃」，大陸怪事多多；東歐大望革隻字不聞，對台、港輿論步步逼進，政治空氣依然肅殺。

幾樁怪事

△這幾個月，大陸又流行唱革命歌曲，集會時要唱，學習時要唱。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最為流行。上海出版的《上海經濟時報》居然對此歌出處作了考證：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在《中國的命運》一書中最早用了這樣一句話：「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難怪家便拒用來歌頌共產黨。此一「考證」，真令人瞠目結舌！

△北京出版的《中國機電報》為篤的政工幹部大抱不平。事情是這樣的：福建省南平市輕工機械廠黨委書記、副書記等三人有一天忽然不見了，勞動人事科長認為他們未辦手續外出（後查明去古巢開會）壓扣廠規處罰，於是貼出佈告把這三人獎金和當月浮動工資。此事鄉到省委，省委下令「嚴肅糾正」，南平市委執行的結果：該廠勞動人事科長解職，理由是：破壞黨的政工幹部。

△北京下大決心在全國搞黃，各地七改菜多多。京報揭露江西省永新縣某中學，定下搞黃指標，每班上繳一百本黃書黃帶，班落實到人頭，完不成作政治態度論。許多學生家長從此不得安寧。家中無黃書黃帶只得高價購求，好讓子女交差，一時間永新縣搶購黃書黃帶成風，被查禁的黃書反而居為奇貨，價格更高。搞黃效果恰得其反。

△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政協報》揭露了一件怪事，中國公安部所屬的北京警像公司以線製在押犯人或刑釋人員的「囚歌」來牟利。文章透露，近年勞改犯抒發不滿情緒或表現囚犯心態的「囚歌」走紅一時，犯人歌星更為吃香，一位犯人張行出獄時以三十萬元連錢錄製「囚歌」。

產品積壓增四成

△《經濟參考》近期揭露不少企業存在的歪風：獎金、物品越發越多，工人積極性卻越來越低，根源是「新的平均主義減弱了工資對生產的激勵作用」。

△北京出版的《中國統計》報導，去年以來國際市場對中國出口的棉紗棉布的質量級級降低，有的投訴，有的索賠。歐洲客戶說，如果中國棉紗布質量再不解決，三年後就要退出國際市場。

△北京《金融時報》透露，今夏以來，全國各地商品積壓情況嚴重。至十月份，企業產品及商品積壓的總值超過一千五百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中國青年報》十一月二日報導，大陸的占用熱依然不退。在大連清理、整頓文化市場的同時，新華書店的書架上「堂而皇之」出售《昌極十八卦》、《服裝神相》等書；在解放軍某部調查，百分之六十的戰士手上有這一類書。

△新華社十月十八日透露，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統計數字，今年全年中國人口出生率將達到千分之二十一，遠遠超過了國家千分之十二的預定限度，其中第二胎有上升趨勢。人口形勢越為嚴峻。

遲鈍的和敏感的

△十一月，象徵兩個世界的柏林圍牆被拆，成了全世界的新聞焦點，唯獨中共顯得遲鈍，大陸報刊對此隻字不提。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國際版，香港社便發了五行字的小消息，而且其中連「柏林墻」三個字也沒有。一句巧妙的修飾句是：「民主德國決定開放陸邊，實質上意味開放了東德與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

△這時，十一月上旬《人民日報》海外版，東歐各國急劇變化的政局新聞少之又少。《南方日報》、《深圳特區報》等國內報刊也不見消息披露。

△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瞭望》週刊，刊登零名文章《台灣當局搜羅大陸外逃份子目的何在？》透露台灣近來的「小動作」，針台灣收留三位大陸民運人士極為憤慨，指詞強烈。

△十一月十日八時左右，美國之音報導了中國十三屆五中全會的消息，稱至會期間首一級與中央發生爭論。第二天，新華社發表措詞強烈的抨擊，查問「美國之音居心何在？」先後不到二十四小時。

胡風冤案復翻案？

△反映歷史冤案的《胡風案始末》，書出版不久，大陸文藝界有了一點小迴響。十月二十八日《文藝報》不尋常地以三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胡風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林默涵的長篇「答辯記」。從文內大量以前未被引用過的文件及書信來看，對胡里冤當年的解後運作大有「澄清」某些史實的意思。林默涵在文末表態說，他決不向任何人「懺悔」，也根本不需要懺悔，當初他並「沒有違背黨的利益」。

順到了一點火藥味。在此「滿算」的年代，是否意味着「胡風案」會再翻案？

△新華社十一月二日電，李鵬簽發了國務院第四十五號命令，頒佈《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辦法》，定於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零時開始普查登記。

△《勞動報》十月十七日披露，大陸多地發現了電腦病毒。上海市的部份經濟統計數字要到該市計算機站病毒的影響發生誤差。

△國務院在海南、深圳兩地實行「社會保險綜合改革」，自今年九月一日起開始實施。新措施對該兩地職工的養老、待業、醫療等作了諸多詳盡的規定。

△《人民日報》海外版十一月十三日報導，國務院近期召開全國電話會議，部署在全國城鄉開展掃除「新六害」行動。

這新六害是：賣淫嫖娼、販賣婦女兒童、吸食販運毒品、聚賭詐博、迷信騙財等。電話會議稱這是「五中全會精神的反映」。

今年內不解除戒嚴

△《人民日報》海外版加強了對民運人士的攻勢，十一月七日、八日連續兩日發表署名文章，分別對剖視波和方勵之再次筆伐。題目分別是《從民族虛無主義到賣國主義》和《析方勵之鼓吹的西方民主》。一波之後，中科院撰請了方勵之的學部委員的稱號。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四日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門、各學校、企業堅決抵制、堵截「民運」從海外傳入的宣傳品，對隱匿者或知情不報的依法處理。要求做到「三不」：不聽、不信、不轉散。

△《南京大學報》報導，南大學生在反思中「重塑自我」，精神面貌大改觀，表現在：挑燈夜讀的人多了，恢復晨跑的人多了，二十幾名學生申請入黨，一千多人主動獻血。

△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十一月十三日對日本《東京新聞》記者張確表示，北京市今年內不會解除戒嚴。

△十月十二日，以江澤民和李鵬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會見出席「優秀少先隊工作者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建國以來所少有的，顯見中共對從小抓思想意識教育的重視。全國少先隊員現有一億三千萬。■

汪希祐

北京归来者放谈内幕民情

石鸣采访整理

人人过关的大清查

石：听说北京在搞清查运动，不知怎样的清查法？

M：北京搞了两次了。第一次，各单位领导，大都以走过场的态度去查所谓的暴徒、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学习了 邓小平讲话、陈希同报告、《人民日报》社论等，便向上汇报说：本单位没有什么参加“暴乱”活动者，也无重大过激行为……。北京市政府中央组织部与李鹏一看，便急了，连连开会，决定，在总支一级派遣或成立清查领导小组，制定了清查表发给每个人。

清查领导人把一张张清查表发下去，命令要背靠背地填好，一个个地交上去。表中规定了十九种必须交待的行为。最轻的是去过天安门广场看了示威游行，其次是参加过游行者；最重的便是参与“暴乱”，“设路障”、“拦军车”、“杀解放军”等。

参加游行者，要讲清楚自己前后左右的人，谁喊口号了，谁唱什么歌了，谁出了什么主意了，必须写明。随大流参加过一次、二次者，讲清问题，挖资产阶级思想根，至少写过二、三次交代检查，总支一级的清查组认为可以，便可算清查完毕。至于捐款者，游行主要组织者，要在公司党委一级清查组受审查，方能决定通过与否。至于参与什么“暴乱”者，那是要报北京市委与戒严司令部的。

丧心病狂的李锡铭，似乎视其管辖下的人民为仇寇，竟在一次报告中说：现在北京只清查出一万余名暴徒，这是远远不够的。据他估计北京至少可抓到十万“暴徒”。

石：对人民如此凶残，那么对于参与的干部又是怎样处理的呢？

M：这次是下紧上更紧，特别是对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更是在搞斩草除根的大清清。

例如中央组织部清查出三十多名游行参加者、学生民主运动同情支持者，一律开除出党籍，赶出组织部，降为一般劳动者与普通机关工作人员。中央统战部、共青团中央，也都开除了三十多名党籍，中宣部也有十几名；广播电视部，更有一位唯一以副部长身份参加过游行，受到学生热烈鼓掌欢迎的退休老干部，不仅被开除了党籍，剥夺了副部级待遇，还立刻勒令赶出了原住房，你们看，李鹏、李锡铭之类狠不狠。

石：那么对留学生呢？现在留学生回去不要紧吗？

M：中共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目前李鹏政府采取的是内紧外松，放在秋后再算帐的办法。

因此，一般在国外参加过一、二次游行、喊过二句口号者，暂时来问设问题。但你出国前，需将护照放到领取出境卡办公室约一个星期，当他们根据所得情报清审完了，内部备好案，定好性，只要你不是什么头头，一般可放你出去。他们知道，国内卡一个，那么国外留学生将是一个不回，而且又要受到国际舆论批判。据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的方针是先清理好“内”后，再待时机整“外”。不是不算，而是时候未到。这些敢杀人的家伙，还能在秋后放过你们这些喝过“民主国家”水的“异化分子”。

北京人民不服

石：现在想听M小姐谈谈自己在北京所见所闻的北京人民真实思想，北京人民是怎样对待李鹏政府的大清查运动的。

M：我先跟你讲一件我自己见到的事，那确确实实是我自己亲眼见到的。北京人民真了不起、勇敢！八月二十八日早晨，我正去菜市口，见立体桥围着一堆人在抬头看。我也过去看，嘿，立体桥上吊下一张大幅标语，一个字有一人大，上写：「北京人不服！」

石：北京人民这次真是好样的，那么北京的学生情况，又是怎样呢？

M：北京的学生当然是好样的，尤其是北大的学生，搞了二件令中南海魔王大为紧张的事件。中央定为，（一）未名湖哭案；（二）为蒋介石演说鼓掌案。

先说未名湖哭案吧。八月初，二百多名北大应届毕业生，集体喝了酒，在未名湖畔打着拍子，摔着小瓶（啤酒瓶）高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当局提倡的革命歌曲。

歌毕，大家相向抱头痛哭，辛酸、悲愤的泪水汩汩地流入未名湖。哭罢，二百多名学生还准备继续上街去唱去哭。这时一位北大副校长急急赶来，哭着拦着大家说：你们再出去，北大可就完了……。在副校长的再三哭劝下，学生总算没上街。

但这歌声、哭声，已使中南海魔王神经如被电触，下令追查哭者，并定名为「未名湖哭案。」

哭案尚未了，又发生了为蒋介石演说鼓掌案。

你别紧张，用眼睛瞪我，以为我胡说八道。我知道你想说：蒋介石不是早就去世了，怎么跑到北大去演讲呢？我告诉你，那是电影中的蒋介石在演说。北大星期六晚上，一次放战争片，中有蒋介石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说：三个月消灭共军，半年消灭共产党。

银幕上的蒋介石的演说尚没完，下面黑暗中北大的师生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长达三分钟的热烈鼓掌，这鼓掌不正反映了北大学生对镇压人民的中共军队、共产党领导的态度吗。

于是，中央又定此案为：「为蒋介石演说鼓掌案」。

众叛亲离的反动政权

石：那么根据您在北京的观感，您认为李鹏政权能长此以往地推行目前不得人心的政策吗？

M：那当然不可能，老人党卵翼下的李鹏政权，实已处在众叛亲离的状况。

我再告诉你一件薄一波司机被戒严军打死，中央机关司机集体罢开事件吧。

薄一波你是应该知道的，「文革」中被称为「六十一人叛徒案」的头子，现任中顾委付主任的那个倒挂着眉毛的家伙。他有一个女儿，平时仗势欺人，霸道极了。「六、四」大屠杀后，满城是打枪的戒严军，她有一天却嚷着要去医院看病取药，叫司机开车。

司机无奈，只能提心吊胆为她开车，半路上，正碰见戒严军叫停车，要检查。平日蛮横贯了的薄一波的女儿，竟然下死令，叫司机不要停，冲过去。在薄雌虎的淫威下，小司机只好硬着头皮冲。那戒严军见有人要冲，抬手一枪了，就把司机打死了。

为司机开追悼会那天，葬礼一完，中央机关的司机一个个走到薄一波面前，把车钥匙扔在他脚下，拒绝这样无生命保证的开车。

事闹大了，无理的薄一波，只得陪小心，说给司机追认为烈士，优厚发抚恤金，并通过其他中央头头出来说好话，好歹才了事。

现在，我告诉你，北京人照样有话还讲，有不平就骂，只不过曲些吧。明眼人一听就明白这个话中的意思。

我看李鹏政权，就如风中残烛的邓小平，快完了。

天安门广场事件迟早一定会平反的，李鹏之类将一定要受到人民公审的。历史毕竟是人民写的。民主中国 89/10

戒嚴下「平暴清查」觸礁

北京心態錄

學運民主搖籃北京大學所以拖到十月十四才開學，是因爲九月中旬北京大學區發生了……

光是北京市，監獄裏就關押了近兩萬名民運人士，有二十萬人涉嫌「暴亂」而尚未被捕，而受民運牽連者則有二百多萬人。

北京槍聲不斷，人心不死。整個北京仍像一個火藥庫，只要有人點火，隨時都有爆炸的危險。

本刊特約記者　曉　沖

編者前，大陸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理由到香港採訪，回到北京寫了一篇《香港心態錄》。這次到北京採訪，非常時期北京人的心態一直感染着我，激勵着我，回程中我就打算，要爲「高皮鞋下的《北京心態錄》」。

槍聲不斷，人心不死

「風波」之後到達北京，北京的朋友少不免被談起「下一」一兩次的事來。

今年參加「風波」觀禮的代表，都是各單位機關經過多次遴選後才選出來的，都是一些所謂「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據介紹，這些代表都經過當政部門嚴格的政治審查，比文革時推舉工農兵上大學時的政審還要嚴格，凡是學潮期間參加過示威遊行，簽過名或支持、聲援過學生的人都不夠「資格」。雖然參加「國慶」觀禮是支持當局的活動，但爲了安全起見，當局還是寧缺勿濫，故一些原先支持過學生運動的單位，只有個別領導人獲准參加。

即使這樣，當局對這些學潮期間聽話的一三不一（對學潮不介入、不上街、不支持）羣眾和幹部還是不放心，還有一條鐵的紀律要求他們，就是參加天安門廣場觀禮期間，各單位的代表不能走散，不能自由活動。

至於觀禮期間的一遊藝節目一，北京文藝界人士都沒有那份心情去粉飾太平，戒嚴部隊的文藝隊伍又遠遠不夠，當局只好從外省一些邊遠縣市抽調文藝團體赴京助慶，因爲那些縣市的人既不了解「六四」事件的眞相，更不理解時下北京人的悲憤心情。

即使「國慶」期間控制得那麼嚴，北京市不時還是有槍聲傳出。朋友介紹說，北京不斷的槍聲有兩種，一種是抓治安打的，一種是抓治叛打的，無論是哪一種槍聲，都反映了一個事實，北京人心不死。

據說中共當局近月槍斃了不少民運人士，但不像外界所說是完全是祕地處決，而是半公開地處決。所謂半公開處決，是不經過法庭審判，不讓外界知道，但向通知被槍斃者的親屬，且是事後才通知。在北京，近月已產生了不少這樣種下了仇恨種子的家庭，這些家庭在「六四」之後的大搜捕中，有家庭成員被戒嚴部隊或公安、武警公開拉了人。但過了一段時間，當局就通知家人去收屍，說被捕者因參加了「反革命暴動」，已被槍決，並要告他們不要鬧或亂動，說他們是「暴徒」，如不聽勸告一切後果自負。

除了統治者的通報，人民的槍聲也不斷。據稱打向戒嚴部隊的槍，有很多是很準的，當局懷疑有些是北京公安人員或職業軍人所爲。

校園火焰，半明半暗

人心不死在校園裏表現得尤爲明顯。

「六四」之後，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被鎮壓下去了，但學運的火把並沒有隨着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的被摧毀而倒下。本來九月一日開學的北大，一直延遲到十月十四日才開學，已說明了問題。

學運民主搖籃北京大學所以拖到十月中旬才開學，是中共當局有意選擇開十月一日這個不祥的日子，因爲九月份北京大學區的情勢，使中共當局異常緊張，不得不把本來延期了一個月開學的北大，再多延期半個月。

九月十二日，是「六四」大屠殺百日之後，北京學生、市民和全世界各地華人一樣，舉行了祭奠天安門死難者亡靈的活動，所不同的是，海外華人可以用公開的、傳統的方式進行，而北京只能在地下用半公開的方式進行。

百月祭當天，已經開了學的多間北京高校，悲慟之歌相聞，素繞不散，師生們都以白花、黑摘及白服、黑眼表示對死難者的哀悼。

中共法西斯當局對這一個日子也早有防備，所兩天，戒嚴部隊調派了幾個軍隊到海淀大學區，不斷地進行操練，以起威懾鎮壓學生在該日走往市區。爲了防備學生在該日走往市區「鬧事」，當局尚須等部隊下了命令：衝出校園到天安門廣場去拜祭死難者的人，就格殺勿論。

當天，曾在學潮中起過先鋒作用的北京大學及中國人民大學，大批學生在慟哭之後異常激動，要衝出校園到天安門廣場去拜祭死難者亡靈，但該兩校的教職員工恐怕再次演變成流血事件，死死相勸相阻，把學生搞了回去，才避免了慘劇發生。

在還未開學的北京大學，校園也並不平靜。留校的學生也都以黑白的服飾表示對死難者的追悼，他們知道校外有很多軍隊，故沒有打算組織出街，而是分散到校園的園林區舉行小型集會。兩天後的中秋節晚上，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校內各建築物的大台上燃點蠟燭，舉行晚會，繼續對死難者進行追思……

北大開學後，已遭減少招收的七百多名新生被送去河北軍訓一年，而其他學生則要先進行軍訓和政治學習，主要是學習鄧小平的「六、九」講話及有關中央文件，但遭到學生普遍的消極對抗。許多學生爲原校長丁石孫的被免職鳴不平。面對新校長吳樹青也感不滿，因爲他不僅是一位思想非常保守的經濟學家，而且是創了手總理李鵬的號召。

但是，中共的「清查」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千萬北京市民幾乎都不予合作和消極對抗，在一些中、高層機構，政治學習變得一片沉默，而在基層單位，政治學習時甚至中共的幹部也不大正經，冷場熱諷，羣衆更是大講鬼話，諷刺挖苦當局。而在私下，人們開口便罵政府，並沒有因爲北京仍在戒嚴而有所收斂。整個北京仍像一把乾柴，一個火藥庫，只要有人點火，隨時都有燃爆爆炸的危險。

> **文藝界、新聞界、清查運動開始後變成了人民入捕工。**
>
> **全國半數以上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幾乎有近半數不歸在海外……**

鎮公安部一位幹部私下透露，光是北京市，監獄裏就關押了近兩萬名民運人士，有二十萬人涉嫌「暴亂」而尚未被捕，而受民運牽連者則有二百多萬人。

事實上，這並不是部李楊法西斯政權對「平暴」動了測隙之心，有所同心鬥意，責在是他們過到的反抗力量太強大，他們根本沒辦法按原來的計劃「清查」下去。

中共當局爲了鎮壓北京市民的反抗，調派了大量軍隊進城，並在城內各要道設置了路障，架起了機槍，實行戒嚴。戒嚴部隊進城後，即開始大規模捕人，一時間，北京城內槍聲大作，人心惶惶。

北京出現文革「還鄉團」

浙以、李鵬、楊尚昆之流極盡挑心瘟、趁查趁心瘟，不得不，走夜路收口哨」，搬起文革後期落實幹部政策的口號，在「清查」工作中提出要「孤立一小撮，解放大多數」。這就是資本不願擴大化」的背景。

北京一位工人朋友說：「『六四』大屠殺都過了三個多月了，對那些被他們逮捕的著名民運分子，到現在都定不了罪，到不了刑，你說知道他們的清查有什麼能耐了。」

對於中共的「清查」工作，北京學術界、新聞界、文藝界等都是清查重點，但各界都不予合作，令中共無力清查，只好組織清查組，清查隊進駐這些機構和單位，組成人員百分之八十爲文革時期工作隊員，專案組人員及政工人員，北京人都戲稱這些清查組，隊爲文革「還鄉團」。

但即使是這些文革餘孽們，也多數不能認同鄧李楊殺人集團，他們只爲形勢所迫，才不得不再做醜人。

電影界、新聞界各大媒體也大規模搶入了八九民運，清查運動開始後變成了主面旗，大幅度的消極怠工。這令中共非常頭痛，因爲這些精神勞動生產不是強制所能指得動的。中共爲此撤了北京電影製片廠及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的職務，但士氣更加低落，而消極對抗則更趨激烈。

中國作家的大流亡

在文藝界，文聯及各協會幾乎癱痪。據朋友說，在五月下旬戒嚴期間，國家直屬機構中，對李鵬政府戒嚴令沒有發賀電的只有三個單位，就是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全國僑聯。特別是作協，八九民運的衝擊無可估量，作協領導層普遍對現政權不滿。而中國作協轄下的魯迅文學院、北大作家班，則成了中國八九民運的先鋒隊。

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層，受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及其後的反資運動所害，舊傷未癒，領導層早有消極怠工之意，年初作協書記鮑昌病逝，近日書記唐達成史因對當局處理「六四」手法不滿而辭職，書記東南德也「因病」住院，只能出不倒翁文人馮牧及馮拉記夫支撐場面。「六四」事件已令中國作家完全絕望，中國作協在全國極有影響的中共黨會員中，幾乎有近半數已在近月中出國不歸及逃亡海外，如劉賓雁、張潔、阿城、高行健、張辛欣、古華、王兆軍、楊煉、顧城等皆屬前者，而劉再復、徐剛、祖慰、孔捷生、蘇曉康、老鬼、李陀、蘇煒、北島、老木等，都是「六四」前後爲了逃命而流亡海外的，而此類作家尚在國內者，如鄧友梅、諸勇牛、葉文福、熊召政等，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自動失踪了。而其他尚在國內者，則有更多的人在等着出國的機會。而在電影界、體育界、學術界，情況與作協也是大同小異的。「六四」粉碎了中國人的心，也加强了人民對中共的叛離及反抗的決心。✦

仇恨充滿着北京城

謝民



六月六日北京一張抗議標語

六月二十七日，我終於離開充滿白色恐怖、充滿悲傷、仇恨、窒息的北京城，來到可以自由談話，自由呼吸的香港，但我永遠忘不了「六四」血洗天安門後的日日夜夜。

北京死一般的「寂靜」

六月四日，是北京人民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也是世界一切愛好和平、民主、自由的人們不能忘記的日子。這一天，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爲首的劊子手們屠殺、以死的鮮血染自己的生存而戰鬥的、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市民，用坦克、衝鋒槍殘酷地粉碎了青年人對中國前途的美夢。如今，劊姻依舊，鮮血尚存。人們依然悲傷地生活在大逮捕、大殘殺等無休止的政治迫害之中。他們有話不能說，有苦應麼訴。我那年老的「三八」式退休老幹部父親，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搖倒兒圍上門，自語說道：「這些當權者全是西施！是畜牲！」北京城不再有前些日子那樣學生革命行動們奔走相告的歡樂氣氛，空氣凝固成一般的寂靜。在一些機關單位，幹部們只能以無精打采、工人態不佳氣，只好挖空心思說一些比資本更左更假的調刺話，逃日消極怠工，以此進行對抗。

古城充滿着仇恨

六、四「血洗天安門」屠殺後，北京這個古城充滿着仇恨與悲愴。在大街上，你到處可以看到端着衝鋒槍，滿臉充滿殺意與殺氣的士兵，他們與市民，根學生。同樣，市民和青年學生，甚至老太太、小孩都以橫眉怒眼注視着武裝到牙齒的戒嚴部隊。小孩們不再叫他們爲「解放軍叔叔」。在搜捕的日子裏，人們都怕落在戒嚴部隊手裏，因爲他們比武賽更兇惡，更沒有人性。落在他們手裏的人，稍有反抗就一棲子彈插過去。一天，我正走過西單胡同，剛聽見有人喊：「法西斯，」立刻就一棲子彈從我頭上飛過，然後士兵躲在一旁獰笑。他們草菅人命，把握在手中的槍當兒戲。你還可在大街上看到可笑又可悲的情景：一個軍官模樣的軍人，穿着地鞋漫步，他的後面緊跟着兩個全副武裝的手持衝鋒槍的士兵。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戒嚴部隊士兵不敢單獨行動。他們殘殺了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他們害怕，怕人民向他們索債血債！

「六四」大屠殺期間，我在西單親眼見到一個士兵殺了市民，被憤怒的羣衆用連接路障的鐵管打死了，兩天沒有人來收屍（當局有意製造一暴徒」的罪証），後來，他被人用破蒲片蓋開肚子，腸子流出。我的一位鄰居每天經過都要看兩次。我問他爲何每天看兩次，不噁心嗎？他回答說：「看了我就解恨！解氣！」

恐怖籠罩着北京醫院

北京戒嚴部隊不但佔據電台、報社、機關、學校，那些天，他們也嚴格控制醫院。在醫院工作的親朋告訴我，戒嚴部隊對還有一口氣或是受輕傷的市民、學生，逐一進行追殺。有一天，醫院送來一位路過中彈的市民，戒嚴部隊表示懷疑，要進行審查，那個中彈的市民憤怒地大聲地嚷道：「你們可以到我家調查，如果我家牆上沒有一個子彈孔的話，算我瞎說，可以抓去槍斃！」調查結果，他家有八個子彈孔。就在同一天，戒嚴部隊送來一個受傷需要動手術的士兵，醫生一看是殺人的兇手，馬上說：「我們這裏是五官科，不會動手術，我給你轉院吧！」那個站着上了刺刀的衝鋒槍的戒嚴部隊士兵命令醫生、護士搶救，並要在病房上注明用什麼藥物，小護士嚇得顫抖着雙手，好半天都無法在靜脈注入葡萄糖液。在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因爲他們生命已不如草芥，他們隨時都有被殺打、綁架、逮捕甚至槍殺的危險。

戒嚴部隊最恨個體戶

戒嚴部隊最恨五次學運中積當的死隊並給學生通風報訊，又給學生物資援助和積極承擔搶救傷員任務的個體戶市民。「六、四」人民殺屠天清晨，槍聲四起，只見市民懷忙搶救倒下的學生和市民。在毫乎幻一髮之際，憤怒的市民將停在西單路口的三輛裝滿軍人的武警車的退擋到西四（約三站地）一個個體戶雜貨門口。這時，武警見到大安門殺人訊號，跳下車跑到天安門加入殺人的行列，見羣衆憤地把三輛軍車全燒了。但是，到了第二天，這個個體戶商店就被戒嚴部隊搗個稀巴爛。在我離開北京那幾天，戒嚴部隊正在大肆尋找機會消滅個體戶，有的個體戶把武裝到牙齒民機下小便出告，只要被戒嚴部隊士兵發現，不但沒救，還遭一頓毒打。

北京回到「文革」時期

北京門羅回復到文化大革命時期，除了槍聲、殺聲之外，存感音潮吼要一遍又一遍地播出殺人元兇鄧小平的講話，這等於比文化大革命「最高指示」更爲可怕，它使心頭沉重，苦悶的北京市民又增加了壓抑感。北京當局還厚顏無恥地說，由於「暴徒」在北京的非法行爲擾亂了市民的正常生活……不少市民氣憤地嚴道：「你們才是真正是擾亂市民正常生活的暴徒！」

人民寧願吃窩窩頭抵制獨裁

天安門前的鮮血，不只是中國人的悲劇，而且是整個人類的悲劇。我相信，北京城裏時的沉默將會變成巨大的力量，淚水將洗淨這骯髒的古城。六月廿五日，當我離開北京的親友時，他們沉痛地希望我向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呼籲，希望他們對李鵬媽政府進行各種各樣的制裁。他們說：我們寧願吃黑窩窩頭，過苦日子，也不願看到外國貸款養肥這批官僚、殺人犯！善百姓哪怕再勒緊褲腰帶，也要親眼看到泯滅人性的法西斯政權垮台。✦

粉飾昇平下的北京淚

殉難「共和國衛士」復活了

■龍 子

崔國政活着並未死

「六·四」剛過，北京有件轟轟烈烈的大事，那就是崇文門立架橋畔，有位爲了「保護人民」而被暴徒燒死的戰士崔國政。一時間，電視台日夜轉播，到處設靈堂，老太太、婦女、少先隊到烈士被燒死的橋上獻花圈、哀悼、流淚。崔國政烈士的母親被請到北京，國家領導接見，各界獻花，直到被命名爲「共和國衛士」，可謂光耀超宗，流芳百世。

不料最近崔國政竟活生生地回到了吉林老家。原來他是偷逃兵，當時一看局勢緊張就逃跑了。所在部隊少了個戰士，而立架橋下的無辜無人敢認領，竟演出了這一個國家光榮、部隊光榮、家庭光榮、個人光榮的絕對光榮戲。

崔國政當然不敢露面，直到被逝才回家。他的母親已經把所領撫卹金超額退給國家了。

動亂期間，難免有誤差，問題是其產幕從來不曾承認錯誤作出更正的，那麼只好讓活着的逃兵崔國政英名常在，永垂不朽了。

北京有些新聞記者已經知道了這件事，誰也不敢報導，這是可以理解的。萬一報導，會有數不清的被眼目睛的證人，出來證明這位記者是別有用心地造謠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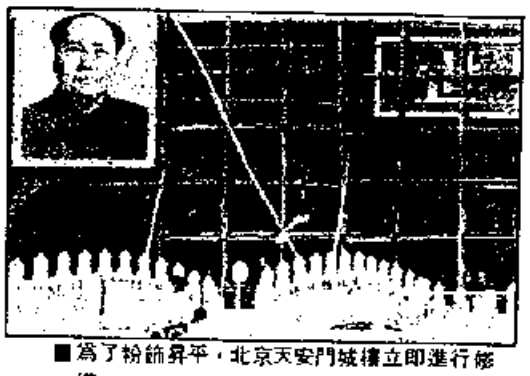
但是我認爲應該將事實大白於天下，設不定這關係到崔國政的生死存亡。

被捕的人生死未卜

「六·四」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現在統計不出來，也許永遠統計不出來。因爲許多人已經在天安門廣場火化上天了。天安門廣場以西六部口敞坦克壓辟的人，只有撿到被遺下的學生證的，才留下了名字。各醫院絕對不許可說出死傷人數，後來由於搜捕，醫院裏的傷員有些不辭而飛了。馬路上連輛子彈擦射死的，受到火化場，火化單上必須填寫「病死」，否則不予火化，過大批的死亡數字都記入拆穀的帳上了。誰也不敢上報「誤傷而死」，寫一自己突然被列入暴徒家屬，後患無窮。

事件後的殘酷鎮壓也是無以復加的。夜進私宅亂抓人，先痛打得死去活來，發現抓錯了，也要關登錄序：「出去不許說。」這樣的冤鬼，不計其數。

五月份，就在李鵬花費目瞪呆之下對學生說：「我們絕不秋後算帳。」但同時，北京已經開出計多年房。現在，北京市郊豐台，順義一帶，監獄人滿爲患。牢房裏的人像沙丁魚一樣擠着。每天吃兩頓，每頓兩個窩頭、一碗清湯，小伙子們餓得哇哇叫，住在秦城監獄的于浩成、戴晴等稍爲好一些，只要有錢，可以買到東西。六、七月間北京捕人的警車日夜叫嘯，使人們的心弦顫抖不已。光是木樨地這一居民區就逮捕了數百人，這些人到哪裏去了，生死如何？家屬不知道，也不敢問。有的判刑了，一個十多歲的無知少年，在地上揀了兩個子彈，十分得意，他被判兩年徒刑。被捕而未死的犯人，按照王震的旨意，發配青海，吊銷北京戶口，永遠不得回北京。這一批批的「犯人」，維繫着多少人民的心與淚。



■爲了粉飾昇平，北京天安門城樓立即進行修繕。

政治局上的爭吵

早在五月份，中央已經確定由江澤民接任總書記；當時楊尚昆和李鵬不服氣，鄧小平在五月二十九日說：「不要吵了，江澤民當總書記已經定下來了。」在組織政治局常委會時，鄧小平曾與羣眾里爲政治局席委，但是老人們不同意。後來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萬里發言說，經美國回來時自己並不知道先到上海，經上海回到北京後，他是照着李鵬交給他的講稿發表講話的，說明當時全盤由李鵬主持。不久前鄧小平找江澤民談話，講了三方面的事：一、不要把趙紫陽說得一無是處，他也做過不少好事；二、要注意領導人的形象；三、「六·四」事件我沒有責任。九月十六日鄧小平在接見李政道時亮了相，否則這些話聽來頗像是幕後的幫閒和白癡。

對趙紫陽仍然享受特供。報上大事宣傳的取消高幹特供，事實上並沒有取消。所謂取消，是高幹的司機、廚師、親友不能同享了。過去買特供只憑本子不限數量，借到特供本可以盡量買，現在限量了，但保證高幹享受。

鄧小平說：「全靠老的還在。」因此退休了的老人正在遠朝。賀敬之是其中之一。賀敬之主持文化部是鄧力羣爲他弄走的，但是名字還到人大常委會，萬里說年齡太大，不肯任命，於是經過人大常委會，賀敬之被任文化部羣組書記，由國務院指定他爲代理文化部長，還可以說是「事在人爲」了。

製造昇平大家心裏明白

北京正在製造歌舞昇平，經各機關、學校抽出共幾萬名級可算、級老實、最聽話、最信得過的人，經九月六日開始練習集體舞和交誼舞，由國家供吃，到十月一日那天的下午開始，這些人要在天安門廣場站方塊，跳舞，直到結束。到那時，電視上播放的歌舞昇平的天安門，實際上規定在裏面的，不許出來；在外面的不許進去。繡街的花，夜空裏的煙火，老百姓都明白這是花了誰的錢在做給誰看。

職工們，剛剛在八月份付清買國庫券的錢，九月份要買公債，上級規定買公債每人攤派的份額是工資的百分之七十，有的規定至少五十元，包括月工資爲五十八元的大型畢業生。報上說買國庫券和公債都是自願的，但這種自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願。大家很願這筆勒緊褲帶擠出來的錢還正用在正道上，而不是扮飾太平。

中央正準行一切力量在宣傳四十年來的成就，大家心裏很明白，國家債台高築，這麼充胖子放烟花，把債困難，國營扶不起，現在又要全力打擊私營，對於偷稅漏稅的個體戶按「罰得他們傾家蕩產」，今後要實行「稅後承包」，即先納稅後承包，有多少人敢擔風險。中央無能，只好朝令夕改。六·四以後最繁榮的莫過於說假話。縱上到下，說謊話是無需培訓的。■



■坦克帶領軍士包圍戒嚴地區。

白色恐怖下的北京

■傅妮

最近，兩位剛從北京飛抵美國留學的北京大學學生，向我描述了在白色恐怖中煎熬的北京，我覺得有必要把它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六四」後北京大學生和市民表現出的英勇與爭鳴政府的兇殘和無恥。

人人「洗腦」 北京人有兩手

「六四」大屠殺使所有的北京人寒慄，因為事先沒人料到政府會用坦克機槍來解決民主運動。然而，更令人寒慄的是，政府殺人後還撒謊天大謊，說在天安門廣場沒殺一個學生，並把這場有一百多萬市民和大學生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說成是「動亂」「反革命暴亂」。政府動用所有國營媒介，鋪天蓋地的宣傳謊言。然而，這種方式根本無法奏效，因為屠殺就在人們的眼皮底下發生的，北京人幾乎沒有幾家幾戶與這場運動無關，有的人家中有人被打死，有的受傷，有的人朋友家或親戚家或單位同事也發生類似的情況。逃過這場多難眼看到慘象的人去相信謊言，政府實在是太難，太無恥了。現在，人們親眼目睹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相信官方發你相信的說法。每個單位都組織「學習班」，學習陳希同「平亂」報告，說人們的思想統一到鄧小平的講話上來。經過這麼多次政治運動，人們學會了應付。連戒嚴部隊軍官都說北京人「轉」得快。北京人現在是「兩手」——一手堅決擁護；一手堅決反對。人們都把仇恨藏在心底，等待着審判鄧小平那一天。

街道居委會老太太又活躍了 一個舉報電話三個陳軍被抓

「六四」後，街道居民委員會有些老太太又開始活躍了，幫助政府清查「壞人」。我家附近居委會一個老太太曾給「舉報中心」打了個電話，說我們這一帶有個叫陳軍的小青年，「六四」前兩天，經常三更半夜才回來，可能去廣場了。戒嚴部隊馬上來了很多荷槍實彈的士兵，一查，這一帶有三個叫陳軍的青年。結果，三個陳軍都被抓去了，抓去就是一頓暴打，到最後也沒查出啥一個去了天安門廣場。

公報私仇人人怕「舉報電話」

現在，人人怕「舉報電話」，因為不曉得哪一天被誰舉報。有些人現在利用舉報電話「公報私仇」。平時與誰「過不去」，現在就悄悄打舉報電話，舉報說某某去過天安門廣場，曾參加過衝軍車。憑上那個人就到場。沒在又有點像文化大革命時那樣，不需證據，僅憑一個電話就抓人，打人。

北京，每天都有人「失踪」

現在戒嚴部隊抓人，都是在夜間悄悄地進行，幾乎沒人知道。以前通緝學生，抓住的通報過，後來乾脆不報道了，人們根本不知道，誰被抓走，誰怎樣了。現在街坊鄰里的一個人突然就沒有了，誰也見不到了。不知是否逃走了，或是還是被政府抓去了。就象冤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失踪了一個多月了，直到報上開始批判她，才知道被逮捕了，據說關在秦城監獄。那種白色恐怖的氣氛把人憋得喘不過氣來。

「六·四」後出現一個新名詞「暴屬」

開始政府只承認死了三十多個學生，最近幾天，中共中央反暴亂五人小組向全國人大介紹「六四」事件時，才宣佈，學生死亡了二百七十名，市民一九二人。加起來有四百六十二人。當然，死亡人數遠遠超過這些。現在，有些人家中死了學生，不敢報出。因為如果你家孩子死在了天安門廣場，就是「反革命暴徒」，不但不給任何撫恤，反而把家人定罪為「暴徒家屬」，即「暴屬」。過去有「軍屬」、「烈屬」，現在字典上又需加上一個新名詞了。做中國人真在是悲哀。

北京宗教研究所追查：誰給學生送了二百五十個鷄蛋

現在，每個單位都在追查，在五月學運中，誰支持了學生。當局把學運分成兩段，前期是「動亂」，後期是「反動亂」，不管你在哪一期支持了學生，都被定為「反革命暴亂」。不管你是「動亂」還是「反革命暴亂」，都要交代，接受組織審查處理。北京市宗教研究所曾在學生絕食時給學生送去了二百五十個煮好的鷄蛋。現在，上級派來工作組追查，誰出的錢，誰出的主意，人人過關。而全國總工會曾給學運捐款十萬人民幣，以示支持。現在則改了大罪。不僅追查責任，當局還決定，讓決定捐款者、執行者、贊同者一起賠償這十萬元錢，從每個人工資中逐月扣回，要一直扣到二十一世紀才能扣完。

今年北大招收八百民兵

「六四」，北京大學是重災區。在全部倒下的學生的數字中，北大就有五十六名。今年，北大原預計招生二千人，結果當局給砍掉了八百，並指令，凡在學運中表現活躍的、不聽話的系，今年都不招新生，集中時間整頓。像哲學系、社會學系等人文學科今年都被取消招生。而招來的八百新生也不許他上大學，而是派到石景山鋼鐵廠參加軍訓一年。而且整個軍訓期間，學生每月還要交伙食費，每人每月三十元人民幣。這樣，學生們則說「我們是招了八百民兵」。

讓刺政府，中國人學會了「黑色幽默」

七月中旬，北京各大學都收到通知，說該屆畢業生回校參加學習，然後分配工作。不參加學習或參加了思想未能與部小平保持一致者，不能畢業。「學習班」一般六天，前三天學習「學亂」報告，後三天每人寫「思想匯報」。但在學習討論中，人人變着法說挖苦政府的話。比如，有的同學故意提問：現在說學運被一小撮壞人利用，為什麼每次都被壞人利用，正陳力就列不如一次也不利用呢？有的人問管教工的老師：北京的暴徒是他媽的怪，在五月份學生靜坐女，進一個民警也見不到的天安門廣場，他們不砸不搶也不燒，到六月四日，解放軍的裝甲車坦克來了，他又偷又搶，喜歡槍林彈雨。

失足青年援救失足政府

學校組織學生看錄相，說披露北京高自聯頭頭醜惡面目。當錄相中播出安全部偷拍的五月廿九日吾爾開希等人在飯店吃飯鏡頭時，錄音說，看，他們如何大吃大喝。一同學在場中喊：太寒酸了，大吃大喝連酒都沒有，只有幾道菜。大家一陣哄笑。因在暗中，當局又查不出是誰喊的。後來，一個女同學在討論中說，據相說高自聯頭頭是醜惡面目，可我見過吾爾開希，覺得他長得挺漂亮的。同學們又是一陣大笑，弄得主持會議的政工幹部也哭笑不得。同學們說，我們要學習學運中的一些策略，當時，有許多人打出的標語極為幽默，又一針見血。如當時北京市一批勞教釋放的失足青年，也排隊上街遊行，他們舉的標語是「失足青年挽救失足政府」。而北京一個市容治理整頓機構打出的標語是「治亂整頓」，「擁護獨裁專制」。

校園唱歌違法·唱「社會主義好」也不行

政府殺了人，還通迫人們說殺得對。每人心中都對此憋了一肚子火。大家沒別的辦法發洩，就集體唱歌，像當年共產黨人在牢獄中一樣。可現在當局嚴令，連《國歌》、《國際歌》都不許唱。後來，一個同學在一天傍晚帶頭在北大校園悲憤地唱起了《社會主義好》，馬上各宿舍樓探出很多腦袋響應，大家一起連唱帶喊：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就是他媽的好！結果，那名領頭的學生被學校開除了。

中組部下令：中直機關不許錄用北大學生

中共中央組織部最近下令，北京中央直屬機關一律不許錄用北大學生，其他北京各大學畢業生原則上也不錄用。很多學校領導，早已被各機關選中的學生，也被退回。而且，當局還下令，兩個月內在京找不到工作的應屆畢業生，務遣回父母所在原籍，由當地人事部門統籌安排。學生們想抗議，又不許遊行，又不許唱歌。最後大家利用在飯堂排隊買飯機會一起敲飯盒，唱《九九歌》表決——「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其悲壯情緒令很多人落淚。

北京大學生最推崇兩個人——王維林、劉曉波

當局搞了幾個版本的「反暴亂」錄相帶組織學生「洗腦」。但學生們從錄相中看到天安門廣場上飄揚自己學校的校旗時，就熱烈鼓掌。洗腦完全失敗。而且，同學們原來很少有人知道雙身檢查的王維林，對劉曉波在廣場活動也知之不詳。一看錄相帶，大家才知道這兩個英雄的壯舉。現在，北京的大學生最推崇王維林和劉曉波，把王看作是中國當代最勇敢青年的象徵，把劉視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樑。現在，劉曉波在大學生中的威望遠遠超過方勵之。

大學生普遍認為：現在是封建王朝，鄧是皇帝

「六四」屠城，天怒人怨。在全國總工會，有一個局有五十多幹部，背回政府行為的只有一個人。連那些平時維護黨的利益的黨棍，也認為李鵬政府此事做得太過份、太蠢。同學們普遍認為，「六四」證明中國現在的社會還是一個封建王朝，鄧還是皇帝。解決中國的問題，道路還十分艱難。大家普遍對二、三年內國內將有大的改變沒有信心。沮喪、壓抑、悲憤成為學生們的主要情緒。出國留學前去北京協和醫院「脆檢」，醫生們一聽要去美國，都說：快走吧，這個國家沒希望了。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七日於洛杉磯

解嚴之前的北京

舊曲新解，革命歌曲大雜燴

古雪姣

針對新青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中共老人黨沒有什麼招數可以用來洗腦，於是由「老八路」王震想出了一個傳統辦法，讓娃娃們大唱革命歌曲。

據國內消息來源稱，王震在六四後的一次校長工作會議上曾經發表過這麼一通講話：政治課程要恢復，但不一定有用，我年輕時就不喜歡讀馬克思的書。但年輕人喜歡唱歌。你們看，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爭民主，備個胡！還不是唱了兩首歌：一個叫「國歌」；另一個叫「國際歌」。

王震還對各大學校長說，你們沒帶過兵，不懂青年心理，所以把娃娃們敵壞了。我們的戰士也是青年，爲什麼我們立場堅定？因爲他們天天唱革命歌曲。你們回去後，要學習解放軍的方法治校，譬如，吃飯前要唱「社會主義好」，就這麼辦！

現在，北京各大學校已經開始大唱革命歌的活動。像解放軍軍營一樣，每日食堂開飯時，學生會要組織學生唱歌，然後才能吃飯。革命歌曲的曲目有：「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等等。

北京的學生都是文革後長大的，唱起革命歌曲覺得十分滑稽。但他們亦發現，革命歌曲顯然比流行歌曲好唱一些，不必用「輕聲」、「氣聲」等歌唱技巧。於是，他們便在舊歌曲中添上新詞。這些新歌詞便一下子流行起來，其中有兩首是這樣的：

原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爲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新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死了個毛澤東。如今又來個鄧小平，帶着迫克進北京。

原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覺悟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挾着尾巴逃跑了。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那建設社會主義新高潮。

新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官倒不得了。幹部子弟私養鮑，日本鬼子挾着皮包回來了。全國人民站起來，掀起那民主改造中國的新高潮。

北京學生學會了這些革命歌曲後，把這些歌曲作爲特殊武器靈活運用。例如新近北京大學臨屆畢業生，爲抗議校方的強行分配的政策，六月二十三日數百名學生聚集三角地，敲盆而歌。爲防止中共軍隊藉故佔居校園，同學們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校領導向中央通報時說，大學生雖然在學校聚衆，但沒有鬧事，「因爲他們唱的是革命歌曲」。

學生削髮，大兵圍剿五台山

五台山，中國四大佛山之一，座落在北京城西南五百華里，冀、晉兩省交界處，巍峨峻偉，神聞遐立山間，著名的旅遊勝地。自四九年以來，這裡的佛家弟子從五百多人減至十餘人，並由當地縣政府直接管理。

然而，今年六、七兩月，不知是佛祖顯靈，還是風向水轉，突然從北京來了一批批學生，上山削髮爲僧，一時間香火旺盛。不想，這卻爲五台山佛門引來了一次「大兵劫」。

某一日，北京某部一個團的兵力，帶着高級通訊設備和輕自動武器，突然將五台山包圍起來，展開了一場大搜捕。

原來，近月裡到五台山削髮爲僧的學生，都是北京學潮中的積極份子。他們在六、四屠殺後，已無法安居學府，只好長途拔涉，來到五台山「政治避難」，以期靠佛祖的神靈保祐自身的安全。

這些學生眞是太天眞了。他們居然忘記，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佛門豈能避政治之難。中共在全世界的遙影機前都敢大開殺戒，五台山這個幽靜的佛門去處，自然防不住他們。

大兵們將五台山各條通路封住，通訊兵再接從北京獲得命令後，附始搜山。只見大喇叭一片喊叫聲，凡是戴眼鏡的，講北京話的和俏，一律被大兵們帶下山去，押上兵車，載回北京城。

當地的五台人稱，「五台佛門靜，未免亂世初」。歷史上，五台山百年內必有一次劫數，但不想現在却成了十年一劫。一九六六年，五台山便遭受過一次「紅衛兵劫」，那必竟是年輕孩子們上山「破四舊」，砸了幾尊佛像而已。此次的「大兵劫」却是動刀實槍抓人。

之後不久，北京中國佛教愛國協會曾經爲此事，向有關部門抗議。但是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神權可抗拒王權的事情。「佛要協會」亦只好不了了之了。

旅遊淡季，賓館淪為看守所

進入八十年代後，許多外國遊客到中國一遊後都齊聲讚賞，認爲中國大陸開放後，唯有一件事，向有關部門抗議。但是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神權可抗拒王權的事情。「佛要協會」亦只好不了了之了。

旅遊淡季，賓館淪為看守所

進入八十年代後，許多外國遊客到中國一遊後都齊聲讚賞，認爲中國大陸開放後，唯有一件事，向有關部門抗議。但是在中國，從來沒有過神權可抗拒王權的事情。「佛要協會」亦只好不了了之了。

中共作孽，大兵池魚皆殃及

六四後的中國大陸，一片肅殺之氣，民情也公開的，積極的發洩，轉爲暗中的、消極的發洩。

北京的西瓜小販見當兵的來買西瓜，不是吹鬍子、瞪眼睛，就是亂提價錢。賣北京人六角人民幣一斤，賣當兵的則要一塊二。北京的一位個體鞋販，拒絕向解放軍出售鞋子，被太兵報告公安局，被以「反軍」罪判刑，另據三〇一解放軍總醫院一位醫生透露，今年北京部隊的流行病發病率奇高，京籍部隊從地方強徵的蔬菜、水果，大部份都是受到病菌污染的，如果按正常情況下的部隊供給營養標準，這類食品將會被退回。但由於京城不缺了二十萬大軍，新鮮蔬菜短缺，不要就沒有，部隊只有乾受着。

在本樹地的一個北京部隊機關大院裡，曾經發生過一次水源下毒的事件，還上了內參。這次事件的時間正好是「七一」黨的生日那天。因爲該部隊大院駐了一個團的野戰軍部隊，結果有人便在水塔裡面下了毒。造成一百多人中毒的嚴重事件，雖然下毒者至今沒有查到，但一般分析，是大院裡的部隊家屬幹的。

除此之外，當兵的夜間外出被襲擊事件，更是層出不窮。當兵的外出，輕則被人把軍帽搶走，重則在公園裡被小青年毆打。如果碰上「北京六四死難家屬敢死隊」，則十分危險，輕則一頓悶棍打得暈頭漲腦，重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因此，人們很難看到當兵的單身在街上走。

北京市遊流傳着一個故事。據說二十八軍的一名連長，四川人。有一次在南池子嫖上一個妓女，上床之後，被該妓女用剪刀在下體動了「手術」。這位連長吃了虧之後，又不敢告訴別人，因爲嫖妓行爲違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後因流血過多，只好去解放軍總醫院治療。

在八四年，八八年物價飛漲時，人們照改革越改越糟時，趙紫陽的形像也曾動過老趙，要他責愈點，寧可改革失敗，不可喪失民心。他們勸趙紫陽多殺些貪官污吏，以平民憤，改革不滿。但趙紫陽是個變法者，他深知只有經濟搞好，人民生活才會提高，用補貼來維持改革的假像，最終意味着徹底失敗。所以趙紫陽情願讓李鵬、姚依林背後折台，也不願用空國庫的錢來買人民的情緒。據國內的人寫信出來說，最近許多民生必需品，諸如糧食、雞蛋、布匹等，價錢都有所下降。當然這未必是件好事。

在八四年，八八年物價飛漲時，人們照改革越改越糟時，趙紫陽的形像也曾動過老趙，要他責愈點，寧可改革失敗，不可喪失民心。他們勸趙紫陽多殺些貪官污吏，以平民憤，改革不滿。但趙紫陽是個變法者，他深知只有經濟搞好，人民生活才會提高，用補貼來維持改革的假像，最終意味着徹底失敗。所以趙紫陽情願讓李鵬、姚依林背後折台，也不願用空國庫的錢來買人民的情緒。據國內的人寫信出來說，最近許多民生必需品，諸如糧食、雞蛋、布匹等，價錢都有所下降。當然這未必是件好事。

但鄧小平等人不是這樣，他們在「六四」大屠殺中民心盡失，昏了頭保權柄，不惜花錢製造假像，並一箭雙雕地讓人民感到，趙紫陽下台，生活反而好。

可是，人們都明白的是，財政補貼的方式不知被誰下了毒，有十幾個魚翻了肚，一位漁民搖頭嘆氣：「還叫一兵產黨造孽，殃及池魚」。

挽回民心，本錢無多空悲愁

關於上述種種情況，中共中央十分惱火，又無計可施。因爲人們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反抗，中共可以派坦克鎮壓，但十二億人民如果暗地裏以各種方式抵抗，那是十分可怕的。

於是，最近鄧小平向中共黨記處下指示，要盡快想出法子來，「解決群衆人民高興的事」。並且把「七一」黨的生日到「十一」國慶前這三個月，定爲「革命宣傳月」。在新任總書記江澤民的親自督導下，按鄧小平指示，從結果不僅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生活的困難，反而有所改善。這是西方商人所無法想像的。

過去大陸的農副產品經銷有個特徵，就是「給什麼吃不到什麼」。對蝦產地的大連人吃不到對蝦，大閘蟹產地的鎮江人吃不到大閘蟹，這是怎麼回事兒呢？原來這些名貴佳肴，過去都被國家統購，拿去換外滙了。

「六四」以後，由於出口被抵銷，許多東西過去買不到。現在竟然市場飽和，只要你肯花錢，在大陸現在什麼都能買到。筆者裡面也推出了許多新菜，過去是花錢沒處買的，連，青島啤酒」也多了起來。

過去，大陸老百姓常說，開放以後什麼都好，就是吃得不好，好吃的都賣給外國人了。今年夏天倒是破天荒的現象。

(一)國家補貼，物價下降，票券滿天飛。

鄧小平、李鵬作的第三件「好事」，就是用國庫的錢來買人民的情緒。據國內的人寫信出來說，最近許多民生必需品，諸如糧食、雞蛋、布匹等，價錢都有所下降。當然這未必是件好事。

在八四年，八八年物價飛漲時，人們照改革越改越糟時，趙紫陽的形像也曾動過老趙，要他責愈點，寧可改革失敗，不可喪失民心。他們勸趙紫陽多殺些貪官污吏，以平民憤，改革不滿。但趙紫陽是個變法者，他深知只有經濟搞好，人民生活才會提高，用補貼來維持改革的假像，最終意味着徹底失敗。所以趙紫陽情願讓李鵬、姚依林背後折台，也不願用空國庫的錢來買人民的情緒。據國內的人寫信出來說，最近許多民生必需品，諸如糧食、雞蛋、布匹等，價錢都有所下降。當然這未必是件好事。

但鄧小平等人不是這樣，他們在「六四」大屠殺中民心盡失，昏了頭保權柄，不惜花錢製造假像，並一箭雙雕地讓人民感到，趙紫陽下台，生活反而好。

可是，人們都明白的是，財政補貼的方式是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策略，必然是經濟危機、物質短缺。經濟學家更預測，未來一兩年內，中國的經濟將有大崩潰。

這話不錯，現在在上海、東北、河南等工業省市，憑票供應的物品日見增多。例如，據上海的工人周末騎車下鄉買蔬菜的現象又出現了。因爲很多蔬菜果類不能賣，而且買不到，只好到農民的地裡去買。

一位三八年的「老八路」就說，當年在晉察冀邊區，沒有東西，沒有薪水，上面就開空頭支票給老百姓，就說解放了省城時，可以用這張支票分東西，不過當時共產黨必竟兌現了諾言，從國民黨手裡奪來了江山，老革命都拚得起了特權。但是今天，人民有什麼指望？江山就在共產黨手裡，空頭支票再也不會兌現了。

四十年來，中共着實作過一些好事，但它對民族所犯下的過失遠遠超過其德政。它的統治結構已經不敷使用。中共當局應心實意地想爲人民作點好事，但它已經沒有這便本錢了。以致經國四十大慶如此悲慘。

知識份子：胡繩等今加大拼

在這次學潮中，知識份子顯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是中共領導人重點整頓對象。

「六四」之後，中央主管宣傳的薛委胡啓立、書記處書記烏杰均受到處分。文化部長王蒙、北大校長丁石孫等經近半被免職。趙紫陽、金觀濤、蘇曉康等一批知識份子的著作被禁止出版。現在大陸所有的新華書店都在清理「毒草」的書單都是倒放，現正面擺仍有不滿書架」的書單都是倒放，現正面擺仍有不滿書架」。大批出版社、報社、雜誌社被取締，成人發行書攤幾乎被掃光。

在中共對知識份子的一片大棒中，也夾雜着幾個胡蘿蔔。如最近身在海外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長劉再復回社科院，寫信回社科院黨委說「六四」之後，中央主管宣傳的薛委胡啓立、書記處書記烏杰均受到處分。文化部長王蒙、北大校長丁石孫等經近半被免職。趙紫陽、金觀濤、蘇曉康等一批知識份子的著作被禁止出版。現在大陸所有的新華書店都在清理「毒草」的書單都是倒放，現正面擺仍有不滿書架」。大批出版社、報社、雜誌社被取締，成人發行書攤幾乎被掃光。

在中共對知識份子的一片大棒中，也夾雜着幾個胡蘿蔔。如最近身在海外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長劉再復回社科院，寫信回社科院黨委說「六四」之後，中央主管宣傳的薛委胡啓立、書記處書記烏杰均受到處分。文化部長王蒙、北大校長丁石孫等經近半被免職。趙紫陽、金觀濤、蘇曉康等一批知識份子的著作被禁止出版。現在大陸所有的新華書店都在清理「毒草」的書單都是倒放，現正面擺仍有不滿書架」。大批出版社、報社、雜誌社被取締，成人發行書攤幾乎被掃光。

「十・一」北京聞見錄

新華僑

「十・一」將到時，我這個一向不問政治的小商人，忽然接到中國大使館的電話，邀請我參加赴京慶祝「十・一」觀光團，飛歐洲坐飛機到北京。憑良心說，「六・四」之後，我是不願參加任應「十・一」慶祝活動的，但爲了看看北京近日的眞相，我還是答應了。

北京官方舉辦的那些慶祝活動，《人民日報》都已報道，這裏不贅，只談談自己的見聞和體會。

不平靜中的平靜

北京表面似乎很平靜，但細心觀察，却隨處到處都不平靜，暗潮洶湧。

我一到北京，就聽說北京市領導人委所有車輛把民運學運「輸導冷根」，一「死貓當做活老虎來打」。

同時，還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在東四、光天化日之下，有青年槍了軍警的槍支。

——北京郊區和外省，都發生了彈藥庫被劫事件。

——北京高校學生第二自治聯會的傳單在各處出現，有此大學的校園內貼上了有關通關談會的大字報。

——北京大學的牆上，出現「追呼的口號：「民主運動還壓不了！」

——九月二十一日晚上，就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小範圍慶祝戰部隊戰士，被人用鐵絲綁住頭部動死。

——去天安門練習跳舞準備在「十・一」演出的人，後經天津被「斷倒」，即練習偷戰時怎樣一「斷倒」的實驗。

——北京市政府號召：所有幹部在國慶節期間一三天，盡量留在家裏，不要外出，以免遭遇意外。

這些傳聞，使我和其他觀光團成員心神不安，生怕參加慶祝活動時發生意外。每天晚上回到飯店，大家才鬆一口氣，高興地說：「今天總算平安無事了。」特別是「十・一」之後，天安門廣場舉行大型烟火晚會，可我們站在露臺台，如坐針氈，只盼快快結束，根本無心看烟火。

希特勒的信徒

「十・一」過後，我去天安門附近的酒店探望一位華僑補校的老同學，我就：「真本和陳希同都說，戒嚴部隊在清理天安門廣場時沒打死一個人，你就住在天安門廣場旁邊，你說，說眞話吧。」

他懷然回答：「他們說的都是謊話，只能欺騙遠離北京的鄉巴佬。北京人那一個沒有『六・四』凌晨二、五點的時候，我在家裏陸到廣場發出巨響，超低頻到處場東面的安安部門前，只見裝甲車開出來的戒嚴部隊正向靜坐學生開槍，靜坐學生面臨死傷慘重。我立刻參加搶救工作，幫助那些傷者抬上救車，送去醫院。過去部隊先後打死了一百多人，我雙手就抬過這麼多人上救車。」

「爲什麼責怪他們對待激進學生的說？」我問。

「西方他們也信希特勒的教條：『謊撒得大，多少使百一部分得人相信』。大謊較小謊容易欺騙民衆。」

「希特勒這話有點道理。」

「用坦克碾人，表面看好像很殘酷，實際上是製造仁現，虛假得很，殺人後不敢承認，就是理虧胆怯的表現。」

「我看過他們東拼西凑而成的《六・四眞相》影片，如果沒有外國記者拍的新聞片，恐怕就會相信他們的謊話。」

「那些電影，騙洞甚多，細心的人是不難看出的。最可笑的是把『六・四』那天暴徒追反擊的行動，都說是六月三日發生的暴行，顚天換日，但這是能欺騙北京百姓？」

子彈的痕迹，人民的見証

我還到木樨地附近的地鐵站參觀，那裏牆上的子彈洞都已經補了，重新刷上灰水，但圍門上的鐵柜還有子彈洞，有些柜中數了幾個站的彈洞，人約有彈洞，換此也可想像當日有多少人死傷。

我天拜訪住在復興門附近的一位華僑電影電視部的老朋友。他告訴我：六月四日上午，他的鄰居在復興門看戒嚴部隊，強迫他們開槍，結果兩個鄰居中彈死了，他們被打守頭部，腦漿也流了出來，令人不忍卒睹。

他還告訴我，有一位住在復興門附近的工人，當天就在他上，點數着周圍被擊倒的人，在四個鐘頭內，倒下的有三十六人。問他爲什麼不加救援，他說危險是很大，這種事情，輩子大概也只有機會見一次，要做「歷史的見證人」哪！

死亡通知書

那位朋友又說：六月四日那天，馬路上有很多丟棄的坦克和裝甲車，一個中學生由於好奇，爬上一輛裝甲車，還開動起來。

這事被人告發了。那中學生被當做「反革命暴徒」，結果警察所去。他的父母十分緊張，但求救無門。那孩子平時品學兼優，居鄰安慰這對父母說：「你孩子這麼乖，不了被拘留一段時間，經調查清楚，否定他是『反革命暴徒』。不會有大危險的。」

誰知大約一星期後，警察來他家裏，丟下一張紙，一句話也沒說就走了。母親拿起那張紙一看，頓時面如死灰：她的寶貝孩子在六月某日已經依法槍斃了！那是一張「死亡通知書」。這對父母只有一個孩子，母親已作了絕育手術，他們再也不會有孩子了。那個母親自此不去上班，神經失常，老是哭着喊：「孩子！孩子……」

朋友嘆息說：「中國人太多了，人命不值錢啊！」

分裂的家庭

我還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北京的許多家庭裏，夫與妻、兄與弟、父與子，除文革時期一樣，分成兩派，一個是民運派，一個是中央派。表面上，中央派佔上風，實際上是民運派佔上風，中央派頗爲孤立。

我去拜訪從前的一個老上司——一位已退休的副部長。他一家五口，兩夫婦，三個孩子。見到我來，夫人竟對丈夫說：「你是中央派，先出去，讓我跟海外的來客談談，省得你在這裏與我們吵嘴。」

「有朋自遠方來，我總得和他先談吧！」副部長說。

「不，不，我們先談。不要你來個先入爲主。」老太太堅持着，老部長只好走開。

我還去拜訪一位在華僑補校唸書時的老同學，他們一家兩個孩子，老大是當兵的，老二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兩兄弟就是兩派。我的同學說：「我們全家同情老二，因爲學生說出了我們的心眞話。」他還告訴我：有一家人，兩兄弟也是兩派，弟弟是武警，哥哥是個體戶。哥哥叫弟弟不要主動抓人打人，如果不得已要打人，也不要便勁。誰知弟弟沒聽哥哥的話，在大搜捕中立了功，還獲送去北戴河休養。哥哥知道了，十分生氣，大鬧弟弟的「良心被狗吃了」。兩兄弟因此鬧翻。父母都同情哥哥，也鬧弟弟是「敗類」，「沒有好下場」。

政治學習

北京的幹部，現在又要學習一大堆一大堆的「平亂」文件，以便「保持與中央一致」。

這麼多的文件，不容易唸完，大家也不願意唸。於是各個機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一個部的領導幹部在唸文件時，每頁只唸兩、三行字，就跳過去，用了半個

鐘頭，唸完了一大堆文件。接着，就讓大家討論，發言表態。

「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眞是所向無敵，只用幾個鐘頭，就把天安門廣場清理完畢……」

「魏京生鼓動北島是煽動者，判了十五年。這次反革命暴亂，竟然敢喊『打倒鄧小平』，這些反革命暴徒眞太猖狂，就是用坦克壓死也活該……」

冷諷熱嘲，成爲許多學習會的特色。

我的一位老同事悄悄對我說：「現在又在搞政治掛帥，不上班沒事，不參加政治學習，就要當缺勤扣工資。」

這位老兄苦笑着補充：「我們現在是和尚唸經，有口無心。」

中共爲什麼提到遷都？

在北京呆了十天左右，我深深地感到，北京人民已經不像「六·四」剛過時那麼悲觀和失望，他們又「敢說」起來，說出內心的憤怒和不平。我相信，只要政治部隊一撤，北京人埋在心中的憤怒岩漿就會迅速噴射出來。

來到香港後，在報上看見北京市長陳希同的文章，他說：「水的問題是北京城市發展的近憂，也是遠憂，如不能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就有被迫遷都的危險。」

缺水是北京的老問題。陳希同爲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到「遷都」？看來陳希同是不瞭說清楚的。實際上，在今年民運期間，羣衆示威運動持續不斷，北京領導人焦慮不安，無法應付，當時就有提出「懲牲北京，保住全國」的口號。甚至傳說，老軍頭中有人放火，主張炸平北京，遷都南京。現在中共談到「遷都」，是因爲無法敉平和控制北京人民吧？但這個「秘密」，陳希同是永遠不會說出來的了。 ⊙

中國自來的信



吳明

中國之春編輯部：

每每閱讀好友來信，便不覺促膝談天。這才是眞正的「暴亂」眞相，是世界珍寶。

寄上好友從北京寄來的信件若干，分屬不同三人，因原稿手跡給我之外絕人都辨，便複抄一份。為他們生命之安全，刪去若干內容。

如有可能，請煮快發表，藉酬你們費神，日後我會向機和你們聯繫，好表之後，請馬上銷毀稿件，以防被「一小撮」利用。

吳　明

一九八八年九月

第一封信

學運骨幹

上山下鄉

學校已有很多人被捕，恐怕不都是學生領袖——「頭頭」。沒那麼多的頭頭。我們班已有一人被捕，另三人處境也十分危險（能例外嗎？）其中一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又能怎樣呢？他又能怎樣呢？「坐以待斃」吧。

人，是人啊！每一個人，活生生的人，不那麼簡單。只要是你認識、愛好的一個朋友倒下去，翻過去，你是什麼心情？你要是親眼看着你的朋友倒下去呢？從你身邊幾米遠的地方，白宮前可以鳴槍，BOSTON可以示威，這說明我們的心是相通的，自有良知在吧，但那畢竟是美利堅，而我們還生活在鄧山惡水之中，你知道我們在幹什麼嗎？在一轉臉，學習最高指示，文件、報紙、看錄像、反革命緊張運動（然後交待下去。談認識、寫檢討，跳個人一舞，二、三個名牌學者學術，表態、認識自己的錯誤罪，誰敢不這事做？你悼我這話的意思吧。我們生活在這片地土上，還要學習，要生產，要工作，要吃飯，要生存。我們這些人都不是勇士，勇士在黃泉下，我們在這裡「轉圈」。

你也許已經到眼有見多少，窩着，在這裡感到無，苦苦掙扎，而最後，歸於完所。珍惜你的機會，你的好青氣吧。有的人，苦苦魚躍上年，一輩子也沒有一得不到一你的好評，高指示，文件，報紙，看錄像，

，進行着農民式的狹隘報復，他們已經完完全全地失去理智了。把一大批有思想、有活力、有才幹的青年學生統統流放到最艱苦的地方，正在忍受拷問，正在屈從壓迫，正在憂傷慟哭，正在輾轉躲藏，正在歐罪受殺！他們曾是我的戰友，我無力幫助也無力拯救他們，這是我沒大的無奈和悲哀。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九日

第三封信

一顆紅心 十八種準備

開學後學了一個星期文件，脫胎換骨，觸及到了靈魂深處。這次運動咱們系裡出了一個英雄××，五月份他寫寫文章在××日報發發表，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現在，北京市的大、中、小學正忙着痛他作報告，他也夠忙的，一會去那說台，一會發表演講講話，嚴然成了我們的理論權威。雖然反對動亂，超食他可是去了，並且被邀到××醫院搶救，似乎有些內五傷啦，但他自己講，有人想將害他，插斷他的輸血管。當他醒來後大發雷霆：我死了不要緊，要是有人借我的死向黨和國家人民發難怎麼辦？作爲一個共產黨員，我還怎麼爲黨工作，爲人民作貢獻？她的人均被深深感動，弄的也是黨員恰巧與他同姓的××接連表示：一很慚愧沒有起到共產黨員應有的作用。××下日和他更好，他就把××揭發了，說××在六月三日晚表示過要退黨。下課他們班的同學紛紛往我們班跑，給××通風報訊。雖百般解釋，但退黨不同於絕食、遊行，比較嚴重，此事現在還沒定論。

開學後第二個星期開始補上學期的課，補一個月，然後考試，每星期二、六下午學習。到目前爲止，所有人均已明確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鄧小平太偉大，再見者反革命黑徒一定搞死他，咬牙他（不共戴天）。咱們班目前所有人都還沒有事，只是黨員們一個個心驚膽顫，怕受個黨內處分。有一個姐妹畢業期間給老外翻譯，畢業，黨內處分，現在還沒有分配，天天在哭。

我報了十月份的TOEFL，你絕想不到，這次報名好了，所有的報名點都打出了腦仁。要不是戒嚴部隊，非出人命不可。謠傳明年取消TOEFL考試，今年十月份是最後一拔，於是所有跟美國、TOEFL有關的人全報名去了組織「托自哪」，網線發號排隊，好不熱鬧。提前八天拿號，然後每天　大早去換號，一次小五即作廢。於是有人大發其財，在此處，一個號自賣到一百元人民幣。我自己輪值是死神進生，險些又漏了，我早計劃好了，十二日大早我就去了，本想排個兩天兩夜應該沒有問題。可到學校一看，人家都換了好幾回號了，事先我不知道發號。我險些一頭栽倒。五月份就漏了，十月份再漏了，不用說你啊，我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了，連報名都報不上，還他媽的出哪門子國？我像個沒頭蒼蠅，在操了二個鐘頭後，HOPELESS 我來我喊轉到了×××，然我聽說××週沒發號時，我簡直快哭出來了啊，哪怕輸出去兩天二夜不睡，我也在這等了。老天有眼，也由於我充分運用了我的聰明才智，我不但排上了，而且還拿到了兩號碼。由於我的謙虛，自己要求換成了NO. 九。這兩天，尤其是十二日，太HOPELESS了。十二日晚我睡在××的女生宿舍，一夜沒合眼，懷下有人放倒屁我都得跑下去看看。心臟一會跳，一會不跳，一會兒快跳。一會兒慢跳。十三日晚我便睡在××大門口的水泥地上。舖頭是愛罪！兩天沒吃飯，兩夜沒睡覺，例假都提前到了，於是我報上了十月份的TOEFL。

你看身在美國，國內的情況你一定也知道很多。革了半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高考總減招生，北大新生改爲五年制，第一年工農兵。我們八六級實行統一分配，不許考研究生，好像自己還不能找工作，分哪去哪兒，分配後下基層工作一年，幫戶口，表現不好不能上來。你我知道，一顆紅心七、八十種準備，我準備着極需離黨的號召，找個什麼大鴨梨村，簡各肚的鄉鎮企業，去爲黨和人民發光發熱作貢獻。



中國之春 89/11

嗎弄的，也許這就是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男人和女人，有世界上最少的自由和歡樂的緣故。

也許我們的奔追求一種象徵，像李、吉訶德，悲壯而荒唐。小時候，不知你有無這樣的經歷和感覺：花費半天功夫搭起來的積木，被大人輕易地推倒了；當時幼小的心靈雖也長久地顫動，但還不知這想一想，這其中是否暗藏着某種損示。如今知道思考了却找不到答案。一個幻想的破壞，會帶來無窮的心靈震寬，也會帶來清醒的反思，反思之後，留下的仍是難以排遣的失落、孤獨與憂慮。我擔心在這如夢地般之夜般的沉寂中，一切的努力都會付諸東流。在這白色恐怖下，有的懊悔，有的逃避，有的背叛，越來越多的人做出從來不曾對主人有過一心的樣子，越來越多的人對學生和市民的屠殺指手劃腳甚至恨不得手上多塗點血以表示他們敵奴才的決心。當然，也有相當多的人在不屈中沉默和忍受，痛定之後，只能是長歌當哭，只能是伏處一方，以待天時，只能是臥薪嘗膽，冷眼觀覆，另圖東山。因爲我們相信歷史，也相信我們自己。

通過各種渠道瞭解了一些在美國留學生的活動，不知你是否參與，但我總覺得你會支持我們的，如果在北京的話，你也會加入我們的行列。如果在我都不重要，得不到理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惠特曼曾說：「在那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英雄們總是迫逐着歡樂和自由。」在中國追逐自由的人是要被當做靶子加以圍剿的，而壯烈的獻身，再深切的同情也不會引起感動。成敗在我都不重要，得不到理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惠特曼曾說：「在那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英雄們總是迫逐着歡樂和自由。」在中國追逐自由的人是要被當做靶子加以圍剿的，而壯烈的獻身，再深切的同情也不會引起感動。成敗在我都不重要，得不到理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惠特曼曾說：「在那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英雄們總是迫逐着歡樂和自由。」

我人曾對我說：「你們實際上是拿青春做賭注爲中國的命運與一伙政客進行了一場注定要輸的賭博。」這話不對，但有道理，想一下，除了青春之外，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做賭注的。至於評價輸與贏，那是別人的事，也許我們與旁觀者的區別就在於：在歷史給我們做出評價之前，我們已經自己做出了評價。因此我會坦然地承受對我的任何懲罰。但承受不一定就是接受，如果將來把我分配到暗無天日的小做關裡做一個無聊的藏員，那我寧可做死也不與之合作。也許那時的出路只有兩條：躲個鄉僻生或出國求學，關於後者，我曾在是否考TOEFL之前猶豫了很久，現在決心已下，但四年沒接英語了，今年沒做了，明年再說。原來想出國，確係是爲求學問，想不到現在此舉，竟帶上一些逃避政治迫害的色彩，命運眞有趣。

五中全會前後——
無聲中國的人民心聲

加緊約束、限制採訪，中國果眞已成了無聲的中國？
從各種渠道來的信稿及傳來的訊息，有資訊，也有感情的抒發，選刊如下。

前言

中國人民在暴力淫威之下，已變得異常無聲，所有的傳播媒介除了宣傳官方的謊言之外，已不可能有任何批評意見。如單看中國大陸的報刊，會認為目前的所有政策措施，都大受人民擁護、歡迎。

外國傳媒在中國大陸的活動已被加緊了約束，港台的記者要到大陸採訪，更被限制得幾乎步難行。因此，中國官方宣傳以外的民情報導，也不多見了。

中國已成了無聲的中國。然而，就在中國官方把有聲的中國壓抑成無聲的同時，這幾個月本刊卻收到了由各種渠道從中國帶來的信稿和傳來的訊息。這些信稿和訊息有的寫得頗粗糙，有的卻是大師手筆，其中有資訊，也有悱惻動人感情的抒發。在多數情況下，這些東西都不成文章。為此，過去幾期，本刊都份文章官樣考及取材自這些傳來的訊息。這一期，我們決定選幾篇信稿刊登，讓本刊讀者聽到無聲中國的人民心聲。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這些信稿多已隱去原名，或用化名，發表時則註明來自何地。

我們認則待與中國大陸人民有各種聯繫的海外人士，繼續向我們提供這一類的信稿與訊息。

本刊

（來信摘錄）

強買債券及其他

●（廣州）公營計程車司機，每月薪金八十一元，被剋扣三十元強買債券。

最近三國各地發起一片債券之聲。工人們每月領薪時，被剋扣比例相當的一部份作債券。一公營計程車司機指出，他現時除獎金外，月薪為八十一元，被剋扣了三十元。現在債券名稱為「金元債券」，遲些時「鐵路債券」、「國家教育基金債券」、「鄧小平債券」、「指揮建債券」、「江澤民債券」也可以出籠。報章說人民出於自願，但目前大家的日子實歷緊，怎會自願呢？

此外，交通幹警每月檢摔的交通違例指標，是每人一百大張。故他們只好亂抄亂抓。輕微犯了點交通條例，便被面無私執行任務。初犯者被罰五十大元公款，加私人手續一條，以民誠牌為準。多犯者扣押車牌，罰款限查理也增加。自行車違例罰五元。個體戶（即小販）也是剝削對象。我看見一農婦挑着一擔竹籃販賣家種木瓜，因被罰（由街道委員執行）而在街上嚎淘大哭。

在廣州有一外語培訓中心，於六、四前，許多大學教授（外國人）跑上來義務教授語言。經大屠殺、大搜捕後，外國教授拒絕赴教，他們並非害怕本身安危，而是顧及學生們日後安危，免他們被扣帽子。

現時最佳行業是公安，油水充足，許多人家中都有「四大頭」，進而冷氣機，進而小房車。■

消極反抗持續

●（北京）在壓抑中，知識份子自殺人數大增，精神病患者也大增，說來讓人心酸。

近期知識份子中自殺人數見增。有人從立交橋跳下，了卻一生，據訴李鵬之流的政治迫害。這些人多對前途感到悲觀，他們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中國將成為軍人和警察控制的政權，人民越是起來反抗，就越加速這種政權的形成，專制和強橫將會把中國引入黑暗。這些人大多在民運中是組織者或積極者，現受政治迫害，不堪忍受屈辱而走上消極反抗的行列。

另一情況顯示精神病患者大增。安定醫院人滿為患，已拒絕收病人。這些受害者在情緒上受到了極大刺激，如化工部宿舍一中年婦女用手不停拍打玻璃，滿手是血。高喊「打死我吧，殺了我吧」。見者無不落淚。

中國的民主運動被扼殺了。百日祭時北京市公安接到文件要與戒嚴部隊一起將可能出現的民主活動消滅在校園內，任何人在校園外的活動可當場擊斃。北大貼出了傅聞讓學生不要輕舉妄動，保存實力。師大有人騎車高喊「打倒李鵬」繞學校三圈，便衣警察竟未能抓獲。許多人穿上了黑衣。傳說釣魚台公園有集會，警察去了很多，衍撲了個空。入夜後都沿整不斷，戒嚴部隊極為緊張。為了緩和國際矛盾，中央內部文件提出要內緊外鬆。什麼不怕國際制裁，沒有的事，任何形式的制裁對現政權都會產生影響。時代不同了，毛澤東的那個自力更生閉關鎖國的時代有可能再現嗎？■

亞運會勞民傷財

●（北京）工程三十億，收入不過七分一。國家資金緊缺，爲甚麼要打腫臉充胖子？

專家們早就提醒北京市委，在北京舉辦亞運會得不償失。這不但由於北京市公安設施差的太多，還在於廣告和門票收入都無法與國外相比。拿門票來講，國外一張門票可以幾千元，而國內超過五元錢人們就會猶豫。可北京市委還是打腫臉子充胖子，接下了這棘手的「活兒」。人們不禁要問：在國家資金緊缺，重點工程無法保證的情況下，花幾十億搞一個無經濟效益的運動會是否應該？

亞運會工程近三十億，而運會建設的損失。只好硬着頭皮又搞起來。利用亞運搞宣傳攻勢，既蒙騙外國人，也蒙騙中國人。騙外國人可說中國國內穩定、內部團結，都來參加運動會吧。騙中國人可說，雖然我們殺了人，各國政府不在乎，認為是內政，不干涉，以此消弱人民的反抗心理。

近來街上開始賣亞運會獎券，北京人採取了不合作態度。由於賣獎券的人很少，一些領導單位發給的獎券還不夠支付工作人員工資，只好停售。

將來北京人會採取不買門票以及其它消極抵抗的方法來抵制這次亞運會。中國目前的局勢若沒有突破，若繼續戒嚴，亞洲各國來看亞運的一定很少，場面冷落，可望成為歷史上賠錢最多的亞運會。

當然，屆時中國當局會強行向各單位分配門票，不惜血本拉外國遊客，就像最近高本辦旅遊一樣。

即使這樣，仍然會有頭痛的問題出現。比如觀衆不進場或中途退場，入球不鼓掌，等等。保安措施更是問題，體育場裏必須安排大量軍人，可是該讓怎麼辦？

可是事情倒過去了，民運中也未造成亞

戰勝追捕

李國強

●（北京）這是一位曾經獲獎的著名詩人用化名寫來的詩。

戰勝追捕，
能走得多快就多快，
能走得多遠就多遠，
能藏得多深就多深，
能活下來就一定活下來！

戰勝追捕，
戰勝離別，
戰勝寂寞，
戰勝追捕！
不管在堤裏，人民都與你在一起。

在黑夜裏，
人民是環繞在你周圍的
戰勝不支的強力，
戰勝孤獨與寂寞！
為了人民，
一定能戰勝。

戰勝追捕，
因為你為真理逃亡，
為爭取一個好世界逃亡，
為反對待捕民主自由的人民逃亡。

游擊隊珠的
希望的茂草，
在山凹裏，
人民是你身邊信心的土地。

不管在何時何地，
戰勝追捕！
不管在何時何地，
直至最後一人，
要信任我們，
掛念我們，
你的戰友，
你的情人，
你的教授，
你的母親和父親，
十億顆希望的心。

你是全世界父母獨生的
戰鬥的兒女，
你是我們最珍貴的希望。
為了將要到來的勝利，
孩子，
用你的意志，你的信念，你的智慧，
戰勝追捕！



向人民開槍

●（海外）一張不可多得的照片，它使人想起星條旗的黑暗……

刊於西德某刊物的一張照片，寄回海外，再從海外輾轉到了本刊。圖中緊抱睡草的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電委大良機倒起，伴隨在旁的是總參謀長楊得志。讀者來信有以下的簡短說明：

「這是一張不可多得的照片。它使人想起星條旗的黑暗……」

「向人民開槍」。」

個體戶自白

●（北京）當局加強對個體戶的迫害和壓榨，稅率從百分之七增至百分之三十。

胡耀邦、趙紫陽上台執政時，大力表彰宣傳發展和支持我們個體戶。王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北京個體戶愈來愈多。人們對個體戶的金錢傾說也由「萬元戶」逐漸提高為「十萬元戶」。事實也是如此。

我們個體戶都是以雙腿（摩托車）代替了腳踏車；幾乎每個人都有傳呼機；就常給咖啡酒吧、高級飯店、飯莊送客花錢！

可是，我們個體戶只在人們的眼裏有了「金錢」位階。人們稱各行各業的個體戶為「倒爺」，但在人們眼裏我們的政治地位還不如少先隊員！

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開始，北京個體戶就格外惡。因為我們雖然每月按章納稅，按時交納個體協會會員費，但在任何方面都受不到保護，歸根結底是因為沒人為我們個體戶說話。我們個體戶是沒花有稅的。因此我們個體戶也需要民主，也要競選國家要職。

我們個體戶自發的組織起了「飛虎隊」。每個人頭上全繫着「聲援學生愛國運動」、「要民主，爭民主」等各式各樣頭巾中。所到之處，廣大人民羣衆無不拍手稱快，熱烈高呼「人民支持你們」，使我們個體戶興奮不已。

只要一「飛虎隊」經過學生們的各個募捐點就會停下來，少則十元幾十元，多則千元萬元給學生們，以示我們個體戶的真摯心意。廣大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皆向「飛虎隊」熱淚盈眶的高呼「北京個體戶萬歲！」同學們的呼聲，使我們個體戶愛國若狂。自有「個體戶」這個名詞以來，我們第一次聽到「個體戶萬歲」這個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隨着這個世人難忘的日子，北京個體戶受到空前的非搏和屠殺。

首先鎮壓「飛虎隊」。我個組織遭先後入獄，至今無任何消息。

接着江澤民上台。據悉，江台時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時，北京個體戶就成了主要話題。江說：「北京的個體戶在暴亂中太活躍了，要對他們進行治理整頓。」

結果，八月份就開始實施了稅務大檢查。首先自查自報有無偷稅漏稅情況。也就是說要個體戶的錢。然後公檢公查，一旦查出就要罰到底乾掉（類家潘產）。

沒有停業的個體戶，以後的納稅指標也比原來翻了好幾倍。比如我的一個小髮廊，以前營業稅稅率為百分之三，每月交稅還十二元，加上其他稅項每月約一百八十塊錢。「暴亂」後，每月做營業稅稅率就的原來的百分之七增至百分之三十，而且由稅務局定稅。也就是說，不管還得到還不到起要按它的規定納稅。這樣，使營業稅一項就由四十二元增長到了三百六十元。再加上其他稅項，年月要交六百到七百元之多。再加上個工商支，我就所剩無幾了。尤其更加令人氣憤的是：街道的部門行趣派或騷部隊的慰問品和金錢，如若不出，當場就吊銷營業執照。現在，北京的個體戶，聰明一點的就趕緊將自己的店舖轉讓賣掉或出租。傻的，就等着倒閉。

唉！這回我們個體戶也沒敢唱了，牛皮也吹不起來了。全在吃老本，大家都處在敢怒不敢言的地步。

有一次，共產黨叫我們個體戶座談天安門事件。有一位朋友憤慨地說：「根本問題是紫陽同志分裂黨、分裂中央，其他問題嘛，就是鄧小平、李鵬胡來！」全場轟然大笑。可是不久此人也失蹤了。■

紅色恐怖下的北京

江河海

編者按：本刊記者最近採訪了三名剛從大陸來的中國留美學人，他們是中共六·四天安門屠殺下的幸存者及活的見證人。他們提供了許多極寶貴的第一手材料。為了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及他們的家人的人身安全，我們全部採用化名「江、河、海」以代之。本刊記者則用「閻」代之，如果一些內容有可能暴露他們身份的話，我們只好忍痛割愛。在成稿後，本文經他們審閱、修改、校正。現在發表，以饗讀者。

海外影集害了國內人

問：今天朋友來聚，我們很高興。因爲我們知道你們都在國內積極參加了民運。而現在又經歷了千辛萬苦，終於逃出了中國。不知大家聊聊中國後的最深感受是什麼？

江：我現在的心情十分複雜，既和葛爲山伯伯一樣，一方面是我感恩；一方面是復仇。我感謝那些保護過、幫助過我的善良的人們。沒有他們，我是決不會來到美國的。但我也要復仇，向那些告密者，那些劊子手，那些用同胞的鮮血染紅了頭上頂帶花翎的敗類們復仇。

當飛機離開虹橋機場，朝向藍天時，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可算逃出來了」。上海機場和公安人員非常多，戒備森嚴，和往日大不相同。他們嚴格地檢查我們的證件，而且在通道中來回走動。我當時心情緊張極了。說實話，在北京這幾個月，我見到公安人員心裡就有些打哆嗦，生怕他們逮捕我。幸好在我出境時一切還順利，什麼意外也沒有發生。

河：我剛下飛機後，時差還沒調過來，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我的朋友將他們在這裡拍攝台錄製的六·四那天的情景放給我看。我看了幾小時，一點兒也沒感到疲乏。我的朋友便問我：「怎麼樣，是這麼回事嗎？」我常常沒有回答。因爲我的心又飛到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從四月十五到六月四日，我天天去天安門廣場。我能說出鏡頭中是哪一天的天安門廣場。我感到六·四那天的鏡頭還是太少了。我現在非常思念家人，感到自己是異鄉人，十分不習慣，但又不敢回去，內心十分痛苦。

海：我來後，看了不少報刊。如世界日報、爭鳴、九十年代、中國之春。當然，也有人民日報海外版。我還看了一些海外出版的一些有關天安門風潮的圖片、文集。除了人民日報是造謠外，其他報刊的報導大部份是眞實的。基本上但我看到，聽到的情況一致。當然，有一些細節和局部上也有失實的地方。不過有一點我必須指出來，很多文集，尤其是圖片，暴露了很多人。海外出版這些照片，不管主觀上是想推進民主運動也好，還是爭浪潮趨時嚇也好，實際上害了不少人。

問：請問海先生，能將這段話解釋得更清楚些嗎？

海：請看這張相片（指某文件中的一張），每個人的面孔服裝都十分清楚。後面單位的名稱也十分清晰。中共很可能沒有這張相片，那麼好了，這張相片就幫了他們大忙，他們很容易搞到本文集，那麼相片上這些人就倒霉了。

還有十九萬人漏網

問：我想出版單位是考慮到這一點了，你看相片上的主要人物的眼睛全是被遮擋住了嘛！

海：那有什麼用。人的眼睛雖看不見了，但根據臉型、髮式、衣著，仍可一清二楚地識別出是誰。你們在海外大概不知道現在國內整肅的厲害程度。本應在九月三十日結束的第一階段整肅並沒有達到目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講過「從電視錄像及相片上看，在六月三日及四日大約有二十多萬暴徒參加了鬧、燒軍車、攻打解放軍，可我們只抓了一萬多人（編者按：注意，只抓了一萬多人，還嫌少！），還有十九萬多人沒有找出來。所以，第二階段整肅工作從十月一日起又要掀起新的高潮。將相片及錄像帶分解是他們在第二階段中的主要做法。還就是說，只要在相片上，錄像帶上看到某單位的名字，就要將有關部份復製下來，發給這個單位的清查小組。一定要將相片上錄像帶上每一個人都找出來，然後和他們分別談話，採取誘供、威逼的攻心政策。比如第一階段中，申供是大家一致的做法，那麼在第二階段，有這些證據的話，申供這種做法就不一定靈了。你說你沒去過廣場，但現在相片就擺在你面前。即使蒙上了眼睛，也一看就知道是你。那麼好了，剛才你說你沒去過就是撒謊，你自己去過廣場，消查時開一口否認，於是小事化了。檄拐脫。反清查的方針是：凡集體活動，大家申供；個人活動，則堅決否認。

爲什麼要這樣呢？因爲清查是非常殘酷的，萬一查出來，後果十分嚴重。我到海外後，看到中文報刊上也登出了關於國內清查的消況。但由於你們身不在其中，決想不到其殘酷性。其特點首先是所有參加者都要先講清楚，後換帶。北京市委確定出十九種人，前十種屬清查，後九種爲清理，其餘皆爲考察。

清查是敵我矛盾。如香港開卷、鏡報其這些所謂和海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民運組織者及幕後策劃者等，以及姚軍事，鐵打解放軍者等十種人。這批人是要被抓甚至被殺的。

清理是屬於犯嚴重錯誤的「人民內部矛盾」。但其標準十分含糊，範圍大的很，實質上是中共一貫鼓吹的敵我矛盾人民內部處理的翻版。例如「與動亂組織者有瓜葛者」這一條，就能有株連九族的意味。雖管被清理者屬「人民內部矛盾」，但對黨員及幹部來說，處理是十分嚴厲的。一般來說，黨員在戒嚴令下連後參加遊行的，要被開除黨籍；參加鬧、燒軍車的，也要開除黨籍，幹部往往遭被開除公職。雖然清查對象是指民運的組織者、策劃者；清理對象是指民運的積極參加者，但在實際處理中，兩者界線很模分清。

至於其他所有老考查對象都要調清楚自戒嚴令發佈以來的每一天的活動情況。要有除家人以外的兩個人以上的證明。因爲北京市民的人還乎人人都上過街、遊過行，所以若碰上有人揭發，考查對象也要變成清理對象。事實上，北京現在大搞人人過關，一片白色恐怖。

但總的說來，學校比黨政機關的日子好過多了。海外的中文報刊常常報導學生和老師如何挨整，其實學校的情況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密雲不雨」。每天教師、學生都有政治學習，但並沒有像機關那樣眞追查。北大的學生、教師幾乎都參加了遊行。要是在黨政機關，相當一部份人都會成爲清查或清理對象。但在學校，這批人就相對平安的多。我想主要是因爲學校和國際上進行學術交流較多，在國內外輿論上比較敏感。雖然很多黨政機關幹部也是知識份子，但學校的教師、學生們似乎更「名正言順」些。因此中央在目前還沒有在學校平抓橫不放、大搞垂簾聽政的封建統治，是一針見血。但僅到追查時，則說是從街上抄來的，別人也予以證實，於是大事化小。有些人曾自己去過廣場，消查時開一口否認，於是小事化了。檄拐脫。反清查的方針是：凡集體活動，大家申供；個人活動，則堅決否認。

爲什麼要這樣呢？因爲清查是非常殘酷的，萬一查出來，後果十分嚴重。我到海外後，看到中文報刊上也登出了關於國內清查的消況。但由於你們身不在其中，決想不到其殘酷性。其特點首先是所有參加者都要先講清楚，後換帶。北京市委確定出十九種人，前十種屬清查，後九種爲清理，其餘皆爲考察。

清查是敵我矛盾。如香港開卷、鏡報其這些所謂和海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民運組織者及幕後策劃者等，以及姚軍事，鐵打解放軍者等十種人。這批人是要被抓甚至被殺的。

清理是屬於犯嚴重錯誤的「人民內部矛盾」。但其標準十分含糊，範圍大的很，實質上是中共一貫鼓吹的敵我矛盾人民內部處理的翻版。例如「與動亂組織者有瓜葛者」這一條，就能有株連九族的意味。雖管被清理者屬「人民內部矛盾」，但對黨員及幹部來說，處理是十分嚴厲的。一般來說，黨員在戒嚴令下連後參加遊行的，要被開除黨籍；參加鬧、燒軍車的，也要開除黨籍，幹部往往遭被開除公職。雖然清查對象是指民運的組織者、策劃者；清理對象是指民運的積極參加者，但在實際處理中，兩者界線很模分清。

至於其他所有老考查對象都要調清楚自戒嚴令發佈以來的每一天的活動情況。要有除家人以外的兩個人以上的證明。因爲北京市民的人還乎人人都上過街、遊過行，所以若碰上有人揭發，考查對象也要變成清理對象。事實上，北京現在大搞人人過關，一片白色恐怖。

但總的說來，學校比黨政機關的日子好過多了。海外的中文報刊常常報導學生和老師如何挨整，其實學校的情況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密雲不雨」。每天教師、學生都有政治學習，但並沒有像機關那樣眞追查。北大的學生、教師幾乎都參加了遊行。要是在黨政機關，相當一部份人都會成爲清查或清理對象。但在學校，這批人就相對平安的多。我想主要是因爲學校和國際上進行學術交流較多，在國內外輿論上比較敏感。雖然很多黨政機關幹部也是知識份子，但學校的教師、學生們似乎更「名正言順」些。因此中央在目前還沒有在學校

集體串供　個人否認

問：這倆是十分有意思，難道群衆還保領導嗎？

江：是的。因爲這次運動捲入的人太多，連許多單位領導也參加了遊行，這批領導有良心，群衆需要這批領導來保護他們，保護這些領導。那麼大規化小，小事化了的第一個做法就是申供。比如某單位（名字略去）在戒嚴令下遭後遊行在應理起來是大不一樣的。那麼參加過遊行的人就要商量對策，主要是要保護所謂的黃劇者、組織者。在這一點上大家的說法要一致。比如說我的一個同事發明了「光結一慈禪」這條標語（編者：爲保護這位「名正言順」些，因此中央在目前還沒有在學校

採取大的行動。今後也許會大動手，但是歷史的經驗證明，待機一動，大動手就不容易了。

重點是黨政機關不是學校

問：江蘇的很好，我想就我知道的事實進行一點兒補充。這次中央打擊最狠的是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尤其在戒嚴令發表後，部、司局級幹部還公開支持學運的，一律都要整下去，以至於開除黨籍、公職。就是在戒嚴令發佈以前所謂十分同情學運者，也要倒霉。比如開明復本人對此就早有預感。一次他去某單位和幾個幹部談話時就說：我是以不中百姓的身份來的。談話中流露出要收斂、搞搞專業。言外之意是他要下台了。最近他已不再出面。再比如故宮博物院院長五十五歲的張宗植教授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張教授是搞考古的，開除了公職，能幹什麼？誰敢僱用他呢？換句話說，中共剝了他的生路。雙開除的理由何在呢？一是他簽名要求取消戒嚴令，他人在長沙閱書電告故宮博物院捐款三萬元給廣場上的學生，這當然是支持動亂了；第二個罪名是反對戒嚴部隊。羅列的事實是令人可氣又可笑的。他堅決反對戒嚴部隊進駐故宮，因爲故宮裡有大量國寶，一旦被破壞，損失是無法挽回的。但他的反對沒有用，部隊還是開進駐。這些進駐的部隊什麼也不管，在故宮午門前的空場升火做飯，張教授堅決反對，認爲可能會引起火災。所以戒嚴部隊告了他一狀，他就被雙開除，斷了生路。還有大家所熟悉的著名的演員姜昆、陳佩斯也都被捕了。陳佩斯的罪名是六月三日晚在西單攔軍車，聽說晚已被釋放。姜昆自己有一部小汽車，借給學生用於聯絡，當然還是支持動亂，現在不知是否已被釋放。被開除公職的司局級幹部很慘，因爲他們沒有別的本領，無法謀生。目前，凡是背公開表態支持過學運的領導，全部受到整肅。

但對學生、教師的態度，就是客氣一些。比如海外報刊都說北大新校長吳樹青是李鵬的人。他在北大的講話都沒有那麼起勁地批評北大的學生，而是將學運的責任全推到前兩屆總書記身上。那麼北大的教師、學生的責任就不大了。

北京人感到很自豪

問：部署在這麼殘酷的鎮壓下，北京的一般幹部、市民表現如何，大家怕不怕呢？

海：怕還是有些怕的。但北京人全知道真相，非常有正義感，世界日報上有關文章講，北京人覺得在全國人民面前抬不起頭來，我真不知此文從何而來，正相反，北京人感到很憤慨。北京的工人起碼沒有像上海有些工賊那樣，天天晚上去拆路障。反對學運的人是有的，但在各單位研究是一小撮，他們決不敢在公開的場合下反對學運，只能在暗地裡打擊報復活、寫黑信。一旦他們被發現，就會被全單位人所痛恨，他們往往也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知道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我認識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工作多年，提升很慢。原以爲要提升爲主任，不料單位的頭兒選了一個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幹部當主任。馬列主義老太太懷恨在心。對主任及提拔主任的書記恨之入骨。學運開始後，主任支持學運，參加了遊行。尤其是在戒嚴令發佈後，主任還遊行。老太太雖沒親眼見之，但也風聞一二。於是，她將事報個向公安局、國務院、北京市委到處寄，弄得這些頭兒們如坐針毡。因爲一旦查實，單位的頭就要因提拔了手下的主任而倒霉，主任則黨銷、公職都難保。幸好單位的頭兒有權，居然從公安部門搞到了舉報信的復印件。雖然是匿名信，但從信件的口氣和人們的日常表現已判斷出是誰了，於是他們以攻爲守，這幾年在搞開發，辦公司中，老太太並不那麼清白，加上在這次運動中，她上串下跳，很多人都恨她。於是單位開始整她搞官倒、搞貪污。現在這個老太太也不醒了，整日愁眉苦臉。當然這傳告密的小人在各單位是極少數，一般是二三個人。但他們破壞力很大。領導也怕這種人給本單位找事，使領導的官位不穩，因此這種小人在單位根本不得勢。像我說的這個老太太，她被定爲有經濟問題，因此她的舉報信都成了整告個，領導們安然過關，群衆也開之稱快。

用李鵬語錄反李鵬

問：至於屠大釋歌，都有正義感，不少人根本就不怕。比如說一名高級幹部的兒子不久前在我們單位的政治學習會上痛哭流涕地講了二個多小時。他說：「我就是憑不過，我至今還是支持學生運動。」還有一位國內外十分著名的學者、大師就公開提出了四不：不看報紙、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不問國事。以示對這場大屠殺的抗議。（編者：聽原諒我們不公佈他們二人的名字）許多人在政治學習中以十分巧妙的方式支持學生運動，諷刺鄧、李、楊的反動統治。

比如說李鵬十分無能，他說過的許多話都前後矛盾，漏洞百出。鄧壓他的靠話就成爲大家的揶揄牌。某位工程師在單位政治學習會上發表了如下的發言：「我是共產黨員，我今天嚴肅表態。但我今天不表態，我以後會表態的。其實我已經表態了。」會場哄堂大笑。因爲這段矛盾百出的話恰恰是李鵬和學生對話時的一段話，他用李鵬語錄來回答，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另外就是檢查自己時輕描淡寫，一切責任推給上邊。比如一位參加過遊行的幹部檢查時說：「我是參加過遊行，但我個人沒有什麼責任，因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曾聽了黨中央的號召。趙紫陽當時是總書記，他說學生是愛國的；李鵬總理親自去醫院看望絕食學生，萬里委員長說要保護學生的偉大愛國熱情。我一看，這麼多中央領導都支持學生，我要是不去遊行，就是沒有緊跟黨中央的戰略佈署嘛！當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不都支持學生嗎？誰知道趙紫陽是壞人？我就爲一個普通老百姓怎麼會知道中央的內幕？我又怎麼敢懷疑黨中央的報紙與電視廣播呢？讓我今天檢查什麼呢？李鵬、萬里也沒有檢查嘛！我當時就是支持反腐敗、反官倒，現在證明也是對的。因爲中央新聞子還揭出了腐敗的七條措施。」然後這位老兄大講了一堆官倒、腐敗、主持會議的書記也毫無辦法。

電影宣傳效果相反

江：這個政府很笨，他們總是強迫人們做事，結果適得其反。比如他們安排每天下午政治學習，就是念那小平的講話，念報紙，但人們越學越反感。前幾天我去國務院禮堂看「魏巍昆侖」這部電影。裡面有一九四七年學運的鏡頭。當銀幕上出現壯大、清華的遊行隊伍時，全場掌聲雷動。要知道觀衆全是中央機關和國務院機關的幹部，人心的向背就可見一斑了。

政府的宣傳起不到什麼作用，相反還有反作用。比如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片「血與火的考驗」我看就不錯，在第一集一個多小時中有一大半是天安門廣場及遊行的鏡頭，很少加以剪裁，場面十分壯觀，不少人沒有看過這些鏡頭，因此大家看得十分高興。這片電視片好就好在按時間順序，以胡耀邦去世至六月四日，人們可清晰地看出戒嚴在前，鋼筆車在後；軍隊殺人在前，鋼筆車在後。北京市委編的小冊子「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也很值得一看，很多東西反客一目，就真相大白了。當然不少人看到這像熟悉新聞，就氣得慌，像我父母以前一直盯人民日報，現在就不盯了。

對於上述這些造謠較不大膽的宣傳方式，戒嚴部隊也十分不滿。比如，「血與火的考驗」很快就不讓播了。戒嚴部隊又搞了一個片子，這次就完全顛倒黑白。經過剪接變成機軍車在前，戒嚴部隊殺人在後。

戒嚴部隊四面楚歌

問：說起戒嚴部隊，各位能談談戒嚴部隊的情況嗎？比如說他們之間的關係，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與公安人員、警察之間的關係等等。

江：在大屠殺後，軍隊和人民的關係完全是對立的。現在北京人民特別恨當兵的，不論是戒嚴部隊，還是非戒嚴部隊。我看到幾個鏡頭，感到十分有趣。一個鏡頭是在崇文門菜市場，幾個戒嚴部隊的軍人在買豬肉。肉是裝在塑料袋裡的，因爲放著冰，冰有些化了，塑料袋裡有不少血水。一個小伙子走過來，大聲喊道：「瞧，這肉好香啊！還是帶血的呢！」他把「帶血的」這幾個字說得十分響，然後揚長而去。在場的人都將他捏了一把汗。戒嚴部隊的氣焰也沒有辦法。另一個鏡頭是在西單。因爲天熱，太陽晒，戒嚴部隊站崗均用日光傘。兩名婦女走過去諷刺地說：「這個大蘑菇還挺花俏的。」戒嚴戰士也只好默默地翻着。不少人故意砸戒嚴戰士面前很近的地方經過，猜一下，踏一下，大煞天安得他們十分難受。

至於給戒嚴部隊下瘍的事，確實發生過，骨有幾十人中毒。開始時，還宣傳愚勞軍隊，後來就不怎麼宣傳了，戒嚴部隊還專門下了條文，不准接受食物，軍內現在有個絕密文件，專談下毒預防的情況。這個文件我是在三〇一醫院一個少將那裡看到的。因爲食物中毒的現象時有發生。包括在自來水中下毒。現在是人人民軍隊怕人民，人民軍隊人民恨。解放軍被「損哨」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在西便門，一次就有四名解放軍被「摸掉了」。在護城河也發現了解放軍的屍體，戒嚴部隊便不再敢單人站崗，他們或是三人背對背成三角形站崗，或是二人去馬路上，面對面遙相呼應站崗，在長安街上，戒嚴部隊常常出動百輛摩托車荷槍實彈地巡邏，頭戴鋼盔，令人記起了日本鬼子，或德國鬼子，非常恐怖，但也使人們痛恨萬分。

在北京除了血光收死隊外，據說還有其他九個敢死隊，揚言要進行恐怖活動，他們宣傳要炸火車站、西單商場、王府井，甚至包括公共汽車。弄得人心惶惶，不少人說，要少上街省得出事。這些目標全是民用目標，是反慈的，但它反映了一些人一種有目的復仇心理。

這種復仇心理演變成了一種興奮劑的心情。聽說西方國家要制裁中國，不少人都說活該；現在北京的外地人少多了，汽車也不那麼擠了，外國遊客少了，大酒店空了。這樣北京的收入少多了，國家感遊困十分着急，可老百姓都十分高興，恨不得進出口再少些。這體育上也是如此，贏了沒人高興，輸了反而不少人興高彩烈，連聲說活該。一個國家的人民不愛自己的國家，那要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前途？

公安人員對軍隊不滿

海：我認為一些警察及公安人員，據他們反映，不少警察及公安人員對戒嚴部隊十分不滿。大約有三千多名警察及公安人員這次捲入了學運，參加了遊行。其中一部份人被捕或被關禁公職。我們單位一個同事的妹夫是警察，因為參加了遊行被開除了公職，家中生活都成了問題。還有一位副處級的公安人員及其助手因同情學運，在獄中幫助那些被捕的學生及市民傳遞消息、串供，不斷走漏了風聲。他們被開除黨籍、公職並被抓起來。

戒嚴部隊在北京以老大自居，很不講法放在眼裡。一次他們開車過快，被交通警察攔住汽車。從車上跳下幾個戒嚴戰士，不由分說將那個交通警拉上汽車，開到部隊駐地。脫這個警察故意习嚇戒嚴部隊，把他狠狠打了一頓。後來給他所在的交通大隊交涉後，戒嚴部隊才放人。當他回來後，他的同事都大罵戒嚴部隊，在心中結下了仇恨的種子。

由於戒嚴部隊打人太狠，也引起了公安人員的不滿。人落到戒嚴部隊手中就沒有好下場。一位十五歲的中學生被戒嚴部隊抓起來，關了二十多天。天天挨打。放他出去後，戒嚴部隊還威脅他不許到處講。當別人問他被抓後怎麼樣時，他只是默默地撿起了衣服，讓人們看他的遍體傷痕。首都賓館的工作人員有四十多人因在建國門公安局而被戒嚴部隊抓起來。在電梯裡就劈刀義腳地打；抓上汽車後又開打，相對地講，落在公安人員手中還好一些，關在秦城監獄比被戒嚴部隊抓去要好得多。

公安部這次對戒嚴部隊不滿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六四大屠殺時，他們也有人被打死。當時學生領袖是公安人員輪流盯梢，換班接力。可解放軍搶第一番，市民、學生跑，那些便衣人員也是人，也要跑，結果他們花了很大力氣才盯上的人全跑了，他們當然不滿。

第一監獄天天處死人

問：海外傳說有不少人被秘密處死，你們是不是知道這個情況？

海：秦城監獄似乎是沒有。比較著名的民運人士全關在那兒，如魏彤、包遵信，他們表現都十分好，一言不發。如魏彤連問他叫什麼名字都拒不回答。如果包遵信招供了，我恐怕就要被捕了。

但永定門外的北京第一監獄就有秘密處死的。七、八月間，每天上午九時都有一輛行刑車開去，拉走幾個人，就再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人去哪兒了。這個監獄關的都是些無名小卒，即使處死了，也沒有太大的社會影響。這裡我還要說一點，中共這次處死的不少人都是所謂的「二進宮」。這些人過去之所以犯罪，與中共在政治、經濟上的一連串失誤及文化革命的錯誤有直接關係。因此可以說中共把不少「人」變成了鬼，在這次八九民運中，偉大的民主運動教育了這批人，他們真正認識到他們頭上作為「人」的那一面，燃發出無比的熱情。我認識這次在北京表現最勇敢、最無私、最無畏的並不一定是學生，而恰恰是這些歷史上有過污點的人們。他們在這次民運中要用自己的行為表明他們已經由「鬼」變成了「人」。但中共對他們窮兇極惡。因為中共知道這批人「有前科」，即使處決了，社會影響很小，於是，便把這批人真正變成了鬼。

高幹家屬多寃魂

河：關於戒嚴部隊的殘暴，我還想補充幾個例子。其實這兩名司機都是支持政府鎮壓學生的。劉嗣濤的司機六月七日那天，在隔着高架橋時，他只是默默地撿起了衣服，讓人們看他的遍體傷痕。首都賓館的工作人員有四十多人因在建國門公安局而被戒嚴部隊抓起來。在電梯裡就劈刀義腳地打；抓上汽車後又開打，相對地講，落在公安人員手中還好一些，關在秦城監獄比被戒嚴部隊抓去要好得多。

公安部這次對戒嚴部隊不滿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六四大屠殺時，他們也有人被打死。當時學生領袖是公安人員輪流盯梢，換班接力。可解放軍搶第一番，市民、學生跑，那些便衣人員也是人，也要跑，結果他們花了很大力氣才盯上的人全跑了，他們當然不滿。

問：關於六四後整肅的情況，你們談到很多人。國外對這方面情況瞭解不夠多，你們的材料十分寶貴。關於六四大屠殺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比較多，但不知各位能不能補充一些材料。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你們都在哪兒？

江：我在木樨地。

海：我在天安門廣場。

河：我在南池子。

江：來到海外後，我看了不少材料，但我要強調一點，從六月三日夜裡十一點多開始到六月四日晨，部隊殺人比較多，比較集中；但從六月四日晨至六月八日，部隊殺人也不少，這一段往往被忽略了。在特定的時間內，任何人看到的都是屠殺中的一部份。但是從六月四日至六月九日，全北京的人都在議論，屠殺的情況並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方向一點一點地被揭露出來了。很快就成為一幅訂婚、全面的景象。

不少材料都提到了木樨地殺人的情況，但似乎並未強調指出，這裡是軍隊首次屠殺民眾的場所。我死裡逃生，足迹場大屠殺的活的見證人。我家離木樨地不遠，六月三日晚，鄰居將都講論今晚要出事了，我很惦記學生的情況，就上長安街去了。在街上，看見一群人圍着個學生。這個學生佩戴着醫護標誌，軍隊從燕瀛路方向朝東衝進，在公主墳就開了槍，公主坟已經失守。

當時，不少學生、市民已在木樨地搭頭堵了許多障礙物，我認為有那麼多汽車堵在那兒，部隊很難通過。我當時穿越了木樨頭，來到橋西，事後回想起來，這一行動也許救了我的命。

天安門廣場強顏作歡

江：這個政府太虛弱了。比如十一慶祝活動，參加遊園的人每個人都要填政審表，參加過遊行的人不准去。其實沒人願去遊園，去的人也有不少遊過行，只不過沒被揭發出了罷了。至於十一前在天安門廣場組織跳什麼集體舞，就更可笑了。規定一律不許請假，連病假也不許請。二千六百人在廣場上強顏作歡，



塔台管制員以為我們已不在人世，後來回到家人們身邊，一起痛哭流涕。

十一點，部隊從阿拉木圖出發，以每小時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北駛去。李劍銘在裝甲車中，在顛簸中睡著了。

部隊通過時合併成四路縱隊前進。我看著車窗外的景色，一路上荒涼無人，偶爾出現一些村莊，也是破破爛爛的土房子，一條條的石頭路，一座座的石頭山，偶爾有一些駱駝和羊群在吃草。

阿富汗人的婚禮

阿富汗人的婚禮非常隆重，一般要舉行三天。第一天是男方向女方送禮，第二天是女方回禮，第三天是舉行婚禮。

婚禮當天，男方要派出一支迎親隊伍，帶著禮物和樂隊，浩浩蕩蕩地來到女方家裏。女方也要組織一支隊伍，帶著禮物和樂隊，浩浩蕩蕩地來到男方家裏。

婚禮當天，男女雙方的親友都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戴上最華麗的首飾，前來參加婚禮。

婚禮開始後，新郎和新娘要一起跳舞，然後新郎要給新娘戴上一條項鍊，表示兩人從此結為夫妻。

婚禮結束後，新郎要帶著新娘回到自己的家裏，開始他們的新生活。

阿富汗人的婚禮非常隆重，也非常熱鬧，是阿富汗人最重要的節日之一。

阿富汗的婚禮習俗

阿富汗的婚禮習俗非常多，以下是一些常見的習俗：

1. 訂婚：男方家庭會派媒人到女方家庭提親，如果女方同意，雙方就會舉行訂婚儀式。

2. 聘禮：男方家庭會給女方家庭一筆聘禮，作為對女方的尊重和補償。

3. 婚禮：婚禮通常持續三天，第一天是女方家庭舉行婚禮，第二天是男方家庭舉行婚禮，第三天是雙方家庭共同舉行婚禮。

4. 新娘裝：新娘通常穿著紅色的傳統服裝，頭戴金色的頭飾，臉上蓋著紅色的面紗。

5. 新郎裝：新郎通常穿著黑色的西裝，胸前別著一朵紅色的花。

6. 婚宴：婚宴通常在晚上舉行，賓客們會享用豐盛的食物，並且會有音樂和舞蹈表演。

7. 禮物：賓客們會送給新人禮物，通常是金錢或者是家庭用品。

8. 婚後：婚後新娘要搬到新郎的家庭居住，並且要開始新的生活。

阿富汗的婚禮習俗非常豐富多彩，每個環節都有其獨特的意義和象徵

駛進了天安門廣場。它一定是在宣武門一帶殺了人，見人就開槍，我們當時等得很不耐煩，它橫衝直撞，壓壞了好幾處鐵欄杆，裡面還有人。這輛坦克上的人決不會像人民日報講的那樣，聽一陣鐘響就起來看，它壓死人的可能性很大。

廣場上不斷廣播讀學生宣傳撤離廣場，而軍隊頑以一則必要手段來清場。現在中國有報導過一過程中，把軍隊講的是那麼回事，當時廣場上沒有他們之比基本上是一比一，因便帳

四點前，我離開了廣場。剛離開，從四面四點十五分，廣場上槍聲大作，沒有片刻停息。當時我在廣場給家裡打電話，他們從電話中也聽到了廣場上密集的槍聲。從四點十五分到五點三十分，廣場上時有零星的槍聲，而不是像中共宣傳的那樣一槍未放。

中共的報導一直宣傳清場到五點半結束，流血不談從五點半到六點半期間的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我們有理由證明中共在這段時間內對廣場上殘留的數百人進行了大屠殺，家住在六部口的人總得十分清楚，在這段時間內廣場上不斷響起國際歌聲，然後是密集的槍聲。之後又是國際歌聲，密集的槍聲，到了六點半鐘，什麼聲音也沒有了。在這段時間內，廣場上遺屍滿地，烈火熊熊，直升飛機往來盤桓。

六月四日上午七時在大會堂後近六部口附近，一個小伙子從廣場軍人的包圍圈中突然跑了出來，他手中沒有武器，對軍人不構成任何威脅，當時所能的清場也已經結束。在他剛出包圍圈十多米後，軍人以密集的火力打死了他。為什麼要打死他，至今謎是個謎。只能解釋為他看到了屠殺的全部過程，留着他總有一天會點屠殺經過大白於天下。據說這樣被打死的還有一個。

我在北大的一個好朋友清場時在紀念碑下。他說清場部隊是老山的偵察兵，對待這些學生的態度完全像在老山戰場打越南人一樣，對學生還有五十米時，就臥倒匍伏前進，當接近這些學生時就像豬子一樣在地上連滾帶爬，使在場的學生感到十分奇怪和可笑。但戰士們的拍口一直是對準學生的。或戰部隊先讓他們從東口撤，即由他們執打死。不准他們通行，他們只好折回西邊人會堂一側，軍人們毫無副心對他們連連加陽又上，最後還有幾百人不肯離開廣場，他們的命運如何就無人知道了。

河：四日清晨，我在門口親眼天安門廣場的避難與火光。通時，一個清華的學生騎車從遠來，他衣服上全是血。人們就圍上去，問他受傷沒有，要不要上醫院，他苦笑着說：「完了，全完了！」他還說，他自己沒受傷，但他不少同學被打死了，他背下不少傷員，因此衣服上全是血。他還說，太恐怖了，他的精神全崩潰了，他要回家休息去了。然後他就像醉漢一樣搖搖晃晃地騎着車，向北去了。

上午九點鐘，我在南池子親眼看到了解放軍是如何屠殺市民的。六四的大屠殺，激起了北京市民的無比仇恨，在南池子，一批市民捐着解放軍大屠他們是法西斯、劊子手，謾着跑着，一批軍人從隊列裡衝出來，端槍向市民平射，我親眼看見二十多人倒在血泊裡，北京市民是頑勇敢，又有一批人上去跟，這時，我們這邊有人照相，被軍人發現了，衝着我們這邊又開槍、又追，我嚇得躲進一條小胡同，騎車跑了。在路上，看見三輪平板車上拉着一位婦女，全身是血，估計活不成了。

問：你們估計死亡的人數有多少呢？

河：死亡總人數我估計是至少一千人。其中軍人大約是五十多人，就五十多人在六月日何四日簽群要面被打死的不過十個人左右，這些人都是像崔磷政那樣的殺人兇手。我在大屠殺後拍了一些照片，你們可以看一看（聚潮觀）。這就是崔國政，他旁邊的軍人還不朝群眾射擊，就是他專照人打。當然憤激起公憤，死被群眾打死，點了天燈，群眾用的是熱武器，像刀、汽油，表面上手段殘忍，但殺傷範圍很有限，軍人用的是冷武器，槍、坦克，從形式上不像熱武器殺人那麼殘忍，但殺傷力大，實際上極殘忍。

北京的市民還是太走運了，最初部隊打死、打傷了不少老百姓，還有不少人出面制止那些憤怒的群眾不要對被俘的解放軍進行報復，並將受傷的軍人送到醫院。死的軍人中有七人是給燒死的，被命名的共和國烈士。其實他們車上裝的是鐵絲網和木棍，部人民日報稱之為防暴器材，因車翻油箱起火。當時群眾還是要救他們。但不料鐵絲網阻擋，他們出不來，就會給燒死了。上述十七個人還可以將原因歸到是他。其他七十多具屍體，而每個屍體留了幾張照片，後面都有相片了。根本無法無憑證清楚。所以屍也要先證實人，四是天大的諷刺。這個老師也買物的了，剛出差回來，坐地鐵在木樨地換車，在那有熱鬧被打死的。他當時從不參加學運，那天晚上偏偏大解臨頭了。

江：是啊，我還個天天這樣學運的命運是大，從未聽地逃出來了。

河：還還有幾張照片，可以說明戒嚴部隊決心是鐵腕一伸。瞧這個張照片，這個穿着的青年交橋就是崔國政被燒死的地方。崔國政的屍體擺在那兒兩天了，無人收屍，我當時聞這些當兵的：「那邊有個當兵的給燒死了，你們怎麼不去收屍」。他們回答：「又不是我們部隊的，誰管他」。

未來，戒嚴部隊聽從四個方向攻入天安門廣場。但東路和北路均停止了進攻。原因是在東部一個其他部隊的坦克撞翻了一輛軍車，壓死了一名軍官，一名戰士。這支戒嚴部隊指揮一怒之下就下令就地雖防，在北部部隊打死了兒童，當悲憤的母親抱着她的孩子在戒嚴部隊示威時，部隊指揮也感到不太像話，停止了進攻。

江：不過這些並不能掩蓋戒嚴部隊的暴行，五號北師大屠殺了五具屍體，全是坦克壓死的，皮膚破碎，慘不忍睹。同日，政法大學也親覺了三具屍體。當時戒嚴部隊集在天安門廣場，尚無力到廣場以外的地區鎮壓。後來，戒嚴部隊開入這兩個大學，將屍體搶走。以後，謠說他看見頭兒壓死的屍體，誰就是造謠，有兩個工人因為說他們看見了這些屍體，就被抓了起來。

海：以謠謠定罪的太多了。山東某大學的青年教師因得知大屠殺的消息後，十分憤怒，他向群眾宣傳說北京打死了三、四千人，並要求退課，結果被判了九年徒刑。

關於死亡人數，我還要補充一下，各校都有十幾個以上失踪的人。北師大失踪者達三、四十人。北京這麼多大學，失踪的就不少，不知這些人是死了，還是躲起來了，還是逃到國外去了。

問：那其他地方如何？你們是否瞭解天津、上海、成都等地的情況？你們以什麼渠道獲得消息？我們從海外傳來的消息有多大作用？

江：我們對其他地方的情況瞭解不多，只聽說成都被打死了二百人左右。我在美國碰到一個剛從成都來的老師，她什麼都不肯說。我們在國內很難得到海外報刊。比如說，我從未見過「中國之春」是什麼樣子。除了親人來信外，我們就是聽美國之音和BBC。這兩個電台在學潮中起了重大作用。在收聽時，我父母十分擔心，大熱天也將窗戶關得緊緊的。儘管政府干擾，但還有兩個頻率很不錯。我在大樓裡轉一個時，經常能聽見「小背果」的音樂聲。我就知道我的鄰居們也在收聽美國之音。我們的消息來得很快，也很詳細。要不是美國之音傳遞消息的話，上海、西安、成都都

不會知道六四屠殺的消息，也不會上街游行示威的。

問：你們都陸續從國內來，是不是從國內人民的角度談談這次學運的經驗、教訓。是不是可以展望一下海外的民運。是不是可以預測一下，國內的前途。

海：首先應該承認八九學運是失敗了。有些人總認為這次屠殺使人民看清了共產黨的本質，使全世界對中共有新的認識，因此不承認是預大失敗。至今還認為廣場上的學生不應該撤，應堅持到天亮，要拿一屆多人的性命去賭判民。

我認為這不是在搞民運，是在搞賭博。我每天都去廣場，我認為這次學運最大的教訓是急於求成，沒有把握住有利時機，當退不退。

最應該退的時候是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後，當時北京市民對學生佩服的五體投地。你要是佩帶大學校徽上公共汽車，車上的人都投以崇拜的目光，並可以免費乘車。學生當時應返回學校，保留和政府對話的要求與權利，政府不肯話的話，隔三差五的幾十萬人的遊行行列就拉出去了。可學生們就是不肯撤退，他們認為他們的最低要求沒有達到，好像一撤他們就虛了。其實能得到職這麼大遊行去身就是了不起的勝利。八五年、八六年的學運我都參加了。這次到四。二七大遊行已是極大勝利。民主的道路是長期的，不能一次求成。很定當時共產黨很明智，他們說給他們可以下台，學生們怎麼樣，他們有能力被過政權，並把它管好嗎？我看是不行的。從民運、民主陣線及全美學生會的現狀來看，民主力量在中國還很小，也不成熟。

以後還有多次可以撤退的機會，如五、四，但一起食，學生就騎虎難下了。然後政府宣佈戒嚴令，政府也騎虎難下了。雙方都不肯讓步，只有決鬥了。學生的困難怎麼能避過政府的坦克。以這個意義上說，政府贏了，面且既然開了武裝鎮壓的先例，那麼今後即使再過上有利的時機，民運也很難開展了。也就是說，把負責實際上並沒有將這次學運推向高潮，相反是從高峰向低谷走去。我和學運領袖及廣場上的學生們多次交換過意見，建論派。我認為陳一派、談家良、萬潤南等人在讓學生撤退校園這個問題上看法很對，但學生們就是不聽。結果這次八九學運慘遭失敗。在死亡的上千民眾中，學生連一百人也不到，首都的民眾增負了最大的犧牲，現在在海內又承擔了最沉重的擔子。因此，學生們應好好想一想這一教訓。

何：我和吾爾開希、王丹巧在廣場上接觸過，也聽過他們的講演。他們有熱情、有組織才幹、敢出頭。儘管也犯過不少錯誤，但仍是可敬佩的。但他們很不成熟。絕經入獄，就能保護別人，也就保護了自己。王丹則說了一些他不該說的沒有人知道的事情。吾爾開希關於學生的理想主義與知識份子的實際一段評論，我不敢苟同，我們既然信和平、理性、正義的鬪爭，就應該不給政府造成武裝鎮壓的口實。此次廣場上一個月的鬪爭證明，我們自己的失誤給政府也造成了不少口實。我們知識份子的責任在於啟蒙。大家可能看過一首海燈除生」這部電影吧。現在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態度，就像二次大戰前，他們對猶太人的態度差不多。說一千道一萬還是怪我們國家不爭氣，希望海內外共同攜手，早日推翻這個反動政權，否則我們真是有家難回。

問：在採訪前來前，我有個問題可能有些好奇。諸位都參加民運很積極，為什麼還能到達美國？大家到底是怎麼出來的呢？

梁：無可奉告，這叫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海：說在人們對這個政權早已喪失信心了。有些人也利用這種信心喪失大發其財。比如黑克誠的兒子就賣假護照，包括簽證、出境卡一切齊全。到美國的護照一本要三千美元，到其他國家可能便宜些。他們什麼都，假，連爭點他一個。一個一腰軍艦一下就賣十萬美元。你們說這留學生一張子也拚不到那麼多。但我相信中國的前途還是光明的，民主是必然戰勝專制的。魯迅先生說的好：「而況中原肥勁草，遍游大地好春華」。六四太厉害，教育了人民，共產黨已失盡了人心。六四烈士的血決不會白流。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中國一定要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

問：謝謝大家接受我的採訪，謝謝你們的時間太寶貴了，我們一定盡快將資料及照片。你們的姓名、地址後，一定嚴格保密。最後我代表中存者你們祝大家一切如意，順利！

中國政局 內緊外鬆

靳軍

靳軍自一九八二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一直在中共中央所屬的某家大報任編輯和記者。「六・四」事件後，他的許多朋友、校友和接受過他採訪的知識界人士，均遭警察逮捕或傳訊，更有不少在國家機關工作的同學被停職審查，寫交待材料，在巨大的精神折磨、壓力和痛苦下忍辱生存。他本人因安全受到威脅，費了一些周折終於逃出中國。下面是我們通過電話與他交談的記錄。

記者：

你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靳軍：

我十月中離開北京，十月底才到美國。

記者：

你出國前國內這一時期的一般社會狀況怎樣？

靳軍：

表木不久前在一個內部會議上承認，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對眼下政府的鎮壓、清查運動不滿。但據許多中央一級新聞單位資深記者分析，這個數字應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至少是百分之九十的人有看法，但絕在心裡不敢公開講。「反右」及「文革」教育了所有中國人，誰少有人願爲講一句偏話而丟掉飯碗或坐牢。「六四」百日前，傳遍了一個北京市政府文件，說九月十二日還天誅也不許戴白花，穿黑衣服，更不許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頭有紀念的表示，否則戒嚴部隊將不能保障他們的安全。「十・一」前夕天安門廣場原「民主女神」塑地豎起了工農兵知識份子群像，被過往市民嗤之以鼻。有人群論說：「他們的思維方式就像孩子一樣，水平極低」。北京市要選拔十萬人「十・一」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跳舞，主動報名的很少。一是大家心情沉重，沒有興緻歡樂；不想做政府粉飾太平的工具；二是怕挨炸彈。一個被迫去跳舞的人說：「不用真的炸彈，只要有人喊一聲有炸彈，就可能擠死踩死幾百人。現在人人擔驚受怕，知道政府及戒嚴部隊欠下的血債太多，仇人太多了！」總之，誰願當他們的陪葬品呢？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舉辦亞運會的準備工作。官傳聲勢已展開，宣武區政府在一份街頭散發的材料中說：「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政治大局的穩定和改革開放政策，恢復我國的國際形象，團結更多的朋友，粉碎國際上少數人企圖孤立我國的陰謀」。「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更打他消除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各種影響，對廣大群衆進行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振奮民族精神，堅定人民克服困難的信心……，重振國威」等等。事實上，人們對亞運會熱情衰減，再也不會像當年城那樣掀起捐款浪潮了，而亞運工程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六四」事件殘酷地打擊了人們的愛國心，不少人反懷着對政府笑話的心態。現在，人們把對國家大事關切的心情，全放在對個人前途，或如何得更多經濟實惠上了。但儘管冰箱、錄像機等高檔消費一再降價，人民的購買力還是不高，許多國營大企業因沒有周轉資金，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

記者：

現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外鬆內緊」，即對外宣稱「開放政策」，對內實行高壓手段。許多清查工作是不是仍在向縱深發展？

靳軍：

不僅如此，而且已遲到人人過關的恐怖地步。「十・一」前工作重點在搜捕「暴徒」上。迫於國際輿論壓力，抓人、審判及槍決均秘密進行。一位警察朋友告訴我，槍決一直沒有停止過，還有大批的人在押待審。一般十五平米房間關六十人，像沙魚樣一個個擠在一起，七月北京炎熱時，許多人的腿都潰爛了。國務院所屬某大報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學生見習記者，向坦克扔了一磚頭恰好被攝像機錄下，電視台一放，馬上被老家的鄉親舉報了，現被判無期徒刑。還有一位工人不過向前邁了一插武油，點火的人跑了，他則被抓住判了死刑。由於他在廠裡表現極好，廠領導不斷出面求情，均未奏效。執行槍決前，僅讓他見了妻子一面，連七歲的兒子都不讓見。這兩個例子是我的朋友剛了內部情報後透露的。「十・一」後清查重點放在知識份子上，當然意味着從整肅形態徹底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王震對這些年崛起的知識界精英恨之入骨，說：「如有必要就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一個不留。」江澤民說，四千八百萬黨員「不惜開除八百萬」。現在搞「人人過關」。原將界裁劃在李鵬發「五・二十」戒嚴令後，此前聲援與遊行不爲過。現在則提前到「四・廿六」社論後，凡聲援、遊行，甚至捐了幾塊錢的都不行。每個人必須詳細說明那一段時間你幹什麼了，若沒上街，證明人是誰，都直像接受審察調查一樣。知識界清查重點除社科院、體改委、體改所、黨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高級黨校外，還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人民日報」可能會從部主任級大換班，高速（青）說：我們黨這麼多年來最大的教訓，就是「人民日報」在這次動亂中起了錯誤的輿論導向作用。他說：「不把那些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全部整掉，我決不走！」

記者：

這麼說，「六四」事件後，知識份子又要陷入惡運了？

靳軍：

比這要嚴重得多。可以說這個是知識份子精英「全軍覆沒」。儘管江澤民對外宣稱「黨的知識份子政策沒有變」，但對內連續他們所稱的「動亂」毫無關係的人也不放過。現在是「翻老帳」，包括在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中較活躍份子，不向官方低頭的新潮詩人，與方勵之或其他被通緝的人混過並有聯繫的人，參與創辦過一些思想較解放有進取精神雜誌的人，編過介紹西方民主思想叢書的人，主持過政治體制改革或文化發展戰略討論的人——總之，凡是受過高等教育，有較強思考能力和理論水平，具備知灼見觀點，年紀在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均遭不同命運。他們不是被捕就是被傳訊，或逃亡外地，或被停職、調離。更多的人要寫檢查及交待認識材料。總之，中國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不信任，決定了他們今後的命運。這就是爲什麼越來越多的人不願國內的研究生了，千方百計自費留學。可以這樣說，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認爲留在國內沒有前途，都想離開中國。許多人說，他們現在比「植物人過的還痛苦，因爲植物人不能夠思考」。我的一位朋友是部隊軍醫，四十多歲。她對我說：「我十六歲參軍，可以說紅了半輩子，從來都是聽黨的話。但是現在政府竟然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我實在不能忍受了。我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救護工作，親眼看到學生一點組也沒有。像我這麼大年紀還找路子出國，你覺得奇怪嗎？我現在是考慮往波利維亞移民，也不受共產黨統治了！」隨後她長嘆一口氣說：「真沒想到，我這個老革命竟成了堅定的反共份子……」。現在，北京大學招生減少後，仍不能開學，原因是教師除伍整頓清查未完，有相當部份的中、青年教師不准離京開課，面臨調出北大的危險。但北大同仁都知道，除非政府將北大關閉，否則其民主進取思想不是調走幾個優秀教師就能扼殺的。中國人的文化素質本來就不高，十億人裡有幾個如勝清保具將帥才能的？中國的未來全靠這些人。所以說「六四」事件後，知識份子的災難對中國前途有毀滅性的影響。

記者：

你能就你所知道的情況舉幾個具體例子嗎？我們在海外的留學生都很關心他們的命運。

靳軍：

可以舉例子，但不能說他們的名字，否則會使他們背上與國外敵對勢力有聯繫的罪名，罪加一等。我的一位朋友是某報的編委，有較高的政治經濟理論水平，每次開這類理論討論會，他除了採訪還常即席發言，觀點獨人。他被捕後，一直堅信自己是正確的，沒做過任何有損於黨和國家的事。所以，有次審訊他竟向對方懷懷同還六小時之久，從法國大革命一直講到當代西方民主，以及當今中國社會與真正文明社會的距離，審訊人員覺得他骨頭太硬。在我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我他已遭到毒打。還有一位大學青年教師，「六四」後他得知公安局在通緝他，

新書：

現政府產生過錯的地方，就是沒有在分析、檢討產生錯誤的原因，因為他們不願意面對錯誤，而且錯誤的產生，都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面對錯誤，而且錯誤的產生，都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面對錯誤，而且錯誤的產生，都是

•仇恨的旋風在北京

一九九〇年來臨之前

假話成風的洗腦運動
知識份子滿懷東歐式幻想
物價回穩但是市場蕭條
鄧小平成了一隻紙老虎……

•中國特派員

●美國一再試圖解決方勵之問題，均為中方所拒，尼克遜到訪，巧遇萬聖節，北京大為緊張怕方勵之被弄走。

香港的聖誕與跨年氣氛逐漸增溫時，北京人却在面對一個問題不樂的新年。

六四之後的秋後算帳尚未結束，經過十年改革的中國人幾乎個個都相信文革不會再來，但現在的中共領導人為了保住他們的江山，又在全國各地搞起「人人過關」新整文革的整人運動。主要目標是大城市的學校、知識界和黨政幹部，也包括一些指定的工廠。

人人表態，互相揭發

很多單位都在迫台曉工資「五十天反思報告」一至十六即胡耀邦死到「六四」，要詳述交代五十天內，尤其是五、九或統合之後發了些什麼，有沒有上級指示，消滅了北京動點名在六四當日的活動，互相揭發，人人表態，對搞學運的黨員更嚴格，據說有的單位開會議就都四爭會一樣，每



•鄧像毛魏年一樣，要女兒鄧榕給他傳話。

天開除黨籍處理。

單位運動自有一套方法，一位中學教師私下說：「久經考驗的中國人民，個個如何在共產黨背後保護自己，現在全國又開始成風，甚至超過了文革時期。」幹部一個比一個更滑頭、更油條，不同意不說，執行任務陽奉陰違，敷衍了事。各地已普開組織工作會議，幹部政黃明確宣稱，「德第一，才其次」，不再強調紅隊和年輕化。德就是「與中央保持一致」，介入學運的黨員幹部都要作組織處分。

黑市護照五十萬港元

黨察較有效的自保方法是出國，這是比文革便於的地方，上海的「留學熱」比過去更盛，有的家庭把能賣的東西都現賣了，在黑市換外匯，只要湊足三萬元左右，取得國外的邀請證保，就可以走。但要第一份學邀函現經過組織授准，證明該省關題才可放行。據說廣東深圳一帶，黑市護照的價格已從六四前的六萬漲到了四、五十萬港元。

普遍收聽美英蘇廣播

北京已全面提高了市民與外國人的交往，加強了各種方式的監視。街頭增加自動監錄器，酒店與大機關的門路電視也增加了，以便隨時對著和外國人接近的中國人。女孩子尤其困擾，動輒被指責「是不是想賺老外的外滙？」等即黃猩。

在外事範圍內，也是一片沒風。一位將離任的外交官據行告別招待會，他發現前來的中國客人和過去不同，他們不和坐在身旁的同胞說話，後若無人。而有些朋友則不敢來。

為了防範外來的影響，被局加強了傳統的信和電話監聽，最令官方頭疼的是傳真機（FAX），由於民陣搞過FAX攻勢，安全部作過一次詳細統計，上門查問每一部傳真機的整理情況，包括哪些國內外單位知道你的傳真號碼。



•。顧監切密部全安被夜日館使大國美

但是，北京人仍然是消息靈通的。筆者接觸到的人透露，他們的消息來自收聽外國廣播，比如最近的東歐事變對全世界，北京的所有媒介都進行報導一點人事變動，或某國領導的表態封鎖，只報導一點。

之類，完全百分百的造成學運的反抗運動。但北京市民可以從美民之音VOA、美國廣播電台BBC和蘇廣播電台收聽到真實的消息。VOA、BBC有了線，但可以聽到。蘇聯的華語廣播則沒有干擾。很清楚。

收聽一般市民不會。那有被人逮捕？一名青年幹部說：「不會。現在上面管不了這麼多啦，到底已經開放了十年，想完全退回文革也不可能，根本上是大家都不信那套神話了。」

崔國政烈士還活著

流傳神話之一是關於平息暴亂的英雄崔國政的有關，一位說他遭民眾吊死在天橋上。事關六月份被見了座列上的江澤民，但後來要從四去鎮壓時，她抱怨北京，據說寫了一封信給軍團，都被她兒子已回到家。

崔國政是遠遠六、二軍的一名排長，六月三日事命向學生開槍，他和普通士兵不同，是有學和京坐大車溜走了。其實他們也沒有領到子彈，不知道哪裏來的謠言。

老鄧精力只能集中十五分鐘

最近的高層動向，中國人關注的自然還是鄧小平和趙紫陽，而不是天天露面的江澤民。記者在北京聽到關於鄧小平退休的內部消息是，鄧有意和陳雲、楊尚昆一道退下來，但陳楊不同意。而鄧小平超前退休會被使視成了全國聞名的「列上」。

一名醫生透露，六四事件中受傷的軍人約兩千人，失蹤的也有兩千人，多數是臨陣脫逃。下級軍人很多反對開槍，上級則很少有人反對，二十八軍軍長是其中之一，現仍軟禁在北京。

怕方勵之趁萬聖節逃走

方勵之在美國人使館避難已經半年。現在中美關係雖有點鬆動，但仍未能恢復到六四之前狀況，方勵之問題自然是癥結之一。據來自外交界的消息說，陳吉梅及十月底訪問北京的尼克遜，都曾試探解決問題的途徑，美國當然希望讓方勵之夫婦離開中國，若中國方面提出適當條件。但絕不得要領，中國拒絕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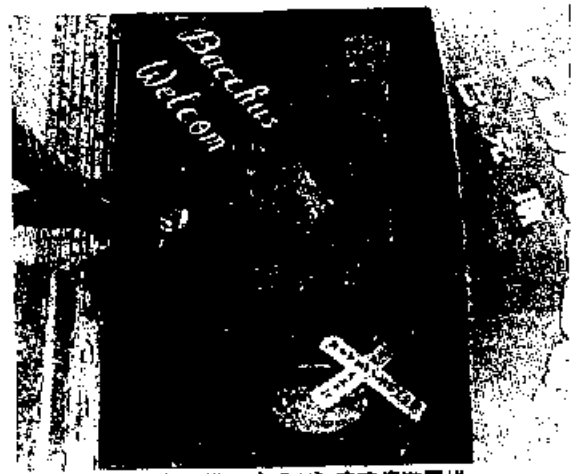
陳法計，在強硬派當權之下，方勵之問題遲得拖下去，即使高層有人願意讓讓，現在也不敢出聲。北京市長陳希同在答復記者問時，有強硬表示，美國要帶走方勵之可以，條件是要同時帶走一百萬中國的貪污和流氓罪犯，陳希同或說可以等五十年，方勵之會自己走出來。

北京人相信，當局當然恨方勵之這個，有位朋友說：「現在民陣不敢打鬼的旗號，等方勵之出去就敢啦！」十月三十日的萬聖節是天主教的一個紀念先聖的節日，西方人都有古怪的化裝晚會。公安部門十分敏感，據知情者透露，當局怕美國佬利用化裝術，趁節日黑氣將方勵之弄走。

於是美國使館周圍加派了便衣保衛，附輛空色本田車二十四小時停在使館附近。據悉車內有安全部人員值班，每人一天一元津貼，在車內吃面包。

尼克遜在北京時向北京領導人表示，不想見到大使館處於被包圍狀態，所以現在市容改成了民兵。一位西方記者透露，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中，不僅尼克遜不能見他，使館內的工作人員都見不到他。

●北京青人說：大四事件之於鄧小平，猶如林彪事件之於毛澤東，林死後，毛活了五年，鄧可能只有三年的命。



•圖為北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觀看有關六四鎮壓的展覽。

血海深仇未曾沖淡

國內外人士談六四

國內外人士最近紛紛談論六四鎮壓事件，並對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提出看法。

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現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王若水說：「六四事件是中國人的血海深仇，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不是一般的政治鬥爭，不是一般的政治運動，不是一般的政治風波，不是一般的政治動亂，不是一般的政治暴亂，不是一般的政治反革命暴亂，不是一般的政治反革命事件，不是一般的政治反革命暴亂事件，不是一般的政治反革命暴亂平息事件，不是一般的政治反革命暴亂平息後事件，不是一般的政治反革命暴亂平息後的事件，不是一般的政治反革命暴亂平息後的事件。」

北京解嚴　內張外弛

何伯施(北京)

李鵬於一月十日宣布北京解嚴，歷時七個多月的戒嚴令終於結束。相對於過去七個多月的情況，撤消戒嚴令當然是好事，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國現時的氣氛和局面。

中共過去聲稱不怕外國的制裁，但今次撤消戒嚴令，很明顯就是在國外一定程度的經濟制裁之下所作出的讓步。據國內經貿界的人士告訴筆者，雖然在近兩、三個月來，一些國家已逐漸恢復與中國較高層的往來，間接取消了"禁止高層接觸"的禁制(例如美國、英國都先後秘密派遣特使前往中國，澳洲和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亦見軟化，連態度一向較強的法國也鑒於中國的抗議而取消向台灣出售護航艦)，但每次當中國與他們接觸到經貿問題時，他們都表現出猶疑的態度。

知情人士還告訴筆者，最近還有人向中共提出，如果不盡快改變現時緊張的氣氛，今年秋天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就更難有號召力了。這個亞運會是中共極為看重的一次國際活動，招攬遊客的工作必須現在馬上進行，再晚就來不及了，如果這次亞運會搞得不好，不單要蒙受損，而且還會受很大的經濟損失，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來說是承擔不起的。這於國外種種經濟上的壓力，中共不能不考慮如何應變。

此外，鑒於羅馬尼亞的形勢和東歐的局面，中共也知道必須要創造一種寬鬆的氣氛，否則形勢對他們更為不利。在中共取消戒嚴令之前，戈德健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也提到，如果中共不撤消戒嚴的話，那麼很快就會出現頭似羅馬尼亞的情況了。他表示。這是根據他們在國內生活的感受而作出的判斷。

知情人士又告訴筆者，中共雖然已經下達文件，說撤消戒嚴令是因為國內局面已經普遍好轉和得到控制，但實際上在軍方內部還下達了另一個文件，指出"目前形勢仍然險峻，全軍必須提高警惕"，並要求軍隊繼續發揚保家衛國的精神，堅定不移地保衛社會主義江山。較早時候，全國人大還通過了國防設施的保護法，除了要保護邊防的國防設施外，其內容還包括對破壞其他國防設施的人的懲罰，這明顯的就是針對類似去年民運時破壞軍事設施的"暴亂行為"。此外，秘密警察和情報人員的活動最近亦見加劇。

戒嚴令雖然已經撤消，但情況並不因此而放鬆。現時還有很多現象，反映出目前問題之所在，而這些問題能否解決，正可看出中共當局是否有誠意接受人民的意見，改變現時的上下不交心的緊張局面。茲舉一些例子以說明之。(1)對民運分子和不同意見者的逮捕、打壓和壓迫仍不斷進行。較早時候，雖然當局釋放了一些有關人士，但他們都已備受摧殘，例如大半個月前才獲得釋放的高



"戒"已解，禁頒未解。

的北師大講師)，他出獄後就向外界證實了在獄中所得到的對待"非常差"(很多人遭到毒打)。很多曾經簽名支持學生或公開向當局上書的知識分子，審查後雖然獲釋，但都被軟禁(例如戴晴)，不得隨便離家，離家外出都要通知監視他們的人。此外，還有很多主要的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仍然關在獄中，例如于浩成、張顯揚等，于浩成有時還要請家人送來食物，其情況可想而知。

(2)到目前為止，中共對"六·四事件"的性質仍堅持其立場。李鵬在宣布取消戒嚴時仍說："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決定是及時的、必要的、正確的。"他們仍一意孤行，指稱去年的學運和民運是"反革命暴亂"。這一點是最根本的，絕非一朝宣布解嚴就可以不了了之。

(3)中共現時仍奉行"秘密主義"(這與保密完全是兩回事)，把人民的知情權壓至最低。以最近開放給港澳記者到北京採訪為例，表面上已經比以前開放，但實際上中共方面事先已向記者打招呼，只准採訪當局指定的活動內容，而且採訪之後最好馬上離京，不要停留；此外，還要所有記者一起住在北京飯店，以便"統一安排"。對於限制記者採訪的七條規定，到今仍未隨着戒嚴令而撤消。再加上國家安全部人員的活動比以前明顯加強，"秘密主義"的氣氛並沒有因取消戒嚴令而有所改變。

(4)所謂堅持開放改革並沒有實際的行動。以最近舉行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會議為例，知情人士告訴筆者，這只是一個姿態而已。事實上，體改委中很多曾是趙紫陽用過的人，現在都已被打入冷宮，其中也有不少人曾被抄家，很多材料都被取走，現在仍不時遭到問話。據知情人士說，現在李鵬所重用的智囊班子是國務院政研室的人，也就是以童木為主任的班子，體改委的功能基本上已是點綴的作用了。■

中共仍靠槍桿子說話

李鵬在宣佈解嚴的同時，又大肆吹捧戒嚴部隊和武警，說明中共當權者並沒有吸取羅共暴政崩潰的教訓。

賀貞明

一月十日，李鵬穿着西裝，坐在堂滿楊貴的書案前面，發表電視講話，宣布解除實施七個月之久的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看他那裝模作樣的可憐相，與去年五月十九日在黨政軍大會上宣佈實施戒嚴時的兇相，完全兩樣。

那時，他咬緊牙根，下令坦克車碾壓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學生，並要借此機會來打擊他的政敵趙紫陽；現在，他擺出一副乞和相，目的是要爭取外國的諒解，取消經濟制裁，恢復正常關係。

李鵬是中共的恥辱

自李鵬下令血洗天安門以來，全世界所有有正義感的國家及西方各大國、大使部民總以上高官，都拒絕與李鵬往來，連香港報判副總編輯級人馬，最近還遠去北京與江澤民「談心」，他們亦不約而同地拒絕與李鵬見面。人們看不起李鵬，近日港督亦北京，他主動要求會見，堂堂一國總理，信譽跌到這種地步，眞是中共的恥辱。

李鵬在中央電視台談妻的「解嚴講話」，坦率承認「社會仍然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又認爲「國內外敵對勢力不會放棄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這種可愛的坦白，比起中共官方文章一貫睜着眼說瞎話確有一點進步。但李鵬的通篇講話，仍侈談「制止動亂」的必要性，吹噓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幹警一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而絕非自我檢討，吸取羅馬尼亞共產黨暴政崩潰的教訓。

李鵬電視講話的第二天（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及軍方宣傳機器《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社論，支持李鵬的講話，這是李鵬豢養的保守派文字打手，壓箱底的拍馬屁「傑作」，但從這些捆劣的宣傳文字，亦可以看出破綻來。

《人民日報》社論題爲《中國穩定的重要標誌》，它把「六四」血洗天安門事件由過去一口咬定的「動亂」、「暴亂」，降級爲「政治風波」，這是爲了緩和反對派的壓力，亦爲了討好外國人。

《人民日報》社論強調：「解除了戒嚴，並不意味着天下大平。國際反動勢力」我之心不死。國內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不會甘心於他們的失敗。」《解放軍報》的社論《確定的標誌 正確的決策》亦是同一調子，說：「敵人決不會甘心於他們的失敗。『街欲靜而風不止』。國際敵對勢力不會放棄對我推行『和平演變』的戰略，必然同國內和逃跑到海外的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互相呼應，進行破壞和顛覆活動。」

坦承仍有「不安定因素」

中共當權者至今仍未從東歐共產黨界崩潰的「大氣候」中醒悟過來，也不願意看到中國人民要求民主、自由、法治的「小氣候」而順應民意推行政治改革，而是仍然堅堅持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一黨專政、人治，堅持「爲稱經濟」，不顧人民死活，不尊重人民的意願。

爲了維持其僵化的路線，中共當權者無能力說服人民，只有靠槍桿子講話。在李鵬的電視講話及上述兩報社論中，都肉麻地吹捧軍人、武警、幹警血腥鎮壓學運的功績，並活不知恥地引用老毛的話說：「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解放軍報》社論坦率地說：「國內還存在着其他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我軍作爲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在解除戒嚴任務之後，決不可解除思想武裝。要堅定不移地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切聽從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揮……提高警惕，保持戒備……爲鞏固社會穩定，作出貢獻。」

連袁木亦承認，北京雖然解除戒嚴，但京郊的駐軍並沒有減少，他們可以隨時再入城，以武力鎮壓不滅聖衆。

解嚴是給外國人看的

而戒嚴部隊雖然在北京街頭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是「武警」，以及穿便衣的「公安幹警」，他們對社會的控制，並不遜於戒嚴部隊，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這些專政人員的嘴兇極惡，是令人咋舌的，亦說明中共當權者繼續用槍桿子統治人民。

在宣布戒嚴之前，政治局開會統一了意見，決定採取一些「重要措施，其中以下三項最重要：一、加強控制軍隊，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防止軍隊像羅馬尼亞那樣，反轉槍口；二、堅持清洗黨內不堅定分子及堅持「自由化」分子，防止黨內有人分裂，另樹旗幟，推翻中央；三、對地方治安，如發現有示威活動，必須馬上制止，不准擴散，這是吸取了天安門事件教訓，要把民運消滅於萌芽狀態。

由此可見，這次北京解嚴，只是技術性的措施，是做給外國人看的，並不表示中共當權者與順應世界潮流，走向緩和對話，推行政治改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陸再出現風暴，那就不是要求中共改革，而是要結束中共的統治。✝



楊白冰（左一）向部隊贈送「平亂」錄相帶和政治說教書

外鬆內緊未解先嚴
出爾反爾令人心寒

□曾　英

解嚴是中共為打破外交困局的舉措，但解嚴實際是「外鬆內緊」，「未解先嚴」，戒嚴部隊改編成武警部隊增多，北京地區的駐軍也增多

中共向美國客人承諾不追究參與民運的人，但過後又發文件稱不追究的只限學生。

外鬆內緊　未解先嚴

北京一月十一日解嚴，使去年五月二十日凌晨在北京部份地區實施的戒嚴終於宣告結束。世界各國政要對北京解嚴均表歡迎。美國總統布殊認為這是「完美的一步」，「對中國進行中的改革有興趣的人士，決不會說這不是積極的做法」。英國外相韓達德稱：「這是一個好消息，此舉將有助於港人對中國的信心」。泰國總理說：「這可以改善中國的氣氛，對整個亞洲有好處」。反而是北京人對解嚴反應平淡，沒有特別高興的表現。

不過，北京知識界人士則有評說。他們認為，北京解嚴是中共當局為打破戒嚴，特別是六四清洗的外交困局所採取的重大舉措之一。但解嚴實際是「外鬆內緊」，「未解先嚴」。

據他們說，當局在宣佈解嚴前夕，已將約十萬名戒嚴部隊官兵改編成北京武警部隊，即是說，讓這些戒嚴官兵脫下解放裝，穿上武警裝，留守在北京。不僅如此，其他戒嚴部隊也多沒有撤回原駐地，而是屯紮在北京郊區。去年一月十一日在外交部新聞發佈會上更稱，解嚴後，部署在北京及市郊的軍隊，較戒嚴前增加。傳說北京地區的部隊增至五、六十萬人，準確人數無法證實。

東歐劇變後，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李鵬在一次會上說，東歐的問題在國內有市場，主要在知識份子中有市場，很可能再出現動亂，一定要將動亂因素制止於萌芽狀態。據此，當局對可能引發罷工罷課、集會遊行等動亂的機關、學校等單位，嚴加控制，一經發現苗頭，立即剎住。去年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運動五十四週年紀念日，北京一批高校學生展現戒嚴令，到北京政府機關門外示威，結果有二百七十多人遭警方帶走。羅共黨魁薛西斯古十二月二十五日被逮捕之後，北京大多數校園都有騷動跡象，批高校學生在北京廣播大廈門口集會，要求徹底清查貪污大案，結果有七百多人被拘捕。

一面清除　一面安撫

當局吸取了去年夏天「動亂」的教訓，認為防止動亂的一項有力措施是使各級單位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為此，要堅決打掉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幹部，該革職或他調；黨員不能反對黨，否則開除黨籍。據說，這類幹部、黨員，即使是高幹子女，若無很硬的後台，也不能倖免。這項措施在新聞界、文藝界等被認為單位落實最快。最近，《人民日報》文藝部就作了人事調整，原《求是》雜誌社文藝部主任丁振海出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原天津《散文》雜誌社總編石英、新華社記者李德潤調任該部副主任；該部原副主任穆俊傑被留任；原主任藍翎，副主任舒展則告免職。《文藝報》上層也作了重大調整，由陳涌、鄭伯農出任主編，實行雙主編制；該報原副主編姜昌慎任；原主編冰峰、副主編陳丹晨、鄧絜兵被免職。陳丹晨和舒展都是筆者的朋友，前年我們分別向他們聽談過，他們對繁榮文藝的深遠見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相信他們是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幹部」。但在左風又起的今天，他們莫不能倖免，消息傳來，令人惋惜。而有的左王如陳涌之輩又走到前台，不禁令人太息！

與加強思想、組織控制的同時，當局也採取安撫政策。六四之後，經濟受控，許多工廠企業對無工可做的職工只發七成工資，並取消獎金。對此，職工多有怨言。東歐劇變後，當局擔心內不滿而引發動亂，立即下達中央文件，明示給職工發足工資，並且普遍加薪一級，以示安撫，穩住職工。至於加薪的錢從哪裏籌集？當局的指示是，沒有辦法也要想辦法。



解嚴後，天安門城門毛像下擠滿好奇的人羣，一名武警在附近站崗。

知名人士　未獲釋放

與解嚴同時，當局也決定分批陸續釋放民運人士，以進一步緩解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

據日本一家銀行報導，在被中共當局逮捕的四千名政治犯（即中共所謂的動亂、暴動份子）中，有望獲釋的高百分之六十，約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反體制派的著名知識份子，而釋放的方式將分階段實施。一月十八日中國公安部宣佈釋放五百七十三名參與民運的活躍份子和著名的知識份子。而被要捉拿歸案的人士，但迄今無一人獲釋。趙紫陽病重入院」的消息是不確的。趙紫陽沒有病，和他的家屬仍住北京，但已被拘中南海（按：親部去年十月號有報導），住到胡耀邦生前住的地方。胡耀邦家屬則遷往他處。

※

學生展現戒嚴令，到北京政府機關門外示威，結果有二百七十多人遭警方帶走。羅共黨魁薛西斯古十二月二十五日被逮捕之後，北京大多數校園都有騷動跡象，批高校學生在北京廣播大廈門口集會，要求徹底清查貪污大案，結果有七百多人被拘捕。

出爾反爾　令人心寒

據說，去年美國客人訪華時，李鵬曾向客人保證，對曾經參與民運的人們一律不予追究。大家以為政策放寬了。當料不幾天就下達內部機密文件，說明李鵬的許諾只限於學生。言下之意對幹部職工還是要追究。如此出爾反爾，蠱惑外賓、蠱惑人民，怎不令人心寒！

據知情人士說，這件事反映中共最高領導層對清查工作存在着分歧。知情人士還說，高層的分歧在其他方面也顯露出來。據知情人士透露，某大員一次說：「某大城市搞『樓高錢貶』，資金是用據派辦法得來的。」顯然有所指。過不久，李瑞環則表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要慎防自由化現代化，但不能搞僵化」。某大員主張把同胡耀邦、趙紫陽有關的人員全部撤換。但江澤民反對，認為這樣做，打擊面太寬，不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某大員則指江澤民的做法是培植私人勢力。最近的中共中央文件一再發出「要求同存異，不要不服氣，不要激矛盾繼續擴大，以免自取滅亡」的警告。其針對性甚明。是以某大員才作出回應，表示願意合作，願當諒手。

又據法位知情人士透露：所謂「趙紫陽病重入



大批市民涌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細察扭虎據過的台階。

夢——的——傷——感

——北京最新聞見錄

經濟堵台，中共可能孤注一擲攻打台灣
控制人民、壽發「終身社會識別號碼」
六四鎮壓、拘捕二萬二千開押三倍以上
留學新例、家長紛紛不讓子女讀大學

■李遠

九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天悄悄地來到大地，浴血之後的大陸並沒有因爲春的到來而恢復生機。經濟指數在繼續跌落，工廠停工待料，公司貨物積壓。街上的人們行色匆匆地從報攤旁走過，若有所失地抬一眼天空和周圍，麻木機的老頭喘着氣緩慢地推着支援作戰的車，地痞大兵神情緊張地警惕人們鄙視的目光搶上墳牆的公共汽車，喝水般的自行車衝向沒有警察指揮的路口，撞擊聲和妙罵伴着車鳴孩哭，在灰色的風沙中聚集着一種煩躁的情緒——不滿和怨恨。

八十年代初的春天，中國從上到下充滿了夢的喜悅和元氣，城市的樹子架和鄉村中的集市，構成了這首夢幻曲的基調音符。民刊、雜誌、平反、獎金使醫院不敢上升，揭開了十年改革的序幕。然而這只是一個漫長而短命的夢，令人們從「六四」大屠殺的槍聲中驚醒，在坦克的轟鳴聲中顫抖時，他們的心彈了，痛苦和失望淹沒了夢幻，面對今天的中國，面對無數的工廠停工停產，而對着沒不出去的大白菜，面對着灰溜溜的解放軍，他們不再敢有奢望和幻想。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對什麼都不再激動，對什麼都不抱奢望，對什麼都不再相信。

年輕的奢希望於房子、工資和出國，中年的鍾情於安寧和吃喝，老年的沉醉於棋牌和老年她斯科。不要再對他們有更高的要求，當你生存在別人槍口之下時，也許找不到比這更實際的生存方式。他們甚生豈，是活生生的人，人類最基本的渴望是生存，他們不想失去這基本的權利。

公子們不敢再惹事生非

我疲憊地從外地回到北京。北京人也爭先恐後地從外地回到北京。北京人的變化使我感到驚訝。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公子們不敢再惹事生非了。

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在火車上。我的車廂裏坐着一位軍官，他的兒子在北京當兵，他說：「我兒子在北京當兵，他們的軍官不敢管士兵，士兵不敢管老百姓，老百姓不敢管小偷，小偷不敢管公子們，公子們不敢管誰，誰也不敢管誰。」

我的第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輛載重汽車，車上裝着一門大炮，炮口對着天空，炮手們坐在車上，車在街上緩緩地行駛，沒有警車開道，沒有警察護衛，沒有人注意它，也沒有人躲避它。

我的第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共汽車上。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車上偷錢包，被人發現後，一車人圍住他，把他揪下車，一頓拳腳，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大街上。我看到一個小夥子騎着自行車，撞倒了一個老太太，老太太躺在地上，小夥子不但不扶老太太，反而破口大罵，老太太的兒子趕來，把小夥子揪下車，一頓拳腳，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二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三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四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五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六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七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八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九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零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一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二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三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四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五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六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七十九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一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二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三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四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五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公園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公園裏調戲婦女，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六個印象是在北京的商店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商店裏偷東西，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七個印象是在北京的飯館裏。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飯館裏吃飯，吃完後不給錢，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送到派出所。

我的第一百八十八個印象是在北京的街頭。我看到一個小夥子在街頭賣藝，被人發現後，一群人圍住他，把他打得鼻青臉腫，然後把他

「六四」救人轉移了國際危機

一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他說：「這次事件的發生，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的同志們，表現了對黨和國家的忠誠，表現了對人民的忠誠，表現了對社會主義的忠誠。」

鄧小平的講話，是對「六四」以來，中共軍隊在鎮壓北京學生和市民的行動中，表現出的「忠誠」，給予肯定。

在這次「六四」屠殺中，解放軍的「忠誠」，表現在：

一、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

二、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坦克車輾壓。

三、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

四、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

五、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六、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

七、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

八、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

九、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

十、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

十一、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

十二、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

十三、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

十四、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

十五、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

十六、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

十七、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

十八、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

十九、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

二十、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即中國人民，毫不留情地開槍射擊，開坦克車輾壓，使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天安門廣場，染紅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屍體堆滿了天安門廣場，堆滿了北京街頭，使中國人民的傷者擠滿了醫院，使中國人民的孤兒寡婦哭聲震天，使中國人民的家庭支離破碎，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使中國人民的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使中國人民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脅，使中國人民的人權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自由遭受嚴重剝奪，使中國人民的人格遭受嚴重侮辱，使中國人民的尊嚴遭受嚴重踐踏，使中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遭受嚴重威脅

百姓多少還是記到了一些作用。筆者在春節期間看到北京的市民熱愛於踩雨和大吃大喝，彷彿去年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從來沒發生過。無數人和無數個家庭冒著寒冷的北風在剛剛撤銷的天安門廣場前拍照留影，從那一張張微笑的面孔上絲毫找不到我們身在海外的民運人士除上常常流露的感傷和憤怒。

中國人也許對政治太疲倦了。幾十年、幾百年的戰火和政治運動，使中國的老百姓追求一種安定的環境，即使是多麼壓抑和痛苦，只要有飯吃，有衣穿也就夠了。中共正是利用了人民大眾的這一心態，瘋狂地抓捕異己份子，使這些人與百姓隔絕，逐漸削除他們的影響力，達到消滅的作用。

總之，一年的中國革命歷史終於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劃了句號。中國人再度有十年前的那種狂熱和興奮，對未來寄予希望的美夢已被坦克車的鋼帶碾碎，留下的則是一片帶血的傷感和痛楚。這種內心深處的傷感和失望還有多久，沒人知道。正如北京火車站一位中年管理員所說：「世界那麼大，而人生又那麼短暫，我們不會再對未來去做夢夢，因為它已經使我們傷心了。今後的日子，我只希望有吃有穿，每天回到家裡能安安靜靜地看看電視，並在能夠沒關之前睡著了。明天再說明天的。」◎



■國內新聞工作者正在粉飾太平。

北京在軍事管制之下

在東歐革命浪潮的影響下，中共又開始從外地調部隊來京。這次調動更爲隱秘，是經過三總部與各大軍區多次會議協調計劃的；解嚴之後一部份軍人改裝爲武警。

北　音

六四」者城的罪犯潮中之一李鵬，在各方面雷厲力之下，不得不原各股皮首衛解除之京市區的戒嚴令。

解嚴令不值一塊女人遮羞布

在戒嚴令下，北京絕大多數市民對陳倫生已經歷了一百七十五個難忘的日日夜夜。老、孩子人早已經歷過日本鬼子兵闖進北京城耀武揚威、逼使他們在倒蔽恐怖中挨了八年的倫陷生活。中年人還記得他們曾經搞過「六四」把國軍、後又把解放軍開進北京城，鬧出槍聲地過了四十多年倒霉透頂而提膽的日子。但是誰也沒有見過，特別是新生代青少年，想也沒有想到，李鵬的戒嚴令和楊尚昆的指揮刀竟比日本鬼子和他們所謂把過的國民黨還要兇殘十倍。他們這樣使「人民解放軍」用坦克機關槍從外設進城來，演成「血染長安街，火燒天安門，萬民齊哭泣，舉世皆驚醒」的大慘案。一夜之間，千年文化古城變成人間地獄。惟有那麼一小撮暗夫民賊彈冠相慶，不但全今仍死不悔改，反而更變本加厲地在倒行逆施。難怪有人說：李鵬的解嚴令不值一塊女人的遮羞布。

勾引海外政客商人去「輸血」

如今，李鵬們要的這一手「解嚴」換包戒嚴制方國未艾的民運，企圖挽救其法西斯獨裁統治；對外製造所謂「局勢已經穩定」、「繼續改革開放」等騙局，勾引外國及港台某些貪利忘義的政客和商人去向他們輸血。實際情況不是某些被李鵬政府請來住進釣魚台賓館的座所能洞悉的。請到北京的機關、學校、工廠和居民中去看看民情，聽聽民意吧！現在北京坊間的街談巷議，各個單位傳出的內部消息，有很大一部分是從中南海、軍事大院、治安機關這些所謂「密不透風」的地方視露出來的，防民之口只是妄想。這裏摘錄下一些關於解嚴內幕的消息。

導致戒嚴動武的內幕

中共最高領導層在五中全會以後內外交困、急轉直下的形勢下，在政治局會議、常委會議頭開了四次政治局會議、常委們連出鄧公館的次數，統多不勝數。這些會議都有中央軍委、總委、秘委的部分常委參加，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便是如何解嚴與何時解嚴。在後一問題上，以李鵬爲首的死硬派，包括李錫銘、楊尚昆、姚依林，堅持把解嚴時間拖到六月份的意見，遭到政治局三分之二委員的反對。就這一點來看，強硬派以壓倒優勢左右政治局的見狀起了變化。李鵬們本已在會前授意中聯部長朱良編寫了一份《關於蘇聯和東歐形勢發展》的調研報告，又叫李錫銘和陳希同編寫了一份《關於北京地區平暴後治安情況》的報告。據說這兩份報告都給鄧小平看過，鄧只在中聯部的報告上批示可安中常委研究下達一後由中聯以紅頭文件發至縣團級黨員幹部口頭傳達，不准記錄。顯然給李錫銘、陳希同的報告不大相信，大概因爲鄧小平曾經私下說過，導致戒嚴動武的因素之一可能是有人誤報軍情。而李錫銘和陳希同是受李鵬信賴的，有有傳說，中央某些元老曾聯名寫信給李鵬，建議把陳希同調往天津市，避過風頭，被李鵬頂住了。

> 五、急了在領導層困、召開常委會，多數委員不贊成戒嚴之下，議，學生繼續內外交會勢的次數，吳鵬對反議。
> 中共最高領導層以後的形成公館，萬里對全會下的政治局會議，鄧小平直接出數亦等

李鵬在政治局仍以北京市的報告爲藍本，大肆東歐劇變之要收全在丟掉領袖樣子，縱容筆悍子，沒有防患於未然，面他的不對話，不後退，不手軟的政策，「現實證明是對的」。在六月份之前解除戒嚴令的主要理由是認爲動亂已經平息，如「六四」前後戒嚴部隊丟失的槍枝彈藥至今下落不明，非法地下組織尚有活動，外來敵對勢力的影響依然存在，經濟困局下社會動亂不可不戒防，且在九〇年上半年有一連串的爆發點，如一四五」天安門事件紀念、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一周年、「五四」運動七十一周年、「六四」事件一周年等等，不可不防。好像到了六月才能渡過大浪，可保平安。

鄧小平的「十二字」方針

可是李鵬的意見却遭到以萬里爲首的和政治局委員的抵制，包括李瑞環、楊尚昆之流都有對付。一。這是在對蘇聯支持的蘇東歐劇變中中共採取的策略，是穩住陣腳、以守爲攻。據說老鄧曾經與某些元老談起六十年代初期中共施加壓力，撤走專家，斷絕援助，並提發珍寶島、隨內經濟亦部於崩潰，以及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措施。他認現在國際形勢變了，我們也已不怕外人民反蘇還是早拆掉高築牆堅壁的好（蘇聯），如果戒仍要高築牆的話，房只夠把外敵對勢力的牽透防範好就行。至於就積機仍是一山可欲來風滿樓」，冬天過去了，春天還會遠嗎？

> 了一份《關於蘇聯和東歐形勢發展》的調研報告，又叫李錫銘和陳希同編寫了一份《關於北京地區平暴後治安情況》的報告。據說這兩份報告都給鄧小平看過，鄧只在中聯部的報告上批示可安中常委研究下達一後由中聯以紅頭文件發至縣團級黨員幹部口頭傳達，不准記錄。顯然給李錫銘、陳希同的報告不大相信，大概因爲鄧小平曾經私下說過，導致戒嚴動武的因素之一可能是有人誤報軍情。而李錫銘和陳希同是受李鵬信賴的，有有傳說，中央某些元老曾聯名寫信給李鵬，建議把陳希同調往天津市，避過風頭，被李鵬頂住了。

李鵬在政治局仍以北京市的報告爲藍本，大肆東歐劇變之要收全在丟掉領袖樣子，縱容筆悍

解放今日經濟困局的首要策略。

鄧能手的錦囊妙計，李鵬、楊尚昆之輩即使內心不服，但是要聽從的，何況他們都有堅定不移的志向——只有中共才能救社會主義。而且在執行老鄧指意時，還要即以他李鵬控制的經濟和外事班子以及楊家將的槍桿子。

調兵遣將爲保「江山」

「六四」之前，老鄧執掌中央軍委，與楊尚昆合謀，偷開了供學智、秦基偉，甚至沒有通過有調動軍隊職權的總參謀長遲浩田，即直接下達口頭命令向全國七大軍區抽調了十四個甲級師到北京。中共國防軍第一線戰鬥部隊有二十六個甲級師，得師官兵約一萬八千人，高度機械化裝備。這些調來的部隊都是經過精選的，信得過的，計來自北京軍區的有四個甲級師，包括駐守在石家莊至保定一線的三十八軍的一個師，駐守在北京西面南縣境內的第一坦克師和東面涿鹿縣的第六坦克師，以及從太原調來的一個師；從關外瀋陽軍區調來四個師，包括二十七軍；從蘭州和成都兩個軍區調來四個師；係原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骨幹部隊；南京軍區的部隊多屬許世友餘部，僅能調來濟南部隊的一個師；廣州軍區延至最後調來一個空降師。當時在北京城下的總兵力約爲二十六萬人，坦克八十多輛，加上北京衛戍部隊和一個武警師，約爲三十萬人。

六月三日以後，強行殺入城區並留下來駐守到十一月初的戒嚴部隊，估計沒有超過三個師的兵力，大多數仍暫駐市郊方圓三十公里各臨時兵營，換防多次，其中有些部隊在入冬前後，已陸續撤回原軍區，約留下四至五個師。但在十二月份東歐形勢影響下，又開始從外地調部隊來北京。這次調動更爲隱秘，是經過三總部與各大軍區多次會議協調計劃的，暫難意其詳。有消息說，在解嚴令發佈之前，北京市駐九個縣境內，就已見到新進的部隊營地，冰區公路有此地段已不許非軍用車輛通過。原來受戒嚴令管制的八個城郊區內的駐軍，有一部份撤離，一部份改裝爲武警部隊，由武警部隊總司令統一指揮。現在北京市民只看見處有武裝齊全的警察和不繼識別的便衣警探，明的戒嚴取消了，暗的軍事管制却增強化。

所以北京解嚴後的實際情況，仍是擁而不化的外緊內緊，下緊上緊。人們普遍的感覺是一山雨欲來風滿樓」，冬天過去了，春天還會遠嗎？

四、逃亡・捕殺

戒嚴前，中央曾明言軍隊不是用來對付學生的。屠城後，中央亦說過絕不秋後算賬。言猶在耳，但政府卻已準備就緒，頒下通緝令，展開全國性大規模捕殺行動。被視爲「反革命份子」的民運人士只好四處逃竄，亡命天涯。

雖然，各處邊防加强戒備，刁陡森嚴，可幸部份民運人士畢竟能從「秘密管道」逃往海外。

屠城後，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那些在牢獄中受逼迫，與及在逃亡路上顛沛的義士，定不會被人忘懷。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195	大捕殺的內部策劃（重陽）	解	7/89	17/18
196	敢於挑戰權威慘成階下囚	亞	25/6/89	9
196	王丹這傢子眞硬（吳越）	百	1/10/89	53
197	黃德北講述營救王丹及被捕審問經過（黎加路）	百	16/7/89	5/6
198	通緝令下的知識份子（施華）	九	7/89	25
198	知識份子面臨大劫難（傅曲）	鏡	7/89	58
199	中華精英逃亡落網（張結鳳）	百	16/7/89	7/8
200	精英大變節大叛逃（柳彥）	解	7/89	19/21
201	在白色恐怖下（常川）	爭	7/89	11/12
202	算帳何須到秋後（承嬰）	九	7/89	26/29
203	留學生返國內支援學運被捕	民	7/89	31
204	大屠殺大追捕下的勇敢中國文化人（曾慧燕）	百	16/7/89	10/11
205	大陸文化人再遭劫難（曾慧燕）	百	1/8/89	36/37
206	搜捕浪潮下的深圳之行（王路）	南	8/89	86/89
207	六四後的大浩劫（蔡省三　曹雲霞）	爭	9/89	45
208	中港澳邊境大追殺（曉沖）	爭	8/89	17/18
209	大追捕下的廣東（曉沖）	爭	9/89	18/19
210	廣州公安局嚴刑逼供（孟歌）	解	10/89	49/50
211	中國獄中酷刑知多少？（李重生）	百	1/10/89	56/57
212	新通緝令另有所謀	解	11/89	8
212	北京危城（黎加路）	百	1/10/89	57
213	逃亡與反逃亡面面觀（星野）	解	9/89	59/61
214	中共政治局六常委答中外記者問（節錄）	廣	10/89	60/62
215	「河殤」作者逃出大陸譴責暴政（遠志明）	百	16/9/89	3/4
216	黃德北和侯德健的屈辱（韋羽）	解	10/89	40/41
217	我是怎樣逃離中國大陸的——工自聯副總指揮岳武自述	中	1/90	31/32
218	大陸民運人士逃亡故事（三則）（蘇陽）	九	1/90	86/88
219	北京傅柴玲被捕關秦城監獄，戴晴于浩成仍有機會被算舊賬（黎加路）	百	16/12/89	63
220	鏡子裏的眞實故事（金戈）	當	10/2/90	17/18
			17/2/90	30/31
222	一個被孤人學生的自述	九	2/90	126/127
223	追尋外逃的「秘密管道」（曉沖）	爭	10/89	14/16
224	安全部在深圳設監聽站（李豐）	當	3/2/90	7
225	珠海澳門「秘密通道」的來龍去脈——兼談民運人士外逃經過（堯上）	百	16/2/90	6/7
226	民運秘密通道如何被破——中共黑手伸向海外	百	16/2/90	3/5
227	深圳國防機密大曝光	解	3/90	9/10
228	流亡生涯多是夢一　記六四後出逃的作家和知識份子（老盛）	解	3/90	40/41
229	中國大逮捕報告（亞洲觀察）	中	10/89	75/79
			11/89	93/94

殺盡「暴亂」份子　滅絕民運火種

大捕殺的內部策劃

·重陽

據中共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自六月四日首都北京戒嚴至六月底，被中共公安機關拘捕和自首的涉及民運的學生和平民已達二千多人，其中判處死刑已執行的三十七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二百多人。並在全國範圍內取締了近百個民運團體……

現在，鄧小平業已基本上控制了大局，已無學生公開上街喊打倒鄧小平了，但是鄧小平手上殘壓的大刀依然在四處揮舞，毫無「收手」之意。顯然，屠城後的大捕殺，是中共作爲「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具有近期和遠期目標的戰略部署。

「快捕快訴」穩定局勢

六四屠城後，令海外華人和西方世界反感的是，中共當局不理會他們對民運份子免除死刑的呼籲，一意孤行，屠殺不誤，並掀起了西方世界對中共進一步的制裁行動。

在資訊發達的現代社會，中共對自己的「一意孤行」將會引起的後果，當然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想到。但是，在他們衡量利弊的天平上，他們認爲這是次要的。資本設政權丟了外國給再多的錢也沒用的話，正是他們權衡利弊的最好注腳。

事實上，大捕殺就是六四屠城的延長。據悉，就像中共高層對屠城有分歧一樣，對「快捕快訴」也有不同意見，較溫和的一派，主張要信守不「秋後算賬」的諾言，對廣大羣衆網開一面，基本上不予追究，只懲過一般的學習，提高認識，作自我批評便了事，便一方面可贏得全國廣大羣衆支持，一方面也能安撫學生和知識界，做他們的轉化工作。這一隨意見，主要是江澤民和李瑞環等政治局委員提出。

但李鵬、楊尚昆和喬石持反對意見。李鵬認爲，「對反革命的寬恕，就是對頑固反革命暴亂中積極的解放軍官兵的不敬，就是對革命的犯罪，甚至可以說是對犧牲了幾千萬人打下的紅色江山的背叛。」喬石說：「現在，幾千支槍，幾千萬發子彈流失在外，還些槍枝彈藥落在反革命份子手裏會怎樣？現在天安門廣場雖然收復了，但是北京城裏打黑槍的事時有發生，各地打殺滋事的事端彼落此起，現在就講寬大，壞人乘機又起，怎麼辦？至於，以前落不快後算賬，是指戒嚴前，不能作爲自縛。」

經過一番爭論，李、喬佔了上風，明確，定要迅速展開全國規模的鎮壓反革命份子、打擊動亂份子行動，要以「絕不手軟」爲堅定原則。但是鑒於這次屠城在百姓中間，黨內、決策層內積怨甚深，李鵬也作出少許讓步，也請要抓捕區分兩類份子層。

很快，公安部就落實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的精神，發出了「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公告，宣佈了取締非法組織，追究民運中刑事犯罪的八項規定。之後，又提出了「快補快訴」，不斜國法部，只要犯罪基本事實清即判刑。北京的林超榮等七人，上海的徐國明等二人，很快就成了刀下冤鬼。

扭轉輿論導向

很明顯，六四後幾天的捕殺首先是爲了阻嚇平民，進一步控制和穩定局勢。除了公安部公佈的八條規定外，據悉，內部又對「反革命暴亂分子和動亂分子」劃分三類：第一類是在事件中設置路障、焚燒車或公共汽車、阻攔軍隊入城、與軍人打鬥、騎電單車傳遞訊息的工人或其它市民，捕到後即行處決。北京、上海已槍斃的十九人即屬此類。

第二類是散播謠言，張貼海報，做錄和散佈黨和國家機密，攻擊黨與政府、軍隊及其領導人、包庇隱藏「反革命暴亂分子」，知情不報者，按情節輕重處理，原則是先嚴後寬，一般不作刑事起訴，特別嚴重者才拘捕。但現行犯或拒捕，則格殺勿論。

第三類是煽風點火的大知識分子、軟策劃的教授、講師，以及在北京組織靜坐絕食和鼓動外地學生到北京的學生領袖，各機關單位組織進行的徹導人士，一般先拘禁審訊，追查其他有關連的共謀人物，尤其是尋求「幕後黑手」的證據。

從這個劃分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對各類民運分子的打擊是有所區別，對知識分子以外的其他階層的「暴亂分子」，中共是「即捕即殺」，一點不含糊，主要是基於：一、主要的打擊指分子都是這些人，殺他們一般百姓不會反感甚至擁護；二、顯示政府對知識分子還是寬大，籍以拉攏；三、更主要的是起震懾作用，將各地轟轟欲動的社會造流，各種形滿擇放分子以及亡命之徒鎮住。四、爲六四血腥鎮壓尋找根據，用這些不是學生的刑事犯罪殺滅於學生的全國民主運動，改變前一段的輿論劣勢。

爲了充分證明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中共當局還精心策劃了一幕操縱二名台灣特工的醜劇，以證明學生是被騙，台灣特工是操縱學生的「黑手」之一。此舉讓台灣當局坪擊，指出台灣早已不使用那些惡劣的陰形藥水。據悉威人上分析，這些「台灣」特工中確是有假的，也有些時髦台灣、中共服務的兩面間諜，還有些確是台特但中共誤想「放長線釣大魚」，不想馬上抓的，但爲了找借口，也只好犧牲了。

不可否認，中共「殺頭」政策確是收到了威懾作用，但正如中共常說的「壓迫越大反抗越大」。民運分子並沒有完全屈服，六月二十七日的禮拓和開梅死車爆炸的事件就是明證。

不給反對組織生存機會

從中共這次大捕殺看，下手毒辣的第二要對著各種自發成立的民運組織，非置於死地不可。

鄧小平、李鵬和楊尚昆等人在幾次講話中，都強調這次學生運動，就是企圖建立反對派組織，與中共爭奪領導權，推翻社會主義的目的。

追溯鄧小平一九七九年開放改革以來的講話，他對共產黨獨裁的體制是非常固執的。他可以容忍學生和知識界一定程度的不滿，並指責波共這次在大選失敗是「投降主義」的結果。他非常固執地認爲只要中共堅持「黨無黨日，國無黨日」。因此，在學生絕食期間要求中共與其對話，李鵬死都不答應，就是不承認「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生怕由此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在全國引發一連串的反對組織。

據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層曾專門開會研究這一問題。他們事實對學生的反對組織並不十分擔心，因爲學生流動性大，組織紀律性差，而且對社會的經濟生活影響不大，很容易自生自滅。他們最擔心的是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二十人反對組織，因爲工人組織紀律性強，集體主義精神強烈，組織較爲持久，而且是國民經濟生活中的主體。學生鬧事頂多不上課，工人一鬧事，國家就傷筋動骨。因此，中共當局對工人組織更敏感於學生組織。在北京六四屠城前，當局就向「工自聯」下手，抓了三個頭頭，後來迫於工人的壓力，又不想影響後來的天安門廣場計劃，才使出緩兵之計，先縱再擒。

六四屠城後，中共打擊的重點也重點投向了工人組織。從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看，現學生還沒有處決一名，而工人已被了十多個；工人被捕的數字和工人組織被取締的數字均高於學生。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在下一步重刑中，工人的刑期將重於學生。

滅絕民運火種

「斬草除根，以防東山再起」，六四屠城後，這句話經常掛在中共決策人嘴邊。

如果說前面提到的是中共大捕殺的近期目標，那麼斬草除根，滅絕民運火種，就是他們的遠期目標。

從鄧、李、楊最近一系列的講話中可以看到，搞打壓搶的主要是社會的流氓，而策劃和組織領導學潮的則是知識分子，而且並不是那些乳臭未乾的學運領袖，而是學術界、理論界、新聞界中的精英；不是台獨開希、柴玲、封從德，而是鮑彤、嚴家其、劉曉波等人。從前面的公安部內定原則中可見，中共當局對他們是絕對不會放過，對「首要分子」是一定要抓。但如何判刑呢？將會慎重考慮。因爲中共一方面考慮這些人社會影響較大；另一方面，中共認爲這些人的危害性不在於打砸搶，而在於散佈民主思想。陳獨秀說：「沒盜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比燒軍車、燒坦克危害更大。但是搞垮反革命分子易，搞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難。」所以中共高層決定，對這些知識分子主要不是從肉體消滅，而是瓦解思想，這是「以防東山再起」的根本途徑。

此外，中共還認爲，北京有禁止遊行鬧事的規定。但沒有違反規定後懲罰的法令，也是這次鬧事的原因。因此要借這次「快捕快殺」，爲制定這方面的法令提供根據，以作長治久安之計。

總之，從組織上、思想上、法律上，滅盡民運的火種，是中共大捕殺的最終目的。

清算對象

敢於挑戰權威慘成階下囚

北京當局上週展開大規模行動，搜捕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工人領袖以及知識分子，其中一些人已經知被捕，部分知識分子據聞已遭拘留，但未被當局證實。此外，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的個別智囊也可能被捕。以下是部分人士的背景簡介：

任曉町，四十五歲，畢業於北京建築工程學院。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期間，組織「中國人權同盟」，並起草《中國人權宣言十九條》。同年四月被捕入獄四年。最近北京學生運動期間，曾在北京各大學及天安門廣場演講，但未參與策畫學運。五月十日被便衣警察帶走。

龔家棟，四十七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長，學運期間多次簽署公開信，要求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審議李鵬、姚依林的戒嚴決策，並發起組織「知識界聯合會」，於六月四日中午難家後失蹤，可能已遭拘留。

包遵信，五十二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最近學運期間是第一位發起聯署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知識界聯合會的核心成員。六月四日後下落不明。

趙彤，一九八四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七年調任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政治秘書，同年十一月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一九八八年四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以趙彤爲首的趙紫陽智囊組子，在學運期間被指爲「動亂背後的黑手」。現下落不明，可能已被拘捕。

劉曉波，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年前曾往瑞典、美國進修，於四月二十七日北京學運高峯時返回大陸。本月六日送友人回家途中，遭一輛汽車擄走，被架上汽車帶走。劉曉被返大陸後曾積極支持學運，是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的顧問，與另外三名知識分子在天安門廣場開始七十二小時絕食靜坐行動。

郭海峯，二十三歲，北京大學學生，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北高聯）常務秘書長。六月三日至四日晚民眾與軍隊衝突時，被軍隊當場拘捕。

周鋒鏑，二十一歲，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北高聯常務委員，六月十四日在西安市被捕。

熊焱，二十四歲，北京大學法律系代培研究生，這次學運領袖之一。六月十四日在綏川至包頭的客車上被捕。

劉强，二十六歲，印刷工人，北京工人自治聯會領導之一。六月十四日在內蒙古武川縣被捕。



劉曉波：遭「神秘人物」帶走



任曉町：再次因民主運動而被捕

王丹這孩子很硬

■吳　越

朋友因事到北京，他原與北京市委一中層幹部有多年交情，遂以海外關心的幾個問題相詢。他日前返港，把談話內容告訴我，謂北京市民均希望海外能了解他們。以下是談話的要點。

問：北京市現在一般的情形怎樣？

答：北京現在表面上很平靜，其實老百姓和戒嚴部隊兩方面都很緊張。陳希同、李錫銘爲了向李楊集團表明心跡，強迫各單位動員職工上街，派款派物，每層分攤，老百姓和單位幹部均叫苦不迭。三十萬大軍現大部駐在城郊，但一個兵不撤。北京市食品供應很緊張。爲逮捕形象，軍隊命令士兵做好事，像打掃衛生之類，市民對此皆無反應。北京姑娘特別討厭大兵。那些大兵站崗時，兩眼盯着女孩，北京話是「行注目禮」。所有市民都痛恨李（鵬）楊（尚昆）政權，但又要保護自己，大家都從一個極端角度，戲劇性地表達自己。開會時表態，故意說李鵬平亂有功，不要當總理，應該升總書記。回家則罵李鵬八輩子祖宗。大家都說得一句話：「走着瞧！」

問：北京的秋前算帳，現在算到什麼程度？

答：現在搞人人過關、人人登記、人人自危。經常有人失踪，被抓了，秘密逮捕、秘密處決。一個十五歲小孩被指境叛亂，秘密槍殺了。那些單位在學運期間支持學生最力，勞軍派款就分攤最多。當局雖然狗狠，但基層幹部和羣衆抵制，清查並不順利。單位領導若出賣下屬，下屬則以牙還牙，來一個反清查。市民佔用舉報電話，舉報陳希同、李錫銘、李鵬之類，這是報公仇，也有利用舉報電話報私仇的。弄得公安部門啼笑皆非，不勝其煩，不斷更改舉報電話號碼。當局以爲市民應該信它，才有電話舉報之設，可見這個侏儒政權同時是狂迷者。

問：但侏儒的狂迷難不開恐懼。到底戒嚴令什麼時候解除？戒嚴部隊什麼時候撤走？

答：短期內有幾件事令當局疑食難安，一是四十週年國慶，一是亞運會，還有鄧小平的健康。戒嚴過冬是肯定的了，已調來大批軍隊過冬物資。爲了掩飾，正把部份戒嚴部隊改裝爲武警，其餘大部駐到郊區待命，短不會很快撤走。戒嚴恐怕會繼續下去，與這個政權共存亡了。

問：「血光政策除」要言要殺來華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北京市民對此有何看法？

答：北京市民希望各國以各種方式制裁李楊政府。這時任何給李楊政府經濟上或其他形式援助的國家或個人，都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都不是對中國友好態度。日本商人的無良無恥，應該受到鄙夷。中國老百姓願意過幾年苦日子，也要李楊集團盡快倒台。

問：外間報紙報導王丹被捕後被迫供出一些關係，引致其他人被捕被擊，而中共喉舌亦以王丹所供作整治知識分子的材料，請問這消息是否屬實？又，柴玲等學生領袖的處境如何？

答：中共專政機關之殘暴人所共知，文革時期已經有很多揭露，所謂「迫、供、信」。中共的特務又非常奸詐，最會使用離間計。說王丹被捕後供出誰誰這種消息肯定是他們捏造出來的。事實是，據可靠消息，王丹這孩子很硬，一直和審訊他的人辯論，絕對沒有供出任何人。被捕的知名學者包遵信也是這樣。中共特務對人民生活的監視，在民運期間對學生和民運組織的滲透，完全可以想像；而他們的軍隊，亦有目共睹。在這種時候，要表這種未經證實的消息，我很替香港的報界難過——這家報紙至少這次被利用了。北京市民都有一個共同想法：柴玲或任何一個被通緝的學生半夜敲開任何一戶人家的門，她（他）都會得到全家的保護。北京人絕不會向惡勢力屈服，特別是，當他們清楚知道這惡勢力很快即要垮台。■ 百姓半月刊 1989/10/1

黃德北講述營救王丹及被捕審問經過

■黎加路

「每一個有良知記者都會去見王丹……」

——黃德北

告知王丹脫險二法

北京屠城後一個月，學生領袖王丹音訊全無，他何在人間，但身處險境。

台灣「自立報系」記者黃德北在七月二日上午約九時，收到他的國內司機王楊電話，叫他「馬上去他家，王丹的事」。他和同事徐璐說了一聲，馬上便出去。較早前他留下與王丹聯絡的方法，而當時仍在北京的中國記者並不多。

他住在和平飯店多天，不覺得電話被竊聽；他在舉目無親的認識王丹，和他有感情，他沒在公在私都會去。

黃德北抵達司機家，空無一人，等了一會，司機匆忙回來，說他拉了王丹來，在附近等他。黃先是一驚，因他壓根兒沒想到與王丹馬上會面，他以為在司機家候王丹電話或消息。

黃德北出來時，自覺沿路沒有人監視跟踪，但他估計做錯了一事，他在和平賓館對面的王府飯店乘車時，告訴了出租車司機他的目的地。

黃與王丹會上面，同時發覺有人監視，便跳上司機的黑客小貨車，邊逃邊談。王丹說他離從南方回來，在京城之外，他不斷變換藏匿處，最後棲身地因朋友的父親返鄉，不得不離開，他表示換情得利害；他希望黃幫他逃出國外。當時，黃德北告訴他（一）是通過外國大使館，但風聲緊張，外國使館未必願意冒大風險，危險性也高；（二）是通過香港的「地下渠道」，他相信這條的聲名，可聯絡上，但需時至少一週。黃遂建議包下國際大廈房間，讓王丹暫棲，但王丹表示害怕……其時，他們登覓一輛摩托車及一個小輪車尾隨吃緊，黃於香格里拉飯店下車，心忖可引開及分清跟踪力量，臨行前叮囑司機「車王丹到盡遠愈好的地方，安全才再聯絡他。」

精神臨折迫供認罪

黃德北並沒有成功地引開跟踪記者，他倒慶當時雙方車速，差不多可以肯定地判斷二人落網。七月三日早上，過了和司機協定二十四小時內聯絡的限期，黃德北心想沒希望了，便經快和徐璐到王府飯店發稿，把這事公開，並打算到公安局，交涉王楊的下落。

中午時分，黃徐兩人發完稿，從王府飯店出來，黃德北被等候多時的持槍武警公安，強行架走，徐璐被擋者，她大喊：「你們不要這樣，把我一塊帶走。」

黃德北問公安是「誰？」要求看證件。公安答：「你不需要知道」，黃機問：「至少講是什麼機關？」那人答：「我講你知道就知道了」，黃：「這樣做不合法！」那人用力使勁地捏黃的頸後，反問黃：「這樣做合不合法，你經快說！」黃痛痛痛得低頭彎腰，這掙扎說：「不要動粗」，另一人動止動粗並叫黃不要囉嗦。

黃被塞了頭，他感覺車子穿過樹林，兩小時到達市郊山區的一種兩層高的拘留所。六小時後拘禁他的人才說黃犯了危害國家安全罪，由國家安全局拘留。

黃德北單獨囚於一室，兩名人員不分晝夜看管，八天拘禁期間，每天被問逾三、四次，每次兩三小時，但沒受到體罰迫問。早期他可看報，總共洗了一次澡，刮過一次鬍子。有一天，攝影除來拍攝，首先是逃犯時，端來了三個菜——炒蛋，蒜苗炒蛋，是最多菜的一次；問話時，偶故意說忘了悔過書罪狀，要來悔過書，拿着啦，後攝影除就收他的用心，要他放下憧憬。

黃德北每天都要寫悔過書，國安局確認了四大罪名：（一）協助及鼓動王丹外逃，這個他感到「光榮」，很早便承認；（二）成解令下拘訪，他就這罪名待很久，因上百名中外記者也同樣「犯」了；（三）失實報道對「動亂」及「暴亂」起了煽動作用，這條他覺得無稽荒謬，因台灣報紙造不了大陸，談何煽動！最後他還是接受，並檢了兩個極端例子來說明自己失責——承認天安門沒死一人，及懇應取輕李鵬。

最後一條指他為台灣特務，他堅拒承認，因他不是！若承認了，將牽連很多交往過的人。

不相信和平飯店電話受監聽

七月十日晚上，公安人員暗示他的態度不好，指他仍不悔認第四條罪，並暗示坦白從寬，他有機會被釋。他被下了接受的警訊是「文明及依法辦案」，「他的生活得到很好的照顧」。

黃德北說：作為記者，他沒有什麼是害怕的。他和徐璐離城後留在北京，都準備了坐牢，徐璐半開玩笑說：二人都未結婚，明年三年後事。王丹出事後，徐黃相約，什麼罪名二人一同承擔，因徐是首名前往大陸採訪的記者，希望有助減低受罰。

到釋放前二、四天，他感到法西斯的恐怖降臨了，公安人員整問他的家庭背景，家人的個人資料；徐璐的個人資料，以至他八八年二月開始來北京採訪的人與事都一一細問。

公安人員天天要他說與台灣的關係，要他說接觸過的人，怎樣反共活動，迫他承認某人對他說過樣那樣的話。他當時覺得很難受，希望盡快了結這審問過程，一是是把他關下獄，一是讓他離開北京。

公安人員把他與方勵之的合照相片、郵份人家給他的名片帶走，並把他的通訊錄、筆記簿子拿去複印。他感到很難受，公安對他說，誰說了什麼什麼，刺激他承認或揭出某人也說過什麼什麼，逼人互相猜疑。

公安人員以他的司機的口供，向他對證，他估計司機已落網，也基於此，很多事情，如王丹撤運期間，有一次曾到他房間洗衣洗澡，並借了另一香港記者房間，與溫元凱面對面，黃德北都和盤托出。

黃德北對王丹被抓（官方仍未宣佈，但國安局跟他說了），有些內疚，因王丹向他求救，他讓王丹被捕，司機也牽涉其中，他感到很難過。

他強調「那個是王丹」，能想「每個有良知的記者，不一定有好結果。

戒嚴令頒下，以至屠城後，黃德北曾說過「與北京共存亡」，堅持不離開崗位，他中段短暫離京回台，補續簽證。

黃德北於七月十一日被中共遣送出境，三年內不得回北京，他說沒有採訪場場，他可能暫不作記者，專心寫他的博士論文。

他至今仍相信國安的和平飯店不一定裝有錄音竊聽儀器，公安追尋到他與王丹會面，可能是跟踪到王丹。他向外透露與王丹會面的逃離方案，是因在拘禁時已寫了材料交待。

北京屠生君不適當被者的指揮面目，六四屠城，學生忍以自己寶貴的生命向外界揭示了殘酷的現實。王丹以至數以千計的幸運分子被白色恐怖軍的部時，海內外人士以平應該警醒，不應再以民主法治國家的常識去推想大陸形勢，不然將生更多「良好願望」的悲劇。

通緝令下的知識份子

施華

關於知識份子，緝捕名單增至二十人，已知被捕的有……，已逃出國境的有……，大屠殺前離境的有……

北京大屠殺之後，接下來是大逮捕，然後是大處決。

中共當權者目前的主要緝捕及處決對象，是known組織的工人，學生、知識份子，包括工自聯（工人自治聯合會），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外高聯（外地高校學生聯合會），北知聯（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的主要負責人。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在這次民主學運中有積極表現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

據聞，關於知識份子，當局已有了一個十二人的「黑名單」，後又增至二十人。其中為首的是嚴波「五一七宣言」的嚴家其，包遵信、李南友（記者），在逮第一批名單中的還有黃靜南（四通集團總經理），程明遠（北京大學講師）、陳一諮（體改所所長）、王軍濤、鄭義、蘇煒、劉賓雁、李陀、遠志明（《河殤》作者之一）、謝瑾（報告文學作家）、李洪林、于浩成、蘇紹智、甘陽、蘇曉康、劉再復、李澤厚、劉曉波、高瑜等等。



嚴家其（屬城之前，北京）（參照原信）

目前已知被捕的有劉曉波、高瑜、曹思源。

已逃出國境的有嚴家其（及其夫人丁子霖），蘇曉南、蘇煒、甘陽、蘇紹智，還有學生領袖封從德、周舵、王丹、吾爾開希等人。

在大屠殺之前離境的，有李陀、北島。劉再復原定參加六月初在新加坡舉辦的文藝營，但臨時未見出席，相信仍在大陸，下落未明。

其他被通緝的知識份子，分別躲藏了起來，情況未明。

「龍的傳人」侯德健，大屠殺的當晚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還扮演了負責戒嚴部隊交涉的角色。據悉他已受傷，正在醫院中。當局對他還未採取行動，可能因為他既是從台灣回歸的歌手，又沒有參與有關「非法組織」的原故。他的妻子程琳，則已在大屠殺後離開國境。

老一輩的著名法家與畫家黃苗子、郁風夫婦，曾在香港電視的訪問中，言詞激烈地批評當權者及包護學生。據知他們兩人也已在大屠殺後到澳洲探望兒子去了。

這批知識份子中，逃境最危險的是嚴家其和包遵信。嚴家其參表「五一七宣言」，把鄧小平指為末代皇帝。反嚴後又發表「告李鵬書」。他又組織了「北京知識界聯合會」，並任會長，更在廣場辦起了民主大學。直至六月三日晚上，他還到民主大學演講。傳說他為趙紫陽的智囊，實不可信。在八七年反自由化時，趙紫陽曾保過他，但兩人並無特殊關係。嚴家其基本上是獨立的學者，在這次民主學運中備受尊敬。

據說，嚴家其去年因為提過聯邦制，被鄧小平說成「比劉賓雁還頑」。最近鄧小平又有了新的評語：一嚴家其比方勤之還壞。」

嚴家其逃離之後，通緝犯中「最壞」的大概要數包遵信了。

至於另一位在民主學運中也是常常出現的戴晴，據說只有她還留在自己家中，沒有躲起來。這可能因她的出身（葉劍英養女）有關，另外則是由於她在這次民主學運中，一貫持較為穩健的觀點，以避免機躁為主。她的意見雖未被學生所接納，但已給當權者一個「不算激烈」的印象了。■

知識份子面臨大劫難

□傅曲

繼六月四日血洗天安門之後，中共當局為在大逮捕取高壓手段，佈下天羅地網，在全國組織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以抓「黑手」為名，對於支持學運的知識界，面開界進行大清洗，全面整肅，以致大陸籠罩在一片赤色的恐怖之中。

赤色恐怖：緝捕、綁架

六月十二日，中國公安部公佈了一項決議，將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一的通告，公開地在全國組織學運首腦及民運份子。通告指令各地公安機關及武警可以不依照正常的司法執法程序捕人及使用武器。公安部還指示要快捕快審，一從嚴懲處……。為了宣傳效果，起到儆戒作用，中共電視向大陸觀眾展現了一張標「反革命份子」被中共警察、軍隊、法官和監察官組成的人民審判團」審問的短片。文革中那套精神上侮辱，肉體上折磨「犯罪份子」的情節，又一一展示在人們的眼前。受審者的雙手被緊緊地吊綁在背後，頭被壓低下去，胸前掛着一塊大牌，寫着嚴犯的罪狀。中共此舉暴露其踐踏憲法的醜惡行徑。

中共利用輿論工具，號召人們舉報學運及民運的頭頭，並恫嚇百姓不得協助匿藏那些人。中共還設置專門電話線，要人們舉報「犯罪份子」。

在通緝二十一名學運領袖之後，於六月十九日，中共又在機場、車站等公共設施的地方，張貼通緝中國著名學者一七君子」的命令，這七人是：萬潤南、嚴家其、楊明暉、包遵信、陳一諮、王軍濤和蘇曉康。萬潤南「四通集團公司」的董事長，被指控在北京民運期間，提供物資，支持學運。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寫過《文革十年史》和《晉陽秋》，是中共黨內批毛的健將。曾被通緝為趙紫陽推行改體改的顧問。在學運期間，非常活躍，聯繫其他知識份子發表了數封公開信，要求中共採納並推行民主化的建議。五月中旬，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期間，嚴煦包遵信、戴晴（作家，葉帥的乾女兒）等人到天安門廣場，雖屬於學生和中共政府之間，試圖勸說雙方讓步，但未有結果。陳一諮，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是趙紫陽的智囊，對大陸農村的經濟改革作過，定貢獻。北京發佈部份地區戒嚴令後，陳的「體改所」領銜發表了六點聲明，抨擊李鵬對學運的政策。蘇曉康，是電視系列片《河殤》的撰稿人之一，《河殤》的播映，他曾被中共，控政治老人保馮有「設計之仇」。

中共在大陸各地，還加緊逮捕民運份子和持不同政見者。在北京的街頭，不時可看到一群人當事人，在「六四」之後，曾支持或參加民運的人突然失蹤了。民運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六月四日上街去買菜油，據傳竟然一去不復返了。

防大講壞勤曉波，四井非七日藏美國回來，被人舉報

運之中，一天他騎着自行車上街，被一輛衝過來的白色小橋車截停，車上下來幾個人，把劉逼入箱自行車，塞進車裏跑走了。（《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和新華社等傳播機構，也有一些青年記者失蹤。）由六月四日始，中央已經捕近兩千人。

箝制思想圖愚弄人們　為了箝制人們的思想，

鐵標愚弄大陸人的，對新聞界的整頓在目前已經開始了。

早在五月廿三日，李鵬便任命了王忍之、袁木、何東昌、曾建徽和李志堅組成中央宣傳小組，並委派人進駐《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和新華社等傳播機構，也有一些青年記者失蹤。由六月四日始，中央已經捕近兩千人。

箝制思想圖愚弄人們　為了箝制人們的思想，鐵標愚弄大陸人的，對新聞界的整頓在目前已經開始了。

中華精英逃亡・落網

王丹、柴玲仍在匿藏

張風血雨之後，又是白色恐怖籠罩神州大地。中華民族的精英，正面臨新

■張結鳳



■沉思的吾爾開希。

一輪的快捕、快訴、快殺，北京當局亦嚴遵各國證產後，踏入七月，已現少公佈逃捕消息。據傳這是新任主管宣傳的李瑞環的指示，猜傳媒不要再報道這方面消息，以免受到外國更多制裁。

據悉，亦有人估計當局是在拘捕工丹之後，考慮到公佈此舉都反感，故與時並未公佈。不過由於王丹位於學運領袖通緝名單上第一名，不可能永不宣佈，若拘捕了很快便有分曉；可是直到截稿北韓故之時，仍無王丹被捕消息。

近期官局傳是證捕了很多人而不再大張旗鼓地宣佈。據本刊得到一項確切的消息，由於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會堂石階前簽下高級請願書的學生代表之一，北京大學研究生李進進，經已遭逮捕。

李進進是北大八七屆法學博士生，北大前上生畢業後，曾赴湖北政法幹部學院當憲法學系的教員，八七年獲選北大繼續攻讀。去年他擔任北京大學研究生會會長，今年學運初起，他即積極參加，成為學生代表。後來北大在學校領導對學運動告他，身心讀書，不要參與政治；李進進遂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請願之後，辭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之職。月後各校學生成立的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他亦沒有參與。不過當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正在籌組時，學聞他曾提供法律上的意見。五月底三名工自聯的代表一度被捕，工人前赴公安局交涉，他亦予法律上協助。

香港人提供吾爾開希錄像

吾爾開希的狀況較為明朗，他已於六月底到了法國。他能夠成功逃離中國，據他自己說是「千辛萬苦，九死一生」。他的錄像講話，他指是自六・四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學運消息了。不過這錄像帶的處理問題，曾問出小小風波。

六月二十八日，早上路傳吾爾開希經港送往外國，當天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部接到美國全國電視公司的通知，有一輯吾爾開希的講話錄像，將於香港時間下午播放，如下午七時過後，使可傳片至香港。無線方面要求先要文字稿，但美國方面表示根據提供影片的人士指定，不能提前給予無線，必須待當天下午七時。很明顯，下午七時剛好是無線晚間新聞播完（通天氣報告也播完了）的時刻，如此規定，是不讓無線在六時半的晚間新聞播出這輯錄像影片。

可是在當天早上，亞洲電視即從影片提供者手上拿到一個拷貝，樣本不必待美國傳送過來。雖然仍需待美國方面先播，但影片在手，可以先做好字幕等準備功夫。後來無線因壓晚高層反對全部播出這段影片，致使無線新聞部原準備在晚間新聞全部播出的計劃成空，無能播出片斷。後經爭取終於可在晚上八時半播出，但因事前沒有把握爭取成功，沒有宣傳，觀眾沒有注意，反而多數觀眾都在等晚上十時若無線播出的特別節目。

上述安排，亦令新聞部的員工均大感不滿，無線是對提供影片者的處理手法不滿，領視則對公司高層干預編輯政策不滿。基於影片提供者熟悉本港觀台的電腦運作，間接暴露了他的香港人身份，亦說明了這段影片是在香港錄製。

李進進被捕秘而不宣



■柴玲如今既不在澳洲，又不在香港。

嚴家其欲往英、美不果

知識分子是當局搜捕的對象。知識分子在過去數十年屢受迫害，「反迫害」的鬥爭歷歷在目，故此早於事態未惡化前，不少人已作出了逃亡的準備，甚至有些早已躲藏起來。

嚴家其並沒有逗留，他一直到六月三日晚上仍公開露面，積極活動，居城之後始踏上流亡之路。

嚴家其在香港之時，曾接觸多國領事館，尋求庇護國。其中美國早已因為庇護方勸之而與北京當權者關得很僵，為了顯反其全球戰略考慮，美國政府不欲嚴家其馬上前赴美國。英國由於香港問題而與中國關係微妙，亦不願沾惹此事。法國則最是爽快，毫不考慮便答應收容，於是戰於六月二十二日離港。

二十多名民運人士在法國

法國在這次血洗北京事件後表現極為強硬，強烈譴責北京當權派，並曾發言領導這次民運的中國人。據知，目前已抵達巴黎的北京民運領袖，包括知識分子和學生，已超過二十人。

法國政府這次一致義」的表現，已引來北京的抗議。可見美國的顧慮，亦不是沒有根據。北京指責美國政府在國際上煽動反華反共，其實華府雖然沒語多多，但行動極其謹慎。除了嚴家其之外，亦有曾參與民運的人士經着一次來港的機會，要求美國領事館庇護，遭到拒絕，最後終於可在晚上八時半抵達巴黎。

中共在搜捕知識分子方面，除了劉曉波被捕有正式公佈外，其餘傳聞被捕者均得不到公安部門的證實。

日前傳聞已被逮捕的知識分子（編按：名單詳見本期曾慧燕文），除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員包遵信之外，很多與學運的關係不是很密切。因此，假若這些傳聞屬實，則按照他們的罪行也是無法解釋得通的。中共大搜捕民運人士，藉口是「制止動亂」和「平息暴亂」，假若知識分子並無積極參與行動，與學生關係又不密切，那除了以言入罪，思想入罪之外，確是沒有逮捕的理由的。

最近北京方面已傳出要逮捕政治犯，所謂「官傳與積極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亦列為犯法。在如此空泛和難予確切定義的原則下，正成了當權者打擊異己，創除眼中刺的大好時機。

打擊體改所及河殤派

五月學運期間，知識界已接到消息，謂當局欲對付幾類人士，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趙紫陽智囊）、「河殤派」（文化批判思想）、長期自由化傾向的人士等等。

其實上述這些人士，早已是李楊集團和老人黨極度討厭的人。尚到鄧趙散，趙紫陽倒台，體改所自然遭殃，因此體改所所長陳一諮自然是他們要去除的重要人物。電視系列片《河殤》曾被老軍頭王震大轟，趙紫陽即表示讚賞，《河殤》的一批作者的批判性言論，保守派當然也是受不了的。《河殤》總撰稿人蘇曉康除了參與四月二十一日的知識分子聯名信，和五月十四日曾到廣場勸絕食學生撤退外，後期參與學運、民運很少，因學運而逮捕他，理實「冤案」。方勵之更是自覺與學生接觸對彼此均不利，自始至終沒有介入四、五月學運，竟然也成了頭號通緝犯，除了因為鄧小平討厭他之外，實找不到其他解釋。

其他傳聞致捕的知識分子，如四通研究所所長魏思源，和北京經濟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亦是早已受當局注意的活躍分子，如四通研究所今年初主辦憲法研討會，陳子明是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積極參與者，當然是不為保守派所歡迎的人物了。可以說，保守派在這次大搜全勝，掌握思想控制權之後，所做行的大逮捕，實際上是一次大清洗，將所有具有民主、開放思想的人，一網打盡，斬草除根。手段之狠，可謂歷年來之最。

綜記今年三月底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曾傳出人大正在研究取消「反革命罪」一法律條文，並指出所謂「反革命」，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容易製造以言入罪冤案。言猶在耳，當權派知大抓「反革命」，將言論、思想上的異己活作最嚴重的罪犯。這種倒退做法，無疑是向掌嘴巴。

李瑞環禁止大肆宣揚快捕快訴，以求減低恐怖氣氛，可是追緝民運分子的命令一天不撤除，仍然是人人自危。唯一補救當前局勢的辦法，祇有停止大搜捕。

精英大變節大叛逃

•四十年未遇的衆叛親離

•柳彥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以來經歷過不少政治和經濟的困難時期，例如：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年朝鮮戰爭期間，中共來不及醫治由韓國引起的戰爭創傷，又要與當時世界最強大的美國軍隊作戰，並承受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封鎖。五十年代末期，連續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死上千萬人，整個國民經濟達到崩潰的邊緣。一九六〇年代初，中共與蘇共分裂，除受到蘇聯撤消經濟援助的打擊，還遭受到蘇美南北合圍。十年文革，更是全國幾如陷入地獄，幾千萬人受到迫害，一個廣山大地震毀掉了一個唐山市和二十幾萬人。

但是，注意觀察中國大陸事務的人都會發現，以前再困難都好，也不至於出現象北京屠城後中共面臨的大變節，大叛逃的現象。可以講，這是中共四十年未遇的分崩離析，衆叛親離的窘境。細微分析這一現象，所以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中共的前路阿弥！

這次中共發動大變節、大叛逃，大致具有如下顯著的特點：

超過前四十年總和

自中共六月四日北京屠城後至六月底，不過這短二十來天時間，但是宣佈脫離中共，取消黨員資格；向西方世界尋求庇護；或者以各種方式逃離跳舞的，其總數可以講，除了朝鮮戰爭中，中共官兵被俘投降外，已超過了前四十年的總和。

據路透社十七日電，至少已有二十名在海外的中共外交官和使館人員尋求庇護。被要求庇護的西方國家有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法國、比利時等。這些國家爲了保護這些變節人員及其仍在中國大陸的家眷，拒絕遣送變節的人數和姓名。

路透社十六日源太華電，還指出加拿大政府證實有六名以上的中共駐渥太華大使館職員逗留尋求難民人員，按許自由。其中一位中共外交官員的兒子在六月四日北京屠城中喪生。

資料顯示，中共在「文革」前，外交人員變節幾乎可以講沒有的，開放以後才有數量很少的人員變節，頂多一年跑個把人，被沒有過二十天要跑二十多個人這樣的「高速」。

六月二十三日，美國洛杉磯、中國民主聯盟」的大會上，突然有位叫鄧華强的黨員上台宣佈自己是中國「國安部」特務，堅明從此脫離黨籍，並要求美國保護，使全場震驚。

此外，這次中共宣佈開除黨的人數也可謂驚人。六四屠城後，中共元老葉劍英九帥的養女、北京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即在接受香港電視台訪問中表示：「再也不能在這個法西斯黨呆下去了！」劇作家王培公也公開表示退黨。更驚人的是，在美國洛杉磯的以科劍爲首的三百一十五名中共黨員，在「新聞自由專報」第二期上發表「集體退黨聲明」。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二名中國在日本東京的留學生在國立京都大學出席記者招待會，宣讀了他們的退黨聲明。

至於，在中國大陸各地，分散在各行各業中的對中共約退黨者不計其數。按北京、廣州、雲南的抽樣調查，估計總數不下於二千萬。而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建政近三十年期間，中共多次擴到國民黨領歷，其退黨人數也未超過十萬。

官階高至「副部級」

變節、退黨和叛逃的中共人員的級別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過去，一般都是使館的下層工作人員，搞外貿的一般辦事人員，以及一些運動員和演員；中共軍隊外逃的也是下級的兵士和飛行員。

但是，這次中共使節變節的就有多名領事一級的人物。最早「曝光」的中共變節使節是中共駐澳大利亞雪梨領事館的副領事董浩。

六月二十二日，在紐約華埠召開記者會，發表退黨聲明的是留學生；變節的外交人員據悉有一半以上是領士、博士；趙復三是世界知名的教授；普通的學生領袖也不乏研究生；至於講到藏匿的專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更是目前大陸學術界、理論界的頂尖級的人物。

據大陸知識界的權威人士評論，六月四日北京屠城後引致的中國大陸知識界大叛逃，其造成的直接損失或將來可能造成的損失，遠遠超過「十年文革」所引致的破壞。加上中共對在校大學生的殘暴鎮壓，將使中國大陸出現一個新的「文化冰河期」。

此外，我們還可以留意到，這次背叛中共人士是拿不動搖，義無反顧，態度非常堅決的。由於中共有着一套非常嚴厲的制裁制度，背叛人員不但牽及個人可能遭受的打擊，還要牽及到妻兒、父母可能遭到的報復性制裁，甚至可能丟失生命。但是，這些中共駐外使節人員時還些價之了成外。據悉，中共駐外使節偷比出大使館高級職員郭瑞傑在北京屠城後曾試圖偷越邊界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但沒有成功。一般相信，他的後半生會是悲慘的，即使不被中共槍決，也會被流放到塔里木沙漠勞改了此殘生。

對此，相信所有背叛中共的人都曾考慮過，但也沒阻止他們的決心。被中共通輯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目前仍有十五名在逃，儘管中共當局仍一再宣傳自首從寬處理，但他們都不信當局宣傳，積極尋覓通道，逃離中國。

據大陸的消息人士透露，起初一些低層的駐外使節變節，留學生要求退黨以及民運分子外逃，並未引起中共高層的重視。鄧小平還引用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蒙古時說的「老天照樣下雨，姑娘照樣嫁人」，表示無所謂。李鵬還說，「中國十一億人，跑他一億人也沒有甚麼了不起。」但後來變節人員衆多米骨諾牌一樣引起連鎖反應時，便慌了手腳，慌忙在政治局會議研究緊急措施。其中取消原有的出境證，換發新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出籠。

此外，中共使館加强使節人員的控制，甚至對不可靠的人員採取禁止外出或監視的手段，對留學生也加强了控制。但這些倒行逆施招致更大的反抗。

可以相信，今日背叛中共的這批民族精英分子，將來就是中共暴政的掘墓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趙復三

全國兩天抓人近萬

在白色恐怖下

本刊特約記者　常　川

由於大批中共黨員在學運中支持了學生，因此在逮捕學生領袖的同時，實際上展開了新的清黨運動。鄧小平、陳雲對高幹支持學運很生氣。鄧小平批評說：「立場不穩的應立即從崗位上撤下來！」在一個會議上，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與中央領導雙方拍了桌子。譚當場氣得吐了血。在場的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也心臟病發作，雙雙被送進了北京醫院。

楊尚昆說：「新聞界燃了陰風，點了鬼火。這幾年記者隊伍素質降低了，現在到了非整頓不可的時候了！」李鵬說：「有少數記者上竄下跳，執意和黨中央唱反調！」一些大報的員工，已開展了一個不合作的「沉默」活動。

北京的暗流未乾，全城乾旱在白色恐怖之中。下，平津一帶北京城，是全國都在進行大搜捕，大逮捕，大鎮壓。

首要目標是，反革命動亂分子」，是「動亂分子的支持者」，是一切「



北京已成了被戒嚴部隊的天下

極大規模的逮捕浪潮正席卷全國

鄧小平，又是這位，總設計師」，北京當局的「總設計師」，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暴亂分子一全部揪出來結案。從公安部內部透露出來的一個中分機密可靠的消息說，在六月十一、十二兩日，全國已逮捕了近萬人。各地公安部門上報公安部需要逮捕的超過十萬人。這個數字說明，一個空前大規模的逮捕浪潮正在席卷全國。中共之所以鎮壓學生，一方面是要把殺民主運動，另方面是爲了轉移全國人民對物價上漲和官倒的視線，壓制他們日益不滿的情緒。兩者都是從根本上保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利益。說到底，爲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不惜血洗京城，還要把全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和先鋒隊基幹殺絕，這是多麼野蠻，多麼殘暴！

打擊黨內反對派的新的清黨運動已展開

六月六日，趙紫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部委領導幹部會上強硬地表示，只是在這次學運中參與了一些反革命暴亂一過程中，被過蓋拔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都將受到黨紀的追究。

北京市局級以上黨委和中央的通知，凡是在學運中支持了學生，參加了遊行、示威的中共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必須在所屬黨組織內部，然後逐級上報。登記後還必須在黨員大會上做深刻檢查。會根據效員本人的檢查分別作出處理。由於大批中共黨員在學運中支持了學生民主運動，因此在逮捕學生領袖的同時，實際上展開了新的清黨運動，少要加過學生運動的中共黨員，正處於惶惶不可終日的境地。

現統計，參加簽名的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已知者近百人。截至六月十日，在這了的有五十多人。鄧小平、陳雲對高級幹部支持學運很生氣。鄧小平批評這些揚過簽名的黨員高幹，並說：「立場不穩的應立即從崗位上撤下來！」有跡象顯示，楊尚昆，李鵬反動集團將策劃大規模清洗反對派，各級領導人，白色恐怖同時在黨政軍高級幹部中產生。

新聞界成重點打擊對象之一

中共當局在瘋狂逮捕、鎮壓所謂「暴亂分子」的同時，還開始「清理」新聞界。首當其衝的是中國青年報駐雲南記者，他已被雲南公安局逮捕。名是向雲南大學、西南大學等大學生「傳遞北京情報」、「煽動、支持大學生上街遊行」，一在自己家裏保護兩名被雲南省公安廳通緝的學生等等。這是中共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後第一個被逮捕的記者。

六月十六日，北京市新聞界，由市委宣傳部責令十二名新聞記者的罪名是支持學運，向大學生、傳遞情報，參與反革命暴亂，煽動和組織北京地區的新聞記者「非法」召開學生絕食、「陰謀串連組織非法的首都新聞記者自治聯合會」等等。據消息來源說，這十二名記者已被公安局立案偵查，如果「罪行屬實」，他們將會被逮捕。

在整個學運中一直堅持支持學生運動的中國青年報，有六名記者受到停職待審的處理。其他大報，也傳出同樣消息。

鄧小平、楊尚昆、李鵬對新聞記者上街遊行極爲不滿。鄧小平批評說：「新聞界煽了風，點了鬼火。這幾年記者隊伍素質降低了，現在到了非整頓不可的時候了！」李鵬說：「有少數記者上竄下跳，執意和黨中央唱反調！」一些大報的員工，已開展了一個不合作的「沉默」活動。記者每天按時上班，按時下班，大家彼此誰也不講話，開會也不發言，人人成了啞巴，報社成了一座死穴。



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

人民將再遭文革式的東西愚弄

最高等級的「黨的喉舌」人民日報，清理工作早就進行。這種對新聞自由不由分說的殘酷，用強權和命令野蠻地干預報社的舉動，在報社內引起了公憤。

六月三日上午，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報總編輯編前會議上，向中央領導發了脾氣。譚文瑞痛苦地說：「我們人民日報不站在學生立場上，客觀反映一些情況行不行？」中央領導說：「不行。」譚又說：「如果不行，我就辭職！」中央領導說：「辭職也不行！」譚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中央領導說：「你住嘴！」雙方拍了桌子。譚當場氣得吐了血。在場的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也心臟病發作，雙雙被送進了北京醫院。人民日報總編輯譚文瑞在醫院給報社打了電話，激憤地說：人民日報要屬於人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據說，當譚文瑞開訊軍隊開始大屠殺之後，曾企圖以自殺來抗議，但被搶救，並被嚴格看管起來。

現在，錢李仁、譚文瑞都被迫離職，接替他們的是李鵬、楊尚昆的宣傳班子。在中共內部鬥爭史上，爭奪輿論陣地、宣傳機器是極其重要的一役。看來李鵬已經在表面上掌握了這些機器。所以說「表面上」，是因爲傳媒內部人心不服，像譚文瑞那樣違事比較圓滑的人尚且掐案而起，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軍方將全面接管北京新聞單位

四中全會後，中央已決定用很大力量整頓新聞界，除北京日報、解放軍報之外，其他各大報都將面臨着改組領導班子問題，並已決定各大報刊的總編輯都將由解放軍總政治部派出。來自各大軍區的十四名原屬軍隊文化部、宣傳部長的師級以上高級官員，已到中宣部和總政治部報到。一場大清洗運動即將在新聞界全面展開。

算賬何須到秋後

早有「賬本」在手，中共撕下面具大舉緝捕學運領袖，清算離心知識份子無所不用其極。

承　嬰

北京大屠殺的那幾天，筆者常打電話給上海的一位朋友，向他通報北京的局勢。電話中，友人不斷大呼：多打電話來，那怕只講一句兩句也過癮。當時，六月九日鄧小平的亮相，竟使國內氣燄為之一墨，此後那位朋友再接到我的長途電話時，卻連連驚叫：「不要多說，不要多說！」我曾在國內生活過幾十年，可以想像得出電話那一頭朋友的驚恐狀：氣溫驟到零下，人們等待着一場清算。

北京學運被中共當局血腥鎮壓後，幾個星期以來，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要因當局大肆通緝、搜捕參加學運和抗議活動的人士，紛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中共當局，除了捕殺行動之外，已經開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回顧大人是報復清算行動。事實上，這遠未到秋後，算賬已經開始，而且是連本帶利，聲勢超過以往任何一次。

要知道中共怎樣秋後算賬，讀者不能不知道中共一向以來是怎樣向人民記賬的。每人只有身份證一張，似生活在中國，每個人都有一本「政治賬本」。

檔案袋：不斷加厚的賬本

在中國，上至黨的首腦，下至縣鎮小單位的司閽，只要他指的是共產黨飯碗，只要他屬於國家幹部，每個人都是有一本賬的。這本賬，就是那神秘的「檔案袋」，從中央到各級人事組織建立的檔案館或檔案室，可以稱為他們的賬房。

不用說海外或海澨的人，就連國內幹部門的「外高聯」、「民自聯」、「知聯會」四個組織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在幾天之內，上海、成都、武漢、杭州等城市相繼跟進，對學運期間的同類組織予以取締。

六月十四日，兩學運領袖周鋒鎖、熊焱分別在內蒙和西安市遭逮捕。公安部門不僅一日多次通過電視轉播，並對「大義滅親」大肆宣傳（周鋒鎖由其姐姐送交公安局）。

十五日，大搜捕在全國進行，北京「工聯」總部被宣佈「非法組織」，「首都學聯」、「北高聯」、

你不是被過「要自由要民主」嗎？當現在給你「講清問題」的自由，夠你慢慢受用。

第三關：入學關。幾百萬應屆中學畢業生，面臨著升學考試，這對他們中大部份人，是穿草鞋與穿皮鞋的分水嶺。現在，他們的檔案裏會加上一條：親友中有人參加過學運進行嗎？有受通緝或有傷亡的嗎？諸如此類。沉寂多年的「強調政治條件」這一條，又將重提，並將成為進入大學的主要因素。哪怕奴才不要人才，共產黨還還會花錢去招收可能成為「絕食勇士」的吾爾開希嗎？

一人一信有得有失

中共實行新聞封鎖之後，再為了使國內人民及時知道事件真相，發動了一人一信或一人一電活動，大力向國內各省市黨委發送印件或傳單。這一活動使破中共的新聞封鎖，把港、澳和國外華人聲援學運的消息以及北京事態的發展最快送給大陸人民，中共對此又怕又恨，於是，動員鐵腕和對學運民運份子的搜捕和清算，戒嚴當局向各地發出通令，勒令港、澳「反動傳單」的收件人，必須立即將收到的信件上交，否則後果自負，這是中共一系列秋後算賬行動的一部份。

當然，有一大部份寄件是只有限位而沒有收件人的，公安部門雖以據此去追究，即使是有名有姓的收信人，中共的公安部門，也只能要求人們上交了事，難以對大面積的有海外、港澳關係的人實行打擊報復。

在風聲收緊之後，確實會有不少人怕成為打擊的靶子，主動上交外界的印刷品，最生技的：也確實會使正常的通信受到中共的檢查，但是，外界的聲援行動，使人民更加認清了中共的新聞封鎖，對中共自說自話的宣傳更少人相信了。

幾位學生領袖在天安門通緝之前曾對外界表示，如果運動遭到鎮壓，他們會轉入地下活動，堅持長期鬥爭。

地下活動談何容易

其實，這只是天真、幼稚的想法。

為防止學生轉入地下和盡快逮捕「反革命暴徒」，中共會採用下列的手法：

一、加大宣傳聲勢，把通緝對象說得十惡不赦，增加人們的仇恨；

二、加強典型宣傳，「聚暗投明」的典型或抗拒被嚴懲的典型。這次大通緝，一位姐姐、姐夫送弟投案和母親送子自首的新聞，在中央電視台無數次播放，造成心理上的威脅。

三、殺一儆百。這是中共加強恐嚇的極端手段，一面加緊組織追殺，一面在上海、北京拿十幾個人頭開刀，同時提高戒嚴部隊通令的語調。

在第十五號通令中，打擊面竟擴大到「知情不報者」，這實際上不但為了打擊學運領袖，也是為向廣大同情者算賬埋下了伏線。

四、對它的敵人進行分化瓦解，所謂「落實政策」，這是中共慣用手法，鼓勵他們交代揭發，為中共的「反革命暴亂」論斷提供依據。

領袖人物命運堪虞

歷來的政治運動，都會創造出一個新的「份子」來，「反革命份子」、「胡風份子」、「右派份子」、「左傾機會主義份子」、「五類份子」、「保皇派」、「四人幫幫派份子」、「三種人」不一而足。如今北京事變，鄧小平也會製明一個什麼「份子」來為他的敵人定性嗎？單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夠用嗎？「暴亂份子」如何？

一三、被劃上了「份子」，被戴上了帽子，自然會被列入另冊，只有在期望中等待着歷史給他們平反。

那些被通緝或被追捕的學生和工人，當然早已列入了另冊，人們關心的是，等待他們的是怎樣的命運？

事實證明，中共在學運中的所作所為，是只講需要而不講是非的。對這樣的政權，還能抱着仁慈的幻想嗎？你還能指望一旦那些被通緝者落網，軍政當局還會「保護」他們的愛國熱情嗎？

對中共來說，殺一個學生領袖易如殺死一隻鴨蛋。但是，估計中共對學運領袖不會輕易動用極刑，理由如下：

第一、對北京當局的大屠殺造成的國際反響，其強烈的後果絕非中共始料所及。雖然鄧小平一貫「不信邪」，但如一意孤行殺害學生領袖，則不能不憂及更加可怕的國際後果，美國及西方國家相繼與中共斷交、經濟封鎖等都是可能發生的後果，已處於困境的中共當局是不願為發個人頭造成如此後果的。

第二、國內民心的震盪，亦會是中共考慮的因素，而且，如要殺人，總得有罪名。手無寸鐵，以絕食為武器的學生們，如何定罪呢？這本來就是棘手的問題。

第三、中共勢必會借機製造假象，來逃一步落這它的「預置」的套理。而且，中共從來就善於分化瓦解，對娃娃們做一番軟硬功夫之後，或許會有幾個為爭取「寬大」或「落實政策」而變成中共方面的「證人」，去證明資本之類的猶天大謊，這也是不足為怪的。■

九十年代 1989/7

留学生返国内支援学运被捕

本刊消息：

一位中国大陆的留美学生，六月八日表示他已写信给布希总统，希望他能拯救他的妻子和一个一岁大的孩子，他们已被中共绑架。

这位现住芝加哥的李姓学生，八日接受CBS的电视访问时说，他的妻子和小孩，原定本周一自北京搭机返美，在北京的亲友曾到机场送行，但他接时到旧金山机场迎候时，却没有发现妻子和小孩的踪影。

李的妻子也是一位留学生，她于这次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高潮时期，自美国赶回大陆，主要的目的，是到天安门参加学生们的示威活动。她在行前告诉CBS的记者，她是深深受到大陆学生那种争自由，争民主的精神所感召，身为中国人，她必须前往给他们支援。

她也是大陆民主运动展开以来，第一位返回大陆现场支持民主运动的人。

李姓学生说，经过几天来的打听，有位「中国民航」的职员告诉他，他的妻子和小孩以及另一位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登机前被中共的便衣人员挟持走了。

李姓学生说，中共扣押他的妻子，很可能是害怕她回到美国之后，把中共镇压学生的实况，告知自由世界。他说，虽然已有很多外国新闻媒体的现场报导，但他的妻子是亲自参加运动的人，她也是中国人，对内情的了解更多，也更为深刻。

最近返回大陆失踪的大陆留学生，除童伯宁，程渝之外，另有一名叫做丁健的留学生，目前也下落不明。

三人中，程渝就读芝加哥大学；童伯宁、丁健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两周前，童、丁二人，返回大陆观察北京学运，临行前并带走该校「中国同学学者联谊会」捐赠的九千美元给北京示威学生。

据加大同学八日说，当童、丁二人抵达北京之后，丁健曾打电话向校告诉一位同学，如果不回来看看学运，一定会遗憾终生。

不久，他二人曾将北京所见写回美国。但是上周六有同学打电话到北京丁健的家中，其家人却要他不要再打，因为他们担心已有警察在录音。

该校同学说，最后得到丁健的消息是本周二，他打电话到美国之后就失去踪影，当时他说，他怀疑有人跟踪他。「究竟丁健是否安然无恙不知道」，他的一位同学说，「有时我觉得丁健胆大了一点」。

与他同行的童伯宁，是五日在北京搭机准备飞返美国时，在人关后没有下落，他的朋友曾在旧金山机场迎接，却没有看到他，经与北京连络，他的家人说，曾亲自送他进关的。

此外，当天与童伯宁一起登机的程渝，最后也跟童一样失踪，而怀有四个月身孕的程渝，身边还有她的孩子。

为了找寻他们三人，两校的同学，已写信给美国布希总统，请他帮忙代为寻查，以便早日返回美国。

民主中国 89/7

大屠殺大追捕下的勇敢

——中國文化人

■會慧燕

勇敢播音員李丹

歷史將會記住這一天：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華民族的「國殤日」。

歷史也將記住這個人：當代中國最勇敢的記者——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

「邪惡望想獲得勝利所落空的就是善良的人們保持沉默，但這位勇敢的中國記者面對恐怖卻沒有沉默。」一位在北京「六四」慘案之夜，及時錄下李丹那段以非凡的勇氣自撰播出的實播稿的外國記者如此表示。

當晚，李丹在工作崗位現場直播英語新聞時，向全世界的英語聽衆報道了中共軍隊殺害市民和鎮生的暴行，話音剛落，即被學管電台的戒嚴部隊拖走，至今生死成謎。

且讓我們記下李丹這篇學血丹心，捨生取義而發表的實播稿全文：

「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羣衆，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着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民衆阻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羣發射，面對反抗的羣衆前猶像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衆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以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關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想請聽衆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當這位勇敢的播音員讀完上述廣播稿時，電台馬上換成另一名播音員的聲音。而這歷史性的一瞬間，被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捕捉到了，而且記錄下來，並在播遍有關新聞時，把這一最寶貴的聲音」重播一遍，使聚在鼓裏的大陸老百姓確知在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

筆者在「六五」大逮行時，從留生手中搜得這份廣播稿的文字資料，大家還不知道這位勇士的名字。一位留學生激動地對筆者表示，你一定要報道這位記者的事蹟，我們不能讓他沒沒無聞。他太了不起了！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這位「無名英雄」的名字。爲了突破暴政的新聞封鎖，即於六月九日在美創辦的《新聞自由導報》，在第三期報道了「當代中國最勇敢的人」，其中最勇敢的記者正是李丹。（該報還報出被勇敢知識分子——劉曉波，最勇敢的中國青年——民安街上坦克阻擋十八輛坦克的王維林。）



■《河殤》作者蘇曉康據傳也被捕。

新聞自由導報創刊

目前，由原深圳市委報副總編輯曹長青等多位原中國大陸新聞從業員發起的旅美中國新聞從業員協會暨新聞自由導報發起人，已增至四十四人，其中包括原新華社記者九人。該會於六月三十日發表「致世界記協公開信」，「呼籲國際記者聯合行動營救那些因報導北京大屠殺真相而被中共逮捕，可能受殘殺的記者同行」。

該會指出：「中國發生的悲劇，一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武裝人民爲敵的黨，中國現政府是一個法西斯政府，中國現行政治制度是一種專制、獨裁的制度。沒有新聞自由，沒有新聞從業員的基本權利——新聞自由而與暴政不停止的抗爭。我們堅信，新聞自由的光芒一定會穿破暴政的鐵幕。」

在這大動地、可歌可泣的「八九中國天安門民運」期間，不知湧現多少感人的人物和場面，都是值得將來史學家大書特書的。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筆，便是「不甘喉管被割斷」的大陸新聞從業員的覺醒和衝起。儘管他們爲此付出血的代價，仍無所畏懼地「伸出剩下的半截舌頭」的喊。

大舉搜捕民運分子

據了解，在中共當局因大舉搜捕民運分子的紅色恐怖中，首位遭正式逮捕的記者是《文滙報》的老木（也是詩人》。他在三月初曾與北縣知識分子聯署發表《血色黃昏》作者），阿雲路（《新星》作者）、趙瑜（《中國夢》作者）和原中國新聞社記者、現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高瑜。較早時被捕的則有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五一七宣言》作者之一、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包遵信；《河殤》解說詞撰稿人之一、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王軍濤等。

由此看來，在中共全面鎮壓民主運動行動中，知識界精英已成重點打擊對象。本來，直接對天下國家負責，直接對自己的良知負責，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五四」的原始精神是追求民主、科學及個人的尊嚴與自由，這一精神曾長期處在民族危機的壓抑之下。今年二月十六日，中國大陸爆發三十三名知識分子聯署公開信的壯舉，使文化界出現大覺醒。在四、五月學運期間，知識分子出於對學生的同情和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關懷，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情。即使這樣，仍被學運領袖之一，「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批評「理論界遠遠落後」。沒想到中共某些獨夫民賊，從來就把知識分子看成國中刺，一有機會必欲除之而後快。令人痛心一代菁英還又「零落成泥碾作塵」。行文至此只能擱筆長嘆：蒼天文章傾社稷，只因奸後覆乾坤。

寫於三藩市灣區比德蒙山莊 ◎

知識界精英成打擊對象

消息人士透露：繼趙紫陽的主要助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形被捕後，該研究室綜合局副局長高山也被捕，罪名是向境生傳遞黨的機密文件，洩漏中央高層分歧的消息，是「反革命暴亂」的幕後煽動者。此外，趙紫陽另一名智囊成員、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研究人員白南風，也於六月十八日下午南站半被「名武裝軍人和四名便衣警察從家中帶走，至今下落不明。

至於被鄧小平說成比劉賓雁和方勵之更壞的著名學者、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已和其妻、中科院副研究員高皋逃離毒手，惟其同事王焱及協言授鄧在七月初被捕。下落不明的尚有文藝界的老鬼（《血色黃昏》作者），阿雲路（《新星》作者）、趙瑜（《中國夢》作者）和原中國新聞社記者、現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高瑜。較早時被捕的則有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五一七宣言》作者之

大陸文化人再遭劫難

抓一批、殺一批、流放一批

■曾慧燕

「無論甚麼黑暗來防範思潮，甚麼悲慘來襲擊社會，甚麼罪惡來製造人造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智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

「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

——魯迅

大陸精英成驚弓之鳥

中國大陸，又一次進入「風雨聲雞究可哀」的年代。

來自北京的消息指出，中共對新聞界的整理已日趨白熱化，在紅色恐怖籠罩下的大陸知識精英，成了驚弓之鳥，人人自危。誰也弄不清自己何時「今天不上班」。一如《光明日報》著名女記者戴晴，在「六四悲案」後，仍非常自信地「不會有事」，豈料突然間，就「人面不知何處去」。她的同事，被判她已多天不上班，究竟「何處覓芳跡」，若干時有公安部才曉得。



■北京大學捕捉民運人士。

消息透露，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雖然曾向著名理論家王若水請教過：「『異化』這兩個字如何寫？」但他對知識分子一向恨得牙癢癢的，目前遭禁閉面臨「內部審訊」的命運，使王震報了電視系列專題片《河殤》的「一箭之仇」。可他還覺得不解恨，務必要將他早就看不順眼的「臭老九」趕盡殺絕。日前，他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表示：對新聞界要抓一批、殺一批，再逐一批到青海流放，取消北京戶口，永遠禁止回北京。

筆者曾在美國某刊物上讀過一則引述「北京公安方面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據王震去年底曾對公安部的人表示：「誰想反了共產黨的天，我還是那句老話，用火焰噴射器，用高射機槍對付他。不要怕得罪人，得罪了他把人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保護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羣衆。」此外，王震還在一些場合說過：「該對話的要對話，該談判的要談判，但不要軟弱，我們掌握着政權，掌握着槍桿子，槍口的局勢爲什麼平靜了？還不是大炮解決了問題。」

全國鎮壓斬草除根

記得筆者當時看了這段不可理喻的大話時，初時的反應是大吃一驚，繼而則「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爲王震紙是說着玩玩，發夢也沒有想到他們「言出必行」，竟來「眞傢伙」！這次大屠殺後，筆者才知王震當日所言非謬。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這篇文章找出來讓大家「回味」。由此可見，「六四慘案」是中共一批老軍頭蓄謀已久的陰謀。

另一方面，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七月十日發表題爲《切實抓好四件大事》的社論，顯示將對參加民主運動的精英分子採取斬草除根式的鎮壓行動。

《人民日報》提到的四件大事是：一、徹底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二、搞好治理整頓，堅持改革開放，三、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四、大力加強黨的建設。

果然，中共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情，歷來是慢吞吞的，但對打壓異己則雷厲風行。根據趙紫陽、喬石等人在巴黎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綫」，在七月二十日發表的一項「緊急呼籲」，指出中共已從公開搜殺民運人士轉入秘密搜殺，據同情民運的北京「官方人士」從內部文件獲悉：全國逮捕民運人士已經過十二萬人。北京秘密搜捕達一萬多人；秘密傳訊、拘留、審查兩萬多人，秘密處死已逾百人以上。

不斷有知識分子被捕

此外，北京當局於六月三十日正式批發「一九八九年中共中央三號文件」，列明十種須被整頓對象，目前已傳達到省市級幹部。臨穎陽家顯示，中共已在加緊全面鎮壓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和民衆。而且不會有「蘇猛的心慈手軟」。

消息人士指出，在「八九中國學運研究所」期間發起簽署請願書，要求與中共中央主管宣傳的領導對話的中國青年報學校教育部主任李大同、年五十名作家騎鐵桌示威的詩人徐鋼和「中國文化知識界救援團」發起人之「許良英及「五、一七」宣言發署人之一李南友等人，目前處境危險。至於在學運期間由北京三十八個新聞機構和多個知識分子單位突破官方新聞封鎖合辦的《新聞快訊》，由於其創辦宗旨是要李鵬下台和反對軍管，目前已成當局重點打擊和追查的目標。

大批未能及時見機潛逃的新聞界、文化界和科學界的精英，早被中共列入黑名單中秘密監視，並有計劃分期分批逮捕、審訊。

在中共公安部最近逼新公佈全國通緝四十八名學生領袖和二十四名知識分子名單中榜上有名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已證實被捕。一位日前返抵紐約的中國民運人士在七月十九日自北京獲得這項消息。陳子明在北京市長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作的「平亂報告」中，曾被「光榮點名」。他主持的社經科學研究所，以推動大陸自由民主化爲目標，曾出版一系列政治性叢書。該所共有十五名所務委員，目前至少已有包括王軍濤在內的五名重要成員被捕。

另有消息指出，在學潮期間力爭新聞自由，曾以頭版整版篇幅列出「敢有歌哭動地哀」長篇報道的《科技日報》，目前已有工作組正式進駐。該報社長兼總編輯林自新、副總編輯孫長江、林晨均在日前接到撤職通知。

楊巍再次被捕

至於曾在六月二日與劉曉波、侯德健及高新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的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楊巍，已在七月九日左右在華南地區被捕。他曾先後擔任北京外語師範學院講師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並協助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工作多年，八八年曾陪同費孝通訪問香港。今年初才辭去北大教職，加盟四通集團。

上述戴晴、陳子明及周舵等人，至今仍未見官方正式公佈其被拘消息。倒是原大陸留美學生楊巍，則由新華社報道他被上海市公安部門拘留審查。楊巍這次是「二進宮」。第一次被捕是八七年十二月，被上海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兩年。今年一月刑滿釋放。當局指「他在判處政治權利期間，又與『中國民聯』進行聯繫，提供情況。在上海發生學潮和動亂期間，楊巍混進大學校園和學生進行，煽惑蠱惑伍山、收集情況，多次通過長途電話，向在美國的『中國民聯』主席劉平報告他的活動情況，提供非法組織上海『高自聯』頭頭名單和聯絡電話。楊巍還指上海『高自聯』頭頭出謀獻策，唆使他們對抗中國政府。」

楊巍當年被捕時，曾引起美國國會對中國人權的關注。這次再度被拘，使他在美國留學的妻子亞少莉（其父曾爲前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表示，楊巍自出獄後，言行都很謹慎，並未參與今次民運，中共沒有逮捕他的理由。

限制知識分子申請出國

爲了進一步強化對思想意識和文藝創作的控制，擴大在知識界的「秋後算賬」，中共中央宣傳部日前召開了近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有中共各省委宣傳部長、文化廳長、中共中央各部與宣傳有關的主管幹部、國務院文化、廣播電影電視部、出版總署、教委會等機構的主管。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政治局常委李鵬、李瑞環和書記處書記丁關根，在七月二十日會見了與會人士。江澤民發表談話說，「這次從學潮到動亂再到反革命暴亂，我們的經驗教訓之一，是全黨要深深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不管是黨組織還是行政組織都要重視。」

取代胡啓立主管「思想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工作的李瑞環也要求中共宣傳幹部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近期內整出版一批宣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書籍。

一位有北京探親歸來的人士對筆者表示，目前北京新聞界、知識界人人心情沉重，風聲鶴唳。人人都得寫整面材料，交待自己在學運期間的表現。一批參加學運表現積極的新聞從業員，將會被清理調離新聞單位。此外，負責發發出國護照的單位已接到上級通知，要嚴格限制兩種人的出國申請，一爲知識分子；一爲大學生。

眩是，未知中共現政權是否被過英國戴時首相邱吉爾的名言：「你可以用刺刀做任何事情，但你不能坐在刀尖上面。」

搜捕浪潮下的深圳之行

王路

近日陪友人到深圳一行，所見所聞，似乎是零碎的，不完整的；在大搜捕、大清查浪潮下的深圳人，言行果然收斂了不少，彼此見面，已有些「盡在不言中」的味道。

綜合各種見聞，結筆者一個強烈的印象是：血腥鎮壓已埋下了復仇的種子，只要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相配合，大陸還會有一次動亂，其至眞正的暴亂。其中鄧小平的去世是關鍵時刻，各種政治勢力將會作一次正面交鋒。

希望逃脫的民運分子有作為

內地人士看問題比海外人士清醒得多，是至比流亡海外的戚家莫、吾爾開希、對資歷更清醒。他們認爲，鄧小平的去世並不意味大陸從此走上民主自由之路，如果沒有一套民主政制，即使包青天上台，在中共黨專制制度下，也一樣會成爲第二個活生生的鄧小平。何況中共老人幫的能量，並不會隨鄧小平的去世而馬上消失，仍可能大陸整個局勢變得更壞。不過，要改變中國的命運，只有靠「亂中求變」了，猶如火鳳凰在烈火中重生一樣，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這次到深圳，完全是被動的，事前根本沒有這種打算。

事緣友人鄒君的公司目前突然收到大陸某市檢察院發來的傳真，查詢在兩年前的一宗貿易合約中，中方人員非法收取佣金之事，並謂有關人員已被檢控，希望港方人員能夠作證云云。

肅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鄒君覺得很奇怪，因爲有關回佣一事，涉及金額約一萬元人民幣左右，白紙黑字寫明是給某單位的，而不是個人，對方只是普通工作人員，要貪污也不致於「獨吞」吧？爲了弄清這筆糊塗賬，鄒君決定前去看個明白，另一方面，他也想知道，目前中共當局展行地開展盡貪工作，究竟是怎麼回事。

本過，境城後踏足大陸，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日前聽說有華僑回去探親，向親友談及一六、四、大屠殺事件却被人告發，結果被公安局以「散播反革命暴亂謠言」拘留問話。香港港人士在大陸有什麼「風頭」，更是以「自己人」視之。鄭君考慮再三，除了邀筆者同行壯膽外，還要求某市檢察院保證安全。對方很快回音，謂可以派員到深圳錄口供。看來新任黨總書記江澤民的「辦好七件事」已經成了當務之急。

一踏上羅湖橋，直即感受到氣氛不同尋常，檢查證件的速度比往常慢了許多，海關人員仔細核對照片才放人。一般來說，入境應該比出境簡單才是，其實不然，筆者後來才知道，在北京當局認爲香港是「反革命基地」後，加强了對入境「目標」的注意，據稱有港人携假護照出境，交與民運人士。公安人員主要監視「全支聯」和「中國民聯」的人員，對於後者，中共早就佈置了特務混入其中。但臨學運而生的「全支聯」，聲勢浩大，尤其是成功組織百萬人上街遊行和籌款三千萬，使有關方面十分緊張；加上當時香港新華社傾向同情學運，因此情報有限。據稱有關方面對「全支聯」的瞭解，主要是根據李卓人交代的材料。這裏順便一提，如情者透露：李卓人當日帶上北京支援學運的二百萬港幣，早被中共沒收，而且這個決定在釋放李卓人時已告訴了他。

有了檢察院的「護身符」，我們的過關非常順利。在酒店安頓好之後，鄭君忙着與有關方面聯繫，安排作證的事項。而筆者這個陪客，就趁機到處去找朋友聊天。

「六、四」事件後的深圳，表面看來還是一樣，雖然遊客驟減，高級酒店的人住率一度不足五成，但本地消費能力却有增無減。一些的士高、舞廳生意一樣興隆，一到晚上就人頭湧湧；而那些高級食肆，座上客均是本地人士居多。友人苦笑着對筆者說，這也許是深圳人的末世情懷。「六、四」事件後，不少人想通了，認爲空談政治還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至於說人們知不知道「反革命暴亂」眞相時，友人認爲，現在還不是談「眞相」的時候，反正中共當政四十年，有多少「眞相」可言？連的不說，近的如林彪出逃、「四、五」天安門事件、四人幫被捕、華國鋒下台等，十一億人中又有幾個知道箇中眞相的。

希望逃脫的民運分子有作為

不過，由於深圳毗鄰香港，「六、四」大屠殺當晚，不少人看到或聽到了香港電視台的「特別新聞報告」，他們當然不會相信袁木之流的胡說八道。但在目前大追捕、大清洗的環境下，人們面對的已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如何在這場運動中自保和過關。現在每個單位幾乎每天都要有一、二個小時的政治學習，學習鄧小平及黨中央關於「不怠反革命暴亂」的講話。據稱有些地方已出現了「土政策」，搞文革時期「人人過關」的那一套，並向每個單位下達一指標」，一定要揪出幾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才算完成任務。

「沒有辦法，我們都生活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鉸肉機裏，只要它一開動，我們便體無完膚的……目前只希望逃出生天的民運分子有所作爲，因爲只有他們才能說出我們的心裏話。」來自海口市的一個幹部這樣對筆者說。據他透露，海口的形勢遠比深圳嚴峻，半夜還聽見過搶劫，顯然是追捕民運分子。但他同時多人都告訴筆者，當局在搜捕民運分子時遇到極大困難，非常失敗，人們想出許多巧妙的方法同公安幹警周旋，掩護民運分子。如聲東擊西報假案，使公安人員疲於奔命，或眞正的目標得以脫險。反正到處是熱綫檢舉電話，很方便。當然多試就會失效，有些人要會上門報案，聲稱在某處發現了學運領袖，不料到現場抓人，其人只是與某人相似而已，這樣當然不能怪檢舉者。

記得在文革浩劫的十年中，只有一個著名知識分子馬思聰逃亡海外，事隔四年，中央還派專案組到廣東南海縣某村調查「協逃者」。可是在這次「六、四」大屠殺不久，成批的被通緝的民運分子都逃亡海外，現身控訴中共當局的血腥罪行。據已逃到美國的學生領袖沈彤披露，他們從屬場死裏逃生後，沿途得到人民羣衆，特別是公安幹部的幫助，才得以踏上流亡之路。這一點中共高層是清楚的，震驚之餘，北調武警南下來堵截逃亡通道。據稱這批兇悍的「過江猛龍」果然不負主子期望，在深圳、珠海一帶搜捕到十幾個南下逃亡的大學生。筆者曾在深圳聽到柴玲被捕的消息，但，打聽，却是誤傳；聯想到那幾天深圳各處均傳「柴玲落網」的消息，不少人曾露出會心的微笑。「他們在人民羣衆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名小販悄悄笑着說。

對王丹被捕感痛心

不過，人們對王丹不幸落入魔掌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同時對台灣記者黃德北的「間接出賣」表示憤慨。一位參加過遊行的深圳大學學生告訴筆者，他們是收聽「美國之音」知道此事的，如果說王丹和黃德北的會面而被捕是無心之失，還勉强說得過去，但黃德北被關了八天，爲了悔過書，放出來還大放厥詞，說什麼王丹向他求助逃亡國外，王丹換了眼鏡電了頭髮，並透露其「六、四」以後的行踪，先逃往南方又折回北京等等，這不是向中共告密又是什麼？這位深大學生還說，他們對海外傳媒把注意力佈置集中在黃德北身上，而不關注王丹安危感到不解。事實上，當局至今沒有宣佈王丹被捕，已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這位同學綜合評價了幾位北京學運領袖，他認爲吾爾開希最勇敢、有領導才幹，但比較浮，沒有理論基礎；柴玲則比較激情，有一股鼓動魅力，但理性不足，她與封從德的「綁架疑雲」更使人懷疑其作爲領袖人物的品格（注：柴玲和其夫封從德在六月二日曾召開中外記者會，聲稱當局收買學生綁架他倆。但有消息說，是學生指她對籌款運用不當有意見前來理論，引起糾紛，並有錄音帶爲證）。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王丹，則是學運領袖中比較成熟的一個，他在學運之前的一年多，就一直主持「民主沙龍」，對學運的方向作了不少探索，加上又是李淑嫻的學生，王丹自然得益不少，而且方勤之夫婦均是「民主沙龍」的座上客。這次中共把王丹排在通緝的二十一名學

六四後的大浩劫

蔡省三　曹雲霞

運領袖之首，就可以吞掉他一受重視」的畢度。

這位深圳大學的同學呼籲，希望海外西開界筆下留情，不要大肆宣揚報導民運分子的逃亡路綫和情況，反而要對被捕的人士隱最披露他們的近況，促請當局善待他們，但要求公開審判。

等鄧小平死後再說

在全國各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際，大陸的民主發展如何？筆者詢問了好幾位朋友，得到的答案似乎是一致的：要等鄧小平死後再說。一位剛從上海出差公幹回來的人士堅信，鄧小平活不過今年，他說這是上海一名醫生透露的「絕密消息」。據稱鄧小平於六月七日到上海作過一次治療，由七個醫生主治，診斷爲晚期前列腺癌，已經不能動手術，生存時間只有三個月。「鄧小平只能活到九月」，這種傳聞已在上海公開流傳。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鄧小平本人並不知道自己患的是絕症，他以爲只是前列腺炎一老人病而已，因此才意氣風發地亲相電視，並發表「鋼領性」的「六・九講話」。

現在看來，日本時事社自前發佈「鄧小平病危」的消息並不是空穴來風。而中共外交部在隔了一天才作出反應，稱此報道是「別有用心」而不是「毫無根據」。事實上，六、四、屠城謠傳鄧小平身亡後，海外傳媒報導這類消息必定十分謹慎，而且在多中，中共有把獨家消息透露給「日本友人」的慣例，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楊尚昆有野心

據知情者透露，鄧小平現在同晚年的毛澤東十分相似，直接能夠見到他的只有楊尚昆。如果隱瞞鄧的病情，包括他自己，顯然是想利用鄧的權威壯大自己的勢力。而目前最大的野心家公認是楊尚昆和他的「楊家將」，中共新領導六名常委如果是拱月般地與楊尚昆合照，就泄露了天機。屠城之後，軍隊勢力迅速坐大，即使鄧小平重選「第一軍委副主席」來制衡楊尚昆，恐怕也是有心無力。記得趙紫陽在政壇走紅時坐上這一交



楊尚昆野心大？

埼，不料到軍委開會時，門衛連門都不給他進。江澤民想請楊尚昆的邊，正如北京人說的，連門都沒有喔！

有消息說，「楊家將」的趾高氣揚已引起中共高層某些人士的反感，他們有可能放出鄧小平的病況來作爲試探氣球。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對外界報導楊尚昆及其「楊家將」從不評論，如楊白冰是否他的親兄弟？趙南起是否他的外甥？二十七軍軍長是否他的兒子？其實不少報導是與事實有出入的，但楊尚昆似乎無所謂。反而新上任的黨總書記江澤民，對腐傳他是李先念女婿馬上作出澄清。

晚上，鄭君辦完了作「證人」的手續，與筆者會合準備回港，在車站外面，忽然人頭湧湧，公安人員如臨大敵，只見一輛小型客貨車改裝的囚車，押出幾個人來，直朝月台走去。路人議論紛紛，有說是當地的「暴亂分子」，被判刑後押往青海勞動改造，但也有說這批人是潛逃的學運領袖。一個武警向路人吆喝：「看什麼！快走，快走！」我旁邊一個老年人却大聲說：「陰功啊！但還啃年輕！」

也許他的聲浪太大，以致被押的人抬起頭向我們這邊注視了一下，我看見那雙光了頭的臉龐，是不足二十歲的年輕人，他臉上有一股不在乎的神色，然而目光是堅定的……

至今，我還不時想到那一雙堅定的目光。

大陸來客的證言

陳希同之流以爲一手掩蓋天下耳目，就可塞眾人之口，但這是癡心妄想。北京雖然「戒嚴」，大陸雖可「密封」？

事實勝於雄辯。陳希同組織屠城之後，我們接觸了多批大陸來客，謠者皆「報告」來證，且舉兩個例子。

北京一位退休老人，帶着一個十三歲的中學的孫子來港。我們作過如下的談話——

問：你們北京市長陳希同作報告，說天安門事件只死了三十六個大學生，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說死了二十三個大學生，你們知道的情況怎樣？

中學生搶着說：陳希同、袁木都是睜着眼睛胡說，六月四日早晨，我親到宣武醫院去看了一下，躺人呀，從門口到走廊地上成排躺着兩身鮮血的負傷的大學生、工人，奇怪的是他們都不叫喚，只是大聲呻吟。

問：有死的吧？

答：那麼多人，血肉模糊，有不出死了還是活着。

問：你看到大概有多少人？

答：千少也有一百多吧，我見到一個受傷者的臉正像是煙開花似的，肚腸都翻出來了，頭傷呀，我不忍再看就走了……

老者說：北京人全明白真相。現在是政府幹部公開說假話，不准老百姓公開說真話。

問：包下說「真話」嗎？

老者答：關起門來，沒有外人，大夥兒全是罕騷薪腹，我認識的共產黨員也不滿。這樣殺人、抓人哪能行呢！戒嚴也不能老是「戒」下去，咱北京人很死了改叙部隊，管叫他們「騷子部隊」。

問：老百姓敢公開說這嗎？

答：不敢！公安武警、便衣，還有居民小組的「眼線」，隨時隨地偵察抓人。你如果說見到打死學生老百姓，就打成「暴亂分子」立即逮捕，你就聽到別人講的，就叫「造謠分子」，也要逮捕，這些揭開謊言來源，又會株連逮捕其他人。

問：這樣說來，北京逮捕的人可多啦！

答：至少也有十萬八萬吧，北京的看守所、監獄全滿了，現在徵用大色車關人。一個接近高層的朋友告訴我：上邊認爲北京這次捲入暴亂的「壞人」很多，按北京人口的比例，有十分之一的人要「處理」。這怎麼得了呀！

湖南逮捕約兩萬人

又聞南衡陽一位幹部來客透露：六月四日上午，衡陽就得到北京大屠殺的信息，省師範學院、省礦冶學院、市師專等學校數千學生立即上街遊行，抗議北京屠殺學生。衡陽鋼山機械廠、衡陽起重機廠等幾千工人也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學生同工人匯合到京廣鐵路臥軌，使鐵路交通中斷。當晚衡陽市分區出動部隊把臥軌的學生、工人驅散，沒有「開火」，有無死傷不清楚，但長沙學生、工人又在臥軌抗議，鐵路交通幾天不能恢復。

湖南省方下達指標抓人，衡陽江東區派出所透露第一批抓人指標是六十人。兩天抓到五十八個，缺兩個就抓有案底的刑事犯頂數。抓人指標必須完成，衡陽另兩個區的指標是各抓一百人。衡陽市第一批指標共抓了二百六十人。湖南省共有一〇二個市、縣，平均每縣市抓二百人計，全省大逮捕，至少在兩萬人以上。

另據含棄社自北京後悉的一條信息，當局爲了對民運分子斬草除根，通令鎮壓廿類人。大陸各省市以至基層，凡有者之衆，可想而知。據此推斷，「六・四」北京屠城所揭開的全國範圍的大逮捕、大處決、大整頓、大羅網，將有億萬人遭殃，是中華民族又一次大浩劫。

中港澳邊境大追殺

本刊特約記者　曉　沖

為了搜捕民運分子，深圳特區已進入了戰時狀態：
六月三十日，珠海抓了三百多人；
七月一日，拱北邊境槍殺了四名無辜；
七月十一日，廣州全城警察出動，大舉拉人……

「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民運分子展開了一場逃亡浪潮，至今仍有不少在中共通緝黑名單中的人士仍在逃亡中。

吾爾開希及戴家其等人的逃出魔掌，給海外華人注射了一支興奮劑，但至今沒有透露他們逃亡的具體路線和經過。香港的傳媒有說吾爾開希是從珠海逃到澳門轉香港的，有說從海南島逃到澳門，也有說他是從陸路偷渡到香港的，更是有人根據吾爾開希是新疆維吾爾族人，想當然地推測他是由新疆逃到外國的。

秘密管道與聲東擊西

對於廣大關心中國民運的讀者來說，吾、戴的逃亡路線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們逃亡成功已是一個事實。然而，他們的逃亡路線，對於中共安全部門來說，卻顯得異常重要，楊尚昆一再指示國家安全部門，一定要破獲這條偷運民運人士出境的秘密管道。

六月中旬，香港傳媒報道了吾爾開希逃出中共魔掌到了香港並轉去外國的消息，隨即到香港也在香港公開透露戴家其已到了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這條個消息在民運人士及中共高層中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民運人士感興趣的話香港新聞界及劉賓雁，最他們不該把消息透露出去，引起中共當權者的注意，這樣會影響其他民運人士的逃亡。

中共上層對此非常緊張，馬上加強了邊防，阻止民運分子的外逃。

但是，一位人士私下對記者說，這是吾、戴、劉等人有意利用香港傳媒造聲勢，吸引中共的注意力，以掩護一些非經港澳方面外逃的秘密管道。他說，報告文學作家賈葭生等人去年就很容易地從福建、浙江沿海偷渡船到台灣海岸。他分析，中共對邊防口岸管理最嚴的一向是廣東省，北京戒嚴時期及通緝民運分子時應該更是這樣。而且，他認為戴家其及劉賓雁絕不會甘願到愛国我愛黨。

「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民運分子展開了一場逃亡浪潮，至今仍有不少在中共通緝黑名單中的人士仍在逃亡中。

吾爾開希及戴家其等人的逃出魔掌，給海外華人注射了一支興奮劑，但至今沒有透露他們逃亡的具體路線和經過。香港的傳媒有說吾爾開希是從珠海逃到澳門轉香港的，有說從海南島逃到澳門，也有說他是從陸路偷渡到香港的，更是有人根據吾爾開希是新疆維吾爾族人，想當然地推測他是由新疆逃到外國的。

秘密管道與聲東擊西

對於廣大關心中國民運的讀者來說，吾、戴的逃亡路線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們逃亡成功已是一個事實。然而，他們的逃亡路線，對於中共安全部門來說，卻顯得異常重要，楊尚昆一再指示國家安全部門，一定要破獲這條偷運民運人士出境的秘密管道。

六月中旬，香港傳媒報道了吾爾開希逃出中共魔掌到了香港並轉去外國的消息，隨即到香港也在香港公開透露戴家其已到了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這條個消息在民運人士及中共高層中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民運人士感興趣的話香港新聞界及劉賓雁，最他們不該把消息透露出去，引起中共當權者的注意，這樣會影響其他民運人士的逃亡。

中共上層對此非常緊張，馬上加強了邊防，阻止民運分子的外逃。

但是，一位人士私下對記者說，這是吾、戴、劉等人有意利用香港傳媒造聲勢，吸引中共的注意力，以掩護一些非經港澳方面外逃的秘密管道。他說，報告文學作家賈葭生等人去年就很容易地從福建、浙江沿海偷渡船到台灣海岸。他分析，中共對邊防口岸管理最嚴的一向是廣東省，北京戒嚴時期及通緝民運分子時應該更是這樣。而且，他認為戴家其及劉賓雁絕不會甘願到愛国我愛黨。

以搶私名義追殺民運分子

為了堵截民運分子的逃離，除了陸路封鎖截在旅館、海上堵截追捕以防民運人士逃離的工作很不點張化，而且暗往日用於查緝走私物品的海關和公安力量，被暫時移到堵截通緝逃亡民運人士方面。

新對走私活動的打擊增多，今年五月中旬深圳九龍海關查獲了一艘名為「海關九〇一」號的四百噸級快速拖艇，設有澳日先進雷達及導航系統，還帶有兩艘高速快艇，被譽為海上緝私的「航母」，造價高達二千五百萬元人民幣。這艘先進拖艇投入服務只有一個月，就被中共在堵截民運分子從海路逃亡方面大運用場。為了在珠江口堵截追緝上最得意的之勢，中共當局又要黃埔造船廠趕製了一艘名為「海關九〇二」號豪華緝私艇，給拱北海關急需使用。此艇七月二日交付使用，一開始就不是用於緝私，而是用於對付民運分子。

為了追捕逃亡民運分子，海關總署和公安部於六月十九日聯合發出《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賦予海關人員在遇到武裝走私船隻抗拒逃逸時，可以開槍射擊。這個特殊規定，這樣的「規定」，一旦部隊可隨時開槍殺人作六月四日前賦予北京戒嚴部隊可隨時開槍殺人權利一樣，疑是一紙對付逃亡人士的格殺令，與當年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了對民運分子堵截後路，中共武裝人員不惜開進香港及澳門水域，截查他們認為可疑的船隻，對港澳居民構成極大的生命威脅。據報道，六月三十日晚九時三十分及十時十五分，中共一艘配備武裝的深圳九龍海關「海關一〇三」號快艇兩度開入鏡口對開香港流浮山水域，分別攔截搜查兩艘香港方面正在進行水上作業的運沙船，逼一度企圖將其中一艘拖往鏡口，以搜查是否藏有逃亡民運分子。

拱北的槍聲與圍捕

本來，北京屠城事件已對深圳及珠海兩特區旅遊業的衝重打擊，而中共當局民運分子運動的檢查。從深圳到南頭的一段，亦遭數次檢查證件。同車的一位沙頭角的幹部說，邊防通自開放以來已多年還不到搶劫了，但最近現上又開始聽以來已多年還不到搶劫了，但最近現上又開始聽到了槍聲。他透露，為阻止民運人士從沙頭角中英街逃跑，六．四大屠殺之後深圳公安局已接獲上級通知，停發通往沙頭角的特許通行證，令這個近年來國內遊客緊達的小鎮一下子變成了死城。而在這百方面，六月底約一天，公安就抓了三十多人。

以搶私名義追殺民運分子

為了堵截民運分子的逃離，除了陸路封鎖截在旅館、海上堵截追捕以防民運人士逃離的工作很不點張化，而且暗往日用於查緝走私物品的海關和公安力量，被暫時移到堵截通緝逃亡民運人士方面。

新對走私活動的打擊增多，今年五月中旬深圳九龍海關查獲了一艘名為「海關九〇一」號的四百噸級快速拖艇，設有澳日先進雷達及導航系統，還帶有兩艘高速快艇，被譽為海上緝私的「航母」，造價高達二千五百萬元人民幣。這艘先進拖艇投入服務只有一個月，就被中共在堵截民運分子從海路逃亡方面大運用場。為了在珠江口堵截追緝上最得意的之勢，中共當局又要黃埔造船廠趕製了一艘名為「海關九〇二」號豪華緝私艇，給拱北海關急需使用。此艇七月二日交付使用，一開始就不是用於緝私，而是用於對付民運分子。

為了追捕逃亡民運分子，海關總署和公安部於六月十九日聯合發出《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賦予海關人員在遇到武裝走私船隻抗拒逃逸時，可以開槍射擊。這個特殊規定，這樣的「規定」，一旦部隊可隨時開槍殺人作六月四日前賦予北京戒嚴部隊可隨時開槍殺人權利一樣，疑是一紙對付逃亡人士的格殺令，與當年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了對民運分子堵截後路，中共武裝人員不惜開進香港及澳門水域，截查他們認為可疑的船隻，對港澳居民構成極大的生命威脅。據報道，六月三十日晚九時三十分及十時十五分，中共一艘配備武裝的深圳九龍海關「海關一〇三」號快艇兩度開入鏡口對開香港流浮山水域，分別攔截搜查兩艘香港方面正在進行水上作業的運沙船，逼一度企圖將其中一艘拖往鏡口，以搜查是否藏有逃亡民運分子。

安全部滲透港澳調查此事

中共鎮壓戴家其等人逃出生天之後，馬上對可能逃亡的三個熱點——廣東、雲南、福建——加強了佈防。同時，派出特工大員偷偷調查吾、戴逃離大陸的秘密管道。

據一位在中共重要部門工作的幹部密告記者，據他所知，已有數十名特工前往港澳追查香港新聞界報道吾、戴兩人逃亡的消息來源。這些人在大陸出發時是秘密安排的，直接到達港澳的，在大陸出發時是秘密安排的，直接到達港澳的，沒有護照卡，所以進中方口岸的邊檢人員也不知他們持有何種出境證件和攜帶了些什麼物品出境。這些外派特工與在港原有特工結合，到劉賓雁夫婦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一些人士進行了秘密監視和調查。

另外，有消息說，由於吾、戴逃亡成功，令中共法西斯集團極為惱怒，揚言民對一些海關及邊檢部門失去信任，以工作疏忽和粗拿不力為由撤了一些領導的職務，派其親信接管了這方面的重要部門。

槍口下的證件檢查

最近，記者出差到大亞灣核電工地，然後到小梅沙渡假區小想，隨即實行了一次深圳——珠海——澳門的邊防探訪計劃。

在以往，從內地進入經濟特區（所謂二線關卡），是必須檢查證件的，離開特區返回內地時是無須檢查證件的。而現在從內地進入特區，則須接受重檢查，比派去還查了一倍，離開特區返回內地時，關卡還要進行雙重檢查，而且極為嚴格。據報道，關卡還要進行雙重檢查，而且極為嚴格。據報道，關卡還要進行雙重檢查，而且極為嚴格。據報道，關卡還要進行雙重檢查，而且極為嚴格。

在特區內部，往日的自由氣氛不復見矣，代之以一種戰爭前夕的緊張氣氛。記者從小梅沙到深圳市區，二十多公里路程竟遭到四次重警設卡檢查，逐檢加嚴，造成了特區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氣氛，又更進一步打擊了旅遊業。記者在深圳逗留一晚，當夜就有公安人員查房，而在珠海逗留三晚，其中兩晚就有公安人員深夜查房，其中一次公安人員猛拍房門，進房後又兇神惡煞地搜查和盤問。而且，在珠海的一些主要路口，夜間不時會有軍警突擊設卡檢查路人和車輛。所以，不僅港澳人士已很少人到珠海旅遊，內地人也少了很多。一些賓館酒店門可羅雀。

據珠海一位知識分子幹部告訴記者，自從香港電視、電台播報吾爾開希及戴家其已脫險境，內地不少人斷定他們是從珠海先逃去澳門再轉去香港的，所以六月下旬以來珠海邊防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他提供了幾個事實：

六月二十七日，軍警突擊包圍了澳門迷你對岸的橫仔，拘捕了四十多人；

六月三十日，軍警又進行了一次突擊搜查，逮捕了三百多人（一說一百多人）；

七月一日，軍警在毫無警告下就開槍射擊，當場打死四人。而四名死者中沒有一名是民運分子，全是想偷渡到澳門打工及探親的人，中共濫殺無辜可見一斑。

由於特區變得越來越恐怖，邊防變得越來越殘酷，據稱港澳及內地一些黑蛇集團見風駛大緊而組織縮手。香港警方公佈的近月截獲的大陸非法入境者數字，也說明了這一問題。警方說，六、四大屠殺以前幾個月，每日平均截獲非法入境者四十五人，而六月份平均每日只截獲三十五人。統計這個數字七月份更會大幅下降。

七月十一日，廣州市出動全部公安警察，在全市賓館、酒店、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實行大搜捕，十二日，又對全市有嫌疑窩藏外來人口的民居進行全面搜查，抓了不少人，其中是否有民運人士則不清楚，但據稱周能是在該次搜查中被捕的。據一位知情者說，六、四之後確是有一大批民運分子逃到廣東，但六月底大部分已知難而退，紛紛北返內地匿藏，以求再謀出路，情況令人擔心。不過，內地民運人士認為，如果西方國家對中共現政權的態度更強硬些，制裁行動激烈些，施下去中共經濟就會崩潰，時間將對民運分子較為有利。

大追捕下的廣東

深圳大學、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最近都有學生被捕。
中央插手廣東公安局長會議，珠海市公安局長烏紗難保。
深圳短髮女郎人人自危，深大校長羅征啓從化溫泉「療養」。

本刊特約記者　曉　沖

在六月之前，在珠東境內已被捕了多名民運人士，這些被捕者被稱都是逃亡者下的，廣東本身的人一個也沒有。

但是，踏入八月，形勢起了變化，一股「寒流」突然南下，吹散了廣東的一池春水，廣東省安全部門突然大開殺戒，拘捕起本省範圍內的民運人士來。

廣東省一位消息人士對記者說，在全國（大陸）範圍內，對北京民運及鎮壓事件知道得最清楚的，是廣東人民。他們知道真相，可是最近他們卻被迫學習歪曲事實的中央文件（陳希同「平亂報告」之類），心情很不好受。據他說，廣東當局在「六四」之後，爲了安定人心（初期人們以爲會內戰，食米搶購到三元人民幣一斤）和不影響外商的投資，想盡量淡化北京事件，盡量不激化矛盾，因此不跟着北京人講話。但是，北學令北京當局很不高興，頻頻責怪下來，使廣東當局受到很大壓力。廣東最近開始抓本省民運人士，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

深大、暨大、中大都有學生被捕

八月十六日，本港傳媒報道了有三名在暨南大學就讀的澳門學生在內地被捕，消息馬上震動了港澳兩地。這些學生被指參與當教大陸民運人士的「秘密管道」的活動。照此說法，他們她不算是參加學運的被扶後算點那一類人。

但是，最近深圳大學有六名學生突然遭逮捕，就全是因爲參加了學運而被說過不會秋後算賬之後而遭清算的了。

「六四」之後，深大校長曾被招到深圳市委解釋深大學潮期間的問題，當時傳出消息，說市委對深大校長的解釋表示滿意，全校師生都鬆了一口氣。但是，隨後風雲突變，深大校長突被撤職軟禁，最近更是連捕六名學生，搞得深大人心惶惶，非常緊張。

據深圳市一位幹部對記者說，這一連串突然行動，深圳市委是毫莫能助的，甚至廣東當局也是無可奈何的。據他透露，最近被捕的這六名深大學生，學潮期間都到過北京，與北京學生有過串聯活動。不過，這種活動在當時太過平常了，誰也想不到會有被捕的結果，所以這六名學生的突然遭拘捕，多數是沒有思想準備的。

中央插手廣東公安局長會議

最近也有消息說，廣州中山大學也有數名參加學運的學生被捕，因把他到公安局自首登記而遭拘捕。

爲了推動廣東方面的搜捕工作，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都派了人南下加强廣東方面的公安領導工作。據說在最近廣東省公安廳召開了一個全省公安局長會議，會上嚴厲批評珠海市公安局疏於防範，說如果再出問題就要把珠海市公安局長撤職查辦。

據說，上頭認爲暫緩開希、嚴家其等人是潛珠海逃往澳門的，近月也特別多民運分子悉數從珠海偷渡去澳門。這就成了珠海一疏於防範」的罪過。最近被捕的三名暨大的澳門學生，也有人懷疑與此有關。

深圳亂抓人反受表揚

在那個公安局長會議上，珠海受了此評，深圳却受到表揚。

在深圳，沿海地區的居民都被告知，無事莫到海邊走。特別是與香港只剛隔海相望的後海灣邊的深圳大學和蛇口工業區，以前青年情侶談情說愛都喜歡往海邊漫步，「六四」之後青年人被警告：晚上到海邊會有危險。

據深圳一位人士透露，深圳的邊防軍近月也像北京的戒嚴部隊進城前被禁閉一樣，不准看香港電視，不准收聽香港、台灣及外國電台的廣播，只學習有關「平亂」的文件及當局有意製造成的所謂「反革命暴亂」的錄像影片。所以這些受禁閉控制的士兵很相信「滅中央」對人民特別是青年和民運，嫌疑犯」非常严重。

假柴玲滿天飛

深圳亂抓人更表現在到處亂說抓了「柴玲」，但都說是假的。

當開開希、王丹、柴玲這些學運領袖的名字，早在「六四」之前就已爲深圳市民家喻戶曉，一六四」之後更是深入人心，鬧得了深圳人的愛

中共必將僱用更多的特務便衣，
依賴這些人維持其統治，
中國將成爲特務警察國家。

・一個四川農民的遭遇

廣州公安局嚴刑逼供

・孟　歌

九月十九日，筆者在廣州車站遇一位朋友北上。這是「六四」之後第一次去廣州，突然有人叫我：

「這位大哥！……」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年青人，中等身材，古銅臉膛，面色憔悴，他說的是四川話，而我也是四川人，便和我談了起來。莫省其妙地搭。

他是四川郊區的農民，姓張，只有二十一歲。我問他：到廣州來做什麼？他說：

「……夏天，田裏的活不多。想利用這個時候出來做做工，賺幾個零用錢。誰知道，工廠開工不足，臨時工根本找不到工作。聽說廣州不錯，工資又高，所以找了一個伙伴，一起跑來廣州。誰知到廣州第三天，就被抓起來了！」

「爲什麼要抓你們？抓人要出示逮捕證呀？」

「什麼逮捕證？什麼都沒說。那天晚上幾個警察來到旅館，推開房門就給我們扣上手銬。問他們：我們犯了什麼罪？他不回答，只是連喊帶罵，將我們推上汽車，拖去之後就把我們分別關進拘留所的被牆監房，那裏已經關滿了人，一、四十平方米的房間，足有數十人。我只剛找點舊我，我好把話說清楚，可是等了一天也沒有我。吃飯沒我的份，我餓了一天。大約晚上八、九點鐘，監房門開了，一名刑警把我提了出去。他們把我提到一個小房間。那裏已經有兩個警察等在一張桌子後面。問我姓名、年齡、哪裏人。接著問我來廣州的目的是什麼。我說是來做臨時工。那警官小說，冷笑一聲，說：「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誠心誠意地向他說明，我的確是來做臨時工，他不聽，明起一枝煙，叫那刑警給我開手銬，我以爲要放我。但我高興得太早了，手銬剛開了一個，是在警官後面的那個警員立刻將我的雙手拉到我的後背卡啦一聲，把我反銬起來。他們又開始問我：

「成都大亂之後，你到底來廣州幹什麼？誰派你來的？」

我明白了，他們懷疑我是動亂分子。我立刻向他們解釋，我和動亂沒有關係，我既不是學生，也不是工人，我是農民，利用農閒，出來做臨時工。那警官不聽我解釋，但狠地把桌子一拍，罵叫聲：

「胡說！做臨時工爲什麼一定要到廣州來？我已經被騙呆了，想再解釋，但舌頭都硬了。那警官突然把手裏的煙在桌角撚息了，同時從牙縫裏擠出幾個字來：

有的人被打得精神崩潰，會經承認。但承認之後並不說怨，而是你的同伙，叫你交代，是誰派你來的？交代不出來，再打，打得更狠。所以難友們告訴我，寧願被打死，也不能承認。

挨打不會只一次，有人三、四次，有人五、六次。有人六、七次。五、六天過去，都沒打我。我以爲他們知道把我打垮了，無須再打了。誰知就在那一天晚上，突然來提我。我一出監門，立刻將我反扣起來，推著我走。還是那個房間，那警官還是坐在桌子後面，叫我的名字：

「張××給了你一個證件的時間，想好了沒有？交不交代你爲什麼來廣州？」

他的兩眼直瞪著我，我感到渾身發涼。我牢記戰友們的叮囑，下定決心不說話。警官不耐煩了，用手推了一下助手，助手立刻走過來。我全身做好了挨打的準備。但助手沒打我，而是輕輕對我說：「跪下！」我跪下了。「不對！」助手對我喊。我不知道什麼不對，抬頭瞅瞅他。這時刑警過來：「起來！」我起來了，他把我腳前的凳子移近我說：「跪在上面！」原來是叫我跪在凳子上面。我怕，我遲疑，助手過來左右開弓打我咀巴，打了一陣，轉到我身後，揭我小褂，將我踢跪在凳子上，雙手壓我的兩肩，我立刻痛得哭叫起來，他拚命壓，我忽不住，跌倒在前面，他把我撥起來，逼我挺直腰，我痛得連連哭叫，出了一身冷汗，小便也撒出來了，我再跌倒前面。他抓着我的頭髮，再撥起我來。從後面狠狠地踢我一腳，我的頭咚一聲撞在水泥地上，我又昏迷了。

「和上次一樣，我醒來時，躺在監房的水泥地上。手腕上還有血痕，頭上一個血包，第三次拷打幾時到？還能挺過來嗎？拷打前的恐怖，比拷打更可怕。」

「第三次又來提我了！」一出監房，照舊先銬上。還是那間房，還是那三個警察，還在桌子前面的是一個棍子和一條竹扁担。

「趴下！」助手命令我。我照辦。「把手伸到前面！」又命令一句。這時我才明白爲什麼今天正銬。我把雙手伸直，雙腿也伸直，肚皮貼在水泥地上。於是他們把棍子放在我雙腳上，我的腳再也不能動了。頭次什麼不問就開打了。打了三下我就忍不住，哭叫起來。這時警官才問我：「交不交代？」我不出聲，再加重打。打屁股，打大腿，打小腿。我只感到把屁股和腿統統打爛了，屁股和腿統統沒了。我又昏迷了。

這一次把我徹底打垮了，醒來之後也只能趴在監房的水泥地上，不能動。流血過多，褲子粘在屁股上和腿上。肚皮整天貼在地上。涼氣進入肚內，引起肚痛。肚子的病造成了，肚皮明顯地鼓了起來。

「刑警知道了，從此沒再提我受審。後來還帶我去看醫生，給藥吃。

突然一天，刑警教我給家裏寫信，請那邊政府開個證明信來，就可以放我回去。但是必須交足二百元伙食費和百元醫藥費。我想兩個多月的時間，僅和藥加在一起，不過幾十塊錢，憑什麼要三百多？又一想，活命要緊，只要能出去就行了。我立刻給家裏寫了信，很快就接到了妻子寄來的三百五十塊剛剛夠回去的路費！」

搭上回港的火車，一路上我心不能平靜！我想起當年逃出波蘭布特魔掌的一位華僑說過的一句話：「寧做外國狗，不做中國人！」走！九七之前一定要走！

可是，就算我自由了，那十一億同胞怎麼辦呢？



▪打毒頭一給先，白自紅育問不，局安公入抓▪

中國獄中酷刑知多少？

■李重生

被捕民運分子的處境

最近，又有兩位著名的民運人士，蘇曉康、逸志明成功逃亡到海外去了，而中國民運流亡組織「民主中國陣綫」在九月下旬舉行的成立大會，則引起各界注意，我們的焦點也自然集中在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身上，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是生活趣聞，都被詳盡報道。可是，當我們爲他們歡呼，額手稱慶的同時，又有否想過，在中國大陸的監獄裏，有多少被捕的學生、知識分子、工人正在受着煎熬？他們的命運會如何？我們能爲他們做些什麼？

中國大陸監獄內的情況，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有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就曾說過，如果整年，刑事願被即時解決。此外，監獄中的虐待事件，已是屢見不鮮，特別是政治犯，他們的處境更使人痛心。

有消息傳出，學生領袖王丹，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包遵信，已證實被逮捕，而且可能被嚴刑拷問。那麼，柴玲、封從德又會遭受到怎樣的對待？還有上千的被捕民運人士，實在十分需要外界的關心和幫助。

國際特赦協會就此做了一份有關大陸監獄虐待情況的報告，希望引起世界對大陸政治犯人權的關注。

國際特赦協會的報告

該份報告的資料介來自中國大陸的刊物，也有來自受害者的親自敍述。它詳細報道了大陸監獄的黑暗面。在此，筆者嘗試節錄報告中一些文章，乘十月一日中國大陸慶祝四十年建國之際，讓我們進一步知道，在中國某些暗角落裏，有些人正受着不合人道和不合理的刑罰。他們的處境，正是對「國慶」的一個大諷刺。

其實，大陸獄中職員虐待犯人的嚴重程度，不單使某海外的人權份子，而連內有關當局也不得不視若無睹，《人民日報》和《中國司法新聞》（China Legal News）亦有就此作出報道及提供改善的建議。不過，這些建議永遠無法得到落實。有人形容監獄職員濫用職權，虐待犯人爲一種「死症」，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這步於當時這種行爲被官方廣泛接受，他們都喜歡用酷刑迫供，人性也被扭曲得殘酷不仁，直至現在，文革的影響仍然深深根植在執法者身上，那麼，大陸的監獄，使變成人間地獄，聞者色變。



■傳聞王丹在獄中遭受嚴刑迫供。圖爲他與李淑嫻主持民主沙龍，此情此景，何時再見？

根據國際特赦協會的調查報告，在大陸監獄中最常用的虐待方法或工具有五種：手銬與電擊腰帶、毒打與吊臂、囚禁、以及隔離等等。

手銬與吊臂虐待殘酷

手銬與電擊腰帶：這是獄中最殘忍的懲戒方法，本來它祇是用來防止犯人逃走的工具，但現在卻變成殺人的武器。那些獄吏比較喜歡採用牢固手銬，直到入肉中而至骨爲止，犯人的雙手因此變白，由白又變爲藍色，再變紫色，最後變成黑色，無論犯人如何堅強，在此情況下，他亦不能不痛苦地跪在地上大喊。這種刑罰連續實行多次，而每一次的痛苦都會加深，使到身如針刺，痛不欲生。

曾受過此酷刑，現居於中國的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向筆者說，現在中國政府大舉逮捕成千上萬的民運人士，中國根本就沒有足夠的監房安置他們，他猜測，他們很大可能正受着以上的所謂紙箱式拘禁之苦。

隔離使人走向瘋狂

隔離：把一個囚犯長時期隔離也是一種極不人道的刑罰。很多著名的政治犯便是受此對待。

一位名叫鄧榮明（譯音）的廣州區神職人員，他便被隔離了近二十年之久，在八二年獲得釋放。《探索》主編魏京生，也遭到長期隔離，視覺朋友不能探望，傳聞他變得精神病病，不能認人。而《四五論壇》編輯徐文立也曾獨處於沒有窗門的房間，不准寄信，閱讀，或接受親戚朋友的探訪，食物更逐漸減少，身心俱損。

去年逃往美國的中國民運份子萊律師案鐵衫，他因支持八六年學潮，也被送進牢獄，而處於半隔離狀態。他告訴筆者，他因獨處而有兩個月沒有說過一句話，之後，感到精神混亂，像快要發瘋一樣。他補充說，獄吏非常殘暴，他祇要在你身邊經過，也會給你一個重拳。伙食更不用說，他坐牢初時，一天祇能吃一個饅頭，但饅頭也分大小，那要看你的運氣如何了。

折磨下造成不少冤案

梁鐵衫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最後以調理身體爲理由，申請假釋。他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感慨，也替被捕的民運份子擔心，他估計，他們受到的折磨會更甚。

在折磨底下，有些人忍受不了而認罪，但有些人來不及認罪，便已經死去。一位流亡學生更認爲官方今次對待民運份子，不會再花時間做刑追供或公開審判，他們可能一槍把那些人了斷就算了。

酷刑下造成多少冤案？邁向九十年代的今天，仍然存在違反人道，封建式刑罰，那不但是中國的恥辱，更是人類的恥辱。

雖然官方報章和刊物曾批評監獄裏發生的殘暴刑罰，和執法人員的濫用職權，但在實際的情況中，官方祇是隻眼開，隻眼閉，並沒有一套具體的改善政策，有人更懷疑酷刑背後有官方默許。

在建國四十年的今天，讓我們再一次呼籲中國政府，請停止殘害以良心入罪的政治犯！◎

北京危城

王丹囚秦城 五部長未過關

・中國特派員

十一月初夕，北京局勢緊張，北京當局為防任何突發事端，除了增派解放軍入手戒嚴，全面檢查北京居民身份證，禁止京城外人士非公事逗留北京，更頻密地查戶口，及把不同類型的民運分子隔離審理。

據北京可靠消息，畢生領袖王丹囚於秦城監獄，年僅二十一歲的他，與七九年西單民主牆分子，後被捕小學教師魏京生，以至手稿東流汪岩，都曾被關為高標準危險的政治犯，被關於北京城郊西北面，這個守衛異常嚴密的監獄。

除了王丹，北京計劃大舉中央清除劉曉波非法於同一監獄，他曾與包括劉等四名知識分子一同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另一名政治犯則是任畹町，他是西單民主牆成員之一，這次是第二度被捕入獄。

除了王丹、劉曉波、任畹町等獲囚於一家，據說度極度嚴密處理，其餘的政治犯是七個人一組，囚於同一監獄，每間囚室面積約十五平方米（即一百五十平方尺）的囚室。

北京的官民對政治犯都不敢過問，因怕受牽連。而國家安全部對待知識分子，明比對待工人、市民大眾較好。

北京消息稱：因涉入北京民運的工人、市民則後有像知識分子般受到待待，他們被囚於北京一般的監獄，不出分說先被毒打一輪，三十人擠在一個十五平方米的斗室，只有一個很小的「洞隊」，吃的是用紫米磨成粉末製成的窩窩頭，而秦城監獄則每周供應一次雞頭。

中隊大陸記者家安全法例規定，國安局未經審訊拘禁公民，但限期為三個月。但照目前情況看來，這未經審訊的拘禁，極似通遷無期。

外國記者於九月，曾要求中國外交部，安排參觀秦城監獄，外交部門否認有此監獄，令記者啼笑皆非。

另一方面，北京城的官員的流入人口自危，因大部份都曾參與這場爭取民主運動——一些是簽名要求政府改善及上街絕旗吶喊，一些則容忍及默許下屬，可能要負上機容及管治無方的罪名。

據可靠消息：目前仍有五個部長正受檢查，還未過關，這包括中宣部的王忍之。中宣部於九月中已調整過領導班子，由以「左」揚名的原北京市委副書記徐惟誠擢升為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他的前任者王維澄則調任新組建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擔任主任。

「六・四」之後，以個人理由被免職的文化部部長王蒙，是首先遭到清理的部級，他的免職某程度反映了中央需收緊文藝政策。而北京向外的官式解釋是須免職是基於楊洋事件的教訓，已定下方針不准搞事份子入境。如同楊洋開記者會的民聯負責人汪岩，早已列入黑名單，但汪亦不知，步陳軍後塵，結果抵港後亦已被「退返」美國。

另一說則是，英國人已知港府會拒陳軍入境，卻仍發簽證給他，讓他來港後被拒，以便做給中共看，表示楊洋事件再不會出現，中港關係最重要。

如果說楊洋事件是民聯的一次勝利，這次陳軍汪被入境，卻是一次慘敗。成為港英圍套中的玩物。

王軍濤在劫難逃

天安門學生領袖柴玲的下落，直引人關注。十一月初，一份新的通緝名單終於傳到海外，但令人詫異的是，這份名單只有七個人，柴玲與史夫封後，總排在名單後面，而六月十號的通緝名單上，她是首犯。

新名單的首犯是王軍濤，其二是陳子明，為什麼會有此變動？據知情人稱，經過個月的調查與逼供後，中共當局已認定王軍濤是介入學運最深的人物，而且有前科。他是民運的「三副元老」，即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活躍份子，曾被捕至四人幫垮台出獄；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他又是活躍份子；加上這次八九民運，中共對他焉能不恨？

王軍濤三十一歲，不僅是民運活動家，而且理論興趣大，有頭腦，會寫文章。陳子明則是弱被改革以來出現的民間企業家，比不上萬潤南，都也賺了些錢，自辦「經濟學周報」跟進後，被他買下來，是全中國唯一一家沒有共產黨領導的雜誌，他請王軍濤做副主編，實則主編。

近聞王、陳已在廣東被捕，外送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破獲，因為聯絡人中出了叛徒，同時被捕的還有陳子明太太和兩名香港人。

至於柴玲的陣聞有三類：①疑進了某國大使館，出不來；②已被捕，甚至已被槍殺，但官方不宣佈；③尚在逃亡中。

最新通緝名單人數太多，且將學生領袖放在後面。據傳是某外賓訪北京時，當面對中共高層表示不應如此嚴厲對待年輕幼稚的學生，中共方面當時有所承諾。現在中國鐵路乘警的通告內，都藏著一份通緝名單，發現可疑者，立即對話。

陳軍再被拒入境真相

四月上旬，中國旅美民運份子陳軍首被中共驅逐出境，經香港時被拒入境。不料歷史重演，十一月八日，陳軍持入境簽證抵港，又被香港移民局拒絕入境，在啓德機場拘留一夜，已於九日早上九點半離港返美。

據悉，這次陳軍抵港，乃受香港學聯之邀，又有簽證，根本未想到會出問題。他在機場甚為憤慨，拒絕港府臨港人信心於不顧。但陳軍低估了香港因楊洋事件造成的敏感程度，更對英國人的政治手腕沒有認識。

有熟悉港府政治運作的行家透露，港府有關方面基於楊洋事件的教訓，已定下方針不准搞事份子入境。如同楊洋開記者會的民聯負責人汪岩，早已列入黑名單，但汪亦不知，步陳軍後塵，結果抵港後亦已被「退返」美國。

另一說則是，英國人已知港府會拒陳軍入境，卻仍發簽證給他，讓他來港後被拒，以便做給中共看，表示楊洋事件再不會出現，中港關係最重要。

嚴厲批判劉賓雁劉曉波

中共五中全會前夕，北京當局又搬出意識形態的堅硬武器，在官方與各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地位，刊登長達半版的大規模批判文章，批判劉賓雁和劉曉波，令人瞩目。

六四事件之後，中共當局對知識界一批領袖「秋後算賬」，上次民日報重點批判者，除方勵之以外，有八月十七日的戴晴與九月十五日的戴晴與九月二十一日的戴晴其，其他人的批判，還是官式定義之中。以上三人則只有萬潤南是被在頭號位置上處理的，可見中共當局對以上五名給予專文攻擊的先後次序列的。

劉賓雁六四之後言論激烈，某些論點雖有爭議但仍是影響方大的一位，而胡又是上次學運後的三大洪判對象，所以，遭到如此「重點」，便是意料之中事。但這次批劉，對中共而言是事倍功半，按說一些知識分子看了文章後，對劉的許多觀點駁斥讀頁，比如：「中國的問題解決不好，好成魚人類的危機和黑暗。」一類。文章指劉賓雁六月中訪港時有同戰家共、吾爾開希一次勾搭信」，加戰實，證明中共得外待工情報工作不可小視。

對劉曉波的批判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以故「民族虛無主義及資國主義」為名，斷章取義地選引了劉曉波的若干煽激言詞，誤導他是為了出名，急了一萬足他的物質的和生的欲望」而成為「反史罪人」。文章引用中外多家媒介發表的劉曉波文章，都沒有說明他的再訪。各國開希曾說對他影響最大的人是劉曉波，中共一再批劉曉波，顯示丁他在青年心有三大影響。

逃亡與反逃亡面面觀

——大逃亡內幕追踪報導

・星野

港府高官表示：不會對民運人士即捕即解，也不會對接納政治庇護人士作出解釋。

「六四」之後，最令人關注的焦點之一，是大陸被迫害的學運、民運份子的逃亡實況。

大體來說，這次「外逃」有合法的與非法的兩種方式。

兩類合法的逃亡

合法方式，通常又分兩類，一類是在過麼前已有出國証件，包括公務商務出國，留學講學或探親旅遊，這些人簽証在手，隨時可以走人。

蘇紹智、魏京生、萬潤南等人就是以合法方式出國的。蘇紹智有歐洲的邀請，魏京生妻有兩加坡的講學邀請，早已辦好出境証件，他們都在六月十三日通緝令之前離開大陸。據報導蘇自飛歐洲，魏夫婦則於六月十日經深圳入香港，在港逗留十日左右辦理赴歐簽証而飛巴黎。他們當然不願去新加坡了。一位見過魏夫人高集的朋友說，魏去歐出走其為匆忙，除了一身衣服，甚麼也沒有帶。

萬潤南作為四通公司的總裁，商務出國機會多，據云他是六月十號左右，拿合法護照出國。

北京學運領袖柴玲，六四前已拿到赴美留學簽証，在學運高潮時，他一度想撕毀護照，決心在廣場抗爭到底，後經親友勸阻才保留下來。

合法的另一類，是六四之後臨時取得出國証件，多數是原已申辦催促而成，少數則通過特殊後門辦成。據傳官方機構中，從有關主管部門到海關都有保情學運的人士，他們在六四之後的短時間中，曾故於睜眼閉眼或暗中協助某些民運分子出逃。一位知情有告訴筆者，他親見六月某日，有些經北京機場出境者，過關時，關員竟不打開護照即讓人通過。

七月份，胡耀陽的弟弟胡耀輝夫人胡一諾、王小強等人的出國，詳情仍在保密之中，但許多人估計，他們也是通過秘密的合法途徑逃出大陸，而不是非法偷渡。

留港不歸的逃亡方式

作為一種特殊的逃亡形態，是「留港不歸」。英國治下的香港，現時中共指為「反共基地」，自然是大陸逃亡者的最方便的第一站。長久以來，大陸香港保持着雙方認同的合法移民關係，近年來，大陸百姓來港有雙程、雙牌之分，單程者即可合法地來而不歸，十年後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雙程者限時返回大陸，通常是三個月，這項防止香港人口爆炸的政策，一段執行得不錯，時候一到，來港者便乖乖返回「鄉下」。

但六四之後，逃離雙程來港探親者，不願回大陸，他們向港府或台灣駐港「救使」申請政治庇護。八月中，我總領事館表示，正在處理的求庇個案有五十多宗。但台灣政府的政策，現只接納傑出人士或採訪新聞的大陸人士，他們雖無協助香港回大陸的人士，都理應長住港居留的手續，呼籲港府予以接納。同時，我總已委託可以資助留港的大陸學生和民運人士，如有生活困難和急需，救濟後每人可獲得資助五百至三千美金。

港府對求庇者個案處理

香港政府過去予人逃災港的政治逃亡者以庇護，有過不止一次的先例，但甚於中港關係的敏感，他們從來不會公開去做，曝光後，也從來，不予置評」。八月十八日港府發言人就「名震世學生被遣返的事答記者問，就是這種態度，表示不會對接納個別人士政治庇護作出解釋，港府曾經對個別申請作出考慮。而甲些時候，香港保安司班乃他曾表示，因民運而逃離香港的人士，港府不會實行遣返大陸的「即捕即解」政策。

八月廿三日，香港舉行了一個新先例的記者會，二十歲的中國游泳選手楊洋在中國民聯理事陳經綸伺下，向記者宣佈已向港府要求政治庇護和逾期居留。楊洋是三月份特地組通行証來港的，已逾過期，八月十四日又已期滿，入境處不准他再次延期居留，而現場已有解放軍透露他上正的消息，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到機場等他，準有思嚇帶話威脅他，國民，他只有將事情公開，新請於輿論支持。

中國選手楊洋求庇案

楊洋是中國一流的運動員，他的三百米混合泳得過八七年全國冠軍和八八年全國亞帝。楊洋父親是前的進修學院的副教授，母親是醫台二中教員。楊洋出生在文化革命的高潮時期，成長在十場改革時期，他完全沒有歷史陰影的一代，但中國的運動員由於與外界接觸多，一向思想比較開放，楊洋在港參與過支持北京學運的示威遊行，而且參與基教大陸民運人士的工作，據知情人稱，吾爾開希的出逃，楊洋曾參與策劃，他還托民聯香港支部有關系人一諫楊洋已是民聯核心成員，因此，楊洋求庇的理由是參加民運，回國必告被捕支有害。

三、民間版本說，吾爾開希是走珠海出境的，但不是如他所說騎在貨車上，也沒有美副情報局插手。可能仍是從水路逃出去的。有人分析說，吾爾開希所以那樣說，是為了整東警西，轉移視線，保護他的偶定支持者。

非法逃亡的四條路線

第一條是深圳鹽蛇口。這是香港人都知道的一條傳統的偷渡路線，除被逮在火車中出境外，多數是買通邊防放行，由大陸工廠人香港海域登岸。

第二條是珠海。珠海接北王馬門，也是一條傳統路線，雖然几不如直接進入香港的第一路線，但安全得多，因邊門地位不如香港，中共特工活動自如，隨時有被逮回的危險。

第三條是中緬邊界。這是文革中知識青年逃亡之路，邊民的中緬邊界有河谷、有崇山峻嶺，是一條出難而陌生的路線，除地理條件外，據傳亦有關部門的默許。

第四條是台灣海峽。福北西沒在兩年間係續有民運人士經福建逃往台灣，但台灣不予接待，是沒有效就，二是身份難以確定。相信九月初，法新社報導有十名北京上海及成都的學生和民運分子在緬南邊境被捕，其中有一名工人，被遣送回北京。

第四條是台灣海峽。福北西沒在兩年間係續有民運人士經福建逃往台灣，但台灣不予接待，是沒有效就，二是身份難以確定。相信九月初，法新社報導有十名北京上海及成都的學生和民運分子在緬南邊境被捕，其中有一名工人，被遣送回北京。

第四條是台灣海峽。福北西沒在兩年間係續有民運人士經福建逃往台灣，但台灣不予接待，是沒有效就，二是身份難以確定。相信九月初，法新社報導有十名北京上海及成都的學生和民運分子在緬南邊境被捕，其中有一名工人，被遣送回北京。

吾爾開希逃亡的幾個版本

一、吾爾開希對英國廣播公司（八月十三日）稱，他是喊身偷渡車後箱的木材之間逃離大陸的，而陪同偷渡的人有香港學生和天國中央情報局。

二、中共官方八月八日透露，吾爾開希與女友及一名日本女子、保鏢共五人，六月十日搭廣州—汕頭—香港航班抵達香港，當日到達後再向可以接納的國家提領收容，通常只要身份是香政治難民，然後再由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處理。其經過是，由「外逃」有合法的與非法的兩種方式。

大體來說，這次「外逃」有合法的與非法的兩種方式。

兩類合法的逃亡

合法方式，通常又分兩類，一類是在過麼前已有出國証件，包括公務商務出國，留學講學或探親旅遊，這些人簽証在手，隨時可以走人。

蘇紹智、魏京生、萬潤南等人就是以合法方式出國的。蘇紹智有歐洲的邀請，魏京生妻有兩加坡的講學邀請，早已辦好出境証件，他們都在六月十三日通緝令之前離開大陸。據報導蘇自飛歐洲，魏夫婦則於六月十日經深圳入香港，在港逗留十日左右辦理赴歐簽証而飛巴黎。他們當然不願去新加坡了。一位見過魏夫人高集的朋友說，魏去歐出走其為匆忙，除了一身衣服，甚麼也沒有帶。

萬潤南作為四通公司的總裁，商務出國機會多，據云他是六月十號左右，拿合法護照出國。

北京學運領袖柴玲，六四前已拿到赴美留學簽証，在學運高潮時，他一度想撕毀護照，決心在廣場抗爭到底，後經親友勸阻才保留下來。

合法的另一類，是六四之後臨時取得出國証件，多數是原已申辦催促而成，少數則通過特殊後門辦成。據傳官方機構中，從有關主管部門到海關都有保情學運的人士，他們在六四之後的短時間中，曾故於睜眼閉眼或暗中協助某些民運分子出逃。一位知情有告訴筆者，他親見六月某日，有些經北京機場出境者，過關時，關員竟不打開護照即讓人通過。

七月份，胡耀陽的弟弟胡耀輝夫人胡一諾、王小強等人的出國，詳情仍在保密之中，但許多人估計，他們也是通過秘密的合法途徑逃出大陸，而不是非法偷渡。

留港不歸的逃亡方式

作為一種特殊的逃亡形態，是「留港不歸」。英國治下的香港，現時中共指為「反共基地」，自然是大陸逃亡者的最方便的第一站。長久以來，大陸香港保持着雙方認同的合法移民關係，近年來，大陸百姓來港有雙程、雙牌之分，單程者即可合法地來而不歸，十年後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雙程者限時返回大陸，通常是三個月，這項防止香港人口爆

中共政治局六常委答中外記者問

1989年9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及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李鵬、姚依林、宋平、李瑞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下面是這次招待會的問答全文。

江澤民：女士們、先生們、同志們，在我們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選舉了新的領導班子。前不久，我陸陸續續聽到許多記者希望對我們進行採訪，但是由於事情忙，沒有能夠如願。今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前夕，有這個機會同大家見面，我們感到非常高興。今天在座的李鵬同志、喬石同志和姚依林同志，我想你們都是比較熟悉的，今天參加的還有其他幾位常委，有宋平同志、李瑞環同志。現在，我和其他的常委同志願意回答記者的提問。

天安門風波不是一個悲劇

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記者：趙書記先生，我想問您一個今天許多中國人都在問自己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你認為天安門悲劇是否可以避免？以及怎樣得到避免？

江澤民：這位先生我們好像面熟，我估計我在上海時可能與你見過。首先我想要講一下您剛才用的那個字眼，「天安門發生的悲劇」。我們認為不是一個悲劇。天安門屬於一場反對我們共產黨的領導、要推翻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暴亂。正如鄧小平所講的這場從動亂演變成的反革命暴亂，是由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所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國際上始終有這麼一股勢力，想使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同時，我們國內，也有一批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他們搞陰謀，也是企圖推翻我們國家現政府的政權，特別是出了我們黨內前任總書記趙紫陽同志這樣一個支持動亂、搞分裂的人，因此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了，失去了能夠更及時地平息這個動亂的機會。但是不管怎麼樣，事實證明我們還是一個偉大的黨，我們自己能夠平息這場動亂，制止這場反革命暴亂，直至取得決定性勝利。

有多少人被處決？

《紐約時報》記者：趙書記先生，在海外的一些持不同政見的中國學生說，自從六月學潮被鎮壓以來，在全國已有十二萬人被逮捕或處決了。如果您認為這個數字不確切的話，為了增加透明度，您能不能告訴我們確切的數字？此外，像王丹、魏京生、任畹町這樣主張非暴力的人是否會被處決？您能否完全排除他們被處決的可能性？

江澤民：我想，這次從動亂到反革命暴亂，我們事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方針很明確。我們要求嚴格地區分、正確地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部分，應該說是得大多數的人，由於對我們——剛才李鵬同志講了還有些腐敗現象，由於對現實的某些不滿，因此參與了這次的學潮。這包括參與遊行、示威、乃至於絕食。我認為對絕大多數同學來講，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團結、教育。我最近講過，青年是我們的未來和希望，我們對於他們是完全採取滿腔熱情而又嚴格要求的方針。但是絲毫不能否認，確實有一些別有用心搞陰謀的人，或者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推翻我們現有的政府，因此就觸及了法律問題。我相信國家的有關部門，領主要是司法部門，會根據法律對他們進行處置。在這一點，剛才這位記者問我，你對某一個人具體怎麼處置，我很抱歉地說一聲，因為我們絕不能以黨代政，也不能以黨代法。新聞界經常講的，你們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我想我們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針。

如何吸收這次教訓？

日本廣播協會記者：李總理您曾談到共產黨中央和政府對這次風波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能不能具體地講一下？

李鵬：反省的地方可以從兩個意義上來說，一個就是在處理事務的過程中，一個是講這個事情雖然有國際的背景和國內的小氣候，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的結果，但是也包括我們黨和政府在前一階段工作中的失誤，所以引起了群眾的不滿，所以才有這樣多的人捲入到這場動亂之中。所以在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成立以後，在消除人民的不滿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當然這方面的工作才開始，但是我們有決心把它進行到底，我們說這場風波是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每次都要表現為這樣一種激烈的形式。在處理的過程中，因為我們黨的前任總書記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行動，使這個事情變得複雜化了，使這個事情變成為激烈的矛盾。

中共有處決政治犯嗎？

加拿大廣播電台記者：現在西方許多國家非常震驚地看到你們處死了一些不同政治觀點或者參加了政治抗議的人，你們是否願意向西方保證：在未來再有在政治見解上與你們的主張、觀點不一致的人不會被處死？

喬石：對這個記者先生提的問題，我認為有必要準確的說一下。我們在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之後，處理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些嚴重的刑事犯分子，包括打、砸、搶、燒、殺，其中一些情節嚴重的，經過審判的過程，和法院的審訊程序，給判處了死刑。到現在為止，我的對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採取的態度是非常慎重的，正像剛才江澤民總書記所說的，我們對他主要是進行教育而不會隨便給予打擊，我相信到適當時候我們的司法部門是會給予公佈的。我順便要說一句，剛才有一位先生說我們在事件中殺了多少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香港同胞會分清是非界限

香港《大公報》記者：前一段時間香港同胞對國內的事件發表的一些意見和一些行動，被指責為「不要讓香港成為反共基地」，「河水不犯井水」。我想問一下，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同胞如何表示對國家大事的意見，而不會被認為是惡意的？

江澤民：前一個時期國外宣傳報道有若干是因事實與根本不相符合的。有名言：謠誤的東西說千次就變成真理。香港同胞在錯誤的宣傳下產生一些不理解，我們是能夠理解的。這絲毫不影響我們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一國」可以「兩制」。我曾經與香港先生們講過一句俗語，就是「井水不犯河水」，我認為是恰當表達「一國兩制」是不變的方針。

但也無可諱言，國際上確實有些人想要把香港成為一個顛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攻擊共產黨領導的基地。在這一點上，我相信香港同胞是會分清是非界限的。

趙紫陽當前處境

葡萄牙通訊社記者：前任總書記趙紫陽在何處，將來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江澤民：趙紫陽同志的問題，正如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中講的，他現在還是一個共產黨員，他的錯誤結論是分裂黨和支持動亂，但是還有一些問題要繼續審查。

記者們關心趙紫陽的生活，我們中央有一個一貫的方針，就是一個黨員犯了錯誤在生活上沒有任何影響，他現在生活得很好。順便說一句，他的資格比我老，他的生活待遇恐怕比我現在的生活待遇要高。

台灣《中國時報》記者：過去有兩位總書記因犯有產階級自由化而下台，請問江總書記，您如何吸收趙紫陽進改革開放政策，而避免兩位接班人的失誤？鄧小平說，要以總書記為核心，至少在兩年內停止黨內爭論。目前中共內的爭論是什麼？剛才提到「六四事件」，江總書記說是「六四暴亂」，而李鵬總理說是「六四風波」，請問中共高層對「六四事件」如何定調？

中共現今領導人對平暴沒有分歧

江澤民：兩位台灣記者的普通話比我說得還好，所以我更加感到大陸與台灣者應盡快和平統一，但可以「一國兩制」。剛才李鵬同志回答了那位台灣記者關心的「會不會武力解放台灣」。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我想再強調一下，我們方針是和平統一，但我們不能承諾不使用武力。不承諾就更有利於和平統一。

我們堅持改革開放，這方針我們各條線利講得很多了。但是，今後貫徹改革開放當中，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實要十分重視，要堅持貫徹。這兩者之間並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有的人提醒我：「前任總書記就是因為反對自由化鬥爭不力下台的，因此你要充分注意這個問題。」從總的方針來講、從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從我們共產黨的領導來講，我們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剛才講了，趙紫陽同志的錯誤，主要是對他分裂黨和支持動亂而言；毫無疑問，他違反了好幾年的總理，也擔任了一年多的總書記，在其他方面而言，他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這在四中全會公佈上也講了。我們是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的，但在具體執行方面也是出了一些偏差。當然我們有必要很好的總結一下這些年來究竟有哪一些工作不符合我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有利於進一步貫徹，但這和「爭論」不是同一個涵義。這位記者還問到「六四」的暴亂有的時候叫風波，是不是你們領導人之間有什麼不同的意見？我可以肯定的講，這一次是一場反革命的暴亂，但有些時候也可能用別的字眼來表達。但我想，科學的來講，對這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結論，我們是叫它暴亂，沒有任何的分歧。

《河殤》作者逃出大陸追責暴政

■遠志明

遠志明，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候選人，近年活躍的北京青年學者，《河殤》撰稿人之一，亦是最近在香港出版的《大平洋詩壇》的副主編。六、四後名列第二批被通緝的知識分子名單，經由個多月匿藏，遠志明於九月安抵法國，逃出生天後，撰文注者暴政。

此外，《河殤》總撰稿人、著名的報告文學家蘇曉康亦繼遠志明之後，於九月十三日赴法國。蘇曉康與遠志明一樣，當今年學運初起，沒聊同其他北京知識分子支持學生，吁籲政府冷靜、克制。蘇曉康後來官封廣場作絕食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調停人；遠志明則曾參與首都知識界聯合會。

如果說五月份大陸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已經充分暴露了社會危機之深刻和民心逆反之嚴重，那麼，六月初的血腥屠殺無疑沒有解決而是大大加重了危機和逆反，普遍的不滿經由憤怒而發展到仇恨。然而，鄧李楊是憑借什麼平安過關並很快穩定了局面呢？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假如我們看不清他們維持政治生命的本錢是什麼，抓不住鄧李楊統治的根基和實質，我們就不可能對他們的前途作出正確判斷，也不可能對他們採取正確的態度和策略。

鄧李楊的生命之本：屠刀和謊言

我在大陸藏匿期間，盡數領教了他們的欺騙技倆。作為當事人，我對這種欺騙看得很清楚。我想所有當事人都是如此。然而，我們這些不能被欺騙的人，早已在屠刀下失去了揭露真相的自由，更多的難以欺騙的人們也在屠刀下失去了勇氣。所以結果是，凡能被欺騙的人都被欺騙着，凡不能被欺騙的人都得保持沉默；因為在謊言的背後藏着屠刀，看透了謊言的人一定看見了那屠刀，看不透謊言的人則沉溺在謊言中。

屠刀是什麼？不僅是槍炮、坦克，還有監獄，還有成組織，還有大批判，還有分配、住房、晉級等等一切「正當手段」。

謊言是什麼？謊言是官方的社論、陳希同的報告，鄧李楊的講話，化名的文章，以及那些駁斥謊言的聲明。謊言正大光明、理直氣壯地充斥在報紙中、雜誌中乃至紅頭文件中。

謊言分三部分：一是時間謊言，即把革除屠殺人民之後人民的反抗行為，放在革除屠殺人民之前，稱之為暴行，而將革除的屠殺說成是迫不得已。二是性質謊言，即他們明明知道這是一場爭民主促改革的運動，明明知道知識分子和學生們是在做匹夫之責，國國有民強、然而祇因危及了他們的專制特權，便硬誣陷為動亂和暴亂。三是情節謊言，即把各種現象硬拉胡拼，牽強附會，和盤托出，和方勵之拉上，和知識分子拉，有些純粹無中生有，無風捕影。如四月份知識分子公開信說是鮑彤授意，了解實情的許多人，都會笑掉大牙！

如此通謊，竟不臉紅，這一方面是因為專制政治的卑鄙無恥，另方面，鄧李楊為了活命，不僅濫殺敢人，也需要自欺，他們的良心早已壞了。北京市委欺騙他們，他們甘願順水推舟，以遂私心。唯一不知鄧小平是否冤為非鬼。

可以說，維開謊言和屠刀，他們就一天也活不下去，這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者！

然而，靠謊言和屠刀能維持多久呢？鄧李楊深知這一點。所以，事過之後，鄧李楊立即着手解決根本問題。可以說，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四項任務與置很重要，與其說關係着國家的前途，不如說直接關係着鄧李楊的命運安危。這四個問題分別是：鎮壓清掃民運分子，加強思想工作以統治人心，解決經濟難題以防止危機動盪，發治腐敗以取信民心。然而不幸地是，逐步地恢復改革，那麼，結果又會導致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這是現政權所最為懼怕的。

所以，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鄧李楊的專制統治，到頭來都是死路一條，剩下的祇是時間問題。世界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李楊反動派逆於老朽，逆於厭戰，不知自己正在走向可悲的下場。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四項任務中有兩項是赤裸裸地維持其反動統治的，即鎮壓民運人士和加強思想控制。然而，任何一個中國人，祇要不是老朽不堪或國民黨敗，他都會看到，爭取民主的鬥士是斬不盡殺不絕更抓不淨的。每一個有頭腦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學生和老百姓，都是一個民主的追求者，因為他們都生活在專制的高壓下，心中都壓住着自由和人的尊嚴。試看，今天的學運領袖，昨天不也是默默無聞的學生，堆頭書案的學者甚至政府官員的青年嗎？當春風吹來的時候，人們心中的人性之花就會開放，民主之火就會燃燒。六、四大屠殺，以及隨之而來的專制倒退，已將民主的火種更深更牢更強烈地種在了中國人民心中，差的祇是春風了。然而，通裏正用得着鄧穎超最喜愛的兩句詩：「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至於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辦法來控制人心，這更是徒勞無益的。這種愚昧教育，在十年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看起來非廢幼班可笑。什麼「階級鬥爭」，什麼「兩大陣營」，什麼「和平演變」，或制下「門私提綱」、「三忠於四無限」沒有提了。對這一套，中國人民吸惡已飽，所以，現在的政治教育的情形是：「領導幹部唱高調，一般幹部開玩笑，學生知識分子壯褒貶，工人農民不理那一套」。人民不是聽你說什麼，而是看你做什麼，是遠自己的生活感受作判斷。當專制統治日趨嚴重，腐敗之風盛行不已，國家落空局面愈加明顯之時，教導人民的陳舊腔調調子越高，不是越會招致人民的反感，越暴露出鄧李楊的虛弱無能嗎？

假作真時真亦假

對於人民最反感的腐敗問題，看誰來解決是驗算格的，然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原來他們是在玩假把戲，治腐敗，祇有他們在中國大地上消失了，中國的腐敗才能治癒。所以，要解決他們提出的懲治腐敗的難題，唯一的前提條件就是打倒他們。

斬不斷理還亂

鄧李楊無疑意識到了，對其政權的最大危險是經濟惡化，於是也作為重點任務來抓。但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經濟幾十年來已經證明，不改革體制是沒有出路的，蘇聯及東歐各國也得到了同樣的啓示。而鄧李楊現在恰恰是反改革的保守派，是在逆世界潮流而動。在經濟思想上，李鵬和姚依林奉行的都是陳雲的路線，企圖以退向計劃經濟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除了他們幾個偏執狂以外，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會成功。具體來看，沿海地區及一些開放大城市的市場是不好收的了；外資是不能也不敢罷禮的了。農民的單幹也是難以收攏的了。在這種雖敗的情況下，加強計劃成份，既會破壞市場，又會加劇雙軌條件下的腐敗。加上國際的制裁和冷落，工人的不滿和怠工，老天不做美，大面積的乾旱和暴雨，都給中國經濟以嚴重影響。當然，最主要的是，按照陳雲的經濟思想和鄧李楊的政治反動，他們無法挽救中國經濟，而分明是在將剛剛從公有計劃死胡同中探出頭來的經濟，再趕回到死胡同中去，甚至，由於十年留下的影響很大，不等退回到死胡同就會亂了。經濟的混亂必然導致政治動盪，這是毫無疑問的。

假如中共當局拼命堅持的經濟思想，逐步地恢復改革，那麼，結果又會導致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這是現政權所最為懼怕的。

所以，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鄧李楊的專制統治，到頭來都是死路一條，剩下的祇是時間問題。世界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李楊反動派遠於老朽，遠於厭戰，不知自己正在走向可悲的下場。

鄧李楊的前途何在

・倖存者的經驗談

黃德北與侯德健的屈辱

・韋　刃

對黃德北、侯德健、劉曉波與胡耀邦等人技術政治層次的表現，引起海外知識與親共之紛紛議論。顯然，由於人們很少與中共專政機關打過交道，甚至未曾在中共暴政下生活過，因而有些議論純屬主觀臆測。

筆者在大陸先後地共被羈政達二十年之久，由於多次被捕、審訊、判刑、勞改、圍剿鬥打、被迫逃亡、又被捕……。因而對中共專政機器的種種運作和手段並不陌生。而據此規律對某些事件作出判斷，雖不能說都一定正確，至少不至於太離譜。

黃德北「竹筒倒豆子」

對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的行徑，一些港報有微詞。係其爲搶新聞而出賣王丹，完全失去新聞工作者應有的基本道德。

在台灣，人們却把他捧爲英雄。筆者僅爲台灣新聞界憂慮。如此水平，能門得過中共嗎？其實黃德北者，通狗熊都佛如也。

有人認爲，很可能王丹先被捕，然後中共利用王丹誘捕黃德北。

如果說中共早就計劃逮捕黃德北，企圖通過他揪出些情報。這很可能。然而黃德北和其他所有進入大陸的人一樣，都是甕中之鱉。中共隨時準手可捉。而且中共是羅織罪名的高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根本無須動用王丹。

顯然，對台灣記者，尤其是在你死我活的高級鬥爭白熱化的天安門前後，中共能不佈下天羅地網嗎？能不對反共基地來的陌很敵人的一舉一動進行嚴密的監視嗎？然而，那些台灣的官員記者們，還皆他們可以從資料堆裏了解中共暴政的種種記錄。但他們畢竟都生在台灣，現本沒有在大陸生活過。在部小不開放或被迫人的宣傳中，他們以爲中共不再講陰謀鬥爭了，自由了。他們還自以爲很機警，可以採訪王丹，是時發回新聞而不被蒙蔽發現。爲急於成爲新聞界的風雲人物而沒昏頭腦。

到處佈滿便衣監視

早在六十年代期間，筆者在北京曾被六七個女便衣跟踪不捨，怎麼也甩不掉。那時候，傳說北京市中心的每一根電線桿下面統有一個便衣。

有個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生告訴筆者。他早先曾被發配到東北勞改，一排門牙脩辰專政人員打掉。「一六四屠城」前他就說：八十年代末葉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他必會一問三不知，拒絕論爲政出賣以後的表現，引起海外知識與親共之紛紛議論。顯然，由於人們很少與中共專政機關打過交道，甚至未曾在中共暴政下生活過，因而有些議論純屬主觀臆測。

筆者在大陸先後地共被羈政達二十年之久，由於多次被捕、審訊、判刑、勞改、圍剿鬥打、被迫逃亡、又被捕……。因而對中共專政機器的種種運作和手段並不陌生。而據此規律對某些事件作出判斷，雖不能說都一定正確，至少不至於太離譜。

被捕者絕無拒絕回答的權利

筆者曾多次被捕。由於不承認甚麼「抗拒勞動」、「破壞投敵」等莫須有的罪名，從未在勞教通知書或逮捕證上簽名（爲此被視爲頑固分子而長期帶鐐，受罪）。然而，最初由於沒經驗，又由於經不起酷刑的折磨，也都終於成爲竹筒。不過，由於筆者的「犯罪」統屬個人行動，不牽連其他人，如自勞改農場擺電網逃亡、被追緝偷渡鴨綠江潛逃到北韓等等。因而，可在印有「親筆供詞」字樣的專用紙上詳細交代「犯罪事實」及其過程，出賣自己，並不出賣其他人。後來，由於有了經驗，在第二次被捕審訊過程中便學會甚麼問題該交代，甚麼問題必須隱瞞，以緘默鋼牙（犯人術語堅決否認指控）萬萬不可經筋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再犯人的話說：「能住（堅持）的，事你的；捉不住（証據）的，真我的」。

凡是準備與公安局打交道者，其社會關係（俗向關係）起碼要搞好。而且，身上切勿携帶通信錄、日記、筆記本這一類東西。否則，一旦被捕，都成了勁死人的素材。你不敢連交代有關的人和事，休想離開鐵籠。在大陸，被捕者絕無「拒絕回答」的權利。

凡是被中共長過審訊或勞改的人，出來之後，很難再是一個在道德上、心靈上或肉體健康上仍保持原來狀態的人。其中尤其在心靈上的創傷最深——即由於被迫出賣親友，成爲道德上的叛徒，而深感痛苦的人，最短惡、最是識的問題便是被問及：「你向審訊員交代了甚麼問題？」。黃德北如把他所交代的問題全部如實地公開——當即將成爲一人類的狗屎堆！（中共語言）。

躲進大使館也是戰鬥

侯德健作的曲水平如何？見仁見智

不過，作爲一個需要創作自由的藝術家來說，反而從台灣投奔到更沒有自由的大陸定居，筆者早就覺得此人樣木非愚不可及。並斷定他不會有發展前途——除非他的作品能充分爲中共的現實政治照務，並主動積極在當中共在文壇界的打手，如文學界的郭沫若、工程界的錢學森、彭珮根之流。

侯德健、劉曉波、周能與高新是在天安門廣場參加絕食活動的最後四個人。他們發表絕食宣言，掀起學運最後的一次高潮，影響不小。精神可嘉。

銀戰「六四屠城」當晚，侯德健偷渡學生最後撤離廣場，爲此，筆者對他雖然起敬。

之後，有一段時間，他香無音訊。筆者擔心他已壯烈犧牲了。同時懷疑，萬一被捕，中共自有高招對付他，把對不起緘默鋼牙，國爲他是中共重要的統戰對象之一。

沒料，他却躲入義大利駐大使館裏。據說，館之主動邀請使館，並在中央電視台亮相，說他投奔並不爲過。

雖然長期躺居使館內，寄人籬下，精神上痛苦難熬，值得同情。然而，既然經不起痛苦的考驗而出降，怎麼還可以數上光榮的枝冠呢？否則，對仍堅持戰鬥（躲在使館，誰說不是一種戰鬥！）的方勵之夫婦又作何評價呢？不公平吧！（至於有人認爲方夫婦根本不應躲入使館，這種完全脫離現實比猪還蠢的觀生氣，不值一駁）

侯德健在電視上說，他在擠窄上寫着頭離開祖國，所以沒見到死人。又說聽到槍聲，但他是向天空放。這可能也是事實。然而，他覺沒想到有些槍是對準學生放的嗎？

有朋友說：侯德健有朝一日如回台灣或來香港，沒臉再見人了。他的政治生命隨着在電視台亮相而結束了。不過，此人頗「聰明」，到時他一定編稿解說：我個人沒見到死人不等於證明整個廣場沒死人啊！

在大陸上大學的港澳學生，有的因參加學運而被捕。有些經關押審訊釋放了。有些仍被關押。港人姚勇敢使是其中之一。港人應積極主動營救他。至少須要求中共把他的問題公開。如無刑事責任，應立即放人。港人必須在人權問題上與中共作堅決的鬥爭，爲姚勇敢鬥爭就是爲自己鬥爭。絕不可「自掃門前雪」啊！

（註）筆直手明尚看中所爲北京著名的老看守所，一直專門關押反革命犯。五十年代初被關押在那裏的一對美國間諜夫婦俄衆寫的書 The Wife of Spy 和 Life in Prison（譯「解放的囚徒」）以及俄衆被關押在那裏的中法混血兒已著寫的 The Prisoner of 2430（「毛澤東的囚徒」）都有詳細的報道。六十年代初單獨關押在老看守所城新一號人連到功德林看守所物事書給好在那裏。我有眼福見到功德林看守所的所謂「八卦樓」。其實不是建築，而是特製設計的精神折磨室。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

我是怎樣逃離中國大陸的

工自聯副總指揮岳武自述

岳武

羣位同志不信我是暴徒

「六四」大屠殺後，我保住了性命，隻身潛回了山西陽泉我的工作原單位。當時我想，參加運動的人有一、兩百萬，要想查到我沒那麼容易。因爲「工自聯」很多人以爲我是天津來的。公安局可能到天津去查我，那是很難的。（衆笑）

其實「工自聯」成立選舉出我們幾個領導人時，我們都把身份證亮出來了，因爲大家規定要報真名字以示負責。當時看我身份證的人不超過十個，並沒有很認眞去記，當時已經過了半個月，至少一半人把我的身份忘掉了。我就是抱着這個心理，回到陽泉鋁件廠，那是我的廠長承包的工廠，工人不會出賣我。

回到廠子打到十二號，我就頂不住了。因爲「學自聯」已經被通緝，「工自聯」只是遲早的事。六月廿五號，我已下定決心去出走，那天下午幾個朋友來我家打麻將，告訴我說，老婆你別回廠子了，今兒個來了四部警車找你。很個然我躲過了這一劫。

陽泉市公安局是接到北京公安部的通知來抓我的。但我們廠黨委對此表示懷疑，他們認我出差半個月，怎麼能從陽泉的廠長一下子成了北京「工自聯」的頭呢？成了要犯。後來我們廠子的保衛科長選專門去北京看了錄相，回來後才相信。

我們廠長了不起

這是後話了。廿五日我南下到了深圳，找出去的路沒錢，錢也用完了，只好又回到陽泉，那已經是七月中旬了。廠裏的同志來家裏看我並向我表示，廠長你能夠成爲北京「工自聯」的副總指揮，我們全廠都引以爲榮。而且外單位到我們單位出差的人員都這麼認爲，說「你們廠長了不起！」（衆笑）

後來我就又靜悄悄地買了點錢，再南下，想法往外逃。路上有一個奇遇，給我增添了很大的信心。路上我遇到一個神算命，我也沒辦法了，就讓他給我算一下。他先說我有兩個孩子，雙胞胎，很準，說到後面我就半個半疑了。他說我很快就會到香港，而且還要走得更遠。但是有雖使你走不成，他必須給我高道符保我，我才能解難。

絕路求生算命求符

他要求我一定用毛筆，在沒人看到時把我的生辰八字寫下來，才能作成符。我又花錢買了筆紙，這下子有神暗中保佑我了。因此，我就放開膽子四處設法，深圳、廣門我都轉了。一直到了汕海的汕村，都找不到路子。

後來我研究了一下地圖，發現珠海離澳門很近，我就打算走珠海試試。其實我那時已經沒什麼信心了，只是打算沒被逮着之前能玩玩也好。去珠海也要過防疫，我只有身份證，結果到上個車子，交了二十元錢，就搭我繞過邊防站，進了珠海市。

在那裡，我住在一家物資局的小旅店，因爲司機在車上就告訴我，大旅館要過防疫，我不能住，小旅館把身份證押在賬枱就可以。這其實已經很明瞭了，當時我身上就藏着陽泉市公安局一處發的通緝令，上面還有我的照片。但我想，等這份通緝令發到珠海市的小旅館肯定還要一段時間。因此我還在用我的身份證，兩個月裡就這麼一張證件。在大陸現在城裡人沒身份證根本不行。

司機要錢使得過關

住下後，我又跟着旅遊車到了海關一帶轉，當時已經是半夜了，燈光通亮，三里地之內的海面上，一個人影兒不過去。一跳到水裡游準被打死，我只好呆在陸地上做生活的再做打算。

第二天我又打算在灣仔附近偷渡。我問旅遊車司機有檢查的沒有，司機只顧收錢，告訴我沒有。結果一到海邊就有檢查站，把我抗夠嗆，這司機爲了賺錢把我給坑了。

到了邊防站，車子裡就十幾個人，人家都有邊防證，我連身份證都押在旅館了。一下子就把我查出來，叫下了車子。底出所設在道邊上，叫我下車的解放軍只管查人，不管審問，把我帶進底出所就不管了。

底出所裏坐着四個人閒聊天，我進去以後，只有一個人問我，其他三個人連看我一眼都沒看，那個人問：「你哪的？」我就報了我的眞實單位—山西陽泉鋁製品廠。我在想，如果他們打電話的話，報假單位，一打就露餡了；報眞單位，碰巧同我不錯的同志接電話，證明我是那單位的，也就混過去了，不會把我扣下。

公有制沒人管事救了我

結果眞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那底出所的人第二句話就是「去吧！」我就這麼又逃過一劫。出來之後，那個站崗的小武兵很不好意思，還跟我說：「同志，對不起」。我是一陣害怕，因爲進底出所時，那份通緝令就在我的錢包裡，有名有姓有照片，一拿出來就完了。

我又上車了，再往前走。我想這回要玩眞的了，我要小心，於是就把那份通緝令藏進了游泳褲裡。到了媽頭，要上渡船了，沒有邊防檢查是上不去，於是我就游着海邊轉悠，沒走幾步，就遇到一個人比步一的牌子，前面有常兵的站崗。這時候我看見道邊有個賣飲料的鋪子，我就去買了飲料，邊喝邊觀察周圍的地形。

我問那個開鋪子的老板，澳門容不容易去，他說只要有錢，連簽證也能去。於是我心中有數，知道還可能有活路。於是就向附近的一個村子走去。

這村子是在海邊一溜街開，一條街看到底，前頭還有個解放軍站崗，我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我。沒辦法，我只好硬着頭皮向前走，走到中間，又碰上一家賣飲料的店，那時八月份，天熱得不行，我就又買一杯喝。

這時解放軍換崗，那個看我的解放軍下崗也來這喝水，就站在我旁邊。當時只要他問我一句話，我就露餡了。我常時什麼信心都沒有了。因爲一張嘴，一聽我口音就是北方人，不是本地人，再加上我連這個村的名字都不知道，要是外地來找人的，至少也應知道這村叫什麼名。可是這解放軍看了我兩眼，一句話都沒問，只是跟賣飲料的老板娘聊天，我一看，趁着這個機會，趕緊走開了。

絕路逢生騎上遊船

我沿原路往回走，總共有七八里路，對面就是澳門。下海游吧，剛圖有解放軍荷槍實彈在那看着，不游吧，明天再來那是沒戲。到了邊防站，再沒身份證，人家肯定起懷疑；這小子也沒有邊防證，怎麼天天往這裡達，準是想偷渡。

一路上我心裡七上八下，好像走在絕路上，心裡不是滋味。這時又回到了原地，看那裡開了十幾個人，我就無意識地走過去，沒想到這回是絕路逢生，那兒有一棟房子，乍一看住歷都不是，但房子後面却是個碼頭，有一只遊船停在那，我也沒看見。

我就坐在那閒聚着，過了大概十分鐘，我看在那假乎乎地抽烟。這時那些人都走到房子後面上船了。結果有一對帶小孩的夫婦，突然朝我喊：「嘿！船都要開了你怎麼還在那坐着？」

我莫名其妙地就跟着他們上了船，一見開船的人，我就解開我沒錢，證被扣在旅館了，那開船的同志好像懂得啊，收了錢只說「上去吧！上去吧！」就這樣，我上了船，駛往澳門方向。

一上船我還心裡「撲騰」一下，眞是天無絕人之路啊！

這遊船只是在海裡轉半圈，過了珠海橋之後又往回開了，我仔細一看，四五個船上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管我，夏天只穿小背心，一看很清楚，於是我就開始準備跳海了。

我站在甲板上從容不迫地脫衣服，把錶和錢包全部放在船上，留給自己的兩腿了。船剛要往回返時，我脫光了衣服，穿一件游泳褲，裡面只放了一件通緝令，跳下海向澳門游去。當時也沒有人來拉我，也沒有人喊。游了十幾米後，我還回頭看了一眼船上的人。船員和遊客都在那默默地看着我往澳門游去，誰都沒有什麼表示。

事後回憶起來，人生眞是奇了，我跳船那天，八月十七日，正好是我的生日。我想起那個算命的，他當時非要我把生辰八字寫下來，他也沒說我非要生日那天跳海，但眞的就在這一天，我絕路逢生，逃出了魔掌，獲得了人身的自由、新生。▲

大陸民運人士逃亡故事（三則）

蘇陽

三名民運份子：一個是中下級軍官，一個曾保護民運領袖出逃，一個是從廣場撤出的學生。
三則逃亡故事：一個臥在車廂頂上過境，另一個曾流落荒島，還有一個躲在港深旅遊車底。

〔編者按：六四以後，逃來香港的大陸偷渡客之中，不斷有從事民運的人士。由於他們因政治理由被通緝，使他們可獲得某些西方國家以政治難民的身份予以收容。因此，他們在香港沒有被即捕即解地遣返大陸。縱短暫的囚禁、審查之後，他們都恢復了自由，並且陸續被移送往外地。本文作者是這些人中的一個。本文的第一段，是他自己的逃亡故事；第二及第三段，是他在香港被囚期間，記述的其他兩個逃亡者的故事。〕

①俯伏車頂，越過邊界

我是一名中國軍人，一個中下級軍官，曾工作於總政治部下屬的一個文化單位。由於在這次民主運動中投入大深度讀到組捕。當王培公老師被捕的消息傳出之後，我便出逃至大連。在大連住了近一個月，風聲愈來愈緊，好心的戰友們為我弊給了北京的朋友，幫助我辦理一份公務護照，並答應送我上飛機。於是我重返北京。

我從西直門下了火車，便見到一隊隊荷槍實彈地站在月台上，抽查旅客。也許我身着軍裝而未遭盤問。我與接我的朋友來到他所在的部隊，院內已經駐入了戒嚴部隊，我覺得有危險便繼地換個地方。他想了想，告訴我有幾個戰友正好在黃寺戒嚴部隊指揮部幫助工作，住那兒較安全。我便在黃寺總政治部大院內住了下來。

辦理公務人員護照並不容易。上級命令所有外事系統人員，一律交出護照，外出人員須持部委以上簽發的出境證方可出差。

怎麼辦？我權再三考慮，決定南下廣州想辦法。幾經輾轉來到廣州。廣州軍區的朋友很熱情，我住下後他們開始為我聯繫營救民運人士的組織。最後只找到了一個連沒人去香港打工賺錢或去港當打認份子的人。沒辦法，只有碰碰氣去闖一闖了。這些人看了我的錶便為我找了些衣物和去深圳的邊境證。上路前，我才知道他們為送我，硬湊放棄了一個賺錢比送我多幾倍的生意。我心裏算是有了些底。

過站上車還算順利。在車上為了穩定情緒，我喝了幾瓶啤酒，讓臉色紅一些，免得被查問時露出破綻。車至樟木頭之後，車內開始檢查證件，我算是順利通過了。不可約的是，我們對面的兩位乘客中，年輕戴眼鏡的人證件有問題，警察硬說我們是一起的（我們曾在一塊兒玩撲克牌），收去了我們四個人的證件，要我們下車後跟着他去登查後領回，並且叫我們打開行包檢查。我的行包內有我的護照證件和一把剪鉗絲的備用鉗子，上面是眼鏡和貿易錢。幸好警察見我不情願地露出錢，沒有再查。我又連連用東北土話解釋，總算過了這一關。

在深圳下車後，逃送的人帶我從過境施工處繞了出來，引我進入了一間酒吧。他人很兩熟，要了點吃的東西，讓我吃，自己去跟經理打招呼說為我買了兩包煙，換了幾十塊港幣。我們吃過飯便重返火車站。

他先讓我換上一條事先準備好的軍褲，他自己也換上一條軍褲。我們拿着手電筒，彷彿是執勤檢查車輛的軍人。因此繞了幾趟後，我們登上了距離鐵橋最近的天橋上等待。他有些不安地說：「今天查得比前幾天要嚴格些，等十二點半左右，執勤的人疲勞時也許能混上去。」

原定計劃是在列車掛好之後，趁關車門進去，便可安全過境。現在不能貿近車廂，根本不可能實現計劃了。

我們再看走出車站，在邊境附近找鐵證橋網的地方，因為記憶到明哨暗哨，無奈只好重返車站等待機會。

城後一列貨車掛好車頭準備啓動了。他從鐵橋下面跑上來，告訴我：「有幾節車廂可以從鐵橋上跳下去，一定很安全。」

我便開始準備跳車。我與他換了運動鞋，把證件內的證件塞入鞋中，把腰包連同錢都丟給他。他拖拉着我的大皮鞋回到月台遠遠望着我以後的行動，很難為情地朝我笑了笑。

列車開動後，速度大約每小時十公里左右。我站在天橋外側等待着……車頭過的是全封閉車廂，我看見車尾部很是相同的車廂，我在幾秒鐘的判斷之後決定跳下去。

當我縱身跳上車頂的剎那間，我頭腦前方平臥在車廂頂上，一動也不敢動。列車緩緩開着，我只有一個念頭，如果被發現我朝前跑，反正頭頂已經上了罐潮橋。列車經過橋邊時，我清楚地看見了一隻鞋頂，還聽到幾句講話聲。

列車即將駛過羅湖橋時，不知為什麼停了下來，我被擱置在明亮的燈光之中了。我靜靜地聽着風聲和自然界的一切響動，心臟的頻率幾乎要超過三百下次：「哈哈」的笑聲壓過了一切響音。

列車大約停了五至十分鐘後，重又啓動了。它順利地載着我通過了死亡的終點。當我望見遠處山頂上那醫界燈時，便知道我已在自由的土地上了。

②從汕尾乘船逃亡

在上海的時候，因為我比較喜歡演戲，經常與文藝界的朋友們來往，這次民主運動中，文藝界的朋友們表現很激進，我也加入了他們遊行的行列。後來領導發現了，找我談，我不聽，與他爭吵了幾句，我便成了整頓對象。我當時很不安，但事已如此，幹吧，反正難逃坐牢這關了。於是我主動保護民運領袖轉移出逃，幫他們傳消息。這時有位我們單位的老同志告訴我，上面有要抓我的迹象，讓我快走。我便急促跑到福州。福州沒有朋友，沒有辦法走，只好又乘船來到汕尾。

到了汕尾，找到一位遠房來汕尾的舊友，交談之中說出了我現在的處境。他很同情，並且要盡方幫助我找去香港的船。

大約一星期後的一天，他告訴我為我聯繫了一條船，七月二日開航，讓我準備一千五百塊錢作買路費。我想了半天，告訴他，我手裏只有三百塊左右，請他想想辦法幫我借一點。他菜不猶像地為我付足了船費，並在當日早晨八點鐘帶我見了船上的船老大。

我上船後，他便與我告別回去了。在船上我只能呆在甲板下面船艙。不知出了什麼事，船一直沒能開動。下午，船老大下來告訴我：「為了安全要晚上才能啓航。」我揚奈只有等着了。此後再也沒人下來說過什麼。

晚上九點鐘左右開船了，航行至海上的時候，我實在呆不住了，又暈又渴。我已十幾個小時滴水未進了。我爬上甲板，靠在船舷上問船老大要吃的，他聽不懂我的話，只顧自己唸叨着什麼的經文。他走之後，甲板上只留下我一個人。見到貨案上有一深水果、一袋包子，還有一袋水，我也沒想那麼多，抓來就吃了個精光。等他們發現時，我已經有幾分鐘神了。

幾個年輕人吵着衝向我，船老大勸了幾句也沒攔住。他們與我動手打了起來。我抓住一個不放，抱着他要往海裏跳。其餘的人給嚇住了。船老大對他們講了幾句什麼之後，把他們推回艙裏。我孤到到船尾的甲板下躺了幾個小時。半睡半醒中，有人叫我出去，說是到香港了。我站在甲板上，望着前面半明半暗的島嶼，儘管不太像，因為沒有什麼燈光。

船靠了過去，船老大說只能送到這裏，穿過島便是香港了。其餘的人把我推下了船，我詢着水登岸一看，才知道這是對我的報復。這只是一個荒島。

我在島上呆了兩天，用過海水充饑，等待着過往的船。島上雜草很高，晚上睡覺只好用衣服包嚴了腳，上身只有忍受蚊蟲的叮咬了。

第三天，一條過路的船聽見了我的叫喊，靠了過來。我講了遭遇後，他問我還有多少錢。我還上最後的一百塊錢，便上了船。這條船航路在一個小島附近一直等到天黑才駛入中環碼頭。臨下船時，船老大塞給我三十塊港幣，讓我搭車用。我緊緊握了握他的大手，表示感謝和告別之意。我上岸在路邊攔了一輛出租汽車，奔向朋友的住所。

③蜷伏在旅遊車底部

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在這次愛國民主運動中，始終堅持在天安門廣場直至「六．四」屠殺。我是隨着多數同學在士兵的槍口下退出廣場的。我們當時還打算回學校繼續校園民主鬥爭，回到學校後卻知道不可能再留校鬥爭了。當局正在準備清洗運動中的骨幹份子。於是在同學和老師們的勸說下，我們分頭離開學校，奔赴逃亡的路途。

我準備先回天津的家中看看父母再作打算。因在北京火車站沒法找到去天津的列車，便決定乘旅遊巴士回天津。誰知汽車中途發生了燃械故障，無法修復行駛。我在附近的民航看見一列準備啓動的貨運列車，上前與司機搭話，想搭乘去天津。司機無意中透露出是去南方的車，不走天津。我發現有幾個車皮印有山西陽泉公司的字樣。心想，陽泉是煤的原料名稱，煤一定是送往南方的某個城市。當機立斷，我在開車前爬上了車廂。

列車開了一會兒，我也吃了一些隨身帶着的麵包，便香香睡在裝煤的車廂經上。醒來的時候已近中午，原野已呈現出南方的景象。我開始有些焦躁不安起來，誰知列車會把我載往什麼地方呢？

傍晚時我發現列車停靠在武漢附近的一個小站上。我下了車，在小溪邊洗了洗臉，換了衣服，在路上領了一輛殘廢的拖垃機來到漢陽火車站。隨便吃了頓飯，買了些食品，在火車站就近等到夜裏零點左右，才乘坐上從北京到廣州的十五次列車。

在廣州下車後，先去中山醫學院找一位中學時的同學，沒找到。我開始盤算着如何能進入深圳，再想辦法去香港。我在火車站聽人說，沒有邊境證只能乘公路車到樟木頭。我決定試試看，於是設法乘上開往深圳的公路車。

在樟木頭下車後，我先對照地圖查看了一下地形和每站機構的距離，然後在一座小山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順着田間小路徒步朝深圳方向進發。大約下午兩點鐘左右，我來到一武境查站附近，開始觀察過往行人怎樣通過檢查站。我在仔細觀察中發現檢查站無面是個小門，像是廁所，很少有人留意。將近黃昏的時候，我逐漸接近了等待接受檢查通過關卡的人羣，順利地混在人羣中。我戴好眼鏡，看見無人注意便大大方方地朝那小門走過去。

小門內果真是個廁所，隔壁就是關卡內。燈很矮。我翻過去，貼沿牆的小路不遠處的一個小村落走去。當我到關卡下氣來計劃下一步驟時，有舍中竄出幾隻狗朝我吠個不停。我怕驚動村民，急忙返回來路。此時我已是遍體退雨濕了。舍中半智，我拾起棒角脫去上衣繫在腰間拖拉着破涼鞋，撿起田邊的一根甘蔗扛在肩上，沿着小路經過檢查站內側走上大路，朝深圳市區走去。或許我人很疲，我個月的風吹日曬人也黑了，很像農民的樣子，所以沒有引起別人的懷疑。就這麼過了關。

進入深圳市區，繞了幾圈都沒有找到合適的住所。偶爾經過深圳大學，進去四處轉了轉，發現化學樓側面有個廢棄的大水池，很僻

醒。我就在此安頓下來，躺在池中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在街上吃了喇粗飯，沿着海邊觀察地形。兩面很寬，我很難遊過去。我在遊樂場租了一艘小汽艇在海上繞了幾圈。汽艇速度太慢，加上海勁總上有遊訪巡邏艇駛來駛去，它的速度比我的快好幾倍。我即刻打消了渡海的念頭。

我放心地離開在街上轉來轉去想謀生。命運把我帶至一家酒店門前。我對停泊在酒店門前的中港旅遊大巴士產生了興趣。通過觀察，我發現了它的開車時間，發現車廂下面可藏下一個人。何況我身體不大，定可以乘它出境。

主意已定，我開始着手準備。那地方緊挨着幾個城，我必須帶足飲水。我買了件長袖襯衫，把必備的東西放入膠包。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左右，我來到了酒店門前，逐步跟近旅遊車。看看沒人注意我，便迅速溜入汽車輪的空檔，選擇了一個積極爬了上去。躲好坐妥，等待發車。

旅客終於上車了。發動機開始轉動，發出轟隆隆的巨響，灼熱的氣流撲面而來，燙得我幾乎窒息。汗水大滴大滴流下來，濕透了的衣服緊貼在身體上。隨着車輪的啓動，風抽去了部分熱量，才使我勉強堅持下來。

旅遊車走走停停，最後在接近邊境檢查站時停下接受檢查。汽車再度啓動，通過幾條白線後就過了那條粗粗的黃色橫線。我們終於進入了新界。此時我才鬆了一大口氣。膘子望一片空白，只覺得天昏地暗，酷熱難熬。我喝下最後的幾口水之後，身體已經不支了，急切地盼望汽車早一點停下來。我的身體下已被四處交錯的排熱管道燙了多處燎泡，在汗水的浸蝕下疼痛難忍。

我不知道旅遊車是什麼時候停下來的，當斷定它已停穩後，我拖着早已腫本的腿爬出來。天已經黑了，四處是耀眼的燈光。■

北京傳柴玲被捕 秦城監獄 戴晴于浩成仍有機會被算舊賬

■黎加路

據說柴玲已被捕

北京市委首先在六月十三日發出通緝廿一名學生領袖的指令。九十月發出的追通緝名單，柴玲、封從德仍列榜首。據來自北京的可靠消息，柴玲已落網，她並與王丹、劉曉波、任畹町等學生領袖或知識份子，同囚於北京市郊的秦城監獄。

據了解，柴玲曾一度逃離北京城，並已經抵達廣州，而她在六月在香港公開的錄音帶，曾被俱下口述她目睹血腥鎮壓及學生撤離廣場的經過，便是在廣州錄製。柴玲在多方協助下，逃抵廣州，但她還途中國國家安全部的空幕出動，終在廣州落網。

最近學生領袖李祿和李鐵輔希在美德，透露出一個私人機構掌握的人權異，然而管轄他者離開和逃脫的司機已落網，成為代罪羔羊。

以因政治犯聞名國際的秦城監獄，「六四」之後傳聞變成是「學生」監獄，因禁的大部份是曾參與北京學運的活躍份子或頭腦，知識份子也因了一大堆。秦城監獄對比其他北京市監獄，並沒有對囚神著施以酷刑。

北京消息稱：秦城囚犯一週五天放三餐供應，早午晚得腰頭麥腸，晚上則只有以綠玉米磨成粉末製成的窩窩頭，而週六及週日則只供應兩個窩窩頭。所有囚犯的教誨禁與外界隔絕獨居囚室，一般都是七人共囚一個只有百多平方尺的斗室。每名囚犯每週「放風」一次，即被帶離四壁密封的囚室，單獨到一個四面是牆，但頭頂見天空的空間，但是只可停留數分鐘。

戴晴于浩成釋放

「六四」之後被抓進秦城，受調查後放出來的只有極少數的個別例子，如《光明日報》的戴晴和法學家于浩成，都是由於有力人士在背後極力斡旋，但他們獲釋並沒有註明是「無罪釋放」，而是找不出有什麼明確罪證。換言之，極有可能在環境氣氛轉趨時，再被抓算舊賬，主於被抓的學生，無論多「合作」，都時都沒有「坦白從寬」被釋放的例子。

踏進十二月，北京市委在各區等院校大力推動連串大型活動。其中一個題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五十四週年，重點是在北京大學舉行，用以恢復「北大元氣」，重整思想教育。

今年四、五、六月間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北京大學便是統領重鎮。經受「六四」鎮壓，九月新學期開學後，同學的情緒仍是惶惑不定，情緒低落。

被指斥對學生思想控制不力的丁石孫在「六四」後被撤換，走馬上任的是吳樹青。他在十二月初，宣佈北大舉辦活動，紀念「一二·九」學運，便指出上述學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救國於危亡之中的愛國學生運動，是青眼於祖國的前途、民族的利益」。數後語照然若揭，即指今年五、六月間的學運並非「正統」學運，他並強調北大人應正確認識北大傳統！！革命、民主、科學、愛國，缺一不可。

配合這種思想重組的教育，及粉飾精神慢浴的景象，共青團北京市委更籌組了第一屆首都大學生文化節，這個由數十高等院校參加演演的文藝節目活動，也是北大紀念「一二·九」青年愛國運動的重要內容。

「大白菜現象」的原因

北京城內，一般居民都對政治不太感興趣，最近外國通訊社報導北京人「抵制」北京市政府，不買每年過冬都儲存的大白菜，導致大街小巷大白菜堆積，市長陳希同呼籲總人多買「愛國菜」等。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則反駁外電報導文章，謂「大白菜」現象是市場控制失調，對市民需求估計失誤所致。這一回，官方喉舌是說到了問題癥結。

「大白菜」事件實在與實際環境有緊密關係。首都開房子亮，一般北京人住的地方才數百平方尺，一家多口，根本沒空間位置囤積大白菜。這幾年，北京市菜種供應多了，一般人自然不願儲存過菜。

北京市政府對於菜市場的供求預算偏差。以往曾出現個別多季市民排大長龍買大白菜的情況，便大力鼓勵農民種大白菜。官方沒有掌握到準確需求量，矛盾一時緩和又過度的供應過多。

「大白菜」現象不是個別的問題，電器用品的供求如冰箱、電視機、自行車也出現類似情況，以往電器用品的市場緊俏，國家鼓勵生產，但國營企業以至個體私營企業爭相生產，政府沒作長遠的管理協調計劃，形成了目前的冰箱、彩電、自行車充斥商場，無人問津。

在城市吸納電器用品已達飽和，加上政府又呼籲人民說幾年緊日子，滯銷的「緊俏」用品，似乎再不能在城市購夜傾銷。那些「運籌帷幄」的官員又想到另一妙計——到農村搞「模範電器村」，把電器用品推進入農村地方，然而他們似乎忽略了整個電力分配的問題，在電力不足的情況下，又出現了前一段鄉鎮企業盲目膨脹增長，導致國營企業電源不繼的教訓。■



■傳說中柴玲已被捕，圖為她在天安門廣場上演講。

一看守（向D，大聲喊）：開飯了。

【D走過去，伸出手去。

【看守用湯頭燙。D急忙縮了回來。看守笑。

【看守向裏面扔饅頭，一人一個。

D（向E）這裏面一天幾頓？

E（邊吃邊答）兩頓。

D：有水嗎？

E（指了指塑料杯）：到時候，一人半杯白來水。

D：解小便呢？

E（吃完了，扭頭對牆角）那兒有下水道。

D：大便呢？

E：到時候，喊報告到外面去。

D：那什麼時候能出去？

E：（低頭）不知道，給你看看手相吧！看看你什麼時候出去？

【D伸手。E握手。

E：（若有其事地）這一條北命線——這一條命運線——這是一個坎，一二不過，很坎的。

【小賊們四處打探名。

【F喊看氣。

【四周的人不作聲地坐著。

【一切在昏黃的燈下顯得可怕而不祥。

【朋友們似乎有些累了，抬頭看看我，我默不作聲地抽著煙，煙霧瀰了屋子。

他們笑過來，這是真的？

我懶懶地回答：是。

他們一人拿一杯茶，喝了一口，又說：那就是說，這跟電影裏國民黨的監獄好不了多少，甚至還像？

我看了他們一眼：是。

他們又緊逼著：那就是說，這不是什麼人道主義。

我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這是監獄，這本身就不是獄。

他們都埋了頭。

我抱歉地說道：放一段錄音，給你們聽聽吧，這是第十F的原型，他現在很瘦了。

（一九八九年，九月下旬）

我：你是說，現在還有人被關著？

F：是的。而且他們大多數和一幫流氓、地痞，社會渣子關在一起，他們不學習，不看報紙，與世隔絕，席地而坐，睡覺也是在地上，沒有床。

我：能具體地講講他們的生活情況嗎？我是指衣食起居的各個方面。

F：大約早晨是六點半被叫起來，晚上九點睡覺，中午有一個小時左右的午覺。

我：吃的呢？

F：窩窩頭。你沒有吃過。都是雜做的，是棒茬玉米棒子的雜做的，碎的。而且還經常是生的。至於菜嗎？夏天是老南瓜，現在是娃白菜，那打菜的菜桶可以看到一層葉子。至於豬裏嗎？是，曾經！一天兩頓，一頓兩個窩窩頭。

我：一個房間裏多少人？

F：十四平米，關得多是二十五個，最少也有十八個，九平米，是十四、五個。

我：他們的大小便呢？

F：這些，我曾聽人說過，他們都不吧倍，但是我還得說。早晨是七點半一次，下午是四點半一次，我是指大便。管教發草紙，一人一張，由管教發號司令：蹲、撒、起。一般半分鐘便是看守的了。當然，更有趣的，那便是「蹲，撒，起」二字連看說。那你便可以想象了。

小便嗎？在房間裏，下面是便池，上面是自來水。而且，由於有的人從來及在外面完畢的，於是他們常把衣服撩了，包裹大便，從窗口扔出去。那是個巴掌大的小洞。

我：放風嗎？

F：不放？一天到晚坐著。

我：怪不得你這麼白。（我笑了，他也笑）

我按了stop，朋友們驚訝地看了我：他說的都是真的？他怎麼知道這麼多？太可怕了，一個人如果到了這種地步，還不如死了的好。

我吐了個煙圈，冷冷地一笑：相反，有很多人還沒有死。

我：現在關押的都是什麼人？

F：大多數是學生、學者、記者、北京的市民，有的是一家都在裏面。至於兄弟姐在一起的，更不必說了，還有「高自聯」、「工自聯」的人物。

我：你知道他們都是到爲什麼進去的嗎？

F：這還用問，

我：能具體地說一兩個人的情況嗎？

F：我不想給他們的家屬找麻煩，

我：挨打嗎？

F：這是經常的事。

朋友們這一次沒再說話。

我嘆了口氣，我們該講下一場了。

他們問道：他們又是怎麼找打的？

我吱唔道：我不想纖奇，我只想說，有人挨打，這是事實，至於手銬銬在前面還是後面，電棍突在手心還是打在身上……這都不是重要的。

（四） 轉移

【下午兩點。

【小賊們架推我頭，被我吹着半支、他們也只有十二、三支，甚至還小，

【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四處是煙地張望，又低着頭想各自的心事。

B（猛在醒目，喊道）：喊到名字的出來。

【名字一個個過了，小賊們倒平安地留在裏面，

B（大聲）：一個接一個蹲下，抱着腦袋，

B（環視了四周，看了看四面的警察）：好了——起來，（對待銬子的警察）戴上，（他們一個接一個戴好，連在一起）走。

【旁邊是荷刺警察，打着槍，槍口對上。

【隊列無聲地移動。

【遠方是槍聲的槍聲。

【警察們互相笑了笑，滿意。

（我給他們加了些茶，他們又開始急急地問：他們到哪兒去了？他們又能轉移到什麼地方？

是啊，他們又到哪兒去了？也許，我是能給出一兩個確定的答案，可是，這能囊括所有一切嗎？

當然，轉移不僅僅是指轉監獄，大約也該有些別的地方，這只是我的一個小小的不太誇張的推測。在這裏，除了民主、自由之外，什麼不可能發生？

當我想到這一幕——這由於從生活中強奪下來而顯得生硬的一幕時，前人的一首詩又響了起來：

"如期而來的冬季
並沒有打倒
那個思索隊伍前講話的人
他們的旗幟拖在地上"
……。

幾十年來，我們似乎在重複着這樣或那樣的事，可是結局是一樣的，被打是一樣的，哭泣是一樣的。

然而，這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或都願意去體味：

我們在絞盡，有人在踢足球；

我們在爲民主自由，爲我們的明天奔走呼叫，有人在冷嘲，有人在起鬨；

甚至有人趁機玩樂，有人趁機發財，有人趁機掠取資本……

可是這一切綜合起來，到底又說明了甚麼？去問問廣場上的二十萬大學生，上問問百萬之衆的北京市民，去問問人心向背的中國。

我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就套用過別人的一句話：多數人要讓少數人說話！——然而，今天，或更早以前，我就修改了它：極少數人要讓多百姓說話！

我不願去指摘那些利用手中權力進行世界級的各種飢渴活動的共產黨人——他們具有鐵一般的意志，這也就造就了他們的厚顏無恥，這不是幾次風潮改變得了，這是一個體制的問題。共產黨把人民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可恰恰又是它，把人民推進了死亡、恐怖和提心吊膽之中；就在不久前的一次採訪中，一位記者問一位中年男子對解除戒嚴有何看法時，他回答道："那是國家和政府的事。"——如果我們把這種置身度是一種對政治的無所謂地度，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本身就意味着一種不合作、一種抗歎的抗議。

似乎在這裏談論軟或硬如何、有一點力不從心，因爲它跟槍口、監獄、高牆、鐵窗以及野蠻、物質……連在一起，如果我們用一位被迫害致死的共和國主席的話、那便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這仿佛讓我們意識到讓論有理要所建和越紫陽都是多餘的，這也使我們意識到：今天的流點是和血聯繫着，明天的播發也還得用血來喚醒，我們這一代必須付出這一切，否則，我們的後代也將走這條路。

"前赴身與名俱裂，不破江河萬古流"，希望總是有的，成功也總會有的。

朋友們看看我，我想着默默移動遠去的那隊囚犯，我們都笑了笑，都有些淒涼地笑了笑。）

1990.1.作於一個不寒而慄之夜。

這篇文章最後補述：

由於一切都是純然無解的未知數，尤其在這一種時候，儘管我們對未來抱了極大的信心。

我說過這故事是發生在八九年六月中旬的一天，那後來這批人又到何處去了？他們的家人對他們又持何種態度呢？這有一友來訪，示我一信：

XX同事：

您好！

我是你的同學者XXX的姊妹，在XX教育學院英語系讀書，元旦回家時，收到你給我姐夫的信，對你提供的近情況，我們全家在表謝意。

比起那些尚在黑暗中的人，你是幸運的，目前國際形勢緊張，他們問題的解決可能會拖下去，我們深切地盼望能早日團聚。

倘你有時間能否將那兒的生活條件，所副的學習狀況、他的身體狀況、心理狀態詳細告知，我們深感之擔憂。

XXX

1990.1.4

也許大家都發覺有那分人是放出來了，儘管是極不情願的，然而更關鍵的，還有大部分人沒有放。

我們不願去談論那些心腸歹毒的家人，他們總是給孩子那麼多的支持，牽掛，

這是一個國家？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甚至連拉屎撒尿都得受人管制——這種這就是我們想走的社會主義？如果是這樣，還不如讓我們回到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既然不能實現什麼未來的理想，爲什麼還這麼死要臉？

我這篇文章是給那些"尚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寫的，也給他們有的人永遠不會再感受到人的溫暖。 ■

鏡子裏的眞實故事

金戈

這是一個故事，一個眞實的剛剛過去或仍在發生中的故事。它是那麼眞實，又是那麼流暢，令人不忍去觸動，可又不忍不觸動。

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所說：

半身的坎坷風雨，幾代人的執著追求，一時都湧到心頭。中南海的笑聲，天安門廣場莊嚴的宣誓，各種各樣的我不知道的或我所知道的共和國喜劇和悲劇……這流點是有代價的，只有流血、喚息，甚至揮心的痛哭，或者面對既成化成一片落葉，都是不夠的。

荒唐的是這個時代，又哪裏是我們。

爲了不妨礙故事的簡潔，我把它編成一幕小劇，請我的朋友們來幫忙排演一下：

A,B　北京市公安局X分局X派出所警察

C　戒嚴部隊一士兵

D,E　北京X大學學生

F　外地來京的大學教師

警察數人，士兵數人，外地來京聲援的學生數人，北京一些大學的學生數人。

我們把故事安排在北京站，這個生死之門裏上，時間當然是六月中旬的某一天。（早上十點）

（一）　被　捕

【這處是嘈雜的前廳。街上的行人行色匆匆，平時綠綠的北京站，顯得特別清冷。

【一群叫化子，四處張望着。

【在售票窗口，排隊買伸了個懶腰，隨手拿了份《人民日報》，看了一眼，又放下。

【士兵們手持沖鋒槍，槍口朝上，檢查着過往旅客的行李。

【D手提行李箱，從遠處直奔檢票口而來。

C（迎上去，提着沖鋒槍）：停下！

D（停住，很意地）：幹嘛？

C（指了指皮箱）：把箱子打開，檢查！

D（瞪眼，很惡地）：要看自己打開。

C（很惡地）：媽的！

【D提起箱子要走，C攔住，二人對視。靜場。

D（扶了扶眼鏡）：你幹嘛？戒嚴就隨意查人的？

C（指了指槍口）：那個學校的？打開。

【D蹲下，不理C。C打開箱了，拌衣服，翻書。

C（拿出一張數學單綱紙）：這是什麼？

【D不理。

C（又打開一本）：哪個學校的？

【D不理。靜場。D想起什麼事，站起。

D（急急地）：我沒有什麼東西！

C（喝了一聲）：蹲下！

【C打開一個本子。D大喝。站起。

D（怒視，抗議）：這是我的日記，你不能看。

C（笑，得意地）：早就知道……學生……跟我走一趟。

【D在前。C在後，手提皮箱和沖鋒槍。下。）

（我的朋友們配合得很好，他們盡心盡力地排演，使我又彷彿回到了那個恐怖的時候，處處都是槍聲。大街上都是被恐嚇失措的人，不時有人喊道：這邊！這邊！救護車！

廣場，這地是六月二日發表的天安門廣場，血腥的恐怖再一次籠罩着這個政治文化也是動盪的中心，不幸似乎又一次向中國人伸出了魔爪。

再去爭辯天安門廣場死了人或沒有死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北京人習慣了，習慣了死亡，習慣了流血，習慣了不幸，他們在哭泣，他們只有默力的哭泣。

這一生，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位年輕的親叫，和着淚水的喊叫："爲什麼我不死？爲什麼不讓我死？"她的孩子，才幾歲的孩子，死在這個夜晚。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夜侯德健、劉曉波他們流氓，緩慢而又嘶啞的聲音，我請你們放下手中的棍棒，這對我們是沒有用的！

當然，我更不會忘記那個把着口對着我的那一位人民解放軍："走不走，不走就開槍了！"他是那麼偉大，面對我們這一群手無寸鐵的學生。當這勇士被稱爲"共和國衛士"，一個如何如何時，他似乎也該知道當時他根本沒有遇到抵抗？

……

處處是血的記憶，打勞的彈殼，一長串打亮了的子彈頭，……光榮的人民解放軍，用他們的鋼鐵在北京街頭寫下了新的篇章。

六月四號凌晨，我們從廣場有秩序地撤出，我們永遠無法忘記六部口的那四輛坦克，那四輛橫衝直撞的坦克，從我們後面推過來，那上兵的頭露在坦克頂上，大笑着，向我們投擲了毒氣彈。我們暫出了，我們咽得喉出了白色的東西，我們四散逃命——這裏有一個需要爭論的問題：六部口死人沒有。

我不是目擊者，然而，我可以介紹下那位目擊者的情形（清華大隊裏未必全是清華學生）。

他穿着一件血衫，騎了自行車。哭喊着：我們又有十一（有源是十三）個同學死了。他們竟在坦克前，想阻攔，他們給壓死了。

他狂亂地哭着，又往前去，把悲哀的消息傳到前面：這悲哀的隊伍已沒有了感覺，已經習慣了，也許是。

後來，清華的學生都這麼說着，我至今還看到了題爲"六．四——六部口"，黑白的設印得順得不太分明，但依稀可以看出那模糊的東西，我手中沒有足够的證據，只能在被人家嘲諷的水中，哀哀一些揣測，這似乎是一個有趣的揣測。

我們不妨把目光再回到我們故事上來，這者清華不民剛才經過。）

（二）　審　訊

【簡陋的派出所，有一座的二層的樓房。四處是紙張的垃圾，與衆的警察和士兵們忙碌地進出。

場景。迎面是一扇鐵門——關人的監房，陰森的通道，令人毛骨悚然。

提示D等這是提訊室，D坐在一張木凳上，回答A的問話。

（姓名、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之類問題，二人低聲，靜場。

A（名若干，準備着）：你對這次動亂怎麼看？

D（略帶緊張地）：我沒有看法。

A（緊逼着）：你說謊吧。

D（鎮定自然，但面孔靜），我沒有看法。

A（平靜地，耐心地）：作爲大學生，你總有自己的看法吧。

D（不滿不服）：我是個好學生，我說什麼就是什麼，我沒有看法。

A（嘆了口氣，很，耐心地）：陳波波，我們不希望把你捲進這個政治鬥爭，再說你這麼大了，能沒有看法嗎？（頓，looking我們才能放你回。

D（懷疑地看）：是指當時的想法？

【A點不作聲，點了點頭。

D（疑惑地，有點疑惑地，我不是太明白的。

A（寫下，拿過談話記錄）：你看看，然後簽字。

【D略略地看了一遍，指了十多處錯誤字，漏字，按手印。

一個警察上，把D帶走。D大聲喊：我要出去。

【警察們一陣冷笑。

（我說過，這是一個眞實的故事，如果說有虛構，當然僅我到。

在這裏，北京電視台，曾把一批流氓，小偷拍成了錄像，說他們是暴徒。

其實，我們中的主人公及其他人，也被他們編成從南上至下組織的成員，大肆宣電台，電視台宣傳，配述行他們的新聞導向。

更妙不可爲在這裏，是的，不僅僅在這裏，他們是絕不會事先等待的，他們最擅長的當然是主動出擊，他們是那麼聰明。

他們在街上，四處堵截行人，逼他說出六月三日夜看到戒嚴部隊如何如何了，於是他們依法拘留，到處人心惶惶，不安會突然降臨，在任何一個時刻。

至於聽到某人在深夜裏聽到急促的敲門聲，把嚇了壞（他們沒死），已就不是爲奇了。

我無力描繪當時的北京市民是如何的驚魂不定，這是歷史學家們的事情。

我只想提一個問題，問一問憲法：到案日記在沒有正常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能不能搜查？

我的朋友們當就這事進行了評說：當戒嚴是根據憲法來實行的，戒嚴的各項措施必須與憲法保持一致，否則一切抵觸須予以取消。

那我的主人公到底又犯了有麼罪？到底又受什麼指了他？

事情明擺着——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所謂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到底有多少是眞實的？

當一代人覺醒了，他們便開了腦，事後還說是保證人民的安全，我們無需作文多的考證，只要從六月一日以後的狂瘋的時，便可以看到人民是如何地缺乏安全感。

同時，一隻軍隊的軍隊，一隻沒有組織的軍隊，一個嗜血成性的軍隊，一個由一批腐朽官僚們統治的軍隊，是多麼可怕。當他們喪心病狂地向學生而民開槍，他們是不會想到他們由於接受命令的士兵正是由學生、市民的保護下保障了重要的機關、組織。

也是那個恐怖之夜，一個士兵被（位中年婦女及一名年青人（學生））拖到我們那兒，那婦女哭訴和再地說了許多話，她說她曾給我們指過錢。她說那士兵已經綁了。

很自然的，我們都這麼認爲，這是神聖自然的，我們保護了他，並把他送了救護車。

我們沒有想他的同伴在幹什麼，"他是無罪的，他沒有殺人，他的他所代表的是有罪的，聽聽槍聲，聽聽聲吧。"我的朋友這樣反駁，他是對。

是的，如果我們想到被搞的士兵受到的毒打正是他們幹的，如果我們想到個個自由的人手是被他們剝奪了自由，如果我們想到他們的嘴口和他們殺人後的性笑聲，想到那個趴在地上等到部隊從死屍上走過去之後才戰戰兢兢地回家的青年工人，想到那些死屍……如果我們想到了這些，我們還會不會沉浸在那個"好"是不"的混沌問中。

是的，社會主義能夠清算那個製造政治上愚昧又無知的暗殺，然而，社會主義更要清算的是它的敵人。）

（三）　關　押

【陰森的通道盡頭，三間監房。鐵的門，上面有一個人頭一般大小的洞。

【外面是來回的士兵，後面跟了學生、小偷、無家可歸者。

【門開了，D走進去。

【混濁的空氣及尿騷味撲鼻而來，D皺了皺眉。

E（笑了笑）：你好！那個學校的？

D（笑，頓，遲疑了片刻）：你也是學生？

【E介紹了四周的人。還有幾個小販。

【D打量了四周，一隻塑料桶子放在角落上。

【總共二張長凳，小販們躺着，別人坐着。

【屋頂是一層污物蒙着的燈泡，分外昏黃的光。

【通往外面的一堵牆的上方有一個小洞。外面是另一堵牆。

D：向E，關切地）：關你幾天了？

E（嘆氣）：兩天。

D（緊張，急促）：能出去嗎？

E（抬頭，看了後面的小洞），不知道。

【D不作聲。四周的人都不說話。

F（向D，吸一口氣）：什麼原因？

D（輕輕地）：日記。你呢？

（F不言）

E（代答）：一些照片，一些死人的照片。還有一封信。

（D低了頭，不作聲）

一個被抓大學生的自述

一個在紅旗下成長的第四代大學生，參加了愛國之舉，沒想到會被押進牢房。當兵的一招手，頃刻間電棍、木棍、槍托、皮鞋狠狠地落在身上，其他犯人打得更慘。

〔編者按：本刊於八九年十二月以「無聲中國的人民心聲」為題，刊出一批信稿摘錄，隨後收到這篇從中國大陸帶出來的文稿，是一個參加過學運的大學生的自述，寫出了他被捕後所受的非人待遇。六四後的黑色恐怖，由此可見一斑。〕

現在我常常做惡夢，每晚上總是在夢中的驚恐中醒來，黑漆漆的屋子沒有一點聲響，使我的心情更加沉悶。打出來之後我一直是在這種精神狀態下生活。父母、兄弟、姐姐非常疼愛我，也非常理解我，他們知道我在監獄裏吃了苦，精神也受了很大打擊，時常安慰我，但我無法解脫出來，因為我被關進監獄的記錄，將伴一塊烙在臉上的印記，可能永遠也抹不掉了。

趕忙回家

我是一個在紅旗下成長的第四代大學生，我參加了這一代大學生的愛國之舉，表達了拳拳報國之心。我們是那麼想為祖國和人民做點事情。我們去做了，勇敢地執著地做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會被用槍押進了拘留所的牢房。

那一夜的天安門廣場使我終生難忘，我和幾個同學從廣場撤出之後就急急趕回學校，想把親眼所見所聞告訴其他同學和印成傳單。我們只有把事實告訴廣大市民才能對得起良心。

回到學校，不用我們說，一切全清楚了。不時有受傷的同學被抬回來，身上和頭上纏着紗布或碎布片，到處都是那麼緊張和低沉。這是誰都不能預料到的結局。我們趕緊找來蠟紙和油印機，開始行動起來。當時我們每個人心頭都好像壓塊石頭，沉重極了。

那一夜之後，氣氛驟變，校園變得陰慘和空蕩起來，許多同學連夜就回家或躲起來了。我家不在北京，所以只能先獻在學校。不兩天，父母的電報來了，催我馬上回家，一刻不能耽誤，他們害怕孩子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只好收拾收拾，火速趕往火車站。

到了站口，我就感到氣氛不對勁。每個人必須搜查，我把包裹交給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部隊，一個口音很重的農村兵迅速打開包，另一個開始檢查我的證件。我把學生證遞給他，他一看，馬上走向一個軍官，嘀咕兩句，對我喊嘴說：「跟我們走！我們要進一步檢查！」我一怔，但心想我不是暴徒，而且我們去軍訓時，當兵的對我們還可以，對大學生挺照顧，他們也是普通人。

在車站被扣查

他們把我帶到車站東頭的休息室，當然已是他們駐紮的牲房了。我被硬推進去，一看，裏面已有幾個跟我一樣坐校樣的人，從另一個室裏不時傳出氣憤而無奈的爭吵聲：「你們帶我到這裏幹嘛？我的行李沒有什麼！」輪到我了，我被帶進另一間房子，裏面全是持槍的軍警。他們二話沒說，開始仔細搜我的身和包裹。不幸我身上還帶着兩張傳單，是兩張北大的傳單，我們在廣場上遊行和靜坐時每天都看到新的傳單。他們搜出了傳單，搜得更深入了，但一無所獲。他們的態度更壞厲了。我被用槍押到了另一間大屋子，舉起雙手趴在牆上站着。

過了兩個小時，我的腿都站麻了，更多的兵湧進來，把我和其他人帶上鐵子，拖出去弄上車車。

我們都害怕極了，不知道要帶我們去哪？我想試探地問問，但剛一張嘴，就挨了一槍托子。我們擠在車上，蹲着低着頭。車飛快地開起來，我們劇烈地晃盪着。

車開到什麼地方，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一個接一個被押下來，進入一間大屋子，又黑又髒。接着就一個一個按對名字，然後分別帶到另幾個房間去，那些房間不時聽到打人和求饒的聲音，話是恐怖。

皮肉之苦

我被帶進去，不許抬頭，只知屋子有許多雙翻毛皮鞋和黑色皮鞋——這我知道：穿翻毛皮鞋的是戰戰部隊，穿黑皮鞋的是警察。當兵的把我按在一個木櫈上，開始審我。

我的學生身份他們知道，也不感味，就問我：「你都幹了什麼？為什麼帶傳單？」我如實說，我想坐火車回家，傳單是廣場上發的。我想馬上讓他們搞清楚，就說：「我不是暴徒！我沒有燒軍車！」「你沒燒軍車？我燒了？你以為沒燒軍車就沒事了，就能放了你！你們這些大學生，不好好在學校讀書搞書本，到廣場上起什麼哄？你們懂得什麼民主自由，就是你們把事情鬧得這麼大！你們都是吃飽了撐的！今天讓你嘗嘗我們的厲害！」

他的話音未落，就一招手，頃刻我就被當兵的和警察包圍了，棍棍、木棍、槍托、皮鞋狠狠地落在我的身上。我活這麼大也沒挨過父母的巴掌，想不到他們會這樣的打我，我只能抱着頭在地上打滾。我一會兒被踢到這頭，滾到那頭當兵的又是一通棍。電流通過我的五臟都快炸了，眼前金星亂冒。他們仍在我身上猛着這棍，嘴裏在罵着，似乎是說我殺了多少戒嚴部隊，不打我打誰！我掙扎着喘息說：「我沒殺戒嚴部隊！」「我沒燒軍車！」那些當兵的覺得我嘴硬，又是一頓亂揍。我的臉上頭滿血，背上火辣辣地痛，再也沒有力氣掙扎了，癱倒在地上，蜷成一團。

「老實了吧？這回說吧！我們對你們這些暴徒手下絕留情的了。你們殺死了我們多少戒戰部隊？你們太猖狂了！」

我無言以對，只求不要再打我了。

審訊繼續下去，我坦白交代了怎樣在廣場遊行、示威和靜坐，怎麼和同學們印刷傳單，搞宣傳。我試圖說明這都屬於通過合言行恐怕沒這麼嚴害地挨打吧？

以後的日子就是在監獄裏度過的，不時被提出去再審，同樣「不老實」就得挨打，同號的其他犯人我看比我打得更慘。晚上我只能趴着睡，背上一道子一道子的傷痕稍一挨地就鑽心的痛。

爆滿的監所

監號環境惡劣，幾個通道全都塞滿了。原來每個監所預多關七、八個犯人，這次一下子爆滿，每個廁所塞進二十四、五個。本來天氣燥熱得厲害，二十幾個人擠在一個不大的號裏簡直像進了蒸籠，汗水流進傷口，傷口作痛。又不許說話，必須成列坐直，雙手放在膝蓋上不許動，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就連這樣好好反省。

我們唯一的最大希望就是吃飯——窩頭，一天兩頓，一頓兩個窩頭，通黃透黃的，還有點糊白菜湯，這就是每天固定的飯食。開始那天，我看見窩頭就噁心。到了第三天，我實在堅持不住了，就吃了個硬梆梆的窩頭。我出來之後，看見黃的食物就噁心，就是在號裏吃傷了。■

九十年代 1990/2



「回到學校，不用我們說，一切全清楚了。」

追尋外逃的「秘密管道」

趙復三是變節人員中官階最高的一位，而且是一位神秘的特殊人物。深圳的人說吾爾開希是從深圳走的，珠海的人說他是從珠海走的，大家都爲吾爾開希而驕傲。劉再復、徐剛、祖慰逃到了外國，中共專門爲此發了一個內部通報。由於民運分子不斷地利用廣東逃離國境，中共當局已把此種情況視爲「第一敵情」。民運分子的逃亡過程除了極少數知情者外，對中共來說至今仍是一個謎。

本刊特約記者　曉　沛

北京的九月是最好的旅遊季節，「國慶」也已臨近，但今年這個時候到北京總覺得不合時宜。

本來已趨「穩定」的北京市民，現在又來了個檢查身份證的制度，步不離又一陣緊張起來。金秋的十月，帶給大們的並不是收穫的喜悅，而仍然是期貨的抑鬱和離散的痛苦。

官方嚴密地封鎖了消息，但北京私下的消息還是很快地，而且傳播得很快。

令中共頭痛的一「變節」人物

「六四」屠城之後，民運分子紛紛逃離北京，中共駐外人員也紛紛找尋機會變節，據稱至今已有近三十名外交人員在外國成功地得政治庇護。

在這些變節人員中，最令中共頭痛的人物是趙復三。這不僅僅是因爲他是這些變節人員中官階最高的一位（副部級），更重要的是因爲他是一位神秘的特殊人物。

北京一位消息靈通的朋友對我說，趙復三公開的身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駐聯合國代表，但他的實際身份是國家安全部的副部長。這位朋友說，中共的控制手法一貫是這樣，大凡一個大的部門和機構，必派一名屬於安全系統（安全部和公安部）的幹部去出任副手，政協、文聯、作協甚至行政機構都會這樣。他舉例說，現在的全國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劉復之，出身於公安系統，與文化事業毫無淵源，但他就曾派到文化部出任過副部長，前些年打回原形出任公安部長。



九月的北京：盡在不言中、　本刊攝

前幾年，安全部一位處長級官員三叛逃，中共就緊張得不得了。所以這次一位副部長變節，中共高層更加頭痛。

逃亡的三個衝擊波

除了趙復三，已逃離中國並在海外露面的中共高幹，主要有陳一諮、嚴家其、蘇紹智等，還有不甘寂寞的劉再復。他們的逃亡過程除了極少數知情者外，對中共來說至今仍是一個謎。

民運分子逃出中國，在中共內部曾產生過三次衝擊波。第一次是六月中旬嚴家其及吾爾開希逃亡成功，第二次是香港報紙披露劉再復、徐剛、祖慰逃到了海外，第三次是最近蘇曉康逃到了巴黎。

第一次衝擊波對中共的衝擊特別強烈，使中共整個邊防系統和公安系統（特別是廣東方面）都緊張起來。第二波由於沒有透露劉再復、徐剛及祖慰三名作家是何時從何地走的，所以震撼沒那麼大，但九月中的第三次蘇曉康事露，又一次使中共邊防系統手忙腳亂起來。因爲第一波和第三波都是從香港偷過去的，第一波之後中共對邊防已大大加強，想不到現在又冒出了蘇曉康的第三波。

北京一位知情者提到說，海外一些傳媒往往是報了倒仁、這三個衝擊波雖然對中共有一種示威的作用，但也有負面影響，這本來留下的民運分子路更難走出去了。

吾爾開希逃亡兩鏡頭

此位知情者協助多位民運分子外逃，他說，深圳的人說吾爾開希是從深圳走的，珠海的人說吾爾開希是從珠海走的，大家都爲吾爾開希感到驕傲。

我問他，吾爾開希到底是從哪兒走的？

他笑而不答，最後告訴我兩個他、聽來的一有關吾爾開希外逃的故事。

他肯定吾爾開希是從深東走的：吾爾開希等人南下時，離開北京不久，在列車上誠身邊幾位旅客認出來了。一位旅客說：「我認得你，你就是吾爾開希。」吾爾開希很鎮定地很答說：「是，我就是吾爾開希！」那幾位旅客不吭聲了，過了一會，他們悄悄了一條紙條給吾爾開希，上面寫道：「不要怕，我們保護你！」據說，他們一直把吾爾開希等人護送到了廣州。

六月中旬一天，珠海市有人發現行五人在珠海街頭出現，當時吾等人排檔吃飯。有人把消息報到了公安局，於是當局進行了一次全市大圍捕，但見不到吾爾開希等人在珠海的影。過了兩天，香港傳媒就說吾爾開。隨後，當局對珠海的邊防軍信不過，江市調部隊到珠海接管了防務，再度珠海邊防軍開槍打死多名偷渡者的消息。

劉再復、徐剛怎麼走的？

在北京，對於著名評論家劉再復及著名詩人徐剛的出走有很多說法。他們到了外國都是七月底從美國傳出的，當時趙紹智已經向到美國，就公開講了這個消息，香港《快報》又報道了劉再復已經到了香港。甚至有人說，劉再復與徐剛是通過地下的、秘密通道，經香港去外國的。緊接著發了一個內部通報，內容是轉引香港左報》、《大公報》的消息，說劉再復、徐剛三名作家已逃到了外國。

北京一位知情者對筆者說，劉、徐兩家，各方面的人緣很好。據說劉再復在國的護照仍在身邊，一六、四」之前已申加坡的邀請，一直手續已經辦妥，並六月四日當天的機票。

在整個五月份，劉再復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一開始就充任了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調停工作，後來又被政府當無端怒對話的態度激怒，參加戒嚴則間的示威遊行。

六月四日，劉再復丟下一切，打算失去自由，趁再走，他手上有兩張機票，一張是自己的，另一張是上海青年女作家王安憶的，預加坡邀



愛國詩人徐剛過上了流亡生活　本刊攝

請他們到去訪問。可是，由於中共戒嚴軍屠城，王安憶看公主墳那邊過不來，劉再復沒有想到逃自己先走，只好在家等着，錯過了航班。當時他仍估計不到事態會那麼嚴重。

「六、四」過後，劉再復也離京藏了起來，後來有人勸他外逃，但他認爲與其外逃給圖了回來，不如就在國內給當局抓去。確實，他本來就有出國的權利，現在如果外逃給抓了，又會多一條「外逃叛國」罪，回答呢？

至於徐剛，這位前人民日報文藝部的副主任，也是「六、四」之前就已接到美國一間大學的邀請，並在「六、四」之後馬上辦了簽證。

徐剛本來是位著名詩人，但一九八五年給中共開除黨籍隨開人民日報後，已不再寫詩而改寫報告文學，已有《伐本者，醒來！》及《江河並非爲古流》在中國有廣泛影響。五月中學生的絕食北學再次激起他的詩情，他除參加組織知識界

消息就無法證實。

一位在中共政府部門工作的幹部對我說，有一點可以肯定，直到八月中旬，柴玲仍然沒有被捕。他當時看過一份內部的三十六人通緝名單，已被捕的王丹、劉曉波等人已再沒有在名單上出現了名單中第一、二位是方勵之及其夫人李淑嫻、柴玲、封從德夫婦也榜上有名，排得很前，蘇曉康名列六、七名。

另一位知情者告訴我，柴玲的錄音並非外界所傳的是在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內進行的，而是在中國宇部一個城市完成的。臨後他們一行人是散了，一部分人帶了柴玲的錄音帶逃到了海外，柴玲、封從德是不是從另外通道到了海外隱藏了起來，還是真中共秘密逮捕了，他並不清楚。



柴玲、封從德夫婦行踪撲朔迷離

安全部五人小組長駐廣州

由於民運分子不斷地利用廣東邊防的人士透露出把捕傳情況視為一部一般當局已把捕傳情況視為一部一般

在電視劇《河殤》總撰統人蘇曉康之前，中共除出動大批部隊在東南沿海各省的主要交通要衝截查民運分子外，國家安全部一位副部長劉文甫領一百二十多人南下廣東，指揮防堵截，隨後更是由廣東省安全廳長、深圳市安全局長、深圳市公安局長及劉文本人組成一個五人指揮小組，加強捕捕截工作方面的聯絡與統籌，估計他們還會有一段長時間在廣州駐下去。

一位到過廣東邊防的人士透露，在如臨大敵之時，有三大炮艦佈防珠江口海面，隨時準備截追利用船隻外逃的民運分子。到了八月中旬，可能是對外影響不好，三大艦悄悄撤走了，但小炮艇還是照樣佈防，兩艦上炮衣（帆布罩）就意味着進入戰鬥狀態，隨時都可能開炮。可見利用海路外逃是非常危險的。

究竟民運分子是從什麼渠道成功地逃了出去的呢？北京的知情者說，陸路通道都有人走了出去。不過，在北京，也有人說，秘密管道已遭中共破壞（一如香港一些報紙所說）。但也有人說，有有其知的中共官兵的同情和諒解，有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秘密通道是永遠不會全部被破壞的。✦

爭搖學生外，還撰寫了一首激動人心的詩，發在五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上，對戒嚴前夕天安門廣場的流亡氣氛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八月號《爭鳴》第六十八頁已有報道——編者註）。

在學潮期間，徐剛還寫了一篇報告文學《流倫的國土》，其間數次提及夢潮，並本指名地罵鄧小平。作品是以兩句歌頌學生運動的詩句作結束的：「如果你們沉默，中國將缺席……」

這篇報告文學發表在六月號《人民文學》，當局頒得了指戒，顧不上收回這期刊物，以技流傳開來。看來，中共又出現一次筆賬算到還在國內的《人民文學》上編劉心武頭上了。

劉賓雁、徐剛走了，他們是怎樣走的？是走還是逃？但這位知情的朋友死也不肯說出真相，只是笑笑強調說：「他們都有護照，他們本來就有出國的權利。」

柴玲被捕了嗎？

劉賓雁、徐剛、祖犯安全了，傳說最早被捕的作家蘇曉康，老鬼，詩人老木，最近也安全了。但是，柴玲呢？

自從六月十日晚柴玲的錄音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世界之後，全世界都知道：「我是柴玲，我還活着。」但柴玲本人到現在仍沒有露面，生死未卜，人們一直為她的安危操心。

七月初，深圳等地都曾陸傳過柴玲被捕的消息，八月中下旬，香港及外國傳媒也多次報道柴玲被捕的消息。但最近日本傳媒又說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對日本記者說，柴玲已逃到了外國。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柴玲都沒有露面，有關她的

安全部在深圳設監聽站

香港無線電通訊全部遭竊聽

李譽

上回大屠殺以後，中共國家安全部對八人陸，香港人民的監視已到了無孔不入地步，除派遣特工潛入香港外，數月前，安全部更在深圳建立專門監聽和設備，截收全部無線電話，包括「大哥大」電話訊號。而且有關工作已收到成效，聞海星、陳深雄被捕，就是馬馬安全部人員成功截聽香港移動電話談話內容而被破獲。

本刊證實安部獲悉，國安部在數月前已在深圳成功建立截收香港全部無線電話設備，其的之一是監視監視香港人與內地正在追捕中的民運人士之聯繫，另一目的是監視香港電子傳媒對六四事件訊息傳播入大陸。

消息透露，所有香港無線電波均在國安部監視之內，每日全部均予截收，在深圳每日負責截收香港無線電波的國安部技術人員多達十多人，截獲的電話中特別被重視的有無線電話、電報，兩星訊號、電台電視等。

一位人士指出，不少港人誤以為大哥大電話保密程度高，事實上香港所有大哥大電話訊號均在深圳結載收範圍之內，雖然大部在民用電訊方面仍不太發達，但是國安部在技術上作高度監聽，截收完全可應付裕如。

國安部不但監視香港，還據密監視大陸的大哥大電訊。

消息人士指出，港人郭海星、黃人陳深雄被捕，連同五中隊，陳子明，鄧旭光被抓，就是因國安部成功截聽聞海星、陳深雄等在深圳使用流動電話時透露的內容而被破獲的。

有關人士透露一個例子說，六四事件發生後，安全部非分密切注視香港電子傳媒有關報道，如香港電台曾做過一個「訪問學生領導人柴玲」節目，內容包括柴玲在天安門廣場遇難後，控訴中共殘害學生、市民的錄音資料，安全部隨悉後，在該個特輯播放時被出動大批人手截聽，不但全內地原定可收聽到該台的不少地區完全無法聽清楚作輯內容，都市香港和澳門，深圳部分地區亦無法接收電波，同受其害。

本刊還發悉，在深圳、珠海、廣州等港澳人士較多出入地區，國安部抽下大量線人，以深圳為例，五成以上的的士司機都屬安全部線人，有任何情況，這些線人均必須向安全部或公安局即時報告。

而國安全部線索監視的場所更包括舞廳、夜總會、桑拿浴室、電話、酒廊、戲院，在深圳市郊酒店，住宿雜處均有線人。

安全部人員還向本刊透露一個驚人的內幕，即前是在廣州時往與警按下軍牌的人士接觸，他曾一連換乘了五部的士，不幸的是每部的士之司機均是安全部的線人，難海星在廣州舉動完全處在國安部監視之下。

而七月份遭有关學潮學生領導等等人在廣州被捕，亦是因為國安部早已密切注視陳深雄等人為動，等待陳深雄與「北高峰」頭目鄧旭光當場和中國人酒店步出門口，準備剪開滿洲時，才下手在大酒店門口將其逮捕。

鄧旭光被捕，實情並非如新華社發布的消息那樣，落時消息稱鄧旭光是在珠江電影製片廠被捕的，發現他的原因是因有香港大機報記者與在該有關時被發現，該人供出證照是供鄧旭光外逃之用。

消息人士還說，安全部對大陸和香港人民控制，監視同樣重視，如香港支聯會發起走私人選行，就有安全部打扮混入其中，收集資料。■

「秘密通道」的來龍去脈

——兼談民運人士外逃經過

■堯 士

大陸公安偵悉「秘密通道」

「秘密通道」一直是人們談論的話題。一方面大批參加八九民運的志士通過這條地下通道得以逃出魔掌；而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又宣稱抓獲了涉嫌協助民運志士逃亡的香港居民。秘密通道格外惹人注目。

不善忘的人其實心中都明白，港澳由於地理上和政治上的關係，歷史上就是「秘密通道」，被毛澤東稱作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就曾借香港作爲「秘密通道」，通過滿廷鷹犬的追緝。

我們從內地有關部門獲悉，內地公安部門月前已經完全偵悉了前述早期的「秘密通道」，而且嚴遏特務進行滲透，作瘋狂堵截，破獲了「失蹤」的人員，加上港澳報章對部份細節亦作了披露，所以我們以爲對「秘密通道」作披露，已無太大影響。

從地理上看，港澳地區與中國大陸都有土地上的連接。特別是澳門的西部內港與珠海灣仔更是共同一個港灣，所以，不可避免的澳門就是「秘密通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學生領袖吾爾開希逃往法國後就曾向報章透露，他是經中國南方某個城市逃出大陸的。這個城市連臺灣所知就是指珠海。而繼之逃出生天的首都工人自治會副主席岳武、原深圳新聞工作者何頻最近都公開宣稱，他們都是經珠海逃往澳門的。（何頻訪問見本刊二〇八期）

筆者所知，實際上至少有四名重要的民運人士是經澳門逃往海外的：

吾爾開希——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

岳武——原首都工人自治會副主席；

何頻——原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

李祿——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

只是李祿較少公開露面和談及逃亡事由，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李祿等都從澳門去外國

事實上，吾、李二人在脫逃中如明星般，被認得他們的人頗多，他們在珠海出現時，都曾爲人們認出，行踪不久後即暴露，爲公安人員追踪，危險萬分。

如吾爾開希曾在拱北的步步高酒店出現過，爲人認出，軍警作大規模搜索。

李祿行踪亦曾在珠海暴露過。

吾爾開希、李祿、岳武由於有通緝令懸賞，故抵澳後須快被作爲政治難民安排離開澳門，前往法國。而何頻則在澳門停留了頗長時間，以便證對身份和安排第三個地方接受。

吾爾開希經香港去法國時，還曾製作了一張錄影帶，向世人控訴中共軍隊屠殺人民暴行，並寫下字條，要射下「黑太陽」，給絕望中的國人帶出了一個訊息：民主不死，人民畢不倒。

岳武從澳門媽閣廟上岸

這四名人士的逃亡過程都充滿了傳奇和驚險，但我們可以談的是岳武的逃亡過程，因爲他自己已在最近向海外一份刊物談了逃離珠海前乘澳門的詳細經歷，我們僅作補充。

岳武是在八月份才逃到澳門的。當時珠海市停泊在九洲港的「澳門遊」遊艇仍開動，每天都駛澳門海面一周，安排國內遊客目睹澳門外圍的風光。

岳武正是乘搭這條遊艇，當船隻由九洲港開往澳門，駛過氹仔大橋，抵達澳門西南面即媽閣廟附近海面時，設身跳入海中，游入澳門水域。

岳武何以當時情景是：雖然當時船上有很多人見他下水，但是無人做聲。

岳武由於人生路不熟，所以，他並不知道他下水的地點就是媽閣廟對開海面。

媽閣廟乃是澳門歷史最悠久的名勝，已逾五百年，在澳門開埠前已存在。據傳五百年前一個刮着颱風的晚上，一艘漁船迷航，幸得廟中一盞青燈指引，令漁船安然靠岸，避過因險。從此，媽閣廟名聲大噪。每年媽祖誕漁民均籌資在這裏舉行盛大慶典，大演神功戲，成爲澳門每年最有特色、最重要的民間活動之一。

當岳武繞澳門逃出生天的消息傳出後，一名澳門居民就打趣對筆者說，媽閣廟不但庇護了澳門幾百年，而且還庇護了中國的民運人士。

岳武利用遊船逃亡爲中方發現後，當項遊船內活動已停止境倒月，至今仍未重開。九洲港《通告》爲避免接上級通知停開遊船的。

這些逃澳的民運人士能逃出生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澳門的民間慈善團體本着人道主義精神，慈悲爲懷，收容了他們，並爲他們作了妥善安排。澳門民間慈善團體歷史悠久，如著名的「同善堂」就已有九十多年的歷史，實爲中國慈善史上所僅有的能堅持行善如此悠久的團體。

中方最大宗報復事件

澳門自前保守估計，有非法入境學生當中，到廣州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地活動，以值破通過。有些特務甚至以偷渡方式，混到港澳活動，收集資料。

澳葡政府在六四事件以後，採取了與港英政府不同的做法。澳府竭力避免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大屠殺，而葡國總統當時亦僅發出了措辭溫和的談話。

澳府爲免刺激中國政府，甚至取消原定在七月份舉行的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海報展覽計劃。

在大屠殺不久，澳門的民主派組織曾向政府要求，在澳門建立一尊永久性的「民主女神」塑像，並要求澳督在一定時間內答覆。澳府乃將這一事件淡化處理，民主派後來亦沒有再提這一要求。據消息說，澳府曾勸喻過民主派，不要做太刺激中國政府的事情，勸喻民主派擱置這一計劃。

隨着時間的推移，澳門人逐漸淡忘六四事件，澳門民主派將工作重點轉移，轉爲關心基本法的起草。澳門基本法第一個方案即由五、六月間組成的民主組織提出的。澳門民心情緒逐漸穩定下來。

消息人士說，澳府在對待逃往澳門的民運人士問題上，亦採取避免直接接觸方法，低調處理，僅在暗中注視事態發展，並促不刺激已入境斯室里亞的中國領導人，從而避免了很多可能會令澳門社會出現不穩定的事件的發生，而澳府領導人亦從中得了不少實質的好處，不做兩府那樣惹了滿身麻煩。◎



■岳武（中間帶眼鏡者）便是從媽閣廟登上澳門，再到外國的。

民運人士避免刺激澳府

據知情人士對筆者透露，自從傳出有秘密通道後，公安部就派遣特務，曾充民運份子（特別是學生）到珠江三角洲兩活動，遣混入兩下的北方

（何頻訪問稿林霜林文）

民運秘密通道如何被破

民運人士被捕令人震驚惋惜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美國最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以頭版顯著標題報道了大陸民運領袖柴玲、王軍濤等被捕的消息，海外民運組織和團體無不震驚和惋惜。

了解一九八九年北京學潮的人士，都非常清楚他們兩人在「八九民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中共公安部發次秘密或公開的通緝令都將陳、王二人置於榜前，勢必拿獲案之列。他們在成功的越獄達五個月之後被捕，實在令人痛心。

令人生疑的是，就在陳、王二人被捕的消息公佈不久，相繼從法國、香港等地的民運團體中，不斷傳出陳子明、王軍濤等人已成功地逃離大陸的消息。某位民運聞人則口口聲聲地聲稱：他近日曾親在香港的王軍濤通過電話，王已在香港某團體處等待赴美手續。言之鑿鑿，煞有介事。同時，從民陣總部巴黎也傳出陳、王二人已由港支聯安排抵達香港，不日將赴法云云。由於說這些話者爲民運重要人物，一時間疑雲密佈，在美各民運組織家說不一，對於陳、王二人的下落各有其詞。

做爲《世界日報》的消息來源的中國民聯，經肯三核實消息的準確性後，力排衆議，爲援救陳、王二人的生命，防止中共當局秘密殺人，決定以大量篇幅顯著報道陳子明、王軍濤被捕的消息和二人從政生涯。在這方面，他們有過類似的經驗，深知中共最怕抓人曝光和世界輿論。所以決定設法通過中共當局表態承認抓人。有關稿件同時被送至《世界日報》和其它中文媒介，希望將海外輿論開動起來，來挽救被捕者的生命。但令人遺憾的是，十二月的一次民運組織的電話會議，再一次造出王軍濤未被逮捕的假消息，致使除《中國之春》之外的各傳播媒介不得不撤下已確定要發的稿子。直到中共當局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新華社訊的方式承認抓獲陳、王等人和營救他們的港支聯羅海星等五人，並正式逮捕後，海外華人關於陳、王二人是否被捕的摸索迷離的謠傳和故事才算告一段落。

中共何以能破獲最大規模外逃

據一位民運團體負責人回憶，當時他家裡的電話不斷，極有是上午有人告訴他王軍濤正被押往北京秦城監獄，晚上就有另外的人告訴他王現在安全地方，正設法逃離大陸。每個人都聲稱消息來源可靠，每條消息又有不容忽視的背景，叫人真假難辨……。

據中共《人民日報》十二月二十六日報道，港支聯成員羅海星、黎沛成、謝振榮、李龍愛等人於去年「十月十二日受指派專程到湛江，次日按港支聯給的地址，名字和聯絡暗號，企圖將藏匿在湛江市的通緝要犯陳子明等人帶離湛江。實施偷渡外逃時，被湛江市公安機關抓獲。」並指稱陳、王二人爲「煽動、組織、指揮北京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

面對近十名香港支聯會教授人士和二十幾位大陸民運骨幹同時被捕的重大事件，歷來敏感的海外民運組織爲什麼變得如此遲鈍？爲什麼早在十一月三日首先發稿報道陳、王等人被捕消息的《世界日報》，却輕信謠言而撤回有關王軍濤民運生涯的稿件？爲什麼開線香陳、王二人是否被捕的消息發生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版本？最後一個爲什麼是：中共爲什麼能準確地破獲這次六、四以來最大的、涉及人數最多的營救行動，而且無一悻免？

去年年底所發生的一切，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業所周知，中共一直在試圖搞垮海外民運組織和學生的地下通道。楊尚昆在北京日報社長范瑾之子、國家安全部北美局副局長徐某叛投中央情報局後，中共北美情治系統元氣大傷，苦心經營四十年的北美特務網絡毀於一旦。老鄧一怒之下，不准其再利用外交使團，使得大陸情報首腦大傷腦筋。而六、四之後的逃亡潮正好給他們一次補充兵源的機會，於是大批情治人員以學生、民運人士、作家、逃亡企業家的身份，隨着浪潮流亡大潮流混入香港、法國、美國、加拿大。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已就這個問題分別向華盛頓提出了特別報告，美國布殊總統否決波洛西法案，兩個報告是背景材料之一。

民運團體有中共的臥底透露消息

就陳子明、王軍濤事件本身來說，去年九月美國民運組織就曾派人到國內試圖營救他們，經多方聯絡商討和實地觀察，最終放棄了當時出走的方案，以避開中共的嚴密搜捕，防止失誤，並通知了陳、王二人和香港方面。但不知什麼原因，香港支持民運的組織（因已有人臥底），在接到通知後，誤信另一方面的情報，依然我行我素，貿派進一批人員組織大規模偷渡，主觀地希望來最後一次行動，把要想出來的人都弄出來。更爲不解的是：陳、王二人原藏匿地點相隔萬里（陳子明、王之虹原躲藏在內蒙古草原上，王軍濤等人則藏在川、湘、鄂交界的張家界大山裡），如果沒有中共治安機關的幾人從中周旋引誘，是不可能將爲數二十多人的民運骨幹齊聚廣東，讓中共一網打盡的。

前一段有傳說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費邊頗與中共合作，目前尚無進一步實據。但他却有幾點疑點：六、四之後被中共高層列爲國內反動勢力黑據點的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所有主要成員，均被列爲通緝要犯，大批被捕入獄，甚至連作爲該所顧問的新聞界前輩何家棟也被通緝在冊。而身爲共並不重要的北京作家逃離大陸，耐心地放長綫釣出陳、王等幾條大魚，並由此抓住了港支聯的辮子，公開指責岑建勛等人。

中共對邊防戒備森嚴

實際上，中共情治系統早就通過他們在香港的基地派人打入港支聯臥底。爲了挽回六、四以來工作不力的被動局面，他們精心策劃和導演了這次大圍捕，並動用他們在海外的潛伏力量，製造謠言，興風作浪，企圖掩蓋秘密通道，並嚴令各邊防商層的消息，李鵬多次對中共情治系統高級官員叫囂：「天安門廣場的事情，我只要三個人：陳一諮、陳子明、王軍濤。」所以中共當局在証實陳一諮已逃離外以後，曾內部組織檢討。爲了捕獲陳子明、王軍濤二人，不惜長期派人臥底，並階段性保持通往港澳的秘密管道暢通，隨其放走大批他們爲並不重要的學生、作家和個體戶，張網待魚，等候着他們所通緝的要犯出現。十月底十一月初的這個大規模行動，無疑是大陸情治系統六、四之後所進行的最成功的一次逮捕。據悉，與陳王二人被捕的還有懷孕八個月的陳子明之妻王之虹、閻琦、畢宜民、鄒崚等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骨幹成員。中共政治局對這次行動的成功傳令嘉獎廣東省公安廳，首開情治基層系統被最高層直接嘉獎的先例。

凡生活在大陸的人都知道，中共統治四十年來，邊防守備歷來是其國防重點，雖然六、四後因種種原因稍有鬆懈，但七月之後立即恢復嚴守狀態，戒備森嚴。然而去年下半年仍有大批文人學生不斷外逃成功，這不能不引起海外各界的疑惑。

據來自中共核心的消息，中共自前年原北京日報社長范瑾之子、國家安全部北美局副局長徐某叛投中央情報局後，中共北美情治系統元氣大傷，苦心經營四十年的北美特務網絡毀於一旦。老鄧一怒之下，不准其再利用外交使團，使得大陸情報首腦大傷腦筋。而六、四之後的逃亡潮正好給他們一次補充兵源的機會，於是大批情治人員以學生、民運人士、作家、逃亡企業家的身份，隨着浪潮流亡大潮流混入香港、法國、美國、加拿大。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已就這個問題分別向華盛頓提出了特別報告，美國布殊總統否決波洛西法案，兩個報告是背景材料之一。

民運團體有中共的臥底透露消息

就陳子明、王軍濤事件本身來說，去年九月美國民運組織就曾派人到國內試圖營救他們，經多方聯絡商討和實地觀察，最終放棄了當時出走的方案，以避開中共的嚴密搜捕，防止失誤，並通知了陳、王二人和香港方面。但不知什麼原因，香港支持民運的組織（因已有人臥底），在接到通知後，誤信另一方面的情報，依然我行我素，貿派進一批人員組織大規模偷渡，主觀地希望來最後一次行動，把要想出來的人都弄出來。更爲不解的是：陳、王二人原藏匿地點相隔萬里（陳子明、王之虹原躲藏在內蒙古草原上，王軍濤等人則藏在川、湘、鄂交界的張家界大山裡），如果沒有中共治安機關的幾人從中周旋引誘，是不可能將爲數二十多人的民運骨幹齊聚廣東，讓中共一網打盡的。

前一段有傳說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費邊頗與中共合作，目前尚無進一步實據。但他却有幾點疑點：六、四之後被中共高層列爲國內反動勢力黑據點的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所有主要成員，均被列爲通緝要犯，大批被捕入獄，甚至連作爲該所顧問的新聞界前輩何家棟也被通緝在冊。而身爲共產黨人之一的費邊却自由自在，僅被傳訊過兩次（據他自己講）。在七月至十月間費某曾數次南下廣州，行蹤可疑，並對人稱公安局已放棄追捕，他本人很自由等等。從現在獲得的材料証實，香港也有人曾對費邊過於自由產生懷疑，並告誡費與費邊接觸過的人小心謹慎。但爲什麼有關決策人物仍然一意孤行，派那麼多的人投進中共早已佈關的大網，個中原因，大概只有中共最清楚了。

中共情治組織棋高一着

中共情報治安兩大系統：國安部和公安部歷來在工作內容上是有所分工的，但對海外民運組織和大陸留學生的業務却是整管齊下，通力合作，不惜財力物力和人力。前幾年中國民聯常委開會的錄音能在北京聽到，已不再令人驚奇。面對日益強大的海外民主力量和不斷增多的反共團體，中共更是不遺餘力地設法滲透和破壞。六、四之後海外民運組織內哄事件不斷，謠言滿天飛，僞假文件、互相指責的故事，層出不窮，處處風雨，這一系列非正常的現象都說明了一點：中共的黑手已伸到海外民主力量之中了。

近日，一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以教訓的口吻對筆者說，國外把共產黨看得太簡單了，特別是那些從大陸出去的留學生更幼稚得令人可笑。如果沒有內中原因，能有大批學生、作家、個體戶跑到香港、法國、美國和台灣？中國大陸邊防歷來鋼鐵鐵堡，幾十人、幾百人或批越境，好像演電影，怎麼可能？就像方勵之，如果沒有最高層授意，從八八年底就被二十四小時監控的方氏夫婦，怎麼可能在北京情治機關鼻子底下進入美國大使館？你知道美國大使館從秘書到傭人偏了多少個中國人，而他們百分之百是國家安全部的人。就算方勵之有上帝保佑走得進使館，又怎麼能活到今天？美國能從四十年代就讓中共耍着玩，從馬歇爾到布殊，二百年文化怎麼能鬥得過兩千年的歷史？

中共自鳴得意民運人士須小心

他又說，到八九年十二月底爲止，從閩（福建）、粵（廣東）、滇（雲南）邊境共逃出了二千多人，國安部這個月上報財政部和外匯管理局海外業務開支增加六億萬美元。這就是說，這二千人中最少有百分之五是派出去的「民運人士」。讓敵人安置自己，這才是共產黨的高招呢！所以今年元旦老頭們看台灣《中央日報》社論談「八九年大陸民主大逃亡」，實在旺笑着對王丹老頭兒說：「這是民主大派遣，要抓的我們都抓了，該撞走的我們都放了。」老兄，在美國呆幾年，別把共產黨整人的手段都忘了，也就是說，爲什麼選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使館後才發通緝令？爲什麼抓王丹一定要抓在台灣記者手裡？爲什麼抓陳子明、王軍濤一定要和港支聯的人一起抓？這不就可以編造証實了關於八九民運是美台港反動勢力聯合國內反革命分子所進行的一次顛覆活動的宣傳嘛！中國老百姓就吃這一套。你們要想和共產黨鬥，還得多學幾年。

雖然這位一直同情學生的人士言語間不免偏頗，但所言所感不無道理。面對東歐共產獨裁統治一個個垮台，做爲這場八九年民主自由浪潮發源地的中國人，特別是海外知識分子和留學生，似乎應該認眞思考一下我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再不要自投中共國安局的羅網了。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五日 ◎

深圳國防機密大曝光

・阿朵

沿海幹羣　抵制緝捕

中共鎮壓八九民主運動後，最頭痛的就是不斷有被通緝追捕的民運份子通過浙江、福建、廣東、海南沿海地區的「秘密通道」逃亡海外。這些民運份子成功地穿越中共設置的重重防線，透過不可地下渠道到達外國，儘管人數不多，但一經獲得自由，就無情地把中共殘暴地鎮壓大陸人民的真實情況揭露出來，使中共遇到國際輿論的一致譴責。逃亡的民運份子還在海外建立政治團體，形成使中共終日不得安寧的與一萬獨裁直接對立的組織，在中共眼中，這無疑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最危險的政治力量。

因此，北京當權者大爲光火，對這些省份二令五申，要堵死「秘密通道」，不准，切代價切斷大陸民運份子與海外的聯繫，防止大陸民運份子潛逃以及「海外反動勢力」對內地的滲透。

但是，由於中共當局的所作所爲不得人心，沿海一帶較內地經濟活躍，信息靈通，一般的幹部和羣衆思想比較開放，或多或少都瞭解一些「六四」大安門屠殺事件的眞相，滿於中共的殘酷不敢吭聲，甚至有些公安幹警爲應付上級做些花架子交差了事，不願意做缺德的壞事。所以沿海地區雖然一再加强公安、武警力量，無奈蜜蜂大而點小，新聞媒介仍不時傳出民運份子潛偷而出逃台灣和海外的消息，使北京當局十分驚慌和惱火。

北京解嚴，廣東戒備

中共當局認爲公安部門主要由當地人員構成，不易對所在地區下重手，因此加派北京幹部到各沿海省督陣，還調動大量正規軍來加强沿海地帶的佈防。例如廣東省，除由公安部副部長帶領近二百人南下親自掌管全省的公安部門外，還把從中越邊境撤換下來的第四十二集團軍全部佈防在臨近港澳地區的惠陽、深圳、東莞一帶，由正規部隊擔任切斷大陸與海外民運份子聯繫的任務，並授權軍隊可以對擬疑外逃的人開槍，格殺勿論。

李鵬言佈解除北京地區戒嚴的同時，駐守在廣東沿海的第四十二集團軍卻仍受命成於作戰狀態。靠近港澳的各個車站、交通樂道、路口、海港，都有荷槍實彈的軍人把守，在深圳的沙頭角、鹽田、蛇口一帶海岸線，白天黑夜都有軍隊巡邏。與香港新界接壤的邊境綫上佈滿隔離的鐵絲網，戒備森嚴接近。

深圳重建「政治邊防」

軍隊在當地公安部門的協助下力圖重新建立文化大革命時期創造出來的所謂「政治邊防」。配合陸地的防綫，軍方又在海上建立了一道屏障，增設許多先進的裝備，如在深圳經濟特區東部的小梅沙附近架設了一部雷達，控制與香港臨近的整個東部海面，所有在這個海域活動船隻都受到這部雷達的嚴密監視，任何企圖經過的船隻一離開大陸海岸就會被雷達發現，武裝快艇立即高速出動加以攔截，企圖越境的船隻如不停駛，即使進入香港水域，武裝快艇上的軍人也會開槍射擊。這種大陸軍方快艇駛入香港水域的事件已經發生了不少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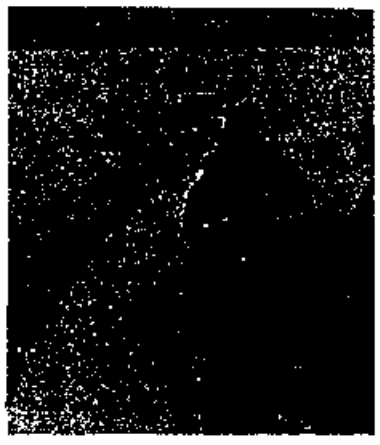
最近香港傳媒披露大陸利用竊聽「大哥大」電訊拯獲與內地民運份子聯繫外逃的五位港澳人士的消息，証實大陸對香港的民用無綫電通訊已進行了全面的竊聽，並說這是去年「六四」之後安全部在深圳新增設備所爲。實際上進行無綫電竊聽的不是大陸的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而是中共的軍方。

總參謀部參與竊聽港澳電話

大陸的無綫電的竊聽機構，是直接隸屬北京軍方總參謀部情報機關的。各省市的無綫電管理委員會都設置在省軍區或武裝部、警備司令部內。民用無綫電開通前必須向軍方的無綫電管理委員會申請登記，必須按照軍方批准規定的頻率波段使用，否則軍方偵聽站一經發現，即屬違法行爲，馬上追究責任。

設在深圳市東北部吊桐山上的一個偵聽站，是北京總參謀部原來專門用於竊聽駐香港英軍情報的，據知情者透露，這個偵聽站的設備採用的是英國最先進的電子設備和技術，竊聽效果甚佳，整個香港地區的無綫電通訊，不論是軍用的還是民用的，無一不在這個偵聽站的監聽範圍之內。「六四」事件後，北京當局把原作爲軍事用途的這個偵聽站用來竊聽與大陸有關的民用無綫電通訊。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是明話明說，哪裏知道「大哥大」一飛到空中的電波早已被大陸軍方偵聽站部門對竊聽到的密碼都訊號，大陸軍方偵聽站部門對竊聽到的密碼都配備有一般直進行破譯的機構，連幾句暗語知識部不具備以爲「大哥大」保險的人稍不留意當然就要「領罰」。

中共調用正規軍隊在沿海地區從陸地、海面、空中建立的邊道屏障，試圖達到阻斷國內民運人士與海外聯繫的目的，無疑已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國際社會共產黨政權接連崩潰的多米諾骨牌最終仍會推到中共這一張皇牌上。筆者相信中共依靠這樣的軍事屏障來維持其獨裁統治，到頭來依然是枉費心機。



・深圳大鵬灣的巡邏武警。

●中共由正規軍擔任切斷大陸與海外民運份子聯繫的任務，獲授權可以對任何懷疑外逃的人開槍，格殺勿論。

流亡生涯多是夢

——記六四後出逃的作家和知識份子

·老盛

這幾年，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都將找機會離開中國，他們視為到出國護照為一種時尚，故有「勝利大逃亡」之說。

去年「六四」以後，知識分子被死亡中醒來，改變了這種心態，「勝利大逃亡」變成了真正正的「失敗大逃亡」。中國大陸各大城市，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自行失踪，加入到民主運動失敗後的逃亡行列，已成功逃亡或自我放逐到海外的，已不下一千人。

柴玲、封從德仍未被捕

中共對逃亡民運分子的搜捕，並未因為外國經濟制裁、聯合國指責其侵犯人權及北京解除戒嚴而結束。

去年十一月，中共發出了第三批通緝名單，共四十五人，其中知識分子二十五人，學生十五人，其他人士五人。在該份名單上，既有仍在大陸潛逃的柴玲、封從德等人，也有已逃出生天的北京學生領袖項小吉、程鳳、上海學生領袖徐朝明、北京學者王軍濤生、廣東作家孔捷生等。

近幾個月來，國內外都多次報導柴玲、封從德夫婦有難甚至已被捕。據剛逃到海外的一名著名民運分子說，她的一位公安局的朋友對她說，在二月份的通緝名單上，仍有柴玲和封從德的名字，證明柴玲夫婦尚未回國投案；該朋友勸柴玲別叫他告訴海外朋友，請他們放心。關於柴玲，國內民運人士間有兩種說法，一說她夫婦現在匿藏於中共一位非常有權勢的高級幹部的官邸之中，一說她已誕下小孩，已避開眾東到了北方，秘密匿藏了起來。

一時多少英雄豪傑

逃亡仍在繼續，不只是柴玲夫婦，知識分子的逃亡潮，非但沒有因為北京解嚴而結束，只要活國政權性質不改變，還會有人不計地想方設法離開祖國。

去年一六四」之後，大陸知識精英生的走，逃的逃，加上「六四」之前就已滯留外國的，使到在國內相當有名的知識分子，有理當部分聚集到歐美各地。有人說，光是逃亡和出國不歸的作家，就可成立一個「流亡中國作家協會」。據統計，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精英，主少就包括以下這些：

在美國的包括：梁恭千家駒、蘇曉康、王丹、嚴家祺、沈彤、戈揚、李陽、李恒瀛、胡平、項小吉等；作家詩人包括劉賓雁、劉再復、張潔、張辛欣、孔捷生、戴厚英、李陀、鄭義、石涛、邊城、袁建英、江河、貝淘、戴力等；新聞工作者包括嚴長青、張敏銳（兩人現原《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及責任編輯）、艾曉年（名詩人艾青大公子，原《新觀察》雜誌編委）等；論藝界人士包括吳天明、陳凱歌、彭小蓮、華文漪、黃蜀芹、馬新智、裴毅龍、艾未未等。

在法國的包括：理論界人士連一詩、趙復三、魏京生、王潤生、陳宜良、蘇紹智、遠志明、高皐、林希翎、卞仲耘等；文藝界人士包括徐剛、劉賀、嚴力行健、蘇曉康、老鬼、過羅錦、劉丁、詩人北島、芒木；新聞工作者陳安琪、胡宏軍、李恒瀛、王志華、馬源升及潘涵明性性等。

在英國的包括作家詩人劉荒田、劉西鴻、多多及導演張澤鳴等。

在加拿大的包括作家吉華、王兆軍、曾敏之、中國作家、香港《文匯報》前代總編輯、一六四」後去加不歸一批新聞工作者的朝等。

在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的包括學者嚴家炎、作家詩人嚴正義、劉斌、楊煉、張黎明等。

在香港的包括學者金觀濤、劉青峰、許良英、許冠三等。

自我放逐仍在繼續

如上早就留學在外的學者及馬潤南、曹雅奇等各界人士以及學生領袖、中國精英在海外可謂人材濟濟，一時多少豪傑。

據進民運的知識精英，固然流亡海外，但各種原因沒有參與八九民運的知識精英，也對中國前途失望，不斷何機來去。

一九八五年，曾在中國作協大會場，文學的黃金時代一數呼的遠寧女作家陳祥耀（與北大馬大京共用筆名「遠堪」），「六四」後竟然神隱，默然去國，去年底到了美國；北南女作家駱曉曉，也於去年十一月離職赴美「自費留學」。據東女作家丁小村也於同時期赴加留學。

這二位青年有為的女作家同時求去，就通不說明什麼嗎？

雖然大家都因非議新指命法大談，但指出來的，是不是就很快樂呢？

去年八九月，當首批逃民運人士聚首巴黎之後，其中數位不諳西語來向記者訴苦，女的更是在機上哭泣了，年紀大的都不願下決心學法文，覺得自己已近大年且中，一切與世隔絕，縱有生活上、經濟上的困苦，都使他們陷入了空前的窘境。

後來，許多逃民運分子紛紛設法求美，但連到美國就是否自比法國好都？一位去年底逃抵美國的朋友來信說：

「我不想再提××、×××（兩名在巴黎民運分子）二輛皆証」不信所說的話，但這個我的感受與他們完全一樣，甚至更深。故也找不到言辭去表達……這次過境，親上次出國全然不可心境，很難大似的，一點新奇感和興奮感都沒有。這種本然，連我自己也感驚訝。」

另一位女民運分子來信說：「逃來人生可以寫給我一張機會，我情願選擇留在國內。」

此外，民運分子之間還有內鬥，願意我說，也有為了一點小錢而三句話向出賣自己人格的，他們太窮了，太可憐了。

中共對民運分子實行統戰

流亡出來的知識分子，生活上都很艱苦，沒有「民陣」的更加艱苦，他們在國內出不來的說明是隱性？中共對他們的態度是怎樣？

據北京的消息說，中共對逃亡知識分子的批評，只限於個人，因他激化矛盾，決定不清算，對沒有參加「民運」組織的，最高限制活動自由。

據知情者說，最高其、高皐夫婦出走後，他們的子女家屬沒有事，徐刚及趙忠也是一樣，而劉賓雁更是連番受到中共的統戰。

北京市長陳希同的一半親親告：點到再復的名，是因為當時「棒設」劉是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後來有人說台「跟胸了」。於是劉當復離去然逃亡仍繼能鬆落。加上劉逃亡後不搞政治，很少與外界接觸，中共基為「放心」，連頻頻向劉招手，保證回國後不整他，職位不變。最近北京朋友說，劉再復的女兒不見了，有人傳是中共放她上了美國父母處，以收統戰效果。朋友說，即使是真的，以劉再復的硬骨頭，決不會被現政權所統戰，「我們也放心。」

另一知識分子說，是社科院文學所劉再復手下一位主任，就參加了「民陣」，父親成仇恨，中共對他也手下留情。據說在北京時仍是單身，文學所為使其安心，特別在國準備結婚青年而選的有名的「百年公寓」八個稱「鴛鴦樓」）給他分了一套單間，蘇出國後，他的單間至今還安然不動，中共沒有搞文革抄家充公那一套。北京朋友說，中共目的有兩個，一是統戰瓦解在民主運動中富有影響的父親。

據東作家協會副主席孔捷生出逃後，當局對他家人也基客氣，還劉家人有機會請他回來，沒事的。

但是，朋友說，如果中共真的採取懷柔攻統，就應該停放逃的知識分子都等不及逃，就是共進行政治民主改革，否則，一切統戰都會徒勞。

中國大逮捕報告

「亞洲觀察」供稿

有罪推論和即決審判

中國政府對八九民主運動的鎮壓和搜捕，至今仍在繼續着。據官方消息已有三十多人被公開判刑。北京的官方媒體對國際輿論的反應是：有計劃地控制有關逮捕的報導，儘管迄今有關刑判的報導，均局限於工人民運份子，但很顯然，學生和知識份子同樣面臨着判刑和刑罰。至七月八日始，中國當局公佈五列罪案，罪名包括「宣傳和積極支持反革命組織」，判決結果從「勞動改造」到「死刑」不等。這意味着，在中國以任何非暴力方式提倡政治改革，都可以被判爲嚴重的罪行。

許多被捕人士的罪名屬非暴力的行爲，諸如「散佈謠言」或「散發反革命宣傳品」等；另有一些罪犯的罪行是「破壞公物」、「縱火」等其他刑事罪，但從官方媒體的報導中，難於明確判刑所依據的尺度。當官方廣播和電視報導那些因暴力而被判罪的份子時，同時有許多人士，都是因和平抗議而遇到通緝和逮捕的。

目前的判決，均是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八三年通過的決議，內部安全案例可採取從速判決（SPEEDING UP ADJUDICATION）方式，即所謂的「即決程序」（SUMMARY PROCEEDING）。根據這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被告只有三天上訴時間。所有報導中，沒有提到辯護律師程序。上海的一名被判死刑者抗辯自己「無罪」，佈地死緩兩年的宣判。

中國於一九七九年頒佈的「刑事訴訟法」中，曾接受了「無罪推論」的刑事原則，但中國社會歷來缺少遵循法治傳統。反之，以恐嚇、刑求方式逼迫罪犯「坦白」，却是被爲普遍的作法。而過去數周內一些因犯被安排在電視新聞中「公開懺悔」，表明那裡存在着嚴重的體罰現象。除死刑之外，新近被捕的許多因犯被判「勞改」或「勞教」者，不是通過即決審判定的罪，就是根本不通過任何審判。在這些案例中，因犯所面臨在「中國式古拉格」中埋沒一生的命運。中國擁有龐大的勞改勞教系統，據報導押回的生活狀況種爲苛刻。按照七八至七九年民主運動期間，那些有坐監經歷者的描述，近期內被捕的學運、工運領袖們，將面臨長年的禁閉生活和沉重的體力勞動。

爲防止民運份子的逃亡，中國政府已關閉了國家的邊境線，並實施了簽證方式。所有在六月一十日之前簽發的出境許可均告作廢，持有國家護照者需從公安局獲得新的許可。所有已獲外國入境簽證者，須回公安局而次審批。此外，機場、車站等交通設施均被嚴加管制。例如，許多民運份子是在北京國際機場被捕的，當官方媒體的報導未具明確被捕的，還有公安人員將可疑份子拖下飛機的報導。

被判死刑的工人及市民名單

（人名均按拼音同音譯）

七月二十九日武漢中級人民法院將余從庭、郭正華判處死刑，二人罪名是在月份在武漢發援民運的動亂中，謀殺兩名市民、刺傷一名士兵並縱火其機搶。路透社七月三十一日報導援引一北明日報一報導，但指出報導未具明確殺情而。陳國余氏曾有勞教前科，郭氏亦曾爲犯人。同這犯郭文斌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另有兩人被判無期徒刑，九人被判不等期徒刑。他們的罪名是襲擊警察、破壞鐵路、煽動罷案攻擊黨、政機關。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七月二十六日判處二十歲的李文賓、十八歲的梁志城死刑，兩人均爲農民，罪名是在「六四」戒嚴後「使用暴力」。李氏來自京郊順義縣，梁氏來自濮陽郊區，兩人的具體罪行是「縱自行車和現金」。

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七月，日公審了四川省農民王貴陽和關翔坡，七月八日執行死刑。他們的罪名是六月五日在成都街頭焚燒車輛。兩人的上訴被該市低級人民法院駁回。另一罪犯何強被判死刑緩期兩年。

北京市六月二十一日，判處八人死刑，八人上訴均被駁回。他們是林肇榮、譚卿、朱劍軍、王溪武、羅紅旭、張文魁、班慧澤、王麗曦（女）。

據北京廣播，林肇榮爲北京回民醫院工人，曾因違限犯罪被判三年強迫勞動。他於六月五日焚燒一輛軍車。羅紅旭爲北京公共汽車公司售票員，罪名是搶劫軍用物資。班慧澤爲河北省新樂縣農民，罪名爲殴打士兵，將其中一人打昏至殘。

七月二十日瀋南日報報導，瀋南法院將四十九人判罪，包括死刑和終身監禁。十七人被逮捕。江蘇省在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三天中，共逮捕二，七八二人。

另一名安徽學生領袖陳明奠據稱，報導在北京被捕，公安人員將逮捕押由係由於他被曝光於全國。

陝西省「法制」日報二報導，該省出版社上編李貴仁因試圖組織出版社員工罷工而被捕。六月五日李貴仁召集會議，要求工人簽署抗議鄧進行罷工，他遭被指控在五月同組織過四次遊行，貴爲標語要李鵬、鄧小平下台。他的被捕日期不詳。

香港明報七月二十日報導，簽名時人軍官筆文稿，內容署了北京知識份子組合會的「五一六聲明」，要求政府被受學生要求，而至被捕。但日期不詳。陳未擇被害的消息稱，集因慘遭毒打而試圖自殺。

南華早報五月二十日日報導，據報於公安局的搜索出版社前社長丁浩成，公開呼籲中共承認學生運動爲愛國民主運動的十二位知識份子之一。據悉已經被捕，但日期不詳。于浩成還是被中共政治局指爲「反黨暴亂」的四十人之一，趙紫陽的支持者。

四十多歲的「五一六聲明」簽署者之一，作家鄒雅，已於七月上旬被捕。他是山西省太原市人，他曾計劃寫學運的報告，收集了大量的材料。鄒被逮過去是「人民文學」和「小說月報」的經常撰稿人。

作家柯雲路據悉已經被捕，無更進一步消息透露。

「文藝報」編輯，詩人老木於六月十三日使被逮捕，他是今年二月卅三人知識份子公開信的簽署者之一，該信要求鄧小平大赦政治犯。他也聯署了「五一六聲明」，支持學潮。

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張顯揚，新近已被捕，然日期不詳。他是二月二十六日署名公開信的四十二名知識份子之一。該信要求中共中央釋放政治犯。北京市長陳希同六月卅日講話指控張顯揚鼓動其他知識份子支持趙紫陽反對李鵬。張亦被指爲趙紫陽「反黨聯盟」的成員之一。

「紐約時報」七月十二日報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張仲禮已經被捕（或失踪）。

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社會調查組組長楊冠三，與趙紫陽有關的中共政治結構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山一道被捕。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六月三十日講話中，指控他參與了五月十九日的一次會議，並呼籲召開緊急人代會，討論實施戒嚴法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武功，據報導亦已被捕。

學生自治會秘書長徐中，在南京的一家旅館被捕。江蘇省在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三天中，共逮捕二，七八二人。

另一名安徽學生領袖陳明奠據稱，報導在北京被捕，公安人員將逮捕押由係由於他被曝光於全國。

陝西省「法制」日報二報導，該省出版社上編李貴仁因試圖組織出版社員工罷工而被捕。六月五日李貴仁召集會議，要求工人簽署抗議鄧進行罷工，他遭被指控在五月同組織過四次遊行，貴爲標語要李鵬、鄧小平下台。他的被捕日期不詳。

香港明報七月二十日報導，簽名時人軍官筆文稿，內容署了北京知識份子組合會的「五一六聲明」，要求政府被受學生要求，而至被捕。但日期不詳。陳未擇被害的消息稱，集因慘遭毒打而試圖自殺。

南華早報五月二十日日報導，據報於公安局的搜索出版社前社長丁浩成，公開呼籲中共承認學生運動爲愛國民主運動的十二位知識份子之一。據悉已經被捕，但日期不詳。于浩成還是被中共政治局指爲「反黨暴亂」的四十人之一，趙紫陽的支持者。

四十多歲的「五一六聲明」簽署者之一，作家鄒雅，已於七月上旬被捕。他是山西省太原市人，他曾計劃寫學運的報告，收集了大量的材料。鄒被過去是「人民文學」和「小說月報」的經常撰稿人。

作家柯雲路據悉已經被捕，無更進一步消息透露。

「文藝報」編輯，詩人老木於六月十三日使被逮捕，他是今年二月卅三人知識份子公開信的簽署者之一，該信要求鄧小平大赦政治犯。他也聯署了「五一六聲明」，支持學潮。

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張顯揚，新近已被捕，然日期不詳。他是二月二十六日署名公開信的四十二名知識份子之一。該信要求中共中央釋放政治犯。北京市長陳希同六月卅日講話指控張顯揚鼓動其他知識份子支持趙紫陽反對李鵬。張亦被指爲趙紫陽「反黨聯盟」的成員之一。

「紐約時報」七月十二日報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張仲禮已經被捕（或失踪）。

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社會調查組組長楊冠三，與趙紫陽有關的中共政治結構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山一道被捕。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六月三十日講話中，指控他參與了五月十九日的一次會議，並呼籲召開緊急人代會，討論實施戒嚴法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武功，據報導亦已被捕。

電視劇「河殤」作者之一，遠志明，已經開始劇外兩位作者蘇曉康、王魯湘一道被捕。「河殤」表現了中國政治的周期性執着，揭示了中國政治文化落伍的一面。

經濟學家劉引刪主編高瑜，中國青年報的李大同，楊蘭等人均傳已被捕，但未經證實。

四十二歲的「四通公司」經濟學家周航，於七月十日被捕，由「亞洲觀察」來源提供的消息。「四通公司」是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周在該公司負責戰略計劃和公關兩個部。在此之前，周能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共青團幹部測量講師等職。「四通公司」高級人員均已被捕或逃至國外。該公司的「社會發展研究所」被指控策動召集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五月二十一日人大常委五十一人發表聲明「人民的意志應該由法律程序得到體現，該假亦要求撤除李鵬的總理職務。「六四」鎮壓後第一個被捕的知識份子貴思源，是為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亦被通緝，現已身在國外。

北京鋼鐵學院二十二歲的學生李江峰，北京「學自聯」領袖，六月十五日在河北省境內被捕，送往秦皇島市公安局，李被指控在學潮期間，號召號現六國軍事。

北京醫學院基礎部學生劉凡，六月中旬在河北省張家口市被捕。河北日報六月十七日曾報導，劉因拒向被從寬處理，但具體處刑不詳。據說他亦為北京學生領袖之一。

「光明日報」高瞻遠矚人，中國最著名女記者戴晴，於七月十四日被捕。合案社和路透社報導，戴晴被捕後家抑被搜查抄檢。她被捕的原因之一，是支持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與中共上海市委對抗。在學潮期間（即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戴晴曾前往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撤離，因為她擔心學生被鎮壓。她在「光明日報」發表過大量的文學作品。今年二月布什總統訪北京時，戴曾被邀請出席總統晚宴。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生物系研究生，二十三歲的楊巍，於七月十八日在上海被捕。他曾於八六年赴美國返回中國，八七年一月因參與學潮被捕。他被指控參加設在美國的「中國之春」主團結聯盟」，在該組所主辦的「中國之春」雜誌上寫文章，據稱這個團體是由台灣資助的。在獄中服刑兩年後，楊被釋放出獄，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亦不能返美繼續學業。官方新聞社七月十八日報導稱，楊巍被釋放後拒絕悔過，並繼續鼓動學生反對政府。

「亞洲觀察」消息來源稱，「人民日報」記者張連被捕，日期不詳。被捕的理由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上海槍決三名工人後，他曾寫了一篇有關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社論。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被準除總書記職務。張連的社論被撕員傳閱，但未得發表的機會。另「人民日報」有六名印刷工人，因阻擋軍車而被捕。

英文中國日報女記者陳紅，二十二歲，被捕日期不詳。亞洲觀察消息來源稱，她被捕的理由是與外國人接觸頻密。

安徽廣播電台稱，合肥某大學工程系學生楊方，在六月上旬便因「反革命活動被捕」。他在當地學校組織籠聯、參加地下會議，並設路障阻礙交通。合案社稱，安徽電台指控他還建立了一個「人民之聲」電台，並在六月四日公開在合肥市人民政府門前廣播「美國之音」的廣播，並散播北京「軍事鎮壓」的謠言和關的罪名。

「亞洲觀察」消息稱，紫陽作家李小華和朱小彤二人在六月中旬被捕。二十五歲的李小華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編輯，一九八八年全國詩歌比賽頭獎得主。他逃離北京後，於六月十二日在廣州市被捕。朱小彤筆名「朱仕軍」，係武漢大學學生，之前在五下五軍，六四鎮服後，六四之後在武漢被捕。

政府通緝的二十一要犯之一王止安，據法新社報導在七月十日前後被捕，二十一歲的王正宏是中共民族學院學生，雲南人，少數民族。

從香港送抵國外的政治學者臧家其的助手王焱、楊百舜，分別在七月四、五兩日被捕。

電視劇「河殤」作者之一王魯湘，據合案社七月六日報導已經被捕。「河殤」劇被中共高層認為否定了中國文化傳統。

「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張偉國、徐曉燕，據香港新聞來源稱已被捕。（亞洲觀察尚未證實此訊）。據香港「文匯報」稱，徐的被捕，乃因他與上海「學自聯」一起活動而至。

「天津日報」七月十七日報導，學生領袖李輝在六月裡與其他四十五名「反革命暴亂」份子一道被捕。天津方面已於六月十五日將李輝押解進京，報導稱李為「學自聯」佔領天安門廣場時的「西線總指揮」，並親自參與了阻擋軍車的行動。他還組織宣傳隊前往滿南、武漢進行「反革命鼓動」。六月九日，李與其他七名學生列天津後，遭數受傳單揭露「六四大屠殺的組」。

首名學生領袖王丹於七月三日與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一道被捕。黃事後被釋。王丹係中國大陸經著名的學生領袖，吉林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黃德北是在北京飯店門前與王丹會面時被發現。前對新聞界稱，中共官員承認王丹已被拘押，但無進一步的息證實。

資德北與王丹會面時搭乘的汽車的司機王國，已前置被捕。

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六十二歲的李洪林，七月六日在福州家中被捕。據美國與李洪林家人有關的人士描繪，六月中午，福建省公安局的十名武裝警察闖入李家將其帶走，公安人員拒絕向李的家人透露李目前被關在何處。李洪林曾著「理論風雲」一書，總結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理論和實踐。另有「四個主義在中國」文章亦頗知名。他是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支持者之一。之前曾任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共黨史研究所所長、中共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他於一九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期間，暫去了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職務。今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亦簽署了四十二名知識份子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政治犯。

「杭州日報」六月二十三日報導，前浙江醫學院學生張貞於六月十五日被捕。報導稱，張因偷竊被校方開除，但繼續留校圖內進成為「學自聯」頭目。他曾前往北京，帶回大批反動宣傳材料，發表演說，指揮襲擊火車站，阻擋火車，在杭州、寧波、溫州、金華四市的十八個非法組織中，公安局逮捕了一五一人，張貞為其中之一。

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研究室副主任白南生、據合案社消息已於七月十日被捕。他的兄弟白南風，擔任體制改革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亦被逮捕。

「文匯報」七月三日報導，著名話劇「WM（我們）」的作者，四十五歲的劇作家王培公在貴陽被捕。「WM」一劇借寫的文革時代。王還宣佈退戲以示支持民主運動。

平自中國的消息稱，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下達密秘逮捕令，逮捕七名著名知識份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雜誌編輯包遵信，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河殤」作者之一蘇曉康，據悉已經被捕。北京社會經濟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目前仍在逃亡中。前國務院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已逃往國外。前「經濟週刊」主編，北京知識界聯合會領導人王軍濤，目前仍然很安全。

北京首都鋼鐵公司耶校的學生，二十一歲的楊益均，六月十五日在秦皇島市被捕，被拘控在反革命暴亂中被毆多輛軍車。

十二歲的流淚前在琅坊市公安局接受站被捕，被控破壞丙部軍車，第最一名婦女，參與反革命暴亂。

鍾鎮國、張家華與其他十四名哈爾濱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據報導於六月二十三日向哈市公安局自首。報導稱他們交出「非法組織」章程，承認了自五月十五日來進行非法活動的罪實。組織起課、街頭示威、破路障阻止工人上班等。

傅恒綿、郭城儀六月二十二日在漯陽市公安局自首。因為漯陽被捕學院學生，十四歲，為漯陽一學自聯，成員，漯陽教師學院，非法組織「愛國組負責人。報導稱他在六月四日指揮一部人設路障。在六月七日，他前往漯陽飛機機械廠，干擾工人上自。郭為漯陽一學自聯，的聯絡人員，漯陽醫學院（中國醫科大學）非法組織的副主席。

據傳為「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要負責人的袁慧和，現年二十三歲，六月二十日向包頭市公安局自首。二十一歲的北京大學學生王潮風，錢翔同，在同日被捕。他們都是「北高聯」核心成員。三人的被逮突回北京作進一步合案。袁為包頭「師專」學生，被指控「煽動、組織和指揮學生示威、靜坐和罷課」。「他在天安門廣場多次接受外國記者訪問。回包頭後，繼續散佈謠言，煽動示威和其他不法行為。」王潮風為「北大」大安門廣場學生負責人之一。非法組織的副主席。

據傳為「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要負責人的袁慧和，現年二十三歲，六月二十日向包頭市公安局自首。二十一歲的北京大學學生王潮風、

翻祥，北京外地，學自稱一領袖，六月二十日晚在山東大學被捕。他是山東大學外語系研究生，五月十八日率領山東大學聲援北京，並參與了「滅烏反革命暴亂的陰謀」。

馬少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四川人，二十五歲的態度，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北高鵬一帶委委員，六月十六日在湖南白天鵝被捕，時身藏大批反革命宣傳品。

署名上海科技大學學生，上海市一學自聯領袖，六月十日在嘉定縣公安局自首，下供則，該校機械工程系學生，十四歲，宋澤涂，該校無線電系研究生，二十一歲。

北京日報六月二十七日報導其名參與「反革命抗議活動」的份子接受審判的消息。「六六六」的張建升是其中之一，他被指控殘害解放軍士兵劉國興的罪行，亦被指控為散死隊成員。

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聯絡人周赤鋒，因經常接受「和約時報」的採訪而被捕。他於六月十二日在長春被發現，隨後長春建築學院學生。吉林工業大學學生（名字不詳），「學自聯」組織部部長，最近向公安局自首，羊、田二人了他在北京的「反革命活動」。

六月二十三日，公安局逮捕了十七名北京各大學學生，包括四名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一名政法學院學生和一名北京師範學院學生，均有「吃喝拉不計的學生被捕。

二十七歲的劉小曲、二十九歲的魯竹茹，均為女性，六月十九日在北京機場前往巴黎的路機面被捕。據稱她們所使用的護照是護外稱誰中國的，海關人員發現被蒸。兩名婦女皆與學潮有關聯（南華早報六月二十三日報導）。

三十四歲的吳海珍，雲南教育學院外語系講師，與陽洪、王剛（見後述）一起，六月十日在昆明被捕，罪名是向學生滋設中攻擊一黨和我們領導人。

昆明金融飯店助理經理，二十七歲的王剛，被指控向雲南學生煽行「反革命宣傳」，他並同香港和其他地區不法份子接觸。

二十二歲的陳陽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學生，六月十五日在濮陽被捕。他被指控為北京街頭自治會負責人，他並幫助成立敢死隊，散發反革命傳單和參與反革命暴亂活動。

六月十五、十六兩日，南京建築學生、工人組織向公安局自首。他們是黃榮耀、南京大學博士生吳劍林、該學院研究生。南京市委管理幹部學院學生。

另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兩名，學自聯，學生。王萍，南京，學自聯，常委，南京機電工程學院學生，於六月十四日被捕。王陸，北京一學自聯，成員，被捕時正在建立兩地學生聯絡組，身藏大批反革命宣傳品。

聘小東，北京科技大學學生，六月十五日在阜城縣被捕，警察仗在阜城七四五〇工廠，去年畢業於阜城第一中學，考入北京一所文物，是京教師學院研究生，郭路湘，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五月十九日被捕，罪名是指揮群衆在海淀區燒毀一十二部軍車。

魏榮寧，西安市敢死隊成員，六月十一日晚與劉小郎、朱林等一道被捕。

張偉平、師開城，浙江書院學生，六月十八日在杭州被捕。被馬州警方報導，他們同美國之音聯絡，報導杭州學生遊迫浙江省政府下半旗，以哀悼北京「六四」死難學生。

張林，安徽蚌埠市，學自聯負責人，六月八日在該市被捕。他八五年曾考入南華大學，同年退學，並沒有正當職業。五月十九日，他在蚌埠醫學院建立「學自聯」，五月二十一日發表一條煽反革命的預測，五月二十五日他組織翻身，他並寫信給方勵之要求接受方的領導。

劉剛，二十八歲，北大物理系研究生，二十一個通緝要犯之一。六月十九日在保定被捕。當地市民曾認出他後，報告警察將其逮捕。

偷敦南紙報導，其身在天安門廣場期間擔任的十九歲學生上停林，王人之子，已經被逮捕。青年連捕（倫敦快報六月十八日訊）。

中國當局六月十二日報導，馬小方，二十五歲，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的助理，六月十七日在湖東自首。陽國，十九歲，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六月十七日在湖州被捕，兩人均是通緝要犯。

六月十八日，中央電視台宣佈，被通緝的要犯李耀平（一女）、楊志偉，在保定西被捕，兩人均參加過與人大的對話。

政治學教授王衍錦，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自首。他是北京市民自治會領袖。包括陳偉東、劉家明在內的四名學生領袖，六月十七、十八兩日在張家口被捕。同日六名「北高鵬」學生在北京市內被捕。

二十一歲的要犯周鋒鎖，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六月十二日被其姐姐、姐夫從包公安局。地點在西安市郊三橋鎮。

二十五歲的陳陽，學自聯常委，六月十六日在湖南白天鵝被捕，時身藏大批反革命宣傳品。

署名上海科技大學學生，上海市一學自聯領袖，六月十日在嘉定縣公安局自首，十四歲，宋澤涂，該校無線電系研究生，二十一歲。

北京日報六月二十七日報導其名參與「反革命抗議活動」的份子接受審判的消息。「六六六」的張建升是其中之一，他被指控殘害解放軍士兵劉國興的罪行，亦被指控為散死隊成員。

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聯絡人周赤鋒，因經常接受「和約時報」的採訪而被捕。他於六月十二日在長春被發現，隨後長春建築學院學生。

資深政界人士被捕名單

鮑彤、曾經被視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資深顧問，根據「國際大赦」的消息來源，在六月三日下午被已被捕。鮑彤被捕的時間可能更早。一九八八年一月，九十六歲的中共政治改革研究中心負責人、中共中央委員鮑彤，曾是趙紫陽的政治方案決策者之一。他的思想開放引起了西方民主不滿用於中國。（明報六月廿六日報八八年十二月廿六日）。

台灣人士被捕名單

新華社消息，台灣商人陳忠友，於六月二十二日被捕。他被指控為幫助台灣從事顛覆活動，散佈謠言，攻擊中國共產黨，搜集反革命材料，拍攝「反政府動亂」的照片。新華社稱陳氏為「台灣軍情報局成員」，在香港接受過特務訓練。

另外十二名台灣人士也於六月二十一日被捕，有三十八歲的王若云（散播反革命謠言）、二十五歲的張鐵、二十三歲的魏瓏東，分別在北京和廣州被捕。其他人士為梁啓南、錢榮福、崔威、張揚、曹魏求、劉正清、馮進、蒲小石。曲卓杰。

六月三、四日北京的死亡名單

以下是亞洲觀察收集的死亡者名單，雖然有一部份是無法證實的。

羅偉，三十歲，北京半導體元件廠工人。

好志勤，二十九歲，中國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鍾勤，男，清華大學學生，六月四日上午一時半，頭部中彈死於復興醫院。

王振華，女，北京醫學院學生，六月四日凌晨十二時死於復興醫院。

何翔平，女，五十四歲，北京電信局退休工人，她在回家的路上被流彈擊中心臟，四日上午一時半死於醫院。

殷勤，男，三十五歲，工程師。他在家中廚房窗前被子彈擊中頭部，當即死亡。

唐志強，男，四日上午一時死於復興醫院。

吳湘東，男，二十一歲，北京東區電視廠工人，因背部中彈死於上午一時。

郭春明，男，二十一歲，六十一中學生物老師，背部中彈死亡。

林可清，男，二十二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在扶持受傷同學時被子彈擊中，不久死於復興醫院。

佚名，女，六十七歲，在家中陽台上被擊中死於復興醫院。

段長祺，清華大學化學系學生。

劉斯，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學生。

孫慧，男，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生。

楊文，男，北京大學統計系學生。

肖波，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

黃瑋，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

文丹，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

李平，北京師範大學學生。

宗勤，二十歲，清華大學光學儀器系學生

駿建東，十七歲，北京航天部第五研究所研究生。

李慧，十八歲，中國人民大學學生。

李輝，北京政法學院學生。

杜修平，女，五十五歲。

黃偉軍，二十四歲，北京醫學院學生。

郭陽春，三十二歲，北京教育學院學生。

何國，二十七歲。

杜志勤，三十歲。

郝秀萍，女，五十四歲。

齊文，十六歲，第三鐵路中學生。

崔照征，二十一歲，吉林人，海軍第五陸戰隊二連士兵，八七年入伍。

李國瑞，武裝警察部隊士兵（被排衆打死）。

劉鵬庆，二十五歲，山東人，解放軍少尉，戒嚴部隊某部四連排長（被排衆打死）。

王立友，二十一歲，安徽省人，戒嚴部隊某部五營通訊班士兵。

李強，二十歲，陝西人，戒嚴部隊某部五營二連士兵，一九八七年入伍。

杜壞清，河北人，二十二歲，戒嚴部隊某部五連二營士兵，八五年入伍。

王曉航，陝西人，二十一歲，戒嚴部隊某部五營二連七兵。

李陳國，安徽人，二十歲。戒嚴部隊某部五營二連四排排長，八六年入伍。

冷汝軍，安徽人，二十二歲，戒嚴部隊某部五營三連通訊班班長。

馬國川，二十二歲，河南人，戒嚴部隊某部六連班長，八九年入黨，八五年入伍。

王晉衡，河南人，二十七歲，戒嚴部隊某部後勤部軍官。

六月四日後失踪人士名單

劉貝奇，深圳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被廣東省當局指控支持暴亂後失踪。

潘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教授，被中共指控「煽動學潮，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六月三十日講話中提到，潘元凱曾參與十二名著名知識份子聯名呼籲政府，承認學潮「愛國民主運動」。

杜導正，國家出版總局局長，他曾參與北京新聞界聲援學潮的活動。杜導正負責「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的出版工作，在五月底遇兩份報紙大量報導學潮的詳情。

編者註：原文「工人及社會各界人士被捕名單」因篇幅所限刪去，如有查詢者，請與本刊聯絡。

89/10 中國之春 89/11

五、清洗・整肅

中共建國四十年，整肅異己份子從未間斷。建國之初，或以社會上封建殘餘力猶存，需經多次清洗、整頓、去掉社會「渣滓」，改造社會「壞份子」。可是經過整整四十年，壞份子竟然清之不盡。八六年胡耀邦「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下台，卻不減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對當權者而言，實難安寢。

八九學運，舉世沸騰。武力鎮壓後，中央爲這次學運定下許多罪名，全國上下都捲入清洗的漩渦。學運領袖自是首當其衝，但中央眞正指向的目標是清除黨內的異己份子，收復輿論陣地，極左全面復辟。可惜，文革創傷尚是初愈，新聞界、知識界、文藝界又大難當頭。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236	大清洗來勢洶洶	亞	3/9/89	6/8
237	中共發三文件着手政治清洗（劉燕英）	鏡	9/89	27/29
238	王震要流放四千人到新疆　中共正進行「雙清」運動	自	16/12/89	3
239	中共的大清洗運動（李濂）	南	1/90	46/50
241	白色恐怖下的大清查（賀少明）	爭	10/89	12
242	清查、鎮暴工作方案請示（中共北京市委會）	中	1/90	76/77
243	中共中央文件之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	1/90	76/77

大清洗 來勢洶洶



四通公司：趙紫陽改革政策的產物正受「清理」

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上週二在海濱避暑勝地北戴河「靜養」之中度過八十五歲生日。北京的報刊告發表新編《鄧小平文選》出版的消息，並刊登他七月二日所攝照片，以證明有關他重病在身、餘日無多的種種流言。

與這些流言緊緊在一起的，又有中共最高層中誰將接替前總書記趙紫陽出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軍委）第一副主席之職的不同猜測。國防部長秦基偉公開露面，排除了他被國家主席楊尚昆拘捕的可能。但是，軍內的權力之爭似未平息，有消息說鄧小平仍未決定將來由誰繼任軍委主席，接替他統領軍隊，甚至有可能取消軍委第一副主席之職，以遏制楊尚昆勢力過分膨脹。

據言種種，使北京政治氣氛更趨緊張，顯示中共自今年五月趙紫陽下台以來一直在進行的權力改組，仍未順利完成。香港親北京的《經濟導報》最近引述可靠消息說，中共擬在十月份召開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五中全會），距六月下旬召開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不過兩月，中共最高層就打算召開五中全會，是極不尋常之舉，看來有着許多迫不得已的原因。五中全會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就鞏固執行經濟緊縮政策統一認識。但更重要的，是要通過進一步批鄧趙紫陽和黨內清洗，重新加強對黨員和幹部的控制。



鄧小平：能否擔任强硬保守勢力？

中共中央日前已決定召全人陪，公開批評和世到」趙紫陽，內容不排涉及這位中共前總書記支持今春北京「動亂」的行為，而且還包括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的「錯誤」。本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在北京召開各省市組織部長會議，正是全面展開批趙、清黨的重要訊號。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以及主管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常委）宋平在會上的講話中，都以前所未見的嚴厲語氣一致譴責趙紫陽。在北京官方新華社的報道中，他們都直呼趙的名字，不再像以往那樣連上「同志」二字，都有更強的否定意味。

江澤民強調，分析中共黨內狀況時，不可低估「國際敵對勢力」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造成的影響和破壞，「不可低估趙紫陽的錯誤在黨內造成的混亂和對實際工作的損失」。李鵬說：「趙紫陽不但在這次政治鬥爭中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而且在擔任黨的總書記時期，在政治上和幹部路線上搞『精英』治黨治國，主張改造黨、淡化黨的領導，實際上是取消黨的領導。」他們都強調要大力消除趙紫陽的「十分有害的影響」。

分析家認為，中共全面開展批趙，意味着鄧小平迫於黨內強硬保守勢力的壓力，已改變了當不到觸於趙紫陽以往「失誤」的初衷。不過，最終將如何處置趙紫陽，還要到十月五中全會召開後才可能有眉目。一些分析家認為，鄧小平可能只會同意將趙紫陽開除出黨，或降她自己一九七六年那樣「留黨察看」，而不會把他一度屬意的接班人逐上法庭。

在這次組織部長會議上，宋平認為，經過七十天的「動亂」，暴現中共內部存在許多相當嚴重的問題，令人「瞬目驚心」。他說：「這次動亂和黨裏的領導者、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有的人已經入黨幾十年，有的在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工作，並且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有些還是頗有影響的知名人物。」因此，今後必須「堅決清除黨內的破對分子、腐敗分子，消除政治隱患」。宋平的講話表明，中共高層認為黨內確已出現了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而北京市的《北京青年報》日前在一篇文章更提出「黨內高層反對派」的概念，隨然指出中共高層支持「動亂」的並非趙紫陽一人。分析家認為，基於這想法，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高層前經了勢將在黨內從上到下進行一場全面的清洗和整頓。

事實上，「大清洗」已在展開。官方上週公布同情學運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因健康等問題」離職，由一向上層實行計劃經濟的保守經濟學家吳敬璉接任，並由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林炎志出任該校黨委副書記。

中共決定全面批趙，也必然對近年來改革開放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重作評估。李鵬上週會見美國一位銀行家時說，大陸經濟改革是「適當發揮市場調節在經濟中的作用」，這一說法與趙紫陽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相比，顯然是向更多計劃經濟成份的方向倒退。沿海開放地區、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開發區，北京在制訂後年開始執行的第八個五年計劃時會大走回頭路。

事實上，趙紫陽的一些經濟政策和主張已遭多方面的指責，有的已見諸報端。這些指責主要有：反對計劃經濟，導致經濟比例失調；大搞赤字財政，引發通貨膨脹和經濟失衡；推行雙重價格制，助長倒賣生產資料；片面強調發展私營經濟和鄉鎮企業，忽視國營大中型企業；不重視農業和基礎工業；盲目宣揚「大進大出」，即大批進口原料，經加工後大批出口，造成嚴重經濟損失；宣揚發展商品經濟初期就敗現象不可避免等。

北京高層似特別針對私營企業和工商個體戶，決定大力遏制、「清理」，一些經濟學者擔心它們會成為批趙的犧牲品，遭需遭受衝擊。國際知名的大陸私營電腦公司——四通公司，因與趙的關係密切，其董事長萬潤南又因支持民運流亡海外，公司前途難卜。該公司先今仍維持營業，但有的息說，當局已派出工作組進駐該公司進行調查，萬潤南亦已被公司「罷免」。對其他私營企業和工商個體戶的「清理」也正展開。

但在「清理」的同時，中共高層一些領導人也提出不要「過火」，似欲制止「極左」勢力過度膨脹。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上週在整頓出版物的會議上說：「搞過了不好，當然不及也不好，二者相權，寧可一時不及也不要過。」■



政治局常委宋平：動手搞大清黨

中共發三文件 着手政治清洗

●劉燕英

宋平承認中共黨內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仍然有些部門的黨組和領導幹部，或者繼續包庇在動亂、暴亂中有嚴重問題的人和事，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儘管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層到下層，都在整肅、清洗，氣氛相當緊張，但是北京民間仍然時有與官方觀點相悖的引人發笑的政治妙語出現。

中共當局於六月下旬舉行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面對因「六四」事件而加劇的政治經濟等難題，主要從兩個方面治理。一方面，抓改革開放和整治腐敗，目的是顯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並以爲政清廉挽回民心。另一方面，抓思想控制和組織清洗，目的是要使意識形態領域和各級黨政領導機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從近兩個多月的情況來看，且不論當局追求的目的能否達到，外界普遍感到中國國內政策明顯左轉。

高幹子女不准再經商

改革開放方面，截止八月主要是在海南、天津、廣州、寶安等地向外商作出批租大幅土地的大膽開放行動，至於改革，由於八月中旬李鵬重申繼續貫行被「八五計劃」指摘的各種承包制，至少給人以停滯的印象。整治腐敗方面，七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嚴厲懲處幾件羣衆關心的事的決定》後，開始有所行動，中旬國家審計署對康華、中信、光大等五大公司的偷稅套滙等違法行爲處以罰款補稅五千多萬元人民幣，並將追究有關人員的行政刑事責任。八月底中共中央組織部透露，截至八月二十六日，中國高層領導人在流通領域公司任職的子女及其配偶，已全部從所在公司退出。有關「查處貪污受賄的大案要案，由於迄今查處的對象最高只及司局級幹部，故仍予人修下不整上、懲小不懲大、打兔不打虎的詬病。

八五畢業生下放鍛煉

思想控制方面，根據七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精神，要在全黨範圍內加强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不管是黨組織還是行政組織都要重視，要讓社會主義思想佔領陣地，爲此，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進行到底，宣傳與論陣地的領導權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李瑞環特別强調新聞界要嚴格遵守黨的宣傳紀律，與黨的方針保持一致，從根本上端正新聞宣傳的政治方向。這些做法顯示中共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又重新左轉，改革開放十年來曾經出現的容許不同思想交鋒的較爲寬鬆的政治局面已難再現。

據悉，王震在「六四」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話提出「新聞界是重災區」，「首先整新聞界」的意見受到重視，新聞界的整頓除《人民日報》社長鍾沛仁及總編輯譚文瑞被撤換，《光明日報》總編輯賀敏錫華離職外，還將徹底清查在五月份曾參加組織示威遊行的人，所有有關記者禁止離開北京到外地採訪，每人都要在所屬單位交代過去的言論與行動，封存各報社已發及未發的稿件，審查作者的言論是否與中央保持一致；撤換直接管理版面的相當一部分中層人員。最令新聞界人士驚訝的是，根據中共中央五號文件的規定，凡是八五年以來由學校直接分配到省級以上黨政機關，尤其是到新聞單位工作的大學生、研究生，要立即將戶口下放到基層鍛煉一至兩年，將來是否由原單位收回，要視乎其在基層鍛煉的情況而定。前錦城市戶口這一種左經招，本是王儀建議對精簡機構人員實行的，資料現在已先調及新聞界。城市戶口，吊銷，意味着可能一輩子在農村或邊區落戶，被吊銷者怎不驚恐?!

中共兩個整黨的文件

關於組織清洗，八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全國組織部長會議專門作了部署。此前，中共中央先後發出的三號文件和四號文件，內容也都是整頓黨員的。

在組織部長會議開幕式上，宋平作了講話，這是中共有關黨內清洗的最全面最清晰的闡述；講話令人感到中共對黨內異己分子的清洗決不手軟，一大批中共高級幹部料將五官。

宋平重提「階級鬥爭觀念」，强調整頓的緊迫性。他承認「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蓄意發動、煽動、策劃、組織、指揮、參與動亂、暴亂中有嚴重問題的人和事，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共黨內從上到下這麼多黨員在緊急關頭不和中央一致，甚至支持和包庇「動亂」「暴亂」分子，公開同中央對抗，這在中共建國四十年來還是第一次，這不正是黨心背向的反映，難道不值得中共高層深思嗎?

宋平表示中共下決心「消除動亂的禍根」，爲此，要對各級領導幹部要進行一次深入的考察、評價，進而調整、撤換，「保證各級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

有關清洗的具體對象，中共中央批轉的北京市委關於平亂報告的三號文件，提出要審查處理十種人，包括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煽動者、參與者等等，都是屬於非嚴懲不可的、頗有「斬草除根」的味道。

而中共中央批轉的中紀委關於對在動亂和暴亂中的黨員進行整頓的四號文件，則確定二十種人爲審查懲處的對象。這二十種人又分爲三類。第一類共十種人，包括通姦犯和犯有各種嚴重罪行的人，諸如領導者、組織者、攻擊軍隊者、收藏武器者、收留逃亡者、報復告發者等等。第二類共九種人，指所犯罪行比第一類人較輕者，諸如曾與可疑的外國人接觸者、需要進一步調查的可疑人物、散佈無稽謠言者、參與遊行示威者以及向遊行示威者提供金錢物質支持者等等。第三類人，即所謂「大多數」需要「提高認識」的人。四號文件將對審查對象分別罪行輕重予以不同的懲處，但仍强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

不過，清洗異己分子要想「除惡務盡」、「斬草除根」，談何容易。因爲經過文革等政治運動洗禮的大陸人，多已學會應付運動、保護自己的方法，不會對組織「忠心不二」；而各級領導對整人的差事也多不會做絕。

閻明復受審或有大難

據說，中共中央統戰部根據中央文件的精神，着重整頓三種人：第一種，在動亂暴亂中有言有行者，必須講清楚，寫清楚（寫的材料入檔案），並予處分；第二種，無言有行者，要說清楚（寫的也入檔案），但不予處分；第三種，有言無行者，說一說，交代一下就行了。類似這種方法進行整頓的，不只是統戰部。可見，儘管中央文件規定得很嚴格，但一到各單位就「各顯神通」了。

統戰部是屬於派工作組的單位，工作組由中全會以後，仍然有些部門的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或者繼續包庇在動亂、暴亂中有嚴重問題的人和事，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部長簽發的，明顯地是想找閻氏的「罪行」，但却一無所獲。閻明復自八五年任統戰部長以來，即以其開明形象贏得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海外人士的好感。他於八六年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八七年當選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後，堪稱中共對時潮的統戰王牌。但在今次學潮中他却犯了私自到天安門和學生對話的「錯誤」，而統戰部一局和六局又沒有搞好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結果他被免去書記處書記之職。有些知名人士還因他的失態而於「六四」後案家出國，如果他們知道閻氏還在受審查，肯定更加擔憂。最近消息說，隨着批胡的升級，閻氏已被迫交代問題，可能有大難。

北京民間的政治妙語

儘管從黨內到黨外，從上層到下層，都在整肅、清洗，氣氛相當緊張，但是北京民間仍然時有與官方觀點相悖的引人發笑的政治妙語出現。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佈的中共新常委名單中沒有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人民日報社當天即接到北京一郊區農民一的電話說：中央英明決策，我們堅決擁護，遺憾的是我們市長的兩位好領導，平亂之功居首，竟然一個也沒有進入常委，實在太不公平，我們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後來新華社也接到類似的電話，只不過打電話者自稱河南人，弄的河南腔。據說接電話者都迅速將內容傳與同仁，大家聽後心照不宣，各自會心微笑！

在目前的組織清洗中，當局又要人們表態。北京人也應付自如。對「怎樣看待平亂」的問題，他們答稱：「我們緊跟中央就不會錯，中央現在平亂必要，將來平反也必要。」對「怎樣評價趙紫陽」的問題，他們答道：「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但總書記個人不偉大、不光榮、不正確。」對「怎樣評價過的智囊團」問題，他們答曰：「黨內每次路線鬥爭查出誰首者及其一批人，都是正確的，後來對受路線鬥爭者進的人都予平反，也是正確的。」答話之妙，據說即使主持人有所不測，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除政治妙語外，在北京，私下指摘當局做法自相矛盾者，也不乏其人。有的問：「現在既然肯定大多數人動機是好的，爲什麼即按極少數極少數搗亂者的行爲將學運定性爲動亂？」也有問：「現在反對自由化，一切做法和文革時期的極左手法一模一樣，文革已被否定，爲什麼還要用其手法來整人？」還有問：「現在，理論、文藝、新聞中的是非都不容討論，難道真理一律，一言堂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難道共產黨執政的天下，永遠沒有言論自由？」在左調橫行的時候，這些疑問是得不到正確答案的。

王震要流放四千人到新疆

中共正進行「雙清」運動

■本刊記者


■王震。

自鄧小平宣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江澤民接替以後，北京情勢，仍然帶有火藥味，呈現外鬆內緊，特別針對黨內的整肅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好像蜻蜓的兩隻翅，正在伸出夾緊，將政治氣氛弄得非常低沉，且具恐怖色彩。

對民主運動一貫主張鎮壓的「國家副主席」王震，最近在北京一次黨內會議上宣稱，可以把在北京的與黨（指共產黨）懷二心的知識分子，抓四千人送到新疆去，讓他們在那裏流放改造。王震曾主持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知道那裡有好多個農場，其中一個剛好容四千人。

王震的一句話，使北京知識界人士，人人自危，不知什麼時候厄運將臨到自己頭上。著名中國畫家李可染四日在北京突然逝世，與王震製造的恐怖氣氛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雖然不可能送他到新疆，但李可染向來膽小怕事，五日上午十時半突然有中共文化部的兩位官員找上門來，恐怕大禍臨頭。而他們是去向李可染了解藝術界六、四前後情況的，李一急之下，腦血管爆裂，家人但見牙關緊閉，還來不及送醫搶救，就與世長辭了。

一代國畫大師的崩逝，更使北京知識界人士有黑雲壓城之感。

在保守派整知識分子的同時，北京對所有國家幹部發動了「雙清」運動，清思想，清言行。首先從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點名的二百五十多司局級幹部清起，規定按四個段落交代問題：第一，自胡耀邦逝世至五．一九趙紫陽下台；第二，自五．二〇戒嚴令至六．四；第三，六．四當天；第四，六．四以後迄今，最「妙」的是過令每個人交代所謂「原始思想」，比如，六．四當你聽到第一聲槍響時，你第一個動念是什麼？

在幹部被迫交代時，還規定要把他所知道的其他人的情況一併寫出來。

截至十一月底爲止，二百多司局級幹部已普遍交代了七次。其中一百五十多人受到了處理，從開除出黨，到奪公職，降職降薪，其餘記過處分，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在動令檢查的司局級幹部中，有七個副部長級的幹部。其中最典型的是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廣播電視部副部長謝文清，開除出黨，降兩級，監督使用。

李鵬、姚依林在倒趙的同時，就作出決定，要剷除趙紫陽在黨內的基礎，他們認爲司局級幹部都是位居要職，必須來一個大清洗，才能斬除趙復辟的根苗。江澤民上台後，基於個人的利益，也認爲李姚的決定是對的，故要求徹底乾淨地進行清理，以免「堡壘從內部攻破」，故開把北京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但是，參加「雙清」運動的幹部，絕大多數對運動的態度是冷漠的，他們只交代自己的問題，盡量不牽扯別人。所以檢舉揭發的極少。這是與歷次運動不同的一個特點。與此同時，出現了很多自覺的「兩面派」，他們在學習會上沉痛地檢查自己，而回到家裡對着家人大罵「他媽的」！◎ 開放半月刊 1989/12/16

中共的大清洗運動

李渝

曾經宣佈過不再搞政治運動的鄧政權，事實上從來沒有停止過政治運動。「六．四」事件本身就是中共統治中國四十年來超大型的政治運動；而「六．四」事件之後的大清查和重新登記黨員的運動，則已持續了半年，至今仍然沒有結束的迹象。最近報紙消息：元旦之後，北京的各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各直屬機關、北京市黨政機關、全國人大機關的中共黨員們，開始了爲期六十小時的「新一輪」的政治學習。預計春節前，此次學習班將告結束，「中共黨員們將全部重新登記，一批中共中高層官員將被開除。」

去年十一月上旬，中共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之前，已對各級黨、政、軍機關黨員，作過一次黨員登記。當時東歐除羅馬尼亞外都已發生大變化，特別是中共派出姚依林去親自傳授鎮壓經驗的東德，共黨頭子昂納克已經下台。中共爲預防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已經作出決定，重新組織了「清查領導小組」，把副部長級以上的領導幹部逐個審查過關，認爲同情趙紫陽的、同情學運的或者「軟弱的」領導幹部作了調職或者革職，甚或抓進監獄。這次又重新進行學習審查以及重新登記，顯然與中共的心腹死黨蘇西斯古被羅馬尼亞人民處決有關。人民高興的事中共自然認爲是可怕的事。一隊「不沉的社會主義巨輪」一夜之間就翻船沉沒，其舵手齊西斯古連逃往中國的機會也來不及，就被羅馬尼亞工人捕獲而送往軍營，且被即時處決。這情景是多麼可怕啊！正如李鵬哀嘆的：「有些老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吃不下飯、睡不着覺。」由工人捕捉共產黨領袖，再次說明共產黨同工人階級是對立的。

中共現在重炒冷飯，即使春節前在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機關的審查能夠結束，也僅是在首都一地，而全國各地那麼多黨、政、軍機關，又要審查到何時才能「結束」？我敢斷定，中共的大清查永遠不可能結束，而且也永遠清查不完。因爲即使老的「反革命」或「動搖份子」清查完之後，很快又會產生出一批新的「反革命」和「動搖份子」來，這是極權專制制度下不可抗拒的規律。但如果反轉過來，例如把鄧、李、楊和鵬國狹民的「八老」打成爲反革命而清除，而且把極權專制制度轉變爲民主制度，那麼，就不可能再產生新的反革命份子了。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反革命就是蘇西斯古、昂納克、金日成和中國「八老」以及李鵬之流的人物。一切反民主潮流的都是反革命。這批人被消滅了，或者自然淘汰了，也就很少可能再有新生的反革命了。

中共清查運動的來龍去脈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在中國發生的學生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群衆運動，中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黨、政機關幹部和農民都捲進去了。中共的內部資料顯示：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北京地區參加遊行示威的單位有：北大、清大、人大、師大等高等學府五十八所；中等專科和中等技術學校三十一所；北京市一中等中小學一百三十多所；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出版單位七十多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科研機構五十多家；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機關單位六十多個；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十多個；首鋼、北京重型機器廠等工礦企業二百多家。此外，外地來京聲援的各地高等學校有八十五所。

李鵬用「國務院」的名義於五月二十日宣佈戒嚴，但北京的遊行示威一直沒有間斷。單在六月三日，參加遊行示威的單位有：高等院校增爲六十一所；中央和國家機關單位增至一百一十二個；民主黨派四個，還有外地來京的高等院校增至三百三十二所。

內部資料同時顯示：全國共有八十四個城市、六百餘所高等院校約二百八十萬學生參加了示威遊行。至於農民參與堵截軍隊人城或參與遊行的多少，中共的資料沒有統計。但所知，北京郊區縣凡是有軍車路過的地方，當地的農民都自發地參與堵截；不僅北京有，其他地方亦一樣。據事後傅秉耀軍長寫的《解放軍文藝》一九八九年第九期上一，記述了他的集團軍從山東調往北京途中被圍的情況：「這時，天還沒有黑，每個路口都聚滿了堵車的人羣。」「通話機裡傳出鄧六金的聲音：『我部在秦皇島受阻！』『我部在山海關受阻！』『我部在山海關受阻！』『我命令司機衝過去！』我命令司機衝過去！』」。總之，凡有軍隊出動的地方，當地農民、工人自發去阻擋、也沒有人去指揮。而且可以肯定，農民中的共產黨員，也同城市中的共產黨員一樣，不少是自發參與這一愛國民主運動和堵截軍隊的。

五月的愛國民主運動有大量的學生頭頭和知識界出頭露面的人物，以及在學運期間公開帶明退黨者。而後逮捕和遠走高飛者。而後逮捕和遠在學運期間公開帶明退黨者。而後逮捕和遠決戒嚴部隊不執行命令向人民開槍的軍官和士兵。繼而清查和調整各黨、政、軍部門的領導班子等等。連同捕捉民運人士和公開槍決一批搶車者等人士一起，構成了整個社會恐怖異常。

清查十九種人

七月下旬，中共中央頒發了批轉中紀委關於清查十九種人的四號文件，要求中央各機關和國家機關以及省級機關人人過關。此文件只限於口頭傳達，印數極少，由鄧、李、楊認爲靠得住的人掌握。這十九種人分爲兩大類：一是打擊對象，十種；一是清理對象，九種。所謂「打擊對象」，就是要逮捕坐牢甚至槍決的；所謂「清理對象」，就是要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逮捕畢竟當然也要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

打擊對象十種：

1、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上要是：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同國外、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或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參與組織、策劃反革命暴亂的人。

2、非法組織的頭頭和骨幹份子。

3、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人，包括製造政治謠言，書寫、印刷、組織、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發表反革命言論、宣傳煽動暴亂的人。

4、襲擊、殘害、綁架軍警人員的人，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警物資器材的人，砸、燒軍警車輛的人。

5、在反革命暴亂期間進行其他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活動的犯罪份子。

6、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枝彈藥拒不交出或擅自處理的人。

7、包庇、窩藏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份子的人。

8、聚集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聚衆堵塞交通或破壞交通秩序而造成嚴重後果的首要份子。

9、在反革命暴亂中犯有其他罪行的人

10、對檢舉揭發上述罪行者實行報復陷害的人。

清理對象九種：

1、與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有聯繫的人。

2、動亂、暴亂期間與國外、境外可疑人員有聯繫的人。

3、參加非法組織的人。

4、支持動亂、暴亂，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

5、傳播大量政治謠言的人。

6、參與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圍堵解放軍、設置路障堵塞交通的人。

7、大量資助動亂、暴亂的人。

8、洩露國家機密的人。

9、有其他可疑情況需要清查的人。

在傳達清查十九種人的同時，北京還設立了數百個「舉報中心」，全國各地——特別是沿海省份，也嚴守把關防止上述人士外逃，弄得全國一片白色恐怖。

強調階級鬥爭觀念

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新提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長宋平召開了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於二十一日到會發表講話，對清查工作作了加熱，他強調清黨工作要「嚴」，要警惕中央高層領導幹部中的「騎牆派」，並強調一不可低估「國際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和「國際敵對勢力企圖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對中共所造成的影響」；二是不可低估「趙紫陽的錯誤所造成的危害」；三是不可低估「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對中共建設的破壞」，云云。

在二十二日的閉幕會議上，中央組織部長宋平大聲疾呼說「不能沒有階級鬥爭觀念，不能丟棄階級分析方法。」並指出五、六月間的「動亂」和「暴亂」的策劃者、煽動者和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有些在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工作，並且擔任着重要領導職務。」宋平繼而指出八種現象：

1、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書寫、散發反對黨的聲明，公開同中央對抗。

2、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帶頭參加或者支持非法遊行示威。

3、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帶頭反對《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帶頭反對戒嚴。

4、有的黨員在「動亂」和「暴亂」期間製造和傳播謠言。

5、有些黨員在鬥爭關鍵時刻政治上動搖，提出退黨；有的還組織策劃集體退黨；有的在退黨聲明中「惡毒攻擊」中共中央。

6、爲數不少共產黨員在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忘記是一個共產黨員，任由反革命份子煽動暴亂。

7、有些黨員甚至老黨員，公開發出各種呼籲書、公開信，替罪犯中的反革命罪犯要求「大赦」。

8、有些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在四中全會之後和發出清查十九種人後，仍然繼續包庇在「動亂」和「暴亂」中有嚴重問題的人和事；或者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宋平繼而指出今後的組織路綫，提拔幹部，要將革命化放在首位。

廣大黨員幹部抵制清查運動

鄧、李、楊政權派兵鎮壓北京學生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已是不得人心之舉，遭到全世界華人的聲討和外國政府的經濟政治制裁，「六・四」屠城後，又毫不放鬆地相捕民運人士，這樣首先引出的惡果是近十萬名留學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法國、西德、英國等國家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大部份不願歸國，並且爲自己採取了「不歸路」的措施，紛紛組織留學生自治會或參加民主中國陣綫。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還組織了「集體退黨」（中共公派留學生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共產黨員，自費留學生其中也有一半是共產黨員）。再一個結果是駐在國外的外交人員，「六・四」事件之後的一個月之內，中共叛逃的外交人員（無疑全都是黨員幹部）共七十七名，中途返回者一人，實跑了七十六人，包括屬正式外交官員的十七名、其中官銜最高的是駐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趙復三（副部長級）。

在國內無法擺脫鄧、李、楊中央政權的幹部，則表面上服從中央政府的領導，心底裡却與鄧、李、楊殺人政權劃清界綫。據報導，由於在北京的各大機關的中共幹部普遍參加了各種形式的聲援民運的活動，許多部門的負責人都採取了「法不責衆」的態度，保護部屬過關，以避免鬥爭擴大化。

鄧、李、楊政權要求在北京黨政機關每位幹部和大學教師檢查交代從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的活動，這段時間做了什麼事，去了哪裡，和誰接觸，都要逐日交代，並且要找證明人證明，簽字。他們便互相證明「在家」、「在辦公室」、「在圖書館」，勇敢簽上自己的名字。

八、九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及中紀委又發下特別多的「學習資料」給大家洗腦，如《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堅決擁護黨中央政策、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鄧小平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勵之的頑固》、《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等等，與之配合的還有《平亂眞相》、《血與火的考驗》等四部僞造的「電視記錄」片。人們在「學習討論」時，幾乎人人都照一學習資料」唸一遍。

十月初，中共中央又發下九號、十號紅頭文件，對北京各大機關重新登記黨員作政策性的指示，如規定：凡在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參加遊行及各種聲援暴亂活動的中共黨員將不予追究；而在五月二十五日戒嚴令頒佈之後仍然參加此類活動的黨員，則必須受黨紀處分。當然人們不會輕易相信中共的宣傳，而且文件仍然說「將清查工作進行到底，徹底清除隱患」。但畢竟已使廣大黨員幹部鬆了一口氣。

清查後果評估

首先是影響到軍心不穩。被中共的理論，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又對軍隊大大誇耀一番，說軍隊「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面對着死亡毫不含糊，從容就義」。但不久戒嚴部隊就逐漸了解到：在六月三日、四日進軍天安門過程中不願向人民開槍而被即時處決的官兵有二十多人（被亂槍誤傷的不算在內），事後又清查出不服從命令，同情學運，或臨陣逃脫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而被槍決的官兵有五十餘名，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官兵二百數十名。其中第三十八集團軍軍長李際均被判處徒刑十年一。戒嚴部隊在駐京的日子裡也逐漸了解到北京學生和市民示威遊行的性質和演變過程，老百姓爲什麼會有堵截軍車的自發行爲。許多官兵逐漸覺悟到：他們屠殺的絕不是什麼「反革命暴徒」，而是愛國同胞，是愛國父母和愛國兄弟姊妹。他們無法再心安理得，有的竟造成精神分裂，有的則暗中組織力量打算掉轉槍頭「反擊一戈」。據中共一份機密文件透露，自「六・四」事件以來，在滇陽部隊、北京部隊、南京部隊中，都發現有「反革命組織」。其中北京部隊發現的秘密組織「戰士委員會」，共有成員二十多名，其首要份子是北京裝甲部隊某營四連一位副政治指導員（已被槍決），二十三人被補。另有海軍駐京部隊保衛部破獲的秘密組織「軍人之魂」，涉及的成員有十多位。此外尚有未破獲的秘密組織。海外的「民主中國陣綫」成立之後，立即傳遍了國內。雖然部隊進行嚴密的新聞封鎖，但仍然有不少官兵被得此消息。現在內地暗中流傳着，原成警部隊已有人組織了「人民力量陣綫」，以配合「民主中國陣綫」。

由此看，中共當權派出動人民軍隊鎮壓人民，實在爲自己挖掘了墳墓。

第二是影響到黨政幹部的素質。在這十年內出現的高素質的共產黨員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蘇紹智、嚴家其、金觀濤、數晴等等傑出人物，被中共抓的抓、開除的開除，以及逃的逃，剩下的都是低素質的黨員。

十一月中旬，一位已退休的北京中央樂團的小提琴家赴美國途經香港時與我會面，說到現在「重新登記黨員」的問題時，他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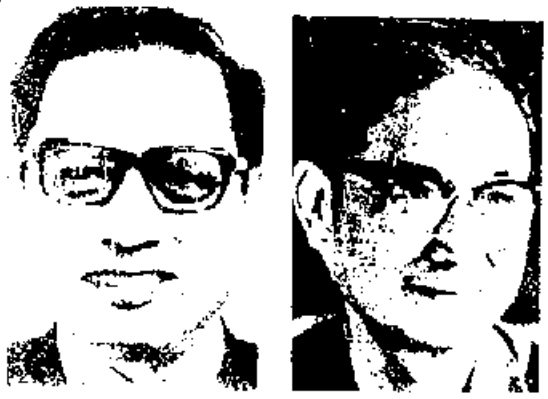
計，在文藝「教育機關和科研機關，至少有三分之一或一半的黨員不願登記，政府機關也有許多人不願登記，並趁此機會退黨。因爲黨早已失去民心，做黨員不再感到光榮，而是恥辱，但你若「公開聲明退黨」則將「被抓進麥城監獄」，所以趁「重新登記黨員」而不登記是退黨的最好時機了。這位小提琴家赴美國不是公幹，而是「探親」，因他的女兒在美國。他也是黨員，有登記但尚未批准。他之所以「登記」，怕市於不去登記被懷疑爲「與黨疏遠」而取消他的「美國探親」的機會。

由此看，這裡產生一個問題：是正直的共產黨員開除中共多些（即不登記），抑或是中共開除正直的黨員多些？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開除共產黨」或「被共產黨開除」，結果都一樣，就是高素質的黨員大大減少，而低素質的黨員則大大增加。

但同時也可以肯定：鄧、李、楊政權企圖以「六、四」劊機來消除異己、斬草除根來達到「排除隱患」的目的，則永遠要落空。中共如果不學習匈共自覺改造自己成爲社會黨，則羅馬尼亞事件必然在中國翻版。蘇西斯古隨時都在等待着鄧、李、楊集團及「稱國八老」在陰間會面。

一九九〇年一月六日



喬石（左）與宋平（右）：絕不手軟！

白色恐怖下的大清查

本刊特約記者　賀少明

北京各級檢查機關這麼辦了所謂舉報中心。其結果是加劇了人民羣衆的矛盾，成爲壞人整好人、好人整好人的中心。人們用這個舉報中心打擊報復、互相陷害。

由於法制不健全，所以某某人被舉報之後，公安機關馬上先立案審查，被舉報的人無論有無事實根據，按查機關馬上會通知所在單位保衛部門。因此，這個人立即會成爲保衛部門重點注意對象。在沒有審查清楚之前，不許出國、不許出差、不許請假、不許調動工作、不許「亂說亂動」，每天必須按時出勤，並到保衛部門報到。不少人也於無辜被舉報、無罪被追查，被迫瘋了。舉報中心的做法是，先撒大網，後抓魚，有多少抓多少，錯吃多少吐多少（指退賠財物），寧可錯抓十個，也不放過一個。這就叫人民專政。

出此可見階級鬥爭已在中國大陸死灰復燃，而且愈演愈烈。

關於清查十九種人的中共中央文件

（由於文件只限於口頭傳達，因此外傳的多是傳達時的筆記，這是所載是文件的原文。）

打擊對象

一、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主要是：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同國外、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或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參與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的人。

二、非法組織的頭頭和骨幹分子。

三、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人，包括製造政治謠言、書寫、印刷、組織、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發表反革命言論、宣傳煽動暴亂的人。

四、糾集、煽害、綁架軍警人員的人，搶奪槍枝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器材的人，砸燒軍用車輛的人。

五、在反革命暴亂期間進行其他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活動的犯罪分子。

六、持有或煽動隊伍的槍枝彈藥拒不交出或搶劫武器彈藥的人。

七、包庇、窩藏反革命暴亂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人。

八、聚衆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聚衆堵塞交通或破壞交通秩序而造成嚴重後果的首要分子。

九、在反革命暴亂中犯有其他罪行的人。

十、對檢舉揭發上述罪行者實行報復陷害的人。

清理對象

一、與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有聯繫的人。

二、動亂、暴亂期間與國外、境外可疑人員有聯繫的人。

三、參加非法組織的人。

四、支持動亂、暴亂、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

五、傳播大量政治謠言的人。

六、參與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圍堵解放軍、設置路障堵塞交通的人。

七、大量資助動亂、暴亂的人。

八、洩露國家機密的人。

九、有其他可疑情況需要查清的人。

清查、鎮暴工作方案請示

黨中央、國務院：

北京持續一個多月的動亂發展為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敵情的嚴重性，如不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份子，就會永無寧日。必須全黨動員，首長負責，放手發動群衆，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份子。為此，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指導思想

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清查反革命暴亂份子和暴亂中的其他刑事犯罪份子，清查他們的罪行，挖出他們的後台，依法及時從嚴懲處，做到除惡務盡，不留後患。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孤立和打擊最頑固的敵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必須下最大決心，用足夠的時間，投入很大的力量來抓，絕不手軟，絕不半途而廢，否則後患無窮，將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二、目的、要求

對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非法組織頭頭的陰謀活動，要逐一查清；對反革命暴亂中發生的重大打、砸、搶、燒、殺事件，要逐件查清；對逃跑的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份子，要全部清拿歸案；對被煽動和欺騙的份子，要及時抓獲。對公然拒捕者，或敵對部隊，警察有權依法就地強行處置。

3、對罪衆事後的、現場隊伍中揪出來的、醫院傷員中發現的以及在押犯供出的反革命暴亂份子線索，要迅速組織查證、搜捕，並通過審訊擴大戰果。

4、對旅店、酒吧、車站、外地包工隊住地、農民出租房等復雜場所，組織地毯式全面性的大清查，對可疑人員予以收容審查，從中深挖暴亂份子。

(四)對已查獲的暴亂份子，要依法處理。凡經司法機關處理的案犯，都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務必搞準，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對罪行特別嚴重、證據確鑿的暴亂份子，檢察院、法院要和公安機關密切配合，提前介入，依法快捕、快審、快判。罪該處死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並召開宣判大會，公開宣判，藉以教育、發動群衆，震懾犯罪份子。

審理中要加強政治攻勢，促使暴亂份子分化瓦解，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

三、打擊對象

1、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主要是：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同國外、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或向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參與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的人；

2、非法組織的頭頭和骨幹份子；

3、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人，包括製造政治謠言，書寫、印刷、組織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發表反革命言論宣傳煽動暴亂的人；

4、毆擊、殘害、綁架軍警人員的人，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需物資、器材的人，砸燒軍用車輛的人；

5、在反革命暴亂期間進行其他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活動的犯罪份子；

6、持有破壞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藥拒不交出或擅自處理的人；

7、包庇、窩藏反革命暴亂份子和其他刑事犯罪份子的人；

8、聚衆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聚衆堵塞交通或破壞交通秩序而造成嚴重後果的首要份子；

9、在反革命暴亂中犯有其他罪行的人；

10、對煽惑指發上述罪行者實行報復陷害的人。

四、步驟、措施

(一)大造輿論。要有力地揭露反革命暴亂策劃、組織者的陰謀活動和罪惡目的；揭露反革命暴亂份子的醜惡面目和兇殘手段；揭露國外、境外敵對勢力插手我國內事務的幕後活動；揭露煽動反革命暴亂的政治謠言，駁斥對黨和政府的惡毒攻擊。充分地宣傳、教育群衆，爭取絕大多數群衆包括一時不明真相或心存疑慮的群衆，與黨和政府站在一起，共同對敵反革命暴亂份子。

(二)深入發動群衆揭發檢舉。在做好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群衆覺悟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方式廣泛開展檢舉揭發。發生反革命暴亂的重點地區和參與動亂、暴亂人數較多的重點單位，要組織群衆反復收看現場錄相，辨認暴徒和現場煽動者、指揮者。要做好知情人的工作，解除他們的顧慮。各縣縣、鄉鎮、街道、各部門、各機關、各單位，都要組成專門班子，負責舉報工作，對群衆檢舉材料逐件登記，徹底清查，核轉的要立即轉，並切實認真檢舉人保密，保護可能遭到報復的檢舉人。

(三)深入調查摸底。對沒有改造好的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四人幫」殘渣餘孽和其他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人，以及對黨和政府嚴重抵觸不滿的人，要普遍調查摸底，查清他們在動亂、暴亂期間的動向，從中發現反革命暴亂份子。

四大力搜捕暴亂份子，堅決打擊現行犯罪份子。公安幹警、武警、國家安全工作人員、保衛人員、民兵、群衆治安聯防隊、維護秩序工作隊等要和戒嚴部隊密切配合，大力搜捕反革命暴亂份子，收繳槍支、兇器，打擊現行犯罪份子。

1、對已掌握的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組織者，打、砸、搶、燒、殺的份子，在京煽動暴亂的境外人員，拒不投案自首的非法組織頭頭，公安、國家安全機關要組織專門力量搜捕，不使漏網；對已逃往外地的，立即通緝，請求外地協助緝拿歸案；要加強邊防檢查，設卡堵截，採取切實措施，嚴防暴亂份子逃往國外、境外。

2、組織軍、警、民聯合小分隊，在重點地區加強巡邏、盤查、蹲守，主動出擊。對繼續打、砸、搶、燒、殺的暴亂份子，設置路障、破壞交通的份子，張貼散發反動傳單標語、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份子，要及時抓獲。對公然拒捕者，或敵對部隊，警察有權依法就地強行處置。

3、對罪衆事後的、現場隊伍中揪出來的、醫院傷員中發現的以及在押犯供出的反革命暴亂份子線索，要迅速組織查證、搜捕，並通過審訊擴大戰果。

4、對旅店、酒吧、車站、外地包工隊住地、農民出租房等復雜場所，組織地毯式全面性的大清查，對可疑人員予以收容審查，從中深挖暴亂份子。

(四)對已查獲的暴亂份子，要依法處理。凡經司法機關處理的案犯，都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務必搞準，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對罪行特別嚴重、證據確鑿的暴亂份子，檢察院、法院要和公安機關密切配合，提前介入，依法快捕、快審、快判。罪該處死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並召開宣判大會，公開宣判，藉以教育、發動群衆，震懾犯罪份子。

審理中要加強政治攻勢，促使暴亂份子分化瓦解，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

五、認真清理，純潔內部

大量事實證明，在一些單位內部人員中混雜有不純份子，這些人與這次動亂、暴亂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徹底清理，危害極大，必須認真加以解決。

內部清理對象，除上述打砸對象外，還應包括：與反革命暴亂的策劃、組織者有聯繫的人；動亂、暴亂期間與國外、境外可疑人員有頻繁的人；參加非法組織的人；支持動亂、暴亂的人；煽惑國家機密的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傳播大量政治謠言的人，參與衝擊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圍堵解放軍、設置路障堵塞交通的人；大量資助動亂、暴亂的人；煽惑國家機密的人；有其他可疑情況需要查清的人。

內部清理中，要以各級領導班子和要害部位為重點，必須確保純潔。

這次內部清理，不搞人人過關。要圍繞反革命打、砸、搶、燒、殺等作和政治謠言的來龍去脈，查清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

經過清理不夠刑事處罰而錯誤嚴重的人員，應區別情況給予必要的黨紀、政紀處分；不適合在領導崗位或要害部門工作的，應堅決調離。

六、嚴格執行政策

要堅決執行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有關通告。對投案自首者從寬處理；對匿藏、逃跑、繼續作惡的犯罪份子要依法嚴懲；對檢舉揭發反革命暴亂份子有功者給予獎勵；對包庇、窩藏犯罪份子者依法從重處理。

必須查明事實，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把受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較深、有一般自由化言論的人，與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搞政治陰謀的人區別開來；把一般言論、傳播、發洩不滿言論的人，與鼓動造謠言、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人區別開來；把六月三日以前參加廣場遊行、絕食和有過激言行的人，與參

加反革命暴亂的人區別開來；把因受蒙蔽而參與設置路障、阻塞車輛的人，與煽動、組織暴亂活動的骨幹份子和反革命暴徒區別開來；把受人唆使張貼、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小字報的群衆和組織傳播者區別開來。對前一種人，主要是進行正面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認識，吸取教訓；錯誤嚴重的，可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後一種人，則必須依法從重懲處。

清查、清理工作要重證據，防止別有用心的人挾嫌報復。對惜敗誣陷他人者，一經查實要依法懲處。

七、組織領導

市委、市政府成立清查反革命暴亂份子領導小組，由市委主要領導同志任組長，成員部門的領導參加。各區縣、街道、鄉鎮、各局、總公司、工廠企業、各機關、團體、學校和獨立事業單位，都要在黨委（黨組）領導下，層層建立清查領導小組，由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抓。要抽調可靠人員，組成強有力的清查辦公室，負責具體工作。凡政治上動搖、表現不好的，不能參加清查工作。領導班子不可缺的，要立即進行調整。市委將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對此項工作進行動員部署。各級清查領導小組，要根據本地區、本系統、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制定具體工作計劃，迅速開展工作。

社會面上的清查工作由各區縣、街道、鄉鎮黨委負責領導；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的清查工作由各系統、各單位黨委負責領導；在京的中央單位的清查工作由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負責領導。高等院校的清查工作另行部署。

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在清查中發現重要情況，要按保衛工作關係，及時報告公安機關。對在社會上發現的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人員的重要情況，有關單位要積極配合當地公安機關進行查證。清查出的反革命暴亂份子，需要依法處理的，及時移送司法機關。

遵照方案落否，請批示。

中共北京市委員會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文件：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人民政府，各大軍區黨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各人民團體：

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關於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份子的工作方案的請示」，現轉發給你們。一切在京單位，包括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都要認眞執行，負責地做好本單位的清查工作。其他省、市、自治區的情況同北京市的情況不盡相同，可參考北京市的做法，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訂自己的工作方案，並報告中央。

黨中央、國務院認爲，現在北京市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各地制止動亂的鬪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但局勢尚未完全不定，鬪爭是長期、艱巨和複雜的。一些反革命暴亂份子和製造動亂的嚴重犯罪份子尚未繩奉歸案，如果讓他們逍遙法外，必將後患無窮，國無寧日，民無寧日。必須認眞貫徹鄧小平同志最近的三次重要講話和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下定決心，乘勝前進，把平息暴亂和制止動亂的鬪爭堅決進行到底。

北京市和所有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都必須在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由主要領導同志負責，組織專門班子，充份發動和依靠群衆，從追查幕後的重點事件、重點單位和重點對象的問題入手，深入開展清查工作。要千方百計地把那些製造暴亂、動亂的策劃者、組織者和幕後指揮者，各種非法組織的頭頭、骨幹份子進行打、砸、搶、燒、殺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份子徹底清查出來，及時依法從嚴懲處，以進一步穩定局勢，消除後患。從潰次動亂和暴亂中看出，有些黨政領導機關、要害部門被重不純，這是一大政治隱患，有必要進行一次徹底清理。這項工作一般由本單位黨政領導掌握進行，問題多的單位，可以組織專門班子，並發動群衆檢舉揭發，號召有問題的人主動檢查交代自己的問題。領導班子不純的單位，由上級派專門小組幫助清查，並可吸收政治上強、身體較好的退下來的老同志參加。上述清查和清理工作要作爲今年內的一件大事來抓，不搞濫殺決不罷休。

在這場鬪爭中，既要態度堅決，舍不手被，又要實事求是，防止擴大打擊面。要嚴格依法辦事，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以事實爲根據，以法律爲準繩；堅決執行政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多做分化瓦解工作，既狠又準地鎮壓打擊少數嚴重犯罪份子，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對人的處理要堅持寬嚴結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該嚴的一定要嚴，該寬的一定要寬。對於一時不明眞相而參加過遊行、靜坐、絕食和聲援的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主要是教育問題，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提高認識，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可不予追究；錯誤嚴重的，可按黨紀、政紀、校規處理。其中主動檢查交代，認錯態度好的，也可以減輕或免予處分。在這方面，黨政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要嚴於一般機關單位。不適合在學校和企事業單位、黨政領導機關和要害部門工作的人，必須堅決調離。有違法犯罪行爲的，不論是什麼人，都必須堅決依法嚴肅處理。罪大惡極、非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必須堅決殺掉；有從輕情節、可殺可不殺的，盡量不殺。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文明執法，嚴禁逼供信。

清查工作是一場尖銳的鬪爭，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強首腦要害部位的安全保衛工作，嚴密防範反革命暴亂份子報復破壞。

在清查處理各種犯罪份子中，宣傳報導要掌握適度，注意對內的社會效果和對外的政治影響。抓人的數字不要公開報導。判處死刑的案件選擇典型適當報導，不宜過多；報導時，要把罪犯的主要罪行說清楚，有前科的要加以說明。

各地、各部門都要在鬪爭中深入持久地開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教育、法制教育和艱苦奮鬪的教育，即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力加強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消除各種不安定因素，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要進一步加強政法工作，從體制、編制、經費、裝備等方面加強公安機關、武警部隊和政法隊伍的建設，強化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要繼續開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和整頓治安秩序的專項鬪爭，堅決打擊各種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大力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社會面的管理控制，切實做好對刑滿釋放、解除勞教、社會閒散人員和外來人口的管理教育工作，嚴防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要抓緊在遊行、靜坐、絕食中的一些骨幹，凡家在北京市的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人員，今後一般不准返京，送農場安置勞動。已經放回而沒有重新聚衆、表現不好、有違法犯罪可能的，也可以再收容起來送農場勞動。要總結留城就業的已有經驗，盡快制定有關法律。北京市要研究制定流動人口管理辦法，限制外地閒散人員來京，以維護首都良好的社會秩序。

中央決定，由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負責指導清查打擊反革命暴亂份子和製造動亂的嚴重犯罪份子的工作，內部清理工作由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共同負責指導。各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和問題，隨時報告中央。

中共中央國務院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

（此件發至省、軍級）

批鬥・清黨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246	翻臉成仇！趙紫陽挑戰鄧小平	百	1/6/89	3/4
247	趙紫陽失勢說明了什麼（林衡）	九	6/89	43/45
248	撒天羅地網扳倒趙紫陽　圖清洗羽翼泡製黑名單（曾瑞）	百	16/6/89	5/6
250	主將一倒「趙系」分明離析	亞	9/7/89	13
251	中南海高層鬥爭眞相（穆望）	鏡	6/89	18/25
255	中共高層權力大攤牌（齊辛）	九	6/89	19/22
257	中共的大分裂（羅冰）	爭	6/89	5/10
259	中共高層改組內情（弓文）	鏡	7/89	32/34
260	圍中央挨整（賀少明）	爭	9/89	12
261	批趙公開升溫　反資成爲主調（張沐）	鏡	8/89	40/43
263	極左全面復辟（馬平川）	爭	9/89	46/47
264	今年內五中全會定新策　鄧小平正謀交接班體制（張沐）	鏡	9/89	20/23
266	鄧小平最近重提卸職全退　江與楊分黨和國家軍職（張沐）	鏡	10/89	36/39
268	鄧小平稱外交不會「一面倒」闡明復諸政要「五中」定流淨（張沐）	鏡	11/89	46/49
270	趙紫陽智囊團成員的命運（陳文鴻）	明	11/89	30/33
272	海南省長梁湘成爲祭羊（尚小玉）	中	11/89	22
272	從梁湘看中共整人劣行（歐陽明朗）	爭	10/89	24
273	「蛇口風波」要算帳（尚彤）	九	10/89	74/75
274	海南省長梁湘罷官內幕（何頻）	九	10/89	76/77
275	梁湘被撤職的背後（王路）	南	9/89	10/11
276	中央機關整頓黑名單　258名幹部榜上有名（郭峯）	當	2/12/89	4
277	中共加緊控制軍隊的新招（萬里行）	當	30/12/89	6/7
277	秋後算帳到武警（何伯施）	當	17/12/89	8
278	全國軍隊一級戒備（何伯施）	當	30/12/89	7/8
279	中南海大震撼（羅冰）	爭	1/90	6/8
280	老虎裝牙：中共強化武警鎮壓力量（曾慧燕）	百	16/1/90	6/7
281	公安系統的清洗（梁逸）	當	3/2/90	8
282	下一個整肅目標：國安郭（昆侖）	中	1/90	27/28
283	中共加強武力統治	當	3/90	7/8
284	鄧小平的調虎離山計	解	3/90	16/17

翻臉成仇！趙紫陽挑戰鄧小平

■本刊記者

趙紫陽與胡耀邦之積怨，招惹下台之禍；而且由於他不服「平反」，做起事內激烈無比的鬥爭，甚至由內鬨而出賣到革除，致令北京動危，全國都在內戰恐懼籠罩之中。

踏入五月二十五日後，每天都聽傳聞要佈趙紫陽罪行於下台消息，可是每一天夜幕低垂之際，都證明傳言失實。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李鵬集團在羅織罪名之後，遲遲傳達，以爲先統一思想，好向趙狠狠砸刀。最早得悉特檢其脫藏：稱趙爲反革命集團、反黨集團，誰料聽者情緒極強抵觸，有哄堂大笑者，有默然不語者，總之不甚支持，弄得保守派說有退膛，改爲犯「嚴重錯誤」。直至五月二十九日，仍未能確定。難保不住總書記之位已肯定，可是罪名有多嚴重，株連多廣未明朗，目下仍是一場持續的鬥爭。

驚心動魄的學生運動

從四月中旬至五月底，首都北京經歷着一場又一場驚心動魄的運動，其規模與其戲劇性的變化，均前所未有。一場愛國學生運動，至今已演變爲中共高層你死我活的鬥爭，甚至可能是一場軍事政變。中南海內爲權力私慾的冷酷內鬨，與天安門廣場四周爲民主自由的熱血奮鬥，成了鮮明對比。

若事態的急速發展，令大家眼花撩亂的話，且從適當分期去理出線索：

四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二日：反腐敗爭民主的學生運動。

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四日：羣衆的介入，新聞界加入遊行，由學運轉爲全北京市民運。

五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學運、民運更高峰。

五月二十日以後：中共高層利用學運民運，進行黨內權力鬥爭；前原來目標爲改變制度的民運，亦演進爲「反政府」運動，要求李鵬下台。

運動演變至第四階段，已不可避免地暫以某些高層領導下台始能告終。中共黨內鬥爭是趙紫陽被擠掉，可是，全國物換星移的反李鵬狂潮，最後亦必將李鵬捲入不可翻身的深淵。

發起這場運動的是制定一切重要決策的舵手鄧小平，他政轍的對象是他的掌天一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負責執行的是國務院總理李鵬。

假如以改革政策來觀察中共黨內分歧的話，鄧小平與趙紫陽是拴在一條線的蚱蜢，被視爲經濟改革的代表；而李鵬則與姚依林、紫陽陳雲的計劃經濟路線，主張改革緩行。現在迫是鄧小平拉來另一條線的李鵬，共同對付自己的蚱蜢」中共黨內鬥爭之不合理性，不可思議，莫過於此。

李鵬要依附最高權力鄧小平，向趙紫陽奪權，是毫不足怪，即使沒有學運作爲導火線，趙、李兩人權力之爭也遲早要爆發。問題是鄧小平。制服邦固爲發成鄧小平退休，惹得龍顏大怒，借學潮之勢逼胡倒台；趙紫陽與鄧小平的矛盾，則由今年四、五月學潮而起。

老鄧絕對否定這次學運

老鄧是絕對否定這次悼胡和反腐敗學潮的。有人認爲他是因爲北京市委李錫銘「慌報軍情」而發怒，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他指示：「總之中國要穩定，不能亂」，又說「不能這麼進行示威，總之要加強控制」（見附錄一，第七頁），老人家不愛看到鬧鬧哄哄的心態可見。以此看，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那種強硬的態度，完全合乎老鄧的思路，不僅是某些人憤報軍情所造成的。

及至「四．二七」大遊行成功完成，鄧的權威受到空前挑戰，他那裏受得了？

可恨的趙紫陽，竟然不經鄧老子的同意，擅自於五月四日在亞銀代表之前，發表肯定學生愛國熱情，肯定學運的講話。

趙紫陽五月初自北朝鮮訪問歸來，以至五月中期間對學生的寬容政策，「恰似八六年底胡耀邦就理學生運動」，以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洩露了鄧小平是最終拿能人，洩露解決學運的癥結所在，可謂種下禍根。

根據政治局常委喬石於五月二十五日向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傳達李鵬講話時透露，趙對學生運動看法與鄧不一致。喬石說，該篇《人民日報》社論發表時，趙正在北朝鮮，當時有人打電話通知他的內容，他同意了。但自踏國後，却又說話氣太偏害了。五月四日講話的，李鵬曾象當一樣椅子，內有反自由化的觀念，趙却要頁不屑，中央認爲趙的「五．四」講話，只代表個人，不代表中央。及後鄧多次設過要制止動亂，趙都反對。

鄧、趙矛盾正開展，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絕食，矛盾一下子被劇成猛烈的裂痕。學生絕食的要求一是否定「四．二六」社論，矛頭直指鄧小平；鄧小平當然更不能原諒了；而趙紫陽知對學生情和緩態度。

趙對絕食學生態度

趙一份相信是出於趙系統所傳出的資料顯示，趙對解決絕食的態度如下：

「五月十三日，趙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張立即否定「四．二六」社論，被四比一多數否決。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違反黨紀理由阻止。五月十五日，趙決定去天安門廣場向戒嚴部隊和公衆宣佈他個人意見，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違反黨紀理由阻止。五月十六日，在鄧小平出席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趙提出五條意見：（一）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二）由他本人承擔發表社論的責任；（三）人大設立審查高特子弟（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官倒行爲的機構；（四）公佈全國副部級以上幹部的行爲背景；（五）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可是以上意見又以四比一被否決。五月十七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以微弱多數同意趙下台，總書記職務由李鵬兼任。」

上述資料，比較具體地表現出趙對學運的態度，細節上則略有可疑之處，趙是於五月十八日始被正式奪權的。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趙提出要求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期預計胡啓立及喬石會支持他，怎料在李鵬激烈反對下，常委會以四票反對他一票否決他的要求。常委會並指明若趙一意孤行，便要脫負「分裂黨」，不遵守黨紀辦事的罪名。

這時期大概也喚得他已和鄧站在對立的兩面了。五月十六日下午，中蘇兩黨級高領導人的會面上，趙紫陽說出了一番耐人尋味的話，趙對戈爾巴喬夫說：「十三屆一中全會鄧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

胡耀中責什麼藥？

趙紫陽首次透露這項黨內秘密，表面上是尊重老鄧，實際上是諷鄧最該出來負上一切責任。果然，這番話引起國人強烈反響，曾思玉「五．一六」宣言的北京知識界般家其、包遵信等人，馬上再起草一份「五．一七宣言」（詳見附錄二，第七頁），將鄧小平形容爲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聲言要行使獨裁者，語氣遠比「五．一六」宣言嚴厲。在戒嚴令之前，抗議示威者多採溫和姿態，未有如此針對個人的聲明。此宣言給老鄧的震動可想而知。結果其後趙紫陽的罪行中，便有一條是他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將矛頭指向鄧小平。

就連否掀趙紫陽總書記職務一事，曾有爭持，在五月十八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有人提出趙紫陽是最大的「官倒」，支持學生運動及向戈爾巴喬夫洩漏黨內情況。

政治局常委曾提出學免去仲職務，但趙堅持政治局常委沒權這樣做。

趙隨即返回中南海避病，以身體不適，拒絕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在總後勤部的中央及北京市的黨政軍大會。趙曾提出請辭總書記職務，不爲接納。中共總書記這個位置實在不好，過去胡曾三次提出辭職。

在中南海，則設了六個警戒線，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基本上已呈癱瘓，由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辦公廳代行。而前國家體改會副主任、趙紫陽秘書鮑彤於十八日凌晨被免除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秘書一職。

李鵬對學運的看法與鄧小平一致。趙紫陽會見學生的表現極度不滿。李鵬在會上曾表示是次「學運比文革還要動亂得利害」，李鵬點了王丹及吾爾開希的名，謂客觀事實他們要負責，並表示對新聞媒介對整件事的報道，有候僧，週二點在中央電視台轉播時被刪掉。

五月十九日凌晨四時，趙紫陽執着去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並發現倒下的向學生講了一番「告別」的話，諸如「自己走了一輩所謂……學生的年青，應該珍惜生命，可看到四個現代化」等，首次公開披露自己的困境。凌晨四時四十分李鵬開訊建到廣場，趙已說畢。

老鄧調軍已不是對付學運了

趙紫陽這連串舉動，顯然是不向鄧、李屈服，在鄧眼中，無疑是「食腐頭抗」。在趙紫陽到廣場之後，鄧小平為上飛到武漢。而五月十九日黃昏，軍車已開始進城了。

大軍壓境，指仍未見屈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發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新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四個份屬趙紫陽智囊的單位，於五月十九日下午發表六點緊急聲明，強烈譴責戒嚴失誤，不顧人民意願。五月二十日，戒嚴令頒佈後，體改所又馬上召開緊急會議，本欲再發聲明，最後因為不言。即使如此，六點聲明已成了黑材料，難逃所亦難逃厄運。

至此，中共黨政高層要應付的，已不是學運了。初頒戒嚴令，外地駐軍抵京，北京聚衆還爲學生擋一把汗，不少人勸說學生撤離廣場，消除軍隊進京的藉口。其實，不管學生是否停止絕食，是否撤離廣場，老鄧都要引他軍委主席的權威，來調軍應付黨內鬥爭的。

李鵬在講話中說北京正發生動亂，因此要實施戒嚴。學生對此極感氣憤，認爲學運怎能算是動亂？

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李鵬分別會見三位人大副委員長，提及動亂真正的原因是在黨內。

鄧終於承認了：「動亂是假、發動一場向總書記奪權的政變！

七六年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毛像東指爲總後台，被拉下馬，十三年後的今天，鄧小平也指趙紫陽是學運的「黑手」，拉他下馬。中共這副陰盛的政治機器，沒有隨着歷史發展而更新，仍循行着它那脫離時代的軌迹。鄧小平有無有想到，整掉趙紫陽與改革派那麼他自己又何以自處？

趙紫陽失勢說明了什麼

李鵬滙報，鄧小平指示清理，趙紫陽意圖緩和，終於撞到虎口上。
即使這次學生運動被壓下去，鄧小平和李鵬的統治也不會長久，因爲他們已自絕於廣大人民。

林衛

在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中，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激化，中國局勢因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老朽勢力「掌舵」之下，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失勢，成了胡耀邦第二，甚至性質更嚴重，被定為「反黨集團」。雖然這場大災的「四羅」還不十分清楚，但從已有的報導，仍能勾劃出事態發展的輪廓。

趙紫陽出訪，李鵬要大幹

政局的大變化，從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開始，到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是一個階段。這階段的特點是：在人民羣衆的强大力量面前，保守派敗陣，趙紫陽的地位暫時得到鞏固。

在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以後，中共高層對學生和羣衆自發的悼念活動，一直抱着非常曖昧的態度，這從中共傳媒拒不報導可以看出。而實際上，某些人對此是抱着敵為仇視的心態。如果說當局對學生和知識份子的請願上書是抱着漠然態度的話，那麼後來在新華門外初試暴力，就表明了一種敵對的立場，也表明了是大規模鎮壓的前奏。但是為了四月二十二日的追悼胡耀邦大會能夠順利進行，所以爲着某些人還盡量忍耐，暫時不開殺戒。

在追悼會以後，學生雖有罷課，但未有重大的街頭行動。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就已經忍不住而發出殺伐聲了。這個殺伐聲是鄧小平聽取了李鵬和楊尚昆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代表政治局向他滙報學運情況以後發出的。

中共的政治局會議在四月二十四日舉行。和中共十三大以後每次政治局與會都由新華社發表新聞不一樣，這次是政治局的秘密會議。趙紫陽是在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趕回北京去平壓的。李鵬在趙紫陽走後立刻召集和主持政治局的會議，並將政治局分為兩套班子：以李鵬、姚依林為首主持日常工作；另一套班子就以喬石、胡啓立為首，負責對付動亂。（據香港傳媒轉引北京消息稱，北京市委向中央政治局滙報了學運動態，並「主動請戰」，要求站在第一線「反擊」。）

以往中共只有在非常時期才成立特別班子，例如立三路線「革命高潮」時期成立行動委員會；四七年中共撤出延安後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兩攤活動；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化革命小組等等。如今又沿用這一套，顯示政治局會議上已經有人準備和學生「大幹」了，雖然學生所採取的一直是和平請願和遊行。

這個由李鵬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將學生運動定為「有組織、有計劃、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嚴重政治鬥爭」。以這個調子向鄧小平進行滙報，得來的當然是火上加油的指示了。於是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鄧小平又發明了一個「清理政治環境」。鄧小平還表示了不惜出動軍隊、流血和不怕外國輿論，甚至還要修改憲法。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後來學生的大規模進行壓倒了這些頑固派的氣燄，那麼在這場新的運動中，早就有一大批知識份子被列入「清理」的黑名單。

四二六社論：鄧決定鎮壓

《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所發表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就是政治局和鄧小平下決心鎮壓學生運動的動員令。

社論把學生運動描寫得漆黑一團。在悼胡期間是：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煽惑羣衆衝擊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喊出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還有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在悼胡活動之後是：製造種種謠言，煽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誹謗、文攻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份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奪「權」，有的甚至指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其至強行阻止同學上課；盜用工人組織名義，煽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正是上述歪曲真相的發表，中共高層才得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結論。從而認為：「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政治鬥爭。」

也在這一天，李鵬會見泰國內政部長巴曼上將時，繪聲繪氣地說：「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如果不能維持一個正常的社會秩序，不要說發展，就連生存也不可能。」這些話暗示了學生運動危害了中國的「生存」。

就在四二六當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了黨員幹部萬人大會，這是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政治鬥爭」的組織動員令了。

然而也正是這篇社論和上述的做法，把廣大學生和市民也動員起來了。廣大學生抱着視死如歸的悲壯心情，義無反顧地走上街頭。而廣大市民也以實際行動支持學生，不但贈送飲品食物，還幫助學生打開軍警的封鎖線。這個中共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羣衆運行，充份說明了民心的向背，迫使當局做出一定的讓步，一方面是一再進行恐嚇說是「非法」，另一方面又不敢公開進行鎮壓。

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顯示了羣衆力量絕不可敗。李鵬不得不通過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四月二十九日的所謂「對話」會上作解釋，聲稱《人民日報》社論並非針對學生。但是袁木在「對話」和五月三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仍口口聲聲說學生運動被人利用，顯然還是把它作為一場「政治鬥爭」來看待。

趙紫陽回國緩和緊張局面

趙紫陽四月三十日從北韓回到北京。五月三日，當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大會，趙紫陽發表講話，肯定了青年的「開拓進取的探索精神」：「青年人要求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自我的價值，這種積極性應當受到保護」；「青年人愛思索，勇於探尋各種新知，這正是他們的可貴之處」。趙紫陽的這個講話，使《人民日報》社論和袁木將自己和學生擺在對抗地位的緊張局面有了緩和。

由於這個講話，五月四日學生的遊行就比四月二十七日氣氛輕鬆得多，而且軍警也沒有什麼阻攔。

五月四日，趙紫陽在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時，針對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他還認為，學生遊行的基本態度，「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趙紫陽這表示了要和各個階層對話，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這就邁一步否定了這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之說。

接着，趙紫陽在多個場合，再度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五月八日會見土耳其社會民主人民黨代表團時，趙紫陽說：「中國不僅將堅定不移地推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將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相互促進。」五月十日，趙紫陽在會見保加利亞共產黨訪華代表團時進一步說：「看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遇到的困難很難克服。」

為了維護特權利益，一些中共領導人「再教條一種言論，似乎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發揚民主，就會破壞安定團結，從而影響改革和經濟的發展。但趙紫陽的提法則明顯有別於上述言論。

在這段期間，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萬人大會上宣佈派工作組接管《世界經濟導報》，並且拘捕了總編輯教本立的職務，引起大批新聞工作者的强烈不滿，並導致記者上街遊行。趙紫陽回來後，面對江澤民上京要求中央表態支持的壓力，卻表示：這一事件是由中共上海市委引起的，如何結局，也應由中共上海市委去處理。這等於是間接批評了上海市委的做法。

從胡耀邦逝世到五四運動七十周年這二十天中，中國政局所發生的變化，雖有它的必然性，但也有很多「偶然」之處。除了胡耀邦死的正足時候，為紀念五四檢送了新的動力之外，趙紫陽訪問北韓，也使他避開了鷹派的處境，把李鵬推上了第一線。李鵬在羣衆運動的洪流面前立足不成而被迫退縮的時候，趙紫陽又正好回來收拾局面。

終於撞到虎口上去

然後，從五月中的中蘇高峰會談起，情況進入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保守勢力極為頑固，趙紫陽失勢，並且成了政治鬥爭的「祭品」。

北京高校學生在五月十三日展開絕食行動之後，陸續有迹象顯示，趙紫陽較為溫和的主張使他在黨內處於相當被動的地位。

真実隠蔽を暴露 謀略の闇

軍統特務王一大批人

中国人民解放軍の軍事情報機関である総参謀部二部（部長・熊向暉少将）は、国民党軍統特務王一大批人を、北京、上海、南京、広州、瀋陽、武漢、重慶、西安、昆明、蘭州、済南、福州、台湾など十三の都市で逮捕した。

軍統特務王一大批人の逮捕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会の指導の下で、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総参謀部、総政治部、総後勤部、総装備部、空軍、海軍、第二砲兵、武装警察部隊、北京軍区、瀋陽軍区、蘭州軍区、南京軍区、広州軍区、済南軍区、成都軍区、昆明軍区、福州軍区、武漢軍区、北京衛戍区、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術大学、軍事科学院、軍事医学科学院、軍事交通学院、軍事経済学院、軍事学術雑誌社、解放軍報社、解放軍出版社、軍事誌編輯部、軍事博物館、軍事図書館、軍事院校招生弁公室、軍隊離退休幹部管理局、軍隊転業幹部安置弁公室、軍隊院校教材弁公室、軍隊院校軍事理論教研室、軍隊院校政治理論教研室、軍隊院校軍事訓練教研室、軍隊院校政治工作教研室、軍隊院校後勤教研室、軍隊院校装備教研室、軍隊院校軍事学術研究室、軍隊院校政治学術研究室、軍隊院校後勤学術研究室、軍隊院校装備学術研究室、軍隊院校軍事図書館、軍隊院校政治図書館、軍隊院校後勤図書館、軍隊院校装備図書館、軍隊院校軍事資料室、軍隊院校政治資料室、軍隊院校後勤資料室、軍隊院校装備資料室、軍隊院校軍事情報室、軍隊院校政治情報室、軍隊院校後勤情報室、軍隊院校装備情報室、軍隊院校軍事研究室、軍隊院校政治研究室、軍隊院校後勤研究室、軍隊院校装備研究室、軍隊院校軍事教育室、軍隊院校政治教育室、軍隊院校後勤教育室、軍隊院校装備教育室、軍隊院校軍事管理室、軍隊院校政治管理室、軍隊院校後勤管理室、軍隊院校装備管理室、軍隊院校軍事保障室、軍隊院校政治保障室、軍隊院校後勤保障室、軍隊院校装備保障室、軍隊院校軍事服務室、軍隊院校政治服務室、軍隊院校後勤服務室、軍隊院校装備服務室、軍隊院校軍事接待室、軍隊院校政治接待室、軍隊院校後勤接待室、軍隊院校装備接待室、軍隊院校軍事会議室、軍隊院校政治会議室、軍隊院校後勤会議室、軍隊院校装備会議室、軍隊院校軍事宿舎、軍隊院校政治宿舎、軍隊院校後勤宿舎、軍隊院校装備宿舎、軍隊院校軍事食堂、軍隊院校政治食堂、軍隊院校後勤食堂、軍隊院校装備食堂、軍隊院校軍事浴室、軍隊院校政治浴室、軍隊院校後勤浴室、軍隊院校装備浴室、軍隊院校軍事理髪室、軍隊院校政治理髪室、軍隊院校後勤理髪室、軍隊院校装備理髪室、軍隊院校軍事洗濯室、軍隊院校政治洗濯室、軍隊院校後勤洗濯室、軍隊院校装備洗濯室、軍隊院校軍事アイロン室、軍隊院校政治アイロン室、軍隊院校後勤アイロン室、軍隊院校装備アイロン室、軍隊院校軍事クリーニング室、軍隊院校政治クリーニング室、軍隊院校後勤クリーニング室、軍隊院校装備クリーニング室、軍隊院校軍事修理室、軍隊院校政治修理室、軍隊院校後勤修理室、軍隊院校装備修理室、軍隊院校軍事倉庫、軍隊院校政治倉庫、軍隊院校後勤倉庫、軍隊院校装備倉庫、軍隊院校軍事車庫、軍隊院校政治車庫、軍隊院校後勤車庫、軍隊院校装備車庫、軍隊院校軍事ガレージ、軍隊院校政治ガレージ、軍隊院校後勤ガレージ、軍隊院校装備ガレージ、軍隊院校軍事駐車場、軍隊院校政治駐車場、軍隊院校後勤駐車場、軍隊院校装備駐車場、軍隊院校軍事ヘリポート、軍隊院校政治ヘリポート、軍隊院校後勤ヘリポート、軍隊院校装備ヘリポート、軍隊院校軍事飛行場、軍隊院校政治飛行場、軍隊院校後勤飛行場、軍隊院校装備飛行場、軍隊院校軍事滑走路、軍隊院校政治滑走路、軍隊院校後勤滑走路、軍隊院校装備滑走路、軍隊院校軍事誘導路、軍隊院校政治誘導路、軍隊院校後勤誘導路、軍隊院校装備誘導路、軍隊院校軍事エプロン、軍隊院校政治エプロン、軍隊院校後勤エプロン、軍隊院校装備エプロン、軍隊院校軍事格納庫、軍隊院校政治格納庫、軍隊院校後勤格納庫、軍隊院校装備格納庫、軍隊院校軍事整備場、軍隊院校政治整備場、軍隊院校後勤整備場、軍隊院校装備整備場、軍隊院校軍事試験場、軍隊院校政治試験場、軍隊院校後勤試験場、軍隊院校装備試験場、軍隊院校軍事訓練場、軍隊院校政治訓練場、軍隊院校後勤訓練場、軍隊院校装備訓練場、軍隊院校軍事演習場、軍隊院校政治演習場、軍隊院校後勤演習場、軍隊院校装備演習場、軍隊院校軍事射撃場、軍隊院校政治射撃場、軍隊院校後勤射撃場、軍隊院校装備射撃場、軍隊院校軍事爆破場、軍隊院校政治爆破場、軍隊院校後勤爆破場、軍隊院校装備爆破場、軍隊院校軍事障害物訓練場、軍隊院校政治障害物訓練場、軍隊院校後勤障害物訓練場、軍隊院校装備障害物訓練場、軍隊院校軍事体育場、軍隊院校政治体育場、軍隊院校後勤体育場、軍隊院校装備体育場、軍隊院校軍事プール、軍隊院校政治プール、軍隊院校後勤プール、軍隊院校装備プール、軍隊院校軍事体育館、軍隊院校政治体育館、軍隊院校後勤体育館、軍隊院校装備体育館、軍隊院校軍事武道場、軍隊院校政治武道場、軍隊院校後勤武道場、軍隊院校装備武道場、軍隊院校軍事柔道場、軍隊院校政治柔道場、軍隊院校後勤柔道場、軍隊院校装備柔道場、軍隊院校軍事剣道場、軍隊院校政治剣道場、軍隊院校後勤剣道場、軍隊院校装備剣道場、軍隊院校軍事空手道場、軍隊院校政治空手道場、軍隊院校後勤空手道場、軍隊院校装備空手道場、軍隊院校軍事合気道場、軍隊院校政治合気道場、軍隊院校後勤合気道場、軍隊院校装備合気道場、軍隊院校軍事相撲場、軍隊院校政治相撲場、軍隊院校後勤相撲場、軍隊院校装備相撲場、軍隊院校軍事ボクシング場、軍隊院校政治ボクシング場、軍隊院校後勤ボクシング場、軍隊院校装備ボクシング場、軍隊院校軍事レスリング場、軍隊院校政治レスリング場、軍隊院校後勤レスリング場、軍隊院校装備レスリング場、軍隊院校軍事体操場、軍隊院校政治体操場、軍隊院校後勤体操場、軍隊院校装備体操場、軍隊院校軍事陸上競技場、軍隊院校政治陸上競技場、軍隊院校後勤陸上競技場、軍隊院校装備陸上競技場、軍隊院校軍事球技場、軍隊院校政治球技場、軍隊院校後勤球技場、軍隊院校装備球技場、軍隊院校軍事サッカ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サッカ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サッカ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サッカ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ラグビ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ラグビ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ラグビ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ラグビー場、軍隊院校軍事野球場、軍隊院校政治野球場、軍隊院校後勤野球場、軍隊院校装備野球場、軍隊院校軍事ソフトボール場、軍隊院校政治ソフトボール場、軍隊院校後勤ソフトボール場、軍隊院校装備ソフトボール場、軍隊院校軍事テニス場、軍隊院校政治テニス場、軍隊院校後勤テニス場、軍隊院校装備テニス場、軍隊院校軍事バレーボール場、軍隊院校政治バレーボール場、軍隊院校後勤バレーボール場、軍隊院校装備バレーボール場、軍隊院校軍事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場、軍隊院校政治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場、軍隊院校後勤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場、軍隊院校装備バスケットボール場、軍隊院校軍事ハンドボール場、軍隊院校政治ハンドボール場、軍隊院校後勤ハンドボール場、軍隊院校装備ハンドボール場、軍隊院校軍事水球場、軍隊院校政治水球場、軍隊院校後勤水球場、軍隊院校装備水球場、軍隊院校軍事シンクロナイズドスイミング場、軍隊院校政治シンクロナイズドスイミング場、軍隊院校後勤シンクロナイズドスイミング場、軍隊院校装備シンクロナイズドスイミング場、軍隊院校軍事飛び込み場、軍隊院校政治飛び込み場、軍隊院校後勤飛び込み場、軍隊院校装備飛び込み場、軍隊院校軍事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スキ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スキ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スキ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スキ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ボブスレ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ボブスレ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ボブスレ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ボブスレ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リュージュ場、軍隊院校政治リュージュ場、軍隊院校後勤リュージュ場、軍隊院校装備リュージュ場、軍隊院校軍事スケルトン場、軍隊院校政治スケルトン場、軍隊院校後勤スケルトン場、軍隊院校装備スケルトン場、軍隊院校軍事バイアスロン場、軍隊院校政治バイアスロン場、軍隊院校後勤バイアスロン場、軍隊院校装備バイアスロン場、軍隊院校軍事クロスカントリースキ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クロスカントリースキ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クロスカントリースキ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クロスカントリースキ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ジャンプ台、軍隊院校政治ジャンプ台、軍隊院校後勤ジャンプ台、軍隊院校装備ジャンプ台、軍隊院校軍事スキージャンプ台、軍隊院校政治スキージャンプ台、軍隊院校後勤スキージャンプ台、軍隊院校装備スキージャンプ台、軍隊院校軍事ノルディック複合競技場、軍隊院校政治ノルディック複合競技場、軍隊院校後勤ノルディック複合競技場、軍隊院校装備ノルディック複合競技場、軍隊院校軍事アルペンスキ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アルペンスキ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アルペンスキ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アルペンスキ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フリースタイルスキ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フリースタイルスキ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フリースタイルスキ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フリースタイルスキ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スノーボード場、軍隊院校政治スノーボード場、軍隊院校後勤スノーボード場、軍隊院校装備スノーボード場、軍隊院校軍事アイスホッケ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アイスホッケ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アイスホッケ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アイスホッケ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カーリング場、軍隊院校政治カーリング場、軍隊院校後勤カーリング場、軍隊院校装備カーリング場、軍隊院校軍事フィギュア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フィギュア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フィギュア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フィギュア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スピード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スピード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スピード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スピード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ショートトラックスピード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ショートトラックスピード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ショートトラックスピード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ショートトラックスピード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マラソン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マラソン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マラソン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マラソン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アイスダンス場、軍隊院校政治アイスダンス場、軍隊院校後勤アイスダンス場、軍隊院校装備アイスダンス場、軍隊院校軍事ペア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ペア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ペア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ペア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シングル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シングル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シングル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シングル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団体戦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団体戦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団体戦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団体戦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リレー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リレー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リレー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リレー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エキシビション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政治エキシビション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後勤エキシビション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装備エキシビションスケート場、軍隊院校軍事アイスショ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アイスショ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アイスショ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アイスショ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ファンタジーオンアイス場、軍隊院校政治ファンタジーオンアイス場、軍隊院校後勤ファンタジーオンアイス場、軍隊院校装備ファンタジーオンアイス場、軍隊院校軍事ディズニーオンアイス場、軍隊院校政治ディズニーオンアイス場、軍隊院校後勤ディズニーオンアイス場、軍隊院校装備ディズニーオンアイス場、軍隊院校軍事ハーフタイムショ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ハーフタイムショ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ハーフタイムショ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ハーフタイムショ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マスゲーム場、軍隊院校政治マスゲーム場、軍隊院校後勤マスゲーム場、軍隊院校装備マスゲーム場、軍隊院校軍事集団体操場、軍隊院校政治集団体操場、軍隊院校後勤集団体操場、軍隊院校装備集団体操場、軍隊院校軍事組体操場、軍隊院校政治組体操場、軍隊院校後勤組体操場、軍隊院校装備組体操場、軍隊院校軍事人間ピラミッド場、軍隊院校政治人間ピラミッド場、軍隊院校後勤人間ピラミッド場、軍隊院校装備人間ピラミッド場、軍隊院校軍事タワー場、軍隊院校政治タワー場、軍隊院校後勤タワー場、軍隊院校装備タワー場、軍隊院校軍事ピラミッド場、軍隊院校政治ピラミッド場、軍隊院校後勤ピラミッド場、軍隊院校装備ピラミッド場、軍隊院校軍事人文字場、軍隊院校政治人文字場、軍隊院校後勤人文字場、軍隊院校装備人文字場、軍隊院校軍事国旗掲揚場、軍隊院校政治国旗掲揚場、軍隊院校後勤国旗掲揚場、軍隊院校装備国旗掲揚場、軍隊院校軍事国歌斉唱場、軍隊院校政治国歌斉唱場、軍隊院校後勤国歌斉唱場、軍隊院校装備国歌斉唱場、軍隊院校軍事宣誓場、軍隊院校政治宣誓場、軍隊院校後勤宣誓場、軍隊院校装備宣誓場、軍隊院校軍事閲兵場、軍隊院校政治閲兵場、軍隊院校後勤閲兵場、軍隊院校装備閲兵場、軍隊院校軍事分列行進場、軍隊院校政治分列行進場、軍隊院校後勤分列行進場、軍隊院校装備分列行進場、軍隊院校軍事パレード場、軍隊院校政治パレード場、軍隊院校後勤パレード場、軍隊院校装備パレード場、軍隊院校軍事凱旋門、軍隊院校政治凱旋門、軍隊院校後勤凱旋門、軍隊院校装備凱旋門、軍隊院校軍事記念碑、軍隊院校政治記念碑、軍隊院校後勤記念碑、軍隊院校装備記念碑、軍隊院校軍事慰霊碑、軍隊院校政治慰霊碑、軍隊院校後勤慰霊碑、軍隊院校装備慰霊碑、軍隊院校軍事墓地、軍隊院校政治墓地、軍隊院校後勤墓地、軍隊院校装備墓地、軍隊院校軍事霊園、軍隊院校政治霊園、軍隊院校後勤霊園、軍隊院校装備霊園、軍隊院校軍事納骨堂、軍隊院校政治納骨堂、軍隊院校後勤納骨堂、軍隊院校装備納骨堂、軍隊院校軍事火葬場、軍隊院校政治火葬場、軍隊院校後勤火葬場、軍隊院校装備火葬場、軍隊院校軍事葬儀場、軍隊院校政治葬儀場、軍隊院校後勤葬儀場、軍隊院校装備葬儀場、軍隊院校軍事告別式場、軍隊院校政治告別式場、軍隊院校後勤告別式場、軍隊院校装備告別式場、軍隊院校軍事通夜場、軍隊院校政治通夜場、軍隊院校後勤通夜場、軍隊院校装備通夜場、軍隊院校軍事精進落とし場、軍隊院校政治精進落とし場、軍隊院校後勤精進落とし場、軍隊院校装備精進落とし場、軍隊院校軍事法要場、軍隊院校政治法要場、軍隊院校後勤法要場、軍隊院校装備法要場、軍隊院校軍事供養場、軍隊院校政治供養場、軍隊院校後勤供養場、軍隊院校装備供養場、軍隊院校軍事墓参り場、軍隊院校政治墓参り場、軍隊院校後勤墓参り場、軍隊院校装備墓参り場、軍隊院校軍事お盆場、軍隊院校政治お盆場、軍隊院校後勤お盆場、軍隊院校装備お盆場、軍隊院校軍事お彼岸場、軍隊院校政治お彼岸場、軍隊院校後勤お彼岸場、軍隊院校装備お彼岸場、軍隊院校軍事年末年始場、軍隊院校政治年末年始場、軍隊院校後勤年末年始場、軍隊院校装備年末年始場、軍隊院校軍事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場、軍隊院校政治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場、軍隊院校後勤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場、軍隊院校装備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場、軍隊院校軍事夏休み場、軍隊院校政治夏休み場、軍隊院校後勤夏休み場、軍隊院校装備夏休み場、軍隊院校軍事冬休み場、軍隊院校政治冬休み場、軍隊院校後勤冬休み場、軍隊院校装備冬休み場、軍隊院校軍事春休み場、軍隊院校政治春休み場、軍隊院校後勤春休み場、軍隊院校装備春休み場、軍隊院校軍事秋休み場、軍隊院校政治秋休み場、軍隊院校後勤秋休み場、軍隊院校装備秋休み場、軍隊院校軍事連休場、軍隊院校政治連休場、軍隊院校後勤連休場、軍隊院校装備連休場、軍隊院校軍事祝日場、軍隊院校政治祝日場、軍隊院校後勤祝日場、軍隊院校装備祝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休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休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休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休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平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平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平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平日場、軍隊院校軍事週末場、軍隊院校政治週末場、軍隊院校後勤週末場、軍隊院校装備週末場、軍隊院校軍事月曜日場、軍隊院校政治月曜日場、軍隊院校後勤月曜日場、軍隊院校装備月曜日場、軍隊院校軍事火曜日場、軍隊院校政治火曜日場、軍隊院校後勤火曜日場、軍隊院校装備火曜日場、軍隊院校軍事水曜日場、軍隊院校政治水曜日場、軍隊院校後勤水曜日場、軍隊院校装備水曜日場、軍隊院校軍事木曜日場、軍隊院校政治木曜日場、軍隊院校後勤木曜日場、軍隊院校装備木曜日場、軍隊院校軍事金曜日場、軍隊院校政治金曜日場、軍隊院校後勤金曜日場、軍隊院校装備金曜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土曜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土曜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土曜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土曜日場、軍隊院校軍事日曜日場、軍隊院校政治日曜日場、軍隊院校後勤日曜日場、軍隊院校装備日曜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一月場、軍隊院校政治一月場、軍隊院校後勤一月場、軍隊院校装備一月場、軍隊院校軍事二月場、軍隊院校政治二月場、軍隊院校後勤二月場、軍隊院校装備二月場、軍隊院校軍事三月場、軍隊院校政治三月場、軍隊院校後勤三月場、軍隊院校装備三月場、軍隊院校軍事四月場、軍隊院校政治四月場、軍隊院校後勤四月場、軍隊院校装備四月場、軍隊院校軍事五月場、軍隊院校政治五月場、軍隊院校後勤五月場、軍隊院校装備五月場、軍隊院校軍事六月場、軍隊院校政治六月場、軍隊院校後勤六月場、軍隊院校装備六月場、軍隊院校軍事七月場、軍隊院校政治七月場、軍隊院校後勤七月場、軍隊院校装備七月場、軍隊院校軍事八月場、軍隊院校政治八月場、軍隊院校後勤八月場、軍隊院校装備八月場、軍隊院校軍事九月場、軍隊院校政治九月場、軍隊院校後勤九月場、軍隊院校装備九月場、軍隊院校軍事十月場、軍隊院校政治十月場、軍隊院校後勤十月場、軍隊院校装備十月場、軍隊院校軍事十一月場、軍隊院校政治十一月場、軍隊院校後勤十一月場、軍隊院校装備十一月場、軍隊院校軍事十二月場、軍隊院校政治十二月場、軍隊院校後勤十二月場、軍隊院校装備十二月場、軍隊院校軍事一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一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一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一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三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三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三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三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四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四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四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四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五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五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五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五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六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六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六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六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七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七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七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七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八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八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八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八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九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九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九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九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一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一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一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一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二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二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二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二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三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三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三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三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四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四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四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四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五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五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五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五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六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六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六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六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七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七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七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七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八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八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八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八日場、軍隊院校軍事十九日場、軍隊院校政治十九日場、軍隊院校後勤十九日場、軍隊院校装備十九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一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一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一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一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二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二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二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二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三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三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三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三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四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四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四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四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五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五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五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五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六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六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六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六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七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七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七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七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八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八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八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八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十九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十九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十九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十九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三十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三十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三十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三十日場、軍隊院校軍事三十一日場、軍隊院校政治三十一日場、軍隊院校後勤三十一日場、軍隊院校装備三十一日場、軍隊院校軍事閏日場、軍隊院校政治閏日場、軍隊院校後勤閏日場、軍隊院校装備閏日場、軍隊院校軍事閏月場、軍隊院校政治閏月場、軍隊院校後勤閏月場、軍隊院校装備閏月場、軍隊院校軍事閏年場、軍隊院校政治閏年場、軍隊院校後勤閏年場、軍隊院校装備閏年場、軍隊院校軍事西暦場、軍隊院校政治西暦場、軍隊院校後勤西暦場、軍隊院校装備西暦場、軍隊院校軍事和暦場、軍隊院校政治和暦場、軍隊院校後勤和暦場、軍隊院校装備和暦場、軍隊院校軍事元号場、軍隊院校政治元号場、軍隊院校後勤元号場、軍隊院校装備元号場、軍隊院校軍事年号場、軍隊院校政治年号場、軍隊院校後勤年号場、軍隊院校装備年号場、軍隊院校軍事時代場、軍隊院校政治時代場、軍隊院校後勤時代場、軍隊院校装備時代場、軍隊院校軍事世紀場、軍隊院校政治世紀場、軍隊院校後勤世紀場、軍隊院校装備世紀場、軍隊院校軍事千年紀場、軍隊院校政治千年紀場、軍隊院校後勤千年紀場、軍隊院校装備千年紀場、軍隊院校軍事ミレニアム場、軍隊院校政治ミレニアム場、軍隊院校後勤ミレニアム場、軍隊院校装備ミレニアム場、軍隊院校軍事二千年問題場、軍隊院校政治二千年問題場、軍隊院校後勤二千年問題場、軍隊院校装備二千年問題場、軍隊院校軍事Y2K場、軍隊院校政治Y2K場、軍隊院校後勤Y2K場、軍隊院校装備Y2K場、軍隊院校軍事コンピュータ2000年問題場、軍隊院校政治コンピュータ2000年問題場、軍隊院校後勤コンピュータ2000年問題場、軍隊院校装備コンピュータ2000年問題場、軍隊院校軍事2000年問題場、軍隊院校政治2000年問題場、軍隊院校後勤2000年問題場、軍隊院校装備2000年問題場、軍隊院校軍事2001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1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1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1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02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2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2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2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03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3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3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3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04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4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4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4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05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5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5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5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06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6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6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6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07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7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7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7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08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8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8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8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09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09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09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09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0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0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0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0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1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1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1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1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2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2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2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2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3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3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3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3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4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4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4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4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5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5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5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5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6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6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6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6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7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7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7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7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8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8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8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8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19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19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19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19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0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0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0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0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1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1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1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1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2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2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2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2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3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3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3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3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4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4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4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4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5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5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5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5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6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6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6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6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7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7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7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7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8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8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8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8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29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29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29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29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0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0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0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0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1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1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1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1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2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2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2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2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3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3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3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3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4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4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4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4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5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5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5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5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6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6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6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6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7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7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7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7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8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8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8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8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39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39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39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39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0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0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0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0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1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1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1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1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2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2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2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2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3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3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3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3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4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4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4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4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5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5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5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5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6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6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6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6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7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7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7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7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8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8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8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8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49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49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49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49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0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0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0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0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1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1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1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1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2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2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2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2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3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3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3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3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4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4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4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4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5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5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5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5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6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6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6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6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7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7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7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7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8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8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8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8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59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59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59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59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0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0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0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0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1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1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1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1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2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2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2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2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3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3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3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3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4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4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4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4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5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5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5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5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6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6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6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6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7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7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7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7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8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8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8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8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69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69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69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69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0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70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70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70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1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71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71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71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2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72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72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72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3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73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73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73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4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74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74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74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5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75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75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75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6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76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76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76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7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077年場、軍隊院校後勤2077年場、軍隊院校装備2077年場、軍隊院校軍事2078年場、軍隊院校政治2

萬里回上海形同受軟禁

據了解，自臨時領導成員名單，新華社發出電報後，各地萬里記者，召開人大常委會；同時，李瑞也拍電，著萬里儘速行程，毋須急於回國。

到二十六日為止，已有近六十名人大常委聯名上書，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通過包括罷免李鵬和處理目前危急問題。

然而，召開這會議機會不大，一是萬里形同「軟禁」於上海，二是據不明文規定，是類會議須由黨中央政治局批准。

據了解：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來京，是要進京接受教育工作，說服他們以大局為重，擁護中央一切決定。

另一方面，解放軍成都部隊撤離北京市民居，一是為防止軍衆分化，二是明令他們再學習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及學習鄧小平關於北京動亂總部，向黨政軍領導，就有關軍管北京的講話。

北京當局作出系列措施，是恐防宣佈高層人事換動，將激起軍民情緒的抵抗。

軍隊上，部隊內的不一致，也是造成當局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之一。

八大軍區中態度較好的北京軍區及福州軍區，遲遲未明白表態支持李鵬及楊尚昆軍首講話。

被點名批判為「反黨集團」的兩名軍人，秦基偉和洪學智上將都屬於李先念、徐向前為首的紅一方面軍，地位皆不相伯仲。

洪學智是五五年封的老上將，原解放軍後勤部部長，秦基偉是原北京軍區總司令，調升國防部長後，已改實際兵權。

目前，「楊家將」「餘家兵」仍掌握全國軍隊的重權。鄧小平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楊尚昆是中共軍委常務副主席，楊白冰（楊尚昆弟）是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負責連隊宣傳思想工作；遲浩田（楊尚昆女婿）是總參謀長，趙南起（楊尚昆外甥）是解放軍總後勤部主任。





■上排右：趙紫陽，下排右：秦基偉，上排左：田紀雲，下排左：洪學智。

老將堅不贊成軍隊入京

可是部主任並不是全無後顧之憂。五月二十一日，軍方七位高級將領致信北京戒嚴指揮部及中央軍委：「鑒於目前事態極為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提出下述要求：人民軍隊屬於人民，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鎮壓人民，決不能向人民開槍。為了制止事態的進一步惡化，軍隊不能入城。」

簽名的是張愛萍、謝克、葉飛、楊得志、宋時輪、陳再道與李聚奎。後來再加上另一位許軍王平。這幾位將軍的影響力自是非同小可，張愛萍是前國防部長，楊得志是前總總長。王平則與鄧小平有兒女姻親關係，鄧之女兒與王之女兒為姊妹。

當然，幾位老將軍的呼籲並非針對軍隊不能威脅學生，可是當軍隊本就不為學生而來，他們的呼籲便成了空話。另一方面，並將軍既然能提出與部主任不同的意見，表現缺出鄧小平的個服力並不是百分之一百的。

再一方面，十六日卡北各領導會見戈爾巴喬夫，代表全國最高權威機構的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曾要求與鄧小平說話，鄧小平起初表示不見，後來則表示「有話日後說」。

據了解，李先念並不贊成出兵鎮壓學生，但過了幾天後，有關軍隊的部署已確定。

據了解：鄧小平於五月十九日趕到北省武漢市，召開中央軍委會會議，北京、瀋陽、成都、蘭州、南京、濟南、瀋陽、福州八大軍區軍長奉召開會。

除北京軍區及瀋陽軍區不贊成出兵鎮壓學生外，其餘都表示支持。

搜集資料羅織趙之罪名

控制全國資訊傳遞的中央電視台，更正式啟動，設置在湖北省中部襄城縣附近的「中國戰時應急中心」，在江河突變事情發生後，可隨時開動這中央電視台第二套中繼控制設備，掌握第一時間向全國及世界廣播。

鄧小平於二十四日在北京西山傳達了指示後，使同到湖北省武漢市，即中央軍委會遷移局面。

自軍事控制京部後，表面上城內已無威脅，首腦上全國各地的軍隊均仍維持不動，往北京，軍力之運送受制止動亂的影響。今天發動宣傳攻勢，由於動的部長姜春雲和北京軍區還沒不表態，因此得防引發兵變，大抵調軍團因北京只作防備。北京軍區總部在五月二十六日表態，是故後一個支援的軍區。

鄧小平佈置軍事的同時，李鵬、李錫銘一夥則放了大量資料工作和輿論準備。他們不斷在召開小集團會議，為趙紫陽羅織罪名，在各省市黨委書記集北京準備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為型紫陽的案件定性。在此步上電視鏡頭開道作用的北京市委，於五月二十二日便向下傳達文件，將事件定性為黨內的鬥爭，並要與反政的罪名為：從北朝鮮回國後，遲遲不對學運表態；本周一切要見學生、違反黨的紀律；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又擅出證反對鄧小平，誰就是反黨，並羅列趙紫陽「將矛頭引向鄧小平。

五月二十三日，李鵬紫陽文總結出趙紫陽為中國最大的官倒，政治品質敗壞，策劃學潮。儘管中共對趙之「罪名」爭論得厲害，至二十四日，還是定了：他是「反黨集團」的頭領。

五月二十五日，「反黨集團」的「罪行」先於部隊日，更在文官間傳達至局一級（相當於局級幹部），五月二十六時的談話。

新華社社長穆青、電視廣播部部長艾知香等奉召到中南海，聽候應報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首腦的會話內容，並接受新聞處理的學習。

調兵佈防、統一幹部共識、安排輿論準備公佈；一切佈置好後，便待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正式敲定了。

據傳你人民天天上街，人大常委說什麼進行使人大權力的事，誰管得了？北京市委說得一針見血，「誰反對鄧小平，就是反黨」，怪不得趙紫陽堂堂一位總書記，竟成了反黨分子！

主將一倒「趙系」分崩離析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週前正式下台，象徵着黨內「趙系」的瓦解。其中一些國心人物隨着學生運動遭鎮壓而被踢，甚至可能被判刑，但大多數人仍能保住原職。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內，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和中共四川省委員會書記楊汝岱向被視爲受趙紫陽提拔的人物。七十年代末，趙到四川主持省政，率先實行農村「包產到戶」的改革措施，成效突出，田、楊皆爲其得力助手。趙到中央工作後，兩人的地位隨之上升。

趙紫陽因「支持」學運受鄧小平罷黜後，一度有傳言說田、楊等皆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但四中全會的結果表明，鄧似乎不想把整個範圍擴大到與學運沒有直接牽連的趙系官員，同樣，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現任國務委員陳俊生、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等人，似也未受到通下台的影響。田、陳、溫等人還在「六．四」陰案之後相繼當面支持鄧小平，以示同趙紫陽「決裂」。

然而，曾介入學運的趙紫陽親信，如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等人，不僅要受黨紀處分，可能還將被控處刑。

鮑彤近年一直追隨趙紫陽左右。一九八四年出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而主任一職則由時爲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兼任。次年趙出訪歐洲，鮑以「總理辦公室負責人」身分隨行。一九八七年趙轉任中共總書記後，鮑彤調職爲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政治秘書，繼續擔任趙的助手，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定稿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據是由鮑興現已離開大陸的學者鄒家華等人擬稿。此方案已被中共元老視爲「反黨綱領」。

鮑彤更大的罪名是把最高層在學運問題上的實況分散透露給學生，對學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機密」涉及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會碰頭會、四月二十五日鄧小平講話直至五月二十日北京戒嚴的決定以及戒嚴部隊番號和入城路線等。爲此，鮑在五月十九日戒嚴前夕被軟禁，不久便遭逮捕。



北京學生靜坐，智囊被指「推波助瀾」

陳一諮的情況與鮑彤相近。陳長期就經濟、政治改革政策給趙紫陽出主意，並主持體改所等重要智囊機構，頗得趙器重。在最近的學運中，體改所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智囊機構與學生組織往來密切，在支持學生的造反中亮出了國務院的牌子。

五月十九日，在獲知趙紫陽失勢、北京即將戒嚴後，以體改所爲首的七連智囊機構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緊急聲明」，要求立即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干預中共最高層的「錯誤決策」。這份聲明後來被指爲趙系人馬的又一「反黨綱領」，也成了陳一諮等人的「罪狀」。此外，在「六．四」事件當天，體改所一些人員簽署退黨聲明，以示最強烈抗議。目前，陳一諮已被正式通緝，被控「首爲反動文章，煽動動亂，煽動對抗戒嚴令，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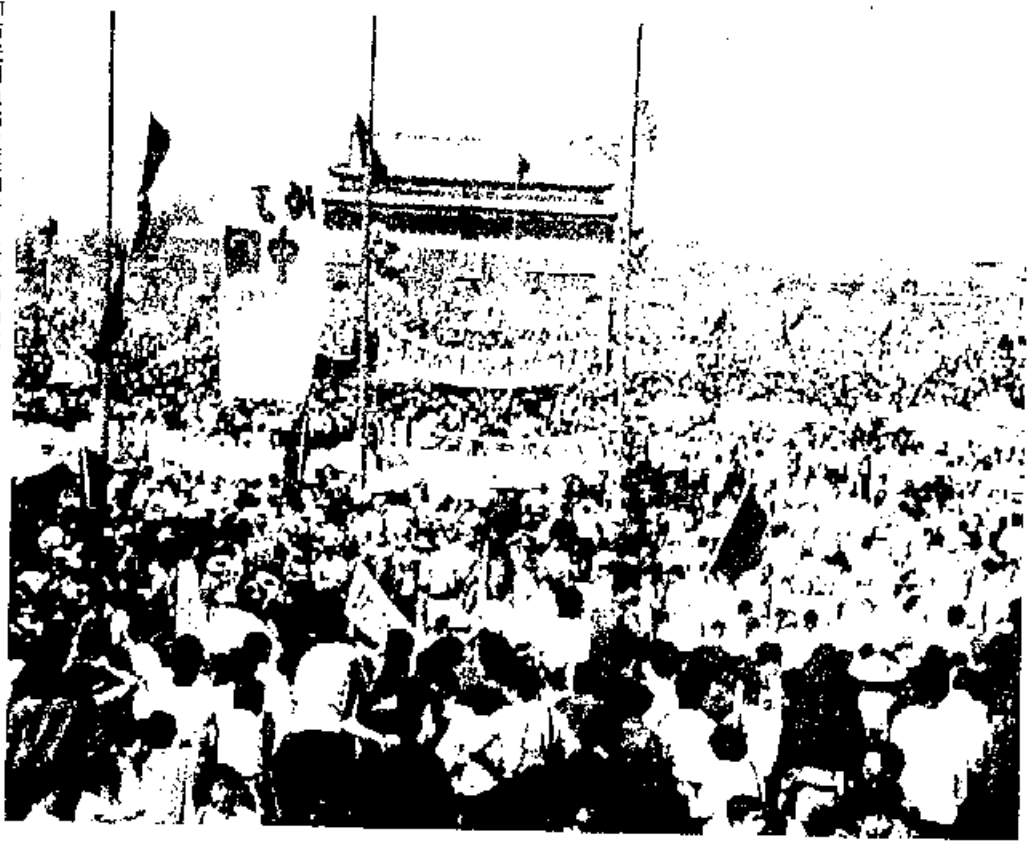
據悉，趙紫陽的主要智囊機構現已瓦解，一些成員失踪或隱匿，部分可能已離境。知情人士對亞洲週刊說，當局除了對鮑彤等人嚴懲外，似不會將趙的智囊班子一網打盡，其中一部分將留用。

另外，趙紫陽曾在廣東省任職多年，到北京工作後，仍大力支持那裏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特區的建設，當地不少主要官員與趙皆有關係。新建的海南省一些領導官員與趙亦有類似的淵源。同時，趙的兒子趙大軍等一直以深圳、珠海和海南島爲其經商基地，如對趙問題的「職續審查」涉及到他兒子的「官倒」行爲，可能牽連當地一批官員。有消息說，新任政治局常務委員宋平負責廣東和人事組織工作，打算以趙大軍及其弟趙二軍「祭旗」。但是，鄧小平爲了繼續開放改革，相信會對廣東的務實型官員「網開一面」。當地一位知情人士說：「如果中央要清洗全部趙系人馬，廣東就將癱瘓。」■

中南海高層鬥爭眞相

穆　望

本文揭示了中共高層領導因在對待今次學運問題上觀點分歧而演成的黨內權力鬥爭的內幕，特別是趙紫陽與李鵬矛盾激化的重重內幕，令人驚心動魄！



五月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被圍困在北京市家樓、東直門、德勝門、西直門、八角村、六里橋的戒嚴軍隊分頭向後撤，到指定地點集結，百萬市民在戒嚴區遊行、電視台、廣播電台及時地做渲染。與此同時，被徵用的多架民航波音客機，即掉座椅，正從廣州軍區特三師的兵力源源運進北京，據目擊者所見，壓在北京城下的重兵，已來自不下七個軍區的十數個野戰軍。

二十四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堅持靜坐的幾萬學生，在十幾萬市民的圍觀和支持下，舉行「保衛天安門廣場」的誓師大會，與此同時，戒嚴部隊指揮部再次在報紙上發明戒嚴部隊完全是爲了恢復正常秩序，決不是對付學生。

二十五日晚，因爲在「黨、政、軍幹部會議」上講話重新宣佈學潮是動亂的李鵬總理，在他被趙紫陽之後，在學生和市民用血肉之軀和苦口婆心的勸說，阻擋住機械化野戰軍，維持了京城連續六個無戰事的和平之夜之後，又在電視上露面。他對三國前任大使說：「中國改革的旗手是鄧小平，不是別人。」（次日早六點三十分的「新聞聯播」就將「旗手」改爲「總設計師」。）還說：示威遊行，罷工罷堂者「並不了解事情眞相，『旦了解了，他們同樣認識上的距離就會縮小，這一點我深信不疑。」早在五月十八日中午，李鵬已有「作爲政府總理，一個共產黨員，不逃避自己的觀點，但是我今天不講，我會在適當機會來講這個問題，而且我也差不多講了我的觀點。」的暗啞之詞，這段話距離電視播出時間不過半日，就得到了證實。由此看來，「旗手」一句，倒不必與趙紫陽會見戈氏時的「國內外公認的我軍領袖」爭個高下，但是後一句却給人李鵬要增加透明度，要力行「公開化」的印象，不可不信。

五月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被圍困在北京市家樓、東直門、德勝門、西直門、八角村、六里橋的戒嚴軍隊分頭向後撤，到指定地點集結，百萬市民在戒嚴區遊行、電視台、廣播電台及時地做渲染。與此同時，被徵用的多架民航波音客機，即掉座椅，正從廣州軍區特三師的兵力源源運進北京，據目擊者所見，壓在北京城下的重兵，已來自不下七個軍區的十數個野戰軍。

二十四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堅持靜坐的幾萬學生，在十幾萬市民的圍觀和支持下，舉行「保衛天安門廣場」的誓師大會，與此同時，戒嚴部隊指揮部再次在報紙上發明戒嚴部隊完全是爲了恢復正常秩序，決不是對付學生。

二十五日晚，因爲在「黨、政、軍幹部會議」上講話重新宣佈學潮是動亂的李鵬總理，在他被趙紫陽之後，在學生和市民用血肉之軀和苦口婆心的勸說，阻擋住機械化野戰軍，維持了京城連續六個無戰事的和平之夜之後，又在電視上露面。他對三國前任大使說：「中國改革的旗手是鄧小平，不是別人。」（次日早六點三十分的「新聞聯播」就將「旗手」改爲「總設計師」。）還說：示威遊行，罷工罷堂者「並不了解事情眞相，『旦了解了，他們同樣認識上的距離就會縮小，這一點我深信不疑。」早在五月十八日中午，李鵬已有「作爲政府總理，一個共產黨員，不逃避自己的觀點，但是我今天不講，我會在適當機會來講這個問題，而且我也差不多講了我的觀點。」的暗啞之詞，這段話距離電視播出時間不過半日，就得到了證實。由此看來，「旗手」一句，倒不必與趙紫陽會見戈氏時的「國內外公認的我軍領袖」爭個高下，但是後一句却給人李鵬要增加透明度，要力行「公開化」的印象，不可不信。

黨的經驗已對付不了這次學運

一九八六年底至一九八七年初，連續半個月，波及三十多個城市，百多所院校的遊行示威，因總書記胡耀邦被迫下台而自行結束。兩年中，人學生自悔、自貶、自省，終於在胡耀邦猝然發出的悲痛欲絕之中，像狂飆突進般的爆發出來。八九年的四月中國社會態勢似乎與十三年前的四月發生了輪迴」。最初是在高校校園內的大字報上這樣寫道：「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要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影迷」；後來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人民大會堂前提出的七點要求，已經能夠看出一「四・一五」開始的學運與「四・五」運動質的區別。此次學運不是要打倒或擁戴某一個人，不是在質同制度下打倒貪官，呼喚清官；她要求從改制出發，加快民主進程。這樣明確的政治目標及其廣泛羣衆基礎，已確定這次學生運動的史無前例的偉大的歷史作用。

已經堅持一個半月的學生運動，從「四・二二」、「四・二七」、「五・四」、「五・一三——五・一九」學生的絕食請願，已然發展成爲一五・一九——……抗議軍管，要求取消戒嚴令的全北京、全國各個階層市民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將學生要求民主、推進改革的行動定爲「違反憲法」，「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四・二六社論」和「五・一九」深夜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會議」宣佈調動軍隊鎮壓動亂的決定，使得當政者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市民的良知和道德直接對立起來，導致北京市和整個國家的生態不斷惡化，這只證明了當局處理學潮的決策是一錯再錯。

「我們已經等到了底，我們唯有良心和血！」這是二十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張貼出的一張大字報上的第一句話。一個把人民逼到「不是死」的份上的政府，可怕的是它不止一次「一而錯，再而錯」。現在很大中國又被陷在下一個危機之中，這個危機是「黨內殘酷鬥爭」的方式在沉寂多年之後又重新抬頭了。並且要在造成空前未有的全民的反抗之中將其社會化，以求當政者在無能、無威、無效的絕境之中的出路。這史是大錯特錯。其結果，將不堪使中國十年改革的前途喪失殆盡，承擔這場歷史大災難的，又將是經歷酷劫的中國人民。

李錫銘「四・二四」請戰報告

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送上了一份「請戰報告」，這份報告標題了市委書記李錫銘的親筆修改。其內容是有選擇地在學生大字報、標語口號上作文章，並且利用三月份以來跟踪、偷拍、偷聽、誘導、編造的一些人、事、言論，說明學潮「有四種人參加，有四種目的，含有四種壞的可能」，實際是經過兩年醞釀，準備，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其中不乏這樣的判斷：「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胡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嗎？」該報告提出：「只要中央給政策，我們是有辦法解決的。」

這份報告當晚拿到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討論，楊尚昆參加了會議，和常委一起討論李錫銘的報告，一致認爲學潮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行動。會議決定由楊尚昆和常委第二天上午一起向鄧小平匯報政治局的討論結果。

次日上午十點，鄧小平聽完滿報作了「四・二五」講話，他肯定這次學潮「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有準備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和制止動亂」。他還

說：「我不怕國際影響，幾十年監獄的多了，我有三百萬軍隊。」他認為這場動亂發生的原因是「清污」、「反資」不徹底，並遺憾於去世十天的胡耀邦。還說：「通貨膨脹胡耀邦也有責任，按他提出的兩位數速度，情況更壞。」他還指示要抓學生後邊「長鬍子」的。當時責成胡啓立組織一篇社論，當天下午胡啓立召集各新聞單位進行傳達，並負責組織社論班子，由「文革」、決策思想的主導人，「反自由化」寫作班子，隨任一的主策、北京市委副書記徐惟誠「捉刀」。

社論寫成後，電傳給正在北韓訪問的趙紫陽，趙回電贊同基本精神。當時鄧、楊等人認為中央取得了一致的立場。

當晚田紀雲代表李鵬向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傳達，並要求第二天必須向本單位傳達。

教委的何東昌勇當先鋒，連夜召集教委幹部和各大學校長、黨傳達到二十六日凌晨四點，聽者評論他對學生的攻擊，竟然超過李鵬銘的講戰報告。《人民日報》的一位副總編輯李命到中南海領取社論，回社後提出文字個別處作修改遭到拒絕。該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二十五日下午和晚上已提前由電台、電視台播出，激起大學生連夜遊行示威。次日，北京居民中傳出這樣一個笑話：江青在秦城找與斌長大發脾氣，她說：「為什麼你們放出張春橋、姚文元，不放我？」回答：「他們沒有放。」江青不信：「這篇社論只有他們倆寫得出，他們的文筆我認得！」

北京市委要求次日（二十七日）傳達到每一個市民。

二十七日早晨八點，北京高校學生舉行十六萬人環城大遊行，他們打出「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的大標語，以及憲法條文和鄧小平的語錄，受到一百餘萬市民的夾道歡迎。在市民控制下，他們能衝破六道軍警封鎖線，第七道新華門防線，和第八道大安門防線，是市民推開軍警，幫助學生衝開通路，令學生隊伍會師在天安門前；守衛廣場的三十八軍官兵見到學生隊伍，即坐下車從廣場撤離。遊行指揮部決定不進廣場，環城遊行之後活活活活活散。

二十八日，鄧小平在家人勸說下去了北戴河。據說留下的鄧辦人員批評政治局和北京市委「犯了賣國之罪」。要求立刻收回鄧的講話，得之較遲的各省市，只傳達到總局級。

二十六日當天，北京、上海就召開黨員幹部大會，號召迅速行動，堅決制止動亂。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會上宣佈停止《世界導報》總編輯錢本立的職務，並派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率工作組進駐該報整頓。

袁木主動向李鵬請纓

「四・二六」社論發表後，李鵬曾要求新華社為他發一篇消息，說他因忙於公務，沒能出時間來接見學生。已背「造謠社」罵名的新華社給他一個軟釘子：「這是北京的事，我《北京日報》吧。」李鵬又去找《北京日報》，《北京日報》給了個軟釘子：「我們不能登」。

「四・二六」之後，學生代表、新聞記者都紛紛要求對話，袁木主動向李鵬提議應接受對話，並建議一天、十家造作出發表「四・二六」社論的前一天，《北京日報》陸續轉林自新傳話的副總編輯孫長江，表示什麼決定不算數，要照常工作。

面對學運李鵬說他是管經濟的

在李錫銘向政治局打「請戰報告」的前一天，總書記趙紫陽已準備到蒙北京當代表團團長，因此沒有參加次日晚政治局的討論，也無緣去向鄧匯報受命。鄧談話之後，政治局立刻形成兩套班子，由李鵬、姚依林主持日常工作，喬石、胡啓立、李錫銘分管制止學運和動亂。具體落實在教委主任李鐵映身上。李鐵映一個月前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對鄧大人所講的七年「最大的失誤」作了：「我們中央和國務院是實行集體領導，雖然我主持教育工作只一年，但是我願意說，在這個問題上我有責任」的回答，曾經引起中外記者和社會的強烈的議論。但是比較李鵬在國務院召開的部委會議上連說三遍：「我認為政府工作是我前任的責任，我負責任得多。」但是即使有責任心，以李鐵映的威力和魄力，要制止如此規模、如此背景的學潮，確實也是有心無力的。一位國際通人，最高等級的公主二十八日背對人說：「昨天我們家吃肉丸子，我們說咱們要是去天安門，也會被學生割成肉醬，正好做肉丸子。」

四月二十六日，在李鐵映求援之下，四常委開會討論，李說：明天學生要上街怎麼辦？胡：不能流血。趙：不能流血。姚沒講話。李說：反正我是管經濟的，如果鬍能發展到不可收拾，就是我吃了安眠藥，也可以把我叫起來。

此時胡確實代表了各位大員。《工人日報》登出一篇罵胡耀邦召魂，在這大人的短文「也要是鼠聽得長心」，一時民街走起。國家主席楊尚昆當天要聽工會記者說話者換掉，不換就算了。一向順從聽話的記者竟然回答：「別換了，全聽就這一份報。現在常領導的說話都沒聽信，連工作不聽，還能工就都聽了。」

去了企業，結果企業吃香了，連談中央派專人調查，如果有罪，依法懲處。」他要求此信能在黨內公佈，結果遭到李鵬反對，李說這樣會對黨內其他人形成壓力。

趙紫陽「五四」講話扭轉時局

五月四日上午十時，亞銀理事會二十二屆年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趙紫陽沒有參加開幕式，只被安排禮節性地會見鴨長和高級官員。據說只安排十分鐘。但是當數位中國人當晚在電視機前，看到和聽到的是總書記蒞臨本國的演講。

北京大學校園裏，上千人圍在一起聽趙紫陽的做場講話，講話錄音，掌聲一片。

趙紫陽的講話提到貪污腐敗現象產生是因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和公平化不夠，透明度不夠的分析；趙紫陽還提出要「治官、理智、克制、秩序，有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趙紫陽說：「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也會這樣。」

可以設想，如果趙紫陽的主張可以貫徹，天安門前學生們的激昂情緒可能緩和下來，並最終得到平息。但這個講話被認為是沒和任何人打招呼，是無組織、無紀律的作法，而且是首次把黨內的兩種不同意見公開暴露在人民面前。

傳說，趙紫陽的這個講話是變形起草。

自學運開始，被學生罵為「胡說八道」的《人民日報》，以頭號版面生動而真實地連續報導趙紫陽講話引起積極反響。首都高校自「五四」起陸續復課。

五月四日下午，高校學生學習大遊行，引起大學生和市民瞩目的，是數百名新聞工作者戴着「不要遺我們無語」的口號，加入學生隊伍遊行。

五月五日，李鵬稿出制止學運以來的第一個具體行動：召集八所主要院校的黨委書記和校長開會，講：「趙紫陽同志的講話、只代表他個人意見，中央精神是小平同志的講話。」

同日何東昌召開教委司局長級緊急會議。何東昌說：趙紫陽同志在朝鮮就知道鄧的講話和社論，他是同意的。在「亞銀」的講話，他是在特定的環境，對特定的對象講的話，不能代表黨中央。

北京大學針對何氏講話，貼出一張大字報：「鄧小平和中央不一致」。

五月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預備會議，北京市提供七個文件，其中一個是關於要堅持「四・二六」社論精神的，逐條批駁了的「五四」講話。

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召開，會期一天，出事的市、省長參加。當天長安街公安部門前出現「安定團結是建設四化的基本保證」的大

標語牌。

趙紫陽在會議上提出五點：一、否定「四・二六」社論；二、由他本人承擔發表社論的責任；三、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包括他的兩個兒子）官倒行爲的機構小組；四、公佈全國副部級以上幹部的行爲背景；五、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擴大會議上只有萬里支持趙紫陽的意見，主張可將趙的五條意見在人大公開討論。遇到李鵬的反對，李說：「不能召開。」

十日下午，萬里只好召集委員長會議，全體部委員長一致通過：①將有關清理整頓公司情況匯報；②聽取關於學生遊行和罷課問題的報告；③審議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④聽取關於新聞法情況的報告；⑤審議關於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時間的決定。列入下次全會議程，時間定爲六月二十日。

十一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趙紫陽會見保加利亞客人的談話，內容是「政治體制改革要步子穩，中心是民主和法制建設。」

十二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下月召開人大常委會的消息。

十三日，萬里出訪加拿大、美國，《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人大常委八次會議議程深得人心。萬的努力反映鄧好，但是還不能達到趙的五點的作用。

鄧小平說「我的話沒有錯」

五月十日，楊尚昆向鄧小平報告了伊朗總統哈梅內伊將要求會見鄧小平。邀待在北戴河的鄧說：「你就告訴他，我心情不好，讓他們回去吧。」

可是這位伊朗總統堅持要見，見不到鄧就不走，而且也不準備見李鵬了。鄧小平只好從北戴河起程返京。十二日，報紙發表了鄧小平會見伊朗總統的消息。一句「和爲貴」令人們猜了一日晚看到電視新聞一直議論到第二天接到報紙。不過無論怎樣分析，報紙上透露鄧的這次講話也只能是過渡關係問題。

至於對還在發酵中的學運，鄧仍堅持「四・二六」社論，他說：「我的話沒有錯。」

趙紫陽公開了黨的機密

五月十三日，一千餘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只要求答復兩個條件：否定「四・二六」社論，肯定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要求和高級領導人對話。

同一天，趙紫陽同首都工人座談，表示氣和致歉正抓緊研究解決學生和工人要求問題，希望公民不要做妨礙中蘇高級會晤的事。

當晚，閻明復邀請部份學生、教師座談，學生領袖王丹認爲閻明復是一位好人。十四日凌晨兩點，李鐵映、李錫銘、張黎同等人到廣場勸說學生回校，被學生用「噓」聲趕走。

當天上午，李鵬聽說首鋼工人要支持學生，心急火燎，立刻也跑到首鋼和職工座談。

十三、十四日兩天，閻明復月以繼夜請來知名人士，請來「四・五」運動的一批老戰士與絕食學生談判；十四日晚七點，他含熱淚、官佈勸阻學生的工作失敗。他對大家說：「如果你們一定要把黨中央分派、那你們的行動將很不利於改革派。紫陽同志的意圖將很難實施，今後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將很不利。」

十四日夜間，趙紫陽說爲學生絕食無論如何不能再拖了，提出十五日凌晨去看學生。耶陵看已組織好了，但李鵬出來阻止說：「你如果去廣場看學生，你就是分裂黨中央。趙的車隊，只好在廣場繞了兩圈。

十五日，絕食學生已發展數百，刺耳的救護車往來於北京各條街道。長安街擠起彩旗，迎接蘇共領袖戈氏。成千上萬大學教授、講師、學者、記者、作家、打着知識界的大旗走上街頭，所謂的學潮是一學生愛國，我愛學生一，「我們的孩子在挨餓，鄧小平，你的孩子在作什麼？」遊行之中，傳來十一名學生於午夜凌晨如再得不到政府回答，將自焚的消息。北京城人民的情緒快要點着了。

晚間電視，雖然有場面是歡迎戈氏的儀式改爲首都機場舉行的消息，同時也有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歡迎宴會。

可以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戈氏懷有好感，特別贊同他的「公開性」。十六日，更多的知識份子和民衆上街，公開表達對當局的憤怒，以及對戈的上張的讚揚。

十六日，鄧小平從西山趕來和戈氏會見，完成了歷史性的中蘇最高級會晤。

當天晚上，趙紫陽與戈氏進行總書記會見，趙對戈納巴喬夫開門見山說：「七八年以來，鄧小平是國內外我們廣爲公認的領袖。」兩位改革派總書記如此直言不諱地談「公認的黨的領袖」，確實令人吃驚，也令人不舒服。但是當趙向主張「公開化」的戈氏第一次公開了「中央十三屆一中全會」的「一項鄧重決定」：「在重大問題上仍然需要鄧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要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人們不禁暗暗佩服他的勇氣，趙向人民實行「公開化」，在中國這樣的政體之下，確實需要點人的勇氣。

在趙與戈談話之後，鄧找來薄一波、李先念、楊尚昆、王震、鄧穎超幾位老人，溝通這次談話找謀求

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正在絕食的學生。

，討論對學生運動要不要在「四・二六」社論基調上往後退，老人們一致認爲不能退。退一步，退兩步，學生就會進兩步。他們說，退一步，學生就會進一步，學生的最終目的是要進行共產黨一黨領導的「四項基本原則」。

李鵬指趙分裂黨中央

十六日，趙紫陽曾再次提出去廣場，保衛部門以不能保證安全爲由而阻止。

十七日，廣場絕食已達一百二十小時，送往醫院搶救的已達一千人，北京市民情緒激憤，遊行隊伍情緒更加激昂。

十七日常委會也討論此事，趙紫陽要求和談，首先談話，他說：「不能實施一個人對這次學生運動的定性，大家就不能改動。學生運動的主流是好的，是要推動改革和開放，打倒的是官倒。」

李鵬經決反對趙紫陽的意見，他說：「動亂多年，成績是主要的，如果是主要的，那麼這次學生運動的主流是好的，如果說「四・二六」社論上述下來，政局和黨就要受重大損失。」

這次會議只有一個人騎牆，就是胡啓立。他說了兩種意見等於沒有意見。

會後，趙紫陽要求和李鵬單獨談話。

十七日深夜，鄧找在位常委和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彭眞幾位老人，邀請趙紫陽到第一線，要他承擔全部責任。

趙紫陽又急中了下午常委會的意見，李鵬再反對。在鄧面前表現精疲力竭，趙和胡的意見被否決。

最後鄧表態：我贊成常委大多數同志的意見。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成績是主要的。

趙紫陽說：鄧小平同志，我不能和你的意見保持一致。下一步工作，我很難執行常委會決定。我身體不好，執行有困難……

鄧立刻對他進行批評：你知道少數服從多數是我們黨的原則，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隨沒有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提出去看看學生。

北時已是十八日凌晨，趙和幾個常委分頭去醫院看望正在被搶救的絕食學生。

十八日上午，常委會繼續開，研究如何實行軍管，軍隊進城。

趙紫陽提出辭職，理由是「我身體不好，無法執行常委會的決議，下一步工作我無法進行下去。」並交一封書面辭呈請楊尚昆轉鄧小平。楊尚昆當即反對，說：「大敵當前，要充分體現黨中央的團結一致，才能制止動亂，你的信我也不轉。」

李總說：「你現在辭職，也是要分裂中央。」

趙紫陽收回辭呈，提出去看學生。常委會要李鵬和趙一起去。

和學生見面時，李鵬帶色盲鏡地對學生代表說：「黨和政府從來沒有說過你們學生搞動亂。」但絕對北大王丹單獨說：「我不想把話說不好後果的責任推給你和高翔開希，但是客觀上已經造成這種後果了。現在全國形勢很糟，這實際上是比文化大革命還大的動亂。」這說話開始起好作用。

鄧小平親赴武漢調兵遣將

十九日凌晨，趙紫陽單獨去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趙紫陽登上公共汽車，老淚縱橫，用同學的橫音喇叭發表談話。他想切希望同學們健康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那一天。他說，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坐在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學生被感動，決定自十九日晚九點起停止絕食，改爲靜坐。

此日，鄧小平起程去武漢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就是組織「第二指揮中心」。

北京市當天下午召開處級以上幹部會議，再次提出按「四・二六」社論統一思想，並且提出以後講話要以李鵬講話爲準。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村中心發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出關於時

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年）

十二月十六日―二十五日　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訪問蘇聯。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抵達莫斯科。

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會見斯大林。

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出席斯大林七十大壽慶祝會。

毛澤東大事編年

（一九四九年）

一月一日　毛澤東為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撰寫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一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一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二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三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四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五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六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七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八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九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一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四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一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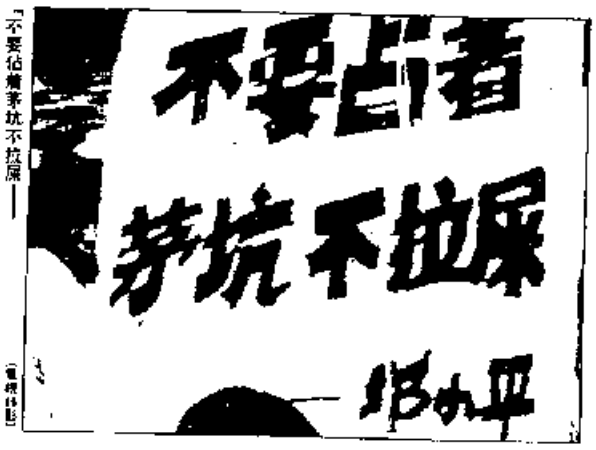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三十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二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十二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關於組織第三野戰軍前委的決定。

中共高層權力大攤牌

鄧小平是決策的大家長，趙紫陽、李鵬是執行的當家人。一年來李鵬已成老人的新寵。趙去北朝鮮，李鵬在背後捅一刀。趙回國處理學運有心無力，終釀成十八日的大攤牌。

齊辛



「不要佔着茅坑不拉屎——鄧小平」。（香港傳真）

本文執筆時，正值北京局勢最緊張的時刻：軍隊在城外被學生及民衆攔阻，天安門聚集着以十萬計的民衆，在紀念碑下，一層層地坐着約二十萬的大學生，天空盤旋着直昇機，學生的廣播宣稱軍隊將在凌晨五時「強硬掉」二十萬學生，並已發出監獄及準備在清晨「打掃」現場。

在戒嚴令及封鎖新聞的情況下，對學生的鎮壓行動一觸即發。北京的局勢抓緊了中國大陸及海外華人的心，各地示威支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波濤激湧，香港更是爆發了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百萬人的大遊行。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北京傳來的消息卻不是使人愉快的。

趙下台，還是李下台？

五月二十日凌晨電視台直播了李鵬和楊尚昆的講話，顯示了這兩個人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正執掌最高權力，並準備以強硬手段對付學生。而在一天前，當到天安門看望正在絕食的學生、並含淚說出一番感人肺腑的話的趙紫陽，據傳已經辭職，儘管未獲批准，但從李、楊講話時他不在場、以及他對學生的態度與李鵬明顯不同的情形來看，他縱使沒有完全失去權力，至少也「靠邊站」了。這意味着中共處理學生運動的溫和路線受挫，而強硬路線抬頭。正如每一次自發的羣衆運動都要犧牲一個羣衆較為接受、擁護的人一樣，趙紫陽很像是七六年的鄧小平或八六年的胡耀邦，看來也會下台。

然而，與七六年及八六年不同的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幹部，都不再受騙了。李鵬的混滑是表、顯倪黑治的講話，說是學生、民衆更堅決地抗議的動員令，而且動員令及於海內外，「李鵬下台」的聲音從北京響至全國，響至全世界有中國留學生或華人的地方。

本文執筆時，李鵬仍是鄧小平支持下的第一號當家人。然而，依然有一個年邁的獨大的一意孤行，李鵬能撐多久呢？一個政府總理，若受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反對，就追使執政黨作一選擇：要保住他，還是保住執政黨？趙紫陽雖被迫下台，但為了平息民憤，李鵬恐怕也要速早被犧牲。又或許等鄧去世後再來一次「粉碎四人幫」。

趙避風頭，還是棄趙用李？

李鵬是在八七年十月，中共舉行十三大的時候，上升為政治局常委和代總理的。當了幾個月代總理之後，到八八年四月，七屆人大，就職除總理之職。在任代總理及剛接任總理這時，李鵬每談及他的工作，必然會提到趙紫陽總書記的領導。

但自去年亞都會議以後，李鵬的權力地位就大為加强。今九十年代❤去年十月號，曾報導李鵬、喬石是老人們的新寵，相信是有根據的。

這以後，李鵬在公開談話中，已很少提及趙紫陽，更不會提到在趙的領導下了。今年四月十四日，李鵬在訪問日本時，回答記者說，他同趙紫陽「合作得很好」，「我們經常就中國的重大問題個別地交換意見」，「當然不是說我們兩個人必完全一樣」，「我們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可能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有時有這樣那樣的看法」……。這段話也許沒有說錯，但整個論調，與以前相比，就大有不同，顯示當至少李本人認為，兩人的權力地位已經相等。

胡耀邦去世後，中共當天沒有下半旗。舉行了高層領導人出的追悼大會，卻沒有組成一個治喪辦公室，而只是組成一個治喪委員會，這相信是在羅列名治喪委員會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協調。至於趙紫陽在悼詞中，稱頌胡耀邦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卓越的領導人」，據說都使鄧小平及其他幾個超級老人不滿。李先念、薄一波等沒有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也顯示出元老對胡的一生，有不同的評價。

胡耀邦去世後的追悼會是在四月廿二日舉行的。四月二十四日，趙紫陽出訪北朝鮮。二十二日之前，黨運已極為激昂，從當時的氣氛來說，中共政治局都應該及早開會來討論緊急的局勢了。然而，四月廿三日，趙紫陽仍在北京時，卻沒有召開這項的會議，而在李鵬送走了趙紫陽的當天，由李鵬來主持政治局的討論。為什麼趙紫陽的出訪不能延期？即使中共需要現在戈爾巴喬夫來訪前對金日成施以壓力，趙紫陽的訪問也還可以押後幾天吧？而且，為什麼不能在四月二十三日開會？

答案無非是兩個因素，一是趙紫陽故意走開，由李鵬去抓這個燙手的山芋，然後他回國再來收拾殘局，這樣對他的權力地位更為有利。北京學生的順口溜已說出來了：「向昆李鵬請保重，我去朝鮮避下風」。另一個因素，則是鄧小平和其他超級老人，不信任由這個性格比較溫和的、反自由化不徹底的總書記去處理這次學潮，他們要一個更硬話、更能執行強硬路線的人去代替趙。於是，二十三日，很可能是李鵬、楊尚昆去向鄧小平匯報學運的情況，並等大了運動中喊出反對共產黨、反對領導人的口號的部份。鄧小平藉口趙紫陽要出訪，就把處理學潮的事交了給李鵬、胡啓立、喬石負責。

根據口後事態的發展，兩個因素當中，以後一個的可能性較大。

鄧對學運定性、定策

二十四日的政治局會議，在李鵬主持下，將學運定性為「有預謀的動亂」，是「有組織、有計劃、以反對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嚴重政治鬥爭」，並決定嚴厲鎮壓。二十五日上午，李鵬、楊尚昆向鄧小平匯報，鄧表示通過一次「學生政治動亂」，其目的在於「把有希望的中國變成沒有希望的中國，使我們永遠沒有希望」，因此要嚴厲鎮壓。鄧並表示，在制止動亂時要注意避免流血，但要完全不流血很難辦到，最終可能還是要抓一些人。他說，在處理事情時不要怕有人罵娘，不要怕國際輿論反應，四項基本原則很必要。鄧又強調，這次動亂有後台，有黑手。如果學生搞團結學生會，就强行宣布解散。

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及其後袁木同學生對話（二十九日），袁木的記者招待會（五月三日），李鵬與絕食學生的談話（五月十八日），李鵬在北京黨政軍大會上的講話（五月十九日），基本上均是按照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聽取匯報後的談話作統一口徑。在中共當前的政治格局中，大家長對一件事定性、定調及作出了決策以後，當家人只能照着去做。即使在事實面前證破了頭，在大家長未改變主意之前，也只好硬着頭皮去辦。

把矛頭引向趙紫陽

不過，趙紫陽名義上仍是第一號人物，而且他原是最主要的當家人。相信在他出訪北朝鮮以前，他在對待學生運動方面，已與李鵬、楊尚昆等意見不同，而他的溫和路線不被鄧小平接納。而在他出國期間，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他所選擇的「全國學聯與北京高校學生們」進行對話中，卻有一股非常明顯的對趙紫陽的攻擊。

一個被選去參加對話的學生說：「領導人要同甘共苦，每星期要打兩次球，與同甘共苦的精神是否有很大的反差？」

袁木回答說：「兩個人球在我們國家還是很少的，但是如果指於從國際交往的需要打一打不是不可以。是不是打得太多，這個實際情況我不太清楚，假如這位同學所說的是事實，我可以負責轉告給有關領導人。不過在這裏我亦願使傳遞一個信息吧，中央及政府其實也知道羣衆有此反應。」

袁木的回答在邏輯上很奇怪。領導人如果把國務管得很好，他工餘時間打打球實在並不過份。一定要把這事扯上「國際交往的需要」，那麼如果出於「國際交往的需要」，是不是領導人也要打籃球、踢足球呢？

不過，這還不是要點。最重要的是袁木公然議論趙紫陽的高爾夫球「是不是打得太多」。而且當天參加座談對話的學生，是由當局選定的，電視三個小時直播，據在北京的人說，講到這件事時，學生拿出一本體育雜誌，封面正是趙紫陽戴着黑眼鏡在打高爾夫球，而且電視鏡頭停在這封面上幾秒鐘，並在其後兩次的摘要播放中，也作如此處理。

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是李鵬給趙紫陽出國期間，利用這個對話會的機會，向趙紫陽捅一刀，更想引導學生把矛頭指向趙紫陽了。

趙紫陽有心無力

四月三十日趙紫陽回國。他連續作了好幾次講話，在不違背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指示的前提下，盡量用緩和的語氣，想平息這次事件。其中五月四日在會見亞銀理事會的成員代表團團長及高級官員時的講話，被一些學生與知識份子稱之為「紫陽宣言」。他基本上肯定學生的「合理要求」，對「有人利用」這一點不作强調。並指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


他們爲民主自由，拼擲自己的性命。（本刊特約記者攝）



同學一律禁食。

生，或打傷者，均應嚴加懲辦之決議書發表前。正在這時候，趙紫陽和李鵬、姚依林、胡啓立、李瑞環、三人分別以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黨組織和政府首腦的名義，向各省市自治區、各直轄市政府發出一份絕對秘密的命令，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的文件及來電的名單亦已報出，而趙紫陽（不在名單內）則完全上作。趙的前秘書、鮑彤、杜導斌、國家體委所的田紀雲、王丙乾、李錫銘、方勵之、嚴家其等知識份子也可能被捕。

北京的高級領導人對學生運動的態度，中國的未來，以及個人的命運，都在這個時候作出決定。趙紫陽、李、楊的小平恐怕是爭奪把手操縱的。趙自知過，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分裂以至引起不可收拾。部小平不會容忍中國局勢的全面失控，恐怕還是站在鄧小平一邊。

■

九十年代，1989/5

十八日下午，李鵬、姚依林已回到小平家，並取得鄧的上方寶劍，因此到晚上，李鵬在民眾代表會議結束，一方面宣佈戒嚴外，表現得信心十足。但天安門廣場學生的抗議之聲，依然不絕於耳。

李鵬就學生絕食團對話之後，就急召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委員加候補委員共有十八人，三位總書記趙紫陽、胡耀邦、十九人。但沒有人會議開始，有二十多人參加，其中包括國家副主席王震。

在政治局會議上，王震、楊尚昆、李鵬指出學潮無限度、擴大，責任重大。趙紫陽提出不同意見，他提出解決問題的四點意見：一、他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及實行戒嚴；二、他說，現在我們一直強調我們的目標是學生的要求是一致的，但這「一致」怎麼體現呢？現在學生已經提出的要求的是否合理，因此他建議對學生的要求進行分析，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有的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分別對待，採取不同的方法解決；三、他反對採取強硬的態度，認為這樣做會造成更大的動亂，而且會使我們在國際上陷於被動；四、他認為現在的問題是要冷靜，要理智，以防他人不懷好意地利用，於是得不到問題。政治局會議大體通過，決定由李鵬會見學生代表，向學生說明政府的立場，要求學生停止絕食，回到學校去。

趙紫陽在會議上沒有投反對票，但在第二天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他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並表示不參加第二天的政治局會議。

趙紫陽必會復出

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辭職後，學生於當天下午四點左右獲悉此事，改變絕食決定，小時後，李鵬的談話錄影播出了，給學生又當頭出現一個人物更多的絕食抗議。自從戒嚴令後，北京、學生與民眾的以血的談談，每天都如臨大敵，一觸即發。

趙紫陽曾給予壓力。然而，事態的發展，或許令趙大失所望。國內外輿論對學生運動的支持，「戒嚴作民主和進步的軌道上解決。」

在五月四日的程序示威遊行後，加上「學生罷課」的發表，學生四大訴求決定在五月十五日達成了。事情看來已經到了終局。

然而，在學生的訴求的問題上，卻一波三折。關鍵的問題是北京高級學生代表（事實上就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的代表）直接對話在即，以及是否就絕食學生問題、以及是否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及官方宣布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五月十五日的指示大相抵觸。當局會表示在五月十二日以前就對話問題作決定。然而，到五月十二日，趙紫陽的談話仍然無法找到可以解說都小平決策的主要的論點。於是，五月十三日，學生決定五月十四日結束絕食，而絕食團已經有三百人，而他們也沒有足夠的決心，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起先，絕食的只是一百多人，而絕食團已經有三百人，而他們也沒有足夠的決心，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同時，絕食團已經有三百人，而他們也沒有足夠的決心，在天安門廣場絕食。

五月十七日晚間，趙紫陽走向會場時說：「同學們來看我們，我們很感動。我們老了，沒有什麼了，我們不擔心個人的安危，我們擔心的是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黨的命運。」

五月十八日

中共的大分裂

北行放語之一

羅　冰



趙紫陽與李鵬會經是「戰友」

在中共內部，黨政軍已處於大分裂狀態，裂縫也必將日益擴大。

國務院司法部、公安部都出現標語，要求李鵬下台。而北京軍區大院也出現了「李鵬應該順從民意主動下台」的標語。解放軍三大總部離休老幹部四、五百人成立了一個老幹部聯盟，叫支持學生民主運動老幹部聯盟。

李楊集團調重兵入京，固然爲了防止政敵的軍事政變，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出於方便他們攫奪黨政軍大權，即保衛他們的政變……

趙紫陽「五四」談話也是罪証

學潮人爆發後，趙紫陽，在主張以溫和態度對待學生，還是部平和牛鬼之流十分不滿的。鄧評當面批評趙紫陽「軟弱」。但是趙還是繼續「下去」。趙的，次提及學運的談話，已被李鵬之流視爲反黨罪証，那就是五月四日會見韓素女人時的談話。趙首定了學生行動的大方向，並主張最需要的是冷靜，抑制，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即興發言，沒有經過政治局常委會或書記處，李鵬，姚依林對此非常不滿，因爲趙的講話受到大學生歡迎，就指爲利用學運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國內外、港台反革命勢力已勾結起來」

李鵬，姚依林發表一九，一九」講話之前，已暗中給趙紫陽「反革命」的帽子。在他們，決內部的口頭傳達中，說什麼「國內海外反革命勢力已經勾結起來」，「美國總統布什支持中國學生運動中國內政的干涉。」「台灣開國民黨中央常務會，提出不僅在理論國學生鬧事，還要在物質上支持。」他們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中資本主義。」，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推翻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其辛有人提出要把國民黨請回來，在中國成立兩院，台灣，大陸各一院。」

傳播趙紫陽「反革命密件」

在此之前，已經傳出趙紫陽身邊，位高級智囊團人士，向中共了一份趙紫陽秘密指示工作人員起草的（政治改革總方案設想），密件」爲的設想，其中有關放黨禁報禁，軍隊國家化，香港高度岐兩岸平等對話等等內容，還規定在未出現之前，是討論和立法然，這個被說成是出賣趙紫陽的人所提供的，密件」，已成爲上述的一個根據。

這個「密件」是假是假，一時難以核實，不過這個文件，已經射向趙紫陽的一枝子彈了。

在高幹中傳達趙紫陽「四大罪狀」

現在，李鵬還不敢把頭傳達的範圍擴大到他們同伙的圈子之二十二日下午，北京市委向區級以上幹部內部傳達的却是另，內容所謂趙紫陽的，四大罪狀」，對北京學潮處理不當；二，在會見支持動了黨內機密；指責大事情由部決定，職責違反黨紀；三，一堵的高參，場官的「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屬於反動組織；四紫陽的指揮，以及具公子從事官的的事實，說明趙是國內最大的貪污犯。

不過，截至目前，這四條「罪狀」還未向黨外人士，以及黨內下幹部）公布，是真是假，即未必否。

趙紫陽重感冒還是被迫反省？

這時候，趙紫陽已失去踪影三天。社會上就流傳了趙紫陽在五被軟禁和被強迫反省的傳說。這並不是無根據的。在月二十日下午、楊尚昆爲首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召開部級以上幹部及八級行政以會議，會上傳達了三條指令。有的老幹部提出問題：「紫陽同志現在何以在十九日晚間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沒有出現？」這時候，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組織部門官員，在安頓撲斗之後，持會議者又補充說：「趙紫陽現在生病，不能來。」正當衆人表示懷疑時，主持會充說：「此事不許外傳。」人們明明是到趙紫陽在十九日清晨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同學時，魅康狀況良好，只是心情沉重而已，說他一生病，一其後有人說是重感冒），能讓人相信嗎？

萬里也不同意兩個拳頭組種

在政治局委員中，萬里的態度也是相當突出的。就在四月二十二日鄧次政治局會議上，萬里表示了和鄧小平不一致的意見。他首先提出，「不能橫硬碰硬」。鄧聽力不好，問萬里：「你說什麼？我沒有聽清。」和鄧私交甚萬的委員長提高嗓子，用兩個拳頭比劃着說：橫硬碰硬，效果恐怕不好。當有在會上質問：「武裝警察和公安部門已經做好了防暴的準備，控制局勢是沒有問題的。」但當天，鄧小平還是親自表了要求中央警衛團一、八三四一部隊」、全部開入京城，維護人戒備狀態的命令。害怕學生運動，民主運動是鄧小平的一個政治特徵，似乎已鄧成爲他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軍委通電趙紫陽無調兵權

趙紫陽問題的最後解決，有待於中共的四中全會。相信全會在五月底，六月初舉行。據說主要議程之一就是處理趙紫陽問題。

不過，趙紫陽似乎大勢已去了。他的觀點和積極支持者相繼都遭受迫害。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軍委通電全軍，軍隊調動權只有鄧小平和楊尚昆。實際上這個通電把趙紫陽「總軍委第一副主席的權利取消了。由此也可知趙的處境多麼不妙。

重重危機等待着李鵬

經過一段時間的最後較量，李鵬終於打散了趙紫陽，和楊尚昆，起奪取了黨政軍大權。

不過，他的路並不平坦。前面等待着這個野心家，陰謀家的，是重重危機。

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勢將加深。次山口百惠到不佳的，而且，定有更大的爆發。而中共內部，黨政軍已處於大分裂狀態。裂縫也必將日益擴大。

目前，在中共內部，基本上有兩派，「鎮派，堅持「四，二六」社論和李鵬一九，一九」講話，一鎮派」說民趙紫陽「五，四」講話是錯誤的，中決精神」。前者敵視學生，後者同情學生。不過深更深的層次看，「鎮派」是假守派，反改革派，鎮派是傾向於開放改革路線的。

百餘幹部上書　公安部出現反李標語

從中共在這次學運中暴露的內部分歧，就可以看到中共分裂的狀態，看到鎮派，同情派和鎮派，強硬派的鬥爭。

參加民主廣場行示威的黨政軍機關幹部，宣傳部門工作人員，是趙紫陽的同情派，他們有一個口號和學生的口號是相同的，就是「李鵬下台！」

統戰部長閻明復對學生一直採取溫和態度，他和一百五十多名黨內幹部聯名爲信給黨中央，要求不要鎮壓學生，他們顯然也是同情派。

國務院司法部、公安部都出現標語，要求李鵬下台。李鵬加祖，十分惱火，又十分恐懼。

中共革命會籌備組號召反李鵬

萬里從美國提前歸來，所以不能立即飛返北京，却在上海逗留，絕對不是健康問題，而是另有原因：

目前激憤的學生和市民已把希望寄託在改革派重要成員萬里身上，因此，北京學生準備動員十萬人左右去機場歡迎萬里，並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這樣勢必使中共中央陷於被動。所以早在萬里回國之前，中共中央就電告萬里，取道上海返北京，避免加劇動蕩的局勢。同時，鄧小平也對萬里作了指示，要求萬里首先在上海稍事休息。然後赴京參加政治局會議和四中全會。

自五月十九日午後，開始有兩個所的組織出現在北京，一個在天安門廣場，名目是「北京市自治聯合工會」，另一個設在海淀區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稱「中國共產黨黨員團結革命委員會籌備組」。後者號召「切反對李鵬的中共黨員「團結起來，打倒黨內反民主的野心家」。

七路大軍圍京城的秘密

中共內部的分歧、矛盾、紛爭，在軍隊方面的表現更加突出。

在李鵬「五．一九」講話前，中共中央軍委就已決定調兵二十二個師（一說二十四個師）入京，以「確保」講話之順利貫徹。

十餘萬至二十萬人一開進北京。兵分七路，一路來自北京軍區，除保定的三十八軍之外，還有二十四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六十五軍；一路來自南京軍區——二十軍；一路來自瀋陽軍區——三十九軍；一路來自蘭州軍區——五十四軍；二路來自濟南軍區——五十六軍；一路來自成都軍區——五十五軍。

一路是空軍——十五軍。

北京人戲稱以為大軍圍城，是為了鎮壓學生。當然，這是一個目的，但絕對不是主要目的。對付學生何必用兵十萬？而且這些部隊還有地兵、裝甲兵、騎兵等兵種，難道要向學生開大砲，放飛彈嗎？

顯然，這裏有一個秘密。

一些軍頭向鄧表示「想不通」

在李鵬的「五．一九」講話和宣佈在京局部戒嚴之前，五月十六日，楊尚昆根據鄧小平關於準備全國軍管的指示，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會議在北京西郊舉行，軍委幾大要員、各總部首長、全部參加，幾大軍區的司令員也趕來赴會。會議專題討論和研究在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並決定加緊準備在京全面軍管。之後，會議就從各大軍區調兵入京問題做出具體計劃。

不過，據說這裏產生了矛盾，就是有些軍區對出兵表示有這樣那樣的困難。楊尚昆解決不了，把矛盾上繳，於是就有了鄧小平的湖北之行。

鄧小平在武漢東湖召集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級委會議「統一認識」，在討論當前形勢時，有不少現職軍區負責人表示反對或「想不通」，使鄧大大失望。

不過鄧小平還是在湖北、湖南賭了人京之兵。

二百多名高級軍官上書中央反戒嚴

據有關方面透露，在統戰部長閻明復等上書中央之後，中央軍委、總參、總政、總後勤部、各兵、軍種和北京軍區二百六十多名現役和離休軍隊高級將領名義給中共中央一呼籲中央冷靜、克制，千萬不能武裝鎮壓學生運動。二百六十多人中，三分二是現役軍官，其中有兵團司令員、師長、中央軍委辦公廳副主任、總政治部青年部長等高級幹部。這封聯名信已疑給了楊尚昆。

還有二十幾名軍隊老幹部，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來見鄧小平，不為所見，由楊尚昆在中南海和這批老幹部的五位代表會談了三十分鐘。楊要求軍中老幹部不要感情用事，要從全國大局出發看問題，否則全國立即陷入混亂。這幹部不要感情用事，要從全國大局出發看問題，否則全國立即陷入混亂。

總參謀長的不滿和後勤部抵制戒嚴令

目前軍隊內外，還出現一個令李楊集團極為不安的情況，就是許多退休離休老幹部，已經紛紛組成聯盟。其中三大總部離休的老幹部大概有四、五百人，他們成立了一個老幹部聯盟，叫支持學生民主運動老幹部聯盟。這個聯盟已經被中央軍委正式取締了。

更加使李楊集團坐立不安的是遲遲出動這次調動軍隊很不滿意。因為他是總參謀長，調動部隊應事先知道，但這次調兵入京主要是楊尚昆決定的，總參謀長卻不知情，所以他認為等於被「架空」了。

油知，要將楊不穿軍裝的軍人調入北京和進行活動。不過這純化裝入城的軍人主要是擔負特務角色，準備在形勢對李楊集團不利的情況下，內外夾攻，控制北京局勢。這是說，他們的主要任務，還是提防兵變。

軍委另一部門後勤部表示對於進京五個軍的給養不能供應，因無計劃，這說明了後勤部領導幹部對此次發布戒嚴令的堅決抵制。

陳毅舊部將領呼籲不要流血

有消息說，七名高級將領（一中將以上）也進駐了不少外來部隊，使人懷疑，這種部署有監視北京軍區某些部隊的作用。而北京軍區人院幾乎沒走中央軍委，他們是前國防部長張愛萍（老紅軍）、陳再道（老紅軍）、宋時輪（老紅軍）、楊得志（前總參謀長）、葉飛（前海軍司令員）、李聚奎（前些人中間有一半是陳毅元帥麾下的功臣名將）。

有一個跡象：北京軍區機關大院附近二公里左右一也進駐了不少外來部隊，使人懷疑，這種部署有監視北京軍區某些部隊的作用。而北京軍區人院幾乎沒走中央軍委，他們是前國防部長張愛萍（老紅軍）、陳再道（老紅軍）、宋時輪（老紅軍）、楊得志（前總參謀長）、葉飛（前海軍司令員）、李聚奎（前些人中間有一半是陳毅元帥麾下的功臣名將）。

矛頭指向秦基偉

防止兵變的矛頭似乎是指向北京軍區。

有一個跡象：北京軍區機關大院附近二公里左右一也進駐了不少外來部隊，使人懷疑，這種部署有監視北京軍區某些部隊的作用。而北京軍區人院幾乎沒走中央軍委，他們是前國防部長張愛萍（老紅軍）、陳再道（老紅軍）、宋時輪（老紅軍）、楊得志（前總參謀長）、葉飛（前海軍司令員）、李聚奎（前些人中間有一半是陳毅元帥麾下的功臣名將）。

關於「三野」系統一鄧小平上台重用一批軍內上層矛盾人，積怨極深一，在當前的政治鬥爭中，有些人可能會採取報復行動。

鄧楊調動的軍隊，據說主要是當年劉鄧大軍的部隊，以及陳毅元帥麾下的部隊，如福建、四川、太多是沒有進過大城市的，據說，鄧小平最擔的支柱山，大部分組成，沒文化一水平低一的農村兵。

徐向前元帥拍案而起：「誰敢傷害……」

有人說在調動的部隊中，有些前老帥拍案而起，說：「誰敢傷害我親手栽培他！」這句話對李鵬及陳希同命令的指戰員起了巨大的威懾作用。因此，五月二十二日清晨的官方廣播以及報上刊登的關於鄧、徐、聶、葉四老陪「調話」並勸說大學生回校復課的消息是難以令人相信的。有人說，如果事實的確如此，何不請兩位老帥用錄音講話或在電視屏幕上當面的方式，面對面的進行勸說。北京市委控制的日報、晚報上對於天安門廣場，面採用雙以證實的文字報道

中共高層改組內情

□ 弓 文

趙紫陽爲什麼會被革除一切職務，趙在什麼問題上激惱了鄧小平？會否被繼續清算？
胡啓立、芮杏文被免職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鄧爲什麼會選江澤民出任總書記？

引起學地震驚的中國大陸「學潮——動亂」——暴亂一事件，導致了中共核心決策層的改組。可以肯定，就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來看，在內外的政治評論界至少在三個方面是未曾預料到的。

一是在「五．四」七十週年之際發生的風潮，會波及上、廣、工、商各界，而且在北京、香港等地相繼出現百萬人大遊行；

二是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

三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會選出江澤民取代趙紫陽出任總書記。如果說兩年前趙紫陽接替胡耀邦是順理成章之事，那麼今次江澤民晉升，就屬異乎尋常之舉。

然而，只要平心靜氣地觀察那深刻而又複雜的背景及由來，各種問題皆可冰釋。

高層多次地討論「退不退」

鄧小平宣稱，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整個的大氣候和中國國內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而且早來要比遲來好。

所謂一國際大氣候」乃是指東歐國家的改革浪潮中，帶有明顯的西方民主化趨向。鄧小平稱，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受到挑戰。而中國大陸內部，從學潮到社會騷動，就有民主改革的要求，多數人開始建立那種西方式的民主。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說過四、五月間爆發的學潮，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廣的一次學潮，兩次衝擊所謂「天安門廣場」，這種情況就是「文革」十年內亂時期也沒有過。上千人連續多天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這也是建國以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由絕食而引起的連續大規模遊行，甚至超過了「文革」紅衛兵大串聯的時代，便無疑對社會主義重新造成一些法輪遭到破壞，就破了劇烈的社會震盪。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介入。

中共高層曾就學潮中某些人激烈反對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進行多次研討。李錫銘說過，社論一發出後，多的參加學生的誤解，特別是使那些擁護改革、擁護社會主義、愛有強烈愛國心的學生感到寒心」。鄧小平認爲，「動亂」兩個字給加冕的，他主持的有多位中共元老及政治局常委參加的會議，討論，退不退，怎麼退」問題。即在社論問題上是否作出讓步的問題。顯然除了趙紫陽以外，其他人都不同意退。就依照要求辦到，如果退一步，中國的改革就會走上滑坡的道路。他說，「這十年來帶國主義的設想並沒有改變，他們我們合作，與我們講友好，目的不僅僅是搞我們國家的性質，把我們改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我們的一些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受西方資產階級的影響，確實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拿我看，無只是幻想，最後只能是變成一個依附於某個帝國主義、某個資本主義大國的附庸國。」

顯然，這也促使鄧小平、楊尚昆支持的中央軍委決定對北京部份地區實行軍事戒嚴。


趙紫陽失職，李鵬得勝？

當局指策劃者爲三種人

儘管楊中央軍委的決定，於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開始實施戒嚴，但各路人馬湧入京城的帶陰沒到了學生及市民的壓制。決策層已是無可避免的了。倘發展成六月四日的暴力流血事件，則是完全出乎人們意外的。中共稱「反革命暴亂的策劃者和組織者」三要是三種人：

一是少數長期煽風點火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鼓吹西方資產階級的人，同海外、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向非法組織提供錢和國家機密的人。

這裏面包括的人物上要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王丹、吾爾開希、封從德、魏京生、嚴家其、包遵信、劉曉波、陳子明、陳一諮、周舵、李洪寬、徐文立、王軍濤、王維林、高瑜、胡平、陳小雅、王希哲、李少民、張伯笠、張鐵志、熊焱、柴玲、封捷、劉剛、李祿、王超華、吾爾開希、王丹、周鋒鎖、李海東、張智學、王維林、王治柳、王丹、封從德

劉延東叛變 宋德福失勢 整換中央團

本刊特約記者 賀少明

陳雲、李鵬保守勢力集團，決意把所謂「反革命暴亂」清查到底。

以第七工委部一名副部長帶隊的工作組，進入共青團中央之後，團中央上下一片哀鴻。中央認爲，這次「反革命暴亂」，團中央有重大政治責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實際上已被停止工作。團中央書記處組織成員中，只有劉延東參加中央工作組工作。團中央內部還正在開展一場「背黑鍋」的揭發趙紫陽的反黨罪行的活動。

宋德福過去是總政書記胡啓立、總政副主任高幹子弟，也沒有重大社會背景。能擔任團中央書記會上痛哭流涕，並一再表示自己的立場：我是共產黨員，我認爲趙紫陽同志有錯誤，我自己也完全擁護中央的決議，但是我不贊成全盤否定趙紫陽同志，全盤否定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不利於黨的事業。

到目前爲止，中國青年報還沒有大動，原因是要等團中央改組之後，才能解決中國青年報的問題。被新聞界稱之爲中國青年報五虎大將的賀延光（攝影部主任）、李大同（編輯部主任）、郭家寬（記者部主任）、楊浪（星期六文藝版主任）、秦天舒（總編室副主任），處境非常艱難。五虎大將已作好了坐牢的思想準備。

賀延光曾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聞名全國的「四、五」英雄。他在接受中央調查組的審問時，自豪地說：「九七六年反對四人幫時，我是英雄，今天我是『狗熊』，你們讓寫檢查，我已經準備了五份，不讓我當記者，我馬上交出記者証；到我坐牢，我立刻進去；行了吧？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時我喊過一句話：民主萬歲！今天我還是這句話：民主萬歲！」



一手策劃撤換趙紫陽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

東探的風潮在於利用學潮，逼迫小平「表態」並完全隱退。

當政治局常委與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眞、王震等一干元老們決定對動亂採取「斷然措施」時，趙紫陽曾爲信誓旦旦代轉鄧小平，要求辭職，但爲楊尚昆等人所作罷。

五月十九日凌晨，他與李鵬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時，實際上已透露出了去職打算，足以當晚在解放軍總後勤部舉行萬、政、軍領導幹部會議時，他還以身體不適爲由拒絕到會，由此高層的分裂與鬥爭，亦因之表面化。

胡啓立、芮杏文免職原因

據五月五日北京各高校傳向報社及廣播電台起，直至北京部份地區戒嚴，北京新聞媒介除李鵬表態的《解放軍報》、《北京日報》、「北京電視台」「中央電台」外，人多數發生「失控」現象，演變成「動亂」。原生爲這潮水上加油的作用。

據瞭解，趙紫陽曾對胡啓立說，看來新聞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放大一點「新聞自由」風險不大；結果本來胡啓立兩眼發直，次的新聞單位負責人權頭會，無權無息地取消了。這也是胡啓立、芮杏文之所以被免除書記處書記職務的主要原因。

當局將繼續揭露的問題

目前，中共當局在對趙紫陽的錯誤繼續進行審查，其中顯然包括要進一步追查他與學潮和動亂的關係。另外，此次新聞風暴「不可避免」的論點，要把改府，企業中黨員的風氣問題與黨風分開；要把改革、大公司和大中企業的「歪風問題淡化」等，均與趙紫陽有關。

至於趙在黨務工作上的失誤，指趙對待「反自由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估計亦將有進一步的揭露披露。

江澤民能不能把握全局

今次，江澤民由政治局委員直接出任總書記職務，從客觀上看，自有其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就我國民心來說，江澤民是合適的人選。他在處理上海動亂時亦有獨自的做法；不過，他首次主持中央的工作，能否把握全局，尚待觀察。人們希望中共當的領導核心，在改革開放、整治腐敗等方面作出成績，從而推動各項工作穩步前進。

批趙公開升溫 反資成爲主調

——北京政局走勢一瞥

□張沐□

中共決定清重批判趙紫陽支持「自由化」和支持「動亂」兩方面的問題，具體「罪狀」國慶前列出。

當局指趙紫陽使「思想上自由化、政治上多元化、經濟上私有化」的主張泛濫成災。

江澤民說，鄧小平從八〇年起年年講反自由化，但趙紫陽不聽。

趙紫陽的《我的發言》，與胡、芮的檢討不同，趙拒絕認錯。

中共決定取締黃書和黑書（自由化份子的著作），整頓新聞、文教，重新發揮政工幹部的作用，重提以「延安講話」爲文藝指針。

趙紫陽下台已一個多月，取而代之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已先後在各種會議上就統戰、教育、組織、宣傳等問題發表改見。而他援據「一國兩制」原則發表的對香港關係的「井水河水」論，頗引起傳播媒介的關注與評論。

北京市繼續「平亂」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方面仍集中主要精力從事「清查」和思想整頓工作，另一方面原先已成爲制度化的政治局例會，在最近時期也已經循例召開。最近江澤民曾到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瞭解師生心態，復又趕到武漢視察長江防汛事宜等。看來，隨着中央黨政機關的思想、組織整頓以及相應的人事調整漸次完成，今後工作的具體方針目標，會通過政治局等高層決策加以明確的界定。不過，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新近又公開宣稱，下半年的工作重點，仍是「深入清查反革命暴亂」，以保證不留後患。

民衆至今怪政府

目前，在大陸民衆中，尚存有「軍隊不進城就不會出現暴亂」，「政府對學生作些退讓，也許不會導致後來的嚴重局面」一類說法。

中共認爲這些都是糊塗認識，因而一方面通過電視台播出自胡耀邦去世以來的學潮直至「六四」事件經過的電視紀錄片集（血與火的考驗），另方面加緊對趙紫陽的審查，以及對他所遲致的一些「智囊團」人士等「幕後黃劉」動亂者的清查，漸次公佈內情，以正視聽。

雙管齊下批紫陽

中共當局認爲，早在一九七九年，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已在大陸興起。北京的「西單民主牆」、上海的「民主座談會」，乃至中共在北京召開「理論務虛座談會」時，就有人提出了否定社會主義的「自由化」主張。「六四」事件整一個月後黨家其領吉爾開希在巴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則稱一九七九年春魏京生等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是大陸民上思潮的「先聲」。這兩人現在成了公安部名列榜首的通緝要犯。

與「清污」、「反自由化」不同的是，這次波及全國許多城市的大規模「動亂」，既有方勵之及其他文化科技界名人上書中共高層要求「特赦」釋放政治犯的簽名信，又有趙紫陽的智囊團人士及一批理論、精英」提出「政治猛烈，可以說連向以領導學運、工運、農運起家的中共當局亦感到棘手，乃至最後動用軍隊强行戒嚴。

爲了解決「思想單純」與「善良的人們」的認識，糾正前一段大陸傳媒「錯誤的輿論導向」，中共在運用各種手段開展思想教育的同時，決定公開批判趙紫陽的各種錯誤。預計到國慶四十周年前會列述其更具體的「罪狀」並形成批判高潮。據權威人士透露，將着重批判他支持「自由化」和支持「動亂」兩方面的問題。至於他在中共「十三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仍如鄧小平所說的，一字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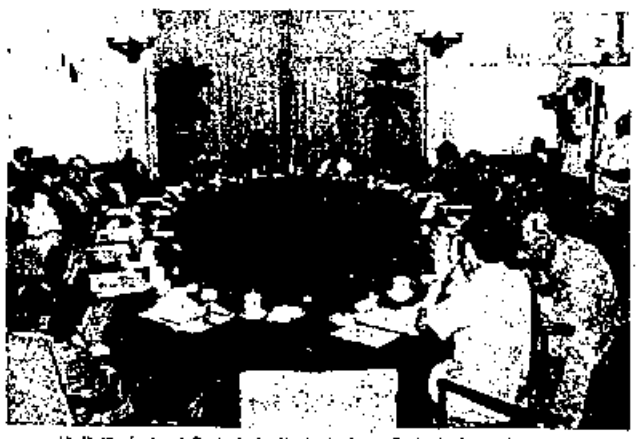
趙使「三化」成災害

批判趙紫陽支持「自由化」的文章，最近已開始見諸報端。有人公開抨擊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保護傘」。

在胡耀邦下台後不久，趙紫陽宣稱經濟改革中理論與實踐的各種探索，不能作爲「自由化」來反，是以有人發出了「只反對自由化的，不反對自由化的」的慨嘆。著名的「馬丁事件」便是其中一例。南京大學一講師在文章中提出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已過時，應引進西方的現代經濟理論，受到美國「中報」的抨擊，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書記處書記鄧力羣將有關情況呈報趙紫陽、胡耀邦，要求批評「馬丁」，但爲趙、胡所制止。

這也正是與趙紫陽後來提出的「理論無禁區，宣傳有紀律」主張相一致的。中共高層認爲在趙的這一政治主張下，他所耀致的「智囊團」理論精英，通過各種政經改革理論研討，及全發表各種探索性政見理論，藉口「無禁區」而大量散播西方思想，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及中共的領導等等，以致大學的教學無所適從，是非莫辨，學生思想混亂。從而使「思想上自由化、政治上多元化、經濟上私有化」的主張成爲時髦理論而泛濫成災。

目前，原國家計委副主任、現中國人民大學校長袁寶華宣稱，在中共「十三大」會議期間，趙紫陽召開一次企業改革座談會，其「智囊團」中有一些個搞改研究的人，竟然提出中國爲何不可以試驗一下私有制。」更有甚者，有的人「還在有的高校中舉行了各種報告會，肆無忌憚地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而這一些，都被指爲與趙紫陽的姑息縱容有關。



趙紫陽（左下角）出席六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此照片傳爲楊尚昆兒子楊紹明所拍。

鄧年年反自由化

自從曲啸、李燕傑等人在蛇口作思想教育報告受到青年熱烈的歡迎起哄後，「蛇口風波」引起了廣泛的爭論：趙紫陽主張要「改造」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新習陸爲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稱趙開口不談思想政治工作第一位是要不要的問題，實際上是否定黨的優良傳統，取消政治思想工作。江澤民最近在《必須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講話中談到，「鄧小平同志從一九八〇年到現在幾乎年年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由於趙紫陽同志的責任，沒有得到很好貫徹，甚至還沿着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向滑下去。」

「二少」不是自由化

顯而易見，中共當局對趙紫陽的思想批判將有所升級。但是有關文化學術的「雙百」方針仍表示要繼續堅持。最近有人指責趙紫陽談到的對文藝作品要「少介入，少干預」的說話，有關權威人士認爲此原則是中央集體討論確定的，不能與「自由化」等同看待。

趙紫陽《我的發言》

至於批判趙紫陽支持動亂的錯誤，據悉除了在於配合對全黨的思想組織整頓外，也是在於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時，趙紫陽仍然拒絕認錯。

外間很少有人注意一幅由楊尚昆之子楊紹明拍攝的照片，那是鄧小平在四中全會前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照片。坐在橢圓形中心會議桌鄧小平對面的，便是趙紫陽和胡啓立，儘管他倆在檯面上只有兩個後影。這是新聞傳媒對趙紫陽迄今爲止的最後一次報導，而且是帶有半遮掩式的。

據權威人士稱，趙紫陽沒有參加四中全會的開幕、閉幕式，但曾參加小組討論會。他有一份書面的《我的發言》，與胡啓立及丙含文的書面檢討有着明顯不同。他聲稱自己只想緩解矛盾，疏導學潮，並沒有支持動亂；同時整揹在黨內發表不同意見，並非分裂黨的行爲云云。正因爲他沒有進行自我檢討，原擬保留他的中央委員職務亦一併撤銷。成爲自華國鋒以來，中共歷屆領導人撤職最徹底、清算最嚴厲的人。

隨着今後對他的批判及各種內情的披露，共黨研究竟能否保住，決定權掌握在喬石主持的中紀委手中，但最後「拍板」還須鄧小平。

取締黑、黃整文教

中共認爲，改變意識形態領域「放任自流的現象」，已成爲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李瑞環在七月二十日各省市區宣傳部長會上說，「這些年，趙紫陽同志實際上是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對待我們黨，致使黨的意識工作被嚴重地削弱了。黨的宣傳工作出現了危機，許多地方隊伍散了，陣地丟了，思想亂了。」他提出一個長遠的目標，就是「必須建設一支包括理論、新聞、文藝、出版和各級政工幹部在內的宏大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隊伍。」據悉，過往國家機關、各重要部門取消政治部後，政工、黨務幹部大量減員改行的現象將加以糾正，重新建立政工隊伍，並相應評定專業職稱。各級幹部的理論學習與輪訓，特別是中、高級幹部系統的黨校學習，將進一步制度化，並作爲任用、提拔的考核標準之一。

政工幹部又吃香

據稱，當前「有些人立場發生動搖，少數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成了動亂和暴亂的幕後策劃者、組織者。」因此，首先要下力量做好整頓工作。一是組織人力寫出一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文、書籍和教材；二是明確企業黨組織的地位和作用，在實行廠長負責制的條件下發揮保證監督作用，穩定充實基層政工幹部隊伍，據稱每百名職工可配備一名專職政工幹部；三是徹底掃除反動的、黃色的出版物和音像製品。

七月中旬，國家新聞出版署接連發出兩項「緊急通知」，要求全面清查整頓並一律收繳布關「策劃、組織反革命暴亂和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刊；淫穢色情出版物；宣傳封建迷信，鬼殺暴力的出版物，以及低級庸俗有害青少年的出版物。」同時，清查營業錄影廳、音像製品銷售部門，舞廳、音樂茶座等，取締色情錄影、低級庸俗的表演與賭博、迷信活動；

重提延安文藝觀

中共高層再度提出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爲指針。有人對緩爾藝術沒有市場、電台、電視台舉行的音樂比賽大成以上部是通俗歌曲提出批評，認爲某些「莫名其妙的音樂、美術作品令人費解，甚至在青少年跳舞中，也充斥着表現性意識的動作。」致使社會文化生活難以健康發展。最近，大陸電視上增加了不少古代傳統戲劇及革命歌曲、舞蹈、影視片，有人認爲青年人對這一類藝術不會發生多大興趣，這樣做可能加深新老兩代人的「代溝」。

學校施「國情」教育

有鑒於此，中共高層人士稱，「現在一些年青人，別說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有的人連起碼的自尊心、愛國之心都沒有了。這個情況應當引起各級黨政領導和教育部門的深刻反思，採取得力措施，加強德育。」今後，學校要將加強「國情」與道德規範教育，尤其將改變單純選拔有專長的畢業生直接進入學術科研機關、黨政領導部門的做法，而是要首先考察其政治信仰和思想品質，並讓新畢業的大學生，都先到基層單位接受鍛煉。

禁出自由化書刊

有消息稱，整頓書刊出版物將會有大刀闊斧的措施，這也符合李瑞環治理天津所採取的施政風格。城鎮街頭的書攤有相當部份要被取締，全國現有三千多家出版社肯定會關減，《瞭望周刊》、《新觀察》等一批報刊以及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已被吊銷出版號。

除了黃色書刊外，被稱爲「黑色作品」的便是屬於被中共通緝的知識界中「幕後策動動亂」者的作品。其中包括方勵之，劉賓雁、馬洪、陳子明、戴晴等十來人的著作。同時，新聞界的整頓亦將展開，李瑞環強調要「端正新聞宣傳的政治方向」。同時，要解決好「黨性」與「人民性」相一致的問題。

三代領袖看政績

鄧小平起用江澤民接掌中共總書記時，曾談到中共建政以來迄今共有三代領導人。第一代是毛、劉、周、朱、一八大」後加上他自己和陳雲，後來又有一個林彪，毛澤東是領袖。第二代便是鄧小平自己，共間雖有華國鋒，但沒有甚麼政績，只有兩個「凡是」。而現在的第三代，便是江澤民。鄧要求其他政治局常委擁護、支持江澤民的工作。並希望大家要服氣，像他自己一樣，不搞宗派、小團體。

輿論說，在鄧心目中，平息這次遍及中國大陸各地的「學潮——動亂——暴亂」，江澤民決非功勞最大者。但他却耐人尋味地躍升到最高位。

筆者以爲其原因，一、他不曾受到大規模民衆遊行示威以「打倒」一、「下台」一類口號，從面仍擁有比較「完整」的改革開放形象；二是在處理上海學潮時，並沒有動用武器、軍隊，因而比較易於爲黨內外人士所接受；三是他能夠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破族，又在中共高層中，明確表現出堅定「反資」的立場；四是他個人既是大學生，又會說多種外語，又曾到蘇聯學習過。儘管他缺乏在中央機構工作的經驗，但畢竟能夠保持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方向。

局勢何時會明朗

鄧小平宣稱，對於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把中國政局發展變化的「賓」押在他一個人的生命上，他認爲的確很危險，因而提出一旦大局既定，江澤民爲首的中共決策中心完全正常運轉後，自己要徹底隱退。

筆者以爲，只要北京的市民仍然實行政體，便表明首都的社會生活秩序，尚未完全恢復正常，而作爲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也不會卸任。

也許，到「十一」國慶節或明春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時，局勢會比較明朗些。 ※



原來擺在北京長城飯店報架上的外國報刊已全被收走。

極左全面復辟

回朝的極左派，武不及林彪，文不及四人幫。他們委實再也拿不出新東西來，只能靠厚顏無恥、撿拾破爛過日子！

馬平川

極左回潮，或曰極左復辟，在中國的今天，已是鐵一般的現實。

理論先驅們而今安在？

第一個令人痛心的現實是，十年前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思想家們、理論家們，而今安在？于浩成、李洪林、蘇紹智、戴晴其……下獄的下獄，流亡的流亡，軟禁的軟禁，批判的批判，一六、四」之後，統統遣盡殺絕，全面清算，無一倖免！

再也沒有比這更能說明問題的了。想當年，沒有這一大批思想解放的思想家、理論家們在理論界、思想界縱橫馳騁，協助胡耀邦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撥亂反正，則中國的開放、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而鄧小平躲上「開放改革總設計師」的寶座也是不可能的。與其說中國的開放改革自粉碎四人幫始，毋寧說自「真理標準」討論的思想解放運動始。但是，偏偏是自「六、四」後仍然高唱「開放改革不變」的鄧小平，把將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們一網打盡，這不是極左的回潮和復辟，又是什麼？

回過頭來看，問題的實質就更加清楚了——鄧小平壓根兒就不是什麼「開放改革的總設計師」，他當初之提倡「開放改革」、「撥亂反正」，不過是利用了人民大眾對四人幫長期倒行逆施所激發出來的憤慨、利用了人心思改的時代思潮，暫時順應一下民心，為自己的復出和日後鎮壓黨政軍大搬榜取政治資本而已。不然，稍有半點真心實意開放改革的人，也不會將為開放改革而勇闖禁區的理論先驅們趕盡殺絕的——這至少不合中國人感恩圖報的傳統道德。

不獨是對十年前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們進行清算，就是整個文化知識界，也一下子回復文革時代的整肅景象。據透露，鄧小平最近曾說過：「得抓子在我們一邊，但筆桿子却不在我們手上。因此，對『筆桿子』的整飭正在毫不掩飾地進行着。文化知識界又面臨着文革時的「五、七幹校」式的懲罰。例如，人學生又得接受「再教育」，集中起來進行長時間的「軍訓」，文化機關的知識分子，又再度「完軍」——人民日報共有，下六百多人，在今次民運中，有上千人參加過示威遊行，現在，當局對這些參加過遊行的人再次實行「下放」，趕離北京，到遠遠的「基層」去「銀煤」，而且還規定「滯戶口」下去，實質上是一次「充軍」。雖悍承宿王滬最恨新聞界，咬牙切齒地說要「先整新聞界」，說言「除惡務盡」！看樣子，知識界重臨文革苦難還剛剛開始。

另一個觸目驚心的現實是，在重現思想禁錮、輿論一律的同時，文革式或三十年一貫制的極左理論、極左語言、極左手法又重新充斥傳媒——已經有十多年沒有接觸過那樣的政治氣圍了，對在極左時代生活過的中國人來說，實在不寒而慄，對二十來歲的年青人來說不知有否天方夜譚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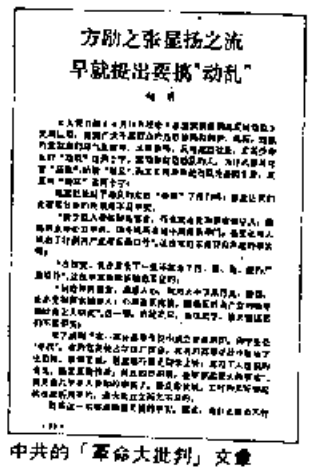
「革命大批判」登堂入室

極左勢力，是在「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下，「堂堂正正」地、赤裸裸地「返師回朝」的。黃永、陳希同、上震……的極左嘴臉且不去說它，就看那一個個在揪鬥舉行開的「座談會」、「討論會」，就看那一篇篇「革命大批判」的文章，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極左思潮的亟亟登堂入室。

在文藝界，十年來一度失勢的極左派捲土重來，一批左棍子如賀敬之、林默涵、劉白羽、李希凡、黃鋼、魏巍、孟偉哉等，再度橫行文壇。「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老調再度重彈，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再度奉為至尊，「加强黨的領導」取代「少介入」、「少干預」上百種不屬黃色書刊的禁書目錄出台……慘殺的秋天既已到來，冰封之期不遠矣！

在新聞界，早已被人們深惡痛絕的「喉舌論」又甚囂塵上。在八月上旬中宣部新聞局召開的首都新聞界座談會上，緒口「批判新聞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再度面不改容地高唱「黨性高於人民性」，醞釀經年，遲遲不決出台的新聞改革方案現在可以趁機扼殺，胎死腹中。在十年改革中，新聞界本來就沒有認眞改革過，是改革的最頑固堡壘。現在則趁機恢復極左一套的新聞箝制。

在理論界，更是左調高唱入雲。極左派毫不猶豫地乞靈於文革「革命大批判」的做法，舉出早已失靈的舊武器來進行「武器的批判」。請看下列「大批判」文章：《〈河殤〉宣揚了什麼？》、《一個製造動亂的「沙龍」》、《請看「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的眞面目》、《方勵之張顯揚之流早就提出要搞動亂》）、《李淑嫻有一顆什麼樣的「中國心」》、《動亂「精英」戴家其看過這些文章的人都知道，充斥其中的是無限上綱、斷章取義、羅織罪名等文革的惯伎。


方勵之张显扬之流
早就提出要搞"动乱"
中共的「革命大批判」文章

威脅，看題目，頗有點新，因為極左時代我們聽慣了的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大抵已經「得救」，可以談「發展」了，故命題之「救」被「發展」取而代之。也正因如此，我們頗想試日以觀，弄明白何以「只有」一才能發展」。然而，大失所望！「新」命題是提出來了，可惜無法論證，或者說試圖去予以論證，却拿不出新觀點、新理論來論證。社論的作者首先願左右而言他地去大批一輪「近幾年來」一股「否定社會主義的逆流」（這既與見不是論證），才搬出幾個老掉牙的理論教條來——諸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是因為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社會主義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還因為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個僵化的模式，而是一個具有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能力的肌體」等等。遺憾的是，這些在極左時代說膩了的、人民大眾聽得厭木了的理論說教，再也沒有人相信——拿一些這樣的廣為大眾所不能苟同的破爛來論證「新命題」，怎好意思拿出來！

由於極左派拿不出新理論來，因此，只好拿權勢來故弄玄虛。例如，鄧小平背稱中國一旦建立歐美那樣的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附庸」。這中間到底有何奧妙？人們莫名其妙，十分希望極左理論家們予以論證——可惜，至今未見任何論者表演，足見其故弄玄虛、理屈詞窮，如此而已。

第三，就是厚顏無恥、老瓶舊酒，也好意思拿來奉客。看極左派的下列文字，不知「看官」有何感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是人民當家做主，建立和發展人民管理國家的制度。」「我國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享有廣泛的眞正的民主權利。」這一基本事實是誰也否認不了的。」……這些文字，不就是摘引自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普及讀物」上嗎？四十年之後，連稱有自尊自愛之心的中共黨員也羞於啓齒了，但極左派還是大言不慚、面不改容地端出來！

不能不看到，現在回朝的極左派，武不及林彪，文不及四人幫。在極左猖獗的時代，還是有一套的。例如，張春橋的《論資產階級法權》、姚文元以及「梁效」們的一系列文章，雖然手法卑鄙，但畢竟在理論上有所「創造」，注重論證，注重邏輯，故頗能迷惑人，「說服」人。但今天的老人幫們、極左遺老們，委實再也拿不出新東西來了！悲夫！

在極左世界江河日下、日薄式微的今天，靠法西斯手段而復辟的極左派們，就只能是靠厚顏無恥，撿拾破爛過日子了！

今年內五中全會定新策
鄧小平正謀交接班體制

□張 沐□

中共將於「十一」後召開五中全會，就目前時局、經濟、黨建等問題作出新決策。

鄧小平今夏仍往北戴河休養，白天游泳，晚間讀書、看報、聊天，有意避開決策中樞，放手讓江澤民主持工作。

鄧小平的唯一重重心事是穩定、完善江澤民的接班體制，但馬上將軍權交給江的可能性極小。

批趙繼續升級，已突破四中全會對趙的定性，暗示將重新評趙。

清查重點在黨內，不許「走過場」，黨員要寫「反思」材料，司局以上幹部要對「平暴」書面表態。

反「自由化」在深入，思想理論界批八大觀點，經濟領域內斥十大表現。

自中共建政以來，今年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文教乃至社會生活諸方面，都爆出了舉世矚目的事變。

亟待全面治理整頓的需求、投資、通貨三個膨脹、生產過速、物價居高不下……由北京而波及全國許多城市的學潮、動亂直至「六四」流血事件。根總在拉薩，北京的武裝戒嚴。人口危機、文盲問題、犯罪增多，交通及社會治安形勢嚴峻……加以接連發生的自然災害，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大陸蛇年災禍多。

然而，目下包括鄧小平一干中共元老在內的核心決策層，至為關注的是波譎政治局勢的變化與社會主義國家所產生的，衝擊波。中共高層人士認為，主是由於被開共產黨的步步退讓，才會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局面。作為中國大陸無可取代的最強勁的政治力量，中共認為決不能允許反對黨出現，更毋言由「劉耕工會」這樣的「自由化」組織的成員出面組閣。是以李鵬迄今還沒有公開發表向出掌波蘭的總理馬佐維耶表基的賀電。

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高層，有鑒於波共的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公開指責有此部門敷衍了事，消極「走過場」。

清查重點在黨內

種種跡象表明，除了需要交付刑事審判的人以外，這次清查的重點在中共黨內。陳希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所作報告中，點名二十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有的人加入中共已好幾十年，有的在黨政核心部門工作且擔任非常重要領導職務，有些還是頗有影響的知名人士。對於總理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統一諸上持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以及國務院農研中心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四通公司、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乃至中國社科院一些研究所的部份黨員，中共高層稱之為一上窯下跳，烟雨點火，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一宋平認為，「問題主要出在黨內」。作為前總書記的趙紫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次動亂和暴亂的煽動者、策動者、組織者、指揮者，不少是共產黨員。」有些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書寫、散發反對黨的聲明、傳單、信件，有的領導幹部帶頭參加或支持非法遊行、罷課活動，反對「四．二六」社論，反對被毆。有的副院和傳播謠言，有的提出退黨，有的退組織集體退黨，有的利用出訪乘機叛逃。據悉，叛逃者中職位最高的是副部長級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胡績偉。

有院於此，在清查中，中共要求有過激言行的黨員，都要書寫「反思」材料。司局以上黨員領導幹部，都要就「平暴」寫出書面回顧以示立場。

香來，黨組織的清理整頓，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及幹部考察，還會長期持續下去。

指趙設「反資禁區」

據說，當年趙紫陽以政府首腦身份，接替胡耀邦出掌中共黨務時，為「反自由化」設置了一些禁區，當時稱為「政策界限」。其中如經濟領域的改革探索、理論學術界的研討與各種主張見解、文藝批評與爭鳴等等。從而保護了相當一批集合在他羽翼下的「智囊團」理論「精英」。

隨着批趙的升溫，北京輿論工具對趙紫陽連篇累牘的批評文章，已經突破了「四中全會一對其兩項錯誤的定性，指責他嚴重忽視黨的建設，隨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淡化黨的領導，放棄四項基本原則，消極對待反資方針以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云云。

中共當局認為，近些年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推行改革，西方大國籍機千方百計施



江被為民澤江樹自視平小鄧

加影響，通過各種渠道進行思想、政治、經濟、文化滲透，鬼迷多寡政治及「議會民主」等，獲悉內一些人的共鳴，趙紫陽即聯之為「與際進步潮流」。以致不少黨員在對外交往中，只看到好友合作，只講「友誼」、「乾杯」、「讓世界充滿愛」，對西方世界的「和平演變戰略」喪失警惕。

在趙紫陽的保護下，「反自由化」受到明顯「梗阻」。一些人在報刊上、學術講壇和文學作品中，暢行無阻地發表自由化主張；公開抨擊中共的執政是「專制統治」；馬列、毛澤東思想是「過時的教條」，「宗教迷信」；「一切向錢看」被合理化，為主將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內政治生活；宣稱公有制是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以資用的一生產力標準」取代過拔幹部的「德才兼備」原則等等。

據稱威人士陳，趙紫陽提出的「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的口號，旨在連合「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權」那伙人的政治胃口，以致只講「活血順氣」，不講「正骨驅邪」；只講心理分析、生理分析，不講階級分析、社會分析；只講馬斯洛，不講馬克思，遂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成災。

批自由化八觀點

不久前，由王震親自關注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四十年研討會」，就劃破趙紫陽設置的「反資」禁區，列述了思想理論界的八大「自由化」觀點：

一、「社會主義失敗論」，斷言「社會主義實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的遺產」；

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論」；

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論」；

四、「社會主義烏托邦論」，認為「馬山會議」架起了烏托邦祭壇」；

五、「社會主義公有制無前途論」；

六、「社會主義不能代替資本主義論」；

七、「社會主義非科學論」；

八、「用資本主義全面改造社會主義論」。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在談到「趨同論」時說，這個理論是一九六一年荷蘭經濟學家廷伯根提出的。他在《共產黨經濟社會與自由經濟社會是否表現出趨同的特點？》一文及《東西方經濟制度的趨同》一書中，闡述現代經濟生活產生一種脫離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兩極對立的運動。由於每種制度都吸收另一種制度的某些要素，如共產主義國家利用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定計劃。因而導致各國形成一種在主要方面類似的社會模式。此說為大陸一些人衝擊馬克思主義陣地提供了理論根據。趙紫陽在改革開放中敢過發發可危，需要重新評價。

五中全會今年開

如果說，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在於解決趙紫陽、胡啓立等去職後中央領導班子穩定問題，那麼五中全會就必須就目前的時局及社會經濟的現狀、前景，作出判斷和決策。

有消息稱，在中共主政四十週年的國慶節以後，將召開五中全會。

鄧小平近況如何

鄧小平曾經表示，一旦以江澤民為首的新領導班子穩定後，他自己將完全隱退。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是他的八十五歲生日，他稱自己八十五歲了，應該有這個自覺性，並要求中央不要再有「請教」之類的決議。今夏，他一如既往到北戴河休養。他自在中共四中全會前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至今，已有一個多月沒有公開露面了，海外傳媒復爆出他身染重病的「小道消息」，其實，他在北戴河白天或到海濱浴場游泳，晚上或讀書看報，或與一些退下來的中共元老們聊天，其用意在於避開決策中樞，放手讓江澤民主持工作。

不過，隨著新出版的《鄧小平文集》的面世，中國大陸各主要報刊紛紛登載鄧的一些有關講話、文章，足見其最高領袖的權威地位依然存在。自從支爾巴喬夫訪華實現「中蘇第二次握手」後，鄧小平現在唯一的心中大事便是穩定、完善江澤民的接班體制，

暗示要重新評趙

可以預料，隨著「反自由化」的理論批判向縱深發展，不少改革理論將需要重新加以認識。八月間，原中國人大副秘長、現任北大校長的吳樹青，發表批判趙紫陽鼓勵「私有化」的文章。他鞭撻趙紫陽以「經濟領域不反自由化」為借口，縱容支持一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號，鼓吹私有制等等。他認為，趙紫陽的「改革開放觀」將兩個基本點「割裂對立」起來，實際上「篡改了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

這是否暗示者，中共有關趙在改革開放中敢過發發可危，需要重新評價。

五中全會今年開

如果說，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在於解決趙紫陽、胡啓立等去職後中央領導班子穩定問題，那麼五中全會就必須就目前的時局及社會經濟的現狀、前景，作出判斷和決策。

有消息稱，在中共主政四十週年的國慶節以後，將召開五中全會。

鄧小平近況如何

鄧小平曾經表示，一旦以江澤民為首的新領導班子穩定後，他自己將完全隱退。今年八月二十二日，是他的八十五歲生日，他稱自己八十五歲了，應該有這個自覺性，並要求中央不要再有「請教」之類的決議。今夏，他一如既往到北戴河休養。他自在中共四中全會前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至今，已有一個多月沒有公開露面了，海外傳媒復爆出他身染重病的「小道消息」，其實，他在北戴河白天或到海濱浴場游泳，晚上或讀書看報，或與一些退下來的中共元老們聊天，其用意在於避開決策中樞，放手讓江澤民主持工作。

不過，隨著新出版的《鄧小平文集》的面世，中國大陸各主要報刊紛紛登載鄧的一些有關講話、文章，足見其最高領袖的權威地位依然存在。自從支爾巴喬夫訪華實現「中蘇第二次握手」後，鄧小平現在唯一的心中大事便是穩定、完善江澤民的接班體制，

誰接掌軍委主席

就目前情況看，新的中共政治局六常委已各司其職，而且在此基礎上，「反自由化」及清查中，皆發表了堅定一致的強硬主張。在這方面，體現了鄧小平要求的「團結一致」。

至於鄧的全面隱退，當然必須知去他現任的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依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此職必落由江澤民接掌無疑。但是江澤民一向在科研、企業、國家機關及地方黨政部門任職，一向沒有軍內的履歷。因此，要成為三軍的實際統帥，恐怕需要一個熟悉峰解的過程。由此看來，鄧小平與上交班的可能性極小。

五中全會新議題

最近宋平談到，「要堅決清除黨內的敵對份子、反黨份子、腐敗份子，消除政治隱患。要善處那不合格黨員。」因此，整黨問題，加強黨性教育，強化、完善黨的領導，無疑是五中全會無可迴避的一項議題。中共提出清除腐敗的七項措施，儘管存在阻力，但在「反資」的強大勢頭下，正在推行貫徹之中。目前正部級以上中共幹部的選舉，已明令離開所經營公司。

經濟建設是難題

經濟建設仍是中共的一大難題，李鵬已宣佈年內的工作重點是繼續穩定物價，爭取農業好收成，緩解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三件大事。他說為，經濟改革的目標是逐步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但絕不可能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全部轉變為市場經濟。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過高的物價和越過經濟發展速度的高消費，只能帶來一時的表面繁榮，但不可能持久。

據悉，國務院正在組織起草一個包括今年在內的三年治理整頓計劃，明確各項具體實現的目標。這項計劃將提交中央五中全會討論，並交由明年春季的全國人代會審議。 ※

鄧小平最近重提卸職全退
江與楊分掌黨和國家軍職

張沐

鄧小平最近又多次向江澤民爲首的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卸任軍委主席職務，完全隱退的建議。中共政治局和中央全會已不能迴避這個問題。據悉，鄧小平在黨與國家的最高軍職，很可能分別交付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

中共當局將停止證券市場、股份制、破產法等若干改革措施。

中共高層人士最近特別談到，要注意從優秀工人中選拔幹部，大學畢業生應到基層或勞動中鍛煉一兩年再上來。

鄧小平最近談胡耀邦與趙紫陽的功過，與海外有關「鄧小平認爲他一生最大失誤是錯用胡趙二人」的傳言恰恰相反。

在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的支持下，右來江澤民爲核心的新領導班子已牢牢掌握有中國政權。就時局的走勢而言，江澤民似乎更善意顯示高層的集體決策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是鄧小平的完全隱退，誰人接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從而完成中共第三代新體制的確立。

種種跡象表明，鄧小平由「半退」到「全退」已成爲中共高層無可規避的重要議題。而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以及明春的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對此將如何作出決定，其關係之重大，可想而知。

清查進入尾聲

日前，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尚未了結。北京的社會治安沒有完全平靜，散失的槍支彈藥還有一部份沒收回。戒嚴部隊紛紛作越冬準備。北京的黨政機關、科研與理論學術機構、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單位、學校及企業的清查已進入尾聲，並陸續採取黨紀、政紀、決紀處分。估計將涉及到一些地位較高的中共幹部。

黨員重新登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歷史上，儘管出現過羅章龍、張國燾兩次分裂活動，以及陳獨秀與劉仁靜等組織過的「托陳取消派」，但最後在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的支持下，右來江澤民爲核心的新領導班子已牢牢掌握有中國政權。就時局的走勢而言，江澤民似乎更善意顯示高層的集體決策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是鄧小平的完全隱退，誰人接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從而完成中共第三代新體制的確立。

種種跡象表明，鄧小平由「半退」到「全退」已成爲中共高層無可規避的重要議題。而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以及明春的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對此將如何作出決定，其關係之重大，可想而知。

清查進入尾聲

日前，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尚未了結。北京的社會治安沒有完全平靜，散失的槍支彈藥還有一部份沒收回。戒嚴部隊紛紛作越冬準備。北京的黨政機關、科研與理論學術機構、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單位、學校及企業的清查已進入尾聲，並陸續採取黨紀、政紀、決紀處分。估計將涉及到一些地位較高的中共幹部。

黨員重新登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歷史上，儘管出現過羅章龍、張國燾兩次分裂活動，以及陳獨秀與劉仁靜等組織過的「托陳取消派」，但最後都自行化解，破依中共的統轄，至多有個別人脫黨而去。今次則不然，由嚴家其、陳一諮、劉賓雁、蘇紹智、萬潤南、蘇曉康一批流到海外脫離中共的知識界「精英」，在巴黎成立了抗拒中共現政權的反對派組織。其中包括曾加入中共多年的資深幹部。這無疑是中共建政以來所發生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加以內地又出現少數黨員退黨，引起了中共當局的高度警惕，認爲是近幾年來「自由化」泛濫，組織紀律渙散的結果，因而必須強化黨的思想建設，清除異己份子和純化隊伍。據消息說，在國慶四十週年活動結束後，中共將對四千八百餘萬黨員全面進行重新登記。

政治經濟並重

衆所皆知，現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兩位前任胡耀邦、趙紫陽，皆因反對「四項堅持」、「反資」最驚的性質所決定的，而不是爲了保總書記職務，但作爲中共最高領導者，理所應當吸取前任的「失敗教訓」。

鄧小平說，這次給我們上了一大課，大家多年來理頭搞具體事務，思想動態，政治動態都不那麼關心，對政現象那麼嚴重，警惕不夠了，糾正的工作也不得力，這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

有鑒於此，以江澤民爲核心的中共新領導特別注意抓經濟生產與抓政治路線「兩手並重」。尤其強調鄧理「自由化」的種種表現以及展開反傳統思想教育。同時，把「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作爲中共執政的基本方略重新加以明確和宣示。

調整組織路線

中共高層人士最近專門談到，要注意從優秀工人中選拔幹部，重視在第一線工人中發展黨員，增加各級人大中工人代表的比例。若干年來我們往往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知識化是對的，但是，強調知識化後就絕對化了。許多工作需要有豐富經驗的人來做。工人出身的，再加上有一定文化，去當車間主任，就比大學生去當車間主任要好得多。一個優秀書記，非得要大學畢業的去當，未必當得好。工人當中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工人中有文化、有組織能力的，應該選拔優秀人才到管理機關、領導機構中來。現在我們的大學畢業生，應該到基層或在勞動中鍛煉一兩年，熟悉一下生產，熟悉一下車衆，有了體會再上來。

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強調爲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多從大學生和知識份子中吸收黨員，並提出了「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的幹部選拔標準。在實施過程時，往往沒有大專學歷者，便晉升無望，以致各地掀起了追逐「文憑熱」。

而上述的權威講話內容，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共組織幹部路線側重點顯而易見的變化。

批趙不斷深入

爲了鞏固黨的威信，中共政治局在提出「反腐敗」的七項措施時，通過傳播媒介嚴厲批判趙紫陽及其智囊團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腐敗難免論」、改革開放過程中「官倒不可避免論」。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當選總書記後，曾就高幹子女作了專題講話，認爲他們也是公民，在不倚仗特權的情況下，也可以合法經商和出國留學。據稱此說頗得鄧容之嘆。

九月十六日《求是》雜誌發表一篇文章稱，趙紫陽曾說「腐敗主要是七所八所的事」。讀者仔細讀後，恐怕仍很難理解其中的所指是的什麼。經筆者查詢有關權威人士，才知「七所八所」指的是稅務所、儲蓄所、派出所、房管所、郵電所、糧管所、醫務所、托兒所之類。從而指責他「反下不反上」，保護「大老虎」。

今春全國人大會議前，趙紫陽觀察上海，提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可以「一俊遮百醜」。

可以肯定，隨着「反資」的深入開展，報端將會披露出更多的批判趙紫陽的言論。

停止若干改革

至於中共的經濟政策，首當其衝的是堅持「三年治理整頓計劃」。這無疑是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據透露，此項擬議中的計劃，提出了六項目標。其中包括：爭取物價上漲指數降到百分比兩位數以下，調整農產品和基礎工業品價格，縮小財政赤字，合理調整生產結構和基本建設結構等等。藉以緩和供需矛盾，穩定生產，保持適當的工農業增長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將調整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諸如停止設立股份上市的證券市場，暫緩在經濟效益好的大中企業推行股份制，推遲「破產法」的實施等。至於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企業經營承包制、沿海發展外向型經濟，引進外資、橫向聯合企業集團以及「四大包乾

一——地方財政、外貿外滙、鐵路、煤炭四大行業包乾制度等，均繼續推行。近些年大幅度發展的鄉鎮企業與個體企業，其不利於國民經濟發展的部份，將加以適理整頓。

廠長受黨監督

中共在批判趙紫陽脆弱的領導的同時，提出要堅強黨組織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作用。李鵬認爲，廠長和黨書記不應該論誰大誰小，誰高誰低，廠長要接受黨委的監督，幹部的使用要經黨委討論，但要充分尊重廠長的意見。而在全國人代會通過的「企業法」中規定，廠長（經理）在企業中居中心地位，全面負責，兩個文明一起抓。

新華社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在一次會上談到，這一條必須修改，否則難以保證黨對企業的領導和有效監督廠長（經理）負責制。看來，還有可能列入明春的全國人大議程。

鄧又談胡與趙

迄今爲止，海外傳媒仍盛傳鄧小平說過「一生最大的失誤是錯用胡、趙二人」的傳言。

但是，從鄧小平九月間一次露面的談話內容看，他的看法恰恰相反。

據稱，毛澤東第二次起用鄧小平是一九七三年。當時鄧從江西返回北京，不久出任副總理兼解放軍總參謀長。鄧將趙紫陽調到四川擔任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表示接受鄧的「全面整頓一主張，決心三年治川見效。鄧談到，三年就誤了一年，是「四人幫」阻礙。二年見效，四川人有吃、有住、有穿。改革從農村開始是他和萬里二位帶頭，萬里在安徽他在四川帶頭。還有胡耀邦，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假好的。胡耀邦是老紅軍，選擇這兩個人我現在認爲沒有選錯。

但是，他們出問題了，不講「四個堅持」。他們兩個剛剛在這個問題上栽跟頭。好多腐敗現象，有些不健康的文藝活動，胡耀邦他不去反對，他的語言是賺點錢改善一下伙食。

中共「十三大」後，趙紫陽當上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鄧小平表示，當時確實要把軍權交給他。他知道他有缺點，不知道這麼嚴重。結果他自我暴露，動亂中自我暴露，也還在別的問題上，對家裏的子弟搞腐敗現象他從來不講，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不管怎麼樣，總是寄托在一、二個人的威望上，靠不住。一旦出事情，影響就更大、更壞。



。人班提當場紫陽和趙朝經邦選錯認否平小鄧

鄧鄭重提「全退」

作爲中共最先提出建立退休制度、緩徐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鄧小平，最近又多次向江澤民爲首的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卸任軍委主席的職務、請政治局常委員正負起責任，自己完全躍退的建議。聽說，此事已醞釀談論多年，今次鄧小平態度堅決，中共政治局和中央全會，已無可規避這一鄧亲其事的大課題。

鄧小平說自己的身體還可以，但虛假成份多，人到了這個年齡再好也好不到哪裏去。但是突發事件隨時可以發生的，所以我現在在練習完全退休以後的生活習慣，已經有幾個月不看文件了。彭眞、鄧大姐、徐帥、聶帥他們都能退，我爲什麼不能退？所以我正在練習完全退，並且爭取大家同意，因爲我退一定要中央委員會同意，我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特別是最近有一、二次突然在香港說我被刺了，已經病危了，所以股票市場就波動，這就說明早點退反倒好一些。

平心而論，鄧小平已是八十五歲的老人，在國際共運史上，如此高齡仍處於黨內權力高峯及鬥爭中心的，實屬罕見。今次，他希望江澤民等新一代領導班子放手全面接班，眞正擔負黨、政、軍統籌重任，無疑是匯當得到充分理解和接納的。

不再權集一身

很顯然，鄧小平希望自己在活着的時候實現自己提倡的廢除「終身制」的主張，他卸任軍委主席無疑已成定局，剩下的問題如江澤民及由誰來接掌其職務。這就牽涉到中共中央全會與全國人大會議。

由於鄧是以軍隊的最高統帥身份兼和國家軍委十席雙重職務的，因而在探討今後的權力接時，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中共建政四十餘年以來的最高權力結構。

在第一個十年裏，毛澤東被任中共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可以說集黨、政、軍全部最高職務於一身。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屆一次全國人大，劉少奇接掌國家主席職務，在憲法上是國家的委員會主席，這兩個職務在憲法上是一致的，因爲國家主席擁有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和「戰爭動員令」的權力。

毛澤東作爲中共領袖，實際在政務上「退居二線」，根據「黨指揮槍」的原則，他仍保有中央軍委主席的最高指揮權。

「文革」中，劉少奇被罷黜，中共總書記鄧小平被免職，正所謂「少小」離家。其時，「一元化」領導，中共書記處、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乃至各民主黨派，均銷號蓋跡。



。陽紫趙給交權軍把要曾實確，露透平小鄧

華國鋒接班後，國家主席一職仍未恢復，他身兼中共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三職，同樣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

到後便是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相繼出任總書記。此際黨與國家的最高職務均和軍隊的最高統帥權分離。黨章和憲法亦相應作了修改。中央軍委主席一直由鄧小平擔任，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國家主席李先念皆不兼軍職。至趙紫陽接任總書記後，才又兼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繼任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這樣安排，顯然是鄧小平爲了在自己完全躍退後，向趙紫陽移交黨內最高軍事指揮權和向楊尚昆移交國家武裝力量統率權。

據此可以看出，在當今強調改革開放不變的情勢下，黨政分開已成爲一項必須遵循的原則。因而，恢復鄧擔集黨、政、軍最高職位於一身的「領袖時代」，已完全不可能了。

軍權分交江楊

以江澤民爲核心的中共新領導，九月末在北京舉行的大規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六位常委皆分別就其所主管的工作回答記者的問題，這顯然是爲了表明江澤民的新班底依循的是集體領導的原則。與中共「十三大」後，趙紫陽率五常委向中外記者機場一圈，由趙全面發表政見、獨領風騷的場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至此，人們不難看出，鄧小平在黨和國家的最高軍職，很有可能分別交付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也許這是江澤民體制可以也需要加以「理順」的權力安排。

鄧小平稱外交不會「一面倒」

閻明復諸政要「五中」定沉浮

●張沐

五中全會將決定治理整頓經濟的政策，確定施政方針，決定部分高層人事更迭，對應台灣「銀彈外交」的方略。

閻明復已被架空，他主管的工作已由丁關根接替。

江澤民強調絕不能重用騎牆派的人。

中共最近發佈文件，半年內「重新登記」黨員。

全國迄今查出三十五件大案，其中省部級大案十二件，但處理的阻力很大。

治理整頓經濟的主要手段是，緊縮財政開支、抽緊銀根、減少信貸、壓縮貨幣發行量。

鄧小平最近表示，外交上不會再出現向蘇聯「一面倒」的局面。

中共在三個月內接續召開十三屆四中、五中全會，可見自六四以後整個政局所面臨的內外困擾並沒有完全「排除」和「理順」。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外交乃至中共自身，都存在着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要任務是清黨

作爲外部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前學世關注的是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發出的信仰危機及相應掀起的批判斯大林體制浪潮。波蘭建立非共產黨政府，匈共改組成社會黨及不斷推進的多黨制，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關切與憂慮。某核心決策人士稱，東歐某些社會主義國家最近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已經產生了惡果，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因此，必須維護和鞏固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有鑒於此，作爲執政黨的中共，首要任務便是採取強動措施，統一黨內的思想，加強組織建設和隊伍整頓，務力清除腐敗份子、異己份子、蛻化變質份子。顯然，鄧小平親自選定的江澤民體制，非僅在於執掌權柄，而且要消除海內外一些人將其目爲「短期過渡政權」的疑慮或期待。是以竭力排除前總書記趙紫陽的影響，批判他及智囊「精英」們非「四項堅持」的改革主張，整肅「自由化」勢力，便成爲鞏固與維護新的權力架構及其政治路線的關鍵需要。



江澤民：「最危險的是那些騎牆派」。

五中全會的議程

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儘管以治理整頓經濟爲主要議題，但是作爲對十年多來改革開放的總結與反思，歸結起來仍是一個施政方針的重大問題。更毋言會議無法迴避的黨務、清查乃至高層人事更迭等。諸如閻明復等中共政要的去留變遷，也許可以從側面檢驗江體制掌握權柄的牢固程度。

閻明復已被架空

在中共召開五中全會後，北京市與中央國家機關及各地掀入動亂的人，中城市，都必須依中共最近發佈的文件規定，對黨員進行「重新登記」。有消息稱，此舉將持續到明年上半年。

此前，曾有十餘個工作組進駐中央國家機關，着手有限六四事件的清查。其中包括進駐原由閻明復主掌的中共中央統戰部。自從閻明復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被免去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他主管的工會、青年、婦女、對台及民主黨派等工作，基本上已由新入選書記處的丁關根所接替。閻明復五月間公開在示威學生中說中共黨內「改革派遭遇困難」之類的話，是他難見容於新權力體制的要害所在，亦即支持趙紫陽的「明證」。

謝文清將受處分

據悉，經過清查，統計出中央國家機關參加遊行的有近萬人，在各種呼籲書上簽名或爲學生捐款的各有二千餘人。其中司局級以上幹部有一百八十餘人遊行，二百五十餘人簽名，一百五十餘人捐款。不過，在這上萬人中，被公安部門收審的十五人，已被逮捕外的十四人。

對於黨員重新登記，中共有較爲嚴格的九條規定。除了「革命意志衰退」或半年不交黨費、不參加支部活動者不允許延擱登記，以觀後效外，凡屬清查對象，堅持「自由化」立場，堅明退黨或不填寫申請表格者，均不予登記。原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謝文清因參加遊行又拒絕檢查，已被中共高層點名，將予特別嚴厲處分。

江批騎牆派原因

中共權威人士最近就這次整黨談到，黨員教育是根本，支部建設是基礎，反對腐敗，保持廉潔是重點，領導幹部的表率作用是關鍵，紀律監督是保證。尤其是要加強對部級、司局級和處級黨員幹部的監督。據稱，此次動亂有相當於一成的基層黨支部處於軟弱、渙散的狀態，因此必須加以調整或整頓，改選黨支部。完全失去作用的黨支部，則要解散，予以重建。看來，這次「登記」比起胡耀邦時代的整黨要嚴格得多。所以江澤民特別強調「要防止走過場，不留後患。」「最危險的是那些騎牆派……清查出騎牆派的人堅不能重用。」

省部大案十二件

反腐敗就中共稱爲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實際上也是鄧小平交給江澤民一項棘手而又務必做出成效的重要任務，是江體制能否在黨內外確立權威、全面主政的要害所在。

據透露，目前全國在清查的大案，要案中，涉及省部級幹部的一百一十件，涉及廳局級幹部的一千多件。其中三十五格查處大案，涉及省部級的十二件。迄今中央國家機關受黨紀處分的處以上幹部近四百五十人，其中部級二十八人，司局級一百零九人。江澤民提出：「對已經成風了的腐敗現象，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防止形式主義，更要防止一陣風。

應該說，中共高層自發佈關於抓腐敗七件事以來，改要他們取消特供，追系親屬經商，改委國產小轎車等，均有明顯的改變。並由溫家寶主持的中央辦公廳直接與中央及各省、市、區黨政部門聯繫，經常檢查督促黨徵落實廉政措施情況。李鵬還下令將中央領導幹部改乘國產轎車後，原先所使用的進口轎車集中爲明年的亞運會服務。

全面清查大公司

在整治腐敗、打擊經濟犯罪過程中，佛八月中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發佈關於犯罪份子投案自首退贓者，在規定期限內可從寬處理的通告後，兩個月間已有一萬二千人投案自首，其中縣處級以上幹部二百餘人。已退出贓款贓物合人民幣八千五百多萬元。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省已有一千二百多人自首，而包容有諸多中央機關和國家級大公司的北京市，僅有六十餘人自首。由國務院秘書長蘇幹坤領導的清理公司領導小組，對國家級大公司已展開了全面清查，據悉將陸續公佈一些重大案例，並著手就撤合併一批重複的經營性公司。

查處大案阻力大

原由國務院機械電子部辦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今年三月公開預約銷售松下錄影機，每台三千八百元人民幣。此商品當時非常走俏，預定者達二百四十五人，共收款一百三十一萬元。當料提供資源的深圳張凱貿際上是騙子，收取貨款後逃遁得無影無蹤。該公司總經理辦公室副主任秦建之是直接責任人，受到停職審查。消費者多次與該公司有關負責人及機械電子部主管人員對話，要求退款，均得不到滿足，近日已訴諸法律，等待判決。

像這種案情清楚的案件，處理起來尚且十分困難，更毋言其他涉及面很廣、情節複雜的大案、要案。

值得注意的是懲腐敗採取措施在實際中，往往容易流於表面的「花架子」文章。儘管中共一再發令禁止在國內工作交往中，用公款請客送禮，查處行賄受賄，但「人情風」並未止息。九月間，《解放軍報》發表短評稱：「人情關係隨處原則制度。現在辦事，大到入學、調動、提升、分房、小到買車、購物，常常得找關係，托人情，原則制度被關係、人情取而代之。老老實實按原則辦事處處碰壁。」

受賄花樣何其多

湖南邵東縣專賣局長陳蔚仙，剛被報上宣傳為清吃不到，紅包不要，送禮不收的「廉潔局長」，時過一週，報上又登出他受賄被公安局收審的消息。據瞭解，有些地方和部門搞「花架子」廉潔的「套路」頗多。有的是對內「廉潔」，對外「全接」，有的是吃請不去，錢物照收。有的是易暴露目標的物品不要，紅包、「一豆腐塊」（成捆鈔票一時納。更有「經驗」的大貪則採取「送的數量太少不收，有第三者在場不收，送的人不可靠不收，要憑證的不收」四原則。

廣東省某市一位領導幹部，今年一至七月用單據報銷的「跳舞費」達七千多元。南海縣一風扇廠原黨支部書記馮湛迪，共貪污受賄十餘萬元，某次他到鄭州，因嫖娼被公安部門拘留罰款一萬多元，回到報賬這筆罰金照樣由公家財務報銷。這樣的事例無疑是十分惡劣的個別典型。但是，如何使權力與獻財分離，剷新「社會公僕」的政風，的確是中共亟待解決的課題。

否則，正如中共高層人士新近談到的，消極腐敗現象仍未被遏制住，一些人對能否廣正清除腐敗，保持廉潔，還持懷疑觀望態度，久而久之，便會失去民心。

治理經濟防滑坡

從明年起，中國當局將進入為外債的還



傅已投資開明後的工作的丁關根

本付息的支出將由幾千億元堅增至百億元。近十年多來，中國財政赤字累計達五百七十億元，相當於中共建政頭二十九年累計赤字的二倍多。再加上內外國債，數額更加龐大。就國力而言，還債不難，但對經濟發展，確實是不小的「包袱」。

財政赤字向銀行透支，經濟過熱又向銀行施加壓力，迫使貨幣非經濟發行量劇增，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的逐步升級。中共決定進一步緊縮財政支出，抽緊銀根，減少投資，明年共建成投產，由於銀根收縮，減少投資，明年共建成投產，由於銀根收縮，減少投資，明年共建成投產，由於銀根收縮

趙紫陽智囊團成員的命運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文鴻

趙紫陽下台了，是否眞的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即使像田紀雲、陳俊生那樣轉過來批評趙紫陽、劃清界線以保住位，趙多年扶持的智囊團是否無可避免要遭受牽連、迫害呢？

當然，在趙紫陽反對鄧小平的行動中，在學生運動升級的過程裏，趙的一些智囊人物都有參與，趙紫陽在五月初轉變立場、直接與鄧小平對抗更與鮑彤等人的出謀獻策不無關係。但是，在處理趙紫陽政治錯誤時，是否應該對這批智囊團一分爲二，從寬處理，以保存人才呢？在領導層不搞株連一此所以田紀雲、陳俊生等可以投奔一，對智囊團卻大搞株連羅織，這是否合理的處理方法？

株連羅織，於法不合

假若我們相信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報告，身爲政治局秘書的鮑彤，確有泄露中央機密決策的錯誤，確曾間接或直接組織趙紫陽智囊團來聲援，確曾進行「救趙」。按中共的黨紀，應該對鮑彤有所懲罰，但他起草趙紫陽改變立場的「五四」講話及泄露政治局常委會戒嚴的機密（那和魏京生「泄露國家機密給外國人」的罪名不同），都屬於黨紀範圍，沒有犯國法。至於陳希同所說，鮑彤在五月十七日晚上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密謀策劃」，是否算得上「反革命」活動，還須有更詳細的資料，來讓中國的法庭審判，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外，鮑彤不是罪犯，也不能以罪犯方法處理。

鮑彤以外，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成員，雖參加了鮑彤召開的會議，但是不應因此而把他們入罪。即使如陳希同所言，該研究室副局長高山曾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傳達「上邊」的指示，也無非是聽鮑彤指揮，可說是執行職務。而且對鮑彤、高山等人來說，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趙紫陽的政治力量還未完全喪失，也未被正式罷免職權，趙還是總書記，還是他們的領導，名義上還代表中共中央，在這些日子進行「救趙」行動，只要沒有觸犯黨紀國法，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陳、諸、以及在五月十四日聯署發表「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的四個智囊單位，即使根據陳希同的報告，也沒有觸犯黨紀國法。

聲明所呼籲的各點，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和中共特別代表大會等，都符合黨章憲法，也符合中共領導層（包括鄧小平）近十年政治改革的原則。陳希同亦沒有公開指控過四個單位非法出版《人民日報號外》，而只是說：自稱來自「體改委」、「體改所」的上級單位，主任正是李鵬一的一些人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這個演講，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廣爲散發（他未能確定直接地非法出版《人民日報號外》者就是上述四個單位。

或許對於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等，特別是北京市的李錫銘、陳希同等，「救趙」行動基本上是「反革命」的，反對他們的，參與的人應該受到懲罰。然而，目前以鄧小平爲首的領導體制與文化大革命的領導體制之不同處，在於嚴禁法治，即使在處理「四人幫」這樣深仇大恨的政敵時，最終還要經過「公開」的合法審判程序來將他們定罪，而不是像文革期間那樣「無法無天」。因此，即使他們怎樣痛恨趙紫陽、怎樣痛恨這班努力挽救趙紫陽政治命運的中青年智囊團人物，也應該遵從法治的原則，根據事實，依照黨紀、憲法來處理他們。有犯罪的，應治罪；沒犯罪的，不應入罪。而且我們希望鄧小平等領導人不要忘記，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在毛澤東和中央正式判決鄧小平之時，有多少幹部、知識分子和羣衆曾經冒險「教鄧」。即使我們相信八九年的趙紫陽不及七六年的鄧小平正確，即使我們相信幹部、知識分子和羣衆是受了趙紫陽蒙騙而對他寄有期望，對他們一包括趙的智囊團人物一合法的行動，是否應該理解、諒解，在處理時留有餘地呢？

智囊言行，並不激進

或許，如國內一些輿論所說，趙紫陽近年的一些政策錯誤，都是聽信了這些智囊團的建議，但這樣的說法忘記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中青年智囊人物並沒有決策權，他們的提議是否會獲得接納成爲政策，由中央領導層（包括趙紫陽）決定。趙紫陽的政策錯誤，在中央還有一個集體負責的問題，趙的權勢還未到獨斷獨行之階段；就趙個人而言，也不可能把責任推在獻策的智囊團身上。

此外，在近一兩年，趙紫陽的許多錯誤政策，不會是出自體改所等智囊單位的建議。例如國際大循環的政策，建議來自國家計委的研究員，體改所、發展所及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一些被視爲趙紫陽親信的智囊人物，都曾經反對和勸阻，只是趙一意孤行，沒法改變他的立場。

即使國內目前受到最激烈批評的私有化主張，在這些智囊團人物中，確有部分人贊成，但也有不少反對，最明顯的是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屬下發展研究所的立場，基本上是與少數人推銷的私有化主張對立。體改所的常務副所長王小强也在八八年該所的月刊《中國：發展與改革》上撰文，主張經濟改革、企業改革應該從非私有化的邏輯出發。發展所的經濟學家近年也開始對過去經濟改革的方向進行反思，對以往的建議開始有不同的想法，在思路上實際逐步接近姚依林主要智囊團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等的立場。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體改所、發展所和中信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也傾向於支持溫和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國內少數年輕學者、學生以及方勵之等要求中國政治體制全盤西化者大相逕庭。四月初在北京豐台召開的四、五百人會議，特別是由體改所其、曹思源、溫元凱主持的一個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小組，清楚地表現出體改所等的保守態度，他們大多數甚至不參加這樣的討論，而即使體改所其、曹思源的立場也較年青的激進者遠爲穩重、溫和。

而最重要的，是中國政治不能再回到以言論或思想入罪的封建法西斯道路！

在體改所等智囊組織中，不少人並沒有直接參加學生運動和「救趙行動」；有參加者大多是抱着滿腔熱情和政治。中共領導層不是至今仍肯定學生的本質是愛國的嗎？身爲知識分子，這批年青的智囊團成員怎能不關心、支持學生的愛國舉動呢？不過，他們在運動期也是相當謹慎小心的。即如體改所所長陳一諮，在四月初會議時摔傷了腳，一直住醫院，沒有參加學生運動，只是在五月中旬以後才因政局劇變，聽鮑彤的指示進行「救趙行動」。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李湘魯，更因過去曾任趙紫陽的秘書，很早就邊從所裏的勸告，避開學生運動。在這些人中間，眞正的積極參加「救趙行動」的只是少數。

然而，據國內消息，他們似乎是無一倖免地受到審查，部分更被拘捕、監禁，陳一諮更被公開追緝。體改所、發展所（包括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等據內部決定，概撤消。由此而產生的政治打擊十分嚴酷，或許這正符合中央領導層少數人士的仇恨、報復心理，也間接助長了中央領導層內反知識分子、反智的傾向。

打擊趙氏智囊團對中共不利

不分良莠，一概以打擊趙紫陽智囊團的做法，效果會十分惡劣。或許這種做法是北京領導人免除後患（一個人的後患？）的有效措施，但對中國的政治，卻會有很大的損害。

一是這樣以政治關係、政治言論來打擊失勢者的智囊團，會進一步助長黨內領導層的派別主義、派別鬥爭。智囊團若成爲某個領導人的智囊團，其成員與該領導人便榮辱與共，政治命運連在一起。智囊團的建議很容易變得越來越政治化、越來越從權力得失

來考慮，只着重那個領導人的利益，而缺乏全局觀念、國家觀念，因此，該智囊團所提意見的素質便會下降，也容易引起帶有濃厚權力鬥爭色彩的政策爭執。總的而言，只會把中國的決策素質進一步降低。而一些不願介入政治權力鬥爭的才智之士，便會傾向於明哲保身，甚至引趙紫陽智囊團的命運爲鑑，不願意參加公開或內部的政策討論。領導層或決策層因研究和學術界的關係便會趨於脫節，沒有研究和理論協助的決策層也很容易走上昏庸和專制之路。

二是趙紫陽的智囊在「六四」前後，不少出了外國。事實上，早在八八年，由於形勢變化，不少趙的智囊團人物認爲他前途惡劣，甚至氣數已盡，爲免牽連，找機會到外國進修讀書，並借機會反思改革前途。加上「六四」之後陸續爲逃避審查、迫害而離開中國的人，很多是原來智囊團的人才。著名的最少有下列的一批：

體改所：所長陳一諮、高級副所長王小強、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宋國青、發展研究室主任王曉魯、綜合研究室主任楊曉慶、所長助理兼數量經濟研究室主任王煒，以及梁天征、張阿妹等。

發展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羅小朋、研究員周其仁等。

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華建、李湘魯、副所長朱嘉明等。

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張學軍、華生、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楊沐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盧邁等。

這一批人都是近年來在國內經濟學界、經濟改革理論方面的領導人物，在國內外聲望甚隆，假若留在海外不回國，對中國來說，是損失了一批最優秀人才，也在海外形成了一股有聲望、有能力、有理論水平的反中國現領導層的知識分子、學者，在輿論上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和壓力。

正如文初所言，按黨紀國法，按文革以後的中國政治，實在不應對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進行株連，羅織罪名來迫害。中國要擺脫文化大革命所表現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即使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前提下，還是可以對知識分子表示寬容，特別是對這一批爲中國經濟改革盡了不少努力、作過不少貢獻的趙紫陽智囊團成員。我相信，至少就我個人認識所及，他們大多數都不反對社會主義，不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本身便多是共產黨黨員，所有人都很愛國。「六四」以後逃離中國，不是爲了背叛中國，而是爲了避免趙封建法西斯主義式的株連和政治迫害。沒有這些迫害，他們還是希望在國內參與中國的建設和發展的。

希望中央領導人能考慮國家利益，愼重地按照黨章黨法，根據事實，合情合理地處理、保護這批文革後國內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

九月二十一日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

後記一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單純爲了朋友的道義。體改所、發展所、中信國際所、社科院等的不少成員，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我與他們對趙紫陽的政策、對改革的意見分歧是很清楚的，在國內有關圈子裏也是衆所周知的。我批評趙紫陽的經濟政策記經是多年來的事，但這並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和我對他們的敬重。即使意見不同，我始終覺得他們是中國中青年最優秀的人才。經過多年的政治折騰，不少人才在政治運動中結摧殘了，中國不能再因政治派系鬥爭、權力鬥爭而再失掉這批人才。只有廣泛地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共同努力，中國纔大有希望。

後記二

據聞，國內批評陳一諮、李湘魯與美籍荷牙利裔資本家索羅時在中國設立中國改革基金會，與美國情報組織有關，但同樣的基金會亦設在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代表了索羅時對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和發展的關心。此外，據國內朋友傳告，陳一諮、李湘魯等人在中國改革基金會的影響力今年已經大大減少了，該基金會的中方代表朱嘉明、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一也失去了控制權，實權已落在國家安全部屬下的一個機構手裏。若這個消息屬實，對陳一諮、李湘魯的批評便是典型的羅織罪名，爲了打擊某人而胡亂造謠，是著名的文革極左做法。

後記三

陳一諮之參加海外民主中國陣線，直接反對中共政權，這是他個人的選擇。雖然我不贊成這個組織，不相信它的積極作用，但陳一諮有他的權利來選擇政治立場、政治主張、政治活動，而他的行動也不代表體改所，或體改所留在海外的成員的政治立場。中國政府處理的方法應該一分爲二。此外即使陳一諮在民主中國陣線反對中共政權，特別是反對鄧小平，他還可以是愛國的，就好像中國政府亦承認或默認台灣國民黨的反共人士還可以愛國一樣。中國應超越政黨政治。 ◎

海南省長梁湘成爲祭羊

從梁湘看中共整人劣行

歐陽明朗

隨着中共整黨前總書記趙紫陽遭罷黜，趙紫陽任職期間的一系列政策相繼被取消，否定，趙紫陽派系的人馬，以及趙紫陽經濟政策的支持者，正逐一地被撤職。可以說，中國大陸十年改革的成果正在被現當道來一個個摧毀，一場大復辟在進行中。

九月中旬，趙紫陽沿海開放政策的先鋒大將梁湘被中共解除了海南省省長的職務，他是「六四」之後大清洗中，最高階層的趙派人馬之一。據最近的消息證實，海南省的趙氏經濟實驗，亦面臨着徹底的取消。

梁湘是八十年代中共經濟改革中最活躍、最開放的改革領導人。在就任海南省省長之前，他曾擔任深圳市市長職務。位居緊鄰香港的深圳，一向是中共改革的前哨站和先行試點。現年七十一歲的梁湘，經濟思想接近資本主義模式，熱衷於市場需求刺激和吸引外資，而非馬克思主義信條。

中共對梁湘最嚴厲的罪名爲，勾結腐化，「因個人利益政變社會主義制度」等。同時，爲了搞臭這位改革急先鋒，北京的政敵還政擊他「指使妻子、兒子從事不法經濟活動，從中牟利」。爲了羅織趙紫陽的罪名，中共亦指稱梁湘與趙紫陽第二個兒子過從甚密。趙紫陽的兒子不久前被指控有「腐化的商業行爲」。

中共官方「新華社」發出的消息並稱，梁湘的職位由前海南省黨委副書記、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劉健鋒接替。劉健鋒一上任便發表談話稱，海南省對外開放和重建的政策將保持不變，而且會繼續深入。但與實際情況比較，此舉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

廣州市中共高層中對此一人事變動的一般評論是，中共現當權的強硬陷緩派人物，正在借機整肅趙紫陽政策的支持者，不隨要改變趙紫陽原來的計劃，而且還要從組織上徹底消算，以防止鄧死後，趙紫陽派人馬重新上台。

外界評論還爲，中共現掌權一派，正在修改，懲罰地說，是取消南部沿海地區改革的試點計劃和戰略步驟。一位住在廣州的西方外交官稱，梁湘被撤職表明，中共強硬派正在加強自己的地位，並無情地清算敵對方面，特別是趙紫陽的一些地方上的支持者。

在海南，趙派的省委書記許世傑，在梁湘被撤職後一週，遭到「人民日報」的猛烈抨擊，但也暗示他正則不會遭遇太大的政治麻煩。

「人民日報」指控他爲梁湘錯誤政策的支持者。

最晚近的被解職者是文化部長王蒙，亦因他的上任受到趙紫陽的支持。王蒙辭去文化部部長之職，黨內對他的指責爲「受到西方價值觀念的腐化，同情資產階級自由化。王蒙是一六四」之後，唯一拒絕出席「戒嚴部隊犧牲英雄追悼會」的部長。

另一個受到清洗的高階層人士爲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央委員劉志儒。他已撤消職務。但在所有遭此被清洗的趙派人馬中，唯有梁湘被指控有「經濟腐化」的罪行。「反腐化運動」是中共「六四」後掀起的一場大規模整黨作秀，旨在重新樹立黨的形象，同時藉機打擊政敵派系。

梁湘的政績和聲譽，是在任深圳市長時聲名鵲起的。中國大陸最資本主義化的城市深圳，八十年代以來一直被視爲改革中特區政策的樣板。在中國最南部省份屬東省，梁湘在省黨委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該省的許多經改政策的制定和推動，梁湘功不可沒。

中國海南省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廣東省分離出來，以便開發這個中國第二大島嶼。海南全省皆被劃爲擁有許多對外特殊方便的經濟特區。梁湘被國務院任命爲第一任省長。

海南省的獨立，是趙紫陽沿海經濟特區和國際大循環的重大經濟部署。趙紫陽的計劃是將海南建設成爲台灣式的獨立發展的經濟島嶼。許多方面的措施，將模仿台灣七十年代的成功經驗。國家對海南的經濟發展政策性限制，壓縮到最低的程度。市場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亦走得最遠。而這一切，將隨着梁湘的撤職而盡數取消。

梁湘目前面臨着十分危險的前途，如果傳聞是政治錯誤和黨內的處分，撤職便是結論性處罰。引述梁顯示，北京反趙派系領導人，顯然想將梁湘徹底搞臭。他們的策略是，通過經濟方面的問題，追究梁湘的刑事責任，而要把梁湘樹爲中共整肅中共高幹貪污腐化的典型。中央電視台在新聞節目中，指稱梁湘犯有重大經濟腐化的罪行，證據是指使兒子設公司進口汽車，從中牟取暴利。

目前，對梁湘的法律起訴尚未開始，根據中共官員的說法，他們正在深入調查梁湘一家人從事經濟不法行爲的證據。用經濟腐化來廢黜梁湘是中共強硬路線領導人發明的最新武器。梁湘正在成爲這一武器試驗場的祭羊。

這些在搞改革，決心把幾十年沉泥垢物一掃空的改革家們，依然承襲老一輩的一個傳統——享受特權。

在香川別墅住一天，只要象徵性交一塊錢人民幣，山珍海味，大魚大肉盡管吃，吃飽爲止，但不是大鍋灶，而是由名廚精烹之物。內部錄像、西方影片、琴棋書畫皆爲雅享之物。如果放北老鼠的漫民游香山觀入這種，所發生的事情，絕不是曹雪芹筆下的劉姥姥了。而是痛苦和失望的心碎，他們怎麼能想到，當年他們把家中糧食布匹，甚至兒女貢獻給這些革命領袖，而今仍過着食不飽，穿不暖的艱苦生活，但革命領袖却在花天酒地盡意享樂，內心怎麼能平衡呢？

共產黨爲了享受就和歷史上的土匪一樣，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幾十年富貴，爲的就是享受，所以像香山別墅這樣的豪華住宅，並不是老毛、葉劍英等人的專利，從中央到地方，每個土皇帝都有自己的安樂窩，以北戴河中央辦公廳招待處（歷次黨代會之後的決策會，近幾年都在此地開）爲例，興建大量的高級私人別墅，毛澤東、林彪、鄧小平等人均有之，地方上，北有省委承德別墅、山海關招待所、甘肅有崆峒山庄、福建有西湖賓館、山東有青島八大關、廣東有珠海石景山庄。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每個每屆土皇帝都爲自己修築了無數豪華宅第，同時又大搏人民血汗去修度假別墅，以供養身修性。

中南海秘聞系列，本來計劃十篇，但由於作者已受到來自中共高層的威脅，生命安全不能保證，並涉及家人安危，故向讀者深表歉意，在本系列英勇就義之時，我願像無數共產黨員「英勇犧牲」前那樣，振臂高呼：「歷史將審判你們，你們等着瞧吧！」阿門。

梁湘成了趙家公子的替罪羊

歐陽明朗

最近海南省長梁湘被撤職，惹起海外一陣新聞熱。中共加給梁湘的罪名是縱容妻子與兒子以權謀私。但是，中共從上到下，以權謀私者大有人在，爲何偏偏選中梁湘來整呢？這除了外間所說的「梁湘是趙紫陽的人」外，是大有內幕的。

中共「六四」屠城之舉，廣東、福建、海南這南方沿海三省一直是另有看法的，鄧李楊集團一直不放心。屠城之後，爲了取信於民，中共提出要清七件事，其中就有肅貪和整治官倒。這就爲統治者剝除政敵提供了藉口和機會。

鄧李楊要法辦趙紫陽，終因找不到合理的藉口辦不下去，於是就打算向趙的兒子開刀。一直以來，全國人民都懷疑，趙紫陽四個兒子中，超碼大的兩個兒子趙大軍和趙二軍可能有經濟問題。筆者有兩位朋友曾與趙大軍有過往來，他們說趙大軍人品不錯，但他們也不敢否認趙大軍有經濟問題。即使趙家公子本身比較正派，但不排除他們的公司及下屬並不乾淨。有經濟問題就應查處，不過要公平公正。但如今中共爲整趙紫陽才去拿他的兒子開刀，這當然是小人所爲。好在一些有心人一見風頭不對，就把趙的兒子們弄到了海外避難，中共整人者撲了個空。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趙紫陽在京城的親信部下，「六四」後幾乎被一網打盡，已毋須拿他們來直到京衙方而去開刀，所以鄧李楊集團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廣東及海南。廣東省長葉選平，他們不大敢動，省委書記林若，他們又找不到什麼把柄，所以選上了海南省長梁湘。學潮期間，梁湘並民的《海南日報》旗幟鮮明地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六四」期間，《海南日報》又印備了應付李鵬下台的號外，此舉令鄧李楊集團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梁湘一到北京就給扣了起來。以經濟上打老虎的典型給拾了出來。李鵬派系的人馬在海南則趁機奪權，而《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則被革職隔離審查。梁湘至今仍被扣京城「交待問題」。

其實梁湘有經濟問題不是自今日始，他讓他兒子到香港工作也是他在深圳市長任內時的事，他兒子是出任深圳市駐港商業機構深業公司部總經理。這些事在深圳是街知巷聞的。

「蛇口風波」要算賬

引起全國爭論的「蛇口風波」，會被視爲是深圳青年向傳統思想教育的挑戰。如今氣候改變，事件重新定調，涉及報導風波者挨批挨整。

尚彤

去年，中國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兩件引起爭論的事：其一是電影片《河殤》；其二是「蛇口風波」。

風波起於小辯論

「蛇口風波」始於去年一月，北京師範學院德育教授李燕傑、中宣部教育局調查研究員曲啸、中央歌舞團前舞蹈演員彭清一等人應邀到蛇口參觀。一天晚上，他們與蛇口七十名青年在蛇口招商局俱樂行座談會，雙方對蛇口發展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意見，尤其對「淘金者」的評價各持己見，發生了爭論。馬、曲、彭三人讚揚蛇口的巨變。他們說深圳的青年總體上說是很可愛的。到深圳蛇口來的人大多數是來展才能的創業者、建設者；一部份是來貪圖享受者；極少數是來在別人創造的財富中撈一把，甚至不擇手段、損人利己的「淘金者」。「這些淘金者不是為深圳特區的發展來創業，不是為創業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這樣一個經濟非常活躍、利也很厚的地方，為了個人利益到這裏來，圖這裏生活好，工資收入高。如果錢少了，生活又艱苦，就不肯來。特區不歡迎這樣的淘金者。」

參加座談會的青年是看到蛇口招商局張貼的海報自發前來的，由於沒有事先組織，這些青年也就毫不客氣地對「淘金」之說提出反駁，認為三位老師對蛇口青年的分類不符合蛇口青年的真實思想。他們認為，無論來蛇口的動機如何，只要不觸犯國家法律，自己勞動，享受成果，也就為蛇口建設出了力。自己賺了錢，又向國家繳了稅，同時也方便了羣衆，這樣的淘金者有什麼不好？！

座談會上雙方還討論到國家很多存在的問題。三位演講者與與會者各自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座談會經過爭論、探討，至結束時，氣氛似乎仍然融洽。彭清一、李燕傑均稱讚蛇口青年的坦率。他們說：大家有不同見解，這不要緊，彼此是有啓發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小報告引起大風波

座談會結束，事情本也過去。因為這樣的爭論在當時的蛇口並不新鮮。但是，座談會次日，李燕傑任所長的北京師範學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寫的《蛇口座談會始末》就從深圳分送往中央有關機關的領導。文章把座談會描述為一場嚴對性爭吵。蛇口青年的言論經刻意編排後也被歪曲。座談會上一名退了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也上了送份報。

消息傳出，蛇口人對於這種向中央打「小報告」形狀的手段頗感不滿。為了澄清事實，《蛇口通訊報》報導了座談會的始末。這篇《蛇口青年與曲啸、李燕傑坦率對話——青年教育家遇到年青人挑戰》一文，在當時是一篇難得的、非官樣文章的報導，引起了中國新聞界的震撼。廣州《羊城晚報》很快做出回應，在報上選和地批評曲啸等人在口頭上稱讚蛇口青年坦率，事實上又對座談會不滿這種陽奉陰違的做法。接着，天津的報紙、北京的雜誌等都紛紛評論「蛇口風波」，刊登文章讚揚蛇口青年在青年教育觀感面前勇於平等對話的精神。到了去年八月，《人民日報》終於也在頭版刊登了一篇題為《蛇口風波答問錄》的報導，並在「編者按」中說：「今天向讀者介紹事情的經過及有關方面的意見，並且願意繼續為更多的同志參加議論提供一點版面，共同探索新時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問題。」「蛇口風波」就此在全國引起廣泛的爭論，一場小風波掀起了一場大風波。一個月內，數以千計的讀者來信參加討論。

「蛇口爭論」今又重提

今年五月，北京爆起學生鬧事的學運。北京的大學生們提出了與政府平等對話的要求，蛇口青年在風波中的那種勇氣和願望似乎被延續了。北京各行業的市民紛紛加入了運動的行列；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等官方喉舌的部份員工和北京的其他一些新聞工作者也一起高呼「新聞自由」的口號，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全國名大城市相繼呼應，要求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識顯然在全國廣泛地被接受和維護。中共當局居然感覺到「蛇口風波」與這場學運之間的關連。

六、四事件之後，全國大規模清查學運份子，並且電拾政治思想教育和恢復學習制度。八月十一日，《中國教育報》編輯部舉辦了一個教育界人士座談會，談到了「蛇口風波」。參加座談會的有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學府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以及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副部長、中宣部教育局局長和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滕藤等人。座談會上各人猛烈抨擊「蛇口風波」，指蛇口風波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和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吹捧資產階級思想。又說蛇口風波在教育界產生極大影響，是今年學運、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前奏，是和胡耀邦「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緊密配合的。何東昌說，在蛇口風波中，有的人宣揚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這對青年是極大的腐蝕影響。堅持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最後必然會發展成賣國主義。滕藤說，蛇口風波實際上是借助發揮，否定、淡化甚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幾乎批判了所有列登過「蛇口風波」的報刊。

在全國這種清查、整頓的大氣候下，深圳蛇口的小氣候不免隨轉多雲。據來自深圳方面的消息說，中央組織部最近派遣了一個五人小組的前往深圳蛇口，調查香港招商局集團副董事長、蛇口招商局負責人袁庚在經改及學運期間的表現。袁庚曾被認為是中國經改中一面旗幟，但是隨着梁湘的下台，袁庚的命運也頗堪讀，而招商局據下去年率先提倡「蛇口風波」的《蛇口通訊報》，目前正面臨被封閉的危機。看來，清算這筆老賬已不用等到秋後了。■

經濟問題不成問題

甚至梁湘到海南走馬上任以後的不光彩的事，也早已不是秘密。去年八月，《爭鳴》特約記者曉沖在一篇《海南颳起翻案風》的報道中，就曾不指名地揭露梁湘在建省前夕派妻子去海南島買了兩座樓房，以圖私利。當時海南幹部都議論紛紛，難道中紀委不知道？

為什麼早就知道梁湘妻兒的不正當行為，而不去及時制止及處理呢？中共不是說要愛護幹部，要治病救人嗎？說穿了，中共根本沒有那一套，一切為了整人。你聽話，你當紅，幹什麼壞事都不會有人管你。但一旦你被排擠，被定為黨內鬥爭的犧牲品時，雞毛蒜皮都會成為你的罪證。

梁湘就是這種情形。中共指梁湘妻兒以權謀私一百多萬元，這個數目對珠江三角洲許多區鎮頭頭而言，算得什麼？

上層誰無以權謀私問題？

即使中共上層，哪個家庭沒有類似梁湘這樣的問題？

王震、楊尚昆、李先念、彭眞，有哪一家是乾淨的？在中共高層中，多少人的子女親朋在國內和在外國以權謀私比梁湘家厲害！

即使鄧小平，鄧樸方的官倒不去說它，小兒子鄧質方帶同妻子去美國留學陪讀，還在美國生小孩，那些錢是怎麼來的？鄧琳的聲在香港賣六十萬元以上一幅，老頭子是知道的，為什麼不制止？是不是縱容女兒以權謀私？

這不是比梁湘還要嚴重嗎?!✦

海南省長梁湘罷官內幕

趙紫陽作後台，梁湘在海南派系鬥爭中略勝一籌，保守派懷恨在心。
同情學運，對中央「平暴」最遲表態，終以「官倒」下台，梁派人馬個個自危。

何頻

九月十三日，海南省一人民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罷免梁湘省長一職的決議。同時，北京亦急催梁湘中共海南省第一副書記等一切職務。與梁一同登島建省的中共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反復澄清：梁的落台與趙紫陽無關。中共頭腦對官場機器，猛烈摩擊梁湘壞官友党爭取私利，非揭梁湘這樣的一大老虎下臺，表明中央反貪污反腐敗的決心。

據筆者所知，梁氏的確有些矛盾尖銳的地方，但使他落台的真正原因卻是：李鵬利用海南錯綜複雜的派系鬥爭，打擊趙紫陽在海南的勢力。與境況保異常密切的梁湘，不可避免成了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最出鏡的地方官

梁湘是延安時代出身的老革命，與王震關係密切。曾曾任廣東韶關地委書記、廣州市副市長，係趙紫陽的老部下。十年前，深圳成為大陸第一個特區後不久，梁即擔委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市市長，後又加上市共深圳市委書記一職，可謂紅極一時。

梁湘被中共官方媒體視為「改革猛將」的確，梁湘自發動、深圳迅速崛起的摩天大廈，有他相當大的功勞。鄧小平、王震等人對他曾大加讚賞。他是典型的地方官僚，多種講深圳本地街話，怎樣中央個別人不滿。一九八六年，他在視察國務院派來的李灝的陪同下回京北上，被免去一切黨政職務，僅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為此，深圳人多打抱不平，對梁湘表示同情。

雖然落台的梁湘仍屬深圳市委小組第二常委，副市長兼市委書記許士杰常委搜，副市長兼市委書記許士杰常委搜，要求發揮餘熱，終獲海南建省籌備組高組長一職。海南建省後，原廣州市委書記許士杰任省委書記，梁出任省長。

確有一海南熱」的升溫，梁湘成為全國最出鏡的地方官員，評論平海口，二十年超上台灣經濟水平。

捲入派系鬥爭

一位曾在海南工作多年的高層幹部稱，海南的派系鬥爭是除北京外全國最激烈的地方，本土幹部與大陸幹部向來不和，這也是導致海南成為大陸沿海最落後地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八七年五月，爭奪黨和大權白市指揮、梁湘，在海南省委的會議室裏曾拍桌怒罵，派系鬥爭。但梁不以為然，只表示要建深圳一樣得力幹將來，與他一同搶製「海南大特區」宏圖。

後來，深圳市副市長鄭健康、甄錫培等了海南省副省長，唯深圳經濟區委書記程思遠加上了三位市市長，唯一的人民日報×社深圳記者站站長程凱被委任為《海南日報》總編輯。梁湘事後表示想將深圳市公安局局長陳良宇、深圳教委主任林祖基等在海南委以重任，遭兩人謝絕。其中林祖基曾在海南常遇某職務委書記，曾過最系鬥爭之苦。

去年李省又去了一趟海南，未見到梁湘。當時，「海南熱」已經降溫，市面蕭條，企業大都虧損，極難見到外商的蹤影。面指門內的權力鬥爭卻升溫。省政府一位官員說，既有本土派，也有大陸派，細分起來，還有什麼鮑克明、劉劍鋒北京派，梁湘深圳幫，許士杰溫和派……

鮑克明是常務副省長，曾留學蘇聯，背後有李鵬、李瀛瑛支持。劉劍鋒亦是留蘇派，與江澤民一度在電子工業部共事，與李鵬關係密密。許士杰則是一名搖將，在派系鬥爭中往往起到平衡作用。加上梁湘、劉劍鋒、鮑克明各自的後台地位相當，所以權力傾軋一時未見分晚。

今年春節期間，趙紫陽在珠海渡假，梁湘曾與之長談。三月，梁湘主動出擊，解除鮑克明常務副省長、黨、將鄉財康八般鮑開放，並有豐富改革經驗（當作常務副省長使用。鮑克明、劉劍鋒等人憤慨在心，尋機報復。

電報成為罪證

梁湘為人粗獷，講義氣，搞改革開放膽識過人，但缺乏政治頭腦，不善於權術。他的下場令人同情，對中央「平暴」最遲表態，終以「官倒」下台，梁派人馬個個自危。

梁湘為人粗獷，講義氣，搞改革開放膽識過人，但缺乏政治頭腦，不善於權術。他的下場令人同情，對中央「平暴」最遲表態，終以「官倒」下台，梁派人馬個個自危。

鮮明，與知識份子關係較好。

今年九月，海南也有學生、知識份子上街遊行。梁湘採取非常寬容的態度，並宣布部下與學生對話，令知識份子滿意。所以海南秩序並未出現混亂。

據一海口電報」一位記者透露，五月十九日，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梁湘當時身在海南，也對民運表示支持，並拍電報給中共中央，要求盡快與學生對話。當晚，李鵬發言佈北京戒嚴，梁湘方覺察到趙紫陽大勢已去，企圖追回已發出的電報。但為時已晚，電報已落到李鵬手中，成為梁湘支持民運的鐵證。

六月中旬，梁湘首在中央電視台露面，與許士杰一起主持海南高層幹部會議，表明支持中央平息暴亂。海南是全國最態度最強硬的地區。李鵬能不查賬，即下令抓出陣容龐大的專案組前往海南，一方面尋找梁的罪證，一方面給予梁湘行壓，防止外逃。梁湘一下在海口機場遭到拘押。後來為了防止萬一，乾脆將梁湘押去北京審問。

當時全國性的世運運動並不順利。李鵬、姚依林等人注意到，如果將梁湘與「支持民運」掛罪，恐引起海內外反感；如果將之作為搶劫福利證，不但對北京商層是一個衝擊，對廣東、海南的局勢也會增添更大的不確定因素。

於是，鮑克明、劉劍鋒派放出風聲，說梁湘觸犯毒品，緊張妻兒已倒，可能落台。香港某報便據此登了消息。

把梁湘當成查辦腐敗的「大老虎」，實是一箭三雕：一是證梁湘於死地，背上官倒之惡名，進行調查的機會；二是社會震蕩力小，海外與論輿法為之辯護；三是可以向不明真相的人際榜中共「打虎」的決心。

梁湘人馬個個自危

儘管中共反復說明梁垂落台不會影響到其他人，但梁派人物都不提心吊胆。在短期內可能不會丟去烏紗帽，但權力已經丟失。一旦時機成熟，扣上個「官倒」之類的罪名是輕而易舉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共權力鬥爭的故事，幾乎盡皆如此。

海南自成為特區之後，客商本來就十分罕見。大陸與梁湘下台，導致原本經營欲試者也裹足不前了。梁湘七月出訪東南亞五國的計劃自然未能實現，大批與梁湘有關的計劃亦成泡沫。據說，就是已在海南註冊的大陸企業也紛紛撤資，準備打道回府。

七十歲的梁湘垂垂老矣，被判入監的可能性極微。相比現今許多尚在位的高官，梁氏的「官倒」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問題是誰叫他站錯線呢？■

梁湘被撤職的背後

王路

梁湘下台，傳說甚多，據聞他與趙紫陽第二子二軍閥係密切，趙二軍在海南有一間規模甚大的地產投資公司。……

最近一直盛傳地位不保的海南省省長梁湘終於下台。在目前舉行的海南「人大」會議上，這位第一任省長不但被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而且也像趙紫陽一樣，要「繼續審查」。

雖然梁湘被撤走意料中事，但當局列舉他的罪狀都是他個人經濟方面的。「中央聯合調查組」的報告說：梁湘支持、縱容妻子和子女在海南牟取私利，利用職權違反規定送兒子去香港定居，違反規定批車，其兒子趁機勒索等，犯了以上錯誤。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特別強調，梁湘所犯的錯誤純屬經濟錯誤，他的下台與趙紫陽無關，亦不是基層派別鬥爭。

其實，許士杰這番「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解釋，恰恰證明親趙的梁湘，正被當局算了他的政治賬。據多個省、市傳達的內部文件透露，梁湘被指控「串通煽動反革命暴亂」，按照這個罪名上綱上線，完全可判梁湘在政治上的死刑。

支持學運罪途被判死刑

梁湘在學運期間的表現十分突出，他曾發宇同意海南省致港中央，表示處理學運問題影響深遠，北京必須採取克制態度。他領導的海南省委，在五月中旬就同當地絕食學生對話，正式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一些海南人士說，梁湘早就有經濟上「不乾淨」的嫌疑，但也止於「以權謀私」，還沒有到犯法的層面。當局現在才清算他，顯然是與他的靠山趙紫陽失勢有關。梁湘下台正是中共官場「樹倒猢猻散」的寫照。

從中央調查組的報告來看，有關方面為搜羅梁的非政治罪名可謂用心良苦，連他下鄉有警車開道，亦被視為「自以為經濟特區功臣，嚴重脫離羣衆」。

就在梁湘被宣佈撤職的當日，被指為「開後門」來香港的梁子梁明立刻作出反應。他對《星島日報》的記者說，他來香港是北京方面批准，並非靠其父運用權力。梁明澄稱，他從來沒有去海南做過生意，他現時是在外貿部駐下的中資機構工作。他又透露，梁湘罷官後會返深圳休養，而其母自八二年退休後就留在深圳，也從來沒有做過海南的生意。

雙方各執一詞，孰是孰非局外人很難判斷。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梁明定居香港可對梁湘的命運起微妙的影響。中共不少高官和其子女均有不乾不淨的記錄，逼人太甚的話，家醜揚到國際上去，大家都沒有面子。

據知情者透露，海南高層領導班子內部鬥爭一直存在，「六·四」後更為激烈。在海南省委九名常委中，廣東幫、北京幫、海南地方幫各佔三名，前梁湘、許士杰的廣東幫，在決策層決定性地位。有人就想趁這次的全國大清洗，排除異己，從徹東幫手中奪回海南的控制權。

早在建省之初，六十八歲的梁湘和六十九歲的許士杰一過渡人物一。而隸屬北京幫的海南省委常務副書記劉健儀、副省長鮑克明，則被視為當然的接班人。耐人尋味的是：這兩人都是五十年代的蘇聯留學生。

隨着批判趙紫陽的升級，梁、許的去留和劉、鮑的成為熱門話題。一鮑克明曾被視為梁湘的接班人。一不過，有不少人認為，海南作為太陸最大的經濟特區，建省才一年多，就面臨政治、政策、經濟和社會心態方面的危機，一六·四一屠城之後，這些危機一下子全部表面化，如何妥善解決，是令北京方面頭痛的問題。當權者如從善如流，不應在此敏感時刻調動海南高層領導班子，以免一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在當地造成強烈震盪。不過，現在的非實證明，中共當權者的搶班奪權鬥爭，妄顧其他因素，採取了先下手為強的策略。

海南「失寵」於中央？

梁湘被革職的衝擊波是巨大的。一些在「六·四」前探路的外商坦言，他們是因梁湘、許士杰而來的，因為梁、許兩人過去工作配合得不錯，梁湘魄力大，大刀闊斧，而許士杰則儒將風度，講究無為而治。現在，梁甫下台，許士杰即掉轉槍口猛批梁湘，其實不足為奇。就如同萬里批趙紫陽一樣，都是中共官場一保身一的一種一術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梁湘和許士杰的關係。據知情者透露，梁、許兩人過去工作配合得不錯，梁湘魄力大，大刀闊斧，而許士杰則儒將風度，講究無為而治。現在，梁甫下台，許士杰即掉轉槍口猛批梁湘，其實不足為奇。就如同萬里批趙紫陽一樣，都是中共官場一保身一的一種一術一。

九月十五日

中央機關整頓黑名單 258名幹部榜上有名

鄧峰

「六．四」之後，北京當局對異己分子的秋後算賬一直沒有停止。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經過當局的追查，下級的舉報和「人人過關」後，當局已經整理出一份中央機關局級以上幹部的整頓名單，並由七、八月起已陸續進行整頓。有關部門認為，「必須重視組織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這份名單共包括258名中央機關局級以上的幹部，他們都在學運期間有不同程度地參與或支持過學運。據最新消息說，至目前為止，這258人中已有159人受到處理，其中又包括7人是副部級的幹部。他們已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如開除黨籍、停止公職、降級或暫停工作接受審查等。

在被整頓的副部級或以上的幹部中，較為人熟悉的包括原廣播電影電視部第一副部長謝文清和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等。

謝文清開除黨籍兼降職兩級

謝文清曾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調返北京後任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在學運之前，他已在退休的階段，但當時他沒有太多職責，有一次還與其他工作人員一起行動。當時，人們也為他的安全着想，把他包圍在人群之中，還給他一頂寬邊的草帽，不讓公安人員認出。不過，他的行動還是被人拍下了照片，成了他日後被整的證據。

經過七次被通報討後，謝文清終於被開除黨籍，職級降兩級。

至於杜導正，他現在只有等退休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根本與「自由化」沾不上邊，更遑論參加民運；在他擔任新聞出版署署長時，執行的都是相對保守的政策，從來沒有越軌的傾向。今次他被處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點「含冤莫白」，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也談過新聞自由，而且他與趙紫陽的關係不錯。當年趙紫陽在廣東時，杜導正曾給趙不少幫忙；趙不得意時，也曾在杜家居住。

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仍是當局的主要整頓對象。被懷疑人物王若水現時雖然沒有被捕，但他的行動都在監視之中。法學家于浩成，大慶十日前的消息還說他仍在秦城監獄的招待所，雖然不算是入獄，但行動受制，經常接受查問。

《導報》阮江寧被捕

在新聞界，除了外界已經知道的情況外，最近亦有消息透露，《世界經濟導報》北京辦事處的阮江寧亦已被捕。至今，該辦事處四名經常性的員工中已有兩名被捕（另一人是該辦事處主任張偉國）。至於其餘兩人，牟軍和費曉棟暫時未有問題。牟軍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朱厚澤的女婿，而朱厚澤雖然也受到不少壓力（他於學運期間曾得到金總通過給學生撥款十萬元人民幣），但由於他在今次學運中的表現還是很有分寸，所以暫時仍未有太大的問題。

北京大學是教育界的重災區。自從「六．四」和前任校長丁石孫被迫辭職後，校內即成立了清查小組。除了異己分子被處理外，一些教授還接到通知，要他們寫一些批判趙紫陽的文章，著名經濟學者還以為也接到這樣的指示。

「六．四」之後，有關方面曾設立舉報電話，希望能夠捕更多民運分子。但是，其效果適得其反。據有關部門事後統計，在所有的舉報電話中，有約30%是乘機洩憤，把當局大罵一頓的；他們多利用單位大院裏的或其他公眾電話，罵完之後就走，當局要追查也無從入手。另有約30%是故意舉報鄧小平、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等人的，他們一般也是採取類似上述的方法。至於另外的40%，雖然牽涉到具體的人和事，但經過調查後，發現其中30%是借此機會公報私仇，或有意報人的，被舉報的人根本與民運無關，舉報者只是想趁這機會來弄掉自己的對頭人。所以，只有剩下來的10%才是有點參考價值的。 ■



古董 胡九道

中共加緊控制軍隊的新招

- 禁止軍人參與其他政黨
- 禁止軍人參與非核准組織
- 禁止軍人參與羣衆組織
- 禁止其他黨派在軍隊中建立組織
- 以對六四事件態度爲升遷標準

萬里行

在東歐局勢、特別是羅馬尼亞局勢急劇變化的刺激下，中共進一步强化了以武力來解決問題的信念。爲了未雨綢繆，保證軍隊能夠命於黨，避免出現東歐共產黨的窘境，所以中共在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希望通過政治思想工作，能牢牢的控制住軍隊。

會議首先傳達了中共中央就"中國會不會出現東歐式突變"這個問題的看法。據了解這是"退了休"的鄧小平在一次與政治局常委的談話中所提出的觀點。他認爲中國不會出現東歐式的突變(他所持的理由，江澤民在會見香港新聞界訪京團時已有所披露，這裏不詳。)

會議把東歐國家所出現的變化，定性爲"國際資產階級長期策劃的和平演變"。會議把東歐出現的變化，同今年"六·四事件"聯繫起來看，"高度評價"了鄧小平關於"大氣候、小氣候"的觀點，認爲當前軍隊首要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軍隊的影響。他們認爲，自由化在軍隊中的表現，可以歸納爲兩點，即

——主張黨軍分家，或稱軍隊非黨化、或稱軍隊國家化、軍隊共和國化。

——主張軍隊非政治化，或稱軍不干政、軍隊不應介入政治、軍隊中立化。

中共中央軍委認爲，如果不徹底批判這些觀點，則黨就不可能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中國就有可能發生東歐式



的變化。

會議認爲，鑒於東歐發生的變化，中國面臨一個新形勢，即"國際敵對勢力正加緊對我國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並把我軍作爲其滲透的重要目標，妄圖改變我軍的性質"。另一方面，北京"六·四事件"則說明，"在實現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全過程，自始至終貫穿着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對立和鬥爭。軍隊雖然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但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爲了避免出現東歐的局面，軍隊必須做到兩點：其一：政治上永遠合格；其二：接受黨的"絕對領導"。這兩條，就是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精神。

關於"政治上永遠合格"，會議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合格"的標準："思想上合格"的標準是做到"四個忠於"(即忠於黨、國家、社會主義、人民)。"行動上合格"的標準是做到"三個捍衛"(即捍衛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社會主義事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

關於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會議提出要："堅決抵制和反對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黨軍分家等錯誤言論和傾向。毫不動搖地貫徹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堅持設立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的制度；堅持支部建在連上"。此外，會議還作出幾項新規定：

——未經相應政治機關批准，軍隊成員不得參加其他黨派和宗教組織；

——不得成立各種條令條例規定之外的團體和組織；

——不得擅自參加地方的群衆團體；

——絕不容許其他黨派在軍隊中建立組織和進行活動。

——今後提拔軍隊幹部，要特別注意他們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的表現。

會議還提出一個新觀點，這是過去從來未有提過的：即軍隊除了有對外防敵的功能外，還有一個"對內"的政治任務，這就是防止顛覆。會議指出：軍隊執行黨的政治任務，包括對外抵禦敵人入侵，對內防止敵人從內部顛覆。就是說，軍隊作爲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既要同明火執仗的敵人作鬥爭，還要參與防止和平演變、反對顛覆的鬥爭。"如果發生了非常事件，治安系統力量不足，或者用行政和法律手段無法解決問題時，由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動用軍隊的決策，是理所當然的"。這番話不但爲今年六·四出兵屠殺平民一事實行"合理化"，而且也明確一點，即軍隊今後不但用來對付敵人，也可以用來對付要求自由、民主的人民群衆。這個觀點，在中共建軍將近七十年的歷史中，還是第一次提出的。它徹底打破過去"軍民魚水情"的傳統。從這個提法，人們不難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開始出現了變化——從禦敵於國門之外變爲統治者竊取人民的工具。自從六·四出現人民的解放軍開槍鎮壓人民的事件以後，很多人都擔心解放軍的性質會出現變化。現在看來，這種變化已是成爲事實了。

會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加强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文件。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上述原則規定下來。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共爲了防止東歐式的民主運動波及中國，正在準備採取軍事措施來解決人民對民主的要求。

附錄：《關於新形勢下加强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分十部分，內容如下：(一)清醒認識軍隊建設面臨的新形勢，把保證政治上永遠合格作爲一項根本任務。

(二)必須堅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充分發揮我軍的政治優勢。

(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大力加强各級黨組織建設。

(四)突出抓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始終保持部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五)堅定"四有"目標培養革命軍人，提高幹部戰士的思想道德素質。

(六)嚴格按照德才兼備原則選拔幹部，保證槍杆子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裏。

(七)高度重視反腐敗鬥爭，鞏固部隊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陣地。

(八)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保持和發展良好的內外關係。

(九)貫徹唯物辯證法思想，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十)政治工作要在加强的前提下改進，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 ■

當代周刊 89/12/30

秋後算帳到武警

何伯旌 (北京)

"六·四"後對武警部隊的清洗，終於一如預料的到來了。中共在二月十四日公布，撤換了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部的司令員和政委等高級領導。

原武警司令員李連秀被免職，由北京軍區某集團軍軍長周玉書接替。原武警政委張秀夫被免職，由北京軍區的徐勇增(他的原職務不詳)接替。原副司令員範志倫由武警原參謀長王文理和左印生接替。原副政治委員張海天被免職，任命吕壽廷(原第二軍醫大學政治委員)、徐桂寶接替。這使人相信現任公安部長兼武警總部第一政委的王芳也地位不穩。關於武警的最新人事結構見附表。

在"六·四"事件上，武警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態度，在鄧李楊集團看來是很曖昧的。再加上他們懷疑武警部隊和趙紫陽關係密切(這一點詳下文)，故絕對不會放過對武警的清洗。

"六·四"後武警部隊的清洗工作從去年十月中開始，連續進行了三個月時間，終於在今年二月一日作出上述宣布。去年十月，中央軍委和公安部分別派了兩個工作組，進駐武警總部。在中國，武警是實行雙重領導的管理體制。軍委管人事與軍務，公安部負責日常的管理協調。所以，武警有問題，這兩方面都要派工作組。軍委的工作組着重在調查高級領導幹人事問題，公安部的工作組着重在調查事案(即"六·四"期間武警參與示威游行的具體情況等)。

這次清洗的另一個原因，是鄧李楊集團還猜心趙紫陽在武警裏有"自己的人"。他們認爲武警態度曖昧，與這點有關。武警原司令員李連秀是現任公安部長兼武警第一政委王芳所提拔的，而王芳得任公安部長則是趙紫陽力爭而得的(當時彭真是反對的)。所以王芳會被視爲趙的人。再加上武警前副參謀長李正軍是趙紫陽的親家(其女兒是趙五平的妻子)。這就更令人覺得趙在武警裏有勢力。所以，這次武警被清洗，是無可避免的。 ■

當代周刊 89/12/16

羅國突變後中共最新動態

全國軍隊一級戒備

「羅馬尼亞經驗」竟是加强軍隊控制

何伯施（北京）

羅馬尼亞形勢的急劇轉變，使中共的領導層大感意外。較早時候，兩國的領導人還惺惺相惜，誓言要爲"保衛社會主義"而互相扶持。誰知慷慨之言猶在耳，忽然又上演一幕兎死狐悲。

正因如此，中共爲了避免重蹈羅馬尼亞的覆轍，日前在齊奧塞斯庫被逼出走之後，馬上在軍方內部下達命令，即時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級戒備，以防止有可能出現的"暴亂"。

據靈通消息說，較早時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及中央軍委曾分別舉行會議，討論了羅馬尼亞的局勢。他們沒有從齊奧塞斯庫的下場吸收到應該順應人民要求的經驗，反而從羅馬尼亞的局勢中總結出兩點：（1）今次羅馬尼亞人民起義之所以能够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羅馬尼亞軍隊叛變，倒戈相向；否則，縱使人民有三頭六臂也不可怕；（2）由於紙難包火，這事早晚都會在中國廣泛傳開，倒不如及早疏導人民的情緒；而且早點有些較正面的反應，就不致於在國際上愈來愈孤立被動。

據知，中共在齊奧塞斯庫倒台之後作出了一項公開的行動和一項不公開的安排。所謂"公開的行動"，就是指公開間接承認羅馬尼亞新政府，說尊重羅馬尼亞人民的選擇（本期有另文分析中共在這方面的態度），而"不公開的安排"，就是在軍隊內部下達命令，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級戒備。中共這樣的決定反映了他們的恐懼。在這種恐懼的心理之下，如果出現群情洶湧的情況，中共會不會一錯再錯，再來一次鎮壓的殺戮呢？這一點是我們極其關注的，也是需要全球華人和各國人民共同關注，引起警惕和及時制止的。

各級將領隨時候命出動

所謂"一級戒備"，就是指"中央軍委一聲令下，全軍高級將領，中央軍委、大軍區、軍以上幹部，要思想一致地行動起來"，攻克敵人。在這個時候，軍內的保密電話要二十四小時有人值班。保密電話與一般電話，紅機電話（機關內可直撥中央的電話）不同，通訊網絡和速度都不受外界干擾。各級將領須隨時等候上級的指示及向上級報告情況。此外，各大城市可以隨時候命執動的士兵不能少於一萬人，而且部分子彈已發到士兵手中。按照一級戒備的要求，發生動亂時軍隊要第一時間保衛重點機關，如政要住地、市府大樓、電台、電視台、電報局、交通要津等。

來自軍方的消息說，"一級戒備"時必須强調司令部的應變能力，要求司令機關要有很强的"快反"能力（即快速反應能力），同時要作出後備方案，實行"平戰分開"（即和平與戰爭的時候分開），這樣就可以保證在突發事件中的指揮仍可有效實施。軍方還收到命令，要注意突發事件的"對抗性"、"蓋然性"和"緊迫性"，必要時還可以簡化決策的程序，藉以保證行動能够迅速有效地執行。

北京是京華重地，也是曾經爆發大規模民運的地方，所以一級戒備抓得最緊。據了解情況的人士說，北京衛戍區的二萬兵已接到隨時整裝候命的通知。不過，由於上次民運的經驗，中共高層認爲單靠北京衛戍區的力量難以保證北京的局面穩定，所以他們也通知了北京軍區的八個軍（包括駐在保定的三十八軍及駐在石家莊的二十七軍）隨時聽命。根據中央的要求，"關鍵時刻中南海內最少要有四千士兵"。

北京增建特種部隊

爲了增强北京市的"防亂"力量，目前當權派決定在戒嚴部隊中選拔兩萬人在北京落戶，成立"特警部隊"，以增强衛戍區的力量，成爲更可靠的心腹。

對於北京的形勢，有關方面强調平時的工作。自從"六·四"事件之後，北京市委總結了一點他們認爲過去忽略的經驗，就是"不少人國防觀念淡薄也是今次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爲人民"不懂得擁軍愛軍"，加上於"六四風波後仍有部分群衆在首都戒嚴、部隊入城等問題上認識不清"，所以，最近北京市決定成立"國防教育領導小組"，由陳希同擔任組長。這個小組除了建議立法部門對國防教育立法的可行性進行論證，以及建議財政部對國防教育經費作預算外，其重點就是教育北京人民不要與軍隊對抗。他們在"教育"群衆時，經常强調破壞軍備的刑罰，希望能起嚇唬的作用。陳希同還說："那一個幹部的國防教育工作做得好，這些成績以後可以與選拔幹部聯繫起來。"

既然北京是主要的焦點，那麼爲什麼中共又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級戒備呢？據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中共也是吸收了羅馬尼亞的經驗教訓，"暴亂"雖然是在這幾首都的地方（蒂米什瓦拉）發生，但其蔓延速度之快實在不能低估。所以，如果某地方發生"暴亂"，最好的方法就是盡快將火種撲滅，以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如果全國一旦各地都有動亂，以現時只是爲數三百萬的正規軍（其中陸軍只有二百三十萬），調動也是困難的。所以，他們決定全國軍隊進入一級戒備，那裏出事就在那裏"平亂"，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

二十七軍總部曾被衝擊

不過，中共沒有低估人民在憤懣的情況下所爆發出來的力量。據知情人士說，二十七軍在北京參加鎮壓民運後不久，它在石家莊的駐地就曾經被憤怒的群衆衝擊。此事鮮爲人知。二十七軍屬三野系統，轄八十和八十一兩個師，還長打攻堅戰和兩棲作戰，現任總參謀長的遲浩田也曾任二十七軍的政委。以二十七軍如此有名氣的部隊，而且是當時得令的楊尚昆的主力，竟然也有人敢於衝擊，可見人民到了不怕死的階段時的威力。

正因如此，中共也才這樣緊張，急急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級戒備。但是，根據我們的觀察和判斷，以及與身邊周圍的人們接觸，雖然人們對現政府都有一股不滿的情緒，但目前並不存在什麼動亂的根源，當局實在無需緊張有介事，如臨大敵，他們必須打消再次大開殺戒的念頭。■

短評　中共已錯 不能再錯

據本刊獲得的消息，中共已下令全國軍隊進入緊急戒備狀態。這樣做，顯然是害怕中國人民效法羅馬尼亞人民一樣起來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果如是，則中共將又一次犯嚴重錯誤。我們呼吁中共當權者冷靜思考自己的問題，切勿再蹈齊奧塞斯庫的覆轍。中共已錯在先，不能再錯了。

我們要强調，軍隊是屬於國家的，屬於人民的。中共把軍隊"黨化"本來就不應該，而且也違背了中共過去的主張，即軍隊應該國家化。現在更不應該利用軍隊來鎮壓人民。

軍委作出動用軍隊的決策，是理所當然的"。這番話不但爲今年六·四出兵屠殺平民一事實行"合理化"，而且也明確一點，即軍隊今後不但用來對付敵人，也可以用來對付要求自由、民主的人民群衆。這個觀點，在中共建軍將近七十年的歷史中，還是第一次提出的。它徹底打破過去"軍民魚水情"的傳統。從這個提法，人們不難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開始出現了變化——從擺脫於國門之外爲統治者鬻取人民的工具。自從六·四出現人民的解放軍開槍鎮壓人民的事件以後，很多人都擔心解放軍的性質會出現變化。現在看來，這種變化已是成爲事實了。

會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加强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文件。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上述原則規定下來。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共爲了防止東歐式的民主運動波及中國，正在準備採取軍事措施來解決人民對民主的要求。

附錄：《關於新形勢下加强和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分十部分，內容如下：（一）清醒認識軍隊建設面臨的新形勢，把保證政治上永遠合格作爲一項根本任務。

（二）必須堅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充分發揮我軍的政治優勢。

（三）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大力加强各級黨組織建設。

（四）突出抓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始終保持部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

（五）堅定"四有"目標培養革命軍人，提高幹部戰士的思想道德素質。

（六）嚴格按照德才兼備原則選拔幹部，保證槍杆子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裏。

（七）高度重視反腐蝕鬥爭，鞏固部隊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陣地。

（八）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保持和發展良好的內外關係。

（九）貫徹唯物辯證法思想，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十）政治工作要在加强的前提下改進，在遷承的基礎上創新。■

百代周刊 89/12/30



羅國劇變後急防事變

中南海大震撼

東歐變化之快，羅國暴君倒台之速，使鄧小平目瞪口呆，指責有關方面報告失誤。為了提防東歐事變出現中國版，中共高層頻發機密文件……一個大清洗計劃正在全黨、全國、全軍展開，為的是排除和平演變和兵變可能性。

北行放語　羅　冰

中共近年來不斷向東歐提「警告」

東歐大變化，中南海大地震。

鄧拿揚集團極感惡感，馬上採取預防更大「暴亂」的措施。北京和各大城市呈現空前的緊張氣氛，彷彿局勢即將爆炸。

為了提防東歐事變出現中國版，中共高層頻發機密文件。其中突出了鄧小平關於東歐局勢的幾次「重要談話」。這些談話的主要內容摘錄和綜合報道如下：

「東歐向右轉了！」

「這幾年，我們不斷地向他們（按：指東歐國家領導人）提出警告，可惜沒有能引起他們的注意，結果自己垮了！」

「從現在來看，我們執行了平慕的方針是非常正確的。想一想，如果當時我們不下這個決心（按：指調軍隊進北京「平暴」），局面會好嗎？」

「帝國主義和敵對勢力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和破壞活動。毛澤東同志生前就多次提到這個問題，其他同志也講過，可是當內不少同志聽不進去，越以為我們是在講空話，現在清楚了，要來的容易呀！」

鄧小平非議戈爾巴喬夫路線

「東歐為什麼要得這麼快？就是這些國家的執政黨長期允許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祟。沒有預防措施，結果義候一來，就亂了陣腳。」

「當然，東歐所處的地位與我們不同，他們受到了西方國家的重重包圍，再加上蘇聯的這個戈爾巴喬夫，他推行一條什麼路線，現在還沒有法子給他下個定義。他的路線加速了東歐國家的困難！」

「過去幾十年，東歐太依賴蘇聯了，結果老大哥一翻手，他們連條退路也沒有嘛！我們過去一現在，將來都要堅持一條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

「中國是一個大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任何經濟封頭和制裁都不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鄧還強調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決不能留情，打擊反革命分子決不能留情，反對黨內的腐敗決不能留情。要性收國際上敵對勢力在我們中國搞「和平演變」的陰謀，首要的是提高我們自己的本領！」「東歐垮了，蘇聯也在變了，中國今後向何處走，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現實問題。有的同志提出世界革命東移論（按：主席有此提法），這個提法我不贊成。我們要老老實實，扎扎實實，結結實實地幹好自己的事情，只要我們中國不垮，社會主義就有出路！」

「羅馬尼亞是不沉的社會主義巨輪」

鄧小平還說：「現在只有羅馬尼亞還在堅持。但是能堅持多久，許多同志都有這個擔心。齊奧塞斯庫同志告訴喬石同志，羅馬尼亞是不沉的社會主義巨輪。喬石同志回來後介紹了羅共黨大會的情況一按，指責典型羅斯國再當選羅共總書記）。這個擔心沒有必要了。

鄧小平還大談地指出，在東歐等國發生的事情，實際上就是一場變質成一場反革命暴亂。」

鄧小平這些話，多半是在十一月底離去中共軍委主席之後，在人大常委會對政治局常委圈幾個老人說的。

鄧期望「戰友」齊奧塞斯庫頂住民主大潮

羅馬尼亞政權垮台後，中共政治局立即召集了政治局委員和有關部門負責人舉行緊急會議，認真討論了東歐局勢。齊奧塞斯庫在羅馬尼亞發生「動亂」後，曾先後三次親自和中國最高領導人通了電話，通報了動亂的情況。中國指令駐羅大使館隨時和齊奧塞斯庫取得聯繫，向他提供最新情況。在最後一刻，齊奧塞斯庫確實想飛往中國。金日成也答應收留齊奧塞斯庫到平壤。但一切都晚了。羅馬尼亞這場社會主義巨輪不到一個月就被顛覆了。這個事變，使中共最高領導人目瞪口呆。鄧小平得知羅馬尼亞最新情況後，在人民大會堂向喬石、錢其琛等中共領導人發了脾氣，指責他們遲告的情況失誤。

其實這種「失誤」是情有可原的。東歐變化之快，羅國暴君倒台之速，恐怕全世界沒有哪個人能預料得到的。何況齊奧塞斯庫出走前後，羅馬尼亞政局變得十分複雜，他密警察為他負隅頑抗。喬石他們的「失誤」，比起幾年前中共對蘇政軍高層幹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此重視、理由很簡單，就是害怕政變，兵變，「和平演變」。中共把國內和國際的變革看作是從內部攻破社會主義堡壘的典型，而這一「攻」並不是暴力的，也不是由軍隊運動演變而成，而純然是共產黨內高層，包括總書記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指導下所產生的蛻變。而另一個典型，即武裝力量介入「暴亂」的典型，則是羅馬尼亞。中共強調必須吸取這兩個典型的教訓，排除和平演變和兵變的可能性。

但是，中共這些措施，包括復查高幹思想、調整領導班子等等，能夠在根本上防止中國的東歐化嗎？

從各方面的情況看來，答案是否定的。

「有些老同志聽到消息吃不下飯」

羅冰，鄧小平對東德局勢的發展也估計錯誤。他以為讓姚依林到東德去活動，就可以防止東德「和平倒變」，但是結果如何？他在一次同江澤民、李鵬的談話中慨嘆：「東歐垮得太快了！姚依林同志對昂納克同志講了決不能後退，後退沒有出路，可惜他們沒有把住，一退潰不成軍，把共產黨的老本都賠光了！有些老同志聽到這個消息吃不下去飯，睡不著覺，不是沒有道理的。」

鄧小平強調，在當前形勢下，必須穩定大局。他又一次導這地說：「我們武裝隊正北京城平息了反革命暴亂，兩方國家打著人權的幌子指責我們，我們內部也有些同志有些不同的看法，現在不能爭論，有些問題就是要束之高閣。一他又說，「什麼是大局，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局。」

為了穩定大局，為了預防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中共已經組成由江澤民、中組委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等主要負責人組成的幹部審查領導小組。這個領導小組主要任務是逐個審查副部級以上領導幹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在整個學運中的表現。

抓緊審查幹部防「和平演變」

據透露，中共中央的五個決定，是根據鄧小平在五中全會前夕做出的指示決定的。中共認為，東歐變化之大，重要的一條原因是黨的領導幹部思想不穩定，缺乏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精神準備，所以動亂一來，上下一片慌張，束手無策，要避免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必須從現在起嚴格考察、嚴格審查嚴格使用中央管的幹部（中共中央的組織部規定，副部級以上領導幹部的調配、使用、任命，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所以這些高級幹部統稱「中央管的幹部」）。儘管如此，設對幹部的表現有懷疑，設審查，但是組織條例，五中全會以後，到落實鄧小平的指示精神，抓抓「三嚴格」的落實。

軍隊思想穩定成當務之急

為了保證幹部審查工作的順利進行，中共決定首先在中共中央三大部（組織、宣傳、統戰）通信，國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央軍委三大部（總政治部、總參謀部、總後勤部）及解放軍通信、消息來源透露說，鄧小平指示：審查幹部決不能以大調線，胡耀邦、趙紫陽倒台了，不能因此牽連一大批幹部，不然這台出現更大的問題。

中共高層確認，為了讓來局勢持續穩定，除了一九九〇、九一兩年要調動一切積極力量，把經濟問題解決好之外，對軍隊，對高層幹部，特別是黨員高級幹部，一定要抓得緊，抓得緊。首是大上策，十二月中旬在北京召開的軍隊政治工作會議，是二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鄧便防止東歐事態在中國發生。為了保證軍隊的思想穩定，會議決定了三條：一、堅決、果斷、下大力氣首先調整好軍級單位領導班子，明年下半年調整師級領導班子。二、把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放在軍隊建設的首要地位。三、適當增加軍官開支，用於改善幹部戰士物質生活條件。

會議透露，從去年年初到今年「八一」，全軍共有一萬三千二百多人違法亂紀，其中違反軍事法庭的佔百分之六十五。

中共對蘇政軍高層幹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此重視，理由很簡單，就是害怕政變，兵變，「和平演變」。中共把國內和國際的變革看作是從內部攻破社會主義堡壘的典型，而這一「攻」並不是暴力的，也不是由軍隊運動演變而成，而純然是共產黨內高層，包括總書記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指導下所產生的蛻變。而另一個典型，即武裝力量介入「暴亂」的典型，則是羅馬尼亞。中共強調必須吸取這兩個典型的教訓，排除和平演變和兵變的可能性。

但是，中共這些措施，包括復查高幹思想、調整領導班子等等，能夠在根本上防止中國的東歐化嗎？

從各方面的情況看來，答案是否定的。

老虎鼓牙・上

中共強化武警鎮壓力量

■曾慧燕

搞亞歷經濟技術情報，海外派來逗駐多人乘勢民運，沒有及早察覺。

編按：

以上是何頻先生所述鄧小平加強武警的內幕資料，訪問之後消息傳來，北京於一月十日下午七時宣佈解嚴。但由於鄧小平已作了「以武警代軍隊」的部署，所以「解嚴」可說是換湯不換藥。北京雖然解嚴，迎合了陸鏗先生所報道，布殊派特使去北京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解嚴，二是讓方勵之夫婦去第三國。現下第一受協似已達成。第二受協還有待觀察。

按何頻先生所說，武警的主要人員還是被「戮」的解放軍軍人。他們換了名義和服裝，又來到「武警」當中。經是如此，那麼北京雖解除戒嚴，但是武警的力量相繼增強，一樣巡邏和監視北京人民。布殊得到了「名義」上的「讓步」，但實質上一樣「戒嚴」。這因為北京人民「報復」之心未絕，而「冷槍」仍然匿藏，官員們仍用「地道」和「防彈車」出入，怎會因「解嚴」而「放心」？所以北京「解嚴」其實是「武警」「加嚴」。



■武警在天安門前巡邏。

中共堵截外逃部署嚴密

源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何頻，因積極參加八九中國民運，「六四事件」後被深圳公安局列為新聞界頭號通緝人物，經「地下通道」逃抵澳門，成為首批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的大陸民運人士。

何頻抵加國後，即加入「海外中國新聞從業者協會」，負責編輯出版《新聞自由導報》加拿大版，擬以各地留學生組織和民運團體為基礎，建立全加信息傳遞網絡。並擬與西方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對華電台合作，將報紙內容及時傳播到中國大陸。

由於何頻既是中共司法幹部、又是深圳法制報新聞部主任的「雙重身份」，有廣泛的人際關係，熟知有關中共武裝警察和政法部門的內情。為了讓外界了解武警內幕，揭露中共隱謀和鄧小平百萬大規軍的真相，以及對武警今後在大陸政治鬥爭中扮演的角色引起足夠重視，何頻特向筆者披露下述消息，重點如下：

△中共為堵截外逃，在深圳佈下六個支隊的武警和當六個兵力，加上深圳公安局五千人的編制，目前約有一萬二千人的佈防力量可用來對付外逃。

△中共武警人員正在迅速增長，估計已逾二十萬人，將成為今後鎮壓民運的主力。在今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和政治鬥爭中，將扮演極其重要角色，對大陸政局的影響不可忽視。

△中共有計劃進口一批現代化的防暴措施，例如催淚瓦斯、橡膠子彈等，以便對付下次民運高潮的到來。

△武警名義上屬公安部領導，實際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領導小組組長喬石指揮。

△鄧小平宣年百萬大裁軍，施行了「以警代軍」的策略，把部分正規軍調入武警隊伍，編制上實行兵役制。在武警頭目中，相當一部分人原為解放軍指戰員。

△前國家安全部部長錢其琛早時，在主持國家安全工作會議上，曾指示要加強對港、澳、台和外國的滲透工作，今後在海外發展成員，將是安全部工作重點之一。

中共政法系統介紹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中共的政法系統。該系統包括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民政部、武裝警察總部、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檢察院。表面上，上述公安各部部長是由國務院總理任命，最高法院、檢察院院長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但共產黨為方便統治人民，專門成立政法領導小組，目的是將上述這些部門統一控制，變相進行司法干涉。從對案件的偵查、拘捕、起訴、判罪等，政法領導小組都可橫加干涉或示意法官如何定罪，根本談不上司法獨立。

公安部門本來是政法系統中最有實力的部門，名義上和低於檢察院和法院。公安部門的工作主要負責偵查國內政治案件，如搗已分子活動等；另外是偵查社會治安刑事案件、緝捕、戶籍管理、消防、出入境管理和交通管理等，掌握很多重權隨時可把人抓起來。

比較西方警察，大陸公安人員工作一般較輕鬆，大多數不用上街巡邏。這裡裝設談談社會聯防隊，這支隊伍由羣眾組成，人員遍佈全社會，形成一個廣泛的網絡，「革命警惕性」非常高，是中共對付「階級敵人」強而有力的力量。

五十年代，公安人員上要來自退伍軍人。去年以來有所改變，整體素質來說非常糟糕，缺乏法律常識，教育水準低。在「六四事件」發生後，雖然有些民運人士得到公安人員保護，卻是個別情況，絕打民運分子的多是公安人員。

武裝警察由喬石領導

下面我着重談談武裝警察的情況。

武警名義上屬公安部領導，但有自己獨立的指揮系統，實際是由喬石領導。在地方行政上，公安部門對武警經領導權，所以不能控制它。武警成立只有五年時間，但發展迅速，力量強大。鄧小平在百萬大裁軍時，把一部分正規軍轉入武警隊伍，其指揮官也是原來的解放軍將領，在編制上屬兵役制，內部晉級方法跟部隊也非常接近。例如解放軍用的是正、副、團、營、連、排、班編制，武警的編制是總部、總隊、支隊、中隊、小隊。總隊相當於一個師，支隊相當一個團。在武器裝備方面，正規軍以重型武器為主，武警則使用輕型武器，設備先進，並以肉搏為主，已建立起一套獨特的訓練系統，經常進行一些特殊訓練，又聘請民間氣功師、武術師進行訓練。

據我所知，目前武警增長速度很快，一般相信已有二十萬人，以後數量還會增多。「以警代軍」，是鄧小平進行百萬裁軍時的一個策略。雖然一部分正規軍被裁掉，但未真正解除軍隊實力。外界對武警的力量過低估計，其實相對正規軍而言，可說「換湯不換藥」。

武警負責的工作範圍很大，包括戒行邊境巡邏任務、口岸檢查、自衛保衛軍政機關、看守所、收容所、勞動教養所、監獄、政要部門和重大工程設施等。目前更有跡象顯示一些中共政要的隨從保鏢，也改由武警取代。以前通常是由正規軍執行這些任務。

關於武警隊伍，海外似乎缺乏資料，沒有對它的作用引起足夠重視。這支力量非常強大，中共高層領導人有鑑於公安力量不足，在「六四事件」中出動五個滅暴民運，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憤慨，國內外輿論反應強烈，因此有意引進一批現代化的防暴設施，例如催淚瓦斯、橡膠子彈等。如果下一次再發生大規模的民運，中共為掩世人耳目，可能不會再出動軍隊，也會利用武警這支隊伍鎮暴。不作在鎮壓民運方面，在中共政治鬥爭和內部權力鬥爭中，武警將扮演極其重要角色。

武警積極搜捕民運人士

在這次搜捕民運分子的行動中，武警表現突出，抓了很多民運人士，幾中南海真諦（按：報載由於大陸還防武警嚴密的封鎖及堵截，據統計，從去年六月至九月中旬，已有數十名大陸民運人士在深圳邊境被截獲。偵駐守沙頭角的深圳邊防武警第六支隊兩個中隊，已先後截捕四十一名涉嫌曾參與民運人士。由於堵截外逃有功，深圳邊防部隊曾受到中共公安部邊防總局的獎勵。）目前在深圳、珠海、廣州一帶，邊防保衛工作基本由武警負責，在只有八十萬人的深圳，就有六個支隊（每隊相等於一個團，成員一千多人），例如第六支隊負責深圳和香港的邊境巡邏在深圳邊防檢查站及食品和特區檢查站、蛇口邊防檢查站及大鵬島檢查分站，約分佈三個兵力。深圳與內地的分界綫由第七支隊負責巡邏；第四支隊負責羅湖機關、看守所、收容所、勞教所的保衛工作。它們屬廣東省武警總隊和深圳武警指揮所領導。深圳公安局的編制是五千人，目前在深圳約有一萬二千人的兵力可用於對付外逃人士，再加上無處不在的社會聯防隊，可說是天羅地網。另外還有一個團的正規軍在附近駐守。目前中共舉行慶功大會，獲嘉獎的多是武警。抓獲一名政治逃犯，可獲獎二百元人民幣和記三等功一次，抓獲普通逃犯則只有一元。對於出身農村的武警戰士來說，二百元可是一個大數目。

關於國家安全部，我發現海外人士都把它看得很恐怖，認為神秘色彩很濃。實際是外界誇大了它的作用。據我了解，目前國安部部長雖雲下台後，該部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淡，現以蒐集經濟技術情報為主。「六四事件」期間，國安部抓了十多名「台灣特務」，大多是公安部門退休的名單，且與民運無關。

凌雲被近在主持國家安全工作會議時，曾指示要加強對港、澳、台和外國的滲透工作。目前據傳中共派出大批特工前赴海外，估計人數不會太多，也不是為搞恐怖暗殺，而是為了滲透。例如他們在香港的滲透活動很成功。今後在海外發展成員，將是國安部的工作重點之一。

這次國安部在民運中起的作用不大，現任安全部部長興奎正有下台的可能性。中共高層有人不滿地表示，安全部

北京來鴻談「六·四」

公安系統的清洗

梁逸（北京）

XX:

學運開始不久，公安部即下通知，對其內部人員約法三章，不能遊行、聲援，不能支援（指財物方面）等。可實際上誰有人去遊行、聲援、支援 。"六四"事件後，首先整頓本部人員，並從手浩成下手。手浩成，持不同政見者，原是公安部群衆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六四"前退休，在學運中與其他學者等在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編寫、複印有關的材料。"六四"事件後，首當其衝地被公安部宣布予以逮捕，送交關押場所，進行審查。隨之而來的是部屬各單位的集中學習，提高認識。背靠背揭發檢舉。搞人人過關（編者按：據報手浩成已釋放，改爲軟禁在家）。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乃公安部屬下的院校。學運中其學生自行組織去天安門廣場聲援，慰問當時絕食的學生。他們身着警服打着橫幅標語，在天安門廣場遊行。慰問的情景在電視台播出後，即遭公安部部長的嚴厲譴責，並以黨紀、政紀，處理的大棒高舉威脅。要校方保証不能再發生此類現象。"六四"事件後，以教育無方，管理不得力等原因爲由，對校方的高級要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處理，並派調查組進駐此大學。對到天安門廣場進行聲援、慰問之學生進行詳盡調查，一一做了處理。

北京市公安局屬下的公安醫院（大陸僅有兩所公安醫院：北京和天津）的部分醫務人員去天安門廣場聲援、慰問學生的報道播出後，公安部派員進行整頓。因爲當時天安門廣場已被學生設立了幾道糾察線。沒有廣場指揮部的特許，是很難進入到廣場的縱深部位。能够進去的，肯定與學生的關係比較密切，因此"六四"後他們遭到的調查比人民公安大學的學生的調查更詳盡，處理也嚴厲得多。"六四"事件後，這些醫務人員基本上停止了工作。集中學習，書面檢查，對召集人更是詳盡審查：與「高自聯」甚麼人認識？甚麼關係？他們目前在甚麼地方？幫助「高自聯」做了甚麼工作？是不是？「高自聯」成員？等等。北京市公安醫院一事，列爲公安部"六四"事件三大專案進行處理。至於某些醫務人員的命運如何？那可想而知了。

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公安局是這次"六四"事件中除軍方外的重要角色。

早在學運開始，國家安全局，公安局分別派遣便衣人員混雜在學生當中，監視主要人物。他們唯一相互識別的標記是紅色布造成的袖章，上面燙正楷的金黃色字"特警"，背後標有來自不同部門的標記。袖章放在口袋裡平時不露出來，準備在抓人時才戴上以資識別。這樣做一是防備自相殘殺，二是可相互識別，配合行動。但這樣也避免不了厄運。當軍隊向人群開槍，抓人時，其中不少公安及安全局的人也遭同樣命運。雖曾後來放出來，可仍未避免皮肉之災。筆者"六四"後曾找過公安局，安全局的人聊天，談及此事時，他們也是面露憤怒之顏，大罵當兵的混蛋，畜牲不如，「老子也是爲黨工作」等，這其中有一些是老警察，在"四五"事件中曾立功的（二等功和集體二等功）。他們是心有餘悸。他們說"四五"讓我們抓人、抓了又放，又平反。這次也難講拿衝在當兵的在前面。不然又是我們打冲鋒？萬一又平反，我們那四十多歲的人了，後半輩子怎麼辦？而這些人又是目前公安局的中堅份子（指參加工作年齡和資歷）。"六四"後，公安局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採取消極的態度，走一下過場，好對上面交差。而另一種人則是視公安局工作如工具，說抓誰就抓誰。

由於"六四"事件中被市民、學生搶奪的槍枝較多（加上焚燒的軍車上也有不少槍枝），北京市隨之而來的是成立舉報中心，設立舉報電話，號喚大市民檢舉，揭發暴徒和隱藏槍枝、彈藥、軍用物資的人。當政府部門收到舉報電話或信件後，首先通過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查是否有此人。如有此人，即通知此人所在派出所，問此人表現怎樣？"六四"那時，很混亂，誰人也不知誰怎樣，全是憑派出所的民警主觀印象，如果是"二進宮"或有前科的（指曾因犯刑事罪被判刑，或拘留審查，勞動教養），那必抓無疑（"六四"後報刊一再强調"六四"中的"暴徒"大部分是刑滿釋放，或解除勞動教養之徒的原因在此）。面對沒有前科犯罪的人，憑印象出發，一般是在晚上由當地公安人員帶路，把所要找的人叫到門口，或戰部隊（一般四、五個當兵的對付一個"暴徒"）驗明正身後，一頭拳打脚踢，五花大綁，就送到關押地審訊。

北京市下轄有區，區下轄有街道委員會，街道委員會下轄居民委員會。居委會中負責治安的人被人稱爲「小脚偵察隊」，當地公安人員就依靠他們去監視千家萬户居民的生活。

"六四"事件後，舉報開始，這些"小脚偵察隊"或是開始堵漏洞，那些人去了遊行，或看熱鬧事，我聽他們講了些甚麼，然後，集中反映給公安人員，由他們去處理。這當中就有報私仇的，以前同誰吵了架，打了架等，結下恩怨的，就一口咬定有人看見某人怎樣怎樣了。真有點被咬一口，入骨三分的勁。你講你沒有錢，有誰能証明呢？前面提到抓到人先打後審，關些日子再說，報私仇的事例不少，筆者曾親自聽到有個公安人員講：「媽的，真解氣。以前打我弟弟的那幾個人，我與xxx派出所的哥兒們一講，嘿，抓了，先揍一頓，關幾天再說。」

"六四"事件後，北京的晚上是可怕的。一般晚上八點半以後，戒嚴部隊開始查驗任何人的居民身份証。

不管你是步行，坐公共汽車，出租車等，當兵的一招立即停下，否則鳴槍示警，不聽者開槍射擊。一般人晚上無事不出門，除非上夜班的，只好如此。

有時借口有人放冷槍，當兵的可隨意進入民宅搜查。所知已有幾起這樣的事情，先後在北京朝陽區三里屯，海淀區羊坊店和東城區台基廠等地發生。 ■

下一個整肅目標：國安部

昆侖

國安部第一副部長孫文芳曾是新華社駐倫敦首席記者，常務副部長于放也曾以新華社工作人員身份常駐美國。這兩人均是海派人物，思想比較西化，對趙紫陽的開放改革政策頗爲欣賞。由於資產旺是個外行，國安部的實際工作是由孫、于兩人主持的。

八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召開秘會討論解決問題和對趙紫陽的處置問題。這次會否決了解決的意見，主要原因是公安系統壓不住，還需借用戒嚴部隊的力量維持局面。同時這次會議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先借戒嚴部隊的力量整頓公安系統，再借整頓後的公安系統來整肅國安部系統。三者的關係恰似黃雀，螳螂和蟬。

國安部就其工作性質來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部門，其職責的保密系統使它不易輕易換將。這就是爲什麼中央高層遲遲未動這個「自由化重災區」的原因。投鼠忌器，四年多前發生的下甄三事件歷歷在目。

從于甄三到王錫爵

于甄三曾任國安部海外局人事處長，手中掌握着一大批海外特工人員的名單。這個位置是國安部最重要的職位之一。于甄三表面看起來沉默寡言，處世小心謹慎，所以被任命此職。

一九八四年，于認識了一個比他大十歲的女人。後來得知此人爲喜好規避服務的國際間諜，常來往於美國、台灣、香港之間。巨于認識她之後，一見鍾情，常常赴香港與她幽會，明人打得火熱。最後，不知是出於愛情的誘惑還是懾聞的脅迫，于在一九八六年突然經香港出逃。于失踪一個月後，國安部方發現，可是已經晚了。在世界各國，中國潛伏多年的間諜紛紛曝光。

在美國，自胡耀邦爭就爲中國服務，潛伏四十多年的中共間諜金振怠被美方逮捕，接着還位倫敦大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神秘地在獄中自殺身亡；然後，在美國西部潛伏多年，專門竊取硅谷情報的龍雲之子龍××在臨登機回國前被美方FBI扣住；接着在法國男扮女裝，與另一同性戀同居六年之久的中國間諜黃××也被法國當局逮捕，直到逮捕他之後才知道他是男人……

王鴻齡是共產黨在台灣長期臥底的特工人員。在國際上一片告急之中他也坐不住了，這個在台灣已生根落地，成家立業的中年人爲生命安危所迫，不得不拋妻棄子而逃了。爲了策翻王鴻齡的逃亡，國安部派出了海外首席間諜金××，代號七〇一，親赴泰國。七〇一是中國頭號間諜，親視一白面書生，但各國間諜機構都知道，首席間諜只有在事關重大的國際事件中才動用。所以至今很多人仍無法理解爲什麼輕易動用他僅僅是爲了策翻一個令台灣雞飛的「起義」。

于甄三後來到南美一個國家躲起來了，可是他的叛逃所帶來的震動至今記憶猶新，共產黨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才穩住陣腳。

投鼠忌器先撫後剿

「六四」之後，共產黨在海內外喪盡人心。國安部在海外的工作人員的叛逃事件急劇增加，據我所知，在四個月內已有七人在美國尋求避護。（隱瞞一定不止此數）甚至有人在民運代表大會上當場曝光。

這一情況使中共一時不知所措，在沒有可以依賴的力量整頓國安部和沒有力量替代備選掉的人員時，其基本策略只能採用「先撫後剿」的方針。所以對資產旺這樣的人一直遲遲不動手，以免打草驚蛇，引起海外更大規模的叛逃風。如果再發生一個于甄三事件，那麼海外的間諜網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這分工，野戰軍用來鎮壓「內亂」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了，更不用說用平維持社會治安了。戒嚴部隊之所以至今趙殭代庖公安局的業務，顯然是因爲後者已不再靠得住。

事實上，公安系統內部的清洗早就開始了，北京市公安局已有約五分之一的幹部被停職或離職，甚至有人被逮捕。廣州市公安局有兩個處長，深圳市公安局局長因爲協助民運份子逃亡而被隔離審查，此案涉及公安系統內部逾百人。

然而，聽過並沒完全排除，公安系統的清洗之後，下一個目標將是國安部。

螳螂捕蟬，黃在在後

在整個中共鎮壓機器中，國安部可以說是「自由化思潮」的重災區，特別是那些經常在國外活動的工作人員，很多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人非草木，焉能無情，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有思想受過教育的人，在中國的專制落後和西方的民主進步的反差中，他們豈能沒有自己獨立見解。據我所知，他們中間有人暗中對民主運動提供的幫助，遠遠超過中國民辦很多普通成員。

國安部現任部長賈春旺在中共元老眼裏是個可信不可用的人。可信是因爲他是陳雲的女婿，保住這個江山的立場是不容置疑的，這也是爲什麼他突然被從清華大學調委書記提升到國安部長的原因，可是賈春旺工作方面的無能也是人所共知的，且不說黨內其它派系對他的疑慮，就是他靠不靠得住也是個問題。

據外必先安內

抗戰時期，蔣介石曾有一個基本的戰略信條：攘外必先安內。而實際上，這正是共產黨今天的處事原則。它的清洗也好，打擊也好，向來是外鬆內緊，它根基內興已更甚於社會興已，但社會興已更甚於海外興已。根民聊甚於根台灣，根台灣甚於根美帝。

憑得共產黨這條原則，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戒嚴令已下達半年之久仍遲遲不肯解嚴。說爲了社會安定是解釋不過去的，因爲自六月中旬後社會上大規模排衆抗議已停止。實際上，李鵬政府把荷槍實彈的大兵留在北京街頭以其說是爲鎮壓人民的反抗，還不如說爲了防範國家機器內部的異己份子。所以前一段時間大報黨的重點並非傳人們想像的那樣是在大專院校，而是在國家黨政機關。

中國當前的局勢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安定但不團結。對於共產黨來說，內憂更甚於外患。

怕歐風東漸

中共加強武力統治

中共最近決定，在全國各大人口中心建立防暴隊，並要求全國的軍隊看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

何伯施(北京)

隨着蘇聯東歐局勢的急劇發展，中共對國內發生突變的憂慮與日俱增。這可以從最近中共一連串部署看得出來。例如：

首建全國性防暴體制

第一，在全國各大人口中心建立防暴隊。這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來所未有過的。中共中央最近發出關於全國組建防暴隊的文件中規定，要從省一級開始，分別建立省、地區、市、重點縣等各級防暴隊編制，這種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建立防暴隊的耐人尋味法，是過去所沒有的。這反映了中共的統治越來越依靠武力來維持。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中共對蘇聯東歐發生的變化，是十分憂慮的。在這支防暴隊建立以後，中共的專政體系又多了一個鎮壓力量，即：軍隊、民兵、武警、防暴部隊。

第二，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在上星期六(二月二十四日)在北京軍區召開一個會議時下達一項命令，要"全軍保持高度警惕"。他還要求加強各野戰軍之間的團結。中共的解放軍報還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妄圖滲入軍隊，策動軍人參與動亂。這就是楊白冰號召全軍"永遠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

要求全國絕對服從黨

第三，兩會剛發布了中共軍內一分文件"關於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若干問題"(編者按：關於這個文件的詳細內容已見本刊第六期，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本來這個文件是軍隊內部的文件，用以統一軍隊思想，以便加強中共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的文件。現在軍內文件要發全軍學習，據新華社在發表這個消息時說明，就是要全軍學習軍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這其實就是要加強中共對全國各級政府和機構的控制。

第四，要求公安部加強特工情報工作，偵查國內外反動組織，以配合鎮壓措施。最近，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還為此向全國各省市區發出通知，要求各級政府的公、檢、法系統加強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以防止出現東歐、蘇聯式的群衆運動。

不可忽視的這個文件指出，今年中國社會治安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是來自蘇聯東歐局勢發展的刺激下，中國各地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不法分子鬧事"。文件要求各級黨委，要提高"思想認識"，并采取各種有效的措施，制止"動亂"。

加强思想控制

在提高思想認識方面，文件說："各級決際要教育黨員幹部充分認識國際敵對勢力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和長期性，充分認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充分認識穩定的政治局勢對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的極端重要性"。

關於採取有效措施方面，文件提出三條：

加强情報工作

·强化情報工作，積極預防各種突發事件。加强省、地、市、重點縣指揮中心的建設，盡快組建和加强防暴警察、武警機動隊伍，提高總體作戰能力和快速反應能力。

·突出抓好反顛覆、反滲透、反破壞的鬥爭，堅決揭露和打擊境外敵對勢力、反動組織在我國的破壞和國內各種反革命的現行破壞活動。

·加强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確保公安隊伍、武警部隊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保證"刀把子"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上。

除了公安部門要做好上述思想上和措施上的準備外，各級法院也同樣要求加强審判工作的"專政作用"。文件說，人民法院作爲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政法工作必須置於黨的領導下。在當前的形勢下，"法院必須增强階級鬥爭觀念和專政意識"，把保衛黨的領導、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當作我們的首要職責，充分發揮"刀把子"的作用。文件還强調，對制造"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案"，一定要從嚴懲處，決不"心慈手軟"。

從文件中多次提到"刀把子"作用這點可以看出，中共除了强調"槍杆子"之餘，現在還要增加一個"刀把子"，才能鞏固其政權。

大力補充兵員，軍費今年不減

第五，大力抓新兵源以加强兵力。中央軍委最近在發出1990年征兵命令時，在一分宣傳提綱中也提出今年征兵，各級要樹立反防和平演變的觀念，同時要杜絕民運分子"混入軍隊"。這分文件說："當前在有些地方，人們由於對國際形勢缺乏認識，國防觀念比較淡薄，青年服兵役的積極性也受到影響。應該看到，當前世界正在從對抗轉向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但是，這並不等於國際對抗已經消失，天下太平無事了。國際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西方資本主義妄圖對我實行和平演變和顛覆分裂的戰爭沒有改變。我們國家的安全需要以必要的國防實力作後盾"。提綱又說，"在今年征兵工作中，特別要嚴防那些支持參與北京動亂、反革命暴亂、打砸搶燒殺的不法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嚴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心懷不滿的人混入部隊"。

此外，據財政部門透露，爲了增加兵力，今年三月向人大提出的財政計劃中，國防預算將不會壓縮。在財政總開支增長不多的情況下，將壓縮其他部門的開支，而國防預算將不受影響。■

當代周刊 90/3/3



中共統一軍隊思想，加强控制。

鄧小平的調虎離山計

・本刊記者

三月人大即將召開，這是六四事件以來，中共政壇最大的一次公開會議。在東歐劇變天翻地覆化的強烈衝擊之下，人們對中國政局的轉向，自然放在人事上面，看看各派勢力的消長如何？

黨軍幹部調換三部曲

記者最近從一月中「武警」高層改組，追踪到一條有關人事調動的大計劃，消息來源透露，鄧小平爲了防止任何有組織的內部叛事，決定採取三個重大步驟：

一、改組北京的防衛系統；

二、調換七大軍區司令員；

三、調換各省第一書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鑒於林彪叛逃後的震盪，爲防止軍隊出事，毛澤東也採取過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措施，十六年後，故技重演，說明今天大陸內部局勢的緊張性。

北京武警達七萬人

改組武警總部就是第一步的主要措施。同時，爲清除內部潛患，在全北京進行黨員重新登記，查六四表現，有無參加示威，爲此特地成立了一個「工委」，調配幹部，專職其事。

武裝警察部隊總部是一九八二年四月成立的，原屬公安部領導，武警由四部分組成：內衛武警、黃金武警（工程）、交通武警（消防）、邊防武警。總部下各省市共設三十個總隊，總隊編師級編制。北京也有一個總隊，編制一個加強師，兵力超過一萬人。

據悉，這次武警總部換人極爲突然。武警司令員李連秀二月十三日下班時，接到楊白冰的電話，請他去總參謀部，然後，只用了半小時就宣佈免職，由國玉書接任。國是駐北京的二十四集團軍司令。二十四軍在「六四」後調了三個師加入北京市武警，現北京武警共有五個師，約七萬人。

要求武警對北京治安負全責

撤換李連秀的原因，是和趙紫陽有關。據知情的內部人士說，中共高層在北京學運期間，原有一個把趙食堂生涯天安門強行抱走的行動計劃，由武警爲主體的公安部隊執行，但計劃被趙紫陽擱置了，說李戈巴衛夫走後再說，而戈氏走後，局面已不可收拾。「六四」之後，高層在內部檢討中，對武警壓力很大，有人說，如果武警得力，就不會動用軍隊，搞得那樣被動。內部傳達李鵬在當時就指責趙紫陽是「站息養奸」。

現在，中共高層決定加強武警，並把武警的指揮權轉到中央軍委，要求今後北京一旦有事，武警要能負起全部責任，不再動用軍隊。

鄧小平決心削平地方山頭

鄧小平也是借李「調虎離山」計的。他在七五年出任總參謀長時，也支援軍官和幹部的對調，以削弱地方山頭，他當時有一個遠省軍區及地方幹部要調動的大計劃，認爲是根治文革後病的重要方法，可惜沒有完成，他就被四人幫趕下台了。可見阻力是很大的，那些山大王離開了他們苦心經營的窩子，自然是如魚離開了他們苦心經營的窩子，自然是如魚離水龍困在沙灘。

一位從天安門廣場逃出的攝影師告訴記者，他深信一位軍官的話：爲渴平風的軍隊的各路部隊都是混合的雜牌軍，最大的集團不超過一個營。高層已把軍隊集體叛變的可能性考慮在內了。

不願透露姓名的消息來源表示，調虎離山計的第二步跟着就要以「中央軍委命令」的形式執行，是否如七十年代那次那樣，只准帶一個秘書走，尚不得而知，但老部在世，一定要完成這個計劃，第三步的重要性，不及一、二步，具體計劃尚不清楚。據說，原則上還是一個幹部不能在一個地方呆得太久，否則會產生「地方主義」。

不准葉選平留在廣東

另外，有人透露，北京高層非常重視廣東的問題。理由有如下幾點：

一、廣東學運雖不厲害，但屬「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源流之地，廣東靠香港區，受香港影響太大，民運份子多經廣東而外逃。

二、趙紫陽長期在廣東工作，要防止支持趙的勢力陽奉陰違；

三、廣東地方主義有淵源，林彪都有過在廣東另立中央的計劃。

葉選平調中央任副總理之議，已傳了很久，華謝世上調之說也普人皆知，但最近廣東省人大突然改在全國人大之後的五月召開，葉選平也提前上京參加三月人大，是一項引人關注的異動，據消息人士推測，北京方面可能下了決心，一定要調走葉選平，否則，鄧小平的削藩計劃會遇到更大阻力。

一位廣東作家對記者笑道：「葉省長這次上北京，可能不會回廣州了，一個笑會就杯酒釋兵權了。」

鄧小平的健康可疑

據於鄧小平的健康，有一點可以報導，記者最近從一方面證實，鄧小平最近確實說到「死」的事，他要求死後「一切從簡」。北京留蘇政情的人說，老人家一般忌諱說「死」，既然老鄧說起「死」來，說明他的自我感覺不好了，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

鄧小平的健康可疑

三月初，承友人介紹，記者在香港一酒店與陸經一同一位來港探親的中共幹部有過一次訪談，下面若干問答可供讀者參閱：

問：您看葉選平和李鵬的關係怎樣？

答：據我所知，他們關係不錯，都是留蘇生，葉劍英和鄧穎超關係也很好，鄧穎超在推薦李鵬上是落了力的。

問：楊尚昆會不會當國家軍委主席？

答：沒聽說。不過，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楊白冰當軍委秘書長的事，楊尚昆宣佈示與論上會通不過，是鄧小平決定的，他對楊尚昆說：楊白冰工作得很好，內舉不避親嘛！

問：江澤民軍內沒有基礎，如何指揮槍？

答：你們不了解解放軍，軍隊的調動不是一個人一句話就可以指揮得動的，林彪算軍內有基礎吧，他敢副統帥也調不了軍隊，周總理却可以調動。中國的軍隊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不能用別國比。

六四是鄧小平下令殺人

問：「六四」殺人，是不是鄧小平下的命令？

答：不是「殺人」，是有命令「對圖謀不軌者採取果斷措施」……

問：和殺人沒有區別。

答：命令絕對是鄧小平下的，只有他才能承擔這個責任，即使別人提出，也要他批准。

問：殺了多少人？

答：我估計和官方報的數字不會差太大。主要是在部隊進城時造成的傷亡。廣場上沒有死人。

問：我們不相信廣場沒有死人。美國之音報導還不能相信嗎？

答：我不全信。

問：你看方勵之問題如何解決好？

答：我不知道中央有什麼政策，但方勵之在國內的影響不像你們看的那樣大。我看他躲進大使館，做得很不聰明，他要是留在家裏，一定會成爲英雄。

問：那肯定會被捕，然後悄悄殺掉。

答：不一定，你還不了解共產黨。

問：世界民主潮流什麼時候可以湧到中國？

答：中國的事不能急，歷來比世界慢，我看九五年之後會有變化。

新聞界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287	爭取新聞自由，抗爭方興未艾（尤梓賢）	鏡	6/89	34/36
289	有人向鄧告狀導報總之遭殃（方仟野）	鏡	6/89	38/40
290	何罪之有？海外知識界談欽本立事件（莫利人）	爭	6/89	36/37
291	中共爲何整欽本立（李勇）	爭	6/89	39
291	「北京日報」的內部鬥爭（李日）	爭	7/89	22
292	中國新聞界大地震（雷默）	廣	7/89	46/48
293	大陸新聞界一步一倒退（承嬰）	九	9/89	65/67
294	黑太陽籠罩下的新聞界（周廣華）	解	10/89	12/13
295	大陸新聞界的滅頂之災（何賴）	爭	10/89	18/19
296	出版界有新限制——壓縮品種選題減少	當	9/12/89	9
296	「六四事件」後中共查封「新觀察」雜誌近況（燕南飛）	占	16/1/90	8
297	爲中國哀，爲戴晴辯（大衛）	明	1/90	45/47
298	薛飛、杜憲調職「反思」（周廣華）	解	1/90	14
299	中共內外加强控制輿論	亞	4/2/90	8
300	中共清查「神經中樞」（京聲）	爭	3/90	18

爭取新聞自由 抗爭方興未艾

科技日報記者撰文、客觀報導了北京學生的悼胡活動，首先衝破了官方的新聞封鎖。
「世界經濟導報」發表悼胡座談會專輯，總編輯欽本立被停職，導報同仁紛起抗爭。
五月四日北京新聞界首次走上街頭，高呼「新聞自由」的口號。
全國人民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正方興未艾……

尤梓賢

傳媒歷來是中共的喉舌

四月中旬，以悼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為契機，在首都北京爆發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學生民主運動，震驚了全世界，也牽動了海內外所有關心中華民族命運和前途的中國人的心。而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大陸新聞界軍突起，他們破天荒地挺身而出，或發明抗議，或進行示威，喊出了「新聞自由」的響亮口號。

大陸傳播媒介長期以來在當局的控制下，缺有什麼自由可言？報紙、電台從來就是黨的喉舌，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新聞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為共產黨在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服務，誰也不能越雷池半步。神州大地，輿論一律，從中央到地方，只有一個聲音。即使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在各個領域（包括文學藝術）都先後有了少許鬆動的情況下，新聞界仍然動彈不得，新聞媒介仍然是一個密不透風的禁區。電台、報紙不講真話，新聞媒介全無威信。幾十年的「新聞法」仍遲遲未能出台。以發生在八六年的學運中，由於報紙沒有客觀公正地報導學運的真實情況，因而激起了學生的公憤，終於引發了北京大學學生燒《北京日報》的壯舉。

在八九學運興起時，作為中共喉舌的新聞媒介又重施故技，不僅不如實報導學運的真相，反而影射愛國學生製造動亂，恫嚇學生衝擊政府機關，更字不提武警對學生動粗，有的人還無中生有地進行栽贓，如中宣部副部長被新華社副社長曾建徽在記者寫的稿子上，加上學生呼喊「打倒共產黨」口號等句子，企圖誘愛國學生背上「反對共產黨」的罪名。傳媒這種惡劣的行徑，又一次激怒了學生，他們在遊行中高舉抗議牌地呼出了「人民日報，撒謊人民」、「光明日報，騙本光明」、「北京日報，顛倒黑白」等口號，向新聞界提出了抗議。

「導報」是新聞改革的先鋒

其實，大陸絕大多數的新聞工作者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並不甘心扮演這個極大光榮的角色，只是在沒有言論自由和輿論一律的壓制下，長期以來他們不得不缺席真心講違心話、寫違心的報導。但是，在世界民主潮流洶湧澎湃的今天，江河常被看要繼續進行新聞封鎖、輿論控制奪人民的知情權，談何容易是不可能的，歷史已經把新聞自由提到日程上來。而這次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進一步激發了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良心，引發了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而抗爭的導火線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一。

《世界經濟導報》是一份在海內外經濟學界、學術界有巨大影響力的週刊。該刊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共同創辦於一九八〇年，由具有獨立人格的老報人欽本立擔任總編輯。由於「導報」以敢言著稱，對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展開言路，兼容並蓄，故受廣大讀者所歡迎，但亦引起當權者的不滿，必欲去之而後快。在八七年初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導報」首被中共高層點名批評，甚至在去年和今年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及去年的三中全會理論研討會中，竟無中生有地把「導報」編輯部作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陣地，欽本立更被誣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



宇大倒四「痛心疾首」者，上書「痛心疾首」四個大字，為香港《文匯報》社論版社論天

今年二月，「導報」編輯部為了紀念胡耀邦逝世一週年，決定出版一期悼胡專輯，並邀請胡耀邦生前的一些老朋友撰稿。這期專輯的稿件，經過層層審查，最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親自審閱定稿，並親筆寫了「同意發表」的批示。專輯於四月十日出版，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僅一個星期，就銷售了十萬多份，創下了該報歷史上銷售量的最高紀錄。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的日子，上海各大專院校的學生自發地舉行悼念活動，並在人民廣場舉行了規模空前的悼胡大會，會後，學生們自發地組織了遊行隊伍，前往市政府靜坐，要求與市領導對話，反映學生的呼聲。

四月十七日，上海數萬名大學生在民主大遊行中，也向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強烈要求恢復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新聞媒介等觀報導北京事件，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認為江澤民操縱輿論，顛倒是非，混淆視聽，嚴重違背了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引起了廣大新聞工作者的極大憤慨。

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新觀察》雜誌，刊登了該報與《新觀察》在京舉行有約四十名著名學者參加的「緬悼胡同志活動在我們心中」的座談會發言專輯。當局以座談會內容中有些與公開發表的「導報」悼胡專輯精神不一致為藉口，對《新觀察》雜誌採取了停刊整頓的處分，並派工作組進駐，整頓一個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公然把愛國學生的悼胡活動定為「動亂」，並威脅說：「對動亂不能聽之任之，任其發展下去，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及時控制事態的發展。」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接見香港新聞界訪問團時，公然說：「上海的學生運動是受到國內外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和操縱的，是動亂。」

四月二十八日，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鎔基在上海市高等院校幹部大會上講話，公然說：「上海的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動亂。」

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會見朝鮮勞動黨代表團時，公然說：「這次動亂的性質是一小撮人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利用悼念胡耀邦同志，利用新聞媒介，利用一些報刊，製造輿論，煽動學生，蓄意製造動亂，企圖否定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一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開發銀行第二十四屆年會全體代表時，公然說：「這次動亂的性質是一小撮人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利用悼念胡耀邦同志，利用新聞媒介，利用一些報刊，製造輿論，煽動學生，蓄意製造動亂，企圖否定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五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鵬為組長，姚依林、胡啓立為副組長的「四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學潮事宜。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



北京新聞工作者五月四日大遊行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人民萬歲萬萬歲

在我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毛澤東同志逝世的時候，我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樣，感到無比的悲痛。

毛澤東同志的逝世，是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是我們人民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是我們軍隊的一個重大的損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個重大的損失。

毛澤東同志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領導人，最親密的戰友，最敬愛的導師，最英明的統帥，最慈祥的父親

有人向鄧告狀

導報隨之遭殃

●方任野

看到各方同仁聲援導報，欽本立說：「新聞界開始覺醒了！獨立！團結了！」又說：「我個人的感覺是有風險才有愉快。」



立本基的物販稱總編輯總編撤

江澤民意欲爲欽氏代作檢查

八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十週年理論討論會在京舉行，由於當時中共當局在意識形態領域採取收勢，絕大多數十年前理論務虛會上和十年來思想領域的突破以及所湧現的青年學者未被邀請，只有剛從海外訪問歸來的蘇紹智應邀。這位因「反資」而被撤職的中共著名理論家，不負衆望，十二月二十一日小組發言，語驚四座。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一文列載，海內外輿論嘩然。中共官傳領導小組曾下令限止所有報刊不得轉載，導報爲之再史出版一「危機」。八九年元月，由中共上海市委組織的與新聞界對話會上，導報副總編朱高力陳兩報導自由，導報做了自己該做的事。當時，江澤民曾拍着欽本立的肩說，「老總若是不肯作檢查，這次我可以替你作，替你寫嘛！」因以一口話，著稱的江氏顯得十分大度，自然引得滿堂歡笑，「時在所期界被傳爲佳話，然而僅僅過了二個多月，這位愛「特人文過」的江氏，四月廿五日下午在萬人會議上，突然宣佈停止欽本立的總編輯職務，組組成員，並決定對導報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有人在鄧面前告導報的狀

四月十日千家駒在導報上撰文說，「走回頭路不是沒有可能的」。千氏對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頗有微詞。中共政治局的一位常委曾拿着導報到鄧小平面前，說「導報現在越走越遠，什麼都登」云云。鄧氏有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做一例，有一百六十五天可以做。」據消息來源說，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導報在海內外的影響，早已超乎於一張報紙之上，它是把改革開放與民主政治、知識精英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四月二十五日凌晨，大局已定，這位能理風潮的老報人表說，是「點都不輕鬆的。」來先後有任何指呼，不顧導報任何解釋，在由委員集的萬人職員幹部會上，市委書記突然宣佈「決定」，次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報都刊登了這個「決定」，實爲建國以來新聞界所罕見。

會慶紅定下三種方案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陳至立將欽本立找去，約定將有關停止胡耀邦同志的導報第四三九期的樣第二天送審，導報緊急努力，次日將清樣送至市委。二十二日晚上，欽氏正在上海錦江飯店會見台灣《天下》雜誌的記者，七點四十五分，又被市委急召至「賓館」，要求欽本立停發該期報紙，儘管欽氏據理力爭，而杠耳赤，但也萬般無奈。事後談到當時情景，欽氏不無感慨地說，大概一個總編輯被不願意做的就是自己去「收報」。

主管上海市委意識形態工作的市委副書記會慶紅，曾提出三種方案：一是撤換全文，二是部份刪節，三是發行縮版。二十四日欽本立突然病倒送往醫院，導報其他領導成員在二十四日中午召開研究會，計劃導報原版部份外流，隱藏海內外影響，馬上給上海市委寫了一份「緊急報告」，這份報告稱，A、B版同時流傳可能擴大矛盾，《海華早報》、《美國之音》等已作報導，北爲官方仍在報導《導報》出四引下午已准予公開發行，導報以爲按原版發行對自己更有利，可以不做化手腳。該報告於當天下午六時送出，次日上午市委宣傳部來電表示不同意發行原版導報。

聲援導報顯示新聞界覺醒

欽本立接到被停止職務期間，付諸導報同仁代表，二不是外國記者，三不是有海外背景的大陸記者，老板表示思想和採訪，欽本立病重，身體好多了，隨時可商戰鬥。他表示一切都很樂觀，並請我去導報辦公室看看，說：「你會感到新聞界開始覺醒了！獨立！團結了！我個人的感覺是有風險才有愉快。」並且要給我作歷史見證。我說：「導報事件，已不是一張報紙的問題，而是反映大陸新聞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整頓領導小組欲整張偉國

五月十日，整頓領導小組在滬召開導報編輯部編委會，決定調回導報「京辦」負責人張偉國，將張氏在京組織採訪，散發材料，向海外發表不負責任的談話，嚴重違反紀律。不過張氏聽得十分鎮定，當晚電話告知「工作小組」，稱其愛欽本立總編指派在京工作，現在召我回滬，當由欽氏作出上述決定，「因爲作爲導報的編委，記者的我，仍認爲欽是本報的總編，而工作小組是非法的。」記者在電話採訪張氏時，他表示：「不進監獄的記者不是好記者。」雖然張氏言重了，即表現出只有三年經驗「記者生涯」的他，極富理性色彩和挑戰勇氣。三年來，他以敏銳的感受力，便見諸導報的《夏公訪談錄》、《鵬於變革來機關係》、《經濟其訪談錄》、《蘇紹智從年哈林說到戴卓爾》等多篇在中共決策層，知識界等各方面引起了「轟動效應」。他在接受筆者電話訪問時說，「我非常樂觀，導報事件使得中國新聞界覺醒，這就是勝利。推倒重來，中國大衆傳播媒介必定擺脫歷史的新一頁；誰也不會忘記導報，同時也不會忘記江澤民。」

江澤民北上活動頻繁仍遭批

五月九日江澤民飛赴北京，據消息源說，當天下午他召到中共一位元老處求情，某元老說，「我三月份對局勢說了幾個意見，以後再沒說什麼，不好說，你可以找鄧明復。」然而，在鄧明復那裏，江澤民又碰了釘子。五月十日，趙紫陽單獨找江澤民談話，指出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對導報的處理決定是錯誤的，不要再由中央來作什麼決定了，上海市委自己去糾正。

但另據一位可靠人士透露，江澤民回滬後，仍然要求五月十五日和以後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的大樣只要「工作小組」與導報編委會有歧見的，一律由他審閱簽字，方可印刷。江澤民北上遭批，連知那邊聯成一片，中國必將大有希望。」

上海新聞界在兩天以後，《青年報》、《新民晚報》、《文匯報》、《上海文化藝術報》、《解放日報》、《世界經濟導報》

何罪之有？

——海外知識界談欽本立事件

上海市委書記根據哪一條法律撤銷欽本立的職位？《導報》按事實報道，犯了中共的哪條法律？

本刊駐紐約特約記者　莫利人

在中共「換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中，上海市委無視現任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增加透明度」的方針，仍然依毛澤東的老秘書陳敏事，因《世界經濟導報》在報道胡耀邦逝世後該刊召開的社會人士追思學談會記錄上有「總軌」言論而將該刊老總欽本立解職，並派工作組進駐《導報》，從而在大陸以學運爲主的爭民主爭自由的潮流中火上加油，引發了海內外矚目的軒然大波。受《爭鳴》委託，我在美國對學者、專業人士以及導報的部分在美的編輯和記者進行了有關事件的多方訪問，綜合報道如下：

中共一直在整導報

樂觀生：一九八二年，我於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一年後調到導報任記者編輯，四年後自費來美留學，現已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畢業，與「中國企業管理學會」合辦（經濟管理）雜誌。

一九五七年欽本立是上海文滙報總支書記，反右鬥爭時被劃爲右派，一直下放勞動，直到文革後被解放，擔任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所黨支部書記。八〇年，他與幾個老報人一起創辦了導報。

導報似民間報，因剛創時，同業是隨便找的。報紙出版後，報社有關人員自己上街賣報。老報人理想主義色彩重，他們都六七十歲了，辦報有本事，沒多久就創出了自己的風格，令我們年輕人佩服。

幾年前去世的經濟學家、「世界經濟學會會長」錢俊瑞曾任導報的社長，因該報名義上由世經學會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合辦。

導報開兩大部分——「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以介紹國外新的觀念和不同流派啓發年輕人，以介紹國外新體制不靈活，導報擴充了對中共中央應做的決策、有可能走的路進行充分討論的角色。導報能讓不同意見者充分表達，使政府聽到不同聲音，避免政策失誤。

導報對中共經濟改革、對外開放起了作用，有人稱它爲「快半步」。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必讀。由於它客觀地方性的改革，各地官員也非常歡迎它。毫不誇言地說，過去的九年，導報成了社會上的改革家和促進中共改革的旗幟。

上海市委江澤民抓學生運動向導報開刀，是因爲中共一開始時對學生採溫和態度。江澤民在為人大會上宣佈撤欽本立的職務，是因爲導報刊登了《胡耀邦活在我們心中》的座談會內容，江澤民抓這一機會下臺的目的是爲了一段鎮壓民運。他派工作組進駐導報，讀到導報全體工作人員的抵制。

中國大陸所有報紙都是政府控制的，宣傳自己政府的決定。其實中共中央一直整導報，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欽本立已被撤職，後來又恢復。欽本立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在中國這樣的條件下，他能好幾次從危機中應付過來。

導報不會讓步

潘慕平：我從小在北京唸書，六八年插隊上山下鄉到東北，七四年回北京，進工廠工作四年，七七年入北大經濟系，八二年進導報，任記者兼編輯，去年起擔任導報駐華盛頓記者。

昨天我和欽本立通了越洋電話，他說他仍在上海，身體還可以，情況也可以，他沒有什麼可檢討的。他很清楚，現在已不是他本人和導報的問題。老欽的態度很堅決有三個原因：一、從他在電話中回答我的口氣判斷；二、他確實沒有犯錯；三、導報按事實報道，犯了中共定的哪條法律？中共其他報刊也有如實報道的情況，爲什麼不將那些報刊主編都撤職？第三、外國記者在他們的報上如實報道胡耀邦死後的情況及大陸的學潮，未見中共干涉，對中國人報道就要處罰，這種崇洋媚外的作風，本身就該受全國人民譴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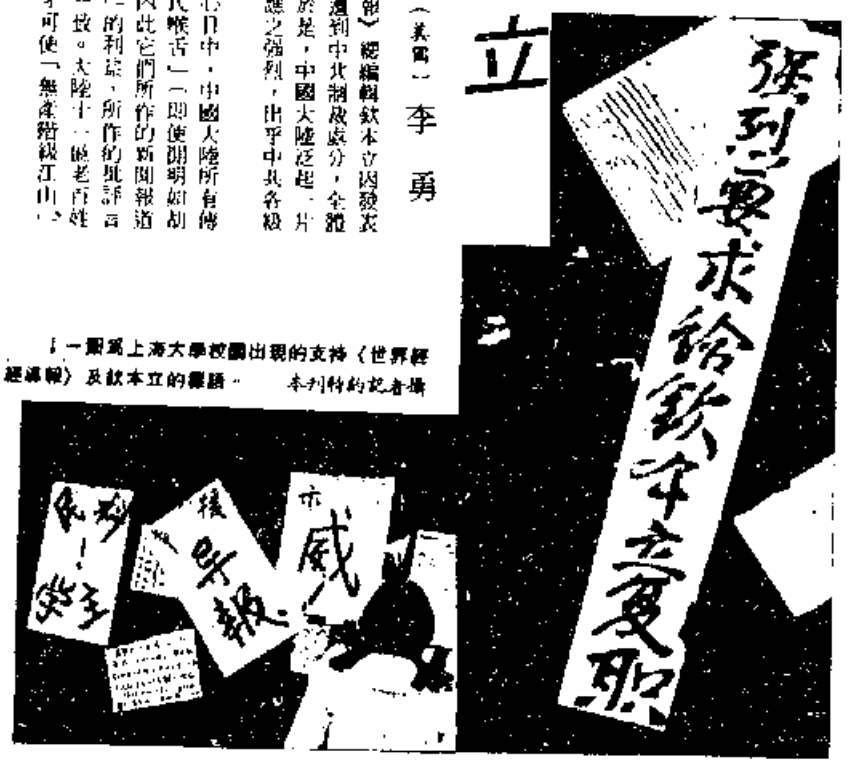
從中共的利益看，最好盡快將此事結束，恢復欽本立的職位，否則愈鬧愈大，在國際上成爲笑柄。報道一些國際上均已知悉的事實會使一個主編撤職，這是自由世界不能想像的。



壁壁（世界經濟導報）　本刊記者攝

中共爲何整欽本立

（美國）李勇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因發表中共認爲不當的新聞，遭到中共制裁處分，全體工作人員也跟着遭殃，於是，中國大陸泛起一片爭新聞自由之聲，其反彈之強烈，出乎中共各級幹部意料之外。

在當今中共掌權人心目中，中國大陸所有傳播媒介，均爲「黨和人民喉舌」（即使開明如胡耀邦也這樣認爲），因此它們所作的新聞報道，必須符合「黨和人民」的利益，所作的批評言論必須與「黨和人民」一致。大陸十一億老百姓怎麼想今不重要，這樣才可使「無產階級江山」穩固。

自稱是「黨和人民」的八路共幹，四十年來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言論已成習慣，因此，日有人不受控制，不論他說什麼中共都不能忍受，非收拾不可，給欽本立撤職處分，已經是鄧、李政權的容忍度大，看來欽本立還得叩頭大叫「臣罪該萬死」。

其實欽本立在中國大陸的表現並不突出，絕非中共幹部心目中的「叛逆」。他溫和駑鈍，在中共長達四十年的統治下，他早已變得謙恭忍讓，絕不敢標新立異。《世界經濟導報》的新聞、言論尺度也看不出有什麼過分，但北京城頭那些上八路硬是無法忍受，非除之而後快。

欽本立曾經在《導報》首次被鄧頭時來過美國，並接受美國左中右派記者的訪問，印象中覺得欽本立其人不但溫和，而且謙虛近軟弱，其至在訪問時瞻前顧後，不但不放肆，而且處處說中共好話，並以自己幾次出國去證明中共的寬大。

欽本立在美國表現曾經使我人爲不滿，並以他爲例撰文，希望海外的人不要輕信大陸所謂「異己人士」會盡言責，因爲他們已經習慣了中共那種「相信黨，相信人民」的環境，希望他們做老百姓喉舌，簡直緣木求魚。

欽本立上次來美國，是遭到中共整處不久，我有完華文報紙記者對他的訪問稿，曾經懷疑中共那批「黨和人民」放意放他出來，要他「現身說法」去澄清外界對中共殘民的「誤解」，因爲欽本立不止一次向記者說：「中共的開放改革是絕對而全面的，並非虛應事故。」記者問他：「何以証明？」欽本立說：「你們沒有看到我來了美國嗎？」

在欽本立被停職不久，我到曾經訪問他的華文記者談天，請他對欽本立這個人的性格加以評論。這位華文記者告訴我，在他印象中，欽本立不但性格溫和，而且給他有除悼猶存的印象。他好幾次批評中共，想勾起欽本立的話題，欽本立均欲言又止，不敢表態，甚至把話題岔開，顧左右而言他。

華文記者說，他猜想欽本立在文革初期與後來的「反資」、「清污」運動中吃過苦頭，因此不敢亂說亂動，他考慮到欽還要回去，所以不再爲難他。

「指黑鍋的來了！」

以欽本立這樣溫和、馴良、謙恭、容忍、忍辱、體貼之人，能夠說出什麼令「黨和人民」憤怒的話？但中共幹之無法忍受。假如台灣、香港落入中共那批「黨和人民」掌中，新聞記者會有什麼下場，不難想像。

《北京日報》的內部鬥爭

李　日

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從來就是臭名遠揚的造謠說謊報，被北京人當廢紙和賤踏過幾次。六月一百四號又刊登了一篇一位外地大學生的信（《天安門哪，我爲你哭泣》）的文章，污衊在天安門廣場爭民主的數大學生。第二天六月二日北大、清大、師院等三百餘名學生，到報社抗議，他們當衆痛斥了多篇《北京日報》。

同別的報刊一樣被軍管

声思稱《北京日報》的總編劉虎山是爲中共中央、北京市委貼金的主要幹將。他是曾任駐法大使、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的外甥，依仗着這點裙帶關係，常常在報紙裏耀武揚威。

當二十七軍等部隊於六月四日攻佔天安門廣場，血洗廣場後，劉虎山說：「打得好！該打！」社長論運來（老編輯老許的）可趕不上他，在傳達市委在部主任會議上的精神時，竟爲「六．四」慘死的人落了淚。

自北京戒嚴以來，《北京日報》爲站在李鵬一邊立了不少功，但六月四日後，它和其他報刊一樣同時被軍管。目前除編社員工可以出入外，其他訪客一律不准入內。其實年輕些的員工都得在家集合。每天該報所有稿件都由北京市委過來，一切由市委直接控制。

「指黑鍋的來了！」

北京市委控制報紙的言論，但未必能主宰那些愛國愛民、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北京日報》一位上任報編輯部公佈上的玻璃板下，壓着他的下書：「不能以一人痛天下，當能天下奉一人。」另一位有良知的編輯的辦公桌玻璃板下的自勉是：「關鍵時不能說假話，要對得起自己良心。」

北京學潮開始後，《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同一型位）共五百名從業人員上街參加了北京市各開型位支持院校學生運動的大遊行。遊行結束後的內幕是：不少員工要求報社被一張遊行時的照片——該報人員舉着一個牌，牌上寫着「指黑鍋的來了！」的題。小小的要求，劉虎山是堅決不讓，社長論運來的話是：「市委副書記在家總不讓參。」一老編的話是：「不讓登就讓他開天窗。」員工們的意見是：「就是要登，不讓登就罷！」

讓別的報紙爲我們登吧

社長論運來認爲員工沒有開天窗的權利，他和劉虎山同去市委請示。全體值班的員工等到半夜兩點，他們回來了。「怎麼說？」「市委書記李錫銘不讓登！」員工們又怎麼回答呢？「好吧！讓讓別的報紙爲我們登吧！但《北京日報》以往爲市委造謠的事，我們全給揭出來！」

論運來，劉虎山看做了，只好說：「讓登！讓登！」然而第二天見報的照片上把「指黑鍋的來了」這幾個字給剪了，只留下員工們舉着一個牌，上邊只爲着《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即使是這麼一張不是眞情的照片，論運來和劉虎山還是一早匆匆趕去市委「請罪」。

「你不能煽動工人罷工」

五月十九日李鵬爲鎮壓學潮講了話，夜深時，一位主任××由家裏給報社打來電話：「不能對人民，不要登。」沒多久，他又從家中趕來報社，強調：「不能見報，中國青年報已拒絕排印。」總編劉虎山說：「你無權！」××只得跟排字工人說去。劉虎山緊跟在背後阻止，並警告說：「你不能煽動工人罷工。」自此，××在報社還能幹什麼呢？他只得天天上天安門廣場，和北京廣大市民一起，和他愛人一起去給學生送吃的。另一位編輯和報社其他年輕員工一樣，不上班了！

事隔沒幾天，天安門廣場廣播站多了一個大喇叭，這是《北京日報》員工親手製作的，化了兩百元。這錢可是大家捐的，每人至少捐一百元。除化了這二百元外，餘錢都送去了廣場。在支持學生爭取民主自由問題上，北京有多少新聞從業員象他們一樣貢獻了力量！

「大地震」 □蕭默

中國新聞界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之後，加強對輿論宣傳的中共當局也開始逐步整頓北京的新聞界。1989年6月13日，李鵬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各部門負責人會議的講話中，強調在現代信息社會中，輿論傳媒的重要性，也表揚了一些報紙、電台、電視台的表現，不過當中並沒有《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每次換領導，都和政治動向轉變有關

6月20日北京傳出消息，《人民日報》總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譚文瑞均被撤職，而任命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前吉林省委書記高狄為社長，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部華澤為總編輯。

高狄出生於1927年，現年62歲，大學程度，1946年參加中共，他也是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在過去，高狄是一位很受記者歡迎的高官，他不擺師缺點，壓制輿論，在擔任吉林省委書記時，他曾多次公開說，歡迎新聞單位批評省委的缺點，在報章上開展批評，幫助我們解決好當前的問題，就是推動我們做好今後的工作。

新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部華澤，出身軍方，曾任《解放軍報》副總編輯，也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縱觀中共的黨內鬥爭史，從1949年成立以來，每有重大鬥爭，《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都差不多一定被調職，第一把手的變動，也往往和中國政治動向轉變有關，歷任社長、總編輯鮮有「善終」，從鄧拓、費孝通、胡繩像到現在的錢李仁都是這樣。

決定錢、譚去職的原因之一，是當局不滿《人民日報》在學運中的表現。學生遊行之初，該報許多編輯記者表示支持。《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雖不是該報所寫，而是當局下達刊登的，刊登後，社內普遍表示不滿，在評報欄貼出許多小字報，採官逕句地批駁該篇社論和該層要該報發表的其他文章。到了89年5月4日，該報的一些青年記者又參加了首都新聞界遊行的隊伍，5月17日，更打出了《人民日報》的牌子，數百記者編輯員工，在該報一批高級記者、編輯的帶領下，參加了首都百萬人大遊行，高喊出了「四、廿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等口號。錢、譚二人雖然事先曾極力勸阻，仍無濟於事。由於來自上面的壓力太大，譚文瑞竟在一次編委會上突然吐血，被急急送醫院救治。

《人民日報》沒有與中央口徑、行動保持一致，還表現在報紙的宣傳報導上，甚至在李鵬頒布戒嚴令之後，該報仍在一些新聞或評論上作文章，表現出對學運的同情和支持，這就使得最高當局大為惱火，加強了對該報的批評和影響。

孫亞來信

1989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出一篇《「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報導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和小朋友共度兒童節，這篇短文迅即引起最高當局的不滿。6月5日，該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登出《孫亞同志的一封信》，來信稱：「我們是一批普通共產黨員。看了今天（6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上花邊新聞《「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十分氣憤！……這又是一篇用「春秋筆法」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頑固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繼續煽動製造者擴展打氣，給北京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章。」孫亞在來信中還批評說：「《人民日報》是黨中央辦的報紙，不是《人民日報》的某些先生們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報紙。無論如何，不能容許中央的輿論形象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助長氣燄！」

這封信對《人民日報》所作的嚴厲批評，前所未有。據說，此信是中共中央某負責人下令要《人民日報》刊登的。係以的信實際已為《人民日報》定了性，雖然總編輯譚文瑞已住進醫院，社長錢李仁也稱病休養。但作為主要負責人，當然逃不過停職命運。

《新觀察》雜誌被勒令停刊

與此同時，北京《新觀察》雜誌受到比《人民日報》更嚴厲的對待，被勒令停刊。到了6月23日，北京又傳出《經濟學周報》被勒令停刊的消息。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發出的文件指出，鑒於《新觀察》雜誌第十期載有對「動亂」起煽動作用的文章，違犯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號及第三號戒嚴令，決定取銷其刊號。據悉，第十期《新觀察》刊登了一篇《四．二七遊行日誌記》，同時還刊登了《致兩個袁木》的署名雜文，表示對袁木的發言「似須存疑」，並諷刺袁木將成為「舉世無雙」的「最佳發言人」，考慮到《新觀察》及其負責人戈陽過去已給當權者製造過不少麻煩，此刻逢一腳而將其停刊，並繼續予以追查。至於《經濟學周報》，多年來，發表過許多主張鼓吹學習西方經驗的文章，這次又積極支持學潮，主張「自由化」的罪名，恐怕跑不掉。

學運期間，首都的多家報紙，曾旗幟鮮明地表示支持學運，像《科技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均發表過不少被視為支持動亂的報導和文章，可以預料，上述報紙至少都逃不了「自我批評」的命運。日後相信會有更多的報社領導人被撤職、「雙規」或「調動」。一些在學運中錯誤踏的、支持「動亂」的記者、編輯，也很可能被批評，或者被「調」進公安局「說清楚」。月初有消息證實，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記者張偉國已在港被拘捕了。

新聞界要員紛紛表態

北京市長陳希同6月底在人大常委會作報告時，便公開批評趙紫陽的罪狀之一在關鍵時刻誤導新聞界。

中宣部副部長李彥表說，回顧這兩個月的報刊工作，有很深刻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關鍵時刻有一部分報刊的輿論導向出現了嚴重錯誤。這些年來在新聞理論、觀點上的重大爭論，在這一歷史關鍵時期幾乎都有所表現，都經受了社會實踐的檢驗，值得深思。

《人民日報》新任總編輯部華澤也說，今後反思的核心問題是新聞改革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經濟日報》總編輯范敬宜認為，由於放鬆或放棄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新聞淪為被牽不少我們不希望見到的變化。

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馬慶雄則強調，廣播、電視是黨的宣傳工具。他建議：新聞界要進行馬列主義新聞學的再教育。

傳說，中共中央已決定由本屆出身的天津市第一把手李瑞環接掌胡啟立、丙春文、主管宣傳工作。李瑞環文化水平雖不高，但思想比較開明，作風務實。如真的由他主管，對新聞界的整頓有可能不會很嚴厲。此外，也有知情者透露，被任命的為《人民日報》新社長的高狄，在吉林省任省委書記時，就是一個思想比較開明的人，但中央起用他，恐怕也有試圖給人在新聞界保持改革開放的形象有關。中共中央一再聲稱開放改革的政策不會改變，不會走「閉關鎖國」的老路，果真如此，為保持訊息靈通，建立快捷、真實的形象，中共新當權派對新聞界也是應該不會過於嚴厲，而應該給予相當的開拓空間的。

江澤民如何對待新聞界

6月24日，江澤民正式取代趙紫陽，出任中共總書記，雖然一如既往，在許多大問題上還是強調部小平「掌舵」，但是，中國新聞界今後的命運如何，很大程度上還決於江氏的態度。

趙紫陽和主管宣傳的胡啟立、丙春文失勢之後，李鵬成立了新的宣傳小組，據說成員包括袁木、中宣部部長王忍之以及何東昌、曾建徽、李志堅（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五人。李鵬多次嚴厲批評北京的新聞界「誤導」學運，主張要嚴肅處理新聞界的一些人。李鵬最近一再強調要重視輿論宣傳，6月13日他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就特別指出，在現代化的信息時代，輿論作用尤其明顯，強調要抓好宣傳工作。江澤民在上海工作時，就是「四個堅持」，與中央保持一致，先是於4月將《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撤本立停職，並派出「整頓小組」進駐「導報」。接着，江氏又第一個向中央表態支持制止動亂。按此推測，江氏對整頓工作也不會手軟。

從種種跡象看來，中共對報刊、電台、電視台的政策將會收緊，並加強中央對輿論工作的影響力。

大陸新聞界一步一倒退

承 旻

新聞畢業生下放「鍛鍊」，記者被阻出外採訪，稿件一律封存審查；
「婆婆」指手劃腳，老編老記動輒吃官司，大陸新聞界又進入黑暗時期。

北京戒嚴軍用坦克和機槍，花了兩個小時收復天安門廣場這塊有形的陣地之後，中共收復另一塊更重要的失地——新聞輿論陣地——的行動，在六四事件的兩個月之後也初告完成。幾年來大陸新聞界好容易才造成的擺於活躍的氣氛，以八月初中宣部新聞局召開的「新聞工作者座談會」而宣告終結。在中共思想清洗和人事整肅的步步逼迫之下，大陸新聞界一步一倒退，就已潰不成軍。

先向新聞界下重鐘

六四之後，中共當權者清算民運學運的第一擊就是針對新聞輿論界的。

●六月中旬，在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李鵬對新聞界發出了強烈的批評，他說：「由於黨中央的少數同志在新聞工作的指導上有錯誤，離開了黨的立場，致使一些新聞單位在平息動亂和暴亂中作了錯誤的輿論導向。」

●六月二十四日匆匆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主持宣傳的書記處書記周杏文被免去書記職務。

●由於肯定學運並默許開放新聞自由，胡啓立同時被免去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四中全會之後，被認為重災區的《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和總編輯顧文瑞被撤職，而分別由商狀和邵仁華接任。

●緊接着國務院宣佈，由米木文為新聞出版署署長，替代杜導正的職務。

●據報導，在全國性的清查清算中，不少被認為參與過民運學運的新聞工作骨幹，包括記者、編輯被捕或被公安部門傳訊。新聞隊伍中的恐怖氣氛日趨嚴重。

●八月十一日，北京《光明日報》的一篇署名文章《新聞工作必須理直氣壯堅持黨性原則》，指稱動亂期間，「許多人（新聞界）左順右盼、無所適從，也有些人四處奔跑、高聲疾呼，甚至乾脆站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

●八月十九日，又一重錘砸向被認為是上海動亂的重要策源地——《世界經濟導報》。《人民日報》頒佈所謂規範「事件眞相」的長文具典型的文革火藥味，用中共的階級鬥爭的術語來說，就是「痛打落水狗」。

限制行動　封存稿件

新華社駐香港的一位人士證實，早在中央下達今年國家幹部不得休假，以補回動亂損失的通知之前，北京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電視台等新聞機構，就已下達了指令。指令包括：第一、所有新聞從業員必須盡快回到單位接受學習和檢查；第二、所有記者，在學習和清查期間，不得離開北京到外地採訪；第三、每個人要書面交代學運期間的言論及行動，包括所採訪的對象；第四、各報社雜誌社封存已發和未發的稿件，重審其「政治立場」。

根據中共中央的八九（五）號文件精神，新聞界又規定，凡八五年以後分配到新聞單位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均須下放一至兩年到基層鍛鍊；至於被查與民運有關的人，則可能會被調離北京市。

據浙江省某地區日報（小報）的一位編輯透露，清查運動開始之後，追查政治責任的範圍，細微到自胡耀邦去世之後每一則反映學運活動的報導和圖片。誰寫的，誰發的，誰批的，誰改的，都一一地逐式追查。

《人民日報》：悄悄退却

錢李仁和譚文瑞被撤去《人民日報》的社長與總編職務，事出有因。除了在學運期間對社內參加活動的人員給予默許之外，《人民日報》的改版恐是不小的罪狀。

今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右上角登刊了一小塊不引人注目的「新春致讀者」的「安民告示」，宣佈了《人民日報》從該日開始實行改版的決定。但是，敏感的讀者並沒有被它低調處理的手法而忽視這一改版的重大意義：它打破了幾十年來中共在新聞宣傳上「先國內，後國際」的「金科玉律」，重大國際新聞終於可以登上第一版（雖不是頭條）。更為敏感的是，這一改版觸動了中共宣傳部門的幾條神經：不列登中央領導人會晤的外事照片；改變篇幅「句句是眞理」的觀念，允許反對的聲音（儘管還很微弱）。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說這一改革是「不大不小的一步」。

但是，「六四」後大肆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觀」和「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言論，《人民日報》也就不能不從原有的陣地上退卻了。筆者曾查閱中共四中全會之後部份日期的國內版的新聞報導，面目又頓新被染上了紅色，成了唯黨的命令是從的喉舌角色。《人民日報》的海外版，也在中共四中全會之後轉向，終於從暗中對抗的陣地上退卻下來，近兩個月來的「大平正方式」的內容及版面的處理就是明證：鄧、江等人的活動照片及消息，和一篇篇清算趙心知識份子的大塊文章，都以顯要的位置處理。

官報官辦　官訂官看

目前，大陸省市級的地方報刊，又處於四面觀望進退兩難的境地。

政治空氣一降溫，地方報刊的編輯記者便成了只管繪影的小媳婦——有職無權，鼓吹一時的「可讀、可信、可親」的形象消失殆盡。請看大陸地方性報紙改版復頭的一些問題：

一、三多三少：遵命新聞多，社會新聞少；部人文章多，道理文章少；記者文章多，讀者文章少。這三多三少可以不必再作解釋。僅舉一實例，據深圳大學一位教師作的小統計，七月頭一個星期內，比較三家省報第一版的新聞，單「會議消息」就共佔了版面的一半之上，而且又多是新華社發的同一稿訊，只稍作處理。

二、「三可」變「三不」：「可讀、可信、可親」，這是中國地、市報紙研究會理事《新聞戰線》舉辦的徵文論壇中所得到的信息。地、市報刊圍繞地市的土皇帝的報告、會議、文件轉，調查研究轉，頭版少不了是市長書記的活動。有人說：「乾脆叫市長書記報吧！」這一諷刺的結果仍是六四之前的事，六四之後連這僞的新聞自由都已取消，地市報紙的狀況更可想見了。

三、新聞版子縮長壓扁：新聞界流傳的一句順口溜「縮常去，多除髒，莫忘帶東西」，把地市新聞苟成報社和編輯記者取利的手段。地方報紙更應當有「官」的色彩，有人戲稱「官報官辦，官訂官看」。

告記者熱又起

前不久來港渴境的幾名大陸省級報紙的記者，會感嘆現在記者是「兩面受夾攻」。一面是六四之後的政治壓力，開會學習自我檢查已經榜樣天昏地黑；另一面是不少領導時常受到記者報導挖了瘡疤揭了醜的幹部，現在在「政治立場堅定」的旗子下，開始向記者反攻倒算，不少記者被迫應付法律訴訟。告記者熱一又一次在大陸掀起。現在的政治形勢，記者處在不利地位，地方一些法官深怕被戴上包庇「資產階級自由化」帽子，在告記者的訴訟案中，多半不敢依法裁決。

有一份小統計，就上海市黃浦區而言，去年共壞到告記者案二十七件，其中二十二件是新聞報導中涉及對個人的批評而引起。據分析，其中確有一些是記者缺乏法律觀念在不實的報導中侵犯了公民的權利，但是，法律竟然也被紮些不法份子，腐敗的黨官用來作為保護自己的護身符。揭露四川涼山地區一宗黨人官吏走私案的兩名記者，在發表了他們的報告之後，竟然被誣告為「誣蔑黨的領導」、「挑撥民族關係」，最後兩名記者的申辯文章竟然在壓力之下難以與讀者見面。

《上海法制報》錢編輯法沉說：當批評某個領導幹部的時候，即使事實準確，他也要和你糾纏，無理取鬧，反正他們有的是精力和公費，有的甚至寫信恐嚇。在新聞官司中如記者報社一方敗訴，則須賠償單位大筆損失。

婆婆與戒條

記者編輯難當，大陸的記者編輯更難當。衆多的婆婆都可以管起這些小媳婦來。讓我們仍以讀者面最廣的市一級地方報紙為例，看看一幅婆婆圖——

老婆婆：市委主管宣傳的副書記；

大婆婆：市委宣傳部部長、文件轉，調查研究轉，頭版少不了是市長書記的活動。有人說：「乾脆叫市長書記報吧！」這一諷刺的結果仍是六四之前的事，六四之後連這僞的新聞自由都已取消，地市報紙的狀況更可想見了。

二、新聞版子縮長壓扁：新聞界流傳的一句順口溜「縮常去，多除髒，莫忘帶東西」，把地市新聞苟成報社和編輯記者取利的手段。地方報紙更應當有「官」的色彩，有人戲稱「官報官辦，官訂官看」。

告記者熱又起

前不久來港渴境的幾名大陸省級報紙的記者，會感嘆現在記者是「兩面受夾攻」。一面是六四之後的政治壓力，開會學習自我檢查已經榜樣天昏地黑；另一面是不少領導時常受到記者報導挖了瘡疤揭了醜的幹部，現在在「政治立場堅定」的旗子下，開始向記者反攻倒算，不少記者被迫應付法律訴訟。告記者熱一又一次在大陸掀起。現在的政治形勢，記者處在不利地位，地方一些法官深怕被戴上包庇「資產階級自由化」帽子，在告記者的訴訟案中，多半不敢依法裁決。

有一份小統計，就上海市黃浦區而言，去年共壞到告記者案二十七件，其中二十二件是新聞報導中涉及對個人的批評而引起。據分析，其中確有一些是記者缺乏法律觀念在不實的報導中侵犯了公民的權利，但是，法律竟然也被紮些不法份子，腐敗的黨官用來作為保護自己的護身符。揭露四川涼山地區一宗黨人官吏走私案的兩名記者，在發表了他們的報告之後，竟然被誣告為「誣蔑黨的領導」、「挑撥民族關係」，最後兩名記者的申辯文章竟然在壓力之下難以與讀者見面。

《上海法制報》錢編輯法沉說：當批評某個領導幹部的時候，即使事實準確，他也要和你糾纏，無理取鬧，反正他們有的是精力和公費，有的甚至寫信恐嚇。在新聞官司中如記者報社一方敗訴，則須賠償單位大筆損失。

婆婆與戒條

記者編輯難當，大陸的記者編輯更難當。衆多的婆婆都可以管起這些小媳婦來。讓我們

• 逃亡者報導

黑太陽籠罩下的新聞界

• 周廣華

五月份，中國傳播媒界突無前例地大明大放，三天，使得中國老人們「聽都聽昏了」，中宣部官佈整頓新聞系統，「一六四」大屠殺之後又進入了一種聲音」的時代，各種傳媒應當跟她部導並方的消息，不能地批判「暴亂」份子，似乎又回到「資產民、民族罪」的文革時期。

李瑞環：這個木匠不簡單

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啟立，西奇文被拉下馬，取而代之的是萬里之女婿李瑞環及陳郭大人打擂臺前升遷的丁關根。李瑞環青年時代做過木匠，是一位值得稱頌的魯班式人物，近年治理天津亦十分成功，而且手在政治上也很有一手。八六年底天津學生運動波及李瑞環的「在北京鬧我管不了，在天津不許鬧」。句話，即上他給令解放的士兵騎自己身上的軍大衣開結學生，如此一京弄得學生一時不知所措，那次學運信未其正開始便結束了。

第二年即八七年三月份的人大會議上，這位天津市長竟臨起共產黨來，他在小組討論會上說：「共產黨的政策像馬克，初一十五不一樣」，語驚四座，一時在市場上成為流行語言。最近，區宇傳聞她將在明年接替不明正理理！很多人不敢置信，但反映了「這個木匠不簡單！」

丁關根的升遷與鄧小平的關係即極為渡渡，去年中國跳蹬連連出現問題，丁關根引咎辭職，可並未解去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職，說明他並未被「雪藏」，果然，在今年初，新紙上出現了「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主任丁關根」的字樣，現在又在政治局中又有了一席之位，這得歸功於他的機智功夫。

兩個女播音員下落不明

誰都知道，六月四日晚上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一開始時，觀眾可以看到女播音員杜憲一反過去賢淑溫柔的形象，以一雙哭秒似的眼袋出現在觀眾眼前，她的眼睛像是經過哭泣那樣顯得紅腫，原來，她的同學及好友中央電視台的男播音員薛飛同手領中央電視台工作人員聲援天安門學生被記上黑名單，在六月四日開始從就光幕永遠消失了，而杜憲本身亦因為對「反革命暴亂」被鎮壓而哽咽，所以中央宣傳部勒令無限期「管職」她。以上兩位都是新聞界的同事，更是中國內地家喻戶曉的人物，而另一位電視人，是全國的「哥兒們」，中國知識界無人不知道位二十八歲的姑娘，僕因她公開對美國新聞代表團揭言「鄧小平老了，就讓下台」，結果下台的不是「鄧總設計師」而是這位英語新聞播音員，她叫做柴玲。六四後她失蹤了。

楊尚昆之子會出國避難

新聞界中的女強人，《光明日報》記者、作家戴晴，憑藉着是楊尚昆女婿關係，在學運前階段十分活躍，支持學運，抒發自己的情懷，可不破是，北京戒嚴後一般估計她不會出事，但終因她一味得太為一而被捕，並受到數名批判。而另一位記者楊曉明，是新華社勞聞部的攝影記者，在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時，與部裏為到了瑞士或某個國家，北京戒嚴後，又回到北京，在部內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看到他背着相機，不斷穿梭於他的成叔，伯伯們之間，也很好不威風。他以楊尚昆的公子這層關係，得到了專門拍攝中央領導人的權利，後將一幅部小品的居家生活照洩到西德參加進影大會獲三等獎，這是大陸中國人首次獲此類大獎，又是民不成風。

廣州記者消極抵抗

其實，在這次運動中，最雄受的莫過於廣州的記者，由於靠近香港，他們收聽收看港澳的廣播電視及報刊較多，他們了解通電，懷疑的人民亦了解真相，可由於要「全黨一致」他們又要敬業的職否，違心地採寫、報導中央的文章。自己心裏不好受。人民依看現他們。因此，廣東當局《羊城晚報》的主持人及編輯陸陸他統製作的目，拒絕對外採訪，在播出的目中不斷放音樂，不斷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中共當局在鎮壓學運之後，「邀請」了一批民主黨派人士及知識份子談話，自始至終沒有出現的人物有：作家巴金、冰心、科學家、中國科協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前科學院院長盧嘉錫、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教授。也許這兒要嗎嗎的文聚科學家都是死不改悔的「不穩定派」！

台灣藝人在大陸的處境

在似乎還是一片昇平的時候，亦即胡耀邦逝世之前，台灣不少演藝界的朋友飛到大陸，當然各有目的，但其共同的願望就是希望在大陸擁有自己的市場，這是以前不敢想像的。這些人如費翔、萬沙浪、羅霄雲、林慧萍、包娟娜、鮑立、梁二、陳彼得等等，除「二哥」外，其餘者均與他們有不同程度的接觸。費翔以《冬天裏的一把火》一炮而紅，而這把火將中國的大興安嶺森林化為灰燼。似乎萬沙浪在中國大陸的演唱事業頗為成功，八八年一年遍了八十八場演唱會，賺得盆滿缽滿，春風得意便前景留在大陸的念頭，旅客卻不以為然反對他，因為他太不了解共產黨了。果次在廣州白天騎資產與萬沙浪午餐，候德健與梁柳走上來，席間，候大罵共產黨，大罵文化部。候回大陸定居，箇中甘苦只有自己知曉。你台灣回來的姑娘是外人，而候德健還選上京爭取民主，共產黨對他實不會客氣了。後來，與梁二在中國大酒店共用午餐時，萬沙浪笑梁二不知共產黨的厲害，梁二把在上海搞個夜總會，萬沙浪潮笑地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共產黨最借用的寫語。



• 鄧小平的朋友：丁關根

大陸新聞界的滅頂之災

「六四」之後，全國至少有二十名編輯記者被捕。
李瑞環頭痛：要找又懂業務又叫人放心的新聞官不易。
中共掌權以來，新聞從業員從未有過報道自由，現在又淪為愚弄人民、欺騙人民的工具。

何　頻

貓的屁股說不得

● 鄧州文侯

為稱心所著人們的一月，那麼在走過社會的道路了。

人都是比較聰明，說不得的說不得，也不要緊，說是非說不可，也可指出缺點，也可指責，但請勿「叫」的，「叫」是不是「喊」吧？請問一下。不管你古今中外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研究出這「叫」與自己的有關者對於此，千萬，萬也不忍說說：

既下，人們已就這樣這地步，個性了得，就不值得說說這話自己，那怎生是好了吧？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實況轉播的節目，在春節當晚打著「貓叫」，使十一億人民都看錯的一天），沈的電視台事消不了，怎麼辦的那個「貓叫」人取取下來，為什麼那個若干年前的人們人？你們是在領導少數民族！

時事之際，可怕，可怕，可……

六月十二日《蛇口通訊報》發表的〈貓的屁股說不得〉（這是文章其中一部分），諷刺挖苦鄧小平。據稱發此文的編輯最近已失踪。

北京「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共高層即把新聞界、教育界、理論界和文藝界列為所謂「反革命暴亂」的「重災區」。國家副主席王震更是殺氣騰騰下達命令：「首先要整新聞界！」

二十多名記者被捕

日本時事社九月十四日發自北京的消息說，大陸傳媒有七人涉及民運被捕。實際上，「六四」之後，全國至少有二十名編輯記者被戒嚴部隊或公安當局抓走，有的甚至沒有辦理逮捕手續。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主任李丹，曾在六月四日現場播音時，報道了共軍殘殺平民的暴行。有消息說他被當場處決，不過近日有人告訴我，李氏仍生存。

《經濟學周報》副主編王軍濤，女記者高瑜於六月八日左右被捕。王軍濤一九七六年因參加「四五」運動被打成反革命。他當時寫有一首詩：「欲悲聞鬼叫，我笑刻狼笑；魑魅祭雄傑，揚眉劍出鞘。」此詩被作為他的罪證之一。一九七八年他被當局恢復「英雄」，詩作亦大量印行。高瑜曾在中所社工作，一度任香港《文報》駐京記者，去年十一月寫有「高瑜家其與溫元凱就時局對話的報道，轟動一時。

《中國青年報》被捕的是經濟部副主任楊浪和駐寧南記者楊宏。楊宏更被指直接策劃和指揮了昆明的「動亂」。

《科技日報》副總編孫長江亦被捕。孫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十年前他參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寫作。

《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被捕是人人皆知的事。《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五月下旬曾與我見上一面，在場的還有台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當時張還開玩笑說：「在中國要當一個好記者，非得坐牢不可。」想不到不久，他與同報的記者許小茂在上海金山一間工廠宿舍裏被捕，黃德北則在七月遭到中共拘留，剩下我仍在逃」途中。

《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等宣傳機構有近十名編輯記者被捕，其中《人民日報》記者張汗被指參與出版批評被罷的《人民日報》（號外）。

另外，北京、上海、西安、深圳、海南、鄭州、武漢、昆明等地有一些較有名氣的記者失蹤。有的通過「秘密通道」抵達了歐洲或北美洲，有的則正申請去台灣。相信仍有一批為數不少的記者正在大陸藏匿或逃亡。有的則是被秘密逮捕。

這些遭受逮捕或通緝的編輯記者，罪名多是進行了「反革命宣傳煽動」，有的直接參加了民運的領導和策劃，有的則是向境外傳媒提供了民運消息和中共高層鬥爭的內幕，有的還是與著名民運領袖有私人來往。

一批報刊被查封

從六月下旬開始，中共的宣傳部和政府的新聞出版管理部門便組織了大批人力，到各新聞出版單位進行調查，審閱近年來尤其是今年以來的報刊書籍，並計劃取消一成有「自由化傾向」的報紙、雜誌、出版社登記證。有些著名的報刊已被勒令停止發行。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已無復刊可能。除有部份員工被捕或失蹤外，餘下者正自謀出路。由陳奎德主編的《思想家》雜誌，亦被禁止出版。

北京則有八份報刊已從報攤上消失。其中最著名的是《新觀察》、《華人世界》和《經濟學周報》。

《新觀察》創刊於五十年代初期，半月刊，在海內外頗具影響力。四月下旬，該刊曾與《世界經濟導報》合辦研討會，要求中共給予胡耀邦客觀評價。後來該刊還有一篇雜文《兩個資本》，以諷刺中國戈培爾資本的險惡嘴臉。該刊由十餘歲的戈揚任主編，戈氏是著名記者和活動家，與胡耀邦、趙紫陽超私交甚密，她還曾送我一本她寫給胡希同紮名批判，幸被陳希同指正在美國訪問。

《華人世界》雜誌創刊時間不久，由全國人大常委楚莊任社長。該刊格調較高，尤以中西文化比較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刊載甚多。

而《經濟學周報》的知名度僅在《世界經濟導報》之下，多次刊文介紹西方自由經濟理論，猛烈抨擊時弊。

在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中，深圳市委即受命查封了《深圳青年報》和《特區工人報》。這次又有《蛇口通訊報》遭到整肅命運——該報以雜文見長，八八年則有一篇批評鄧吹牛捉飯的曲嘯、李燕傑等人的文章，成為轟動全國的「蛇口風波」。今年又用大量篇幅報道了民運。令人欽佩的是，「六四」之後，該報還刊有一篇雜文《貓的屁股說不得》。

在海南省，至少有三家報刊已停刊。其中由著名作家韓少功主編的《海南紀實》，有一大陸《爭鳴》之稱，多披露高層內幕，銷路極佳。另一本新聞周刊《新世紀》，創刊並不久，因為與趙紫陽智囊有關聯而夭折。該刊編輯曾對我說，計劃將《新世紀》辦得類似美國的《新聞周刊》。

吉林《知識分子》雜誌尚未出版，便胎死腹中。

新聞界大清洗

李瑞環掌管中共意識形態後，除決定查封一批報刊，出版社外，便是對新聞界進行大清洗行動。

首先，一批與趙紫陽關係較近或思想解放的新聞界的負責人遭到撤職。先是《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被高狄接任，總編輯譚文瑞被軍官邵華澤替代，其後是《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被張常海擠走，就連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也落台，由宋木文代理。新華社社長穆青雖名義還在，但離去職的時間並不太長。國務院副總理與學識之子吳小鋼，任中央電視台部主任，亦被撤職。

傅《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工人日報》、《中國婦女報》、中央電視台等宣傳機構，亦將於近月進行領導層「換血」。

專業報刊和地方日報的負責人也自撤換一批，如《海南日報》總編程凱已被停職。

不過聽說李瑞環頭痛的是，現在要找一些又懂宣傳業務又叫人放心的新聞官，實在不易。有人曾出主意：從軍隊轉業一批宣傳幹事到各宣傳機構，李瑞環並未採納。

但李瑞環收回中宣部長王忍之以中共中央名義就新聞界炮製了一個文件，內容主要包括：一、徹底清查在「反革命暴亂」中的組織者和參與者，輕則組織處分，重則交公安機關處理；二、各新聞單位自行清查，將所發表的文章錄類，作出詳盡報告；三、與公安司法機關、戒嚴部隊密切配合，搞好「反暴亂」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輿論導向工作；四、組織政治學習，批判以胡績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聞觀點等。

自中共掌權以來，大陸的新聞從業員從未有過真正的報道自由，而只是黨的圖解員和宣傳者而已。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稍有寬鬆，而現在又徹徹底底淪為獨裁者愚弄人民、欺騙人民的工具。

出版界有新限制

壓縮品種　選題減少

何伯施（北京）

「八・四」之後，中共在意識形態的工作上是不放鬆，除了重整新聞單位外，對出版界也死抓不放。最近，新聞出版署按照中央的精神向各出版社發出通知，要求「認真製定1990年的出版計劃」。通知的內容，旨在遏止是一個大倒退，把「十三大」以來逐步出現的出版自由完全否定和收回。

概括「通知」的內容，無非一句話：壓縮品種，選題要小心，出版決定權交同上級控制。

壓縮品種方面，主要是壓縮外國刊物，除了壓縮外國通俗文學作品和暢銷書外，還包括思想性的作品。「通知」特別指出，各省、市、自治區只能有一家出版外國文學作品，出版社在創辦時如果沒有獲准出版外國作品（包括翻譯本）的話，一律不得出版外國作品。那些獲准出版外國作品的出版社，如果沒有稱職的外文編輯，則應停止出版外國作品。至於怎樣才算得上或算不上稱職的外文編輯，則難以估計了。

在選題方面，「通知」給出版社列出了六個範圍，主要是加強思想教育的書籍，如學習馬克思主義和黨的路線。根據這項精神，新華書店馬上與有關出版社重新印行了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舊書。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很好的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但也包括了不少階段教育的書。此外，在出版社本身專業範圍以外的書籍，要堅決撤下來。

在出版決定權方面，「通知」雖然沒有明言，但實質上已否定了去年年中以來出版社有自主權的做法。「通知」指明，出版社的出版計劃要報出版社的上級主管部門審批；由中央部委領導、設在北京以外地區的出版社（包括大學出版社），除了要把出版計劃報上級部門審批外，還要報所在地的新聞出版局審核，經審核後又要報國家新聞出版署備案。

總而言之，出版界現時仍吹着冷風，春天的腳步仍遠着哩。■

當代周刊 89/12/9

「六四事件」後

中共查封《新觀察》雜誌近況

■燕南飛

編輯不懼高壓　勇於承擔責任　北京知識界傳爲美談



■《新觀察》八九年第一期封面。

《新觀察》大膽報道民運

一位剛從北京抵美的著名記者日前向本刊透露了在「六四事件」後被中共官方查封的《新觀察》雜誌近況。

這位人士指出，在八九民運期間，五月廿五日出版的《新觀察》雜誌（八九年第十期），因大膽報道了北京學生「四・二七」大遊行眞相及發表直接抨擊戒嚴令的文章，被中共新聞出版總署定性爲「宣傳、煽動反革命暴亂」和「進反戒嚴令」而查封。該雜誌被查封後，即有上級派駐清查小組，大搞人人過關，清查該雜誌所有工作人員與「反革命暴亂」的關係。目前已有二十人被「過關」。

消息指出，由於新觀察主編戈揚在四月下旬應邀赴美出席一個有關中國問題的研討會，編務工作交由該雜誌五位編委實行編委分期責任制，每位編委負責一期。在這五位編委中，李慶宇正在辦理去日本的手續，部炎已離職，副主編鄭仲兵和副編審艾端午（著名詩人艾青長子）均爲負責編輯工作的編委，任責志是辦公室主任，負責行政工作。引起風波的八九年第十期雜誌，則是由艾端午負責發出的。由於大膽報道了學運眞相，刊載有廣受讀者歡迎的《北京「四・二七」學生遊行目擊記》、《致鄧個人書》（作者是著名法學家于浩成）和《趁機邦叛叔》等文章，這一期雜誌的銷量，由平時的十四萬七千份，劇增至一百二十七萬份。

爭着承擔責任

「六四事件」後，編委艾端午透過「地下通道」逃離大陸，獲法國政治庇護，並於去年十月底抵美，與主編戈揚在紐約團聚。留在北京的新觀察全體人員，均接受清查小組審查。

消息人士指出，在審查期間，人性美好和醜陋的一面，都在新觀察內部反映出來。副主編鄭仲兵，勇於承擔責任，把所有事情都攬在自己身上。他一向體弱多病，患有肺結核，在被審查中吐了血，仍不肯入院接受治療。另一位編委、辦公室主任任責志則認爲自己年紀大了，即將退休，此人在工作崗位上一向任勞任怨，被人譽爲「老黃牛」。爲了保護鄭仲兵過關，他爭着承擔責任，使得清查小組領導感爲難，不知誰是眞正的「首惡」。此事令人感動，在北京知識界傳爲美談。

據了解，鄭仲兵原職中共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處長，八八年初即調任新觀察副主編，「文革」期間，曾因反對中共領導人謝富治被關押。此人思想一向被爲開明，故在中宣部特意安排下，副主編鄭仲兵和副編審艾端午（著名詩人艾青長子）均爲負責編輯工作的編委，任責志是辦公室主任，負責行政工作。引起風波的八九年第十期雜誌，則是由艾端午負責發出的。由於大膽報道了學運眞相，刊載有廣受讀者歡迎的《北京「四・二七」學生遊行目擊記》、《致鄧個人書》（作者是著名法學家于浩成）和《趁機邦叛叔》等文章，這一期雜誌的銷量，由平時的十四萬七千份，劇增至一百二十七萬份。

知識界津津樂道

另方面，現在紐約流亡的《新觀察》編委艾端午，對鄭仲兵和任責志代他受過感到不安。他說，編委分期負責發稿，這是戈揚赴美後，鄭仲兵和他研究後決定的。而「出事」的那一期雜誌（八九年第十期），由他負責處理，故應由他承擔全部責任，這也是他逃亡的原因。他不明白鄭仲兵和任責志爲什麼要主動承擔責任。他分析，這兩位同事爲人正直，富正義感，品德高尚，所以才勇於挺身而出，代人受過。他認爲該是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鄭、任兩人沒有必要爲他擔罪。

北京知識界在津津樂道鄭、任兩位勇於承擔責任的同時，却十分不齒另一名編輯的「出賣」行爲。事緣在八九民運初起期間，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合辦一個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出席者有戴晴其、蘇紹智、陳子明等二十五名知識精英和胡耀邦生前好友。《世界經濟導報》在會後出版一個「悼胡」專輯，轉述很多知名人士批評中共沒有民主的談話，結果被上海市委部特派版，酿成轟動海內外的「導報風波」。

「六四事件」後，中共當局追查出席這次座談會的全部人員名單，發言內容、照片等，新觀察一名編輯爲了邀功，竟然交出座談會的錄音帶，不但錄有正式發言內容，連一些私人交談和發洩對中共不滿的談話都被一句不漏錄了下來。此舉遭新觀察全體人員的鄙視。■

百姓半月刊 1990/1/16

爲中國哀，爲戴晴辯



大衛

其實中共這個做，可謂本乃成語。戴晴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引起軒然大波的文章，其次序是先有《人民日報》的一篇，然後才有《光明日報》的一篇。前者是一篇社論，後者是一篇記者訪問記。社論的一篇，前後兩次，都沒有署名，而記者訪問記，則署名「戴晴」。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北京《光明日報》發表一篇署名「鄭岩」的文章，題爲〈動亂「記者」戴晴〉，兩日後，九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全文轉載。

《動亂「記者」戴晴》一文，旨在「批判」要求民主的知識分子，與同類文章一樣，採取的是文革的「打棍子」手法，用煽動性語言侮辱了的事實，力圖把被攻擊者「搞臭」。因無辯可講，只能進行人身攻擊。

戴晴不配稱記者嗎？

該文的標題在記者二字前後加上引號，即不承認戴晴是一個正的記者，不承認她自記者的資格。當局首選《光明日報》來表達這篇文章，當是因爲戴晴原爲《光明日報》記者，要報社表現一下「大義滅親」，告人，使「連她的單位都出來批判她了」的印象，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鄭岩的文章說，戴晴第一異常興奮地出入於「政治集會」、「政治沙龍」，當現她的「表演」慾，說話固然不假，但她在場與之玩弄，並中共「整人」文章的慣用手法，不能作連去解。

當時民主牆上貼滿了攻擊中共的標語，戴晴在記者訪問中，對其中一些標語，如「中國增加文代表！」一、「中國增加文代表！」一、「中國增加文代表！」一、

中央電視台播音員徐飛庇護

報紙著名的「反思」人物是中央電視台的徐飛。這是一個以圖像傳播、直接引起觀眾興趣的電視部門裏的一個特殊人物。他的名字以「天安門」形象出現，令我聯想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的正面是毛主席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碑文，記述人民英雄為國家獨立、人民解放而英勇鬥爭的事蹟。碑的下面是浮雕，表現人民英雄的各種形象。徐飛不就是電視台台長、現實報導部部長王國大高興地稱讚的「反思」方法是值得大家借鑒的好東西嗎？

北京的市民說：「這次運動，開始的和就打中的「文革」時期，來做新聞到人物手不太容易，中央電視台的工作人員都在思索如何把握好「反思」。

「反思」難壞社會、北京電視台播音

• 周廣華

報紙著名的「反思」人物是中央電視台的徐飛。這是一個以圖像傳播、直接引起觀眾興趣的電視部門裏的一個特殊人物。他的名字以「天安門」形象出現，令我聯想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的正面是毛主席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是碑文，記述人民英雄為國家獨立、人民解放而英勇鬥爭的事蹟。碑的下面是浮雕，表現人民英雄的各種形象。徐飛不就是電視台台長、現實報導部部長王國大高興地稱讚的「反思」方法是值得大家借鑒的好東西嗎？

北京的市民說：「這次運動，開始的和就打中的「文革」時期，來做新聞到人物手不太容易，中央電視台的工作人員都在思索如何把握好「反思」。

在廣州採訪者，感到北京新聞界的朋友，很自然地把北京中央電視台的情況，與不到這位仁兄就說我成了一句「反思」，現在都對這場反革命運動已反思了」以後的電視節目。也許這位仁兄對現已恢復國外的新中央電視台業人員的著者，多少有點感慨。然而，歷經之下，他還是回國以五口音的普通話了。

吳尊賢的國生子政策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主任吳尊賢，是個很會掌握的男生子，原國國際電台總經理，是個很會掌握的男生子，原國國際電台總經理，是個很會掌握的男生子，原國國際電台總經理

中共內外

加強控制輿論

北京當局對去年底的東歐巨變表面上「處變不驚」，實際上其緊張的程度非外人所能想像。對原本已嚴格控制的傳播媒介，更定下統一的宣傳口徑，以求減弱東歐旋渦的衝擊。

十二月底，中共中央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丁關根主持召開「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通氣會」。主管宣傳的各單位領導人，如中央宣傳部部長王忍之、中國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朱穆之、《人民日報》社長高狄、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艾知生、新華社社長穆青、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徐惟誠、代文化部部長賀敬之等參加了會議。

亞洲週刊從一份會議紀錄中獲悉，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的指示及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有關東歐局勢的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於十二月下旬召開連串會議，定下了分析東歐形勢的基調。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會前，制定了「冷靜觀察、隱住陣腳、沉着應付」十二字方針。此方針不久即爲香港《明報》所披露，令高層大爲震怒，下令追究責任。當局如此緊張，是因爲其對東歐的看法對外嚴格保密，對內亦做傳達到高層，以作爲宣傳工作的指南。

「通氣會」會上，李瑞環和丁關根要求對東歐局勢的宣傳要按照「十二字方針」辦，宣傳工作要「嚴格把關」，他們還調，宣傳工作要譯愼、客觀，新聞處理要低調適中，注意審，能不報道就盡量不報道，少報道就盡量少報道，但又不不報，以免被批評爲隱瞞眞象。

李瑞環還提出宣傳工作中規條：「要掌握好『黨內黨外別，公開內部有別』的原則」「要加強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決不能手軟」；「全黨要統一紀律，各單位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方針辦，不能違反，重要報道要請示中央，不能搶新聞」。

在傳達江、李講話之後，高狄問：我們在齊奧塞斯庫（羅馬尼亞總統）被捕決當天，扣壓了這條新聞不發，很多人打電話來問，這種情況我們很被動。李瑞環答道：當時我們也掌握不到準確的消息。我們駐羅大使館人員不能上街，我們試圖與羅共聯絡，但聯絡不上，消未證實前還是遲發爲佳。

艾知生接着反映情況：齊奧塞斯庫被處決後，北京有教師學生出來慶祝，並砸瓶子。李瑞環回應說：「對學生要多做勵工作，不能讓人民知道我們慌。」他並舉例說，他在學運間每天在天津大街上出現，讓民感到他胸有成竹的樣子。

李瑞環警告說：「誰不『十二字』方針辦，不要怪我客氣，誰出問題誰負責到底。」

北京知情人士告訴亞洲週刊，江澤民曾在會議上，指東形勢的劇變概括爲「波瀾十年東德十星期，捷克十天」。江爲美國等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久有打算，把東歐作突破口，這次終於成功了。不過他要求人家對未來要有信心，多組織文章宣傳，教育人民。

在嚴格控制內部宣傳的同時，北京進一步加強對外傳播媒介的管制。亞洲週刊獲悉，北京近期曾向下傳達，不要讓外來報刊有寬鬆的採訪空間；而高層亦有人注意到香港一些報刊的大陸報道，對其中一些報刊很不高興，包括《當代》、《百姓》、《快報》等。爲此，當局雖批准部分香港傳播媒介到廣州採訪基本法草委會小組會議，但對《百姓》及《當代》圖形之門外。■



大陸報刊：嚴格按照中央宣傳口徑



去年到北京採訪的各地記者：受限制

電台電視台人民日報「三大重災區」

中共清查「神經中樞」

吳學謙之子吳小英是國際台英語部副主任，現已查明，他是六月四日向全世界廣播中共軍隊血洗長安街這段廣播稿的作者，目前案子還沒有了結……

矗立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東西兩端的兩座大樓，一座是五十年代初由蘇聯援建的中國廣播大廈，另一座是新建的西方塔樓式的中國電視大樓，都是中共的神經中樞。它們是歷史的見證，是創造過的「天安門廣場」，在政治氣候變幻不定的時候，仍外受人注意。

全力佔領電台電視台

誰也沒有料到，中央兩台做了幾十年中共被明令的馴服工具，竟也在「六四」事件後成爲「清查運動」的對象，名曰「重點突破」，其嚴重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還要嚴峻。這當然事出有因，據他們內部統計，人民日報的二千多名編輯、記者、員工，在五月十九日以前上街遊行示威的約佔百分之三十；新華社六千多名業務人員亦僅有百分之十八上了街，兩台萬名員工的上街人數更不到百分之十。這是根據進入該單位的清查工作組經過半年多登記的數字。因爲中央有規定，在宣佈戒嚴令之前參加遊行的人，自行登記，可免除一切查處。在長達五十天的民運高潮期間，北京的所有新聞單位實際上都已癱瘓，人民日由活動，幾乎沒有人未去過天安門廣場的，實無法計算人次。在人人過關、強勢掛發，或追利誘等等老一套掩過動的手法展展無效後，清查工作組再次進駐這二大「重災區」，把重點落到部門領導上管一局處級以上）和知名的編輯記者頭上，把這班人同望衆論壓陽，靠邊站，分別審查處理。

到目前爲止，軍方實際上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共的三大傳播機構。以人民日報爲首的中共黨報系統，實權已操在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手中，總部部長部重澤（即楊白冰的左右手）早已坐鎮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兩台原重要領導人物，原副署長王作組經過半年多登記的數字。因爲中央有規定，在宣佈戒嚴令之前參加遊行的人，自行登記，可免除一切查處。在長達五十天的民運高潮期間，北京的所有新聞單位實際上都已癱瘓，人員日由活動，幾乎沒有人未去過天安門廣場的，實無法計算人次。在人人過關、強勢掛發，或追利誘等等老一套掩過動的手法展展無效後，清查工作組再次進駐這二大「重災區」，把重點落到部門領導上管一局處級以上）和知名的編輯記者頭上，把這班人同望衆論壓陽，靠邊站，分別審查處理。

到目前爲止，軍方實際上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共的三大傳播機構。以人民日報爲首的中共黨報系統，實權已操在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手中，總部部長部重澤（即楊白冰的左右手）早已坐鎮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兩台原重要領導人物，原副署長王作組經過半年多登記的數字。因爲中央有規定，在宣佈戒嚴令之前參加遊行的人，自行登記，可免除一切查處。在長達五十天的民運高潮期間，北京的所有新聞單位實際上都已癱瘓，人員日由活動，幾乎沒有人未去過天安門廣場的，實無法計算人次。在人人過關、強勢掛發，或追利誘等等老一套掩過動的手法展展無效後，清查工作組再次進駐這二大「重災區」，把重點落到部門領導上管一局處級以上）和知名的編輯記者頭上，把這班人同望衆論壓陽，靠邊站，分別審查處理。



中共軍方的最新宣傳畫：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了一大課，他們還有傳播媒介對他們的命運確是生死攸關，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他們在首都內外部署的三十萬戒嚴部隊，電台和電視網的佔有，實在比天安門廣場重要得多。

新聞工作者令李鵬心有餘悸

最近在北京中央各機關高級以上黨員幹部中傳達的李鵬講話（即政治局的議發佈的三個文件之一），已承認調動的某些高幹人士，諸如爲李鵬的一三不政策」，即，不報導，不對話，不後退。這是李鵬在中監部向政治局提供的一份（關於東歐局勢演變到冀報告）的基礎下，強強有詞的「經驗總結」。他現在所要做的，首先就是把導致一動亂」的一切思潮火熱都堵住，堵的就是新聞和了稱宣傳機器。

李鵬當然不會忘記，八九年五月國慕鼎能北京城時，中央廣播電視部前任首席副部長副文治，首經濟組織部員，到天安門廣場，曾經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中央廣播電台和國際廣播電台的十五個處長級以上領導人，都曾經走上街頭，加入首都新聞界示威遊行的大洪流。中央電視台的首席播音員杜憲（全國政協委員）和許戎在李鵬發佈戒嚴令後，即在當晚播音的現場上表態，以辛拒絕主播節目。最令國際聽衆至今難忘的，是北京國際台英語廣播部前六月四日凌晨先向世界英語聽衆報道中共軍隊血洗長安街。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報道，翻譯成中文，不過二百一十五個字，但字字血淚，鄭地有聲，在中國新聞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傑作。作者便是國際台英語部副主任，二十二歲的吳小英。當天凌晨，他在奔往廣播大廈上班途中，親眼看到從軍事博物館門前至復興門立交橋頭將近一公里半長的街上軍隊血腥鎮壓羣衆的實況，他回到辦公室後，立即寫下了他的記者實錄，開頭就報道世界聽衆：「記住，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慘絕人寰的悲劇。」接着，他只用兩小段話，報道「成千上萬的羣衆，其中太多數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人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用坦克和機槍殺害」的實況。由於責任感，他表達了，國際台英語部深深地感悼在這次是就中死難的人們」並向所有媽衆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以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國際台俄語部副主任之死

吳小英是英語台當副主管，他有資深廣播的職權，當現播音員幸丹奉命播出這條新聞，亦自無旁貸，這位年青的播音員在播完後並未像外間傳說的那樣被勒進播音室的軍隊拉走，吳小英自己辦妥了良任，他在六月五日被停職審查。因爲他是政治局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的兒子，事力謂示了吳學謙之後才將他逮捕，拘留審查。吳小英認爲他所做的事是光明正大的，沒有做什麼陰謀。當時他是在槍林彈雨中堅守崗位，上級並沒有指示那些稿件不可以播發，他是按職責，事實，良心辦事的。國際台很多員工對這位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高材生的誠實精神有口皆碑。據他的同事們說，吳小英在「六四」之後表現得如此英勇的另一原因，可能是因爲他當天案上班的途中，就親眼看到過他的同事好友——國際台俄語部副主任，在木樨地大街上被軍隊槍殺的慘狀。這位國際台的英俊是在六月三日午夜後從電台下班騎中回家的途中被一顆通緝彈擊中倒在人行道上的，經過衆搶救送往附近的復興門醫院，因爲這間醫院的傷員越來越多，血漿告罄，延誤到第二天上午才死去，死狀極慘。當時陳屍這間醫院自行車停車棚內的慘死者，就有一百六十二具。

廣播大廈門前的示威

吳小英的案子還沒有了結，那位慘死的俄語部主管的家屬至今還不敢吭聲，雖然他父親在新華社工作，只有這個獨生子，但也啞巴吃黃連，說不出的苦。甚至不敢透露其姓名。關於被認爲是在動亂中的兩台項號問題人物謝文清，因早已被開除黨籍，準備進一步處理。

非因爲人心難服，兩台始終處於內外緊張狀態。去年十二月九日，廣播大廈門前發生的學生與羣衆集會示威，就是一個危險的訊號。當天下午五時，以北京航空學院學生爲先導掌起「我們爲什麼這樣窮」的旗幅，有一千多人突然擁進該大廈院內，有六位學生代表向羣衆發表演說，隨後竟能通過門衛，登堂入室，直奔濟上樓首宰，這才驚動了駐守在大廈後院的戒嚴部隊，已故晚成武警……調來增援士兵，把學生代表架走了，把羣衆驅散了。從此守衛廣播大廈的連隊成倍增加，沒有特別通行證的人就進不了大樓。學生部門更嚴衛森嚴。不過，高人們看了布加勒斯特的國家電台是如何落入反對奧塞斯庫的軍隊和市民手中，也就不堂而生畏了。

中國的古聖先賢，都曾吉誡過歷代的統治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希望中南海衆極少數幾個仍要鬆幹到底的老朽們，不要視人命如草芥，接受血的教訓。✦

—知識界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303	方勵之，中共志在必得——評方勵之政治庇護事件（牧夫）	解	7/89	69/71
304	政治掛帥培育「紅色」人才	亞	6/8/89	10
305	愁城三章（承嬰）	九	8/89	22/23
306	大陸知識界分子的處境與命運（辛迪）	鏡	9/89	42/44
307	大學師生冰吟談對待洗腦——兼談中共奇書「五十大的回顧與反思」（李玉）	爭	10/89	20/23
309	北京民衆沉默抵制知識份子成爲清查重點（阿山）	百	1/10/89	28/29
310	腳不開的政治教育——港澳學生在內地近況（盧育儀）	當	16/12/89	15
311	中共以種種手段威脅知識分子　大陸知識份子仍然有人講眞話（老木）	百	16/12/89 9	28/29
312	六四後遺症何時方能癒（辛欣）	當	6/1/89	17/18
313	大清洗下的社會科學院（蔡詠梅）	解	2/90	14
313	設罵只能自暴其醜——評中共最近對劉賓雁等人的批評	解	1/90	91
314	沉默中的希望——「六四」之後的北京校園（傅德賽）	明	2/90	41/42

方勵之：中共志在必得

——評方勵之政治庇護事件

·牧夫



·方勵之求庇面臨很大壓力。

王當沙卡洛夫在蘇聯人大呼籲釋放共結束政權的鬥爭時，「中國的沙卡洛夫」方勵之教授卻面臨着一場滅頂之災。不到五年的時間，方勵之至少創造了兩項中國紀錄：成為全國皆知的整肅對象之後，還能進行公開的異見活動；在一場戴罪的大清洗之前，成功地脫得外國大使館的庇護。

坦然應對，敢於承擔

在五月十九日中共的平亂動員大會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指名抨擊方勵之，我的逮捕是無疑的，如果學運失敗，方勵之將首當其衝。因此，在五月下旬我方的一次通話中，我問他知不知道被李錫銘指名？他說不知道，消息很閉塞。我立即找來資料，把李錫銘報告中有關他的部分給他聽。然後，我向他預約了一個訪問，請他談談與學運有關的問題，當然也考慮他對當局的指控作出答覆。

當時，電話已有明顯的竊聽跡象，方勵之當然完全清楚，他早對我說過，他的電話「經常響鈴」，但他並不畏懼，他說，他不怕竊聽，他講的話都是可以公開的。

五月卅日，我得到消息說，北京同香港的某些電話暫時斷開，目的是截斷，為了爭取數個小時，一個機會，我找到了方勵之，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訪問，見本報六月號。

方勵之對我的問題有問必答，除了個別問題稍感有所保留，一般都答得很坦率，不假思索，敢於承擔。六月四日的大屠殺發生後，我尋找北京知識界人士，又找到方勵之，彼此交換了一些有關事件的信息之後，我請他作一表態。這時已是六月四日下午，長安街的槍聲未停息，電話上感到氣氛緊張，方在話語中沒有任何的表露，目時有停頓，我不便問他如何自衛，請他多保重，便匆匆收了線。六月五日，我再次用他辦公電話，電話接通，但無人應話，根據過去經驗，我推想到他家已經空無一人。六月七日，美國電視台首次報導他已經入之在沙能單會上痛斥鄧小平等人「下令開槍，製造了反革命暴亂」，並五月卅一日，官方組織北京郊區的棍徒動之領導下，「民主、自由、人權而戰」。李錫銘進行，煽動群眾，鎮壓方勵之的導火線。

與此同時，沒有另外任何人如此集中地被官方所攻擊，煽動群眾，甚至動員武裝，但部是一次極其徹底地顯示了方在官方眼中的罪首地位。

六月四日，中共當局正式將學運的定性，由動亂升格為「反革命暴亂」，並五法」，採出動坦克到大規模鎮壓，即中共已敵首見，那麼，就還無須通過法外之理，天涯海角也要擒拿歸案，中共一貫的方針是，首惡必辦」，因此，當局一定要把方勵之弄到手，這是對方勵之的基本判斷。

方勵之一旦被捕，等待他的將是死刑或秘密殺害，至少也是終身監禁。

坦然應對，敢於承擔

在五月十九日中共的平亂動員大會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指名抨擊方勵之，我的逮捕是無疑的，如果學運失敗，方勵之將首當其衝。因此，在五月下旬我方的一次通話中，我問他知不知道被李錫銘指名？他說不知道，消息很閉塞。我立即找來資料，把李錫銘報告中有關他的部分給他聽。然後，我向他預約了一個訪問，請他談談與學運有關的問題，當然也考慮他對當局的指控作出答覆。

當時，電話已有明顯的竊聽跡象，方勵之當然完全清楚，他早對我說過，他的電話「經常響鈴」，但他並不畏懼，他說，他不怕竊聽，他講的話都是可以公開的。

五月卅日，我得到消息說，北京同香港的某些電話暫時斷開，目的是截斷，為了爭取數個小時，一個機會，我找到了方勵之，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訪問，見本報六月號。

方勵之對我的問題有問必答，除了個別問題稍感有所保留，一般都答得很坦率，不假思索，敢於承擔。六月四日的大屠殺發生後，我尋找北京知識界人士，又找到方勵之，彼此交換了一些有關事件的信息之後，我請他作一表態。這時已是六月四日下午，長安街的槍聲未停息，電話上感到氣氛緊張，方在話語中沒有任何的表露，目時有停頓，我不便問他如何自衛，請他多保重，便匆匆收了線。六月五日，我再次用他辦公電話，電話接通，但無人應話，根據過去經驗，我推想到他家已經空無一人。六月七日，美國電視台首次報導他已經入

坦然應對，敢於承擔

在五月十九日中共的平亂動員大會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指名抨擊方勵之，我的逮捕是無疑的，如果學運失敗，方勵之將首當其衝。因此，在五月下旬我方的一次通話中，我問他知不知道被李錫銘指名？他說不知道，消息很閉塞。我立即找來資料，把李錫銘報告中有關他的部分給他聽。然後，我向他預約了一個訪問，請他談談與學運有關的問題，當然也考慮他對當局的指控作出答覆。

當時，電話已有明顯的竊聽跡象，方勵之當然完全清楚，他早對我說過，他的電話「經常響鈴」，但他並不畏懼，他說，他不怕竊聽，他講的話都是可以公開的。

五月卅日，我得到消息說，北京同香港的某些電話暫時斷開，目的是截斷，為了爭取數個小時，一個機會，我找到了方勵之，做了一個較為詳細的訪問，見本報六月號。

方勵之對我的問題有問必答，除了個別問題稍感有所保留，一般都答得很坦率，不假思索，敢於承擔。六月四日的大屠殺發生後，我尋找北京知識界人士，又找到方勵之，彼此交換了一些有關事件的信息之後，我請他作一表態。這時已是六月四日下午，長安街的槍聲未停息，電話上感到氣氛緊張，方在話語中沒有任何的表露，目時有停頓，我不便問他如何自衛，請他多保重，便匆匆收了線。六月五日，我再次用他辦公電話，電話接通，但無人應話，根據過去經驗，我推想到他家已經空無一人。六月七日，美國電視台首次報導他已經入

美國人使館。

未必會認同成仁取義的傳統

很快，傳來了首批一、兩位對方勵之最壞的看法，認為李今不見報的看法對方領有成詞，認為方臨危逃避，不夠英雄，甚至有人看輕他，許多知識分子都上了街，出面支持學生，但甚至連不出來？也有人認為方缺乏視死如歸，殺身成仁，取義包世。

方勵之在訪問中回答了何以要避嫌的問題，他說是為了讓學生更主動。其實，從訪問中可以看出，他並沒有完全避開學運，他見過學生，提過意見，甚不贊謀老了李淑嫻和學生接觸是他的職責，方勵之履按當局指責，要求他直接介入學運，顯然是不適當的。

我想，方勵之是一位觀念上比較西化的學者，他未必會認同「不成功便成仁」一類的傳統素質，他入美國使館避難，正是一種西方式的選擇，他想必十分清楚以海森堡為首的一批德國物理學家，戰後如何解釋他們為納粹工作的原因。無謂的犧牲並不可取。

最近，方勵之的朋友，美國學者傅高義透露，方勵之的六月五日同美國大使館高談他的安全問題時，擔心進入大使館會引起外國介入中國學運的不必要猜疑，在學生以死力勸方勵之去使生存下去為歷史作證後，他們才於七日進入使館尋求庇護。

究竟方勵之面臨多大危險？是不是有其他安全的選擇呢？

被當局視為罪魁禍首

中共當局已把方勵之視作這場動亂和暴亂的罪魁禍首。這有六月之前的幾件事例可以引證：

·五月三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記者會上反覆強調學生運動背後有人煽動，出主意，並指方勵之在動亂中扮演重要角色，「將來的事實會作出結論」。袁木還說，極少數人一直頑固堅持反黨反社會主義立場，在大學中進行了幾年猜疑的和非法的活動。

·五月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動員平亂的黨政軍幹部大會上，點名指方勵之的名字是共產黨性質的，並宣佈被捕，派兵入滅。

既然方勵之是這今唯一點名的「幕後煽動者」，當局的高壓怒氣自然發洩在方勵之身上。即使方不躲進美國使館，也，絕免不了被鎮拿。

現在，「中」美雙方正以外交方式解決方勵之的問題，美方顯然在謀求讓方勵之離開中國，而不可能將方交給中共當局。

中共目前採取的對策是：

·不和美國撕破臉，不否認外交特權，以官方談判要求美國交人。

·監視和包圍使館，殺防方勵之夫婦被送出境外。

·製造對於方勵之和美國的輿論攻勢及壓力，包括對方的通緝令和新聞媒介的攻擊。

中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基此，在向未向知識界公開下手之時，北京市公安局便下了通緝令，指方勵之夫婦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一條後破劇器銘」、「最終逃入美國使館」，其後輿論攻勢跟上——涉志在必得的氣勢。六月十六日，資本主義國家敵對勢力的代言人，更透露了殺機，他說準備將方處死，後又改口為拘捕。

當局對方勵之的此份入骨，上次學潮的態度可以不提，但今年以來的新聞處不能不提的。五月學潮到高峰期，是在立法院發生的。方勵之在訪問中說，年初的幾次批政治犯的一些學術討論，對學生都有影響，而方勵之正是今年春季知識分子的領名運動的帶頭羊。

絕食鬥爭為方報了一箭之仇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二月下旬作珠總統訪華期間發生的方勵之趕受狙事件，顯示當局和方處於對不兩立的位置，也顯示了中美雙方對待方勵之的不同立場，人民當時無權表態，但可以肯定，知識界和學生是同情方勵之的，

●方勵之不會成為中國的明曾蒂，如果方在美國大使館長年避難，就無異於中共容忍一名罪魁禍首在北京某地隱居，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只有中共當局和某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才會指責方勵之等人「求助外國勢力」和「告洋狀」。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五月中旬戈巴喬夫的到訪，就被如大如某的北京學運領得十分狼狽，不僅訪問日程打亂，而且使中蘇領導人意於對中共極為堪拙的巨大反差之中，學生們視戈巴喬夫為改革英雄，鄧小平李鵬則成了眾矢之的。客觀上，這是方勵之的勝利，無異於為方勵之的「幕後之辱報了一箭之仇，使整個中共領導集團在它的二十多年的對手面前，蒙受了一次空前的恥辱，鄧小平李鵬等人的憤怒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戈巴喬夫離開中國後兩日，中共就開始對學生施行報復，公開指學運為動亂，並宣佈戒嚴，派兵入滅。

既然方勵之是這今唯一點名的「幕後煽動者」，當局的高壓怒氣自然發洩在方勵之身上。即使方不躲進美國使館，也，絕免不了被鎮拿。

現在，「中」美雙方正以外交方式解決方勵之的問題，美方顯然在謀求讓方勵之離開中國，而不可能將方交給中共當局。

中共目前採取的對策是：

·不和美國撕破臉，不否認外交特權，以官方談判要求美國交人。

·監視和包圍使館，殺防方勵之夫婦被送出境外。

·製造對於方勵之和美國的輿論攻勢及壓力，包括對方的通緝令和新聞媒介的攻擊。

中共提拿方勵之的幾種可能性

「中」美雙方現在雖然表於僵持狀態。中共立場如不軟化，它孤到方勵之的方式及可能性，有如下幾種：

一、強行衝入大使館提人。可能性不大，則公然破壞國際法，代價太大，蘇聯東歐國家都不敢侵犯使館內的治外法權；二則中共尚未表現出可以置中美關係於不顧的意向。

二、以犧牲中美關係的某些方面，甚至以

人質爲交換條件，得到方勵之夫婦。可能性有，但相信美國不會接受以任何條件交出方勵之的方案。

三、欺騙方案。在適當時機以某種方式使美國相信，當局會保障方勵之夫婦的生命安全。對此，美國人要如以提防。

四、騷動或組織突發事，在使館的混亂中捉人。同第二方式相近，在當局穩定秩序整中，亦不大可能。

五、不借關到中斷外交關係，在使館撤退時綁人。這是最壞的可能性。

六、方勵之的自我犧牲。如果方本人以爲維護某種利益原則（如中美關係）更爲重要，他可以做生死於度外而走出使館，這種可能不大。

不可能成爲中國的明智帶

現在，不少人估計方勵之將重覆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暴動後紅衣主教明智帶的命運，明智希當時的遭境很類似今天的方勵之，被匈共當局判重刑，在布達佩斯美國大使館避難達十五年之久，一九七一年才獲准出國，恢復自由。

不過，我認爲，在中國的條件下，方勵之不可能是另一個明智帶。如果方勵之在北京美國使館中長年避難，在中共眼中就等於容忍一名空前的反革命要犯的頭號元兇在北京某地隱居，這絕對是不可思議的事，這同它的「斬草除根，不留後患」的鞏定政策相矛盾。在此，是無法治精神可言的，甚至那些原守分了會認爲是方勵之和美國勾結在一起，繼續在他們鼻尖下面向北京收權示威，幾譚他無形的「自由化」的有害影響。

死裏逃生的希望何在！

因此，我對方勵之夫婦的未來是深感悲觀的。北京清洗運動的不斷強化和深入，就不斷加深着我的憂慮。我相信，中共當局現在每天都在挖空心思，尋找一個捉拿方勵之的有效方法，這決他們絕不會放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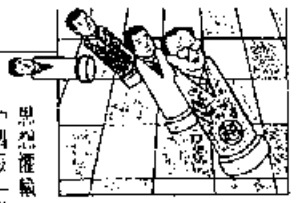
只有一線希望存在於中共高層的分歧之中，或者當熱潮過去，他們稍微冷靜和理性點的時候，當國際制約也能產生一點效果的時候，方勵之夫婦也許有死裏逃生的可能。

而方勵之教授，我始終覺得他不是一個可拍的政治人物，更不是一個可以號召天下的政治家，他的某些到斷蒐不是很成熟的，他只是一個「敢言的學者」，而這就是以造成他今天的名聲，中共當局顯然不明白這一點。 ■

解放月刊 89/7

教育

政治掛帥培育「紅色」人才



思想僵化，恢復以前延安講作爲「鞏固」學生的方法。一位大陸教育工作者說：「這全是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政策。但時代不同了，這政策不會收到負正效果。教育界可能再度出現「罷、大、空」風氣。」

北京高層最近頻頻召開會議，就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問題確定政策。他們認爲近月「動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育工作不以政治「掛帥」。國家教育委員會（教委會）主任李鐵映在分析這次學生運動的根源時說，這是因爲「在執行教育方針上不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更不是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是首育高於一切」。新任總書記江澤民引述最高領導人的話說：「鄧小平同志講這幾年我們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開始我們還認識不深，通過這個事件，我們進一步認識清楚了。」

基於這分析，北京制定了政治思想教育的方針，就是以政治爲首要目標，肯定教育的「階級性」，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教育「戰線」的指導思想，並加強黨對學校的領導。李鐵映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的生命線；在高等學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旗幟鮮明地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江澤民則認爲要「對青年一代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民族自尊的教育，就需要大批有現代思想的人才，這顯然與目前的教育政策互相矛盾。



教委會主任李鐵映：反對智育第一

但是，種種迹象顯示，當局採強硬地恢復這種「土」政策。北京市七十七所高等院校三萬餘名畢業生目前正接受政治教育，表現差者可能會分配到北京以外的地區工作。北京市副市長陸平證在高校畢業生分配工作會上說：「今年畢業分配，是在剛剛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時進行的，這場鬥爭是對畢業生思想政治素質最好的檢驗。」他要求一名校必須做好畢業生的資格審查和畢業鑒定」。北京市今年只打算聘用一萬二千多名高校畢業生，因此政治表現便成爲競爭好工作的一項重要條件。

除北京市外，大陸其他省市的高等教育當局都嚴格檢查新生和畢業生的政治思想。中共廣東省委員會高教委員方蓮上週說，該省高等學校今後在招生和畢業生分配、選拔留學生、授予學位、評定職稱時，對一個有專業知識而思想品質不良、違法紀觀念者」，應予淘汰。

大陸另一個防範學運復燃的措施，是將高等學校的學生人數削減。國家教委會發言人週前公布，大陸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數由原定的六十四萬人減至六十一萬人。其中，如北京大學等三十六家重點高校的招生人數減少一萬五千人。此外，一位北京大學學生說：「今年報考的學生，在政治背景和思想的檢查方面將較以往嚴格。」

一些教育專家指出，大陸經過十年改革開放，年青一代已不會再接受強制性政治思想灌輸。但是，在現實壓力下，教師和學生都可能依從政策，口頭上照做當局要灌輸的思想，以致教育界重現文革時的「假、大、空」風氣。



大陸的學校：走回「文革」老路？

當局這種強制的思想教育，也引起了學生的抗拒。據報道，北京大學三、四百名高年級學生對上思想學習運表示不滿，並抗議當局不給一些欠缺「政治純潔性」的學生分配工作。看來，當局要完全「馴服」學生並不容易。 ■

亞洲周刊 89/8/6

愁城三章

政治學習無言可發，靠抽籤排定，歌唱不好是「立場問題」，只得夜夜惡補。
北京讀書的兒子回到家鄉成了問題人物，爲表「清白」，有了物證還需人證。

承 嬰

北京事件之後，由於國內政治空氣的驟變，不少居滬新移民懼怕中共清算，或不想給內地親友徒添麻煩，都暫不通回去。內地親友來信來電所傳來的信息，有不少新形勢下的奇聞怪事，亦反映出大陸民心及社會的一瞥。

政治學習抽籤發言

「雷打不動」的說法，相信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是無人不知的。它說的是文革與四人幫時代每周數次的政治學習制度。大大的事，也不能衝擊，儘管那種形式主義的學習全無效果，「男人抽香烟，女人打毛線」，但誰也不敢反對。不過，這幾年來，政治學習漸漸被人忘了。政治學習從減少次數，到最後的失，連傳達文件的正式會議，也表必個個肯來：一句話，講實惠，賺錢緊緊。

現在，畢連一記，一號號通令，一個個文件傳達下來，「雷打不動」不僅又成了許多單位黨領導人掛在嘴上的口號，居然也成了創造。各單位、學校晚上時常開會，星期六下午的政治學習，更成了「雷打不動」。

是不愁沒有文件可學的。這個講話，那個講話，還有一項「相」材料，還有方勵之、劉曉波的「反面材料」，還有劉賓雁的「反動言論集」，報紙的社論，內容豐富得很；學一遍不行，要反覆學，關鍵是要「結合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學，單單「什麼是國際大氣候」，「什麼是國內小氣候」就夠你討論，夠你領會的了。

但是，不少地方政治學習也遇到難處。

浙江省某市一所省立中學的語文教研組，次次學習，都碰到這個難題——由誰向領導彙報學習情況？教研組長不幹，他怕「得罪」得不好，得罪了下面的手足；唯一的黨員教師不能幹，他在學運中說過「槍理連對話的膽量都沒有」，也成了思想要過關的人，自己屁股不乾淨，在那裏等着清算呢！於是大家「舉策舉力」，想了個好的辦法：抽籤決定。抽到誰，誰寫紀錄，誰上去彙報。

這個辦法一試行，果然不錯，抽籤到誰推不掉，躲起躲向上奏報成了例行公事，學習滿意、頭頭滿意。後來，部小平和李鵬的講話學習了多次，該表態的都表過了，該談的感想都談過了，再學起來索然無味，發言更是成了「無話找話」，於是，抽籤的辦法又派上了用途：誰抽到第一號的，第一個發言，按着順序排下去。報度問題也好，立場問題也好，總得應付一下。有位老教師背後發牢騷說：「再這樣下去，說不定要恢復「天天讀」呢！」

夜半歌聲

某師院教師大院的陳老師，這幾天回家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從來都不唱歌的愛人，每夜請來鄰居的小兒子教她唱歌，唱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小孩唱一句，陳太太學一句，都認眞的程度，好似趕去參加歌詠比賽。陳老師被那五音不齊的歌聲弄得心煩，說了句「都這個年紀了，還唱什麼歌！」想不到這句話竟引來他愛人的一頓哭訴，連陳老師聽了，自己也不免逗心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北京反革命暴亂一平息，個個都不得不開始變調子，陳太太所在的麻醬菜公司的黨委書記，也是屬於「用力過猛」的人物，過去不斷說「祖國是我們黨的希望」，現在又天天在會上越「說新的中央保持一致」。七月一日黨的生日，李鵬、江澤民在北京參加歌詠大會，大唱革命歌曲，於是這位醬菜公司的頭頭也就緊跟，每次政治學習之前，規定要唱一首歌。

年過五十的陳太太父母後都沒唱歌了，唱這紀得那些陳年歌詞？有的歌連調子都忘了。

那天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陳太太唱了第一句之後，就只好跟着動動嘴皮，黨委書記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開會時即席點了幾句：「唱歌也是政治鬥爭，歌唱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肯不肯唱卻是立場問題。」陳太太本來胆小如鼠，書記的話猶如衝着她而

他兒子不經意地答道：「他們去天安門絶食，學校也沒人了，不上課空着，那幾天學生坐火車不要票，我和兩個同學去西安看兵馬俑去了……百年難逢好機會。」說得邱老師夫婦哭不得笑不得。

邱氏夫婦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就看着兒子捲進清理運動中去了。

校黨委宣傳幹事來看望了一下，沒說什麼就走了。校保衛科科長馬上跟着來了，簡單問了幾句也走了。跟着是縣公安局三科的兩名幹警，還帶來了筆記本。事情不妙。

他們聽了大學生的解釋，不相信。

「你說你離開了北京，有什麼證據沒有？」公安幹警問。

大學生傻了一眼，一想：「有！」

他急忙從口袋裏往外掏，這是五月×日的火車代用票，這是西安交大食堂飯票，這是兵馬俑參觀門券，這是經武漢時的公共汽車票，還有，這是二兩江蘇省糧票，雜七雜八，堆成一團——不在場的證據。

兩名幹警面面相覷，眼色疑惑，還是不大相信。

「光有物證還不行，」一位幹警盯着大學生說：「還要有人證。」

「兩個同學與我在武漢分手了，他們也回家了，一個在雲南，一個在四川。」小邱回答。

小縣城裏辦事，件件是不肯馬虎的。公安局組成外調小組分兩路進發，去找「人證」去了。不過，邱老師兒子還沒有啟程，他被告知，「證據確鑿」之前，他不得擅自離開縣城，必須隨時聽候公安局傳訊。

這一來，想起自己有時出東家長西家短的自由主義一番，現在偏逢反革命，秋後算賬人人自危，難保陳太太和張婆子。她深悔風頭之上逞上游頭，只好回家請小學生祕她「惡補」唱歌。偏偏這歌的中間幾句那麼難唱，幾十個字擠在一起，嘴巴為了陳太太。為了可怕的「立場問題」，教師大院陳老師的屋子裏天天傳出「夜半歌聲」。

有了物證還要人證

化學系邱老師的兒子去年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記得接到錄取通知的時候，大院裏幾十個教師和家屬都趕來祝賀，兒子在首都上大學，這比什麼都光彩，別人個個羨慕他。

現在不同了，邱老師因為兒子似乎成了問題人物，感為他的兒子是在元旦，又是大學生。

問題是：你的兒子學運期間參加了天安門絶食沒有？參加了暴亂沒有？

邱老師回答不出。他的兒子從五月的之後就失了蹤，既無電話電報，連信都沒有一封寄回來。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發表之後，系領導找邱老師談過幾次話，要他勸兒子不要捲起學生運動，邱老師也確實寫過幾封信，信上還說，如果生活費不夠，家裏可以再多寄十塊二十塊錢，但什麼遊行示威的，就不要去湊熱鬧。邱老師為了取得系裏信任，信還讓支書過目哩！

隨着北京局勢一天一個變化，邱老師夫婦提心吊胆，既怕心兒子在北京出事，又怕懶要清算到家裏頭上。

北京「反革命暴亂」死了人，通緝令直貼到縣城、貼到學校的大院裏了。邱老師的兒子依然沒有消息，學校領導的臉色從晴到多雲，從多雲到陰。在有些人看來，邱老師成了「準反革命家屬」了，惶惶不可終日。

忽然有一天，邱老師的兒子回來了。消息一下子傳開，有人耳語：「北京的反革命逃犯回家了。」

邱氏夫婦又喜又驚，連聲問兒子，到底上哪兒去了，為什麼連一封信也沒有。

大陸知識分子的處境與命運

「平亂」以後，北京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整肅，首當其衝的是新聞界。電視、電台、出版、文藝等領域也相繼整頓。而從作家到部長的王蒙爲什麼被免去文化部黨組書記之職，尤其惹人注目……

●辛迪

對於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一九八九年頭是多事之秋。經歷了年初的聯名上書要求實行特赦，和隨之而來的大規模學潮，乃至於後來的「動亂」、「暴亂」等風波，知識份子的處境與命運如何？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會不會變？這些，是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份子本身極爲關注的。

新聞界首當其衝

「平亂」以後，北京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整頓，首當其衝的是當局認爲在學潮和動亂中一度發生「輿論導向」錯誤，起了推波助瀾作用的部份新聞傳播媒介。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等幾家報紙的總編輯易人，已是衆人皆知的事實，新聞隊伍的清查整頓，亦正在進行之中。

中共一貫強調新聞輿論工具的喉舌作用，報刊雜誌和廣播、電視中，不能出現與中共政策相違背的雜音。但是據稱近年來圍繞新聞改革的問題，一些人按照西方的新聞觀點，要求所謂「新聞自由」，主張淡化甚至否定新聞輿論工具的喉舌作用。在前一階段的學潮和「動亂」中，也出現不少要求「新聞自由」的標語口號，並在報導中出現導向錯誤。近來，當局已要求新聞界就此進行反思。全國政協常委、新聞界資深人士吳冷西發表文章，對上述問題表明自己的看法，再次強調新聞的黨性原則和新聞輿論工具的喉舌作用。新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鐵部華澤在一次座談會上說，近年有關新聞改革的爭論，其實質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他強調要依據四項基本原則進行新聞改革。

春夏之交的這場暴風雨猛烈衝擊新聞界的思考遠未終結。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徐震教授據此提出大學要向新聞界輸送政治上「信得過的人才」。他的兩個弟弟，曾在一九八七年新加坡亞洲大學生辯論會上舌戰對手，大出風頭。但在這次動亂中，一個提出退黨，一個聲明永不加入共產黨。徐震認爲，「信得過的人才」，首先是政治素質好，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將來在工作崗位上能自覺地爭取的耳目喉舌作用的人。

儘管現在新聞報導又開始走上正軌，但從業人員的心裏並不平靜，尤其是那些入行不久的年輕的編輯、記者們。

目前，中共重新組織新聞工作隊伍，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方向，批判形形色色的西方新聞觀點，決定對新聞工作者加強新聞理論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培養造就一支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紀律的新聞隊伍。

整頓文化市場

「平亂」以後，當局對出版、文化等領域也在進行整頓。

就大陸的出版工作而言，在一段時間內，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渲染兇殺、暴力、色情和封建迷信的書刊充斥於市。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

現在，當局正在大力整頓書刊市場。八月二十四日，曾召開一次電話會議，佈置全國性的「掃黃」工作。說明今禁止出版的方略之一，就是要具體、殷切地指出那些書刊是屬於哪一類的。

就大陸的出版工作而言，在一段時間內，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渲染兇殺、暴力、色情和封建迷信的書刊充斥於市。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獲得國際性榮譽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不乏其人，但像錢學森這樣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會見的倒還首次。李鵬在會見錢學森時說，我們在建設四化的過程中，要依靠千人點錢，也要充分發揮知識份子的作用。他說，錢學森五十年代初期衝破回國，毅然回國，集中共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光輝品質，這就是愛國、愛黨、愛人民。李鵬這番話，無疑是將錢學森作爲一個榜樣，要那些至今滯留海外不歸的知識份子加以仿效。

中央電視台還播放了紀錄知識份子的大型電視系列片《共和國之魂》。這部電視片再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從中共建政初期在廢墟上創業，到六、七十年代走向世界科技前沿，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塑造了一組組現在和去世的知識份子集像。

凡此種種，莫不體現中共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上的苦心。

王蒙爲何被免職

與去年此時的「《河殤》熱」截然不同，今夏大陸是在《河殤》熱」。北京的各大報刊相繼刊載批判文章，《中國教育報》專門召開討論會，並即發個專版評論這部電視片。《北京晚報》自八月八日起，開闢了「《河殤》再認」專欄，自各方面的專家學者撰文，批判這部「崇向西方文明，貶斥中華文化」的作品。批判的內容，不僅指出其政治上的問題，而且涉及一些歷史事實上的謬誤。批判的規模爲近年所少見。

在文藝創作方面，一些作家已被指受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在作品題材發掘，在文學作品中宣揚全盤西化的觀點。

目前，從作家到部長的王蒙的境況，頗令人注目。

八十年代初，這位被稱爲「當代文學的叛徒」，不肯循規蹈矩的作家，用「意識流」手法創作的《春之歌》、《風箏飄帶》、《蝴蝶》等一批作品，轟動文壇，引起不少爭論。許多讀者批評這些作品「看不懂」，甚至有人認爲是「文學的墮落」。一九八六年，王蒙當上了文化部長。此後，他就未停止筆耕，他的新作不斷問世。尤其是今年初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請客》，更是名噪一時。這篇小說講，在一個崇尚講派的國度裏，一日老國王突病，王后便從歷屆請客獲勝的學子中選出五名最優者，請他們向國王單獨發表送療演說。這五名請客者，一個思於正統，一個直面人生，一個現代意識家，一個忠於正統，一個勇敢開拓，一個深刻支秘。後來國王病癒，朝野同慶，當然這五名請客家亦各自得賞。

這篇小說發表後，中共高層某些人士認爲含有某種影射之意，大爲不滿。而王蒙又是唯一沒有去思想戰線部隊的部長，其政治生命如何，自是引人注意。

八月初，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老詩人賀敬之，已接替王蒙，出任文化部黨組書記之職。至於王蒙的文化部長一職，尚未聞有何變動。據說，王蒙因病目前並不在北京而是在山東地區養。

知識份子政策會不會變

知識份子今後的命運如何，衆說紛紜。有人認爲「知識份子靠不住」，一過去把知識份子抬得太高」，而更多的則是關心在知識份子問題上，可能要重複過去一些「左」的作法。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中共高層一再重申知識份子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有關的正與黨和人民爲敵的，只是知識份子中的極少數人，並不代表廣大知識份子。對他們依法予以制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得合廣大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利益的。

從最近的一些學潮看，可以說，中共是在努力爭取知識界，肯定知識份子在四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今年八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獲得「卡羅克查獎獎金一期一世界級科技與工程名人」、「國家科工研究所名譽成員」等榮譽稱號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李鵬會見了錢學森，並向他表示祝賀。

在中國歷史上，獲得國際性榮譽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不乏其人，但像錢學森這樣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會見的倒還首次。李鵬在會見錢學森時說，我們在建設四化的過程中，要依靠千人點錢，也要充分發揮知識份子的作用。他說，錢學森五十年代初期衝破回國，毅然回國，集中共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光輝品質，這就是愛國、愛黨、愛人民。李鵬這番話，無疑是將錢學森作爲一個榜樣，要那些至今滯留海外不歸的知識份子加以仿效。

中央電視台還播放了紀錄知識份子的大型電視系列片《共和國之魂》。這部電視片再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從中共建政初期在廢墟上創業，到六、七十年代走向世界科技前沿，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塑造了一組組現在和去世的知識份子集像。

凡此種種，莫不體現中共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上的苦心。

大學師生冷淡對待洗腦

——兼談中共奇書《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

李　玉

七月中下旬，中共當局就率先集中高等院校的校長、院長、黨委書記進行「洗腦」，時間爲半個月，其主要教材是鄧小平的《六·九講話》、《鄧小平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小冊子、《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李鵬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反動報告、陳希同的《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報告》，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印的小冊子《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平息反革命暴亂》——該小冊子收集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北京市委、戒嚴部隊等文件和各老人報講話等六十三篇。洗腦期間，還配之以《暴亂眞相》一類的影視教材。洗腦主要達到的目的是：「了解暴亂眞相，澄清錯誤認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待八月下旬即將開學之際，則輪到黨員教師洗腦，時間爲六天，然後是非黨員教師洗腦，也是六天，但黨員教師要參加非黨員教師洗腦，所以黨員實際洗腦時間是十二天。與此同時，所有機關幹部、國營企業幹部都要洗腦，每星期集中一個下午時間，每位幹部由公家發給洗腦教材三本，外加公家報紙。

九月初開學了，又發下一本最新的洗腦教材，書名叫《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由國家教委社科研究室、藝術教育司、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北京高校工委合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書扉頁和封底都印有「內部發行」四個黑體字，八九年八月第一次印刷，全書共二百頁，分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爲《從動亂到反革命暴亂的眞相》，第二部份爲《這場風波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第三部份爲《動亂和暴亂是對民主與法制的極大破壞》，第四部份爲《在反思中儆惕和警起》。學生洗腦時間爲二十天，由黨員教師、班主任輔導，然後就是下鄉下廠下部隊，「與工農兵相結合」。

洗腦收效甚微

「學習班」這個名字，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創造的一種整人形式，大凡被「隔理」、被專政的人都要經過「學習班」。「六·四」事件後，這個二十年前所創造的形式又被鄧李楊集團拿來廣泛運用。每個黨政軍機關、每間學校、每個國營企業都舉辦「學習班」，不過今天人們把它改了一個名，叫「洗腦班」。本港《文匯報》記者廣州九月七日電稱暨南大學強調「不洗腦，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次陸人人都得洗腦」，同樣是思想最活躍的年輕大學生呢！

由於是強烈的意識形態專政逼迫下和恐怖氣氛籠罩下的「學習班」，人們不敢不去，也不敢用任何藉口請假，但是，不論大學校長們、院長們、教授們、講師們、助教們，還是高年級學生和或是低年級學生，或者是才入學的新生，似乎都沒有相信「洗腦班」裏所學得的「眞相」。在「洗腦班」期間，一致照教材發言和表示「堅決反革命暴亂」，但在背地裏却是另一種語言——斥責這些洗腦教材是「百分之一百的謊言」。在記者面前，個個都說：「我絕對相信天安門廣場沒有開槍，沒有死一個人。」但是在私底下，又是一種議論：「如果不是血腥鎮壓，爲什麼能激起全世界那麼大的悲憤和震動？當何不相關的澳洲總理也爲此流淚？」一年輕教師又似乎比年長教師更有「膽驗」，一位助教對我說：「越是內部教材，就越多謊言，因爲外邊的人看不到，就可以隨他們胡說編造。而我們又即被封鎖外界信息，無從核對。」我於是問：「這是否意味着中央封鎖新聞能夠成功？」「不！」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剛才說無從核對，但不見得就是他們的謊言能夠成功。新聞封鎖總不能永遠封鎖下去吧？今天是信息社會，謊都無能力掩蓋「六·四」事件眞相。」

補拍鏡頭僞造歷史

迄今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有關「平亂眞相」的電視片，大學師生也普遍認爲是僞作。一位從北京公幹回來的教師給我消息說，有「北京居民和學生熱烈歡呼戒嚴部隊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鏡頭，原來是由作僞者導演的。首都的人知道，二十七軍是負責屠城的主力，首都學生和居民恨透了二十七軍，而對二十八軍，首都學生和居民則有很大的好感。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導演」就抓住北京居民的這種心理，在屠城過後，通過便衣和各種管道放出謠言，說三十八軍要討伐二十七軍，希望首都居民、學生、工人熱烈擁助正義之師之師二十八軍進入市區和天安門廣場。北京居民和學生聽到這一消息，果然情緒出動，歡迎八軍，戒嚴部隊宣傳部乃趁機拍下這些鏡頭，於是一熱烈歡呼「二十八軍的鏡頭便出現在電視螢上。「二十八軍討伐二十七軍」的消息也傳到海外記者那裏，海外報刊大登特登，自然又是中招，造成鄧李楊集團指導「造謠」。而事後得知，這支被首都群衆「熱烈歡呼」的也根本不是二十八軍，而仍然是二十七軍。

這位教師在北京聽到的另一個故事，就是六·四事件之後，趁北京飯店的海外住客全部撤離，生進了戒嚴部隊，六月七日、八日、九日、十日這幾天時間的半夜和凌晨，部隊和軍車調動頻繁，原來是重演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晨的場面來補拍電影和電視，但却常作是「六·四」事件的「現場紀錄」，以說明解放軍在成功開一槍，沒打死一個人，坦克也沒壓死一個人，可借黨性最強的教師，經過洗腦後仍然表示「不相信」中共的宣傳。因此說，中共發動九千多人次之力對大學師生的洗腦，其收效實在是很微的，反而對鄧小平這套的做法非常不滿。

從教材看傷亡數字

中共以各種文件作爲洗腦教材，但這些文件往往出入甚大，例如官兵「傷亡」人數和車輛損失數字，現列舉如下：

●六月四日晨六時裝佈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戒嚴部隊被迫採取果斷措施》文件中列出的數字是：

A：「九個名作戰戰士被活活燒死」；

B：「打傷千餘名執行軍務的指戰員」；

C：「砸毀軍用汽車上百輛，燒毀三十二輛」。

●六月四日晨時事部時間《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的廣播講話》，列出的數字是：

A、B：「打死打傷一千名解放軍人員」；

C：說到「焚毀軍車」，但無數字。

●六月五日發佈《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列出的數字是：

A：「殺害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

B：負傷的數字沒有說；

C：「砸毀、燒毀軍車和公用車一百多輛」。

●六月五日發表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眞相》，列出的數字是：

A：「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死亡上百人」；

B：上述人員「負傷數千人」；

C：「被暴徒砸毀、燒毀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四百五十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八〇多輛，裝甲車四十多輛，警車九十多輛，公共電汽車八十多輛，其他機動車四十多輛。」

●六月六日下午，中南海《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反革命暴亂眞相》，列出的數字是：

A：「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初步統計數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北京各個大學死亡的大學生二十三名」，「還有四百官兵失踪」；

B：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地方上（包括「暴徒」、圍觀羣衆）共傷二千多人；

C：「燒毀車輛五六八輛。其中軍車三六四輛，公共汽車一〇二輛，其他一些車輛包括囚車、卡車等。還有二〇三輛公共汽車被推到路上作路障」。張工補充：「僅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被燒毀的裝甲車、汽車就有一百輛，各種槍枝被搶的有幾百枝（支）」。

●六月十六日下午，袁木在國際俱樂部接受了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的電視採訪。袁木堅持他六月六日所說的數字：

A：「死亡數字大路上三百人，包括解放軍、歹徒、圍觀羣衆」；

B：「解放軍五千人受傷，圍觀羣衆和歹徒受傷的有二千人」。

●七月四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全國政協七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作《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報告》，所提供的數字又是另一版本：

A：「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死亡數十人」，衆衆和暴徒「二百餘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

B：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另「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

C：「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等車輛達一一八〇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千多輛，裝甲車六十多輛，警車三千多輛，公共汽車一二〇多輛，其他機動車七十多輛。」

●八月第一次印刷出版的《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所提供的官兵傷亡數字和車輛損失數字則完全照搬陳希同的「平亂報告」。

上述八個中共文件所提供的傷亡數字和軍輛損失數字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所提供的數字全部是大約數，沒有個肯定的數字。唯一例外的是資本提供的大學生死亡人數「二十三名」，他們曾明這一個數字「相對來說比較準確，是經過向各個大學了解的」，但陳希同的「三十六……」又打了一下裁本的耳光。

第二，數字倒轉。如果公佈的數字逐日上升，基本上符合邏輯，因為開頭時可能有些情況沒有發現，或者原先是傷者，但返魂乏術，變成死者，因此死亡數字增加也就很合理的事。但現在公佈的數字卻不是這樣，如六月五日北京市委宣傳部的文件說戒嚴部隊、武警、公安戰士「死亡上百人」，事隔一個月之後的陳希同的報告却說軍、警、公戰士「死亡數十人」——是不是原先的死者又「翻生」了呢？可見這些數字根本就是亂說的，是根據政治需要而「定出」的。陳希同為什麼要推翻北京市委宣傳部所定的「死亡上百人」的數字？原來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告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書》說過「殺害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和武警戰士」，這樣才能同李鵬的口徑一致，因此陳希同寧可「踩低」自己領導下的北京市委宣傳部。

第三，上述八個中共文件所提供的數字雖然不可靠，但也不是全不可靠。比如最早發佈馮（馮）數字的被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所提供的數字，筆者認為是比較可靠的，該指揮部發言人說是「有數名年輕戰士被活活燒死」。這裏只說到「數名」，以後的查對落實也是如此，那就是死在崇文門天橋的戰士崔國政、死在阜成門立交橋上的戰士李國瑞、死在西長安街西單路口的少尉排長劉國庚，他們都死在六月四日凌晨一、二、三時左右。部隊組織嚴密，被打死的官兵即時可以向指揮部滙報，故至晨六時指揮部發言人須舉出這「數名」死亡的戰士加上燒毀若干軍車為理由而宣佈「一戒嚴部隊被迫採取果斷措施」。所謂「被迫採取」當然是假話，因三日深夜和凌晨一、二時在上述地方以及六部口、木樨地、西單等是軍人屠殺平民和學生最多的地方。

至六月六日我本舉行記者招待會之後所提供的數字突然驚人地升高起來，原先戒嚴部隊指揮部宣佈的「燒毀軍車三十一輛」，上升為「燒毀車輛五六八輛」；原先戒嚴部隊指揮部宣佈的受傷官員一千餘名一，上升為「五千多人」，上述數字的變化說明什麼問題呢？一是六月四日鎮壓學運的「政治學習」課本，也是大學教授、講師、助教的「政治學習」課本。可惜，其拙劣的編排技巧使幾乎讀過這本書的人全部反感。

第一，該書引述的材料，諸如陳希同的「平亂報告」中，有說到「香港《信報》發表了題為《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陰影』……香港《九十年代》雜誌上一篇文章呼籲趙匪成為『獨裁者』」，而該刊物的老總李怡早已一再為文澄清（《九十年代》並無刊登過趙紫陽惡成為獨裁者的文章，而是在香港《經濟日報》上刊登過張五常的《假如趙紫陽成為獨裁者》的文章，但李楊反動集團的筆桿子却毫不理會。這反映他們根本就沒有讀過《九十年代》，也沒有讀過張五常的文章。

第二，明目張膽造謠。八九學運和民運，博得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和黨的幹部的支持，同情與鄧李楊反人民集團的統治，黨總書記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的錯誤，也即是說，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也支持八九學運。但以造謠起家的陳希同，早在六月四日的廣播講話中就造出一個謊言：「要把四千六百萬黨徒全部消滅乾淨」。「進」「退」兩方的戰爭，吾爾開希、在他們的宣言中，把「非暴力」看作是他們推動民主運動的根本方針和決策。可見，陳希同的「要把四千六百萬黨徒全部消滅乾淨」是明顯的造謠，是百分之百的造謠。

但陳希同造的這個謊，竟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中不斷使用，甚至也引入《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中。

第三，一條語錄四次引用。這裏所說的「語錄」不是毛語錄，也不是鄧語錄，毛語錄、鄧語錄看來還沒有這麼膨大，能在一本小冊子中被作者反覆引用。這條語錄的作者是金觀濤和劉青。《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是這樣引用的：原文如下：

「金觀濤在談合而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份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太氣了一點。』」

金觀濤、戈揚這條語錄何其神奇，竟關係到「動亂的形成」，關係到「自由化思潮」，關係到「民主與法制」，關係到「清除腐敗、整治官倒」！金觀濤、戈揚太偉大了，已超過了毛和鄧！但他們的偉大恰恰反映了這本書的編者水準實在低下、拙劣！

六月四日李鵬、楊尚昆集團「無論部隊進城，正是戒嚴部隊傷亡，並是軍的事。引起人民的復仇反抗。下決心屠殺之前，並無戒嚴部隊的血腥鎮壓，沒有傷亡，就沒有解放軍的事。只有在解放軍屠殺人民開始的時候，才可以說，就沒有「暴徒」打死解放軍的事。」

為閉關鎖國鋪路

大學師生們不滿現政權提供了假、偽相，不滿現政權走回頭路，運用「文革方式」來整治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僅如此，中共所提供的這些「洗腦教材」也為重新閉關鎖國製造輿論。

自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第一次正面接觸了西方文明世界和吸取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但不論中國同西方國家交往，還是西方國家同中國交往，李楊反動集團全看作是西方帝國主義的「陰謀」，認為要在中國實現「和平演變」，「不戰而勝」，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變為資本主義的「附庸」。在《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中，把中西交往幾乎全盤否定了，且看：

「從俄國十月革命『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談起，至『美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打內戰』，至美國杜勒斯的『希望寄託在掌握共產政權的第三代、第四代』，至卡特的『和平外

拙劣教材　貽笑師生

由黃本、何東昌共體指導國家教委、北京高校工委並且集中大量人員編寫的《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確「編者說明」稱：「本著力求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對最近發生的這場動亂和暴亂作出較為系統的回顧與反思，以便為高校師生的政治學習提供一本內部專題教育材料。」也即是說，這本「內部專題教育材料」不僅是學生的「政治學習」課本，也是大學教授、講師、助教的「政治學習」課本。可惜，其拙劣的編排技巧使

北京民衆沉默抵制高壓
知識分子成爲清查重點

■阿山

九・一二不准帶白花

我是九月底才離開北京的。「八・四」事件前日（即九・一二）前，北京市各單位傳達了一份官方文件，這九月十二日那天誰也不許戴白花、穿淺灰服，更不許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頭有紀念的表示。否則，戒嚴部隊將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十・一」前夕，天安門廣場原「民主女神」被拉豎起了工農兵知識份子塑像，被過往市民嘲之以鼻。有人評論說：「他們的思維方式就像教子一樣，水平極低。」

北京市連放十萬人「十・一」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跳舞，主動報名的很少。一是大家心情未平，沒有興致歡樂，不想成爲政府製造歌舞昇平假像的工具；二是怕挨炸彈。一個被消去就醫的人說：「不用真的放炸彈，只要有人喊一聲『有炸彈！』就可能擠死幾百人。現在人人擔驚受怕，知道政府及戒嚴部隊欠下的血債太多，仇人太多了！」總之，誰願當他們的陪葬品呢？

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聯辦亞運會的準備工作。宣傳聲勢浩大，直接配合精神文明建設綜合治理辦公室在街頭放發一份材料，上寫：「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政治大局的穩定和改革開放政策，恢復我國的國際形象，團結更多的朋友，粉碎國際上少數人企圖孤立我國的陰謀。」「辦好這屆亞運會，可以更好地消除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各種影響，對廣大羣衆進行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振奮民族精神，堅定人民克服困難的信心，……重振國威」等等。事實上，人們對這運會熱情very淡，再也不會像修建長城那樣徵起捐款潮了。而亞運工程最需要的就是資金。「六・四」一事件殘酷地打擊了人們的愛國心，不少人反憎着看政府笑的心態，巴不得亞運會開不成！現在人們把對國家大事關切的心情，全放在對個人前途，或如何得更多經濟實惠上了。

全國九成人民不滿政府

不久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一個內部會議上承認，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對現政府不滿。但據許多跑了全國採訪的中央一級新聞記者分析，這個數字應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至少是百分之九十的人有看法，但壓在心裏不敢公開講。現在中國政府的政策是「外鬆內緊」。即對外宣稱「改革開放我東不變」，對內即進行一系列鎮壓、清查，尤其是追查知識份子的行動。「十・一」前工作重點在接抓「打砸燒」的「暴徒」上。追於國際與論壓力，抓人、審判及槍決均逐漸進行。

一位部隊朋友告訴我：「槍決一直沒有停止過，還有大批人在押待審。一般十五平方米的房間關六十人，像帶魚樣一個個擠在一起。七月北京天氣炎熱時，許多人的腿都起爛了。」國務院所屬某大報一位二十多歲的大學生貝舒記者，向坦克扔了一磚頭，恰好被攝像機錄下，電視台一播放，馬上被老家的鄉親舉報了，據說已被判處無期徒刑。還有一位工人不聽向別人透了一桶汽油，點火的人逃跑了，他則被抓住判了死刑。由於他在獄裏表現極好，破頭那不斷出面求情，均未奏效。執行槍決前，應讓他見了妻子一面，連三歲的兒子都不讓見。這兩個例子是我一朋友從內部簡報上看到的，眞實可信。

江澤民不惜開除八百萬黨員

「十・一」後清查重點放在知識份子上，即從意識形態「徹底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異己份子。王震對這些年輕的新一代知識界精英恨之入骨。他說：「如果有必要的話，就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一個不留。」江澤民則說四千八百萬黨員「不惜開除八百萬」。據管江對外整備「幕的知識份子政策不會變」，但對內連與他們所持的「暴亂」基調係的人也不放過。現在是一刮老底，包括在一九七六年「四・五」民運中的骨幹份子，不向官方低頭的新潮詩人，與方勵之或其他被通緝的人認識並有過聯繫的人，參與創辦過一些思想較解放有進取精神雜誌的人，編過介紹西方民主思想叢書的人，主持過政治體制改革或文化發展戰略討論的人——總之，凡是受過高等教育，有較強思考能力和理論水平，具獨知灼見觀點，年紀在廿五歲至四十五歲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均通不同悲慘命運。他們不是被捕就是被傳訊，或逃亡外地，或被停職，調離。更多的人則在寫檢查及交待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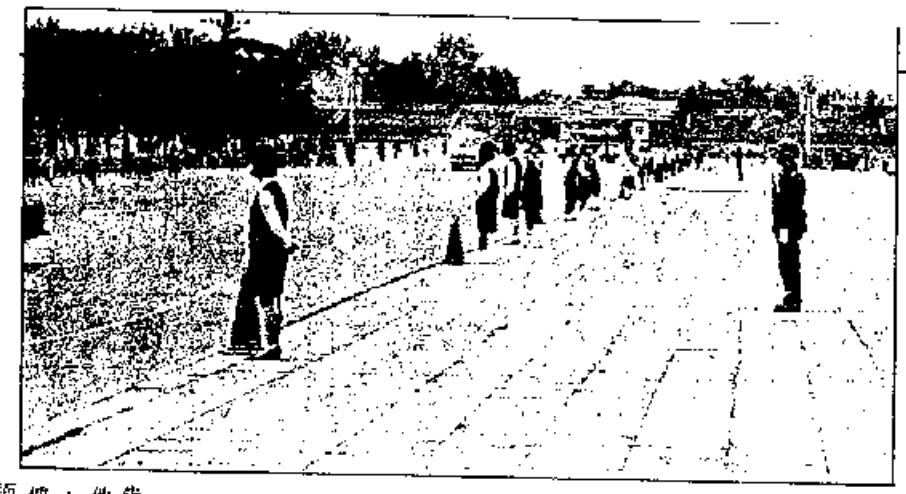
現在談的是「人人過關」。原將界整訓在李鵬發「五・二〇」戒嚴令後，此前整按與進行不足爲過。現在則提前到「四・二六」社論後，凡整按、進行，甚至捐了二塊錢的都不行。每個人必須詳細說明那一段時間你幹什麼了。若沒上街，證明人是誰，簡直像接受警察調查一樣。

黨報領導決心整掉自由化

知識界清查重點除社科院、經改委和體改所、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高級黨校外，還有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研究學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人民日報》可能從部主任級大換班。因爲中央新委派的領導高她（音）說：「我黨多年來最大的教訓，就是人民日報》在這次動亂中起了錯誤的輿論導向作用。……不把那些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全部整掉，我睡不下！」現在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認爲留在國內沒有前途，都想離開中國。許多人說，他們簡直比植物人還痛苦，因爲植物人是不能夠思考的。

我一位校友叫張魯寧，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俄語部副主任，用多筆，曾留學過蘇聯，是台裏主幹骨幹。六月卅一晚上，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告訴我，審訊人員覺得他骨頭太硬，對他進行了毒打。還有一位大學青年教師，「六・四」後得知公安局在通緝他，便也懷着正義之心前去自首。他以爲他面對的是人。可是，他完全想錯了。他向審訊人員解釋他與學生領袖接觸是爲了勸說他們撤離天安門廣場，並在政府與學生之間斡旋，使政府也適當做些讓步。但他說的這些被對方一形成材料向上報報，就變成：讓××××支持，他們花背後策動、支持學生絕食，主要是向政府施加壓力，迫政府一步步後退，最終達到他們顚覆政府的目的。

衆所周知，中國人的文化素質本來就不高，十億人其有幾個頭腦清醒具將帥才能的？中國的未來全靠這些人，但「六・四」事件後知識份子的災難對中國前途的影響是毀滅性的。□



■廣場邊上有兩條警戒線。



■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在街頭巡邏。

躲不開的政治教育

港澳學生在內地近況

盧育儀

中國高等學校今年繼續向香港、澳門及台灣開放，招收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不過，經過「六．四」之後，負責有關工作的人士也擔心，招收工作將比以前更難開展。在「六．四」之後，大部分港澳學生曾參與遊行和絕食，再加上後來姚勇戴被捕和疑犬的港澳學生被找麻煩的消息，更令這些學生惴惴不安。他們都擔心，再回國內讀書是否適合？他們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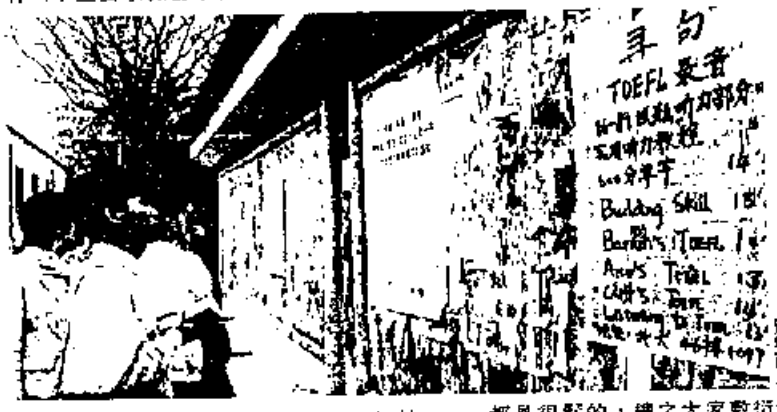
此外，他們還擔心，此時此刻國內的學習氣氛怎樣？儘管能夠回去，但能否得到理想的學習效果？

據消息說，後來前往北京繼續讀書的香港學生（均獲教委獎學金）曾於六月十六日參加由京港交流中心安排的一次座談會。他們提出復課後的憂慮，並透過京港交流中心向國家教委提出數項要求，包括：回校復課時，當局不要把他們作宣傳工具，希望能保證安全；對於未收到回校復課通知的學生，應允許他們暫時停學，或將學習形式改爲函授。

無人敢保證安全

其後，一群港澳學生又於七月十四日致函國務院港澳辦，表示願意回京繼續學習，亦希望當局能保證不作任何追究。但是教委方面一直沒有回覆。

直至九月二十三日，國家教委終於有了答覆。覆函引述姬鵬飛在六月二十二日發表的講話說：「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是由學潮、動亂逐步發展起來的。在這過程中，港澳同胞以不同方式表達各種各樣的看法，由於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發生事件的真實情況，產生了某些誤會，是可以理解的。但港澳某些人到內地做了一些國家憲法和法律不允許的事，在實際上對內地的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函件末段明確表示：「因此，對於自願回內地大學學習、並能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的香港學生，內地大學是歡迎他們返校繼續學習的。」在此期間，新華社也出面向學生解釋國內的政策。不過，對學生回去讀書的安全始終沒有直接和明確的保證。所以，有些學生要求保留學位，明年再讀。



昔日貼滿大字報的北京大學三角地，如今已冷冷清清，貼的是出國留學英語補習。資料圖片

在香港的一名中方官員說，按一般情況而言，港澳學生返回內地繼續學習，如果沒有刺激當局的行動，是不會有問題的。但老實說，任何人也不能給予明確的保證，因爲戒嚴部隊和國家安全部人員的行動，一般人怎管得了；他們是直隸中央高層指揮的。

雖然如此，大部分學生還是回內地復課了。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當港澳學生回到國內上課時，發覺氣氛已大不如前，以前教授與研究生之間的密切關係消失得無影無蹤。過去，研究生與教授有許多課外的接觸，研究生甚至經常到教授家中吃飯、討論問題。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疏離，在公開場合恐怕少像過去那樣談話。港澳學生都有一種感覺，這種不正常的氣氛對學習已產生了不良的效果。

「骨幹學生」仍然活躍

此外，校園的氣氛也十分冷清，過去經常一群人聚在一起討論問題，如今，這種情景不復見了；其中北大的氣氛冷清得像讀書同學似的。在校內，「骨幹學生」（國內大學中備受校方看重的學生）仍很活躍，他們經常向有關方面報告同學們的情況。但他們較少對港澳學生有甚麼行動。

港澳學生在開課前都要接受一至兩星期的政治教育，包括收看有關「六．四實況」的錄影帶，以及學習一本名爲「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的資料冊。該書輯錄了「六．四」前後官方的講話。其實，這類學習都是形式主義，國內很多學校對港澳生在政治學習方面的要求都是很鬆的，總之大家敷衍過關了事。而且，很多學生（包括不少本地生）都是互相抄襲，這樣的學習令學生們都感到不勝其煩。在上海某校的香港學生，更被勒令每天花六小時去學習官方的講話，還要交學習報告，可謂慘哉。

不過，相對於國內的學生，港澳生已是備受照顧的一群。如有任何問題，他們又有教委屬下的港澳台辦公室可以給予協助。但是，由於現時國內的氣氛很不正常，港澳學生仍然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有些港澳生還通知在港澳的朋友不要給他們寫信，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信件在國內經常被拆或被暗中檢查，已是眾所周知的事。）■

開放雜誌 89/12/16

中共以種種手段威脅知識分子 大陸知識分子仍然有人講眞話

採用參與觀察方法調查

■老木

大陸知識分子行爲失眞

大陸中國正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

在這樣一個時期，要準確地描述出大陸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是比較困難的，因爲人們通過了收集資料的困難。記得今年七月份的某一天，我們在北京就見了這樣一件事，那天，A先生對B小姐正在談論着一件剛剛聽到的新聞，A先生對B小姐說：

「你能不轉彎？」A先生也同意道：「沒錯，先轉了彎再說吧！」

A先生和B小姐都是大陸年輕的知識份子，據聞他們在單位也是表了態轉變的，但是，他們內心的眞實想法是什麼，他們的政治態度是什麼，人們若只從他們在單位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中是很難知道的。

戒嚴部隊對北京市民有三個想不到，一是心這麼齊，呼拉拉一下子全出來堵車了；二是心這麼狠，石塊像雨點一般朝他們砸來；三是心這麼活，過轉身一下子全都轉過來了。

這時B小姐評論說：「槍口對準你了，你能不轉彎？」A先生也同意道：「沒錯，先轉了彎再說吧！」

A先生和B小姐都是大陸年輕的知識份子，據聞他們在單位也是表了態轉變的，但是，他們內心的眞實想法是什麼，他們的政治態度是什麼，人們若只從他們在單位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中是很難知道的。

此外，九月份，我們在北京還聽見這樣一件事。某日，某單位正在舉行選舉北京城區人大代表的會議，如家工委建議採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爲了解決程序分歧，先對這兩種建議進行了舉手表決。結果是：十五人同意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廿人同意採用舉手表決方式，二人棄權。於是，按舉手方式對選舉國家某區人大代表一事進行了表決。結果是：所二人舉手同意，一人舉手反對。可以想見，如果採用了不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將會有所不同。這再次說明：在目前的情況下，大陸知識份子的行爲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失眞，人們要從他們在公開場合下的言行中推斷出他們的政治態度來，的確不很容易。

採用參與觀察方法調查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要客觀地描述大陸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已經完全不可能了。如果換得比較可信的資料，關鍵在於採用適當的方法。爲了了解當前大陸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自今年六月中下旬以來，我們採用了參與觀察的方法，參加了卅多次大陸知識份子的會議，並與十餘名大陸留學生通過的知識份子進行了私下交談。最後，我們只對大陸知識份子在對我們沒有防備或對大陸政府沒有防備的情況下所說的話加以記錄。前幾個的文章也是根據這些談話記錄寫成的。我們認爲，通過這種方法得來和篩選的資料是較爲可信的，是可以作爲反映大陸知識份子的政治態度的資料加以引用和分析的。在整理和分析我們所獲得的資料之後，我們發現：雖曾大陸知識份子對自己的政治觀點的表述各有不同，但是，如果要從政治態度方面進行分類的話，則可以把他們大致分爲三種類型。需要預先說明的是，根據科學研究的倫理原則和中立原則，我們在文中將略去所有被調查者的真名資姓而用字母代表，同時對於大陸知識份子的各類政治觀點，我們只作描述，而不作評價。

下述知識份子可能就是大陸官方所說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這類知識份子的特點是：在思想上懷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信奉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在政治上則反對一黨制和公有制，主張多黨制和私有制；同情胡耀邦支持學生和趙紫陽，認爲政府開槍是無法容忍的，手段應該下台，中國政治制度應有一個徹底的變動。

軍警大打出手與欺世盜名

我們接觸過一位O先生，卅來歲，中級研究人員，無黨派人士，他對中國許多政治問題的看法看來是這一類知識份子政治態度的一種集中表達。當談到對胡耀邦的看法時，他說：

我並不是中共黨員，但是對於胡耀邦的逝世也感到極爲悲痛。胡耀邦是共產黨內最接近一個好人，最後一個眞正的人，他通達、開放、理解知識份子，具有新思想和開拓精神。非常緊張這樣一個人能夠並利用其公開露面的機會是不得人心的。這樣一個好人不能留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也說明中國政治體制中出現十分嚴重的問題。

當談到學生運動時，他說，這是民意表達和公衆參與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形式。針對有人指責學生的遊行等活動是違犯了程序政治和法律的議論，O先生說：

學生遊行乃是不得已而爲之。因爲在我們這個國家沒有民主的法律，沒有民主的程序，也沒有民主的輿論機構。人民要表達自己的願望，就只有訴諸這些極端的方式。

他還說：

有人認爲，學生有新華門時，警察爲了執行公務，可以打人。即使退一萬步，同意這些人的論點的話，新聞機構也應如實報導事情眞相，以服眾人。可是，我們的政府則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公正性。一方面對學生大打出手，另一方面則要欺世盜名，說自己沒有打人，這是極不光彩、不正直的行爲。

他還說：

有一篇社論稱：「胡耀邦的追悼會已開完，現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可以告一段落了。」這眞是荒謬之至。難道人們悼念胡耀邦是爲了走走過場嗎？還有什麼四期限制嗎？爲什麼有些人這麼害怕人們悼念胡耀邦呢？這與當初有些人害怕學生提出的問題有什麼兩樣？

學生與社會各階層要求一致

當談到改府應如何處理學潮時，O先生說：

學生要就社會上很多不公正的問題與政府對話，向政府反映和表達他們的看法，這是完全合理的。這一做法已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這說明，學生提出的要求已經不僅僅是學生的要求。記得今年七月份的某一天，我們在北京就見了這樣一件事，那天，A先生對B小姐正在談論着一件剛剛聽到的新聞，A先生對B小姐說：

「你能不轉彎？」A先生也同意道：「沒錯，先轉了彎再說吧！」

A先生和B小姐都是大陸年輕的知識份子，據聞他們在單位也是表了態轉變的，但是，他們內心的眞實想法是什麼，他們的政治態度是什麼，人們若只從他們在單位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中是很難知道的。

此外，九月份，我們在北京還聽見這樣一件事。某日，某單位正在舉行選舉北京城區人大代表的會議，如家工委建議採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爲了解決程序分歧，先對這兩種建議進行了舉手表決。結果是：十五人同意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廿人同意採用舉手表決方式，二人棄權。於是，按舉手方式對選舉國家某區人大代表一事進行了表決。結果是：所二人舉手同意，一人舉手反對。可以想見，如果採用了不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將會有所不同。這再次說明：在目前的情況下，大陸知識份子的行爲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失眞，人們要從他們在公開場合下的言行中推斷出他們的政治態度來，的確不很容易。

用種種手段威脅知識分子

當談到改府應如何處理學潮時，O先生說：

學生要就社會上很多不公正的問題與政府對話，向政府反映和表達他們的看法，這是完全合理的。這一做法已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這說明，學生提出的要求已經不僅僅是學生的要求。記得今年七月份的某一天，我們在北京就見了這樣一件事，那天，A先生對B小姐正在談論着一件剛剛聽到的新聞，A先生對B小姐說：

「你能不轉彎？」A先生也同意道：「沒錯，先轉了彎再說吧！」

A先生和B小姐都是大陸年輕的知識份子，據聞他們在單位也是表了態轉變的，但是，他們內心的眞實想法是什麼，他們的政治態度是什麼，人們若只從他們在單位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中是很難知道的。

此外，九月份，我們在北京還聽見這樣一件事。某日，某單位正在舉行選舉北京城區人大代表的會議，如家工委建議採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表決。爲了解決程序分歧，先對這兩種建議進行了舉手表決。結果是：十五人同意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廿人同意採用舉手表決方式，二人棄權。於是，按舉手方式對選舉國家某區人大代表一事進行了表決。結果是：所二人舉手同意，一人舉手反對。可以想見，如果採用了不記名投票方式，表決結果將會有所不同。這再次說明：在目前的情況下，大陸知識份子的行爲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失眞，人們要從他們在公開場合下的言行中推斷出他們的政治態度來，的確不很容易。

幹部也不同意中共做法

我們還遇到過一位Q先生，五十來歲，中共黨員，司局級幹部，他對中共近來的一系列做法都不滿意，當談到黨內對趙紫陽的處理時，他說：

趙紫陽是有現代化觀念的，他是眞心實意想搞現代化的，他想斷隔和遺憾時代和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現在黨內的許多做法，包括對學潮和趙紫陽的處理都是缺乏現代意識的。有些人一天到晚說要搞現代化，而又沒有現代化意識，這怎麼搞得成現代化呢？

他還說：

六、四事件總有一天要平反的，總有一天要翻案的。共產黨解放以來搞的所有運動幾乎都平反了、翻案了，這次也不會例外。

O先生也同意這種看法，只是他還認爲：

六、四事件遲早是要翻案的，不管是五年還是十年，因爲此事太不得人心。只有一位名人說過的話：「一個不會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中國知識份子中的這些敗類，眞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不幸，眞是中國人的不幸。

我們還遇見過一位P女士，廿五歲，在某大學任教。在談到對目前某些中國政治問題的看法時，她說：

有些人借口民主不是萬能的而反對民主，這是極荒唐的。我們承認民主不是萬能的，但那是最好的。它比專政好。雖道專政是萬能的嗎？

有人認爲胡是胡來，瓦通是胡來，毛月執不了政，鄧家其執不了政。而有的人還說，學生鬧食的結果是給知名人士開路。但是，學生們靜坐，遊行乃至絕食是爲了自己執政嗎？王丹是爲了自己執政嗎？鄧家其是爲了自己執政嗎？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又說：

小時候聽說外國制裁中國，很氣憤。現在聽說美國、西歐，後來還聽說日本要就裁中國，如很高興。因爲這可以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那些沽滴人民解四的人下台。外國制裁有可能會使我們的生活艱苦一些，我們也現高興，也不在乎。

知識份子並不是從改革中得到好處最多的階層。但是我們依然主張改革。此如，雖然我們的收入不多，但我們理解和支持物價改革，理解和支持高稅賦

張辛欣家書

六四後遺症何時方能癒

大陸知識份子近況

當代人語：

張辛欣，北京知名女作家，電視節目編導、記者。曾著《北京人》引起重視，並曾以自行車遊中國後，回來以文藝作品形式介紹其遊歷、見聞，哄動一時。現在美國，仍保持與流亡民運份子及內地人士接觸。最近以報告文學形式發表《張辛欣的第X封信》連串作品介紹北京最新情況。

以下摘登她的最新作品〈張辛欣的第十封信〉。

辛欣：

收到你的信和接你的電話，在一片寂寞中看到，聽到的不只是句子和聲音的交流！自從「六．四」以來，在階段鬥爭的經驗總結裏，清查逐步升級的情況下，連人只說三分話的虛假和人與人之間戒心越來越成爲公共場合中的通病，停滯的經濟活動，窒息的意識形態，高壓的政治統治，使整個社會仇鬧得好像時間和空間都停止了運動。習慣了前兩年自由化的日子，現在要把已成本性的習慣改掉或收斂，比沒有得到過還難受！真想導喘不過氣來，真想大哭大叫，無發洩，不管什麼形式，十．一前，一群留美，留英回來的聚在一起，大唱起來，從「滾滾木浪打浪」，「大海航行靠能手」，以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唱歌大笑，然後，只是痛哭。

“十億人和政府作對，政府能贏嗎？”

政治上的清查，經濟上的整頓公司，向上上下下都不積極，以致運動進展緩慢得奇怪。有經驗的運動油子說，這是四十年歷次運動所沒有的，既無高潮，也無巨大壓力，只有一種慢性的消耗。清查由原來三個月結束的計劃，延至半年（到年底），疑雨延至一年（到明年六月），不到計天的事情（百月中前到六．三），一年還查不清楚。經濟上去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期間是搶購狂潮，今年八月起民大搶條。連祝壽賀一台送二百——二百元的禮品都少有人問津。甚至連原來很緊張的電力，在十月份都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有人說，這叫十億人民裝瘸子，還有人說，十億人和一個政府作對，政府能贏嗎？但悲觀的人認爲，中國像一個患了癌症的病人，將在慢性消耗中死去。現在忽然重新換個角度領會那文痞郭老夫子當年寫《屈原論》的心情，一把大火來得痛快，迅速，短暫的痛苦後便能獲得新生，可惜那只是詩。現實是長期的痛苦中慢性的死亡。

“六四綜合症”何時能愈？會否成爲中國病變的轉折點？

借用美國曾經遭「越南戰爭綜合症」，中國目前患了「六．四綜合症」。天安門槍聲停止，但後果卻絕非究竟死了多少人的問題。一舉打掉了政府的合法性，民族的自尊心，凝聚力，使國家病人精神，思想分裂的狀況。文革曾慣用語「以XX遮線結隊」，這次則是以「六．四遮線」下，幾乎全國有文化的階層（包括工人，部分農民）都在行動上，思想上，甚至在良心上表明自己是站在哪一邊的，傾向性是什麼，政府出於感到自己統治基礎的薄弱，以至喪失，所以越發覺恐懼，心理上不平衡，於是越發強調武力，抓住不放，一時成爲痙攣。知識分子中大部分（尤其是年輕人）爭而無力，死亦不甘心，於是紛紛設法出走。我們所的年輕人已人人都成了「北漂」。美國眾眾「越南戰爭綜合症」花了大概十至十五年，中國還不知有無北極魂制可以克服「六．四綜合症」。如果沒有，那麼六．四便成爲中國病變的轉折點。

說了那麼多，都是些不能快的事，何爲實在也找不出什麼值得愉快的事來寫，但手把未來當時的機開，易地工作當成一種夏裏中的期望，得這種期望又在不斷的壞消息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擊。我們這等對長期出國訪問的政策是基本凍結，明年二月去美國，領導已明確表示，不現實。目前在積極設法疏通。期望隨着領導大人對不理解的結束，能放寬尺度；人就像一個東西，附在別的東西上面，任人隨便擺佈。

我們的信總是這樣陽丟！我這裏隨時有「情報」，總是忍不住把它的寫下來，等待加加在什麼時間突然在腦中閃出一條縫，等待「正當線路」暢通的機開，從外國寄票，把「情報」「版資」給你，但許是最值得或者是沒有意義的事。至少，我現在看不出還能做什麼更有意義、也更有效的事了。

“勞動人民文化宮”竟變成“露天大監獄”！

九月下旬去看XX，她的丈夫昌前已在「秦城」監獄，大約九月初，有兩個陝西那裏面出來的大學生去看她，向她講述了一點裏面的情況，他們是這樣被抓進去的：六月八、九日，有幾十個北京學生跑到天津，住在小旅館裏，因此立即被天津方面「抓獲」，認定他們一定是暴徒，不然何以要進到天津？然後押回北京，轉交北京公安局，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待了幾天，那個以前早上練拳、溜鳥的公園，現在協助「天安門」的所形象我知它的左邊有金的位置，整個一座開起大門的露天大監獄！他們由「部隊」看守，全戴手銬，吃飯的時候也不能解開，而且被打得好慘，之後，就轉到了秦城，他們剛剛去時聽說是這地方——中國「古拉格羣島」的頭號，心立刻死了，結果，一切都比前的日子好，大家聚在一起，彼此相邀相好，在一起交流種種經驗，思想，回憶六．四那天晚以前，甚至比他們出來以後還感覺「解放」，大家還互相勉勵，而且那裏對「內線」還不錯，至少是不打，有報看，每週可以洗一次熱水澡（每人十分鐘），還可以大聲說話（在有看守的情況下），學生說在被關時他們見到趙紫陽、王魯湘、曹思源等等，似乎重要分子都在那裏，這批學生費在沒有什麼罪，到畢業半個月，最後全部釋放，學校接到通知後都派大轎車去接，XX認爲她丈夫的情況總不成罪，充其量是犯了點「法」，國兩連繼定如果「十．一」不出意外，「土遵」也許會寬篤下，就有希望得自由。

劉曉波、王魯湘、曹思源囚在秦城，蘇煒、甘陽變成“賣國投敵”

中國社會科學院那裏是重災區，文學所文學研究室主任蘇煒已被開除公職，他到底這邊來說，已是明確的敵對分子，他和王蒙一起被定爲「政治投敵」分子，就說薄熙洗幹是「野心政客」當時知識分子聯合接神種聯絡的事，凡知識分子上的都百練成鋼，不是百煉成鋼，數年暨去，只有他為獨家小，也無妻子，就派了生病聯絡人，天天騎着自行車挨家通知各種事，最後一天騎車回到自己家，打開門，門下一堆紙條，手寫的，到保衛科報到，交代問題，還有手到的，也有用帳紙上的字一個字一個字剪下來貼在一起的，快跑！不知他當時究竟是該跑還是不跑？他們的命數就跟那幫北京學生似的。

劉再復、張顏揚：敵我矛盾，內部處理

劉再復的問題尚未明瞭，但已確認乃是知識界聯合會的發起人之一，據說是有什麼人的舉報作証。劉再復的最新揭發定爲「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處理」。在這個文學所只有一個現行反革命的文學幽默案例。那個號稱集思想、文化、考古、訓古、易經等等於一身的「怪才」何新，四年前被劃為本綠黨左到再復手下，從此與世作絕，六．四以前，他給中央寫一片錦，分析知識分子心理及民衆動向，頗有「言表秀士」之風，立即給當權者出謀劃策，大清洗一來，此人便成爲「社會科學院清查小組」的頭頭之一，據聯訊者也一時百感，立刻紛紛寫大，小字報聲援者在，簡篇大，小字報質疑一致指出，何前乃集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大成於一身的典型，從著作，言論至個人生活，社會科學院「清查小組」也照章辦事，將大，小字報內容總計上報，數日後，社科院門口出一告示，本人自今日起出「清查小組」及研究員一切職務，日做一無業逛民，何苦，只此一例可以笑的故事，社科院的基層之等人前段時間的有限積情結，引起當局明確不滿，大有要將他們打成「反黨集力量」之勢，但現在又傳說這些人都做了「自我檢查」，並且通過了。看你們知識分子的小腸線短，

有一個重要傳說，要在戒嚴部隊中選拔兩萬人，在北京落戶，成立「特警部隊」，以此與解放軍相對峙，成爲更可靠的「心腹」，這事說後落實才能取信戒嚴——這是剛聽說的——還有一種說法，在「動亂」之前，將戒嚴解散下兩個師，以補充北京的兵力。

戒嚴部隊將改編爲“特警部隊”，長駐京城以牽制衛戍區

據文化部的人說，賀敬之向未到任，因爲他不願意任「代部長」，「代部長」其實來之不易啊！連周揚的名，加大大常委會通不過半數，反對的認爲他年紀太大，「土遵」怕得更大請沒想，就不再正式選舉大大會或討論通過，而任命他爲「代部長」，他還不知足？

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九月份全國工業生產增長率爲0.9%，這可把「土遵」嚇壞了，因爲八月份的還在8%，當時就等於被警了警鐘，（我不知道你對經濟學瞭到作麼程度，反正我是一定認識我，我不認識它），據說最低線是6%，不根據我的現狀和水平低於6%就出問題了！現在等於是還金砂響了，「他們」不能不急了，下令統計局不准透露（但是現在每個月的生產都要公布一次的我提案不關心，今後個要關心了）要等「他們」的定了對策再說

這信寫了很長時間，總也找不到合適的人，現有一可靠人回京都學，但已開學本月底，

生產停滯，統計局反而被呼

十月份的工業增長率爲0.9%，據說統計局的大家一起歐叶，這數字足夠嚇人一跳。之後，引發這樣個月來做的地震努力全部付諸東流，連我這個對經濟學兩眼一抹黑的人也看懂了：經濟是注定了要走向山的將來是了，且在吃的下場上還看不出什麼，據說今年有些地方抽食糧成，主於農人混飽肚！外貨了，錢手，青黃都要過利，甚自然倒能活路設也口就「神內第」的小地宜。

轉載自中外時報九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十九版副刊

大清洗下的社會科學院

·蔡詠梅

北京思想開放的社會科學家們正面對強硬的意識形態黨官的壓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被中共列爲八九民運的「重災區」，大清查的重點單位，從院一級領導開始，層層過關，個個受審查。中共當局對社科院恨之入骨，進行了兩次清查還認爲不夠，要推倒重來，預料全部清查要到今年五月才能暫告一段落。

中共當局爲了徹底清查社科院，一共派了三個清查小組：一個是國家機關黨委的清查小組、一個是中央的幹部清查小組、一個是本院自己的清查小組。

去年清查開始後，全院中青年知識份子和工作人員意想不到的是，被視爲高高在上的官僚們——院級領導大多數都因支持八九民運而成爲清查對象，有的甚至在高壓下仍不改初衷。

社科院院長胡繩被視爲一個正統的馬列教條主義者，但這次民運期間也在社會科學界人士的呼籲書上簽了名，副院長李慎之在六四開論前公開官稱，不願在劊刀下當官，拒絕出席五月十九日李鵬宣佈北京戒嚴的黨政軍大會。當時他可以用有外事任務作藉口，但他卻毫不隱諱地表態說，他不想去支持李鵬。另一副院長丁偉志曾經帶頭組織簽名支持民運。「六四」大屠殺發生後，國務院各部委紛紛被迫表態支持，但李慎之和丁偉志仍在院黨委會上力爭：給中央的支持信上不能寫「一致同意」之詞。言外之意是，他們兩人拒絕支持中共鎮壓。據說院祕書長劉啟林等，抗拒高壓表現也很不錯。社科院的知識份子說，平時總認爲這些人已當了大官，凡事只求保住自己的職位，想不到他們這次也表現了極大的勇氣和良心。

由於鄧李楊政權對社科院十分仇恨，本來清查在去年十月已結束，但最高當局接到清查報告後，立即駁回，說社科院清查運動很不徹底，必須推倒重搞。到去年年底，中共當局又破清查不如他們預期那樣狠，把工作組換人，運動再次升溫。

從院領導至一般工作人員，對社科院的清查抵制情緒都很大，最高當局雖說要狠狠整，但很多人都是隨便抄張紙寫個檢討就混過去，他們說與流氓無賴不必認眞。不過由於層層過關，人人過關，全院清查速度很慢，有的連被列爲清查重點的所一級還未過關。

政治學所的王焱因主辦「知識份子聯合會」的報紙「自由新聞學報」而被捕，關了一個月都定不了罪，當局只得釋放他，但給他留了一條「取保候審」的尾巴。據說王焱在獄中所受待遇相當不錯。

但關在獄中的戴晴待遇就比一般知識份子差得多，而且被關的時間也長得多。據北京知情人士分析，中共當局搞戴晴是爲了整趙紫陽。因爲在「六四」之前開明復與戴晴有過接觸，請戴晴吃飯並單獨與她談話，所以他們懷疑有一條線，是戴晴到開明復，再到趙紫陽的「黑線」。他們說這證明中共整趙黨內異己比鎮壓知識份子更殘酷。

中共爲了加強對社科院的控制，去年底調了三名意識形態強硬的黨官到社科院當副院長。一個是現幹部清查組組長、原中宣部副部長郁文，一個爲中央黨校教務長、保守元老王震的紅人，還有一人是河北省委組織部長。估計不久整個社科院的領導層從上到下都會大換班。

在中共目前的大倒退政策下社科院許多本要出國進修或作學術訪問的研究生、學者失去了出國的機會。八五年後畢業分配到社科院的七八百人將被下放到陝西商洛改造思想，而八九屆的畢業生更要帶戶口下去，這意味他們很可能不再回到原來的單位。現在社科院已不再進人，其研究院除個別博士生外，也不招生了。知識份子正在爲中國的民主事業付出代價。

謾罵只能自暴其醜

——評中共最近對劉賓雁等人的批評

·常宗益

北京「六·四」血腥鎮壓之後，通過各種渠道逃離大陸的作家有好幾位，但被公開開除作家黨籍，以民文批判的只有兩位：劉賓雁、蘇曉康。

八九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爲《劉賓雁反動面目的大暴露》（以下簡稱《大暴露》）的長文，十一月十八日北京《文藝報》在頭版頭條新聞中報導中國作家協會撤銷劉賓雁作協副主席職務，作家協會會員以及擁護解除作協會員的消息。自此以後，報上開始刊登對劉、蘇兩人的批判文章及所謂「座談會」的記錄，較爲值得注意的文章如：管惟亞的《反動透頂的劉賓雁》、李英的《一個反面教員的啟示》、康濯的《揭去劉賓雁的僞裝》、官克的《人民不允許你們的黨國行徑》、威方的《從「白皮書」到〈河殤〉——紀念「白皮書」的論四十周年》、李希凡的《系統深入批判，澄清理論是非》、歷代照的《清除垃圾，淨化環境》、李文化的《〈河殤〉呼喚一種基歷「反省意識」》等。

在這些極左人物所寫的文章中，我們從標題便可以看出所謂批判其實只不過是漫罵，文章內容，幾乎都是按《人民日報》那篇《大暴露》爲調子，再加幾句文革式的批判口號，有的甚至整段抄錄《大暴露》，只不過將句式略爲變動一下而已。

我們且看一看極左文人如何空空心思去歪曲劉的作品。康濯說：「他（劉賓雁）的報告文學過去確是受到過一些歡迎，《人妖之間》就是如此。然而這一作品中反映的正守恒的問題是誰揭出來的呢？是黨，是當地黨委揭出來的。揭出來以後他卻寫成反映了一些惡劣結束，那末這些惡劣結果難道是他劉賓雁揭出來的嗎？他沒有揭出過一件。」

康濯是位極左老作家，任早期《文藝報》的主編，自參加過毒胡風，因而迫害事實是他的看家本領。

其實，《人妖之間》一問世，何止像康濯所說那樣受「一些歡迎」，簡直是大受歡迎了！劉賓雁正是由於這篇文章而海內外揚名。說劉有「某些歪曲」，至於康濯所說《人妖之間》是黨揭出來的，劉「沒有揭出過一件」，如果康濯說的話是眞，那麼，「劉賓夫」之名便應是人民「歪曲」劉賓雁了。

此篇曉康的文章大部涉及《河殤》，《河殤》在「六四」事件之前便遭到圍攻，這是衆人皆知的事，奇怪的是「六四」之後，突然冒出趙紫陽曾阻止批《河殤》的事來，並且有了個叫「馬家書」（其實是「一家言」之諧音）的文章被扣殺的「罪證」，於是《河殤》的問題便更加嚴重，有人便聯繫到毛澤東主持的討論「白皮書」問題上去。

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提了一份數十萬言的《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一白皮書》，「白皮書」中提到了美國對中國演變的希望。毛澤東便曾領導他的追隨者把「白皮書」批了一頓。

威方煞費心思把四十年前的批「白皮書」和趙紫陽的所謂支持《河殤》聯繫起來。文章說：「應該說《河殤》是八十年代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吾·即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少數知識分子對『白皮書』的呼應。或者說，是一份由八十年代中國人寫成的『白皮書』的翻版，從『白皮書』呼喚『民主個人主義』者的『探索再起』和呼籲組織起『突擊隊』，到《河殤》的炮製、散佈前宣告一個代表『中產階級』的『精英文化整體的形成』；從『白皮書』中『戰勝共產主義的思想和陰謀』的公開鼓勵，到《河殤》的作者和『顧問』們宣告社會主義的失敗以至整個中華民族的衰亡……我們不是猜疑地看到二者之間一脈相承的歷史連續性嗎？」文章接着還指出，四十年前毛澤東領導人們批「白皮書」，可是四十年後的趙紫陽卻對《河殤》「採取了明確的支持態度」，「鼓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鼓噪」，並「親自出馬阻止、限制了對《河殤》的批評。」

本來，「六四」之前，那些痛罵《河殤》的人還止於學術上的「人身攻擊」，損多也只說解曉康及顧問們數典忘祖，現在卻不同了，幾乎變成指一部《河殤》便可以「亡黨亡國」，變成是杜勒斯「和平演變」的「突擊隊」，因此，威方說，此《河殤》比粉碎反革命暴亂更爲複雜、更爲困難。

必須指出的是，在上述批劉賓雁的文章中，有幾處都指責劉賓雁赴到台灣訪問，並以此證明劉賓雁之「反動」。只不過由於當時劉賓雁尚未成行，他們亦便「點到即止」，現在劉賓雁已到了台灣訪問，蘇曉康亦到了台灣訪問，可以預料，兩人又必多了一項接受台灣津貼的罪名。我們敢這樣的預測並不爲過，因爲有例在先。劉賓雁在《第二種忠誠》之後不久，倪育賢到了美國，結果倪育賢的所做所爲都被算到劉賓雁身上。於此類推，趙紫陽勢必亦多了罪名，扣帽子專家們又必有一番忙碌了。

沉默中的希望

——「六四」之後的北京校園

傅德賽



一名學生在北京大學的告示板前駐足閱讀「大字」報

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北京大學與學生談論國內外形勢，不料學生提出的問題愈來愈尖銳，袁木狼狽敗陣。這件事似乎給中共敲響了警鐘。他們本以為通過半年的反思，學生們已控「迷途知返」，不料他們「賊心不死」，目無尊長，蓮紅得發紫的袁木也敢頂撞講課。中共官員不得不承認：他們對學生的教育和思想控制仍未成功。

中共對學校執行「特區政策」

中共在「六四」之後，對此次民運的總評價為：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學校（尤其是大學）已經變成自由化思想泛濫之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說：「我們幾十年來的教育陣線，到頭來培養出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只會動不動便貼大字報、遊行、上街，別的什麼本事也沒有。

中共決定整治教育戰線，突破口便是大學。

他們將「自由化泛濫」的現象歸咎於「講壇被搞自由化的一小撮所把持」，言外之意，就是教師隊伍也得整頓。難怪大學許多老教授感到反右和文革好像又來臨了。

除了北京大學、北京的大學都在九月下旬或十月中旬開學。開學前夕，學校黨委安排了教職工的輪訓和學習，力求統一思想。教委明令，一些西方政治法律或經濟人文方面的課程停止開課，一些有自由化言行的教師不得上講壇，而且每一個教師都必須寫一分思想彙報和「動亂」期間的情況彙報。對中共黨員和民主黨派成員的要求自然更為嚴格，必須人人過關，表態，澄清立場和觀點。

開學前一周（有的學校為兩周），學生中的黨員或學生幹部奉命回校先行學習各種文件，聽各種形勢報告，各自表態，然後在開學的第一周裏帶領同學繼續學習討論。

這種做法能否收效，不言而喻。它的唯一作用，大概就是讓年輕的大學生領略一下當年文革的滋味，在學生中傳為笑話。

學校當局按照中共統一部署，在學生之間劃幾道線：把參加遊行靜坐的學生與「參與動亂」的學生分開，把參加遊行靜坐的學生與「組織策劃動亂」的學生分開，把「有認識」並積極檢舉的學生與「頑固不化」的學生分開，並給不同等級的學生開不同的「小灶」，企圖分化學生。

所謂「組織策劃動亂」者，即大學學生自治會成員、廣播站成員、地下報紙成員、糾察隊隊員以及他們的領導人。這些人不僅要寫總結、學習心得，還要寫檢舉他人的材料，回憶當時所犯「罪行」的始末細節，否則不予註冊，數令退學，甚至開除學籍。

關於大學是「動亂」的發祥地，校方再度為學生分配政治輔導員，恢復政治課，軍訓也開始「關照」學生，校園內便衣密布，隨時準備將「隱患」扼殺在萌芽之中。

隱忍待變

在重重高壓之下，多數學生儘管不服氣，拒絕轉彎子，但也不得不為自己前途着想。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六四」的失敗，使學生們變得現實了許多，有些甚至覺得後悔，認為當時採取的和平方式太愚蠢了。

八月分，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有第二個高自聯活動的迹象。他們到處刷寫標語，制訂各種綱領章程，決心再戰。九月底，他們與法國的民主中國陣線聯繫呼應，貼出公告希望北京市民抵制「十一」的慶祝活動。

由於北京大學這個「重災區」遭到當局嚴密監視，學生地下組織從北大轉移出來，分散在校外活動。學生中的選舉分子認為，八九學運最大的收穫便是有了組織，而且有了領導班子。但缺點是組織沒有爭取合法地位，太輕敵，被政府一擊便潰。

大學生的毛病在此次學運中暴露無遺。五分鐘熱情的現象時有發生：第二屆高自聯在政府的強大心理戰攻勢下被拖垮了。當然，他們首先是缺乏必要的經費，人身安全缺乏保障，也是重要原因。

不過，學校中的活躍分子和具有組織能力的學生這次都受到重創，從入獄到處分。他們似乎已不可能再像當時那樣意氣風發，振臂高呼。但是隱在整個大學生思想深處的東西卻是永遠拔不掉的。它們聚集起來，力量仍然不可忽視。

今朝有酒，請盡歡娛

如今，只要踏進北京任何一所校園，都可看到一種木面無表情的形象。半年前那種氣氛正在的樣子沒有了，睿智的眼睛變得渾濁不堪。精神上沉重的負擔使許多大學生心理變態。

剛才講到大學生變得現實了，這並非指他們靜下心來潛苦學習，而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吃喝嫖玩，樣樣俱全」。

「痞派」指玩票成風。北京的麻將風不知始於何時，但大學生的賭博風的確起於「六四」之後。幾乎每間宿舍的夜間活動都是「推牌九」。北師大一個系的學生因終日打麻將集體罷課。有的學生夜晚日睡，曠課不計其數。

「舞派」則到處打聽舞會的消息。咖啡廳、卡拉ＯＫ歌廳是他們常到之處。一些學校開舞會，原意是把打麻將的學生吸引出來，結果舞票人滿為患，因爭買吃醋而打鬧的現象屢有發生。

「戀愛派」互相依偎。當眾親嘴、伺吃同喝的景象在北京校園隨處可見。大多數在校學生從一年級就開始戀愛。在北京大學，起碼有百分之十的女學生偷嘗禁果，甚至公然在戀人宿舍留宿，「性解放」程度令人咋舌。

當然，這種現象並非「六四」之後獨有，但「六四」影響很大。在筆者訪問的多數學生中，都認為大學時期談戀愛，原因無非是「本能需要」、「力量依靠」、「炫耀」甚至「發洩」。被訪問者並不隱諱性關係和他們的名字。但他們認為自己的愛情不在這裏。

玩風大盛之下，吊兒郎當的形象便司空見慣了。他們將父母寄來的血汗錢肆意揮霍，逛山玩水，令人擔憂。

筆者訪問了一些學生，問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

F說：再上大學沒有意思了。「六四」之後，知識分子待遇會更差。我現在是等畢業。我的同學早瞧不起我了。

L說：政府無能，我拚命學習為那樁？混下去，不失業就行了。

S是個活潑可愛的女孩，剛上一年級，已經急於找工作了。她說：「社會主義教不了中國，更教不了我：我要艱苦奮鬥，自力更生，找到一分好工作，掙大錢。如果能出國，更好！」

也有一些大膽的男孩子拋棄課本做起生意來。他們多數是協助個體戶東倒西倒，然後掙些回扣。與此相比，前些年「當家庭教師」那一類勤工儉學方式顯得很「落伍」了。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托派

如果說圖書館裏還看到有人埋頭讀書，那麼，十之八九是在看英文。這一派是「托派」——準備參加托福考試赴西方留學的一派。

航空大學一位姓齊的學生告訴筆者：「英文對我們永遠有吸引力。我們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美元、護照、六百分（托福）和簽證。一切與之無關的事情都不再過問。」

他的一個同學已經連續考了四次托福，均因未過六百分而痛苦萬分。

「六四」之後，托福考試報名曾成爲戰場，要報名必須坐守一個甚至二三個晝夜，有的學生因弄不到美金簽而走險。

出海的船還是那麼小，而希望上船的人卻增加了幾倍。在秀水東街美國使館和三里屯澳大利亞、加拿大使館簽証處，處處都可看到一張張焦急的面孔，那些面孔暴露了大學生們怎樣的心態呢？他們僅僅是在逃避嗎？

懷舊還是諷刺？

在北京大學許多宿舍門上，都貼着毛澤東的畫像，圖書館裏毛的著作被借一空。官方趁機渲染了一番「尋找毛澤東」的「喜人景象」，殊不知學生們自有他們的理由。

L曾經是學運的積極分子，目前尚未過審查關。他說：「我覺得『尋毛熱』主要反映出大學生對民運的理論要求。同官方說的一樣，我們對中國的國情太不瞭解了。毛澤東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從他身上看到了這一時期民族的痛苦，也看到民族的勞役性。」

L又說：「我們對鄧小平期望過高，對中國目前的改革開放形勢估計錯誤。我們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看到了一件驚人的事：鄧小平是一個不如毛澤東的第二個毛澤東。」

希望在那裏？

沒有人能夠把希望寄託在一羣無賴或消極懶散者的身上，但令人欣喜的是：學生們的思想仍然是一致的。在高壓之下，他們表現出極大的克制，而血氣方剛的青年畢竟需要發洩心中積鬱的渠道。因此，他們不得不採取變通的辦法。也許留得思想在，就會有希望。

東歐形勢的變化，給學生很大的鼓舞。他們到處傳播來自「美國之音」（VOA）的消息，奔走相告，高呼「羅馬尼亞人民萬歲！」、「獨裁必亡」等口號，有人慶祝至深夜。馬家館的手法暗喻中國的喬西斯古政權。學校裏出現了「東歐問題研究會」。這組織是秘密的，但它是嚴謹的。會員倡導「客觀、全面研究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該會負責人張某說：「到合適的時候，我們會正式申請成爲合法學術團體。」據說，該組織正在收集中國八九民運資料，準備寫一部歷史，在祭奠「六四」死難同胞的同時，用事實喚起人民爭取自由的決心。 ㊙

一九九〇年一月北京——廣州

文藝界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318	文藝界大清算開始了（璧華）	九	8/89	100/102
320	說慌文學抬頭了——讀（幾篇歌頌戒嚴部隊之作（懷冰）	爭	10/89	72/73
321	(文藝報)被秋後算帳（璧華）	九	12/89	96/97
322	文化領域的大整頓	亞	28/1/90	6/7
324	北京文壇——百花凋零（胡文荻）	鏡	3/90	48/51
326	六四前後的大陸作家們（太史雲）	解	3/90	32/36
328	廣東文壇的大潰散（沉鍾）	解	3/90	37/39

文藝界大清算開始了

左派召集文藝座談會，明確打出旗號，要進行一次新的文藝整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鄉團回來了，矛頭針對「少干預、少介入」的政策，所謂健全文藝界各級領導班子，乃是算帳的先聲。

壁華

六月四日，坦克車在北京輾死了學生和平民，也暫停了十幾年來對改革的成果，包括政治、經濟與文化成果。文藝之花近幾年開放得分外燦爛，但也尚定會被摧殘得最為慘烈。今日的逆流超法西斯對具有獨立思想的文藝家的憎恨，絲毫不亞於毛澤東和「四人幫」。當權者已經下了向文藝界進攻的指示，極左的還鄉團回來了，文藝界大清算開始了。

又再提出文藝整風

大清算的跡象見於中宣部生七月六日、七日召開的文藝座談會。官方喉舌說北京部份文藝工作者參加，內容為在文藝界如何學習貫徹好四中全會精神和鄧小平最近的幾次講話，目的自然是統一思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據新華社北京七月七日電，會議由中宣部副部長王維澄主持，他在會上作了開場白，會上發言的有劉白羽、林默涵、馮牧沁夫、李希凡、劉厚生和孟偉哉，中宣部長王忍之做了總結發言。電訊在列，鴨的名字上冠以著名作家，在李名前冠以著名評論家，在林的名字前冠以著名評論家，在李名前冠以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著名文藝評論家，對劉厚生冠以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而孟偉哉則冠以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頭銜，作用應是說明表態者的權威性。從有關報導所見，會上發言者除上述人等，還有吳元迈、張炯、魏巍。

繼中宣部七月六日、七日召開的座談會之後，延安文藝學會、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文藝理論與批評》和《作品與爭鳴》編輯部繼續者於十一、十二日召集北京七十餘位文藝家舉行另一座談會。這次會議不只是提出要學習四中全會文件和鄧小平的講話，而是明確打出旗號：要進行一次新的文藝整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健全文藝界各級領導班子。

從這兩次文藝座談會上發言的內容看來，就是要全面而徹底地否定「四人幫」倒台十幾年來的文藝成就。這點在揭次會議上的表現是一致的，不過後者表現得更為強烈，更為強烈而已。下面不妨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在第一次座談會上，中宣部副部長王維澄說：「十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績。但是文藝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散佈了種種謬論，造成了很大的混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文藝界是很嚴重的……」。中宣部部長王忍之的總結則說：「這幾年無產階級的文藝陣地不是壯大了，而是縮小了。」其他與會者發言中只是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各種表現，但仍未談及十幾年來的文藝功過的評價問題。

但是到了第二次座談會，報導上未公開姓名的與會者開始全盤否定文藝界，竟然說「文藝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腐敗現象觸目驚心」，還「建議進行一次新的文藝整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打擊邪風樹立正氣」。

否定「少干預」的政策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座談的矛頭指向中共中央八九年三月十日公開發表的中共建國以來關於文藝的政策最具自由民主氣息的文件——《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實際該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中共對文藝要「少干預，少介入」，允許「創作自由」。

該文件的第三章標題為「努力改善和加強



趙丹死前說：「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資料圖片）

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提出「黨的領導機關要充分尊重文藝的特點和規律，對具體的文藝作品和學術問題要少干預，少介入。」認為文藝作品的優劣，應由廣大讀者、觀衆和文藝界自己去評判，並要經受歷史的檢驗。」

「少干預，少介入」的原則是根據幾十年來慘痛的文藝歷史經驗得出來的結論，是廣大文藝家內心的迫切要求。八〇年二月去世的電影藝術家趙丹臨死前留下了一篇文藝遺囑，題目就是《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現在堅左份子攻擊「少干預、少介入」的文藝政策，實際上是要否定《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因為這一文藝綱領是趙紫陽提出的。為起草該文件，在去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連續召開了二十餘次座談會，參加者有文藝界人士七十餘人，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人參加了所有的座談會。六月初，多次修改的文件第六稿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通過。其後，又幾次徵求文藝界意見，包括十一月八日召開的第五次文代會上大範圍微求意見。最後經過十數次修改，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二次討論正式通過。可見這是一個中共最高層一致同意的文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定下的。鄧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就說過：「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作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

王忍之、林默涵猜透他們大建攻擊趙紫陽，把他們腎病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腐敗現象歸於趙紫陽的「保護傘」，即黨對待文藝要「少干預，少介入」的方針。他們說：「現在強調一再強調，黨對文藝要『少干預、少介入』，這是誰者取消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他們何嘗不知道《若干意見》這個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常委會通過的，除了「不干預、不介入」的政策，還對十幾年來文藝從內容到形式由化，都是緊緊跟着極左派。

這幾個機構一貫對創作自由抱敵視態度。《文藝理論與批評》從八六年九月創刊伊始就差不多每期都連篇累牘地刊載批判文藝改革派的理論與作品的文章（從第一期到最近一期，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沒有一期不批判劉賓雁），因為他是文藝改革派的旗幟）。

「延安文藝學會」更以保衛毛澤東文藝思想自居。八八年十月中旬，以該學會為首，糾集了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校友會等保守文藝組織，召開了「文藝漫談會」，有古稀位文藝界人士在北京西郊聚會，名為「就文藝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對當時較活物的文壇發出猛烈的抨擊。會上有人提出：「經濟領域在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文藝的秩序和環境也需要好好地整頓和治理一番。」其論調和最近那些將文藝界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災區何其相似乃爾。可見這些人是多麼盼望大清洗的到來。

左派幹將冒頭

下面看看在座談會上發言的是什麼貨色。

他們之中，大都有頭「輝煌」的「反右」、「反自由化」的記錄，有些人在文革前甚得毛澤東賞識，對毛澤東文藝思想在近年被一班改革的奔潮沉積着故陋，他們懷有一股不滿。他們始不甘心於自己被歷史的垃圾堆。

●李希凡曾遠毛澤東和江青的寵兒。五四年評文批判前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深得毛賞識，被認為文章「很有生氣」。接着又掀起批判胡其芳的關於典型的「共名論」；八〇年發對張潔的短篇小說，是不能忘記的「罪行批判，認為小說中所描述的一個離了婚的獨身婦人和一個有婦之夫（花幹部）的愛情（儘管互相克制，終身未曾握過一次手，默默忍受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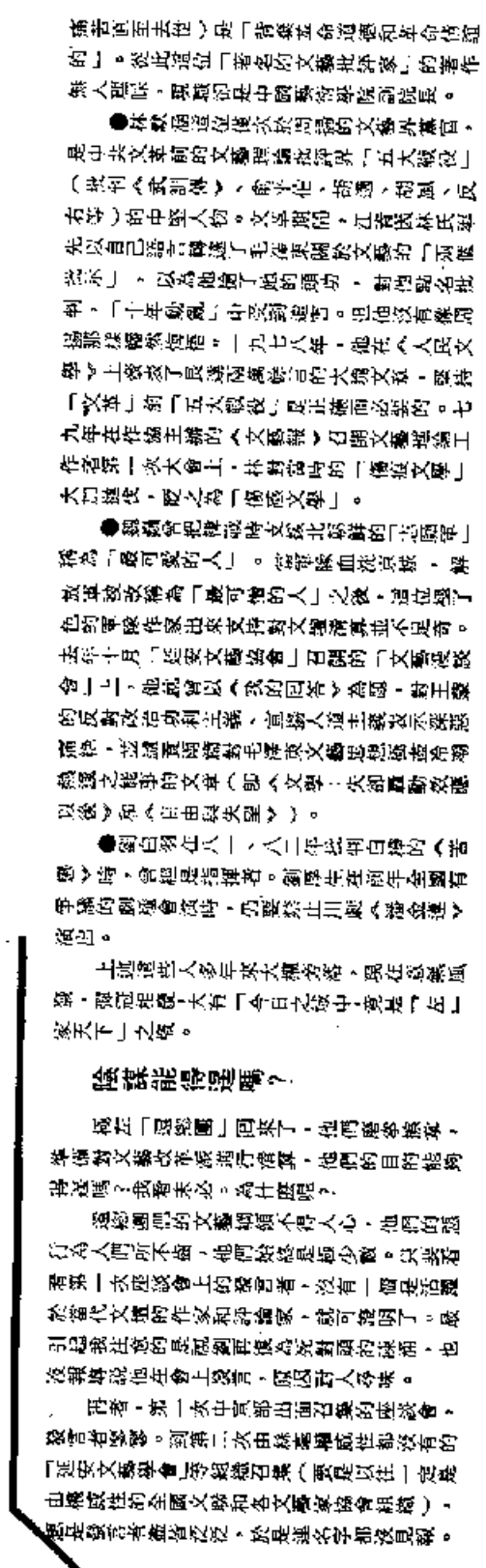
更有趣的是小平的態度表明，人們不知道他所要的批判底線究竟在哪裏。中央副主任朱穆之在其中一次會上的發言，也只是一般地談文藝的教育作用，不能讓生硬粗暴的批判，影響作家有益的作品，而應該未來的批判門爭方向。

座談會的報導沒有指名批判一個作家，甚至連從北京市委機關報同樣名指為「動亂」的煽動者的劉再復、孫謙等的名都未提到。至十月二十三日為止，除《河殤》之外，還沒有過對其他文藝作品的點名批判，但批判《河殤》，主要目的是在把鉗緊電視媒體——把這個被毛澤東自由化（見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一文的罪首消滅。也許在目前的情勢下，馬上讓大鳴大放爭面，會引起國際抗議及國內人心浮動，故先暫時採取思想教育、整頓及再改善風氣。

雖已經來時代都應大鳴放的批判可能為期小半年不啟。但是這個圈回來之後，文藝界的政治則是不可避免的事，鳴和放始終是一定會不斷干預文藝、介入文藝、要文藝服從之同步、為它服務。創作自由將被嚴重縮減。

「圈裏圈」既經回來了。他們沒有實現如命之定，首先就要回來改造文藝界中的幾個。第二次座談會上有人提出要「組全文藝界各級領導班子」，就是爭權的先聲。由些日子有消息說文化部長王蒙可能被撤，最近的報紙已一個多月沒上版了。看來這位的手是免不會手軟的。總之，文藝家與權力的糾結不絕，不知何日才能擺脫。■

九十年代, 1989/9



是中共文藝界的文藝整風指導思想「五大講話」（就何人民訓練》、毛澤東、指導、指導、反右等）的中堅人物。文革期間，江青假林氏集先以自己語言重述了毛澤東關於文藝的「五大講話」，以為她發動了的開端。其中，對所謂「十年動亂」中受到迫害。但他沒有被開除黨籍，僅被撤銷一九七八年，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反映知識分子的大膽文章，重提「文革」初「五大講話」是正確而必要的。七九年在作協主辦的《文藝報》召開文藝座談會上，作者第二次大會上，林默涵等的「極左文藝」大力揭發，反之為「極左文藝」。

●鄧穎超在北京北郊的「北京市」稱為「最可愛的人」。當時媒體自流派、媒介「最可愛的人」之後，這位婦了色的事實作家出來支持的文藝界並不足奇。去年十月「反資文藝座談會」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就何人民訓練》、毛澤東、指導、指導、反右等）的中堅人物。文革期間，江青假林氏集先以自己語言重述了毛澤東關於文藝的

說謊文學抬頭了

——讀幾篇歌頌戒嚴部隊之作

懷冰

「六．四」大屠殺後必然引起大陸民衆更大的反抗，中共當權者迷信武力，以爲用坦克和機關槍就會把民衆的反抗鎮壓下去，他們死也不相信「水可載舟，也可覆舟」之眞理。

當前，最使中共當權者擔心的是軍隊。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裝備是六十年來用無數的鮮血換取來的，本來是人民的子弟兵，但在「六．四」事件中却掉轉槍口來屠殺喊着他們的父老，實在是大逆不道之至。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軍中特權階層的飛揚跋扈，倒行逆施，解放軍在人民之間的威信已經日漸下降，但對士兵，由於歷史形成的密切關係，人們始終懷有某種敬意。「六．四」事件之前，由於當權者再三保證絕不會動用軍隊對付學生，據說以往記錄，也確實從未有軍人殺戮平民之事發生。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中也只是調動民兵和公安幹警來鎮壓。四月中旬以來，正如最近飛機投弄台灣的傳單所說：「解放軍和人民是一條心」，軍人亦能順應民意，對風起雲湧的學潮持旁觀態度。直至六月四日之前的近兩個月間，還曾出現軍民十分融洽的場面。但是獨裁者利用軍隊血腥的鎮壓，使得「最可愛的人」的形象在數小時內變爲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形象，敬愛轉爲仇恨，老百姓拿有毒的水去慰勞他們，甚至小童都利用造havel的機會射殺他們。仇恨的種子已深深地埋在人們的心中。中共當權者應該意識到這點，於是又是由鄧小平親自出面對戒嚴部隊表示敬意，給以至高無上的評價，又由兒子鄧樸方出面代表他慰問一番；又是下令頒發什麼「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又是舉辦什麼展覽會；更有什麼「英模報告會」等等。當權者這些動員文藝界來歌頌戒嚴部隊，於是出現了《十月》文學雙月刊今年第四期上破天荒地在已編印好的雜誌的版頁前面加上數頁歌頌戒嚴士兵的詩歌和日記之舉。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當權者們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

一定遺臭萬年

刘登翰在《十月》扉頁之前的詩有兩首。一是《祝國春——悼爲平息反革命暴亂壯烈犧牲的共產主義戰士，一爲《碑文，就這兩首寫起——爲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英勇獻身的戰友而作）。

這兩首詩都不敢去接觸軍人如何用坦克機槍對付平民的「英雄氣概」，因爲既然是反革命暴亂，照大陸以往的寫法，一定要把暴徒的猙狰描寫得淋漓盡致，爾後才寫如何鎮壓他們，而在詩中，暴徒們不見了，只是用一句話「何肆虐，暴徒逞兇狂」就交待過去了，暴徒怎麼兇狂，手無寸鐵的「暴徒」，能兇狂到哪裏去呢？作者干蓬在寫《祝國春》之時，想必只是根據官方編選的傳說去寫，因此除了口號，還是口號。詞的一開始先歌頌中共一番「國政輝煌，國運永生，國瑞榮光。」然後寫：「是英雄衛士，功垂青史；堅強柱石，氣撼魍魎。血灑京都，名存千古，壯烈捐軀而慷，平暴亂，我人民子弟，百世流芳。」這位作者完全搞錯了。他們面對的並非什麼「魍魎」，而是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和平民，正因此，軍人血灑京都，不可能「名存千古」，他們不過是鄧李楊之一幫狐夫屠殺人民的工具而已。正因爲作者完全站錯了立場，所以後半闋詩也變成顛倒黑白的夢囈：「長城豈可摧殘。何辱虐暴徒逞兇狂。驚宗文橘下，蒼天哭泣；長安街上，大地披霜。血醒民心，火焰愛憎，烈膽撕肝循斷腸。忠魂祭，雨濛濛不歇。與淚飛揚。」詞中所說的「蒼天」，應該是爲千千萬萬在坦克和機槍下的烈士哭泣，「大地披霜」，即「大地飛霜」，據說戰國時代，燕惠王因聽信讒言，把忠臣鄒衍囚禁起來，鄒衍人獄時仰天大哭，當時正值夏天，竟然下起霜了，後人常用「六月飛霜」比擬寃獄。「六．四」當日，有多少人被坦克輾斃，機槍射殺，「六．四」之後，又有多少人被逮捕槍殺，或被無辜投入鐵窗，飽受摧殘。

徐炳忠的《碑文，從這裏寫起）寫的是一個只有十八歲的士兵在「六．四」事件中死去，這結束。一事件結束後，羣衆早已被鎮壓下去，怎麼還可能去包圍協和醫院追殺傷兵？即使有，也一定被殘酷鎮壓，怎麼可能反而是軍人躲避、秘密轉移？二、如果眞有這一起事件，陳希同在「平亂」報告中怎能提都不提？中共御用傳播媒介又豈能不對此起「反革命事件」做若罔聞？

日記是這樣開始的：「六月四日七時三十分，晴霹的槍和醫院門口，圍滿了一些歹徒和不明眞相的羣衆，質問、謾罵和惡毒煽動的聲音震人耳聾：『把大兵交出來！誰窩藏傷兵就打死誰！』『這裏有大兵，揪出來燒死他！』照作者的說法，原來這些士兵是凌晨兩點鐘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被一伙「暴徒」打傷，被羣衆救出送進協和醫院的。在這些描述中，完全抹煞了軍人駕着裝甲車，坦克車不顧民衆傷亡向天安門挺進清場、民衆憤而燒車並進行反擊的事實。《特殊戰鬥》對這種情況不可能不知道，那麼，誰是暴徒？誰是代表正義？應該是了如指掌，現在將「屠夫」說成「受害者」，而將「受害者」說成「暴徒」，豈非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本來民衆遇到醫院，要求交出兇手，給予應有的懲罰，但是「六．四」之後，强權在坦克和衝鋒槍的支持下，人們根本沒有可能去包圍醫院，即使有，也一定被戒嚴部隊所射殺，受傷的陳夫並不需要躲藏藏藏，因爲那是他們航運交給、慶祝勝利的時候。

文藝家處境悲慘

當前，中共的民心與軍心盡失，對民心，當權者認爲只要武力鎮壓就行了。他們最擔心的是軍心，因爲軍心在「六．四」事件中開始動搖，一方面軍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破碎了，另一方面在此一事件中軍人對中共這一獨裁政權背定產生信心危機。騰文浩駕機飛台是一個信號，所以他們要想方設法，直至用謊寫來掩蓋血寫的事實。

「四人幫」一倒台之後，十幾年來，說謊文學連續從文壇淡出，而今中共爲了殺活需要，這類東西又開始氾濫泛起。

曾經是最早發表眞實而深刻地映現中國陰暗社會現實之作的《十月》文學雙月刊，如七九年第三期上的揭露中共高級將領憑藉特權姦淫婦女、殘害百姓的《飛天》，八一年第一期上的宣揚階級調和與宗教哲理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現在竟然淪爲嗜血成性的當權者塗脂抹粉的先驅，爲了迎合當權者，竟然前所未有地將歪曲事實的歌頌戒嚴部隊之作刊登在雜誌的扉頁之前，實在令文藝界蒙羞，顯然它是在北京當權派的脅迫之下才這麼做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文藝家的悲慘處境，能不令人爲之一哭乎！

《文藝報》被秋後算賬

學運期間表現積極，御用文人開始對文藝報刊、文藝界人士和文章點名批判，秋後算賬，目標之一是今年學運期間支持學運最力的《文藝報》。

《文藝報》不但挨批，還要轉載兩篇批判文章，可見處於困境，有關人員難免被清算。

璧華

最近，中共頑固派及其御用文人開始對文藝報刊、文藝界人士和文章點名批判，秋後算賬，目標之一是今年學運期間支持學運最力的《文藝報》。

圖文並茂支持學運

《文藝報》是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全國文藝理論報，在這次學運中表現積極。五月十九日晚，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宣佈對付「動亂」，翌日對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文藝報》在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十期，以接近全版的篇幅（除右下角有關中蘇作家會見的內容以外），刊登了支持學運的聲明和照片。其中有全國文聯、中國作家協會、巴金、夏衍、冰心、艾青、錢鍾書等四十一人及上千名知識份子，向中共當權者發出希望他們立即與學生對話、解決危機的緊急呼籲和聲明。此外還刊登了一則五月十七日南京作家上街遊行聲援學生的消息。吸引人注目的該報改大常地在頭版顯著位置登載了四幅民運照片，計為《文藝報》對作家出版社記者、編輯及一些單位人員為絕食學生組織義捐，數千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以及五月十五日數萬名知識文化界人士走上街頭聲援學生，還有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人海。

在學運期間，《文藝報》以如此多的篇幅、圖文並茂地報導學運，支持學運，給中國的文藝史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也是文藝家的光榮。

但是中共頑固派只要人像狗一樣匍匐在他們面前，絕不允許治下的人獨立思考，更不能容忍人們有些微反抗之舉，所以對第二十期的《文藝報》支持學運的言行自然咬牙切齒，絕不輕饒。

「減溫」還是「加溫」

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日報》刊登署名「七人」的〈讀《文藝報》第二十期有感〉一文，進行緊色恫嚇的批判。文中云：最近幾年，一些文藝報刊，其中有些還是中央級的文藝報刊的輿論導向問題，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越演越烈，越來越嚴重。「在前不久發生在北京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期間，一些文藝報刊的錯誤輿論導向已發展到了狂熱的程度。它們呼風喚雨，唯恐天下不亂得不夠。」

在這篇批判文章中，《文藝報》被證為典型例子，目的自然是「殺一儆百」。它說：「這一期的頭版共刊登了十條文字消息，其中有九條新聞，都是在為被破的現實——政治動亂進一步加溫的，也可以說是在為六月初的那場暴亂中外的反革命暴亂作輿論準備。」並列舉了《中國作家協會緊急呼籲》為例作說明。其實誰都知道，這次學運完全是中共內部的特權集團、官倒貪污集行惹起的。指摘二十日見報的《作家協會緊急呼籲》是給「政治動亂」加溫，實是欲加之罪。只要還良心說話，就可以看出《呼籲》是想「減溫」；「我們想切地希望黨和政府傾聽人民的呼聲，對於日我批評，高度重視和理解廣大青年學生推動改革的愛國熱忱，要以平等身份，走到學生中去……」如果當時李鵬政府能「放下架子」到學生中去說幾句自我批評的話，而不是兇神惡煞地頒佈戒嚴令，矛盾絕不會激化。至於六、四出動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平民，慘劇是誰一手造成，揭尚武、李鵬應比《有感》一文的作者明白得多。此寫的事實，豈是這篇寫的流言所能扶熊。

深文周納，是非顛倒

七人的《有感》，不但顛倒黑白，無理指摘《文藝報》在學運過程中的行動，還狠批二十期上頭東寫的文章（該文揭露保守派刊物《文藝理論與批評》在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扮演了極不光彩的打手角色）。《有感》一文對於這篇名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總結——重讀〈新春的反思〉》，進行了反撲（按《新春的反思》刊於《文藝理論與批評》八七年第一期，為該刊領導部的文章）。該文一文從學術角度，指出《新春的反思》一文個硬的思維方式「破壞性」極強，給「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帶來恐怖」，「誤成對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巨大阻力」。這篇文章只談及對一種「思維」，即一種分析問題的觀點和方法的評價。但七人的反擊卻深文周納，說《文藝報》編輯部特意在第三版「理論與爭鳴」一欄以醒條位置推出《終結》一文，並說「《文藝報》在風雲變幻的時刻，把他們精心設計和組織並懷心修改的這篇討伐文章拋出來，用意令人不寒而慄。」

與七人的文章相呼應，《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在該刊今年第五期上更明顯地指斥《終結》一文是和「動亂中否定反自由化的叫囂相呼應。」（該文轉載於十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第四十三期《文藝報》）。文中有云：被東文章不遲不早，不前不後，恰恰發花動亂急劇升級的今年五月下旬，這不是一種巧合，而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又說，今年四月學潮剛剛興起的時候，「高自聯」一次人在「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請願書」中就提出了要徹底否定「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平反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份子。這些讀後來的文章，發現裏面並沒有直接抨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警得在「文字獄」又興起的年代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此外，最頁的文章對文藝們的「上綱上線」表示了不滿，這也成了一條罪名，被打上「否定階級鬥爭」、「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提供理論根據」這等嚇人的罪名。

你死我活的思維定勢

細閱被東的《一種思維方式的總結》，發現作者不過是出於一種義憤，以及對某些思想僵化、依附日落西山的光反映的老人篇的痴用文人的痛恨。御用文人們把新的東西一律斥為「錯誤思潮」，是「階級鬥爭」在「文藝領域的反映」，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被東認為這些人具有一種極以僵硬的幾十年來陳陳相因的思維模式，其特色為反對一切獨立思考，對開拓創新和具有建設性思維的人就冒之為自由化的進行者。他指這些人的思維模式定名為「你死我活的思維定勢」、「不證自明的思維結構」、「唯我獨革的思維心態」，難怪御用文人要暴跳如雷了。

中共建國以來，一向希行因人廢言的教條。因為五月二十日《文藝報》還發表了劉賓雁的即將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美國這個國家》一書的「序言」，而劉賓雁又因何情學運而為當權者所憎恨，於是刊登劉文也就成為罪過。七人說：「在北京動亂期間，劉賓雁在美國造謠……。不知道為什麼《文藝報》對於像劉賓雁這樣一個被美國迷住的持不同政見者總是不能忘記，還到底是一種什麼心態呢？」其實，北京的當權者一貫將外界的報導斥為謠言，而將自己支培御式的謊言一千次一萬次重複，要人們相信。而以揭露特權為己任的劉賓雁，人們不能忘情於他是很自然的事，又何止是《文藝報》的問題呢？御用文人對劉賓雁無理辱罵，不許他的文字與中國人見面，正說明他們的虛弱，也說明當權派的腐敗。

從七人的文章透露出《文藝報》當前已成為當權派「秋後算賬」的主要對象，他們不但對《文藝報》學運期間所為不滿意，還對其在「六四」大屠殺之後遲遲不肯改變立場，緊跟當權者步伐表示憤怒。七人以君臨的姿態呼喝道：「《文藝報》是一張很有影響的報紙，它的錯誤的輿論導向在文藝界造成的不好影響也是很大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已經過去三個多月，《文藝報》在版面上非沒有多少實質上的、新的變化，這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他還指示《文藝報》要總結我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訓，用實際行動向讀者表明「誰有改正錯誤」的決心。從《文藝報》近期一再轉載有關的批判文章，可見《文藝報》處於困境，與之有關的人員難免被清算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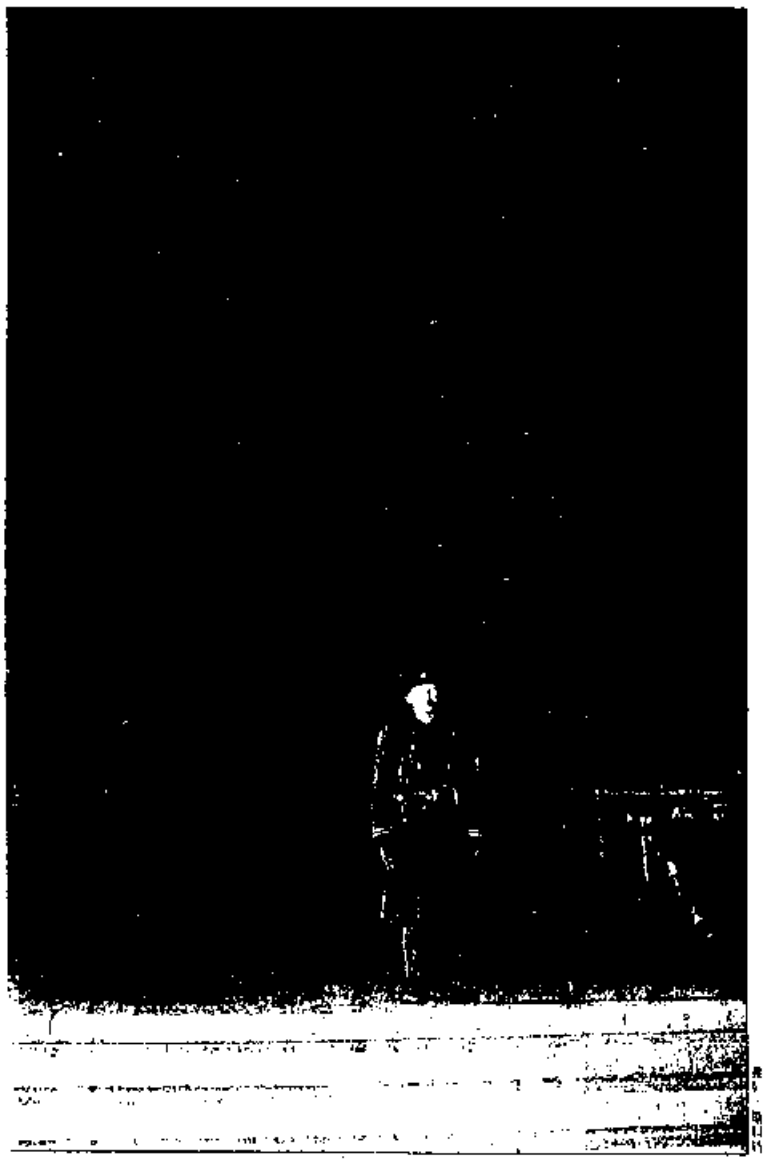
文化領域大整頓

在北京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撤銷戒嚴令的當天，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務委員（常委）李瑞環接見一批文化藝術界代表，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觀察家認爲，這絕不是巧合，而是精心安排，意在表明中共不但要解除有形的戒嚴，而且要解除無形的戒嚴，創造一個「民主、和諧、團結、緊張」的環境。不過，解嚴前後的事態發展，卻難以印證中共領導人的許諾。近期大陸報紙、文藝刊物紛紛遭受整頓，負責人員多被撤職，而文化部門及文藝界組織的領導層已全面改組，顯示北京當局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不僅未隨解嚴而放鬆，且進一步收緊。

在大陸文壇一片「放風」中，一家以《中流》命名的文學刊物創於本月間世，由文壇兩位「左傾」林默涵和總編創辦。亞洲週刊得悉，這一刊物是在江澤民直接鼓勵下出版的。「六．四」事件之後，文壇一批左派作家如林默涵、劉白羽、姚雪垠、馬烽及魏巍等上書江澤民，說「目前最重要的文學雜誌都在右派手中，不在左派手中，一定要把陣地奪回來」，獲江澤民首肯。《中流》創刊號發表了林默涵批評電視片《河殤》作者蘇曉康的長文。

近月來，大陸文藝、新聞機構差不多進行了全面換班。據《人民日報》文藝部和《文藝報》文藝部主任丁振海出掌，另由一名天津散文家和一名新華社記者出任副主任。而原《文藝報》主編謝永旺、副主編陳丹晨、鍾藝兵也由保守的文藝理論家陳涌及政治理論家鄭伯農所取代，實行雙主編制。另有消息說，大陸主要文學刊物《人民文學》雜誌的主編和副主編也將於本月遭撤職。

至目前爲止，北京已全面收回文化大權。職思想保守的賈敬之與林默涵分別接掌文化部及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文聯），廣播電影電視部處分原副部長謝文清之後，保守的蒙古族老作家瑪拉沁夫正式取代唐達成，出任大陸作家協會（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而作協主席則由小說家馬烽接手。由瑪拉沁夫、馬烽及鄭伯農組成的作協集組，已成了保守派天下。一位大陸文學評論家痛悉瑪拉沁夫任此新職之後說：「他當常務書記，真要命。」作協在幹部考察工作組進駐後，又重新成立清查小組，組長爲張僖，副組長爲瑪拉沁夫。



解嚴後的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新聞、出版機構的「戒嚴」未解

文化界的另一個極爲敏感的領域——新聞出版部門，也颳起一片收風。亞洲週刊獲悉，國家新聞出版署決定於近期內撤銷、停辦、合併五百多份報刊和多家出版社，約佔總數的十分之

。即使獲准繼續營業或出刊的出版社和報刊，也難免在人事組織和思想路線上遭到整頓。一位經銷大陸報刊的負責人表示：「我經手的刊物，其有三、四成已遭撤銷、整頓而命運未卜。」

自去年八月開始，北京以「掃黃」爲名，大舉向新聞出版業開刀。隨後，新聞出版署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的《關於壓縮整頓報刊和出版社的通知》精神，對全大陸一千六百家報紙、三千餘家期刊及五百多家出版社進行全面整頓。最近，該署再次要求所有的出版社重新登記，否則，按出版非法物查處，禁止營業。

至目前爲止，已被迫停刊的刊物除作協屬下的《新觀察》、《散文世界》、《文學世界》、《中外文學》及《小說月刊》等五份刊物外，還有去年初推出的《思想家》、《新啟蒙》和《東方紀事》等思想開放的期刊。在被「封殺」的刊物中，影響較大的是《新觀察》。該刊因爲許晶報道去年北京學生運動而令當局不滿，成了第一批遭查處的刊物，主編戈揚剛巧在六月前出國，雜誌出事後流亡海外，現居美國。

另外，專門刊載反映亂會問題文章的《報告文學》，從本月起停刊；在大陸頗爲知名的《文匯月刊》也已停刊整頓。甚至官方喉舌《新華文摘》也受了批評，在停刊一期接受檢查後，才獲准復刊。一位大陸知識分子向亞洲週刊表示：「這些都是政治禁品。當局的政策很明顯，凡是能激起思想火花的刊物，都不能留。」

在遭到撤銷的出版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屬於正統地位的省級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海南人民出版社。據悉，湖南人民出版社因發行大陸知名異議分子、現任海外民運組織「民主中國陣線」主席魏京生著作《我的思想自傳》，被指爲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受到處分。此外，文聯出版公司目前正遭停業檢查，其分支機構中外文化出版社已被撤銷。一位大陸出版業人士說：「領導層當初重用魏京生，我們出版他的書卻要遭殃，這倒是誰的責任？」

文化收風也吹到對外開放的門戶廣東省。亞洲週刊憂慮，較早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南下廣東，認爲該省的刊物太多，要求裁減三成。曾經被譽爲「新聞改革先鋒」的《蛇口通訊報》終於難逃「劫數」，於去年年底停刊。曾報道去年北京學生運動的《深圳商報》遭勒令檢查。

分析家認爲，北京當局對文化領域採取整肅措施，是要劫止「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再度擴散。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最近發表 篇措詞強硬的社論，強調必須從上到下清除意識形態有問題的黨員。該篇社論還揚言「對那些政治立場不堅定的人，那些政治品質不好，看風駛舵的人，不能提拔任用；仍然在領導崗位上的，要堅決撤換下來。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的，必須開除黨籍」。在北京看來，負責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是否「忠於馬克思主義」更加重要。

此外，北京國家教育委員會（教委）主任李鐵映上週在教委工作會議上說，今年教育戰線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並強調「要始終堅持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

在這低氣壓下，不少知識分子都出現相極情緒。「六·四」事件後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也希望爭取日本的經濟支持，以紓解大陸的經濟困難。■



學潮中的文化界人士：走回象牙塔？



作家戈揚：主編的刊物遭禁

北京在對外關係方面更吹起「暖風」。國務委員、新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鄒家華上週訪問日本。他是「六·四」事件後訪問日本的首位北京高層官員。觀察家說，鄒此行一方面是緩和「六·四」事件後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也希望爭取日本的經濟支持，以紓解大陸的經濟困難。■

北京文壇 百花凋零

□ 胡文荻

去年六四風波後，中共當局對幾大「重點災區」包括中央文化部、中國文聯和中國社科院以及這些單位所屬的「事業單位」如雜誌社、出版社等，進行大清查、大整肅、大改組，造成文壇百花凋謝、一片殺氣……

去年六四以後，北京文壇呈現全面死寂，一片殺氣。北京的文藝領導機關最近進行著重點清查和大改組。中共當局公開明文指出的幾大「重點災區」（即認爲是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影響最嚴重，產生大量改革派精英的地區和單位）中有中央文化部、中國文聯（其中特別是「作協」和「劇協」）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以及這些單位所屬的「事業單位」，如雜誌社、出版社等等。對這些機構的被清理和有關人士被整肅的情況，筆者根據可靠的消息，向讀者一一報導。

王震力保賀敬之當部長

去年春夏之交，王蒙被中共當局推上兩大「罪狀」，一是此公小病大養，住在北京醫院的高幹病房裏堅決不肯去「駐問城鄉部隊」，二是他臥在病床上提起生花之筆和李鵬鬱前的紅人北京市的陳希同，李錫銘打官司，爲文化部和一批文化人辯解，對文化部系統的幹部「支持暴亂」矢口否認，被某些僵硬派大員斥爲「抗拒清查」。其實，就在去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之際，王蒙就把部長大印交給高占祥副部長，委託他總攬全部工作，代表行代了。這原因有人說爲是王蒙知道高占祥出身好，「根紅苗正」，上面的元老們對他印象不惡，所以把部務大權交給這位工人出身的「散文家」，顯然相當放心。李瑞環上升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晉京上任前曾向中南海具有權威的元老派人士推薦中年小說家，在文藝界人稱「大馮」（此人身高一米八二，是位十足的籃球運動員坯子，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天津文聯主席兼作協領導）的馮驥才接替王蒙出任中央文化部部長。當時，也有幾位一向欣賞李瑞環才幹的「中顧委常委」之類的老人，對此加以支持。但是，李瑞環的推薦「大馮」，終究敵不過王震對吳女婿賀敬之的大力保舉。最後，還是讓有違「幹部年輕化」的賀敬之再次粉墨登場，並且官升一級。據說，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等人，還曾爲此事和王震大吵一番。萬里的理由之一是賀詩人目前還擔任人大常委職務，而作爲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的成員，按照規定不能再兼任國家政府領導。因此，萬里曾親自通知人大常委會通過常委會議免去賀敬之的常委。可是有人說，很可能是賀敬之賺給他的部長頭銜前面還多一個「代」字，爲了抗議此事，還特意數過人大常委會請求保留其常委頭銜。自然此事即所當然地被萬里「依法」否決掉了。

最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王蒙被免職後，法國文化部曾邀其赴歐度假，「上面」未予考慮。根據當局的硬性規定，在清查工作尚未告一段落以前，中共幹部調動，王震只好「隨傳隨到」，跟若干此司、局級的幹部一同，學習文件，「反思檢查」如儀。

文聯吳祖強遭貶謫

至於中國文聯，則情況更加可笑了。

中國文聯是統領全國十一家文藝性協會的「文學藝術界」最高機構，「文革」浩劫前是以巴故中共文學理論家周揚爲主席的大機構。在去年六四以前，早已出年紀較小的吳祖強擔任黨組書記，清理了一批左派人士，執行胡、趙推行的開放改革，開明實幹的文藝政策。當文藝界的另一位「四條漢子」中的夏衍臨時主政時，當時正是左派鼓吹理論家趙尋在文聯領導班子裏「孤軍奮戰」大反其「自由化」的兩派鬥爭白熱化之際，終於在夏、吳兩代領導人的努力下，一舉把這位當時還存在中國文聯黨組內的左派大將趕出領導班子。但是，自從一九八七年初，吳祖強的胞兄吳祖光因犯有「自由化錯誤」，被迫將本親自勸退出黨以後，就有左派人士向垂暮艱於政的元老們告發這位作曲家出身的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包庇乃兄，不將爲乃兄通風報信。而這位黨組書記本人又在關鍵時刻犯了「跟重政治錯誤」。據傳他在李鵬宣佈「北京部份地區戒嚴」前後，曾親自起草一封公開信，內容相當激烈，既反對李鵬，又批判《人民日報》那篇著名的「四．二六」社論，信中數項「高自聯」之類的熱情語言比比皆是。這封公開信，聽說已由吳祖強徵集了三、四十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簽發聯署，終於因爲戒嚴令下，各報均被管制，未能公開見報。但是，吳祖強據爲此事早已陷入，吃不了兜着走」的狼狽處境。知情人相告，不久前吳祖強的「人事關係」已轉回他原來任院長的中央音樂學院，並且被爲一名無職又無權的「離休幹部」了。傳說趙尋還要給他黨紀處分云云。



（一右）胡耀邦和林默涵（右四）、夏衍（右五）、強祖吳爲

新任的中國文聯領導班子則以老牌左派文藝評論家林默涵擔任黨組書記，但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書記兼中國文聯記者長則是部位猛欲領朝鮮戰場上的一最可愛的人」起家的中年小說家王蒙哉。說起王蒙，此人倒有一段頗不平凡的發跡史。原來他當年只不過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普通小說編輯，因爲迎合思想很有所偏向的社長旅老總，老一輩兒童文學家嚴文井，受到嚴的器重，於是先被任命爲被大陸文藝界譽爲文藝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當代》主編，隨後又晉升爲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期刊部主任、副社長，後來中共中央組織部門決定調一部份中青幹部「掛職下放」，遴選省份跟棟，這位王大主蘭主動去青海省擔任中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局局長，三年後雖開西寧市。「能官騎驢」若干年，一千日的教獲不小，當孟偉哉被捲土重來時，竟然一躍而進入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文藝局局長，在主張「三寬」，作風開明的前部長朱厚澤垮台後，孟便成了王忍之的得力助手，在公認的八七年大陸文藝界左派代表人物大集會的「涿州會議」，孟偉哉是最賣力氣的背幹份子之一。他成爲一任短命的中宣部文藝局局長，自然也與「涿州會議」很有關係。如今此人手裏抓住中國文聯的大權，其下一步的矛頭指向及所作所爲，自然不難想像了。



王蒙（右）和劉賓雁都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現劉已被迫流亡海外，王亦難逃劫數。

作協領導層大換班

作爲屬於「文聯系統」，但又在行政檔次上和文聯同一級別的中國作家協會這個「重災區」，清查鬥爭尤爲戰慄。原來以老達成爲首的書記處幾乎全軍覆沒：中國「作協」的機關報，四大主編（正副）中則僅留用二人，謝永旺與陳丹晨則作爲「問題未弄清楚」的人物掛在那裏，不予「解救」。現在的中國作協黨組共五人，順序爲馬烽、馬拉松夫、鄔伯儀、張堪照、吳雨禮：前二人爲正副書記，因此在去年十二月正式宣佈這個班子時，人們戲稱「作協」的左派班子爲「二馬拉車」，「馬年起即二馬」。提起老馬馬烽，文學界老資格人士都知

的。先是由作家劉起釪（筆名劉夢溪）的長文發表在去年第十期的《中國青年》雜誌上，題為〈「文藝自由化」的流毒〉，指名批判了王蒙、劉賓雁、李國文、白樺、從維熙、張潔、張賢亮、高曉聲、鄧友梅、李凖、劉紹棠、宗璞、茹志鵑、王安憶、諶容、張弦、李陀、劉心武、陸文夫、鄭萬隆、李銳、韓少華、葉蔚林、張一弓、矯健雄、李杭育、阿城、鄭義、烏熱爾圖、張承志、張抗抗、蔣子龍、張潔清、張辛欣、葉文福、王小鷹、公劉、流沙河、邵燕祥、白樺、公木、嚴陣、張學夢、張學新、張學友、張學軍、張學禮、張學智、張學仁、張學義、張學信、張學忠、張學孝、張學廉、張學恭、張學良、張學思、張學文、張學武、張學文、張學理

專題：六四後的大陸文藝界

太陸文壇已進入了冬眠。

我們很難想像，經過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大陸文壇再會產生一場 平中，雖然沒有留下驚世之作，但却描寫了文學史上最激動人心的無 直逼文革的大災難；

竟乎所有良知沒有泯滅的文化人，都捲進了八九民運；竟乎所有 是一場全景式鳥瞰一九八九年大陸文壇的力作，其餘三篇，也從不同 知識份子都陷入了心靈煎熬，與一可以彼此的人格動的 角度、不同層次對大陸文學界、知識界作整體的報導分析。 是一場歷時超過半年的大過七潮還在繼續……

在這場大災難中，捲入最深的衆數中國的作家們，他們在整整一

近年有一批年輕人悄然步入文壇。所謂「悄然」正因爲他們的作品並非以大嗓大叫的方式面世，從無「轟動效應」。他們企圖將小說流暢成純之又純的藝術。他們嫌時代背景、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的「淺化」還遠未夠。不是「淺」不「淺」的問題，而是根本不需要。要的是將現代小說與傳統小說的「背景、人物、情節」三元素徹底破約。這類被稱爲「後現代派」的作品以及作家陣容，都在一九八八年達到鼎盛時期。以余華、葉蔚、格非、劉恒、葉曙明、馬原等爲代表的一羣，如同西方現代派的先行者一樣，有着憤世嫉俗的思想傾向，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讀者的多寡，藝術形式極盡奇詭洽僻，高世駭俗，頗具形而上的氣圖。這類小說到八九年初仍方興未艾，及至中篇小說《紅河》（一九八九《收獲》第二期，作者能止良）達到了極致。這篇小說完全割離了時代背景，故事情節及人物完整的性格，卻以工筆細緻地渲染每一個獨立的局部細節，有奇瑰斑爛的色彩感。通篇讀畢，似摸不清頭緒，卻具一種內在的整體感，即使不知所云，仍不得不承認它有懾人的力量。

這孤憤而孤傲的一羣，並不掩飾他們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冷漠。他們自稱「深刻的悲觀主義者」，深刻到了不屑於關注時事，而只把視綫投射到中國文化出路及人類命運等終極問題。必須承認，他們的作品對傳統觀念及舊文化的批判，有時達到相當的深度。他們的讀者圈雖狹窄，但一入此圈，必然是傳統文化的叛逆者。或許，這也是思想啓蒙的一個佳實。

然而，對社會現實的漠視和「深刻的悲觀」，難免影響到他們作爲「現實人」的行爲準則，爲純粹藝術的痴迷精神通常不易轉化爲對時代性大事件的救世激情。無怪乎，這一羣「後現代派」大都未曾投身八九民運大潮。他們或然有很鮮明的愛憎，表現形式則一如其作品，乃是一種徹世嫉俗，一種超乎其上的精神自拯。或許，這會更深化他們筆端的悲劇色彩。

但是，被漠視的現實終究要攻他們頑頑的。文壇聯殺如期，還有幾多空間給這類「先鋒小說」生存發展，實屬疑問。文壇上海拓已久的「青紅幫」摧土重來，先化於以組織上一清除異己，收復失地，然後才有暇作創作思想的整頓。到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看來，這類才氣逼人的奇詭之作只能是曇花一現。

•全景報導與分析

六四前後的大陸作家們

•太史雲

天下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大陸作家們的筆與紙、腦袋與舌頭、生命與熱血，都深深地捲進這個大時代的漩渦裏。或許，他們靈魂的痛號、理想的掙扎，恰恰譜寫了文學史上無字的一頁。誠是悲壯，亦爲劫數。

一九八九的大陸文學，本不是一個喧嘩的字頭。十年前決堤而出的大潮，奔湧至今，已化爲流量頗大而支流極多的長川。往昔先鋒人物旗旛所指，文壇新銳們蜂擁而上，踏平一個又一個禁區的激動不羈的景象，已不復見。各抱宗旨的作家潛心雕琢自己的作品，不再喘聚於某個文學旗號之下，這未嘗不是一種自信的表現。然而，流年不利，春春時節，驚蟄雷動。天下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大陸作家們的筆與紙、腦袋與舌頭、生命與熱血，都深深地捲進這個大時代的漩渦裏。或許，他們靈魂的痛號、理想的掙扎，恰恰譜寫了文學史上無字的一頁。誠是悲壯，亦爲劫數。

蘇曉康一派的入世精神

一九八九年年頭，文壇尚未湧現代表此年度特徵的力作，基本上是八八年浪潮的延續。而去歲勢頭強勁的則是紀實性報告文學和「後現代派」小說。前者是以蘇曉康、麥天樞、趙瑜、蘇曉生、錢鋼等一羣直於救世熱忱的近距離透視生活的作家爲代表。尤其是蘇曉康，自頭伊始即銳氣逼人。《神聖憂思錄》、《洪荒啓示錄》、《烏托邦祭》無一不是震聾發聵之作。直至《河殤》推出，更是舉世矚目。此後的波瀾起伏，蘇在《文匯月刊》八九年第五期《五四運動》流產過程時，抒發了「傷懷弔古」式的感慨。他指出「五四」的思想啓蒙者們大部不貳成五月四日青年走上街頭的行動。如北大校長蔡元培親自攔截和懇請學生勿採取游行示威的激烈方式，而應「調查澄世」，以科學理性去喚醒國民的精神。這和其時另一青年導師胡適的主張不謀而合。蘇曉康認爲，歷史證明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果然未能完成其初衷目標。事實上，踏實地啓蒙與傳播民主科學的新思想，要比呼風喚雨地搞羣衆運動更有意義得多。

無論蘇曉康及其《河殤》派戰友是否眞的深信這個結論，剛撰寫完此文，他們就面臨着和七十年前同樣嚴峻的抉擇。舉運狂飆席捲整座北京城，無疑，思想啓蒙者也包括了蘇曉康這一批勇於批判社會現實，計貶時弊的作家在內。大時代洪濤迭起，他們打算作七十年前的翻版？當於戲劇性的歷史場面重演，令這批有志於「學者化」的作家們產生了急遽的精神裂變。

的確，起初他們如蔡元培般退卻過學生，呼籲理性與妥協，敦促政府對話，基本是充當斡旋者角色。然當局冷酷而殘暴的嘴臉，令他們幡然猛悟這個角色實屬可笑。於是毅無反顧地投身民運怒潮中，與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權徹底決裂。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不可回到七十年前課題的起點上。

國家興亡夢，英雄勝敗心。以蘇曉康爲代表的這批報告文學作家，正因其關注的焦點是社會的炎症。本着積極的入世精神，故在八九民運中大都介入頗深。「六四」後被清算打擊也至爲慘重。通緝、被捕、流亡者比例最高，多種報告文學刊物被查禁停刊，《海雨紀實》、《金扇紀實》、《紀實文學》、《百花洲》上長篇報告文學《烏托邦祭》的責任編輯梁某竟鋃鐺下獄。對文壇衝動最大的是全國性重量級刊物《文匯月刊》居然被勒令停刊。

顯然，昔一度繁花似錦的紀實文學園地已深埋於劫灰之下，難再復甦了。

後現代派深刻的悲觀主義

王蒙一輩右派作家的苦行

林默涵、劉白羽、魏巍、李希凡、瑪拉沁夫等公開出江湖，便「管刀羅鍋向豬羊」。只不過，這窩「豬羊」並非安全部設套要追捕綁架的逃亡作家，而是十年間逐一失守的文壇要塞的統帥。

他們眼中「領路」最高位的當然是文化部長王蒙。八九年初，最高層已決定作協、文聯及各大文藝家協會脫離中宣部，劃歸文化部統管。對「左王」們來說，這意味着文藝戰綫全面失控。作爲負隅頑抗的一隻橫炮，魏巍在《文藝報》連然發難，猛烈批判「陽雨」（王蒙筆名）的一篇文學評論，調通篇不提馬克思及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欲將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引向何方？對這「反自由化」以來少見的橫望文章，王蒙無意答辯。

大陸文學圈內無論喜不喜歡王蒙的爲人，都不可否認這位縱橫文場數十年的健將，屢經大苦大難的磨練，已對社會人生有着深刻的悟解，並表現爲他通達超脫的哲學智慧，辛辣尖刻的語言文筆，無疑是一位最具原創力的天才作家。其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對「黃營」般的封建文化，病人沉痾的中國社會及生態蠕蝕的中國人有着教人不忍卒讀的深刻描繪。然而，作爲爲而優則仕的最高作家官員，在激變關頭，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作家的形象與良知。民運風潮真，衆多同行試目以待，唯恐部長先生逆忤民意，去表態擁護戒嚴甚至鎮壓。而王蒙當其時正處於一個尷尬地位，他五月廿八日才出訪歸來，北京已然危城告急。正負雙方的壓力紛至沓來。在此關口，他那圓熟的處世機謀再次導他擺脫困境，即時染恙入院，屬城之夜在高幹病房聽得滿城槍聲，不知他作如何想？無論怎樣，王蒙是唯一的未去「整問」或戴部隊的政府部長，並在「六四」後未久便「封金掛印」，解去官爵，退其作家眞身了。

王蒙這隻「右派」作家，其實劫數化解後，大都「修得成果」，成了文藝官員。他們之間的思想距離已不能算很近，如鄧友梅，已被透爲官之道，樂也融融，偶而玩玩「京味小說」，也有票友場采捧場。所幸天良未泯，「六四」前後雖無善行，亦無劣迹。官或可保，京味小說也可玩下去。不過，若作協江山易幟，鄧府門前車馬亦會稍落的。至於「過氣神童」劉紹棠，「清污」與「反自由化」都曾落力表演，湖上前台指點江山，借鳥斷腰，無功而退。眼看過回昔時的仇家紛紛落難，未始不是施展樂即的天賜良機，然劉紹棠迄今仍保持沉默，頗見得當局縱兵行凶，殺人於市，血濺五步的邊暴行徑已超越了劉紹棠眞心的底綫。

黃維熙，「大牆文學」之父，一向是對「反左鬥爭」不屈不撓的控訴者。八九年他發表的《背經行》、《走向混沌》，其實是年前劉賓雁發起的紀念「反右」卅周年的徵文。後來形勢有變，徵文流產，雖維熙仍設法把出這血淚篇。及至民運期間，他掌管的作家出版社頻頻鞏旗上街，曝光之多，已危及他的地位。雖維熙縱有懼意，卻也無愧於心，沉默一陣也罷。

毫無疑問，這一幫作家恰逢盛年，遭此變故，唯有自甘寂寞。這亦係他們創傷累累的靈魂又一次背經苦行，走向混沌。

劉心武王安憶和孔捷生

十年前，大陸文壇曾出現批一時俊傑。他們筆耕不輟，著作甚豐，就年齡而言，已完成了由青年到中年的過渡。正好成了現今文壇的主力軍。儘管「反自由化」以來，這幫風華正茂的作家尚未何復最佳狀態，進入一九八九年，也應見到消褪之後的力作了。情乎時值風年，即便才情文思如大海湧生，亦難抵「高天滾滾寒流急」，於是相繼潛入「冬眠」。

劉心武上回險被拿來一禁刀，對《人民文學》的編務已心灰意懶，正好重捕筆紙，在寫一本大部頭作品，孰不知等待起，他本人與整個《人民文學》編輯部頗爲投入，長安街上，他們的旗幟漫捲西風，領頭的總是這位主編大人。他還與劉再復一道向海外傳媒發表講賣當局不仁行徑的講話。正是蓄牛垂氣，揮斥方遒。然民心似鐵，終稿不住槍炮轟擊。「六四」後，劉與友人匆匆離京南下，及至劉返京，作協已入駐工作組，實行「幹部審查」。劉上一次僅以身免，卻換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此番定然無倖。看來，這位「傷痕文學之父」唯有以沉默作抗爭了。

●大陸文壇一片死寂，北望神州，冰封千里，板結土壤窒息文學一切自由的萌芽。

名門閨秀王安憶，被譽爲大陸最具才華的女作家。她全憑一片天籟，小說寫得細膩流暢又全無激情主義的脂粉味。自《小鮑莊》與「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以來，她授予這篇新作都力避文壇。一九八九年初，她再推出力作《崗上的世紀》（《鐘山》八九年第一期），描寫一女知青返城無計，情侶之餘不惜以「性」這古老的方式去打通門路，殊不知如此猥瑣情態，不能自拔。人性的迷亂與掙扎，生命本體的衝動，靈魂沉淪的污穢和釋放出來的瞬間瑰麗，都構成了難以言喻的混沌之美。王安憶創作之高質高產，每每令同行困惑而就羨。然這位才思奔湧的女作家「六四」夜如遭「電休克」，思維都迸裂成不可洽縫的碎片。王安憶只好趕到北京，時和劉再復聯袂飛抵加坡，當晚夜宿在木，悄地訪友，眼睹滿街血肉橫飛，實爲她易感的心靈所無法承受。次日滿城悼聲，華人光天化日追殺華民，王安憶無法亦無意前往機場，竟如難民一般輾轉過縣、天津「逃」返上海。慌遽筆觸的她陷入深深的惆然，已無法如往昔在小說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歸宿。如之她曾在上海急與遊行示威，近期「掃黃」又禁了她好幾本書，故處境越加艱難困厄。她之歸於沉沒，已成定數。

八九年初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爲劉再復立傳的文壇怪傑胡發，毫不容情地直斥「文霸」姚雪垠，爲劉再復仗義執言。此外，詩人徐剛亦在《人民文學》八九年第六期上推出報告文學《沉淪的國上》，筆力極重非常，爲徽墨而將的胡耀邦招魂，並對四五月北京學生運動喊出如警世鐘般的響期之語：「倘若你們沉默，中國將無聲！」然而，這三位作家（包括胡發所寫的劉再復）都因深深介入民運，在其後的悲慘浪潮裏逃亡海外。

至於另一位南方作家孔捷生，八九年剛連續推出他的中短篇小說新作。雖有深意的是，他的兩篇象徵主義筆法的短篇《北京的冬松》與《開往大亞灣的優車》恰恰成了八九民運悲壯結局的注腳。而中篇小說《黑白之道》（《花城》雙月刊八九年第五期，十月出版）結構敘費苦心，上篇致力於對中國文化的反省批判，下篇則以直筆曲筆對大陸政權四十年對人性、人權的扭曲摧殘作出憤憤然的控訴。通篇讀罷，頓然覺悟四十年來家國，原是一個冗長的惡夢。這或許是孔捷生在大陸文壇的「絕筆」，因小說面世時，孔已失蹤。據知，他因組織策動廣東知識界的抗議示威，搜捕浪潮波及廣東，他抑亡命天涯，逼去無踪。

連同流亡在外的蘇曉康、北島、老鬼、老木、多多，以及被當局追緝逮捕的劉曉波、鄭義、趙瑜、柯雲路、戴晴等。大陸文壇大批精英已星流雲散。剩下的中青年作家則三緘其口，封筆罷寫。聞說各大刊物根本無法約稿，編輯們干脆辭之任之，隨便揀初學者習作來充數。這是大陸文壇的冰河期。

劉賓雁倡立海外流亡作協

大陸作家整紛紛進入冬眠蟄伏的同時，海外卻掀起幾起大動作。

劉賓雁最先提出動議，調現時中國作家協會已有廿多個著名骨幹作家散佈海外，完全可以成立一個「海外大陸流亡作家協會」。歷數歐美各地，果然英才濟濟。計有阿城、古華、張潔、李陀、戈揚、蘇煒、小楂（黃建英）、王非軍、江河、石濤、嚴力、貝嶺等在美加；蘇曉康、北島、張辛欣、高行健、亞丁、徐剛、胡發、老鬼、老木、多多、戴厚英、劉西渭、劉索拉、馮驥錦在歐洲；嶺域、楊煉在新西蘭。算來大都是中國作協會員及理事，其中不少是地方分會的副主席。倘由中國作協副主席劉賓雁攜頭，成立一個「體制外」的作協已足夠陣容鼎盛。

其後從歐洲及北美同時傳來訊息，嚴曉雕、遠志明、老木等將創辦一份不揀屬任何政治組織的《黎明》，名爲綜合性刊物，實質文學將佔去相當多的園地。而美國方面，亦將創辦文學刊物《流亡》，並已成立了一個「中國流亡作家聯盟」。從陣容看去，《流亡》的同仁絕大多數系詩人，《黎明》的基幹人馬則是多面手。相信後者號召力及影響力會更大。

北望神州，冰封千里，板結的土壤將窒息文學藝術一切自由的萌芽。身歷慘禍的作家，倘若垂下他們沉重的頭顱，那決不是屈服，而是爲了整理他們被血與火淬煉過的思想。

大陸文壇一片死寂，那是沉默的抗爭。而流落海外的倖存者則會發出更激昂的吶喊，並將成爲中國文學史重要的一章。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蘇武氣節，屈原情懷，流亡者的血淚篇，在大陸萬馬齊瘖之際，極有可能成爲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學主潮。

被放逐的文學，到引流歸宗的一日，必然是大陸驚蟄雷動，冰河解凍之時。誰又能預料這一天何時來臨呢？

廣東文壇的大潰散

•沉鐘

八九民運退潮後，淤積的流沙，覆過奔潮兒淹沒的足跡。當日地動山搖的狗屎已隨風飄散，化爲石頭般的沉默。最爲死灰的角落，是被官方指爲「重災區」的單位，廣東作協正是被反復清查的「自由化黑窩」，製造「動亂」的「禍首」。

廣東作家帶頭上街支援學生

據廣東省「工委」（主管清查工作的臨時機構）的統計，省直屬機關參與示威遊行的遠級幹部有八名，其中作家身份的佔去五名，省直屬機關上街遊行的人次，作協佔百分之六十，其中黨員人次，更佔百分之七十。問題不僅於此。第一支非學生隊伍上街的，就是一羣青年作家組成的「聲援團」，之後知識界數次大遊行，都是由作協帶頭發動並策劃的。無怪乎，近年表現溫和的省官傳部也痛下決心，要徹底整肅這副「爛攤子」了。

短短幾個月，廣東文壇已人事全非，動蕩之劇烈，令人咋舌。

歐陽山與陳殘雲的權力角逐

三悟翻覆，當年在「自由化」退潮中被差額選舉逐出作協領導層的老將左王歐陽山，終於靜極思動，重出江湖，連出重拳一一痛殿當年的仇家，他不斷推出啟論短文，猶如瞄準靶心，論證「反革命暴亂」乃「自由化」的必然結果。並極具創意地提出「劃時代」論點，指新時期十年，前五年以開放改革爲主流，後五年則走火入魔，自由化大泛濫。風指實來，後五年恰好是他本人被黜，貽光養晦的時光。如此立論，未免打擊面太寬，致令本來已亂了陣腳的另一派系科結起抗敵聯盟，正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歐陽山的宿敵是另一老人陳殘雲。皆因歐陽山爲人太過橫蠻，連北京方面也指他爲「南霸天」，於是糾倒衆人推，陳派旗下人了頗旺。其實陳殘雲的政治立場觀點因其對頭並無多少出入，「六四」之後，陳先斥學生「搗亂」，見到歐陽山轟轟欲動，陳史搶先左轉，用譴超左的言辭痛斥民運，竟言揮衛紅色政權，滴嘴幾近失傳的大批判術語，遍他的黨羽都覺臉耳。如此積極跟進，盡管作協惹出大禍，他本人雖難記功，亦足以自保了。

老而不死的歐陽山這回佔盡天時，現任作協主席的陳殘雲卻佔地利。權力鬥爭不管誰勝誰負，都只能最後一場告別賽，因爲二老來日無多了。

幾位老作家的不同晚節

五月十七日，作協青年作家拉隊上街遊行的同日，計有五名作協副主席（秦牧、黃秋耘、冼桑、黃慶雲、李士非）聯同南位資深軍旅作家趙寶、鄒光約簽名致電黨中央，敦促「答應學生的正義要求」。他們鮮明的態度，與老而彌左的歐陽山、陳殘雲實有霄壤之別。

讀南做文大家黃秋耘，一生書劍親等，早年系中共高級軍事情報官，建建奇勛，打下江山他就轉入文壇，立地成佛，成爲大陸「人道主義文學」孤獨的敢吹者。近年仍推出散文力作《晚霞集》、《月流津渡》，不依不饒地對「文革」很滅人性、殘踏人權的苦難史作嘗世式的控訴。然而，許是早年的職業特性，黃秋耘一生嗦謹慎，總迴避對現實社會問題作出反應。這回不但簽名上書，「五一九」戒嚴令下，黃秋耘遠在《羊城晚報》發表雅文，末尾往明這個駐京的日期並點出「寫於凄風苦雨中」。眞是時窮節乃見。

講橋霧失樓台而自誤路向的，倒是文壇拳斗秦牧。此公律己嚴待人寬，在區中口碑甚佳。然秦牧是一位雙重人格的老者，既有仁愛之心又忠誠於黨的教義。兩難的內心掙扎令他痛苦不堪。這次簽名的原動力，未必是支持民主理想，而是出於拯救絕食學生的垂危生命。遺憾的是，這回他未能來仁得仁，反倒被過以精神自盛式的表忠來洗脫自己。他在《自由評論》上撰文堅決擁護鄧小平的「六九」講話，猛烈抨擊「自由化」與「暴亂」。一代文人，其靈魂扭曲至此，眞是慘不忍睹。

另一位老作家冼桑卻表現得十分硬朗，他是陳毅密名者中唯一一個坐言起行，參加「五二三」省港大遊行的文壇前輩。形勢逆轉，人人自危，獨冼桑不言悔，亦無交出像模像樣的檢討書，省委多次點名後，已按中央文件的律例，將其劃入「從嚴」處分之列。

《花城》雜誌主編李士非，十五年前即與地下民運頗有牽連（他曾因和李一哲有涉而被囚禁），迄今猶驚心不已。眼份雜誌也因屢屢這下連孔的家人也慌了。孔捷生是海南軍墾農場出身，那邊山高林密，未查不是逃世避禍的好去處，然至今未曾查明踪跡。後又有海外傳媒稱他已成功逃往法國。不過從巴黎傳來的確切消息，從未見過孔捷生到埠。

一時之間，廣州傳得滿城風雨。據圈中知情者披露，九月間最後一次見到孔捷生，提及「六四」，飛肝瀝膽對，餘恨難消。其切齒之狀，似已有某種無可回頭的抉擇。斯人不出，則永是個懸疑。

陳國凱獨善其身的去向

教人訝然的是另一位中年作家，作協副主席陳國凱，在前輩與後輩的夾縫中，居然清靜無爲，獨善其身。非但未曾簽名上書和上街遊行，對整個民運事件始終三緘其口。這位因「反自由化」而去職的前《特區文學》主編，莫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陳國凱是個奉行寫實主義的作家，其作品對天陸了無窮期的極左運動有過尖銳的批判。從窺木到覺醒，從覺醒到批判，走過漫長而痛苦的心路歷程，然而從批判者再邁前一步，就是創造者，這是決定性的。只有邁出這堅發的一步，這個苦難的民族才會有明天。

許多人都在這條起跑線前卻步不前。尤是中年這一輩，或無心革前，而又無力啓後。據傳陳國凱將是下屆作協篡組書記的候選人。所謂一不爭而善勝」，靜待瓜熟蒂落，權力和平移交，很有點「體制內改革」的味道。陳既如此，民間輿更是悻悻不知天下事，之後空發幾句曹些讓論，一副洞悉先機的樣樣。最終結論還是一動不如一靜。這正是中國歷史周而復始的詛咒。

更有不堪者，乃落井下石，爲虎作倀之徒。沈仁康是也。此人自「反右」以來即情於賈友求榮，「文革」年間更與「三種人」相去無幾。這回再獲友演機會，便施展猛犬故技，大整作協參與民運同事的黑材料。其品流之低劣，比諸超左文霸歐陽山還遠爲不如。

請如此類，按「潮流論」去和平接管權力，一旦成了現體制的操作者，他們又能允許民主推進到多遠呢？

幾名女作家飄洋過海走爲上

發黑的鎮壓之後，是持久的精神恫嚇戰。甚至省略了日復一日、水滴石穿式的灌輸洗腦，而採用狂暴的方式去「統一思想」。中國社會是一口大醬缸？一台絞肉機？一口散發着惡臭的活棺材？

對未來和新生一代，如是推論。那些行將就木的老人，即使死了也會化爲石像和泥船，永久地壓在子孫的精神發展不放。這個世界的特性正如巴金數十年前的名著《家》。年輕的生命實在活不起，統不起。這是反叛教頭，那麼，走了之未嘗不是新路之中的辦法。

最近文壇上年青人關目的新星劉西渭，爲出《你不可改變我》而獲全國大獎後，忽而自己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一篇因愛故的相戀戀愛，她已遠赴法國。深圳另一位女作家謝冰瑩明已先行一步，將給老比付給獨活者。最近獲得的是女作家丁小莉的美國。她一直被一個傳爲而且老的「詩人」拔擢和照顧，去年才開出版後，「詩人」近官場力而安然無恙，丁小四」之後也遠赴加國自費留學。

至於那些作協副主席和記，本已游安閒逸的手筆，房子都分起下來了。然而被捲的大時代洪流終改變了他的命運。最近先是越也被邀地參加了廣州「五二三」大遊行。「大四」後更被宣佈開除黨，終成黃昏所不容，不得不就而走險，流亡國外。

一年之間，衆多人物風流盡歇。廣東文壇已是一片冷清。

這是一個的亂年代的縮影，抑或是一個民族悲劇的說明？如此顯而易見，它就是整整一個時代的寫照。

回

六、嚇唬港人

北京學運，香港百萬人大遊行嚮應，捐款、捐物資支援北京學生。作爲在香港輿論陣地的〈文滙報〉、〈大公報〉也公開嚮應，中資機構員工上街遊行示威、港支聯成立……香港儼然凝聚了一股擁護民主的力量，這是令中共高層頭痛的事情。

六四屠城後，中央開始要教訓港人：李卓人被扣，港支聯正、副主席被不點名臭罵、文滙報風波、四五行動事件、楊洋政治庇護所引發之拒收偸渡客，一連串的嚇唬，使香港人信心指標降至最低點。

香港人的所謂「過激表現」是否「顚覆行爲」？留待歷史判斷。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333	姬鵬飛談話藏殺機（陳青青）	爭	7/89	82
333	錯誤時間和錯誤內容 ——評艾中的攻擊香港文章（林厲）	爭	8/89	92
334	「一國兩制」不容破壞（艾中）	廣	8/89	96/97
	奪回喉舌	亞	2/7/89	15
335	文滙報「造反」風波記（蔡雯）	解	8/89	65/67
336	堅持「第二種忠誠」	亞	30/7/89	13
337	香港《文滙報》兩個司令部之爭（楊格斯）	爭	8/89	82/83
338	李子誦與陳伯堅鬥法（謝苑貞）	百	1/8/89	20/21
339	根本問題是報紙要轉向——訪程翔談《文滙報》風波（方蘇）	九	8/89	46/50
341	大陸派駐機構風聲鶴唳	亞	2/7/89	14/15
342	香港中資機構的整頓問題	廣	8/89	55/57
343	中資「整頓」內幕（理明）	爭	1/90	23
344	態度橫蠻不合邏輯——評中共喉舌大罵港官（羅汝佳）	爭	9/89	82/84
345	十、一前夕香港密令（黎加路）	百	1/10/89	58
346	中方威嚇，港人畏縮？（何立）	九	9/89	44/45
347	香港民運面臨考驗（劉慧卿）	爭	9/89	84/85
	「旗手」出局？	亞	5/11/89	20
348	中共不容香港變爲「反共機地」中英外交部門將有新交鋒（伍義生）	廣	8/89	24/25
349	中共爲何收緊對香港政策？（盧子健）	廣	11/89	29/31
350	北京開始教訓香港人（大可）	解	10/89	60/61
351	我們不會委曲求存——訪問支聯會常委	解	11/89	66/67
352	支聯會前無去路？	亞	12/11/89	12/14
354	「冷風」南襲民主派不退	亞	6/8/89	14/16
356	「四五行動」：中港關係的祭品（黃中放）	解	11/89	64/65
357	港府爲何對「四五行動」窮追猛打（何芷玲）	九	12/89	62/63
358	政治性的審判——香港「四五行動」受審記（黎紹珍）	解	1/90	84
358	不准採訪、小題大做（胡菊人）	百	16/2/90	16
359	當局禁制不利溝通——國內採訪緊張關係的成因（楊承）	當	9/12/89	47
360	外行人說荒唐話（魯紀）	九	12/89	42/43
361	有弊無利的「七項規限」（郭富）	鏡	12/89	64/65
362	中共的「港刊敏感症」（施華）	九	3/90	110
363	岑建勳：不要惹我！（鍾仕海）	當	30/12/89	14/15
364	什麼叫推翻政府？——評羅海星等被捕	當	30/12/89	16
364	港人示威是許家屯失職？（蘇眉）	解	9/89	64
365	許家屯保護在港幹部（華明）	當	20/1/90	4
365	秋後算帳（鄧峯）	當	13/1/90	13
366	新華社辦公室主任奉調離港（黃永）	當	13/1/90	42
366	新華社副部級官員自縊	當	13/1/90	42
367	三聯領導人接恐嚇信（陳文峯）	當	2/12/89	47
368	姚勇戰身繫上海（何芷玲）	九	3/90	50/51

姬鵬飛談話藏殺機

陳青青

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之後，港人對九七之後的信心跌到了空前的最低點。爲此，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於六月二十二日針對港澳問題發表了談話。對姬鵬飛的談話，粗心的人可能以爲是無新意——他不過是重申中共過去的一貫承諾，例如「五十年不變」之類。

姬鵬飛說：「……更不允許有人利用港澳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顯然不僅僅是針對港人此次對內地民主運動的有力支持而對港人的一種警告。

所謂「有人利用港澳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提出這種指控，對政治流氓般的中共來說，是易如反掌的。看看中共當權者爲了鎮壓今次北京民主運動而強加給北京學生的罪名就清楚不過了。當局概括事態的發展時說是由學潮發展到「動亂」，然後由「動亂」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但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完全是當局強加給學運的。四月二十五日之前，北京學生完全是自發地悼念胡耀邦，有組織有秩序地遊行，要求懲治官倒，反對腐敗，沒有任何反常舉措。這樣的遊行和活動，用西方的標準來看，甚至連「學潮」的資格也夠不上。但是，四月二十五日之後，一夜之間，「學潮」竟然發展成「動亂」，竟然一下子變成「有組織、有預謀」的敵對行爲。

這樣的卓鄙手法，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的第一天起就可以用到香港上面。今天全港市民全力支援內地的民主運動，被中共指爲「海外敵對勢力」，不啻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只是時候未到，中共「鞭長莫及」，只好光吹鬍子瞪眼睛。但九七之後就不同了，那時香港「回歸祖國」，隨時可以關起門來對付一番。

況且，到時即使港澳地區不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中共也可以用「陽謀」使之成爲「基地」。你看，今次大學生提出的主流口號是民主自由，打倒官倒，清除腐敗，當局也一再強調學生的願望與「黨和政府一致」，但是，爲了鎮壓學運，執政者除了有極激化矛盾之外，還專門挑選個別偏激的有煽動性的口號，從而指民主運動的「根本口號是要推翻共產黨，一是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語）。他們就是這樣以偏概全，爲鎮壓學運製造藉口的。此法也完全可以用於九七後的香港——其「違憲」不言自明——正如李鵬一夜之間把學運打成「動亂」，又經過將近五十天之後一夜之間打成「反革命暴亂」，放手進行血腥的屠殺一樣，香港也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間成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予以消除。那時，坦克、裝甲車源源開過羅湖橋，甚至軍艦開進維多利亞港，軍機降落啓德機場……而事後，中共還可以就有介事，振振有詞地發表《告全黨和全國人民書》甚至《告世界人民書》，曰：「我們黨對香港九七之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以香港不能作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爲前提的。現在，香港極少數極少數長期堅持資國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立場的人，伺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使香港成爲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反動基地，黨和政府不得不收回『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甚至還可以說得更「理直氣壯」和「動人」一些。

退一步說，即使不以「基地」論罪，只要中共決意食「五十年不變」之言，決定來個「全國山河一片紅」、「共同走社會主義陽壯大道」，它也完全可以找個足以說明「性質完全改變」的藉口，來「變」、「變」、「變」……

姬鵬飛滿以爲把信心全失的港人「安撫」一番，資料却露了天機！

中共血腥鎮壓民運之後，讓港人徹底看透了其卑劣的、統治的政治伎倆，我不相信中共有什麼法寶可以收拾和重建港人的信心。

末了，不妨加上一筆——現在還有人寄望於寫好《基本法》。但是，中共在大難臨頭之時，連憲法也不要了，《基本法》又有什麼用！即使《基本法》爲上「九七之後絕對無條件地五十年不變」，或將《基本法》提高到憲法之上，都是聲不倒不可理喻的中共的。

歸根到底，香港的不變，有賴於國內民主運動的勝利。這，也許正是我們港人何以要做「海外敵對勢力」，全力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根本原因吧？

✦

錯誤時間和錯誤內容

——評艾中的攻擊香港文章

林廣

北京「平亂」以後，那些曾被香港市民高呼「打倒」或抨擊的領導人，便開始通過他們所控制的傳播媒介，向香港人不斷進行「秋前算賬」。而《人民日報》在七月二十一日所發表的艾中文章（「一國兩制」不容破壞），可謂集其大成。

唯恐香港不亂

首先，文章的發表，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間。因爲自從鄧小平組成了以江澤民爲首的新班子以後，做了很大的努力，試圖使海外忘却天安門大屠殺的事件，並且要以實際行動來表明中共仍然推行開放政策。在西方國家掌起對北京實行有限度的經濟制裁之後，江澤民更希望能貫徹鄧小平的意圖，因此不惜在一個星期之內兩次接見港澳人士（七月七日會見馬萬祺、唐翔千，七月十一日會見安子介、雷德孟、黃保欣），向香港人大派定心丸，表明「一國兩制」的政策不變。所謂鄧小平的意圖，也就是他在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對李鵬、姚依林所說的話，重申在中國大陸，要再造幾個香港」。

其次，七月二十一日是花園道中國地王般標的最後截止日期，這是六四大屠殺以後測量香港地產上商和金融財政界的信心象徵，各界有心人都在密切信心，藉以達到「港人救港」的目的，股市也在大跌後掀起連續二個星期的升市。但是《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唯恐香港不亂，連續後一天也不願意，偏偏趕在那一天出籠，藉以打擊香港人的信心。

選擇這個「錯誤的時間」並非偶然，《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喉舌，也知道自己的份量，怎麼不會掌握時機呢？另外，鄧小平有關對香港的最後評價，不是向其他人說，而是向李鵬和姚依林說的，這是因爲鄧小平知道他們兩個思想僵爲保守，根本就不贊成改革開放，特別是李鵬，根本就不把香港的穩定繁榮放在眼裏，硬弄出一個大亞灣核電站。但是鄧小平和江澤民的講話，並未能阻止現在控制傳媒輿論的極左文棍，才敢出艾中的這篇文章來。

從文章的內容來看，也是錯誤的，因爲它仍然沿用「四人幫」的那一套，造謠、歪曲。例如把香港人從人道的立場及用和平手段對國內民主運動的支援和對北京當局的抨擊叫做「種種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甚至而成爲反革命「基地」。更令人恐怖的是在沒有拿出事實根據的情況下說支聯會成員還「參與了策劃反革命暴亂」！

侮辱了香港市民

文章還不點名地點名支聯會頭頭司徒華和李柱銘。爲了增加他們的罪名，除了上述的種種罪名外，還和「港英」掛鉤，說他們還是「港英的立法局議員」，意圖把他們打成英國殖民主義的鷹犬和爪牙。實際上誰都知道，司徒華和李柱銘並非港英當局委任的立法局議員，而是香港的民選立法局議員，而且是立法局內衆所周知的反對派。文章的這種說法，顯然是侮辱了香港市民。

文章指責支聯會「公開標榜他們的長期目標爲爭取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短期目標爲推翻目前北京的『法西斯』政權。」不知道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作爲中國的長期目標有何不可？如果北京當局公然反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那不是法西斯政權又是什麼？

應查查文章背後的黑手

正確地認識一國內的兩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也吃不掉誰。香港人從來沒有反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認爲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只是要求「改革」而已，在各種活動中，還大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聖歌（《國際歌》），又何來反對共產黨和反對社會主義？以手無寸鐵、手無寸權的小民，又何能干預中央政府，甚至吃掉整個大陸？倒是艾中的這篇文章，粗暴地在九七前干涉了香港內政，破壞鄧小平所親手締造的一國兩制，進一步動搖了香港人的信心，也往北京的開放政策抹黑。主管宣傳的李瑞環，需要查查這篇文章背後的黑手。

「一國兩制」不容破壞

□艾中

6月22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飛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講話，指出不允許有人利用港澳作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也不是什麼捕風捉影，而是有所指的。自從北京發生動亂以來，香港確是有這麼一股叫喊要天下不太平的人，例如與一些策動反革命暴亂的頭頭們遙相呼應，企圖在香港製造一股反共、反華的逆流。其醜不值，且看事實：

香港有個姓一位港英的立法局議員，平時一貫鼓吹「民主抗共」，「民主援我」。北京發生動亂後，他立即跳出來宣稱決不讓香港人民起來推翻中央政府。不久前，他又跑到美國，在參國國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作供，呼籲美國加強對中國政府的經濟制裁，「希望可以推翻北京的恐怖政權」。

也就是這位議員，一再叫囂要改變中英聯合聲明，主張1997年後，國防、外交大權都要歸香港所有。請問，這不是在鼓吹香港脫離中央關係獨立，是什麼？

他和另一位港英立法局議員雖然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但是他們卻表示不承認目前北京的「偽政府」，聲稱這個政府一天不垮台，他們一天不參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由他們兩人擔任正、副主席的「全港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公開標榜他們的長期目標是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短期目標是推翻目前北京的「法西斯政權」。在該會發表的宣言中，更煽動香港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的頭腦翻政府。

在6個「支聯會」組織的一些遊行集會中，喊出了「打倒共產黨」，「打倒鄧、李、楊」，「打倒老傅港督政府」，「與李鵬政權勢不兩立，作戰到底」等反動口號。在該會組織的一次所謂「黑色聲討大會」上，「支聯會」的代表高伟「要與北京政府決裂，向之宣戰！」

為將他們的搗亂行動進行下去，在北京動亂期間，「支聯會」還把大陸當局撥給香港支援非法組織，有的「支聯會」成員竟參加了非法組織，參與了策劃反革命暴亂。

更有甚者，有的「支聯會」的成員竟揚言要把香港變為支持顛覆活動的前方，為內地的反革命暴亂分子輸送武器彈藥！

還有人在香港建立了一個「地下通道」，專門策劃、協助內地的一些反革命通緝犯偷渡去香港，然後轉往其他國家。魯國開看生港停留期間，在「支聯會」成員的面前，通過傳媒台發表了一篇極端惡毒的講話，號召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徹底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香港開埠一百多年後，同另一個也是通過香港出去的通緝犯魏京生發表聯合宣言，宣佈成立「中國學運民運基金會」，他們還不諱言，說「基金會」的宗旨就是要推翻中央政府，「重建共和國」。此後不久，「支聯會」即通過決議，撥款一百萬港元支持該「基金會」的顛覆活動；另外還發出二十萬港元作為資助三十多名內地的反革命通緝犯逃亡海外的旅費。

以上種種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在香港這塊目前還是由英國管治的土地上，確確實實有人在港英當局的眼皮底下進行著伸張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嗎？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人究竟要把香港引往何處？

不允許有人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是中國政府一貫的政策，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1997年後也是這樣。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大陸解放後，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香港採取了特殊政策，容許它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就是以「不干涉顛覆活動」為前提的。1997年後，香港將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回歸祖國，而「一國兩制」首先要承認「一國」，即香港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中央授權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為此，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

「兩制」就是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維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謂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走你的獨木橋，河水不犯井水。中央決不會去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香港也決不能干預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允許有人把香港作為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是「一國兩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英兩國政府於1984年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及正在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破壞了這個基礎，也就是破壞了「一國兩制」，違反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誠然，香港同胞作為中國公民都應該關心國家大事。基本法（草案）第二十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這裏的「依法」，理所當然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內地的法律。誰要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誰就要在國家憲法和內地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來進行活動，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適用於全國人民，香港也不能例外。這就是說，香港同胞可以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反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但是必須遵守憲法的規定，不能反對在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更不能允許在香港進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後者在基本法（草案）第二十三條也有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任何政治、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也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一百多年來，根本無民主可言。1997年後香港是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民主，這是中國政府的一貫主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香港有這麼幾個人，天天高喊「民主」，其實他們的居心並不在此，在香港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作了充分的表演，從而暴露了他們的嘴臉面貌。現在看清楚了，像前面提到的那兩位議員，他們實際上是以「民主」為幌子來達到他們「抗共」，「拒共」乃至推翻中央人民政府的目的。他們妄圖挾香港的「民意」來同中央對抗（拿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同中央「決戰」）。他們在百般踐地叫嚷什麼「中國的今天就是香港的明天」，而實際上，他們是要把香港的今天變為中國的明天，妄圖以資本主義來統一中國。他們所標榜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符合香港的實際出發，符合港的穩定繁榮和六百萬香港人民的安居樂業出發，而是以此來蠱惑人心，掩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

最近，傳聞載，這幾個人正在醞釀成立什麼政黨，一旦這些人掌了權，奪了政，「一國兩制」，勢將遭到破壞，香港將永無寧日，遑談得上什麼保持繁榮？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只有在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樹下，才能衍生出一個繁榮的資本主義的香港；只有真正維護「一國兩制」，香港才有它的存在價值，而香港只有保持它的存在價值，才有發展的前途。香港的同胞們，你們要警惕啊，千萬不要讓任何破壞「一國兩制」的陰謀得逞！

所幸的是，最近香港有些有識之士已經站出來，反對把香港變為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他們發揮正義香港的穩定繁榮出發，為了六百萬香港人的長遠利益著想。他們的呼聲已得到愈來愈多的香港人的響應。怎麼樣才能維護「一國兩制」，及其對香港的重要性，這個道理也已為愈來愈多的人懂得。這是維繫港人信心的一個正確方向，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

（原載7月21日《人民日報》）

開放雜誌 89/8

334

整肅

「奪回」喉舌？

「我們在這裏工作這麼多年，第一次看到我們的報紙與六百萬香港市民如此緊密地站在一起。」香港一位親北京報紙的編輯對記者說。以《文匯報》、《大公報》兩報為代表的香港親中共「喉舌」報，近期極其鮮明地反對北京當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但它們與中央「喉舌」，相信即將「整肅」後，將會「清理」香港親北京報紙，而這正整頓其他大陸駐港機構早一些。

《文匯報》與《大公報》的財政部分依賴北京，大部分職員是香港人，但一些高層人士乃大陸派駐的幹部。平常報社可自行處理日常編務，但遇到重大事件，則須聽取北京駐港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指示。知情人士認為，兩報最可能的前景是重組，一些位居要津的人士和編務人員或迫「退休」或辭職，由北京派員接替；編輯方針重新納入其控制下。曾激烈反對北京做法的員工可能因而離去，但不少人仍會為生活而留下。

一些人建議上述兩報獨立，脫離北京系統自力更生，但知情人士說，雖然近年兩報皆有不同程度的改革，也有機定的銷路，但仍然不具編財政獨立的條件，貿然脫離「母體」可能會倒閉。

按照過往做法，對這次學運新聞的處理，新華社香港分社應先向兩報提出明確方針，但該社並未如此做。消息人士說，這種「反常」現象，與該社一些主要官員對學運



《文匯報》實前北京：難獨立

（攝影：金惟純）

的看法有關。該社社長許家屯於官布戒嚴後曾應召往北京三天，被要求與中央「統一思想」，但許返港後仍未向兩報施壓，直至六月中，該社宣傳部副部長王福生召集各報北京報紙主要編輯，傳達鄧小平六月九日的強硬講話，才開始出現「收緊」的迹象。■

文滙報「造反」風波記

·蔡雯

●李子誦在學運的表現，尤爲北京高層所不滿，中方更不欲失去文滙報，倒李早已悄悄地進行。

在七月十四日下午，文滙報總經理兩突然貼出一項通告，內文爲：「香港文滙報董事長兼社長李子誦先生決定，於七月十四日解聘陳伯堅先生文滙報副社長的職務，由即日起生效。李子誦同啓即發。」

該項解聘聲明，更於當日六時三十分的電視上發表。

陳伯堅當晚九時在香港新華社開會，一小時後返回文滙報辦公，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於晚上十一時半進入文滙報。接着該報的社委擴大會議，會議直至凌晨二時才結束，李子誦並無參加該會議，而會後，新華社向全港各報社宣佈，停止對李子誦的留用。

國內股東無委托新華社

新華社的介入，令人質疑其合法性，而香港文滙報股權歸屬的問題更引起公衆關注。

據港府公司註冊處提供的資料顯示，文滙報的最大股東爲上海圓明路的文滙報，佔股達總數三成，而李子誦所佔股份不足一成，在二十七名香港股東中排行第十三位，但他卻是五名在港創辦人之一。

香港文滙報有限公司」登記，據文滙報有限公司去年十二月召開的股東大會記錄顯示，該公司註冊資本爲八百萬港元，共分八十萬股，股東人數爲四十八人，其中二十七人爲香港股東，其餘分別在廣東、上海及昆明等地。

據載，文滙報在本港的最早資料見於一九五一年，當時在港註冊的文滙報五名創辦人分別是：梅文樹、余洪翔、蔡肇昌、李子誦及徐羣成。除李子誦仍在文滙報工作外，梅、蔡兩人均已相繼逝世，余洪翔退休在港，而徐羣成則居於上海。

文滙報有限公司香港事務共有三人，分別爲李子誦、金堯如及王家楨，而十家偵探已證實，在此前已將股份委託給金堯如托管，但國內的股東則並無做過委託香港新華社代管國內股權的事宜，故新華社是無代爲管理文滙報應屬違法。

新華社香港分社突然宣佈，接管」文滙報，完全不知內中實情是否都受香港新華社管轄和支配，及香港新華社可否不受地域公司法例的限制，而凌駕於文滙報的董事而有權直接插手該報的內政之中，問題亦甚受本地中資公司關注。

新華社亦無人事權

文滙報前總編輯金堯如兼董事表示，文滙報的人事任免無須新華社處理，亦即李子誦以董事兼社長的職權，完全有權解聘副社長陳伯堅，而新華社既非該報股東，亦非董事局成員，開除李子誦實屬違法。

由此可看出，若依香港法律（公司法），李子誦若告上法庭，新華社一定要證明他們有權干預文滙報的人事任免。

李子誦在越反解僱的翌日，亦發表聲明，內容指陳伯堅擅自非法召開社委會緊急擴大會議，對他缺席抨擊，及蓄口香港美國「文滙之友協會」組織，而向他誣陷，他本欲提出辭職，但他身爲董事兼社長，有權依法解聘陳伯堅職務。他明知陳之背景而無以實現，但仍依法執行職權。

據不願透露姓名的文滙報職工表示，今次解聘事件，完全因爲文滙報在學運事件中，一失親中常態，而李子誦在學運的表現，尤爲北京高層所不滿，中方更不欲失去「文滙報」這個重要輿論基地。他們仍然希望一張這樣重要的報紙在新華社的管理之下，而非到轉擔口掐大陸的瘡疤。

聯手迫李子誦退休

因此，若要收回文滙報這份香港輿論陣地，除去倒戈相向的姬手李子誦便是當務之急。

據悉，當時他決定立刻登報辭職，以免事隔耐久，便越難澄清他對啓事的清白。可是，他當日遇到幾位律師，講及此事，律師認爲，他身爲董事及社長，而陳伯堅爲他一手聘用，且有聘用書，他可行使應有的權力，將陳伯堅解聘。

李子誦明知陳伯堅之背景，欲除之不易，但想及反正結果都是一樣，即他遲早一定要離開文滙報，倒不如在臨走之前，反咬陳伯堅一口，且更可引出新華社之介入，讓世人看清中共之嘴臉。

欲變爲反共報章？

由於報社辦事處的人不能替他辦理解聘陳之事，故他找了副總編輯程翔、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及十多名社內職工替他發佈解聘事宜。

事發後，報社內親陳伯堅一派，公開指責程翔與劉銳紹等人，不知向李氏說了些甚麼，令李以「不正常」途徑能夠副社長陳伯堅，逼得新華社「不得已的出面處理」，停用李氏爲社長。他們還聲稱，文滙報倘未「轉軌」，並反過來指責有些人欲把該報變成反共報紙。並指解聘陳伯堅的報告未經社委同意，而發佈新聞稿亦未經報社同意，故很多同事對此都很有意見。

尤爲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更指今次事件，問題是有外來資金注入，是文滙報被拉出去與反拉出去之兩力鬥爭，而非親社轉軌問題。而這些外資勢力，包括台灣、外國、民運份子等，他們企圖將文滙報變爲獨立反共報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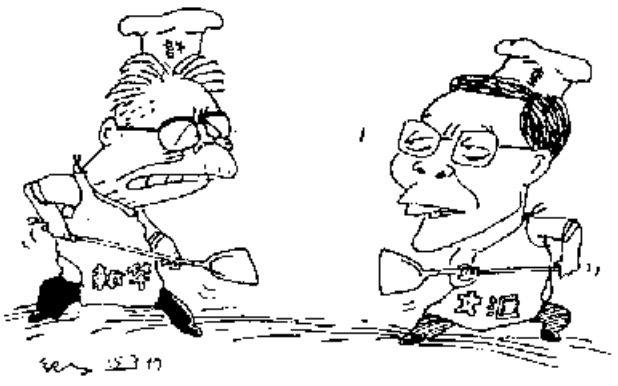
事源於解聘事件之前一周的文滙報會議上，有人向李子誦提出，說有台商對李非常敬重，希望能與李會面，以及若李子誦有需要，可於金錢上幫助，不過，該項建議，被李子誦當場拒絕。李子誦說在這種時刻，並不適合與台商接觸，至於金錢問題，相信文滙報可財政獨立，自負盈虧，因此斷然拒絕。

另一次有親台灣介入的傳言，是六四之後，自由中國評論舉辦了一次招待到北京採訪學運的記者晚宴，當時文滙報出席者有劉銳紹、陳喜來、陳建平等，當晚劉銳紹到達時，見到門牌寫着「中華民國新聞代表團與香港新聞界聯歡晚宴」的字眼，他感到身份尷尬，故數求其除兩人應否溝入會場的意見，結果是一同進入，不過，他們仍是在晚宴尚未開席便先行離去，但後來卻變成劉銳紹與陳喜來與台資的橋樑的根據。

逼走親李派

台資介入文滙報以爭並不成立，問題焦點便在於轉軌問題上。

首先，該報副總編輯程翔於解聘事件後第



·文滙報事件：右　李子誦

三日正式公開宣佈辭職，不過，在他正式辭職之前兩日，該報已有人向新聞界宣佈程已向報社辭職，但事實上，程翔根本並未辭職，故有人認爲，該人此舉，目的是向外界做成一種形勢，令程翔不得不走，以便除去此眼中釘。

該人更指程翔曾李子誦草擬解聘陳伯堅之新聞稿，之後又將李子誦收藏起來，有人更指程翔與劉銳紹迫李子誦作出不正常的決定。

而程翔解釋其辭職原因，是對報社專軟不能認同與妥協。

他指出，報社在處理北京市長陳希同的平亂報告時，他認爲該報告是遊曲學運的性質，但該報一位主要領導卻說報告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故不應持否定態度。

另外，他寫了一連四篇「讀平亂報告有感」，在首三篇報告，有些字眼上曾被改過，他認爲仍可接受，故並沒反對，但至第四篇時，報社要求他修改其報告，要將之寫成學生不經申請而進行是動亂，這點違原則性問題，故他不同意，但領導說若不同意，報告便不能刊登，因此他便寧可不登。

李子誦痛罵陳伯堅

此外，李子誦曾於解聘事件後一周，寫了一封給全報社職工的信，解釋他解聘陳伯堅的原因，當時該信交給劉銳紹轉達報社員工。

收信的人認爲，信件並無上下款，故不宜將之貼出報社公佈，只在報社主任級擴大會議上宣讀過一次。

後來不少同事知道後，便主動向該公室與部門負責人追問，辦公室將之讀職工傳閱，但不能抄錄，不能影印，看完後亦即場收回。

不過，該信卻不知如何在一份報章上刊登出來，可是，其中有兩段卻不見刊出，一段爲臭罵陳伯堅，另一段爲臭罵陳伯堅親信。

理論上，該報章不會自動新聞檢查，或害伯堅親邪北京背景的陳伯堅。若然，該報很快便淪爲共黨喉舌。至於劉銳紹，他是李子誦派，更不會刻去兩段要害底才讓報章登出，若由他放出信件，他一定會疑通全行，不會獨獨情於一份報紙。

氣氛凝重前路茫茫

至於文滙報的內部氣氛在解聘事件後就更見凝重，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很多員工表示他們根本不明報館發生何事，他們認爲報館當時就如北京中央電視台，員工所知的都是一面倒的版本。而該報的高層在業務會議對員工進行思想教育，例如叫員工對該報事件應多看自己報紙，不要相信其他報紙的報導。

另外，該報員積極參加在香港進行的員工及至六四屠殺後，看在李子誦面前痛哭的報社領導人，其中一爲黨員，但現已轉向相信中共官方的一套，認爲黨員在黨面前必須一致，據悉，該報一位高層領導更表示，共產黨的錯誤，只能由共產黨自己糾正。

據說，當新華社香港分社宣佈停止留用李子誦時，報社內有記者發起簽名挽留李子誦，但有幾位主任級人士及記者欲阻擾，結果仍有二十五人簽名交給該報副社長陳伯堅。

解聘事件後，已有數名文滙報職工先後辭職，但行動最活潑的，便是十八名該報職工集體辭職。

另外，在北京的文滙報辦事處，已接到無論甚麼事都不能聽劉銳紹指示的命令。

文滙報會否轉軟，在短期內還未能立見巨變，不過，陳伯堅在事後就表示，該報會堅持愛國主義立場，「以文會友，以善報怨」，貫徹「有看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的方針，他並強調，這方針是李子誦一貫所倡。

究竟文滙報是否轉軟，時間就是最佳證明，是非黑白，一年半載內可見眞章。

文滙報是黑是白，時間將是最佳的證明。

轉向

堅持「第一種忠誠」？

隨着大陸亂局暫時穩定，曾一度與北京當局「對着幹」的一些香港親北京團體和機構，正悄悄「轉向」，但在這過程中，團體內部的矛盾亦告顯現。

北京駐港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最近提出要「穩住隊伍」，意指絕對擁有強大基衆基礎的親北京團體納回「正軌」。這種「思想工作」，如上北京局勢又趨於穩定，這類團體已逐步放棄與北京當局對抗的態度。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會）退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發表聲明「堅持愛國立場」等，都反映這一轉變。

香港一些親北京人士也看準與反對現政權的團體劃清界線。當地月刊亦支持大陸民運的培儒中學校長曾鈺成即表示反對香港支援流亡海外的北京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認爲他們現在以推翻政府爲目的，已非京案的民主運動，香港不宜支持「反北京」的活動。



親北京團體聲援大陸學運，到此爲止？

《人民日報》發表了嚴厲指斥支聯會的文章後（參見上文），相信香港一些親北京團體及人士將更與支聯會疏遠，甚至加以抨擊。

如個人士指出，在「轉向」的過程中，一些親北京團體內部出現了不同意見，原來反對現政權的人受到很大壓力，不得不在大陸問題上站低調子。但一些激進的內部矛盾終公開爆發。最近親北京的《文匯報》高層出現「幕僚」風波，便是衝突表面化的結果（見頁二十六專文）。

據悉，工聯會最近曾召開三百多人的理事會議大會議，確定「愛國」的涵義，即堅持愛國、批評及譴責北京政府的錯誤，促進大陸建立民主與法制，但會議上對這立場出現不同意見，有人讚成這闡釋，但有人認爲不應與中央「對着幹」。會齡越長的會員較不願意反對中央；反之則越傾向對北京採取批判態度。該會爲了避免矛盾激化，除了加強與屬會會員溝通外，也減少就大陸政治問題表態，將注意力轉移到香港問題上，例如該會最近重新針對香港輸入外地勞工問題，發起簽名行動。

故聯會內部也有類似情況。在今年如何看待中共主政四十週年的問題上，該會理事會部分成員認爲不應慶祝，但老一輩的理事則堅持應繼續這個傳統。

據觀察，香港親北京團體面對的壓力主要來自內部，而不是來自北京駐港「領事館」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該等團體內一些人士認爲，它們與大陸的教育、勞工團體有密切關係，如能繼續與北京對抗，會切斷這些聯繫，更不利於兩地的溝通。

香港親北京團體內部還出現另一種意見，就是少理大陸事務，甚至完全不理，這心態在年青會員中較普遍，也是該等團體面對的另一個棘手問題。■


李子誦

香港《文滙報》兩個司令部之爭

楊格斯

香港《文滙報》內「兩個司令部」之爭終於攤牌。副社長陳伯堅奉董事長兼社長李子誦的指，而李子誦被迫解聘陳伯堅。

「兩個司令部」取材於一位《文滙報》副總編輯的說法，他在七月十五日召開的社委會擴大會議上說，《文滙報》有兩個編輯中心，一個在灣仔《文滙報》社址，另一個在李子誦家中。

「兩個中心」與「兩個司令部」

如果，兩個中心二個是存在的話，顯然是一種分裂《文滙報》的陰謀，其罪狀有如趙紫陽分裂黨的罪狀了。

那麼現在是誰在分裂《文滙報》呢？

李子誦雖退休前任，但仍然是《文滙報》的董事長和社長，也就是說，《文滙報》的節小平是他，《文滙報》的超級場也是他。如果李子誦上班，中心就在灣仔《文滙報》社，如果李子誦在家不上班，中心就在李子誦家裏。當李子誦不上班時，《文滙報》的高層員工向在家的李子誦滙報情況是十分正常的事。正如中共高層官員隨時要向鄧小平滙報情況一樣，而且得隨時奉召到鄧小平家裏。因為鄧小平和趙紫陽住在中南海，中共中央也在中南海。所以中心就在中南海。如果李子誦愛社如家，住在報社裏，就不會存在「兩個中心」之說了。

但是那位副老總的說法，顯然不是這個意思。他指的「兩個中心」，一個是李子誦為中心，一個是陳伯堅為中心，於是形成了兩個司令部，存在着兩條路線的鬥爭。

本來，報社內並不存在兩條路線，「五．九」李鵬、楊尚昆宣佈戒嚴以後，報社內同人同仇敵愾，也包括副社長陳伯堅在內。到了「六．四」大屠殺時，陳伯堅也沒有出來支持大屠殺，甚至還流出同情學生之淚。可見當時他還有良心。為什麼他後來反對李子誦，並且「爭取」了一批同志反對李子誦，從而形成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的鬥爭呢？這點只有他自己明白。據說他的中國護照八月份到期，如果不「立功贖罪」的話，很可能被吊銷而要回到國內享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李、陳之爭是「國共鬥爭」的繼續？

看來，如果按照中共歷來的「階級分析」，現在《文滙報》社內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並非中國共產黨內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而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因為陳伯堅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李子誦則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於是，「性質」更嚴重了。豎於中共最近大舉捕捉「國民黨特務」，連《自立晚報》記者黃德北也有特務嫌疑，那麼李子誦的「特嫌」是更大了。很可能是潛伏了幾十年的特務，這次鄧小平「釣」出來了。

不過相信李子誦絕不是特務，只是對中共的認識還不足。雖然是董事長兼社長，而陳伯堅是副社長，但民主黨派人士一向是「有職無權」，只能做肝膽相照的政治花瓶。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一些民主人士大叫「有職無權」，被打成向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如今李子誦自以為權比陳伯堅大，不服從黨員的領導，甚至敢於解聘陳伯堅，無疑是個「漏網右派」。

新華社受誰委託管《文滙報》？

由於這場紛爭是一場政治鬥爭，所以就不是由香港法律來解決，而是出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進行「政治解決」了。這一點，李子誦也已經料到，所以他在書面談話中說：「我依法有權解聘陳伯堅職務，雖明知號於他的背景，此事難以實現。」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種心態，正是香港人面對中共最會的無可奈何的心態。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在停止李子誦的社長職務時說：新華社是「受委託代為管理」中資機構的，但是從法律角度看，張浚生的話並不明確。有什麼証據說《文滙報》是中資機構？不知道新華社又是受誰的委託來管理《文滙報》的！有沒有委託書？如果鬧上法庭，這些都是必需的文件。否則新華社一句話，香港所有企業都可以成為它管理下的企業，豈非天下大亂？現在就由新華社來插手干預香港內部的事務，豈非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陳伯堅

既然這是一場「政治鬥爭」，那麼陳伯堅要解決的就不是李子誦一個人，而是「李子誦司令部」及支持這個司令部的人。因此一場政治大清洗勢不可免。眼下的鬥爭方式，也是二十年前一文革」式的「上揪下搞」。

陳伯堅的一連串，利用記者招待會點名金堯如，說他經營企李子誦身邊，暗指金堯如是李子誦的支持者。金堯如是《文滙報》的副總編輯，也是《文滙報》的股東和董事。由僱員向董事會「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當然是陳伯堅指使，還是新華社指使，也只是為華社長地位，不是股東，也不是董事。

上揪李子誦下搞其勢力

在「上揪」的同時，自然也「下搞」。《文滙報》副總編輯兼主筆的曾敏之，因五月二十日「病心疾首」社論之筆，為顧全大局，已於五月二十日辭去《文滙報》出版社副長的職務也是「下搞」。

本來，《文滙報》出版社副長的職務也是「上揪」了李子誦過渡較密，執行李子誦的指示。於是他被劃為「李子誦司令部」的人了。副總編輯執行董事長和社長的指示，這種批鬥邏輯，正如當前中共指責有些人在趙紫陽統治總書記時支持他一樣。實際上不滿《文滙報》高層的「轉軌」而不滿的！有沒有委託書？如果鬧上法庭，這些都是必需的文件。否則新華社一句話，香港所有企業都係密切的都是對象。當然，為免一下子樹敵太多，影響正常的業務工作，因此會採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先一團結一批，打擊一批，以後再解決「團結一的第二批，慢慢收拾殘局。

人心是剝奪不了的

《文滙報》的員工對階級鬥爭的經驗也不會完全無知，相信他們會繼續執行「沒有李子誦的李子誦路線」，繼續發揮影響，同時也逼使高層處處設防，疲於應付。大不了「博炒」，多拿一個月的人工。即使因為種種原因而要表態簽下的，亦會「身在曹營心在漢」。人心是剝奪不了的。

此外，陳伯堅還說，李子誦將來會因為其發表的聲明而後悔的。這種恐嚇性的言論在香港頗為常見。只有黨才有如此論調，因此香港政府和各港人士是怕還得關注李子誦今後的人身安全。

這場「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已經引起香港社會很大的不安，且看作為中共在港權力機構的新華社，如何處理這件事情。否則不但引起中資機構的動盪，亦會牽動整個香港社會。

李子誦與陳伯堅鬥法

陳伯堅與李子誦硬碰，引起「互炒」風波，張浚生親赴《文滙報》處理李子誦，使新華社的角色由幕後轉到台前。許家屯對此態度又如何？

■謝苑貞

誰「迫不得已」？

香港《文滙報》對北京學運的態度與北京當權派不一致，在當權派施行強硬鎮壓後，早已註定其受整肅的命運。不過，「兵變」來得那樣快，那樣又如此戲劇性，倒是令人出乎意料。

這幕充滿黑色幽默的戲劇於七月十四日正式曝光。七月十四日黃昏，《文滙報》社長李子誦發出一份解聘社長陳伯堅的公開聲明，張貼於報社飯堂外，並傳真至各大傳媒，使此事即時公諸於世。接着就是陳伯堅趕赴新華社，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當夜抵達《文滙報》報社召開會議，直到翌日凌晨宣佈「迫不得已」、「停止留用」李子誦。

新華社與李子誦之間的公開決裂，在報社內部造成很大震盪，社會各界亦備感關注。李子誦「被炒」後，二十多名《文滙報》職工先後離職，採訪部人手登時損失近半；管理層逐放出聲氣，留下不走者可獲加薪。宗教界與新聞界部份人士分別以簽名廣告方式支持李子誦。該報有些廣告客戶正醞釀取消廣告。可見「停止留用」李子誦此舉，對《文滙報》的聲譽、管理和經濟，均造成很大的打擊。

後果這樣壞，或者新華社出此下策，無非是「迫不得已」的？正如張浚生所說，李子誦作出了不尋常的舉動，新華社不得不這樣回應。

李子誦「炒人被炒」，在行動之前，也是充分估計到結果的，陳伯堅是新華社派入報社的「副社長」，豈是你說「炒」就「炒」的？

按照常理，久在江湖經歷值的李子誦，若非毫無退路，決無作此「不尋常舉動」之理。那麼李子誦又是「迫不得已」了？

軟硬兼施迫李子誦引退

事實雖是如此，誰了解，此事之前《文滙報》內的路線鬥爭已到白熱化，對手早已向人警稱：李子誦將於八月正式退休。既然遲早都是被迫走，與其默默無聞地悄然引退，不如向對手還擊一下，以表示其不滿意報社的路線漸漸改變，保存「清白」之名。

因此，表面看李子誦「炒人被炒」，是自招損失；實在却是無益有沒有解辦陳伯堅的行動，李子誦的社長之位也是不保的。

原來自從六月九日鄧小平公開露面，大局底定之後，中央便決心要掌握在香港一度失去的輿論陣地。對李子誦，新華社出盡軟硬兼施手段。

軟的是許家屯約見李子誦，大力安撫，表示李沒有錯，是陳伯堅做得不對；新華社很希望《文滙報》慢慢轉變，不必一下子馬上轉。

新華社甚至出動到前資傳部長，現《大公報》社長楊奇來規勸李子誦，力陳李年紀已大，不必操勞，應該抽腿退衙就算了。

硬的則是陳伯堅。陳伯堅直接向李子誦提出：(一)陳是黨員，李祇是民主黨派人士，陳是代表共產黨來管理《文滙報》的，他要求有職有權；(二)陳鄧直接要求加入董事局，陳指出原董事會亦無如則離開《文滙報》很久了，總要陳以副社長身份進入董事局；(三)陳指稱李年紀已大，不能一錯再錯了；(四)陳認爲北京學運期間《文滙報》及現得太突出，版面顯得很緊張。

陳伯堅奪權招數

其實自從陳伯堅加入《文滙報》任副社長後，早已展開奪權。不過在北京學運期間他卻發起來勢洶洶，要在當時逼完全由李子誦決定路線，大力支持學生，反對戒嚴、軍肯和血腥鎮壓。

六四之後不久，即在港僱辦主任姬鵬飛主持的一次會議上，決議要收復《文滙報》過份輿論陣地，由香港新華社具體執行。許社長的做法是力圖緩變，以免引起太大震盪；但可借新華社在《文滙報》內的代理人陳伯堅超太急進，以致引發表面衝突。

陳伯堅的「奪權」措施接連推出。首先他令一名心腹寫手化名古錦新寫評論北京局勢特稿，此類特稿雖未致完全是中央口徑，但對北京學運的學潮，不滿評報調上，是慢慢轉次的出現非常敏感，有人認爲，目引得讀者反感。「舉春秋」，也來湊熱鬧，寫了一個數個「舉春秋」，也來湊熱鬧，寫了一個數之抗衡。

陳伯堅繼而向編輯下令，很裝蓄稿，並送李子誦的稿也要送給他看。李子誦知道了，三動將稿子給陳伯堅過太激烈，李子誦「停止留用」後，職員分爲三派，一派支持李子誦，已有二十多人辭職；另一派則不贊成李子誦的「不尋常舉動」，但仍支持李子誦提出的有喜報導，有要報憂路線；一派則緊跟中央，慢慢轉軟。

《文滙報》在北京學運期間的堅定立場，翔盡報導，曾幾不少讀者支持；這次突變，不少人感惋惜。值得注意的是，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許家屯並不在香港。若許社長在，會否處理得如此草率呢？陳伯堅與李子誦硬碰引起風波；張浚生要親身進入《文滙報》作宣佈，使新華社的角色由幕後轉台前，都不符合新華社要暗中收回權力的方針。且看許家屯回港後有何辦法收拾殘局？

文滙之友協會成導火綫

李子誦自然看清經如此形勢。假若他迫順貼貼，一聲不吭地於八月退休，那麼過兩個月來《文滙報》的漸變，便要由他負責了，而且還製造出他自然退休的假象。這又豈是李子誦甘心做的？於是，李子誦便運用董事長職權，馬上解僱陳伯堅了。

新華社自稱代表《文滙報》內地董事來管理《文滙報》，在它未拿出有效授權書之前，在香港法律上未必站得住前提有兩人，即李子誦和金堯如（王家禎認爲之前曾委托律師，將其在《文滙報》的股權轉托予金堯如），所以李子誦後來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已證得在港董事同意，解僱陳伯堅之舉合法，即據此而言。

至於張浚生說《文滙報》的高層人員任免向來須通過新華社，因此權在新華社。有《文滙報》員工指出，他說的是過去的慣例，並無明文規定，亦無法律效力。當新華社的領導權仍然受尊重之際，通過新華社是正常程序；當其領導權在不被承認時，便不一定要這樣做了。

新華社將如何善後？

「炒人被炒」事件發生之前，尚有不少員工期望李子誦、陳伯堅兩派和睦共處，而李子誦一旦在，便可保《文滙報》不會完全變成傳聲筒；爲此，對李子誦突然「發難」，使局面無法挽回，部分員工很不理解，亦懷疑有人在李子誦背後推動。李子誦因而寫了一信數報社職工，解釋他已被迫得沒有退路的局面，八月即將被炒。唯此信交報社辦公室後，多天沒有轉發，近一星期始陸續抵員工手中。

李子誦「停止留用」後，職員分爲三派，一派支持李子誦，已有二十多人辭職；另一派則不贊成李子誦的「不尋常舉動」，但仍支持李子誦提出的有喜報導，有要報憂路線；一派則緊跟中央，慢慢轉軟。

《文滙報》在北京學運期間的堅定立場，翔盡報導，曾幾不少讀者支持；這次突變，不少人感惋惜。值得注意的是，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許家屯並不在香港。若許社長在，會否處理得如此草率呢？陳伯堅與李子誦硬碰引起風波；張浚生要親身進入《文滙報》作宣佈，使新華社的角色由幕後轉台前，都不符合新華社要暗中收回權力的方針。且看許家屯回港後有何辦法收拾殘局？

根本問題是報紙要轉向——訪程翔談《文滙報》風波

訪問及整理：方蘇

辭職原因，第一是報社出現「轉軚」的迹象，第二是對一組文章的處理，第三是李子誦被免職。六月九日之後，報社就面臨壓力，新華社找過李子誦，要《文滙報》慢慢轉；上面下來的訊息是要淡化、不加溫。



程翔：辭職明志。

〔編者按：在北京「大局已定」的情況下，香港的左派團體——尤其左派報章——是否要逐步「歸隊」，被視為引人注目。在山雨欲來的情況下，終於出現了《文滙報》的「大地震」。七月十五日凌晨，新華社香港分社宣佈「停止留用」該報社長李子誦；七月十七日，副總編輯之一程翔辭職；之前辭職的有另一名副總編輯曾敏之；之後辭職的還有總數已超過二十名的各部門人員。在程翔辭職後，本刊對他作了一次訪談。程翔於七十年代初畢業於香港大學，在《文滙報》工作十五年，其間曾派駐北京六年。〕

導火線是「平亂報告」

□問：你在《文滙報》工作十五年了，為什麼現在要辭職？去年曾聽說你曾轉投他報，但被挽留。這次是不是因為《文滙報》出現的情況太不正常，逼李子誦社長也被新華社免職了，因此你也不得不辭職呢？

■答：我辭職和李社長被停用是在同一個背景下面兩個不同的事件。我辭職的直接導火線是一組文章的處理方法令我非常不滿，這組文章就是《讀「平亂報告」有感》（評論北京市委陳希同於七月六日向人大常委提出的「平亂報告」），而不滿並非技術問題，而是原則和路向的問題。及至李社長被停止留用，我就覺得留下去意義不大，所以更堅定了辭職的決心。

□問：就是七月十日起《文滙報》二版署名嶽春秋的文章？你是負責該版的嗎？

■答：我在報社內負責的工作，一是電腦化計劃；二是聯繫各個對外辦事處及特約記者網；同時也兼寫一些評論、特稿，主要是關於中國的事務。

□問：這是因為你駐內地六年，很自然就負責報館內有關中國這部份的工作？

■答：對，包括中國新聞的整個版絡網的組織，而不是具體管某個版。

□問：《讀「平亂報告」有感》的問題，你說是其中觀點不容於報社內另一位領導人，大家都知道是指副社長陳伯堅。到底這組文章的處理過程是怎樣的？

■答：我寫完第一篇，先交給一位副社長看。他看了，有些批示，認為某些內容不是修改文字可以解決的，要壓一壓，談一談。我想，既然不是修改文字可以解決的，那就是觀點的問題了，於是同意沒發一天。第二天我和他談，發現有不同看法，但我覺得不是根本性的原則問題，同意作點修改。

例如，我的一個觀點是：把胡耀邦逝世前所有國內外的輿論，包括英國思德（德譯佛利民）有關的言論，全都視為促成這次「動亂」所作的準備，這種說法太難成立了。倘若這些言論也被視為顛覆政權，濫用政權就未免太怎樣了。這一點他不同意，他說革命需要輿論，反革命也需要輿論，所以這些言論是足以導致這場「動亂」的。我想，你既然這麼堅持，我就刪去這一段算了。

又例如，論及大屠殺後的白色恐怖，我說這樣排的人是十年開放改革中湧現的精英。但他不同意這批人是精英，還說至少支持《新觀察》（上海）就不是。我覺得沒什麼好爭，就把「精英」改成了「知識份子」。

人大通過了，還要對着幹？

□問：文章終不是也給李子誦社長看過？

■答：是嶽邊看，那位副社長先看，寫了批示，再給李社長看了，李社長沒有提出這些修改的要求。本來李社長看了，就可以不再理會其他人，但我仍尊重那人，和他談，作了修改。

□問：那可說是已作了一些妥協。跟着的幾篇又怎樣處理呢？

■答：第二篇是交給李社長看的，直接發下去，主要是評論所謂「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提法，這一篇文章見報之後，這位副社長和要開除的人說，這類稿件以後盡量少發。

第三篇的內容針對陳希同點名提到《文滙報》駐京記者劉銳紹，我請劉銳紹寫。完稿後交李社長看，他發下去之後，後來被那位副社長扣起。他認為這篇稿件面性很大，以後也不發，要交給「家聲版」（相當於報館外的來論）。

□問：那篇文章有什麼「片面性」？

■答：文章內容是反駁陳希同報告，因為劉銳紹對月十九日到《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主辦的「悼念胡耀邦」座談會去，只是一次旁聽，但卻被陳希同點名。當晚在編前會上，這位副社長對我說：陳希同的報告是人大常委會議通過的，我們是不是還要和它對着幹呢？我為之愕然，跟着說，我們報館對血腥鎮壓的一貫立場是持否定態度，而陳希同的報告則肯定血腥鎮壓，和我們立場截然相反。既然我們否定血腥鎮壓，是否理所當然地要否定陳希同的報告呢？他說，陳希同的報告也提到很多新材料，是過去我們不知道的呀。總之，你要繼續寫，就交到「家聲版」去好了。我表示不同意，因為我們報館一直肯定學運，否定鎮壓，但陳希同的報告卻否定學運，肯定鎮壓，怎能因為它是全國人大常委通過，我們就不能評論。

豈能接受「動亂」的論斷

□問：那麼你仍然再寫下去？

■答：對，再寫下去，跟着的一篇談及陳希同報告所作的論斷，亦即由學潮到「動亂」而演成「反革命暴亂」。我指出，被譽之前北京不存在「動亂」，實際強行開入北京之前也不存在「反革命暴亂」。但這位副社長看了，走來對我說：你不能說北京沒有動亂，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算不算動亂？進行示威不經申請批准算不算動亂？我對他說，我們報紙曾有社論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學生運動指為「動亂」），如果我們現在接受官方的說法，豈非我們在四·二六之後所做的都是錯的？我說，我們總不能退到這個地步。報紙開過大大小小的會議，都強調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民主運動，譴責鎮壓鎮壓。如果現在接受官方解釋，當初何必要「痛心疾首」（指五月二十一日《文滙報》的四字社論）。如果官方的解釋當初能被學生、市民接受，北京的事態已不會越鬧越亂。你要我在「動亂」問題上修改，絕對是不可能。於是他說：好，不發就不發，語氣很決絕。我們當時的爭執，房間外也知道了。我出去之後說，如果退到這個地步，「痛心疾首」就毫無意義，當初一些人痛哭流涕也是無意義。

□問：你和他爭執之後就決定辭職？那時李子誦社長的處境怎樣？

■答：當晚我已決定辭職，那是七月十三日。所以，我辭職本來是一個獨立事件，與李社長被免職不是同一件事。當時我已知道李社長的處境很困難。

□問：這樣也不能說兩件事完全無關。

■答：我的辭職並不是完全無關。我辭職的原因：第一是眼看有人要「轉軚」（「轉變路向」），而且轉得很厲害。李社長離開，則更加強了我的去意，因為他在報社內一直態度很鮮明、很堅決，要堅持正義，不畏權勢。「有意報喜，有意必湯，有願不隨」的十六字方針也是他提出的。如果他也離開，我擔心報紙原來的立場不可能再堅持下去。

六九之後面臨壓力

□問：你提到「轉軚」的問題，是否報社里就面臨這樣「轉軚」的壓力？

■答：應該說《文匯報》很早就面臨「轉軚」的壓力。還沒我想先談近期事件的性質。報社內有人公開說，《文匯報》最近發生一連串的事，是一場要將《文匯報》拉出去，變成「孤立報」、「起義報」以至「反共報」的鬥爭。必須指出，這不是報社一些員工的認識，而是領導層或黨內有這種看法，然後再策劃及影響其他人，在報社內散播了這種「陰謀理論」，使一些員工感到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非鬥爭不可。例如有些人就對新聞業同行說，《文匯報》的事不是「轉軚」與否，而是有人希望把報紙搞成「獨立起義」的報紙，要把《文滙報》拉出去，脫離黨的領導。甚至還散佈引入外力的說法，暗指來自美國、台灣等地。

□問：他們說沒有「轉軚」的問題，但你卻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有什麼迹象？

■答：「轉軚」的情況，始自六月九日鄧小平講話。之後又開了中共四中全會，大局已定，通就需要《文滙報》轉變。這不是我們想象出來的，而是新華社領導人找過李子誦社長，說《文匯報》要慢慢轉，不要急轉，一時急轉員工接受不來。社會接受不來。許家屯被早時從北京回港，帶回來的訊息是：既往不究，不翻扣經費，要淡化。不加溫。但李社長表示，你說既往不究，那是我們有錯？你要淡化、不加溫，但問題不在我，你繼續搜捕，快捕快殺，又如何淡化？所以，「轉軚」的壓力已是很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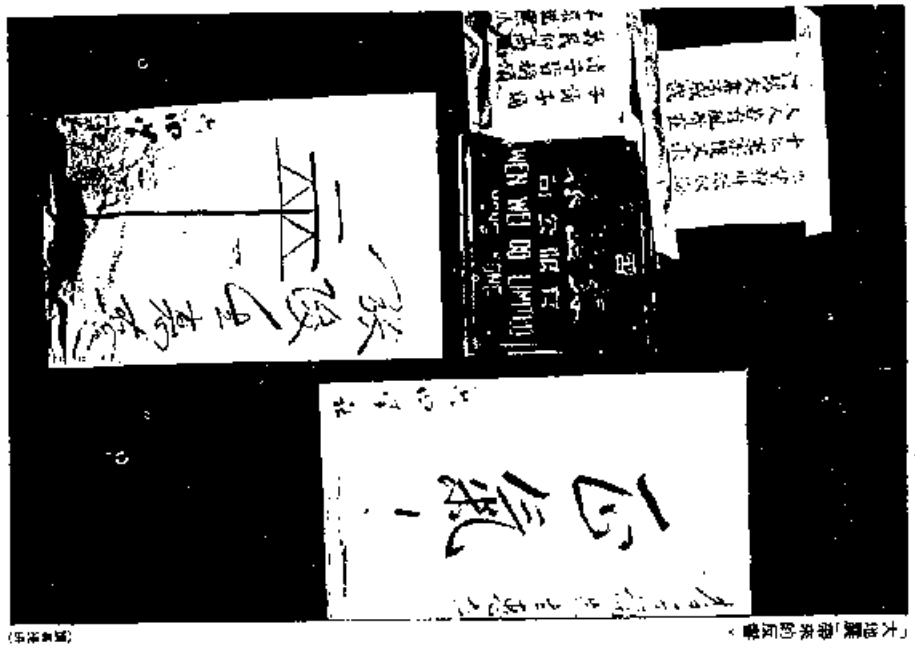
爲「轉軚」作準備的氣氛

□問：六月九日之後，報社內是否感覺得到這種要「轉軚」的氣氛？

■答：是，在一次工作例會上，談到未來的動向，當時已經隱約着一股「轉軚」的氣氛。具體來說，有領導說要「顧全大局」，包括中國的大局、香港的大局、報社的大局。所謂顧全大局，就是不要搞亂。就中國來說，不能喊打倒共產黨；就香港來說，要繁榮安定，不能喊不要聯合聲明，不要基本法；報社的大局就是要團結，要少數服從多數。按照這個邏輯，對李鵬集團繼續持批判態度，就是等於搞亂三個大局，這是我不能同意的。會上有人說，要珍惜我們的報紙能夠進入大陸，所以既要堅持原則，又要講求策略。還有人說，我們是辦報紙，不是搞革命，等等。總之，整個會場瀰漫着一種為自己轉軚作準備、找下台階的氣氛。

□問：你當時有什麼反應？

■答：我本來不打算發言，因為會上好幾位的發言給我的印象就是準備要轉彎。最後李社長留意到我沒發言，就要我講，於是我講了五點：（一）天安門事件是偏歷史事件，歷史的眞相不能為權力所左右。（二）當李鵬等仍



（大家「關」的意思）

什麼叫做不能「關」？

□問：你說完之後，大家會有什麼反應？

■答：我說完之後，大家都會笑。因為我的國語發音不標準，而且我的語調也很奇怪，所以大家都會笑。

□問：你為什麼要說「關」？

■答：

大陸派駐機構風聲鶴唳

北京當局在大陸展開大整肅行動後，風聲鶴唳的氣氛已開始蔓延到香港，首先被這氣氛籠罩的，是曾經有員工參與支持大陸學生運動的北京駐港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親北京報紙以及一些駐港商務機構（中資機構）。一位中資機構幹部對亞洲週刊說：「按照中共一貫做法，誰入今次運動的中資機構受到某程度的整頓看來不可避免。現在還沒有動手，可能是北京止考慮整頓的規模、過程和方式。」

過去一個多月來，香港中資機構的大批職工公開支持北京學運，並參加大遊行，其中包括中旅集團、中銀集團、招商局、北京對外經濟貿易部屬下的平洲集團、中國保險公司、三聯書店等。以平洲集團為例，參加聲援學運遊行的有三百多人，參加簽署聲明的則有近三千人。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員徐海寧更在抗議集會上睡覺陳靜，而親社一些員工則公開向「六．四」檔案的死難者致哀。不少中資機構還在門外懸掛反對平暴鎮壓民運的巨幅標語。

中資機構人員較於表態，受到香港市民讚賞，但也為他們及其所屬機構帶來無法預計的後果。有消息說，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上週召開會議，佈置國務院上海辦公室、外交部、對外經濟貿易部、財政部、公安部及國家安全部的負責人商討香港情況，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也有出席。據悉，會議商討了如何等同在港「背叛」北京的輿論陣地（見下頁專文），以及對香港帶頭參加遊行或簽名的中共黨員從嚴處理。

知情人士對亞洲週刊表示，香港最先受到影響的，會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據着，在輿論上公然與北京「對着幹」的《文匯報》、《大公報》等中共在港「喉舌」報，也將遭「清理」。負責「指導」上述各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放權」屬下與論機構，也會被追究。

此外，許家屯曾撰文闡述資本主義的優點，其「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可能受到批評，較早前有傳聞說，許將「退休」，其香港第一把手位置將由去年底南下到香港出任該社副社長的余孟孝接替。但分析家認為，接許社長一職的人選必須有相當商資歷及被香港人接受，余孟孝仍未具此條件。但余原是北京政法系統幹部，屬中共統戰部記熟門人選商石的人馬，故現在於新華社香港分社內舉足輕重。

目前新華社香港分社有九百多名員工持大陸來港的雙程通行證，其中大部分是由大陸各單位借調到該社工作。在今次民運中，該社一些思想較開放的人員積極投入整個活動，包括目前據聞正在醫院「休養」的徐南寧。該社部分員工除參加遊行及分別發起聯署支持學運的公開信外，在內部一封未公開的聯名信中，也有二百人簽署，背棄與上述行動的大陸人員，如今處境不明，人心惶惶。

對於派駐香港的統戰機構，預料北京也將擬出整頓安排，但為了顧及香港經濟穩定，以及考慮到實際進行整頓可能遭遇的人事困難，故這工作相信無法雷厲風行。據聞在剛舉行上週召開的會議中，有意見認為凡屬中共黨員而明顯遊行或簽名的，要從嚴處理；但對這些機構在香港吸收的人員，則暫時仍要利用。香港的中資機構約有上萬員工持雙程通行證由大陸到香港工作，多數基層員工則是香港本地人。知情人士說，調派到香港的中資機構幹部一般都與大陸當局有密切關係，或與香港中資機構的領導有淵源，故如何下手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

知情人士說，香港中資機構領導層受到整肅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對駐下員工參加支援行動，機構的主要負責人一直只是「警誡開展限期」，故還有公開支持，故應可「過關」；另一方面，領導層也可向北京解釋說，駐撰「反動」標語是考慮到情緒激動的香港民眾有可能衝擊中資機構，不得不以此方式來自保。中資機構高層避免不了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在大陸仍有「靠山」，且早已作了「交代」，表態支持鎮壓，消息人士說，中信集團在北京實施戒嚴後，曾向軍人贈送禮物。訪問團史帶回部隊食用的餅乾給集團員工，以「體驗」軍人的辛勞。該集團董事長榮毅仁稍後更公開表示支持「動亂」。香港第一把手位置將由去年底南下到香港出任該社副社長的余孟孝接替。但分析家認為，接許社長一職的人選必須有相當商資歷及被香港人接受，余孟孝仍未具此條件。但余原是北京政法系統幹部，屬中共統戰部記熟門人選商石的人馬，故現在於新華社香港分社內舉足輕重。

難然北京當局要香港「國內」機構的行動還未全面顯開，但已呈現「風雨前的靜寂」的氣氛，除了中資銀行等仍正常營業，不少中資機構的日常業務已放緩。員工的心情正如一位曾參加支援學運的大陸駐港人員所言：「其實時候輪到，誰慶時候輪到，我們？」■



香港機構員工支援北京學運，難逃算賬？



許家屯：退休傳言再起



新華社香港分社：首當其衝？

香港中資機構的整頓問題

在北京事件之後，中國需要穩定，中共不會將國內一套搬到香港來，但絕不能不代表容忍官僚、官倒、僵化、無效率。

北京傳出的消息表明，中共中央已下決心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堅決砍掉那些在流通領域中過多、過濫的公司，這些公司是從事糧食、外貿、物資供應和金融事業的。據悉一位中央負責人，在一次內部講話中也提到了要繼續加強清理整頓香港的中資公司的問題。人們關注的是，在中國清除腐敗的政策下，香港的一些中資公司會否同樣地要進行清理整頓呢？

在港中資機構約四千家

在香港的中資機構有多少家？至今仍沒有準確的統計。新華社是中國政府派駐香港的最高機構，理應掌握中資機構的數目，但據了解，該社亦不保證有最準確的統計。據本港商界及學術團體所搜集到的資料，估計在港中資機構數目約為四千家。

這些中資機構可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傳統的大型機構，如華潤集團、招商局集團、中銀集團、中旅集團，被稱為中資機構的「老四家」。第二類是80年代初改革開放後在非銀起的大型機構，如光大、中信、粵海、華閩等。第三類代表各省、市自治區和國務院獨下一級的機構，這些機構從公司名稱大體可看出代表那個省市（見附表）。第四類是代表縣一級的機構。第五類是形形式式的小機構包括沒有獲批准的「地下機構」。

在香港的兩大作用

一般認為，中資機構在香港所起的積極作用主要有兩點，一是為國家賺取外滙，二是維護香港繁榮安定。

對於中國來說，香港確有地位很重要，對中國「四化」和吸收外滙影響很大，鄧小平最近便說：「沒有香港，起碼就是訊息不靈。」最近，中國都要通過中資機構源源不斷地賺回外滙，並吸取了不少技術和訊息。以華潤為例，1988年自山精口額為一千多億港元，進出口貿易總額約六十億美元，給中國提供利潤之巨，恐怕沒有其他公司可匹敵。正因為在香港作用巨大，有利可圖，也是中央和各省市向外開外和吞吐窗口，所以各地紛紛來港設機構，賺外滙，這也是香港中資機構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

中資機構在香港雖則不算舉足輕重，但對香港經商也有一定影響。一九八五年，友聯銀行經營發生重大困難，次年九月，由招商局集團及兆豐祖織的新思想公司，向其前任主席購得控制權，注入資金二億餘元，進行重組，使友聯銀行轉危為安。又如，1986年6月嘉華銀行出現財政困難，中信（中國信託投資公司）數次注資三億五千萬港元挽救嘉華，並擬從該行的增賬於三年內收回。至今中信已追回大部分欠款。再如中銀集團，共有十三家銀行和三百餘間分行，與滙豐、渣打銀行鼎足而立，是香港金融業裡不可缺少的支柱。

中資機構存在的問題

與此同時，多年來中資機構亦積累了不少問題。問題之一，以政代商，官商氣重。許多中資機構表面上是在香港註冊的一家公司，實質上是在香港從事招商工作的行政機構，一些機構甚至把國內行政機構的運作方式照搬來港，很不適應香港的環境需要。有些人說，走進這些公司，看到的是中國人陰行政機關的那一套管理方式，官僚的氣氛很重。如果離開國內貨源進出口的垂斷權，這些公司很難在香港生存下去。

問題之二，領導幹部，不少外行。應該說，中資機構的負責人，有許多是精明幹練的，如招商局集團的袁庚、華潤集團的朱友蘭和中銀集團的程位負責人，精通業務，在國際上也有較高聲譽。然而，另有許多機構的負責人，因為是國內地官派來港，有的是裙帶關係，有的是關係，有的是歷史原因，在業務的水平較低下，來港後又不學習和學而，這些人做生意，常常騎得一場糊塗，美其名曰交「學費」，一交就是幾十萬上百萬，甚至幾千萬和過億元。筆者認識北京來的一位中資機構的老總，業務不熟悉子大，上半年在港炒外匯，賠了數百萬美元，結果，錢賠於香港風險大，香港商人「交學」，但是總官照當，連調自我批評都沒有。

問題之三，浪費官財，貪污腐敗。做這種事的機構一般都有硬頂級的後台。一些人握手中或靠山的職權，倒賣進出口許可證或配額，買空賣空，這些問題，在檯面別張膽不明的「地下機構」中較常見。經過1988年以來的整頓，這些「官倒」雖有收斂，也或者是睡覺了，換了個地方，然而「官倒」並沒有在這類中資機構中絕跡，活動是在幕後人士中公開的秘密。

貪污搞一把並非個別現象

問題之四，貪污受賄，腐化墮落。多數中資機構的「表現」，普遍待遇較高，月薪一般在二、三千港元上下。當然，其宿舍、水電是免費的，但在這個社會中，與同級別的香港經理級、行政人員級人能相比，里竟是收入懸殊。本來，「港事港辦」，如果有接近港人一般的待遇，他們的活動和士氣可能會好得多。當然，這事實亦不易辦。而很不幸，十里洋場，一些人抵擋不住物質的誘惑，在經營業務中暗中受賄，損國家之利，而使國家蒙受損失。據悉，某中資機構的一位董事，來港不足兩年，銀行賬就已有數十萬港元存款。按他每月實領三千多港元的月薪，就是他每天不吃不喝不用，也要五年時間才能有到這筆錢，巨款何來，自然是受到追查了！

去年，某中資機構死了個年輕人，只是個一般的業務員，清理遺物時，竟發現他有二十九萬港元的存款！據一些與中資機構有業務往來的本港商人私下透露，這幾年不給好處很本做不成生意，而且一些人索賄的胃口越張越大。港商為了做生意，絕大多數都不願揭發。當然，賄路越大，他們也賺得越多，而最後吃虧的只是國家。要說明的是，貪污受賄的人在中資機構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個別現象。

至於個別人涉足黑月場所，醜態百出，亦是時有其事。此外，拉幫結派，弄權投機，不懂裝懂，不守信用等問題，對一些中資機構的業務和公司效益也造成了危害。

鄧小平提出整頓中資

其實，香港中資機構的許多問題，北京高層是大體清楚的。從1987年起，鄧小平和一些中央領導人就多次表示要整頓中資機構。

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在同政治局幾個常委的講話中就明白提出香港的中資機構要搬掉一批。鄧說：香港那麼多公司，為什麼不搬掉一些！對這個問題要有硬性的決定，首先從領導方他們那個公司做起，為什麼不搬？有人說要先搞個調查，鄧說，還要搞什麼調查工作？調查不就是那麼回事。多得很，為什麼下不下決心呢？這些機構和人都要花外滙啊，而且名聲不好。

鄧小平講話後，整頓中資機構的風潮也吹了一陣子。廣東省行動最早也最好，一年來，全省已撤銷各種駐港公司二百多家。

應該說，中資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樣，只要經營正當，對香港的繁榮和發展有好處，都是值得歡迎的。而多數的在港中資企業，對中國的繁榮經濟、開放改革也是有利的。問題是不要太濫，不要亂來，選拔駐港人員要正派，要懂業務。在鄧小平、江澤民要求將開放改革進一步打出去之時，一些省市和國務院部委駐港的中資機構，如何能辦好？如何做出效益？如何為中國經濟打開出路？這是不容輕忽的一個問題。

各省、市、自治區中資機構在港代辦處

機構名稱	來自省、市
京泰有限公司	北京
上海實業有限公司	上海
津聯貿易有限公司	天津
桂江企業有限公司	廣西
豫港企業有限公司	河南省
恒山貿易公司	山西省
燕山發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
興源公司	內蒙古自治區
香港驪山公司	陝西省
益贛企業有限公司	江西省
三湘貿易公司	湖南省
黑龍江隆豐有限公司	黑龍江省
嘉陵有限公司	四川省
西夏企業有限公司	寧夏自治區
宜豐貿易公司	湖北省
鍾山有限公司	江蘇省
華魯有限公司	山東省
江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安徽省
貴海有限公司	貴州省
海湖貿易有限公司	青海省
南珠企業有限公司	海南省
新疆開發（香港）有限公司	新疆
雲港有限公司	雲南省

中國一些城市的駐港公司

湛興發展有限公司	湛江市
渝豐國際有限公司	重慶市
金海岸企業有限公司	北海市
大連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大連市
佛山發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
廣韶發展有限公司	韶關市
粵東發展有限公司	汕頭市
華悟公司	福州市
聚興開發有限公司	寧波市
香港衛盛發展有限公司	湛江市
深業（集團）有限公司	深圳市
興廈有限公司	廈門市
越秀企業有限公司	廣州市
雁灣有限公司	溫州市
和谷有限公司	武漢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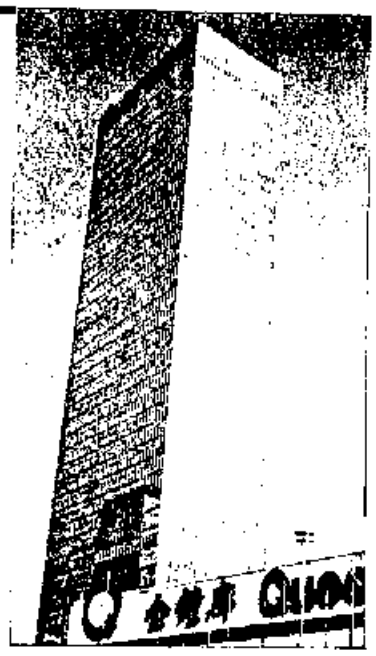
中資「整頓」內幕

據不完全統計，內地駐港人員達三萬八千多人，尚不包括內地持有港澳工作護照而自由進出的特殊人員約五千人。僅八七年底到八九年十月，中資公司就增加了五十四間，與港商「合作」名義的達九十多間。

理明

筆者在八九年八月號的《爭鳴》上發表了題為《整頓中資機構大流咪》一文，對在港中資機構上層發生了震動，並引起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注意。或集團某部經理告訴筆者：該文刊登後，某港中聯辦部無不搖頭，面高腰細，在齊宣是誰把情況打出去，相互猜疑並主席作解釋。

國務院、港澳辦、經貿部一再派人整頓監督，一律不批准新的公司到港。近日卷土重來，始悉是，向最高領導層提出：要壓縮、整頓中資機構。這不能不說是「婦女唔的「苦口良藥」，因為他們和中資機構領導好交際往來，深明中資結構、人事、運作的內情。



中央一點，但當局的保證一再被無情事實所駁斥，被在港中資機構人員採為「撮做的護身符」、「沒有日期的期票」。

「光大」的動向十分惹人注目

惡性膨脹的中資公司

中資機構提供的資料表明：從八七年尾到八九年十月，僅以國務院屬下各部委及有關省在港開設貿易、投資、發展等公司達五十四間，以和「港商」合作名義開業的貿易公司達九十多間，單在筆潤大廈就增添了十二間以上。在這種情況下叫港市民如何理信當局有關負責人的保證呢？

據筆者所知，在港設中如名人士早在四年前經濟轉向中央領導人提議，要關注化港中資機構的發展。八七年在大批國內省、市涉向香港開辦「貿易公司」時，一些知名人士就已開始憂慮，向最高領導層提出：要壓縮、整頓中資機構。這不能不說是「婦女唔的「苦口良藥」，因為他們和中資機構領導好交際往來，深明中資結構、人事、運作的內情。

在港的中資機構人員（一國內派來）究竟有多少？港澳辦費半先生十分明白呢：「不清楚。」這看來是誠實的話，因為官僚、洋誇是中共建國四十年來的通病。其實要知道有多少人，打個電話問一下發簽證的部門，不就一清二楚了？據不完全統計，內地駐港人員達三萬八千多人，尚不包括內地持有港澳工作護照的自由進出的特殊人員約五千人。

在此基礎上，中資機構、經貿部、經濟部門、總經理去過來自商駿局，資金是由中國設在泰國的企業中抽調到香港的，是地道中資公司，但對外部宣稱為中外合資股份公司。三位京官到港理應有一輛奔馳一年治一、一輛本田，又配備兩位司機，一年支過過原在京大事關係，把業港前已簽訂的一切美元和（叫作）合約基礎來做了，這基本的業道德已沒有。更可怕的是該公司總經理企圖霸奪香港某集團公司已展開的一單生意，自己去成交，被揭露後，憤慨成怒，威脅某見證公司說：「你們等着瞧，我只要回大陸對上滿一下，你們公司休想和大陸做成生意。」某集團公司成員即本買帳，回答說：「現在香港，請你理派假無理者一套成起來，香你未必有多大本事，現在不是毛澤東蔡皇專制時代。」聽聽這位從京派來港的總經理一番流氓加霸道經，使人感到噁心、痛心、擔心。

面對上述種種弊端，回過頭再看看中共領導和港澳辦負責人，再保證要整頓好在港中資機構，人們還有信心嗎？ ✦

靠人際關係做生意

設在××大廈某機械進出口公司保資五千萬美元辦了開進出口公司，總經理是位已到退休年齡的高局級幹部，到港一年半已周遊西歐八國，確由某省一項建港際十八萬元，招待國內來港視事，上級，花費了三十多萬，平均每人花費近一萬五千元。令人吃驚的是該公司一年半載見無，單生意成交，卻花了國家近二百五十萬港元。

也有同一大廈，新了差不多某樓半層，號稱中台合資開發的公司，其總經理的父親是武漢軍區參謀長，三年多前通過關係在了一張律資的護照及甲種來港簽證，近兩年來利用其父關係，已經有關人員回內地、國際市場頻繁，操縱生意，一進一出賺了兩百多萬人民幣，八百多萬港幣，後被雖為半某，搭乘，便成愛國一有起一義人，在京要到副委員長接見。這位年僅三十多歲的總經理得意洋洋說：「和國內做生意，首先要認人緊緊係，其次要的通路子，資本，知識多是以後的事。」這位將軍見子的確有兩子，從一個半文盲成了中台合資公司的總經理，並擁有千多萬財產，這實托共產黨的福。

態度橫蠻 不合邏輯

——評中共喉舌大罵港官

中共最近連番對「支聯會」和港官炮轟，是因爲經過「六四事件」，香港人對政制問題逐漸達致共識，對中共暴政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中共要破壞這種共識。

羅汝佳

神經過敏不斷升級

中共「六四」大屠殺之後，由於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及國內人民的抵制，太過神經過敏，往往聽到風就是雨。最近中共對港府常務司屈昕的謾罵不斷升級，就是最明顯的一例。

八月十四日，常務司屈昕在一個午餐會上發表演說，對基本法起草工作提出意見。八月十六日，中共在港喉舌《文滙報》和《大公報》都發表指責文章，《文滙報》指責屈昕的做法「違反了起碼的外交常識」。八月十八日，高一層的中共喉舌新華社發表了高一層的指責，題目叫《港府一官員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八月十九日，中共政府部門外交部更是再次升級，把屈昕對基本法提意見的「罪名」等同於西方國家對中共鎮壓民運的批評，指責爲「粗暴干涉中國的內政」。

打破僵局，反被指責

「六四」北京屠殺之後，香港人對所謂《基本法》及其諮詢工作完全失去信心，只有幾位熱衷於爲中共擦鞋的草委、諮委，毫無代表性地諮詢港人說，「有《基本法》總比沒有《基本法》好」，並表示延長諮詢期，歡迎港人繼續對《基本法》一草案一提出意見。

但是，香港人的反應是一片沉默——連憲法都會隨意踐踏的一個政權，又有誰有興趣對其所起草的小憲法《基本法》提出意見呢！常務司屈昕的演說無疑是打破了此一僵局，却招惹了中方這番指責。那麼，屈昕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屈昕在這篇題爲《收拾局面》的演講中，針對「六四」之後的形勢變化，對《基本法》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主要內容有：《基本法》頒佈的時間應該押後，解放軍平時沒有必要駐港，《基本法》某些條文背離了現有制度及沒有充分反映中英聯合聲明有關條文的規定等等。其實屈昕是講了眞話，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人的心聲。況且這些意見過去都曾在英國國會公開討論過。

神經過敏不斷升級

中共「六四」大屠殺之後，由於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及國內人民的抵制，太過神經過敏，往往聽到風就是雨。最近中共對港府常務司屈昕的謾罵不斷升級，就是最明顯的一例。

八月十四日，常務司屈昕在一個午餐會上發表演說，對基本法起草工作提出意見。八月十六日，中共在港喉舌《文滙報》和《大公報》都發表指責文章，《文滙報》指責屈昕的做法「違反了起碼的外交常識」。八月十八日，高一層的中共喉舌新華社發表了高一層的指責，題目叫《港府一官員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八月十九日，中共政府部門外交部更是再次升級，把屈昕對基本法提意見的「罪名」等同於西方國家對中共鎮壓民運的批評，指責爲「粗暴干涉中國的內政」。

打破僵局，反被指責

「六四」北京屠殺之後，香港人對所謂《基本法》及其諮詢工作完全失去信心，只有幾位熱衷於爲中共擦鞋的草委、諮委，毫無代表性地諮詢港人說，「有《基本法》總比沒有《基本法》好」，並表示延長諮詢期，歡迎港人繼續對《基本法》一草案一提出意見。

但是，香港人的反應是一片沉默——連憲法都會隨意踐踏的一個政權，又有誰有興趣對其所起草的小憲法《基本法》提出意見呢！常務司屈昕的演說無疑是打破了此一僵局，却招惹了中方這番指責。那麼，屈昕究竟說了些什麼呢？

屈昕在這篇題爲《收拾局面》的演講中，針對「六四」之後的形勢變化，對《基本法》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主要內容有：《基本法》頒佈的時間應該押後，解放軍平時沒有必要駐港，《基本法》某些條文背離了現有制度及沒有充分反映中英聯合聲明有關條文的規定等等。其實屈昕是講了眞話，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香港人的心聲。況且這些意見過去都曾在英國國會公開討論過。

即使按照港府先前的說明，起草基本法是中國政府的責任，字面上去解釋，也只能解釋爲港府或英國政府沒有起草基本法的責任，即它們不能代替中國政府去起草基本法，並不代表它們沒有對中國政府所起草的基本法提出意見的權利。屈昕的演講，並沒有代替中共去「制定」諮詢、頒佈」《基本法》，只是作爲被諮詢對象發表一些意見而已，即使像市民一樣說基本法必須「推倒重寫」也不爲過。屈昕演講時已重申基本法是中國的事情，他後來也解釋說，他提出意見只是希望鼓勵市民多就基本法草案發表意見。中共的諮委不是說歡迎各界人士提意見嗎，何必對港官如此敏感！

《文滙報》全面「轉軚」

當被問及，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張浚生副社長的領導下，《文滙報》搖旗（指壓）倒李（子誠）一役成功，信誓旦旦地說《文滙報》會堅持爲民喉舌，有憂報憂，有喜報喜，不會「轉軚」。言猶在耳，面對港人對前途的憂慮，對《基本法》問題的不滿，《文滙報》却視而不見，熟視無睹，而屈昕堅持香港人說了幾句眞心話，《文滙報》就於八月十六日大打棍子，大扣帽子。這也難怪，因爲《文滙報》早在七月中旬遵循李子誠社長之指，就已悄悄「轉軚」，脫離人民的軌道了。

更爲明顯的是，八月十八日，新華社發表文章指責屈昕和英國政府，《文滙報》得到舊主子支持之後，八月十九日早上，報館門口爲證明「不會轉軚」的僞裝也撕掉了。在此之前，《文滙報》爲表示與香港市民站在一起，報館大門口兩邊的櫥窗還一直展示「討伐民賊」的照片，十九日早上，《文滙報》極密默撤掉了這些照片，換上了祖國遽發欣向榮的照片。有憂不報憂，無喜却報喜，全北，《文滙報》已全面「轉軚」。

新華社慣於斷章取義和歪曲

至於新華社，今次表演更是卑劣到了極點。屈昕當日的演講詞，中文題是《收拾局面》，但新華社在批判文章中却歪曲成《收拾殘局》。歪曲別人講話一文章，再寫連標題也歪曲了，可見卑劣到何等程度！

本來，香港只有兩份激的喉舌報紙被向壁斯的講話，新華社却拉了其他報紙來在文章中「一殺」，讓人覺得除了《文滙報》好像還有其他社會輿論支持他們。但是，正如八月十九日本港《快報》所指出，「除了大公報和文滙報外，新華社倘斷章取義引述其他報章的言論，至於一些認爲屈昕的講話並非干預中國內政或基本法起草的意見，則未見引用。」而《明報》則對中共如此敏感反應發表社評，稱之爲「茶杯裏的風波」。

這也難怪新華社，因爲中共的本質就是這樣。四十年來的歷史不去說它，先是「六四」之後，中共對它前駐德記趙紫陽的指責，對方勳之的指責，對戴家其、劉曉波、蕭瀟南的指責以及對香港「支聯會」的指責，哪一篇文章不是極盡歪曲和斷章取義之能事？中國大陸十一億人口，沒有一家民辦報紙，容不下一張半官方半民間的《世界經濟導報》，只准官僚口出謊言，不准人民「亂說亂動」，而只有六百萬人的香港，中共官方却設置了五家左報和多家通訊社，更通過種種手法控制、影響不少傳媒，頻頻干預香港人的政治生活，反說香港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和常務司屈昕對《基本法》提出意見是「干涉中國內政」，這是哪一家邏輯，又是哪一家的「外交常識」？

中共要內外蒙騙人民

中共今次慌火港官的一個原因，是因爲屈昕把香港人的心聲公開講了出來。他們說「如果確有什麼要表示的也應透過外交途徑」。這反映了中共反人民的本質。

現在的香港問題，既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也不是外交問題。現在香港仍由英國管治，而《基本法》又影響它管治下的六百萬人的前途，對此提出意見又怎能算是「干涉中國內政」呢？如硬要說英國干涉中國內政，應該是一百多年前鴉片戰爭就已開始，而不是今天。

中共硬要港英用「外交途徑」表示意見，目的是要港英當局與它同流合污，不讓香港人知道港英當局對香港問題的眞實態度和意見。關起門來立法是中共的一貫做法，什麼都要在它能控制之下進行，反映意見，國外的要按「外交途徑」進行，國內的要按「正常渠道」進行，一切公開到傳播媒介的意見，中共都是不願接受的。但是，四十年來，中國人民通過「正常渠道」反映的合理意見，中共接受了多少，不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嗎?!中共強調「正常途徑」（包括所謂「外交途徑」），並非爲了更好地解決問題，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蒙騙人民，不讓共和國的主人知道眞相。

中共想破壞香港人的共識

在今次事件中，最新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他希望藉自己的講話鼓勵港人發表意見。他可能不知道，中共根本就缺乏真正語詢港人意見的誠意。在前一輪的諮詢中，香港不少人拥樣熱衷和投入，結果却產出一個「變蛋」怪胎，早就搞得香港人恐上「基本法癌症」。在「六四」之前的「趙紫陽開放時期」，中共對港人意見尚且如此視如無物，在如今的「鄧、李、楊反動時期」，港人英中共真正有誠意接受意見，不是與虎謀皮嗎？中共國內某委、諮委最近也決定了在這第二輪延長的諮詢期內，不來香港直接聽取意見，却選擇着香港諮委幾個傳話筒傳達聖旨，他們並不是想真正地諮詢港人意見，他們希望香港夠蛋無錯，好讓他們蒙混過關。但這新破產了這種伎倆。

中共最近連番對「支聯會」和港官炮轟，是因為經過「六四小件」，香港人對政制問題，對香港問題逐漸達致共識，對中共篡政形成了巨大的威脅。中共要破壞這種共識，以達到分化港人、各個擊破，以利控制的目的。

在「六四」之前，中共的謊言遮蓋了不少人，他們跟着中共的指揮棒轉，中共知道在其控制下，香港人無法達成共識，所以當時中共表示，如果港人對政制有共識，中方可以接受。「六四」和的教訓使原本對中共寄於厚望的那部分人醫醒，港人的共識迅速形成，而中共却出爾反爾，八月十八日，通過讓諮委到北京請示，諮委秘書長梁振英回港講話了，他本無表情地說：中方以往表示接受港人共識，是基於這個共識符合草委制訂政制方案的原則。但中共以往却沒有這樣說過。

梁振英還強調，國內草委指出，草委會政制小組用三年前已通過政制設計的基本原則，並向全體大會提交報告。

這等於說，政制小組通過的共識，提交給了草委大會，通過與否也算是草委大會的共識了，而香港市民的共識如果與政制小組的共識有差異，則以政制小組的共識為準。

這是什麼邏輯？人民在這些宣傳眼中還有沒有位置？這根本就把草委政制小組的共識與香港人的共識混為一談。草委並不代表香港人，政制小組也不代表草委大會，他們完全受中共控制，毫無民意代表可言。他們要香港人的共識符合他們的原則才會被接受，這不僅正如屈所說「背離了現有制度」，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民意強姦，以強權破壞香港人的民主共識。

為了使香港民意被強姦，中共與此同時又設下了另一個陷阱。梁振英向港振振有詞地說，國內草委保證將來不會派人在特區政府工作，請香港人放心。中共對香港人的共識的保證，并成如今的結果，中共的新的保證，還有人會相信嗎？況且，鄧小平未開金口，國內某委又有什麼資格胡說八道？再且，鄧小平說了又如何？鄧小平當年不是向外國人誇下海口，「天塌下來有胡（耀邦）趙（紫陽）頂着」嗎？最近他不是「反思」說，「我這一生最大的錯誤是重用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嗎？

一個不講法治的國家，任何保證都是多餘的，《基本法》也是一樣。

十・一前夕香港密令

李瑞環大罵《文滙》《大公》迷失方向
許家屯力勸司徒華解散支聯會

■黎加路

斥兩報背離黨指示太遠

六・四事件後，中國國務院港澳辦突然邀請《文滙報》、《大公報》人員訪問北京，除了港澳辦高官鄧魯派、李後兒、北京市市長、黨的幹部、珍姑姑富委李瑞環也抨擊兩報。

這次造訪京城，由《文滙報》副社長陳伯堅及《大公報》副主編陳相華領隊，十一人代表團，不算一如外界公佈，兩報訪問團，傳遞邀請飛所言「一堂諸制政策不變」，穩定人心的話，更重要的是中央要高層面斥兩報在「北京風波」事情上，起了推波助瀾作用，沒有維護黨的利益，完全失去黨喉舌的功能。

余瑞環大罵陳伯堅領銜《文滙報》無方。在北京學運期間，《文滙報》與大幅報道，而社立場比《大公報》更偏近學生和知識分子。陳伯堅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長，他也是《文滙報》李子誠事件的主角之一。陳伯堅的真正角色是代表中央、統管《文滙報》。

李瑞環力斥兩報「迷失方向」，完全按照小央指示，矢忠作為喜喉舌報的作用。中央可能只取其一，又或兩者俱非。另立一份新的喉舌報，要服從新明地效忠黨，為黨服務，要像台灣在港的《香港時報》發揮作用，代表所屬黨的利益。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飛抵北京兩報背離黨的指示太遠了，港澳辦管不了。港澳辦將不再管兩報，日後《文滙報》、《大公報》將由隸屬國務院，轉而歸中宣部管轄，也即是說兩報將不再享有以往給予港澳特有的寬鬆，而落後於內地諸國內報刊的限制，也受到中宣部及新聞出版署訂定的規條規制。

鄧小平傳達中央的指神，要港澳傳媒的「精神污染」，國內海外一視同仁，「絕不手軟」，不能因港澳而特別寬鬆。

許家屯一反過去作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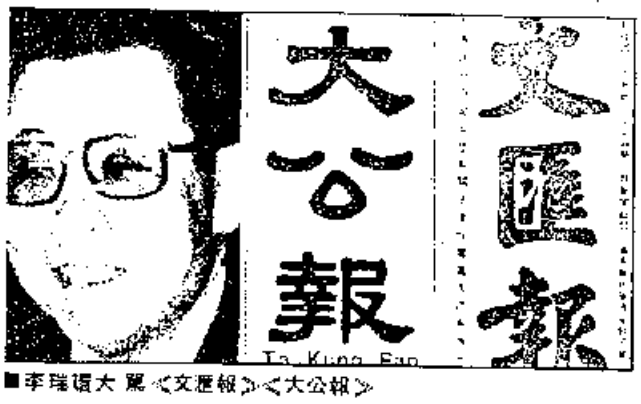
這邊廂，駐港的最高中方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也急謀對策，希望能除下香港的「反革命基地」這頂巨帽，力圖稍細打斜面，稍佳他苦心經營適「自由化」土地。

許家屯於日前親自約見民主派頭手司徒華，「曉以大義」，力陳過渡期香港極為敏感脆弱，若中港關係惡化，難保一國兩制的支援順利兌現。

許家屯一反以往約見民主派人士的作風，以往他多是只聽不講，又或是「棉裡吹綿」，「打哈哈地談風說月」，這次主動遊說，最希望被大陸視為「反革命」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點台會解散，免中港對抗加劇。

香港支聯會是目前支持海外推動中國民運組織和支援學運分子的主要力量。根據該會較近的公佈，七月初，支聯會曾撥出一百萬元，資助流亡海外的吾爾開希及柴玲其在法國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及「北京知識界聯合會」舉合辦事處，另撥款資助「民主中國陣線」籌備經費，及資助全美學聯。支聯會並以九十萬元，為「六四」事件後從大陸逃抵本港的民運人士，提供人道援助，主要包括他們在港原間生活費，離港機票及在外國初期的生活費。

據了解，司徒華前組並沒有答應解散「支聯會」，但大陸對支聯會的敏感度他因之有更深入的掌握。



■李瑞環大罵《文滙報》《大公報》

中資出版業將「清污」

十月一日「國慶」前夕，香港的中資出版事業單位，將面臨一次嚴重的清除「精神污染」書籍的重擊。

自北京「六四」血腥鎮壓，全國各地網天覆地的傳播涉及民運分子，傳播民主訊息的書刊幾即被查封禁售，遠在南方一隅的香港，似乎沒有受到威迫，各大中資零售局仍然公開銷售方勵之、戴家其、劉賓雁等異己分子的書籍，以及如胡績偉春筍的民運專書、再版多次的《河殤》。

據筆者了解，這左面「自由化」的局面，原來潛伏着暗湧激流，只是由有心人頂住抨擊去。

據悉：早自今年七月中《文滙報》事件即後，中央已下達命令，勒令本港所有中資出版機構不得出版及出售「反革命」書籍，定義之廣泛，任何與政治、民主沾上邊反的書籍都可能算入被批之列。

十・一「國慶」前夕，中央再下達文件，明令禁止中資機構傳播「反革命」書籍，限時消架。在市場經濟導向下經營的中資出版機構，會否來一個大倒退，只出售黃歷書？這樣的一個頂層的政治干預，會否重蹈《文滙報》事件，嚴懲中資機構員工，再打擊港人信心，這種有待事態進展，才能揭盅。

寫於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方威嚇，港人畏縮？（政治沙龍）

何文

中方對香港惡言恐嚇，說明當權者色厲內荏，但它產生一定的威懾效果。目前港人普遍覺得無奈，但香港今後的政制、港人組黨和「救港」的工作，仍須繼續。

在北京六四事件之後，香港人担憂能不能「自救」，社會性的憧憬，與六四之前支持北京民主學運的熱情，形成顯強烈的對照。目睹北京當權者似乎「大局已定」，對內加强鎮壓，對外題言相向，香港人心動盪更甚。在「北大人」的陰影下，港人如何自處？會不會提縮不前呢？

以此為題，八月十七日的「政治沙龍」請來了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全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兩位骨幹楊森及何俊仁，加上多次出席本刊沙龍的鄭宇碩和最近被倘月在美國從事研究的原任教漫會學院歷史系的揚意龍，縱論現時的香港政情。

黨報色厲內荏

話題先是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斥有人要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央的基地，即七月二十一日署名艾中的《「一國兩制」不容破壞》。黨報這種文章是否已在香港產生恐嚇性的效果呢？

楊森表示，艾中這類文章的確產生壓力，因為它代表當權者，針對香港「民主派」施乎以影響它。至於支聯會的組織，在香港是合法的，只要在合法範圍內活動即可。由黨報指斥，離道香港人非揚棄它的意思不可？如此一來還談什麼法治？

談到官方文章在香港引起的反應，如兩局議員李鵬飛也認為是司徒華、李柱銘的言行惹怒了中國當局而被批，楊森及何俊仁提出了反駁。兩人說，李鵬飛也許對「民主派」有意見，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必須受保障。假如有朝一日李鵬飛的言論被中方指斥，「民主派」也絕不會沉默，即使不贊成李鵬飛的言論，也會維護他的發言權。

楊意龍認為，《人民日報》的文章可以反過來理解，就是當權者認為香港已對它構成壓力，它有不安全的感覺，所以才對香港擺出威嚇的姿態。

低調支持民運？

中方對香港的恐嚇性言論，在道理上說不過去，固然是事實，但它產生了一定的威懾效果，也是事實。在這種現實之下，香港人對支持民運是否要轉向低調呢？

何俊仁認為，不論有沒有艾中這類言論，港人也了解到，支援民運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不必為表態，而是要深入和多元化地進行。

楊森補充說，所謂多元化，可以是用各種形式支持民運，如「民主長城」是以表演方式表達對民運的支持；主辦者不必是支聯會。惟森同時指出，有人覺得港人支援學運是錯誤，說港人支援北京學生，於是學生留在天安門廣場不走，至令當局血腥鎮壓。針對這種說法，必須指出，港人支援學運是基於人權，是出於正義，錯誤完全是當局實行鎮壓，不能倒架為因，反過來歸咎港人支援。

鄭宇碩說，一般市民的態因為官方威嚇而出現分化，對支援民運有意見分歧。他認為，港人支援民運應該分工，雖政者減少支援工作及表態，關注人權者繼續監察人權狀況，協助營救的人則只做不說，正如西歐也有不少人營救東歐的人，他們只是默默地做，不要任何宣傳。

何俊仁同意在支援中國民運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他說：香港人對中國民運的表現，已贏得了海外普遍的好感。一百多萬人上街，而且不是為了錢，令全世界都目相看。

何俊仁和楊森等皆代表支聯會參加七月底在芝加哥舉行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代表大會。在芝加哥時，很多人要與他們見面，包括由法國前往赴會的幾名領起組織「民主中國陣線」的民運人士，並且表示對香港期望很高。

如何打破六四後的悶局？

楊意龍在美國得到的印象是，香港人對中國民運的表現雖然受注意，但香港人仍未受重視。例如美國有一些議員對在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居留問題表示關注；他們見到個別的大陸留學生會認為他代表很多人，但對個別的香港人則有不同態度。楊意龍認為，六四之後香港的一大問題是人們普遍覺得很無奈，他們想知道支持中國民運為香港帶來了什麼，香港本身的民主化是否淡出，港人目前還可以做什麼，「民主派」能否打破悶局。

何俊仁表示，支持中國民運給香港帶來的是一場政治洗禮。香港從來未有過這麼多人上街遊行，港人的民主意識也有了一個新的觸發點，人們由此了解到民主政制和政治制衡已屬天經地義。

楊森表示，因為中國民運的事，「民主派」在一段時間放下了其他工作，現在要再關注基本法、政制及人權法案等問題。還有，「民主派」要認真考慮組黨，因為再下去香港勢必產生領袖真空，而且距離九七時日無多，香港在九一年起就要開始建立民主選舉的制度。

鄭宇碩表示，組黨相信要在人們冷靜下來之後才能成事。現在港人有如驚弓之鳥，不少人要移民，組黨固然表示有人願意承担，但也未必能挽回人們的信心。

何俊仁表示，正因為六四之後，香港人信心大受動搖，所以民主制度是今後必須的，而且還要有更多其他的保障。因此，「港人救港」的工作仍要繼續。原來的三個重點是爭取居英權、民主政制及制訂人權法案。他們月的赴英遊說，已構成了壓力，表達了港人的焦慮，證明有助於加速香港民主政制的建立及人權法案的制訂。下一步的工作是在九月及十月英國兩大黨開年會時再去進行遊說。

鄭宇碩則認為，從香港建制階層如港府官員及部份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表現看來，明顯是英國有意加速香港的民主化，一來是考慮光榮撤退，更大的考慮是不願意放緊居英權。

今後仍受劇變衝擊

最後，楊意龍說，六四事件說明中國還會變，而且因為它的變化太難逆料，所以香港人不如就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對此，其他人認為，正因為中國大陸的變化太不可知，甚至可以變到連做夢都無法想像，這才是港人恐慌、焦慮和人心浮動的癥結所在。於是才有「港人救港」，爭取居英權，情思在海外建「新香港」，以至把香港提給聯合國作為亞洲總部的提議。從此点的政情看來，在未來的年月裏，香港人肯定仍要受到內地劇變帶來的震盪，而最大的一個可能就是領導層死人。■



香港民運面臨考驗

《遠東經濟評論》香港記者 劉慧卿

在中共的威脅和恐嚇之下……

香港人在五、六月中國民運期間曾大力支持國內的民運人士，但最近在中共不斷的威脅及恐嚇下，態度已明顯轉趨平淡。很多本地活躍民運分子都不敢進入大陸，而參與多人感覺到對幫助中國民運所能做的事已非常有限。代表多個愛國民主運動組織的「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今年七月被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打成「反革命」和「顛覆」組織，令「支聯會」的成員在涉足大陸時可能遭受被捕及被控的命運。為了清除「支聯會」，中國政府曾要求英國政府取締該組織，但為英國所拒絕，理由是它是合法註冊的香港團體。

另外，「支聯會」成員之一、積極支持中國學運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最近亦被新華社香港分社警告，說學聯「仍未定性」，將會面臨「支聯會」的同一命運。新華社官員更叫學聯的成員不要進入大陸。

當中國民運在五、六月間達到高潮時，超過一百萬港人曾自發地上街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一時間，香港人曾着可能觸怒北京政府的危險，在憤怒和悲痛的情緒中團結一致。但這一度被視為港人政治醒覺的示威遊行熱情，看來只是曇花一現。面對中共政權不會被推翻的殘酷事實，香港人的意志開始軟化，更不願面對因他們行動可引致的政治後果。因此，很多人都回復到以前對政治不聞不問的態度，很多人更決定盡快移民外國，暫時不打算走的人則表示香港應集中精神幫助中國人民，加強他們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認識。

對北京的強硬派領導人來說，香港人支持北京民運分子對抗中央政府的做法是証實了他們一向堅持的想法，這就是香港是對中國輸出「精神污染」和「反共及反革命活動」的基地。因此，當局在「平定」了北京的一反革命暴亂」後，就開始把矛頭指向香港。

在「支聯會」快要被北京打成「反革命」之前，它的兩個成員組織——受中共控制的港九工會聯合會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合會，相繼宣布退出。一些左派的政治觀察家認為，工聯會及教聯會離開「支聯會」是北京重新對在港中方機構施加控制的表示，因為在五、六月間，很多中方機構的員工都有參加支持中國民運的示威遊行。

一項接近共產黨的消息指出，當香港人指責北京「法西斯政權」的運動進入高潮時，一些中共駐港的幹部表示害怕會受解返大陸及受懲罰。消息說，中共一向已設立「地下通道」，把他們認為是香港的「壞分子」偷返中國，而不須經過香港政府。在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就曾以這個方法從香港帶走某些人員。

「支聯會」今後將扮演間接角色

中國政府選點指責「支聯會」，用意是要恐嚇香港人和孤立一些「民主派」活躍分子。面對中共強大的壓力，「支聯會」的一些成員表示他們今後可能要在支援中國民運活動上扮演一些間接的角色，將工作集中在聯絡海外華人的事務上。「支聯會」一成員、派點主席楊森說，「支聯會」的目的是要用「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方法去幫助爭取在中國設立民主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促進共產黨與其他政黨「和平共處」，而不是提倡推翻共產黨。

楊森又反駁中共所稱「支聯會」給予叛逃離心分子經濟支援就是「干涉中國內政」的說法。他說，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的中國人可以參與中國政事，只要這些活動符合香港法律。但他承認目前形勢比人強，因此覺得香港人很難再直接支援中國的地下民主運動。這是因為香港與大陸接壤，令中國很容易向香港施加壓力。楊森說，香港將來可以做的是透過中港經濟及文化交流去影響大陸的政治文化。目前「支聯會」正面臨進一步的考驗，就是會否加入由逃亡海外知識分子嚴家其及學生領袖吾爾開希領導的「民主中國陣線」。

姚勇戰的命運未受關注

一些香港人更因參與或直接支持大陸民運而被扣查或被捕，其中以姚勇戰的處境較為危險。姚勇戰是香港綠印居民，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曾積極參與大陸的學運。六月中，他在上海被捕，並可能被控「反革命」罪。另一名香港人劉山青已在中國坐了七年監，罪名亦是「反革命」，劉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港府和其他香港機構亦無法營救他，幾年前他被人權組織「國際特赦協會」認定是「良心犯人」。跟劉山青的命運差不多，姚勇戰的遭遇在注，營救他的工作正由學新華社及尋求法律援助。協助，但被拒絕，說它的秘書長陶君行說如果姚勇表前往旁聽。同時，學聯年底在北京舉行的亞運會和「支聯會」一樣，的壓力。「六．四」一太居份辯明，號召所有國家斷及向中國實施經濟制裁。

「算帳」

「旗手」出局？

被北京當局指為「進行顛覆中國活動」的香港民主派「旗手」——司徒華和李柱銘，可能會遭北京阻止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草委）的職務。香港一些政界人士認為，北京若這樣做，雖比將兩人「撤職」溫和些，但仍會漢之一的「匯點」主席楊森批評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將「莫須有」罪名加諸司徒華與李柱銘、是以大陸的報，李柱銘及司徒華認為理由並不充份，並表示若被撤職，便意味北京會向支持過大陸民主運動的港人「秋後算帳」，勢將進一步打擊港人信心。司徒華說：「若人大常委會那免我們，實際上是針對所有曾參與支援民運的本港市民。」李柱銘則表示：人大常委會當然有權撤除他們的草委職務，但必須就此向香港人交代。香港三大民主派團體參與支援民運的本港市民。」李柱銘則表示：人大常委會當然有權撤除他們的草委職務，但必須就此向香港人交代。香港三大民主派團體



李柱銘（右）與司徒華：難逃北京處置

（明報）

之一的「匯點」主席楊森批評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將「莫須有」罪名加諸司徒華與李柱銘、是以大陸的報

教早時香港親北京的《大公報》羅列司徒華及李柱銘在北京學運以來的言行，指他們煽動大陸軍隊叛變，呼籲打倒北京政權，否定《中英聯合聲明》，到外國游說制裁大陸等。草委會秘書處曾就李柱銘疑觸犯草委工作一事表示，李與司徒華須先「公開聲明放棄原來敵視和企圖顛覆中國政府，全面否定《中英聯合聲明》的立場」。但兩人均拒絕「認錯」，故一般相信北京會承除他們的草委職位。但消息人士對亞洲週刊說，北京可能採取較溫和做法，只予「停職」處分，不讓兩人繼續參與起草工作。

對於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指光看待港人問題，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原則。

香港一些教界人士認為兩位「反對派」若被剝奪參與起草《基本法》的權利，會減弱港人對這份香港「小憲法」的支持。但也有香港草委對此不以為然。草委鍾珠認為，即使少了兩個人，其他香港草委可以多出一分力，在草委會內反映港人意見，救影響不大。■

亞洲週刊 89/11/5

華鳴月刊 1989/9

中共不容香港變爲「反共基地」

中英外交部門將有新交鋒

仁伍義生

鄧小平決不容許顛覆中共分子在香港形成氣候

中共高層最近明確表示，決不容許香港變成反共基地。

89年7月底，英國外相馬卓安和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巴黎晤談，雙方協議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會議9月底復開，並於今年12月份再舉行一次。

在這之前，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中國外交部曾就一些人和組織策劃要使香港成爲反共基地的事，向英國方面進行了交涉。

香港問題的決策人

當前主管香港工作的最高負責人是鄧小平和江澤民。中共中央外事小組組長李鵬，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飛，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外交部長錢其琛，以至許家屯、劉南平等人，都有一定的發言權。

英國外交部門的人事最近出現了變化，同樣地，中共的外事領導小組也有新的調整。在今後的日子裡面，外交部門對香港的影響力將會越來越重要。港督衛奕信不久將有北京之行，他亦將會與中國外事部門的有關人士會談交換意見。而中英兩國就香港的政制問題、一些活動問題，將會出現新的交鋒。

鄧小平已經聲言，決不能使顛覆中國的異議分子在香港形成氣候。對於香港的未來，鄧小平認爲關鍵是選拔好人，這些人是要愛中國、愛香港，讓來建定繁榮的「持平」之士。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進，1997年之後，香港政制應該穩定，一切核心問題都要從此著眼。

最近以來，一些負責香港問題的中共官員，都正在重溫鄧小平和毛澤東、周恩來有關香港問題的指示，並以此作爲製訂香港工作的基礎。

中央外事小組的分量

中共中央在對外事務方面，設有一個外事小組，現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組的組長是李鵬，副組長是吳學謙。小組成員有外交部長錢其琛，國防部長秦基偉，中聯部部長朱良，外經貿部部長鄒家華，《人民日報》社社長高狀等。年邁的姬鵬飛是這個小組的顧問。從這份有份量的名單中，可以見到這個小組的重要性。

中央外事小組並不是公開組織。它在中共中央內部主要是起一個諮詢性質的作用，而不是決策實體。它的基本職能是交換意見、研究問題和傳達精神，小組不決定採取什麼具體措施。以香港問題來說，最終權力是掌握在鄧小平的手上。

因此，就香港問題來說，人們不能不考慮鄧小平對香港問題的看法。鄧小平有關香港問題的主要觀點是：「一國兩制」，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香港的政制民主化，只能循序漸進，而且決不能影響未來的繁榮穩定；香港人將來執政時，香港政府應該穩定，因此要選拔好人，這些人是要愛祖國、愛香港的；決不能讓動亂，顛覆中國的分子在香港形成氣候。不要怕下損，中國要懂得在港主導必須駐軍在香港，小亂預住，大亂就要出兵。對搗亂分子要給予嚴懲。

在香港，有人認爲可以不理會鄧小平的意見……

還有半年多，香港的《基本法》就要正式公佈了。中國全國人大在1990年4月通過的《基本法》肯定不會違背鄧小平上述一系列反覆重申的觀點的。鄧小平有關香港這一系列意見，已經不只是他本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整個決策的決策。在香港，如果有人認爲可以不按《聯合聲明》辦事，或者在政制等問題上可以完全不理會鄧小平的意見，那肯定將來是會不被承認和招致衝突的。

開放雜誌月刊 89/7月



▲中央外事小組顧問：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

有些人在這裏對中共抗拒是正常的事，中共只有在香港加倍努力，才能團結面，建立廣泛的社會支持，使1997年後香港回歸中國時不會出現重大震盪。中共應該注重建立基礎，避免四面出擊，以免陷入孤立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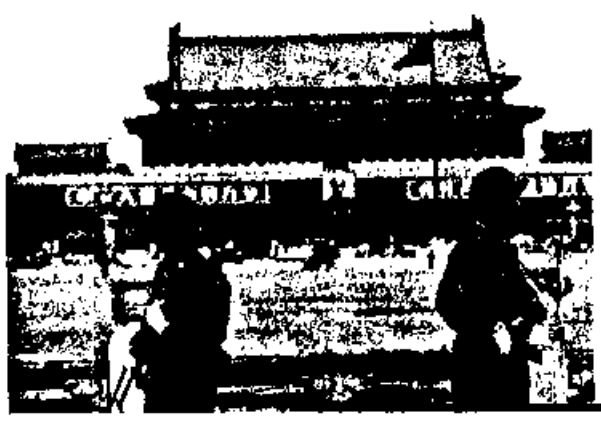
中共應該重建人際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自「六四」以來，中共既以民主派爲主要打擊對象，又拒揭港英殖育反共活動，也批評中間派、工商界和左派陣營內願意與民主派或港英合作的人士。剔除了諸式人等後，有資格被中共稱爲「有識之士」的人員是寥寥可數，難道這是正確政策的應有效果嗎？希望這只是中共短期內的應變措施，否則對香港安定以至對中共都是很不利的。

1997年時實現港人治港，使香港的資本主義如常運作，是對中國的最大利益。香港是一個人才薈萃的社會，現在只有極少數人可以成爲中共依靠對象的「有識之士」，損的是對中共政策的一大諷刺。而港人治港如果失敗，香港人固然是直接受害者，中國也會遭受重大打擊。

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微妙而敏感，需要政事具有高度政治智慧。不過社會畢竟是人組成的，雖於完全做事情緒，香港過去也曾經出現暴動、騷亂，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事故的社會。重要的是，有關人士能以本身的利益（注意：是本身的利益，不是他人的利益）爲出發點，對這些利益的追求不致受一些短期政治行爲所衝擊，做出一些損人而不利己的無聊事。

開放雜誌月刊 89/11



中共爲何收緊對香港政策？

「」盧子建

中共强硬對待司徒華、李柱銘

1989年10月31日，《基本法》的最後一次諮詢期結束。同日，人大常委會以敵視中國政府爲理由，終止司徒華及李柱銘基本法起草委員的職務。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使中港關係再蒙上一層陰影，並進一步顯示出中共的强硬態度。

中共反覆强調，不容香港成爲顛覆基地

最近幾個月來，中共反覆提出，決不容許香港成爲「反共基地」、「反革命基地」、「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這些「基地」名詞的表面意思雖然不一，其實質內容則無大分別，因爲在中國，反共等同反革命，反共幫如反對中國政府。中國不是抽象的中國，是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因此上述各個「基地」名詞的核心不外乎對中共的態度。爲方便討論，下文將沿用「顛覆中國政府」一詞。

反對香港變成顛覆基地並非中共新政策

中共反對香港成爲「顛覆中國政府」基地，其實不是甚麼新政策。早在50年代時，中共針對國民黨當局在香港的活動，便曾經向英國提出要求。1956年，一架台灣戰鬥機曾在關、粵上空被中共空軍追擊而被迫降香港啓德機場降落，後來港英政府容許這架戰鬥機飛返台灣。中國政府極度不滿，曾向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出外交照會，照會內容提到「中國政府相信英國當局不會容許香港被利用爲對中國進行軍事破壞活動的基地和跳板的場所。」

上述照會對對國民黨的軍事活動，與中國外交部1957年1月發表的一個聲明涉及的範圍就更加廣泛。1956年10月爆發了右派策劃的九龍暴動。1957年1月1日，港督葛量洪發表了《九龍及新界暴動報告書》。針對這份報告書，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和人民深切關懷港九同胞的安全，決不能容忍國民黨特務分子在港九地區進行危害中國居民生命財產的活動和把港九作爲對中國大陸進行顛覆活動的基地。」

香港是一個「對外窗口」

由上述歷史狀況可見，反對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基地」是中共的一貫政策。不過，過去幾十年間，中共並沒有要求禁絕在港進行的反共活動。一方面，港英政府不會滿足這樣要求；一方面，反共政治勢力在香港的存在對中國來說並非全是壞事。1949年時，中共決定保留香港地位不變，指導思想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利用價值之一就是一個對外窗口。中國在50和60年代受到西方國家封鎖和孤立，香港作爲中國的對外窗口，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戰略作用。而要這個作用充分發揮，香港當然不能過分親共，甚至要容許來自台灣和國際的反共勢力在香港活動，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錯綜複雜、互相利用的局面。

「沒有香港，起碼信息不靈」

70年代以後，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交流增加，但並不表示香港作爲窗口的作用已經消失。相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需要大量的外來資金、技術、人才和信息，香港的窗口更形重要。「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在內部講話中提到香港時，强調如果沒有香港，起碼便會信息不靈。這是一個正確的觀察。

因此，中共在鞏固香港實成「顛覆中國政府基地」的同時，容忍香港存在一定的反共勢力，使香港能夠發揮窗口的戰略作用。究竟「六四事件」對中共帶來了什麼衝擊，使中共大張旗鼓地攻擊有人企圖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基地」？同時，香港有些人的做法又是否過分超越了界線呢？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應當觀察在「六四事件」前後香港政治形勢有什麼變化影響了中共的態度。這些變化大致可分爲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在「民運」期間，出現了大規模的反對和攻擊中國政府的羣衆活動。過往國民黨雖然一直在港從事反共活動，但從來未能建立龐大的羣衆基礎，而活動亦不太公開。尤其是自70年代以來，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更日趨縮小。因此，在中共眼中，國民黨在港的活動不成氣候，不致造成對其統治的嚴重挑戰。

中共擔心「民主派」奪權

今年「民運」期間，香港市民三番四次大規模上街遊行，所涉及社會層面之廣可說空前。這種情況是中共以前從未遇到過的，對這類活動起了防範心態，覺得有必要對一些帶頭人警告，不可把香港變成「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

第二，「民運」期間，組織大規模反對中國政府的羣衆活動的並非傳統的右派或國民黨勢力，而是香港本地的政治力量，主要是近年成長的民主派。這個情況的重要性在於：民主派土生土長，在香港有羣衆基礎。如果反中國政府的活動與民主派的羣衆基礎相結合，其影響遠超過去國民黨比較呆板的反共活動。

此外，民主派的一些領導人目前參與香港的建制，而民主派的總傾向是積極參政，亦顯得有野心在1997年後繼續參與建制或者甚至執政。從這個角度看，中共會感到民主派領導反對中國政府活動所帶來的後果，遠比國民黨的反共活動嚴重，因爲民主派既有羣衆，又參與香港建制，對這兩個因素加起來所產生的影響，中共認爲必須及早重視，防止擴大。中共對司徒華、李柱銘擺出强硬態度，是要分化民主派，削弱强硬分子在民主派中的影響。

香港與國內「民運」的互動關係，對中共政權產生了威脅

第三，今次香港與國內「民運」的互動關係，比較過去國民黨單純在香港進行反共活動複雜。由於國內「民運」已演變成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並且導致中國整體政治氣氛趨向保守强硬，中共新當權派對香港的反應不能不受這種氣氛影響。

現時中共對「民運」的官方定性是由「動亂」發展成爲「反革命暴亂」，其中有國際大氣候的影響。爲了搞臭民運的參與者和支持者，中國高層十分强調外國勢力在民運的介入。中共的官方說法是，西方國家一直企圖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五、六十年代的武力嘗試失敗後，寄希望於「和平演變」，這就是這次「動亂」產生的外在背景。

嚴格來說，中共並沒有公開證據證明西方國家對民運的參與。鄧小平公開指責美國政府介入北京風波陷得甚深，而香港成爲了中共發掘證據的一個方便地。現在中共指控美國和英國利用香港、通過香港，介入民運。爲港一些人確實在民運期間與學生發生過很多接觸，把英美和香港聯繫上，就可以「證明」民運的外國勢力參與。

中國對香港的政策雖然始終不脫離大體，但如果以爲這種政策不受中國整體政治氣氛影響，就未免想得太簡單。

我們不應忘記，文革期間，香港爆發了一場相當嚴重的左派暴動。目前香港被描繪成「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一定程度上爲中國內部的政治氣氛服務。

綜合上面的討論，中共對香港一些人支援「民運」的活動的反應强烈，事非無因。但中共現時的强烈反應也會損害其本身在香港的利益，特別會增添1997年後在香港遇到的困難。

一般香港市民今年5、6月間熱烈參與支援國內的民運活動，其實並沒有有組織的反共思想，他們受着傳媒影響，同時更是出於愛國熱情，他們很難忘記「六四」事件，但並不等如他們目後會事事針對中國政府，但中國不把事情重新解釋得透徹和有說服力，他們當中不少人還是會有疑慮的。

民主派在5、6月間領導羣衆活動，其實眼點也是羣衆情緒，通過這些活動與羣衆建立關係，擴大實力，並且提升羣衆傾向其政治籌碼。一般民主派人士也沒有一個反對中國政府的綱領。

民主派大規模介入「民運」並不明智

現在回過頭來看，民主派大規模地投入支援大陸「民運」的活動，未必是最明智的做法，但在5、6月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投入又是非常自然的。有人認爲，如果沒有民主派的領導，爲羣衆的情緒宣洩提供有秩序的渠道，當時香港社會秩序會變成什麼樣子也很難估計。

中共對港政策應防「過左」

至於說英美利用香港作爲基地，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顛覆，實情如何，值得商榷。國際間相互影響完全是正常的事。中國政府提高警惕，防止外國勢力的顛覆，是完全正確的，但把這種考慮無限上綱，以滿足內部政治鬥爭的需要，反而會危害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以香港的情況而言，更加不必要地把香港的緊張氣氛升高，影響中國對香港的正確政策。

正如文首提及，中國對香港的戰略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對中國的利用價值不單在經濟作用，也在於政治作用。香港在政治上完全受中國控制，不單會顛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且會削弱香港作爲窗口的特殊作用。而如果香港在政治上絕不完全受中共控制，香港存在反共活動、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是非常正常的。過去幾十年間，中共一直容忍國民黨在香港的活動，就是從長遠的戰略利益着眼。日後，中國也要容忍本地政治勢力所進行的反共和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

隨着1997年的逐步到來，各方面都應該要吸收這次事件的教訓，認識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但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作爲不同制度，

北京圍繞論爭人事

・木可

趙紫陽仍是關鍵？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夕，北京圍繞論爭人事的鬥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

四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及「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

「決定」的起草工作，是由江澤民親自主持，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



香港支聯會正副主席司徒華、李柱銘(右)

·訪問支聯會常委

我們不會委曲求存

·本報記者

編者按：香港政黨政治發展緩慢，六四事件期間却誕生了一個受到廣泛支持的民主派聯合組織「支聯會」，現在却面臨被要求解散的壓力。

十月廿五日，華南農語調查團訪問期間，支聯會自動解散，他說，支聯會既被中方定性爲反革命組織，而現時該會支持中國民運的自標已不復存在，理應解散，此舉並非過就中方，而是港方採取主動，以改善中港關係。此話一出，立即引起激烈爭論，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李柱銘返港後，他們從未考慮過解散支聯會，而支聯會所做的事，都是香港法律容許的。對於支聯會是否是顛覆中國的反革命組織，以及該會應否解散的問題，本刊訪問了支聯會部分常委，加上司徒華李柱銘的公開表態，組成這個專輯。

·支聯會主席

李柱銘·港人有言論自由

香港與中國不同，這是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人有言論自由，不應禁止，如果違反依中共所言，熟讀中共一領導人一講話，便會與大陸人民無異。怎樣實行「一國兩制」？中國領導人要明白這就是一國兩制。目前一些指支聯會是顛覆組織的「證據」，其實支聯會的存在即使在九七後，也只能由本港法律規定。支聯會並非搞對抗，其所做均是法律允許，只是中國不喜歡。但容許自由壓司發表不同意見，並準備隨時不同意一會兩局方案，其公司是否也要解散？

·支聯會副主席兼前會主任

劉千石·存在繫於市民支持

說我們按顛覆，完全不通。顛覆一詞含有武力、軍事起義的意味，但支聯會過去的行動只限於言論上的發表，要求由胡耀邦的人下台，要求更換一個政府，這是民主的一個具體的體現，支聯會從來不是顛覆中國的組織。而支聯會的存在，主要取決於有沒有市民的支持，若沒有市民的支持，存在的意義就有了問題；其次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念能否堅持，即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要求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若能堅持下去，支聯會也會繼續下去。

·香九龍工業福利會秘書長

李啓明·支聯會應降低調子

支聯會是在得到无份民衆支持下成立的一個支援國內民主運動的團體，它是香港合法的組織，並不是人們所說的顛覆中國組織。不過，我認爲支聯會的調子應審慎和降低一些，如打倒鄧李楊的要求，現階段不應再提，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才是支聯會的長遠目標。我們必須實徹這個正確方向。

·支聯會主席

司徒華·豈可委曲求存？

支聯會是社團公司，若在某些壓力下，公司便要解散，此例一開，香港人應要有人家庭色情傳，何來一國兩制？過渡期已如此，九七年後怎辦？至於支聯會是否解散，要看兩方面，第一是因違法被起訴，由德府宣佈取締；第二是支聯會內部認爲無需解散。有些人以委曲求存爲理由，認爲支聯會應爲着大陸與香港關係大局着想而解散，如果支聯會委曲求存，將來中共在第二方面態度又強硬，那是否又要委曲求存，試問能委曲求存多少次？

·北京專業人士聯誼會副會長

張文光·要解散除非破產

要求中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這是我們的基本願望，願望本身和顛覆扯不上關係，支聯會民是支援爱國民主運動，其所作所爲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純粹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要求。要部李楊政權下台，是要他們負上屠殺人民的責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這種行爲是絕無問題的，我們不是宮談一國兩制嗎？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也沒人民要求下台，而日本首相竹下登也是因犯錯而被人民逼迫下台。我覺得要求部李楊政權下台不但是反革命，我們不是革事起義，說支聯會顛覆中國是莫名其妙的。作爲一間合法註册的有限公司，我們的財政沒有見不得光的地方，除非破產，否則支聯會不會解散，市民也沒有提出解散支聯會的要求，證明支聯會的存在具有一定意義。

·五年山事會會長

何俊仁·不會在壓力下放棄原則

支聯會並不是什麼反共組織，我們只是本着追求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最高目標而努力，我們不會慢怕那個當那些人執政，也不會阿諛奉承他們從而獲得一些政治利益。支聯會成員身處香港這個特殊的地方，部分成員是打直接身香港政權，爲建設香港而盡門的，但「六四」事件後，我們堅決和香民政府劃清界線，堅持這種立場無疑會使自己遭受攻擊，但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我們還是要堅持下去。

以我個人爲例，以前「四人幫」執政時，我們一羣香港大學的學生也曾公開表示不滿，要示反對，人們指我們反華、反共、殺人民，但我們深知自己幹着甚麼，我們是有自己的信仰和原則的，其實，眞正反動反革命的是中共本身。

至於支聯會應否解散，我看不出支聯會解散對香港有甚麼好處，支聯會反對屠民政那，當然會被階段人民的手課所不滿，他們必然會來攻擊我們，不過支聯會只是他們攻擊的第一個目標，若支聯會不能堅持下去，除了有負國內同胞和香港市民的支持外，日後可能會有更多人受到攻擊。

·法律學者

楊森·惡例一開，後果不堪設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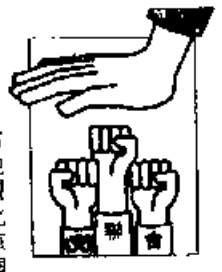
中國學生和工人用和平方式爭取民主，打倒官倒，是中國憲法所容許的，本身不是反革命活動，支聯會支持爲內爱國民主運動也不是甚麼企圖顛覆中國政府，況且支聯會是個合法組織，一切遵守香港法律，我們支持國內民主運動，主要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表現，這言論自由是香港所容許的，所以和甚麼顛覆中國，反對中國共產黨沒有直接關係。不過，隨着國內民主運動的起伏，支聯會日後的路向也會有一定的變化。但若中盟政府用不合理的手段要支聯會解散，要求某些人改變其源有立場，如果我們輕易就範，惡例一開，後果不堪想像。支聯會是否解散是內部本身的事情，中政政府不能壓迫，港府也不能干預。

·英九龍工業福利會秘書長

夏其龍·解散要有足夠理由

香港仍是英國統治的殖民地，其領下組織若做了些事情令中國政府不滿，中國大可透過外交途徑解決。我看不見支聯會所作的是甚麼反革命行動，也看不出有甚麼理由要支聯會解散，一個組織存在價值的高低是由每個人去評估，外人要求其解散，就要有足夠理由否定其存在意義。

支聯會前無去路？



被北京指爲「顛覆組織」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處境正越來越困難，一方面繼續受

當地親北京輿論「圍攻」；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呼籲該會解散的聲音漸高，認爲這可緩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更大的壓力來自組織內部——因失去明確目標，及受到重重壓力，支聯會成員團體逐漸消沉，並出現分化。但政界消息人士對亞洲週刊說，北京不會將壓力升級，以免激起更大反抗，故支聯會暫時可繼續存在。

北京「六．四」流血事件前後，由二百多個團體組成的支聯會曾領導百萬港人大遊行，聲援大陸民主運動，抗議北京當局「暴行」，因而遭北京點名抨擊。最近該會繼續受到「倒轟」，最新的觀點是：支聯會的組織與活動違反香港法律，依法應予取締。香港親北京的《大公報》上週列出「來論」，指以公司名義註冊的支聯會「活動與章程宗旨不符」，違反有關條例。一般相信這類「來論」乃由北京駐港官員撰寫。

一些與北京關係良好的香港人也作出同樣批評。當地法律界人士鄺偉雄指出，支聯會與海外大陸民運團體聯繫，可能已違反香港的公司註冊條例。親北京的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鄧蓮業也表示，既然法律界人士質疑支聯會的合法性，香港政府有責任向公衆作出解釋。

對於這類質疑，支聯會領導層作出反駁，認爲論據並不成立。該會常務委員、律師何俊仁說，該會與海外大陸民運團體「民主中國陣線」（民陣）的關係，今後也不會改變。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說：「支聯會只是與海外政治團體交流，若這也違法，那麼香港的親北京組織豈非都違反法例？」《亞洲週刊》知情人士向亞洲週刊透露，北京這一輪攻勢其實主要不是針對支聯會，而是間接指責港府不按法律辦事，「縱容」該會的活動。這位人士指出，北京發出的訊息是：港督會同行政局及負責公司註冊的官員有權「依法」撤銷支聯會的註冊，但沒有這樣做，顯然是縱容反對北京的活動。

但看來北京對支聯會的攻勢已「到此爲止」，不打算繼續進逼。對支聯會置於死地。消息人士對亞洲週刊說，北京不會迫使該會立即解散，只希望其逐漸淡出。據悉，北京駐港最高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並沒有要求港府取締支聯會，作爲收回大陸「倫護客」的條件。該社高層人員最近私下談起支聯會問題時，也沒有正面指其爲「敵對組織」，還表示願意與其主席司徒華等會面。



香 港一些分析家認爲，雖然北京對支聯會感到不快，但由於該會仍得到不少聚衆支持，若施以過大壓力，可能迫使他們更堅決地與北京對抗，而港人信心亦會進一步受挫。大陸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上週決定停止支聯會正副主席司徒華、李柱銘的基本法起草委員（草委）職務，直至兩人放棄「敵視」北京政府和企圖否定《中英聯合聲明》的立場爲止。這處理較將兩人「撤職」爲輕，顯示北京仍爲兩人留下「退路」。

親北京的香港工商界人士、立法局議員何世柱也對亞洲週刊說：「若支聯會解散，由一些激進組織主導支援中國民運的活動，後果可能更壞。」他又認爲，只要支聯會保持低調，不再令北京認爲是在搞顛覆活動，就不用解散。

雖然北京對支聯會的進攻沒有再升級，但香港內部要求支聯會「顧全大局」、自行解散的聲音卻在加強。近年活躍當地政壇的新興企業家羅康瑞公開建議支聯會解散，以緩和香港與大陸的緊張關係。立法局前議員李鵬飛則呼籲香港人改善對北京的不屈不撓態度，認爲支聯會的領導人應明白自己的處境，再決定應否解散。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鄧惠珠也提出類似意見說：「『某些團體』應考慮是否繼續。一些可能損及香港利益的行動。」代表工業界的立法局議員倪少梁則認爲，既然北京視支聯會爲與香

港維持良好關係的障礙，解散之當然有助於改善雙方關係，但是否這樣做最終應由該會自行決定。



香港民間聲援大陸民運：浪潮過後失去目標

香港與大陸的長遠關係有很壞的影響，而香港政府的權威將進一步下挫。」

但香港不少政界人士都認爲，即使支聯會不解散，今後也只能保持低姿態。該會常委李柱銘明說，由於香港一九九七年後便要交回北京，爲免影響香港的政治穩定，雙方不宜繼續對抗，支聯會亦須考慮到這點。觀察家指出，香港民主派正積極籌組政黨，似乎不可能有足夠的人力及資源兼顧兩條「戰線」。

據亞洲週刊所悉，香港民主派領導層內的一種想法是，支聯會與民主派的「新黨」應盡可能分流，兩個組織的領導層和活動盡量不重疊。最後，支聯會將逐步淡出。當地一位民主派人士說：「我們雖將重點放在香港問題上。在香港建立政治力量畢竟意義更深遠。」

支聯會領袖：面對內外壓力





姬鵬飛：不再進還

近期大陸與香港矛盾激化，香港工商界的憂慮已越來越大，恐怕這局面如繼續下去，會造成政治不穩。部分工商界人士希望消弭可能觸發雙方衝突的因素，而支聯會被視爲箇中關鍵之一。鍾廉瑞等的言論，相信反映了這種心態。事實上，香港內部對應否繼續支援大陸民運已出現分歧，中上層中持反對意見的人不在少數。

面對要求支聯會解散的聲浪，該會領導層並無意後退。與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同被視爲民主派「旗手」的支聯會副主席李柱銘對亞洲週刊說：「支聯會不能因中方的無理干預而解散。」他表示，本來支聯會的工作已鋪開展，解散也不是大問題，但面對北京的強大壓力，支聯會就不能屈服。支聯會常委李鏡明也認爲，解散該會不能解決香港與大陸的矛盾，只能減少產生摩擦的「熱點」。他說：「支聯會已成了香港人心中的一面旗幟，若它受壓力倒下來，對人心打擊會很大。」

香港民主派團體——民主民生協進會主席馮檢基即認爲，支聯會是否解散，應由香港人決定。若真有過半數提出要求，大可進行民意調查，以了解港人是否同意解散支聯會。最近由香港市場研究社進行的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半被訪者認爲香港人應繼續支持大陸民運，只有百分之十一表示「不應該」。司徒華據此認爲，香港人仍然支持支援大陸民運的活動。

對於支聯會的「存亡」問題，香港政府堅持根據法律處理。港府官員已多次表示，該會是合法團體，是否解散應由該會自行決定。據悉，港府高層認爲，現階段如取締支聯會，只會進一步打擊政府的威信，故當局不會在這問題上向北京讓步。當地一位政論家說：「如支聯會在北京壓力下解散，對支聯會的領導層也會受到會內較

支聯會不但面對外來的壓力，還要面對成員團體陸續退出的問題。繼羅馬教廷的天主教香港教區，已要求屬下的團體退出支聯會。天主教社會傳播處已正式退出該會，而其他十多個天主教團體也將被引退。身爲支聯會常委的天主教會傳播處主任莫其能神父說，教區是在九月決定屬下團體退出支聯會的，但沒有公布理由。了解教會情況人士說，香港天主教會希望往大陸宣教，而教廷也欲與北京改善關係，如天主教團體繼續留在支聯會，會影響雙方關係，故作出上述決定。但莫其能神父並沒有退出支聯會，且仍保留常委身分。他說：「教會對我留下沒有異議。」

除了天主教團體陸續引退外，支聯會一些成員團體也正考慮是否留下，其中包括一些勞工團體及公務員工會。由獨立工會組成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其中一個屬會已決定退出支聯會，另外一些屬會也可能步其後塵。身兼支聯會常委的勞聯秘書長李卓明表示，該會幾個屬會已召開理事會會議討論去留問題，一些人認爲在現時的緊張氣氛下，支聯會已難再支援大陸民運。李說：「現時勞聯各屬會仍在觀望，但不排除稍後會退出。」

一些公務員工會也開始考慮與支聯會的關係。擁有二萬多會員的公務員總工會主席莫家榮表示，該會最近討論過這問題，部分成員認爲最初加入支聯會是爲了支持大陸學運，現在運動已平息，應重新考慮留在支聯會的意義。但他否認公務員工會受到政府的壓力。

對於成員團體紛紛退出，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強調，個別團體退出並不影響支聯會的工作，他也看不到成員團體大規模流失的趨勢。司徒華說：「外來的壓力越大，反而越促使支聯會內部團結。」

支聯會的領導層也曾受到會內較

激進團體的抨擊，認爲他們「退縮」，未能「正確」地領導群衆，使此一度針鋒相對。但到了上月中支聯會舉行會員大會時，氣氛完全改觀，大部分成員團體都表示支持激進團體「四．五行動」，認爲支聯會應對新華社香港分社慶祝酒會場外的實民衆突事件表明態度，並建議以實際行動支持該團體。酒會當晚，「四．五行動」成員在場外示威，與警方發生衝突，事後有六名成員先後遭拘捕，被控以非法集會及襲警等罪名（見本刊十月十五日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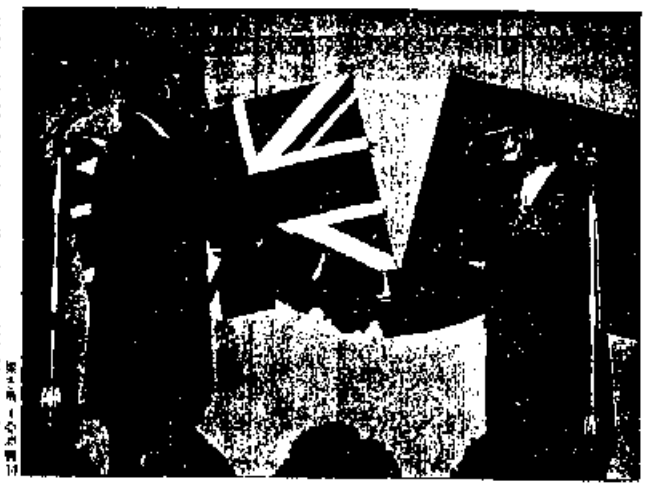
支聯會一些人士認爲，由於外在壓力重重，該會一些成員感到「唇亡齒寒」，因而更緊團結，暫時放棄成見及退會的打算。公務員總工會莫家榮表示，支聯會正面臨巨大壓力，道義上不應退出，否則對其打擊更大。

雖然支聯會內部矛盾暫時緩和，但長遠而言，會內較激進組織與其他團體的分歧仍然存在。更有人擔心，一旦較溫和的溫體陸續退出，激進團體在支聯會內會有更大影響。但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表示，暫時未看到有這種趨勢。分析家認爲，民主派只要不放棄這個陣地，仍會在支聯會內居主導地位。

支聯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出師無名」。由於大陸民運陷於低潮，支聯會已漸失去工作目標。當委李鋭明表示，該會正準備在香港推展民主教育，並強化礼區力量，以吸納基業。他說：「香港不適宜成爲支援大陸民運的中心。低調地在香港推動長期工作更爲適合。」

此外，支聯會在處理與海外大陸民運組織的關係時十分謹慎，強調要保持「獨立身分」，被與被北京指爲「反革命組織」的民陣等一直保持距離。由於北京對外國勢力介入香港的問題甚爲敏感，支聯會在這方面也小心翼翼。

但另一方面，支聯會領導層部希望與移居外國的香港人組織加強聯繫。司徒華曾於九月往美國出席名爲「海外香港華人聯會」（外港聯）的籌備大會，該組織主要是聯繫北美洲的香港移民及留學生。外港聯將於下月與其他幾個北美華人團體舉行大會，議題將包括香港的民運發展。司徒華及支聯會一些常委屆時可能出席。香港一位民主派援心成員說：「海外香港人組織將來可以成爲支援香港民運的一股力量。」■



港督（左）在新華社酒會：保住支聯會？

「冷風」南襲民主派不退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週前給香港民主運動「旗手」司徒華和李柱銘加上「反共、反華」的「罪名」後，北京與香港「民主派」處於空前的敵對狀態，令當地政治氣氛變得更低沉。同時，北京間接指責倫敦「縱容」在香港的「反共活動」，令雙方關係蒙上新的陰影。但在這壓力下，民主派反而因此加快組織政黨的步伐，而倫敦加速香港政制改革的意向亦更趨明顯。

《人民日報》週前發表署名文章，不點名地指司徒、李領導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進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而兩人和其他一些民主派人士則「以『民主』爲幌子來達到他們『抗共』、『拒共』乃至推翻中央人民政府的目的」（見上期本刊）。繼這篇文章後，又有消息說北京外交部向英國派駐的大使館施壓力，要求取締支聯會這個「反動組織」。

據亞洲週刊所悉，北京雖向英方提過上述意見，但只是通過較低層次的途徑向英國大使館官員非正式表達過上述看法，還未至高層次正式照會的程度。此外，北京駐港最高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也曾向香港政府表達對支聯會活動的不滿，並要求對方不准許美大陸人士的民運組織「中國民主陣線聯盟」在港設立分部。

對於北京指責香港政府容許有人在其「眼皮」下顛覆北京政府，以及要求取締支聯會，倫敦方面態度相當審慎。英國外交部及港府對此事一直都不予置評。但據悉英方曾向北京強調，支聯會是香港的合法團體，不可能取締，故沒有答允其要求。儘管倫



民主派領袖受北京「砲轟」：「不會害怕」



諷刺李鵬的「政治劇」：對着幹

于國華一設計與製作

教沒有與北京「對着幹」，但雙方關係的緊張氣氛已轉濃。

正當倫敦與北京關係出現陰影之際，英國保守黨政府內閣進行大換班，長期處理香港問題的「老手」外相賀維爵士調任副首相，空缺由原任財政部首席秘書的馬卓安接任。這位「政壇新星」年僅四十六歲，從未處理過香港事務。尊貴香港事務的外交部次官簡艾德即辭職，其繼任人是年纔三十六歲的貿易工業部政務次官麥浩德。接着又有消息說，處理香港政權過渡事宜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也有變動，熟悉香港情況的英方首席代表麥若彬將他調，由賀維前私人秘書高德年接替。

香港分析家認爲，英國的香港問題「正子」大換馬，雖然不會改變倫敦對香港問題的政策立場，但由於接手的官員對香港事務不熟悉，短期內可能不敢放手去做，與北京討價還價的能力將打折扣，並可能出現舉棋不定的情況。但香港總督衞奕信爵士強調，這次英國人事更替對香港影響不大。他說：「政策到底是由內閣整體作出，並非僅關乎外相一人。」

雖然受到北京的壓力，倫敦加速香港政制民主化的意向似未改變。當地行政局與立法局（兩局）議員上週就政制發展達致新結論，同意一九九一年立法局的直接民選議席由十席加至二十席，增幅之大令人感到意外。這一共識多少反映倫敦的想法。

民主派方面，雖然受到北京猛烈「砲轟」，但並沒有退縮，一方面大力反擊《人民日報》的指責；另一方面則加快組織政黨。民主派其中兩個主要團體匯點及太平山學會先後發表聲明，認爲有關文章以大陸的標準抨擊支聯會及港人的言論，本身就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太平山學會會長何俊仁認爲，《人民日報》的文章目的是打擊少數，以分化香港人；香港人應更清楚表明立場及意願，否則「一國兩制」難以成功。

北京的重點打擊對象——以民主派團體爲核心的支聯會，正草擬一份聲明回應《人民日報》的批評。聲明強調大陸與香港法律制度和思想不同，雙方都不應將本身的觀點強加於對方。給戴上「反共」帽子的司徒華及李柱銘，亦表明他們並非要推翻北京政府，並反指該篇文章是要恐嚇香港人，阻止其支持大陸的民主運動。李柱銘強調，支聯會的活動符合香港法律，北京當局是因爲害怕香港民主派坐大，故加以斥責，阻止香港民衆支持民主派。李並聲言不會害怕，反而會更積極地組織政黨。

事實上，香港民主派的組黨行動不僅沒有因爲《人民日報》的文章而放緩，反而有加快之勢。民主派三個主要團體——匯點、太平山學會、民主民生協進會的核心成員已基本上贊成合組政黨，現時正進行內部討論。一些核心成員估計可在八月間成事。

一位參與討論組黨計劃的核心成員向亞洲週刊透露，香港民主派政黨暫時沒有黨章，目前的重點將放在大陸與香港之間的矛盾，其他香港內部問題暫放在次要位置。此外，新政黨將以「波浪式」的組織形式出現，先有十數名核心成員，然後再發展中層的數百人，再建立數千人的外圍。

儘管香港民主派在組黨問題上不讓步，但他們在處理與北京關係方面也開始「降溫」，不希望再正面對抗，令北京與香港的「一國兩制」升級。支聯會一位成員說：「我們同意支援大陸民運的活動要低調，避免惹來更大壓力。」

不僅民主派反對《人民日報》的文章，香港一些親北京人士也不贊同該文的論調。親北京的香港工會聯合會副理事長、立法局議員譚耀宗說：「目前香港人信心疲弱，該文章有害無益。」他認爲該文不顧及香港的實際情況，誇大了支聯會活動的嚴重性。親北京團體教育工作者聯會的理事長程介南也認爲，北京處事不夠明智，並堵塞了與香港民主派對話的途徑。

北京雖然擺出強硬姿態，但同時亦設法籠絡香港有影響力人士，以進一步孤立民主派。《人民日報》上週刊登了另一篇評述文章，引述香港一些「有識之士」呼籲港人「留港建港」。這些人士包括兩局議員謝志偉、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羅德丞等。事實上，在北京抨擊支聯會的署名文章上，也有「有識之士」反對把香港變爲「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的說話。北京在打擊香港民主派的同時，看來也在爲當地一些政治人物及力量「打氣」，以加快香港的內部分化。

在北京、香港、倫敦就香港前途問題交鋒之際，香港人爭取居留英國權利的行動提升至國際層面。由香港主要財團及專業團體組成的聯盟，正計劃進行國際性游說，爭取國際支持港人的要求。各有關團體上週舉行了聯席會議，避免行動重複。

由於英國政府高層變動，有關給予香港人居英權的計劃仍未探就，故不可能在英國下議院七月底休會前公布。有消息說，英國政府將以個別申請的方法批准香港一批中上層人士居留英國，這與加速香港民主化同是英國對香港問題的新對策。



簡艾德（右）：英官換馬立場不改？

「四五行動」：中港關係的祭品

・黃中放

是誓民衝突還是政治衝突

楊祥事件在香港、台灣，以至國際，掀起軒然大波，然而，筆者認為：香港的九二九事件，其性質及其長遠影響，比楊祥事件要嚴重得多。

九月二十九日，新華社學術國慶酒會，「四五行動」認為六四之後，「只有國殤，沒有國慶」，便發起去新華社門前和平抗議，抗議陰伍邊警方阻截，爆發近二小時的對峙衝突，警民多人受傷，「四五行動」的三名成員梁錦（教師）、梅治德（社誌編輯）、李海棠（校工）以「外籍青年（學生）不久獲釋放」，被當場拘捕。

事後又發生了一連串事：

①十月二日，警方持搜查令向末港兩間電視台索取九二九拍攝的新聞片段；

②十月四日至十一日，警方又再陸續拘捕四五行動成員：梁紹珍、許馬洋、梁國雄、李友諾、凍恨強；

③港府政治顧問歐威爰致新華社的信公開，信件提到港府無意許香港被用作顛覆中國的基地時舉例，第一個竟是：拘捕「四五行動」成員。

歐威廉的信清楚地暗示：港府把「四五行動」九二九的集會遊行視作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四五行動」成了港府為了「中港關係」，為了「河水不犯井水」而貢獻的祭品，事涉政治交易，事關人權，這不能不引起普遍的不安。

香港政府為什麼要向「四五行動」開刀？「四五行動」究竟是「暴民能徵」、還是民主壯圍？

「四五行動」之來由及功過

「四五行動」產生於八九年一月，當時尚無組織，只是一些各階層特別關注大陸民運的活躍分子聚集在一起，要做出一些行動，以響應方勵之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呼籲。其中的中堅分子有劉子儀（教師）、梁耀宗（區議員）、黎紹珍（車縫工程師）、梁國雄（工人・托派）、張為洋（教師）、唐曉峯（女工）、陳昌（區議員・托派）、梅治德（雜誌編輯）等等，我們翻查一下近十年的報紙，可看到他們經常參予各項聲援大陸民運或為香港草根階層權益呼籲的活動。從他們十年來及最近十個月來的表現以及他們從事的正當行業，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們有違反香港法例的地方，只覺得他們是一群熱心公益、愛國熱血的正人君子。

可以說，沒有八九民運，就沒有「四五行動」，而八九民運退潮越大，「四五行動」的隊伍也越來越大，活動越來越多。

筆者作過深入的調查，「四五行動」源來一直是一個沒有組織形式的團體，亦即沒有誰是履行過入會手續的，大嘅是由於八九學運來勢凶猛，發展異常迅速，以至他們雖未組織結束，也能被與着團結前進。到了大委民運被鎮壓之後，中堅分子的考慮到：「四五行動」的活力源泉已斷，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得像果實落地生根一樣，非組織化不可，至此，也就在九月初，「四五行動」開始有入會手續，並召開會議，選舉領導機構——七人常委會（不設主席），成員約六十人，可自由參加或退出；前期相當部分的領導分子或中堅人如梁耀宗、陳昌二等，都不履行入會手續而告退出「四五行動」。

不少專關作家官擬文指「四五行動」為托派組織，這是不確切的。

首先要指出的是：托派從不是斯大林所指稱的「叛徒、工匪、特務、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乃是被斯大林毛澤東一萬專制政權、迫害的共產主的反對派。筆者對托洛茨基馬克思主義、不能苟同，却又不能不敬佩他們為理想而英勇犧牲，不惜奮鬥的精神。社會經濟有為中產階級，為知識分子利益而行動的黨派，也應該有為勞苦大衆利益而行動的黨派。簡言之，即使「四五行動」信仰托洛茨基主義，也無踐在香港有合法存在的權利。其次，「四五行動」之中，托派充其量只是極少數，多數是無黨無派、或無政府主義的人。

再其次，從「四五行動」之行動及其宗旨、立場看，我們最多只能指它偏重於爲普羅大衆爭政治權益，而不能指它為托派大中取栗。

回顧「四五行動」近一年來的表現，他們在發動草根階層、開展香港前途、支援中國民運、運輸公民意識方面，貢獻良多，其成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們在天星碼頭為八九民運靜坐達一百日，募捐得八十萬元。後來他們再次靜坐，明示為他們自己——「四五行動」籌募活動經費，幾乎最終約二十萬元，可見他們在香港具有最廣泛支持的基礎；他們每次遊行活動幾乎都成舉反對一萬專政的標語，但從未煽動暴亂；他們認為遊行集會是公民神聖的權利而常常提前申請遊行集會牌照，但每次遊行集會却又知會警方；他們的大來取向，我們能以判斷，但他們過去直至現在的表現，至少是值得我們同情的。

自由、人權作交易，作談判的籌碼，否則，光榮的撤退將變成英國永遠的恥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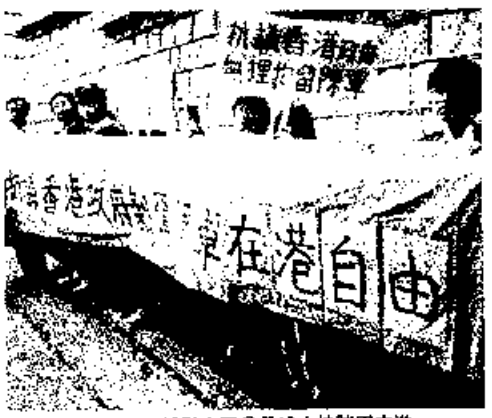
我們要睜大眼睛，注視日後政府對「四五行動」主要成員的開庭審判。

我們要呼籲國際特赦協會、國際人權協會、戰鬥民族香港的人權問題！

希望港府處理「四五行動」案時，能度寬恕一些，高抬貴手，盡量以挽救香港及發展的信心，以免暴民仇恨心理之萌生。□

解放月刊 89/11

●四五行動是香港民主派的左翼，對自己的左翼告急而不加援手，這是比南韓大選兩金相爭更令人齒冷的事。



・四五行動春天曾示威支持陳軍來港。



・四五行動是929事件的主角。

港府爲何對「四五行動」窮追猛打

九二九拘捕四人，繼而連串追捕。港府政治顧問還以拘捕「四五」成員說明中港關係。一宗規模甚小的「警民衝突」，警方先後出動重案組、行動組、反黑組、情報科，到底是爲甚麼？

何芷玲

十月二十六日，英文《南華早報》頭版披露港府政治顧問歐威廉在十月二十三日致新華社香港分社外事部主任紀紹祖的信件，其內容稱：「香港政府無意讓香港被用作進行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基地。新華社應已留意到，在他們的國慶酒會場外對四五行動成員的拘捕……。港府將繼續對香港的特殊情況、中國政府所關注的問題和利益，予以適當考慮。」

港府過去信仰的曝光，和警方針對「四五行動」的「窮追猛打」，給人印象是：因中港關係緊張，港府遷就過打擊「四五行動」以取悅中方，並兼勢攻擊封本地異議運動的掉頭。當局在九月二十九日之後的連串追捕行動中的具體表現，更加劇了事件的複雜性。

九二九及連串追捕

在今年六四前後，香港人支援北京民主運動的狂潮洶湧澎湃，「四五行動」是全面沒人的國籍之一。六四之後，中共不斷加強壓力，企圖反解香港對大陸民運的支援運動。港府被指「縱容」香港的支援運動，自然感受到中方的壓力。

九月廿九日，新華社香港分社舉行中共建國四十週年的酒會，「四五行動」成員組織遊行，到酒會場外抗議六四屠殺後的「國慶」活動。這次抗議行動遭到警方阻攔，演成了「警民衝突」。根據現場拍攝的錄映帶顯示，當晚警方強行阻攔「四五行動」的隊伍，並在阻攔及拘捕示威者時使用暴力。

當日警方在現場拘捕四人：劉榮錦、David Miners、梅治德、李海棠。被捕者遭拘留四十八小時，事後有被控的投訴。十月二日，四人出庭，劉榮錦被控煽動、襲警、拒捕及行為不檢；其餘三人被控拒捕及行為不檢。除David Miners認罪被判罰三千五百元及留案底外，各人均否認控罪。十月六日再度提堂，控方撤銷控告行為不檢，改控非法集會。在另一次出庭時，負責指揮九二九阻攔及拘捕行動的灣仔區總警司貝利親自充任被控官；到第二次出庭，被控官換了人，貝利坐在他旁邊；後來在第三次的庭時（十月十九日），貝利竟然沒有出現。

十月下旬，警方採取殊不尋常的手段，持搜查令前往兩家電視台，取走「九二九事件」的新聞毛片。此舉引起新聞界嘩然，認為警方濫用警權，侵犯新聞機構的運作和獨立性。之後，警方又展開了一連串的追捕。警方曾聲言沒有將檢控的錄映帶複製，但所有被捕者都是曾出席九二九舉行的「四五行動」成員。

十月四日，黎紹珍在「四五行動」會址樓下被捕；十月六日同案提堂，控非法集會罪。

十月十日，警方到許為洋任教的學校把他帶走。

十月十七日，梁國雄在家中被捕。十八日梁國雄在灣仔警署取保外出時，貝利在場，認為保釋金太低，着令由二千元加到五千元。

十一月六日，陳仕強參加港督府外一次抗議行動，遭跟踪騷擾，其後到九龍城警署投訴被人跟踪，被灣仔警署的人員帶走。

跟踪、騷擾、拘捕

警方的追捕，以陳仕強的例子最為奇特。陳仕強於十一月六日傍晚，與「四五行動」一行廿人左右赴港督府，抗議英國皇儲夫婦訪港。事後陳與另一成員劉子燊返步走向中環地鐵站，其他成員散後。途中有四名便裝人員從前後左右四面緊迫陳仕強，其中一人衣領上扣有無線通話器，不時報告位置，另一人則拉着照相機，更有一人為緊跟陳仕強而提着開劉子燊，追其講話。「四五行動」成員見兩人被圍，上前協助；但跟踪者一面未有表露身份及來意。「四五行動」成員為安全計，決定坐的士往九龍的dd貝方三號》，準備將騷擾事件向報界揭露。陳等潮得的士，坐進後排，但跟踪者擠上前座，兩名大漢站在車前，擋住去路。「四五行動」的成員上前質問，他們則左顧右盼，避皮實險。慢慢約兩分鐘，幾輛私家車抵達，跟踪者才離去。陳等在乘車往報館途中，一直被二輛私家車跟踪。

陳等抵達報館，即向記者表示遭人跟踪騷擾，打算報行記者會。跟踪的隊伍同時抵達，兩人站在報館門外作錄音報，其他人則分散候命。一名「四五行動」成員查問報館門外的跟踪者是否警務人員，為什麼要跟踪陳君。同答是：他們不是「差佬」，沒有跟踪，只是「普通市民」。

陳等接待記者之後，決定到九龍城警署投訴被騷擾及跟踪，途中又被三輛私家車尾隨。抵達後署後，陳仕強兩名「四五行動」成員陪同入報案室投訴。未幾，兩名便裝人員到場，自稱灣仔警署高級督察及中區情報科偵緝警司，指陳仕強涉嫌九二九的行為不檢案，要拘捕他歸案，又承認一直追踪的是他們情報科的「伏計」，毋須查究。陳隨即被帶往警署一個房間問話。

當晚陳仕強被轉送灣仔警署落案，未告知任何控罪。直到十一月十三日，陳再往灣仔警署報到，仍未被檢控，只着令十一月二十日再次報到，暫以二千元保釋外出。負責的警員解釋，由於他們仍未收到律政署指示，故暫無法提出控罪。

動用警力，所爲何事

為了一宗若干來規模甚小的「警民衝突」，當局竟然動用了龐大的警力，歷時逾月，進行拘捕，而其間還不惜被指為濫權，圍着證者新聞媒界的獨立性的大不韙，搜檢電話台，甚至還開出政治顧問信件曝光的風波。這一切，都使人不得不質疑：到底是為什麼？

警方動員的警力，據執行拘捕時表露的身份及負責人員在辦案時透露，為首的是灣仔區總警司貝利，先後出動的計有灣仔警署重案組、行動組、反黑組及中區情報科人員。動用如斯龐大警力，其欲打擊「四五行動」的決心實已短斯留疑。部份執事警員甚至抱怨，認為上司將事件拖延太久，越搞越大，浪費警力，而事情證明至今，拘捕工作變得吃力不討好，但卻只能本命行事。

此外，灣仔總警司貝利於十月十日上午，曾親赴銅鼓灣找前「四五行動」成員劉健芝（翻譯系講師），展示一批九二九事件的照片，要求提供照片內人物的姓名或綽號，但遭到拒絕，無功而退。

同日下午，貝利亦對在灣仔警署內等候落案的許為洋展示九二九的照片，問及照片中人的名字和動向，但不得要領。其後，警方曾對許為洋暗示，若梁國雄（案中第七被告）自動到警署報到，保證不再拘捕其他人，事件亦告一段落。未幾，又勸誘「四五行動」成員認罪，表示倒霉只會像 David Miners 一樣，罰款留案底了事，否則可能證被重判。

以上是九二九案的部份片段，但已可見事件的不尋常。一方面是警權有被肆意濫用的傾向，另一方面則是港府不易抵受中方強大的壓力。於是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收緊限制，使港人無法有效地通過集會、遊行去表達政見或爭取權益。然而，任何把港人的人權、自由規範在中英約「知悉」及「穩定統治」上的限制，最終只會犧牲港人的利益。 ■



九二九的錄映帶：警方採取「特殊」手段。

政治性的審判

——香港「四五行動」受審記

·黎紹珍

「九·二九」案終於結束了。判決書是「證據不足，無罪釋放」！

不少市民和朋友對我們表示關懷和支持之餘，往往為我一屆，認為我們去這次事件中取得了勝利。我們當然感謝市民自「九·二九」事件之後對我們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支持；但談到「勝利」，則要有深層的觀察去判斷。

港英作出這樣的判決，原因有兩方面。首先是由於「四五行動」在「九·二九」事件之後，仍然堅持抗爭，不斷公開揭發警方濫施暴行的真相，以及獲得中英兩結陣營支運和政治迫害的本質，影響了一定的社會壓力，也爭取到愈來愈多的市民和團體的支持。從這點看，我們是取得勝利的。其實，港我們九·二九當晚就被捕本立即進行抗議，十月一日仍然堅持進行，沒有遮瞞、只有國哀」集會開始，我們已經取得了勝利，因為我們並沒有在鎮壓中倒下、退縮。

我們認為，「四五行動」沒任何市民採取和平前進的方式去使基本權利，施行至「國哀酒會」門的判決，它是出於其政治需要，企圖維持司法公正和獨立的假象，以及要洗脫政治迫害的惡名，藉以重新拉攏民心。

港英法官的判詞中指責暗的情況，完全符合安法所規定的非法集會條件，所以的確有非法集會存在。只是由於沒有足夠的証據證明被拘控的七人有在場和領導隊伍向前，因而判七人無罪釋放。事實上，七人和「四五行動」成員，以及民他在場的民眾圍觀、市民的遊行抗議和希望超過封鎖線，完全是主義和合理的和平行動。這是行使基本行動，絕非一非法集會」。指「九·二九」非法集會，實際上就是宣佈全港市民的遊行、集會、示威等基本權利的死刑。

法官的判詞指出，四五行動與其他市民支持抗爭的是錯誤的。我們絕不同意。警方當晚行動伍以平設圍路障及驅個部署，完全是有一步驟一計劃港的高官不敢處他。市民的基本民權，就是此被拒了！

我們認為，「四五行動」沒任何市民採取和平前進的方式去使基本權利，施行至「國哀酒會」門外抗議的行為完全合理。當晚事件，完全是能英既制民權、保障少數人在人民並的中應就所致。錯在港英，責在港英！

在審訊的過程中，具理能作供時指稱：「四五行動」成員劉荣添於被捕後，曾向具理道歉。我們要嚴重指出：「四五行動」成員當晚堅持的是正義的行動，完全無愧於心，無愧於人民，根本不必、亦不可能向站在人民對立面的統治者道歉。具理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掩飾當晚具的暴力行為，將「衝突」的責任推至「四五行動」身上；同時，亦為了給「四五行動」抹黑，打擊「四五行動」的聲譽。

不望如此，具律更指摘「四五行動」成員李海棠衝入警察中，大聲笑鬧，因而被捕。具理企圖藉此將「四五行動」成員說成是一班暴徒，並將警力濫壓合理化。可是，在現場拍攝的錄影帶却清楚顯示：李海棠是與其他人一起靜坐時，被警察強入拿中拉出，再拖到馬的另一邊，被十多名警察圍毆的。具理的證言，不攻自破。

眾所周知，「九·二九」事件的發生及拘控「四五行動」的成員，其實就是中英勾結的犧牲品。港府的政治顧問歐威廉致詞單社的信件就是證明，就是港府為表達其維護支援愛國民主運動陣營的表現之一。

可是，法官却說，「九·二九」警提案時間是先於上述信件發出的日期，否認事前有政治動機，拒絕停止審訊，旨在隨藏「九·二九」事件的政治性質，試圖以「司法獨立」的名義，洗脫港府與「四五行動」被拘捕、毆打、檢控以至審訊的一連串迫害。這理說簡單，是否政治迫害，並非依據在追害之前或之後有甚麼信件，而在乎迫害是否為着政治利益或政治意圖。

一九·二九」事件和法院的判詞充份說明：公安法，實質上是維持殖民專制統治，保障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工具。公安法一日不撤銷，市民的遊行、集會、示威權利，就一天不會有保障。換言之，市民以基本民權來爭取民生權益和民主權利的鬥爭運動，將繼續受到極大的限制。

因此，「九·二九」事件並不因七人被判「証據不足，無罪釋放」而結束；它號召地告訴全體市民，必須開展爭取撤銷公安法、爭取其本民權的抗爭。

港英即將推出「人權法案」來「調調」，其調查證實甚麼，大家都心裏有數。就在港英和它的御用七大報吹嘘他們的「人權」的時候，所有民間力量應聯合起來，爭取撤銷公安法！□

不准採訪·小題大做

■胡菊人

中共有關部門第一次不批准本刊及《當代》兩份雜誌到大陸採訪基本法會議，引起本港傳媒很大的關注，記者協會亦加以聲援，都認為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當報社、電視訪問本人對此事的反應時，我都有一句話，就是一笑置之。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它太不合理，而且沒不出理由。

我們平日做人處事，在我們這個社會，凡對對方採取某種行動，都是說得出理由的，為什麼要這樣做是可以解釋的，但當我們去信要求解釋，對方沒有回答。後來我們知道這不是香港新華社的決定，而是北京有關方面的決定，作為中央機構，就更有責任說出原因與理由，否則何以取信於天下！

第二點是如果它有理由，但又不好說出來，那麼這種理由必定是很不得體的，說出來會給人笑的。如果說不喜歡你們的政治立場、你們的文章太尖銳、你們許多作者對中國領導人下筆太不客氣，你們的政治態度要轉化、你們不能為民運說話……這就是明目張膽壓制言論自由了，當然會引起香港及海外輿情大嘩，所以不好說。亦明知這樣說也壓不倒我們。

第三點我們之所以「笑置之」，乃因為在目前對港澳記者赴大陸採訪的七條規限下，這種採訪是一「北京喊一式的，它要脫你吃什麼你就要報道什麼，完全是一個籠子那樣看管着記者們的一切活動。記已太大違背了新聞自由，對港澳記者亦是最大的不公平，顯得中共非常小氣。

一六四」以後中共對港澳記者有種種限制。但這亦反映了中共的弱點。堂堂中國政府、浩浩神州大地，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是不能讓人知道的呢？否則為什麼要限制人家採訪和報道？不能讓人知道的事情多半是不好的事情，這是天下間的通例。限制採訪、是有很多事情見不得人而已。

第四點是在目前的「七派」下報本就不可能採訪到什麼獨家的重要新聞。

那麼你不批准別人採訪，豈不是多此一舉，小題大做嗎？而雜誌尤其需要獨家的、深入的報道，在重重限制下，根本發揮不到記者的功能。我為港澳記者鳴不平。

因此我們認為根本就要撤消這七條限制。

第五點是在我的編輯經驗中，有許多重大消息和重要文稿，并不是要到大陸機能得到的。在中共前三十年絕對封閉的時代裏，為什麼仍有這麼多消息傳出來呢？「四五」天安門事件為什麼我們仍能得到那些「詩抄」，為什麼有魏京生自傳，魏京生訪問錄……。

所如陸羅先生在百姓的獨家重大消息如胡耀邦下台、中美談判釋放方勵之之條件，又如本期民運秘密通道被破獲等等，也不是親到北京採訪得來的。所以這一不合理的藉口，并不能封鎖我們的消息及文稿來源。

我們疑惑中共自「六四」以後，做出不少無用的行動，例如抗議頒授諾貝爾獎予達賴，警告人家國下及政府高層不能出席儀式，顯然是無效的，我懷疑這種來在生物不會反過來給達賴一個賀電——這是統戰的最高技術；又如抗議羅技甘過連基金會頒給方勵之人權獎，抗議法國政府容許民陣活動，抗議東德和捷克讓達賴訪問，抗議美國國會法案等等……，全部無效。不過是打空槍。

凡是出招，總要有用的才是好招數。我們這小小刊物，當然不能跟上述的國際性事件相比，但出招而沒有用的結果則一。陸羅先生和我們的記者，仍然會得到關於大陸的消息和報道。一六四」事件中共讓全世界認識，實應該更表示寬容、溫和的態度，纔能改變形象，為什麼却變得愈來愈兇呢！□

當局禁制不利溝通

國內採訪緊張關係的成因

楊承

七月在廣州舉行的基本法對外交流會，是「六．四」及國務院「關於採訪七條注意事項」公布後的第一遭大規模採訪，過程中發生不少風風雨雨，以至會議秘書處和記者之間數度緊張。本文嘗試就緊張關係的背景、成因及各方面的責任作一分析。

「七條」生效後，香港傳媒機構不敢怠慢，在十五天前依指示向新華社報名，申明採訪目的。同樣受到「六．四」及「七條」的影響，內地各個有關部門，如新華社、海關、會議秘書處等也得格外嚴格、謹慎，本着寧緊勿鬆的態度，規定禁止的固然禁止，規定沒有明確表示的，個別部門還是禁止了，例如，根據規定，未出版的刊物不能派員採訪。結果，有兩家雜誌因此被拒；另一家雜誌則被指不是本地雜誌，不獲採訪資格。此外，有一家報紙由於沒有提前兩周報名，該報記者只在廣州待了一天，就被中止採訪，請回香港去。

一些灰色地帶也構成了小風波。一家英文報紙的記者在澳門拱北進入中國國境時，打字機被海關扣起了；澳門另一家報社申請攜帶傳真機，也被有關方面拒絕。對於打字機事件，香港記者向秘書處投訴。秘書處負責人也認真地了解雙方情況，他承認這是由於執行部門對新規定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令記者感到無所適從的是，同樣是打字機和傳真機，香港記者在廣州入境時，卻沒有受到留難，對此現象，只可解釋為個別執行部門在寧緊勿鬆的思維下的表現吧。

秘書處給記者五條規定

同樣是寧緊勿鬆的精神，在基本法會議秘書處的表現也體現出來。秘書處為大會定下了另外五條的新規定，包括：（1）除洗澡、睡覺外，記者任何時候均要配帶採訪證（上面貼有記者照片、寫上姓名單位、接待單位、採訪項目的日期）。（2）不可以追逐年老的委員。（3）大會和首次小組會可以拍照，會後有「吹風會」，（4）面談需要兩周預額。（5）不接受電話採訪。

這幾條政策的確對記者的採訪構成影響。

秘書處五條規定生效首天，大會保安突然鬆懈了許多。他們邊搭架邊開路，使記者無從「埋身」，即使遠遠叫出一個問題，委員也無從會停下來回答，有些草委更「逃路走」，避開記者。此外，秘書處和酒店方面對委員的房間號碼又守口如瓶，令「窒（摸）門教」也無所施其技。

競爭激烈觸發事端

可是，自《信報》在十九日刊出對李後的獨家訪問，情況便扭轉過來。第二天，無線電視、丟下《虎報》、《成報》又做了李後專訪。他在無線的採訪中還說，草委考慮在基本法中加進條文，明確香港不能成為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由於當時的報道和鋪陳方式令人感到中方的態度很強硬，頗有志在必行的感覺。當時部分在廣州的記者都感到十分突然，還有一種需「補鑊」的壓力。接着一天，其他記者紛紛約李後進行「獨家」採訪。於是一天內就有幾批「獨家」，另一些機構就找到外交部副部長周南的「獨家」新聞。

競爭至此，大家心中再沒有「七條」、「五條」的限制了，只是盡力發掘新聞。

二十日，秘書處開始對記者有意見了。他們說接獲委員投訴，說大多電話打進委員房間，影響休息，希望記者將心比心，不要令大家難做。

二十一日態度更嚴厲了。原因是當天凌晨一時，有記者致電李後採訪，同一天早上六時五十分，有記者到李後房間拍門，要求採訪。秘書處發言人怒指這種採訪方式是不人道的，還擬停止某報記者的採訪資格，後來在當事人致歉，行家解釋和互相呼籲自律後才作罷。他呼籲記者不要太早、太晚或在委員午睡時間打擾，好讓老人家們「多活幾年」。

對「報道失實」的探討

翌日，又發生令雙方關係更僵持的「報道嚴重失實事件」。

事緣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和魯平不滿兩家英文報章分別於二十及二十一日的報道，稱他們指港督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事實上，記者是看到內地的《人民日報》引述《法制日報》的評論，指港督在英國接受訪問時說九七年英國官員不會把香港的管治權交給中國官員，是違反聯合聲明，然後才就有關問題要求李、魯二人作評論的。當時二人均沒有對港督的話正面作評論，只表示那種說法是不對的。雖然二人的言外之意十分明顯，但他們始終沒有明言。

但兩家英文報紙所報道的「魯予攻擊港督講話」，李後指責實在違反「聯合聲明」，也實在將二人的話提升到另一層次，忽略了外交措詞的慎重。

應互相理解採訪習慣

綜觀「六．四」後首次採訪期間發生的大小風波，使人清楚看到中港兩地在採訪習慣和溝通上仍存在一定問題，雙方都有改善的必要。

秘書處發言人說，記者要珍惜採訪機會，否則沒有下次。的確，香港記者是悉力以赴的，但仍要照顧自律和準確性。

不過，內地有關方面定出的採訪規則也實在過於苛刻，加上執行部門的理解不一，時寬時緊，往往令記者無所適從。另一問題是終止採訪的規定，雖然這次沒有執行，但是否違反任何規例，無論情況輕重與否，有關部門甚至接待單位和會議的秘書處負責人就可以下令停止採訪？此外，記者強烈感到這次採訪中，被訪對象（如草委們）是樂意說話的。例如李後過去是否輕易接受獨家上房間訪問的，這次卻大大破例。按他的說法，是「知道記者積了大堆問題」，所以願意多談。他的話正反映了中港自「六．四」後的嚴重缺乏溝通和有不少互不了解的地方。

誤解和缺乏溝通一定要透過多接觸才能消除，千方百計限制採訪的機會只會造成更大的鴻溝，對改善雙方關係沒有好處。■

外行人說荒唐話

國務院港澳辦公佈的「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應注意事項」，是從原來的開放狀態倒退，使內地再封閉於鐵幕之內。

十月廿七日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公佈了「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應注意事項」，「注意事項」共有七點。歸納起來焦點就是不允許港澳記者在中國內地進行自由採訪，自由報導。

以下從幾個方面對這個「注意事項」作出評價。

違背十三大「透明度」的原則

八七年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提出「透明度」的原則，所謂「透明度」就是國家大事讓人民知道。十三大以後，以中共的「透明度」和蘇共的「公開性」比較，雖然有很大的距離，但和過去比較，確實有很大的進步。

現在港澳辦公佈的「注意事項」，以種種不合理而且損害的規定，實質上取消了港澳記者在內地的採訪活動，豈不是違背了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透明度」原則？這就不能不令人認為：中共仍然是口是心非的改革，否則，就是中共認為內地的實情不能對港澳同胞透明，二者必居其一。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對新聞傳播事業頻出從未有過的重視。表現在三個方面：一、由政府負責官員再三說明六四事件沒有血腥鎮壓；二、指責、抨擊西方及港澳記者五、六月間的報導是造謠、中傷，甚至電視的實況是偽造的；三、批評內地報紙短時間出現的真實報導是「錯誤的輿論導向」。

五、六月間北京發生中國當代歷史中最驚人的風潮運動，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都是在偶然情況下，被包括港澳記者在內的國際新聞傳播媒介捕捉到的。當時雲集北京的各國記者採訪目的是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新聞記者當時並沒有想到他們成為中國當代重要歷史事件的目擊者，並且將北京五、六月間的真相如實地、及時地向全世界傳播。國際社會知道真相之後作出了使中國政府陷於困境的反應。

中國政府大概認真總結了這次的經驗，想出了杜絕上述情況出現的因素。這就是七點「注意事項」的出發點。

「注意事項」無法律依據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實行開放、改革以來，新聞傳播事業有了較大的變化。最近幾年，新聞界普遍要求制定新聞法。隨著開放、改革的深入，新聞傳播的作用得到更廣泛的認同和重視，最突出的問題是公民的權利必須包括人民的知情權，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權。在討論制定新聞法的過程中，新聞界、法律界普遍認為：中國目前的新聞傳播事業能否體現人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關鍵問題在於公民可否辦報？要解決

有弊無利的「七項規限」

●郭富

七項規限猶如七道壁壘，對港澳記者嚴加防範，實際上是取消了港澳記者到內地的自由採訪活動。這是大陸實行對外開放十年來新聞政策的一個大倒退。

七項規限　開放倒退

不久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發出八，公佈了有關港澳記者到內地採訪的七點注意事項。其內容包括：港澳記者要求到內地採訪，須提前十五天提出申請；港澳記者從港澳地區向內地機關、單位、個人進行電話採訪，均不予接受；在內地進行採訪的港澳記者不得進行與記者身份不符的活動，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口頭警告、收回「採訪證」或依法處理；以探親、旅遊等名義持港澳同胞回鄉證入境的港澳記者，不得進行採訪活動，等等。

七項規限猶如七道壁壘，對港澳記者嚴加防範，實際上是取消了港澳記者到內地的自由採訪活動。這是大陸實行對外開放十年來新聞政策的一個大倒退。

毋庸諱言，這次大陸加緊新聞封鎖，其誘因是北京的六四事件。港澳辦副主任李後日前在廣州也表示，這些嚴的管理辦法的實施，與港澳記者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有關。蓋在此次事件中，本港傳媒隊構紛紛派出記者前往北京，廣泛而深入地採訪了事件的全過程，並且作了實地的直擊報導。由於港澳記者大都同情學生運動，在採訪過程中又過份投入，因此，他們的報導顯向性極爲明顯。有的記者「透視歷其間，並且從精神上到物質上支援了學運；有的從主觀願望出發，偏信了某些傳言並加以報導，以致一時謠言廣爲傳播……。所有這些，自然引起北京當局的敢心，尤其是事件平息後，在擔心香港會成爲「反共基地」的情況下，中共終於下決心嚴格限制港澳記者的採訪活動。

七項規限　弊多利少

在中共仍然強調改革開放政策不變的今天，港澳辦訂出對港澳記者的七項限制，實在是弊多利少，甚至是有弊而無利。

誠然，港澳記者以同胞的身份，持「回鄉證」進入內地採訪，儘管南腔北調，仍是同文同種，採訪條件十分有利，加以他們思想無框框，又具拼搏精神，故往往能採訪到大陸的許多第一手新聞。他們的報導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非「鬼佬」記者的隔靴搔癢式採訪所能同日而語。當然，他們的報導有不少涉及大陸的「陰暗面」，但多數也是出於善意，存心揭消極者畢竟是少數。而且廣大讀者，也是抱着關心，期待的心情來閱讀有關大陸的報導的，讀者們爲大陸的每一點進步而歡欣鼓舞，也爲國家存在着病未能盡速克服而煩惱、焦慮。

同時也應看到，港澳記者過去十年來，報導了大陸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許多新事物，海外讀者透過港澳傳媒，得以全面而眞實地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在幫助大陸吸引海外投資方面，港澳記者也是壓記一大功的。

至於港澳記者過去在大陸的採訪活動中，存在的某些不合手續的現象，完全可以通過一些加强管理、相互溝通的措施加以解決。前現在規定港澳記者要提前十五天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提出申請，經新華社轉告國務院有關部門，獲審批同意後，才能去內地進行採訪，這就抹煞了新聞的時間性。新聞貴「新」，要求記者提前十五天申請，還要提交具體採訪計劃（包括採訪項目、採訪對象、活動地區、停留時間等），這不是採訪什麼新聞，而是泡製「舊聞」了。

由於害怕港澳記者越軌而打出這七項規限，其實是因噎廢食，使大陸回復以前閉關鎖國的舊觀。

弄虛作假　勢所難免

七條規限，弊病多多。在這些規限下，記者大多數只能採訪到一些虛假的新聞。

有一些趣事值得一提：七十年代內地的物資相當缺乏，市場和商店的商品供不應求，市民買東西大都憑票供應，有的商品即便有購物票也要排長龍，而且還不一定能保證買到。但如果遇上外國記者到訪，當局就會指令有關方面做手腳，千方百計營造「供應充足，市場繁榮」的氣氛，不惜失禮於外人。有一次，某外國代表團到廣州訪問，提出要參觀幾個肉菜市場。於是有關部門馬上調撥大批商品運到市場，經過一番緊張、忙碌，雞鴨齊鳴，魚蝦海鮮生猛活跳，來賓們看得目不暇給，人人交口稱讚中國經濟了得，人民生活高。翌日報紙刊登出來的妙筆生花的文章，自然是把那動人的場面描寫得活龍活現。期時也，那些雞鴨魚目的商品早已撤得一乾二淨，而裝潢別的準備讓外賓參觀的市場，有些則被特優人物「走後門」買去了。

上述這種弄虛作假的東西，近年來由於實行改革開放，大幅許透明度，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成份亦相對減少，尤其是投機採訪，他們的報導就比較眞實地而現在規定港澳記者要提前十五預報採訪計劃，這樣，被採訪者問來準備，他們認爲採訪有利則就不批准，不接受採訪；或者，認爲可靠的人，經過精心的如此這般，港澳記者縱有天大的定的框框內活動。如果記者在採的線索，想細調查所的地點，找象，作深入採訪，那就對不起，定了的，逗停留的時間也規限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記者只能採訪到中共願意公開的「新聞」，爲達此目的，不得不事先準備好一些虛假的看家本台，從中央到地方，都是一個聲音，一副面孔。

海外傳媒則强調人民的知情權，新聞記者要做到有聞必錄，傳播媒介要起到監督政府的作用。所以，港澳記者與大陸記者在採訪中的作風和着眼點迥然不同，他們報導的風格、深淺、層面以及所起的作用也就大不相同。現生港澳辦訂出七項規限，實質上是要港澳記者完全按照當局的意旨採訪報導，他們不肯以頁面目示人，這何異於切斷了同外部世界的聯繫，同開放政策背道而馳。

有消息說，有部份港澳記者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引起北京某些人的不滿，有關部門已把他們上了「黑名單」。這些記者已成了不受大陸歡迎的人，自不待言，而對其他港澳記者，也起了一種警誡作用：要想到內地採訪嗎，就得醒定點！

所的規限不准港澳記者持港澳同胞回鄉證以探親、旅遊名義入境進行採訪，殊不合理。設若有港澳記者回鄉探親、旅遊，他們帶着眼睛看，帶着耳朵聽，帶着嘴巴問，當然法律沒規定不可以照相，做筆記，那麼，他們返港澳後在報上發表通訊或觀感之類的文章（表面雖免有新聞），這算不算違反港澳辦的新規限呢？

所謂「不得進行與記者身份不符的活動」，不知這「記者身份」乃何所指？國家已有法律和法令，任何人只要不犯法，就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要提防今後有人以「與記者身份不符」爲藉口，對記者採行人身迫害。

大陸由於實行新聞封鎖，大道消息不暢，小道消息橫行，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會謠言滿天飛，前幾時期的什麼「××中槍」，「××病亡」等假消息乃得以乘機而起。現在港澳辦訂出七項規限，進一步加緊新聞封鎖，正道消息不可得，人們只能道聽途說，或憑主觀臆測港澳來報導中國問題，這就勢必助長謠言的盛行，對大陸和香港均無好處。李後痛斯的管理辦法執行一段時間之後將會檢討，不排除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修改的可能。筆者期望港澳辦在權衡得失之後，盡快徹底修改或取消爲海外新聞病的七項規限。

小道消息　將更盛行

根據共產黨的新聞觀，傳播媒介是黨的喉舌，和宣傳工具，新聞是爲政治服務的。因此，中共從來要求記者要跟據黨的方針政策去宣傳報導，要同黨中央的口徑保持一致，這就造成大陸的報紙、電

中共的「港刊敏感症」

拒絕《百姓》及《當代》採訪，又下達「四不」指示，針對的港刊是……「港刊」在中共領導層中早已是專有名詞，引起敏感，最近還上綱上線，提到「顛覆政府」。

施華

基本法草委二月中在北京召開最後一次大會，再一次拒絕了香港《百姓》半月刊與《當代》週刊派人前往採訪，卻沒有給任何理由。《百姓》主持人胡菊人表示，中共不給理由的原因是他們的理由說不通，或見不得人。《當代》總編輯程翔表示，中共對外國的新聞機構與台灣的反共新聞機構，都容許去採訪，沒有道理拒絕香港這兩份刊物。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劉慧卿則認為，中共不給理由的做法，會使香港其他的新聞機構去猜測原因，從而對自己的新聞報導採取更強硬的「自我審查」。

「四不」指示，針對兩份港刊

據筆者了解的情況，中共對香港刊物採取拒絕採訪的做法，當不止上述兩份刊物。至少《九十年代》與《爭鳴》若申請前往採訪，也一定會被拒絕，只不過這兩份刊物並沒有提出申請罷了。因為，中共近日針對《九十年代》與《爭鳴》，又有新的文件下達到香港。

新的文件指示中共駐港幹部及隊來在香港的各中資機構負責人，對《九十年代》與《爭鳴》，要做到「不買，不看，不傳，不論」這「四不」。

「四不」下達後，一個直接的效果，就是引發駐港幹部及中資機構負責人的好奇心，買的人更多了。而且，中資機構與大陸機構本是一脈相承，早已習慣了開會講一套，散會後做的又是另一套。因此，縱使「買」，也不是偷偷地買，而是大家公開地買，當開會的傳達「說了也白說」。

不但公開地買，而且在傳達的會議之後，首先就對這「四不」的文件「論」起來了。其中有的意見頗為精闢。

一種意見是：「四不」，光「不買」就夠了。「不買」，怎麼「看」得到？又哪裏會「傳」會「論」呢？

一種意見是：「四不」是不可少的。自己「不買」，別人買了給你看，你看不看呢？文件要求你「不看」。自己不買不看，別人看到有「精彩文章」，傳給你，你會不會看雜誌而看傳來的影印文章呢？會不會把影印的文章再傳給別人呢？最後，即使你不買，不看，不傳，但是幾個人坐在一起，有人論起這兩份刊物的某篇文章的內容，你是否參與議論幾句呢？文件就是要你做到既「不傳」也「不論」。

陳積彩的看法是以下的意見：說文件的中共領導人其實很知道我們的情況，就是估計我們不會服文件的指示去做。叫你「不買」，若屬大會服文件的指示去做。叫你「不買」，若屬的大家都不買，當然也就不會擺要再規定「不看、不傳、不論」了。但叫你「不買」，明知還是會有許多人買，那麼就設第二道防線，即雖買卻「不看」。但又明知買了的人很少會「不看」，於是設第三道防線，即自己看也就罷了，至少「不傳」吧。然而，若有精彩文章「傳」將起來怎麼辦呢？最後一道防線是「不論」——不要議論文章的內容，那麼即使私下買了，看了，傳了，只要「不論」，做領導的也可以當作事情沒有發生。

「港刊」爲何歸入另冊

為什麼中共當局對香港的幾份刊物如此敏感呢？難道這幾份刊物比一些報紙、電台、電視的影響力更大？又或者如程翔所說的，既容許台灣的、西方的有強烈反對共產主義色彩的媒介去北京採訪，為什麼單單不容許一些香港刊物去呢？

從影響力，從政治立場去看，都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問題的核心是一般人無法猜到的理由，就是「港刊」這兩個字。

一九七九年三、四月間，中共下達了禁止香港五份刊物進口的通知，從此，「港刊」在中共領導層中就成了一個專有名詞。當時，被禁止進口的包括：《七十年代》、《爭鳴》、《動向》、《廣角鏡》、《鏡報》。其中後面一兩份刊物的負責人是中共政協委員，而前三份在草創期間都有較強烈的親中共的色彩。也就是說，「港刊」的含意之一，是原來是屬於或靠近中共營壘的人，刊物一度能進口大陸，其報導及言論方向卻被中共當局認為是「影響安定團結」。是怎麼樣的報導及言論方向呢？據知識份子對報紙的許多內容又不那麼感興趣，不像「港刊」那樣集中報導及評論他們關心的題目。此外，「港刊」的字體比較港報大，更適合老人閱讀。於是「港刊」的地位，因老人閱讀，而在中共幹部的眼中更感特殊。

「港刊」言論「顛覆政府」？

除了「四不」之外，筆者還聽到一個說法，就是新華社中人談到「港刊」時，提及不排除香港有的刊物以「顛覆中國政府」為目的。在催促他說是哪份刊物時，他模了幾個圈，終於提及《爭鳴》的名字。

從香港及海外華人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哪一份港刊，無論寫出來的是怎樣的文章，其實都只是言論，而決不涉及什麼顛覆行動。然而，從中共領導層，特別是當今強硬派領導人的角度來看，報導與評論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揭露中共高幹或高幹子弟一些見不得人的行為，都是足以影響上層權力變化的言論。從李鵬政府看來，他們視「港刊」言論有害於李鵬政府的穩定性，以至上綱上線到「顛覆政府」的層次，也是他們很自然的思維方式。■



《當代》及《百姓》：被拒派員採訪的港刊。（本刊資料室）

岑建勳：

不要惹我！



鍾仕梅 整理

本月二十五日，中共當局點名指控支聯會，指其協助民運人士逃難中國，退映出一張有岑建勳及司徒華"簽名"的信。岑建勳本月二十七日接受本刊總編輯程翔訪問時，對中共當局的恐嚇噤之以鼻。他認爲港人也不要因此被嚇怕。

以下是訪問內容。

程：中共指你參與了營救民運分子陳子明、王軍濤等，這是否屬實？

岑：我不會就個別事件作評論。香港是講究法治的，在一個案件未審結前，任何人不恰當的發言都會影響被告。中共不講法治，在未有審結案件前，便通過輿論工具製造不利於被告的言論。這是有違司法公正的原則。即使有人協助民運分子離開大陸，這也是很正常的事，因爲中共政權倒行逆施，它以坦克車殘暴地鎮壓人民的民主要求後，還在全國掀起白色恐怖，在這種處境下，任何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伸出援手，使一些可能遭迫害的朋友脫險。這樣做完全正確，符合中國人的良心。再說，即使有人這樣做，也不等於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因爲香港從來就是中國進步人士逃避政治迫害的地方。

我自五月起盡了力去做了一點事，我不相信我所做的東西對國家及人民有損害。要令到國家富強，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必須有更多人支持民主，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自己像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問心無愧。我所做的所有東西，不論大小，我一點也不後悔。唯一我會作出評論的是，我覺得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所出的電視片段很有問題，他們映的一張紙是有我及司徒華的簽名，含糊其辭說找到文件，上面有我們兩個人的簽名，文件的性質並沒有說清楚，予人一種"物生豬肉"的感覺，這是極之不光采的做法。首先，這兩個名字絕非我倆的親筆簽名，但他們說是簽名，我難道不認得自己的字迹？而且岑建勳那三個字，尤其是動字是用內地的寫法，很多人都用這個寫法，唯獨我不會用這個寫法。而且在法律審訊尚未進行期間，已暗喻別人有罪的做法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行爲。

程：你看他們這次不惜公開點你的名，究竟目的何在？司徒華及李柱銘已被點過名，支聯會亦已被罵够，爲何他們要逐步逐步地令到更多人被點名？

岑：他們強調"以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爲目的的支聯會的領頭人岑建勳"，旨在强化支聯會進行非法活動這個印象，但其實我在支聯會雖是常委，但並非領頭人，只扮演非常細小的角色。其實在"六·四"後，"民主歌聲獻中華"之類，我參與策劃、籌錢等，百多個團體民主運動地進了我當常委，沒有理由不藉此盡一分力。我在港支聯扮演的角色實在很小，他們故意强化這種關係其實是想將港支聯定性爲一個反動組織，尤其在國內人民心目中，讓人民認識岑建勳這個領頭人。作爲支聯會成員之一，我可以證實，支聯會根本和這些事沒有任何聯繫，因爲沒有一次常委會曾經討論這些問題，大會上也從未討論過。

程：除了明日（十二月二十八日）的記者會外，你還會作出甚麼相應行動？

岑：其實我並不喜歡介入這種爭論。我是一個很實幹的人，不太喜歡討論，即使有關支聯會的大方向的討論我也沒甚興趣。他們有甚麼做不來的事就交給我做，我能力所及的一定會做。例如"民主歌聲獻中華"的時候，我認爲當時要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必須多籌錢，於是我就號召去搞，其實是否支聯會主辦也是一樣，我的做事方式就是這樣。又例如"六四百日祭"，支聯會要求流亡藝界的朋友幫助策劃、籌備，我們就接了來做。我們的作用永遠是支援，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尤其是政治性這樣深的討論，那並非我的專長，因爲我實際上已離開政治十多年。我的政治常識不會比一個普通市民多很多。

程：那你會否考慮採取法律行動，起碼像黃德北事件那樣作出澄清？

岑：如何澄清？全港的報章都是照登電訊，絕不成問訴全港的報章，告新華社也沒有用的。我是很實際的，將自己的立場講清楚說明就算。我覺得我最重要的論點是，你說我有罪或是其他甚麼，我相信自己沒有罪，可以由香港市民來說我有沒有罪，實際上我做的就是任何人也會做的東西。中港關係已陷入一種緊張局面，他們還在惡化這個局面，這對誰也不好，除了一些別有用心，姿勢强硬的人，對改革開放也不好，還在說廢一番嗎？我也不知道翻甚麼番。

程：看來他們這次這樣具體地把你的名字聯繫到這件事，定是找到了蛛絲馬迹，例如一些文件等。

岑：這我不作具體評論，但是如果他們是很清楚的，定能說得更具體，說甚麼"北京一個人"，名字也沒有，我根本無法反應及評論，我亦不會無聊到挑戰他們，叫他們拿出證據來，我就是不理會他們，反正他們只是找機會把港支聯打成反革命，但現時仍未提到這個名詞，只是說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程：被點名後，你害怕嗎？

岑：我不怕。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有處事原則，怎可以和他（中共）鬥？我是一個手無寸鐵的人，任他怎樣處置也行，但一個國家要淪落到這個地步，那就十分悲哀。

程：據我們所知，香港也有秘密通道將人解回國內，你是否擔心？

岑：若果這樣，將會無休無止，如果將岑建勳或某一個人遣回去，請問有能力運走人的人又將某些官外面的人運去另一個地方，這樣弄到甚麼時候才完？這是事實，若果要追原到這種卑鄙拆分子生的手法，我相信有能力在中國以外做這些東西的不止他們，某些人可以將誰家其，香港開善從重重關卡帶出來，不可以排除一種可能性，就是將某高官的在海外的某子弟運到另一個地方。大家都知道，他們有很多爺爺子弟在海外，有人更有齊全的地址名單，只是大家不走這條路而已。

程：你真的很够膽。

岑：別人十多二十歲已在天安門丟了命，我三十多四十歲，多了二十多年命，即使死了也值得。若果發生這樣的事，他們外面的子女可能只有二十多歲，那就不值得了。我相信那批有勇拯救這麼多人出來的朋友，不理他們是誰，一定有相當能力，要搞這些東西，還有好長一段日子呢；在國內，自是他們人多勢衆，但到了外面，卻是人家人多了。我是不怕的，所以我保鏢也不要。

程：但我們知道"六·四"後確是來了不少安全部的人。

岑：大家要光明正大。我覺得，在某個意義上，拯救民運人士時被逮捕，是自己辦事不力；能拯救人出來，是他們辦事不力。但這是對事不對人，搞小陰謀就是對人，大家都開始搞對人的話，就會"一鑊熟"。我相信一定有些人持十分激烈的態度，但大家都覺得要對事，不對人，如果要扶持某某的子女來交換另一個人，這我也反對，如果我有權反對的話。

程：對於他們的恐嚇，你是之乎然？

岑：完全是之乎然，因爲我深信，如果任何事發生在我身上，他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大到他無法想象。因爲世上沒有人做這些事的，這些事並非只有他一個人覺得做，他的權並非定比外面多。香港這次已經證明，忠義之士多的是，他們不爲名利。如果大家都要還原到這樣原始的人類關係，搞小陰謀，那是不行的。所以我常常說，不用請人來保護我，保護也沒有用，老虎也會打瞌睡。

程："六·四"後你回過國內沒有？

岑：沒有，因爲我知道自己是不能回去的。我回去一定會被捕的。但在香港，如果他對我作出任何侵犯，他們知道將要付出現大代價。

程：今後打算如何？你有沒有申請移民？

岑：沒有。假若到時他們還是這樣不講理，我發覺在香港不可以作出任何貢獻的話，我唯有走。反正要去可以去，要留也可以留，最後一班機我也可以上。

程：以你的知名度，確是隨時可以走，但中國現在這樣做，移民潮將無法遏止。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人怎能不害怕？

岑：所以我常常說，要保持香港繁榮安定說何容易，如果中國這樣做事，人們會走的。

程：許家屯尚未和你們保持對話關係，爲甚麼一下子會變得這樣要好？

岑：我十月一日的帖子也有收到，祝賀、這是許家屯可以決定的事嗎？

程：當然這不是許家屯可以決定的事，但在這個過程中他應該可以起積極作用。或者在事發之後，你有沒有和許家屯方面恢復對話？

岑：我自己一向沒有對話這回事，我一向沒有碰這些東西，除了"六·四"以後，事後也沒有和他們說這些東西。我反而覺得，他們拉非針對岑建勳這個人，而是針對支聯會。

程：此事發生後，新華社有沒有找人來和你傾談及要脅，他們應該了解香港的情況。

岑：若果了解情況，他們應該向大陸那邊說，不要這樣個別地針對岑建勳，因爲這是一群瘋狗，如果有機會，他們定會說這番話，因爲我真的不顧一切的。

程：你說你是瘋狗？

岑：我是擺明出來的。我在天安門時，我沒有閃閃縮縮，我沒有避過，我不覺得自己做過錯事，沒有勸他們去或留。我有一盒錄音帶，記錄了我和封從德及柴玲傾談如何整頓天安門，我說得很清楚，對於他們的去留，我沒有意見，如果他們要留，請他們留得好看一點。我並不覺得自己在搞甚麼陰謀，我這個人很是公開的。

程：你個人不怕，但香港很多人都來都很怕。你覺得今後港人應如何自處？

岑：港人應該增强信心，不要怕嘛。因爲我們沒有做錯事。有人說香港人不要亂激中國。我不同意這種意見，我們都是中國人，對國家表示關心，有什麼不對？明明中共自己不對，也不可以批評一下嗎？指出他們一點錯誤，就認爲是刺激中國，爲什麼中共會變得那麼脆弱？對中共的做法，香港人是有不同意見的。不同意見不表示我們不愛國。所以，我對港人的忠告是"不要怕"，明明不對，也不敢講，我認爲這是不應該的。

程：在羅海星這件案中，中共明確地把他同支聯會聯繫起來，你認爲這樣會不會增加支聯會的困難，使到香港市民視支聯會如洪水猛獸，更增加關於解散支聯會的壓力？

岑：有幾個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市民都認爲不應該解散支聯會，港人參加支聯會，是完全出於自願的，沒有人是被蒙騙進來的。大家都是出於一個希望中國走開放、民主、自由的道路，所以，支聯會存在與否，不會影響香港的安定繁榮，也不會影響香港市民對前途的信心。但是中國的錯誤政策不改，則絕對會影響香港的安定繁榮，絕對會打擊港人對前途的信心。中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擊港人信心，這反而是中共要深思的問題。■

什麼叫推翻政府？

——評羅海星等被捕



羅海星

若琛

羅海星等五名協助民運人士外逃的港澳同胞被中國公安局逮捕。人民日報並就此發表評論員評論香港人列「干預」內地事務。香港市民可能會被嚇呆了，但我們不妨問一問：什麼叫推翻政府？只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才可戳破中共當局所謂「反革命」、所謂「電劇通緝要犯偷渡外逃」的謊言謊語。

對於今春發生的北京民運，北京硬要說成是全國「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合法政府」，可是迄今為止他們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很多說他們企圖推翻「合法選出」的李鵬政府而已。

春夏之交，全球華人興起「打倒李鵬」時，沒把他放在不算要「推翻政府」？事實上有誰會「合法選出」的李鵬政府而已。

春夏之交，全球華人興起「打倒李鵬」時，沒把他放在不算要「推翻政府」？事實上有誰會「合法選出」的李鵬政府而已。

羅海星等五位香港人士，是因為營救王丹、陳子明，王軍濤而被捕。陳、王的罪名是「煽動、串連，指揮北京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香港人大概對陳子明、王軍濤不大熟悉，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看今期本刊第十七頁有關的介紹）。

若果陳、王二人真的要推翻政府，羅海星等協助他們外逃當然不對，問題是按我們正常的標準，陳、王等民運人士首先推動中國民主改革，其行為屬「進步行動」，且在憲法容許人民擁有的合法權利之內，中國當局對他們（及其他民運份子）的指控才是「非法」的，因為它才是侵犯人民的合法權利、都市，在這情況下，羅海星與李建勳等「營救」「營救民運人士」，則不獨正



營救民運分子的英雄不幸落難。

義，且是英雄行為。

蓋棺說「有人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共政府的基地」，更不知從何說起。

香港歷來是因地革命者的避難所，或外逃所經之地。無論孫中山、周恩來、廖承志、何香凝……以及解放前大批文化人，均曾南逃、避難於港澳。周恩來逃港時，就曾有工會人士予以協助避匿其家。

請問按今天中共當權派的標準，協助周恩來的工會人士是英雄還是「非法」份子？不問也可知他們的答案是雙重標準的。

無論當權派說什麼，我們只知道，港澳在中國新民主革命中，均曾扮演光榮角色。港澳同胞歷來均熱愛祖國，熱就協助革命家人逃避迫害，暫避災難以謀有朝一日能對中國前途有更大作為。港澳同胞今次在民運的表現，正是秉承這個優良傳統。他們出以公心，憑著純直率的愛國熱情，便能分辨到底誰是推動歷史潮流的革新派人士，誰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獨裁者、反動派。

對於羅海星、陳偉源、謝振榮，李龍奧，梁沛成等人士努力營救民運份子的英勇行為，我們表示參敬，對他們今番落難，我們唯史他們及早脫險，得到公正對待。

善良而公正的香港人，也必然明白他們五位的作為，不獨不是「非法」，且是秉承港人歷來支援國內革命人士的英勇愛國傳統。我們一定要聲援，並盡可能努力營救五位人士。

對一切為中國民主奮鬥的人士，我們誠致敬禮！■

羅海星簡歷

羅海星，前《新晚報》總編輯羅承勛（又名羅孚）的公子。原名羅海鮮。

羅氏在本港出生，後來回大陸唸書，來港前在廣州外語學院攻讀。八〇年來港。曾任新鴻基公司駐聯辦事處代表及新鴻基駐北京代表。九七年他曾為發展局之聘任該局北京辦事處代表，駐京港人對他都十分熟悉。

據悉，羅海星駐京期間，已開始與民運人士（即當時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密切來往，甚為友好。

六四前即今春，羅海星離開貿發局，轉任商人。

當代周刊 89/12/30

港人示威是許家屯失職？

·蘇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二十八日召開常委會議時，點名批評八名高官致吹思想自由化及在學運期間失職。被點名批評八人之一，指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身為國家派駐香港最高負責人，在學運期間讓百萬名香港人多次上街，以及讓本港一些組織成立，使香港成為一個反共基地，造成一股很嚴重的反共浪潮，實在難辭其咎。

中共一方面進行追查領壓，大追捕、大鎮決，一面進行再教育，是「六．四」鎮壓後對付青年和學生的政策，如今又批評香港人百萬人上街聲援學運，指許家屯失職，這種耐拋遮羞布的手腕，難道就能掩蓋「六．四」遇難者及其家屬的血淚嗎？

香港六百萬市民中，幾乎三分之一，上街表態聲援北京學生民案所要求的民主、自由；這種以和平方式表達意願的壯舉，許家屯能壓制得了嗎？

中共現在一方面覺得如識分子無不佳，抓人，禁書、控制，唯恐不夠徹底，居然還要把尚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也控制在自己掌中。中共知道，大陸沒有香港的支持，四化必然無望。但是，中共所要求的是香港人默默的「奉獻」，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想着如何剝奪掉香港人的獨立人格，使之成為變相的只供役使的奴工。

香港人批評中共專政和腐敗貪污，並非「妄自菲薄」自己的國家。對於如何消除貪污、腐敗，反對濫用特權，不容許獨裁人民等等，是大陸十一億人民的權利，身為中國一份子的香港人，為什麼不能過問？特別是大陸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以做中華，香港人感於血濃於水的同胞愛，又為什麼不能聲援？

目前，天安門廣場血跡雖已被洗淨，但中共當局正面臨經濟全面崩潰的局面，無論是內部的技術官僚，或是國外的合資經營夥伴，都預測大陸的生產停滯，通貨膨脹和物資匱乏，會進一步惡化。

自一九．四一以來，不論情緒上漲，很多人都不再努力工作，以致生產率急劇下跌。旅遊業去年為中共獲得高達二十二億美元外匯收入，舉辦之後估計，中共最少損失十億美元收入，直接投資和援助機構，也因中共鎮壓而紛紛推遲；使得大陸一些建設工程陷淺；銀行不願冒新風險而取消了長期貸款，和提高短期貸款利息。

另外，大陸外資逆差今年上升至五十七億九千萬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五倍。由於現金短缺，「農民日報」說，今年收購糧食時，只能付一半現金，可能要演農民騷動事件。

從以上種種形勢來看，中共如不懸崖勒馬而一意孤行，收場將更不堪設想。怪罪許家屯，大膽香港人，是無濟於事的。■

解放月刊 89/9

「秋後算帳」

學運期間，許家屯曾四見趙紫陽；"六．四"之後，又曾會見李鵬，請他諒解"海外情況"，李鵬也曾表示理解。誰知，壓力仍然自北南來。許家屯曾想補籤，但．．．．

郭峰

許家屯辭職的消息，本來是意料中事，因為很早之前已有消息說他將於今年三月基本法的工作結束後即會卸任。但是現時的消息卻說他在三月之前即會被調走，這樣的安排就不單是一個"功成身退"的問題，而是有秋後算賬的成份在內了。

本來，許家屯在香港工作六年多，總的來說，他的表現比以前歷任香港新華社社長都比較令港人接受。當然，必須指出，他的出發點主要是為了完成上級的指示，所以有時候也不可能照顧到港人的利益。

許家屯受到壓力，是中共內部鬥爭規律的一種表現。分析他受到壓力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去年學運初期，他的表現是比較接近趙紫陽的做法的——不贊成以示威遊行的方法來表示對問題的不滿，但對學生的表現基本上是抱同情的態度。在北京還未實施戒嚴令之前，許家屯在北京曾四見趙紫陽。回港之後，許家屯又傳達過趙紫陽的指示：(1)對今次學運不要加罪；(2)淡化處理；(3)不要影響鄧小平的形象。其實，這幾項指示都很適當，而在北京與趙紫陽會面也不能算是什麼罪狀。許家屯在北京時也經常到鄧小平家中，直接聽命於鄧小平。據知情人士透露，許家屯到鄧小平家中每次無需預約時間。外地官員回京向上級了解情況，是順理成章的，就等如在"六．四"之後，各省、市、自治區的頭頭返京聽命，李鵬等人也分別與他們見面。



許先生，一朝人到後，何日君再來？

那時，許家屯在京也曾與李鵬會面，並解釋海外的情況，說"由於當時海外的情況，不能不這樣做(即不能鎮壓人的民運)"，儘管他是香港新華社社長，也是無法制止的；並表示他當時的一些做法，也是"形勢所迫"，請李鵬等人諒解。李鵬當時也曾經表示理解。所以，許家屯儘管曾於學運期間四見趙紫陽，其性質也是正常的，就有如後來他見李鵬一樣。但是眼看算到頭上來了，見過紫陽就成了罪，有就見過紫陽嫌疑也成了罪，而向李鵬解釋的情況(不管出發點如何)則不算數。這一點，可算是許家屯受到壓力的原因。

其二，許家屯在港工作期間，適逢中國也是採取開放改革的政策，所以他的工作表現自然而然地體現了趙紫陽的政策。所以，中港關係也曾出現過春暖的局面，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加上港人長期習慣的民主生活，對國內的政策時加批評，在發生"六．四"事件時也就更容易遇溫。本來人民不滿意政府政策而有所反應，是很正常的事，為政者應該泰然自若，但是，現時形勢反過來了，許家屯過去的一些做法都受到現時當權者的指摘。這一點，可算是他下台的遠因。

其三，經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在"六．四"之後，許家屯曾經想過"補籤"，就在基本法上作出補救，所以向北京表示，只要推出"一會兩局"方案，港人是可以接受的。當時，又有人傳報消息，說工商界都贊成"一會兩局"，誰知，這方案一出籠即受到很多抨擊，中共在基本法上也不能心想事成。事實上，港人普遍反對"一會兩局"，儘管許家屯做以此"補籤"也無能為力，但這恰恰又成了他"辦事不力"的證明。

不過，也有人認為今次許家屯受到壓力，不能算是秋後算賬。例如在民主國家中，某公務出了問題，其領導人也要引咎辭職，既然不能完成現時執政者的政策，也就很自然地受到處理。

在這裏，我們暫且不去研究許家屯的動機——他是因為錯誤判斷形勢，還是有其他原因致使他在"六．四"期間作出不合現時當權者方針的做法？但如果他真的是因為被秋後算賬而受到處理的話，那麼港人的信心就會進一步受到打擊了。

■

許家屯保護在港幹部



許家屯身邊的人，他能夠"保護"多少？

章明

許家屯在港工作六年多，其中功過各有毀譽，但是對絕大多數中共駐港幹部來說，他在"六．四"後還力保護在港幹部免受內地清洗，則是令人欽佩的。所以，很多駐港幹部對許家屯這點是最十分感謝的。因此對他被調回去，也感到十分可惜。據一些知情人士說，許家屯做了幾件好事：

第一，向中央承擔了責任(指大批中資機構員工上街示威遊行反對中央事)，

在香港，許家屯是無法阻止有關港人上街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也不可能阻止中資機構員工參加遊行。所以，這個責他是負不了的。但在"六．四"以後，許家屯在向中央匯報工作時，卻主動承擔了這個責任，表示這是由於自己在港工作期間，"長期沒有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所致。他對中央提交的報告指出，"在港的幹部，大多數都是好的"。在"六．四"期間，上街的職工，大多數是香港本地僱員。當地員工在那個時候受到整個社會氣氛影響，是不可避免的。而對當地僱員，黨組織是無法控制的。況且在當時的情況下，中資機構部分員工上街，客觀上有助於穩定群眾對中資機構的情緒，避免了對中資機構的衝擊，"保護了國家財產"。據悉，其後華潤集團負責人在向經貿部匯報時，就是按這個口徑。中銀集團負責人吳學"擇兒"為例，說明要不是當時部分員工上街，則難以平息群眾"向中資銀行擠兌"的風潮。由於許家屯自動承擔責任，並向中央說明港澳的特殊情況，總算保護了在港的很多幹部。

第二，抓正面教育為主，不搞人人過關。

在"六．四"以後，中央發出文件，要各級部以"六四為界"，將過往每一個人在"六．四"期間的表現及言行，然後對各人的具體情節給予不同的組織處理。當時還有人設想，駐港幹部中有參加"反中央"活動的，不論什麼形式，都要交代清楚。這個設想曾令很多幹部坐立不安。但是，許家屯決定不在往事搞這一套，而是搞"正面教育為主"，即採取的辦法是組織在港幹部輪流到香港"學習"中央文件，每個人平均"學習"五天到一周左右。在"學習"期間，只是談認識，不搞"交代"，這個做法，對穩住當時大部港幹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審時在港搞頒證件，使幹部不會人人自危

在"六．四"後，公安部宣布各部外人的需要辦理一張新發的通行證，才能再出境。這個通知下達後，有些在內地出生的幹部因為來不及領取證件而被扣不讓回港。這就使很多幹部不敢回國，也不敢出差，中資機構在國內的很多業務陷入半停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許家屯向國內交涉，要求有關方面同意授權新華社可以就地替這些幹部辦理回港的通行證。這就解除了很多幹部的憂慮，而同時使到很多內地業務可以早日恢復。

現在，許家屯自己卻避不了被調離香港的命運。對此中資機構的很多幹部都感到惋惜。他們希望海南來港以後，也能夠有同樣的認識。否則，對中資機構駐港幹部進行秋後算賬的面就肯定會擴大。

■

清算趙系人物無遠弗屆

新華社辦公室主任奉調離港

黃永

最近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室主任劉林，因涉嫌與趙紫陽的關係，被奉調離港接受調查。

談起劉林，相信認識他的港人並不多，原因此人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還不到三年。年紀不大，今年才四十三歲，但為人沉默，工作小心謹慎，再加上他作辦公室主任一職是主管內務及協調的部門，因此甚少拋頭露臉，當然即中亦出席一些中資機構的大型酒會。

劉林到港工作前，曾是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室主任，是梁湘、閻鍊在深圳當政時的屬下。在深圳市府工作大概五年左右，自梁湘、閻鍊在深圳下台，下調老地上任深圳市委書記，市長一職後，劉林曾有一段時間鬱鬱不得志。不久，閻鍊被人首識，重出政治舞台任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一職後，劉林亦曾被赴港工作，但當時事激不允，據說趙紫陽的大人曾與人致電，要求深圳放人。不久劉林就走馬上任，當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室主任一職。

據悉，劉林之父親過去在廣州工作，事員是廣東的一名普通老幹部，但與趙紫陽的關係不淺，早年曾是某位大人物的證婚人。文革時，遭受到衝擊，其父男是趙紫陽的好友。■

當代周刊 98/1/13

六四刺激　病情惡化

新華社副部級官員自縊

本刊記者

新華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副主任蔡國喜於今年一月四日在香花邨家中自縊身亡。蔡國喜於十五歲加入新華社工作，自縊身亡時五十五歲，在新華社工作了四十年之久。

以一個一生在新華社任職的工作人員，其職位也屬於大陸編制的副部長級，為什麼會採用自縊而終其餘生，值得引起人們注意的。

蔡國喜自縊前，精情緒不寧，其家人曾向新華社署求助，探求有沒有輔助精緒不寧者的服務，而香花邨也有不少中資機構的職員居住，因此，蔡國喜之死，是引起多方注意的。雖然警署雖然於蔡死後，列為吊頸案處理，但，日前，於本月十日柴灣警方繼續向蔡的家人詢問口供，揭了解進一步的真相。

記者經過多方面的採訪，並將蔡國喜生前的一些事情作一個報道，亦作為他之死的一個探索。

蔡國喜於一九八八年九月被新華社派去北京黨校學習，據說，這之前二、三年，新華社已提出派他去北京黨校學習，但蔡本人不太願意，直到八九年九月，他接受了這個遣派。學習期本來定一年，但半年後，蔡國喜終因精神不支，學習半途返港。返港後，他曾經有言談間指責有些曾去過黨校學習的同事隱瞞了一些情況，以致他沒有精神上的準備。

據知，他們不滿意黨校的居住環境與生活，他心目中，既然是學習，應該有寧靜的環境，使學習者接受再教育及增研問題。豈知，他們的黨校，環境並不好，經常有人入屋偷東西，連電視機都被偷去，而安排他住的房間，又靠近廁所，晚上經常有人在廁所出出入入，影響了他的休息與睡眠。

蔡國喜是一個外表斯文的文化人，長期從事文化工作，也像很多文化人一樣，有輕微的神經衰弱，而在北京學習這段其間，他睡不好，加上北京天氣冷，他衣服不夠，又想不到黨校環境這麼不濟，心境很不佳，精神難以集中，結果他病了，他在港的家人對他這種情況，很為憂慮。他在北京不足半年，學習論文也寫不下去，而於八九年初由北京返回香港過農曆新年。

蔡國喜在北京半年的學習，加重了他的神經衰弱情況，返港後，他在新華社半休息半工作，逐漸，精神也好些了，家人對他也放下一半心了。

但，面對「六．四」事件，蔡國喜觸動很深，他的神經衰弱情況加深，左眼視網膜出現症狀，看來有模糊。醫生分析，受刺激過度會影響視網膜，而此後蔡國喜心情更加煩燥抑鬱，情緒低落，他不能接受龐大的壓迫，像香花邨上面飛過的飛機聲，還有電視機的聲響等等，家人也小心要委去遷就他。他的家人也因此曾去紫洞社署求助，希望有人可以作輔導服務，但社署沒有這項服務，而他的家人並十分證實他的一舉一動。終於有一天，他留下遺書說要到海自殺，幸好家人及時發覺，在海邊將他拿回。

然而，蔡國喜逃離不了自殺的命運，一個終生服務於新華社的職員，落得這個下場，總是使人不無感慨的。

蔡國喜十五歲在勞校初中畢業出來，即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生前，輔助過已故新華社總編輯李沛主持的文藝領導小組工作，香港影劇文化界人士都有接觸他。接觸過他的人，認為他為人謙和，做事負責，喜愛中國文學，詩詞歌賦，有研究精神。現，此人已故，遺體於本月十四日（星期三）出殯。新華社如何走過蔡國喜，也會引人注意的。■

當代周刊 98/1/13

三聯領導人接恐嚇信

信中文字用尺劃出，難辨字迹；先後兩封信，聲言要這個那個辭職。



陳文峰

儘管許家屯說過「六．四事件」已經不痛不癢，但是香港各派的「黑白分子」可能被清洗的陰影並未完全消除，就在此時，三聯書店發生了一宗恐嚇信事件。

「六．四」之前，三聯出版了不少敏感人物的著作；「六．四」後，三聯致來自上級的指示又顯得不太主動（本刊上期曾作介紹）。他們比較傾向避事避禍，因為避免政治風險影響正常的業務，因此也招致一些人士的不滿。

事情是這樣的：約在十月中旬，三聯的中、高級領導人分別收到一封同樣內容的怪信。這信是用三聯書店的信紙「剷」出來的——因為發信人並不是把信中的字寫出來，也不是用電腦把內容打出來，而是用筆和尺把信中的字一筆一劃地「剷」出來，所以線條很直，也無法認出字跡，各人收到的信都一模一樣，是影印本。

此信的內容大致是：我（發信人自稱）是愛護三聯書店的，但三聯的領導人却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例如出版戴家屯、蘇曉康等人的書，這是不對的，也是有意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的表現。

發信人力數三聯領導人的「罪狀」，並督促三聯的領導層要以行動補救，否則他會向新華社甚至北京告發。該信還說，如果三聯領導層沒有補救的行動，他就會把他所知道的內幕「爆」給大多家刊物知道。

該信還對各收信人大肆攻擊和中傷。

來自北京的消息指該本刊說，北京三聯書店也收到了這封信，內容也是一樣。

最少有五、六人收到這封信，包括一些主任級的人。但究竟有多少人收到，實在無人知曉。初時，收到這信的人並不在意，還以為有人在開玩笑，但後來發現不少人也收到同樣的信，才感到事有蹊蹺。

由於收到這信的都是編輯部的人，此事後來經過傳來傳去，有關方面研究後，覺得應該有所表示，澄清一些誤解。所以，他們把編輯部的人員召集在一起，宣讀了一封由店務會通過的信件。該信的內容大致是：根據許家屯所說的話，中資機構的人在「六．四」期間所做的事，將不會追究。中資的出版機構和書店，也是這樣對待。三聯領導層目前收到一封信件，不知道是誰寫的，三聯方面認為這樣做法值得商榷。各位員工有什麼意見，可以隨時通過正常途徑提出，而無需採取這種手法。至於書店出版什麼書，是公司領導層經過正式程序通過的，包括出版戴家屯、蘇曉康等人的書，如果有問題，書店領導人會負責，也只能透過正常的方法來解決。對於個人的行為，除非與書店有關，否則書信是不會理會的。最後，希望今次事件也到此為止。

誰知，這次講話之兩天，一名主任級的人員再收到第二封信。今次只有他收到，發信人還要他把內容傳給其他沒有收到信的人知道。這封信的大意是：你們明知許家屯的話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習慣上你們是知錯不改。如果你們還是這樣下去，我就會把這事情鬧大。發信人還列出了一批刊物的名稱，準備會寄信給各刊物。最後，該信還要這個那個辭職。

據估計，發信人很可能是三聯內部的人，因為他可以很方便地使用三聯的信紙，而且當三聯領導層宣讀店務會通過的信件後，發信人很快就了解事情，並作出反應。此外，從信中的內容和語氣來看，發信人也很清是三聯內部的作品。

不過，談到發信的動機，就很難猜測了。有人估計，可能是有些人出於「義憤」，跳出來「主持公道」，因為如果是上級要整人的話，實在無需採用這種方法，乾脆「公事公辦」，馬上開刀。但也有人不排除其他可能，因為現時的情況很難說，與出版毫無關係的某位工商界巨子竟然也向傘鵝伯出版界的狀。

此事現時已傳到新華社高層的耳中，但他們暫時不會採取什麼措施。 ■

姚勇戰身繫上海

何芷玲

移居香港，返滬就學，去年六月在機場被拘留，官方報刊指稱上海高自聯頭頭。姚勇戰以介入民運而身繫囹圄，中共當局怎樣處理，顯示它對參與民運的老人的態度。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姚勇戰在英國使館職員陪同下前赴上海虹橋機場，啓程返港，在機場內被公安人員以「抗拒市政府六月十日發出關於取締非法組織上海『高自聯』通告，拒不向公安機關登記」及「携帶違禁品」為由拘捕。

七月廿一日，上海檢察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宣佈正式逮捕姚勇戰。自此，這位上海學潮的參與者就身繫囹圄了。

今年三月四日，上海檢察院在扣押限期屆滿之際，將姚勇戰案退回公安局調查。整整八個月，在姚的家人多方追問之下，一直拖延。但另一方面，官方卻通過報刊抹黑姚勇戰和上海學運。官方點名攻擊姚勇戰的文章有三篇：九月二日《復旦特刊》的《動亂與反動亂的較量》；九月七日《上海《解放日報》的《亂雲飛渡五十天——看「高自聯」頭目在復旦大學製造動亂》；九月廿四日《深圳特區報》的《上海動亂眞相》。以下資料，主要取材自這三篇報導。

要爲八六學潮平反

去年四月十五日晚，中央電視台播出八七年被迫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消息。當晚上海復旦大學校園內已有人貼出第一條悼念性標語，至半夜增至十多條，通宵連綿不斷的標語掀開了上海民運的序幕。

由四月十六日開始，復旦學生經常在三一〇八教室聚會，舉行悼胡活動。據官方報導說，姚勇戰在會上提出：「我們悼胡是為一九八六年學潮平反。」

四月十八日，學生推舉了二十人組成「悼念胡耀邦同志委員會」，策動四月十九日的全市大遊行。校方當晚宣佈此為非法組織，命其解散。官方說法是，十九日的遊行隊伍原已糾集三、四千人，各校內黨政幹部阻攔下，最後只剩二百人遊行。

在強大壓力底下，活躍學生仍繼續舉行集會，號召四月廿一日下午在上海人民廣場舉行全市大集會。

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反映了官方對學潮的定性。上海市委於即日召開幹部大會，學習社論，又宣佈《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敎左立停職。之後，上海各高校學生、教師都紛紛投入運動。

五月十日，上海高自聯策劃「上海高校學生赴京請願團」，於翌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國務院提出《世界經濟導報》錯在哪裏及「總編輯責任制」等問題。

發動遊行絕食聲援北京

五月中旬，北京學生以絕食掀起學運高潮時，姚勇戰等於五月十五日連夜到單身教工宿舍和研究生宿舍發動第二天大遊行。翌日，復旦、同濟、上海工大等數千名學生、教師衝破校內黨政幹部阻撓，遊行至外灘；晚上隨即成立上海高校絕食團，姚勇戰等四十七人在市政府門前宣佈絕食。至十九日，絕食人數增至三百多人。

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戒嚴，上海聲援運動升級。官方的說法是，「北高聯南下宣傳團」到上海展開串連，五月廿四日上海「高自聯」常委姚勇戰先後安排「南下宣傳團」在上海工大、鐵道學院、復旦、交大作多次演講，會上的上海局勢。文章指上海「高自聯」撕毀各校張貼的恢復和維護正常教學秩序的通告，搶奪學校廣播台或私設廣播台；又衝印刷廠，强行印刷傳播反革命謠言的傳單。

同一文章又說，六月四日下午和晚上，上海「高自聯」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六月五日凌晨上街搶截車輛，設置路障。又說在六月四日至八日五天內，統計全市有二百多個馬路道口被反覆堵塞九百多次，有六千多輛機動車被擋停用作路障，等等。

該文又指復旦大學、上海科大及華東化工學院分別貼出鼓動恐怖活動的大字報，煽動學生「拋去一切幻想，拿起武器同僞政府戰鬥到底」。又指六月十日復旦，同濟約一百多名學生在「高自聯」的張才(即姚勇戰)等人策劃下，組織「英雄敢死隊」，到市公安局門口靜坐、示威，抗議公安局逮捕上海「工自聯」成員。

身繫囹圄，命運未卜

官方的報導評論文章，自然將這場民主運動指為「動亂」，將參與者說成是「暴民」、「流氓」。在官方眼中，「高自聯」和一切民運團體都是「反革命組織」，而姚勇戰亦如其他民運人士一樣，是「反革命宣傳煽動者」。但即使從上述官方的那種片面的材料中，我們仍能大致上了解到學潮的情況和期間姚勇戰的部份活動。

此外，據了解上海學運的人士告知，姚勇戰在學潮期間曾化名張才，是怕在港的父母担心。在六月三日，他離港赴京，打算與「北高聯」接觸。北京實行開槍鎮壓時，他應在北上途中。六四之後，上海也出現堵截汽車及罷工的號召，而那段時間，他尚未回到上海。六月九日，他返回上海之後，曾出席追悼北京死難烈士的大會。六月十日，上海「高自聯」開會，決定停止一切行動，以保存力量，並議決讓姚勇戰回港。翌日，他在機場被捕。

姚勇戰以港人身份回國讀書，以中國人身份介入民主運動。以他的居港年期，他本來要回港辦理成為永久居民，但他目前身繫囹圄，命運未卜。

姚勇戰被捕之後，他的父親姚文田曾多方奔跑，但卻處處碰壁。不久前，上海當局曾表示姚案將交由法院處理，說是二月五日提審，之後又押後到三月五日。姚勇戰的命運，關乎香港人的未來。香港人將從中共當局怎樣處理姚勇戰，看到它怎樣對待參與民運的港人，也看到被專政的處境。■



姚勇戰：命運未卜。（作者提供）

七、牽連海外

鎮壓學運的結果，使海外千千萬萬華僑傷心、失望。海外留學生的反應尤爲激烈，各處遊行示威、聲討暴行。而外交官員，亦紛紛變節，尋求政治庇護；共產黨員，更宣佈退黨，務求劃清界限。

中央的鎮壓行動，打擊面遠涉海外。如撤換外交使節、恐嚇留學生、以扣發獎學金相要脅，更對海外民運人士組織的活動，諸多破壞，但是海外對民運的支持依然不減。

頁數	標題		資料來源	
372	留美學生受監視和騷擾（聞小田）	九	8/89	86/88
373	美洲華僑日報停刊透視（楊漫克）	爭	9/89	32/33
374	威迫利誘、欲蓋彌彰（劉志俠）	百	1/9/89	32/33
375	中共駐澳使館洗腦計劃受挫（林飄）	九	10/89	94/96
376	中共擴大海外特務網（左逆）	爭	11/89	17
377	國家教委內部文件顯示：中國留學生政策大倒退（何伯施）	當	30/12/89	43
377	中共對留學生欺壓詐情：互傳消息也是反革命（王超）	當	3/2/90	14
378	中共破壞巴黎民運內幕（虎波）	解	1/90	45/46
379	中共駐法官員大過供，中國留學生虎口拔牙	當	3/2/90	15
380	大陸留學生受使館逼害的一個實例（楠木）	百	1/2/90	33/34
	北京在英國刮起算賬風：中國留學生壓上加壓（陳志新）	當	3/2/90	15
381	國家安全部北京會議決定：加派人員赴美法澳日（何伯施）	當	17/2/90	9
	誰說秋後不算賬帳？中共加強對海外留學生的清算（思平）	當	30/12/89	32

留美學生受監視和騷擾

當中國國內大肆逮捕學運領袖時，海外中國留學生也遇到一套看不見的黑手的「搜捕」。留學生接到匿名恐嚇電話，住處附近有人錄影，還有不速之客闖入徐邦泰家中。

閻小田

六月十九日，柏克萊加大的博士研究生余茂春到校園內的一幢教學樓（Dwinelle Hall）去聆聽中國旅美政治學會年會的錄音，在此教學大樓的大門口，他看到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兩名官員黃祖泉和宗裕昱。只見黃祖泉疾快地把兩天前貼在大門口的一張海報撕下塞入包中。海報的內容是一個會議通知：三名從中國大陸逃出來的留學生所作的一場北京「六四」屠殺之目擊者報告。

身為教育組臨時負責人的黃祖泉做此事時，並未察覺已被余茂春看到。而感到惱火的余茂春立刻質問黃祖泉：「你為什麼要撕這張海報？」

吃了一驚的黃祖泉轉過身來，喃喃否認：「哦，這些海報已經過時了。」

但是，海報上三名學生的名字並未因「過時」而改變，依舊向紙黑字，清清楚楚。

安插人員搜集滙報

這只是中國駐美外交官搜集其本國留美學生活動情況的一個例子。當中國政府在國內大肆逮捕學運領袖之時，海外那些曾多次進行集會、示威支持國內學弟妹的中國留學生，似乎也遇到一隻揮不見的大黑手的「搜捕」。

六月十日在舊金山宣佈脫離李鵬、馬尚彪政權的前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外交官張利民，曾打電話給史丹福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二名負責人，告訴他中館肯定在史丹福大學和柏克萊加大的中國留學生中安插了情報人員。這些「職業學生」的任務是：搜集並向中領館滙報該校中國留學生的情況。

更多的中國留學生是通過大量匿名恐嚇電話來感受到這隻無形黑手的存在。

六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左右，柏克萊加大一位吳姓學生接到一操廣東話男子的電話。這名拒絕透露姓名的男子說：「這裏是所謂的自由國家，但是我要警告你，你沒有自由，小心你的言行。」

六月廿二日傍晚五時所分左右，這名吳姓同學又接到一匿名恐嚇電話：「既說你要到公聽會上去作證……記住你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你應該站在中國人一邊，而不是美國人一邊。如果你做出任何損害中國國際形像的事，歷史將會懲罰你。」

後來這名吳姓學生決定取消到七月七日在舊金山舉行的一個聽證會上作證。

是次聽證會由美國衆院人權委員會主席湯姆．蘭托斯（Tom Lantos）和舊金山地區選出的國會衆議員荷希．佩洛西共同主持，題目是「中國的危機及對美國採取相應行動的建議」。

上述吳姓學生接到匿名恐嚇電話一事，即由余茂春在此聽證會上作證時披露。

恐嚇、錄影、入屋滋擾

史丹福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殷鼎在同一聽證會上作證時說，他本人也接到匿名恐嚇電話，警告他不要成為美國政府的工具。

殷鼎並透露一位女學生接到恐嚇電話的事。這名學生曾為「愛華基金會」工作，該基金會的目的是幫助六四慘案中的死者家屬及受傷者。六月十一日下午，她接到一「說話帶着



舊金山中國總領館人員拍錄當地中國留學生示威。

（自由時代）

恐嚇」的電話。對方說：「你的政府已經過了，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你們為什麼要給反革命份子募捐？為什麼要幫助人家自己的政府，你們想去如何安待？」

柏克萊加大的博士研究生楊建立，於六月四日凌晨在北京長安街上曾親眼目睹「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壓死十一名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學生，並並用機槍向搶救學生的市民掃射。

由北京逃出的楊建立，在舊金山灣區曾多次作目擊者報告並到國會聽證會上作證。據殷鼎在七月七日聽證會上的證詞，楊建立住處附近曾發現一羣人男子用攝影機拍攝楊的活動。

克蘭斯頓在信中表示：「我們無法接受這種行為。」他並要求聯邦調查局將調查結果遞交給參院外交委員會。

聯邦調查局發言人並表示，如調查所得，他們將依法採取行動。

七月七日衆院人權委員會在舊金山舉行的聽證會上，衆議員蘭托斯聽取了中國留學生的有關證詞後說，他將向貝克國務卿轉告中國留學生受到騷擾恐嚇和監視的情況，希望貝克國務卿出面制止這些事件的繼續發生。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聽到（中國）學生受到監視和騷擾了。」蘭托斯說：「外交官的特權並不足以使他們騷擾個人。」

面對各界的交相指責，中國駐美領使館多次斷然否認有騷擾恐嚇及監視中國留學生的舉動。據新華社華盛頓七月四日電，中國駐華府大使館是日鄭重聲明：「中國駐美各使、領館從未組織或從事過以監視、干擾和威脅本國留學人員為目的的照像、錄像、談話等活動以及其它活動。」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也分別於六月十四日、六月卅日和七月七日發表聲明，否認在中國留學生中列黑名單，並進一步指責此說法的目的是挑撥總領館和中國留學生之間的關係。

有如清廷派出的學監

中國駐美外交官員似乎忘了，北京當局早已把相當數量的中國留學生歸入「反動政治勢力」。

早在六月十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即刊出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文章《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事實眞相》。文章明確指出，「他們（指鼓動留學生民主運動的北京大學生）用海外反動政治勢力策動的資金和物資，準備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

殷鼎七月七日在國會聽證會上透露，北京學運爆發後，史丹福大學、柏克萊加大、戴維斯加大和洛杉磯加大的中國留學生，曾通過各種途徑，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送去三萬多美元及傳眞機、步話機等物資。

中國大陸的駐美外交單位，對這一「反動政治勢力」的「反政府」活動，能不追蹤監視嗎？

從四月十五日以來，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在海外激起反響。中國留學生喊出的口號，隨着天安門前爭態的演變而逐步升高。從「自由民主」、「打倒官倒」，到「李鵬下台，小平退休」，到「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打倒楊尚昆！」六月四日北京血腥壓鎮後，留學生們更首次喊出「打倒共產黨！」這一切，中國駐美大使和社各地的總領事，敢不向北京報告嗎？

更重要的是，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被坦克和機槍鎮壓下去後，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運動的重心已暫時轉移到了海外，旨在開希和戴家其七月四日在法國宣佈成立「學運民運聯合委員會」，再次打起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旗。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痛定思痛，也一直在醞釀成立政治組織，準備和中共政權作長期鬥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外交官們敢不用超過過去十倍百倍的「高明」手法，來監視海外留學生，特別是學生領袖的一舉一動嗎？

清末，清廷向歐美日等國家派遣官費生的同時，隨之派出學監。這些學監除定期向學生們灌輸愛家愛教外，更密切注視留學生中有無反清思想和行動。清廷的這一措施既未能阻止留學生蔡鍔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更未能挽救瀕於滅亡的清王朝。

今天，歷史似乎正在重演。

美洲華僑日報停刊透視

《美洲華僑日報》「暫時停刊」，直接原因乃由於「六·四」前後，公開採取反鄧、李立場。中共的整肅是打一批、拉一批。無論復刊與否，《華僑日報》這批知識分子不會失去真正的朋友。

（美國）楊漫克

總部設在美國舊金山的《美洲華僑日報》，因「經濟困難無法負擔」，於今年七月卅一日宣告「暫時停刊」。但業務周知，該報停刊的直接原因，乃由於一六·四」前後該報患實錯道大陸學潮，過罪於北京當權一派所致。

《美洲華僑日報》小史

《美洲華僑日報》創刊於抗日戰爭年代的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是美國僑社歷史最悠久的一份報紙。該報當年由一批逃避日本侵華戰亂的旅美中國知識分子所創辦，早年支持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頗受歡迎。

四九年中共建政後，《華僑日報》一直奉行親北京的言論立場。韓戰時期，中美兩國發生軍事衝突，該報當時的社長楊碧天曾以「與敵通商」的罪名而權牢獄之災。該報亦由日報改爲「三日刊」，直到一九七六年，才由社長李朝鴻恢復每天出報。

七〇年「保釣運動」發生後，一大批台灣留美的學子精英，因開罪於國府而被中共駐美機構收編，一部分進入了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另一部分進入了《華僑日報》成爲骨幹。至停刊前，該報的高層人士及主要從業人員如謝華煥、王能等，均是當年的「保釣分子」。

《華僑日報》雖創報近五十年，然除了初期的四十年代頗受歡迎外，經營一直不振暢旺。直到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後，才略有起色，成爲中共在美國僑社的言論重鎮之一，被視爲北京政府在美國的代言人。

八十年代中期的美國僑社共有三份親北京的日報，另兩家是《北美日報》和《中報》。由於《華僑日報》團硬地報道，宣解北京官方的政策，在三份同立場報紙中，佔據中堅中堅。

擁護改革，支持學潮，開罪當局

但在近兩三年間，該報與大陸進行的改革息息相通，愛憎鮮明地支持中共改革派領導人，並與許多異見人士建立密切的聯繫，銷量日增，更深得大陸留美學生的關愛。到了去年夏季學運急時，該報大張旗鼓地造力改革，擴員增張，每週重大事件皆發號外，一時生龍活虎。而《中報》自八七年四月的危機後，便大異於前，《北美日報》亦於是年十一月開門，《華僑日報》便成爲僑社間最重要的親北京報紙。該報年初人員最多時達一百多人，僅次於銷路最大的美國中文報紙《世界日報》。

自今年春起，《華僑日報》的言論日見「自由化」起來，如公開呼籲中共釋放魏京生，支持北島等人的公開信。在今年四至六月的大陸學潮期間，該報一直大幅、詳盡地報道學潮，並公開採行反對鄧小平、李鵬的政治立場。「六·四」慘案發生後的六月九日，鄧小平等元老重新露面，該報發表題爲《中國的老人們又亮相了！》的社論，猛烈抨擊鄧小平、王震等人，令中共無法忍受。

據傳，中共當局曾示意《華僑日報》刊登「悔過聲明」，並以切斷財力資助相脅。《華僑日報》遂發表了《我們別無選擇》的社論，公開表態不與「鄧李楊集團」妥協，其道德勇氣贏得世人的敬佩。然《華僑日報》亦隨即開始減派股息。

但是，該報社亦有少數反對高層立場的人士認爲，該報決策者這麼做，不全是出於正義感，而是捲入了中共的權力鬥爭，把資押在趙紫陽一派方面，就像《中報》的傅朝樞把資押在鄧小平方面一樣。他們還指出，此次停刊未必是因爲「經濟困難」所致，其間是另有隱情的。

此一說法並非空穴來風。近年來，《華僑日報》與胡、趙兩任總書記near來往甚密，許多消息的報道顯然是從北京獲得直接指示。據該報一位高層人士稱，「中國新聞社」駐美分社在《華僑日報》大樓的頂層擁有辦公室。但與外界的猜測相反，中新社人員從來未曾向該報發號施令過，而只是提供服務和方便。《華僑日報》有時刊載的消息，連中新社人員都不知情，也不敢過問。

中共撥款方式奧妙難察

儘管《華僑日報》創業四十多年，早年曾有過財政困難的日子，但是由於其一貫的親北京立場和老式的美僑經營方式，這份報紙稱爲「老處女」報紙，財政上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唯得力於北京方面的慷慨襄助，始得維持。

據某些內情人士估計，《華僑日報》獲得中共方面的支助，是通過某中間私人財團的渠道達成的。據猜測，這個中間媒介可能是香港的一家親北京財團。此一說法亦有先例佐證——於八七年十一月在紐約停刊的親北京報紙《北美日報》，就是以香港財團爲中介進行的，該報事長吳隆達便在那家香港財團有股份。因此，這個說法的可能性甚大。

從現象上看，《華僑日報》在外界耳目的措施，儘管這些措施本無此必要。例如，《華僑日報》的賬戶，分別存放在「中國銀行美洲分行」和美國「CHEMICAL BANK」兩處。凡同美國方面的財務交涉均使用「CHEMICAL BANK」的支票，凡同中國大陸及僑社方面交涉，均使用「中國銀行」的支票，如作者稿費的發放，都是「中國銀行」的支票，而員工匯款的發放，則因爲要報稅，因而使用「CHEMICAL BANK」的支票。

在「六·四」慘案發生後，中共開始對海外輿論機構的不忠進行報復懲戒，《華僑日報》非屈服於中共不可，不是被陸，就是關門；如果僅是以《華僑日報》那塊可敬的知識分子招牌，那它還有與中共抗衡的餘地，那便是《華僑日報》或該報主管的名字，也無法甩掉的。是《華僑日報》的這批知識分子，的確是可愛的、可敬的。雖然他們過去一度被稱爲「親共的報人」，但知識分子的觀念、立場問題，並不是是非問題，這本身不應被指責。一個人應有其信仰的獨立和自由，關鍵之處，方看出是非的判斷、道德的勇氣和正義的良心。他們雖然在中國的大危機中，爲捍衛新聞的原則而失去了一份報紙，失掉了一批讀者，但我相信，他們不會失去真正的朋友和朋友對他們的理解！

疾風之下，蘭艾分明

《華僑日報》是中共在美國的重鎮之一。該報所屬的「華僑企業」公司，共有十一家分公司，共中除同爲傳媒機構的「華聖電視台」外，尚有「珠江百貨公司」、「國風旅行社」等大小純商務機構，該報董事長譚華煥一人就身兼十一家公司中的六個單位的董事長和董事職務，因此人們並未料想到《華僑日報》會這麼快就不支關門。而此次與中共反目，在《華僑日報》的高層人士中，甚見比較一致，如果解下去，靠其他分支企業的補貼，撐它個一年半載，絕無問題。

當然，「六·四」以後，中共方面不斷升高對海外財政依附的傳媒的壓力，離間工作幹得不差。如同對香港《文匯報》李子誦、陳伯堅一打一拉的伎倆一樣，中共對《華僑日報》的整頓亦是打一批、拉一批。如譚華煥、趙紫倫等人，便是被打的對象，而「蘋果電視台」負責人則因曾轉得快而通過接收的命運。蔣天龍負責的「蘋果電視」在「六·四」前後同報紙一樣，也大搖支持學潮及中共鎮殺的新聞，但到了鄧小平重新露面後，迫於中共壓力，又轉向播放起「中央電視台」製製的「暴民攻擊解放軍」的片子，遭到僑社的一陣痛罵。

近日復刊可能性甚大

據筆者了解，《華僑日報》有在近月內復刊的可能，部分員工已接獲一等待通知，不必去找出路」的指令。與該報前高層人士意見相抵的某位負責人最近四處活動，着手復刊的工作。據悉，此努力如能成功，《華僑日報》前高層的譚華煥、趙紫倫等人，將被排斥在外。根據聯合國中一位前保釣人士的說法，這是中共方面復刊的硬性條件，否則將不再給予財力的資助。

由此可知，中共現當權者目前急需一海外的輿論工具，視回花國際上失去的分數和名譽。

無論復刊與否，美國僑社再也無法看到往日風格的《華僑日報》了。當年那塊可敬的知識分子將不會再去經營這份報紙了。

威迫利誘 欲蓋彌彰

劉志俠

不能忘卻的紀念

八月中旬，利用兩週假期，在歐洲跑了四五個國家，眼前是明媚的湖光山色，美不勝收的鮮花綠樹，莊嚴華貴的古跡，到處是旅人微笑的臉孔，路面的是紫風騷動。可是，祖國在下來，神黑便飛往北京，悼念白色恐怖下的神州人民。

旅途之中，會見了一些朋友，又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大家圍着一杯桔子水，擺開龍門陣，不用十分鐘，自然而然便扯到運動上頭。

所有國家，不管是瑞士、德國、奧地利，或是英國，中國人在六四大屠殺後都組織了空前的大示威，雖然事過兩月，大家談起來，還十分興奮。

大示威之後，各地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聲浪，紛紛組織起來，作長期活動的安排。英國的最活躍，他們發起「天天抗議」活動，每天入夜，華僑便成羣結隊，來到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前面，高呼口號，唱歌，來表達他們對北京屠城的憤怒。年青人穿的襯衣，寫上「哀中國」，「悲魂」，「民主自由」等字樣，不少人全家出動，直到深夜十一時才離去。

法國是海外民運中心之一，由於法國朋友提供了「民主之家」，所以活動大都在這兒舉行。八月十一日，一個由國民運動片展覽在「民主之家」揭幕，它是由中國地下組織「北京『六四』民主門爭委員會」海外辦事處主辦的。據說，這個組織的成員冒着生命危險，從大陸偷運了大批照片，資料到海外，其中包括北京屠城的血淋淋鏡頭。在偷運過程中，個別成員不幸落在北京屠夫手中，現在生死未明。這次展覽是從一千多張照片中，挑出六百多張，是沾滿血淚的控訴。

現在，中國歐洲留學生和當地華僑，都毫無例外在積極準備，要聽吾爾開希和戴家其的呼籲，在九月十二日北京屠城百日祭之時，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和各種紀念活動。

黑電話手段下流

留歐學生和華僑支持北京民主運動，本是一件一帆風順的事情。北京屠夫為了生存，急需國外經濟援助，於是便開動宣傳機器，以錫欺騙國際輿論。他們瞧得，說真話的海外華人是他們宣傳的最大障礙，於是他們便要出威迫利誘手段，企圖把海外華人控制在手心中。

一開頭，北京政權擺出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把「海外反動勢力」的帽子扣過來，又通過大使館人員，使用錄影，拍照，打黑電話等手段，明明白白表示要秋後算賬。

在這種黑恐籠罩城城欲摧的形勢下，有些留學生害怕了，甚至當了逃兵。瑞士某城學生會在六四屠城之前，募捐到一筆金錢。屠城之後，這個會一位負責人懷壞了，連夜把自己保管的幾萬瑞士法郎，拱手交給中國大使館，劃下的款項存在銀行，由於這個人是賬戶簽字人之一，結果到現在仍無法取出使用。

當然，我們很容易便會聯這個人軟骨頭，但是共產黨最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來統治，也是在瑞士，留學生組織了一次大集會，全國各報媒介都趕來採訪。領導的同學準備了一篇聲明，打算在會後宣讀。

就在集會前一天的半夜十二點，他收到一個電話，一個男人以低沉的聲音慢慢說：「你這樣做不好，對你自己不好！」這個電話，令他整晚沒有睡眠，第二天，他給另一位領導的同學打了個電話，表示他自己太累了，請他代讀聲明。

集會順利進行，那位同學也向媒介宣讀了聲明。當晚十二時，輪到他家裏的電話響了，還是那副低沉的聲音：「你做得很不好，我們很清楚你的情況，你的家人在……你的妹妹是……」這位同學吃了一驚，但是他不害怕，在氣憤之餘，立即向瑞士警方報了警。

瑞士是世界上唯一國家，警方可以根據法律合法監聽私人電話。差不多十年前，蘇黎世發生過凶猛的「和平分子」的暴力示威。一次，兩次，三次，蘇黎世街頭好像成為戰場。突然之間，瑞士政府把兩個蘇聯人驅逐出境，沒有宣佈理由，蘇聯也一聲沒有抗議，但是示威運動卻立即嘎然而止。後來人們才瞭解，警方從電話監聽中，發現這次暴動是蘇聯幕後資助和操縱，於是採取斷然方法，一舉中的。

奉勸那位在瑞士打慈電話的中國人，還是早早收手好了，否則有朝一天，警方會揪上你的門來。

國安局企圖滲透留學生

西德某市（路德維）的中國留學生，城市名從略），許多人都參加過反對民主運動，雖然他們人數不多，祇有數百人，但是活動起來，同學們都很激動，便當機立斷，召開特別大會，把會長撤換下來。目前，他們正在排演話劇，準備九月十二日，紀念屠城百日祭。

然而，他們也面臨着各種威脅。不久前，一位同學來找學生會負責人，告訴他一件事情。

最近駐德使館頻頻邀請留學生談話，開北京前，曾被國家安全局找去談話。起初，他們以為一定因多吉少，卻沒有料到安全局的官員和顏悅色：「你們出國留學，生活一定很苦，我們可以幫忙，每月供給你們八百馬克（按：相當於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如果不夠，可以加到一千二百馬克（按：相當於德國政府的獎學金）。祇要你們向我們匯報留學生的情況……」

兩位同學當時還沒有拿到公安局的出國簽證，為了能夠離開中國，祇有硬着頭皮答應下來。一到歐洲，他們立即給北京寫信，說明自己經濟沒有問題，因此，不用接受國家津貼。這件事讓一位相識的同學知道了，他跑去告訴學生會負責人，請他們提高警惕，消息便這樣傳開來了。

西德收容了世界各地的大量難民，政治難民，都必須通過本國僑民的情況，政府企圖滲透本國僑民的情況，西德警方早已有經驗，西德政府的壓力，十分巨大，法國駐外使館，都沒有按北京政權的意思，組織過任何代表團訪問北京。

是代表團或是學習班？

不過，這種收招在倫敦卻收到成效，八月中旬，幾個飯店主人打着什麼什麼會長的招牌，以一家一錢貼店」的老調為團長，組織一個「旅英僑領代表團」，到大陸去晉見北京屠夫。

消息傳出後，英國僑界嘩然，《星島日報》《歐洲版刊登了很多讀者來信，一致認為這個時候到北京去，無疑甘心替屠夫擦脂抹粉，可恥之極；他們對這些人打出華僑會社職務的做法最為反感。八月十四日，十二個英國僑社團合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聲明此團回國與各會無關。

這班人回國的條件遠不如法國《歐洲時報》開出那麼優厚，他們每人祇付出六百英鎊購機票，祇有食宿由國內免費招待，看他們回國的活動，也是徒勞的，飛了十多個小時，上午才到北京，下午便聽了兩個半鐘頭「平亂真相」政治報告，晚上吃過飯，已經深夜，還要看「平亂真相」錄影帶，一看又是兩個多小時。真是自找苦吃，當工具也當得不容易。

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清一色會見政府官員，沒有接觸過任何平民，更不用說學生了。可是，他們下榻的北京飯店，就在大學區附近，路上來往學生很多，這些僑領卻沒有膽量跟學生談話，他們解釋說：「不能沒有官方安排，就這樣去問人。」真乖！據說，他們也要求過見學生，得到的回答是：「學校放假，沒有學生。」鬼話連篇，小孩子也不會相信，僑領卻大點其頭，連聲稱是。

這算什麼訪問團，改名「回國政治學習班」更為貼切。

北京暫時還在台上的當權派，把希望寄托在這些沒有羣衆支持的僑領身上，祇能騙騙國內輿論，海外華僑是絕不會上當的。

這個團其中一位團員是倫敦華埠街坊會副會長，這個會最近開會，有人提議在會刊上登出中國駐英大使題字，以及會友去年赴京由李鵬接見的照片，討論後投票，提議遭到否決。公道自在人心，北京屠夫倒行逆施，濫殺愛國人民，妄想掩飾罪行，祇能是自投心機！

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二日，巴黎 ◎

中共駐澳使館洗腦計劃受挫

參賀出馬，三秘助陣，中共駐澳使館對留學生洗腦，唯處處碰壁。

內情被揭，公衆嘩然，使館官員老羞成怒，公開威脅，引起留學生更大反感。

近兩個月來，中共駐澳大利亞使館官員在澳洲各地四出活動，對中國留學人員進行秘密洗腦及威脅利誘，企圖為中共政府「收回大心」。中共使館的這些活動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抗議及澳洲公衆輿論的關注。中國留學生抗議最為激烈，致使使館官員動受律的地區是昆士蘭州府布里斯本。但整個事件最具影響和是全國性的。澳洲外交部長為此在衆議院發表講話，澳洲政府亦就中國使館官員的作為向中國使館提出警告。

洗腦計劃初次碰釘

七月十四日，昆士蘭州中國留學生及訪問學者聯誼會（以下簡稱「聯誼會」）的現任主席黃長生在昆士蘭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一次聚會上宣佈：中國駐澳使館將派兩位官員到布里斯本，於七月二十八日晚在當地中國使館資助設立的「中國留學生活動中心」召開會議，談六、四天安門事件「眞相」，並放映他們帶來的中共編製的所謂「眞相」錄像帶，要求所有留學生參加。

中國使館的這一洗腦計劃，實際上早已在琳培提、悉尼及墨爾本由當地的使館官員展開。只不過由於這幾處的中國留學人員多，民主運動又較活躍，故使館不得不謹慎從事。只有集了少部份「信得過」的中共黨員觀看所謂「眞相」錄像帶，並將錄像帶偷交給某些學生，希望大家「互相轉告」，因此事情未被揭到澳洲公衆耳裏。但對於其他幾個未設有使領館的大城市，就不得不專門派員前往執行洗腦任務了。第一站選擇了布里斯本，大概是以為當地「聯誼會」基本上還受控於親現政權的共產黨員手中，滿可以一炮打響。

然而，事情不像他們想象的那麼如意。使館的洗腦計劃引起不少人的憤慨，有人打算發起抵制及抗議。「聯誼會」將此動向報告了使館，於是使館「未雨綢繆」，由分管昆士蘭州「特別學生會」是五月間由昆州「聯誼會」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民運組織，其主席何定剛還為「聯誼會」副主席。消息在電話中秋硬施，企圖說服何定剛不要組織抗議行動。超說：「我們是老中國的篇，你們就別太過份了嘛。至於你們以前幹的，我們可以既往不咎嘛。」

何定剛立即答道：「我們爭民主是全正確，用不着你扭扭捏捏不管。六、四死難者的屍骨未寒，你們已經忙着『消毒』來了，你不覺得你們自己過份嗎？只要你們代表這個政府來，我們就一定要抗議。」

使館遂給「特別學生會」的其他一些成員打，最次電話，但也都碰了釘子。

全國電視網追踪報導

隨後，昆大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將中國使館要派人到昆州對中國學生進行洗腦的消息告訴了澳洲國家廣播電視網ABC新聞部。澳洲人對中國的六、四屠殺記憶猶新，而中共政府竟然就已通過使館把歌頌當權者洗腦到了澳洲領土之上，並在澳洲公家眼皮底下對中國學生進行政治洗腦，澳洲新聞媒介及公衆對此自然相當反感。ABC立即掛電話向中國使館核實，使館聽不得不承認此事屬實，但卻拒絕了記者採訪的要求。



「中國留學生活動中心」外的部份示威學生。

ABC連即發表澳洲外交部對此事加以譴責。中國駐澳使館有不妥當之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後者即表示，中國駐澳使館在時事的事件時有所行為，澳洲政府將加以追問；後者則表示，澳洲政府應當對此採取必要行動。

ABC又就此事對昆大三位中國留學生進行了專訪，除了在全國新聞及時事節目中播出外，還在最重要的時事述評節目「七點半報告」中播放了有關新聞及各項採訪。

由於作賊心虛，害怕中國學生的抗議行程，部份澳洲新聞媒介的報導，中共使館產生不敢公開抗議，甚至還糜服地參加使館組織的「旅遊活動？」

使館官員改變行程，前往海濱度假，並在澳洲友人的協助下，租用了一輛旅遊巴士，於八月二日一早出發。



新聞媒介報導了中國使館官員組織旅遊團的消息後，播報了這一新聞，並在時事節目中播出對兩位知悉內情的昆大研究生的專訪。當晚昆州的一家大報紙，信使報，以電話向中國使館問及兩位官員的布里斯本之行。使館官員竟相答以「None of your business.」（不關你的事）。並立即掛斷電話。當然，第二天一早這些消息都見報了，同時也上了ABC的新聞廣播。

九月二日，使館洗腦旅遊的當天，一位使館官員又用電話對一位民主運動學生發言人的訪談，搞出了中國使館控制中國留學人員的一些內情。在這些電台及報紙的有關訪談中，記者都問及一個問題：「為什麼仍有許多中國學生不敢公開抗議，甚至還糜服地參加使館組織的旅遊活動？」

被訪者回答的諸項原因中，有一項是：「中國公費留學生的經濟命脈被率華館於中共當局手中。為完成學業，許多人不得不服從甚至討好使館。而澳洲政府提供給中國學生的獎學金及學費補助（上一財政年度為兩億澳元），都由中國政府全權決定誰應獲取，實質上等於是澳洲政府無意之中幫助了中共決定派斯對公費留學生的控制。澳洲政府是否應考慮改進這樣的援助方式？」這一事實的展示，大概頗令澳洲政府感到震驚，而作為澳洲政府的納稅人，澳洲的公衆在獲知這個一向少有人知的內情之後，不少人表示震驚。

猙獰面目大暴露

與此同時，已經抵達布里斯本的中共使館教育參贊解其剛與三秘趙汝海也沒閒着。他們一面聯絡記者們的追蹤，一面忙於找他們認為可靠的人秘密談話、開小會，商討如何對付可能發生的中國學生抗議行動。

九月二日晚七時，解其剛事先指派與潘立即作出反應，決定發起抗議，並將消息傳給新聞界。

了在預定的開會地點附近被示威運拿之後，乘車來到該處。在布里斯本的大陸，公費生一約有一百三十人，面臨破壞前來開會的只有二三十人。這些人其實差不多全是有求於使館而不得不來的。他們有的是來領取生活費的；有的是要申請護照延期的；有的是想求使館准其延長修業年限或轉學校的；有的是想求得許可把國內的妻兒接出來「探親」的……，各有苦衷，不一而足。

解其剛沒有料到的是，迎接他下車的，還有先後到達的約一百六十位抗議者和一大堆電台、電視台、報紙的記者與攝影機。抗議者包括大陸學生、港台學生以及前來聲援的澳洲學生。示威者焚燒了一些鄧小平的雕像，由「特別學生會」主席何定剛宣讀了一份給中國使館的公開抗議信。接著，抗議者與解其剛就北京屠殺與相展開了一個多小時的激烈辯論。

不知是否食物理屈，與解剛來的使館三秘胡汐潮不像往時那麼誰氣揚了，卻像一個泄了氣的皮球癱在牆角。解其剛強作鎮靜，強辯專理，顧三倒四地一會兒說只死了三百多人，一會兒說正確根本沒殺人。一個香港學生當場出示了一大疊北京死難者綠蒲抗爭的照片。他理屈辭窮，真要掩耳段說：「你是哪兒的？你不是大陸學生，我不跟你說話！」

最後，解其剛依照馬下評製，當衆恐嚇與他辯論的學生。在數家電視台、電台、報紙的記者、攝影機和錄音機前，他對澳地學示威的中國學生說：「You are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Of cause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welcome you to go back！」（你們是反政府的，當然政府不歡迎你們回去！）

此語一出，全場嘩然。誰都知道解其剛身為教育參贊，代表中國使館，且又剛從大陸中共政府領旨回澳，這句話的份量可想而知。它其實暴露了中共對海外留學生的眞實態度。

這場辯論，終於以解其剛理屈辭窮，狼狽倒閉上門而告來而結束。

還要執行監視控制

當晚十點，澳洲國家廣播電台播放了有關新聞，並在次晨重播。連續兩天，昆州的主要報紙均以「使館官員恐嚇中國學生」之題標題進行了有關報導。澳洲最主要的幾家全國電視網，包括國家台ABC、民族台SBS，以及七號台，均在晚間黃金時間以相當篇幅在新聞或時事述評節目中予以報導，還特將解其剛恐嚇言辭的錄音以字幕標出。

中國使館官員的這些行為，引起了澳洲公衆及政府的關注。九月六日，澳洲外交部長伊文士在參議院表示，中國使館官員四出活動對中國留學生進行洗腦，是恐嚇，澳洲政府業已向中國大使館提出警告。澳洲最大的日報《澳大利亞人》以及華文澳洲版《星島日報》與《新報》均報導了這一消息。

中共駐澳使館官員的布里斯本之行雖然砸了鈑子，原訂在當地逗留六天的計劃也縮短為三天，但這並不意味中共使館會就此放棄他們對中國留學生加強監視、控制的計劃。據悉，解其剛在離開布里斯本前掛電話給他的一位朋友說：「還要去別處去執行任務。」而胡汐潮則向他的一位朋友透露了他，忙得很，要管全澳中國留學生新成立的這麼多非法組織！■

中共擴大海外特務網

擬收買外國組織對付民運人士

本刊特約記者 左 逆

向外國增購裝備器材

為了提高警察力量，中共決定加強裝備，並向外國購買高級器材。

不久前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江澤民、李鵬、楊尚昆到會，並且作了講話。他們講話的部分內容如下。

江澤民講話說：在這次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公安工作暴露出很多問題，特別是警察的裝備太差，通訊設備起不上應變需要。警察要盡快增加裝備，向外國購買大量的「非殺傷性武器」、高壓水槍、瓦斯和橡皮子彈等。

江澤民說，「我在此要引用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一句話。邱吉爾當年針對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力量壯大的情況說，我們要把共產主義扼殺在搖籃之中。今天我要借用這句話，今後我們要把反革命犯罪活動扼殺在搖籃之中。不能等問題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處理。」

江李楊話含殺機

李鵬在會上也講了話。李鵬兇狠地說，為什麼在此次「反革命暴亂」中，北京有那麼多的地痞、流氓參加活動，而且他們最猖狂？這與前一段公安機關工作不力有關，今後要對這些人嚴厲打擊，不能寬容。楊尚昆說，除了改善警方的裝備之外，還要努力增加警力。他講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增加更多的人員，另方面是整頓政法和公安機關。他說，政法機關裏面也有小部分人員同情和參加了「反革命暴亂」，現在要努力清查參加的人，保持公安和政法機關的純潔性。

看來中共統治下的這個警察國家，正在竭力加強對人民特別是民主力量的控制和鎮壓，而且要加緊把黑手伸到海外。民運人士必須警惕！✦

警察學校加緊訓練特務

中共高層和北京當局對日益高漲的海外民主勢力的活動十分惱火，已經決定將採取各種手段遏制這股勢力的「罪犯」。

北京市公安機關日前正在位於西南郊的一所警察學校訓練三十多名特工人員和幾十名「留學生」，這批人將分別在聖誕節前後，派往法國、美國等國。同時，中國大陸警方還計劃收買西方國家的某些組織，利用第三隻手打擊、破壞海外民主運動。

國家安全部從十月十三日開始召開各地安全廳、局長會議，前安全部長凌雲也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重點討論、研究了海外民運分子、歐對勢力等問題。

國家教委內部文件顯示

中國留學生政策大倒退

- 三十五歲以下者不派出國
- 本科畢業生不列入考慮
- 社會科學學生基本不派
- 出國日期愈短愈好

何伯施（北京）

中國自發生"六·四"事件之後，不僅對國內的大學生加緊箝制，對留在國外和將要派出國的學生也實行了相當嚴密的控制措施。最近，國家教委已向各地的有關部門和高等院校發出一項通知，對派學生出國留學（包括公費出國、學生交換計劃及以外國獎學金出國的學生）的工作作了新的指示。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在下達有關指示的講話中，更把"六·四"事件的部分責任歸咎到過去的留學生政策之上。

在整個"六·四"期間，在外國的中國留學生紛紛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來聲援北京學生，所以在"六·四"之後，中國官方馬上通過各駐外使館收集各地的情況。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和整理材料，國家教委、國家安全部和外交部終於在九月作出了一個有關留學生於"六·四"期間在外地表現的報告。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個報告雖然說"自分之九十九的留學生都是好的"，但總體而言，報告對留學生的愛國熱情完全抹殺，認為他們上街遊行、集會和靜坐是"有失國體"，"其行動完全不符合學生的身份，造成了國其惡劣的影響。"

美、加、英、澳留學生被點名

知情人士還說，這個報告不僅語調敵視，甚且還有很具體，直接點出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等地的中國留學生表現"極差"。上述地方的中國留學生佔了中國外派留學生總數的一半，加上過去對中國留學生思想的工作做得不好（其意是指控訴不嚴），終於出現了難以收拾的局面。

報告中又總結出一些經驗。他們認為，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絕大多數是青年學生，面對資本主義形形式式的引誘，思想很容易動搖；此外，這些學生中又以攻讀社會科學的居多，更容易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這兩條經驗，很直接地影響了製定留學生新政策的過程。

經過一連串的工作後，國家教委終於製定了新的留學生政策和整頓計劃，其中主要有以下的幾點：

（1）今後將不派三十五歲以下的學生出國學習（自費的除外）。中共認為，在今次學運中，有些地方的中國留學生的表現還是不錯的（如非洲），這除了因為當地的中國留學生較少之外，還因為這些學生一般都在四十歲以上，他們不單閱歷較深，有較豐富的生活經驗，對國情也認識較多，加上他們的家人都在國內，這就還使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束約。所以，三十五歲就成了一條委派留學生的界線。

"老左"何東昌博升官

（2）以後公派的留學生將以理科生為主，讀社會科學的基本上不再派出。國家教委的一名負責人說："派出去學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學就信，那還得了。我們不能培養自己的掘墓人。"在一次國家教委的會議上，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亦說："現在的青年很不行，往往以物質基礎來衡量社會制度的好壞，他們一到外國，思想就變了。我們要找的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制度，所以學社會科學的學生還是應該在國內吸收實踐的經驗，用不着到外國去了。"知情人士說，何東昌是中國官員中著名的"老左"，在教育系統中的關係也盤根錯節。在"六·四"之後，他曾一度是中央宣傳及政治思想教育小組的成員之一，本來有機會晉升，但由於他的能力有限，也欠缺權術，終於又被放棄。所以，他近來希望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果能在教育事業上取得官方讚賞的"成績"，也許仕途仍有上升機會；加上教委主任李鐵映一直沒有被時的領導層視為"自己人"，所以何東昌就更為積極了。

（3）以後公派留學生時，大學本科畢業生不人考慮之列；研究院畢業的則先要具國家工作五年以上。

（4）派出外的三十五歲以上的留學人員，將以短期為主，多數是一年，以使有機會經常調換，也不致留學生在所在地有相對較深厚的根基和關係網。

（5）以後選派學生出國，其歷年來的政治表現將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6）學生被派出國後，他的所屬單位必須做好其家人的思想工作，要經常保持聯繫，了解學生在國外的情況。

（7）各駐外使館要做好留學生的聯繫組織工作，預以防患未然。

可以說，上述新措施和新精神都是一個大倒退，這不單會影響中國與外國的交流，也會影響中國認識世界的速度和開放的速度。記得在今年初，中國曾計劃實施留學基金制，籌組基金委員會，並將於今年或明年內實行。留學基金制打破了過去名額受到學科和地區限制的弊病，非按照申請人的學術成績來統一考慮，如果真的這樣做，肯定可以更好地運用資源。誰知，現在卻來一次大翻覆。能這樣又是好事多磨嗎？ ■

《當代周刊》89/12/30

禁制　扣錢　恐嚇　黑社會

中共對留學生敲壓詳情

互傳消息也是反革命

王超（美國）

美國參議院最近以四票之差，沒有否決布什總統有關中國留學生問題的總統指令。無論怎樣，中國留美學生所受到的來自中國官方的壓力都是很大的，這包括了正面和側面的壓力。

以一項不完全的統計為例，由去年八月至今年一月初，已有最少二十六名較活躍的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被使館人員召去訓話，並受到種種不同程度的恐嚇。學生們互相交換消息，並記錄了談話內容，使館人員就說學生在外國也搞「串連」，還說：「別以為你們不使組織就沒有反革命的罪名，你們搞這樣的串連，同樣可以給你們入罪。」同學們互通消息，也被視為「搞串連」，由此官員的虛弱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遊行車輛被破壞　名單不翼而飛

去年九月三十日，即中國留學生在華盛頓舉行大遊行的前一天，遊行的組織工作遭到惡意破壞。一舉騎於中國學生及學者聯會的汽車被刀子猛戳，嚴重損毀。另外幾輛準備接載波士頓學生前來參加遊行的大巴士也被破壞，車胎被刺穿和擦爛。此外，一些接載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的汽車也遭到同樣的破壞，而且車內的一份參加遊行的名單不知所蹤。這是頗為典型的例子之一。

從「六四」以來，中共一直在實行白色恐怖，儘管最近已經宣布解嚴，又釋放了一批在「六四」以後拘捕的有關人士，但實際上尚未改變白色恐怖的實質。所以，我們覺得，創造寬鬆環境是好事，人民趁機有活動的餘地，對此可以表示欣賞，但對中共實質的一面，還是要加以揭露。最近，我們從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朋友和通訊員方面收集了不少材料，讓讀者們了解個中奧秘。

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可見中共所採取的方法主要有下列幾種：

（1）利用本身官員的身份和權力，公開地向留學生實施這樣那樣的禁制。在美國、法國和英國等地的中國留學生組織都先後受到干預，有些甚至被非法取締，另立聽命於中國大使館的新學生組織。本刊在第六期曾報道法國的情況，今期也將講述英國的情況。對於獲承認的學生組織，中國大使館也有種種監視措施，例如通過教育處向學生下令，所有公開活動都要通知教育處，主要活動並要有教育處或大使館人員在場。不少學生組織的章程都被迫進行修改，使學生組織的活動和人事權都落入大使館的控制範圍內。

（2）使用非法手段控制不聽話的學生的經濟，例如扣發助學金或生活津貼，逼使他們就範。今期披露的一名在法國的留學生所遭遇的情況，正好說明這問題。

對不聽話的學生拒發續期護照，也可列入此項，這也是控制學生的手法之一。上文提及被訓話和恐嚇的組的中國學生，很多就受到這樣的威脅。

（3）採取恐嚇手段，逼使學生聽話。如以學生的活動紀錄作要脅（即黑材料），這樣會影響他們回國後的工作、發展，甚至安全。據知情人士透露，那些「不聽話」的學生的資料，一份將送原單位，一份則被送到國家安全部備案，那學生的將來也就完全操縱在他們手中了。最可鄙的，就是有些大使館官員竟然以留學生在國內的家人作要脅，如果留學生不聽話，其家人的工作、生活或子女的學習就可能會出現麻煩。這個專題內就有一些這樣的例子。

（4）間接使用武力。我們估計，無論公開或暗地裏，中共官員本至於下令使用武力對付留學生（因為形勢和條件不利於他們的「全局」，暫時也不是適切得要在人家的國土上採取這種激烈的行動），但是，有些發生在留學身上的暴力事件，相信大使館是心中有數的。根據我們在外地的經驗，所了解他們的運作，以及各地通訊員所反映的情況顯示，在與大使館相熟的範圍中，一部分是有黑社會背景的，他們為了要向大使館有所表示，有時會採取行動，使館官員只需略有暗示即可，流亡美國的李祿去年底在美國眾議院作證時就曾列舉很多這樣的例子。上文提及的遊行車輛被破壞，就是其中一例。（不過，應該指出，相對於其他方法，使用武力是較少出現的。）

（5）國家安全部加派人員出國，他們多以學者，學生或使館人員的身份活動。

除了上述手法外，中共對各國保護中國留學生的措施也採取強硬態度，認為人家「干涉中國內政」。例如澳洲給中國留學生自動延長留在澳洲的期限，中共馬上表示抗議。最近，美國在政治外交上與中國玩遊戲，使中國留學生的居美權不能獲得法律保障。本專題有專文詳細分析個中奧妙。

最後，必須指出，在各地大使館中也有不少願意保護留學生的人員。他們的行動，留學生是在心裏感激的；但為免給他們添不便，他們的作為只有於適當的時候才公諸於世，載入史冊。 ■

《當代周刊》89/12/30



李祿曾在美國眾議院作證，講述中國留學生受壓迫的事例。

中共破壞巴黎民運內幕

•虎 波

378

眾所周知，「六·四」前後，巴黎曾是海外中國民運的中心，各學法所矚目。然而，僅幾個時，巴黎的民運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與美國、西德等國家相比，巴黎的民運人士目前已明一望應莫及」，一此一時彼一時也一之歎。巴黎民運為什麼會經歷這麼大的變化呢？筆者認為，除了巴黎民運本身還存在一些問題外，這與中共的大肆破壞是有切相關的。筆者就這前後所了解到的一些內幕公諸於眾，一則揭露中共破壞巴黎民運的醜惡面目，二則也想提請有關民運人士今後能提高警惕，加強反間諜、反破壞工作，防患於未然。

中共破壞民運力量分析

見爭皆真正反二面。正面為巴黎官捏是海外中國民運中心，它才滿足了中共當局的格外「青睞」。根據筆者的觀察，中共在巴黎從事破壞活動的，主要有兩套人馬。其一是大使館官員以及受其驅使保護的學生間諜和某些駐法中資機構中負有特殊使命的工作人員。另一套人馬是「六·四」後陸續派遣出來的專業特工人員。前者屬於外交部、公安部和駐外各個不同的安全、情報部門。筆者認為，中共在巴黎的主要破壞力量來自後者。他們的人數不下於二百人。在中共駐法西方各國的特工人員總數中佔有絕對的比重。他們平時有固定職責，主謀深算的一線還老辰」，也有很大能淺但固富潛力的「黃毛小子」。他們一般不是以外交官身份出現，而是裝扮成留學生或訪問學者。依靠使館及其走卒們的協助，他們大部能混進大陸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大學城和外國勞工宿舍。其使命是：扣造使館人員，進一步對巴黎民運進行監視、滲透、破壞，誹謗它化整為零、化強為弱、化有為無。當然，他們的另一個不容能啃的使命便是監視當地外交人員，慎防他們變節投逃。

筆者有時聽，中共從事破壞活動慣常使用的手段半數有六種。筆者在下面對此逐一加以進行比較具體的介紹和分析。

手段一：直接打擊民運人士

據筆者了解，巴黎民運家有中的骨幹份子皆曾受到來自中共的這樣或那樣或輕或重的直接打擊。但許多受過打擊的人，由於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一般不願意他人談及有關打擊之事，或者即使談及，也僅是三言兩語地輕輕過去。現舉兩例為證。

一例是中華民主同盟（簡稱「華盟」）的一位負責人黃彼中共安全部特工人員在深夜約見，只為該負責人預先有所提防，他們的陰謀才未能得逞。另一例證是民陣秘書處的一位骨幹工作人員前段時間已被威脅襲擊得住院。

不過，中共方面也不是不清楚，真正的民主力量也不是不清楚，中共方面也不是不明白，他們之所以不斷採用暴力手段，其目的無非是想通過製造恐怖氣氛，使人們不敢或不願參加民運活動，從而達到孤立民運人士，瓦解民運力量的目的。

手段二：株連民運人士家屬

但這並不是說，中共對這些民運人士就真的一籌莫展，其慣用伎倆是從中國境內的法律來「株連」民運人士家屬。這方面的例子頗多，筆者姑且舉二。其一是某盟前任主席金二中的妻子在即將簽發出國簽証之際被國內有關部門收回護照，雖經保釋多次，卻不能與久別的丈夫團聚。其二是民陣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的妹妹和年邁體弱的父母，最近也都受到中共情報和公安機構的警告和教育。中共的這種做法已給有關民運人士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儀，是缺乏聰明的人通主義的野蠻行徑。

手段三：利用左報從事罪惡勾當

中共破壞巴黎民運的另一手段便是利用《歐洲X報》從事罪惡勾當，這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利用該左報中傷民運人士。就筆者所知，該報其、吾爾開希等著名民運領袖都曾遭到該報的仃誅筆伐，被誣蔑為「一國兒黃走狗」、「政治流氓」等等。而也於當地的其他新聞媒體去及時地予以有力反擊。該報文章便對巴黎民運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該報社長並因此而獲得現政權的賞識和妻子手李鵬的接見。其二是，利用該左報從事間諜活動。據調查，該報一名湯姓男記者便經常利用職業之便從事此項活動。每次民運團體開展活動他都不請自來，將重要民運人士的照片偷偷拍活動內容整理成文字資料，然後一併交給中共駐法使館。難怪巴黎民運隊伍中有增加一位能人，便很快地上了大使館的黑名單。

手段四：不斷向法國政府施壓

中共有關方面心知肚明，法國政府的態度對巴黎中國民運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為不斷地對法國政府施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壓力，企圖藉去國政府之手扼殺巴黎的中國民運。筆者權且舉其具有代表性的三例。

首先談及發生在七月十四日前夕的那次施壓。按照原定計劃，將由中共政府選五百名中國藝術家參加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活動。但「六四」屠城發生後，此項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古德先生決定取消各向中共發出的邀約，改由當地的兩百名大陸留學生取而代之，以示對中國人民正義鬥爭的支持。中共方面獲悉此一情報後，立即找法國政府有關部門交涉，希望取消大陸留學生的方陣，但法方最終拒絕了中共的無理要求，使中共再次地大丟「面子」。

但並不是中共的每次施壓皆以失敗告終。九月十二日是北京屠城百日祭，巴黎的各民運團體決定在是日安排了兩項重要活動，即先於上午在巴黎第十六區區府舉行規模空前的「八九」民運圖片及實物展覽，然後在人權廣場舉行燭光悼念晚會。很快，消息又不脛而走，中共有關方面先次可能是使出了重步解數，施壓迫使得了一半的鐘點，燭光晚會雖照樣舉行，但展覽被兩十六區區府臨時取消展覽而告吹。

中共對法國政府施壓層次最高、也最為中共所津津樂道的一次，發生在九月二十二日之後。結果是，法國外交部長杜馬被迫公開發表聲明，重申巴黎法國政府政治庇護的外國流亡學子不得從事顛覆跟法國建交國政府的政治活動。這一聲明雖未給巴黎民運的實際運作帶來太大的影響，但總算給了「六四」屠城後外交上四面楚歌、處處被動的中共現政權一個大大的面子。據說，中共高層因此而歡喜若狂，並曾對巴黎使館官員和外派特工人員給予精神鼓勵和物質嘉獎。

手段五：對留學生施以政治洗腦

對留學生的政治洗腦始於「六·四」之後，此即部半島集團在壓力鬥爭中獲全勝之後。承擔這一工作的主要是使館教育處的外交官員們。第一批洗腦對象是全法學聯的領頭們。全法學聯雖一直是一個不能所控制的官式學聯，但一八九一民運期間，它也曾做過一些違反黨的事，最嚴重時，它甚至將高有「全法學聯」字樣的旗幟打到過天安門廣場。北京屠殺後不久，教育處的官員們即找學聯的幾名主要負責人個別談話，敗過利誘，軟硬兼施。人們注意到，全法學聯很快從巴黎的民運隊伍中銷聲匿迹了；更有甚者，學聯中的個別人已經悄悄為其地地道道的學生特務，完全站到了民運人士的對立面。

在對全法學聯徹底控制後，使館便開始了對學生的全面政治洗腦。洗腦的方式有三種。其一是舉行專門的留學生會議，通過傳達中央的文件精神，來達到洗腦的目的。另一種方式是給留學們向教育處非助一批如開出生證明一時，官員們「順便」地對學生進行洗腦。另一種方式則是官員們特意降臨光臨留學生集中居住的大學城，逐個地進行「促膝談心」。北使洗腦方式更費時間和精力，但常能收到「潤之所至，金石為開」的良好效果。據悉五、六月份曾座為活躍的幾個留學生沒來都不約而同地對民運採取了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手段六：對民運團體進行滲透

具有較高鬥爭經驗的中共當定最懂得「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道理。雖然筆者目前尚不具備足夠的證據，指控某某人是中共間諜，但幾種迹象表明，民運組織肯定已為中共所全面滲透。「中國民主之家」的幾份內部資料和一位留學生寫給家其的一封信函都相繼「不翼而飛」落到了大使館手裏，就是這種滲透的最新最也最有說服力的例証。民陣秘書長嚴潤前也表示：「民陣內部有三分之一的人可能是中共派來的」，可見問題已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更為危險的是，中共在進行全面滲透的同時，利用謠言戰術破壞民運。每當有人能勇敢地站出來，中共便造謠說該人不是「姓共」便是「姓國」，一旦即共產黨或國民黨間諜），至目前為止，巴黎幾無民運領袖未被懷疑為特務過，僅是令人啼笑皆非。

這種現象已經開始產生嚴重的後果。有的留學生和華僑從內心裏支持民運，也願為民運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但卻不敢接近民運人士，唯恐自己接觸的是中共特務。

儘管中共在利用上述手段破壞巴黎民運，但事實恰恰相反，民主是世界性的歷史潮流，最任何人也阻擋不住的，巴黎民運雖然目前遭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只要民運人士能及時地提出對策，並不斷地自我反省，自我完善，巴黎民運就一定能很快度過眼下的難關，迎來一個新的更大的高潮。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於巴黎

中共駐法官員大逼供 中國留學生虎口拔牙

一名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因曾經積極參與當地的民運，被中國駐法大使館官員諸多刁難，扣發助學金。但她不畏權勢，把大使館官員與她談話的內容公諸於世，既暴露了一些官員的氣燄和嘴臉，也顯示了中國留學生敢於據理力爭的膽色。以下是她自己筆錄的談話詳情。

我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派來法國的留學生，於1987年11月到法國，在巴黎第六大學註冊，攻讀博士學位。在來法之前，定好由國家教委提供我的第一年資助。1988年，（大使館）教育處通知我由中科院提供我另外三年的資助，自88年11月至91年11月，並給我開了助學金証明。

教育處官員就我在法國參加民主運動，兩次找機會找我談話，我願在此將這兩次談話內容公諸於衆。

白章德和我的談話

89年10月7日上午，我從教育處白章德辦公室門口經過，他突然出來叫我，請我進了他的辦公室，指立即關上門。下面是談話的主要內容。

白：你是不是經常去民主之家？

我：我是經常參加那裏的活動，但我不擔任職務。

白：你和國內逃出來的那些人經常來往嗎？

我：是的，因爲他們是有可能給中國帶來希望的。相反，那些整天叫「爲人民服務」的人却是在危害國家。

白：你是我負責的學生，我不希望我負責的學生出什麼事。

我：唉，白老師，我們以往的關係還算不錯。我不希望我們爲這件事影響關係。如果你今天找我談話是爲我好，我謝謝你；如果是爲了你自己，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將來我坐牢，殺頭，一樣與你無關。你與樣坐你的辦公室。我這次來這裏（教育處），這些事我閉口不談，但是如有人先找我談，我可以和他談三天三夜。

白：不管怎麼說，你以後不得再去民主之家，不要再爲民主之家宣傳，不要再與嚴家其等來往，不要再進行反政府活動。

我：區小平過去也在巴黎從事過反政府活動。

白：那不一樣。

我：有什麼不一樣？

白：……你是黨員，你要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是不是說如果「四人幫」上台也要和中央保持一致？

白：……，我知道你早想退黨的，你要退現在就退！看來你在民主之家還相當積極呢。

我：白老師，你也應該認清氣候，不要再說違心的話了。你們使館的人怎麼想的，我也知道。我在上中學時就反對文革的，當時的班主任就說我非常頑固，但他現在不得不服我。

白：你在哪裏上的中學？

我：江蘇省淮陰市，你可以寫信去問。（我見白的桌上有一份江澤民的「十一」講話）噢，這位是江澤民，還有那位李鵬，你看他在讀我被令時的那一副醜態，把脸拉長了。香港雜誌把照片放大了登在封面上，這樣的人做中國的總理，真讓我憤愧。當時，天安門廣場幾百萬人要他下台，他都充耳不聞，最近還大出洋相。

白：北京市有多少人？

我：一千萬，我說有幾百萬人，還有外地人，他這個總理哪是人民選的？不就是幾個人指定的嗎？

白：是人大常委會選的。

我：人大常委會又是什麼東西？

白：……

我：李鵬說什麼，我們國外留學生遊行，是受外國宣傳的蠱惑，似乎我們都是無頭腦，再說許多事情有照片爲証，白老師，我倒想問一問，今天你找我談是誰叫的？如果是你的上司叫的，我表示理解。但如果是你自己想起來的……

白：就不理解啦。……

我：至少現對你的看法就不一樣了。我對你說，你沒多說你們將對我如何如何，你做不到從道理上說服我。我的信仰是堅定的，停助學金，遣返回國，一切隨便。但你不要指望我改變態度。

白：我們還沒想到這些呢。

我：好了，你可以把我今天在這裏說的話，都寫下來交給你的上司。

白：那當然，你最好自己把你的話寫下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像你這樣的學生呢。

我：我也保留向公衆公開的權利。

曹國興和我的談話

89年12月26日下午，我去教育處領我90年第一季度的助學金，我到劉XX的辦公室等待領支票。劉局我是來領助學金的，便叫我先去找曹國興（按：一等秘書）。我以爲新一年要進行一項手續，便去敲響了曹國興的門。

曹：你叫什麼名字？

我：徐平平

曹：是科學院派出的，上次是誰找你談的，你的態度很硬是嗎？

我：是白章德找我談的，並不是我先硬的。

曹：請你把上次說的話再說一遍。

我：白章德已經把我的話記下來交上去了，你想知道可以去看，我不想重複。但你問我我可以回答。

曹：你現在還經常去民主之家嗎？還參加「民陣」的那些活動嗎？

我：是的，我參加了。可是，因爲要學習，我參加得太少了。

曹：11月25日「民陣」分部的會你去了沒有？

我：我去了。

曹：你參加了「民陣」沒有？他們的那張表你填了嗎？

我：沒有，但今後的此類活動我還要繼續參加。

（曹連忙找紙筆，要記下我的話。）

我：對不起，你記下我的話請給我一份複印件。

曹：可以，你爲什麼要參加「民陣」的活動？

我：因爲他們反對鄧小平集團。這樣好吧，我說我的話，你記你的話，最後我們交換。

曹：那不行，你記我的話好了，我給你紙。

我：我記的你不承認怎辦？你給不給這樣做（交換），那你就還是給我寫自白書吧。

曹：不給。

我：怎麼你剛才還要照給的，現在又不給了？

曹：不給就是不給。

我：好了，我今天來是爲領助學金的。

曹：政府不會把錢給反政府的人，你如果再這樣下去，政府一定要予以追究的。

我：停給助學金，你能不能給我一個正式通知，並把你剛才這句話寫下來給我。

曹：沒有，不給就是了。

我：當然，你可以不給我助學金，但我有一點不能接受，就是這助學金不是政府的錢，而是人民的錢。我拿了人民的錢，就要爲人民說話。

曹：你說誰是人民啊？你指出個人民給我看看。

我：（對於如此漠視人民的問題，拒絕回答。）你們教育處曾多次對法國新聞界聲稱，教育處的職責只是管理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從來沒有對留學生進行過監視，向駐外國發，沒有停過一名公費生的助學金。可現在你們對我做是什麼？

曹：那是指對六月前後參加遊行的人講的，對之後這樣的人就不一樣了。

我：一定有有關於此的書面文件，你可否給我一份，或者你把以上應該公開向法國新聞界陳述一遍？

曹：不給，至於法國社會輿界，我從來就不理他們。現在大部分留學生都轉變了，我勸你們一定做到位，你們要實事作事，像楊振明那樣，是成不了氣候的。

我：絕大多數留學生並不接受中共的那一套，而是站在他們手中的權力，有求於你們，下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態度。我現在就這麼（當即寫了張退還收據）交給了曹。……

（我後來提出與曹公開辯論）

曹：我不承認你們的說法，因根本不把你們放在眼內，不與和你們分辯。

我：哈，這又是李鴻等人能夠和清大學生對話所慣用的那套話，一伙堂堂的一秘，你是不敢和我們辯而已。

曹：我就是不願辯，這是我的自由。

我：這樣大雖馬屁股的事你知不知道？我想你一定比我更清楚這意味着什麼，我們非常窮困，中國人民深受缺費，而你却不幸福喪。

曹：我知道，我們從不干涉別國內政。我們尊重別國人民選擇，你現在和我談耀邦紀念的事好什麼？我事不關喪，你也不要參與。

我：因爲奔喪基督時下場就是李鴻等人的下場。你不過沒只是唱上說而已。我就是高興。

曹：看來你還是民主之家的骨幹分子呢。你以後還可以來找我談，但像你今天這樣態度就不要來了，等你想好了再來。

我：你指望我改變態度是不可能的。好了，再見，等名你的下場吧！ ■

當代周刊 98/2/3

大陸留學生受使館逼害的一個實例

六・四屠城後，中共即開始對海外學子們進行「秋後算帳」，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了。但一般人認爲，即使對發起、組織巴黎民運的學生領袖，中共駐法大使館也並未採取諸如停發獎學金之類的極端措施。

世筆者最近了解一位雖同情民運但並非民運人士的大陸普通公費留學生，今年元旦前夕已遭中共扣發每月領以生存的兩千三百法郎，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在某種同情心和好奇心的驅使下，筆者走訪了受害者D君求。希望能借《中月刊《百姓》一角，讓廣大讀者朋友在加深對中共的認識的同時，能了解到這位海外學子雖能可貴的骨氣和勇氣。而倘若拙文還能引起有關團體和個人的注意，幫助他渡過目前的難關的話，那自然更是筆者的意外。

楠：D先生，在進入正題之前，請你先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D：我現年卅二歲。祖籍江蘇。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讀於南京大學。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工作。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獲准公費留法，期限四年。現在已獲第六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沒料到，論文才做了不到一半，獎學金就讓使館給停了。

威脅性兩次談話

楠：這樣看來，使館對你搞的是「突然襲擊」嘍？

D：其實也不能說是「突然襲擊」。因爲使館在正式停發獎學金之前，找我談過兩次話。用現在時行的話說，就是給我洗過兩次腦。不過，腦沒有洗成，反倒碰了個鼻子灰。

楠：能否談談這兩次談話的經過嗎？

D：好。首次談話的經過是這樣的：去年十月的一天，我在使館內偶然遇上了二秘白亞德，白要名其妙地將我「請」進了辦公室。原來他是要找我「談談心」。白是使館頭大名的「老左」，他和我在觀點上頗然是大相逕庭，所以其結果只能是不歐而散。第二次談話是在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也即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被處決的第二日。那天我本是去使館領九〇年那一季度的獎學金的，但到會計不給我錢，說是一秘曹剛與有重要的話要跟我談。老實說，我並不認識曹。我只是聽說，他是「六・四」以後才來使館走馬上任的，典型的李鵬人物，不學無術，但却自以爲是。果然，他一開口便開得很離譜：「上次誰找你談話的呀？聽說你態度好坐硬呀！」我自然不甘屈服，便針鋒相對地頂了起來。於是，你一句來我一句去，兩人很快便爭論得不可開交。最後，曹除宣佈停發我的獎學金外，還揚言要用中共的幕紀來改分我，理由是我妄與了「反篡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活動」。但他未能料及的是，我居然會當面寫給他一張狠篇申請，弄得他一時措手不及、狼狽不堪！

楠：你剛才提到，使館第二次找你談話是在羅共篡黨被處決的次日，我居然會當面寫給他一張狠篇申請，理由是什麼？

D：是的。我問曹是否知道建國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裝得滿不在乎地說知道，我便趁機諷刺了他一句：「聽到西奧塞斯庫被處決的消息，我們心花怒放，感到鄧李楊集團的末日就要臨頭，你們的感覺一定是兔死狐悲、垂頭喪氣吧？」你猜他怎麼回答：「我們不干涉他國內政。」答非所問，不着邊際，差點沒把我給笑死。

堅決不向中共屈服

楠：我很想聽你談談你老與巴黎民運的情況。

D：北京八九民運期間，我和其他同學一樣，參加了巴黎華人組織的每一次抗議與聲援活動，尤其是六月三日深夜，當我得知北京屠殺的消息後，我連夜趕到大使館前高呼口號，直至聲嘶力竭……後來，巴黎民運陷入低潮，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幫民主之家、民陣等民運團體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且，就我所知，前不久民陣法國分部舉行成立大會時，我是極少數僅有的一名公費生。但我並不認爲自己是民運人士。事實上，至今爲止，我也尚未加入任何民運組織。但率地說，我對政治還無興趣。我之參與民運，純粹是出於一個中國知識份子所應有的良知和正義感。

楠：但就我所知，巴黎公費生中也有像金一中這樣的曾一度是巴黎民運領袖的人物，使館爲何單却只停發你的獎學金呢？

D：箇中原因不外乎兩點：首先，其他人一般屬於某個、甚或某幾個民運團體，金一中更是紅極一時的民運領袖，相對來說，他們都是比較有活動能量的人物，使館爲顧及影響，對他們是不敢輕舉妄動的。我說，可以說什麼也不是，所以曾國興對我才那麼輕描淡寫，說一不二。其次，我的態度可能比別人顯得更明朗，更堅決。這從曹國興的話中也能得到證明：「你以後還可以來找我談，但如果還是像今天這樣執迷不悟，就不要來了。」不過，我想即使指出的是，我並無意指責其他人；相反，我很理解他們的難處——太太被卡在國內的苦楚，我也是有過切身體會的。

楠：你估計使館下一步會對你怎麼樣？

D：獎學金停了，車也退了，下一步肯定要找我父母的麻煩。林達家屬是中共慣用的使倆。

楠：你父母對這一切將會有何反應？

D：我母親一定會很難過，很傷心。想到這點，我便覺得對不起她。我父親則另當別論。他是南下老幹部，思想極左，「六・四」以來限中共跟得尤其緊，我們之間毫無共同語言，他除了大發留蘇之外，估計不會有什麼別的反應。

楠：請問否我最後一個問題：經濟上失去了保障，你今後打算怎麼辦呢？

D：爲了能按時完成學業，我準備向法國政府申請獎學金。如果希望落空，去中國餐館打工仍也行！反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向中共低頭的！因爲低頭便意味着對自己良心的背叛！

米：爲避免中共變本加厲地打擊報復，受害者的妻子希望筆者能隱去其夫君的眞實姓名。筆者爲了行文的方便，乃以「D君」代之。

一九九〇年一月於巴黎 ◎

百姓半月刊 1990/2/1

北京在英國刮起算賬風

中國留學生壓上加壓

陳志新（英國）

使館人員施恐嚇　以國內親人作要脅

去年五月民主六運民運高潮期間，在歐洲的中國大使館可謂門庭若市，使館人員在中外青年的示威浪潮中度日。然而，在「大局穩定」後，已開始向中國留學生施壓力，包括對認英學生電話恐嚇，

八成人抗議　百五人退黨

留英中國大陸學生參與支持民運活動的人數比例極大。據英國《獨立報》採訪後估計，一千二百名中國留學生中，百分之八十曾經聯署名抗議或參加在倫敦，曼城使館前的示威，超過一百五十人退黨抗議，一些人還當衆撕毀黨証。一些較小城市的示威，更是百分之百出動。在高潮時期，大使館大門緊閉，祇有一些婦女從高處窗口張望，接抗議者的？許人員也受到很大壓力，聽然是被推出前台當替罪羊的低級職員。

然而，大使館已在近期轉守爲攻，對中國留學生秋後算賬。據一名學生領袖透露，一些使館人員致電支持民運的學生，發出如下恐嚇：「我們還在管倫敦，不要以爲我們就不理倫敦的事情，也不要以爲我們不知道你做過什麼，和什麼人有聯繫。」接獲恐嚇的是「留英中國學生學者聯會」的成員，這個會自稱則支持民運。

曾發生毆打事件

另一些留學生却收到來意不明的神秘電話，要「你們小心點」就是小心點吧。」這是否意動告還是恐嚇，很難斷言，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已令留學生增加不安。現在，一些留學生已擔心回國後會被捕，若以「叛變」或「反革命」罪名。一名最近回國的中年訪問學者臨英前表示，他原意是希望延長留英簽証，暫避國內緊張，但家人來信催他回去，因爲他不回國使會連累家人受迫害，連孩子也不准上學。他終於回去了，但命運如何，實難逆料。

香港留學生，雖然政治壓力的問題還未迫切（距九七尚有一段時日），但也面對另一陰影——暴力威脅。

據熟悉華人社會內情的人士透露，現時親北京政權的活躍分子中，包括有香港黑社會（如「水房」）的人物在內。據悉，一名華人青年曾因爲到這些人開設的商店裏選約員工參加支持民運示威而遭毒打。

北京向大使館下死命令

總括言之，大使館的手伸到留學生活動的每一環節，不斷監視和威嚇。據曼城一名中國學生向筆者表示，最近他們同學間搞了一個中國學生會，已遭使館查問。另一名學生表示，大使館已拍錄了歷次示威的過程，準備秋後算賬。而在一次示威中，筆者也目睹一名親北京政權的活躍人士站在高處拍照，他絕不是參加或支持遊行。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民陣」英國分部籌備成立當天，一名新華社人員亦在會場，但顯然新華社不會熱衷於報道這類新聞，知情人士指出，他的工作是寫「內參」，向上級反映情況。諸如此類的小動作，令支持中國民運的學生防不勝防。

據大使館的一些人員透露，他們這樣做是因爲「上面（指北京）來的壓力很大」。北京指示，有問題的即予控制，例如停發津貼、收回護照。他們還要求「必須防止在我們的隊伍中再次出現失控，防止出現親資產、仇香港的局面，浪費國家資源」。望館人員自於家人都在國內，難以突破，只有被令而行，但據知也有人在暗中作了保護學生的工夫。當然，也有一些見勢激功的人，這些人大家都會判斷出來的。他們的做法使留學生的離心更大，擴大了緊張氣氛。

北京這類「對留學生無微不至的關懷」究竟到那一地步？「訊息網絡」伸延有多廣？其目的是什麼？是否準備在英國（占士邦的故鄉）學習玩特務遊戲？外界人士無從知曉，但已令留學生大增心理負擔。

百姓半月刊 1990/2/1

國家安全部北京會議決定
加派人員赴美法澳日

美國CIA已獲綫報並先發制人
意大利警方亦識穿四名特工

何伯施（北京） 林力（意大利）

「六四」之後，中共對駐外的工作人員和留學生很不放心，國家安全部爲此已加派了不少人員出國，對這些可能有異動的人加强了解和控制。

據本刊獲得來自北京及歐洲的消息說，較早時候國家安全部曾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增派人手到國外去，嚴以了解各駐外人員、留學生，以至各種反對力量（如「民主中國陣綫」）的最新情況。他們並選下了美國、法國、澳洲和日本作爲他們主要的重點。

不過，雖然國家安全部的部署相當機密，但搞情報工作相當到家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那裏到了有關綫報，並採取了先發制人的方法，很「客氣地」向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非正式地打了招呼，請他們「不要亂來」。

熟悉情況的人士透露，很多人都知道各中國駐外使館內部有政務參贊之職，但並非很多人也不知道在各駐外使館中還有一個不公開的「政治處」機構。這個機構的職能並不是處理與外國的政治問題，而是專門處理內部人事的政治問題。在這類「政治處」工作的人，往往是國家安全部派出的人員。

美國中央情報局既知道種種情況，故已非正式地向中國大使館的有關人員「打招呼」，實際是向中共表明：我們已經注意到你們的動向了，請不要在我們的地方搞非法活動。她們向中共作了暗示，中共官員一聽就知道主要是針對三點，第一，不要出現武力事件；第二，不要出現引起暗殺的綁架事件；第三，不要間接透過美國的華人黑社會進行活動。

中央情報局作出這樣的暗示，當然是因爲前車可鑒，去年十月，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舉行大規模遊行時，就曾遭到有組織的惡意破壞，破壞的人更移不明，但肯定與中國駐美大使館很有聯絡，她們進行破壞後還把一份參加組織遊行的名單取走，而事後不久，很多名單上的人都先後被大使館有關官員召見，這兩件事件都是無關的巧合？

此外，在英國也曾發生過「徐海寒事件」。雖然中共當局最後海寒是自願回國的，但徐海寒回國後到今天訊息全無，而他的母親也沒有見過他一面。從種種迹象來看，這次事件是綁架回國？還是自願回國？似乎大有文章。

基於自己的利益，免得鬧出事來自己被動，美國中央情報局事先向中共表個態，也有其高明之處。不過，對於這一點，中國大使館當然認爲是無理的。

國安部的外派人員，除了引起美國有關方面的注意外，在意大利亦引起麻煩，中共最近派了四名官員赴意大利，以中國商務部門外派人員的身份，在米蘭進行一些活動，這些活動與其作爲一個商務部門職員的身份並不相符，主要是刺查在意大利的中國學者和學生對「六四」承受和參與的動向。此事很快便被米蘭的警方得知，於是「邀請」這四位工作人員赴警察局談話；四人風聞此事，竟然逃之夭夭，米蘭警方正追查這四名意大利的華人、中國學者和學生之間頻繁接觸，一時傳爲佳話。

意大利警方洞悉中國的利益，對中共國安派人員的活動當然密切注意，與同時也對比較活躍的華人團體開展了有一位人士意大利籍、在台灣要好的香港人最近被意大利警方約談，馬其諾譯電話錄音，可見一些中國人的電話已被截聽。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針對華人非法偷渡人境的問題；至於會否有其他作用，則難以知悉了。

此外，中共最近也加强了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的人員到國外學習各種偵察和監視測查的技巧，意大利《國家報》刊登了一篇有關中國與意大利警方合作的消息，題目是《佛羅倫斯警察局來了個中國的007》，文章透露，這位帶槍學企來佛羅倫斯警察局進修的據稱警官學校的教師警官王同志，現已開始在佛羅倫斯上班，此官學政技術，包括科學檢驗真偽證件等一系列工作。除了每日半天的工作外，他還將在佛羅倫斯大學旁聽法律系的課程。

該位王警官於被內某人學化學系畢業，之後任教於湖陽警官學校，這位高高瘦瘦，頗有風度，又懂英語的007在佛羅倫斯警察局的一位女警官兼翻譯的陪同下，很快就熟悉了各種技術，並表示他對各方面的儀器頗如指掌。據說，王警官將在佛羅倫斯逗留八個月，然後赴羅馬完成最後兩個月的學業。 ■

當代周刊 90/2/17



留法中國學生參加民陣成立大會。

誰說秋後不算賬？
中共加強
對海外留學生的清算

思平

正當北大學生在接受軍訓及意識形態教育，中共決意砍掉這條民運之根的當兒，對於極可能成爲「反動基地」的海外中國留學生，中共也是忙不迭地收緊控制，留法中國學生已經成爲一條「網中魚」。

「全法中國留學人員聯合會」這條訂章程，註明該學生組織要「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指導下展開工作」。

這個會一直以來被視爲中國官方的學生組織，所有到法國公費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自動成爲會員，可擁有該組織的選舉權，並可租看中國駐法大使館轄下教育處所提供的錄影帶、供閱圖書及享有活動經費補助等福利。該組織的章程第二則，一向是：「本會遵守所在國（法國）的有關法律規定。」新章程卻在此句後面加上「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指導下開展工作。」

另一處改動的地方是：過去所有公費留學生自動成爲會員的資格在第十四則改成「在駐法使館教育處註冊的中國大陸留學人員具有本會當然會員資格。」此外，港、澳、台留學生以往只要經大陸會員學生推薦就可入會，現在一律被拒諸門外，新章則十四條寫明「本會不接受非大陸留學人員」，但「港、澳留學生可應邀參加本會組織的活動。」

一位大陸留學生對新章程表示憤怒，因爲章程第二則寫明該組織是「非政治性、非營利性的群衆團體」，現卻要在大使館指導下開展工作，無異自相矛盾，把組織帶到政治上面。

另一位學生則表示：這嚴重違規定其逐篇領導是同一模式的，目的是更合法控制這羣的中國留學生。至於拒絕港、澳、台留學生的參予，是因爲明知這些學生愛講民主、自由，不聽話。大陸留學生會否群起反對新章程？他對此表示悲觀，他認爲很多學生礙於經濟來源和居留問題，多會保持緘默。

與此同時，中共已開始清洗學生組織中的民陣分子。

中共駐法大使館屬下教育處的兩名官員，於十二月十四日直接包辦「馬賽分聯」的選舉事宜，事前欽定候選人，要黨員學生完成政治任務，並聲明在任的「馬賽分聯」主席楊煥明沒有選舉與被選舉權。此事不光引起「馬賽分聯」的憤怒，更普遍掀起留法的大陸學生的不滿。

楊煥明透露，八九至九零年度賽中留學聯本已於六月十日經民主選舉產生，並上報教育處確認了選舉結果。而由大使館官員包辦的選舉，並非由學聯成員召集，他事前亦未接獲通知。當日在選舉場地，兩名中國使館官員到場並宣布現任主席楊煥明既無選舉權更無被選舉權，更指責他參加民主中國陣綫。據稱在場同學曾問：這種高壓下的選舉是甚麼民主？中國使館官員稱：「這就是我們對民主的理解。」在場中國同學以沉默表示抗議。他們在會場上不准同學作任何筆記，更帶走同學的錄音機。

面對上述種種欺壓，一群中國留法學生不願成爲「網中魚」，掙扎着從網眼中逃出來，拒絕中國駐法大使館的保護，並決定成立他們自己的自治會。

中國留法學生、學者自治聯會的「籌委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說明中國駐巴黎大使館修改「留法學聯」的條例的細節，聲明並譴責大使館「開除」「馬賽分聯」主席楊煥明。

接着被「開刀」的將會是那個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他們還會忍氣吞聲，甘心落網嗎？ 當代周刊 89/12/30

錦城藝術宮
118, 119
閻明復
014, 015, 029, 034, 253,
257, 258, 268, 289, 313
鮑彤
030, 177, 180, 195, 196,
204, 214, 215, 232, 246,
248, 250, 252, 256, 259,
264, 270
鮑遵信
168

十七劃

戴晴
014, 061, 130, 145, 165,
185, 187, 198, 200, 205,
219, 230, 240, 262, 289,
294, 295, 306, 313, 319
濟南
202
薛飛
294, 298, 300
謝文清
238, 268, 276, 300, 322
謝永旺
322, 324
謝永勝
187
謝飛
026
謝振榮
226, 364
鍾勁
232
鍾藝兵
187, 322

十八劃

酈岩
297
韓少功
295
瀋陽學自聯
230
舊廬溝橋
022
藍翎
187, 322
豐台
015, 022, 052, 101
121
魏公村
012
魏京生
170, 270
魏英雄
229
魏榮賓
231
羅征啓
209
羅紅軍
229
羅海星
224, 226, 363, 364
羅偉
232
羅綺萍
019

十九劃

譚文瑞
026, 201, 237, 292, 293,
295
譚華煥
373
關翔城
229
嚴家其
004, 014, 027, 061, 084,
092, 095, 122, 123, 142,
146, 149, 159, 180, 195,
196, 198, 199, 200, 202,
204, 205, 206, 208, 209,
213, 223, 228, 230, 240,
248, 256, 259, 262, 263,
264, 270, 289, 295, 306,
311, 323, 334, 344, 347,
363, 367, 372, 374, 378,
379
嚴婷婷
228

二十劃

蘇紹智
027, 122, 198, 200, 213,
223, 240, 248, 263, 266,
289
蘇緯
198
蘇曉康
014, 142, 152, 159, 164,
168, 188, 198, 199, 204,
211, 215, 223, 224, 230,
248, 266, 289, 306, 313,
319, 322, 326, 367
蘇煒
164, 228, 312
蘭州
115
護國寺
121

二十一劃

顧城
164

二十三劃

榮平
229
龔輝
230

農村發展中心研究所
307
達姆子彈
028, 049, 056, 080, 083, 165, 300

十四劃

熊召政
164
熊炎
231
熊偉
231
熊玠
083, 107
熊滋
196, 202
翠薇路
021, 051, 120
裴建東 一
232
趙喜民
229
趙復三
146, 200, 223, 240, 264
趙景倫
373
趙紫陽
004, 014, 015, 018, 029, 030, 105, 112, 123, 126, 146, 152, 158, 176, 183, 187, 214, 229, 230, 232, 236, 238, 239, 247, 255, 256, 259, 260, 261, 268, 270, 272, 276, 277, 284, 289, 290, 295, 313, 345, 373
趙瑜
092, 164, 198, 204, 326
趙義強
230
趙賽
328
遠志明
198, 211, 215, 230
齊文
232

十五劃

劉凡
230
劉千石
351
劉子濂
357
劉小曲
231
劉小郎
231
劉心武
224, 325, 327
劉正清
232
劉再復
014, 164, 198, 223, 228, 312, 319, 325
劉宏儒
272
劉京亮
229
劉林
366
劉厚生
325
劉建立
230
劉剛
129, 230, 231
劉眞奇
232
劉健芝
357
劉健強
230
劉強
196, 202
劉啓林
313
劉新
232
劉源
044
劉煥文
202
劉榮錦
356, 357
劉賓雁
107, 129, 159, 164, 204, 206, 208, 212, 240, 266, 305, 313, 321, 335, 340
劉慧卿
362
劉銳紹
052, 122, 335, 336, 339
劉曉波
033, 053, 055, 059, 066, 073, 094, 095, 142, 151, 152, 161, 166, 195, 196, 198, 199, 204, 205, 212, 216, 219, 220, 224, 231, 259, 305, 312, 344
劉曉龍
231
廣安醫院
104
廣州
056, 140, 218, 223, 280
廣州中山大學
209
德勝門
021, 078, 251
歐忠友
232
歐洲時報
374
歐陽平
229
潘祥
231
潘曉濱
231
稻香湖
049
範志倫
277
蔣小東
231
蔣竹
229
蔡秀霞
106
蔡國喜
366
鄭仲兵
296
鄭宇碩
346
鄭旭光
224
鄭棣
226
鄭義
164, 198, 204, 229
鄭魯兵
058
鄭耀棠
352
鄧小平六九講話
125, 207
鄧小平六四講話
307
鄧文斌
229
鄧良平
015
鄧拓
292
魯各莊
120
魯竹茹
231
魯迅文學院
164
魯琪
292
鴿寶路
077
黎沛成
226, 364
黎紹珍
356, 357

十六劃

橫歲
229
歷史博物館
056, 059, 063, 071, 082, 084, 093, 106, 129, 153
燕京飯店
120, 130, 374
盧嘉錫
294
蕭斌
129
錢李仁
026, 201, 237, 292, 293, 295
錢辛波
289
錢嗣同
230
錢榮緬
232
錢鋼
326
錦江飯店
116
錦江賓館
118

陳紅
230
陳軍
166, 204
陳荒煤
325
陳偉東
231
陳偉澤
364
陳國凱
328
陳清華
094
陳喜來
335
陳陽北
231
陳瑜慶
228
陳
062
陳樹強
356
陳靜
229
陶洋怡
229
陶然亭
120
麥天舒
260
麥天樞
326

十一劃

程翔
335, 336, 337, 338, 339, 362
程曉農
271
童伯寧
203
絨線胡同
087
舒展
187, 322
華西醫科大學
118
貢雲海
092
賀延光
260
閔琦
226
項小吉
228
項武義
340
馮牧
325
馮英子
289
馮進
232
黃宗江
325
黃宗英
325
黃秋耘
328
黃偉軍
232
黃華
229
黃順興
027
黃榮翔
231
黃德北
197, 199, 216, 230, 295, 337
黃慶雲
328
黃濤
232

十二劃

跖城儀
230
彭家明
229
復旦大學
368
復興門
027, 045, 055, 062, 064, 068, 087, 092, 101, 110, 121, 169, 300
復興門醫院
062, 064, 086, 087, 090, 092, 104, 107, 179, 300
曾敏之
337, 339
朝陽門
077, 094, 120
欽本立
024, 036, 230, 247, 252, 287, 288, 289, 290, 291
港九工會聯合會
347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353
湖南
207
程明遠
198
程眞
094, 095, 228
程凱
272, 295
程渝
203
新聞自由導報
204
新學生組織籌備委員會
035
新觀察
018, 122, 262, 287, 292, 295, 296, 323, 339
楚莊
295
楊文
232
楊方
230
楊百撲
204, 230
楊宏
295
楊志偉
231
楊奇
338
楊冠三
229
楊建立
372
楊昭明
294
楊洋
212, 213, 350, 356
楊洪
231
楊浪
204, 260
楊益均
230
楊陶
231
楊煉
164
楊煥明
381
楊曉
229
楊巍
145, 205, 230
楊蘭
230
溫元凱
061, 197, 232, 270, 295
溫家寶
030, 058
萬潤南
142, 180, 198, 200, 213, 228, 230, 236, 262, 266, 344, 378
經濟學周報
292
葉文福
027, 142, 164, 229
董平平
379
董琪
200
解放軍報
052, 201
解放軍裝甲兵學院
241
解嚴令
161, 191, 280
賈魯生
164, 208, 326

馬洪梁
231
馬秋耘
140
馬梁崗
229
高山
204
高行健
164
高辛
061
高長生
058
高皋
095,204, 213, 228
高新
053, 059, 092, 185, 205
高瑜
198, 204, 230, 295
高榮剛
230

十一劃

國安部
282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271
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
253

300
崇文門
055, 092, 115, 120, 150
崔旅
232
崔照征
232
康華
237
張文光
351
張文魁
229
張仲禮
229
張光年
325

張利民
372
張抒
145
張秀夫
277
張辛欣
164, 312
張佳
230
張宗培
176
張林
231
張阿妹
271
張建丹
231
張述
230
張郎郎
297
張海天
277
張眞
230
張偉平
231
張偉國
204, 230, 276, 289, 292,
295
張揚
232
張結鳳
093
張華潔
053
張銘
019
張德利
073
張潔
164
張潔華
058
張賢亮
325
張魯寧
309
張穎
325
張顯揚
229
張顯揚
122, 185, 289, 312
悼胡運動
010, 019, 045, 070, 122,
255, 247, 293, 339, 368
曹長青
204
曹思源
061, 142, 198, 199, 204,
230, 232, 270, 312
曹務奇
228
曹新源
082
曹魏求
232
梁二
094
梁天征
271
梁宏城
229
梁國雄
356, 357
梁啓南
232
梁湘
146, 272, 274, 275, 366
梅治德
356, 357
清華大學
012, 017, 035, 055, 062,
067, 077, 078, 089, 103,
220, 231
深圳
056, 208, 218, 227, 280
深圳大學
209
理工大學
088
畢宜民
226
蛇口
056
許士傑
146
許小微
204
許世傑
272
許良英
205, 289
許爲洋
356, 357
許家屯
143, 334, 338, 341, 363,
364, 365
通縣
052
郭正華
229
郭光豹
328
郭春明
232
郭玲
061
郭家寶
260
郭海峰
045, 061, 196, 231
郭陽春
232
郭瑞傑
200
郭路湘
231
陳一諮
142, 180, 198, 204, 213,
223, 226, 230, 250, 256,
264, 266, 270,
陳子明
122, 188, 199, 205, 212,
224, 226, 230, 262, 363,
364
陳小平
187
陳丹晨
187, 322, 324
陳文彬
200
陳仕強
357
陳希同平亂報告
123, 207, 209, 307, 339
陳佩斯
176
陳宗彝
094
陳明夏
229
陳明遠
231
陳勇
018
陳奎德
295
陳建平
335

九劃

侯德健
033, 045, 050, 053, 055, 059, 060, 062, 063, 066, 071, 073, 075, 077, 084, 087, 092, 094, 095, 106, 107, 115, 130, 131, 142, 185, 205, 212, 216, 220, 294
前門
049, 050, 064, 070, 084, 153
南池子
052, 053, 065, 082, 092, 108, 179
南河沿
083, 120
南長街
087
南苑
120
南開大學
088, 107
南辟
229
哈爾濱
132
哈爾濱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
230
姚勇斃
151, 216, 231, 310, 347, 368
姚錫華
237, 295
宣武門
058, 059, 064, 087, 120, 178
宣武醫院
179, 207
封從德
079, 092, 094, 195, 211, 212, 219, 224, 228,
建國門
033, 050, 055, 056, 068, 077, 081, 120
建國橋
082
政法大學
006, 016, 035, 094
政法學院
005
故宮
065
柯剛
200
柯雲路
204, 229
段長龍
232
皇子
055
科技日報
016 205, 288, 306
紀富南
230
美洲華僑日報
373
美國之音
076, 079, 115, 116, 118, 149, 158, 159, 179, 180, 183, 206, 230, 231, 284, 307, 315, 346
胡平
205, 231
胡啓立
030, 112, 126, 168, 248, 254, 260, 293, 294
胡績偉
130, 292, 340
胡繩
252, 313
軍事博物館
049, 058, 064, 070
郁風
289
首都工人自治會
015, 076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053
首都新聞快訊社
074, 077, 078, 205
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聯合會
074
首都鋼鐵廠
021, 034, 253
首都醫院
104
香格里拉飯店
197
香港工會聯合會
355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161, 202, 208, 226, 333, 334, 336, 344, 345, 346, 347, 350, 352, 353, 355, 356, 363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347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合會
347

十劃

唐志強
232
唐達成
322, 324
夏其龍神父
351, 353
夏衍
321, 325
孫立
229
孫長江
205, 295
孫慧
232
孫繼紅
229
徐中
229
徐邦泰
372
徐宗懋
107
徐剛
164, 223
徐海寧
341, 350, 381
徐國明
195, 229
徐朝明
228
徐曉薇
230
徐鋼
205
徐璐
159, 197
晉文卿
231
柴玲
051, 061, 073, 075, 078, 079, 092, 094, 101, 106, 129, 195, 196, 202, 204, 206, 209, 211, 212, 219, 224, 228
殷勁
232
殷鼎
372
涂秋生
229
海外香港華人聯會
354
海淀
079, 094, 108, 112, 163
海淀路
012
海淀醫院
093
班慧澤
229
珠市口
064
珠海
208, 209, 217, 223, 225, 280
珠海特區報
130
留英中國學生學者聯會
380
祖家街
102
祖慰
164, 223, 329
秦牧
328
秦城監獄
152, 165, 166, 182, 187, 212, 219, 226, 276, 312, 325
秦衛東
229
秘密管道
208, 209, 213, 223, 225, 227, 295, 363
袁子民
229
袁慈和
230
郝秀萍
232
馬小芳
231
馬少方
094, 202
馬少華
231

李友諾
356
李文寶
229
李可染
238
李平
232
李正天
328
李江峰
230
李志國
231
李京
229
李卓人
111, 114, 206
李陀
164, 198
李南友
198
李柱銘
333, 346, 347, 348, 350, 351, 352, 353, 355
李洪林
122, 145, 152, 198, 230, 263
李海棠
356, 357
李國瑞
232
李強
064
李啓明
351, 353
李淑嫻
045, 206, 224, 303
李連秀
277, 284
李陶
231
李湘魯
256
李貴仁
145, 229
李進進
199
李愼之
312, 313
李祿
377
李路
060
李翠萍
229
李慧
232
李輝
230, 232
李銳
027
李曉芬
229
李澤厚
014, 198
李錄
092, 094
李龍慶
226, 364
李續平
231
李蘭菊
094
李璐
107
李灝
366
杜志勁
232
杜修平
232
杜潤生
248, 256
杜導正
232, 276, 293, 295
杜憲
128, 294, 298, 300
沙葉新
325
沈彤
149, 206, 213
汪成忠
229
肖波
232
車公莊路
012
車少莉
205
阮江寧
276

八劃

芮杏文
126, 168, 254, 260; 292, 293, 294
協和醫院
083, 086, 093, 107, 113, 115, 166, 320
呼家樓
015, 021, 022, 251
和平門
064
和平街
077
和平飯店
197
周少武
231
周赤峰
231
周勇軍
017
周恆錦
230
周培源
294
周舵
053, 059, 073, 092, 205, 216, 230
周鼎
366
周鋒鎖
196, 202, 231
孟進前
230
宗勁
232
屈珩
344
岷山飯店
116
岳武
225
府右街
055, 120
招商局集團
342
杭州
056, 140, 202
東四大街
033
東交民巷
051, 121
東直門
021, 033, 049, 077, 251
東單
078, 087, 092
林可清
232
林自新
205
林招榮
195
林肇榮
229
林叢均
205
武漢
202, 218, 229
武煒
229
河殤
146, 188, 224, 306, 319, 322
法制日報
018
社會科學院
271
虎坊橋
120
邵江
213
邵華強
200
邵燕祥
325
邱間城
231
金一中
378, 380
金堯如
335, 337, 338
金觀濤
122, 168, 240, 307
長安街
006, 017, 020, 050, 052, 055, 058, 059, 064, 068, 070, 077, 079, 087, 088, 091, 095, 099, 100, 106, 108, 113, 149, 178
長沙
140
長椿街
087
阜城門立交橋
012

正陽門
082
正陽樓
084
正義路
120
民主大學
053, 060, 073, 092, 120,
144, 198
民主女神像
051, 053, 059, 061, 065,
066, 068, 077, 092, 106,
107, 109, 113, 120, 128,
129, 139, 150, 163, 181,
225, 309
民主中國陣線
161, 180, 183, 205, 211,
228, 240, 314, 323, 346,
347, 352, 379, 380, 381
民自聯
202
民族文化宮
059
民族飯店
049, 062, 080, 130
永定門
055
甘陽
198, 312
田紀雲
030, 248, 256
白南生
230
白南風
204, 230
白學戎
229
白樺
325
石金剛
230

六劃

任貴忠
296
任畹町
037, 196, 212, 214, 219,
231
光明日報
024, 028, 122, 145, 166,
205, 229, 232, 289, 293
306, 321
光華之聲
118
兆龍飯店
150
全法學聯
378
全國工商聯
017
全國僑聯
164
共青團
024
同仁醫院
104
合肥
132
合肥自治聯合會
229
地下通道
145, 280, 333
地下敢死隊
150
好志勁
232
安定門
095, 120
安定醫院
173
安徽大學
132
成都
056 116 202
成都地質學院學生
119
成都軍事科技大學
118
成都高自聯
118
曲卓杰
232
朱小彤
230
朱文力
231
朱林
231
朱青
229
朱劍軍
229
汕尾
218
羊壁
338
老木
164, 229
老鬼
164, 204
自由民主女神像
061
艾中
346
艾青
027, 321, 325
艾齊朗
229
血光敢死隊
145, 152, 196
西安
140
西安敢死隊
231
西直門
021,150, 251
西單
022, 027, 048, 052, 055,
059, 064, 070, 076, 078,
082, 087, 093, 113, 120,
153, 154
西興盛胡同
121

七劃

何家棟
226
何國
232
何強
229
何翔平
232
何達
019
何頻
225, 280, 295
余方前
230
余茂春
372
余從庶
229
余雲剛
231
吾爾開希
014, 016, 017, 018, 020,
034, 050, 054, 061, 075,
078, 084, 092, 094, 095,
106, 108, 129, 144, 149,
166, 180, 195, 199, 202,
203, 205, 206, 208, 209,
213, 216, 223, 225, 231,
246, 253, 287, 334, 336,
347, 363, 372, 374, 378
吳小英
300
吳小鏞
295
吳仲賢
347
吳海珍
231
吳祖光
155, 289, 324
吳祖強
324
吳湘東
232
吳劍林
231
吳曉鏞
298
呂立林
229
宋迷途
231
宋德福
260
岑建勳
226, 363, 364
岑桑
328
李士非
328
李大同
205, 230, 260
李子誦
143, 335, 336, 337, 338,
339, 344, 373
李小華
230
李丹
044, 204, 295, 300

王小強
213, 256, 271
王丹
020, 075, 078, 084, 107,
129, 130, 133, 138, 151,
180, 196, 197, 199, 202,
206, 209, 211, 212, 214,
216, 219, 224, 230, 246,
253, 311
王之虹
226
王正雲
145, 230
王兆
164
王安憶
223, 327
王府井大街
055, 086, 095, 097, 108,
113, 153
王府飯店
197
王知林
229
王金年
027
王洪
231
王若水
025, 205, 276
王若望
008, 240, 289, 325
王軍濤
188, 198, 204, 205, 212,
224, 226, 230, 295, 363,
364
王剛
231
王家楨
335
王偉林
231
王健雲
231
王培公
027, 200, 218, 230, 325
王常宏
232
王智勇
017
王登躍
061
王超華
142
王陽
230
王新錦
231
王楊
197
王溯風
230
王漢武
229
王維林
166, 204
王蒙
155, 168, 212, 272, 306,
319, 324, 325, 327
王潤生
228
王輝
271
王魯湘
204, 230, 312
王曉魯
271
王燕萍
232
王雙青
229
王蘭曦
229
王焱
204, 230, 313

五劃

世界經濟導報
016, 024, 036, 122, 204,
247, 287, 289, 290, 291,
292, 293, 339, 344, 368
包遵信
027, 122, 130, 159, 177,
180, 196, 198, 199, 200,
202, 204, 211, 230, 248,
259, 262
北大 遙****
079
北大作家班
164
北京大學
005, 012, 017, 035, 078,
079, 088, 089, 107, 153
北京大學學生運動聯合會
006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045
北京工糾隊
078
北京六四民主鬥爭委員會
374
北京日報
006, 053, 054, 055, 112,
113, 158, 201, 291
北京市自治聯合工會
258
北京自治聯合會
229
北京知識界聯合會
198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253, 307
北京急救中心
087
北京紅十字會
063, 076, 078, 079, 094,
112, 130
北京重型電機廠
153
北京師範大學
006, 014, 016, 017, 018,
067, 094, 107, 153
北京航天大學
015

035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012, 014, 015, 016, 017,
020, 024, 035, 045, 051,
053, 058, 061, 062, 063,
066, 070, 071, 075, 096,
097, 120, 130, 149, 198,
202, 205, 222, 224, 230,
231, 281, 324, 368
北京高校學生第二自治聯會
169
北京晚報
145, 153, 306
北京理工大學
017
北京第六醫院
092
北京飯店
033, 051, 058, 082, 083,
092, 093, 100, 101, 113,
114
北京魯迅文學院
142
北京總後勤學院
241
北美日報
373
北島
164, 204
古城區
022
古華
164
司徒元
019
司徒華
333, 346, 347, 348, 351,
352, 353, 355, 363
四二0
010, 016, 035
四二七大遊行
010, 012, 016, 023, 045,
061, 180, 246, 251, 292
四二二
016, 045, 251
四二六社論
004, 008, 011, 012, 014,
017, 023, 026, 027, 028,
029, 030, 036, 038, 039,
045, 063, 065, 070, 122,
124, 130, 181, 246, 247,
249, 253, 255, 256, 257,
259, 264, 292, 307, 309,
324, 339
四川
118
四川大學
118
四川工業學院
132
四川師範學院
118
四五行動
354, 356, 357, 358
四通公司
230, 236
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
307
外地高校學生聯合會
063, 066, 097, 198
外省赴京高聯
053
外貿大學
078
未名湖哭案
162

索　引

二劃

人民大會堂
082, 179

人民電影院
118

人民醫院
102

人東派出所
118

八角村
021,251

十九種人
163, 241

三劃

三里河路
052

三環路
022

上海
037, 056, 155, 202

上海工人聲援團
368

于宏
018

于浩成
004, 014, 027, 185, 187, 198, 204, 219, 229, 248, 263, 276, 281, 289, 296

土貴陽
229

大公報
111, 113, 114, 161, 223, 334, 338, 341, 344

大北 遙
051

大連
140

工人自治聯合會
054, 061, 120, 123, 149, 195, 198, 199, 217, 222

工聯會
229, 336

四劃

中日友好醫院
087

中央民族學院
035

中央美術學院
019

中央電視台
027, 128

中央廣播電台
027

中信國際問題研究所
237, 253, 271, 307, 342

中南海
006, 019, 027, 062, 078, 082, 120

中國人民大學
314

中國之春
226,230

中國文化知識界救援團
205

中國文聯
164, 321, 324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230, 355

中國民主聯盟
037

中國民主黨
037

中國民聯
023, 180, 205, 206, 213, 226, 231, 259

中國作家協會
025, 164, 321

中國青年報
204

中國國家安全部
219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
253, 271, 307

中國學生會
380

中國警官大學
241

中關村
012, 079, 112, 153

尹敬
064

井水不犯河水
214, 261, 346

五一七宣言
205

五一九戒嚴令
020, 021, 022, 023, 024, 026, 027, 033, 061, 070, 089, 112, 150, 159, 183, 256, 288, 309, 328

五一九講話
027, 038, 045, 249, 257, 258

五一三
020, 021, 036, 045, 061, 070, 150, 247, 256

五三一農民遊行
054

五四運動七十周年
014, 016, 036, 247, 251

五棵松
005, 021, 103, 154

六二絕食
231

六八搜捕令
045

六里橋
015, 020, 021, 022, 028, 251

六部口
019, 020, 045, 049, 052, 053, 055, 058, 062, 064, 070, 074, 076, 080, 082, 086, 087, 091, 092, 103, 113, 120, 121, 165, 178, 179, 220

公主墳
021, 022, 028, 049, 051, 120, 178, 223

公務員總工會
353

化工學院
078

卞漢武
229

反共基地
348

反革命暴亂
063, 111, 112, 126, 138, 201, 214, 243, 303, 333

天安門
018, 028, 050, 055, 059, 070, 082, 088, 101, 102, 111, 256, 312

天安門廣場
005, 006, 013, 015, 017, 019, 020, 024, 025, 027, 033, 034, 035, 036, 037, 044, 048, 049, 053, 059, 060, 062, 063, 064, 065, 068, 070, 074, 076, 077, 080, 083, 091, 092, 095, 103, 104, 108, 112, 120, 128, 130, 139, 144, 150, 153, 154, 163, 166, 178, 195, 220, 222, 251, 284, 300, 307, 320, 379

天津
056

天津南開大學
005, 017, 067

天壇東側路
121

孔捷生
164, 228, 327, 328

戈揚
010, 018, 122, 198, 289, 292, 295, 296, 307, 323, 339

文丹
232

文正明
231

文匯之友協會
338, 340

文匯報
052, 111, 113, 114, 223, 230, 307,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4, 373

文藝報
024, 204, 289, 321

方克
231

方勵之
004, 045, 061, 138, 142, 146, 161, 166, 183, 197, 198, 199, 202, 204, 206, 215, 224, 226, 231, 240, 248, 256, 259, 262, 284, 304, 305, 306, 309, 344

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
140

木樨地
044, 045, 048, 049, 051, 052, 053, 055, 056, 058, 062, 064, 065, 070, 075, 076, 078, 079, 080, 084, 087, 089, 092, 093, 094, 102, 103, 107, 120, 127, 128, 130, 154, 165, 169, 178, 179, 300

毛主席紀念堂
073, 084, 119

王力
073

